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九）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兵

洪武正韻補明切戎器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又刀劒曰短兵楚辭車錯轂兮短兵接洪興祖注穀梁傳五兵矛戟鉞刀楯弓矢兵本戎器後世因呼士卒為兵謝弈目桓溫為老兵是也許慎說文兵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皃古文兵从人廾干籀文徐鍇通釋會意彼乎反爾雅出為治兵尚威武也郭璞注如戰在前貴勇力劉熙釋名戰兵曰兵言死為兵所傷也顧野王玉篇彼榮切从斤斤兵也陸法言廣韻戎也世本曰蚩尤以金作兵器孫愐唐韻甫明切宋重修廣韻周禮有司兵掌五兵五盾丁度集韻晡明切鄭樵六書畧形兼意兵械稱謂叶音奔漢切道藏謌辭帶天皇寢傳駕高上兵王真洛角節翼衛自相扶又通旁切戈也左氏傳晉趙鞅之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戴侗六書故兵戎伐之器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兵楊桓六書統幫母戰具也从収持斤斧戉之屬兵注莪林弁看人古文兵从人从収持干或从人从庚明上兵或从収从斤从一持一斤也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本作兵隸省作兵前吾丘壽王傳注五兵矛戟弓劍戈周禮肆師注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司右五兵注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守戈戟助又司兵五兵注鄭司農云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之五兵鄭云無夷矛而有弓矢淮南子說五兵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鍛又詩曰兵戰器也人執兵亦曰兵李鑒存古正字俗作兵非字濮博義兵戎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樹京切从収持斤為意挍籀文重一畫依古文从人収持干為意韻會定正字切幫經幫賓邊兵

篆書　並古論語　古孝經　齊鎛　古文　文　大㵒　秦廟器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蓮葉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古孝經　並古老子銘　並義雲章　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並六書統

隸　兵孔宙碑　兵武梁碑　兵張普題字　兵魏臣奏並洪适漢隸分韻　兵張納碑　兵陳球碑　兵馮煥碑　兵州輔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兵智永　兵歐陽詢　兵虞世南

兵 蔡襄 草書 兵 章草 兵 王羲之 兵 智永 兵 張旭 兵 懷素

兵 並鮮于樞 兵 趙子昂

敎兵

杜佑通典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敎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補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內彊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安政郡縣緬尋制度可採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據居三輔陵邑以為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揃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勲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將

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寔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南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纔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成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並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麋耗天下若斯之甚矣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彊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凶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強大而悖賈誼觀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其弊遂致誅錯之

名向使制置得其適豈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于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主固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鈷刃委之專牢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悔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敎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之聽類方列軒冕知吉凶婚姻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使擊刺之宜足趨搖動之勢隨地形而變陣依馳電發之疾因我使而乘敵勝負須刺之間事紫目勞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紊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臨衆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說續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鳴以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沉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

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以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皆精其理今輒捃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頗相類不必一二皆同覽之者幸察焉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朱書其目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通於令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

又曰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而掌車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井田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六萬

并為四萬氏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干戈素具矣術省送。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其軍禮篇歷代皆用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眚之眚猶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為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治其罪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之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謂夷舍歎之竹此禁暴靜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彊兵家之技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奮盛也秦昭以銳士勝銳勇利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利矣單士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繳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冑兜鍪也帶帶劍也贏謂擔負之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人也酷烈陿阸地小也陿目也酷謂重厚也狃貪也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罰狃中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鰓鰓懼貌也軋踐轢也然鰓先犯反軋音於點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兵之域而未本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循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究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陣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陣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

之勝捩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并吞其牙爪禽獮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故言樂管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罕制器兵器選士政教卒中號令服習謂伎習武藝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道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勇威殺士死不欲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所故至於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曰田宅富厚足居也二曰不然則州縣與宗族足懷樂三曰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往也故將民致死四曰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曰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曰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曰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曰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致而從於君九曰令持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冠鼂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溝漸車之水漸音子廉反陵阜峙嶇積石相屬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阸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厄阪高陵路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逆北來虛擬敵反覆百里則騎故步為援心中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迭什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宋仁宗神武祕略叙兵　兵之所由來遠矣與民皆生含血之患見犯則校況於人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常理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物之感人無窮則人化於物是以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作亂之事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又何況生而有好利故爭奪生生而有嫉惡故殘賊生聖人於是立德以化之制禮以導之化導之不革則有設禁以防之作刑以威之刑者法乎天之震曜時之肅殺甲兵乃刑之大者淳古之世至治之極尚有阪泉之征共工之陳丹浦之戰有苗之伐及周宣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櫜弓戢戈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作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以伐有罪周道既衰諸侯立

政王制隳絕師旅亟動於是齊桓有內政之令晉文有被廬之法其行師致窮之道蓋務隨時而求欲速也至於戰國豪傑並起因勢輔時作為權譎故險謀變化出奇設伏之計與焉湯武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彼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為末世窮武力以快虎狼之貪殺人盈城流血滿野斯為下矣凡誅暴亂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天之道豈不虧盈益謙抑高而舉下者乎是以善為國者不師謂備國望我歎若親戚也善師者不陣謂上將伐謀也善陣者不戰謂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也善戰者不死謂揆兵勝地避實攻虛也善死者不亡謂民盡其命無有背散亡也夫兵戢氣獄殃厲火烈雖如所顧動亦耗病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子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戢自焚可以深戒議者人欲消兵去戰專以柔道而治亦未為得也何者一文一武相為表裏經之武緯之經緯不爽而其理得矣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

本末行之有逆順耳秀茂之木不能無蠹治平之世不能無暴悖善牧者必去害群則良馬阜蕃善田者必去莨莠則嘉禾滋植君人者不能消遏亂源扶衛良民乃隸圉老農之不若也今國家混一區宇邊陲不聳夙夜惟持盈慮危之戒治兵經武安可暫廢若耀武玩黷則吾豈敢昔有巢氏之君脩德發武有唐氏滅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夏侯氏伐之晉武帝平吳之後去州郡武備及寇賊起皆無以備不能制唐明皇承平日久禁衛皆市井商販之徒人不知戰安史作亂無以禦其凶威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總而言之帝王興師必本仁義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存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仁兵之出若生物之仰時雨焉義兵之行若病者之待良藥焉將以利物不以害物將以救之非以危之戰以時動動以時至以安以和有畏有懷助帝王之利器舉天下而無敵者不其美歟不其美歟　太平御覽敍兵　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農臣也　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捲威文立兵宋均注曰捲手也手文威字也　書曰洪範八政八曰師　大戴禮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尤作兵與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　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　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又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注曰玩黷震懼也　家語曰哀公問曰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史記范蠡云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漢書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矣後世爍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不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　又刑法志曰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唐虞之際至治之世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

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焉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軍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戰足兵之大略也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所極功也　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是以君子則貴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居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也　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又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　黃石公記曰將所以有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正也士所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發勇如河決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也　黃石公三略曰聖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暴也暴者指亂內賊民夫以義誅不義決江河溉螢火其剋必也　商君書曰夫民情好爵祿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

而賞随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 又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所自者尚矣與始有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黄炎固用水火矣黄帝炎帝共工固欲作難矣。高辛氏争為帝而已之也五帝固相與争矣。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害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剥林木以戰矣故勝為長長中長則猶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争争闘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也。 又曰家無怒笞則竪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主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長國兵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之不可偃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又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桴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也。 又曰凡兵用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緩徐遲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 又曰雖有江河之險則陵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摶精心無有慮猶相之慮目無有視耳無聽闘壹諸武而已矣。 又曰萬乘之國外之不可以距敵内之不得以守固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以用之術國雖大勢雖侈卒雖衆何益也。 淮南子曰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知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 又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蔡脩戟無刺槽柔木無蔡無鐵刃也刺鋒也槽猶如貴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恢之渠壍也一日渠甲名幨楯所以御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闘車弓弩通一拔以千挽之以月著左右為機關發 又曰古之伐國不殺黄口不獲二毛黄口幼少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為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

能禁甲兵而制彊暴不能反齊也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 桓範世要論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争分争群群則智者為之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来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黄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殺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 又曰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為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又曰夫兵之要在於脩政脩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之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於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内則兵彊於外也。 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来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彊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首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 又曰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率卒之強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威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肆其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古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為暴也。 又曰兵之来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克其國而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士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君僕之遲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又曰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民寘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又曰治國審理境内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揖讓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過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黄塵四起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又曰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動風振槁此兵之體也豈鐵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其母制乎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傷。 蔣子萬機論曰夫虎之為獸水牛之為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於即豕也畢附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速角又

喬殊然庚邪之野朋遊乜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兇虎狂
角牛希兇害矣若用兵恃強必鑒於虎居弱必誠水牛可謂攻取屠城而
守必能全者也　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
師而威故善為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用敷
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
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之伐有扈殷高宗討鬼方周宣王之征
熏鬻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侯蔡而蔡潰伐楚而楚
服而彊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絶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有六戰亦不血刃至晉文公設虎
皮之威陳戎狄之偽以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
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送之昭王曰寡人不仁
不能守社稷父老返矣可無憂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
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
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以下至戰國而暴兵
始衆於是以強并弱以大吞小故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群相攻
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

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
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為兵者其行事略可觀也　又曰樂毅以弱燕破
強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
韓信以寡破趙數萬者趙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
無法故也此五子能以少尅多者軍有法故也故用兵無法猶乘舟無楫
登馬而不勒是以良將思計如飢存法如渴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　陳
琳書曰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

黃帝兵制

史記五帝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
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
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　以師兵為營衛正
義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若轅門即其遺像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黃帝
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為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
為陳法四為閑地所以起數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
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渾渾沌
沌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

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御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云
云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
神略莫能出其閫閾羅泌路史餘論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
家為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
五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十師為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
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為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
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為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
居之方為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為六乃以一
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鋭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為圓地歷山腳則為曲地
正出入則為直前隘後廣則為鋭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
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為九五為陣法四
為正地所謂數起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謂
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井田之義居則為隣出則為伍比其地可以足食
聯其民可以足兵耕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
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
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

馬車騎之象合隅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之間
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積後漢書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埜
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設井立部制畝八家為井井開四
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
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出稅定賦藏兵於農以為經制舜相堯始别天下
為十二州用律呂之方也為平水土别為九州稽洪範之數故因於夏制
不經見及太公佐文王作周佐武王
伐紂推本黃帝丘井之制以立兵政

有虞兵制

王海文中子　舜兵衛　舜一歲巡五嶽國不費而
民不勞兵衛少而征寡也羅泌路史有虞紀　帝舜
因農而擾兵因獮而蒐隸寓之牧伯故干戈不試而人皆體之兵衛少而
誅求寡故國不遺　余經云陶唐氏以人成於國故欲人性其命也有虞氏
以農狄戎漁佃簡習故人皆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
先其慮蓋有虞氏之兵寓於農也故劉恕云有虞始戎于國

夏兵制

書甘誓乃召六卿註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　周禮夏官
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　命掌六師注仲

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爲大司馬孔
子家語夏后與六師以征不序

商兵制

續後漢書敍因於夏制不經見

周兵制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
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
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
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
國之大事地民大故致餘子 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
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
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
徒百人大司馬茇舍群吏撰車徒讀書契注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小
宰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注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

國語曰擁鐸拱稽周禮井田譜曰農爲軍 政官之屬凡制軍萬有二千
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
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
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其以一鄉之民爲一軍之師推而合之之數若何
五家爲比五人爲伍比長爲伍長曰公司馬皆下士 五比爲閭五伍爲
兩閭胥爲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中士 四閭爲族四兩爲卒族師爲卒
長族師卒長皆上士 五族爲黨五卒爲旅黨正爲旅帥黨正旅帥皆下
大夫 五黨爲州五旅爲師州長爲師帥州長師帥皆中大夫 五州爲
鄉五師爲軍鄉大夫爲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 古之官稱有常名有
異命曰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其千里之外設方伯則曰屬長連帥卒
正此異名也然則曰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其起
軍旅作田役則曰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今五家
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而民之可任用
也者或家三人或二家五人或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爲
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是曰農以定軍不
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已下皆德任者俾兼官焉古者井田之民

其在鄉井執耒耜以耕耨則爲六鄉之農其有徒役執干戈以驅馳則
爲六軍之師故六鄉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闕一家則不足以成立
邑閭族之纘助六軍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闕一人則不足以成參兩
什伍之行列故平居無事則五家爲比其有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
爲伍因比長爲伍長曰公司馬比長公司馬皆下士一軍則公司馬
二千人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十五人爲兩
因閭胥爲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中士一軍則兩司馬三百七
十五人四閭爲族族百家毋過家一人故百人爲卒因族師爲卒
長族師卒長皆上士一軍則卒長百人五族爲黨黨五百家毋過
家一人故五百人爲旅因黨正爲旅帥黨正旅帥皆下大夫一軍則
旅帥二十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千五百人
爲師因州長爲師帥州長師帥皆中大夫一軍則師帥四人五州爲
鄉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因鄉
大夫爲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一軍則軍將一人是之謂兵農一致
也以軍將皆鄉而鄉即鄉大夫故知軍法嚴於六鄉雖然小司徒大
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胥以令貢賦遂人亦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
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田師以起政
役縣師亦曰若有軍旅會同田役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知凡五州爲
鄉五縣爲遂與夫閭田之丘甸凡聯民以什伍莫不教之以軍戰之
法必以五人爲伍則左右前後足以相救手足耳目足以相及形容
相別音聲相審故也非若百人爲卒衣徽識焉然後可以識別
非若五卒爲旅建旌旗焉然後可以指揮多乎五人則行列爲有
餘少乎五人則執械爲不足非若師之用衆足以圖敵非若
軍之用車足以包戎故伍法自有軍以來未或能改也及乎行陳
之間大司馬教戰法其居卒間以分地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之節然後五人之伍五伍之兩與夫五卒之旅五旅之師五師之
軍衡縱之皆參唯四兩之卒衡縱之皆兩凡之謂參兩什伍之
法六鄉之人習之於平居無事之日寓戰於四時之田然
皆伏節死難之士故用於戰陳之間則近而同伍衆而同
軍不失於鄉黨鄰里之義不忘於和親贊助之恩其恩足以相恤
其義足以相治故六鄉之士有不出出則無不勝矣 并田山堂考索

軍王　六鄉六遂　六軍七萬五千人　伍五人伍長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六軍伍長一萬五千人
兩二十五人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兩司馬三千人
將大國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卒百人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卒長七百五十人
數次國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二萬五千人　旅五百人旅帥下大夫　一軍旅帥二十五人　六軍旅帥百五十人
圖小國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師二千五百人師帥中大夫　一軍師帥五人　六軍師帥三十人
軍萬二千五百人軍將卿　一軍一人　六軍六人
銓萬八十七百三十六人數鄉遂凡

商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西漢刑法志
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注疏義曰：凡出軍皆據六鄉為數，故伍則一比，兩則一閭，卒則一族，旅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家皆出一人，如六鄉之數也。王六鄉之數也。大國三卿，故三軍。次國二卿，故二軍。小國一卿，故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則諸侯之大者三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然而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亦莫不然。攷之魯頌云：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襄

十一年作三軍，春秋書作以譏之。蓋魯於周為侯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則曰：舍中軍，復古也。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衰世禮壞，諸侯僭天子矣。　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也。旅帥百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七百五十人者，旅師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故曰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則推民之勇者為之矣。　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內，二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衆揚。此軍與將之數也。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至以此追胥。　注曰：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聲音相識。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居也，則積為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族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皆決令而死生足以相托。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均其民之可用者，家數皆同。　賈公彥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夫餘，遠故也。陳祥道禮書：古者

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然鄉遂不同者，蓋六鄉之內賦輕，六遂之內賦重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注疏謂二者用人多而然，亦一說也。　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者，蓋古人用兵不為勝計，只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　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皆不可救者。以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以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此鄉遂調兵美卒之數也。司馬法曰：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公彥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畿外。甲

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按司馬法車乘之制，與杜氏合。至於士卒多寡異矣。如杜氏說，一同七千五百人，而司馬法一同止三十人。李泰伯引兵法之文而釋之曰：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蓋謂司馬法在岐所作，非成周制。　班固曰：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之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爾。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

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九七征而從一遍焉。　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適用千乘。而寰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千乘。三軍用五百乘次國七十里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　王畿之地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二。吏

遂用之國勢壯而民不勞苦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亦異焉此出車出軍之制也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古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爲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　牧野之師紂七十萬意通圻皆發。　大司馬遂而征之。　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典。旂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其遂征十年而從一適。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事。蓋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　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如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使高宗伐楚蓋襄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留貴整追貊以韓韓夫平淮夷以江漢碁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戍申許無乃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閒王人會伐廣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說者謂先王征伐先出六鄉不足乃發六遂。不足以牙璋起諸侯兵亦謂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六鄉之士出焉蓋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侍卒應變。如身之使臂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象胥曰王之大事諸侯推此則出軍之法顧寘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蓋當時之兵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州軍。李泰伯云比爲伍閭爲兩族爲卒黨爲旅州爲師鄉爲軍當時之將居則爲鄉大夫出則爲將師長與司馬故李泰伯云比長因爲伍長閭胥因爲兩司馬族師因爲卒長黨正因爲旅師州長因爲師師鄉大夫因爲軍將兵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歐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教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　太伯又曰此則六鄉爲六軍也按遂人註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爲六軍也林賢良曰井田必爲鄉遂井田之別所以寓軍法王畿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吏選用之國勢安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兵寓於民　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戒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禮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　兵數多而民役簡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爲兵車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爲兵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

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賦為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謂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無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國小國其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考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可見七家賦一兵）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故也）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閒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焉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魯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

元士之夫祿（謂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佚相補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聘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師至於衛社稷修封疆簡師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賦民之制必如是而足雖其役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已也（林曰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　丘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寓軍之制周人六鄉六遂雖不用丘甸法然通以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內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衆決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丘甸法獨不行於鄉遂者蓋除鄉遂十六同外自稍地以往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八其奇者猶三萬人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迭用其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如此不窮民力（林曰軍制壞自宣王）　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夫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

慕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陷陣而服鄰國楚共以簡師克鳩茲吁益又專矣若夫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周制三變至秦而極　周之六官司馬掌政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就畢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盡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桓作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關六國之君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

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遠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變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隣所籍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焉得無椎剝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焉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鄉遂之兵　周人鄉遂鄙鄙之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尺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鄙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

此二者所以不同。文公古者内外相維。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内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内外相維。緩急相制。文公鄉遂兵車之制。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卽伍也。五比為閭。閭卽兩也。四閭為族。族卽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文公。鄉遂丘甸之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文公。玉海周六軍　六鄉　六遂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注。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注鄉之田制與遂同。賈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内不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　司常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疏。六鄉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也。故於准衆則曰師都。於狃軍則曰軍吏。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軍旅師其衆庶。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有長。五比為閭。有胥。四閭為族。有師。五族為黨。有正。五黨為州。有長。五州為鄉。有師。注。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遂以五家為鄰。有長。五鄰為里。有宰。四里為酇。有長。五酇為鄙。有師。五鄙為縣。有正。五縣為遂。有師。注。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焉。鄭司農云。百里内為六鄉。外為六遂。書敘一鄉出一軍。鄉為五。遂為制。族師十家為聯。十人為聯。八閭為聯。　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一萬二千五百家。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諸侯大國三軍出於三鄉。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遂之制。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萬二千五百家。以起政役。亦如之。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内。遂在郊外。六鄉謂之郊。六遂謂之野。　易氏曰。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五家為比。則五人之伍五比為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旅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於五人之伍。不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陳

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陳。其積數實起於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出兵也。　春秋正義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詩公劉正義。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於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為軍。若衰殺之世。則通計鄉國之人以為軍數。鄭注小司徒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公卿大夫畿内采地之制。杜注云。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多是司馬法。而以周禮冠之。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竟内之兵。此一車甲七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云云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謂徵諸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先偏後伍。卒偏之兩。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四丘為甸。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一乘。甸卽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　三禮義宗　周制。天子六鄉六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内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内則立鄰里酇鄙縣遂之名。俱有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别内外也。然居郊之内。而非鄉民者。謂廛里邑之士。居郊之外而非遂民者。謂之公邑。都鄙之人。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為井田。都鄙采地之制。則為井田。遂人所造溝澮者。是鄉遂之制。小司徒所造丘甸者。是采地之法。　魯語。　魯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師。三軍也。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次國之君。有命卿無三軍。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齊語　管子曰。聖王之治天下。參其國而伍其鄙。注。國郊以内。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　坊記疏　按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毁折入齎于職幣。又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云。及授兵

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牧誓：武王
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注：兵車百夫長所載也。疏：臨敵對戰布陳之時，
則依六鄉軍法。史記：武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
伐紂。書疏：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劉歆曰：誓
司徒司馬司空，此三卿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為軍，不以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下天子也。一乘則一右，右皆虎賁勇士也。泰誓：大巡六師。羨卒。
大司馬中秋郊野載旐。注云：以其將羨卒也。脩閭氏與其國粥，疏謂國家
粥養未及正卒且為羨卒者。鄉師疏：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
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詩祈父箋：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
之爪牙之士。采芑箋：方叔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
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羨謂家
之副丁也。公劉：其軍三單。箋：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單者無羨卒也。
疏：公劉夏時諸侯，周制因之。三單是單而無副。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
夫，軍有羨卒，所以副其正也。曾子固曰：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八百，以
中數率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四千五百萬，而羨卒不在其數。古制莫
備於周，有井牧之田，伍兩之兵，溝封之國，郊關之限，循蓺之警，重柝之守，

不得已而用民，則鄉遂公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則
有適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為城，而固國之道未嘗不設險
用師以輔之也。周軍制。李靖問對：周之始興，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
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周乘馬法。軍賦。
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民可用者家三人；
中地食者半，二家五人；下地參之一，家二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
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為制，如六遂矣。疏：按小司徒，地有上中下，按
遂人，上中下地與此合，故云邦國如六遂。地官小司徒：三年大比，則受
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
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
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孔子稱子路千乘之國，可
使治其賦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
左傳：晉人曰：群臣帥賦輿。注：猶兵車。注：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
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
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
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此謂天子畿內采
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
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
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賦猶不止，則諸侯
有過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牧誓注：若鄉遂不足，以召兵于邦國。縣
師將有軍旅，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會其車人之卒伍。疏：司馬主將
事，故先受出軍多少及法式，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
亦有卒伍。鄙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稍人掌令
丘乘之政令。注：四丘為甸。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
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左傳：成元年作丘甲。救
渠以為丘作甲，以長為工。公羊注：始使丘民作鎧。注：周禮四丘為甸，甸
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
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禮封人疏：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疏：
此注多是司馬法。胡氏曰：今作丘甲者，是丘出一甲，一甸之中共百人為

兵，一丘所出十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李靖問對：太宗問楚廣與周制
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五
甲共七十五人。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楚語：國馬足以行
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禮記疏：坊記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
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
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
之地，則為八里。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凡出軍之法，鄉
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
既為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為通云
云。此采地出軍之制也。王畿之外，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
出鄉遂，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四
丘為甸，出長轂一乘。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公羊注：十井共出兵
車一乘。劉子：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積倉於邠岐，粮
於申，會蒐之備取於衛，古人藏賦於民如此。春秋時齊桓之師，鄭共資粮，
晉軍楚地，食其軍數，鄭無賦於司馬。故象無任，而四司馬之官皆已去籍。
鄭宋戎諸侯直以據直司馬法為據。周書：武順解：五五二十五曰元卒。

一卒居前曰開（猶啓）一卒居後曰敢（猶殿）左右一卒曰閒四卒成衛曰伯
一長三伯一長曰左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鄉一長曰辟
君也此謂諸侯三軍　周八次八舍　七萃　天官　宮正以時比宮中
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䟽此
次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詩云適子之館兮卿士所之之館在天
子之宮中寺即舍也官府退息之處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鄭司農云
庶子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為舍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䟽
舍若掌舍之舍（宮正宮伯宿衛之制虎賁旅賁行衛之制內宰治王內之）
政令分其人民而居之注均宿衛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
注杜子春云行馬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　地官　槁人享
士庶子注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　小司徒䟽按書傳云餘子皆
入學則餘子不得為夷是宿衛之人　秋官　司隸帥四翟之隸守王宮
䟽宮正掌宮中官府宮伯掌其子弟　司寤氏䟽言行夜徼候者若宮伯
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徼候便也　穆天子傳　王勤七萃之士七萃之
士曰高奔戎　文選　王元長（三日）曲水詩序七萃連鑣庚子陽（春）詩靈也

七萃士注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注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
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文選注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
（九師東至于九江）漢地理志　咸寧注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主
擒虎天子畜之東虢號曰虎牢（水經注引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擒虎曰居）
易云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扶衛王宮肅嚴徼道　虎賁綴衣無非吉
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掌國領士庶子及衆庶之守諸子授車甲舍卒伍
置有司以軍法治之不特王國為然都家司馬各掌士庶子父衆庶車馬
兵甲之戒令宿衛非宮正之群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矛戈立階戺
皆冕冰裳者非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昔周公作立政汲汲於用賢而以虎
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三軍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也名位尊
矣視趣馬綴衣至不等而一槩言之以大臣進見有節數奏有常而朝夕
與王燕者則斯人也必以士為之則必公卿所自簡除考擇是故分隸於
列卿而冢宰之治特詳書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
厥辟由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周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
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牟伋益宿衛國子也他日能為顯諸侯而成
王與之處則相觀之善益多　王宮宿衛有官府之吏有國之士庶子有

守王宮之民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
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復心之虞秦漢
陛楯執戟尚餘一二　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宮毛者必太保
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太師皇父也一相處內無所
不統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上公為軍將蘇輸有奭以作六師此諸侯
世子為軍將　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恤自諸侯入典親
兵　周虎賁　旅賁　書　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孟子史記云三千人）
（武王曰予有臣三千）䟽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當）內皆勇選而為之
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　立政綴衣虎賁　顧命（師氏虎臣注虎賁）
（氏）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南門
之外（注伋為天子虎賁氏）　禮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
（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注雖群行亦有局分䟽五人為伍百）
（人為卒）舍則守王閑（梐枑）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衛　旅賁氏（中士二人）
（下士十有六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下士十六人夾王）
（車中士是官有為之帥）車止則持輪　司士虎士在路門之右　司戈盾
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國語　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

有旅賁禦災害也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　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
侯虎賁三百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胡氏曰王者六軍乃
徹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　周書　世俘云甲申
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剋殷云王既以戎車虎賁馳商師　晉
天文志　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謂頓之騎官也　周宿衛令　春
官　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注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者使之輩
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　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
守宿衛者　夏官　司士王族故士注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　秋官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注鄭司農云宿宿衛也互行馬欜行夜擊柝
周徼兵　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賦圻父注圻父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
謂之圻父　詩　祈父注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䟽掌封畿兵甲通作
畿字古字通用（尚書作圻）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
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書原訓纂免
生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處也則積事比閭族黨州鄉其
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而恩義足以
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託矣　愚今因班志

之論取周禮與司馬法二說為圖而考其實併以附其說于后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注云。此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

九夫為井。方里而井。

四井為邑。方二里。三十六夫。

四邑為丘。方四里。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出戎馬一匹牛三頭。

四丘為甸。音乘。方八里。六十四井。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計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合為方十里。凡百井。九百夫。是為一成之地。班志謂此地出革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一甸加一里。四面加四里。為方二十里。凡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大夫家也。

四縣為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一萬四千四百夫。是為王子弟卿大夫采邑。

四都為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方百里。八十里。計六千四百井。五萬七千五百夫。旁加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合為萬井九萬夫。是為一同之地。其內以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萬四千二百夫治澮。

司馬法。小司徒注引此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九夫所治之田。井九百畝。匠人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井十為通。九十夫地。以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十夫之地。以地不易再易、一易再易計。一家受二夫之地。則六十夫定三十家也。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

通十為成。積百井九百夫。地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定三百家也。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匠人云。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注云。成中容一甸之地。方八里。緣邊一里治洫。

成十為終。積千井。九千夫。地三分去一。定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

終十為同。積萬井為百里之地。凡萬夫。三分去一。為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匠人云。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注云。同蓋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澮。

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是為百乘。七千五百人。十同為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是為千乘。七萬五千人。百同為畿。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是為萬乘。七十五萬人。愚按班志所載。皆約小司徒及司馬法為說。然其說有參差不合者。試條別之。小司徒都鄙之制。依鄭氏注九夫為井。則為八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積為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司馬法則三分去一。三百家出車一乘。此其不同。班固以二甸出車一乘。然一甸十里止出車一乘。則百里止出車十乘。既不成為卿大夫之邑。又不成為諸侯之國。此可疑者一也。班志謂百里為一同。一同百里。十同為封。則一封當為千里。今志但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以為諸侯之地。既不合周書武成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之數。又不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數。此可疑者二也。又況一同百里。依孟子說。正當為諸侯之國。而止出百乘。為卿大夫采地。此可疑者三也。又班志所解四丘為甸。出革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知何據。惟晉杜預釋左傳丘甲一節。與此說同。然與司馬法一成出車一乘而惟士十人徒二十人之說不合。或以為七十五人者其總數而行者只三十人。餘則留以須後送用。豈其然乎。此可疑者四也。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氏依孟子百里之說。謂千乘百里之國。古者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則又異於小司徒四丘為甸五百十二家之註。與司馬法百井為成一成出車一乘之說矣。至馬氏釋論語千乘。據司馬法謂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一成出革車一乘。是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蓋其意謂八家同井。井十為通。則八十家。通十為成。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然司馬法注三分去一。定三百家為一成。又與馬說不同。況馬氏之說亦與周禮孟子之數皆不合哉。此可疑者五也。於是後儒多曲為之解。至有為重車輕車之說。以求合乎古數。至其卒失有餘。則舉為軍外之用。且謂諸經之說無不合者。然證諸彼而此礙。執諸此而彼違。紛紛之說卒無底歸。且孟子生於周末。去先王未遠。井田之制但云此其大畧。既不得其詳矣。又況司馬法一書。乃是戰國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司馬穰苴兵法於中。豈古聖人之兵法耶。今必欲因鄭氏引司馬法之說而復取班志所載。計析多寡於紙上之空言。豈不徒敝精神而無補於世用哉。故今為之圖而疏其可疑如此。庶幾多聞闕疑之義云爾。愚既陳其說于前。後復得論語古註疏邢昺釋馬氏之說云。居地方三百八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方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

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十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曰鄉割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裨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裨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愚謂諸侯之國散在天下所謂方百里方五十里者亦大約其數然耳豈必尺算丈量而計較於羸縮者況九州之內山林川藪城郭溝池錯紛交錯豈皆可以開方之法盡之耶由前所說皆破碎曲折以求合乎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之數又況此里數徵於經典皆不合豈古制地之法果如是耶只如禮王制所定地理多多寡寡之數先儒固咲其拘猶不可行而況於馬氏之說乎如不得已則包氏百里出車千乘之說頗合於武成又合於孟子似為有據註語誤譯包氏之說云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然此亦以開方之法計之耳況方里而井則為八家十井為一乘則為八十家先儒又疑兵車一乘七十五人糗糧芻茭兵甲具備恐非一十五家所能出也愚前所謂證諸彼而此礙執諸彼而此違者於此又難為折衷之說矣愚又按晦庵朱子於孟子荅梁惠王言千乘之家註云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則是以方百里出車千乘此換孟子諸侯皆方一百里而亦采包氏之說也又註魯詩公車千乘云千乘大國之賦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此又取論語馬氏註之說也至論語季氏伐顓臾註謂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是又取明堂位之說也曰百里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曰七百里皆主諸侯而言使學者將安適從哉此愚所以反復辨證而難為折衷之說謂其若關疑者蓋以此也卒伍法與丘甸法異或疑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此定法也然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司馬法則不同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一乘七十五人積至千乘則七萬五千人正合天子六軍之制而與萬乘之數不合也荅曰卒伍法與丘乘法異卒五家出一人自五人之伍積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即此關

族黨州鄉之民也六鄉實有此家數則六軍實有此兵籍也若夫丘甸之法合五百十二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一乘乃七家出一人也是六鄉之家悉可以為卒而不盡調以為兵兵籍雖具於六軍而調發止從丘乘之法一是兵籍全數一是調發抽數不可合看又曰鄉遂之法溝洫以枚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考之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之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小司徒云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一家出一夫一鄉出一軍此比伍之法也　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賦丘乘以調兵考之小司徒云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此井田之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邦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丘乘之法也溝洫長連畫去井田方方積去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丘乘以田起兵比伍以家數起兵大約丘乘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法是一家一人只緣都鄙兵有征戍事故用民少鄉遂兵止衛王畿不調發故用民多要之鄉遂雖重而實輕都鄙雖輕而實重近世諸儒乃欲合溝洫井田為一法殊不知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已分作兩法不可合也。已上永嘉陳氏說愚按陳氏之說與前朱子之說可謂互相發明矣但於都鄙調兵引司馬法云云然司馬法但言通十為成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小司徒四丘為甸亦不言車乘之數特班固漢志言之耳此失之不詳也抑愚於朱陳之說又有疑焉若謂鄉遂與丘乘各是一法則六鄉六遂以溝洫授田而不為井田矣然周禮載師鄭氏註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却是周都鄙井田法而推廣之也如此則王畿內所統六鄉六遂與夫采地皆在百同之中矣若得謂鄉遂用溝洫法而不用井田法耶鄭氏於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註謂此遂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是又與載師所註自相乖違小司徒之所註者是則載師之所註者非矣文獻通考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至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今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家十二月上下易聞也將帥長司馬者其師文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文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

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于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臣欽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疏云此皆據在鄉時為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衆為言畢故畧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閑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晉是侯爵而晉頌言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如襄公作三軍則是前無三軍惟僖公盛時有之又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伯禽大侯之時有之楚之軍將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為承承有偏有兩以證此經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之意也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旴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遂用之則常六軍尔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以令貢賦司謂使民事之任而旅卒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令之事追逐寇也春秋公追戎于濟西胥伺捕盜賊也　疏曰五人為伍即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五伍為兩即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兩二十五人四兩為卒即四閭為族族百家卒百人五卒為旅即五族為黨黨五百家旅五百人五旅為師即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即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軍萬二千五百人言于此欲寄軍令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凡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則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之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帥在鄉為大夫在軍為軍將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王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平也周禮偏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也出老者一人而已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凡起徒卒者毋

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田獵也追謂追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者也鄭司農云凡國有大事乃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也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曰詩曰其軍三單
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十九庚

兵

兵守

商子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在城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矣客之候軍之數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為之三軍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反耕格阱發梁徹屋給徙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續後漢書兵守　兵之為守尚矣凡建侯樹屏列之衆衛皆以守衛中國分鄉置遂賦之師旅皆以守衛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衛列國邊徼則有戍役宮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為守也故兵為天下之大閑謹其所守相為維扞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責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閑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於鄭失其所守則不足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為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為閑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鄰至於鄆潰而居乾侯失其所守則不足為公汶洙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為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無以為閑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擅暴使奪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國結其民去而後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為義其國滅而書奔者託於諸侯有復國之道而為權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復國特悼然蔑棄宗社去而不返爾故曰大去不當去也至於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疲而弗堪為秦所取書曰梁亡自亡之也莒城惡恃陋而不為備一日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鄆自取之也此天子諸侯守土扞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為本根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肱心腹相為表裏故宣王外攘夷狄則張仲在內高祖戰滎陽京索間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寇恂守河內昭烈保漢中爭荊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則荀彧在許孫策轉鬬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季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本根堅固無反顧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偵國者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為越所滅關羽畀糜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雖為吳所襲所以晋文得原而難其守蕭何為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為上守氣次之守兵為上守城次之心為氣城兵為城城心固則氣固兵固則城固靜密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主待客雖盡地守之可也況於城乎又必兵械備具薪粮足餘進有郛閫退有倚障遠有救援邇有間諜畜力多暇明慎罰賞申飭教戒禁絕訛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陳倉張特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隙開必敗文欽是也無以

敵緩縱食盡必危諸葛誕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失守必敗曹咎是也無以詆誚易動動必見欺郝昭是也且夫守貴知變敵大則當戰於外光武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致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應若無端而不可窮故攻為易守為難活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

綦崇禮兵籌類要善守篇　臣嘗聞孫子曰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也吳起曰戰勝易守勝難夫示以德感以義無智名無勇功而敵人悅服是守勝之上者也堅壁壘嚴斥候彼欲挑戰而我不為動彼欲曠日而食有不給卒能以全取勝而敵人挫衄是守勝之次者也然則穀梁氏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趙充國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司馬之伐公孫淵語其使曰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而不戰而守者幾於怯矣曰不然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

吳起守河西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　李廣守右北平匈奴號飛將軍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寇恂文武備足以守河內　韋孝寬守玉壁帝幸其壘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　王師順守孤城以抗突厥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　王思禮善守計短攻戰　孫韶守廣陵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

者各數百里　田豫守并州外胡聞其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　華溫琪
守晉州莊宗攻之踰月不能破梁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
爲節度使　李周爲將善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其守楊劉
也毋長斧歸莊宗遣他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梁
人斷晉餉援莊宗曰周爲我守何憂救至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
諸將爲梁擒矣　臣讀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若吳起李廣類此
項羽謂曹咎曰謹守成皋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曹咎不善守
而卒以取敗　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善
守而卒以破敵　臣讀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若曹咎者不足以
知此　李廣百騎望匈奴數千騎上山陳廣以爲走則追射我立盡留則
以爲大軍之誘於是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胡終怪之弗敢擊以爲有
伏夜即引去　趙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
堅守虜豪相責欲一鬭而死可得耶　王霸閉營休士以屈蘇茂　曹彰
北征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用田豫計固守賊虜
乃散走　齊神武傾山東之衆以圍韋孝寬凡六旬智力俱困而兵解去
李希烈以十萬之衆圍劉昌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去　類其御守

平原採訪河北尹子奇攻陷河北諸郡獨平原北平清河固守　江夏王
宗道從秦王討劉武周曰武周席勝到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
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
我合　李光弼禦賊鋭陽問計於安思義曰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
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曰善　王欽尭守潁州秦宗權陷河南獨欽尭
力戰不可下所在殘破獨全潁州戶二萬　臣讀孫子曰暴寇之來必慮
其強善守勿應若李廣田豫類此　論曰昔人謂戰以守爲名所以悞敵
守以戰爲名所以誘敵所謂守者非持堅壁壘嚴斥候而已善守者使敵
不能知敵欲傳城則畏吾之突戰欲退走則疑吾襲擊孰敢予攻予尉繚
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則且守且戰固足以
却敵觀七國之叛韓安國持重張羽力戰故能捍寇而有梁微羽之戰則
安國能持重乎夫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致善守者將
以有待也彼戰不能勝守不能固乃以退保爲名是區區者何足筭哉金
起兵要兵權　凡守者勁弩強弓渠答樓櫓足薪備糧所以守吾之城也
設險守阨高城深池列戍屯兵者所以守吾之國也不因應而撓不因事
而攝積力治心靜窈閒暇者所以守吾之氣也不守吾之氣則無以全吾之城不守吾

之城則無以保吾之國凡若此者皆守之謂也然而所以守者權也守而
用權則所以守者非徒守也亦以攻也所以自治而待時也是則守者攻
之基攻者守之資攻而不守則無以隱其微守而不攻則無以發其機敵
攻則守敵守則攻不足則守有餘則攻示之攻而實守示之守而實攻此
權也不可以一類求也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
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禽滑
釐問墨翟答以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
臺城皆納封胡子技巧之術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所用也今衍使於事
者如左　沒隍深開濠塹也增城增修樓櫓　懸門懸木板以爲重門
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爲暗門多少臨時令厚五六寸勿穿或於
中夜敵人初來營列未定精騎突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　塗門以泥塗
門扇厚五寸備火又云塗棧以泥門上木棧柵也積砲石大小隨事　轉
關橋一梁爲橋梁端着橫括拔去括橋關轉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秦用
此橋以殺燕丹　鑿門爲敵所逼先自鑿門爲數十孔強弩射之長矛刺
之　積木備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拋下打賊　積石備石於
城門上不限多少多多爲妙臨時擲下　樓櫓部敵上建候樓以板爲之

挑出爲樓櫓　𧦛籬戰格於女墻上挑出去女墻三尺內着橫括前端安
轄以荊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寸　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爲棧立闌干
於棧上懸門擁墻濠塹拒馬一如城壘人事軍律守城　夫城受圍外兵
勢衆若非嚴備恐陷賊謀即須城內周回三十步不令人住責取索易爲
但賊圍城即於大城外羊馬城內去大城二丈周回築小城下於大城
三分二分兩面直下掘土又城濠塹於女墻上安不定板棚闊五尺長一
丈每棚施轉關軸周遍其城賊入上下及立皆不得傾入濠中雖百萬之
衆不足填之名曰萬全棚餘守具大體略之王帳玄樞守城　守城之法
有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稱雜攻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
步皆有將其將長武文相參量材授任而統領之敵在城外城中有火須
防有奸人內應但令通使近主掌管老少婦女救之及遣大將親作左右
監督救援守城士卒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犯者斬　遶城十一月燒
城隍境上草木及四方悉山深谷大川遶海側近樹木原野皆令淨盡樹
木無隱匿也　布幔法　用布旗爲之以竿懸掛女墻之外八尺折去矢
石之勢則不損墻　燕尾炬　縛蘆葦草爲之分爲兩歧如燕尾之狀以
油脂灌之和火從城上縋下燒之下照城脚却賊遇夜來城而上城半腰

每十步懸一燈籠以審非意或用松明亦可又竿用鐵爲之分兩歧又敵人飛梯連枷棒如打禾者用打女墻外上來者　鈎竿如鎗兩邊有曲刃刃可以鈎物　諸灰沙糠粃播於城上以眯賊目或燒銅鐵汁物洒之或用手砲石打之油囊盛水於樓上擲滅賊火車中囊破火自滅矣　守城之法　灰砂鐵銅鈸盆甕碥木砲石水筒長刀長斧長錐長鐮連枷棒棍棒長短鎗瓦礫砲石之類不可不置也城中柴草貯積之處須以泥厚塗之火箭可防城中茅草房舍非瓦蓋者用泥厚塗之以防火砲樓上樓櫓吊鍾板皆皮衣用連渡水濕之以防大砲火箭也敵攻城於地道來自於城上鑿穿一井截之積薪井中如大糞之謂之天井城内四傍穿井深二丈新甕皮幔於井内枕聽功之去城五百步皆知之知穴處取鑿迎之以乾艾數石燒令烟滅洩仍用皮袋吹之積石備砲石隨大小用　積木桶櫑木長五尺徑一尺至小五六尺又用弩射之長矛鎗刺之則敵不敢近門託羅戰格於女墻上跳椽去墻二尺内着横括椽端安轄以荆柳編之長一丈五尺安於椽端以遮矢石賊以大車將油毀煎煉推及城門縱火而去功不得以少水投之油得水而焰更高必須衆水俱沃方可滅之　行軍須知守城　兵法曰守城者則深溝高壘堅壁利刃藏聲滅跡常令防城戰具敵棚樓櫓完壯以備應急使用遣城並宜足備陳此名件預知施設更在臨時取其利使　一用火筒大砲長鎗檑木手砲傷上城人　一多設備城塹蔗芭籬牌沙陽遮其矢石　一多置救火水桶要隄防積薪燒城門樓櫓用　一當城門路要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馬坑鐵蒺藜　一多設照城燈籠防夜後有賊人鑿城於黑暗處垂索求入城中放火亂軍　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大砲燒填濠柴草　一用大炮打距埋土山驚車洞子　一城寨若在平川或側有高原衆水或派及有江河須防決塹灌城之患今河東古太原城宋決汾水而灌劉繼元是也　一城上以緤旗詐爲賊使敵人仰望城上即順風吹颺糠粃石灰眯其目眼次用金斗猛火油濾之勁弓硬弩射之以糞砲污之磚石打之即退　一城上多備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火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之用手拳懸以損其手　一燒城多置瓮聽恐有人馬鑿城爲孔昔恩州用此破之　一用旋風砲打填濠人及園隊人馬　一垂火箱燒炭穴中劉城濠人及劉天井填穀劉城人　一繞城多設突門暗出勇騎人馬攻其不意之處　一城中空閑地多堆積磚石可拋擲城下敵人　一救城中糞穢用水調稀順風澆污攻城敵人　一賊若於城外高山之上置起

望樓觀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以番民牛馬盡與披掛衣甲於街市擺列又使番民上城少壯者在前老弱者在後俱要相接次用婦女披掛掤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户往来巡城應急使用　一可於城外聚集民户大軍及拆屋斫大小竹木作木柵週圍密下枯蓉七里擒外開深溝起置吊橋遇夜下鎖蒺藜地柵板差人伏路城裏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阱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　一城内無事日多穿井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穩桶井繩之類亦備　一城内多用泥草及濕氈搭蓋積聚柴薪令人宿設防賊火燒　右已上防城之法雖是廣設備禦晝夜無停巧施謀策詳在主將度其虛實臨機應變可以保全　武經總要守城　梁侯景反浮江西寇軍次夏首王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既景陷郢城將進寇荆州於是沿江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荆州此自當非礙僧辯城中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頃降之景軍内薄苦攻城内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北平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後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侯景反攻陷歷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諸軍景卒既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郡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決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有詔送金五千兩銀五千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萬人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敢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元者大半　西魏將常孝寬守玉壁時東魏大將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歡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城外塹上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既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皆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能入破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待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足之危我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

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相勸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夜遁去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鑽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山上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壓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閑兵來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漂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糧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　後周梁士彥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率兵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

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扣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居數日賊軍至造雲橋城闊數十丈以巨輪為腳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周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城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齎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爽將敢死之士以當之豫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聿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迫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誠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腳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遍自拔之血流霑衣格鬬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涗知節度留後欲棄城

走判官劉昌諭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涗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命令造戰棚木棚以待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十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棚於城上以攻不陷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東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將接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為有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鬬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黃巢陷長安趙犨為陳州刺史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歸巢從復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衆圍犨置舂磨廩人之肉以為食陳人恐犨語其下

曰吾家三世陳將必敗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
因此時陳人皆踴躍梁柵城北三里爲入仙營起宮闕置百官城聚糧餉
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餘人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
識其器玥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梁不敢近圍凡三百
日罪食將盡乃已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擊敗梁將黃鄴于
西華西華有積粟梁恃以爲餉及鄴敗梁乃解圍去　晉將李嗣昭守潞
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復飛走
路絕繕脩士衆登城拒守等事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
客不知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僞詔斬其
使者城中固守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來攻梁軍梁兵大潰嗣昭方開門

守城錄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靖康丙午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
事丁未春正月群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
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爲虜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
深闊城壁高厚實龍淵虎壘況禁旅衛士百萬雖虜人衆我兵連一時強
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遣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
爲虜陷憂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備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

陪守禦之士以効綿薄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規自祠宮被命
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
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
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強弱雖曰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
所致者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爲災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
京城朝廷大臣與官吏將帥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
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謂中國
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爲我
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遏夷狄之強
用之則有強有弱不用則終止於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
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　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
又據河東義勇兵五萬共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
用兵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
而郤與其後大兵皆郤置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
不能援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拒援兵若兵不多則攻
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

二萬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優爲之援也又不五
萬至其下亦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
將兼備策應內分三兩將詣拒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拒援之兵以二十
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人用兵多少使飯盡害以
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
兵多則退藏少即擒之但只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
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衄潰
散爲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援太原之失利也　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
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幾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
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謂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
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
者亦非也若城大小矢石交過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謂城大而
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
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令去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
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使自甘心伏其城拔乙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
之不善也　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

爲金人所得咸謂攻城之具規以謂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
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
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
也　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濠欲進
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
五十步外制賊首領用衆之人所謂砲放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蓋州郡舊
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砲致遠上等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
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稍不
用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
又以小砲架近限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數
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支則四支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
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
四斤泥團爲之泥團之利亦恃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必死傷不
中砲爲物擊破不致反資賊用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
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欲摧毀賊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齊用縱賊
在外伐大木爲對樓雲梯大車等攻械可以破盡金人廣列量石砲座尋

碑石磨盖若羊虎為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墻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墻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女頭墻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横編如刷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墻即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雖火數多未易能損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换假令只以如此禦捍則砲亦何能害人也可必其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衡木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衡木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全人填壕擒成運對樓過濠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七梢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火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砲夫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墻次備以洞子皆可備盡矣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戮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刀鎗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來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况對樓於填平壕上惟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於城下横行守城人備禦不過止備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勝者術亦多矣不思則弗得也　賊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墻裏鵲臺上靠墻立排又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過鎗刀向上高出女頭墻五六尺賊至女頭墻上必為排又木隔住背後來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鎗刀刺擊豈有刺擊不下者而不死者鮮矣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盛天已來城上以子衡倒三座城上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又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械來路可以直而不問焚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賊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

草火與賊燒閙再進攻械來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樓骨搭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用前說造洞子於閙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决可蔽合權代女頭墻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决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横直深埋排又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次於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根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為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衆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内無不死者如此一柱賊必罷攻退兵當時守禦之人於此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

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砲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為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能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畧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撥轉砲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梢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梢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直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為也　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墻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籧篨可以遮隔弓弩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籧篨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　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裏兩邊皆見城下脚下於墻頭上墜下害賊之物　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裏脚下取為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開門使人人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城何物不可施用正賊死城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入則豈肯用命打城入城但只如此為備則賊兵雖多攻械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　又况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

遂急措置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燕京城之内軍兵百姓金銀東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敵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閒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爲賊開其生路也爲守之計不若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内運土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賊人空隙稍得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起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更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别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爲出兵計則賊在外填壕欲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别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内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賊必死耳晋王後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伍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

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上有敵樓而虜人用大砲摧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而虜人用天橋鵝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仍舊而人憚改作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今之敵樓不可仍舊制須更改可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様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設施搶路墻裏近下以細小木蓋一兩架兀棚可令守禦人備風雨屋在墻裏比墻低下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橋橋中作釣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實橋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廻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賊落陷穽何謂陷穽蓋百步内兩壁城上下臨賊令應敵之具皆可設施 舊門前横築設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執敵窺伺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根上宜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脚下亦築鶴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鶴臺上立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遮搶路一如大城上女頭

墻墻裏鶴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賊填平壕塹攻破羊馬墻至城脚下則賊與羊馬墻内兩邊突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内兵須羊馬墻邊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上下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墻而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墻内所置之兵正扼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墻而堯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墻内出入又羊馬墻脚去大城脚止於二丈不令大遠者恐大城上拋擲塼石難過墻外反害墻内人又不令大近者恐其大窄難以回轉長槍 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往來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賊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 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褋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比見攻械者宜乎古人以爲衆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捷迄及一紀有餘而虜人猶

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覘於未知虜人攻城設施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豈可當貴顧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孰能窮之今止據虜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具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夫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爲之備耳區區管見輙序於会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守城機要 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是敵樓費用極多以禦寇常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鏃若禦虜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門前離城五丈以來横築護門墻使外不得見城門啓閉不敢輕視萬一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墻長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測縱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穽故城門不可依舊制也 一護門墻只於城門前十步内横築高厚墻一堵亦設鶴臺鶴臺高二尺墻在鶴臺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兩頭遮過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

突入墻內城上砲石雨下兩邊羊馬墻內可以夾擊　一城門貴多不貴
少貴闊不貴闊城門既多且闊稍得便利士庶即出兵擊之夜則斫其營
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大須爲牽制之計常使彼勞
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實填壕作路以爲突門尤抵守
城常爲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　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别無機械不可
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搶又爲暗板有急則
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爲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皆舊加厚次外
一重門以徑四五寸堅實圓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
一重以木爲柵施於設門墻之兩邊比之一樓一門尤爲濟事　一城門
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
壕而來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
得以爲備若兵已出復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却皆爲敵所逼逐往往
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止可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
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
安　一千戈板亦名眯板舊制用鐵葉釘裹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
車放亦是防遏衝突其礙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裏外安置

機械自可不用千戈板以爲出兵快便之利　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
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爲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爲陡
備皆不更改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自東南角攻
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爲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即必過入城裏若攻
城入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立一砲
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
須是將城角少縮向裏若攻東城即須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
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與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
下手將城角縮向裏爲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頭墻舊制於城外邊約地
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
脚木一條掛搭皮竹笓籬牌一片遮隔矢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
低小城外箭鑿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高二尺闊五尺
鵲臺上再築墻高六尺準二尺自鵲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
一尺高八寸二云方徑又人相離三尺又置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
置一箇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墻賊若登城只於方眼中施鎗刀自可刺
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墻即是常用笓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旋施設也更

於鵲臺上靠墻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條高出女墻五尺横用細木夾
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墻上更至墻上又
有排叉木限隔若要越過排叉木必須用手攀緣則刀斧斫之鎗刀刺之
無不顛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
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覷城脚其上皆有樓子
所用木植甚多若要畢備須用氈皮掛搭然不能遮隔大砲一爲所擊無
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請須預備樓子隨即架立是未嘗
經登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賊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雖損害人命
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中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
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架捍之具墻裏造
兀厦屋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兀厦屋靠墻立高大排叉木
用麄繩横編若造已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爲害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
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緣急擊中
守禦人城面通鵲臺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
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丈闊不過二丈而已　一羊馬墻舊制州郡
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

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逼逐人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
故皆不以爲意然捍禦寇攘爲利甚博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裏去城三
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鵲臺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闊四尺臺上築墻高八
尺一云高及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
箇以備覘望遇有緩急即出兵在羊馬墻裏作伏兵正是掖城下寨仍不
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抛甎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
轉長鎗大丸攻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墻下使其攻破羊馬墻亦難爲
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墻內
兩下夾擊又大城上甎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
小砲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　一
羊馬墻內須均量地步遠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點
撿兼防奸細入城　一城郭舊制止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
者使善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歷攻守者思過
大敵圍城不無畏怯須是先爲堤備當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墻與大
城兩城相副即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掘深闊裏壕上又築月城即
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水一重難

攻如一重至若裏城裏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墻與裏城裏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為永久之計實不可缺。一修築裏城。抵於裏壕根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護險墻下臨裏壕須闊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裏壕阻隔更使能過裏壕則裏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潛消內患裏城裏壕費用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也。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栽了叉木名為鹿角大為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弩亮再不能遠隔若來風用大可以燒毀不若除去為便也　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軍城池若作京都會府須於城內向裏量度遠近再如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營寨向裏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獨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筆盡。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馬墻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鑿欲以般運土木瓴石填塞壕塹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通城劃掘今既有羊馬墻為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鵝車猶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脚道或摺疊䟃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墻既有人守自可兩

邊横施器刃。又城上別用撞竿與其他應急機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橋鵝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使人驚畏有以備之則不能為害　一攻城多填慢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通城頭今羊馬墻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瓴石自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於城內靠城脚急開裏壕根上更築月城兩邊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直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鐵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裏壕縱過裏壕決不能過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塞則以數塞應之　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櫓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墻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為墻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以害用事首領蓋攻城必以驅虜脅從者在前首領及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篤一賊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悉於女頭墻裏栽埋大排叉木亦用大繩貫編如已相似向裏用斜柱撑搶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鵝車慢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一攻

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上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少偏則移定砲人脚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減拽砲人太近則添拽砲人三兩砲間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脚步以大砲施小砲可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制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製造砲梢須又時月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壯大捷不皆一生不長成少枝節者直淳柔易施凌百餘日取半年取出去皮曬乾用總木上下自根至梢捷捻如張盤新弓相似取其無損者然後用麻索生皮相間紮扎以防陰晴燥便日晴則皮緊索燥陰雨則索堅皮緩若此紮扎可保無失一用砲摧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黃泥為團每箇乾重五斤輕重一般則打物有準圓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便碎不為敵人復放入城兼亦易辨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胷臆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折跌也　一城被圍閉城內務要安靜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內驚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內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視

遇有人適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係上城守禦及策應人不得輙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輙下城遇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王在党忠冠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群賊王在党忠閻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遭虜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規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群盜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禦二十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火閻僅千餘人在寨子市置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規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權縣事夏鞏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結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馬立黃晃召募人雷智和管界巡檢寨土軍劉九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州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清三縣巡檢寨土軍楊素九八人徑領眾入應山縣掩殺群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大中王在寨去府百餘里規尋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頫悅因賊至驚死司録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簿尉皆緣故般家遁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規權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規交府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權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規

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勝兌刷丟軍兵句抽保甲陞防守禦十一日知府
李公濟回吏不交割牒府乙折資監當節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馬入
府界劫掠十四日權兵曹應城主簿田緯出城逃走十五日賊遊騎數十
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看頻
邑永各執弓箭背牌及杈門扇來圍城攻諸門委官界巡檢胡善三州都
巡檢張惟德出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嵕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
射申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
在反逆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規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喻以禍
福賊暫退是晚周子通驚中風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規及安陸
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錢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
又推規權領府事規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
堅守是日賊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焚
之賊又用松柏長木及大竹作雲梯五十座齊刀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
連熱擇長鎗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縋城毀斫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戰陣逼
城驅人擔鵝車洞子數座用牛皮并氈包漫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
上開空處先以撞竿托叉捻定次用搭鈎鈎去洞子上皮氈墜大石及磚

石推擊及用弓弩箭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
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綿被并氈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
四五十人擡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雲梯傾倒墜死賊數
人次磚石弓弩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
木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慢道用以登城賊衆數十人擡以向
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磚石射擊數擡着止於十步之外不能前進又於諸
攻具之外列大砲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北
籬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柵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不害傷守城之人是日
賊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砲座令城上人看覷賊人近遠
向着諭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
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鬬敵及四散燒劫暮無退意三十日早又有
党忠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着雜色衣與王在兩火同來爭先攻擊四
面環繞風水不通規與撥宜閑孝周登城招王在諸酋至城下開說大義
薄許搞設賊意稍解又招賊大將蔣宣入城置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
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党忠人馬仍用洞子大槽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
撞竿磚石弓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并砲打殺鼓賊一名

是夜三更賊來暗息四邊停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槍及磚石剌打下及
攢大炬燒望雲朝天齊安等門又用長鈎鈎城上人又用竹木縛茯把作
火炬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大山向城門及燒城上竹城籠籬並被守城
人併力用撞竿托叉抵拒及用磚石弓弩箭射并放砲石如此鬬敵自三
更至曉方暫退初四日早規見攻擊危急賊不肯遠退遂點集第一隊第
三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來賊不備分頭掩擊党賊敗走即收兵入門却開
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并第一第三隊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衆勢趕
逐除斬獲生擒外逼入涢河死者不知其數餘黨遂潰是日奪到旗六十
三面鼓十四面鉦五面槍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連弓二張弩二枝
牛五十二頭馬十九匹騾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
凡攻圍二十日今考具措置于後　一踏逐過往寄居官進士勇敢者借
補官資差攝職事　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及分認地
頭機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級黃謹等行軍期司
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規巡城　一選差安陸縣
吏揚玠等提轄防城軍民弓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撥軍
民弓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弓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隊內馬立馬

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
百六十五人劉態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　一差
撥有心力膽勇保正隊頭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
準備出戰　一招集到茶客揚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并僧雷智和自
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　一城上極有尖狹有不及一尺闊者其
上不容立一人及無乳頭尋於城上裏邊用鍬钁直剷向下三尺以代乳
頭下城蹬道添造竹木柵棧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　一
城壁卑矮遂於城外添立竹柵間安笓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施用兵
伏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　一城有極卑薄處遂於城內脚下離城
三尺別立木柵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門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
無不周遍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
城上人更互上下守禦　一城門薄怯損弊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合
以氈皮釘裹上開門項空歇以備墜石及下拖兵伏又於門內兩邊栽立
枋木作鹿頂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
四五重閉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槍　一城上
以千字文為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為一甲十甲為一隊互相統

轄分布城上又以在城火夫客戶直籍結甲上城守禦　一選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准備應援如東壁有報驚急即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驚急無有不至者

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四外側近圍繞之中寅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表高及尋丈度不可以躁登則又併力以築其裏適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予以備警起五邑之夫萬人竭作不浹時而畢

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城壕繞城壕塹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一尺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張世李孝義寇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賊馬五萬餘眾已破襄陽荊門軍荊南府郢復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擁拽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未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同時發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焰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死禦賊至二十三日巳時賊始退是日矢石殺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拽死以去沉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夅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來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隄防

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討捕李孝忠等領兵在府北累遣至城下應援掩擊連日攻擊不下二十五日援寨南去

楊進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三月初四日群賊楊進號沒甲牛領衆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衆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密濰淄徐亳州前來遂州官員盡皆勦殺本府視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暮來脅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擺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唱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逼步人并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砲石磚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到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逐少退四五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造戰棚對樓洞子用牛皮包漫又用夾布作遮箭幕約高三丈闊二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亦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矢石禦退賊不得到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菑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棚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棚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裏外擡舁向城被城上人用

弓弩箭鑿并砲先射打退擡舁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縛木梯斜上高過如城其勢太重推拽難行并被城上守禦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拽人莫能進前其餘遮箭幕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湊城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九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逐戰鬬殺傷賊數多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教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恁也不出來共厮殺我也打恁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也俺只待要多犒設招安城上人各待恁受招安了與恁犒設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着紫道服領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隔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楊防禦高聲請示宗元帥咨目并劄子言楊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多犒設并出券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犒設在城外其楊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收受致謝而去是日楊進領衆起離向信陽軍前去契勘楊進自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甚盛被城上人拋用弓弩箭鑿砲石磚石射打死損賊人數多又出兵衝

殺入壕滲溺死者五十餘人火砲壕內號淚賊死於沿爭墜打傷快使生火焰四道又被害人四稱楊進被箭射着猶人被火砲打着頭門臥累日後起來喚在邊攔官不來扶他斷之又聽得楊進言自出京以來不曾折了人郎到這裏折卻許多兵折了往村四員見得楊進計窮力盡方受招安孔彥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群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郢州鈐轄孔彥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裝來是夜填塞壕塹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侵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慮賊來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門地分嚴行隄備其賊迤邐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環河鎮殺傷巳受范瓊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彥舟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湖擺布搭立施設弓箭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衆不敢近當夜遁走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來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復回占

隨州十一月初一日旌舟又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劄寨初八日犬隊併至攻城被本府守禦人施放弓弩箭鑿砲石禦敵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又往占據荆南府正月二十七日攻城晝夜引去 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引去 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董平寇德安三萬人即日敗去 建炎三年三月群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八日夜掩劫孝感縣官吏居民逃走有不及者並爲驅虜及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本縣東舊鎮劄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發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瑋到本府差兵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壕塹以身脫其家并官屬皆没于賊平差官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劄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户送納粮草并收逐處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衆到本府本府差正將辛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投賊千餘人鉦鼓旗槍弓箭器械輜重棄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爲鄉村把隘人所殺

趙壽寇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群賊趙壽號不怕自黄州領衆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

奉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廣南東西荆湖南北等路撫諭使馮康國到府守臣陳規白馮乞行招安會趙壽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規復遣人往壽寨説以撫諭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壽領衆至城外是晚馮規出城見壽初三日壽携數隊入城聽撫諭聖訓謝恩招安了當馮牒壽令權於江州黄州駐劄聽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錢粮犒設訖十二日壽起發至東四十里溳河鎮劄忽夜遣人馬分頭項於本府八門改換色衣號偽作民兵装束一擁奪門賴諸門守禦素備即時以死捍禦旋增弓弩砲石鬭敵至巳時方退復於前砲不及處擺布圍城迭來攻打被城上弓弩砲石不歇及遣兵披城出戰三晝夜計窮力盡二十日賊拔寨南走

曹成李雄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 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賊自舒州歷光州信陽至本府衆數十萬布滿諸縣直抵襄隨郢州界駐劄三龍河時早禾始熟廣被焚掠本府以賊兵衆盛不輟隄備七月三十日賊衆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面施放弓弩箭鑿砲石一面發兵出外披城鬭敵賊不能破巳時方退八月十四日成衆又至城下本府尋發人兵出城迎敵賊復退於近城桐栢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里外立小寨困圍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捍禦間出兵掩殺每夜遣兵

劫擄小寨奪糧入城晝夜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人馬實多本府兵極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問當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衆元非爲賊止爲鄉中不可居止遂前來奪有糧處喫用部衆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湔洗招安之名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復還三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劫又困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衆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衆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去

桑仲下部尚孫群賊寇德安三月引去 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邢舍人尚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時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千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二賊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弓弩箭鑿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陷之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軍民晝夜上城不

曾解甲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間始退向隨州去續據忠訓郎權孝感縣韓適狀准鎮撫使差權縣事踏逐到離舊縣一十里臨溳河地名棠溳就周圍積水爲壕剏築城壁欲就緒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二千餘人自府城來奔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邊即分布守禦發兵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弓弩尋於壕外呼曰慦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尚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壊了鄧州信陽軍并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贍軍圍至夜只於壕外分布劄寨二十五日賊掠溳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前撞夯雲梯十五座向前水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向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内船舫五七隻爲一絞用大竹絞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内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敵不能近復拽船泊岸只攻東壁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適恐賊別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劫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虜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以雲梯向前并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絞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木布牌兩頭遮前後立長槍五百餘人

掙拽攻西壁勢凶猛適激厲人兵決死迎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壕內乃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淹溺無數盡奪所紋船舫其岸上擺立賊兵即時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

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號九哥哥領襄陽府鄧隨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內正兵約四千人前來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十七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舉平安火諸寨相應遇夜諸寨有警即時舉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白旗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即舉旗向門本寨及兩邊連寨人鏡出掩漢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劫寨即時諸寨舉旗指示悉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人可數。繞見城內稍似擺拽即舉旗諸寨各為備夜於四外更互用人把斷出入之路圍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住出兵鬬敵終是兵少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橫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橫只以本府收藏霍明為辭誑執本府順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喊用弓弩前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搬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塼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橫親領衙兵往隨州至襄陽府喚木匠鐵匠搬取牛皮繩索及於大洪山取氈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三稍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四日攻具成津至城西南角下寨紮鬬天橋衆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遶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箇長約二丈闊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濕柏木大椽客牌牛皮漫之面與兩邊用木椽并厚氈蒙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碾車脚其狀如兩間屋推臨壕用大木椽絞成狗脊洞子連接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并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塼石填壕數日闊就天橋脚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脚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丈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疊當面并兩邊及項上皆用牛皮厚氈被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後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覘睹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裏壕使推天橋就城圍以上城覘即特令人於城上照賊所填壕處相對用大木豎起戰棚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橫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萬一上城後若使下城則必陷在棚中又於城上兩邊匝女頭墻密用

大木埋起高排叉柱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橫埋排叉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并斬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磚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沿城投入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禦敵者致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砲并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并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心拽砲人上橫排木椽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頭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子一所又以乾竹茅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槍二十餘條撞鎗鉤鐮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為十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并排叉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照檢四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章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來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晝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并城門擋板及打折排叉柱并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逐旋打壞逐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着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那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拽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聚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并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并人亦打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大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三二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椽蒙氈蒙一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別用牛皮作蒙并蒙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後不展只擁驅虜到老小婦女搬運草木塼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并親近正賊即馱背或舁去窖埋若是打殺驅虜人并已下人即時剮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土傳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着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塼石并土相兼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小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脚輕向前來逐選壯健人與正賊才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奔前來并布袋樣下急走回去其搬土填壕并定破拽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并砲前後死損甚衆其賊漸害少闕糧食裹鄧隨郢四郡界內人民田種

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偏并無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步
浆著餘人并監繞惟指望打城後為飽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
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送到襄郢隨郢州鎮撫
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諱憲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横充襄郢隨郢州鎮撫使
又將諱憲文字付李横照驗横言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郢襄
喫着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衆遂
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
高阜處并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捎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
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擡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
一千餘人發喊并鉦鼓齊發及弓弩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
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即於城上戰棚腳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
手推衮下大石於城外脚下打推天橋賊衆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橋爭一
丈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撞鎗鉤鎌之次其天橋腳
下人倒推并牽拽竹索人倒拽天橋急回約五十餘步方住得一辰時以
上卻向前來於天橋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閃避托竿無可行得近南地
步丈尺稍多所填壕不甚實處致陷住天橋東南前腳前來不得卻向後
拽又因人衆用力太多拽斷竹索進退不得致羊馬城內兵出與天橋下
賊人用命鬬敵并城上磚石弓弩箭鑿城裏砲石併下移時方始殺退賊
兵尋於城上推下大牛柴草被羊馬城內人並出搬柴草積在天橋腳下
焚之其天橋上并中隔內賊兵方始荒忙走下一齊退卻并遶城四外賊
兵各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弓弩缚砲射打退走棄下雲梯及向外高阜處
并要路上分布人馬一齊回寨其賊大敗當夜遁去　契勘其賊初來之
時止有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餘里驅虜人數甚衆皆以正賊監押收刈
稻谷搬材木置造攻城器具後來收盡田稻并梨棗等及造就攻具一齊
追收回寨併使打城共數實有一萬餘人雖人數不為甚多然所造攻具
雄壯擺布施設次第似乎不容人力可敵兇焰實為可畏加之城內人飢
餓雜草木皮兼食之凡守禦六十五晝夜横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一日遣
人請議事規在城上見之横曰願得粟二百斛而去左右請勿與規曰我
糧無幾横來請是伺我虛實不與即謂我糧乏攻益力去念緩與之則適
有日矣即送與之明日横衆攻城規坐城樓砲折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
糧不繼諸將請撻牛以食規曰殺牛代食敵聞之圍猝未解矣乃盡取酒
務麴藥分給之仍搜家財得萬緡以犒軍横又遣人來諭願得府之魁妓

而後罷攻諸將曰城圍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
使横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未必退乎其再來當斬妓首以遺之孝感
縣令韓適來告曰縣有衆百斛路絕不通規命來風雨呵殺而來賊軍疑
其有神不敢犯脫横以天橋鵝車逼城規曰技止此爾縱火焚之即退規
歎曰使横更七日不解麴藥亦盡矣　湯璹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
四年進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屢經大寇皆應以閒
暇於城上築鵲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棚賊至輒敗後知
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來起粟赴河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
竟賴其粟以充軍食卒以破虜璹訪尋其事編為建炎德安守禦錄經熙
四年璹除太學錄表上其書　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九攻
九拒應敵無窮十萬虜不退郈程式具存剖析尤備凡沿邊守宰紬
繹此書思過半矣太平御覽拒守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間而多重易曰
利用禦寇不利為寇　漢書曰來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
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廻中番須廻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廻中道前書音義曰廻中在汧汧今隴州汧元縣也徑至畧陽徑直也斬囂守將金梁因其保城囂大驚曰何其神
也東觀漢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畧
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
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
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
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
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
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
竹簡著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
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横
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宗方
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
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
引兵始發而赤眉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
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

諸軍丞祗其比力切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
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
獲東觀漢記曰郡為伏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
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　晉書曰陶侃使
桓宣李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
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獲於隴畝十餘年間石
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又曰吳彥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
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
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退舍禮之　又曰蔡道恭為司州刺
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
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塹內作蒙衝鬪艦以待之魏
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塞絕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
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
甲鐵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槊長二
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陳書曰宜黃侯慧紀
鎮荆州隨師濟沔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
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横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
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
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　又曰
太祖以王羆為荆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荆州
堰水灌城不没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
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煑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
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
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進車
騎大將軍　又曰王羆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
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太祖
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
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潁川齊河南
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車騎十萬來攻潁
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
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

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
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盡攻
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鑽子弄切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
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兵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思政即令
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
兵堰於建反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刀俱竭
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
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
窮急投水而死豐生向土山後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
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
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曰郭榮字文護擢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
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
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
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
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
都督護　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
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
煑犀角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
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　又曰李
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東
城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
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
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
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
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
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
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
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又曰李
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
未嘗廻顧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甃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伏賊於陣前嫚
焉光弼并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撑之賊明日遙於舊處立

將戲之地道遶遂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爲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爲鬼與賊爲厲以荅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不釋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濠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敵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之陴逆順以告諭賊之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爲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爲虜殺　又曰王凝爲宣州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舟師據採石以援之儔遠令凝即

斬之以徇命別將烏頎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行凝即閱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城之危勢不可當願自書歸款退之懼禍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　又曰王栖曜爲常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詔內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弈遠郊遂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不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費衆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周獨孤永業恐潞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

守衛遏迴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其三百人爲爪牙每先鋒死戰迴不能剋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復閤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閤將軍宗思頒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斫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旣復結陣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旣施攻備已具武力又多爭上吾城爲之奈何墨子曰多下矢石以灰砂薪火水湯以濟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甑內井中使聽聰者伏甑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

九却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之荊而存乎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命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　又曰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窮極擢折醜虜　杜祐通典守拒法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疏地下溉灌可沉邑閩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　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險阻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

功之内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内井樹墻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芻茭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具鍛冶結橐茅荻葦蒿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麻皮氈荆棘蒺蔾釜鑊盆甕磑木鍬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鎌長梯短梯大鈎連鎖連枷連棒自捧蘆竹爲稈之順反捍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抛石大小隨事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墻謂之羊馬城城門先造連拒馬槍壯鋭以鎖連之城内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甕二十口竈十所　却敵上建堠樓以板跳出爲樐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

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五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爲率則百里可知　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墻臺内通闇道安屋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氈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鋭驍勇簡募或十隊二十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諭激勵赴救　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則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墻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櫑音雷抛板舉蒼旗須灰炭稈撒舉赤旗須檑木樵蓄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絜舉黑旗須戰士鋭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氈麻鉀鍬钁斧鑿舉雙兎旗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内老小男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爲八隊使識文者點檢常須備擬物爲八部城内對敵營自鑿城内爲闇門多少臨時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鑿扇爲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關橋一梁端着横檢拔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須水中　布幔複布爲之以弱竿懸掛於女墻八尺折抛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墻　木弩以黄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硝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　鷰尾炬縛葦草爲之分爲兩岐如鷰尾狀以油

膓灌之加火從城墮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　松明以鐵鎖縋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懸大燈於城半腰置警犬於城上吠之處即須加備　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户晨夜不得絶明用備非常　行爐鎔鐵汁舁行以灑敵人　遊火鐵筐盛火加脂臘鎖懸縋下燒穴中腔城人　灰沙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目因以鐵汁灑之　連挺如打禾連枷狀打女墻外上城敵人　叉竿如槍刃爲兩岐用叉飛梯及人　鈎竿如槍兩傍有曲刃可以鈎物　油囊盛火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熾　天井敵攻鑿地爲地道來逐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火薰之敵人自焦灼　地聽於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甕用薄皮裘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甕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以就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烟洩仍用鞴袋鼓之又先爲桔槔懸鐵鎖長三丈已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熏之敵立死　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關小抛二機關大抛一雲梯撞抛等其間先從城邊周木出跳爲重女墻高於土女墻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墻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皮遶氈等袋以乘其石城内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姦人放火但令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吞驚及雜人城上不得擲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　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抛打手抛既衆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力不齊矣。　凡攻城之兵槊捍矢石頭帶兜帽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師逼迫人衆須闌我作轉關女墻騰出城外以狼牙墜鐵索索頭安鐵鴟脚當聚鬧之處擲下撈人敵若兵衆亂盛將卒有疑即廻易左右前後或皆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撤必訪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偽契巡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輙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輙不得與語

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麄竹長一丈鍑音復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爲袋貯水三四石將箭内於袋内急縛如溉箭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箭添之而用并小溉箭二十具兼助之門内常以甕貯水添用　敵若推撞車我作釜鐵鍱并以桑木爲之用槀相連撞頭適到速以鍱串撞頭於其傍使走分令壯士牽之繳到弓弩兩射自然敗之　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熱鐵關徑長

一尺二寸內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鏁擲下鼓譟以轆轤㧖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并泥散着即擧速放火炬灌油燒火　凡敵攻城多背王相起土爲臺我於城內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　又於城上以木爲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爲之備若敵擧女墻蹋身待其身出十鉤齊搭制入城中斧刀助之　城若卑地下敵人壅水灌城速築墻壅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團周匝視水高中而開築墻墻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後於墻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爲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彼隄堰敵覺即急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　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穽又於重墻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穽中　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驍勇齊擊乘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纔急城上應接易爲。敵攻日久衆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衆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衆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整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勇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僞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內深闊爲坑坑上安轉關校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啓發機關自然先覺　鐵蒺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刾人馬　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鉤鏁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　拒馬槍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槍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　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爲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閣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爲女墻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爲棧立攔竿於柵上懸門擁墻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　烽臺於高上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準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邊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爲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覷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兩張拋石擂木停水瓮乾糧麻縕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擧一火聞警固擧二火見煙塵擧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爲

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二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　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遊弈計會有事驚急煙塵入警即奔馳報探　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鑿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撿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　遊弈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士卒計會交牌日夕邏候　又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擧用勿令遊弈人知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𥜽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𥜽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守則有餘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　衆疲弊果自解去　堅壁持久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擧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姦音揉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遜曰吾以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敵飢以持久弊之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令反去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

其弊項之五㧞狼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悉三日大破之 後漢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古堯反）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謂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掠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劉公遂之而敗）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攻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遂之而敗）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渡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之戰也北遂是令敗飢疲亦可持久之長）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晨達酉密為流矢所中（丁仲反）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乃遁 不戰挫銳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江勉銑遣其將來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銑雖與爭鋒今所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滅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河間退之）

（而敗）堅壁挫銳 漢景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戰遂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烏路反）亞夫於帝帝使人告之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死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內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飢死遂以叛散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已發東下宋朝惶駭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分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 武經總要堅壁挫銳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陳（厄其未備也）軍吏患之欒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illegible]）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司馬師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者太半師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儉帥兵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劉曜自來猶若無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伏而戰擒伊餘盡俘其衆 持重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之大破荊軍 漢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驅馳此皆驍騎難制恐誘我也且擊

虜以珍藏為餌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峡中士虜石諸校司
馬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兵必為
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
善為兵欲一鬬而死可得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
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
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復竟降之　曹公
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渭而軍遣信講和公不許數挑戰又不許固請
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遂講與公相見於是交馬語公又與
遂書克日會戰超等走諸將問公公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為不可勝且
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
順言許之所以縱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蜀諸葛亮率衆出渭南魏大將
軍司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使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懿
懿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出戰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梁韋叡進討合肥堰淝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其城衆
勝至叡隄下其勢甚盛監軍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

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因令取繖扇麾幢植之隄下示無
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賊鄙城潰合肥既降
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
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
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
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今衆深壁高壘以
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
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　又太宗領兵征
薛仁杲攻折墌上之刀反下又然反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
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彼銳氣猶盛必輕敵好鬬我且閉
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
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
人心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
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
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
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

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
出其不意羅睺因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
潰　太宗討劉黑闥阻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其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
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洺
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
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又水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　僕固懷恩引吐
蕃迴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
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為也帝問其故荅曰懷恩雖稱驍勇素
失士心今所以能為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
曲恩信常及之今臣為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寇
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
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
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攜貳若迫之
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　太白陰
經攻守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愛焉所以攻

守不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
料城中之粟計人口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
屈粟未盡城尚固而援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援者守之至也
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老弱為一軍三軍無
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力費而姦生壯女遇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怜
悲怜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
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將
法書攻守　兵之用攻與守二者而已非攻無以廣地非守無以禦敵然
守而可以力攻者非善守者也攻而可以力守者非善攻者也善攻者使
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動如雷霆止如山嶽屈伸變化莫可揣度
部聯伍絡彌川亘澤陰開陽斂乍前乍却誘敵使進示之以弱妄以可欲
恣其鈔掠欻然奮起急與相持盡銳力鬬落其牙角使之進不能前退無
所泊離為四五斷不可續而無以為守者此攻之奇者也而善守者當之
則有所不能攻高峻其墻深峭其池輔以寨柵重以溝障固以大車險以
蒺藜遠設斥候嚴慎鼓旗寇未先聞預為之備寇至堅守不妄爭利伺其
怠隙乘其不意敗亂其衆使攻者不能為勇無所用智氣沮力憊遠遁引

去此善守者致然也而遇善攻者則守有所不能固故攻非難也攻而必勝為難守非難也守而必固為難守必固攻必取豈特為將者知兵善用衆使然哉必也國之德澤洽乎人也深禮義漸乎人也久而人心戴之皆樂為之死故也故金城湯池非固而人心為固堅甲利兵非強而人心為強人心不忍離則何敵不可推人心不忍叛則何寇不可散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然則欲安國平亂戰勝攻取無所為而不成舍養民何以哉軍識秘術巧攻善守　隅閒兵法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洋洋乎是言實用兵之妙術也　夫攻其所不守則何攻而不克守其所不攻則何守而不固是以驚其東而潛擊其西誘其前而默襲其後嶜圖其一面佯擾其四邊志取其所分而虛奔其所聚或以長風擊浪月暗霧昏致鋒沸於雲中旌旗拂於烏道茲可謂善攻動於九天之上者也若乃秘虛實而無形蓄智謀而不漏謹備其險要周慎其折衝保銳野而不懈深長溝而斗絕藏影於幽微韜聲於神鬼茲可謂善守者應於九地之下者也故夫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張雷霆之陣鼓角沸於雲中激勇敢之夫叱咤爭於地道或無高不往而無深不入或設伏隨勢而不可測知賊中恐怖出降而來斯乃為背敵之威亦謂攻城之助也　故軍

志曰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或人問曰野戰攻城既聞之矣圍城保壁其計如何對曰凡攻城者兵倍則攻之十則圍之環而闕之攢而合之備其攻具然後行之得其土地然後臨之趁其所危絕其所恃若袁紹之圍公孫瓚焉懿之取公孫淵連弩射其城中衡梯舞於樓上可謂善攻城矣凡守城者高其雉堞浚其池隍絕男女之窺覘謹門戶之閑關城危則聚兵積木石以備之地道則鑿井設皮甖以聽之掘土坑以諂之燒鐵林以灌之若墨翟之制公輸郝昭之拒葛亮或縈帶而連堞或射火而重爐可謂善守城矣或問曰敵衆而勇將嚴而壁鋒甲既銳攻具甚精弓弩亂發而梯撞競前抛石交橫而鉤刻爭進土山地道即無攻而不為穿城蟻附乃四面而勝沸土豚車之填塹則石箭無可助其功撞車之方執則湯火莫能施其用加衆心同欲百處仰登蒙蔽國家雖卒制禦而我援孤救絕將雖一心士懷二志則如之何對曰凡守城之法知敵欲攻設其方略預為防備先於城外二三百步所有井樹墻屋並填除之井有不填者即毒之石木塼瓦蒭茭草茷及百卉之物皆收而入之卒運不盡者並聚而焚之此豈不濟我所使寇敵所須哉柴薪草

木以運入者即送空閑而貯積之塈塗其上勿令敵人設巧伏間謀及飛烏擊火縱弓弩弁矢而燒之使百姓卒然驚擾其城內五十步墻屋亦並除之勿使將士救護致有陽礙失先於城內預貯其備守之具木石樵薪茅茨蘆葦灰沙鐵炭松栢蓬艾脂麻皮氈蒭茭花蘿釜竈爐鑊瓮甕檑木長斧長拒長錐長鎌兼連棒手棒兼束葦為棒多揮松栢於上大小萬數城上城下咸蓄積之不得臨事今有闕乏凡城有不可守者五若城大而人少邑小而衆多粮儲寡而柴火不供城卑池淺而守具不足水高城下而可灌諸如此例皆棄而徙之故曰三里之城萬家之守足矣凡城皆合水於四面濠池又去城五步臨濠更立一小陽城以護城身至陽城必須加工牢築厚六尺高五尺仍安女墻以備穿掘敵人若併力來攻梯撞緊進既緣陽城致礙卒疾未可施功敵雖使人填壕斲陽城旬日間陽苑以衆縱能積日填平得三五處者即我所備者寡而有九分之利矣仍令城上四隊別立其四表若敵攻之處去城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有登梯舉三表舉女墻舉四表若不攻之處不得輒舉表恐有驚亂如夜中卒有不意來攻城即舉火如前四表矣其守城之法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而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

百步皆立其長兼文武等官量才受任而皆領之其城內先量兵多少簡募驍勇分為十隊或二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遶城四面走救之即城內老少及丁女除營食之外應為役者城上四隊城下樹其一隊使識文字者點檢掌其備守之物各以為八部仍於城上四隊之間各置旗須木檑椽板則舉蒼旗須灰炭準鐵則舉赤旗須熨木樵葦即舉黃旗須沙石塼瓦即舉白旗須水湯不棠即舉黑旗須勇士加卒即舉熊虎之旗須箭戟弓劒即舉鷙鳥之旗須皮氈麻鎡鍬钁釜鑿即舉變元之旗但城上舉旗即仰主當之官隨色而供物足即收旗則所須必至而衆無讙閙矣若暗夜守城之法當三十步懸一燈城半腰中又百步縋一犬於城下置食於傍旦即牽上犬吠之處即可備矣其城上四隊之間安轉關小砲二機關大砲一其石如三四斤者伏打敵人雲梯撞砲等物其城先從城邊用木跳出為重女墻高於土女墻五尺已上板覆其下隨事緩急而開閉之則敵人雖衆攻具雖多而我備禦彼亦無可施攻若敵人抛大石打我墻樓處恐崩壞者即於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牛皮及氈皮氷其石氈提動終不損矣若內高外下被敵穿穴者即從內處其所穿鑿為三二井當以新甕使薄皮裹口如鼓之狀使聰耳者於井口伏甕而聽審知穴處我當

助鑿而迎之與外相遇即着熱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覆其井口勿令煙洩仍使鞴袋而鞴之　又預為欀桿懸鐵鏁長三丈以上束硬柴裹荻蒿濕草而燃之繞於城外所穴之孔隨後多擲濕草而煙燒之若敵人有蟻附於城者即准欀桿法炙而烟之則蟻附之功自然敗矣其城門及樓皆以麦麩等泥厚塗其上使防火箭及推火車而燒之如已被燒當使鹿打竹筒長一尺捜去竹節以馬攏生皮等合縫袋可貯水各五六石以上將竹筒揷於袋中急縛如溉筒狀令壯士三五人撒水口急而壓之有火之處引水而救水盡更添即火速滅矣每門常貯四具如無竹之處以鹿椽中鋸為兩片捜去中心如竹筒形漆合束之准前而用并手溉筒二十具而為之備敵人於車中多蓄炭火上安鍑瀉中盛油煎之令熱并於鍑中外多着苻草推至門樓下即縱火而去者必不得以少水投之熱油得水其焰必高即恐被燒當待衆水俱至一時沃之始得滅矣如敵人使轒車我則先作鑪鐵環廣　尺并屈桑木為環使鐵及麻索各相連續之轒頭一到即以鐵木等環串轒頭仍於傍敵便近先安繞攏引取索頭而舉牽之其轒車必是翻倒若翻即以弓弩射准轒之人既無衣甲當必敗走急令健兒往燒仍速擲柴蒿助而焚之其燃可待也若敵人為木驢來攻我

城即放鐵蒺藜下而數之其鐵蒺藜以熟鐵狀如大母指長一尺一寸者四條仍作鉤鋒鋒須安逆順須布如蒺藜以生鐵灌其中央重七十斤已上仍安其鼻鼻中連鐵鏁如下數訖即以轆轤絞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及泥者數着逆蒺藜而舉因放火炬灌油而燒之敵必不能救矣其城內百姓家竈必須盡為天井高出其突慎其火有失火者斬之火以發者必是姦人為亂其救火者先須令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仍令速白大將大將使信人領左右救火其守城之人必須嚴加十倍若城中有卒驚及火暴起者大將即疾擊鼓五通耳聞鼓音吏卒百姓及城上城下不得輒離職掌并亂走於街巷有者罪之火起所部官不即急白大將者如前令仍須賞罰以信則得而不撓矣如其城中有賢良忠正奇謀特異者有勇鬬陵敵不憚艱險者有機關工巧備急解結者有奇功慕賞救救不倦者有彈射非遠不避強禦者有狗盜踰城敵刺敵將者有縱横多辭反白為黑者有諂佞便辭詭詐多端者凡如此輩大將皆須察之聚而使之禮而賞之勸而罰之即得各盡其力矣夫善守者必須講賢能調武勇任事功發刀使有自將吏已下所有積聚皆出其半以供不足既賞又無交結則上下同力如共坐溺船矣又勿使望氣之人與巫祝評論怪異

輒言吉凶既不益將而惑其衆城中若有嫌當令預通文狀臨戰之急而後私辯者誅及妻子及大將預為牓白分明曉示若有與敵私通結期內應姦謀計同謀為二心將我虛實書復結者募能告者大將當自詰問的知不謬滅族其家即以叛者資財田宅便賞告人加其爵秩仍官賞之牓出之後則人人自惜其守不敢交議矣其有苦戰身死者大將以下皆可親臨弔其父母妻子厚賞而封之若傷甚者給其牛酒量而爵之其有避戰自害詐病苟容者可令衆而罪之即姦偽倍力而衆一心矣其夜巡城當日日易其木契刻為雌雄或付守者唯或付守者惟使腹心之人更次執契而勘之仍使信人持偽契廵而試之所由隊主不執者即且集衆隊而罰之即姦詐息矣其城中非大將之令而剽將長吏等輒有出令及旌旗章表幡幟等有不依舊制而更樹他色之物并輒吹奏警笛鼓角敲使人入城非主司而與之語者皆罪之即固而不危矣但使部分有方使士心若一上下齊營衆巧同施敵人雖百處來攻而我亦有百處之備豈慮賊之不固敵之不敗者哉宋虞允文奏議奏論收復肇州分兵守險臣竊見肇州以孤城諸軍攻打閱四箇月不下或虜因循賊生巧計節次與吳璘商量分那官軍共力必取已於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兩具劄

子以曲折事因奏知去訖今日得璘捷報實自陛下以聖德祠佑威靈遐暢諸將得以成功天下不勝慶幸今熙河路一帶人民可以安業商旅可以通行馬政可以便舊又抽那得官軍及弓箭手忠義人二萬餘人以分戍秦隴德順之險向西一面吳璘以身當之可以堅守無疑獨南山谿谷諸關隘並各損壞戍守之兵各不過老弱十數人群士夫之慮皆以為憂臣已與璘商量於利州東路人馬數中量留一千五百人今日已令傳忠信前去措置臣體訪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衆就委傳忠信前去招收以壯軍勢以須盜賊又興元重地不可略無人馬為諸軍聲援臣見委忠義統領官關實結集義士蒐揀伉健之人教習神臂弓以為戰守之備蟬聯吳璘探報虜中日添生兵必欲從朝廷乞一二萬人應援臣深慮襄漢江淮之兵爲一抽那不行臨時有誤指準却致失措故且隨事廣作隄備庶決保蜀境觀釁而進仰寬陛下顧憂蘇東坡集論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

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址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知察太半矣乘壞垣坎墻址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莊敗之曹操嘗攻吳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别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討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

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州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崖魚貫而進止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攻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令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武陞視安守思罔并論並見兵鑒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庚

兵 詩文三

西漢書趙充國奏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又晁錯傳孝文帝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集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諸將累疏諫畧

漢劉向上冝封陳湯疏　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

司隸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稱谷吉之恥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詩伐楚責苞茅後有滅項之罪傳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散也音糜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西域傳作王毋寡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大中大夫谷永上冝赦陳湯罪疏　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漢皇甫規上求乞自効疏　永和中西羌叛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鼛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椅手叩心而增
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
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
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章忠
恪公集論措置招安人馬三說　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
馬。頗不寧帖。雖重兵彈壓。將臣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
行。臣詢之衆論。謂其說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
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
錢。食錢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着口食二勝半。別無衣食
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無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又朝廷旁
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上。夭䟦不同。並無戍卒。若分就
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薪芻日資之物。既無高價倍用之費。即
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久。乍從儉約。已自不
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地。泊暫戍之地。有可議者
三也。臣伏望聖慈。速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
使迫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潰亂之心。何
敢望其征役之用哉。縉紳淵源陳讜回隆興府馬總管啓　英標久閟。良
深仰德之懷。戎幕肇開。幸託同寅之好。未遑脩賀。先沐撝謙。某官沉略濟
時。長材邁往。運籌決勝。夙韜堂上之奇。橫槊賦詩。獨擅胸中之畧。顧今副
帥。視昔廉車。制江西一路之雄。護諸將列屯之重。折衝樽俎。少資綏靜之
功。拱扈殿巖。佇奉還歸之詔。某濫將隆指。方愧罔功。千里向風。尚阻參承
之便。尺書走介。第深感戢之私。　又回陳正將啓　講聞惟舊。莫瞻庭角
之姿。會晤有期。行接簡憑之末。未皇脩敬。遽辱撝謙。某官天賦材猷。家傳
忠孝。功名自許。先安事於毛錐。氣槩不凡。漫留心於金版。頃嘗海忍。曹不
挂芸。諸公交鶚薦之書。九重思鷹揚之勇。今留侍於環尹。尚借重於南東
弓矢槖鞬。小展總戎之略。詩書禮樂。佇膺謀帥之求。某才無府人。老而浸
仕。未離塵埃之走。敢忘風月之分。一見勝於百聞。已愜平生之願。他人不
如同姓。當知忠孝之規。　又許巽回趙路分啓　發號九天。總戎一道。擁
雄旌而戴路。恩然肯來。忽珠玉之相先。善而不寐。感銘深切。慚懼交并。某
官泳別天潢。芳派仙籍。學問悉根於千聖。文章自成於一家。抗志功名。投
棄班超之筆。過人謀畧。雅尊郤縠之書。亟蒙剡牘之薦。掄簡被旻旒之賞

鑿。榮參幕府。旋董戎昭。第惟盤石之寄。當厚本根之蔭。不容席煖。佇奉詔
温。某深愧樗材。濫吹鍾幕。財貨源流之末。遠簿書期會之何堪。進虛而闕
足音。某曾跫然之喜。握手而論心曲。願親益矣之規。　又徐湘賀熊總管
啓　嶺之南。去朝廷遠甚。深切顧憂。閫以外付將軍制之。有光分命。旌旗
日曜。草木春回。某官國士無雙。將材有五。趙關員重。膽傳卓冠於倫魁。攬
轡澄清。威望雅誇於淮海。低急流而勇退。從醉尉以誰何。掎脚與嘆。方漢
文恨不得頗牧用兵。為善惟李靖可與語孫吳。爰起蟄龍之卧於南陽。俾
總如虎之屯於廣營。獨當方面。小留細柳之真。嚴設壇場。即拜淮陰之大
其辱知有素。聞命尤欣。瞻廈屋之連雲。久懷阻闊。企甓幢之壓境。甚托帡
幪。　又通趙都監啓　仰公侯之干城。籍甚雉城之望。叨賓客而入幕。喜
然佐幕之能。茲幸及瓜。遂將揔楫。某官麟之角。振振公族。螽斯羽。蟄蟄子
孫。漢東平之善。未虛之忠。唐阿閣之功。江夏之畧。屬兩階之舞羽。屈千里
以臨戎。分寶玉以展周親。正類枝葉本根之庇。刑白馬而王劉氏。佇膺河
山帶礪之封。某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飢烏繞樹。既有可依之泛
美玉在山。時非不潤之杏。　又與李都監啓　干城南國。徼而草木以皆
知。況水儉池。又矣匏瓜之不食。及茲副寄。得所芘依。某官材氣天下無雙
戰功中興第一。鳴劒馳伊吾之志。著鞭恐祖生之先。屬舞羽於兩階。暫總
戎於千里。上方栴脟。遠思李牧之為人。日竚登壇。亟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儔。獲從大夫之後。關
大尉羔兒之酒。慣容着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監押啓　問津鋒滴。昔諳靚面之私。領郡近江。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懽悰。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摧僞雅鬱然之秀。蜚仕途
籍甚之馨。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猶尚懿親。漢非劉氏不王
窜容外服。某久茲闕剬。行矣瞻歪未遑練素之馳。首辱箋緘之貺。感銘交
集。歎迓奚殫。　又通吳巡檢啓　細柳屯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醜然老賓客之愁。行將直發。敬用削牘。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遐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維時戰壘小
屈偵邏。上方栴脟。遠思李牧之為人。日竚登壇。亟拜淮陰之大將。某後前
不能軒輊。飛集何計少多。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興其進也。儻生
聞不厭於綠衣。俯而就之。度屋上竊窺於解羌。　又余日華代回曹統領
啓　隨牒官途。風仰七十餘劍之勇。剖符支郡。行瞻九尺四寸之容。大尉
此心。曷勝其喜。某官豆萁思敏。競病才高。蚤傳黃石之書。妙得白猿之術

謂刀劍安用毛錐乎。欲貂蟬生從兜鍪中。當拊髀思李牧之賢。乃投筆抗班超之志。歎詩書悅禮樂。以儒家者流。執鞭弭屬櫜鞬。與噲等爲伍。暫屈總戎之職。莫收汗馬之功。横槊賦詩。志常在於千里。披甲上馬。老猶堪於一行。顧趣舍人以治裝。即斬名王而纍繫。其戴騷風駕。已及近畿。逆旅崎嶇。行李未遑於一介。𢹂謙縫綣。尺書先辱於雙魚。感極銘心。言殫佔畢。

又與麻沙魏巡檢啓　聞英譽於諸公。期於識面。接臣遊於百里。實以慰心。歎列寸忱。敬寓尺削。某官材猷閎敏。智畧縱横。得兵法五十家。糟粕不專於紙上。折選謀千萬里。機籌將摘於胃中。少攢功名。下親巡警。暫來山水之邑。盡洗弓刀之塵。州縣之職徒勞。人寧久淹於逸駕。廟堂之衆不次用。即入侍於周廬。某學昧知新。分甘置散。一領青衫之落魄。數莖白髮之蕭騷。誰謂樸堵之書生。遂堪冥身於委吏。萬幸契之云始。喜有鄰而不孤。雖異事及同寮。勿謂兵民之殊治。輔吾志明以告。尚期藥石之妄規。善動于中。言莫能控。

晉陸雲集　國人兵多不法劄子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横。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嘗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與罵嘗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舉宣而親信卒秦騎稱突鬬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會以奏。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終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秦泰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去役。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爲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陵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盲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頹。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揗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矩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切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荏苒三年。朝夕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放迹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棄羞。敢用文諫。唯殿下哀明愚臣。繾綣愚忠。不以前後迂迂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宋楊冠卿客亭類藁　與兵官啓　十舍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敢以尺書。布之下執。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聲斐而實騰。屈臨花縣之封。坐息潢池之盜。顧計畫有可采者。未殫利國之謀。謂將軍何以教之。行慶登壇之拜。某浮家苕渚。馳志伊吾。安邊境而立功名。莫遂長纓之請。登龍斷而罔市利。姑爲斗粟之圖。所期歎奉於誨言。或可少逃於罪戾。

宋歐陽公集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勑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爲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路硬射親最爲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爲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内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内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怠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誤。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内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丈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京。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内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然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踈。咸勝軍兩指揮内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聞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只於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又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很。相習爲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廂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比見

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遂示姑息一啓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目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關朝旨定奪逐時亦未為晚

又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劄子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攢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圖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為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分併指揮之間已准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為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到營一座即令將砍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為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著雨存住不得兼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蓋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合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卻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於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宋元憲公集乞差當直兵士劄子 伏覩唐制凡在京文武職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給防閤庶僕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今來外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並給兵士散從官承符手力之類品位至卑猶給七人名雖不同其於供身指使猶用律文白直執衣之法國朝稽若古道

備衆官惟在京臣僚傔從無準竊見翰林學士及尚書丞郎兩省給舍并侍制以上皆天子從官並有呵引條制其從人則學士每員差開封府散從官各三人侍制以上兩人別差諸軍剩員各三人每員共得六人至五人其剩員又多是年老疾病加以本營迂遠每日分番上下尚只得一人指使非獨不任驅走亦且虧替官儀非所謂尊朝廷重臺閣也欲望聖慈下有司將往代制度律令比類今來官品量添人數又在京見兵至衆乞除元差散從官外只於諸軍雜役兵士內每員各給十人以充當直其剩員卻乞放還本營若上件官內有差任三司羣牧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嘗勾當三宮觀三班院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有合破公人兵士者更不兩給庶其祇奉朝請出入公門辨堂陛之有差免儀服之失體定為新制庶協舊章

宋洪适盤洲文集論招軍之弊劄子 隆興二年自淮東赴行在供職上殿 臣竊謂自古大有為之君志先定則事必成然而事貴乎成不貴乎速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越王生于二十載然後刷會稽之耻方策所書明驗可考今日中興之事非無機會然而未遂恢復之功者豈以兵未強而財不豐耶臣世受國恩素無補報幸伏進望清光不識忌諱輒以本職而進狂瞽之言伏望陛下赦其罪而聽之臣伏見今之士卒老疾幾半今之錢穀搾竭可憂軍兵日得百金分其半以出戍既不能給其家又不能餬其口卻用無餘難以增益臣愚欲乞選從臣御威命偏至諸軍汰其老疾計所減之數量均百金之入庶其驩心踴躍銳氣增倍或謂兵貴虛聲何自苦而示寡此徒自欺爾又諸軍之籍虛偽相仍令既未能一洗舊弊則新弊不可不革軍政涅剌其來已久掌兵者尚循盜贏餘以為田宅之資苞苴之奉況蕩然不加繩察乎效用日得之雖三倍於兵故近年應募為兵者甚少而其効用又不剌手雖有臣僚中請而將帥不復遵行姑以揚州帥司言之所謂效用六百十四人歲費大農錢七萬緡米六千石但能挾弓負弩助帥臣驅從爾又鎮江大軍一日教營中子弟數百輩唱名于總領所使入武勇伍中若今日稱甲明日稱乙何以辨之臣愚欲乞先降詔旨赦其虛冒之罪命所遣官凡未剌者俱剌之淮郡所招令都統司擇偏裨分掌每滿百人則行拼隸而兼聽所招帥守節制仍乞在內則承旨司在外則總領官季以新招之數申上有違新降三七分招軍旨揮必罰無赦如是則兵可習而強財可省而豐此而不革則軍籍益偽國費益屈無以善其後矣伏望聖斷謀之大臣董華積習之弊庶幾千慮一得少副陛下中興之志干冒宸嚴臣不勝萬死取進止

蔡端明集乞不

興招宣毅兵士恩澤劄子　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陝西保捷河東河北強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切緣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刺諸州爲見有此酬賞，皆不能精選人材，細問疾病，一例刺面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死者不少，枉令農人半失本業，虛廢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陝西保捷刺面之後，卻揀退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況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祿，招刺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冗，未即便加譴罪，若更轉官，通計諸路招兵之官，遷秩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爲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獎，取進止。　李忠定公集乞覈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劄子　靖康元年八月末被旨赴闕議事，九月初行次封丘，蒙恩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二劄子，其宣撫司見管軍兵財物數目，奏聞乞差官前去取責。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表劄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訖。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塗首尾五十餘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爲左右前後中軍，軍四千人，臨起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奇將本軍往河北招撫勝捷叛兵，差右軍統制官黃珙將本軍往真定府宣撫副使劉韐下使喚。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千人，見在懷州屯駐，逐時訓練，并陝西路節次發到保甲一萬三千餘人，見分威勝軍、隆德府、澤州、汾州、衛州等防守，范世雄帶到荆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使用。初宣撫司蒙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絹各十萬匹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一日一犒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樁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曆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人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　又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勘勝負者兵家常事，解潛力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爲金人衝潰，今折

賀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卻可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又二萬餘人，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寬天慮，取進止。御筆納襖已有造了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內臣一兩日起發，次卿堅誠徇國，實副朕望。然賊乘勝，銳不可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勿與爭鋒，待其懈而擊之，使勝千萬。慎重，庶寬朕慮也。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王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　又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狀劄子，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沿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御筆已差韓世忠統萬人前去應援，韓世忠已與正任團練使。　又乞催起岳飛軍馬劄子　臣訪聞岳飛已丁母憂，飛孝於其親，將來朝廷起復辭免往來，必費日月，伏乞早降處分，兼諸路錢糧多起發往郢州交卸，勢須先屯重兵，及措置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與僞境相鄰，須有軍馬防護糧道，方可無虞。臣仰荷眷知，苟有所聞，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賜施行。　又論江西兵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存留丘贇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丘贇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匹，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理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朘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虔吉盜賊累年出沒，作過爲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丘贇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幾訓練習服，軍聲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　又再陳已見論兵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寂寥寡聞，初無智畧，徒以誤膺知獎，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千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

竊見國家與虜僞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
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之師安能
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爲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遁今年親臨則僞將奔
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
雖兇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
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
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
以激勸將士之故無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幣藏爲虛
令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
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惟賞先後有
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
先加封爵厚賂賻贈汝卹其家死者襃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
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
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屢瀆
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胡文定公武夷集紹興上殿劄子　臣聞自古
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成王欲
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
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
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綴衣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本朝監
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以恩得用軍政
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充宿衛此
豈尊君強本消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自聖裁
以備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扆進止王與鈞盬緩集兵上房已見白
劄　竊見楚自克虜申討軍實吉方相漢科頊邊條令大丞相虛心以攬
群策俾英衛善兵者得以盡行其志非容鄉華數百春雲夢八九者而能
之乎仰視襟虛輒有管見佐天子者視都知野視野知國猶之梓人畫宮
於堵不盈尺而曲盡其制毫釐莫違退焉馬援聚米爲山指畫曲折帝曰
虜在吾目中矣嘉定故相本不知兵用兵上房老吏置局府前畫揭貼圖
編夫細冊凡三邊險阨之血脉道理之遠近屯戍之多寡某爲喉衿某爲
衝要某處粮草見管若干某屯制領見差何人某可嬰城自守某可一面
拒敵某可贅援某處某處有急調某人兵爲便移某司財爲速某爲南人
某爲北人某爲山寨某爲水寨指掌可辨按圖可知其在當時酬應邊事

罕聞蹤跡猶有規模昔李吉甫父子在唐見謂有用之學所編元和郡國
圖制列天下征鎮形勢屯戍地理人物衣糧之數如畫碁而布筭又編元
和國計簿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
以二戶資一兵以三農養七游手其言確而辨如此哉今日疆場之事謂
宜委官將淮荊襄見管界分關徑根具編撰圖冊揭貼有要綱目無遺一
覽燦然不費搜索編刷既定他可類推初無元和圖志之繁本非其高難
行之論任之以檢閱董之以都公可咄嗟而辦也伏乞鈞照趙元鎮文集
乞降宸旨訓飭岳飛劄　臣被命西行雖總數路而隨行兵馬僅能防護
行李或有警報實無以應援竊見岳飛屯軍岳鄂制置襄漢而襄鄧等處
所留兵將又皆飛之部曲勢足以相及力足以相濟令雖專命捕討湖寇
而襄漢衝要之地尤不可忽臣願陛下速降宸旨訓飭岳飛明遠斥候常
如寇至斟量事勢資助兵威庶幾不廢前功以圖善後唯襄漢既能堅守
則么寇不日自平然後移湖南兵食益壯上流之勢俾川陝增重吳越頻
安道通無睽阻之虞緩急有首尾之應經營之漸當始於此仰幸聖明俯
垂財察　又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岳飛劄　臣昨日奏岳飛已定今
月十九日出師竊惟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
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兇僞猖獗有輕侮朝廷之意
臣願陛下曲留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援助其聲勢及饋餉錢粮等事督
責有司速爲應副以親筆敦獎激勵且使諸路帥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
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遣發王德酈瓊共以萬人屯舒蘄間各
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仍行下岳
飛照會　一乞以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胡世將荊南解潛等各務盡
忠體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食及應干軍須等事一一應辦不
得輙分彼此致失機會　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世已遣中
使諭旨使先知陛下丁寧之意臣以請宮祠既聞聖訓不敢不盡愚見
貼黃　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行出庶免越職侵官之罪　乞留
所起人兵劄紹興七年四月三日　臣今月初二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
旨將本路已揀中弩手內十分爲率就加揀五分武藝高強之人限半月
團結差官管押赴都督府臣近以車駕進臨大江本路相去遼遠聲勢不
能相及乞朝廷差發兵馬數千於明州駐劄緩急可以彈壓令准前項指
揮將本路見管人兵內摘起四分之一數雖不多然在本路實有利害且
契勘本路見管隸將共六千八百人除將校外約計六千五百四十人內

一半習弓弩。計三千二百七十人。於內摘起一半。計一千六百三十五人。其間又有新招刺未合入等。及患病逃亡事故外。止六千二百人。而已在朝廷得此一千餘人。怯懦南兵。不足為用。而一州之間千百人之內摘去強壯百數。則餘益不堪矣。謂之無兵可也。況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分兵數千前來明州駐劄。所有今來所起本路人兵。伏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實一路之幸。臣以衰疾浸加。已乞宮觀差遣。然未去一日之間。苟有所見。不敢隱默。伏幸睿慈曲賜矜察。臣無任俯伏恐懼之至。　貼黃　臣竊惟朝廷措畫雖非遠外所可臆度。然陛下既登戎路。則中外臣民孰不願輸寸効。況如臣愚嘗待罪宰輔。而出當一面之寄。如朝廷決欲起發本路人兵。臣亦豈敢堅執。唯是紹興府係帥司置司去處。不可大令削弱。今照對本府。先準朝廷條式。取會堪出戰軍兵人數。內七百六人係揀中五分弓弩手。本府已於紹興六年十月內開具軍名帳狀。申行在樞密院去訖。續緣差出事故。目今見管六百三十五人。合發五分。計三百一十八人。本府先準朝廷指揮。於揀中弓弩手內起發二百人。赴留守司彈壓。除發回外。有一百七十人。止合貼數起發一百四十八人。委是數目不多。欲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非他州所敢援例也。臣既乞宮觀。則兵馬有無。非臣之責。然臣在任之日。不為一言。則後來帥臣必將罪臣矣。併望聖慈憐察。范石湖大全集

催西兵營寨劄子　臣契勘黎州。比蒙朝廷添屯西兵。最為良策。蓋徼外蕃落。從來以西兵為重。謂之硬人。內虜子。只如近日。就黎州處置叛將王文才。既斬首訖。其見屯西兵。競分其肉食之。互市諸蠻。皆環布震疊。面無人色。但前此西兵未有營寨。只就城內寺院駐劄。而互市諸蕃亦入城安泊。臣竊慮往來日久。不免與西兵相遇於途。人情浸熟。漸忘畏憚。無以養威。遂行下知黎州祿東之令於城外別立西兵營寨。不令無時入城。東之已於北城之外。得寬閑寨基。所有起立營房及將官廨宇之類。臣即已撥支合用錢數。盡付東之。未見申到興工時日。臣今去官。合具奏稟。伏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置司及黎州。催促取今日下了畢。取進止

又辟兵官劄子　臣契勘四川去朝廷絕遠。事之利害。與近甸不同。自關外宿師以來。多有離軍使臣及將家子弟。所在僑寓。外銓闕少。注擬不行。往往衣食匱乏。狼狽無歸。其間卻有材武卓然堪備任使之人。失職久閑。理當收恤。舊來朝廷將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闕。專命制置司量才差辟。最有深意。近准尚書省劄子。坐據吏部申請。稱上件窠闕本司未見辟人。欲從吏部權行差注一次。行下止令專

依已降指揮。臣有以見陛下聖謨神斷。洞照萬里。至纖至悉。無不周盡。不然。則前項失職之人。愈更坐困。臣照得上件窠闕。自前宣撫制置司節次差辟。未嘗闕員。止是右選小官。遠在萬里。類皆貧窶。無力赴部。計會付身。因循就祿。不敢更校資任闕。有到吏部者。或以小節退難。取會往返。動是經歲。更一往復。則已任滿罷去矣。就令無所沮難。得給付身。又被幹人抽歲邀取厚利。或將貨當錢物。因而沉失。以此奉辟之書。實是艱於上達。又前此差辟。不曾一一指試。自臣到任。盡革弊倖。遇有陳乞差遣者。躬赴教場按閱事藝。取四色材武應選之人。依資次差辟。如武藝不應格者。即令歸部參選。向來醫卜給使。及進納吏職之流。與夫癃老疾病。選懦無技者。皆不得以濫吹。臣用此規模。一年以來。沿邊城寨諸州將佐。皆易以材武之人。幾以太半。只更數月。可以盡變。既已擇之之精。此等各望資歷寸進。臣今逐一與之點對。照驗付身。起發奏辟。每十員或二十員。作一番保明。自用遞筒申發。欲望聖慈降下吏部。照會所給付身。乞勿付親事官。及幹事人等。並從吏部復用皮筒。遞付本司給散。如內有小節不圓。未至切害去處。即乞先次放行。續下本司取會。庶幾川遠孤遠行五舊人。皆得成就考任。安心効職。為惠甚大。所繫不輕。取進止　貼黃　臣又契勘四川大小臣。止緣不即起發。給降付身。視城寨要害之處。止以權局。不為固志。又緣舉辟官屬。不測替移。被差官。亦遂罷去。只如去年一番宣撫司所差。先經鄭聞選差一次。鄭聞罷。則隨司亦罷。次經沈夏差代一次。沈夏罷。則又亦隨罷。是一年之間。沿邊城寨。元不曾有正官。邊防如此。安得不慮。此皆緣不即時辟奏。給降付身。所以致然。伏乞睿照。

又論民兵義士劄子　臣聞天下之議論。常患於易偏。今之言民兵者是也。以為可用者。則謂便成一軍。以為無用者。則謂不如其已。而不知可用與否。各有所在。未可一偏議也。五方之人。風氣不同。強弱各異。臣以身之所見考之。江浙近地。所謂民兵者。直係伍役夫耳。誠不足恃。乃若關外之義士。制表之義勇。勢使武。人材絕異。技藝紀律。性習所使。雖正軍銳卒。未能遠過。無棄兵之實。有勝兵之實。養威蓄用。最為上策。朝廷要當愛護拊循。特加之意。申嚴其法而使安之。講明其利而增廣之。所謂申嚴其法者。請如近年關外諸已守把官軍。皆已抽回。無人充代。便欲就差義士拘係于官。輕變成法。朝廷行下禁止。制師兩司。雖已施行。即不知已未依應。當從朝廷立限。催促非固調發。永不得差。又如前此用兵之際。或先驅義士以嘗寇鋒。敵弃如草菅。軍還有功。賞又弗逮。父老至今嘗以為言。當從朝廷立定節制。別分頭項。

使用其長。如是則其法盡善矣。所謂講明其利而增廣之者，謂如關外忠勇一軍，皆有蠲免科糴則例，近聞天恩曠蕩，已與權免糴一年。若自此以後，常得中熟，雖難永免，自可減科。既薄其稅租之輸，又嚴其拘役之禁，則關外民丁，皆有餘裕。凡強壯者，皆可增籍。又如荊襄義勇，臣過而見之，荊南一處已踰萬人。聞止是團結主戶，而客戶有力者實多。議者亦謂尚可通融措置。各乞下逐路帥臣，審切相度，申取聖裁。如是則其利無遺矣。臣載惟梁荊之民，健武根著，攻有餘力，守不待勸。若使如此加意，可以特將成軍。所有教閱小費，比之養兵減省十倍以上，而其人可恃，較之汎然招刺游手之徒，羸弱逃亡，常相半者，不可同年而語，如狂言可采，伏乞聖慈次第施行，取進止。　又論蜀兵貧乏劄子　臣契勘蜀中養兵用民力者五十年矣，宜軍中之富實，而邇來貧乏者衆，甚軫顧憂，原其致貧之由，皆謂初招軍時，止是單身，其後婚娶，人口漸多，勢不能給，前來宣撫司措置給錢，付都統司，使自回易，以資貼累重之人，每月添支糧米，緣本錢不足，軍中營運不行，近來多是以錢放債與合添支人，謂如每月借與錢引伍千，即令出息一千，使將息錢准折添支，雖軍士少濟急闕之須，而實無增添之實。臣審議軍中回易，非本錢寬餘，無以得借稱之息，又非三兩年間可以見效，要當為之算計，其所合添支者若干，合用息錢若干，計其取息合用本錢若干，然後可以冀實惠之及。爾所謂合與添支之數者，臣嘗試檢照支帳，略加料度，蜀軍雖九萬餘人，除將佐職事官僚給優厚外，又除入隊使人、正兵弓箭手有職名人，舊宣司劾用義兵強兵等人，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二十道以上者，敢勇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八道上下者，最強弓手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亦得錢引六道上下，皆粗可足用以上色額，並不須添支，并不入隊人亦未須商議，外其餘入隊長行委有貧乏，蓋緣關外軍糧招收放請之制，單身者於所請糧內以五斗折估錢引，兩口者以二斗折估錢引，三口之家則無折估，當時計口折估，止為糧貴折估賤，故口衆者不折，本意欲以優卹之。二十年來糧米價賤，折估價貴，口衆之人全得正色，破貴，比之折錢虧少錢引一道上下，所以累重全請正色人，尤難支梧，此蜀軍貧乏之要領也。今當將上件三色長行折估，少者不以口計，量與增折，謂如無折估者，與折二斗三斗之類，及強弓手元添支錢三錢，止折得錢引七分五釐，委是微不能濟用，權手等第，亦與此同，亦當與量行增添折錢分數，謂如錢引七分五釐者添作一引以上之類，兩項合與增添者，止以入隊人為率，其使臣及其職

名人，并不入隊人，皆不須問，欲望處分，將臣此議，以總領財賦官，令下司，審切算計上件人合量與添支數目，共計一歲當費若干，用若干本錢可得上件利息支用，或非目下回易所能辦，而所費錢數不多，朝廷可以調度，即乞出自聖慈，特與添給，蓋回易逐利，非止目下未能見效，兼軍中貿遷，不無侵擾將兵，幹當亦廢教習，前來已曾給錢營運，至今措置未行，臣故為回易之說，切有疑慮，今乞併下總領官，令多方相度，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奏取聖裁。茲事體大，伏望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　臣劄子中所謂欲問總領所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者，切見目今軍中，比宣撫使虞允文打算之時，使臣離軍太半，其支折錢估比舊額當須減省，兼不入隊人內，有使臣及軍兵有職名大請受之人數目不少，亦漸合揀退，自此支折錢估亦當減省，恐有那融得行之理，故乞併下總領官究心措置相度。張守毗陵集論軍兵老小劄子　臣伏見比年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風奔潰，破殘州縣，易於拉朽，忠臣義士之所憤歎，而敵人之所竊笑也。臣嘗求其故，不過驕惰而已。今每出師，則水舟陸車，累累隨行，謂之老小。其實皆婦女。故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并日以滋，古所未有。以故所居則求寬潔，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美餘，一有不足，則冒法抵禁，剽於寇盜，責其用命禦敵，奮勇立功，其亦難矣。夫為將領者，固正身率下，與士卒同辛苦，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自隨，故上為一，下為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今者陛下屏遠嬪御，以為上治天下，駐蹕建康，深戒既覆之車，一新舊染之俗，前日之弊，理宜痛懲。臣愚欲乞應軍人家口，遇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各就本寨居止，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軍人及將校使臣輒將帶婦女老小隨軍，並行軍法，本轄將校使臣失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身自違犯，令御營使司及御史臺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徇國，或能立功，以革舊弊，取進止。　論宰臣不當親自揀兵劄子　臣聞宰相呂頤浩連日出城，親自揀閱見在軍兵，臣以謂艱難之日，大臣固當不擇劇易，但宰相親自揀兵，不惟國體有傷，兼連日在外，亦恐機務停壅，欲望睿慈，止差御營統制官前去，或欲慎重，則令御營副使并參贊官同去，而宰相或只出城略一按閱，指畫而歸，則於體為得。取進止。周益公大全集　諸軍衙兵　御筆諸軍衙兵指揮內毋得輒充私役，緣衙兵固合當直，至帥其間至於着馬荷轎，未免謂之私役，故有此少疑，謹具奏稟。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衙兵指揮內疑毋得輒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凡所及，臣愚本謂着馬荷轎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

差出幹置私事或主管莊舍之類乃爲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
自不必及此正緣向來指揮迫切一旦改塗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
大爲之防但既委御史及總領覺察却恐臨時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
掊捨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熟後聖諭此乃高祖宏達之規摹臣惟知
歎仰而已今欲乞付下元擬文字商量改定乞一日早稟旨行出伏取聖
裁 又繳招兵指揮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舊劄子論招兵事聖駕欲興
未敢詳奏今節其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于後所有初六日楊
前納下吳挺彭杲文字姑俟他日行出未晚今且乞依此處分仍劄與總
領所照會康錢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取進止 三衙江
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闕效用頗雄威請給其糧其四川自來只招刺東兵月
糧一石二斗之外別每月支錢引三道而無衣賜之類今若坐此間人數
行下却恐互有攀援請宜且從舊例併取聖裁辛稼軒奏議紹熙癸丑登
對劄子 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
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荊襄上流爲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荊襄
合而爲一則上流重荊襄分而爲二則上流輕此南北之所以爲成敗之
六朝之時資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相交壤
地千里屬之荊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夷狄而國勢安
其後荊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
爲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責臣試言之假設虜以萬騎由襄
陽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帥則曰虜
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戍兵八隊可戰之人備未滿此數
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刀戰衆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渚軍則曰
臣朝聞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
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虜騎
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荊南守臣則曰荊與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
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爲虜人者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
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
荊南爲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荊
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爲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
上屬江陵下連江州樓艫相望東西聯亘則前可以專任鄂渚之屬任既
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知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憂
兩路之害內可以爲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爲雖然臣聞天下之勢有

離合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非盛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之能
合秦爲驅除漢故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爲驅除晉故合之晉之離
也晉不能合隋爲驅除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驅除宋合
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彩
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適盛必衰一夫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
有英雄者出數宮天下號令海內爲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合之
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保保危懼不敢自暇
之時乎故臣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居安慮危任賢使能修車馬備
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東條齋集已見
劄子 臣聞用兵之道有難有易知其爲難而求夫所謂易者斯無敵矣
故兵法曰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
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謂王者之兵有征無戰也今邊事方興二
時士大夫不曰堅守則曰進取皆自以爲易而爲之而實未嘗知其所謂
易也故爲堅守之說者則曰兵凶戰危毫釐之差勝負分焉不若守之爲
易也真宗咸平中固嘗專用此策矣申勅諸將堅壁清野毋與虜戰不得
已而出止許城下布陣亦不得戰固以爲萬全之安矣然虜師至於堅壁
之下過而不顧長驅以至澶淵厥後富弼言於仁宗深以是爲戒然則堅
守之說豈真易哉言進取之說者則曰北虜失其巢穴游魂假息棄信背
盟我以大義臨之勢如拉朽可謂易矣然王師所指翕然響應乘此機會
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時人事苟或未至而單刀戰攻期於必勝縱得一
州一縣不能固守終必棄之而我師已不勝其疲矣何以善其後然則進
取之說亦豈真易哉臣竊以爲當今之計縱不能如湯武之師沛然若時
雨之降亦當求其差易者爲之臣之所謂差易者非有他術也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以漸圖之而已今夫捕大魚者非能於吞餌之初一舉而獲之
也必少緩之隨其所往俟其氣衰力竭而後取焉昔者伍員教吳王闔廬
以敝楚之策請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
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此策既行楚於
是乎始病唐安祿山之變積兵把關所向無前其勢張矣李泌陳困賊之
謀亦欲互出而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數千里疲於
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
成擒矣周世宗之興也王朴獻開邊之策謂唐與我接境幾二千里其勢
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

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擣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但以輕兵擾之唐人聞警必出兵師數動則兵疲財竭我可以乘虛而取夫伍員李泌王朴皆一時英傑深於謀國者也而三人之言皆欲先困之而後取之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適所以為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於應敵則勇於輕敵其失均焉間有稍知兵者則欲伏土豪以集事土豪誠可用也然無以大服其心亦豈遽為吾役結以恩信厲以忠義如家人父子親密無間時出而用之無使倖於一勝庶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謂差易之說也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又輪對劄子

臣竊惟今日之急務固非一端而備禦之計尤不可緩夫胡運既衰覆亡無日決不能與中國競而臣以為備禦不可少緩者何也曰北虜我之深讎也靖康之變恥莫大焉復讎雪恥今其時矣彼有可乘之機而我無乘機之具四顧徬然逡巡退縮得無為奸雄所窺乎故識者深慮之然則何以為備禦之計曰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講凡可以壯國家之勢而折姦雄之心者無所不用其極始可謂有備矣臣不暇殫舉姑即古人所為宜於今者為陛下言之臣聞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易相死雖至於甚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為八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竟退而後追之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逼蓋以後為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可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牧之為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非財用有餘何所取辦今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強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為十萬衆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夙具能如吳漢朝受命夕引道無辦嚴日之費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為精卒乎凡此六條槩然具舉豈不甚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而可不亟圖之乎臣聞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虜雖內訌我難遽動則是未堪戰也其能守乎昔者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遊賞自若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以將則良以兵則勁以財則裕倉卒之間隨取隨足來戰則有備已戰則有功此臣所謂戰守無二道者也欲望陛下神武

奮發明詔股肱心膂之臣圖回長久安強之計兵雖未用而有可用之實戰雖未勝而有必勝之資俾六師之衆若蛟龍然可以蟠可以伸其蟠也足以固吾圉其伸也足以復舊疆雖有姦雄莫窺其隙此長久安強之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又省兵劄子

臣聞軍旅國之大事欲振國威莫如彊兵而所謂彊兵者非衆多之謂也貴其精而已矣徒多而不精其形雖彊其實則弱制御之有道選練之加詳則兵可以無敵於天下矣而豈徒貴夫多哉臣不暇遠引請以祖宗之事明之方創業之初用兵不過十五萬而東征西討無不如意至於雍熙之間土地既廣兵亦隨衆然天下之兵僅三十萬夫以祖宗威武之盛震讋夷夏其兵至彊也而兵數如此之少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自元昊擾邊之後兵額益多至于百萬蓋三倍有餘矣兵數如此之多也而兵力常若不支由是觀之夫兵豈貴夫多哉今天下冗兵之弊可謂極矣召募揀剌以為務蜂屯蟻聚坐耗衣廪使皆勇且壯可也癃老者懦弱者身居市廛而冒尺籍者死亡逃竄而占虛額者私為役使而食公廪者其數雖多而可用者鮮有衆之名而無衆之實有彊之形而無彊之效不知竭民膏血養此曹將安用之當國家全盛之時公私富饒驕冗之卒容而養之以未害也而文彥博韓琦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轍猶慮其蠹民耗國其為揀汰之說如出一口今以東南之方兼受而並蓄之若承驕子若注漏巵其不可虛徐而坐視其弊亦明矣而議者必曰軍人仰給於官行不能為商居不能為農必驅而為盜與其去之以激一時之禍不若容之以幸目前之安嗚呼古之為兵也將以禦患今之為兵也將以為患而臣以為兵非不可省也患省之無其術爾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帥之職也兵有宿蠹起而除之此將帥所當為者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柬之以法怯者可使彊凡前日之弊將湯刷而無餘矣自昔衆事難於兩全蓋徇人情則積弊不可去而去積弊則人情未必悅冗兵之不能汰由此道也然則何自而能兩全乎曰擇將是已將苟賢則處之有道未嘗摸拂人情而宿弊自除矣李德裕之節度劍南擇州兵之不任戰者廢遣僔耗什三四而士無敢怨夫彼既已為兵而一朝廢之其不樂者必多矣然其不怨者是必有以大服其心也方今閫外之寄患未有如德裕者爾有臣如此而付之軍旅之事委之以專任之久而猶有冗兵者臣不信也且今為兵又非特冗而已也屯戍之所剽掠公行有如强盜慮其生變莫敢誰何驕橫如此猝有緩急其果可用乎凡此者將非其人故也得

良將以御之綱紀既正則此弊亦不難革由是觀之將其可不擇也哉

又議輪對劄子　臣聞用兵一事雖王治之世所不能免況國威未振國勢未強之時乎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其爲計踈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而我慮開邊隙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萬知其然必激怨之曰此地無所得食南朝又不汝容還是日久必將自覺蓋亦就糧於彼界乎方民饑之一聞斯言躍然從之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事已至此尚可苟安於無事乎尚可以言兵爲諱乎臣聞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方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搗彼虜回顧其後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誠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不敢有所侵越兵氣已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春秋時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漢建武中歲有董憲者自郯以兵圍蘭陵蓋延請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搗郯則蘭陵自解蓋郯者憲之所必救之唐太宗圍王世充於鄭竇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敬者說建德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則關中震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自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敗後太宗伐高麗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以

不戰而降帝不能從卒貽後悔由是觀之今日整軍而北進所以攻其必救保護淮甸也且彼猶能侵擾而我不敢越界窺中國而殘虜之不若臣竊爲聖世羞之雖然殘虜瀕於滅亡而猶敢爲是舉何也蓋窺我朝以仁厚立國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黨爾今師北指宿亳已伐其謀且使多方傳檄曉諭流民汝等中原遺黎本吾赤子久淪腥羶豈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邊隙一開反爲汝累爾宜意殘虜輒敢叛盟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縣以來歸者即以郡縣之地與之開以大信許以世襲離其黨與孤其軍勢解遺民之怨怒振皇宋之威聲獨不在今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斷不疑取進止宋王師僉文集論不可輕開兵端劄子　臣竊謂定天下雖不可憚用兵保天下亦不可輕用兵二者唯審其勢焉可也昔者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倔起草昧艱難故奮不顧身以爭一旦之命其勢不得不日夜淬礪擊搏進取以定大業天下之人亦厭於亂離不惜肝腦塗地出力以佐上之人蓋覬一旦功業成就息肩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勸高祖必從思歸之士還定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則難用者此也及事勢已定人民樂生則非有萬全不可輕舉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強且曰河南我之故地積挑強魏當時

群臣雖知其不可不敢言惟沈慶之言而不見信至王玄謨輩皆誕設欺罔至有開其言欲封狼居胥山之意卒之三大舉皆無成先之以到彥之次之以王玄謨三之以蕭思話使二十餘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里人無遺育禍有不可勝言者此不可不鑒也夫安自菲薄引諭失義諸葛亮固深言於蜀擯挑強胡經營分表蔡謨亦深垂戒於晉二者皆當今所當念也爲今日恢復之計不可一息忘恢復之師不可一朝舉臣恐群臣獻計有誤陛下爲今日可以用兵者故願陛下審其勢也夫以祖宗二百年經理封疆淪入於羶腥兩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齒五十年矣有志之士孰不願九死而一洗之然時異事變南北之勢已定民庶之志戀生彼無必取之形我無必勝之勢若釁隙一開兵連禍結力竭于內民不聊生其變固多端矣昔者寶元慶曆之間當天下全盛之時以中國全力制一元昊小夷西鄙數年不解甲兵威方震而民力已困京東西盜賊紛起幸元昊納款不暇與之嚴正名分遂屈意從之務以息民救內當時英賢滿朝戰士如林豈不能因時乘利以伸中國威靈誠勢有所不可也今夷狄雖犬豕難信然我既與之約誓矣犬豕背棄信義猶有天殃況以中國禮義之所從出豈可自棄信義以始禍階縱一舉能遂滅之聖哲猶以爲

畫況以今日兵力未必能制其死命耶若彼自欲送死則我所以待之固有辭矣故臣願陛下審處其勢無輕開兵端則社稷生靈幸甚幸甚張方平樂全集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劄子　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兩處秋田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寡兵戍尚衆困之飢饉事實可憂芻糧委輸寂爲切務朝廷綏懷夏寇本爲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地震考諸咎徵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權擾所當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壁塞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況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邊所屯東兵一切抽向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送命若令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其要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曹穎叔到闕欲令商省邊計且兩見穎叔議其說畫亦恐虛行今邊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悠悠穎叔如大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乘邊隅之粗閒極夙夜以疚懷儻詳利害

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聖裁顏叔此行每事乞明與處分凡
干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輕事難獨任或推選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
陝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詔書諭之此意使與顏叔公共計議所有陝西
轉運使亦乞察臣前言早賜別行擇任范蜀公奏議論東兵劄子　竊見
河北河東陝西諸路每年東兵只妥逐處兵官甚有不堪披帶之人並不
依準詔條東下惟務姑息伏乞今後妥逐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臣察分
首同共東閱免致緩急誤事及虛費糧廩李綱邊竹路集乞治東南兵畫
一劄子　漢高祖嘗用閩粵兵　漢擊項籍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
帥粵人佐漢遂平項籍　孝景嘗用東甌兵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
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討殺吳王丹徒　馬援嘗用湖
北兵　後漢五溪蠻夷反詔馬援將十二郡募士兵及弛刑四萬餘人征
之蓋武陵十二郡兵之　呂布嘗用川蜀兵　董卓之亂卓故部曲李傕圍
長安城呂布以叟兵守長安叟兵蜀兵也漢代謂蜀兵為叟兵　劉表嘗
用荊州兵　建安中劉表為荊州牧劉備時在荊州眾力尚弱諸葛亮曰
荊州非人少也而著籍者寡可語荊州令凡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
備從其言故表兵遂强　唐嘗用南蠻兵　安祿山反廣平王為元帥僕
固懷恩統南蠻大食等兵以討賊平之　臣謹按自古有國皆隱兵於農
降及近代兼用四方之兵亦以致勝國家用兵以來專尚西北而指東南
為不足用今西北之兵日益少而東南無一人一騎可以為緩急應援者
王綱不立國威不振首尾輕重之勢不均今日之大可慮者伏望陛下深
思獨斷而早圖之天下幸甚王漢濱先生集措置錢監軍兵充諸軍使喚
朝劄子　某契勘利州紹興鑄錢監兵士計二百七十餘人多四方亡卒
不逞之徒苦於上工役居常思亂而重兵所駐不敢為惡今大軍盡已調
發無所畏憚人甚患之某隨宜措置諸軍起發之日令統制官任靖入監
揀選彊壯之士得一百五十七人分作三隊給行錢糧請衰同發赴軍前
又揀選次彊者四十三人及拘收到平南山金牛等處採打鐵炭兵士二
百餘人以充往來般運錢帛頗賴其用餘在監老弱七十人據今鼓鑄人
情始安發遣後數日得吳宣撫書云利州錢監兵切恐作過為諸軍老小
在彼璘不敢放心乞推發來軍前不知可否幸望留念監兵初五日發去
初十日得此書聞既到彼皆優加犒勞募敢死者間入賊境招納歸附餘
人亦皆可用其錢監鑄錢候將來事定却別行措置王之道相山集王師
所至秋毫不犯劄子　契勘合來用兵當預有以固結民心而所以固結

民心者莫大於秋毫無所犯是以成湯之伐桀不過於歸市者不止而耕
者不變宣王之平淮夷不過於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漢高之勝項羽不過
於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此無他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者所以得天下
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所以得民也夫斯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
樂於戰伐哉為其有以慰雲霓之望而脫水火之厄也若屠戮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掠其金帛淫其婦女如之何其可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上體
九重所以眷倚之意下慰億萬生靈所以屬望之心無使市不易肆宗廟
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專為李晟美實中外幸甚　又與汪中丞畫一
利害劄子　畫一之道聞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而非其人與無將同然
則今日閫外之寄運掌上之奇者尤不可不選擇而使之也究自古用
兵初不以眾寡為勝負但患乎將帥之非其人耳何則尋邑百萬而光武
以三千敗之苻堅百萬而謝玄以八千敗之曹操以八十萬而敗於周瑜
袁紹以四十萬而敗於曹操至於本朝太祖之定天下用兵亦不過十五
萬東征西討無不如意其伐蜀也止用精兵七千人耳愚謂今日之兵本
自足用誠得人而將之亦何患乎不濟蓋吾之宿將比自講和以來初無
尺寸之勞毫髮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甚者位師保太傅以至開
府儀同三司其次類為太尉節度使如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蓋不足道
黃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牣私室朝游暮宴其奉養僭侈有非言之所能盡
者孰肯擐甲胄冒鋒鏑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哉當逆亮之死止得人
如往時之張韓其恢復中原亦已久矣傳曰疆場不寧拔卒為將為今日
計要當責諸軍都統制統領官於行伍中推舉其才能武勇而為眾所稱
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明言所長如趙軍之許歷齊軍之田單上其姓名
於朝然後詰之以詭道以觀其謀試之以危事以觀其勇謀且勇矣然後
用之以職付之以事而較其能否優劣而拔用之俟其立到功効次第加
賞如其所舉不當其所舉官必罰無赦而軍中見充統制領將佐或有老
怯無用者令其自陳願休致者從之如此則有材武而陸沉者得以表見
於世而老怯者得以退休於時各亦遂其志矣昔蕭何薦韓信於高帝餘人
未之知也惟何知之而帝信之方其擇日設壇場諸將皆喜人自以為得大
將既拜乃信也一軍皆驚已而佐帝取三秦定天下者信之功為多由是
以觀擇將真今日之急務不可忽之不可不慎也　一兵法曰千里饋糧
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故趙充國云積穀三百萬斛於塞下則邊
人不敢動然則當今足食之策莫如營田而營田之策非將帥身以率之

未見其可也。昔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糧。已羊祜之鎮襄陽也，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石城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將帥營田之明効也。其次則莫如韓重華之為振武水陸轉運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進。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耕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四十萬斛，而私其羸餘，得以休息，軍不復飢。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規摸不素定，而或進或退，或攻或守，皆取決於朝廷。朝廷初無一定之策以授於將帥，故將帥幸其朝廷之遙制，有當進而不進者，有當攻而不攻者。且如成閔除荊襄制置兼招討，方自鄂渚移屯德安，而召擢米石。正當隆冬盛寒，千里奔命，士卒數萬人疲於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其於赴援，初不聞其有折衝卻敵之功。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而況於千里乎。此規摸不先信之過也。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賞不當、罰不行。何謂賞不當？蓋以無功而肆為誕謾，謂如偶獲一人，輒圖其戰鬬之狀，張其掩殺之衆，走旗入報，以為大獲勝捷，而其賞有至於轉十數官者。何謂罰不行？如王權以都統擁數萬之衆，遇敵不戰而走，非獨大衂其師，且使兩淮之民悉為魚肉。既不能正其典刑，籍其家產，殆致臺諫論列，僅能除名遠竄而已。兵法以賞罰孰明為足以知勝負。然則軍聲之不振，亦理所當然也，復何怪哉。一自虜人入寇，我師進討，士卒以將帥望風退避，一時奔潰，初未嘗交鋒，而自蹂踐死亡銷折者十之五六，曾不聞逐軍申其死亡之數。謂如前軍原一萬人，今死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一萬之數；後軍元八千人，今死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八千之數是也。若以所請虛數依舊給與死亡之家，則猶可以養其父母妻子，以慰旁觀士卒之心，亦庶幾焉。儻或統轄等人取之以為己有，則其為公私之蠧，可勝計哉。傳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今日之患正在於此，不可不深究其弊而痛革之也。一道路之言，以謂用兵以來，人馬死傷過半，而諸將方且申乞招軍買馬，朝廷不問其財用之無所自出，悉從其請，盡下諸道總領所應副。而總領之所有，皆自朝廷支降，非於支降之外別有生財之道也。陸贄有言：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成興意外之患。在今日不可不以是為慮也。一晉武帝時，鮮

卑木機能為邊患，攻陷涼州，帝臨朝嘆曰：誰為我討此虜者？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請自武庫選仗。帝命恣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渡溫水，木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陝隘，乃作偏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隆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今日之招軍，每効用一名，日支食錢三百，米三升，而又不刺而不湼。十夫人得而充焉，可謂優且厚矣。使為將帥者誠能體圖一一如馬隆之用心，而所招効用又盡得如馬隆所募之人，則一夫可當十夫之用；不然，十夫不足以當一夫。是徒為虛名以蠧其民爾，雖得百萬亦何用哉。一唐陸贄之言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矣。議者咸謂今日之計，莫急於理財，以愚觀之，理財在今日為無術，但當行其革弊之政，則財用斯足矣。夫奉祠給祿，朝廷所以示優賢之意也。今不問官之高卑，類以家貧仰祿，婚嫁未畢為言，陳乞宮觀，動至三五任，坐縻帑廩，下至初出官人，欲得家居累考，無吏責，請官俸，往往乞監廟十之七八。其僥幸亦云甚矣。當此國家多難，為士大夫者正宜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豈容背公營私，自為溫飽之計哉。今欲將宮祠嶽廟請給並行住罷，其以故丐閑者，皆與其名而奪其實，候事定日，徐議復舊，可乎。古之仕者必有圭田，蓋養廉之意也。今或彼有此無，甲厚而乙薄。夫貪婪無厭之人，正使有且厚，猶恐未必能廉，則其無且薄者，又何以責其廉哉。今欲例取職租之入以濟軍需，候事定日，徐議均一，可乎。今之仕宦，文臣承務以上，武臣下班祗應以上，闕居待闕，皆有月俸。且文臣自選人以至改官，自改官以至顯官，能以廉儉自將，綿歷既久，生計粗足，不猶愈於韋布之時哉。而又加之俸賛，莫甚焉。今欲將文武闕居待闕月俸，不問高卑，並行住罷，候事定日，徐議給否，可乎。諸軍揀放使臣、將校，以其陳乞或老或病，不足以被堅執銳，而無用於軍也，故揀而放之，使得自便，遂其閑逸，以終天年。正如士大夫之引年致仕，不聞致仕之後復有俸給而終其老死也。今朝廷以此輩嘗有從軍之勞，則當效其戰多之功而等第之，使臣上者不過再任，其次一任而止；將校上者不過三年，其次二年而止，亦已過厚矣。今乃不問其等第，而一槩分送州軍給祿養老，至於死而後已。其與當時陳乞老病減放之意，豈不相悖戾乎？耗蠹財用，未有如此之甚者。今

砍將杖除一任或再任三年或二年外並行住罷可乎此四者實當今之大弊如能住罷已行下逐路漕臣籍所管州縣所罷錢穀令逐項樁管不得妄有支動專責錢餉以佐軍須其所得之多豈不過於豪民獻助坊渡預借之數乎茲蓋有利於國無傷於民但患其不能斷以行之耳　章忠恪公集久安之兵不可恃劄子　某伏見京師見在兵馬隸屬使司以攻以守勢必萬全尚書右丞文事武備猛志英才冠於當世號令方施而氣已精來忠義所激而士氣奮發國家安危公實任之不勝大幸其誠不佞竊謂以今日久安之士待今日講和之虜兵不血刃馬不汗膚固無可言者萬一虜不可信盟或可渝倉卒之變恃兵以安驛騷之亂恃兵以除犬牙錯雜之邊恃兵以寧則今日之士卒固多矣而將帥恐非其人今日之甲兵固利矣而士卒恐未練習論之軍律則未明觀之行陣則未肅若欲驅之犯水火冒矢石有進而無退識恐或違約束之嚴上悞算略之妙欲望機務無閒特賜呼召得以口陳利害庶幾仰裨行營之萬一　王堯臣文集上仁宗乞用涇原路熟戶劄子　臣伏見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曾偉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寖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纍嗛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名姓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十九庚

兵　詩文四

諸將策疏壽略漢趙充國上謝罪陳兵利害　漢昭帝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揃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誚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誚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唐文粹杜牧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

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
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剚伐之法詩周頌維清奏象舞之
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之法此
乃文王受命文致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剚伐之法遺之武王
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王於
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今之一卒
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
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鉤
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
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結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
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至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
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
指縱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
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
党羌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
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
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
天下不能滅撲攢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
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其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
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鄭
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又上澤潞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揩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
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生父兄之舊將七十年朱海北
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將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蒲
鐵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屠征
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趙伏用齊下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
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
旦而齊扶矣獲土籍口探出借物重實仰闕　上是以趙一攄燕一吁爭
來汗走一日四海鄰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
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闕丞相府平章天下越
錄躁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上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

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
極精從勇燕前觸魏側肘趙從三書屠四天子者老弱良民使叛衛尾交
頸呑噬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
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縈大原排飛
狐纔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北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
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如纖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
樂死赴敵是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
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
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頻舉然後得祿仕入卧內寄子弟
一身繫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使將軍以為大仁
可叙身夫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
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與申宣請令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
下之三無如者豈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
亡舞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是無窮
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
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亂婦人
柔老者養孫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
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
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
朝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宰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
死人豈完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忠死表止伐遼此
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
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宰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
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
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
豈可容易而弃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
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降判死帳下死闉
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
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其功論功則曰捨其罪伏惟十二聖之
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於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
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雜隱上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
蘭陵九年彭踞肆盤石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很山叛則東西

浙之勸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對諸葛奭袂安文祏
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螟故
無頻羹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
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燒剽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
遂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
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群盜已拔
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
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僕俾
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別去根源所以
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固
以藥捻之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蠶
壽春唁潁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
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滌毒不
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
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敗不謹或同候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
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横擁士伍鞭撻鯢

運以愚魔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之前者天子寵
將軍以愛子之念俾授某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
不淺矣苟將軍勠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又
林蘊上宰相孔衛弘靖論兵書　陸贄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
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以竊被教化忝在閫
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散虞贊曾之人為儔苟有妖孽某安不隳裂肝
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
云以為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
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
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
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虞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
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切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
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
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
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
而誅可不偉歟其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强不與恒鄆兩軍掎角相應此皆

腐儒豎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
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己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是自國初垂二百
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
者不由三所耳議者若以為申蔡必援則陳許安得而翦乎況以
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
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矣某請微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
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内丘與臨城柢二十里北為
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
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彊而
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恧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
聞齋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某竊知比者行營
師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
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
往往皆失某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
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嘗請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
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

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
以為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
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
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
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敗衂不
日可期甚大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
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圖求一伸窮困躓躓竟無知者程僕
射禮意道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
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
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内
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
膺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
倫品柔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某再拜宋歐陽公集通進司上書　十二
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
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
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

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
塵魏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控備而民
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躬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
邊也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
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
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
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
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
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
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
新銳坐而待戰使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
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畜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
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使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
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
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
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

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
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
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
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挠我我無
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
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
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
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案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
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
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亥困天
下而不得志漢困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
國相勝敗擊而勝之者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
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
所加雖終期於掃盪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
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萬之人坐
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

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
之人惟取之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
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
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
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
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
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
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
漕運臣謂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
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
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
今人胡一作何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
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
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
有門之險其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
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

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
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
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
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俾十
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
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
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
漢高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
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
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
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
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
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
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
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居
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

以供西用而道路艱本誤作阻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易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為𤰝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將曹操屯兵許下墾畝四面以令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

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蘇說作言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子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棄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遊手家本誤作浮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興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置重年法以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家者使不客於民而棄為官耕屯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古者不多四十四年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竟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甚也夫興利實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敝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

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錄錄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夫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之今商賈之難以新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其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遂得獨貪其貨尚安有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制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買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復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使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

則莫若痛戢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策益審
則胥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事。若乃縣官自爲闤市之事。此大商
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
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
而侵之。凡小使宜顧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
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
策也。願陛下不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昧死
再拜。蘇老泉集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
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
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
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潭
瀦。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
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
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
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
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
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
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
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芥之
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
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
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
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
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
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險阻。以斬刈四
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
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
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
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
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

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
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
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
問之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
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
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
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
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
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
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
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
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
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
而何以爲治。或者以四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
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
淮之得。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
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
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
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
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
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
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
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
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蘇東坡
大全集荅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
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悵。
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愧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
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
愚惡晴少慮。輙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
西。多勸遷居。遷居亦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
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

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也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云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雠者熊蟃訴訪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娃諸夷皆有唇齒之憂況畏而心感去年乞弟須兵至羅介牟也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翺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厲户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

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之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運糧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二十三程吏士以粮餉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猶嶮林木沮洳賊於漢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十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植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算已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患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粮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粮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功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二轉運使及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粮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紿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

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顧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疋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驚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旦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粮於寧遠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粮於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爲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粮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爲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歲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切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虱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

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後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荊楊兖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効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率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巧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再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矣雖然亦不

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瞰爲寫下卷令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書之無乃亦可令荊公一見之歟手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壽壽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散類左右達之江水北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皋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自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末潤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謹不宣張横渠集與范巽之書　示問保甲比伍和糴來詳聞近議近制徐爲苟然近見岐卻取三丁爲義勇入府教集或慮已有更革訖益難妄計大率附近古制亦大必利苟不得親民良吏雖三代法存未免交弊況半古之法又爲能借如正觀府兵求之吏職若便時竊計必聞之害亦未免蓋不議制度而遽圖師役求以便衆萬萬無此　又與呂和叔書　保議設固甚便民近古執政未必取用此欲以方田爲名審戶爲貴保甲爲法庶令世見行有不變令之順有漸用古之媿即未知上意求新果否廟堂侍學者如何令得進甫選之與議其間顧非獻計之時穩向論方田大體自附城三十里爲差亦不減二三千步則附郭居民在其

間不疑矣所諭城市良民大家帥之固善但可借安案無功得之反不幸孱弱不才者置諸其上則百十之衆是謂棄之他年當差刺諸路義勇只以家貲相制幸無事取其不擾可也不幸驅之戰陳萬萬失措乘當名分既定則易之頗錯人情益紛令日見謀當爲時議者力辯其弊無蹟故蓋乃良畫耳事初不得已權以領之徐校藝觀能以勇爵取之然後補正則爲勸也大凡吾變法不欲矯時君耳目不循王制未免狂謀無法又啓此端恐於時事非宜可一用周禮丈一無丈字飭令制而用不識謂之如何但此二端之弊不得使謀者前聞耳蘇籀雙溪集上趙樞密都督書　愚竊聞朝廷大臣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爲今日國步艱難譬如解轄解者不可嬰以芒刃斧斤觸而已矣大廈壞者不暇顧夫藻棁棟梁壯而已矣蓋惟文可以附衆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服古之人解兜鍪而冠貂蟬自廊廟而履行陣投壺而講衆囊綬帶而觀經傳秉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用不武之人有禪僧放鷹之喻治遠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輯中國外內皆重任之賞人在朝知無不爲豈憚勤劬搢紳欣屬猛悍屈伏咸願其當軸處中然使其主論王伯無安鴆毒桑梓之邦陷於塗炭豈得不繫于

懷要表以隱情惜已爲持重厭事苟安爲待時則何貴乎智勇何有於功名者惟其英傑之度專意興復忘家徇國所以殊絶於凡庸也往日綱維不振士風回邪談虛無注篆刻以爲儒術厚苞苴棄韜鈴而取將帥令其遺臭未遠餘孽或存戎鉞之寄實難其人夷狄憑陵中原殲殄良以此也見弁端委之倫非其能超軼世俗改途易轍則何以步驟周宣中興之佐乎主上勵精閤下激昂吳越非勁兵健馬之所出關隴有帝從思漢之人心多士盈庭皆未易當此重任也以閤下精治道見兵勢以帝王之法則裁治中司以植文之節制撫循二鎮有惻怛綏靖之實無僥倖行險之失深乎經世御軍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風矣故綸綍布出殄蜀荊湖老贅萬里之外士卒皆藻默首懷歌必相慶以爲得人識者謂吳之強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隴之嚮背表騎兵出于隴右而財賦從蜀來蜀爲隴之根本隴爲蜀之股肱秦爲天下樞機故得隴而秦蜀大寧矣不得隴則秦蜀無能爲矣秦隴皆得而梁宋在吾指掌之間并地可絶河而收也論攻戰者千條萬緒進退得失可豫言此者也朝廷據有江淮設險守要備僞在齊梁而秦隴兩河皆爲虜守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關督府所治正由我之咽喉建旄秉麾世豈乏人也哉前日張公嘗爲此舉矣恃卓然之

忠義不料敵勢之方熾不察吾師乘之未和以新輯對傷之餘未暇少加練養而興百勝無前之虜決死原野此志士所爲太息也愚頃者嘗以書見張公論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也閤下之比行比張公時異勢殊矣御爲歸而馮異撣赤眉之棲裴度行而李愬得李祐之降閤下之功名高於張公十倍可也昔韓信佐高祖乘章邯之結怨于民故還定三秦勢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賢而不能得其志值司馬仲達之强也成敗可以鑑矣料敵制勝者雖有婁曠之聰明終必憑於間探之精虜暴骨以逞毗中國十餘年矣重兵散歸國內再調發而無辭子女玉帛饜足充牣耳來而吾無可有使所謂謀臣猛將爲陝右膏肓者已天誅之故攻蜀則不能入而退據囊則狼狽遁走是我師亦稍强於曩時也虜之兵將既非前日之盛此似有可乘之隙敵似可料矣然吾聞探未精殆見其皮毛之實安知其無他謀臣不能更遣重兵乎故秦隴之事在精其間探也古之用兵惟間探爲急務且如一舉而取僞齊定京雒唾手可辦信如成功之後而與我爲敵者尚在此境用兵亦未弭也譬如搏蚤去虱何損於牛昔孫權嘗謂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虜酋之死滅亦不可謂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己下知彼百戰百敗見幾而

作攻守予奪之畫則閤下主其諾也愚聞之師曰進取不如自守之至乃進取而無後患故羊祜杜預之賢巧於平吳而拙於謀晉自守之術莫高謝安桓溫銳意并吞所獲不知所喪所以無害者知自守也願閤下威德加於雍離畔將潰卒必相率以歸服王化而自守萬全之計常使內重敵不能窺國家永寧兵革不頓至尊安枕而無憂所以成方召之業者亦偉然矣嗟夫中原要終必克復閤下掎之閤下角之江南諸將併力踣之以蜀之銳蓄謀養威裕民勸農下賢容衆先收陝右五路之師與六軍期會于韓魏之郊將付尊專號令齊肅戮力一心酬特達之知千載之一時也令六纛數日啓行用人之際下走以滯劇貧困百條之下徵蜀蜀於邯郢受鄉榆於燕薊其遲鈍可笑亦甚矣輙不自揆其缺短之見卜妍於帳下伏惟撰恕蛙敖吐茵釣播之廣宜無遐遺咬嘘之榮豈拒枯朽非所敢冒也厳幾不録録而負門下云冒昧唐突伏俟誅譴不宣宋張魏公奏議進呈所與張子蓋等書檢并旗榜録本　與張子蓋書　比得報聞分兵三道解圍海州心頗疑之不知地理形勢果是何如蓋分兵則務如彼專攻其一下則在我未易枝梧也今李侯既在城外莫可相約商量更圖長策或益兵共擊或量度進退事欲必濟宜各以協和為心其他區區言語之間皆不足深較節使以名將之裔驟取富貴勉力功業上以報主上下以副先令叔循王之望一或差跌則公議不容名節掃地盡矣所宜勉之某見治裝師李節使帶領大軍前去楚州以來照應仍已以其此書關報李節使海州及以帛書報城中將士使共知也　又與李寶書　節使總兵于外照應城中某未為失但不知海道今尚可通城中否糧食可自海津致否心甚憂之已作書與張節使所宜深思遠慮率厲將士且與張節使熟議共成大功勿分彼此虜兵既衆不知張節使之師可以必戰解圍否凡此等事幸一一子細條具速以見示務濟國事乃所望也虜人殘害不道專嗜殺人所得城邑焦類無遺想見城中豪傑忠義共圖力守某已治裝親師建康李節使自水道前往楚州漣水以來照應帛書封呈更望照悉　又撫勞海州將士帛書　當使見帶大兵前往楚州及漣水一帶照應解圍海州仰城中將士盡力戰守圖報國恩將來功賞俟一一躬親核實保明務在優異節鉞以下皆當力請於朝以酬勞苦各仰知悉孫覿鴻慶居士集和州與提刑胡獻可論兵書　即日秋暑尚炎共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邦遂託餘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州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般發赴壽州團結今蒙使司牒問於手

詔有無遺庚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檝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一聞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適沿江四寨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赴軍前所餘羸老懦怯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皆警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物而去此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纔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省察本州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　王漢濱先生集　回虞宣諭吳姚二大將出兵書某今早承局還伏辱台翰纖遞中又拜十三日教賜不勝感激王提幹馬已頁得四十六疋萬彥奇十六疋渠輩得回嚴昌自然易辦矣商蘭兩州招納降附可喜若有益於國本所不敢憚供億之煩所以夙夜辛勤撙身以當衆怨者正欲節省用度以濟大事非敢靳各財賦當用而不用以沮將士之心也孔明所謂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一舉一笑足以激厲士民青血豈容妄得乎賞不當於有功猶箄金帶以塞盧山之壑也歸順之人須當優假何所愛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幾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濟耳適領使檄頁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本所宜敢望賜只得國事利小人與有獲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敗歸而減卒兵貴精不貴多也淮南之清與采石之捷其衆寡可驗矣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耳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某昨日因書止其再出大暑如此豈用兵時邪征士征行百姓發輸皆是危事師老錢桂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甚善甚善姚帥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困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張南軒集荅朱元晦書　杖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顧此地在今日重畫豈謂陋所能勝然亦不敢妄自菲薄亟勉激昂期為遠計第承積弊之餘綱紀委地無一事不當整頓令頗有條緒郡人似相信愛邊備深可寒心軍政極壞令軍事在都統財賦屬總司所謂帥臣者其所當為要是以固結民為本使斯民皆有尊君親上報國疾讎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矣此路民貧悴尤甚他處田多未墾茅葦彌望土失上策于今幾年義勇民兵實多強壯但人不核其籍且數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比事在於人情亦似樂之然其間曲折之宜正須精審乃可帥司兵但有神勁馬

步合千人騎軍共父所制也。方一新隊伍嚴紀律明節制兵雖不多要是
規摹不可不立荊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
摹。近日曾與來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將筆見帥司治軍。似頗有愧色。前此
其軍擾郡中百姓不可言。栻務以信義開懷待之。而號令則不可少犯。頗
肅然無敢干者。襄陽去此平原四百餘里耳。然向來虜不曾出此者。以糧
運費力之故。顧此亦何足恃。但此間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要當以死
守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俊。然為帥時。才聞邊上少警。便倉
皇要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繆。不知縱虜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
知義。亦不知勢也。栻孤危之蹤。獨荷主上照見。使為此來。然寔不敢自保
其久于此。惟是深懼一日必葦之義。思効萬分。而獨力更無人相助。欲辟
一二官屬。未知得與否耳。范伯達舂田文字。前日來時。過尋不見。輒更求
一本。及見有可損益於其間者。併願聞之甚望。　又荅朱元晦　仁風義
氣。想已周浹四境。重稅厚供。想已考究本末。備見求牧與芻。固當然也。栻
於此有所見。亦不敢以隱。但亦精審而後發耳。辰沅等五郡刀弩手事。近
歲為誕謾覬望者所害。此列上為久遠計。諸司皆恐未合時論。雖知其是
有不敢聯銜者。不免徑自以聞。使蒙開可。明主可為忠言。士大夫往往負
之耳。如荅引會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見考究以次陳之。惟是孤蹤。不獲
自保。然一日必葦之義。不敢少墮耳。義勇事屢承問及共父向來在此入
奏謂義勇武藝勝大軍緩急可調發。栻實未見其然。然其人多壯捷。倉卒
足為荊渚之衛。以壯上流。平時可以捕察盜賊。此則然耳。共父御此革未
免姑息。如免役一事極害事。後來至縣道無人可差。役中下以下戶。反受
深害。今亦修正其事。又縣道不能節度。豈有是理。亦明示節制。使知縣而
不任。則去之可耳。比有總首徑申本司保明差一部將。不經縣道。不免懲
治。使知循序。此最要務也。然義勇尋常多有所患苦。如率斂等事。一切禁
止。所以卹之者。固不可不盡。而於節制則不可不明耳。若今冬聚教。栻未
以罪去。當更一二整頓之。但患武將極難得。亦是近年以來。進退在近習
之門。所取皆誕謾之輩。壞得人才狼狽。極可慮耳。所諭傳聞之說甚皇恐
不知何以得此。連日循省。緣初到時。承縱弛之後。不免重賞。一獲江湖間
積年殺人之賊。以正典刑。又有一賀之美者。乃一路囊橐渠魁。六七年來
激茶客為盜。誤官軍使敗。且假盜以報冤。用此致家貲累鉅萬。一路之人
怨毒之。果畏之甚如虎狼。不免逮捕按誅。徙其妻子。盡沒其貲。歸之有司
而不有之。併按治憲司大吏。向來受賂故縱者。今年茶客盡循約束。無一

夫敢持兵行於途者此一事之力為多。恐或者使以為嗜殺耳。近數月以
來。既幸無新盜。而舊盜已多得。亦無所用刑矣。但昔人衆矜勿喜之意每
切味之。要須使此氣味無間斷耳。尚氣之言。亦每防有主張過當處。亦不
敢不聞而警之也。近按一二郡守。素來凶險。事極披猖。不得而已。異時恐
亦不在視大任之下。因思諸葛忠武李平廖立之事。固是公道。然亦由德
盛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使人愧昔賢耳。曹彥約昌谷集己卯上廟堂書
竊見虜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剽掠。中外洶洶。恐有窺江之
謀。愚竊以為不足憂也。困獸強鬬。本無遠略。來雖輕退師之後。肆衝突以
示餘勇。驅河南之民。以為簽軍。無復有粘罕兀朮人物。水潦既降。馬無長
技。煖氣將劾。　無勁力。不有敗衂。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信而有證。然而
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人於此二事。載在方冊。與治同道
治如反掌。與亂同事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虜寇之退師。怨有
強敵起於旁。鋤挺弄於中。左支右吾。刀不暇給。本朝之虜。不止於金虜而
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輔佐同謀。圖生者有成說。奔走者有定嚮。然後事無
不成。為無不就。自開禧用兵以來。迷失此意。疆場之事。不得盡至。稱前閫
外之人。不得盡聞廟議。上以籠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之意。逃其責。甚
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宣威。而遣命之本誤矣。自古中
書之務。責在清簡。操略所以御詳。居靜所以制動。元首叢脞萬事皆墮。自
開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劄十數。驅磨一件違負至里牌三五
命令不堅決而持守易變。賞罰不信必而奉行無準。甚至庚牌太多。未免
失墜。調發大遠。多至叛亡。而遣命之本紊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閫外先
有事權。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
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衆。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
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閫。實無事權。名為招撫者。或得
以抗衡。名為節制者。或得以侵官。敵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
以借言用搖摩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功。拘閑暇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
變。至於軍前支犒。皆仰給於總所。賊陣唱轉。皆見沮於有司。用事者快然
有得。謂足以關防控馭。不知俊傑之士。豈肯受制。事掣其肘。時失其機。或
觀望以誅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
之時。必須州縣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有
外寇者當防內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調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券
食。事勢當然。無可疑者。開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

一立。專以剗刷爲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
民間受害。尤難縷數。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費調運。樁券不清其源。而徒困
稈援堡寨之所以屢變。舟車之所以不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
補助經費。不知州縣之間所至窘束。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陋風
無太平之盛觀。給度牒則擾及僧道。給鹽鈔則擾及商賈。而有志者不能
措手矣。自古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彊。兵以衆而爲強。以寡而爲弱。
非謂帶甲之夫皆欲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之城郭之兵恃險以
爲固。其兵宜寡。平地之兵恃人以爲險。其兵宜衆。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屯
於腹心。分輕兵於邊徼。明斥候以守關隘。倚民以捍禦。幷辛有緩急則必
審輕重以爲策應。萬有挽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後舉。小捷不足以爲喜。小
挫不足以爲辱。關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置御前諸軍於邊徼。不圖進取
縱虜騎驅馳於腹心。不思次勝。守關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
滿數百卒。所至潰散。方且調禁卒於諸郡。取弓手於諸邑。論其人則未免
烏合。作於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濠受圍。則兩淮拱手。襄安城守。則京湖
痛心。置赤子於度外。皇恤蹂踐。稱斫寨爲奇功。止同剽掠。每見捷報。令人
愧恧。設伏者不過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便稱萬戶。馱子一頭
便稱甾馬。解圍之音日聞。而虜騎不退。報捷之旗日上。而境土不闢。所幸
虜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指偏
師以綴諸城。率驍銳以道江浙。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
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行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
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
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好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
必使之愛將。以此衆戰。始可集事。關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
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
唐州未舉。已有三交河之衄。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竈之法。而遞
相蹂踐。無曳柴偽遁之謀。而甘受鋒鏑。一矢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還
旆。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
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簞食壺漿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
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於腥羶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
聞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爲禮義之國。可以衽席我也。自關
禧用兵之時。本意不妄。使忠義之人結怨於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
鋒之際。諸將素無紀律。縱殺戮以逞威武。肆剽掠以代賞犒。濫及降附。誅

稱捲戮。誅及寶化。名曰搜山。兩河之心。視官軍有若冤盜。十年以後。怨官
軍猶入骨髓。致使簽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決。垂亡之虜猶足以動
萬里之眷。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先塞倖門。大開公
道。忠讜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爲正論。諂諛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爲姦計。在
寺上之人。動於政而敏於事。雄其淑而別其慝。則忠讜者日得進見。而諂
諛者自然退聽矣。嘗聞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債帥之弊。用事者聞其名而
惡之。痛自洗濯。或拔之於卒伍之中。或起之於閑廢之地。舉朝相賀。便謂
得人。不知倖門未塞。公論未伸。善結託者雖無功而安。不善結託者雖有
功而懼。無債帥之名。而實有債帥之貴。故詐冒奏功者往往得志。真實用
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古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間探之所以
明。非特重賞以使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
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豪傑。厚衣食以養
其羣行。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情偽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關禧以前
聘使交修。釁隙未見。虜人情偽。或不可以測知。關禧以後。通行無壅。或當
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虜已失其巢穴。不能
守其命。令間探之不明。厥咎誰執。彼吝於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
間之不得行。必有以分其責者也。捕姦細於疑似之間。處姦細於必死之
地。一經削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面則冤苦不得伸。彼方且以計而誤
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虜境者無還期。俛首奴婢者不南嚮。而間
探不明矣。自古招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効最速。然非如
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立
正軍以爲家計。用降叛以爲先鋒。雖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
處置得宜。表裏相參。然後侮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關禧用兵之時
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
歲招納忠義。尤更跡略。始欲借其威力收復州縣。又乃引入內地。付以邊
陲。及至釁隙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內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
事。猶恐其驚驁。不幸而不成。猶恐其怨望。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
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單寡
而將帥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略言之。則關禧之
事。可以深鑒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事
攷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券。更化以來。餘習未殄。凡所以治內
事外之具。少所商確。而徒畏虜寇之聚。至幸虜寇之少退。不如國家氣血

乙汗下於閑禧之日而疾疢未除後汗下於三年之閒兵日以困財日以
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閒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悟
前失不痛抑宿弊猶欲陰轉而密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水
旱將作兵連禍結將不可支假使盡劫虜寇不留一騎秋高必至不可以
罷戍守假使宿毫歸疆唐鄧聽命糧運益急不可以寬力役以至盡取汴
洛傳檄齊魯乘河南之地悉上版圖則守河之計又有不可勝言者不思
致古道不刊之說而徒權輕重於虜騎進退之間善謀國者不當如此某
本區區書生屢蒙朝廷器使得專方面廪稍以多無所補報當持事如此
乃以衰病疲薾又當求去有懷不盡實取未安心志凋爽文理冗謬平生
所聞槩見於此若其他小小節目未暇盡審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
幸甚 方秋崖集與趙端明書 某惟邊圉多難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
泰山而四維之上嘉乃勳賢渥殊特進班端殿建號大閫所以昭異數勸
藎臣也旌者消辰顯拜萬目贍儀惟某受知門牆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
情與衆一而其忠愛之意與衆殊若曰道古今蓋盛德以爲賓贊之賀而
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誦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
於睢盱而歡笑呫囁而貢諛者矣蓋某以爲公府之開閫於今且五年雖

公相之爲始終如一日而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
久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二
念之發群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欲爲公相言者曰伏忠義曰正
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所伏熊虎伏爪牙鵬伏羽翮魚伏水
龍伏雲一日而失所伏則狐兔狎之螻蟻嘬之矣至於人之所伏者何與
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伏也共惟先忠肅公越暨我公
相勳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人親冒矢石出入兵
間身被十數創蓋蕞爾者數矣其負名譽享顯榮者豈因人而成寅緣至
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而蹤其迹觀之則王郅
之而締交於外相戚畹也而通譜於內姻有儇薄之徒而塵滓六符之柔
者則或恐失其心有裨販之夫而污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曹
薰視壁聽而借爲效街談巷說而詭爲忠豈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
因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役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賂中朝之意固非伏
此數人者以爲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
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黃
張晁矣惟其托於畫足以揜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

相所伏者王郅也戚畹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雋偉之功適爲所揜耳可
不惜哉是則前日密賜之御劄草茅者猶未敢以爲然而況其他乎某之
所願伏忠義者此也夫舉一路之兵而制之以閫臣蓋下至衆而上至寡
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
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徒爲幽州至於紅帕首
鞾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侍制使如僚友視制府
如家庭往往便衣騃謁於後堂緩與徑還於聽事嚴時節序盃酒招邀驅
車過之何啻儕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問然此
曹何所知識儼然自尊如此則制閫豈不慢乎哉或者徒見逆孛庭參許
國端交山陽之變萌孽於茲故遂指爲覆車謂不可以虛文挑實禍而不
知逆孛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
爲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衙見執政必橫
挺庭趨肅揖而退蓋以爲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執政
也寧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況夫交際之間密邇者情親疏遠者分隔情
親則狎分隔則睽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日不過一見見不過數
刻而諸將出入無禁啓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府者僉文

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庸無足以稱
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闊張之徒
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與謀者韓昌黎耳愬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也莫
府之庸庸足擇而易之而已矣固嘻而廢食懲羹而吹齏則亦安用莫府
爲哉天長移治之匆匆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爲畫此謀者其之所顛
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朝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爲
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淮
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草數十公參錯於麾下以備一旦之
指呼哉去春從士卒之顏行巡行邊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立
斬之雖楊千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驛騷甚於寇敵古語有之
賊來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謠今見此若是可不爲之哀痛與某嘗記前
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芻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
趙侍郎馬芻也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轎墜畏
有一兵倚芻道旁立呼而勞之淮交百而趨從者捨不遜者得三卒諭之
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紀綱爾猶敢爾如百姓何謗
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繇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

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賞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借實於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捷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七著即斬以徇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飛者是不特縱之為暴而驅之為暴矣故據其室則子女其子女過其虛則雞犬其雞犬此明以官軍而恐喝者也語音不辯而行者獸奔衣裝可疑而居者鳥散此假以賊兵而剽奪者也自荊襄回者則斷腕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鄂三戎最雖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近至通川亦未免黍園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賈禍他日手滑無厭又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梱號小朝是以其為人材所聚為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莫取一人拔其尤難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旌麾乃無大挫人意者蓋人材品目色色不同有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為寶者有如梗楠豫章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代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求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調者則借以為捷徑梱議何事而號為版夫人所不齒者則據以為亭衢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計議也而莫取於莫謀今日一兼金矣明日又一兼金也而莫取於檄筆外而郡守倅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發分符而專事囊橐得無倚鄉曲之私乎兼幕題輿而不識府寺得無估邸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為寄之駸于滴淮之縣胡為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緣故則不識為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覩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覩其面目也寄一書信則不識為而屬吏矣故有罪者指為逋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為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林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為市人之行一至於此門墻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而不忍於公相夫金革之事無辟者君固適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國求之請非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為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廝役為嘗僚也夫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公相既列之王官矣則凡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歎已某之所願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使忠義則勸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材出而無能當直

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匈奴自此當不敢近趙邉矣某不勝晉舉之罪瀆踰其云云代馹四饑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為不武而加裁擇焉則繼此以進其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李忠定公集鬱林與吳元中別幅　論高祖光武甚善頃嘗作序進三帝錄及其梗槩謾錄去并所著郡縣封建方鎮三篇同往雖不成文服其意可也願勿以示人及建明募兵劄子亦可以見當時措置募兵及所以養之大槩然此所募兵正欲置營房於河北京東西陝西更番以衛行在當時行在絕無兵也帥要兵如大名四軍止萬人耳傳為十萬則大過當時立額固有多處然不過招填不足終未為害孰若全不招而無兵以戰守併與其地與民而棄之耶兵貴精不貴多至論也有兵又須訓練得帥以馭之乃為精兵猶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廈有材料而無巧匠則拙有巧匠而無材料則是無麵而造食也夫當時可投之機會最為可惜至於養兵之費竊謂朝廷歲漕東南米六百萬餘石及上供財帛等正以養兵及六宮宗室百官之奉祭祀賓客賞賚之用又權天下茶鹽之利以供非泛之費今此等用度絕省矣若均節之則不患無財豈專恃募民助國哉然此乃建炎初事今地益蹙民益困江湖運道不通則非徒無自得兵財真可患矣唐之方鎮唯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蓋有為而然餘路則否建炎初下令以河北河東封能守者聽其世襲而沿河江淮置帥要但假之以權使之治兵非世襲也略倣唐制然此亦建炎初事今之證候又不同矣三等之說固善其誰行之觀沿江置制置使而淮南未聞大槩可見不知失淮南則江以南可保乎東晉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後唐遷於豫章正以失淮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於倚關中以復河北在今日誠為渺茫天意難測會有時耳蔡定齋集上虞樞密書　某嘗聞言有切於事衆人以為迂而君子以為必然不可不察也世之言治者不過曰富國也强兵也言之則美而可聽聽之則樂而忘倦為是說者追時好取世資而已求以富國國未必富而民且貧求以强兵兵未必强而國愈弱利不一二害將十百不知究其本而從事於其末去治愈遠矣有人焉以仁義之說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衆必相聚而笑之曰是書生之常談也是迂儒之高論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申己之說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復見也漢之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唐之正觀之治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非仁義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純於王道而其治已章章如此孰謂仁義不可以致治乎議者必曰漢唐之時海

內爲一天下無事日引月長歲幾有成今日之勢似非昔比疆土未復也陵寢未脩也九重之上爲菲奔癰皇皇焉思中興之治旦暮而冀之今欲責成效於數十年之後是猶指來歲之果以療飢亦已晚矣夫國之强弱不在於地之廣狹而在於民之安危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一行仁義而歸之者三十六國而況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數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久也苟行王政則將子子然襁負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務必欲持富國强兵之説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中原可復如是而敵人可賓此説一行未見其效而民已告惫矣借如其説是欲舉天下之大而決於一戰以僥倖萬一豈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產爲有力者據其半必將奮袂而與之爭爭必不勝而力愈困矣曷若保其所有日積月累貲用既饒生侍敵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復得敵人之貲產詎知其不爲我有乎噫此萬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於目前之利此其所以痛惜者也爲今日之計莫若節浮費省冗官減無名之征以結民心汰無用之卒而練軍實勸農桑而抑末作示敦朴以振頹風凡立政用人發號施令一本於仁義廟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專持之以久不數年間當有成効雖不求

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强兵而天下無敵矣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恭惟閣下以王佐之才爲聖人之偶所以輔相吾君者皆仁義之道尚何待於言哉某也莆陽一鄙夫鄙者天子親策于廷蓋嘗以是說而獻之天子矣今復以告閣下雖其言近迂而區區之心實欲以禹湯文武望吾君以伊傅周召而期於閣下閣下不以爲迂而忽之某將有深於此者次第而進之陳默堂先生集皇帝書代阮梓孟作　臣生長東南以儒爲業聞嘗學兵自太公司馬孫吳之書擊刺行陣坐作進退之法與夫歷代謀臣猛將奇正相生虛實相形合散無常變化莫測戰勝攻取謹守豫備之術以至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射厭禳異端曲學之說凡支離而不合交絡而難通者實無所不覩亦無所不知蓋自堯舜夏商周秦漢以來迄于五代之間所以得失成敗安危治亂之迹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見者以臣所知揆之如辨白黑如數一二如駕輕車驅駟馬而行於四通五達之衢雖意所適無不快者又嘗以謂古今殊時利害相絶故當世之務尤不可不講於是本之天時驗以物理辯風氣之所宜察南北之異習相山川之險易稽人情之思致較天性之能否別民力之勇怯究習俗之向背度夷狄之從違如是者蓋有年矣而自覩亦以覩世胄中之所既得者了無可

疑矣而未有能發之者方少年時志氣激昂過自標置誠有所負而臣所居邈在閩海之陬爰自勝衣以至今日游詠太平和氣之中耳不聞鉦鼓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雖欲自效其道無由是以泯默退處自同寒蟬若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爲當世用也去年以臣老親之命俾臣求試禮部謂縱罷黜例當得官臣以家貧急於祿養間關遠來至會稽遇故人爲守特留臣逾月是時睦寇方跳梁於山谷之間或謂不旬日當就擒戮實無足慮臣獨言蠢犢繈褓之子一旦猖獗聚徒萬計安得不慮或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語口曰是雖與他人計者當囊書北去言之君父庶幾有一遂焉其過不過雖死無悔及臣來京師試於禮部不偶幸與廷對復處下列又自以謂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資可以富貴今臣命窮如此借使其術不踈亦必無補於事以是亟欲南歸又念臣親年八十臣今既歸勢不可遠去膝下遂將老死巖穴而平生所志終不能少攄一二以報陛下天地覆育之恩顧欲與麋鹿相爲春秋草木同歸於盡何異於自棄之甚也於是洗心易慮追書曩時所自得者爲兵說十篇雖辭意俚淺詳略無取引脰長鳴自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比也敢獻之闕下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聞趙括讀其父書至其論兵雖奢不能以口舌難也然

無救於長平之敗孫臏吳起各有著述考其所言臏尤精密而屢有敵國之辱由是觀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法夫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況如臣十篇之説言不能達其心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又況草竊未誅上自朝廷下至布衣韋帶之士奇謀碩畫日陳於黼座之側蓋必有瑰偉絶特之論適如臣萬萬者方斯時也待其狂瞽欲以上動冕旒之聽臣固知其難矣雖然漢之所以定三秦擒項羽者韓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孫權取劉璋者諸葛孔明之策也是皆立談之頃遂定大計卒如其説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夫言豈可以一槩論哉唯真知兵者爲能言唯善聽言者爲能用耳今臣區區之忠欲以自見非適爲利也雖不二志或可取陛下幸聽臣言以爲不欺置之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時出智畧以裨主帥或能爲陛下安反側之心收散亡之卒使逆賊腹心內潰黨援外離割裂糜潰卒於無以自植臣於是蓋不能無分毫之助矣干冒雷霆罪當萬死謹繕寫兵説十篇并書一通投進臣不勝俯伏戰懼待命之至　縉雲先生集上岳相公書　虜人敗盟五月間渡大河徑趨長安六月初叩鳳翔石壁堡其意直欲俯拾四川口也戍非復前數年之比自吳侯不幸之後分屯略盡今者倉卒調發使

遷偽處著中遷徙人皇樂從又去年移居猶未定帖今復搖動必失軍心縱其統帥制馭有方其敢不來猶恐中路散亡比到舊關十無四五昨者朝廷新除諸帥只在關上不敢赴官五路之兵已復為虜人所有而胡宣撫雖致命許國然軍旅之事素非所習川蜀之在今冬復有必取之勢我有必敗之象朝廷自渡江以來十餘年間虜人竭力相圖終不得志者蓋相公及一二大將為長江重鎮而吳侯一軍作上流屏翰勢如柱石相扶首尾相應設使此虜今冬遂得川蜀控帶上流俯視吳楚是猶一柱已摧而餘柱皆側其首已斷其尾可知不謂相公及一二大將必賴川蜀以為強雄論其形勢自然如此此社稷存亡之大憂也凡數大軍獨相公一軍前當其衝然則今日川蜀之事即相公之事耳與其形迫勢蹙仰而拒之於荊楚之間孰若長計遠筭乘而撕之於數千里之外以相公之威望虜人素所畏服若能以數萬之衆徑趨商虢使必聞聲股慄望風破膽豈徒保衛川蜀必能據有關陝蓋虜之敢冒大暑交鋒刃者直謂川口無備意欲直造成都如入無人之境今相公大張聲勢直以銳師衝其腰膂虜人倉皇出於意外氣奪神駭有必敗之勢五路之衆及南北山潰散軍伍方其無所適從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臨之攏畝之民皆可為兵招納叛亡百萬之衆長嘯可集人盡為用則其勢百倍吳侯舊軍分在秦州者乞萬餘今全軍不動今在鳳翔與離相當分在熙河者惟親兵數千隨主帥來與鳳翔并力其次稍稍歸附及仙人關所存者共有帶甲三萬以上相公若出軍商虢與之合并則氣勢復全猶病而復壯老而復少背劍門倚商嶺西嚮爭敵有萬全之理此虜窮凶極無反復變詐不為人鬼所容方今朝廷有勁旅三十萬謀臣猛將撫髀扼腕爭欲殄滅虜方極其毒凶必欲覆我宗社殄我邦家朝廷之勢不得與之俱存出不得已當一大舉而決之是未必不為此虜滅亡之日朝廷興復之辰也自今至冬尚餘數月相公慷慨上章撲袂奮發率先諸軍首啟戎行功業成於一時名聲昭於無窮其與日復一日奄奄待盡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虜之本志乃圖川蜀必遣餘兵羈制江淮若朝廷緣此不肯分力以助川陝止屬書生用其見衆以當大敵則四川決非我有四川一失東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昔王濬之破吳楊素之破陳李靖之破蕭銑並用此勢前事之明驗也若謂東南大寓所在如相公全軍不可暫輟亦願具此利害聞之朝廷遣知兵大臣陝西素所畏服者於數大軍中各分萬兵輕裝疾馳與川蜀見衆并力應敵依山阻險足以翰蔽上流之地少寬東南追壓之憂蓋思其上者

不得又思其次也伏惟相公忠勇壯烈柱石本朝德望威名夷夏充滿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蓋言始之為易中之為難今日正當社稷安危存亡之機成則家國俱榮敗則前功俱廢豈宜循常守舊不一振發以身任天下哉某早歲暗劣無用於世但有區區憤激之心日夜之所冀望以尊主庇民者如相公之賢僅一二數耳故敢陳其狂愚冒瀆嚴重諒蒙推古人採擇芻蕘之心少加裁納天下幸甚貢勉齋集與李貢之兵部書

　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而不自懲割為之柰何李金陵依違畜縮動失事機安豐合肥踴躍奮厲求知遠略聞欲為大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公淮之忠義此曹誠可用不過能為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劫掠財物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國以來騙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讐攻恐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之淮光之事想亦知其詳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為辱不少今吾皆未得有可恃者深足為慮也餘失記此來無可言者非可丐間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見興築邦人甘樂從秋冬可無一旦是棄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偏行得力耳舟馭想且留九江敢予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聽教誨也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楊志仁識趣端正方伯謨之子丕父剛毅不苟可為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之敘子願有遠遊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興一來否餘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見之日且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非紙筆所能述旦夕又當顓介承候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十九庚

寧

南寧府

領縣三　宣化　武緣　橫縣

府縣圖

建置沿革

至到

城郭

風俗形勢

戶口

賦稅

土產

山川

宮室 祠廟 寺觀

壇壝

官制

公署

兵防

古蹟

名宦

人物

仙釋

紀瑞

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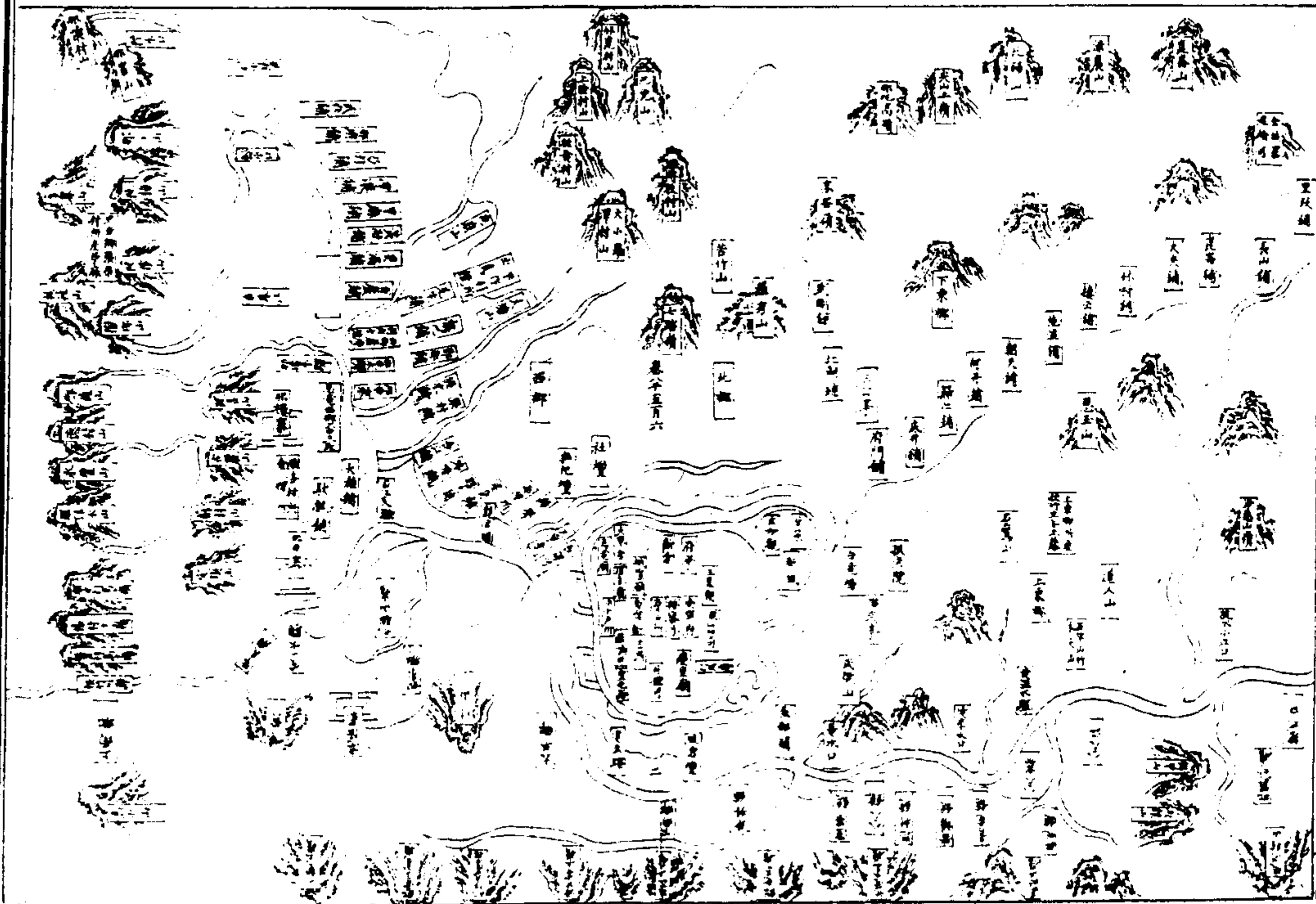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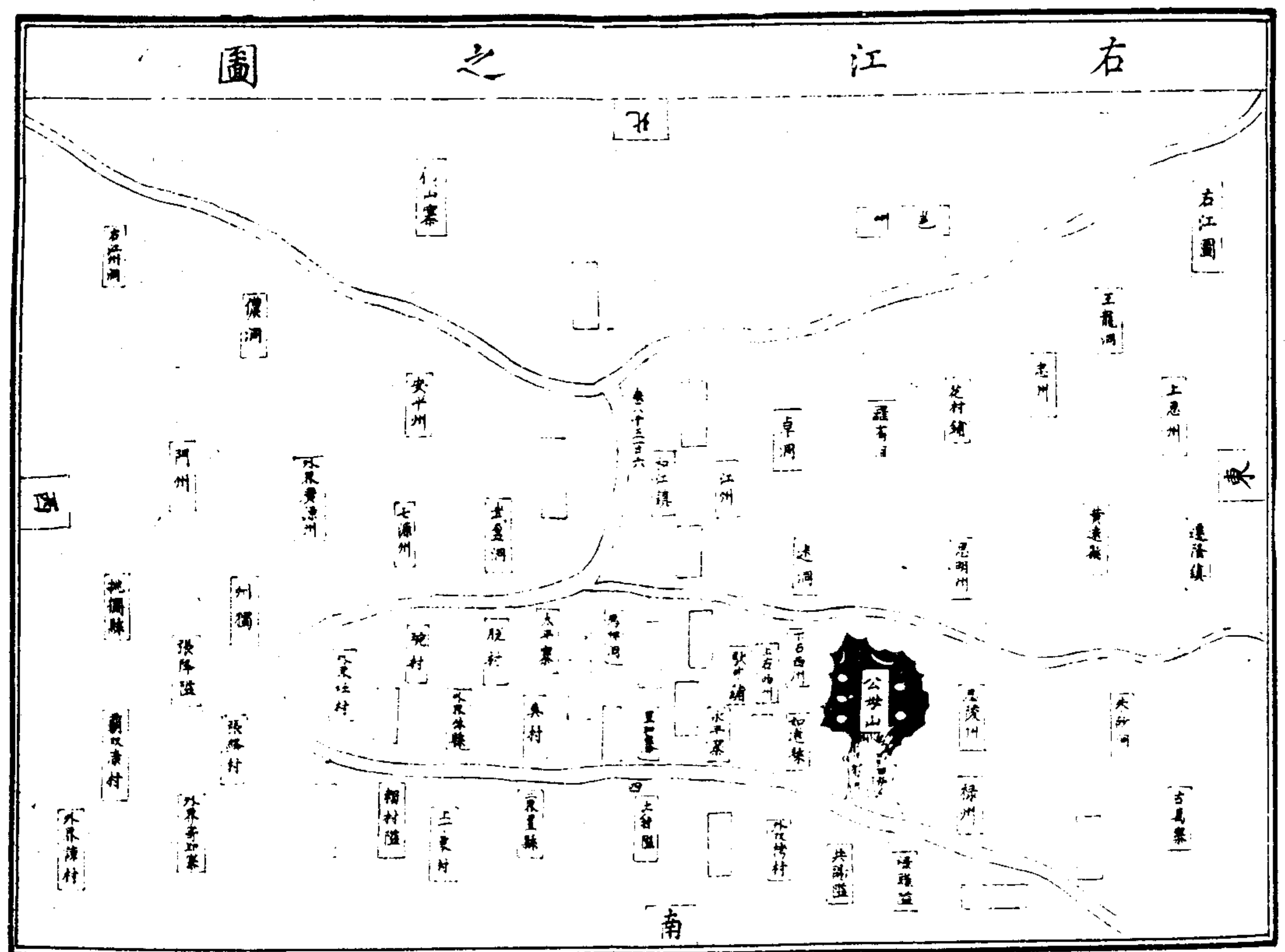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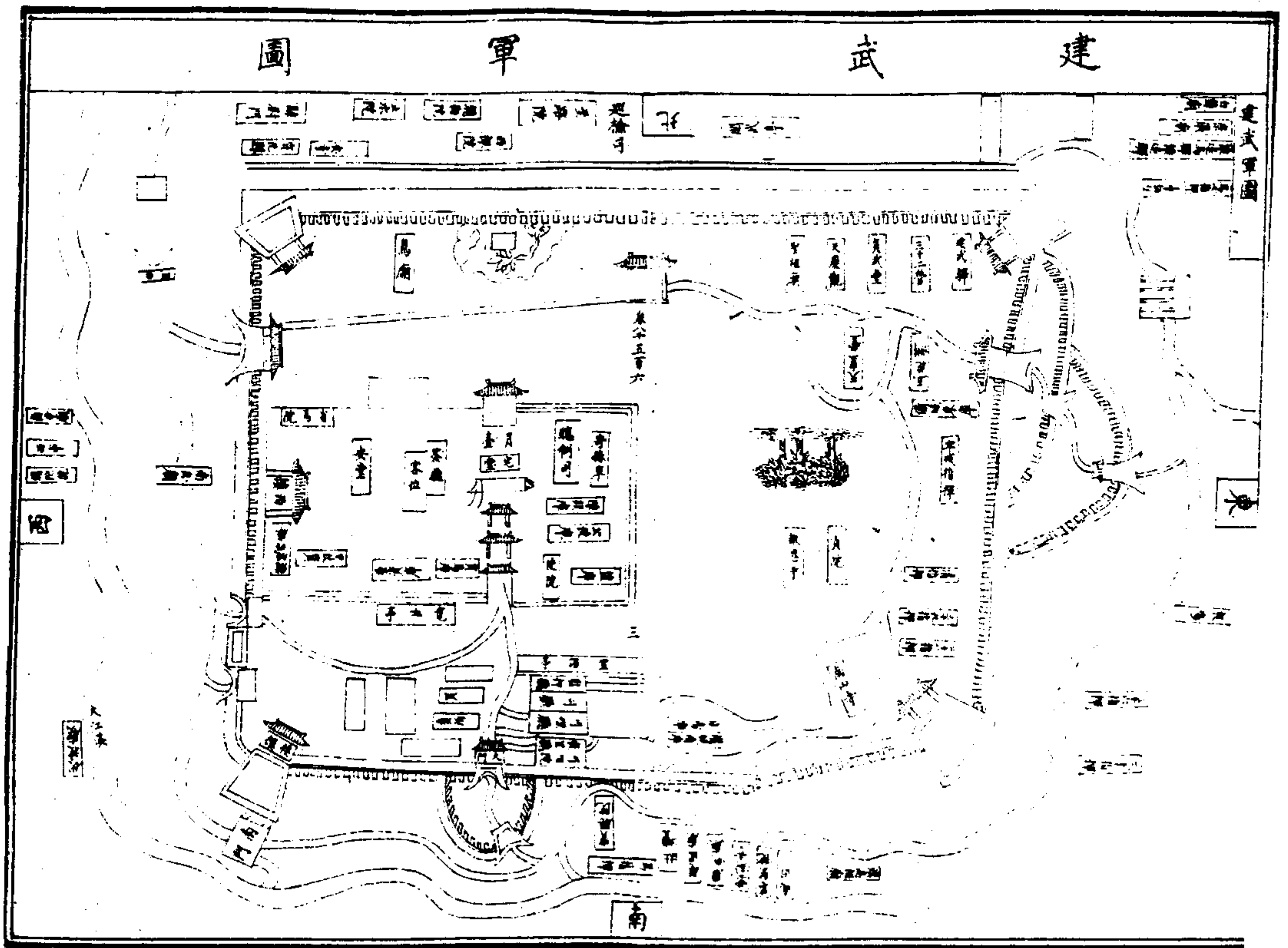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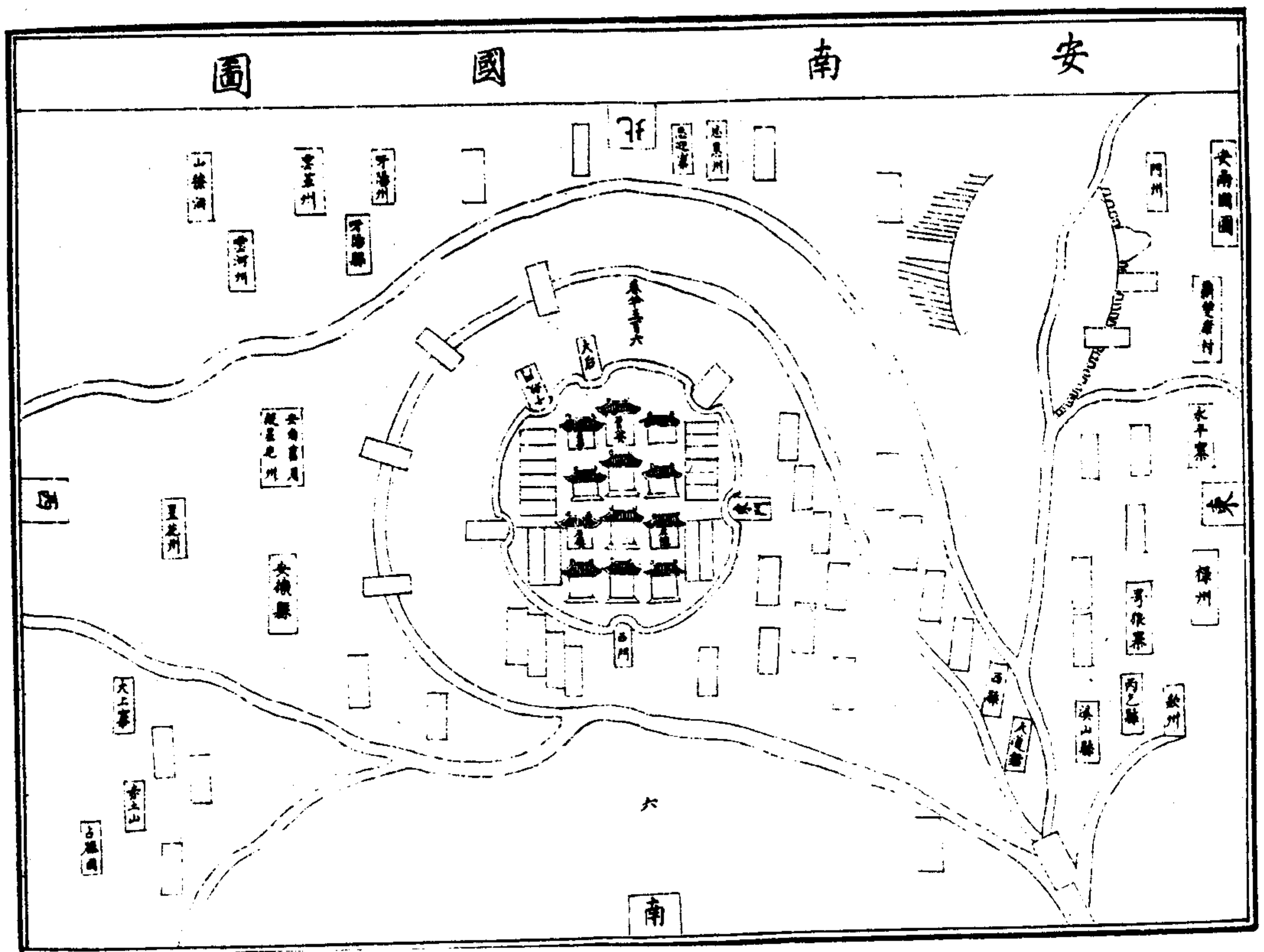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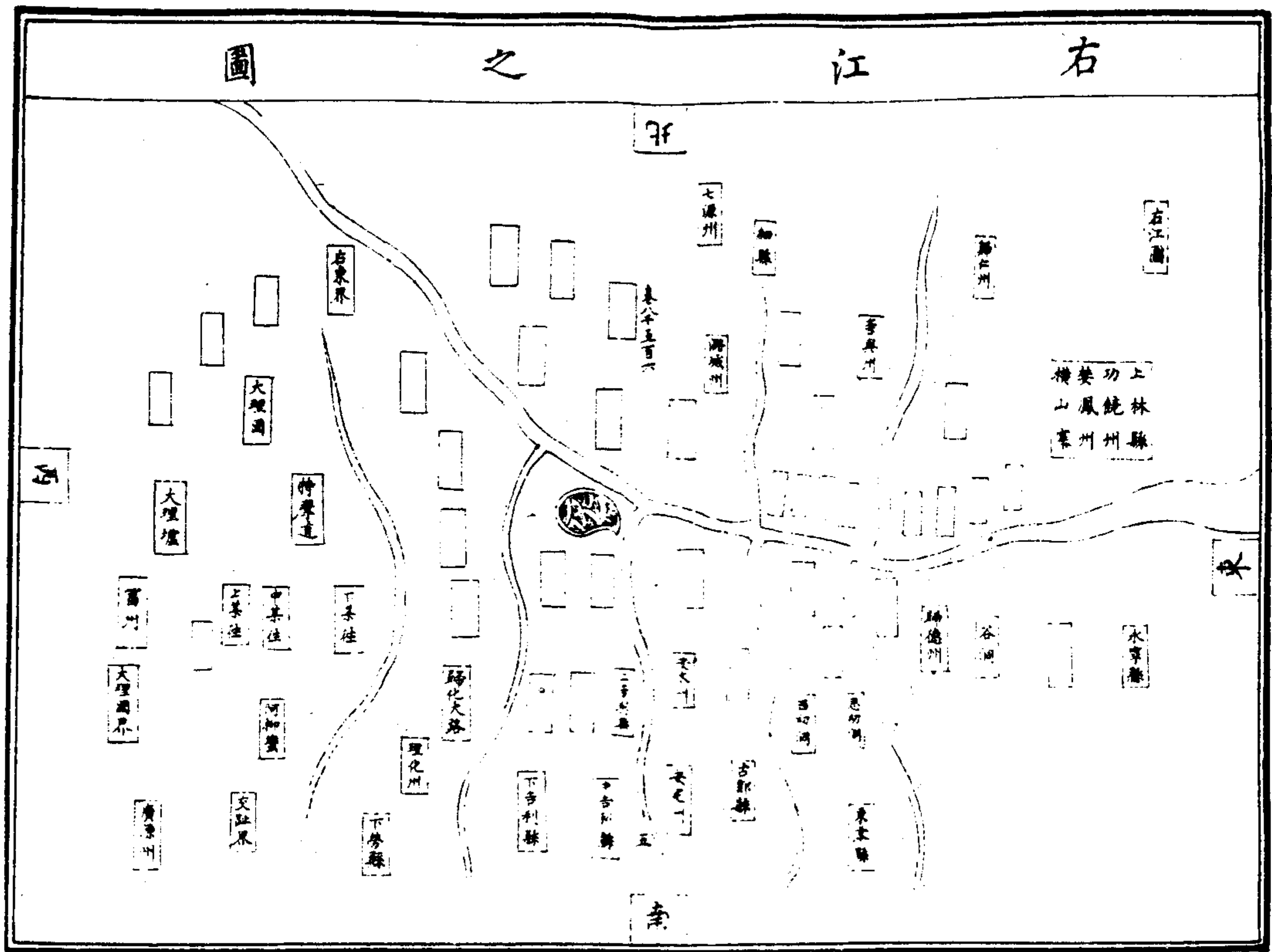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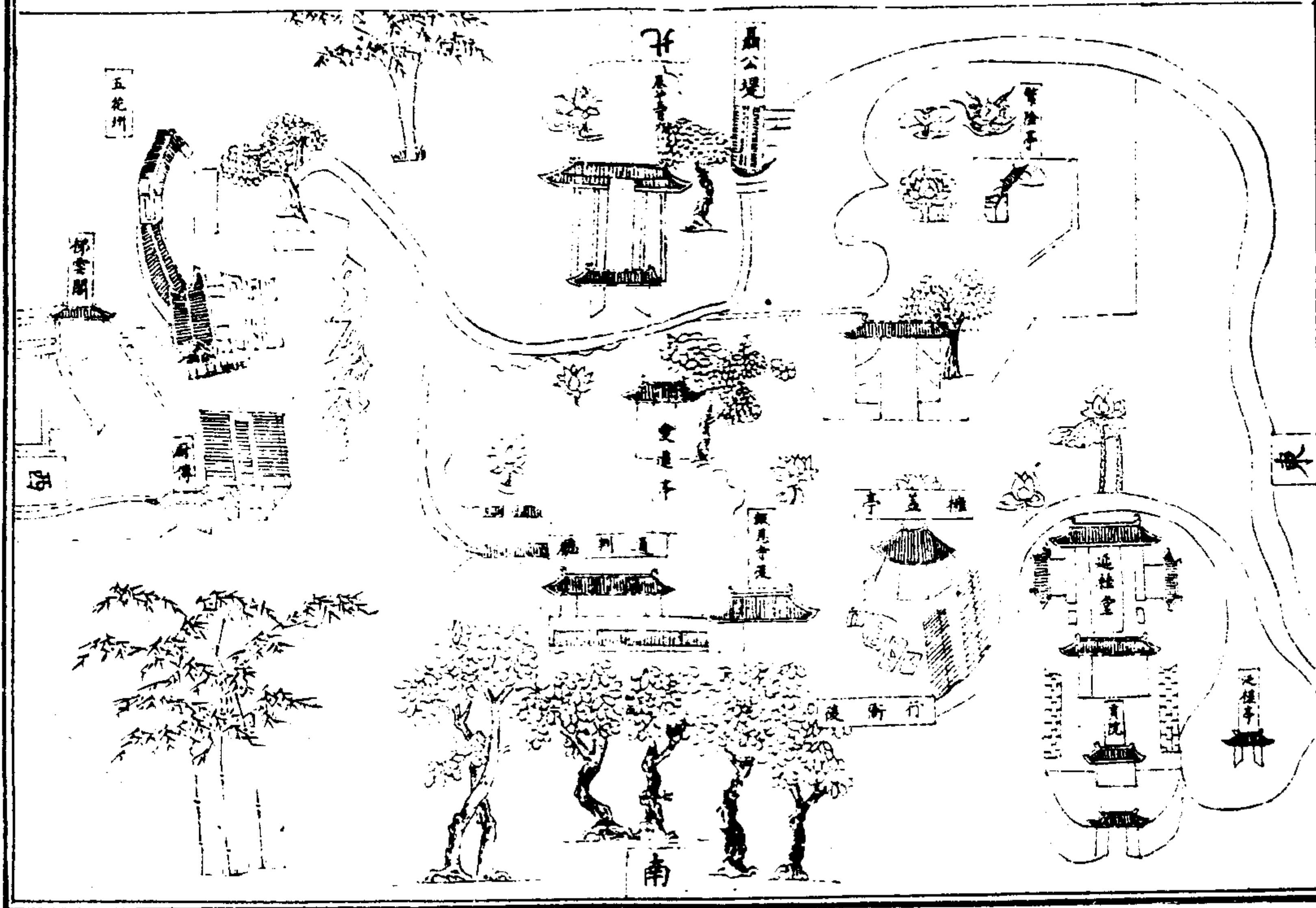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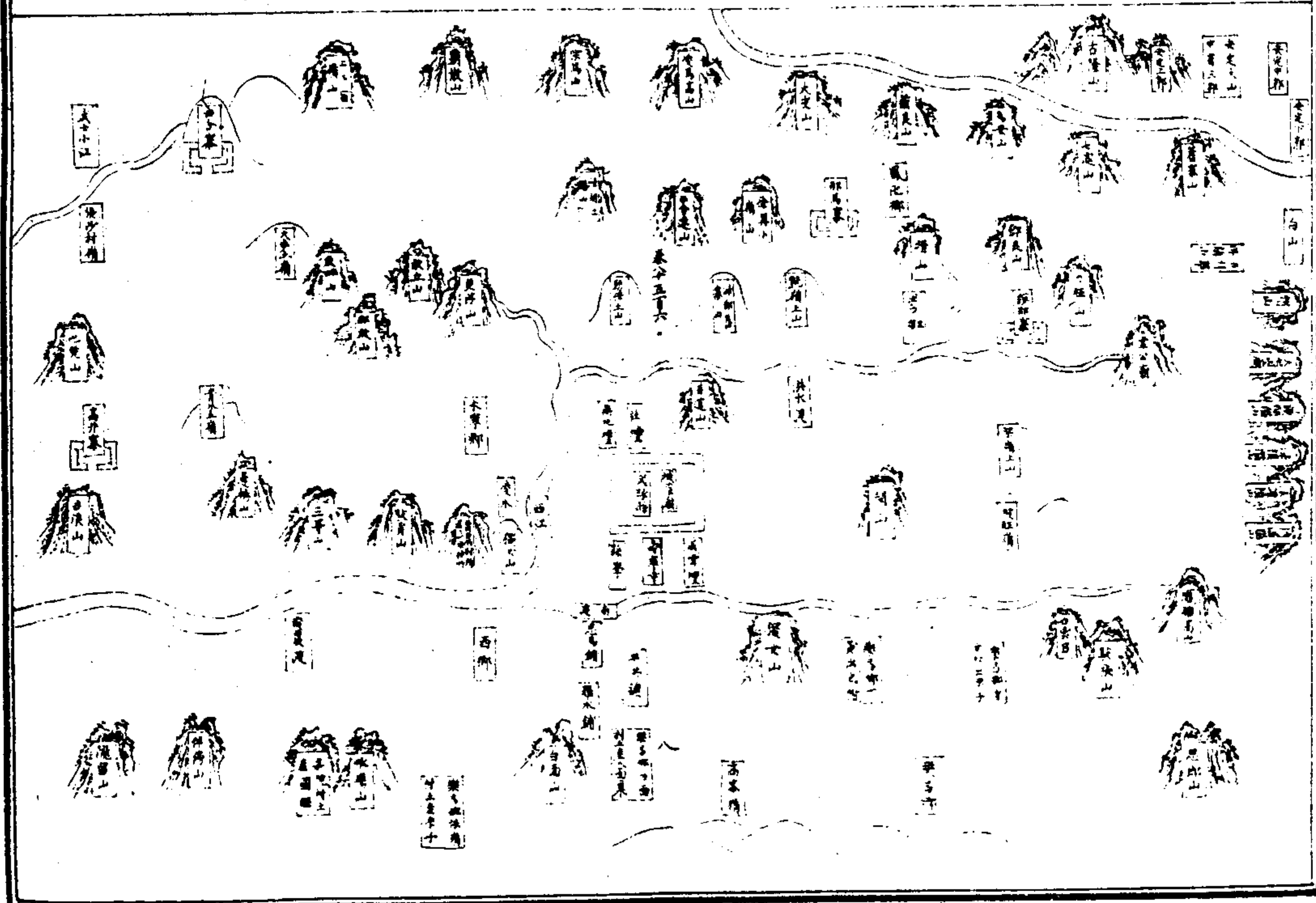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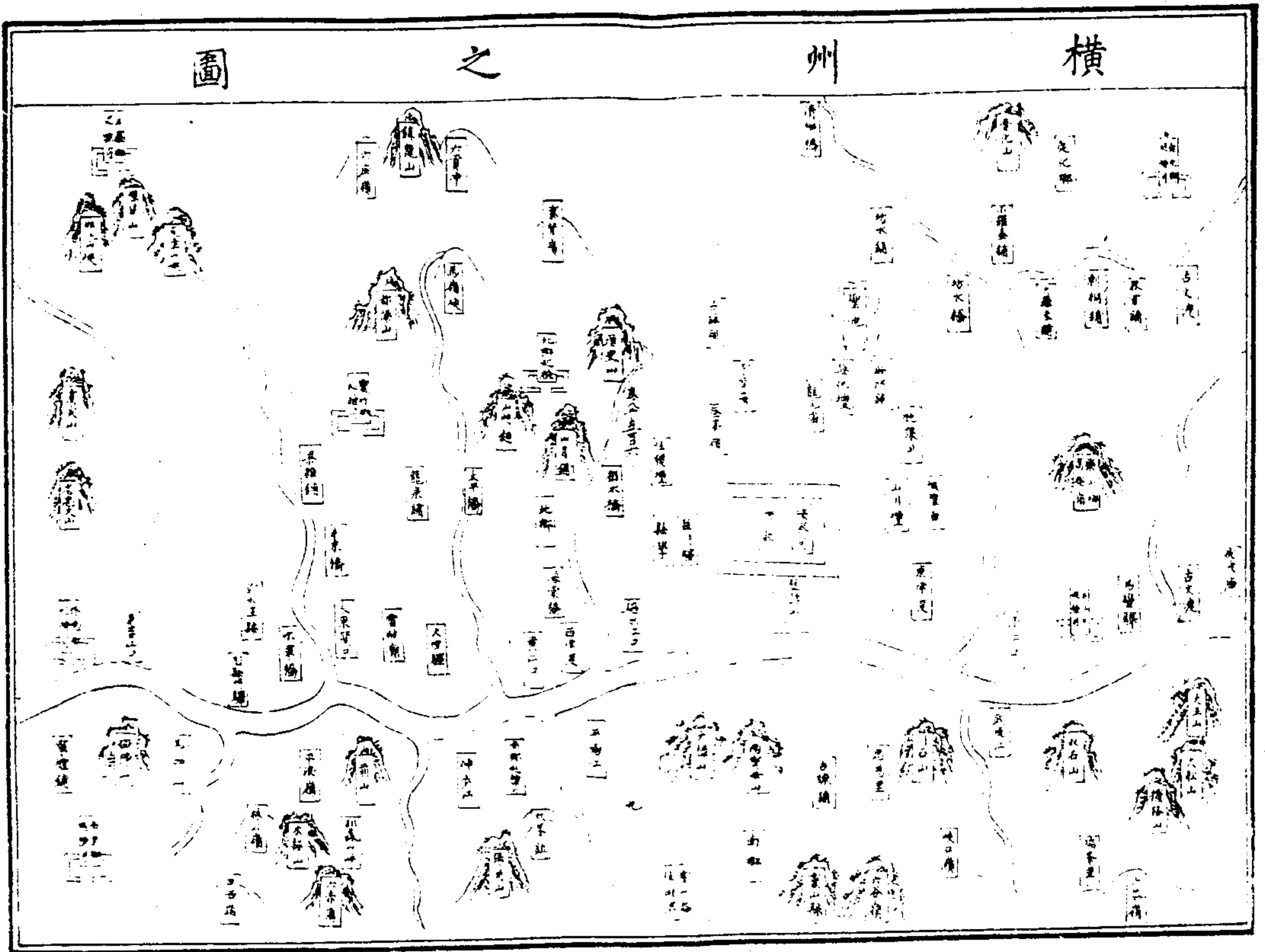
南寧府圖

建武軍圖

右江之圖

右江之圖

安南國圖

宣化縣圖

武緣縣圖

橫州之圖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古粵地為貢揚州之南境翼軫之分秦并南粵為桂林郡地漢元鼎六年改為鬱林郡領方縣屬焉為郡治所東漢因之晉大興元年分置晉興郡復又置晉興縣以屬之宋齊並因之隋罷晉興郡為晉興縣屬簡州又罷晉興縣於此更置晉興縣開皇十八年改晉興縣為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領宣化一縣五年析置武緣晉興朗寧橫山四縣貞觀八年改為邕州天寶元年改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咸通三年置建武節度五代劉隱據其地宋開寶四年更晉興為樂昌六年省朗寧入宣化封陵入武緣思龍入如和景定三年又省樂昌入武緣如和入宣化元初立安撫司至元十六年改為邕州路

國朝為南寧府屬廣西布政司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立為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為邕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乾寧元年改為建武軍元朝改為南寧路至元十年而有征交之役欽承特旨立為廣西西道宣慰司分閫于邕又至元二十九年改立左右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國朝改路為府至洪武二年改分司帥府為南寧衛指揮司原管宣化武緣二縣洪武十年八月添撥潯州府橫州收併永淳縣通作橫縣撥付本府管屬今見管三縣宣化武緣橫縣南寧府郡志序南寧一郡乃古之邕州僻在遐陬接連溪洞地土淺狹人民稀少凡戶口之多寡賦稅之重輕比之中國大不侔矣洪武九年夏四月憲司委官到來起取前代舊有圖經誌書本府當時會集者儒將本學舊存書板一付考之中間多有損壞缺略不全於本處仕人程士真家求得方有誌書一部比對刊補完備起解今洪武十年冬又蒙上司公文令其所書備八卷用心考究不曾該載事理重別另行摘類書寫成冊者之亦產名在兩江本源洞土之苗在處有之今以所屬三縣地理遠近風土人物戶口錢糧土產物色總為一冊編類成為表而出之使後人有所考云太平寰宇記邕州朗寧郡今理宣化縣古南越地秦為桂林郡地漢改桂林為鬱林郡又為鬱林之領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開皇初廢郡為宣化縣屬簡州大業三年州廢以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領宣化一縣貞觀六年改為邕州近邕溪因名乾封二年置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朗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長慶二年以安南經略副使崔結為刺史充本州經略等使自此邕州獨

置經略使。其州邊左鬱江。百姓先居一岸。每年秋夏江水泛溢。郭邑泥濘。
景雲年中。司馬呂仁於南岸引開小水。若有泛溢。分流而過。不沒人家。今
百姓兩岸分居。晉天福七年。改爲誠州。以避廟諱。漢初復舊。宋朝平廣南
後。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思龍三縣。入宣化、武緣、如和三縣。至太平興國
二年。邕州上言。管內左江黔峒。七源州狀稱。廣源、武勒、南源、西農、萬涯、豐
和、温弄等州。共拂八舭二峒。計一十處。首領乞依七源州例歸屬當州輸
納租稅。朝廷因授首領官。今爲建武軍節度。郡縣志。唐天寶元年。改爲永
寧郡。十四載。置管內經略使。領十三州。乾元元年。復爲邕州。兼都防禦使。
二年。陞節度使。上元元年。廢節度。置都防禦經略使。廣德。廢。大曆。復置。元
和。廢。長慶。復置。咸通三年。陞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尋置建武軍節度。晉天
福七年。改爲誠州。漢初復名邕州。宋因之。尋領羈縻州四十四。重修邕州
志。州在禹貢九州之外。蓋揚州之南。號爲百粤。秦始皇略定其地。分爲南
海、桂林、象郡。漢元鼎五年。尋相呂嘉反。六年。討平之。以其地爲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唐庚所謂山川禹貢外。城郭漢兵
餘是也。自秦迄漢。州未之建。晉元帝分鬱林郡嶺方縣地。立爲晉興郡。乃
今之州矣。至隋而郡廢。以其地入簡州。今之横州。開皇十八年。改爲宣化
縣。隸寧浦郡。即今之横州。至唐武德四年。立爲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爲邕
州都督府。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五府皆隸于廣。謂之五府節度。韓文
公送工部尚書鄭權帥南海。其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隸嶺南節度
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天寶元年。改爲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爲邕
州。上元後。置經略使。後罷。長慶二年。復置刺史領之。咸通四年。分嶺南爲
東西道。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乾寧元年。陞爲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
觀察使。五代時。劉隱據其地。宋朝開寶四年。平廣。遂入職方。爲隸廣南西
路。充兵馬鈐轄安撫都監。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紹興三年。如命置司市
馬于州之横山寨。後置以本路經略安撫總其事。州同提點買馬專任以
武臣。隆興以來。始命文武通差。此州建置之大略也。元一統志。初宋平嶺
南。以邕州守臣充兵馬鈐轄安撫都監。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寶祐元年。
兼邕宜欽融鎮撫使。至元十三年十二月。既克靜江府。諸州皆下。邕守馬
成旺始挈城歸附。初立安撫司。十六年。改爲總管府。兼左右兩江溪洞鎮
撫。今親領縣二。兼管寨五。今領州三十八。縣一十八。洞二十六。　邕州遷
龍寨。　忠州。　思恩州。　上思州。　羅陽縣。　永康縣。　羅百縣。　水口
洞。王龍洞。二洞並係熟地。地接交阯。亦所貢越地千里之內。號爲羈縻。歸

附以來。見於左江鎮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三。縣三。洞二。古萬寨。
左州。　江州。　武黎縣。　陸陵縣。　崇善縣。　吳洞。　永安洞。　坡陵洞。
博龍洞。　果洞。　古樂洞。　古攬。　思婁洞。　還婁洞。　卓洞。　博鳴
洞。　上浪洞。　安禮洞。　與遷龍寨相同。宋景祐四年。立寨歸以來。見於
思縣圍沿居地面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二。縣三。洞一十三。　太平
寨。　龍州。　上凍州。　下凍州。　萬城州。　七源州。　思城州。　龍英州。
養利州。　上懷恩州。　上思明州。　下思明州。　安平州。即太平府。
古甑洞。　武德洞。　武安洞。　皮陵洞。　武盈洞。　羅佪洞。　上聳洞。
下聳洞。　與遷龍寨相同。宋太平興國立寨歸附以來。見於古甑等洞地
面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一十三。洞八。永平寨。　上石西州。　下石
西州。　固陵州。　祿州。　如教縣。　武乙洞。　寧康洞　憑洞　西平洞
上寧洞。　安賓洞。　上影洞。　下影洞。　都結洞　結安洞。　舊洞。
倘甲洞　結綸洞　思果洞。　武能洞。　勞洞。　武允洞。　射鷹洞。　洗
甲洞。　都廉洞。　捞免洞。　尋洞。　與横山遷龍等寨相同。宋景祐四年
立寨歸附以來。見於西平州駐劄隸邕州　節制。今領州四。縣一。洞二十
二。

宣化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爲桂林郡地。漢屬領方縣地。屬鬱林郡。
晉立晉興郡。置興濁鎮。隋開皇十四年。還故晉興縣於此。唐武德四年改
爲南晉州。析六縣爲宣化一縣。五年。析置武緣、晉興、朗寧、横山四縣。尋省
横山入焉。貞觀八年。改南晉爲邕州。乾元元年。以本縣思龍鄉如洪里置
思龍、封陵二縣。宋開寶五年。罷朗寧屬宣化。景祐三年。又罷如和入宣化。
治平四年。割本縣之永寧鄉武頭里屬武緣。元屬邕州路。
國朝爲南寧府倚郭縣。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至宋治平四年。將永寧鄉武
頭里隸武緣縣。轄撥武緣上東下南二鄉隸于縣。元朝不曾更改。
國朝本縣仍舊。見管五隅九鄉二里。輿地廣記。宣化縣本漢嶺方縣地。故朗
寧縣唐武德五年析宣化置。故思龍縣唐乾元後開山洞置。二縣開寶五
年省入。故如和縣唐武德五年析南賓、安京置。屬欽州。景龍二年來屬。宋
景祐二年省入。有如和山。鬱水即夜郎豚水也。與溫水合。又與歡水合。
亦名驩越水。自鬱境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唐景雲中。司馬呂仁引渠
分流。以殺水勢。自是無漂溺之害。民乃夾水而居。有邕之名。
武緣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爲嶺方縣地。梁置横山郡。隋開皇十
一年。於此置武緣縣。又改横山郡爲縣。大業元年。併武緣入横山。屬鬱林

郡。唐武德五年。析宣化復置武緣縣。屬南晉州。後屬邕州。宋開寶五年。改
晉興縣名昌樂。景祐三年。罷昌樂入武緣。元遂西鄉立為縣治。屬邕州路。
國朝屬南寧府。南寧府志。唐武德五年置。宋開寶八年。廢永寧縣。併入宣化
縣。景祐三年。又廢樂昌縣。併入本縣。至治平四年。撥本縣上東下南二鄉。
隸宣化縣。復以宣化縣永寧鄉武斷里。及膺州上林縣止戈鄉。撥隸本縣
本朝洪武四年。廣西省又撥慶遠府宜山縣管下。述昆鄉大小安定里。隸本
縣。今見管五鄉一十二里。輿地廣記。武緣縣。隋屬鬱林郡。大業初。省入嶺
山。唐武德五年。復置。故豊陵縣。唐乾元後。開山洞置。宋開寶五年。省入故
樂昌縣。本晉興。唐武德五年。析宣化置。開寶五年。更名景祐三年。省入武
緣。水西有都稜鎮。元一統志。宋會要云。武緣縣距州凡兩程。又昌樂縣。舊
名晉興。開寶五年。改名昌樂。景祐三年。廢昌樂入武緣。又開寶五年。廢封
陵入武緣。治平四年。割本縣上東下南隸宣化。却以宣化之永寧鄉武斷
里。及膺州山林縣止戈鄉。隸于本縣。歸附。元遷西鄉立為縣治。
橫州。舊路。領縣二。 親領縣一。 永淳。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古粵地。翼軫之分。 漢。置合浦郡。永安三年。分
合浦郡。立合浦北部。晉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宋齊並因

之。梁分立簡陽郡。隋廢寧浦簡陽二縣。仍為寧浦縣。置簡州。開皇十八年
改為緣州。大業十三年。州罷。置寧浦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以鬱林郡
之寧浦樂山二縣。置簡州。貞觀十八年。改曰橫州。天寶元年。改寧浦郡。乾
元元年。復為橫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五年。併樂山從化二縣入寧浦縣。
熙寧四年。又改永定為永淳。來屬焉。元。初立安撫司。至元十六年。改為橫
州路。領二縣。
本朝為橫州。屬南寧府。橫州志。橫古南粵。秦屬桂林。漢鬱林郡廣鬱縣地也。
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析鬱林立寧浦郡。晉地理志。統縣五。寧浦連道吳
安昌平平山。屬廣州。宋領縣六。簡陽興道寧浦吳安平山始平。南齊領縣
八。簡陽興道寧浦始平昌平吳安平山安廣。梁分置簡陽郡。隋平陳廢二
郡。為寧浦縣。置簡州。開皇間。改為緣州。大業二年。州廢。以其地屬鬱林郡。
唐武德四年。平蕭銑。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縣。復置簡州。析置蒙澤淳風
縣。隸南尹州總管府。五年。以南尹州之嶺山縣來屬。六年。改為南簡州。貞
觀六年。隸桂州都督府。八年。改為橫州。十二年。省蒙澤縣。後廢嶺山縣。天
寶元年。改為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乾元元年。復為橫州。上元後
隸容管經略使。永貞元年。改淳風縣為從化。梁貞明三年。偽漢劉隱據其

地。宋開寶四年。嶺南平。五年。併淳風從化二縣為寧浦縣。又以廢巒州為
永寧縣來屬。熙寧四年。省永定。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改永定曰永淳。
元。創至元十四年。立橫州安撫司。十五年。改橫州路總管府。領縣二。大德
年間。改為橫州。
本朝洪武三年。始撥隸潯州府。領縣二。曰寧浦。曰永淳。是年。省寧浦縣。洪武
十年七月內。奉上司明文。歸併永淳縣入橫州。將本州改為橫縣。撥隸南
寧府。管七鄉五里。今復為州。仍領永淳縣一。橫州路郡志。橫古南粵。秦屬
桂林郡。漢鬱林郡廣鬱縣地也。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析鬱林立寧浦郡。
晉地理志。統縣五。寧浦連道吳安昌平平山。戶一千二百二十。屬廣州。宋
領縣六。簡陽興道寧浦吳安平山始平。南齊領縣八。簡陽興道寧浦始平
昌平吳安平山安廣。梁分置簡陽。隋平陳。廢二郡。為寧浦縣。置簡州。開皇
間。改為緣州。大業二年。州廢。以其地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以鬱
林郡之寧浦樂山縣。復置簡州。析置蒙澤淳風。隸南尹州總管府。五年。以
南尹州之嶺山縣來屬。六年。改為南簡州。貞觀六年。隸桂州都督府。八年
改為橫州。十二年。省蒙澤縣。凡領戶一萬一百二十八。口一萬七千三十
四。後廢嶺山縣。天寶元年。改為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戶一千九

百七十八。口八千三百四十二。乾元元年。復元橫州。上元後。隸容管經略
使。永正元年。改淳風縣為從化。梁正明三年。偽漢劉隱據其地。宋開寶四
年。嶺南平。五年。併淳風從化二縣為寧浦縣。又以廢巒州為永定縣來屬。
熙寧四年。省永定。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改永定曰永淳。領縣二。寧浦
戶五千二百一十九。主戶三千九百六十四。客戶一千二百五十五。丁一
萬二千三百三十六。主丁九千五百三十。客丁二千八百單六。稅錢六百
一十四貫八百六十四文。糧一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九升三合。夏稅兩
料免役錢各一千三百七十九貫五百文。免役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九
斗一升七合。永淳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百
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二。稅
錢四百二十貫七百六十七文。糧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夏秋兩
料免役錢各九百貫。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五斗八升零二合。宋舊法。不
以只戶憑當差役。只收免役錢米。元創至元十四年。立橫州安撫司。十五
年改橫州路總管府。仍領縣二。輿地紀勝。寧浦郡軍事。九域志。古百越之
地。寰宇記。牽牛婺女之分野。圖經。趙佗王越地。亦屬之。元和郡縣志。漢平
南越。置合浦合州。即漢合浦郡之高涼縣地。今在高州界。元和郡縣志。吳

孫休分合浦郡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晉志廣州前敘云吳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又宋志引吳錄云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為合浦北部都尉領平山興道寧浦三縣。晉武平吳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沈約宋志云寧浦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晉志云吳置寧浦郡。劉敞序亦云吳建安二十三年吳立寧浦郡。與晉志合。而沈約宋志以為晉武平吳立寧浦郡。與吳錄合。寧浦建置之因有吳晉之異不同。當從宋齊因之。宋志及南齊志並有寧浦郡。梁分立簡陽郡。隋志寧浦郡下注云舊置寧浦郡。梁分簡陽郡。平陳郡廢。置簡州。十八年又改為緣州。大業二年州廢為寧浦郡。屬鬱林郡。隋平陳廢寧浦簡陽二郡。仍於寧浦縣置簡州。寰宇記云開皇十二年改簡州為緣州。隋志云開皇十八年。煬帝初州廢為寧浦縣屬鬱林郡。舊唐志云大業三年。唐平蕭銑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縣置簡州。舊唐志云武德四年。改南簡州。舊唐志云武德六年。又改南簡州曰橫州。舊唐志云貞觀八年。以橫槎為名。寰宇記改寧浦郡。天寶元年。復為橫州。乾元元年。五代為南漢所有。輿地廣記。又歐陽公五代史州郡年表橫州亦隸于南漢之下。宋郡縣志云在梁正明三年。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域道路云在開寶四年。併樂山從化二縣入寧浦縣。又廢巒州以武羅靈竹二縣入永定縣來屬。開寶五年。今領縣二治寧浦。元一統志至元十三年冬征取廣西既克靜江府明年春橫州遂納土焉。初立按撫司。十六年改為總管府領寧浦永淳二縣。

寧浦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三國吳立昌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寧浦。梁分立簡陽郡。隋於此立簡州。又改為緣州縣屬焉。唐初為南簡州後改曰橫州皆以縣屬。宋開寶五年罷樂山嶺山崇化三縣入此縣。仍屬橫州。元仍其舊。

本朝併入橫州。元一統志唐志云寧浦州所治也。圖經云吳立昌平縣晉更名寧浦。沈約宋志云寧浦令晉太康地記云本名昌平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吳錄亦有此縣。則昌平縣恐是吳立也。元和郡縣志以為吳置寧浦縣。寰宇記以隋煬帝置寧浦縣然晉太康地及吳錄以為吳置昌平縣晉改曰寧浦非吳及隋置寧浦也。輿地廣記云吳分立簡陽郡隋於此立簡州改為緣州唐為南簡州改曰橫州皆以縣屬焉。宋會要云開寶五年廢樂山嶺山從化三縣隸寧浦建炎以來不改。元因之。　寧浦縣總敘。寧浦本吳置昌平縣屬寧浦郡。晉太康元年更曰寧浦縣。宋齊因之。梁屬簡陽郡。隋平陳隸簡州。開皇間屬緣州。大業間緣州廢以縣屬蔚林郡。唐武德四年為簡州治所。貞觀八年屬橫州。永正初以寧浦樂山從化為三縣。宋開寶五年併樂山從化入寧浦。今管樂山從化南鄉北鄉。元因之。

永淳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為桂林縣地。唐武德四年立淳州。永貞元年改為巒州。宋開寶五年罷巒州。隸橫州。省武羅靈竹二縣入永定。熙寧四年省永定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永定。崇寧四年改曰永淳。元屬橫州路。

本朝因之。南寧府志永淳縣本巒州。唐地理志巒州永定郡下本淳州武德四年以秦桂林郡地置。五代為偽漢劉隱所據。宋開寶四年嶺南平廢巒州為永定縣屬橫州。熙寧四年省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避章聖陵名改永淳。管武羅脩德靈竹南里四鄉。　永淳縣總敘。永淳縣本巒州。唐地理志巒州永定郡下本淳州。武德四年以故秦桂林郡地置永正。元年改名。折納輕貴戶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三。縣三。永定武羅靈竹。五代為劉隱所據。宋開寶四年嶺南平。廢巒州為永平縣屬橫州。熙寧四年省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避章聖陵名改曰永淳。管武羅脩德靈竹南里四鄉。元因之。

分野

邕州志本府前漢天文志以牽牛婺女為揚州。又觀地理志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界九州之揚。乃十三國之粵地。唐天文志亦云自廬江南涉越門訖蒼梧南海逾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為星紀之分。韓文公送南海從事竇平序亦曰。踰甌閩而南皆百粵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則星紀言其次。牛女言其星其實一也。近有杜光復者為州風士歌。又以為雲南頭楚分尾者。據漢地理志云越後為楚所滅。豈以其地嘗屬楚乎。州之溪洞外與西蜀接壤。每歲有蜀客至永平寨。故陶弼自邕州送唐覲外生歸洪井。其詩曰家寄滕王閣。天南伴我遊。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州之分野。其大略如此。

至到

郡縣志本府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里。東至京四千六百里。東至賓州二百四十三里。西至瀕江豐五百二十里。南至欽州二百四十五里。北至宜州二百九十里。東南至橫州二百四十里。西南至羈縻蘇茂州三百三十五里。東北至賓州三伯五十二里。西北至羈縻俄州五百七十五里。

東北至州界。二百二十二里。又六十里至賓州。

鎮鄉寨

武緣縣

北至州界一百五十里。又八十里至宜州龍水縣。

右江鎮

横山寨

太平寨

東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又二十五里至横州永淳縣。

崑崙關

魚步鎮

建武軍境

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里。至京四千六百里。至行在六十一程。至靜江府十五程。

宣化縣

遷隆鎮

古萬寨

左江鎮

永平寨

東南至州界一百三十里。又一百二十五里至横州。

上八

南至州界八十里。又一百五十里至欽州。

西北至州界横山寨七程。又西北無里堠皆羈縻州洞。

西至州界四百七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溪洞。

西南至州界永平寨九程。又西南三十里抵外界。

州境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里至京四千六百里。至行在所六十有一程。至靜江府一十有五程。　東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又二十五里至横州永淳縣。　西至州界四百七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溪洞。南至州界八十里。又一百五十里至欽州。　北至州界一百五十里。又一百八十里至宜州龍水縣。　東南至州界一百三里。又一百一十五里至横州。　西南至州界永平寨九程。又西南三十里抵外界。　東北至州界二百二十二里。又六十四里至賓州。　西北至州界横山寨七程。又西北無里地背羈縻州洞。元一統志南寧府東北至上六千六百九十里。　東北至大都五千六百九十里。　東至横州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　南至欽州安遠縣界八十里。　西至左江古萬寨管下溪洞界九十里。　北至慶遠路龍水縣一百五十里。　東到横州永淳縣一百四十五里。　南到欽州二百三十五里。　西到左江古萬寨四百七十里。　北到慶遠路龍水縣三百三十里。　東南到横州二百一十里。　東北到賓州一百九十八里。　西南到左江永平寨交趾界七百九十里。　西北到右江横山寨自杷國二千五十里。　横山寨。　東北至上都七千四百八十里。　東北至大都六千四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路總管府五百二十里。　東至武緣縣界二百五十里。　南至宣化縣界二百里。　西至特磨道界郝溫縣八百里。　北至歸仁州三百里。　東到慶遠府龍水縣城四百五十里。　南到本路宣化縣四百九十里。　西到特磨道九百里。　北到自杞國城一千六百五十里。　東南到武緣縣三百九十里。　東北到大理國界善闡府一千八百里。　西北到羅殿蠻國一千七百三十里。　西南到左江古萬寨三百一十里。　遷龍寨。　東北至上都六千九百里。東北至大都五千九百里。　東至本路總管府二百里。　東至本路宣化縣界六十里。　南至欽州靈山縣界三百四十里。　西至古萬寨吳洞界一百里。　北至宣化縣一百里。　東到本路城一百里。　南到欽州靈山縣四百里。　西到左江太平寨管下上思明州四百里。　北到武緣縣界一百六十里。　東南

到欽州城四百五十里。　東北到宣化縣金城寨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左江太平寨四百八十里。　西北到古萬寨二百四十里。　古萬寨。東北至上都七千一百五十里。　東北至大都六千一百五十里。　東至本路總管府四百六十里。　東至宣化縣如禾鄉左江鎮一百五十里。南至遷龍寨界玉龍洞一百三十里。　西至太平寨界龍州一百里。　北至右江溪洞向武州界七百里。　東到本路城四百六十里。　南到遷龍寨城一百五十里。　西到交趾蘇茂州界一百五十里。　北到太平府一百六十里。　東南到遷龍寨二百里。　東北到右江横山寨三百一十里。　西南到太平寨管下思明州五十里。　西北到太平寨一百二十里。太平寨。　北至上都七千二百七十里。　北至大都六千二百七十里。東北至本路總管府五百八十里。　東至古萬寨管下安禮洞一百里。南至永平寨管下思凌州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交趾排欄縣界一百里　北至太平府一百里。　東到本路城五百八十里。　南到交趾界太平欄二百里。　西到交趾排欄縣二百里。　北到左江古萬寨一百里。　東南到遷龍寨四百里。　東北到右江横山寨四百三十里。　西南到永平寨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交趾丘溫縣一百八十里。　永平寨。　北至上

都七十二百九十里。北至大都六千二百九十里。東北至本路總管府七百里。東至交趾界太平栅一百里。南至交趾丘温縣界九十里。西至太平寨龍州界六十里。北至太平寨上思明州一百二十里。東到交趾交源州界一百里。南到交趾丘温縣一百二十里。西到太平寨龍州八十里。北到古萬寨江州三百五十里。東南到交趾廣源州二百里。東北到太平寨一百五十里。西南到交趾週城七百五十里。西北到太平寨一百里。

宣化縣南寧府志東至潯州府貴縣界首管村庄三百零四里。自界首到潯州府三百里。共計六百零四里。南至廣東欽州界圍揚村四十里。自界首到欽縣二百二十里。共計二百六十里。西至太平府羅陽縣界高嶺六十里。自界首到太平府四百四十里。共計五百里。北至慶遠府宜山縣揚村二百三十里。自界首到慶遠府三百里。共計五百三十里。東北到柳州府賓州界首鋪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柳州府四百里。共計五百二十里。東南到廣東欽州靈山縣界那旺村五十里。自界首到靈山縣二百三十里。共計二百八十里。西北到田州府歸德州界首武仕鋪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田州府三百里。共計四百七十里。西南到思明府上思

州界那蒙嶺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上思州一百五十里。共計三百里。東北至上都六千六百九十里。東北至大都五千六百九十里。東至橫州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左江古萬寨管下溪洞界九十里。南至欽州安遠縣界八十里。北至武緣縣界二十五里。東到橫州永淳縣二百四十五里。南到欽州安遠縣二百三十五里。西到左江遷龍寨一百五十里。北到武緣縣一百里　東南到橫州寧浦縣二百一十里。東北到賓州領方縣一百九十八里。西南到永平寨七百六十里。西北到右江橫山寨四百九十里。

武緣縣南寧府志上至右江田州府强山縣三百二十里。下至南寧府宣化縣一百里。東至柳州府賓州思籠鋪一百一十里。南至宣化縣高峯嶺五十里。西至右江田州府强山縣武士小江二百七十里。北至慶遠府宜山縣揚村三百里。東到柳州府賓州二百里。南到南寧府宣化縣一百里。西到田州府强山縣二百八十里。北到慶遠府宜山縣五百七十里。東南到南寧府長山驛一百里。西南到南寧府宣化縣那龍寨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柳州府賓州上林縣羅降鎮一百四十里。西北到田州府武籠峒二百里。元一統志東北至上都七千六十里。東北至大都六千六十里。東南至本路總管府一百里。東至賓州上林縣界一百里。南至宣化縣界七十里　西至右江橫山寨溪洞歸德州一百四十里。北至慶遠路龍水縣一百里。東到賓州上林縣一百七十里。南到宣化縣三百里。西到宣化縣那樸寨一百五十里。北到慶路龍水縣一百五十里。東南到宣化縣金城寨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慶遠路二百三十里。西南到左江古萬山寨三百九十里。

橫州橫州志東至貴州界首村六十里。自界首村到貴州一百八十里。共一百八十里。南至欽州立石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立石村到欽州五十五里。共一百八十里。西至永淳縣渠鷄村界一百里。自渠鷄村到永淳縣二十五里。共一百二十五里。北至賓州學田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學田村到賓州二十五里。共一百五十里。東南到貴州界首村界六十里。自界首村到貴州一十二里。共七十二里。東北到賓州解塘李村界六十里。自解塘李村到賓州四十里。共一百里。西北到南寧府那晃村到南寧府五十里。共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欽州立石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立村到欽州五十五里。共一百八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四百六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四百六十一里。東至貴州界八十里。

西至邕州路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欽州路界六十里。北至賓州路界一百四十里。東到貴州一百三十五里。西到邕州路二百二十里。南到欽州路二百四十里。北到賓州路一百九十七里。東南到欽州路二百九十里。東北到貴州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邕州路二百七十里。西北到邕州路二百一十里。

寧浦縣橫州郡志東西各一百里。南北各九十五里。東至貴州界首五十里。西至永淳界五十里。南至欽州界首五十里。北至永淳界四十五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四百六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四百六十一里。東至鬱林縣界八十里。西至永淳縣界五十里。南至靈山縣界六十里。北至嶺方縣界一百四十七里。東到鬱林縣界一百三十五里。西到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南到靈山縣一百八十里。北到嶺方縣二百四十里。東北到鬱林縣一百四十里。西北到嶺方縣二百四十里。東南到宣化縣二百七十里。西南到靈山縣一百九十里。

永淳縣橫州至東至橫州蘇光蒙村界二十五里。到橫州通計七十五里。南至欽州界臨枝村一百二十里。到欽州通計三百三十里。西至南

寧府界那晃村三十里，到南寧府通計一百九十五里。北至廣州界學
田村一百二十里，到賓州六十里。東南到横州界蘇光蒙村二十五里，
到横州七十五里。東北到賓州界學田村一百二十里，到賓州六十里。
西北到南寧府界那晃村三十里，到南寧府一百九十五里。西南到
欽州界臨技村一百二十里，到欽州計三百三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
五千五百八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五百八十一里。東北至本路一
百二十里。東至寧浦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宣化縣界五十里。南
至靈山縣界八十里。北至嶺方縣界一百里。東到寧浦縣一百五十
里。西到宣化縣一百五十里。南到靈山縣一百五十里。北到嶺方
縣一百三十里。東南到寧浦縣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嶺方縣一百五
十里。西南到靈山縣一百七十
里。西北到宣化縣一百六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十九庚

寧 南寧府二

城郭

本府南寧府志宋朝元豐三年修築大城，六年而備。元豐八年修築城東
羅城。元朝於舊基上以土築為城，牆无存，崩壞，止是補築。
本朝重修城垣一新，週圍一千零五丈，各門月城、池週圍丈數不等。舊門
五座。鎮江門至長塞門長八十二丈七尺。安塞門至新東門長三百
一十一丈五尺五寸，月城池一十九丈。新東門至朝京門二百九十七
丈五尺五寸，月城週圍二十丈。朝京門至鎮邊門長三百零二丈四尺
五寸，月城池週圍二十七丈。鎮邊門至鎮江門長一百一十丈七尺五
寸，月城池週圍一十九丈。南北城壕二處，建武志據舊志，羅城元司一千
丈，高一丈五尺，上廣一丈三尺，下廣二丈，環遶二壕，並廣一丈五尺，深一
丈。唐開元二年司馬呂仁築，蓋州古城，在今之城南二里。其故址僅存，社
稷在馬今城之築，自皇祐間經兵火，碑刻不存，遂無稽考。耆老相傳經營
之初，隨築隨壞，董役者苦之。夜夢有蛇環地而行，若示其址。遂詰所夢，即
其地而築焉。立青龍烏龍廟于城隅，至今祀之，即所夢之神也。元豐三年
得旨修築，六年而城備，周二千五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下廣六丈，上廣
二丈六尺，環之以屋。三面為壕，而西因長江為手城，在其內，其制惟舞城
備之。明年太守西上閤門使和公斌，以甘泉隔於城外，兵民為夙夜之阻，
遂上其事，展城以便汲者，週圍四百一十有六步，高二丈五尺，上廣一丈
九尺，而基倍之。復作兩門城於外，各長一十有五步，其高如新城之制。總
周九里三十步。城門之舊，曰朝天，曰望京，曰長泰，曰鎮遠，曰安塞，曰承濟，
與長橋門而七。長橋在城之東北隅，於八卦為艮，陰陽家以艮為鬼戶，由
是戶則有登踰，且其門與朝天望京密邇，視二門為雍，左既非市廛通衢，
與梁久廢門為之不關者多歷年，闔人不設，守禦無尸，其奇雄以哉不虞
司城官遂以為言，此得旨修城，遂築其門，與合門之外有小甕城，歲叢生
荊棘，併徹去之，以塹其外。今為門惟陸，自城之築經始者，以其土性緩散，
從而屋之，歲月既深，材盡壞圮，連楹延棟十塌其七八，舊植之存者皆朽
株危立，草莽殆主于塹，而甘泉之小城尤甚，木石無於壁者，狐兔之跡
相尋，公私俱病之。分守者以之財用偉然大役，垂十餘政，皆未遑也。安撫

任分兩持使者節，屆臨是邦，下車未幾，慨然興嘆，以是爲邊藩二廣四十餘州所是以爲安，其爲阻固不可以不謹，乃戒司城納所費言于帥府經略使司業劉公，以聞于朝，有旨賜緡錢一萬，併修軍器，遂命陶人埏埴于三廟，掌灰鍛石，丁可斲攻木之工，凡一百八十有三，版築之功，凡九百十有四，雜以壯城之卒，先是城之摧毀者，凡一十有六所，計三百三十有一丈，治女頭凡二千二百六十有三，爲新屋一千五百有一間，外圍樓四，敵樓馬面三十有六，甲仗庫一，備城庫二，城門之樓重建者四，曰熙門，曰安塞，曰望京，加葺者三，曰鎮遠，曰咸濟，曰長泰，鳩工於六年十月之吉，迨七年晝正月而告成。 本州城，自元豐修築三面爲濠，而西因長江舊矣，厥後以年深頹圮，自任安撫任內復修築一，仍元豐制，乃損女頭城面之磚，以增修其城身，遂易以土墼爲之，故屋之以庇風雨，歲月既深，材盡朽多壓焉，會朝廷以西南幹腹爲憂，謀帥當一面閫，使王舍人雄實，自宜易鎮于邕，公，山陽人也，有大勳勞于江淮，素諳備禦事，環視惻然曰，兩廣所恃以爲藩籬者邕耳，而城圮墼壞，且不合古制，以矮屋覆于上，緩急孰與禦，遂亟申臺閫，及樞密行府，量事期，計丈尺，具畚鍤，市木於北山，鍛灰於可盧，運塼於馬務，三廟及東北諸岡，率土丁戍軍壯城之卒，咸執斯役，盡撤

用磚灰甃城身，砌女頭，環布圍敵馬面樓一，如淮東之城制，總創圍樓四座，馬面樓三十六座，甃城樓五十四間，敵樓二座，幫砌城之頹圮者十餘所，覆砌城面二千一百九十步，女牆肩臺稱是，重甃城門兩座，東門外倚壕施釣橋，鄉老云，正合武襄公之故址，環城又築羊馬墻，以爲捍敵之防，又築南壕，廣三十五丈，浚東城壕五百餘丈，壕深壘固，隱若敵國，有來自特磨者，驚南詔以西諸蕃皆有捐戒不可犯之語。一 時咸觀議，邕既張古之所未見，是役也，樞密大使陳𨑨撥十七界會七萬貫，帥漕工侍董公拯撥經司錢五千貫，運司錢五千貫，運司錢萬貫，提刑揚糴權漕日撥鹽二百籮，又撥錢一千貫，用猶不給，公復撙節一切浮費，銖積寸累，以濟支遣，總用磚五百萬有奇，灰一百萬觔，木三萬株，竹二萬竿，鐵三萬觔，工費二萬三千緡，鳩工於淳祐八年夏五月，越明年六月告成。 坊 南寧府志 武勝坊在衛門之南。 肅清坊在按察司之東南。 仁和坊在府門之西。 宣明坊在府之西南，建武志作賢坊在城之東。 慶關坊在城之南。 永定坊在城之西。 長樂坊在城之北。 右坊肆在羅城外，乃舊所建。 永寧坊在州治之前。 景行坊在子城之南。 德化坊在子城之南。 泮宮坊在長泰門內。 遵遠坊在子城東北。 勝遊坊在安塞門內。 迎輅坊在朝天門內。 崇善坊在子城之北。 仁和坊在子城之北。 勝業坊亦在子城之北。 右坊一十在羅城內，於紹聖三年立。 來遊坊在城之東。 迎恩坊在城之東。 金坊坊在城之東。 衣錦坊在城之南。 飛騎坊在城之南。 連渚坊在城之北。 鎮遠坊在城之西。 輝武坊在城之北。 宣化坊在城之西北。 右坊九在羅城外，亦於紹聖三年立。 互市

建武志 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臣寮上言，乞於邕州買馬司收買綱馬，得旨依奏，於邕州置司，差提舉買馬官李預六年罷，所置令本路帥司兼提舉買馬，邕州知州兼提點買馬司，三十二年，帥臣余良弼奏，本司幹辦公事一員，乞依元豐指揮，於邕州置辟守，處居住，給察博馬錢物司措置買馬，得旨依乾道七年帥臣李浩申，乞依舊復置提點綱馬驛程二員，往來撿視綱馬一員，靜江府置辟字一員，撫州並從本司踏逐大小使臣奏辟，其請給人從，合依本司屬官體例，得上依淳熙十二年有聖旨，令川廣漕臣依元降指揮，兼帶提舉本路綱馬驛程，其提點使臣並改作幹辦，稱呼。

橋津 南寧府志 魚步津在城南 上津在城北，建武志 徐步橋在壽邊樓之前。

宣化縣 南寧府志 鄉隅 本縣仍舊見管五隅九鄉二里。 五隅 東南

隅。 西隅。 北隅。 中隅。 九鄉 上東鄉。 下東鄉 上南鄉。 下南鄉。 西鄉。 北鄉。 思龍鄉。 如和鄉。 太平鄉。 二里 封陵里。 武仕里。 邕州志 上東鄉在縣東管一十八村。 下南鄉在縣西管一十三村。 西鄉在縣西管一十九村。 北鄉在縣北管二十五村。 太平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 如和鄉在縣西南管三十村。 思龍鄉在縣西管三十村。 上南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 下東鄉在縣東管一十七村。 如洪里在縣西管一十四村。 南寧府志 墟市 三床墟。 張墟。 南墟。 咘墟。 韋墟。 古潭墟。 古辣墟。 合羅墟。 段儂墟。 那同墟。 那龍墟。 那蓠墟。 零灣墟。 羅文墟。 新墟。 安吉墟。 武崗墟。 紇墟。 長山墟。 鄭墟。 新庄墟。 渠頹墟。 思回墟。 石廣墟。 高屯墟。 水路 上至右江田州府萊化州四百五十里。 左江太平府五百里。 下至潯州府三百里。 陸路 上至右江田州府歸德州二百二十里。 左江太平府羅陽縣一百九十里。 下至潯州府三百里。 橋 元亨橋。 龍溪橋。 津渡 鎮江門渡。 魚步津渡。 大灘城。

武緣縣 南寧府志 城 宋朝立縣以來，別無城池，元朝照因土寇班天瑞作耗，本縣主簿兼尉吳清寧始督鄉民修築土地，其基址稍實，闊未附之

前。又因峒賊黃郎遣譚布盈等連年作耗，居民逃倚山寨。前項城壕俱各崩壞。洪武元年冬，有權知縣陳鼎重乃閱舊裁減荒餘之地，從新築土爲之。今其城高一丈三尺，周圍三百九十二丈八尺。　坊　德政坊在縣門正街。　淳熙坊在縣東街　禮義坊在縣西街。　鄉里。　止戈鄉在縣東北，管七里。　羅和里。　富昌里。　右明里。　賢良里　上富里。　謂隆里。　大小武靜里。　鳳化鄉在縣正北，管三里。　羅伊里。　汲里。　古參里。
永寧鄉在縣西北，管弐顆里。　樂昌西鄉在縣東南。　述昆鄉在縣正北，管大小安定一里。　墟市　陸斡。　龍母。　陶朗。　狀纘。　鄧曾。　小塗。　譚黃。　小楊。　蘇排。　壤塘。　樂昌。　平洪。　下黃。　葛墟。　伊嶺曆墟。　舊墟。　鋪墟。　橋墟。　都暗　定羅。　蘇渠。　古浪。　揚墟。　龐墟。　片墟。　蓮塘。　平林。　古天。　程墟。　古木。　仙朔。　生料。　橋利。　小莫。　敢曜。　思坊。　小黃。　橋　東橋。　羅莊。　浮排。　平安。　蘇豐。　武崗。　暗橋。　銀橋。　閉忙。　韋朗。　民橋。　思馬。　渡　南渡。　砵砂。　六祖。　洪水。　冷水。
橫州南寧府志城　宋朝以來已有土城，爲因土寇作耗，人民居於山谷，多有頹壞。
本朝歸附以來，重新整治。今其城高一丈八尺，周迴三百二十五丈。橫州志城周圍三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八尺。宋末太守謝渠伯環城三面濬濠闊三丈，深八尺許。至元二十四年，太守張垓又重修之，復增廣於舊云。　郡城周三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八尺，闊五尺。太守謝公渠伯一新修治。尽復頹圮。太守張公垓再行繕治。今復廢壞。郡壕闊三丈，深八尺。歲久淤塞。東北隅背洞，遂爲犬豕之場。舊有溝泄水南入于江，郡人患其甲夷失次，因循未改。今太守張公垓浚其流，自乾亥達香稻水入于江。壕水三面，遂復環遶。　坊　文明坊在縣東工街。　崇寧坊在城外西街。　嘉政坊在城外大市街。　衣錦坊在城東。南寧府志鄉里　從化鄉在縣北。　北鄉在縣西。　南鄉在縣南。　修德鄉在縣西　武羅鄉在縣北　靈竹鄉在縣北。　南里鄉在縣西。　東北西里在城內　中南里在城內。　思恩里在縣東。　瑞峯里在縣東。　高登里在縣東。橫州郡志樂山鄉在縣東。橫州志墟市　大市街在州之東。　博合墟。　蓮塘墟。　前永淳縣墟。輿地紀勝伏汚墟。在寧浦縣西二十里。南寧府志橋　翔雲橋在縣北。　渌水橋在縣北。　方水橋在縣之北。　太平橋在縣西。　稻水橋在縣之西。　永東橋在縣西。　海棠橋在縣之西。輿地紀勝秦少游次題海棠橋。海棠

橋者。附城郭植林叢。大江橫鶯洲渡屈折，此爲幽趣。故老云：此橋之南北，舊皆海棠。有書生祝其姓家其間。少游嘗醉宿焉。明日題一詞而去，所謂醉鄉廣大人皆少是也。郡城御西少游嘗居焉。見懷古亭記。梁謨撰。　通津橋在縣北十里。即今翔雲。　警水橋在縣西三十五里。橫州志津　東津縣東五里。　西津縣西一十里。　南津在縣門。　北津縣北七里。橫州郡志渡　南渡在州之南，通欽州。　前永淳縣門渡。　東津渡。　西津渡。　古文渡縣北。
永淳縣橫州志城　土城周圍二百二十四丈，高八尺。南城樓三間，高一丈五尺。　鄉里　武羅。　脩德。　零竹。　南里。　縣郭　上里。　中下里。　墟　大市墟在縣城南。　渡　南渡在縣南，通南寧府。

風俗

本府元一統志地近溪洞，與左右兩江習尚夏殊。人性輕悍而椎髻箕踞，乃其習也。鼻飲之俗，王安石論交趾文畧云：蜀民頭飛，我有車馬；蜀民鼻飲，我有酒食。用革蜀之俗也。蜀民斷髮，我有衣冠；蜀民鳥語，我有詩書。用滌蜀之禮也。煌煌炎洲，煙蒸霧煮，我飛竟雲，濮蜀甘雨，湯湯瘴海，雲燒日鍛，我張蜀弁，聚扇爲薰風。邕人語言類襄漢，自武襄狄青平儂智高去後，留兵千五百鎮守，皆襄漢子弟，至今邕人皆其種類也。風俗乖異。詔令嶺南諸郡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委長吏常加戒勵，俾遵條式。宋熙寧二年，大宗覽邕管雜記，歎息故有此詔。長編鄉村之俗，多戴白巾。邕州圖經云：俗儉嗇澆薄，內險外蠢。椎髻跣足，尚雞卜及卵卜，提包箕踞。寰宇記亦云。狸獠有四色，語各別譯而方通。州即古晉城蠻渠。歲時於石溪口通商，有馬會。記文曰：馬會今之獠布，以竹灰爲鹽，不事五味。寰宇記及圖經云。溪洞須習與有民異。推髻蠻音，衣冠不正，服食亦殊。少習詩書，多務山圍，以强凌弱，以衆暴寡，自耕自食，雖父子兄弟之間，言稍不順，遂相讎殺。歸附元以來，德化所被，稍改舊習。
宣化縣南寧府志本縣境俗，土瘠民貧，男子務農，兼習技藝，婦女趁墟買賣爲活。四時鬱蒸，地土不宜蠶桑二麥，惟務紡績麻葛爲衣，不分寒暑，悉皆跣足。民性頗淳，冠婚喪祭，稍循禮法。外有如和、太平、思龍三鄉，接連萬承、萬化、歸德、峒，民撞爲雜，愚昧無知。自歸附以來，漸以効順，輸納賦稅。民間有病，皆不服藥，惟信卜筮祈禱。每歲春以三月，秋以九月登墳祭掃。
武緣縣南寧府志本縣地面隣接溪峒，民性澆薄，重財輕死，蓋因田土瘠确，多係刀耕火種，用力艱苦，四時常服麻布，不諳蠶事，不務商販，民間但

婚娶室父子多不同居疾病不肯服藥惟以卜筮禱祭外有近鄰譽屬述昆鄉大小定定里人民其性凶險願係蠻猺不知理法不伏科差自洪武四年以來才方向化止是輸稅而已

橫州南寧府志本州地面偏僻在遐荒風氣鬱蒸瘴癘不常土瘠民貧力耕火種男子樵採經營以補歲食之不給女子紡績麻葛以供四時而服馬不諳蠶事冠婚喪祭稍依禮法惟婚姻以檳榔為禮疾病俱不服藥惟以卜筮禱祭唐宋以前亦有登科進士者矣大抵嶺南諸邑民淳訟簡號為易治橫邑其庶幾焉橫州志漢地理志云男子耕農種禾稻苧麻女子蠶桑績紡民有五畜元一統志地盬民瘠俗惟種田

形勢

本府郡縣志慶曆四年四月長編載寶元初杜杞知橫州言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蠻外事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皇祐四年五月廣源州蠻儂智高據破邕州連陷橫貴龔藤梧封康端州攻廣州不克九月陷昭州賓州復入邕州朝廷命樞密副使狄青討智高五年正月戊午青與智高戰于歸仁鋪大破之智高奔大理國輿地紀勝貞觀為都督府史記志貞觀六年改為邕州都督府唐以邕州為西道唐九郡今咸通三年分嶺南為東西道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三十六洞印先有西江州洞各執山係古洞印至治平四年準朝廷給賜銅印左江十八面右江十八面今所為三十六洞之印也繇此續降印鑑固不止三十六也號為大府皇祐五年丁寶臣作邕州新城紀昌嶺南東西二部四十五州惟廣桂邕號為大府宅宜州圖經厥惟邕邊南國之紀九洞襟帶州城列脣齒今增至蠻頒曰璧之邕邊南國之紀邕旁所蒞最廣度指而西為州二十有五而道里遠表與蠻錯居有永平橫山二寨永平通交趾豐六海外橫山通自杞羅殿特磨控建巳蜀見杜休乙編李大異書橫山買馬圖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群金秦貴賦事宜然邕州與賊通近容州則居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其威漸江斷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今置在容也則邕州兵馬必為依聽節制於邕州實為主使蓼蛇示扯皇祐疾氏通籌緻壞役者苦之更夢有地環地而行者示其北返卽其地而築為雲南頭楚分尾杜克復五土戍元一統志南晉豫窮荒之境群蠻來互市之衢姬知才謝表云　山川為貢外城郭漢兵餘善東詩　金城之固銅柱之封狄青賀捷表云　地控龍編之遠歲通駿骨之奇賴狄德謝表云　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陶弼詩　黃茅煙瘴之地舊傳檳榔出海

南又壓瘴氣日夕食之為常至於婚嫁亦以此為禮蕨惟邕國南國之紀九洞襟帶州城脣齒余靖平蠻頌云　王晉本頂銅柱漢頭見陶弼詩

橫州郡縣志寶元初杜杞知橫州言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阻險可以屯兵應援三郡賦或奔衝足為控扼　州以橫槎為名按寰宇記　三梁政縣烏滸所巢按寰宇記　對境之前有南山焉秀巒疊秀泉石清深僧先覺撰寶華山記云　橫踞邕為鎮寶犬牙相制之地易被修城記云　南瀕海徼西接溪洞按寶華山記云　東連懷澤西接欽江實二州車馬之衝貴縣六守上梁文　高壘山圍城堞玄二灣江抱海槎浮徐安國橫浦詩

戶口

本府南寧府志人戶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一戶人丁一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三口　宋朝戶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戶　丁六萬二千零九十口

元朝戶九千七百零四戶　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三口

本朝戶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一戶　丁三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口邕州志土丁　元額宣化見管廣勇第一都一百二十三人第二都七十五人安邊第一都一百人第二都一百五十一人晦零第一都六十二人第二都一十六人武緣見管安邊指揮二百八十四人定勝指揮二百二十四人晦零都六十人見共管一千九十五人建武志軍額　東南第十三全將駐劄十一指揮額管五千一百人馬一千六百足　有馬雄略第二指揮額管五百人馬五百足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　有馬雄略第三指揮額管五百人馬五百足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　有馬雄略第四指揮額管三百人馬三百足營舊在州東今遷于朝天門內三十步　有馬營略第七指揮額管三百人馬三百足營在州東去城一百步　澄海三十一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東朝天門內　澄海三十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東白塔城望京門內　澄海三十四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　澄海三十五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　澄海三十六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南去城一百五十步　澄海三十七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不係將駐泊軍　宋朝熙寧間邑戍禁軍二百八十四人置駐泊兵馬監押兼之　廟軍　清化第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北　在城第二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北　壯城第二指揮額管三百人營在子城東北　都作院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北　剩員指揮營在子城東北　土軍　城外巡檢指揮額管二百人

管界巡檢指揮額管一百人。太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太平寨同巡檢額管一百五十人。永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永平寨同巡檢額管一百五十人。横山寨都巡檢。富勞驛都巡檢。横山寨洞巡檢。

邕州志洞丁　治平元年知桂州陸詵各按邊至邕州閲洞丁得精兵五萬。熙寧二年六月樞密院言聞邕州欽州洞丁能驍勇但訓練不至。激賞無術。欲令分爲三等，有戰闘武藝出衆爲上等免差役，人材趫捷爲中等拚配。餘爲下等。常日不妨農作習學武藝，提舉官教閲，即聚一村按試毋得頻集，從之。至元豐二年廣西經略司奏，根括團結到邕州欽州洞丁成一百七十五指揮，内選籍定武藝上等三萬六千六百七人，總三等凡十萬餘人。至宣和八年臣寮上言邕州左右兩江沿邊溪洞五十餘處自治平年間籍其土丁六萬餘人，至熙豐間再籍其數已及十萬，迨今四十餘年，生齒之盛，其少壯可用者尚未增入簿籍，逃亡老弱不堪用者又未鐲免姓名，乞別選素諳溪洞能使遠人信畏之吏專令措置重排簿書，庶幾丁數得實。奉御筆令蔡懌條畫措置具久遠利害疾速飛驛以聞。未幾准樞密院批送廣西經略司權行住罷土丁教閲揀换排籍。建炎元年御置訓練洞丁，改用文臣充提舉官，於是州人朝請郎前廣西經略司幹辦公事李域充其任，其請給人從等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施行，所有見任使臣許就差充本司幹辦公事，并又逐選差官員使臣一十員按左右江關境圖，視州洞大小隨地理遠近分定差官抄點見在人數，揄准元豐法應兩江洞丁，除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別立名籍拘管權免教閲外，自二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並須盡數供通其丁壯，仍分三等，内曾戰功或武藝如能出衆者爲上等，人材趫捷習熟武藝者爲中等，餘爲下等，將之來妙藥到人數内上等人以憑緩急選募出戰，與免殺差使及科配中等以備把托隘栅防守溪洞互相照應警退盜賊及鎮寨代戍，與免夫役下等人依自來條例輪流差使，選諭發出戰，即背器甲輜其中等人遇教閲按試如武藝陞進即便陞等，契勘元豐舊例州洞各依軍法排定五百爲指揮，置正副指揮使各一人，都頭五人，教頭三人，押隊二十人，引戰二十人，每隊二十五人，每五人爲一保，以上中下三等各爲指揮不以强弱交反。遂立抄簿付官供攢，左江計三十二洲洞，舊管六萬三千五百八十四人，新收一十萬九千五百六十六人，内管典頭首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幼丁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七人，正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一人，總一百六十六指揮令一十四隊一人，上等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五人，中等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三人，下等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四人。比舊額共增四萬六十八百八十二人。右江計二十四州洞，管三萬三千六百七十六人，新收八萬七千二百二十六人，内官典頭首二千一百四十五人，幼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九人，正丁六萬五千四百二人，總一百一十四指揮零五隊二十六人。上等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五人，中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九人，下等二萬五千七百一十八人，比舊額增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八人。歸明州洞三十一處，係物行抄點，共收正幼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一人，結成保隊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總計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七十人，比之熙豐舊數計增收十萬餘人。嘗攢造團結簿投進，近年以來，洞丁訓練專委南江都巡檢使提舉其事。

宣化縣　南寧志宋朝戶四千二百六十戶。　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

元朝戶二千八百三十六戶。　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

本朝戶六千九百五十二戶。　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三口。

武緣縣　南寧志宋朝戶四千三百七十四戶。　丁一萬六千七百七十口。

元朝戶一千一百七十六戶。　丁四千九十口。

本朝三千三百四十九戶。　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口。已上並南寧志。

横州　横州志唐貞觀十二年戶一萬一百二十八。　口一萬七千三十四。天寶元年改爲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　戶一千九百七十八。口八千三百四十二。

寧浦縣　南寧志宋熙寧間戶五千二百一十九。　主戶三千九百六十四。　客戶一千二百五十五。　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　主丁九千五百三十。　客丁二千八百零六。　元至元間戶四千一十一。　口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

永淳縣　南寧志戶一千六百八十一。　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　客戶二百九十二。　丁四千九百七十五。　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　客丁二百八十二。

本朝省寧浦縣，總屬横州，戶一千五百一十五。　口大小男婦九千三百九十九。　宋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戶六千二百九十九戶。　丁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口。　元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戶五千六百九十二戶。　丁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口。

本朝戶併永淳入横州，計二千二百二十戶。　丁八千六百一十三口。

永淳縣　横州志宋崇寧間戶一千零八十。　口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

元至元間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二。
本朝戶七百零五。口六千一百五十五。

賦稅

本府南寧志官民田地塘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五頃。九十畝四分九釐一毫。夏稅米六百四石五斗四升一合二勺。紅花一十一觔一十三兩五錢。絲二觔一十二兩八錢五分。秋粮米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石七斗二升六合九勺一圭。租鈔三十六錠一百七十五文。本朝夏稅四千七百九十五貫零九十九文。免役錢二千二百七十九貫五百文。秋粮一萬五千三百零七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有零。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觔

元朝在城商稅課程錢二千三百五十貫六百九十二文。各壚商稅并糖榨錢二百五十七貫零二百文。門攤酒醋錢八百六十三貫。稅粮三千零一十七石七斗六升一合七勺四抄九撮九圭八粒。

本朝在城稅課錢每歲八千五百七十二貫有零。各壚稅課錢一千三百七十七貫三百九十八文。酒醋課程錢五百八十六貫三百三十四文。麻糖榨錢五十貫文。塘地租錢二百一十一貫八百三十四文八分。麻瓏錢每歲徵錢七十四貫二百文。藍靛每歲徵收七十一觔。夏稅錢每歲徵錢一百二十八貫一百九十五文五分六釐。魚課錢每月一十六貫文。秋粮每歲徵粮二萬五千六十九石三斗七升二合三勺一抄四撮五圭五粒二粟。建武志夏稅錢二百八十貫四百六十四文。秋粮米一千七十四石五斗七升三合。土撩茶三千斤。麻四十七束九觔八兩。係經畧司招納充效用之人駐劄于思隸圍客團以備調發免納稅米。以此輸之。已上係遷隆寨 橫山寨夏稅錢二百五十九貫一百三十文省。稅米九百六十二石三斗八升。草菓子四毬。土窄布一百六十分。水平寨夏稅錢一百八貫七百三文省。內三十五貫文省係納馬二十二疋價錢。秋粮米五百八石三斗二升。已上並邕州志 財計經總制錢。舊額歲解二萬七千八百四十九貫六百五十四文省。分四季起解。自兩江賦稅失陷諸處場務歲入皆虧。每年四季起解比舊額減半。自集相董文清併畫。經今三四十年。遂爲定例云。歲計鹽每歲運司撥下四千籮。續增至五千二百籮。每月還運鹽本錢一千八百九十一貫六百三十五文省。本州舊額每斤直一伯文足。紹定間因脩城權添六文。隨即罷免。其後通判廳申請以經制錢虧額添六文。每斤直一伯六文足。內百文歸州家。六文歸倅廳。遂爲定例。但弊倖多端。浸失鹽政初意。價雖不增。而斤兩大虧。民間以食貴鹽爲病。爭事私販。不可禁止。抵罪者衆。而官鹽滯售不行。展轉受害。非一日之故矣。淳祐五年謝安撫到州。首革寬剩之弊。出入盡依祖額。選吏校運到鹽。置天平于庫門。委官監稱。初不利其贏。至於賣鹽每斤除包葉外。實一百六十文足。畫詩或當穗點秤。始爲多以郡計遺乏爲慮而行之。兩上撙費雖多。支遣亦給。上下便之。賜本錢一千貫文省。減下吏人錢四百六十九貫五伯八文省。坊場淨利錢兵十三貫文省。永豐場淨利金三十兩停廢。多淑場淨利銀一十兩停廢。貫馬錢。紹興以來累降指揮。每歲取撥諸州上供錢七萬貫。經制錢五萬貫。轉運司賣鈔錢八萬貫。石康倉鹽二十萬斤。計錢三萬貫。成都運司錦二百匹。計錢二萬貫。靜江府合起湖南總領所上供折布錢內截撥額外馬價錢六萬二百八十貫。通判數多寡或責 本路提刑司合起發經制供內截撥襄陽府馬價錢四萬貫。內除撥諸州上供錢一萬一千貫。充發鹽鋤錢。又撥還經制錢四千四百貫。充諸州養士錢。又減免賀州上供錢八千五百貫。歲計實計見錢二十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一貫文省。鹽二十萬斤。沿江綽買 誥高化 林 今四州安黨瀹安 州般 桁 山寨鹽倉川錦二百匹。經略司又遣水銀往福建路發賣。買錦貨回司發赴橫山寨博易添湊支遣。其見錢於前年預發。靜江府置場收買銀六萬兩。同司易錦分爲三綱。三冬月各團併一綱。差本司使臣一員將校五人發下邕州買馬庫交納。買馬額紹興五年指揮每歲正額一千四百匹。以十分爲率。建康鎮江鄂州每處三分。池州一分。三綱。隆興元年指揮於買到綱馬內選出格良馬每三十匹爲一綱。押赴行在投進十綱。二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六綱發赴襄陽府。乾道元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建康府。三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鎮江府。五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一綱應副池州。又當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二十綱赴行在。普添是也。

宣化縣南寧志宋朝夏稅錢二千四百八十貫七百二十七文足。秋粮六千二百九十七石三斗三升二勺。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斤。熙寧七年淮轉運司奏時上件麻料減納身丁錢六文足米一斗二升五合
本縣元朝在城務商稅課程錢二千三百五十貫六百九十二文。南市

務各墟糖榨課錢。一百二十五貫。門攤酒醋課程錢五百六十三貫。
稅糧一千六百七十二石五斗八合六勺。
國朝本縣南市局。各墟商稅錢每月六十一貫三百六十八文。酒醋課程錢。每月三十一貫九百六十文。糖榨錢五十貫文。墻地租錢。每歲徵錢二百一十一貫八百四十三文八分。麻䴥錢每歲徵錢七十四貫二伯文。鹽䑸每歲徵收七十一艘。夏稅錢。每歲徵錢八十九貫五伯三十四文五分六釐。魚課錢每月一十六貫文。秋糧每歲徵糧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四石八斗九升三合六勺一撮五圭二粒二粟。
武緣縣宋朝夏稅錢三千二百七十八貫七伯四十一文。秋糧六千九百一十三石四斗六升有零　元朝門攤課程錢三百貫　各墟商稅錢三十二貫二伯文。秋糧六百二十八石四斗六升。
本朝酒醋課程錢三百零二貫四百文。各墟商稅錢六百九十一貫有零。夏稅錢三十八貫六百六十一文。秋糧五千三百九十六石七斗四升四勺一抄五撮五粒。建武志夏稅錢二千二百七十八貫七伯四十一文足。內七百二十七貫六伯一十一文足係收農田水利夏稅錢。秋糧六千九百一十三石四斗六升三勺四抄。內一千八百二十三石八斗一合係收農田水利稅米。
寧浦縣橫州志宋崇寧間糧一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九升三合。免役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九斗一升七合。
永淳縣糧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三斗八升二合。
寧浦縣元至正間田一百五十頃八十六畝二分一釐七毫。糧五百六十四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七抄一撮五粒六圭。
永淳縣南寧志宋朝免役錢寧浦永淳二縣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五貫五伯文。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秋糧二千九十六石五斗四升二合。稅錢一千三十五貫六伯三十一文。宋朝不以民應當差役。只收免役稅糧。元朝田一百九十一頃四十畝四毫。糧七百一十六石七斗九升三合一勺四抄九撮九圭八粒。
本朝酒醋課程錢。二百五十一貫九伯七十四文。各墟商稅錢六百二十五貫零三十文。秋糧五千七百一十七石五斗三升八合二勺九抄八撮。橫州志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七毫。糧一百五十一石八斗一升五勺七抄八撮一圭五粒。

本朝本州實徵舊管新增輕重租田。一千六十二頃八十六畝一分六釐。糧四千一百六十六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三抄六撮五圭。本縣一周歲稅糧。計九百石有零。橫州郡志本路一周歲稅糧一千一百一十九石五斗三升九合。本路一周歲諸色課程計中統鈔。共一千一百三十九錠零八錢。酒課六十六錠三十五兩七錢。醋課一錠二十七兩七錢一分。稅課七十錠二十七兩三錢九分。
寧浦縣橫州志宋崇寧間稅錢六百一十四貫八伯六十四文。夏秋兩料免役錢。各一千三百七十九貫五伯文。
永淳縣宋崇寧間糧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稅錢四百二十貫七伯六十七文。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三斗八升二合。夏秋兩料免役錢各九百貫。宋舊法不以民戶應當差役。只收免役錢米。元至正間。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五毫。糧一百五十一石八斗一升五勺七抄八撮一圭五粒。
本朝田三百六十四頃九十八畝八分八釐。糧二千四百六十二石一斗六升三合五勺九抄一撮。課程錢鈔計一百八十一貫四百一十四文。
土產
建武志象　出交趾山谷。惟犀者有兩長牙。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象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柱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縛欄道傍中爲大穽以雌象前行爲媒。遺甘蔗於地。傅藥蔗上。群象求食蔗漸引入欄。閉其門。就穽中教習馴擾之。始甚咆哮。穽深不可出。役者以言語諭之。久則漸解人意。不馴則告之云。當爲爾引雌來。即聽從。又爲立名字呼之。則應。役者謂之象奴。蠻酋出入多乘象。其貢中國者。背施鞍轡御座。號羅我。象頸編金鈴數十枚。行則琅琅然。交人有犯惡逆者。即之地。使象蹴殺之。　孔雀　生溪澗高山喬木之上。人採其雛育之。卧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適。巢巢于山林而下浴沙土。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金碧晃耀。特特自喬盡張其尾。圓如錦輪。俗謂之朝。其朝無時。自晨至午皆朝。人聚觀之則奮迅不已。若矜衒者。或所慕悅。及驚懼亦朝。歲一脫尾。秋夏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菸。以豢杷縛欄上。令自啄食。其性警又有力。不喜就地游食故也。　蠻犬　如獵狗警而猘。諸蠻以爲至寶。於擴山背作茅舍野次。謂之寮。畜一犬。白晝盜莫能近。尤一者之賈亡三緣白無寸之
鸚鵡　有地溪洞皆有之。千百爲群。飛甚高。聲格磔亦能言語。此物畏冷

冷則發瘴嗾戰。如人患寒熱。以餘甘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凡一統志出南詔山川能言

蠻馬　出西南諸蕃。多自毗耶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於大理。故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間有筋廉骨細。頭小蹄輕。類西馬者。自杞人以錦二尺博大理二馬。金鐲一兩博一馬。歲十月則群來。南自杞行十二程至西四城州。又六程至横山寨。官以錦銀塩三物折馬價。獨自杞不用塩。食大理塩故也。得銀亦不用。悉以易黄金錦帛以歸。又有羅殿國及謝蕃滕蕃羅孔諸蠻落土產馬。其地多山險。馬尤健壯。亦以十月來。行二十二程至四城州。與自杞等馬會。俱入横山。其人亦以所得銀易金錦及雜綵帛。蠻人死。即以一錦纏繞。親友賻者亦以錦。貴人至纏十數疋。故須錦為急。諸蠻酋各以家奴隨馬綱來賣。馬一疋。税銀一兩。謂之牙銀。奴執竹片尺餘。得一牙銀。即刻竹一刀。比歸。持竹與銀併致之酋。不敢欺也。買馬司歲市國馬一千五百疋。盡出於諸蕃。世漫稱廣馬。非是。廣安得戰馬。土產小駟。與湖淮無異。一疋直十餘千。蠻馬一疋。爲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其尤駱駿者。在其出處。或博黄金一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等耳。

大理馬　爲西南蕃之竒。間亦與自杞博易。轉至中國。大理至横山寨。纔四十餘程。而不能自

致者。必假道自杞。自杞人亢狡爭利。大理人文柔。雖知其利。卒不敢度。自杞而東。別有一路。自其所謂善闡府者。經特磨道。以至横山甚捷。彼見中國金錦之利。欲自通者久矣。常遣馬樣來。多爲特磨所留。特磨人亦貪恃。故久不得達。先自建炎三年買馬。官嘗遣書至其國招之。其曲文稱大理國善闡府保大二年二月牒云。已選戰馬千疋。備貢江涨。未敢行。自後因循不復議。乾道九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觀音保等二十三人詣横山。其名多用三字。蓋與特磨和親。故通道無壅。特磨人儂姓者導之來云。欲以馬入中國。太守姚恪買馬。官趙不遲等盛陳金帛夸詡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正二年。具所須博易物。請在大理國條下。

狨　有三種。金線者黄。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線玉面者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線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子嘗抱母牢不可折。人取之。射殺其母。取其子。子猶抱母皮不捨。獲狨者可以戒也。狨性不耐著地。輒瘋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即止。登木好以兩手攀枝上。不甚用足。終日翹翹然。兩江溪洞俱有之。

綿羊　出右江溪洞及蠻國中。與朔方胡羊不異。有白黑二色。毛如蜀綿。剪作氈。尤勝朔方所出。大抵極南之俗及土產。反類極北。如羊馬之屬是也。當有能辨此理者。

大狸　狸之類不一。有犯於城郭園林者。其大倍猫。身有黑點。鳴號甚厲。處處有之。惟邕之省地及溪洞別有一種。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土人云歲久則爲豹。其文先似之矣。此皮可以寢及覆胡床。其大幾及豹也。

石鼠　專食山荳根。人捕之。以其腹乾。治咽疾甚驗。功用甚大。山荳根謂之石鼠糧。

蚺蛇　大者如柱。長稱之。其膽入藥。腊其皮。刮其鱗。以鞔鼓。蚺闘人。纔但用背皮。腹皮不類也。向明視之。黑文白章。如方勝。蛇之大無過此。常出田野逐鹿而食。人見鹿走田中。知蛇必在焉。數輩皆往。滿頭插花。趨赴之。蛇喜花。心注視漸近。競捋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益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身覺。奮迅騰擲。傍小木盡拔。力竭乃斃。[illegible]紅忠蛇。然不如蚺蛇之大且毒也。

山鳳凰　狀如鵝雁。鷩如鳳。巢于江深林。有卯。雄來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窟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

長鳴雞　高大過雞。鳴聲甚長。洪大而哀厲。終日啼號不絶。出大理諸蕃蠻及溪洞中。交趾有一種。高者二三尺。尤善於鬭。常貨于永平。

翡翠　出左江溪洞。交趾尤多。比年官雖屬禁。貴人家服用不廢。故冒法販鬻者不可革。

紅頂鶴　大如鵝。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始丹。及頸之半。亦能鳴舞。聲亦洪暢。似

白鶴。武緣最多。溪洞亦有之。

錦雞　身如孔雀。又如小雞。頭頂綵毛金色。身紅黄相間。極有文彩。省地溪洞俱有之。

嘉魚　狀如小鰣魚。多脂。味極腴美。生於石穴。蒼梧而上方有之。

鯿魚　春半而盛出。下江者青色。上江者紅色。紅者上品也。如竹魚鰱魚鯽魚。常皆有之。而以嘉鯿二魚爲稱。

金　出兩江。産於右江鎮乃寶隆二場者爲最。次左江永豐場。下産之。

銀　産于右江萬承州多激場。

鉛　産于左江江州大觀場。

銅碌　俱産右江歸化州。政和間。逐年解銅於州之寶積監鑄錢。至宣和間罷。左江古甑洞亦有之。

硃砂　水銀　出慕化場。水銀乃煎硃砂而成。遇砂發。即採利登歸德州界內亦有之。

麝香　出西南諸蕃。蠻氣雖隳烈。下及西香。然比年西香乃多偽雜。以皮毛錫豆皆物二。齊化爲十數紋。豈復有香。南麝氣味雖劣。以不多得。得則爲珍貨。不暇作偽。入藥宜有力。況香光香熟香箋香。俱出交趾。亦有泥香。以諸草香合和調。如薰衣香。其氣氤氳。或小荳狀。琉璃珠相間綠絲貫之。入省地貴。

絲子　出兩江州洞。大略似紵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絲。極細者可以染色。爲婦人暑服。土人亦自貴重。蜀人尤愛之。大抵布多於帛。有綵絞纈紬宭紬絲及緣。皆出左右江。所謂水細密紵布。綵紵布。萬布。落布者。地皆有之。

絨

亦出兩江州洞蠻織也。如中國線羅。上有遍地小方勝紋。亦厚重。彼人以
爲服。　蠻氊　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爲最。南方多綿羊。故有生氊。蠻
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長或數丈。兩重夾之。故薄而軟。此氊經臥
不能雨。南氊且卧且被。雨不漏濕。以此爲貴。　大理氊　以皂綠者爲上。
州人深青者尤佳。　真珠米　出右江撫山寨。粒圓而香滑。他所罕見。宣
化縣亦有之。　占城米　一歲而兩熟。省地多植之。太平寰宇記。飛蟲
博物志云。晉興郡有飛蟲大如麥。或云有甲。嘗伺病者居舍上。候人氣絕。
便入食之。雖撲殺不止。如風雨之至。肉盡便去。貧者或殯斂不時。皆受此
弊。蟲惡梓木。有事力者。以梓木板掩之。兼用漆釁。蟲不復近也。桂林寧浦
二郡亦有之。元一統志。嬾婦獸　建武志引南越志云。晉城縣有生用。有
嬾婦獸。昔有織婦驕撲上其姑。姑怒之。遂竄赴水。姑逐之。杼投其背。化爲此
獸。今背上有文如杼形。大者可得脂三斛。燃之照紡績即闇。照作歌舞即
明。習嬾之性。化而不革。名公有詩。　山猪　即毫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
傷人。二三百爲群。以害苗稼。　泰吉了　出兩縣山林間。似鸚鵡。教之能
言。　倒挂　出兩縣山間。毛綠。常倒挂於樹林。　越鳥　飛生兩縣諸山
有。　水銀　係羅殿自杞國所出。客旅於本寨市并發賣。　花木　建武志
素馨花　城中方有。亡比番禺所出爲尤。土人貴　不肯輕折。旋摘花頭。狀
於他枝。或以絲竹貫之。貴於市人競買戴。　末利花　亦少。如番禺。土人愛
惜。以淅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絕。可赤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
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　紅荳蔻花　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夏
初開花。先抽一幹。有籜包之。籜拆花見。一穗數十蘂。淡紅鮮妍。如桃杏花
色。蘂重則下垂。如蒲萄。又如大濟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又其含蘂時。連
並摘取。入鹽藏梅汁。微漬日乾。以薦酒。香味辛美。極有風致。此花無實。不
與草荳蔻同種。緣香味不殊。故同名。本草亦自別出。每蘂心有兩瓣相並。
詞人托興如比目連理云。　紅蕉花　葉瘦類蘆箬。中心抽條。端五發花。葉
數層。日拆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花心
有鬚蒼黑色。春夏開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蕉。特肥飽如膽餅。名膽
餅蕉。　史君子花　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白。久即紫白
與深紅相雜。蔚然此爲最異。本草謂開時白。久即紅。蓋未詳。如牡丹芍藥
荼蘼薔薇桃杏白笑紫笑千葉石榴水仙花之類。皆有之。時不多宜。　杉
本　出右江溪洞蠻人。常作大板。結作楄枋。沿江而至。積山寨。與者先漕易舟
下。廣東得息結穗。　桄榔木　有地溪洞俱有之。身直如杉。又如大竹。有節

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穗。綠色。一穗垂數十條。裊裊皆長數尺。如纓
絡苑拂了纓條上。虛脆如芛蕉。振堅實。外有紫斑圈。如孔雀尾。工人鏇以
爲器。而用性犢不耐風。易壁裂。又傳其刺損人。難以療。　思楊木　生兩江州
洞。堅實。漬水中。百年不腐。潤人及交趾。以爲弓弩標槍之材。　龍骨木　色
翠青。狀如枯骨磊砢。有大刺數丈。無華蘂茂者。其端止一二葉。類景天。葉
而極大。人貌以當藩籬。挺中汁療癬。惟不可近目。有人目上患瘡塗傅之
遂乎急目亦漸枯。　澁竹　出兩江。亦有之。甲人削成復澁矣。江船遂滑多
猶是常竹。　人面竹　節密而凸。橫側相間。每凸處突出。長圓宛如人面。數
尺而上。節始平正。如常竹。其笋亦有食之者。人亦藉爲杖。　刺竹　刺竹也。
芒棘森然。廣東橫州素無城。桂林人黃濟守郡。始以此竹環植之。蒸遂不
能擢。號竹城。至今以爲利。傳交趾外域。亦是此竹。　藥物　建武志　牛黃出
西南諸蕃。　黃蠟。出柳磨道。　老翁鬚。　何首烏。出靈秀山。　天門冬。
石菖蒲。　白芨。已上並出靈秀山。　山豆根。右江。　草豆蔻。　八角茴香。
並右江。　黃精。明山。　蓬莪茂。　乾葛。　凌霄花。　桑白皮。　鵝風。　史
君子。　地黃。　麥門冬。　山梔子。　蔓陀羅花。　槐角子　章柳根。　金
毛狗脊。　草決明。　石鼠肚。　鵲不泊。　救杖草。　石斛。　地榆。　香白
芷。　縮砂。　茱萸。　菓實　荔枝　盛夏始熟。殼圓刺平。肉厚。而甘妍紅如
丹。暴乾可以患遠。省地溪洞俱有之。當得三[illegible]枝林下千金[illegible]。龍眼　省地
溪洞亦多。極大者莫如石家莊所產者爲貴。暴乾可患遠。　龍荔　殼如小荔
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亦似二果。故名。色青時便熟。後但稍黃。不復紅。樸可蒸
食。如熟菓。不可生啖。三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生。　石栗　殼厚硬。褐色。圓如彈子。
每顆有梗抱附之類。杓柄肉黃白。甘韌似巴欖子。人啣肉白醫不可食。發病。此八或
呼爲漢胡桃。　木竹子　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此枇杷微爛。子亦似
枇杷樹。秋冬間實。采青黃時巴採。其收藏至三四月不壞。　冬桃　狀如
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核似橄欖子而不尖。春夏間熟。　人面子　如大梅李。
生青熟黃。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客。煎鑲爲細絲。去核按
匾煎之。微有搡抽方氣。南菓之珍也。　烏欖　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亦
可拍破調和蔬茹。核亦如橄欖差長。中人味頗美。寓酒泛茶皆珍。相魏遺
者。獨以其核致遠。微鹽燥推取人。　方欖　如橄欖子。類三角或四角。　蕉
子。已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幹。長數尺。節節有花。如菡萏。花重則幹
爲所墜下。花垂挺葉根。實一穗。穗數枚。如肥皂。長數寸。其皮去皮取肉。軟
爛如綠柿。極甘冷。以蚤汁清暴乾。按令扁。味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

是也。又名斗蕉子。 雞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 芽蕉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土人稱之不與他蕉比。秋初實 紅鹽草菓。取生草豆蔻入梅汁漬清。令色紅。暴乾。練貫之以爲酒。芬味甚高。 八角茴香。實類連翹。大如小麥。尖角八出。形狀全不類茴香。而氣本略似。但加辛烈。性尤燥熱。不可入藥。北人得之。惟以薦酒。少許。其味甚芳香。 由甘子。多販入北州。人皆識之。方實時。寒落蕃地。如槐子榆莢。土人乾以合湯。蔿味雋永。其木可以制器。 五稜子。形狀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皮黃薄味。日久則微甘。切之或以蜜漬始可食。閩中亦有之。謂之羊桃。 波羅蜜。大如冬瓜。其皮磊砢如佛髻。生青熟黃。削其膚食之。味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柚子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於用。此法可傳。但北人無許大柚耳。 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而不尖。味如梨藕而淡。亦以薦酒。 山荔枝。色紅。肉如荔枝。 山龍眼。色青。肉如龍眼。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黏子。如指面大。褐色。 羅晃子。如橡子。黴其皮七重。不可多食。令人發痒。 赤棗子。如酸棗。微長味酸。生岩石上。 羅蒙子。黃大如枇杷。 秋風子。色狀俱似楝子。味酸澀。 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寡爛熳。即皮肉附核。核可爲經珠。似

菩提子。或云須曾迸入京師。被黜故以名。 黃皮子。如小棗。甘酸佳。味稍耐久。可致遠。 匾桃。如天桃而匾。色正青。肉甘爛。 如梨子。木瓜。栗子。宜母子。枇杷子。石榴。清桃。核桃。雞頭子。菩提子。柿子。柑子。橘子。香圓子。橙子。金橘。李子。梅子。楷子。蓮子。楊梅。白茨。金蔗。土瓜。芋。荸薺。黃角。白藕。皆有之。 木威元一統志。邕州有橄欖子。諸郡有。惟邕州最佳。 龍眼。宣化縣西鄉。武緣縣止戈、樂昌兩鄉皆有。初生大樹株。歲春首秀花。夏結子。秋後成熟。其肉稍厚。肉多者可以曝乾爲乾圓眼。其味甜軟。 宣化縣南寧志石村所產紅橘。 那龍沙洲所產荔枝。 盧基村所產水糖。 蘇麥村所產龍眼。 平件村所產烏欖。 潭洛村所產檳竹。 猴咘村所產芋麻。 上東鄉所產扶竹生薑土藤。 大小羅潭村平塘所產楓槐拼綵木扶竹。 藥物 何首烏。 天門冬。 石菖蒲。 白芨。 乾葛。 桑白皮。 鵝風。 史君子。 麥門冬。 山枙。 曼陀羅花。 槐角子。 章柳根。 金毛狗脊。 草決明。 鶴不浥。 香白芷。 綿紗。 茱萸。 香附子。 天南星。 木鼈子。 黑牽牛。 蓬莪朮。 紅豆。 南胡。 地榆。 萎黃。 龟角。 萊。 人面子。 黃皮子。 芘麗子。 羊屎子。 牛乳子。 羅旺子。 羅蒙子。 石栗子。 木必子。 五眼子。 毛荔子。 山龍眼。 烏欖。 橄欖。 芭蕉。 龍眼。 荔枝。 蒲萄。 羊桃。 冬桃。 甘蔗。 榆桃香櫞。 栗。 梨。 棗。 橙。 橘。 桃。 柚。 李。 楊。 柰。 胡蔓。 岡蒿。 苦薑。 蘿蔔。 水蔞。 苦蕒。 芥。 莧。 葱。 蒜。 葛。 韭。 芋。 芹。 瓜。 瓠。 薑。 薯。 木。 松。 苦楝。 木綿。 桄榔。 秋楓。 棠梨。 槐。 栗。 銀。 楠。 椿。 楓。 仙。 樟。 竹。 石綠。 高眼。 忍勞。 莉荳。 馬蹄。 筋。 勒。 蕉。 茶。 浮。 實。 草。 花。 芙蓉。 薔薇。 含笑。 木槿。 米槿。 另貞。 女貞。 茉莉。 菊。 蓮。 禽 秦吉了。 烏鳳。 班鳩。 白鷴。 鷓鴣。 魚。 青竹。 鷺鷥。 鵪。 鵐。 鵲。 鶯。 鱔。 獸 虎。 豹。 豺。 熊。 狸。 獺。 鹿。 麂。 猿。 猴。 鹿。 山羊。以上並見南寧志。 吉貝。元一統志。生宣化縣大林中。歲春首發芽。季月採摘叢苗。蒸熟製磨成縷。其味最奇。俗傳邕乃南州。盛暑炎熱。又兼烟瘴之地。其叢草葉相合。日食之。如常以避炎暑。稍壓瘴氣淨瘴。 出宣化縣思禮鄉。民戶所積。歲春蓋秀。季收之。夏即重秀。季再收之。兩緒婦巧習工。織蹤而可衣。

武緣縣南寧志。土產與宣化縣同。 烏鳳。建武志出武緣縣。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頭有冠。尾垂二莖。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羽毛一

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精熟者至能終一篇。又能爲百蟲之音。左右溪洞中亦有之。極難得。亦難養。以生物飼之。 秦吉了。如鴝鵒。紺黑色。丹尺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反喉歌唱。吟閉百鷇吟。即效語。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吉了則如丈夫。出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州隔交趾。疑即吉了也。白樂天諷諭文自有秦吉了詩。已上並建武志。

琳布元一統志。武緣縣屬化水寧二鄉所產。

橫州南寧志 稻。 粘。 穀。 糯。 花。 蓮。 珠米。 海棠。 芙蓉。 木槿。 麻薏。 果 龍眼。 荔枝。 蓮子。 橄欖。 李。 梅。 石榴。 桃。 藥 香附子。 香薷。 斑貓。 車前子。 白芨。 蛇床子。 艾。 菖蒲。 菜 芥。 蔥。 茄。 莧。 苦蕒。 萵苣。 薑。 茼蒿。 筍。 芹。 冬瓜。 芋。 藤。 竹。 白。 苦。 茅。 筋。 釣藤。 木。 榕。 楓。 樟。 松。 槐。 楊柳。 黃藤。 禽 鵝鴣。 杉木。 鴉。 伯勞。 布谷。 鷹。 鵝鴣雀。 獸 虎。 狼。 豺。 豹。 麂。 麞。 獺。 狐狸。 猴。 鼠。 畜。 牛。 豬。 羊。 雞。 鵝。 鴨。 犬。 貓。 水牯。 龜。 鼈。 鯉。 鰻。 鯖鯽。 鰍。 鮎。 蚌。 蝦。 螺。 蟯。 蟲。 蟬。 蜂。 蟻。 蝶。 蜻蜓。

螳螂、蛇、蜈蚣、飛蛾、螢、蝦蟇。蜘蛛。蝮蛉、(已上並南寧志。)

銀郡縣志本州產。紵布、元一統志蕉布(並一統志。)

土貢

本府九城志貢銀三十兩

武緣縣建武志椒(針)、牛(魚)、馬(某)、豬羊、胡鷰(大鹿)、鸚(鼠)鴨(肖)、貓(閃、堀)、鵝歌(戚、泊)、喜鵲(必、夭)、山鵲、孔雀(品)、鴿(纂)、龍(止、叩、電)、鶴(巨)、虎(產)、麞、鹿(暇、基)、猴(年)、蛇(水)、鼠(走)、賽(盧可)、牛黃(英、靑)、白礬(忠、浦)、漆、山德雞(浮、貴)、毡(查)、裝馬鞍(某、賣)、騎馬(某、對)、下馬(某、何)、解鞍(某、禍)、牽馬來(某、姓、燈)、關馬口(某、哥、穢)、馬飲水(某、傢)、害吏牽馬二次(某、吵、讖、也)、馬(某、吃)、馬老(某、爭)、馬瘦(某、主、害)、馬不要(某、哥、罵、品)、眼盲(麻、志)、騎騾(某、泥)、擺腰(渠、要)、捶膀(淡、主、展)、折蹄(拔、土)、腦膝(為、備)、好馬(某)、算(印、某、執、控、罕)、嫩馬(某、還)、騍馬(某、泄)、馬龍頭(又、曼)、馬憑由(某、吵、傳)、唱馬鹽(某、傳、挫)、作(某、卯、走)踢、作(米、卯、助)唱、馬鹽來且取(某、留、拉、阿、貫、肴)、取草(某、有)起、馬(某、疫)驃馬(某、兩)、紫驃馬(某、兩、寄)、烏騅(某、實)、騻騮馬(某、佐)、質白(某、物、澗)、驄馬(某、澗)、煙薰騍(某、拘、豎)、駼馬、

一歲(妣)、二歲(戚、枯)、三歲(乘、枯)、四歲(押、枯)、五歲(枯)、六歲(曲、枯)、七歲、八歲(赫、枯)、九歲(寒、枯)、十歲(助、枯)、十一歲(當、諱、枯)、十二歲(切、臟、枯)、十三歲(切、乘、枯)、十四歲(切、利、枯)、十五歲(切、誤、枯)、十六歲(切、曲、枯)、十七歲(切、諱、枯)、十八歲(切、赫、枯)、十九歲(切、寒、枯)、二十歲(切、臟、枯)、四尺一寸(利、入、打、時)、二寸(當、時)、三寸(乘、時)、四寸(利、時)、五寸(誤、時)、六寸(曲、時)、七寸(諱、時)、八寸(赫、時)、九寸(寒、時)、一兩(夢、沙)、二兩(臟、沙)、三兩(乘、沙)、四兩(利、沙)、五兩(誤、時)、六兩(曲、沙)、七兩(諱、沙)、八兩(赫、沙)、九兩(寒、沙)、十兩(切、沙)、金一兩(木、哆、沙)、金水、銀濃(浮)、鹽(逵)、綃(古、仰、彼、今)、紫皂(呈、為、緣)、(某、事)生絲、青錦、皂綃、綃、豹、鹽一

蕃豹皮一番　(打、探)入折屋　達大(肩、出、母)你臥　且得　螢器　螢弩

諸溪　捲甚短似中　皆能弩箭削竹　藥箭化外(寄中者立死桑以為)

(田)　不施鐵　其毒　螢甲堆　各一大片　如龜殼項之　屬製如

內外悉朱　地間黃　犀　器極工妙又以　兜鍪　疑猶博　介胄珠

雲南刀即大理所　黑沉　不鏥南人最貴之以象皮為鞘朱之上亦畫犀毘花紋。一鞘兩室。各函一刀。大者如常刀。小者半之。鞘以皮條纏束。貴人以金銀絲。　洞刀。兩江州洞及諸外蠻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雲南同。但以黑漆雜皮為鞘。不若大理之華。峒人始生子即稱鐵浸之水中。至年十五取為刀。試其鐵精甚。非他帶之。或以博易及贈遺只送六刀。自留其小者。終身不捨。男女老幼皆佩之。云以防藥箭。急以刀剜去其肉。即不

死。諸峒刀尤以洞州所作為貴。靳牛以定價。真解五十牛而芒。　蠻鞍。西南諸蕃所作。木鬧之。亦有為犀毗紋者。餘獸轡皆朱漆之。不用鞴。但空垂兩水鐙。鐙之狀。剜如小龕。纔足指其中。恐入棒棘傷足也。後鞦鞬撒末為大錢。疊疊數百枚。如中國騾驢鞦鞦坐。但皮包兩木板。婦人亦能騎。乃能備坐垂兩足。一邊馳驟如飛。　蠻鞭。刻木節節如竹根。朱黑間漆之。長纔四五寸。首有小鐵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聖節進奉銀二百五十兩。　綃二百五十匹。折銀二百五十兩。郊祀大禮銀二百五十兩。　綃二百五十匹。折銀二百五十兩。　土貢銀三十兩。　元豐元年。安南國郡王李乾德受降之後。差東上閤門副使陶完駙象五頭。裝象銅鐸并鐵練五副十口經象象鐵鉤五柄。金廝羅一面。銀廝羅八面。為謝乾道九年。交聖王登極。詔廣西經略司。貢使來者什一。其利。詔下經略司買馴象十。以經略使李德遠浩用故事。移文交阯買。明年春經略使范邵共貢期促近朝命。象若將至寨下。若不許貢。留引朝之為市。遂以其狀(小字)時。一象可也。以一二精寧北伴至開此及材已。以上正象為進奉大禮經餘。象漸犀角字如蜿頭。甚差使者。稱中衛大夫(尹)邪臣忠翊郎阮文獻。先是紹興二十年知政事吳興施公帥桂。　舊以其判廚宴於其館。令悉罷之。使者請衙　我

厚今奈何悉罷去。節義之士。乃以書上。本路轉運使辨其事。其略曰。切聞儂智高未叛時。奪邕人地而有人為吏不能禁。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州有司氣庭洪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叛。以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路。人因其倉庫而大振。而宗旦又告事急矣。以不我拱。又不聽。宗旦。拱以書告者七。口告者至不可數。度拱終不能得意。即其家走桂。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無為同死也。既行之。在後智高累叛。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甚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合立死。吾豈可汙耶。罵不絕口。智高度其不可誘。乃殺之。當其初。宗旦言不發。則邕之禍必不發。時吾有以待之。則必知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末曰。於天下比見朝所寵南兵伏節死難之人。宗旦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旦所無一言但賊而能死不去。固不可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同戮。既責其言。又貫其節。遂使人諭之曰。經略使司與安南都護府將經略使與南平王比肩。使者是都護府小官。纔與桂林曹掾官比。法當廷參。不然不見也。使者屈伏遂廷參。其歸至欲列拜

使人披之曰光升乃奏其事且著于籍以為定制紹熙元年安南登極三年遣使副尹忠訓寧武翼管押章表銀函一副金薪羅二面銀鍋羅三面象牙三十株熟香一十籠箋香二十籠為慶賀之禮舊例郊禋與天朝廷不時章賜之物寬衣一對金帶二條細香著一百尺金花銀器二百兩衣著一百尺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二匹慶元元年朝廷以紹熙登極及明堂恩例連錫一綱遣使臣押至欽州是年十一月交趾遣脩武郎尹仲宣秉義郎朱傳霖祇拜登極之命乃乞欵奏覲詣闕庭朝賀次年上元復遣使武義郎阮汝碼中翊郎徐子元祇拜明堂之恩是日拜領敕書四年正月復遣忠訓郎尹國基秉義郎劉汝詳忠訓郎李奧宣押貢表銀函一其金廝羅二面重一百兩銀廝羅三面重一百五十兩象牙二十株重五百觔熟香五百觔箋香一千觔以為進謝之禮邕州差機宜安允中借通直郎權通判并服色充正使左江提舉陳仲權東南第十三正將充副使就永平寨管伴交使交方抵至州差監作院張子訢管押赴經略司交納別差官詣闕投進。

横州九城志貢銀十兩。

横州志貢銀三十兩。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九庚

精 洪武正韻子盈切真氣也熟也細也的也專一也靈也凡物之純至者曰精古人謂玉為精國語祀以一純二精又擇也神觀也精光英華也精鑿也目精也水精也又敬韻从月誤許慎說文精擇也从米青聲徐鍇通釋以為君子之養身修之於本故孔子曰食不厭精故精粹皆从米曹植七啓曰芳菰精粺也津貞反顧野王玉篇精細不粗也陸法言廣韻明也正也善也好也丁度集韻咨盈切司馬光類篇又于正切強也張有復古編又目童也別作睛非吳棫韻補叶音咨良切道藏歎靈章瘞玄方仰感旋曜精誥詵詵繁茂萌重德必克昌哉伺六書故粲之精潔純米衣也目中黑粒亦謂之精楊桓六書統精母禱燐燐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毛氏曰青从丹當作円从月誤倪鏜類釋精則純一不襍易精氣為物引之為精神精誠精妙又天無雲曰精漢書作精今文作晴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此静切目不亿貌字滲博義米熟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晶京切精擇鑿米也因借為凡物之純至者曰精不雜也易男女構精又目童子也作睛非陳文徐陵日有青睛總慈之相俗字又精總鼠名作鯖非精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精經切米極細也擇極辨也字切精經精精菱精

篆書 精 古論語 精 史籀大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精 精 並古老子 精 章義雲 精 郭 精 徐鉉篆韻 精 精 並高忠齋學書韻總 精 精 精 精 並六書統

隸書 精 武梁祠 精 樊毅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精 史晨奏 精 精 脩華嶽碑 精 景君碑 精 熊君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精 衛夫人 精 智永 精 虞世南 精 歐陽詢 精 顔真卿 精 蘇軾 精 蔡襄 精 趙子昂

行書 精 王羲之 精 李建中 精 米芾 精 趙子昂

草書 精 智永 精 智果 精 懷素 精 米芾 精 精 並張旭 精 精 並鮮于樞 精 趙子昂

總敘

關尹子四符篇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淮南子天先成地後定天地襲精為陰陽性理字訓二五之氣純而不雜

是之謂精邪于賢之靈曰精。莊子外篇達生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歐陽斎古今黈纂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謂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因變化不常遂復判而爲二有能𣇪是二者使復歸於一者非古真人而何。澗泉日記堯吾內業曰能正能靜然後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也。又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魏伯陽參同契精溢腠理筋骨緻堅眾邪辟除也外候至於精溢腠理則血氣化爲天柔真其至精者無窮來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周

天出其精

管子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

天地之精

莊子在宥篇黃帝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欲取萌實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生也老子玄符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以此入身中之精而言乃復天地之精上陽子其後天地之精屬陰人若寶之唯能健其身益壽而已學仙之徒欲吞此精之識或採閨丹而燕或運己精補腦以是爲道不亦愚乎

天地至精

魏伯陽參同契三五爲一天地至精三五爲一者水火土相與混融化爲一氣也斯時也言貫相雜清濁未分猶如天地渾沌之初少焉時至氣化無中生有則窈窈冥冥生恍惚恍惚恍惚恍結成團而天地之至精孕於其中矣。

天地構精

魏伯陽參同契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撣持天地即吾身之乾坤也日月即吾身之坎離也天地日月以時而相交故能陶鎔萬彙而成歲功乾坤坎離以時而相交故能爭造化而成聖胎。

天地合精

西漢書郊祀志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已地配一體之誼也詳本志

天地儲精

宋朱子通書後錄伊川先生作顏子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天地襲精

采真集且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專精爲四時散精爲萬物則至精之氣周偏於天地之間而物物得其所受

陰陽之精

曾子天圓章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保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書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傳曰陽精一日而徒也一月陰精二月而與日一會漢書迅雷妖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陰氣之精

西漢書貢禹傳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詳本傳

太陽之精

吳越春秋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詳本傳

日月精

長安志辨惑唐大明宮中有結麟樓注七聖記曰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麟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麟月精太上黃庭內景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麟善相保梁丘子注曰鬱儀奔日之仙結麟奔月之仙。吉水志中鵠鄉有仙王廟仙王者蓋日月之精其說出於道藏經。

明月之精

溫革瑣碎錄舊說兎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詳見之

夢授日精

晉書載記劉元海母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著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

食日精

會稽前志紹興府虞翁生會稽人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

民吮露精

古史考太古之初民吮露精食草木實

太乙精

長安志授五行洪範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成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吹杖端烟然因以見向則戶內如燈燭也向與言三代已前帝王興亡之事如日見焉及說陰陽運數起滅之兆向因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問姓名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令晦授子焉

太白精

列仙傳東方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

毋以語朔曰昔爲吾妻托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唐摭言李
太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
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太微精 宋韓魏公安陽集謝轉禮部侍郎表 乃訪總章之舊式回露寢之嚴享太微之精兼蓋報天之意

狼星精 金樓子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上

昴星精 王子年拾遺記蕭何爲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精國爲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昴宿儲精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揚州知府鈐轄呂大資 揺寒大資 昴宿儲精嶽獄效祉斧藻其德金玉其相

昴畢儲精 宋陳岸俞其賀集賢相公啓 嵩衛降秀昴畢儲精稟大雅君子之方富中庸賢者之德

歲星精 東坡物類志漢東方朔未死時謂同官郎天下無人能朔者惟大五公見知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公五公問寧知東方朔耶泰臣不知帝曰卿何所能對曰頗善星曆耳帝問曰諸星具在否對曰諸星具在唯歲星不見十八年今後始見矣帝仰天歎曰東方朔在朕傍一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

五星精 孔氏實錄先聖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 宋齊丘子化書夫伏慝者必伏五星之精苟伎不至慝何以伏

金星精 太平廣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主峯之西號爲太白山

東井沉精 唐張曲江集醴泉銘 倬彼東井胎章于天沉精降液下有靈泉

星斗之精 宋張方平謝賜御書表 天語溫純煥若陽春之景宸奎璨爛煥如星斗之精

景緯騰精 宋王珪華陽集賀老人星見表 御氣承熙泰裔之於景緯騰精已直天青燁孤之北符符象告瑞疊民曙

窈冥有精 老子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也

兩弦合精 魏伯陽參同契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上弦之時兌卦用事月生一半之明故曰上弦兌數八下弦之時艮卦用事月生一半之明故曰下弦艮亦八分兩弦而體之則乾坤鼎器成立而乘物大候盡在其中矣

丹砂木精 魏伯陽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元陽十大道歌云秋鐵丹砂是木精得來西位與金并

朱雀火精 魏伯陽參同契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盈乃南方火精執衡司夏

含元播精 魏伯陽參同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丑子之妙含元於光天播精於後天

五行之精 禮記月令章句凡麟者五行之精

大帝之精 春秋合誠圖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

五帝之精 春秋保乾圖血氣含五帝之精

木帝之精 漢武故事西王母使者曰東方朔木帝之精爲歲星下遊人間非陛下臣也

天下至精 易繫辭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此

純粹精 易乾文言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詳見乾卦

聖人貴精 莊子外篇刻意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至道之精 續後漢書道術錄仙傳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雖無懷之俗且有號鴟夷而異體而同名一味至道之腴一含至道之精酌焉而不竭注焉

而不盈是謂一元一生而乃知交情

發揮道精 唐歐陽詹集上方石像記葩葩擇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

玉帛二精 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大小何如對曰郊神不過繭栗蒸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天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

還精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 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 道引行氣

剪精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 酷醪汨其和氣豔容伐其根荄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

喪精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 百技萬變喪精塞耳

寶精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 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上清子曾川翁曰精爲主氣氣

能生神營衛一身莫大於此養生之士先寶其精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神旺則身健而少病

傷精 山居備用多愁傷精又諸熱食醎物竟不得飲冷水昨致水等令人喜失聲或五味濃厚食以先傷其精有煎煿熏燥物以先滲其血

閉精 三元延壽參贊書素女曰人年六十者當閉精勿泄若氣力尚壯盛者亦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癰疾又見楊子

男女構精 易繫辭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注曰化生形化者也

無搖汝精 莊周在宥篇廣成子授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鼓筴播精 莊子人間世篇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內守九精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外除五曜內守九精詳理

氣能變精 管子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一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神而能精 莊子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六氣之精 莊子雲將東遇扶搖之枝

雲將師也扶搖木名而適遭鴻蒙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四時不節今我將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必弗知

金液之精 上陽子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喚九三郎諱元晶號曰金華商夫君居玉池之西出入跨虎乳名嬰兒晚則呼為金公凡到隣家使稱主人其精者交梨此乃先天天地之精却為人之至寶

食氣吞精 上陽子純陽翁云吞精食氣先從有悟理歸真使入無

氣清為精 春秋繁露通國身篇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積聚眾精 春秋繁露考功名篇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聖人積聚眾善以為功

方面真精 太平廣記上元夫人又告漢武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真精六甲者五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

六巳石精 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令雖得其形觀其妙理而無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當以名山靈朝地神攝萬精驅百邪來虎豹伏蛟龍乎

血化為精 太平廣記西王母謂漢武帝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

三年易精 太平廣記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

玄黃醇精 抱朴子內篇對俗卷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詳俗

飛丹流精 太平廣記太真夫人曰仙方有九品其三名飛丹紫華流精詳仙

以賄玷精 王符潛夫論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

與天通精 王符潛夫論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感未發聲色天為變移

連光五精 晉二陸文集盛德頌聖靈登遐降沙在天連光五精流粹太一

天錫元精 唐李元賓集謂夫子廟文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末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颯颯淫淪絃歌之音拊而不昧仁義之圖卷而靡陳

剛健粹精 唐李衛公集漢元論大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

運感赤精 宋王珪華陽集賀同天節表伏承離之首氣紀出震之盛期運感赤精茂漢風於六世慶達華旦邁舜治於千齡

食六戊精 抱朴子雜應篇中岳道士郄元節食六戊之精假令甲子之辰有戊辰之精則尤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復甲復向其旬之戊也

脩要之精 管子水地篇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

慮不及精 文中子慮不及精思不及管焉能無咎焉能有乎

食不厭精 論語鄉黨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注食飫也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

為詩冣精 西漢書文帝時申公為詩冣精以為博士申公為詩傳號曰魯詩

博而不精 東漢書馬融常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

擇焉不精 唐韓昌黎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但小未精 晉書王珉字季琰時有外國沙門提婆妙解法理為珉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

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自講法綱數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澄汚留精　五代薛史晉劉遂清傳遂清字何一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議曰斯革非吏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汚而留其精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郝顏岐每一款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且延賞岳裕爲國美談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群論由此減之

詞寡義精　宋吳泳鵠林集應𫑼授奉議郎勑　氣和而識瑩詞寡而義精涵泳之間能使人有歆動興起之意蓋深於詩也

詞贍理精　宋吳泳鵠林集度正叔授禮部侍郎制　衣深帶博蔚有大儒之風詞贍理精真得講官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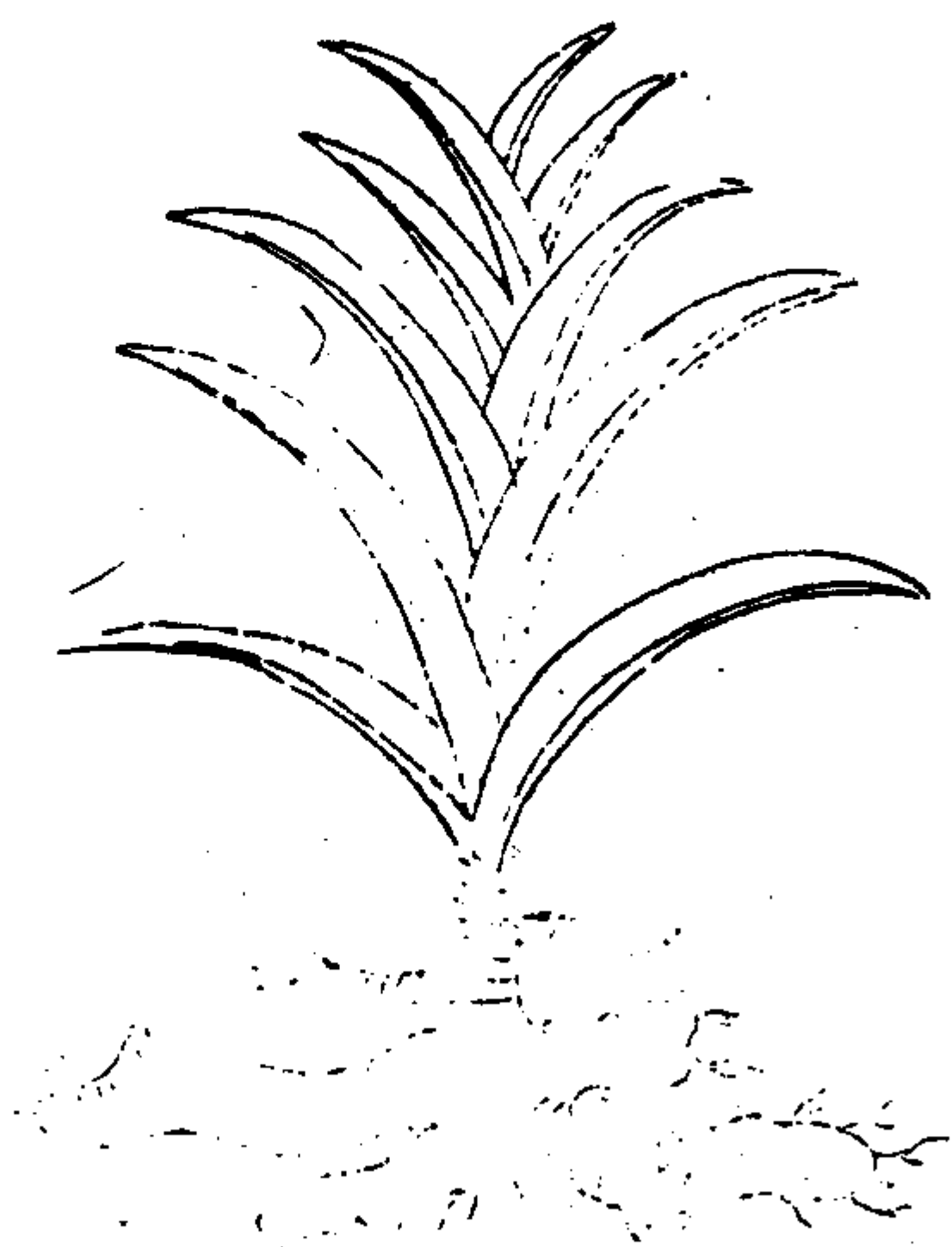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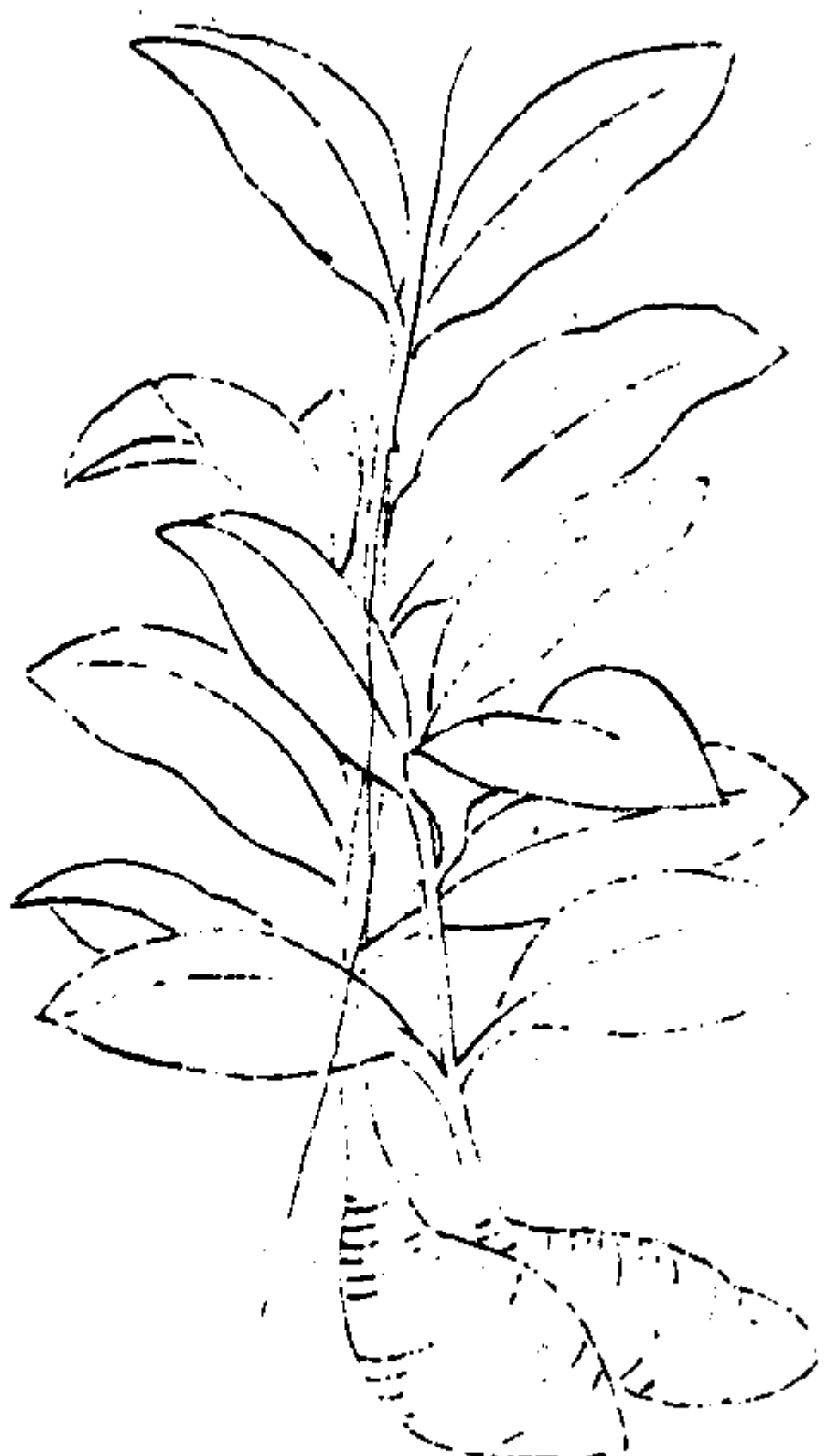
忠精　兩漢蒙求劉向字子政成帝時帝元舅王鳳秉政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厲精　西漢書宣帝本紀元康二年詔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魏相傳上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核名實　循吏傳孝宣始躬萬機厲精爲治　谷永傳成帝時谷永上疏曰陛下厲精致政　唐書劉洎傳太宗時皇太子初立洎上書曰以陛下多材多藝尚兼精厲志以傳異聞　馬周傳馬周上疏曰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正觀初則天下幸甚　崔植傳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厲精思治　元宗本紀方其厲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　刑法志帝自初即位勵精政事二十年間刑獄減省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爲而不至者　李絳傳憲宗問李絳曰開元時致治天寶時致亂何一君而相反李絳曰元宗臨御初任姚崇宋璟厲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　高郢傳代宗戡定多難厲精思治務行寬仁　獨孤及傳陛下不於此時厲精思所以救之之術恐令宗廟有累卵之危　德宗本紀德宗初攬萬機厲精治道凝旒延納於讜言側席思求於多士　元稹傳元稹上疏憲宗曰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　武宗本紀史臣曰昭肅運籌勵精拔非常之俊傑　懿宗本紀史臣曰恭惠始承丕遺顧亦厲精延納讜言尊崇耆德　韓偓傳昭宗反正勵精政事偓處事機密率與帝意合　戴埴鼠璞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基禍僥倖用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

守澄陳志安輩攀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群臣耳目必有所寄宦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安任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　攔江網厲精　賦句　耕

世變必有撥存經綸天下皆由心起　漢斷英懽當處建擎天承據日閑月明　爲治一意汲汲事機之總史始致精參參詔直之宣　政事所當勞勞則不倖名實有司核核之必待宣帝或勞精於政之日或參精於歲祠之際　莫勞於政事絕則必有其之人士代作而已始　魏五日兮何勉力以不倦躬爲儀兮何留神而愈勁　偷躬非太況由帝下之甚深進意非過勁必致乎而後已　爲精爲治旅作祈功爲精史始於於常與太宗銳意於深舜治下之功留心聽斷朝夕清刑之矣　夜雖未艾尤切留心日不知晏常勤銳情　群書足用厲精　賦偶力務加勉思思自換　銳意而爲尚恐有失用心不剛將何以救　其自新有如此者非至精孰能與於　士大夫始亦由宣帝之勞政事致乎本自元宗之也

草精生精　太玄寶典草精生精章　草中有精靈之物能令人長生生精益髓精竭再生髓竭再行草精甘菊是也得四兩清酒煮一沸出之恭乾爲末每服方寸匕以清水下七日外精生不竭矣

木精養精　太玄寶典木精養精章　天地之精英結而爲不凋之木葉嫩子柔能生精通百脈換凡軀生深山谷高奇之狀無人迹處者可採之柏木仁是也和嫩葉杵三萬六千下雜以木密塞新甌中以東流山泉煮之並無苦味惟甘辛異香耳旬日以水下一匙許百日外不飢精自秘雖搖動不泄也亦無寒暑見鬼神步及奔馬皆然保守百日疾已袪久久四支生青毛耳鼻赤色是也

黃精

滁州黃精

丹州黃精

兗州黃精

解州黃精

解州黃精

商州黃精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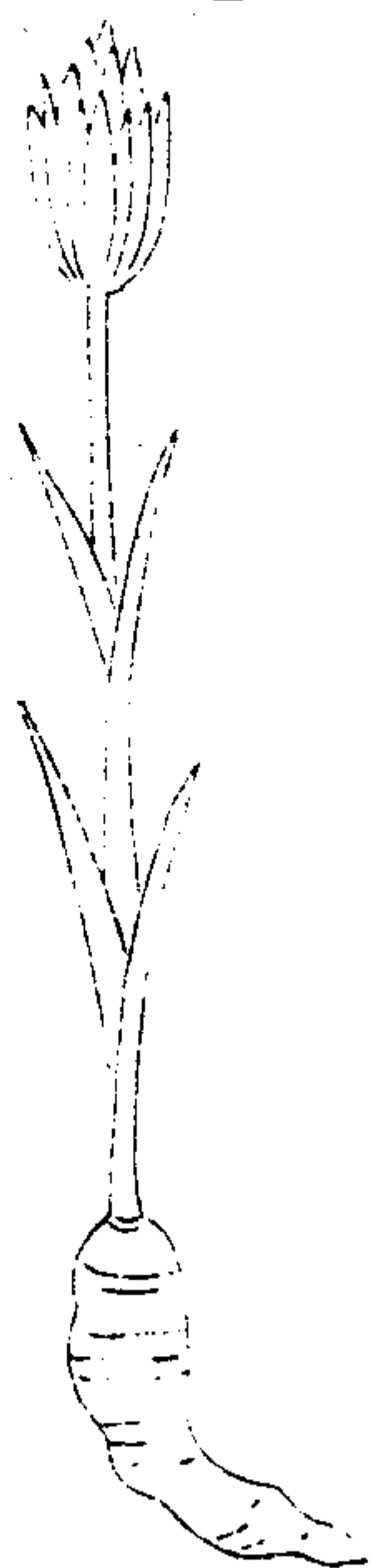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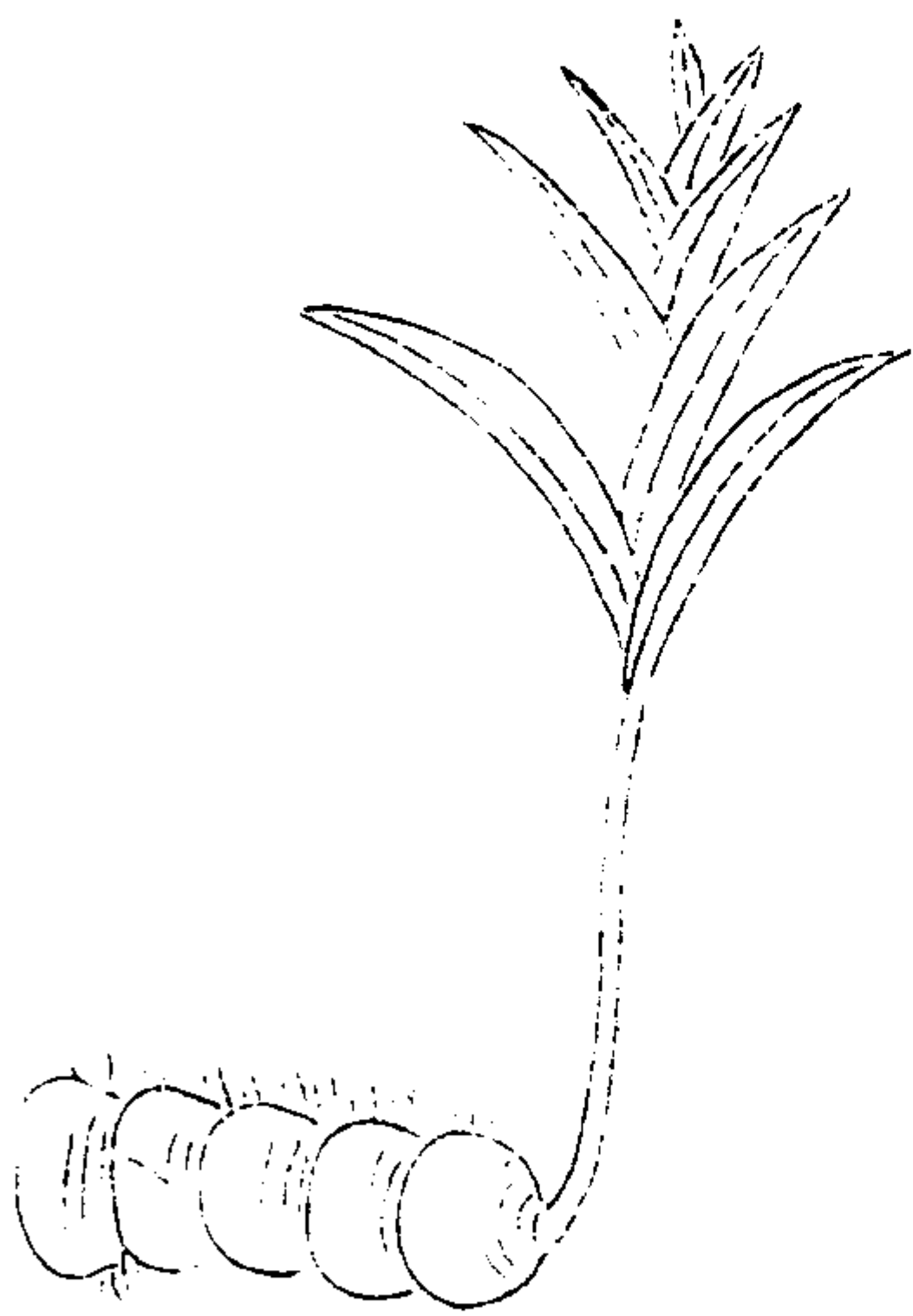
荊門軍黃精

永康軍黃精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三

相州黃精

洪州黃精

廣雅黃精龍銜也黃葉似小黃也抱朴子内篇仙藥卷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菟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辦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术术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耳凶年可以與老小休粮人不能別之謂為米脯也沱存中忘懷錄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一年以後極稠種子亦得其苗香美可食 又九月末掘取肥大者去鬚熟蒸微曝乾又蒸曝乾食之如蜜可停 神仙傳王烈字長能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又曰白菟公服黃精而得仙 劉向烈仙傳脩羊公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中中有懸石榻臥其上榻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服之 集仙錄張正禮漢末在衡山學道服黃精受西域君紅景丹遂得内外洞徹得仙而去 溫革瑣碎錄凡服黃精以黃精不拘多少根莖皆可細剉陰乾擣羅為末每用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内即變老為少 養力增倍 稽神錄臨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

是但食之久之遂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為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峯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具五味令甚香美置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為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即黃精也復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 續補侍兒小名錄 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吟忽見一畫水與中有七八女子儀容止若為呼盧戲其具俱布希世之寶前有紅爐枝擎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紫府真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為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遙拜二女子命侍兒揚玉珠斟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之二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慎自精修去兩貪忌靈餌漸進天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參明廟中得已殘詩句後果得至人遺黃精服餌後不知所在 苕溪叢話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志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為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草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矣洪雖亦未至作道人朝客食黃精也此語殊繆惠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神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本至作道人朝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為黃精矣本草名醫別錄黃精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除風濕安五臟久服輕身延年不飢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雞格一名救窮一名鹿竹一名萎蕤一名仙人餘糧一名垂珠一名馬箭一名白及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為佳二月三月採根陰乾 陶隱居云今處處有二月始生一枝多葉葉狀似竹而短根似萎蕤萎蕤根如荻根及菖蒲概音既節而平直黃精根如鬼臼黃連大節而不平雖燥並柔軟有脂潤俗方無用仙經所貴根葉華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具在斷穀方中黃精葉乃與鉤吻相似惟莖不紫花不黃為異而人多惑之其類乃殊遂致死生之反亦為奇事 唐本注云黃精肥地生者即大如拳

薄地生者猶如拇指莖粗肥根頗類其小者肌理形色都大相似今以鬼臼黄連爲比殊無髣髴又黄精葉似柳及龍膽徐長卿輩而堅其鈎吻葉生殊非比類　宋開寶本按別本注云人服用以九蒸九暴爲勝而云陰乾者恐爲爛壞永嘉記云黄精出嵩陽永寧縣藥性論云黄精君陳藏器云黄精陶云將鈎吻相似但一善一惡耳按鈎吻即野葛之別名若將野葛比黄精則二物殊不相似不知陶公憑何此說其葉偏生不對者爲偏精功用不如正精蕭炳云黄精寒日華子云補五勞七傷助筋骨止饑耐寒暑益脾胃潤心肺單服九蒸九暴食之駐顏入藥生用圖經曰黄精舊不載所出州郡但云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爲佳三月生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莖梗柔脆頗似桃枝本黄末赤四月開細青白花如小豆花狀子白如黍亦有無子者根如嫩生薑黄色二月採根蒸過暴乾用今通八月採山中人九蒸九暴作果賣甚甜美而黄黑色江南人說黄精苗葉稍類鈎吻但鈎吻葉頭極尖而根細蘇恭注云鈎吻蔓生殊非比類恐南北所産之異耳初生苗時人多採爲菜茹謂之筆菜味極美採取尤宜辨之隋羊公服黄精法云黄精是芝草之精也二月三月採根入地八九寸爲上細切一石以水二石五斗煑去苦味漉出

囊中壓取汁澄清再煎如膏乃止以炒黑豆黄末相和令得所捏作餅子如錢許大初服二枚日益之百日知亦焙乾擣末水服功與上等抱朴子云服黄精花勝其實花生十斛乾之可得五六斗服之十年乃可得益又博物志云天姥謂黄帝曰太陽之草名黄精餌之可以長生世傳華佗漆葉青黏散云青黏是黄精之正葉者書傳不載未審的否　政和本雷公云凡使勿用鈎吻真似黄精只是葉有毛鈎子二箇是別認處若誤服害人黄精葉似竹葉凡採得以溪水洗淨後蒸從巳至子刀薄切曝乾用　食療云餌黄精能老不飢其法可取甕子去底釜上安置令得所盛黄精令滿密蓋蒸之令氣溜即暴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暴凡生時有一碩熟有三四斗蒸之若生則刺人咽喉暴使乾不爾朽壞其生者若初服只可一寸半漸漸增之十日不食能長服之止三尺五寸服三百日後盡見鬼神餌必昇天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　千金方種黄精法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種一年以後極稠種子亦得其苗甚香美堪喫　又造黄精法九月末掘取根揀取肥大者去苗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　聖惠方神仙服黄精成地仙根莖不限多少細剉陰乾擣末每日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之周變老

爲少本草道藏神仙芝草經黄精寬中益氣五藏調良肌肉充盛骨髓堅強其力倍多年不老顏色鮮明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先下三尸蟲上尸好寶貨百日下中尸好五味六十日下下尸好五色三十日下爛出花實根三等花爲飛英根爲氣精　博物志昔黄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乎天姥曰太陽之草名曰黄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鈎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黄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靈芝瑞草經黄芝即黄精也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黄精一名氣精生嵩陽即嵩山及茅山滁丹光解商相洪州荊門軍永康軍今南北處處山谷有之局方須知子元用黄精乃蒸熟按鈎吻一名野葛入口則鈎人喉吻而致斃瑣碎錄乃謂鈎吻花紫而黄精花黄白也或誤中鈎吻毒者宜服葛根羊血桂心葱涕皆可以解之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黄精爲太陽之草乃芝草之精味甘平無毒安五臟爲君耐寒暑輕身不老潤心肺益氣寬中除風濕充肌肉堅強骨髓倍氣力助筋脈齒落更生單服則九蒸九暴入藥則薄切陰乾産嵩山茅山與鈎吻相類黄精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而生莖梗柔脆頗似桃枝四月開華若小豆花八月採根如嫩生薑鈎吻葉極尖根細小莖不紫花不黄黄精常餌可以益壽鈎吻誤食遂

致殺人　太平廣記王烈常服黄精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　關中記黄精稟至陽精氣而注取其根九蒸曝之服食可以長生　冷齋夜話黄魯直曰老杜詩黄獨無苗山雪盛黄獨者芋魁之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黄精子美流離亦未有道人餉客食黄精　土産黄精三山志黄精二月生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向莖梗柔脆頗似桃枝根如嫩生薑黄色八月採蒸熟啗　延平志劒浦溪源順昌華山皆有之其根類菖陽大而黄　蒲陽志黄精生深山中崖壁之上牛羊所不及履踐之處竹葉者佳九蒸九暴而食一曰鹿竹列仙傳詩云黄精苗短服青鹿　紹興府志黄精出諸暨縣石鼓山人採之以黑豆同煑或蒸甘美可食　鄞人唐豢絲期王琢師詩黄精蒸罷洗瓊杯林下從留石上苔昨日圍碁未終局且乘白鶴下山來　赤城志白居易贈天台鄭隱君詩有黄精花半茸之句山中人九蒸九暴而食　新安志黄精者生山之陰視其華之白以別鈎吻主人號爲甜蕨亦曰胡孫薑　金陵志舊不載所出州郡但云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爲佳　茅山志黄精九蒸九暴服之駐顏　隱居云爲仙經所貴根葉花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　惠州府志黄精根如嫩薑食之可以休糧一名仙人餘糧　恩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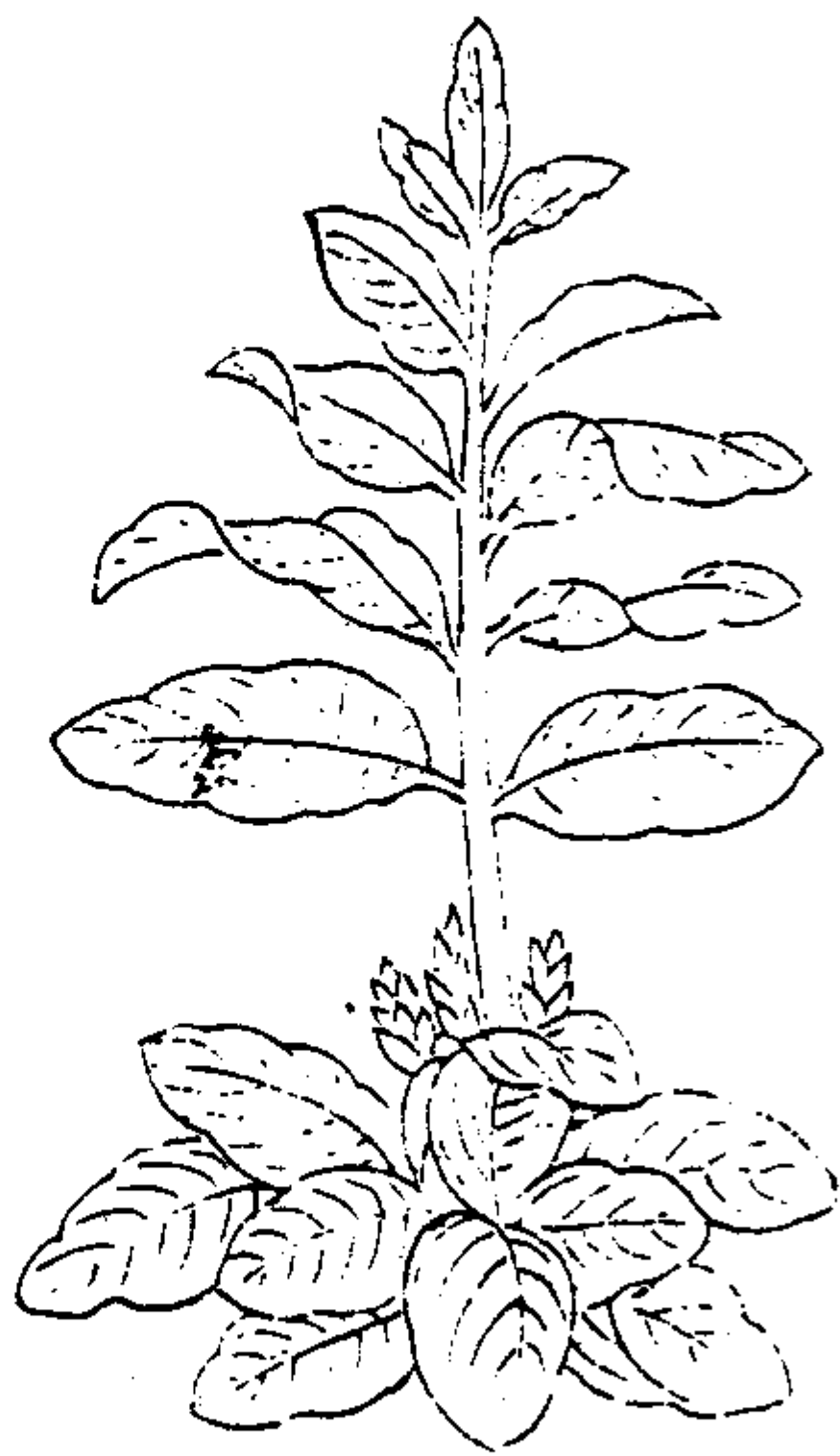
志黃精味甘苗可供菜茹無食其根者蓋地之所產不同也撫州志黃精金谿崖山最多本草云仙藥也邑人家常有蚳食其苗而步行如飛今採根製之味甘可致遠九江志蘇山觀記黃精過野白朮盈川。大同志渾源州。大同志應州。太原志太原縣。解州夏縣志。松陽永寧縣。平陽志萬城縣。明山建武志。重慶府志彭水縣。黔江縣。大一統志劉陽縣。寶慶府志武岡州邵陽縣。澧州志連桂州。劉陽志長沙府湘陰縣。大一統志湘鄉縣。澧陽志澧州。臨安志杭州府。折津志房山縣。沅州志沅州。南康志建昌縣。應天府志。泰安志濟南府。吡陵志。豫章續志。滁州志。湘沔新志。範明遠集遇銅山搖黃精土肪閟中經水芝鞠內菜實餌緩童年命藥注表力一作曆刈蓄終古情重拾煙霧迹羊角拔斷雲搖口流隘石銅漢畫森沉實乳夜消滴既類風門壁後象天井壁綵綵寒葉雖濃濃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梅思豈偎梁鄭客待仁古無怨順道令何惜宋辞雒南陽集韓維答象之謝惠黃精仙經著靈藥亦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顏嶽居有幽子來時斸蒼山溪泉灌之潔秋陽暴之乾九蒸達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服者富貴異所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假雖刀

乃其千坐使至靈物委棄同草菅唯君冲曠士敖然守高閑食之易爲力天和中自完敢以此為饋其客幾一箪報我三百言浩浩馳波瀾何以瑜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燠時把玩毛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驂雙鸞唐韋應物詩餌黃精靈藥出西山服食採其根九蒸換凡骨經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滿南軒齋居感衆靈藥術啓妙門自懷物外心豈與俗士論終朝脫印綬永與天壤存宋李商老集引年緣晚遂服食輔根源覽觀神農書妙藥貴討論煉石多中乾茯芝恐俱焚首并復易敗嗜能駐精魄彼美太陽草勿嫌蒸曝煩豈唯顏色好會及兒女奔可憐張茂先博物號起群乃以鈎吻配陋矣非其倫苓龜及朝日拘杞伏慕雲二物供仙嫉茲事空前聞寧如澗谷傍扶路柯葉繁居然有餘味沮爵當盤飧方壺執云遠冉冉棠可搴懷能貫我趣安知非吳門謝無逸溪堂集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遺老兒平生剛直心真率類狂狡居首富兒門肉食亦不飽北堂老髮垂喜懼我心攪瘦妻首非蓬敢謂美而佼婦姑霄不寐清餓常至卯幸賴親友人饋送亦稍稍崔嵬華子崗秀嶺擴參昴木挑茈芜竹嵗永楙枝撓千年採掇餘曾近麻姑爪嘗嘗聳利臣獻酬呈鐱玫分甘及衡門古心君獨拗作詩邦 加惠貧野言非巧李忠定公集答鄭夢錫教授

送黃精太陽之草名黃精養性獨冠神農經拂除白髮有奇效採食既久通僊靈年來衰病乃如許瘴癘憂恚頻相仍稍從方士學服餌桑榆庶以延頹齡鼎中九轉未遽就聊假草木寧其英閩山無雲苗丁幾勞君為我劚青冥封題寄遠意良厚未道山寒少茯苓蜜蒸日曝試新法入口便覺身僊飄只令兵革未衰息群盜蜂蟻猶縱橫何須遐覽習筋力會當一舉騰上煙雲之界程公許滄洲塵缶集謝慧明王道士自大面山寄贈三詩并寄黃精與君一再會帳山共把鮑尊中聖賢緣市朝為大隱何如山澤友臞仙空中結月參心地海面浮漚悟世緣安得一龕時語笑披雲霧踏青天。 又書覘樓寓哀誠天面山前兩日程黃獨淵含崖谷清詩吟作澗泉聲庾心久已安枯寂月指何勞借發明更與草卷求扁持夫廬底處號安名。 三復君詩想洛陽令人憤捴意飛揚嘉湖如有感靈在覩胸欣聞孝里彰一念變遷無量劫寸心寂然大圓光君能勘破甘泡幻長與喬松共玉虔。 又慧明王道士贈蜜黃精 慧明道士别經年時復飛金秘不傳崖蜜黃精分遺我冰容或可覲飛仙謝翱詩野鹿銜花見却馴山人采藥避徭征塵中糊米無炊甑自洗黃精九曝蒸許綸涉齋集白髮終煩拜黃精莫搵花葉疑新竹箭根類老薑芽洪适盤洲集黃精一名

鹿竹一名苑竹葉細渾疑竹叢輕卻象花果然能辟穀誰不擭萌芽林希逸竹溪集近聞諸山例閩堂石門老偶羨黃精以詩為寄次韻以戲之東綺齋臯畫掩關長鏡斸雲草泥間竹爐石鼎甘香勝分與衰翁卻病顏元丁繼道詩集謝雲實文華國長老惠黃精 黃精是何藥甘液齒牙逸盡說草根黃渾疑叢水煎軟蒸須慢火久服可成仙采有長生驗母煩徐福船吾子行詩祓伯雨贈黃精 山中有靈草乃云太陽精既聞天老言餌之可長生故人亦松意分贈慰我情玉津比玄芝采采三秀芳我願服此久飄然出塵瀛綠髮無秋霜身如羽翰輕擧臂入霄漢丹臺列高名手把金芙蓉與君遊太清劉靜修詩黃精晚得名舟豢貴夷蕎籍仙經中參朮避華藻名高有物忌揉莽與僕倒春風入濤唬吳翹忽己好感子灌溉恩縻身錫雖老豈無雖老顧所顧在採討世變閱無窮乾坤見更造匕志理難遂斂之寄橪抱擇罔任重受歲晚共一飽 國朝顧祿詩紫實輪囷大似瓜七蒸九曝勝胡麻長鏡斸盡空山雪遠育分張到我家。

天名精

明州天名精

本草神農本經名薺別錄　天名精味甘寒無毒主瘀血血瘕欲死下血止血利小便除小蟲去痺除胸中結熱止煩渴逐水大吐下久服輕身耐老一名麥句薑一名蝦蟇藍一名豕首一名天門精一名玉門精一名彘顱一名蟾蜍蘭一名覲生平原川澤五月採垣衣為之使陶隱居云此即今人呼為豨薟亦名豨首夏月搗汁服之以除熱病味至苦而云甘恐或非是　唐本注云鹿活草是也別錄一名天蔓菁南人名為地菘味甘辛故有薑稱狀如藍故名蝦蟇藍香氣似蘭故名蟾蜍蘭主破血生肌止渴利小便殺三蟲除諸毒腫丁瘡瘻痔金瘡內射身痒癮疹不止者揩之立已其豨薟苦而臭名精乃辛而香全不相類也　宋嘉祐本按蜀本圖經云地菘也小品方名天蕪菁一名蔓菁葉並相近夏秋抽條頗似薄荷花紫白色味辛而香其葉似山南菘菜　爾雅云茢薽豕首釋曰薽名也一名麥句薑　郭云江東呼豨首可以燭蠶蛹者三蒼云燭棼也　藥性論云麥句薑使味苦治瘡止血及鼻衄不止　陳藏器云天名精本經一名麥句薑　蘇云鹿活草也　別錄云一名天蔓菁南人呼為地菘與蔓菁相似故有此名　爾雅云大菊蘧麥注云麥句薑麥即今之瞿麥然終非麥句薑爾雅注錯如此陶公注鉤樟條云有一草似狼牙氣辛臭名為地菘人

呼為劉愊草主金瘡言劉愊昔曾用之　異苑云青州劉愊宋元嘉中射一麞剖五臟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愊怪之拔草便倒如此三度愊密錄此草種之主傷折多愈因以名焉既有活鹿之名雅與麞事相會陶蘇兩說俱是地菘功狀既同定非二物　圖經曰天名精生平原川澤今江湖間有之葉如菘菜而小故南人謂之地菘其味甘辛故名麥句薑一名豕首爾雅所謂茢薽豕首是也江東人用以燒燭蠶蛹五月採此草既名地菘下品又有地菘條紹興本草天名精出產主治瘀血已載本經但不云採何為用又諸家註說互有異同致後人疑惑今考注文擣汁服餌止說苗葉及花而不言根形是知採莖葉為用以其除結熱止煩渴故本經云味甘寒無毒者是也然在諸方亦稀用之又云南人名為地菘竊詳下品自有地菘性味主療與天名精不同其非一種明矣夢溪筆談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為火蘞本草又出鵲蝨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即是精也故有二名鵲蝨即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蘞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火蘞火蘞本草名稀薟即是豬膏苺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補筆談藥中有天名精又出地菘後人不識其為一物而又別出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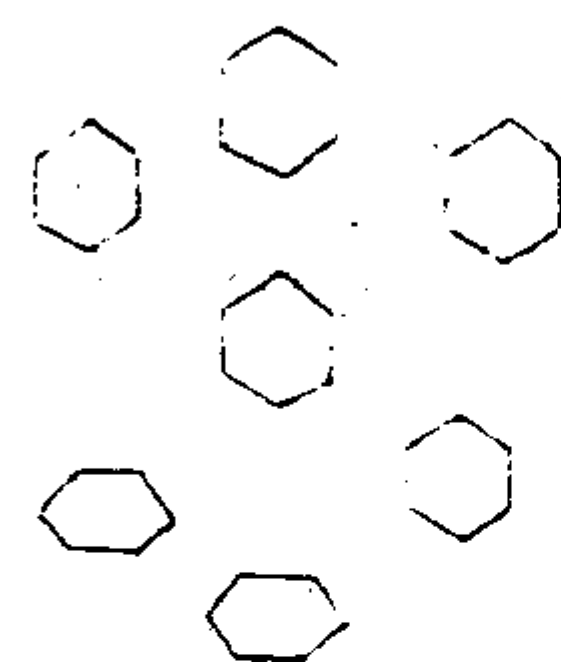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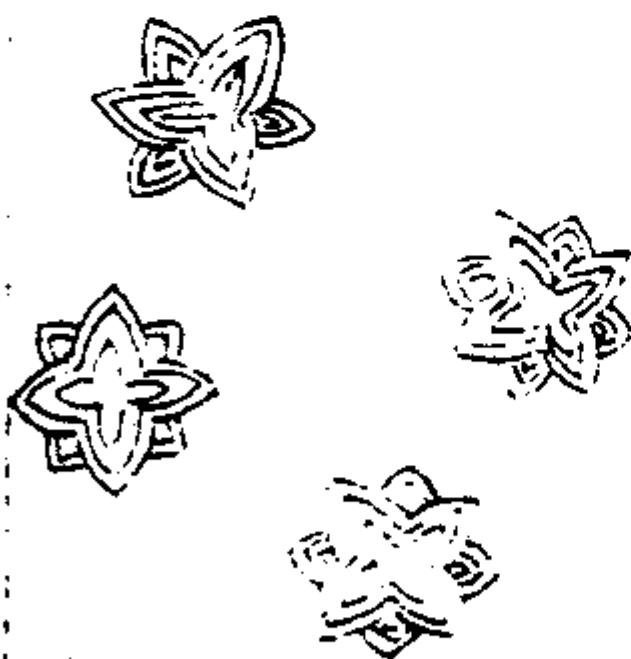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十九庚

精

太陰玄精

解州太陰玄精

解州鹽精

夢溪筆談太陰玄精主解州鹽澤大滷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禀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鹻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正本草附寶本附太陰玄精味鹹溫無毒主除風冷邪氣濕痺益精氣婦人痼冷漏下心腹積聚冷氣止頭痛解肌其色青白龜背者良出解縣 宋嘉祐本圖經曰太陰玄精出解縣今解池及通泰州積鹽倉中亦有之其色青白龜背者佳採無時解池又有鹽精味更鹹苦青黑色大者三二寸形似鐵鏵觜三月四月採亦主除風冷無毒又名泥精蓋玄精之類也古方不見用者近世補藥及治傷寒多用之其著治傷寒三日頭痛壯熱四肢不利正陽丹太陰玄精消石硫黃各二兩硇砂一兩四物都細研入瓷瓶中固濟以火半斤於瓶子周一寸熁之約近半日令藥青紫色住火待冷取出用臘月雪水拌令勻濕入磁罐子中屋後北陰下陰乾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細研以麵糊和為丸如雞頭實大先用熱水浴後以艾湯研下一丸以衣蓋汗出為差 政和本草本餘近地亦有色亦青白片大不佳 沈存中云大鹵之地即主陰精石 冦宗奭衍義曰太陰玄精石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

青黑六脉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支逆冷咽喉不利腹疼亦須佐他藥兼之圖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紹興本草太陰玄精形質主療經注甚明所産解州鹽池亦鹽之類也自然生此一種矣當從本經味鹹溫無毒又有鹽精形似鐵鏵背所治性味與太陰玄精頗同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玄精石味鹹平艾氏溫無毒續說云張松謂元精石又治火痢腸風痔疾及頭暈吐痰之恙亦須佐以他藥事類全書玄精石其狀塊塊如龜背近地所出無此狀也元胡仕可本草歌括玄精石味鹹無毒大止頭痛更解肌若是婦人沉痼冷腹中積氣用猶宜

盧精 本草盧精治蟲毒味辛生益州

雷精 史記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候王母王母至曰次藥有真陵雷精玄都平蓋

日精 本草菊一名日精詳菊

青精 王觀國學林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椽飯菁莫惟日不足或莚播艾席坐在其中觀國按菁菜爲芙謂之菁芙字書曰菁芙菁也書所謂菁芙程所謂菁葅即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

青精餻飯法餻音迅謂食也其法用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黳珠食之可以延年卻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大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若以菁芙爲青精則誤甚矣事類家求寒食採楊桐葉染飯色青而光食之資陽氣道家名青精乾石飢飯

人精 嘉祐本草新分條人精和鶯屎亦滅瘢新補見陶隱居宋政和本千金方去面上靨人精和鶯屎白傅之三日愈白蜜亦得時復方治蠻人精一合半合亦得青竹筒盛火上炮之以器承取汁蜜置器中數傅瘡上良又方治湯火灼令不痛又速愈瘢痕以人精和鶯屎日日傅上痕自落孫真人治金瘡血出不止以精塗之

精精 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三經踇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交精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交精旋目注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史記作鵁鶄

神靈精 洛書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

玄枵精 鶉冠子韓者蓋玄枵之精

百物精 禮記祭義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萬物精 抱朴子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形以惑人惟不能於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山精 太平廣記吳天門張益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煙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獐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室中十餘日復送故處又捺晧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神而有毛此將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谷夜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卻耳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揮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以呼其名不敢爲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白澤圖曰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西溪叢話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

太山精 太平廣記太山精常遊若君王之狀如人乘王者之車馬得而食之令人仙去

廬山精 三水小牘劉東仁爲江州

刺史自京將一橐駝去郡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共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乃所放駝耳鐵圍山叢談江東人不識橐駝謂是廬山精後有客駈一駝過傳白吾時適留彼民人大小爭欲一識客輒閉戶致以數十金始得一觀客遂致富後駝死其家如失怙恃

水精 傳奇貞元中有處士周郎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免人頁奴年十四五無他能甚患默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郎因買之見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郎自蜀來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灩澦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郎甚喜每艤船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複有所得泝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燃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郎亦至富贍後數年郎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郎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闊可三數丈旦暮煙雲蓊鬱漫衍百步晦夜有光如虹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郎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其井到底

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耳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解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郁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求精欲劫之但手無刀詳其龍忽覺是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郁與澤俱大喜澤曰吾有寶劍非常之劍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精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觀近但郁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疆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瑰壁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持寸刃而劫之忽龍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擺地軸駐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為江湖萬人為魚鼈君之骨肉焉得逃之昔鍾離不受其賞孟嘗自返其珠子產不貪老氏垂戒君雖二千石不如海畔魚翁而毀其珠失澤赧恨無詞而對叟曰君須火急而致龍焉無使衔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白澤圖水之精名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使可取飲食又曰絶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絲衣以其名呼之即去來致物相感類

志水百年不流者其精名擢狀如人得而食之有力管子涸川水之精者生于蝸乎蝸者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虵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蜀記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沉於江中以厭水精

河精

績高世傳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植鬐振鱗橫游波上見者謂為河精博物志澤有委地狀如轂長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涸精

白澤圖涸之精名曰旱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愧

池精

白澤圖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又曰故牧獘池之精名曰乾頭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無咎

道徑精

白澤圖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

道精

白澤圖道之精名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即去

市精

白澤圖市精名曰毛門其狀如囷無手足以名呼之即去

井精

白澤圖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

城精

南史梁武帝紀郢城晝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盡城之精也洋城子

涸澤精

管子水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

墓精

白澤圖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弓棘矢以鵠羽以射之狼鬼為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丘墓精

白澤圖丘墓之精名曰元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持杵好舂以其名呼之宜禾穀

古墓精

玄怪錄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凶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鼙鼓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者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重埒者衆君見嘉欸不欲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抿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安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貞以律猥煩德音屈顧死賤然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徵夢之始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鐵騎數百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

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齎書云將軍傳檄順授之云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姦霜䀹甲天設勍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蓄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也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與山賊合從魁日會戰事圖于夜香賊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為城門壘敵崔嵬三奏金革西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部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年上將横行筭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北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臼王栖臼中化為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輿尸拓地順俯伏觀之于時一騎至勞順曰陰陽有曆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霆激一戰而勝明公以為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牡文增興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恒久而王與順始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餞珍筵爲順致寶貝明珠珠寶無限順遂

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逐與親朋稍絶閒閒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中由而顦顇色憔悴焉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語之不言因飲以醇酹醉而後泄之其親人潛備荷鍤因順如廁而隨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然陷是古墓也墓有塼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象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蓄者順閑之恍然而蘇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樹精 瀟湘記順宗時書生賈秘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秘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秘同席秘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何乃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偶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為警覺以人間用捨為擬議又何必涉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憬笑人而七人皆遞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秘曰今既接高論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書生起而言曰余睢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新恭詞大寶闢直言之路欲

一叩象闕少伸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謁郤懐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敢來詣之幸無遐棄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闕其六人曰已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當為我蓋瑕矣乃笑謂秘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祕之其松精乃起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營大廈揮斤斧長短之木俱受用之榱桷雖衆而欠梁棟我即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乃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於今古但恨煬帝不迴無人知見張緒效我空攡截籍所喜者絮飛則才婦朗吟葉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為不才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廈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斲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憲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蠶無雖吐食不異推食蠶即繭繭而絲絲為綺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綺綺之美豈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為梁棟小為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唯漢武帝號為來棗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為人所知也其次曰我唯

蒁蓬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僕人主立宗廟虔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栗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載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為下材我實常懐憤惋我不處澗底手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廈之材縱不騁即駕焉也王不剖即頑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構廈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秘聞其言大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秘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秘飲訖謝之而去

梓樹精 太平廣記吳聶友豫章新淦人少貧賤常好獵射見一白鹿射之中尋蹤血盡不知所在饑困臥梓樹下仰見所射箭著樹枝怪之命子弟持斧伐之有血遂截為二板牽著陂中常沉特復浮出出家必有吉慶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官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隨濟至石頭友笑曰此板陂中版來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自爾僕版出浮為吉凶

柳樹精 太平廣記東都漕橋銅駝坊隱士薛弘機閉戶自處忽有一客造門揖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道僕每欽慕足下故探

覆持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言訖遂去弘機望之隱然丈餘行西而沒弘機苦思藏經後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聞有朽木之氣藏經又隱至明年五月又來持一絶相贈其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怙狂風言訖遂出忽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見池畔有枯柳為烈風所折其內百餘卷書爛壞弘機收之 又東洛有故豪家其堂與軒豁居者多暴死貞元中盧虔為御史分察東臺尋貸其宅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能弭之一夕與從吏同寢其堂夜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持書於盧侍御史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宇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奧軒級皆吾之居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畢其書四散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顧見盧御史已而有身長數十尋立於庭手執一瓠從吏即引弓而射其瓠久之又來俯軒而立從吏又射之中胃遂東向而去至明窮其跡乃宅東枯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復又於屋瓦下得一瓠一矢貫其柄即柳將軍所執之瓠也

楊樹精 長堅志濮州臨濮縣徐村農民鮑六貧甚為富家傭耕常違往東阿

兩月未反。婁爭少。雖在窮閻。頗有容色。方獨處室中。兩客忽至。一肥一瘠。皆白衣皂帶。如河朔三禮學究之狀。謂婁曰。我欲賭錢作戲。暫借此處。得乎。婁許之。乃出市酒炙共食。留其餘而去。明日復來。凡累日。遂挑謔鮑婁。且賄以錢。婁甚悅。客相與言曰。吾二人難以並宿。但視博勝負。負者退而勝者止可也。然自是一勝一負。常更迭駐留。婁貪財及飲饌。不復顧他事。一夕正與瘠客寢。聞鮑歸。客懼而竄。鮑逐之至楊樹下。不見。鮑窮詰。婁具不敢隱。鮑曰。此必妖也。時里中有張德理者。善行法。即具狀投訴。張發符追至。訊鞫。瘠者乃楊樹精。肥者狐精也。於是伐樹。鉏其根。汁出如血。搜罩狐之丘。平其窟穴。鮑妻亦無恙。太平廣記。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播炙豬羊。芬馥備至。有一巨手從窻中入。言乞一臠。衆皆不與。頻乞乙數四。終亦不得。乃潛結繩作彄。施於孔所。紿云。與肉。便出。因而繫著。頃牽挽甚至。而不能脫。欲明。乃扑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在河上。以斧碎斷。往往有血。

大樹精

抱朴子。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即吉。太平廣記。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陽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高大怒。老樹汁赤。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尤拔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怡如也。徐視之。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後竟無他怪。太平御覽。唐書曰。睿宗于中王撝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

樟樹精

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味如狗。

千歲樹精

玄中記。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人間。事具牛部。

枯樹精

長安志。務本坊西門。盖鬼市也。或風雨曛晦。聞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樹精也。太平廣記。唐咸通中。張班自徐之長安。道遇書生李特。乃枯樹精也。許全下

榆樹精

夷堅續志。呂中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俞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間。與群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爲怪。公呼問之。即下堦拜云。妾在府堂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群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逾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復圖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樹根精

太平廣記。田登娘。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邐村村之田氏。嘗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麤皮若茯苓。香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焚數旬。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嘗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萌芽。其女有娠。乃具白於母。母疑其怪。嘗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須成朽蠹。女娠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萬說。枸杞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慾。遇之必能降真爲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見怪而去之宜乎。

榕樹精

燈下閑談。桂林幕吏穆師言。中元節夜因觀遊。獨行青蘿帳內。樹柯交蔭。長衢呼爲青蘿帳。忽聞異香。暫見一女子。衣藍羅衣。服翠冠珠珥。徘徊。似有相慕。師言數四送目。深欲之。相隨數十步。女子回顧。微笑語曰。誰家少年。故相隨人。師言應曰。無他。欲觀燈耳。便言曰。觀燈常事。何妨略過弊止。況別有奇異燈燭。師言疑女子風月。未嘗見也。俄而至一室。而入。故燈設饌。品味尤盛。又褰帳幄。有二女子。席地環坐。女子語。女運觴持盃。乃是宿於女。乃邀並坐。師言未見女。便言曰。不須辭免。早來何似莫閑眼觀人乘席大笑。師言坐。酒數行。因問姓氏。女曰。郎君何氏。對曰。穆。女曰。林。諸女起賀曰。林穆相宜。是吉兆矣。穆因問諸女姓氏。女曰。妾諸房枝葉。女曰。喜會良宵。月斜滿促。請姊與穆郎同牢合巹。諸妹各述微詞。女遂執金鐃當心。穆郎結同心在手內。一女子上雙瑠璃盃。一女褰帳。已而諸女辭去。師言與女俟歡。覺困少寐。俄頃見一青衣相喚。持碧花牋詩一首。女誦之微笑曰。可速來同去觀。移刻。二女外面相呼曰。恐適曉者。則意中各不徹也。師言與女攜手出門。諸女畢集。既盡向遊。略無暫舍。忽聞五更矣。女曰。可回。此別辛未能相遇。明年今日復會耳。女於裙帶上解素綃三尺。王拭汗畢。置懷中。女曰。勿泄於人。不然禍及妾。兩淚涕相別。百餘步。遇同儕執手曰。說弄何積年塵緣物嗅之。自以爲香。他人聞之即識氣也。主因出素視之。乃亡人仰明之物。具道此事。穆與儕侶復往舊所。諸女室宇俱亡矣。豈日訪之。乃一榕樹。空心丈餘。猶有燈燼。酒痕尚在。遂聞公府。伐去此樹。樹下汁如血色。自此精遂絕。詳見榕字

松樹精

三水王氏雜錄。安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昔嘗憩

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曰我樹神也見毛生過猛當候見洞賓曰邪耶正耶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呂因書二絶句於寺門壁一云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言訖升松而去處州路志宋建炎間丞相湯岐公時未仕讀書于南明山寺中每夜有小童來夾燈一夕來遲岐公怒摑其髻欲挐之童隨手落地童逃去及照地間皆松毛也明日出山前有一矮老松頂毛脫處正與所摑髻無異始知此童乃松樹精也自是不復至

蒲桃精

太平廣記晉陽西有童子寺貞元中鄧珪寓居于寺是歲秋與其友數輩宿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毛黃而瘦又聞牖有陰窸窣珪知是怪汝爲誰對曰聞先生在此來奉謁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談足矣珪許之因與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於是繹絲爲縎數百尋俟其來必欲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于牖間珪即以縎系其臂於牖間問曰何罪見縛遂引縎而去明日窮其跡至寺北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縎系其枝葉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

芭蕉精

夷堅志興化人陳俛崇寧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菡被包裹臥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趍林內與李易位李所處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當之既寢聞戶外歎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俄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跳踯越窗外至芭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絶咸疑爲芭蕉精 潘昌簡昭熈三年鄂州蒲圻縣鎮婁士陳致明爲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款飲庭前芭蕉甚盛常舉杯屬客曰只今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婿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衾涉歷百許日樵悴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爲抱病招醫療極略不能成効迨疾棘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即命芟除已無及矣

水木精

存心録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食棗脯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八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目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殷名未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主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殷膳芳芬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

八九寸淩波而出或有扶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絃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宗螺蚌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以珍異見貽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底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絶世武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此人是陛下宴未央梁上之老人乃木精也以陛下息人民故來酬謝今螺蚌中是蛟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坐草中用之產易武帝敬於神仙故有此怪

花精

太平廣記崔玄微唐天寶中處士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廻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闌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絶滿坐芳香馞馞襲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輕佻翻酒汚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諸侶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低回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夫免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

楊氏常從來遶澗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在生脈之可延年卻老顧長於此住衛設具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志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尋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夷堅志劉綽字舒仲予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法籙後隨外舅守姑蘇與家人俱游靈巖寺夜宿僧舍遂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中人亦驚覺綽問曰聞此聲否皆笑曰蒙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綽爲牒貞土地神曰吾至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安得輒侮我是夕夢神告曰已我從吏捜索乃花精所爲非鬼也行且治之矣綽還家夢其故妾秦奴者來曰寺後呼君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無令伽藍神急我綽又爲牒如世間繳狀遣人投于祠數日又夢妾來别曰君已投狀我不敢復留泣而去秦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墓是時已六年矣 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吳越錢仁傑忠懿王之從兄也酷好種花人號花精云

草精

太平廣記後漢靈帝中平年中陳留等郡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其狀五色毛羽頭白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牛角等並起抄掠后見何進東權漢室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宗廟此其應也

蔘精

續博物志周武帝保定三年路瓊以好採藥嘗使二小童出山瓊尋採一日歸晚瓊乃步月尋呼見二小童與一紫衣童相戲聞瓊至便休入草中復瓊戒二子與針白線可長四五尺云者遇來戲使密針線記之其所止復數日果來洗藥處二小童夕與戲之記待去悉呈日瓊與二小童負钁尋之見古松樹下有紫蔘一莖所記針線在蔘苗之上而餘一二尺乃發之三尺餘其蔘根化爲紫衣童子而去

蕈精

稽神異苑豫章人好食蕈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對施屯者下視無人戲有小兒裸身繞釜而走忽沒于釜中頃之主人投蕈此工獨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

梅精

古今事通梅妃傳梅妃姓江氏莆田人名采蘋惟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梅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不能去明皇戲名曰梅妃又曰梅精明皇與梅妃鬥茶戲曰此梅精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坐光輝非見茶韻

梅花精

能改齋漫錄按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胡蘆精

太平廣記上都惡少李光而刺膚京兆尹薛元賞遣人捕之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右膊上刺瓠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有縣吏不解問之言胡蘆精也

丹桂精

宣室志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怪魁然若巨人狀衣赤衣以皂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歘然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斲有血甚多遂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十九庚

生

養生主

莊子篇名。陸德明音義：養生以此為主。郭象注：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林希逸口義：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卻又雜說。

吾生也有涯，郭象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成玄英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無涯。郭象注：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成玄英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

使心困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郭象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成玄英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郭象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成玄英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陸德明音義：有涯，本又作崖，魚佳反。而知，音智，注下同。好勝，呼報反，下升證反。雖復，扶又反，下皆同。絕膂，音旅。以慊，苦簟反，足也。殆已，向云疲困之謂。劉辰翁點校：吾生也止而已矣。莊子言養生主，第一義主於知。人生惟多知求勝最大患，如火銷膏，他外物之好不及此。唯莊子能言之。三十二篇屢致此意，為絕學無憂謂之反覆三四語，常恐負之。林希逸口義：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卻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結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卽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郭象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矣，而全理在身也。成玄英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為經。郭象注：順中以為常也。成玄英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郭象注：養親以適。可以盡年。郭象注：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成玄英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陸德明音義：無近，附近之近，下[illegible]然二本反，又音[illegible]。遠已，于萬反。緣督，李云：緣，順；督，中也；經，常也。郭崔同。以養，羊尚反，注同。劉辰翁點校：為善止盡年。善與惡為對，莊子本意只在上句，然欲每事在中間行，又少那一邊不得。人生安得不為善？第欲無近名耳。故善字向裏一邊為中，為惡則近刑矣，惡何可為？故也不近那惡字一邊，獨在無善無惡上行，所謂督也。衣之背縫曰督，脉之循脊曰督，皆中間也。名與刑皆不沾著，又何暫見惡字面，而謂其取惡之小者切為之完哉？其亦

未知立言之意，又何足以語養生本趣也。惡字亦當一邊中間，大有回[illegible]。在，故可以養身長生，吾言不妄。林希逸口義：此數句正是其養主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應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親，又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如此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有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苟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者。以注子語脉，又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成玄英疏：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

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牛割之也踦不自封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腳蹋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為析砉然嚮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養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郭象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音音節 成玄英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嚮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成玄英疏譆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音節適合樂章故美其伎術一至於此者也 陸德明音義庖丁崔本作𢄼云白宰之人丁其名也言有善牛坦一新解也牛刂可剝也為于偽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徐於綺反向偃彼反徐又於彼反李音依所踦徐居綺反向居彼反李云刺也砉然向呼鵙反徐許鵙反崔音畫又古鵙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嚮然許丈反本或無然字奏如字崔云聞也騞呼獲反徐許嬖反向他亦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於砉也中音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案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因使婢面反開

解音蟹譆徐音熙又音熙李云歎聲也技其綺反下同 劉辰翁點校庖丁止此半 其言肩倚膝踦已揮畫活動說音節合拍愈奇 林希逸口義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倚勢也用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个宰牛底人砉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節也合於桑林甲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譆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郭象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成玄英疏捨釋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道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 劉辰翁點校嬉語多了此句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郭象注未能見其理間 成玄英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睹唯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注但見其理間也 成玄英疏操刀既久頓見理間所以纔睹有牛

已知空郤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陸德明音義所好下呼報反注同 林希逸口義庖丁釋刀而答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進於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刀可下目而見之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郭象注闇與理會 成玄英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堂皆之妙數年精神以理會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皆心靈以虛照豈用眼以取塵也官知止而神欲行郭象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理順 成玄英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司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依乎天理郭象注不橫觸也 成玄英疏依天然之腠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人不舍生以夭折也批大郤郭象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成玄英疏閒郤交際之處用刀而批戾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導大窾郭象注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成玄英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開亦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還有因其固然郭象注不妄加 成玄英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不橫其長知其精心不妄加

分然也技經肯綮之未嘗郭象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概於微礙也而況大軱乎郭象注軱戾大骨衄刀刃也 成玄英疏肯著骨處也軱大骨也夫技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況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惑尚不染心麤塵豈能累焉 陸德明音義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司在也句當智身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放意無心而往謂之神欲批備結反一音蒲迷反字林云擊也又迷入節二反大郤徐去逆反郤音卻崔李云間也之處間也又令離力呈反下同下力智反導音導注同大窾徐苦管反又苦禾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節解也苦頁反技經本或作徑誤其徑又徐音詐甘徐苦等反說文作肎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肉也一日骨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骨間肉肎肎著也綮苦挺反崔向徐並音啓郭烏係反又一音啓司馬云猶結處也經絜古代反微礙五代反大軱音孤向郭云軱戾大骨也崔云槃結骨衄刀女六反 劉辰翁點校方今止軱者可畢粗其窾導入微不以目視已屬妙理至言神意多此喟此謂之況知之物不用目之妙得 林希逸口義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與之會也與會也官耳目官知止者言說然而立之

輕輕給以得養生爲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雖爲如字。下爲戒等去聲。謀獲劃二音。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象注。介。偏刖之名。　成玄英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刖也。公文見右師刖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刖於足者也。天與。其人與。郭象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成玄英疏。爲稟自天然。少旋一足。爲犯於人事。故被斷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郭象注。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刖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其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　成玄英疏。夫智之明闇。形之斷全。並稟自天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斷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郭象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郭象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成玄英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腳。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斷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

趣者。亦可全生。　陸德明音義。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乎。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跀。云。斷足也。偏刖。音月。又五刮反。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爲天命。爲人事也。　劉辰翁點校。公文止人也。只一刖字。看之寫幾綠。偏費在不全形上出。幹此處驚問。又是常態。却驚出右師答語。若自喜者。獨捐名所獨也之意。人人全足。而吾不全足者。乃具美有與天與之也。自不偶然。忽自惡其非人情。轉澤雉一語。又若自傷者。此從容反覆之妙。能使抵掌反覆生神。雖里不善。所謂自抱貿亦不在人下。言吾刖足。如雉畜於樊中。思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時是語有英氣未除在。　林希逸口義。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抑己如此耶。人刖之耶。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郭象注。蘄。求也。樊。所以籠

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而入籠而服養哉。　成玄英疏。蘄。求也。樊中。雉籠也。大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惟適情於林藪。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神雖王。不善也。郭象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成玄英疏。雉居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爲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爲清暢。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陸德明音義。一啄。陟角反。不蘄。音祈。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崔以爲園中也。妙處。昌慮反。雉王。于況反。注同。長王。丁亮反。又直良反。　林希逸口義。澤雉上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發。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蘄畜乎樊中。蘄。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不善不樂

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汩沒之中。更自好也。蘄。許六反。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郭象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成玄英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賴鄉。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經書。竟無死處。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爲大道之祖。爲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發洎三號。而滑跡同凡。事終而出也。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郭象注。怪其不齊戶覲化。乃至三號也。　成玄英疏。夫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曰然。　成玄英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弔爲若此可乎。成玄英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曰。然。郭象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成玄英疏。然。猶可也。動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成玄英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郭象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　成玄英疏：祈，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爲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郭象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成玄英疏：是，指斥人哭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郭象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成玄英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捶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陸德明音義：老聃，吐藍反。司馬云老子也。秦失，本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三號，戶羔反，注同。倚戶，於綺反。少者，詩照反。先物，悉薦反，又如字。理上往，一本往作住。遁天，徒遜反，又作遯。倍情，音裴，加也，又布對反，本又作背。大深，音泰。憂樂，音洛，下文注同。　劉辰翁點校：老聃止之刑，弟子惟以其老聃之友，而未忘情乎三號也。秦失之對，則以爲人哭亦哭耳。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則其情自有不得已者。此語最近天無情，情無哀樂，彼何以使夫人至此，是背棄其天，自取冰炭於胸中者也，猶肉刑也。遁，離也。　林希逸口義：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剝，便是爲貶剝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期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爲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繫，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郭象注：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郭象注：理當死也。　成玄英疏：夫子者，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郭象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　成玄英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錯其懷矣。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注：以有係者

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成玄英疏：帝者，天也。爲生死所係者，謂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騖憂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于文攀前復自結辭矯，是知遁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　陸德明音義：所錯，七路反。縣音玄，解音蟹，注同。崔云：以生爲縣，以死爲解。　劉辰翁點校：遁來止縣解。養生者尤以哀樂爲甚害，心者哀爲甚。吾欲逃去得乎？哀哉！縣解者，奇能況此，便是第一。如言超絕出世外之意也。　林希逸口義：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所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樂音洛。指窮於爲薪，火傳也。郭象注：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生也。　成玄英疏：窮，盡也。薪，柴樵也。爲，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成玄英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爲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適爲繁冗。今將爲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陸德明音義：指窮於爲薪，如字，絢句爲猶前也。火傳，直專反，注同也。傳者，相繼續也。崔云：薪火，爝火也。傳，延也。之中，丁仲反。　劉辰翁點校：指窮止盡也。　薪有盡而必窮，火無形而不滅，自古及今，只是此火，不知從何來，非從薪來也，是則可知也。此篇之結以此，妙哉。　林希逸口義：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而講理，到此却把个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宋朱梅庵大全集養生主說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謹筆之於其後云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九庚

生

生經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憒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詣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已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為比丘顯色欲念除癡愛失為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少成無有節限惟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欲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欲休息眾想講閑居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銀鐺杻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闡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自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為沙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為說愛欲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為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介乎佛告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欲無能制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愛欲之著耳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宮婇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諍與媱蕩女雜于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共鬬諍各各鬬諍不肯共和適鬬諍已便出宮去王方迹聞之恚諸臣吏求諸婇女不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諸婢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作妓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叉手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與五神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普曰無樂見方迹王為愛欲惑不能自解為興慈哀欲為獨除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牀則便就座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欲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頃首實然宮中婇女共爭尊卑上下之叙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感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欲之難離欲之德世人求欲不知厭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無厭無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非一人不厭所有有危害云何自更之一切諸見法悉皆歸于無以為滿足所受不厭今

假使得爲梵致億豪難及所欲復趣彼不以爲猒足假使閻浮提樹木諸
草叢燒之不以猒欲不足如是設八輩男子端正顏貌姝一切加以欲威
力端正好設爲言增惡毀欲於丈夫不以輕爲輕於猒爲用猒大王當知
此設習愛欲事恩愛轉增長譬如飲鹹水於時彼仙人爲王方迹講爲說
辛苦偈令意得惕解 於時仙人爲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捐
解無所慕樂出家爲道脩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梵行壽終之後生于梵
天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仙人者則我身是
尒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婬蕩家舍於時
婬女見比丘入至其家含歡喜踊躍即從坐起尋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屈
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來乞匃於是女人即爲
施設餚饌衆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
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婬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
比丘守法難及願爲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復與之往返不息學婀未明
所作不辨未伏諸想見婬蕩女顏色妙好婬意爲動志在放逸著婬蕩女

口出要柔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廢分衛比丘觀其
好色聽聞音聲婬意爲亂迷惑憒躇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婬意
爲動又世尊曰雖觀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
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
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晻空觀但作色視婬意則亂爲婬女人而說
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顏貌端正姝妙好一一觀容無等倫吾意志願
共和同 時婬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究悲貪婬反以清淨
奉戒意侍謂之仁賢喜犯罪釁隨其來言當折答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時飲食衆香華好衣服若干種供養尒乃與人俱 於是比丘以偈答
如頌曰 吾無有財紫觀我行舉動以乞匃而立所得者相與 於是婬
女以偈而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何爲立志求難致如卿所作無羞慙驅
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達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啓白世尊
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鱉婬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
果還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願婬女願不從心遂見折
辱慙愧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鱉所居遊其江水邊樹
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頂彼樹於時彼鱉從江水出遂見樹木有

此獼猴而與談語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有日日如是設
之不懈則起婬意心爲迷惑汗衆穢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遊叢樹間栽枝格吾今欲問毛滑澤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鱉本末爲國王子有聰明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鱉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心懷恩愛
思想尒以是之故而相聞當以何法而得會獼猴以偈報頌曰 鱉當知
之我處樹不應與我共合會假使欲得與我俱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
鱉復以偈答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業契甘美轉異菓蘇不當食求不可獲
當爲汝致衆菓果 尒時獼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愛樹何爲求我
不可致如今觀我無羞慙且自馳走不生見 佛告諸比丘尒時獼猴今
婬蕩女人是鱉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觀其人不察行跡有欲
出家便除鬚髮而爲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
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爲此趣有

來人輒爲沙門欲得眷屬不能使恚當得大來何所從來娛動安諍爲見
侵欺後悔無及和難比丘都不受諫宣揚見人輒下鬚髮尒時之世有五
惡人博掩之子逆聞和難釋家之子有無央數眷屬被鉢器好求眷屬趣得
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使下鬚髮其身既使無以自活欲往誑詐心懷
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肅肅稽首爲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卒暴和難
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憂無患親近愛欲所非吉祥解怠無行人不
知者爲欲所侵而習愛欲致無央數憒亂之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
答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欲而爲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爲沙門沙門
者多獲衆利于便降意出爲沙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答曰唯諾從
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爲沙門則除鬚髮受戒就戒雖作沙門受教易
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
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
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養具負走藏竄獨在一
處與博掩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
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爲所湊權將不現但遂聞之後悔[illegible]
作沙門欲欺詐寇竊取財物見人答曰卿生曾卒不得本末便下鬚髮今

所取物在於獨處悖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黙聲內惱諸比丘聞是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悖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異形貌竊居之像有所竊取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以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特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彼婬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將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尒乃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欝單曰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持欝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寶容富無量常現仁賢往詣惡者吾為貴客從人之導從其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劫奪資之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續得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與復故其人黠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悟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無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爽無有麁獷巧談美辭衆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讃譽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為慶見其行迹無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覩瑕短普勸助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

別戒定安諦無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持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妖婬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遍行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無財寶遍行求索不知所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婬女俱飲食此悖掩子非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旗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外貌似好華不可色信人反柔爽美辭觀察舉動行外現如佳善明者當遠處共止當察試乃知志性惡悖掩子揚聲吾將不棄捨譬如雜毒食云何無返復亦復薄恩情智者不與俱雖放今當捨我將適見之信故見欺侵非賢現賢貌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尒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落度欺者今悖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衆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義之慧大獲衣被飲食諸餘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與起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寸衛丘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之供即時訶諫轉相告令衆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無念無想其心離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為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想多念興發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啓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導持佛世尊以無數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衆供養前世亦尒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憃冥無無明心消意塞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惟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不講經道應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為說經或為迷者而往說經或處星嶽而為說經或獲衣食世俗諸饌為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洪養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遂見乘騎侍諸仙人往啓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訶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仙人聞之普薩即時呵遣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二人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離聖賢住不憙典籍其聽受者亦不應宜

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計之兩墮落說法不得理聽經不解義於世俗難值神仙講道誼以俗衣食供無知歎說此邪食粳米飯上美肉全供以依聖賢誼欲論解典籍遊志在閑居飯食採菜蓏是名所歎樂神仙歎此法道德寂所歎法利為梵志威儀自調伏無得樂非法知節而少求捨家行分衛寧以此業活無得違經典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其和上者今比丘衆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有一尊長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諸難憂慼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雖為財富下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僮使無益中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衣即麁衣食即惡食意中慳惜父母寠之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損耗有所求索所作慳貪法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矜無所貴持本治生特或能至誠或不至誠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

世尊告比丘且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爲分
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啓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
曰具財寶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
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
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數蓽撥諸藥及胡椒樹蓽撥樹上時
有一鳥名曰我所止相其如假使春月藥菓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
我所鳥喚呼悲鳴此菓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呼喚呼衆
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呼呼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
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騃之子爲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
命盡財下遁身去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蓽撥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呼喚
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
處在於香山諸藥樹成熟呼喚是我所聞彼呼喚聲餘鳥皆集會衆人取
藥去我所鳥懊惱如是假使人積聚無量寶既不念食飲不施如斯鳥縣
官及盜賊怨家水火等奪之或燒沒如我所藥菓不能好飲食牀卧具亦
尒宥華諸供養所有皆如是既致得人身來歸於種類命盡皆捨去無一
隨其身是故當殖德願念于後世人所作功德後世且待人無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吾前爲汝說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我所鳥
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脩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脩淸淨
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
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
野猫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即行慈心
愍哀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心懷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
在於樹下以柔耎辭而說頌曰意寂相異姝食魚若好服從樹來下地當爲汝
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仁者有四脚我身有兩足計鳥與野猫不宜
爲夫妻　野猫以偈報曰吾多所遊行國邑及郡縣不欲得餘人惟意樂
在仁君身現端正顏貌立第一吾亦微妙好行淸淨童女當共相娛樂如
雞遊在外兩人共等心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吾不識卿耶是
誰何求耶衆事未辦足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既得如此妻反
以杖擊頭在中貧爲剝富者如兩寶親近於眷屬大寶財無量以親近家
室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息意自從卿青眼如惡瘡如是見鎖
繫如閉在牢獄　野猫以偈報曰不與我同心言口如刺棘會當用

何致愁憂當思想吾身不臭穢流出戒德香云何欲捨我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答曰汝欲遠牽說齒弊如蛇虺悽彼皮柔耎尒乃得叙申　野
猫以偈答曰速來下詣此吾欲有所諠并當語親里及啓於父母　野雞
復以偈答曰吾有童女婦顏正心性好順禁戒如法護意不欲違　野猫
以偈答曰於是以棘杖在家順正教家中有尊長以法戒爲益楊柳樹在
外皆以時茂盛衆共稽首仁如梵志事火吾家以勢力奉事諸梵志吉祥
多生子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天當與汝願以梵杖擊卿於世何
有法云何欲食雞　野猫以偈答曰我當不食肉櫟露修淸潔禮事諸天
衆吾爲得此智　野雞以偈答曰未曾見聞此野猫修淨行卿欲有所滅
爲賊欲數雞本與巢各別美辭陽喜笑吾終不信卿安得雞不數恐甘而
卒暴觀面赤如血其眼青如藍卿當食鼠虫終不得雞食何不行捕鼠面
赤眼正青呼喚言猫特吾衣毛則竪輒避自欲識世世欲離卿何意今相
振　於是猫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求端正皆童耶當問威儀則及餘
諸功德諸行當具足智慧有方便曉了家居業未曾有我比我當好洗浴
今著好衣服起舞歌聲音乃尒愛敬我又當洗仁足爲其梳頭髻及當調
謔戲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吾非不自愛今怨家梳頭其與

尒相親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野猫今栴遮比丘是也時
野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俱尒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
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爲一切三界之尊
有三達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
猶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彌猶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調達闇之
其心不改時諸比丘共以啓佛調達有何重殃淺結乃尒佛告諸比丘調
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有一好
女端正姝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豪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持梵
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特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
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問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
座又年朽耄面色醜陋不似人類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懷惱云何當
爲比人作婦何異恐畏當奈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顏貌殊
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觀地理災變吉凶皆豫能
覩能知六情妖異蟲遺懷妊男女產乳難易憋傷十方蜎飛蠕動蚑行喘

息人物之類懷四事心慈悲喜護聞彼豪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往詣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之無辭以對五百之衆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座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壻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父許我女以爲妻婦且以借我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借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爲與卿三月畢竟即索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死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猶懷害佛告諸比丘爾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眞之道爲最正覺吾等蒙度以爲橋梁時佛遙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無猒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自致得

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無懈息愍傷衆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爾勤苦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愍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遍鼓搖鈴誰欲入海採求珍寶衆人大會僉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當於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天魚長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三者堆山故作此令使得無怨適更令已衆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賈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閻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鬼神晝夜圍遶若干之匝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歸船奪如意珠力所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隱度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低頭下手呪願海神珠繫頸時海龍鬼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衆之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勅邊侍人從持器來吾㪺海水若至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㪺水以精

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今㪺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謝還之吾等聊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費還國中觀遂寶願使雨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隱爾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今得佛濟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羣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栴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衆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伎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盂繫腹以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爲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爲喻虛空無形尚可汙染佛以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

齧繫盂繩盂即墮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違業爲佛弟子既不能暢歎舉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姤結謗大聖手即勅侍者掘地爲深坑欲擲埋之時佛解喻勿得爾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既圓明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子還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求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我請買珠便來還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爲父法則爲母諸比丘衆以爲兄弟本以道法而爲沙門遵脩道誼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愍哀一切行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尊輕毀衆僧甚可疑怪爲未曾有時佛徹聽往問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比丘尼不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意念乃往過去無數劫時有

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菓飲水時念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
使至無為時與一鼈以為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誤鼈數往來到獼猴所
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婬蕩不節即問夫壻
卿數出為何所至奏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夫答曰吾以獼猴結為親友
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輒往造共誦經法但說快事無他放逸其婦不信
謂為不然又瞋獼猴誘詸我夫數令出入當圖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
劣著牀其壻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勿復勞意捐其醫藥
吾病甚重當得卿所親親獼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身
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為夫婦同共一體不
念相濟反為獼猴誠非誼理其婦逼夫又敬重之往請獼猴吾數往來到
君所頻仁不枉屈請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答曰吾處陸地卿
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鼈答曰吾當負卿亦可枉屈獼猴便從負到中道謂
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獼猴報曰卿
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掛樹不費持來從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
踉歡喜時鼈問曰卿當費肝來到我家反更上樹跳踉踊躍為何所施獼
猴答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掛在樹共為親友寄身託命而
還相圖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尒時鼈婦則梵志是鼈
者則謂達是獼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衆千二百
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五仙人處於山
藪四人為主一人給侍供養奉事未曾失意採菓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
行採菓水漿懈廢眠寐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恚謂其侍
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為仙呪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戚難
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襢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違四仙特食之
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履翹足而坐寶履墮
水而沒一隻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為仙呪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
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數很多遍觀察之見仙呪子特有貴相應為王
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命曰尒有王相不宜與諸遊於衆為童子答
曰吾由呪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識書符合尒則
應之深思吾語誠諦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月某日某時薨殞必禪尒位
童子答曰惟勿廣之恐令静密設如仁言當重念恩不敢自忘梵志言畢
尋逃遁走出之他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轉求賢士以為國貴羣臣議曰

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持立之使者四布追
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輒尋逐人還啓羣臣備嚴王制威儀法駕章來奉迎
羣臣百僚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香湯洗浴五時朝服寶冠劒
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庶
踊悅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己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
有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呪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今
果前誓寧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豪慧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
藏珍寶并婇女美人車馬侍使恣所欲得梵志答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願
一曰飲食進止衣服卧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參議國事所決
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副二願此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
枉萬民梵志愛恩因自憍恣輕慢重臣羣臣忿怨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
與國臣耆舊參議偏信乞士遂令傲慢陵侮羣職鄰國聞之將為所嗤以
致㝵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誓安可毀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
之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
何令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歸豫別案饌卿自來晚梵志罵曰由
呪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羣臣聞之臨臣毀君咸奏欲殺王詔羣臣以
何罪罪之各各違曰或云戮烝之或云煮之或云支解或云曰濤或云三
杌截耳割舌挑目殺之王無所聽吾奉道法慈心愍哀衆生之類不害蠕
動況危人命但給資粮驅令出國羣臣奉詔即給衣粮遂使出境獨涉遠
路觸冒寒暑疲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他國詣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
問曰卿從何來何所綜習業何經典能悉念乎答曰吾從遠來飢寒見逼
忘所誦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忘無所能化當令因作輒給奴子
及犂牛耕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奴子無聊欲自投
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履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父
母必責散食梵志由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履上之可獲寬恣則責履
還用上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履其價難貲吾還王意以履奉
之懲咎可解尋還王國以履上王王深自陳悔前之罪豈願得原赦王曰善
哉王即納受内之幔衷別座坐之會諸羣臣則詔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
梵志不耶答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答曰當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
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履以示羣
臣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臣啓曰此梵志罪如山如
海不可赦也獻履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輛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遣梵

志令更求一隻梵志懊惱吾本吁嗟而轉加劇還放主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
而所從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時忖犁牛奴子使令耕種如前
於時梵志問奴子曰汝前寶屐本何從得奴子俱行亦得屐處至于水側
過恣求之不知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屐必從上流來下行求
之不得即逆流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漁口衝之其華甚大有千餘葉
梵志心念雖不得屐以此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寵便復執華則見四
仙人坐於樹下前為作禮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答曰
吾失王意雖獻一屐不足卄過故逆流來求之冀獲仙人告曰卿為學人
當知違退汝國王者是吾弟子每侍愛敬飼食坐起恭謹云何一旦罵之
訶呪辱卿之罪重當相誅害今不相貰請示衛衛則王先身為侍者持供
給仙時坐翅一御感結而終寶屐墮水二隻著御便自取去梵志取屐詣
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上之王即歡喜羣臣意解復其寵位佛告諸比丘
爾時王者則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尼佛迦葉佛彌勒佛
是也其梵志者調達是也佛說爾時莫不歡喜
佛說男埋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衆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男俱給
官御府織金縷錦綾羅綺穀珍妙異衣見帑藏中綺寶好物貪意為動即
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懈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之乎夜
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貲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
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人知男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于後日遂
當慣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
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
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舅舅纔入窟
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輒截舅頭出窟持歸
晨旦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輿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
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客人馬車馳填噎塞路
奔突猥逼其人射鬪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詔微伺
伺不周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僮豎執炬擲薪人衆總鬧
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蛇維更增守者
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持令釀厚請守備者
微而沽之守者連宵飢渴見酒宗共沽飲酒過多皆共醉寐甥因酒醉
受骨而去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斯賊狡黠更

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邊衆人侍衛伺
察非妄必有判色來趣女者素敕誡女得逆抱捉喚令衆人則可收執他
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
見株杌如是連宵數數不變守者玩習睡眠不驚甥即來株到彼女室女則
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可捉我臂甥素齎豫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
便放衣轉捉死臂而大稱叫遲守者夢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
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
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與有嗚就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嗚就者
甥為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餔兒甥既見兒
即以餅與因而嗚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飢過餅爐持貿
餅者授餅乃嗚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
嗚之不意是賊何因因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
將來甥酤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臥便盜兒去
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忘失兒
甥持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
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
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
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三女王即可之三心
念言續是盜魁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還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
齊整王即勑外疾嚴車騎甥為賊臣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
被覺見執不疑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鞍勒一無
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即往迎婦王令女飲食待客善相娛樂二百五
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
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叵得稽首答曰實爾是也王
曰卿之聰哲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
爾時外甥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國王父輸頭
檀是也母摩耶是婦拘夷是子羅云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比丘衆五百
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頓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央
數衆悉共普聞有大寂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國轉遊城裏聚落與大
比丘五百人得從佛大聖名稱普聞流徧十方莫不宣暢巍巍者爾戰戰
兢兢莫不欣戴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

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則以加哀。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胡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脩梵行。得覩如斯如來至真等正覺。善哉蒙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無量。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叔問占謝。叉手白佛。耆損讓者。遙見然者。却往一面者。於特世尊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答曰不及。惟佛說之。佛言其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猗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恚愛。志求無猒。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梵志不當供養奉事尊敬。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答。乃合善義。則隨法化。所以者何。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恩愛之著。貪求無猒。斯輩之類。迷于五陰或作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以恤悋。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順比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答。白世尊曰。其不著念五陰六衰。婬怒癡習。濟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佛告城裏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乎。寧有比類安和沙門梵志已離婬怒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恩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猒。答佛言吾

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瑕惡。志無所求。宴居獨處。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察此等沙門梵志離婬怒癡。亦教入離捨色聲香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爲樂。恩愛之著。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求。燁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等沙門梵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而宴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觸意法。積衆德本。恭順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婬怒癡。又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僧。奉受五戒。爲清淨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爾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困篤。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彌俱於時舍利弗尊般泥洹。侍者譚那供養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詣王舍城。到竹林間。已日昳時。從宴處起。取鉢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譚那沙彌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齎持和上舍利及鉢衣服。賢者阿難報譚那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啟事脩禮。儻從世尊得聞要法。譚那答曰。唯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譚那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叉手白佛。我身羸極。無復力勢。柔弱疲劣。不能修法。所以者何。譚那晋曰律末沙彌來詣我所。稽首足下。爲我說言。仁者欲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賫衣鉢及舍利弗。告賢者阿難。汝意謂那念舍利弗比丘。賫於戒品而滅度乎。定品慧品解脫品。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了是法。致最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授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感涕泣悲哀。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賫持戒定慧解脫知見品而滅度去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最正覺。分別說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賫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諦。育妙辯才。講法無猒。其四部衆聽之不倦。說之不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如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無極之慧。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遣博達。能至尋晉答辭。一切能通。智慧爲寶。衆德具足。舍利弗比丘。猶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感慼。不能自勝。佛告阿難。其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思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沒。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然終不可得。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人生有終。物成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爾。安得如意。應當終沒。歸于無常。離別

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世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爲憂。應當別離。壞敗無常。欲使不至。安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興盛必衰。應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未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一旦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衆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無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莖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驗。卒墮則斑缺。減視之無威。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衆僧。今取滅度。衆僧感減。應當成盡。無常衰耗。欲使不至。豈可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己求歸依。以法爲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世間皆由無黠內觀痛癢。觀外痛癢。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無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無黠。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倚內外。入于善哉。調御其心。觀世無黠。佛告阿難。是爲脩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爲佛弟子。順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沙拔諸比丘衆聞經歡喜受教而

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過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厭以子之憂狂亂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願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觀汝形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沒不常憔悴羸損其人白佛言甫為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備有一子棄家愛重莫不敢愛視之無厭今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窓及門戶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求子佛言其人愚癡之甚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愛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所愛必致惱患爾時其人聞佛所說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與尊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邠耨文陀弗賢者須菩提賢者迦旃延賢者憂波離賢者離垢賢者名聞賢者牛呞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是之比大比丘眾五百人爾時賢者大目揵連及大弟子於天欲向明從座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遥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適觀此已至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眾來諸目連葉賢者離越等特往詣舍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難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聖明教當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叢樹為甚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答曰常以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義成就微妙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總了言教心意開解應于快見為諸四輩講說經典柔順要言濟諸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由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觀此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閑居宴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眾人而不放逸不樂經戲憺怕寂然其心不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則現雅德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云何比丘住於音聲叢樹

而現雅德阿那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徹視道眼清淨觀於天人三千大千佛之國土普見無礙譬如假喻有眼之人在高樓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舍利弗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觀見三界無一星礙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舍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去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迦葉答曰惟舍利弗假使比丘自處閑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欲勸人少欲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制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脩勸人專脩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眾人聽受法義開化說經於法無厭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　又舍利弗問大目揵連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目連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得大神足威聖無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變化示現無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此牆壁山嶽谿谷通過無礙出無間入無孔入地復出譬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虛空於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焰如大火聚身中出水猶如流泉其身不賴今此日月威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摸日月化大梵天至于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爾時目連問舍利弗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舍利弗答曰假使比丘制心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受發意之頃明旦日中日冥定意一心人定夜半後夜自由所行常得自在無所罣礙譬如長者若尊者子淨水洗沐著新好衣所有具足無所少之隨其所欲得何衣服寶瓔珞香華伎樂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處衣裳服飾臥起牀褥悉得自在如是目連制心不隨亂意明旦日中闇冥人定夜半後夜隨其所欲禪定三昧隨其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叢樹則現奇雅爾時賢者舍利弗謂目揵連賢者已說吾等之類盡各言志遺其辯才各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啟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答曰唯命是從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我等之類各演所如今故啟白得其理不於是世尊語舍利弗賢者阿難善哉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博聞解持不忘若有說法初善中善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修梵行能分別之如是像法博聞智達覩之

自在。其心清淨降伏諸根皆能曉了。則為四輩粗略擧要演說經典各令得所善哉善哉離越吉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於閑居其行寂然其心清淨分別空無善哉善哉阿那律今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御天眼觀見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今之所說所以者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為本善哉善哉半咄今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泥洹善哉邠耨分經義演說佛典善哉善哉優波離分別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三說門善哉善哉舍利弗清淨善德并化衆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無所違犯善哉善哉迦葉在閑居處他獨吾以十二事常自修身求勸他人善哉善哉目揵連得大神足無量大尊自在分一為兼萬還合一能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出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瓔珞晝夜三昧恣意所服為吉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法無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為快樂其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衆鳥悅人在音聲樹而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盆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坐是明旦著衣持盆入彼國邑若於聚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盆洗其手足獨坐宴處結加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無常心自念言使吾身漏盡意解乃從座起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座起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則現奇雅於持世尊而說偈曰博聞持法微妙最分別經典解法義為無央數而講說有志明智樂獨處內自觀身分勤化執御樂禪身自行遵修世尊博聞教有在宴處若樹下其目清淨無所著蠲除身病四百四觀見衆生若干種宴處樹間德如斯譬如師子遊山谷獨處閑居衛寂靜止足解脫隨類教處在宴處德如斯若在天上及梵宮若揵沓恕及人間皆能至彼無所礙處在宴樹德如斯淨妙智慧普解人心得自在諸根定一切如是棄諸惡處在宴樹德如斯如是上人說微妙各各講法隨所知所演善哉順上義往詣世尊敘所說其天中天無發疑言聲如世寂志尊其諸神通皆平等尊師應時稱慧門從持世尊曰除雲因此與教聽吾言如諸比丘所應行宴處樹間志奇推貪諸微妙多少求最勝分別其心行著永持盆數儀則其行如為遊虛空其有能循如此妙聖不興嫉無懷害得志寂然去塵垢處在宴樹德如斯 佛說如是諸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八　十九庚

行

贈行　西漢傳段會宗傳朋友以言贈行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唐李端詩客行贈馮著　旅行雖別路日暮各思歸欲下令朝淚知君亦濕衣　宋張舜民畫墁集送人出城同過周少府贈行者　欲解舟維岸將行客倚欄主人誇意厚親起具盤飧溪柳低含雨山桃重怯寒何時浮小艇同訪檇州灘　宋黃山谷外集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因以贈行二首　迎新與送故渠已不勝勤別本云傾城迎五馬財力之三勤漢書黃霸傳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所易新吏又未必賢三勤見般渠謂民勤於力勤於財勤於食法言曰民有三勤此借用其字　民貴腰間劒公寬柱後文漢書龔遂傳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又張敞傳弟武曰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治之耳蘇林曰秋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　諸郎授賜沐高會惜臨分別本云同僚休賜沐歡惜臨分

漢書石奮傳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高會見上注謁沐後漢書曰王奐為漢陽太守范丹於道候別之奐曰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退之詩臨分不汝抵有路即歸田　去國雖千里分憂即近君別本云會即近殿勤運缺惜風君　能為天子分憂即與在朝廷無異老杜同元使君舂陵詩序曰當天子分憂之地劉禹錫詩文謎時分又分憂次來戒　老惜交情別追隨車馬勤老杜詩惜別到文場漢書鄭當時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追隨見上注　臨朝思共理治郡復斯文漢書成帝紀曰臨朝淵默黃霸傳功名損於治郡時共理見上注斯文謂以儒雅飾吏　訟息常休吏民貧更勸分漢書薛宣傳曰及日至休吏傳曰振業勸分　西湖十頃月自比漢封君歐公自揚遷潁有詩曰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史記貨殖傳曰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又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漢書貨殖傳曰秦漢之則侯封君食租稅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王質雪山集李南卿西歸求語以贈行　山谷偶云八萬四千關捩子與君一箇鎖起開僕亦有一箇鎖起謹以奉贈　之子何方去荆江上渚宮頗知君筆力能嗣我宗風境熟拈來是心圓觸處通贈之一轉語收了萬年功　宋陸游渭南集次韻何元立都曹贈行元立詠復山送蘇公詩韻　嘉榮東西川此別不為遠徘徊陵雲寺決去未遽忍登高望故人煙樹參差見懸知今夕夢不隔重城鍵平生相從意百年有未滿結巢青城雲期子在歲晚董霜傑先生集次韻文約贈行　歸買農時一飽休烏帑儲肉且身謀兩舟欲趁晚潮發別袂莫煩揮酒留松菊有情供好夢亂埃無賴犯征衣明年驛使相逢處還折梅花寄我不　廖行之省齋集將歸新淦鄉舍邀賦詩贈行　請君吟詩送我歸我歸難作半月期馬頭黃埃且百里村店白酒古雙旗只今柳絲東城路萬縷方作青青垂歸來應未及飛絮自取春色鬧脩眉　吳澂支言集再韻酬蔣谷贈行之章二首　立身後孔孟交友尚陳雷生意同春草清塗皆夏槐兩間雙玉目萬劫一氣灰珍重無金贈來詩更險巃　天闢生初月江濤孔怒雷日邊雨從霽水裏火焚槐去去行舟杞溫溫場竈灰兩南臍斗柄仙嶠峻崔嵬　王東年先生集和伯氏別元老贈行　相見還如相別時杖頭明月舊相隨五亭溪下西風靜六合沙邊夏日曦洗鉢又辭香積飯傳衣仍是香山兒要須桑下無三宿不為淮南塞草衰　王十朋梅溪集次韻王景文贈行四絕　聖主龍飛白首郎誤蒙親擢與南林言夕妥綏汲長孺心不敢邪蘇世長　天

涯行客正悲秋更向鶴孫愁處愁峽中有山名鶴孫悠歌聽竹枝劉刺史詩懷慶朔范饒州　吾道從來自不孤眾夢好語慰蘇蘇孜孜相勉惟名節官職何須較有無　君年方壯我頹蒼欲以宗盟論雁行孝子忠臣公論在送行詩似少陵章　康文靖公集道人鄭子明別我十五年近來訪中聽其言既為釋之矣仍以二絕贈其行　總角逢君意似同壯年心跡自西東山中兩訪歲云暮夢寐丁寧要不空　闊步長趨有坦途凌煙元不畫清虛明窗洞徹六經旨真見衡門被鶴書　國朝何孁菴集得請歸故山伯良以詩贈行次韻　我生性放曠夙抱岩谷姿齒髮去已遠憂患來無涯斷絃不復操誰能覓鍾期欲迹就迂儒傷持但獻欽盛年靡自悔東帶效驅馳虛聲蹈危路造化真小兒府檄俄見微病軀強追隨懇辭告郡守我實身衣褐雖勲頗闖走未免王褒思十載卧丘壑幸無當路知徘徊出城郭慷慨從此辭笑領即長路飄然忽如遺嗟君秉高志利祿非所移平生擅雄銳此日甘衰遲念彼千里道風波浩淒其林泉有清致嘉遯寔自怡栖遲古君子出處必以時章甫雖適越我冠豈期宜丈夫貴永久寧效歧路悲歸歟成三老勿作長別離　宋晏同叔詞贈行清金　梅花漏泄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邊白念時光堪惜　蘭堂把酒留嘉

客對雖延駐行色千里音塵便疎隔合有人相憶混次層詞贈行紉中潛
短亭楊柳接長亭攀折贈君行莫怪得前無語大都分外多情　何須
苦計時間利祿身後功名且盡十分芳酒共傾一夢浮生向千樽酒邊集
紹興辛未中秘王景源使君乘流下蕭灘捨舟從陸蕭林老人以長短句
贈行浣沙溪　樽俎風流意氣傾一杯相屬忍催行離歌更作斷
腸聲　袞袞大江前後浪娟娟明月短長亭水程山驛總關情

餞行

元劉文簡公集陽丘尹申君餞行序　始余宦京師識太常協律申君仲和肅善鼓琴尤善斲琴聲藉藉也余後歸歷下而廣平霍君清臣提刑山東以枯桐琴材遺余且曰是得之江南其人云三百年矣余謂惜不得申君見也又十年申君來為陽丘過濟南而余適在焉善曰枯桐乃遂于即以委君君曰嗟異材也乃離爲二琴使余誌其一成而畀余余請絃之遂鼓之君咪然曰無木聲矣不三百年不至是余乃知申君於斯技其至者也余因有感焉琴之用一也而舜以理天下宓子賤以理邑伯牙則絕絃孫公和一絃而陶潛無絃胡顯晦不侔若此耶余聞聖人之制琴也以寓道也曰所以修身理性而反乎其真也故其用高而難道微而難知難遇則向者寡難知則聽者怠茲非所以顯於古而晦於後愈降而愈晦歟嗚呼琴之晦久矣知琴者加少矣而申君終日斲之而不知倦也求之者誰乎終日鼓之而不知止也聽之者誰乎伯牙孫公和陶潛皆不足以取乎亦見申君之勞且費也雖然君之志余固有以得之矣器存則道存器忘則道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非之況於聖人之制以寓道者獨可以去乎故終日斲之而終日鼓之者吾以存道耳求而聽之在其人吾職知乎哉以觀之則伯牙孫公和陶潛不可為而不為己者也申君不可爲而爲之忘己而爲道者也忘己而爲道者幾人哉君之爲邑簡而靜平而恕善而不伐忘己而爲道也符乎琴矣余懼如琴之晦而不揚也於其歸書所感以送之庶其有知者焉元貞二年八月旣望序丙申歲也　又解錄事安卿代歸餞行序　濟南介齊魯間左窮山海之兒而右薄土壤之富時則有宣慰有提刑有轉運有勸農以參蒞其上而朝廷四方之使日旁午其中出入閒閻自爲一都會雖屬邑數十而吏民繁庶固足以集事至於承早夜之令奉咄嗟之責隨至隨應而勿敢失者則唯一錄司焉故官選之士視濟南司錄爲劇任伈伈莫敢就而有司亦以是難其人以故或久缺或久任不得以常調鄧也渤海解君安卿以至元二十二年由近侍屬來爲是職逮今凡六閱歲上下無違次之失無絲毫之撓大率君

之爲治以明察果毅抑強梗靖獄市以寬小民之力以嚴勵信必謹期會赴事功以遵大府之政以周密勤劬伺幾微審動靜以盡其事上之禮嗟解君可謂理劇之能者歟今來言曰某不侫既占仕籍亦思有以自奮然求其所以然兇於戾者而不可得今且去夫子能無言乎僕告之曰子知鏡與劍乎夫鏡鍊之精則明可以走魑魅然未嘗用其明而人謂之明夫劍淬之至則利可以斷象犀然未嘗用其利而人謂之利今吾子之鏡固以鍊而劍固已淬矣願吾子晦其明使明益增而無用明之名保其利使利益銳而無用利之累彼司照鑑事割割者於子其寧舍之耶吾見子之明日以顯子之利日以售無傷缺之患無蠹蝕之虞廓乎有餘矣然吾子之勳業如級而升高其誰禦之哉二十七年庚寅重陽後三日劉某序

又陽丘尉高君餞行序　蠹生則木不遂螟生則禾不實盜之於民禾之螟木之蠹也故一縣之制令丞簿主賦政以遂民之生尉主禦盜以除民之螟與蠹者也螟蠹之不除如民生何尉之責亦重矣然不幸而非其人則怙威以肆暴飾巧以縱惡曲構旁廷扶痛攫拏資以自利者比比也翼徒卒鷹鸇然所至之鄉攫嚙狼藉至雞犬不得寧民之患之蓋有甚於螟蠹者矣除螟蠹而甚焉尉之責豈哉頃余來陽丘聞高尉文本賢固與之游而得其詳尉儒者家屢空不憂其奉職靜而斷有事則躍馬從數騎裹糧以行其捕繫訐治一質諸理吏卒噤立不敢置一語指揮進退惟尉之聽故民不知擾而事以集以是闔境帖然三年無螟蠹之患嘻高尉可謂能塞其責者矣今將赴調有司民惜其去則皆咨嗟涕洟願留而不可得乃胥而祝曰夫善者以賞不善者以罰國制之常而有司之責也吾尉之往其果可得賞乎若爾則善者益勉而不善者可以化而改矣吾尉之賞吾人之幸也余於是益知高尉之賢而士夫之嘗與游者皆樂爲歌詩以美其行使余爲之序　又題金監司餞行嵗後　大德丙午之春朝廷更化黜姦登賢於是平陽監郡金公通議入參議中書時余方承乏集賢預議事之列見公坦然溫厚綽有餘裕而其詳密慎靜有不可及者其論事該而不繁簡而能周無害異無名倖援本窮末必歸諸是而已余竊嘆曰偉人也哉集賢司直劉君仲傑其舊識也一日持平陽士民餞公篇什邀余題余得其爲政之大者曰獄平而瑞雪降學勸而習俗革安地震之變而民生復完輟歸臺之議而王事是急去之日民無遠近莛倪攀留號呼嗟泣先後不絕如去慈父母余復嘆曰中書之議本乎此哉會聖天子龍飛撥極整飭內外咨　知政事行省江西而江西方以饑告余又嘆曰公之

此行其必關中書之議擴平陽之政而活其人幸矣江西之人哉乃告仲餘曰夫升高必自下有關必有先吾意天之所以任公者不獨爲江西幸將必天下幸也然則清風遺歸之誦慶有日矣遂書于平陽卷末因爲公贈丁未十月日題元蒲道源順齋叢藁洋州宣差餞行序并詩　洋爲州雖蕞爾之區比年以來守職者往往以黷貨亂政民羣譁之竟得罷去故洋遠號爲難治至元癸巳秋乃聞郡監宣差承直公座以不及期之任今例當免者闔州之士夫耆宿等狀其行事愬于部使者請留之部使者雖不敢廢格聽其留然實異其得人心之若是從民之辭且薦之洋之士民有來者試詢之咸曰凡治吾州者未始公見也其廉以律己惠以及人修擧廢墜消弭姦慝方安其政未朞而輒去是以不忍夫字我則父母我則仇讐吾民初何容心哉余聞之仰而嘆曰嗚呼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不誣矣於是思一識公而未果十月之晦會于寓館語至懽夕洞見肺腑觀其胸合義理其通經之士有以服砥礪廉隅雖立節之夫有弗愧然公出於西陲豪貴之胄宜以弓矢狗馬爲心飲酒爲業爲樂而所爲乃能若是豈非天資之美有大過人者歟今國家惠養元元簡賢登俊公又從方壯之年往當任使則是行也將見居位日崇施惠日普宜洋之民有不得專其賜矣　四字廉能與惠慈不繇學問出天資關河普滯來時限父老今深去後思雲闕丹心行色動霜臺華袞薦書馳慇懃試問洋民道絕後光前更有誰宋郎紳伯詩次韻餞行吳礼叔除服參部　君到西湖四月天酴醾過後藕花前却看梅子垂金彈恰映楊花鋪白氊鄉悄哀耜無復戲着鞭祖逖有誰先姑蘇儻見平反使生澁休言有此篇徐安國西窻集次韻周彥安餞行詩二首　僑居久矣共依僧簿官俄爲小桂行轉眄已成千里別贈言何止萬金榮子游不自知焉用俟吾多愿素有肇必待癡兒了公事始容揮手賦歸耕　又難住叢林不似僧久知吾道要躬行足成易傳君堪美進主詩名我與榮幾向三冬倍國論豈容百里墜家聲柢煩占護東皐在準擬歸來欲並耕袁易靜春堂集酬城中諸友餞行　天寒黑貂弊明發戒徒侶揚舲下脩垌掛席眺回渚狀流蒼鴟亂驚浪輕鷗躍故人執我袪眷眷河之滸顧慚來往數多謝迎送屢昔時賢達士屏跡遠城府寵公既冥棲邴生亦遐舉泊吾何棲棲風塵厭馳騖遂歸辱贈言高誼邁前古子傷暫離索我歎恒羈旅浩歌徽玄雲夕陽檣微吐雲南志畧李景山過安西遇禮部主事郭文卿撰欸乃歌餞行馬上逢元日天涯見故人雪華官舍酒煙樹灞陵春欲寫風光好還驚柳色新明朝重回首夢裏過三秦

贐行

元劉文簡公集貫奕州贐行詩序　始予掾秋官燕人貫君允升甫方弱冠實同予事異其精詳雅重受馬訪諸其人謂君生四年而孤鞠於母氏七八歲知讀書能事其母益嚴予嘆曰是篤於自立者其必遠乎後予遷省臺或仕或已而君亦仕于上都于吏部于大農于太原于中書蓋歲月不相從久矣然其發之至乎予耳者恒殷殷焉其在太原也實居幕府有以民田獻言宣徽稅外可歲糶米二萬石者宣徽以聞傳旨政府下太原實其田君曰民既勞弊可動搖乎朝廷誰弗知耳亟覆聞必免官長縮不敢聞君毅然曰即有責允身當之不以及公等也卒不敢君則逕躡聞之事果不行尋又以省檄北土民口十有二萬當分置其境官食之且置倉府中君曰若爾民轉輸出入抵益勞耳不若隨其所置之爲便又皆弗敢則又逕聞之又從之於是太原之人頌項戴君矣入掾中書奉使諭思播思播從命贐以金帶帛五千餘繒辭之所偕曰聞此應受第受之歸自白之可也君曰吾爲名耶竟不受而還予每聞之輒爲擊節慨嘆曰此人之所難者渠乃能之耶庸詎非向予所謂達乎大德己亥冬予自濟南入翰苑過君于京師書與語移日而異聞有加焉已而告予曰允須由提舉寶源出知灤州今當奉老母東矣辱先生舊顧得一言而教之可乎予曰嘻予豈予侍者然子又去我矣安得無言乎哉姑即子之所有者而告吾子之人得名當世而不朽者無他焉忠與孝而已矣吾子以襁抱之孤卒使慈闈無爲疾之憂而有榮養之樂不既孝矣乎如太原之剛明不回以一言而脫百姓之患思播之潔白自持使遠人嚮然知朝廷之尊不既忠矣乎雖然孝無終始而忠有小大蓋所履益大則事益大事益大故忠益大忠益大則名亦隨之矣灤右挹朐繖左控海隅大州也所履大矣吾聞其土川陸相錯物饒而俗龐蓋恒有水旱寇攘之虞而重以徵斂供億之煩吾之大夫茲皆專於子此豈一幕一使之所可擬哉子能使子之潔白者擴而推之子之剛明者擴而弘之以施諸其事則爲忠也當益大而名亦益大矣名益大則他日之所履又將有大者焉然則吾子之忠與名猶自下而升高未止其已也予其勉之哉吾將觀焉以竟吾之所謂達者云君再拜曰謹如教於是措紳先生聞之皆樂爲歌詩以寵其行乃書而爲之序　又　寄野知事贐行詩卷後　濟南郡治之東百里繡江之滸余別墅在焉大德甲辰余有西臺之命而病不果行屏居繡江漠然與世隔獨聞邵某貢知章邱君文卿者聲籍籍然亡已既識余被　召過濟南見邵君坦夷溫郁而意

甚謹余留一宿而北歎曲未敝也今年邵君赴調京師以其大尹東平欽山王公僉憲廣平子趙所贈序引詩什見示徵余言余謂邵君鉞山叢居內翰兼史職史筆無妄書子温茶外臺爲執法執法無妄與二公皆謂君練事強力勤恪清慎贊佐有成則余之聞於綉江者爲可驗矣二公之言可以信後世況吾人乎況有司乎吾見吾子之進達變化由今而後有不可量者雖然保其既往而迓其方來礪其已能而謹其未試以無負二公之知者在吾子加力余復奚言哉丙午十一月既望書

去述所作也尚綉府鄉亭許孛乞詳

促行

二十八促行之詩旦是年二月詩　武陵圖經志柳文有知霄州寺

子厚詩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賜環留逐響五馬助征騑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劉禹錫詩　雲雨江湘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祖行

宋寇準巴東集　秋氣凜然庭木將墜道謙上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行　洪府多佳致師今欲此行寒山連楚遠白浪浸吳平煙雨經秋迥霜鴻入夜鳴到時春未暮閒聽鷓鴣聲　朱晦菴集　彥集見再適臨汀惠顧蓬蓽賦詩留別眷予良勤次韻祖行亦不盡意　勝善君才老更成伊優叢裏見孤撐官身未免心徒壯覩勝頻違淚欲橫薄領不嫌春筍來廉聲要北玉壺清杜車授翰殷勤甚安得仁言與贈行

遠行

三元延壽參贊書　書云大霧不宜遠行宜飲少酒以禦霧瘴昔有早行者三人一人食粥而病一人空腹而死一人飲酒而健酒能壯氣辟霧瘴也又詳見立字山居備用遠行綱類門冷水洗面生黑𪒠成目疾　事類全書　禳遠行法　遠行所在有邪魅但至宿所在望空劃九龍符則厭諸邪魅精怪不敢動　其式

白樂天長慶集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予負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岡山險峻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欝其百尋湘瘴煙之蒼蒼其中閒其無人唯鴝鵒之悲翔水有含沙之毒蟲山有當路之虎狼況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雺霧兮不見勝涉泥濘兮僕夫重腱胝雀嵬兮征馬玄黃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徬徨噫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煢煢兮愁夜長況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終蘊結乎中腸曰子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溫凊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揚惟畫夜與寢食之心焉其弭忘投山館以寓宿夜綿綿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自流鄉淚之浪浪　宋景文公集遠行詩　原野一超忽山川亦紆餘匹練迷征馬孤蓬伴客車江楓極目外瀧水斷腸初行行不顧迓秋露泫人裾　又　楚人巧悲秋分作四種感最極有遠行百感攢霜臆林鳥戢和嘒屯雲歛慘色容久歸念長年驚壯圖管撫物盈近嘆驅騑擁遙惻曉斗亦吉勞垂杓卧樓北三光生文集　將有遠行走筆效江西体贈叔嘉　我非無伴侶少壯皆黃泉獨我成小丑何人呼大禪有時欲覺月誰與爲飛仙蒭芽一二葉世俗鞅覺違之子界可語猶如火未燃淮浙有同調已辦青鞋錢　沈逢雲巢集遠行　少年事遠遊迢迢指歧路遙天值秋宴煙光澹如素寒落淮南山影入楊子渡出入二十年久嗟韋帶悞老來感節物此意誰與喻獨知旌麾坐無復晨征路　胡文恭公集遠行　古有悲秋篇遠行第三句人情重辭家客意倦長路征馬涉前岡栖鳥集喬樹慘淡層陰生號呼勁風怒匣琴徒自勞杯酒與誰適衣帶緩於前衣香非復故　陳子尚遠行　衰年憚遠役畏途況多艱天寒集霜霰涉歷江與山江山行人稀蕭條歲將闌飢烏鳴嘈嘈飛鴻何翩翩凄風吹落木陰霾翳長原觸物動鄉念避人迷世慮蹭

望陽丘壠憂思傷肺肝生子不逢晨老矣復何言　唐百家詩　元季川古遠行　悠悠遠行者羈獨當時思道與日月長人無弟含期出門萬里心誰不傷別離縱遠當白髮歲月非今時何況異形容安須與爾悲　元陸子方集　竹友以其季子將有遠行丐余一言余與翁游視其季猶姪也爲之言以厲其志　我生髮未燥汝父以詩鳴憂患涉世老襟義尤崢嶸晚乃得二雛美不減徐卿李也終弱冠詩壇將父兵愈涉氣如虹傾門識奇英下馬呼小友相顧各自驚綠耳不受羈歷塊千里行分臺栢森森霜氣壓百城汝游何所挾兩字直而清縱進年倍壯靜退事能更欲令從稚採端肯迓脩程遠遊重岳戎顯親須揚名但願化鯤志足慰舐犢情　王沂伊濱集　贈呂復仲善遠行　至友不多得嘉會難可常李斯西就秦鄴生遠遊梁抽毫備賓客發策干侯王公子重毛遂馮驩趨孟嘗子方賂史渴十木辟踰墻夢想數子游結言思佩纕時哉不吾與太息起徬徨拔茅彙同進空輿羣無良況復此爲別何以有杜康蔡華既杜從趙瑟亦更張揮絃變宮羽目送鴻鴈翔　柳耆卿安公子遠行中呂調　長川波潋灩楚鄉淮岸迥一霎煙汀雨過芳草如染匾區擕書劍當此好天好景自覺多愁多病行役心情厭　望處曠野沉沉暮雲黯黯行侵夜夜色又是急槳投村

店認去程將近舟子相呼遥指漁燈一點黄叔美詩周嘉會遠行　聞道周公子今春還許州百年耆野丈雙鬢托孤舟風土青山古英雄憐犬秋豈無遺白淚相對話江湖

閑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閑行　黄鸝巷口鶯欲語烏鵲河頭冰欲銷黄鸝坊名烏鵲河名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蘇子官梅大數鶯鶯蕩漾雙雙翅楊柳交加萬萬條借問春風來早晚只從前日到今朝　又　五十年來思慮熟忙人應未勝閑人林園傲逸真成貴衣禄單疎不是貧專掌圖書無過地遍尋山水自由身儻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宋鄧子擧懷集閑行　團圓正蕭然行吟遶澤遶風鶯初社後茉莖未霜前衰草襯斜日暮雲扶遠天何當見真象止可入無言　又　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萊蕪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　按吳走越覔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開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處更無緣顔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安得功夫遊寶肆發人珠貝重憂錢　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說夢重重妄牀上安牀疊疊非列子御風徒一本作猶有待參夫遂日豈無疲勞多來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閑路岐陸放翁詩閑行　出户莽悠悠東西本不謀阻溪因小渉逢店得中休烏没千山旗蟬吟一院秋詩成還自笑信筆攏耳搜姬知常雲山集閑行　策杖信心行忘機犬不驚疎籬蟲唧唧高樹鳥嚶嚶物順陰陽變人隨造化營草萊無盡藏蘭蕙可憐生曾肇元豐類藁閑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閑行烏啼綠樹穿花影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己事儘從多難見人情閑中我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江湖集盧祖皐閑行　春風入小畦數日綠陰齊把酒尋花飲將詩就壁題稚兒嗅嫩草燕子集新泥望見垂楊好閑行過水西江湖後集安晚堂詩覺際閑行　斜逕轉山腰平疇露稚苗穿低松挾長雨足浪宣騎宿鷺翔孤嶼歸僧脫斷橋倦餘成小立新月掛青霄宛陵群英集汪天驥夏日閑行　偶爾行行去山家掩半扉暫來松下立苔色上人衣國朝僧宗泐詩閑行　林下可逍遥閑行意頗超幽花不礙路偃木自成橋度嶺何須屐斟泉豈用瓢無媒甘老去愛爾草蕭蕭宋王質雪山集水際閑行笛家弄　凌亂敗荷既似沙荒又如淝水頽倒旌旗都雅餘花欹謝又似烏江騅兮不逝虞兮奈爾凋柳蕭騷又如軹道故老何顔對因緣斷持節轉自然如彼自然如此水邊沙際蘆花摇曳唤住行人蓼花嫵媚引翻遊子又似江都酣姿廷秋建業望仙結綺月下心飛

風前骨髓共蘋花得意今肴昔後肴今未一回頭已百彈指

同行

宋張文潛宛丘集離新陽守風林邑方慮風壯晚未知所止誠須風息一時須宿富池作詩示同行　老怕風波見擲烏頼逢談笑慰危情縱觀雲嶺屏風合坐見濤江鏡面平淹速人生難預計險夷世路不須營塵埃老作東州守得得扁舟作此行　又離富池望廬岳是日入夾口直達潯陽遂舍大江之險示同行　山秀江清三百里與君三宿一扁舟欽残柔落溪雲暮非冷桃笙楚雨秋舟隱長江逢夾口眼明五老立雲頭幾年澤國行將遍歸與親朋說舊遊　郭道卿先生集追涼晚步邀近張雲卿文輔王子正三進士同行　巷僻門多掩雞豚散下收後先携眾士笑語入汀洲太尉廟前面冠芝亭上頭曠然無障礙誰羡爾公侯王君實璟軒集歲暮呈同行蔡實甫　人生聚散類團沙偶得聯翩幾歲華竹杖除行忘了蕎村醪小酌勝如茶鄉情喜似輕千里詩味相投各一家便好扶携玉京去孤山深處有梅花宇溪張先生集懷人悞同行賤文作詩解之蹊下當年甚可羞身藏寶劒豈無謀暫時俯首時人去贏取堂堂萬户侯　又自反仁而自反忠芳蓮鬧向大光中同君九萬搏扶去薄畫浮雲出大空

獨行

程子訓蒙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然不難得只要得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多時了唐白居易詩獨行　閑誦黄庭經在口閑携青竹杖隨身晚花新筍堪為伴獨入林行不要人江湖集王同祖獨行　終日長廊獨自行幻身未信一絲輕自家心緒忡忡急枉恨鄰墻搗練聲劉公是先生集獨行　南山半雲雨天氣雜暄寒野興宜獨往春愁無定端鳥聲來靜聽柳色入遥看卻謝芳尊酒悠悠誰與歡趙蕃淳熙藁獨行五首　獨行曼曼遠江湄正是春風日暮時祈得芳馨無所遺寄懷空誦碧雲詩　春風浩浩水横波水遠難長可奈何送盡碧雲人不見折蘭采若自行歌　登山臨水送將歸覽涕無從日向微水遠山高動千里春風浩浩客吹衣　所思終不見渺渺攻愁余試向江頭釣怕逢雙鯉魚　烹魚得素書欲讀字半漫上如說相思下如祝加餐李莊簡公集城北江岸獨行成此詩居人皆竹籬茅屋無壁可題歸而書于此　散策江村路柴門欲訪誰榕根盤古岸藤蔓疎籬未辦遊春屐閑尋敵手碁天涯隨處好莫作楚囚悲元曹伯啓漢泉集郭四獨行　落魄綈袍一寒驢當年阮籍哭窮途真拋晝日無佳句時復憑高望八區　又莫獨行

莫獨行風雨慘慘兮夜不得明道有石坂兮使汝車敗而馬驚山有猛虎兮水多暴蛟任重遠遠兮無欲速其小程莫獨行莫獨行聊可以俟同志之反生元張伯雨詩獨行 春泥未成沙曳屣柔且平春風不鳴條振衣涼且輕我意本靜棲中林便獨行松蓋無曲景水樂背泉聲瑀瑀迫前岡悠悠度斜阬老樵眼如猫見我不問名直贈金光草疑是古先生謾知常雲山集獨行 印破玄玄得檝收須眉毫末盡天遊忘懷物外求雖犬恒眼從人興馬弔有質揮斤無犯鼻無情墮甑不回頭寒參月白風清夜江海飄飄一葉舟

西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西行

衣裘不單薄車馬不羸弱藹藹三月天閑行亦不惡壽安流水村硤石青山郭官道柳陰陰行宮花漠漠常聞俗間語有錢在處樂我雖非富人亦不苦寂寞豸憧解絃管騎從携盃杓時向春風前歇鞍開一酌趙鼎臣竹隱畸士集美之得兄西行喜甚以韻見報國賀之美之嘗許候得報即置酒故見於卒章 喜報征車已罷休解鞍聊足放眉頭異時安石雖高臥此日相如圖倦游花恨春遲方半吐雲欺風弱未全收正須翹楚相料理萬斛舟中試拍浮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西行 綠繞西行入亂山白雲深處換征鞍驀花著雨相爭秀霜楓迎陽一半丹鞅掌未能逃物役乾坤何處託身安苫臺東將情無恨那更秋風作暮寒中州元氣李純甫送肖晉卿西行 上馬能擊賊下馬能草檄肖郎負此文武之全才當卧元龍樓百尺屏山闕畫眼中人磊落深沉只識君冷官不受人料理狂芻時有西山雲與君常談秋書閣百二秦城錦相錯第恐羞兒或弄兵今日始知先一着自有龍國十萬兵請乘一障終權輕初聞召至青油幕袖中已草從軍行相國謀深古來少想見智囊談未了賀蘭鼠子不足平底用西征出師表涼州久苦寒煙埋今年定見玉關開 凱旋只在春風後趁取閒閒登吹臺元胡祇遹紫山集送彦才參政西行 翩翩海東鶻嬰翮數千里壁毛萬仞山得食青冥栗栖栖場圃雖奇大不能起一飽不異警啄啄拾螻蟻君才班定遠洗劒西海水老我馬少游將迎心已矣舉盃送君行茲行試可喜長才當大用豈徒封爵美我朝際天覆書車一文軌沙磧吾近郊誰能作邊鄙以君經畧材須君勞尺箠邐列拜馬前徼垢不煩洗西寧金氣穰三錢輸斗米

東南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

南去經三楚東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地遠窮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

葉浩蕩似乘桴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夷音語嘲哳蠻態笑睢盱水市通闤闠煙村混舳艫吏徵魚戶稅人納火田租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成人男作丱事鬼女為巫樓暗攢倡婦隄喧簇販夫夜船論鋪賃春酒斷瓶沽見果多盧橘聞禽悉鷓鴣山歌猿獨叫野哭鳥相呼嶺徼雲成棧江郊水當郛月橋翹柱鶴風帆颭檣烏鼇礙潮無信蛟驚浪不虞鼉鳴泉落竇蜃結氣浮圖樹裂山魈穴沙含水弩樞喘牛犁紫芋羸馬放青菰繡面誰家婢鴉頭幾歲奴泥中採菱芡燒後拾樵蘇鼎膩愁烹鼈盤腥厭膾鱸鍾儀徒戀楚張翰浪思吳氣序涼還熱光陰旦復晡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渭北田園廢江西歲月徂憶歸恒慘澹懷舊忽踟躕自念咸秦客嘗為鄒魯儒蘊藏經國術輕棄度關繻賦力凌鸚鵡詞鋒敵轆轤戰文重掉鞅射策一彎弧崔杜鞭齊下元韋轡並驅名聲逼揚馬交分過蕭朱世務經磨揣周行竊覬覦風雲皆會合雨露各霑濡共偶昇平代偏慙固陋軀承明連夜直建禮拂晨趨美服頒王府珍羞降御廚議高通白虎諫切伏青蒲柏殿行陪宴花樓走看酺神旗張鳥獸天籟動笙竽丸劒星芒耀魚龍電策驅定場排漢旅促座進吳歈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歌鬟低翠羽舞汗墮紅珠别選閑遊伴潛招小飲徒一杯愁已破三盞氣彌麤軟美佩家酒幽閑葛氏姝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壚論笑杓胡硉詼諧筆最需李酣尤短竇庾醉更蔫迂牽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骰盤卷白波莫走葦馬皆當時酒令籌併頻逃席觥嚴列置盂滿卮那可灌頹玉不勝扶入視中樞草歸乘內廄駒醉曾衝宰相驕不揖金吾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却孤翻身落霄漢失腳到泥塗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予自太子贊善大夫出為江州司馬時情變寒暑世利算錙銖即日辭雙闕明朝別九衢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年秋予出佐潯陽明年冬杓直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韋大牧開州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邦商山險道中有東西二邦峴陽亭寂寞夏口路崎嶇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殳江關未徹警淮寇尚稽誅時淮西未平路經鄂二州界所見如此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東林西林寺在廬山北大姑小姑在廬山彭蠡湖中廬峯蓮刻削湓浦帶縈紆蓮花峯在廬山北湓水在江城南何遜詩云湓城對湓水湓水縈如帶九派吞青草浮江九派南通青草洞庭湖孤城覆綠蕪南方城壁多以草覆黃昏鐘寂寂清曉角嗚嗚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殘芳悲鶗鴂音啼決見楚詞暮節感茱萸萼拆金芙菊花飄雪片蘆浪紅日斜泛沙白月平鋪熟見林抽

荀頓驚鶩引雛歲華何倏忽年少不須臾杪黙思千古蒼茫想八區孔窮緣底事顏夭有何辜龍智猶經醢龜靈未免刳窮通應已定聖哲不能逾况我身謀拙逢他厄運拘漂流隨大海鏇鍛任洪爐險阻嘗之矣棲遲命也夫沉冥消意氣窮餓耗肌膚防瘴和殘藥迎寒補舊襦書牀鳴蟋蟀琴匣網蜘蛛貧室如懸磬端憂劇守株時遣人指點數被鬼揶揄兀兀都疑夢昏昏半似愚女驚朝不起妻怪夜長吁萬里拋朋侶三年隔友于自然悲聚散不是恨榮枯去夏微之瘧今春席八殂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去年聞元九瘴瘧書去竟未報今春聞席八殁久與還往能無慟矣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壯志因愁減衰容與病俱相逢應不識滿頭白髭鬚

南行

朝野類要仕宦得罪而南行者蓋二廣多是瘴煙遠惡及水土惡弱之州縣江西亦或有之所以貶於其處也唐羅鄴詩南行 臘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粘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遍短船歌月醉方歸張曲江集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誰聞有物役來此更休閑暝色生前浦清輝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呂温詩送宗禮南行 洞庭舟始泊桂江帆又開魂從會處斷愁向笑中來惆悵看殘景殷勤祝此杯衡陽刷羽待成取一行廻宋僧子騰詩送徐慶隨侍南行 榮侍出皇都南游是舊游已無為客恨况免到家愁帆影移吟榻山光接去舟憑君勤志節莫負帝王搜呂居仁詩避寇南行 何處田園不是家儘扶衰病過天涯山村酒熟人人醉客路春濃處處花敢道嶺南無賊馬側聞江左尚胡沙囊空甑倒君休笑亦有新詩伴齒牙雲南志畧大理南行德常作 地隔西南過不毛萬重山外點蒼高玉門東覲思超輦河尾西營哭我曹戍役有緣惟報効邊城無敢較勤勞方今幸際太平日閑讀羲經與呂韜雖知常雲山集紫峯老師南行 乾坤微視一蘧廬變動不居遊太虛觸物昏明承影似從人俯仰桔槔如洪津浩汗橫慈艇古道崢嶸運德車多少步趨糧若後絕塵奔逸到華胥 又 阿師先得箇中真紫蓋峯前舊主人呼吸一風號萬籟圓明孤月照通津北臨燕薊光塵混南渡梁園草木新到處不煩吹暖律從容寒谷為回春李莊簡公集趙丞相過藤州相從累日因言在朝與諸史官會語論修史事恐它時不免南行坐有一士云若有此某當從行今日到此音問也不通退作小詩 平時盡道相隨去度嶺何曾見一人賴是隨身有孤影燈前月下卻相親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送文叔南行 李子敦純不入時而今失志又南歸縱無手內毛生檄自有囊中萊子衣未得忠貞昆聖主且將甘旨侍慈闈鷄鶵不忘銜天志直待三年更一飛又送德淵南行 燕然民庶久瘡痍摩撫瘡痍正此時暴吏猶存諂君日閑城三復味予詩張西巖集送李元謙南行摸魚子 悵交游曉星堪數今朝君又南去獨留倥偬奔忙裏儘耐風波塵土私自言也自笑一毫於世曾何補欲歸未許謾縮首隨人強顏苟祿此意亦良苦 揚州路總是曾經行處夢中淮岸江浦年來事事多更變猶有舊時烏府君莫住說正頹雨三吾筆相撐拄恨自無羽翅萬里秋風雲間狐鶴落日下平楚

北行

宋文天祥遺文集杜句北行 八月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初一日哭母小祥於邳門外初九日至徐州予項羽故宮地登黃樓基讀子由賦十一日至沛縣縣有歌風臺十五日至東平府十七日至高唐州十八日過平原二十日至河間府二十一日至保定府 浮雲暮南征前出塞我馬向北嘶白沙渡荊棘晴長原閑官送客子規晝夜啼客居清秋望不極野望中原杳茫茫成都游子惆寂寥桔柏渡下馬古戰場遣興浮雲連海岳兗州城樓寒蕪際碣石昔遊落景惜登臨杜侍君江樓人烟渺蕭瑟北征平野入青徐兗州城樓桑柘葉如雨昔遊信美無所適成都況思情延佇兩乾坤數反覆蘇侍御溪秦凌惜俄須渼陂西南臺懷古視平蕪遠恨令人發深省奉元寺游子無根株贈李四文世棲悲路澀送程録事關山雪邊看秋行官望慈恩胡笳夕喜達行在所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北行 慘淡蒙華窟神精造化功星霜靜曉日桃李怨春風芳草千山合行人一徑通夜來驚太白寒色欲搖空中洲集周昂北行 卸鞍休馬倦解索罷驢鳴細雨侵衣急長郊入臥平溪喧看水滿山黑厭雲生莫惟龍行數應知欲洗兵 北歲頻分甲今年貿息兵競誇新戰士誰識舊書生北塞甘長別南天欲遠征二年逆復送空媿蔡州城劉文貞公集元劉秉忠北行 道路無情人有情百年將半已飄零和林又指三千里輜重先行五十程日射遠波沙共白煙分疊嶂草方青從春入夏天多旱一雨如何遂發生謝枋得詩北行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豈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應知食可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陸游劍南續藁舍北行飯 飯飽消搖信所之荒塘蘇圃遍遊嬉橋欹澗落風高後瓜臥輪囷雨足時犬喜人歸迎野路鵲營巢穩占低枝晚來懶復呼童子自掩柴門上扊扅 又 蔓絡疎籬草滿塘飽嬉聊復步斜陽一霜驟變千林色兩犢新犂百畝荒野寺僧殘尚鍾鼓官堤舟過見帆檣歸來笑補空囊課衮日誰知亦自

長嘯知常雲山集郭子淵北行索詩時在通州　此別燕山第一程潞川冰雪送君行道人蕭事爲繁事對客無情似有情跧穴但宜容蟄物摶風從此奮鵬程神遊八極無窮盡未卜何時會玉京　又送彭宗道從師北行　此別何堪思贈陶君逢若土學盧敖鶴先有意將常喚雲本無心勢轉高致遠不疑容展驥解牛何慮澤吹毛宗師藉爾鈞竿用徒泛瀛洲釣巨鰲　樸攻媿先生集送蔣甥若水使屬北行　曾爲假吏到燕山送子長征不作難故國能無歎禾黍中原應欲覩衣冠黑甜軟飯宜加愛紅皺黃團正可觀行矣勿爲兒女戀指期良月待君還　廬文靖公集董近禮北行邂逅愛溫恭油然起傾弛論交領未適恩作觀光士明堂集衆材豈伊含喬梓一爲振家兄思親心尚淵容容先生小藁彥達北行求詩以達蹤光中丞　每愛伏波孫胷中黑白分律人言太苦兒我意殊勤憲府方汲迹名場省策熟中丞求士急鄉里最知君元滕玉霄詩送友人北行蕭心齋　丈夫意氣橫九州五花馬上千金裘笑將斗酒爲濯足白眼不作窮途愁當將百鎰五十鎰辭受權容無着迹從來歷聘待端木未可革於識貨殖詩書枘鑿古已然後來愈降愈可憐少陵騎驢三十載東坡先生無一錢薊門天下如天遠馬瘦車羸足生繭風沙撲面雪如席史記猶胃自

奇寒君行領有驪龍珠宗廟何當置瑚璉畫船烏帽西湖春黃金散盡容愁新貴人與馬一朝貴琴士得此終其身東家未辭西已膻鍼鍼北方首此人　又送楊善堂北行　吾爲使君酌此酒何其英雄落落空皓首鄉里小兒未識字走馬看花歎老醜豈知英雄有晚遇誰能閑置如處女偶然用之固如虎不然不用不爲鼠使君談笑氣如虹何人不在月旦中便無廣文五斗給豈顧季子千金空并州白雪蜀江水安得無情憐老子向來五馬總專城此日孤蓬行萬里陳秋岩詩庚辰春再隨賀北行二首天地蒼茫澗其如旅況何水鎔河水凋沙接塞雲多主穴居黃鼠氈車駕白駝栖栖無所樂遠近聽朝歌　又　四更催蓐食結束閘北憐人去留殘迹車行擁後壓雲關還有月風冷不知春幸得狐裘在溫存逆旅身丁難道詩送王文卿北行　君取功名易我知途路難閒藩榕日暖廣海楫霜寒故友傳書問新詩作畫看明朝除日至報我在新安陳杰詩送萬平埜余秋山被薦北行　朔雲垂天埜四平著茵吽月山秋清金臺此日燕萬里錦囊當年魯兩生衢路屏營詩少味江關蕭瑟賦多情西風背眼飛魚繪一夜相思聞雁聲胡祗遹紫山集送王善慶北行呈侍御飛卿　壯年飛奮經綸志千里懸懸父母心固頻便親供養米敕爲躍台不祥金無

施不可才堪惜較短量長議更深自有栽培桃李手歲寒臺栢貯清陰又送王文琬北行　騏驥萬里足易豆非所急志士百年心不在升斗食貫理政事書王通太平策忠悃三變君惻楚重憂國所擢非飢寒此志竟誰識此生何多辛乞言辱前席良玉冝三獻兩足不可惜去去持素學青雲展長翮勿爲圖一官廻門不寒乞程雪樓集送李生北行　白玉堂容四海黃金臺貯千年好去江南年少薰風一路朝天李庭寓菴集送裴子法北行　足馬區區萬里行知君雅志爲蒼生聖朝若問經邦策好草處封勸罷兵元趙子昂春畫北行留別吳一侍撰　萬柳千花拂酒旗南陵北苑草離離居容關下泉鳴咽又是東風欲去時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送人北行南鄉子入燕作　疋馬赴嚴宸將謂青雲上致身不是男兒容易事風塵水遠山長愁殺人離別若爲情雪擁西山淚滿巾還憶夜來分手處天津桃李無言各自春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八

行

脩行

盤山語録師云脩行人行藏任分取舍隨宜低下為心中正為則審動静之源鄞視聽之用一斬齋一念真常永劫綿綿乃無變壞善誘文經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悲捨不食是真脩行非也我殺為記慕淵海晉沙門慧遠於廬山集一時名士高僧會於般若臺精舍立誓同脩淨行俱為佛國之遊本傳廬山記云日號日白蓮社遣十種之繫縛祛五蘊之塵滓汀地賦室空無侍者巾履唯挂壁一飯不領餘跏趺便終夕初文四祖數十年中脇不至席主峯禪絵禪流澗泉日記亘古今無男女貪財好色外方可脩行其它好言妙語只是誤人誰知常雲山集脩行何處最相親清淨無違違本真妙理亘初元具足幻塵消盡復渾淪靈根秀發隨時現大用全彰逐日新若向一途求所得到頭虛妄不關身事類全書元城先生語録先生平常亦謂釋氏爭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以治生靈為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且三教猶器足獨令一足不可少則器必覆矣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法亦從而詆之所謂佛法皆無足求非也蕩蕩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蕩蕩之言乎

三教歸一圖

道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儒　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

釋　圓覺真如　與生俱生

視不見我　聽不得聞　離種種邊　名為妙道

視聽言用　耳目卒不　能逃耳目之用必使　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見如來

出入定中神自在　圓光正覆莫思為　存無守有常為樂　永却教君達聖仙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測之之謂神

圓陀陀光爍爍明了了活潑潑如百千燈光無壞無雜

脩心寶鑑

尚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夫人在陽則舒在陰在慘因詳之一身之中日有善惡所涉善事類屬於陽所謂君子也所涉惡事類屬於陰所謂小人也別而白之足可鑑焉

陽之類二十四

焚香　讀誦　齋戒

公忠　正直　孝義

仁慈　謙遜　忍辱

節儉　淳素　恬靜

好生　修鍊　欸懨

勤恪　廉潔　喜樂

賑濟　總伏　調鵠

康寧　遠色　薄滋味

陰之類三十二

好殺　嗔恚　強梁

殘害　暴虐　五逆

諂佞　邪僻　貪濫

私曲　阿黨　侵欺

偷竊　驕僭。　誑妄

詐偽　憎鄙。　毀謗

肩清　狡猾　罵詈

怨恨　憂愁　躁撓

賭博　慳悋。　臭穢

奢靡　慵惰。　勞苦

多嗜慾　耽酒肉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苟能鑑悟自勤是習諸善屬於陽類從微至著積而成德所謂受之以益必增算而延年德業大者出三界不受輪迴中者入洞府充仙官下者隸地府為真宰大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鑑之前日常須警戒無令沾遠迷而自犯是習諸惡屬於陰類從微至著積而成賤所謂受之以損必折算而取亡罪業大者入地獄中者墮畜生下者為厲鬼

長者李公

合　纂

纂總

回　妙

一字六相

李長者華嚴經合論歎喜地六相義比一字中有六相一切字一切法皆有此六相善見者得智無礙總持門於諸法不滯有無斷常等障可以離情照之可見此六字義關一即理智不圓是初歡喜地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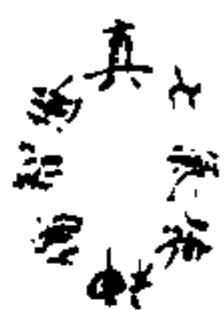
少傳晁公

真覺

覺字三說

六字有三對一總別一對。二同異一對三成壞一對總不相雜不可廢一留一亦不可雙立雙捨總是斷常生滅今以人類之餘可準知

晁少傳法藏碎金録覺之一字于有三說隨其淺深而分也一者覺觸之覺謂一切含靈凡有身之所觸無不知也二者覺悟之覺謂一切明哲凡有事之所悟無不辦也三者覺照之覺謂一切大聖凡有性之所至無不通也前二覺名曰俗覺一凡一智後一覺名曰真覺入神之見亦名

鍊性訣

修真術

正覺大覺圓覺謂十方三世之中無數之物無不見之也無數之事無不知之也

西山記真人曰雖常服餌而未明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也鍊性之道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耳因遺寶書八字於塵凡中含六十四訣反覆循環自有無窮之玄理

神仙傳純陽真人周遊三界誓度百人遂以至道之妙旨留題連環八字於青城白石山石壁之上開悟凡夫肉人懂然會此理縱未能沖舉上昇亦可度厄延年長生久視

息命經

觀心頌

修行記凡欲養胃先須養脾凡欲養心先須養神凡欲養神先須養氣凡欲養氣先須養精凡欲養精先須養智是謂息命之經也

大藏經東震初祖達磨尊者示相南天竺國王之太子於諸法性頓得通量傳道時至隻履西歸主正法眼藏以妙悟發真度越聖凡者只此二十字月正誦四文皆有義諦

謹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乾卦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凡發言行事苟能有哉以加謹又何有過累之愆乎賛曰

謹之為法防患未兆動先審思言化軀要如人宵征前驅來增進不憂虞險夷必然

儉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相恥病蓋儉可成家而有常足之樂貧曰儉之為法誠貪節用在德曰恭在寶曰仲素履無咎清風可頌知足常足前賢所重

忍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公藝所以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意謂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切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王龍舒以為佛家五戒即儒者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婬禮也不妄語信也

鎖猿心　放下心

戒

不飲酒以昏性智也苟自利忘人亦爲不
仁微事失宜亦爲不義言說無法亦爲非
禮有己不盡亦爲不智應人謬談亦爲不
信五常之當戒如此儒釋之教豈有異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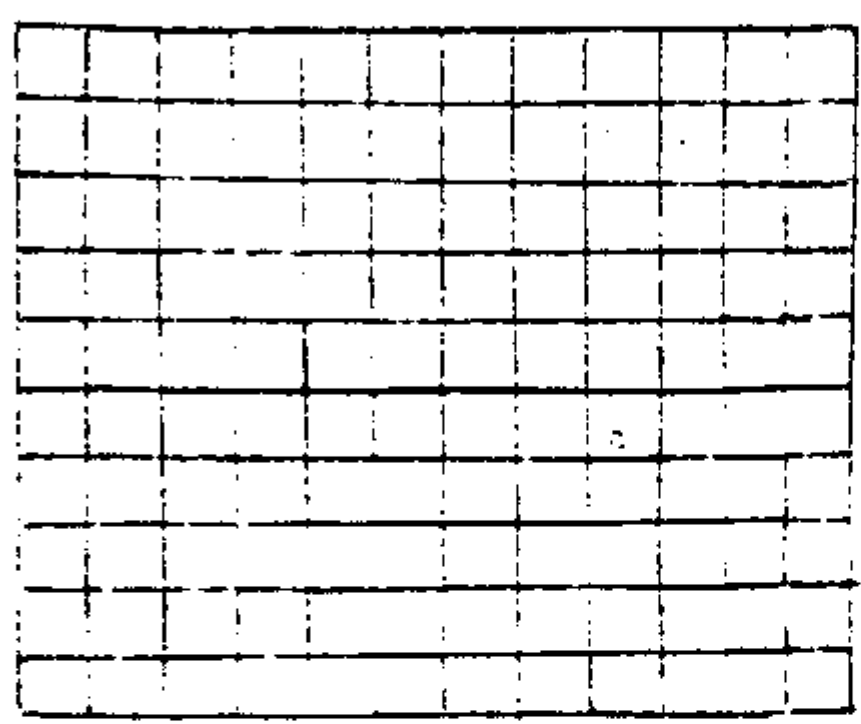
心　心

傅大士
猿心頌
由來心相本無形
逐境如猿護得名
用意羈縻終莫測
但能息念自然平

龐居士
放心頌
誰知只這一點心
累劫衆生被他使
若還拈起萬緣生
放下全無些箇事

悟此心　去蛇心　養性自

心　佛

了禪師
悟心頌
外者三點如星布
中有攙鈎似月斜
迷利拔毛從此得
悟之作佛也由地
朴和尚
蛇心頌
外說沸事若堪誇
軌料中藏毒似蛇
儴解及將心應口
羅悵通識福主芽
嶺昌東師韓七
生華榮納禄真
達士也作此圓
以異羅述人爲
田世俗凡迺一
藏經書一滿於
方媽中書莖則
一百二十嵗也
欸則頌視比矚
養性自警亦之
妄想則是也之
妙有生矣盡矣

菩薩修行經亦名威施長者問觀身行經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聞
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及衆菩
薩五千人俱皆尊菩薩神通叡達權慧變化遊于三世導利一切莫不蒙
濟於時舍衛國大城之中有豪長者名比羅達晉言威施與其城中諸大
長者詣祇樹給孤獨精舍前至佛所即皆稽首繞佛三帀問訊世尊却坐
一面於時世尊以無限達因問威施及諸長者族姓子等發何志乎誰如
來耶是時威施并諸長者即白佛言吾等世尊集坐靜處競有念言佛世
難值人身猶然得脫離世同亦甚難吾等竊議爲用何乘而至泥洹當以
聲聞緣覺乘取泥洹耶大乘普智泥洹脫乎時吾等舉心便發言曰志願
無上乘泥曰身不以聲聞緣覺脫也吾等世尊志願發心無上獨尊正真
道意以斯法故來奉如來云何世尊菩薩大士內性常欲應於無上平等
正真尊覺當學何法而應行住惟願如來垂惠普慈以無極哀散示疑結爾
時世尊告威施曰善哉善哉諸大長者乃能改俗捨世之榮樂發無上正
真道意觀諸如來又威施等勤聽思念當演說之菩薩大士行得無上等
最正覺志作所應及其覺法長者威施并五百人即皆叉手受教而聽時
佛告曰是諸長者菩薩大士發行欲應無上正真等最覺者心向衆生當

建弘普無極大慈志習念行勤執無捨進學無忘是乃應於無上覺道又
諸長者若有衆生分其所受身口意惡彼行非故命終墮獄故諸長者天
地聚合集以衆苦向諸網見衆生之類存心大慈勤志大悲守習學行尋
精如斯其身不著衣被飲食於諸利養意亦不貪以諸所珍樂盡施惠念
彼衆生慎行戒具忍進定智如是長者菩薩大士欲發無上正真道者當
習觀法乃應身行爾時威施及諸長者吾等世尊當修身三口四意三念
法菩薩大士云何應觀身行法耶爾時世尊告威施等如是長者菩薩大
士有四十二事而以觀身作是觀已離想結縛身心意識縛著吾我貪身
壽命濁亂諸非應使除盡是時威施及諸長者受教而聽佛言菩薩大士
觀身汙穢本爲不淨觀身臭處純積腐爛觀身危脆要當毀壞觀身無強
當歸碎散觀身如幻諸大變化觀身惡露九孔諸漏觀身盛然婬欲火熾
觀身燋然與患毒大觀身患實蟲蠆毒盛觀身羅網恩愛結縛觀身如瘡
衆患纏繞觀身可患四百四病觀身穢宅受諸蟲種觀身無常神逝歸土
觀身頑愚不達癡法觀身危殆致落不久觀身無賴常懷多憂觀身無堅
老至苦極觀身無信飾偽純詐觀身難滿受盛無厭觀身巢窟受衆色受
觀身貪惑迷著五樂觀身昧冥意懷喜悅觀身無住生死種異觀身識念

懷想衆賤觀身無反拯養會雜觀身衆貪狐吞狼爭觀身撩亂展轉無數
觀身係屬飲食所盛觀身巨視膿血臭滿觀身致滅趣非常法觀身如鏁
恒多怨害觀身熱惱常懷憂結觀身聚挾五陰所誤觀身苦器生死劇痛
觀身非我衆緣積聚觀身無命男女會散觀身為空根受諸情觀身無實
譬之如幻觀身虛偽其現若夢觀身偽惑為如野馬觀身詐欺其喻響像
是謂長者菩薩大士四十二事觀身行法其不觀者或著貪身心神意識
由之起滅其有菩薩如是觀已受著身命貪愛吾我疑垢倒謬及諸欲樂
有常之計皆悉除盡遵志守一不惜年壽如是逮具六度無極斯謂長者
菩薩大士以滿六德權化流布疾得無上成最正覺於是世尊重加弘
演說身行法而歎頌曰 得為人甚難值 無以身造惡行 要會死棄
丘冢 狐狼食或爛壞 偽欺我愚常惑 專與念貪色欲 是身衆無
返復 晝夜受諸苦痛 因衆苦以成惱 身雍滿盛不淨 常困極於
飢渴 夫智者豈貪命 常受身終無猒 孫畜養劇親厚 為見色犯
衆罪 彼緣是受獄痛 身不能如金剛 無以是造惡業 雖久存會
歸死 時興信念佛世 假長久養育身 甘餚饍及香華 會飢渴不
恒常 雖勉勵當何益 更劫數因遇值 人雄尊佛之世 常發信莫

犯非 或墮三受苦毒 其極壽億千歲 勤自勉如救火 況其壽百
歲者 倫縱身造獄殃 若有念想吾我 得人身甚為難 當極意恣
五樂 且自娛焉知後 斯之樂不永久 諸苦毒至不遠 當逮離諸
慳貪 可得應大福作 財非財譬如夢 強以此偽衆生 時一育或
便盡 明智者不吝財 若如幻化色惑 現虛偽華鮮采 是欲財詐
欺身 愚濁惑隨顛倒 以衆苦致福財 用身故念興想 財非財五
家事 有何智為財惑 謬順隨妻與子 王勢強奪聚則 覺無常了
如此 終無意樂利家 恩愛聚致苦惱 無貪惑著家獄 父母財身
妻子 皆留在行自當 有貪惜不自覺 惟恐財隨我滅 愚頑者力
求財 有知慮信無貪 慳不信不可從 極自畢如死僕 外樵貪內
熱諂 諸聖賢所不詠 談書籍或詩頌 以惑衆若婬女 意麁獷往
暴弊 諸慳人多妬嫉 貪狼性無親友 現畢論強親人 惟為財習
追苦 智慮者莫信之 順財故興此事 乃造起毒害心 是故智當
省察 棄雖慳妬邪事 金珠寶諸珍奇 因福祚得致之 為斯故興
諍訟 制是意整以法 時可值人雄尊 慈氏佛上如來 乃當有金
寶地 焉知後在向生 欲五樂耗虛偽 愚迷惑欺詐意 欲若如夏

盛熱 坐野馬困疲勞 貪目色欲惑已 婬發醉失意志 從習欲隨
顛倒 當何時值佛世 從九十一劫中 世乃有佛尊覺 山須彌燒
壞滅 復何緣當得值 海陂池枯竭乾 天地焦水無餘 欲熾然亦
如是 有何智當著欲 諸聰達明智士 當察知居寂滅 有何貪婬
可樂 解是義不入網 觀行習法之最 莫戀屍塚因獄 著恩愛貪
濁意 不能免獄苦殃 有妻子會離別 所作行當自受 便獨趣隨
苦毒 彼無有代痛者 斯三界惱之甚 莫若如妻與子 本受特規
與樂 返成憂罪惱根 緣受三惡道苦 毒心酸慘痛生 若當被諸
惱根 妻及子無代者 勿以父造惡行 及與母諸親屬 阿鼻痛無
免救 且莫如身行善 閻羅王獄卒地 彼不問父母事 兄弟妻子
親友 惟諸卻身善惡 以得致身人身 遭遇值不念惡 斷滅衆殃
罪行 除改前不善事 已濁汙自防護 莫信作無報應 彼法王當
散說 分別了行清淨 身種作行自當 縱放意隨墮惱 身所造即
獲殃 譬喻之影隨形 當其受苦痛時 父母親不能免 及善厚無
代者 是故智無戀欲 其欲脫獄楚毒 及衆縛枷鎖械 當勤念捨
離欲 逮行法世雄教 衆火熾多惱根 火之起而常然 何慧達而

樂是 墮大火恐難中 在家者憂利特 居俗業營妻子 有是衆萬
端慮 何智慧不捨家 十力教甚可樂 無種我取苦根 驕癡子無
是志 但惑家墮地獄 天地間專惑者 興念想我妻子 愚頑意謂
常存 不知之幻化身 當佛世尊說是法時威施之等五百長者應時
逮得柔順法忍從得忍已神通備具逮知去來聖智弘妙慧無量破明曉
衆生意志所趣欲發起衆生一切會者觀心之故即說偈曰 快哉為大
利 衆利之最上 其有發心行 求佛菩薩者 大乘心可樂 但欲
安衆生 為人修橋梁 志樂大乘者 衆生愛樂彼 類像衆欣觀
其有興發心 志求菩薩道 諸發菩薩心 種德於福田 深樂菩薩
者 得為三界明 隆聖菩薩心 踰越諸衆意 一切悉備足 能度
諸衆生 吾等快得利 愛樂興斯心 值佛能仁世 師子最正覺
得逮聞是法 菩薩觀身法 志即樂大乘 獲致於柔順 時佛便笑
世尊笑時五色光出從口中奮輝耀晃昱色色各異遂至無數光明普徧
十方諸土威影覆蔽一切釋梵日月天魔宮殿之明當其佛笑及衰光明
諸天龍神并世人民七萬二千見佛神輝煒燁之變亦皆自覺被如來明
安育其體各於座上忽然悉得無所從生法樂之忍其餘無數皆發無上

正真道意然其㳂還繞身三帀而其威光忽從頂入爾時賢者阿難白佛
諸佛如來出現於世安度衆生道教洋洋終不妄笑今者何因興發威顏
而欣笑耶善哉世尊如來降德愍念一切無量諸天及世人民皆使得安
富生禽獸蜎飛蠕動莫不蒙度願尊開解敷演笑意爾時世尊告阿難曰
汝見長者威施之等五百人不唯然已見世尊告曰是諸長者在過去諸
佛植衆德本從發無上正真道意如是阿難長者威施五百人等却後當
更七十六劫不墮三苦然後成佛當同一劫劫名勇猛皆同一字其號名
曰華首藏王如來無所著平等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各各所度
極至無量是時阿難重白佛言唯然世尊甚深妙哉未曾有也如來散說
是之弘典無極要法是經名何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是經名曰菩薩修行
亦名大士威施所問觀身行經又斯阿難是觀要法過去當來今現在諸
佛致道弘化無不由之吾今成佛有身相好化于生死亦因此法當善書
持諷誦讀說開示一切佛說經已賢者阿難大士威施五百人等諸天龍
神及世人民聞經歡喜皆起叉手為佛作禮文殊師利巡行經元魏北天
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於日晡時從自房出在外寬處大

衆圍遶恭敬供養而為說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彼一切五百比丘
行住之處次第巡行遂到長老舍利弗所見長老舍利弗獨在一處端身
而坐入禪思惟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既見長老舍利弗已而語之言大
德舍利弗汝入禪耶長老舍利弗言如是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為未寂靜欲令寂靜汝入禪耶為先寂靜何所寂靜汝入禪耶大
德舍利弗汝依何禪為依過去為依未來為依現在為依內外汝入禪耶
又舍利弗為依身禪為依心禪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此禪義諸
有一切見法樂行諸有一切心不散亂如是正念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
弗汝得彼法耶彼法是何法為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　長老舍利弗言
文殊師利不得彼法為有何者法若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復次文殊師
利如來為彼聲聞之人說離欲法我依彼法如是入禪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何者離欲法如來為彼聲聞人說大德舍利弗依而行耶　長老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比丘如是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乃至依心
行如是等應知文殊師利如來為彼聲聞之人說此離欲法我隨彼法依
彼法行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如是說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
在行乃至依心離欲而行如是等者大德舍利弗若彼諸法過去如來無

未來如來無現在如來無此法如是無大德舍利弗今者云何作如是說
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以無法故則亦無依復次大德舍利弗過
去如來未來如來現在如來無人令住無處可住若無住者依不可得復
次大德舍利弗若人說言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有依不依如是之人則謗
如來何以故真如無念亦無所念真如不退真如無相復次大德舍利弗
過去真如不可得未來真如不可得現在真如不可得乃至心真如不可
得如是等應知復次大德舍利弗更無有法在真如外而可顯說　長老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住真如已然後說法文殊師利言大德舍
利弗真如非有云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大德舍利弗彼法亦無云
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如來亦無何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一
切諸法皆不可得諸佛如來亦不可得又此可得不可得法如是二種皆
不可得如來非說亦非不說何以故大德舍利弗如來無說不可說言此
是如來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當有何人受如是法文殊師利言大
德舍利弗若人不取有為法界不怖涅槃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人不得
過去之法不知彼法不得未來現在之法不知彼法如是之人能受此法
若不見染若不見淨若無心取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非我行非無我行

非取捨行如是之人能受此法如是之人則能知此所說之義　長老舍
利弗言文殊師利為何所知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此無所說亦無所
問為何所知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說法太深信此法人甚為少耳
文殊師利阿羅漢人學無學人尚非境界何況一切愚癡凡夫　文殊師利
言大德舍利弗如是如是阿羅漢人亦非境界何以故阿羅漢者無諸境
界阿羅漢者無住無處名阿羅漢不可得說名阿羅漢以無說故名阿羅
漢何以故無為無住名阿羅漢彼阿羅漢何處境界阿羅漢者非名非色
愚癡凡夫分別名色阿羅漢者於彼名色不分別知名阿羅漢阿羅漢者
非名分別非色分別愚癡凡夫亦不可得凡夫之法亦不可得阿羅漢者
亦不可得阿羅漢法亦不可得若不可得則不分別若不分別則無所行
若無所行則無戲論若無戲論是則寂靜如是無行亦無戲論寂靜之人
則不取有亦不取無非有非無如是不取若不取者則無所得如是之人
離一切得無心離心住聲聞法如是應知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說此法
已時彼五百諸比丘衆從坐而起捨離而去作如是言我不用見文殊師
利童子之身我不用聞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
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何以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異我梵行是故應捨

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說此法義意豈不欲
令諸衆生法義乎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大德舍利弗 長老舍利弗言
云何令此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毀呰戲論誹謗而去 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若此諸比丘如是說言我不用見文殊師利童子之身我不用聞
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
如是說者善哉善哉大德舍利弗此諸比丘善說此語何以故以無文殊
師利童子故不可得如其是無不可得者則不可見亦不可聞隨何方處
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比處者亦應捨離如是說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
住處亦無彼若無者則不可近亦不可捨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既說此
法五百比丘聞已迴面既迴面已復向文殊師利童子說如是言文殊師
利說如是法非我能解 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
聞之人應如是學諸比丘如是法者非識所知非智所知何以故法界法
爾故法界如是無念無遮如其彼法無念無遮非識所知非智所知諸非
識知非智所知則非所念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聞之人應如是學若如
是學佛說彼人得最勝法是世福田應受供養說此法時彼諸比丘五百
人中四百比丘不受諸法盡諸結漏心得解脫一百比丘起於惡心自身
將墮大地獄中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仁者說
法非護衆生而失如是一百比丘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佛言汝舍利
弗莫如是說何以故舍利弗此一百比丘墮大叫喚地獄受一觸已生兜
率陀天同業之處以其得聞如是法故舍利弗此諸比丘若不得聞如是
法門定墮地獄一切盡已乃生人中以其得聞此法門故應墮地獄一切
受業得爲少受舍利弗此百比丘彌勒如來初會之中得作聲聞證阿羅
漢得盡諸漏如是舍利弗聞此法門所得福勝非修四禪非四無量非四
無色三摩跋提何以故若不得聞此法門者則於生死不可得脫我說彼
人生老病死悲苦憂愁號哭懊惱不可得脫 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
師利童子言甚爲希有文殊師利乃能善說如是法門成就衆生文殊師
利言大德舍利弗真如不減真如不增法界不減法界不增諸衆生界不
減不增何以故彼唯言語無人可依無處可依非依不依大德舍利弗如
是不依即是菩提如是菩提即是解脫若依法者是則分別若知非作亦
非非作即是涅槃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文
殊師利童子所說真如不減真如不增法界不減法界不增諸衆生界不
減不增不染不淨爾時世尊爲顯此義偈重說言 說過去未來 現在

世諸法 言說非是義 此非相無相 若相若無相 皆無所分別
隨分別故得 分別故無相 若分別有爲 則分別涅槃 彼皆魔業
黠慧如是知 陰如界唯名 不生滅無相 若觀察分別 彼則不
觀察 黠慧不分別 行境界如空 若分別則取 不分別不取 分
別取則縛 不分別則脫 若知如是法 彼人名智者 如是人得盡
名不分別智 有智故說智 智說二皆空 若人如是知 彼人名
智者 寶滿三千界 布施所得福 若人聞此法 其福過於彼 布
施持戒忍 神通無罣礙 億劫常修行 不及聞此經 若知此法門
正遍知所說 得聞此經已 一切得如來 如來既說此法門已十
千衆生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五百比丘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爾時世尊即授五百比丘佛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於星宿劫皆當
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同一號名曰法華如來正遍知 世尊說
已文殊師利童子長老舍利弗天人阿脩羅乾闥婆等聞佛說已歡喜奉
行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 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 爾時普思
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修行悟入如三摩地佛言善男子
如無悟入是名悟入亦當如我修菩提時之所悟入普思義菩薩白佛言
世尊云何如來所修悟入惟願說之佛言善男子往昔有王名曰金剛髻
珠在於寂靜園林之處結跏趺坐正念思惟如是住時於王右邊忽然出
生一大蓮華其華微妙衆寶合成所謂龍繞堅固栴檀以爲其莖閻浮檀
金以爲其葉摩尼寶珠以爲其鬚鞞紐迦寶以爲其臺爾時衆寶莊勝蓮
華臺上忽然化生悉陀太子結跏趺坐安詳而起下蓮華臺於王右邊膝
上而坐爾金剛髻珠大王歡喜愛念悉陀太子即將太子及八萬四千王
子俱詣彼佛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聽受正
法得聞如是法界纈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已得五神通云何名爲
法界纈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耶爾時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
當爲演說即此枳羅句金剛句法句印句理句相應句密句持句取實句
轄句馳走句速疾句顯示句明呪句說此品句已繫縛衆魔枳羅繫縛印
繫縛句繫等一切諸句悉入慈句無所諍論是名法界纈髻與金剛如來
心品三摩地是彼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演說善男子汝知者不昔
稱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者今楞伽摩羅耶山城是其摩尼寶金銀所成
世界是彼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佛刹善男子是金剛髻珠大王
曾於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日光明王如來佛刹作千世界轉輪聖王豈

異人乎即金剛手菩薩是善子是髻珠大王於其刹中爲轉輪王有百億子豈異人乎今十方諸來菩薩是皆爲聽聞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法故善男子汝應知之時薩婆悉陀太子有二十八大丈夫相皆得成就何以故我身即是悉陀太子曾於髻珠大王微妙音聲園苑之中其王正念端坐思惟而於右邊龍堅稱禮甄叔迦寶蓮華臺上忽然化生即往彼佛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所得聞法界增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法門從是已來我於無量億那由他百千如來所承事供養爲聞法界增髻與金剛如來心品未曾忘失從彼已來經無量億那由他千百劫常憶念以三昧力故一劫憶念百劫百千劫我亦憶念未曾忘失成劫亦憶念壞劫亦憶念成壞劫中間我亦憶念乃至億那由他百千劫亦常憶念於一如來所憶念百如來千如來百千如來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如來俱胝那由他如來亦常憶念於諸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已得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法門未曾忘失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數劫　見諸清淨刹　金寶海莊嚴
摩尼淨土王　號曰金剛髻　有大自在力　統領千世界
乃至十十界　更無能過者　具足千億子　能破諸怨敵
皆具二十八　丈夫之相　朝參大王所　王子那由他
歡喜園林中　池樹悉嚴麗　莊飾諸寶具　爲供世間燈
見在諸如來　平等咸勸請　普眼大導師　是最爲初首
我親奉承事　爲聞正法故　次有普賢佛　次有華燈佛
次有金剛燈　次有大燈佛　次有最勝燈　次有法燈佛
次有功德燈　次有寶燈佛　次有寶幢燈　次有財燈佛
次有髻燈佛　次有寂燈佛　次有妙燈佛　次有聲燈佛
次有香燈佛　次有林燈佛　次有月燈佛　次有日燈佛
次有威光燈　次有蓮華燈　次有摩尼燈　次有竭闍燈
次有姓燈佛　次有種族燈　次有世間燈　次有法王燈
次有勝燈佛　次有殊勝燈　次有梵光燈　次有光明燈
次有因燈佛　次有然燈佛　次有新燈佛　次有積燈佛
次有智燈佛　次有賢善燈　次有戒燈佛　次有忍辱燈
次有精進燈　次有禪定燈　次有般若燈　次有施捨燈
次有大悲燈　次有大悲佛　次有大喜佛　次有大捨佛
次有正住佛　次有功德住　次有威德住　次有勝燈住
次有最勝佛　次有議論佛　次有梵處佛　次有入間佛
次有天王佛　次有大乘佛　次有最勝等

佛子如是等如來名號各於一劫中出現於世我皆承事如供塔廟皆爲希求此三摩地佛子次復彼諸劫過復過十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刹土微塵等量於大劫中有佛號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最初出現我親承事爲希求此三摩地故次復有號金山髻如來次復有法界摩尼金剛山頂燈王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號金山摩尼峯日髻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離垢摩尼燈如來次復有法界摩尼金剛頂燈如來次復有金剛王如來次復有虛空等摩尼金剛如來次復有福德山金剛號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種族燈王如來次復離垢金剛燈手王如來次復金剛燈如來次復有金剛如來次復離垢光明金剛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精進金剛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俱利奢金剛如來次復有金剛髻如來次復有俱那含金剛如來次復有金剛藏如來次復有金剛月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海月如來次復有菴俱舍金剛如來次復有普遍摩尼金剛髻如來次復有那羅延金剛如來次復有離垢月如來次復有法愛如來次復有法真如來次復有法音聲如來次復有甘露音聲如來次復有甘露月如來次復有甘露金剛如來次復甘露華如來次復甘露名稱如來次復甘露日如來次復甘露光明如來次復甘露出現如來次復法輪音聲光明出現如來次復雷聲光明如來次復有襄旦香如來次復善香如來次復善光如來次復普藏如來次復有普頂如來次復有日月如來次復善商主如來次復有金山光明如來次復有音聲光明如來次復有決定無所住地如來次復有勝幢如來次復有出現威光如來次復大焰如來次復寶焰如來次復有大真如來次復有日月光如來次復有栴檀香出現如來次復有師子幢如來次復有蓮華光如來次復有金剛定摩尼山光明日光王如來是等如來我皆承事善男子如是我爲希求此法門故一劫憶念百劫憶念千劫憶念百千劫亦憶念成劫亦憶念壞劫亦憶念成壞劫中間亦憶念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成壞劫億那由他百千劫我亦憶念善男子我百佛亦憶念千佛百千佛亦憶念乃至不可說億那由他百千佛亦憶念是諸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此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於彼聽聞我皆供養承事我此三摩地終不忘失是故佛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三業清淨此三摩地應當願求若有樂明義者色聲香味觸相者愛法義者愛辯才者樂神通者樂名聞者樂端正者愛呪術者應當於此三摩地受持供養讀爲人說若有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健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及釋梵護世等亦當希求何以故此法門者平等攝取苦惱衆生如地寶藏是愛樂法財者是

大光明鑒了頂無明闇者是欲入涅槃道者之大電光此之法門愚者之聰慧佛子此法門者入一切諸佛法中佛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以七寶滿中作一分若有人聞此法門積集善根福德果報增勝於彼且置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為分若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六道衆生若有人勇猛威力成就彼衆生界所須樂具悉皆與之恭敬尊重須經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歲其一切衆生滅度之後復當為造七寶妙塔如是福德無量無邊若有聞此法門功德勝過於彼且置恒沙六道一切衆生之事若恒沙三千大千世界中諸有隨信行隨法行種性八人諸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諸辟支佛是人於無量劫百千俱胝那由他劫恭敬給與衣服飲具湯藥及須受樂受用之物皆悉與之又至般涅槃後為造寶塔高千由旬諸寶鈴網莊嚴其塔晝夜六時盡心供養此諸塔廟若有聞此法門積集善根福德資糧勝彼功德復置三千大千世界六道四生又置三千世界隨信行隨法行八人初果至第四果及緣覺等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大乘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等正覺供養如前亦置是事若恒河沙三千國土普遍雲雨海等世界其中道場所能積集與金剛等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等正覺此大丈夫思惟校計以所受樂衣服卧具飲食湯

藥種種供養彼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供養尊重恭敬讚歎經無量歲無量百千億那由他歲及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無量壞劫無量成劫無量成壞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那由他劫已能獲得金剛心定及諸如來應等正覺入般涅槃造七寶塔寶蓋鈴網乃至高出梵世若有男子女人聞此法門能積集福德善根資糧勝前所得佛子今更為汝說以譬喻由此喻故大丈夫聰慧者於此所說能得解了起深重信不生誹謗於如是等解法師所應起尊重希有愛樂如向於佛佛子譬如有人於恒河沙三千界中所有佛刹土微塵等六道衆生胎卵濕化及隨信行法行種信八人初果至第四果獨覺乃至於佛所行道場積集福德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正等覺悉奪其命及破壞諸塔佛子復有丈夫成就衆生及諸一切聲聞辟支佛又彼一切菩薩所行道積集資糧與金剛俱如來心定及已得者諸如來應等正覺現在位者悉作供養華香幡蓋諸味飲食俱陀那食種種備具及般涅槃後以作七寶塔乃至高至梵世蓋網鈴鐸莊嚴如是二人罪福差別論其昇降遠近多少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成壞劫等不得其邊佛子若有人聞如是福非福果於此法門深生衆信所有善根積集資糧定為最勝不得其邊復次若復有人誹謗此法門

其罪最大至不可說不得其邊若有人隨喜信受所得福報亦最廣大於須彌山微塵劫說不可盡佛子我今更作譬喻諸有智者能得解了入此法門獲大利益何者是耶佛子譬如有人以一毛析為百分以一分毛於大海中取一滴水於汝意云何二水之中為毛取水多耶為海中水多耶普思義言一毛之水不足為言海中在者其水甚多無量無邊佛言佛子我所說福非福者如毛取水其未說者如海中水應如是知　爾時普思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雖智淺聞此法門違順之教成大利益從更思惟生多疑心願為說之佛言善哉善哉隨意諮問普思義言世尊我見沙門若婆羅門及餘外道遮邏迦波利波斫迦尼健子等如是之類或炙身苦行或豎雙脚或復屈膝以衣纏脚踞石而坐或兩石相擊取穀而食或以灰塗身或投高巖或卧刺上或入大水及火等法或食牛糞或翹一足或豎兩臂或但食菜或食稗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浴或恒河水受用洗浴而為戲樂如是等人皆欲乞求解脫之法愚夫須羂乃至如是果報云何世尊有諸檢校知事等類因生憍慢喜怒自在縱愚夫勢不能了知所作之業善惡因果應與不與不與而與迴改稱意以為勢力如是等類果報云何世尊復一類同修出家不能恭敬有德業者多畜門徒不將教誨應

不應作犯與不犯是有為法是無為法是世間法是出世法又自不解不令他解世尊是業成就當生何道復次世尊或復有人不能敬重父母師長不護家族尊者當生何處世尊復有一類行貪嗔癡及等分者其人業報後生何道世尊復有殺盗邪婬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嫉妬瞋恚邪見等業當生何處復有一類作呪術法不從師授自妄出法當生何處世尊復有一類愚癡之人越三摩耶自在作法當生何處世尊以我思惟見聞如是心不能了唯願為說解釋我疑而生利益　爾時如來即便稱歎普思義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又復歎言善哉善哉普思義如是三歎汝為利益憐愍世間諸衆生故又復聞演至理因緣甚深之業作如是問我當為汝分別解說汝當諦聽善思念之普思義言願樂欲聞佛言普思義若有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遮邏迦波利波斫迦尼健子等如是炙身苦行雙豎其脚衣纏而坐兩石擊穀而為食法以灰塗身糞穢埋身唯出其頭稱解脫法或卧棘刺投於深水五熱炙身或投大火或食牛糞常翹一足或豎兩臂或專食菜或食稗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洗忍寒求淨或浴恒河而稱解脫彼諸愚癡專執為理聞其正法而生誹謗我當說其後受果報佛子其有蹲踞纏衣服者至大蓮華地獄之中其兩石相擊手自食者身

歎當生駝驢之中若厭坌樂爲道者當生貪吐羅舍闍鬼中若從高巖者當生水羅刹中若以糞穢埋身唯出其頭執爲道者生刀劍林大地獄處若投入水爲解脫者當生摩竭大魚腹中若五熱炙身當墮大火地獄若食牛糞爲淨解脫當墮猪道自食其糞次後復生餓鬼之中若翹足誦呪執爲道者當作蠘腳夜叉若堅兩臂舉向頭上爲解脫者當作堅髮餓鬼若唯食菜樹葉稗子當作駱駝驢象牛羊等身若以冷水及恒河中取凍爲道者當墮寒水冷地獄若有如是外道等類執爲正道起諸業行生於十六及三十二諸地獄中復有作檢校者或以自在或以無智或以勢力或不羞恥強相侵奪或應與此而將與彼或施物交互輒生改換將與於人或以冬施僧物而夏與之或夏之物而冬與之或遠之物而遲與之或有多物而速用盡諸如是等皆違至理命終之後當生十六及三十二地獄之中其於獄中所受形體隨業各異或於一身生無量頭面亦差別或馬面象面猪面鼠面狼面鯖魚面低彌魚面鮎魚面吉羅魚面瞿條婆面猫狸面烏鵲面黃狐面野干面獼猴面百歲虫面百足虫面水牛面羆面蟜面獅子面虎狼猫牛面兎面羊面鷲面狗面餓鬼渴面羅刹怒面諸惡禽獸使人怖面如是可畏極惡之類於一身上有諸頭面此等業果生於利刃刀劍地獄轉動其身備受諸苦極痛苦猛踏苦塗毒苦等命苦受是諸苦其罪未畢經爾所俱胝那由他百千劫生生受身皆亦如是或一頭下百千身分一一身上百千億頭一一頭中百千億舌一一舌間有百千億熾熱猛焰鐵犂牛等耕盡其舌如是千百億身各各皆有百千億户虫唼食其身渴飲其血飢食其肉飢渴苦逼拔其心肝而敢食之如是受報經無量歲至無量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億那由他劫過是已後即復更生海羅刹身或時經過如須彌山微塵等劫復生飢渴餓鬼之中其中復經淨居諸天三萬六千劫若以人間算數論之即不可說不可說劫從餓鬼中捨身方作畜生之身駝驢猪狗其經人間筭數十千歲爲衆合地獄一日夜經於地獄百千億那由他歲已生於人間惡種姓家人所憎惡人所欺辱旃荼羅家押油家竹作家貧窮苦極如是等家而生其中生生之身常患腹大水腫惡病爲人輕賤極麤惡身極復羸瘦復多貪食食無飽足手足不具諸根多闕身體斑駮性復癡頑如是展轉難得出離佛子是故知事之人諸檢校主不如法者當得果報必定不虛固當用心司存其事佛子復有如是一類出家之者偃蹇憍慢或尊重者之所駈使或爲承事由是得貪利養名聞而不恭敬有德業者又不能爲和上所憑作事亦

復不能修行別解脫戒是故常當思念云何令我大得名利若百若千侍從圍遶若入寺入村城邑聚落及以王都於諸同住及以依止不能教誡又不爲說輕重戒律既自不解不令他解自不調伏寧靜隱密云何能令他人調伏寧靜隱密無有自處自壞善根令他同住依止等人亦壞善根如是之人命終即共墮於羂索地獄一劫流轉受苦以淨居天日月算數若人間歲滿足千劫其同住依止生於十六眷屬地獄及水羅刹常被鞭捶洋銅灌口佛子是愚癡人當生是處佛子復有不順輕慢應封於父母者當生鵂鶹烏中若不知尊重父母師長當生大聲駱駝之中若有輕慢沙門婆羅門等當生長項孔雀之中若有不尊敬家長者當生瘖瘂猪羊之中若行貪穢色欲之者生三惡趣後生人中諸根短闕若行瞋恚當生四趣或閻羅界若行癡者亦復如是乃至等分罪報如上生無斷絕殺生之人當墮地獄畜生餓鬼閻魔羅界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若偷盜者墮於三趣若生人間得二種果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邪婬之人乃至邪見墮三惡趣及閻羅界得受人身皆二種報一短命二多病於一切處一切時中常不安穩佛子如是業當知分明佛子復有一類持呪之人不從師受三摩耶法自作法呪彼即謗三代如來即被毘那野迦之所殘害其諸呪法亦不成就得虛妄罪佛子以不從師不解三摩耶故彼持呪人自惱及他即爲欺誑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爾時普思義菩薩摩訶薩於世尊前欲重宣其義以偈頌曰

善現色相具成就　持呪無畏大仙王　最初惱習巧斷除
如月破闇我稽首　人天中主衆所依　自在堅固金剛力
能破怨敵煩惱縛　及諸魔軍悉摧伏　陰魔死魔自在等
一切降滅無有餘　證得四住無畏法　無礙解脫名爲佛
生昔曾作太子時　離垢化生所感現　於日光王如來所
最初聞此三摩地　爲求如此三昧王　如是展轉遇諸佛
數過須彌微塵等　以天妙物諸香華　供養無量大導師
精進希求心不懈　願獲證入三摩地　捨於身肉及手足
豐樂玩具及王位　常以給施於貧乞　爲求三摩難得法
千萬須彌微塵佛　承事具修菩薩行　求曾歟起猒倦心
常當重發上精進　於冬分時修苦行　淨持禁戒諸律儀
有施供物若侵用　或迴時日及別僧　當捨自身得異身
於一身出無量頭　一一頭如彌婁山　長舌生如連鉤鎖

一一頭中舌如是
數如彌婁微塵等
諸罪業報如是類
展轉迭相食其肉
烏與薰胡野干等
食此惡業諸眾生
食噉諸惡業眾生
冷熱解散其支節
及黑繩索亦復爾
絛切纏縛苦燒煑
受於燒獄滿一劫
常生貧賤極惡處
身常斑駮多白癩
復常生於旃陀家
生輒諸根不具足
此果皆由業所致

百俱胝犁耕其舌
飲渴熱惱燒遍身
象形馬形及豬形
此是罪業惡果報
狗及鷲烏俱羅羅
所經成劫及壞劫
眾合地獄甚切惡
熾然燒煑罪業者
齧其身肉磨迮之
造惡業者放重心
復半劫中墮畜生
下劣種姓旃陀羅
以罪果報諸色類
或手足杌或都無
聾盲或矬或聾啞
或生叫喚黑繩獄

一一身中出諸虫
還吞噉食其身肉
師子猫貍猿猴形
毒蛇猛獸瞋怒起
瞿榛婆共餘惡烏
無量成壞之劫數
幼業猛利及黑繩
大叫霜索如利刃
鋸截上下諸背節
覩火燒遍互相食
成劫之時生人間
終不生於貴勝族
或生夜叉餓鬼界
或癡是等由罪業
語言倒錯心迷惑
或一劫中及半劫

如是色類諸苦報
若施夏中迴冬分
亦生十六諸眷屬
皆以業緣受惡報
命終之後墮畜生
命終之後生畜生
不敬國德諸尊人
若有輕慢於父母
違於生死此彼岸
生於大富正信家
諸惡鬼神得其便
生生常處貧窮家
若有輕慢於父母
又無飲食得充飽
若有輕慢於父母
日夜恒食熱鐵汁

罪業緣生獲此果
乘此業生八難中
諸苦燒煑甚可畏
若生輕慢父母心
諸飛烏鼻鷲鵂類
或生長項孔雀中
命終之後生畜生
墮於豬蠦食不淨
應當尊重敬父母
若有輕慢諸德業
夜叉之眾來驚怖
一切時中受輕致
終無少選得安樂
衆閻倒之常不足
當必生於海羅剎
若有輕慢於父母

若得施物迴別異
彼諸難中甚嚴酷
形類十八或二十
不敬尊者及老宿
上下中人不尊敬
為於父母不孝養
大界駱駝及蠦中
若有聰慧諸智者
以為無上大福田
護法諸天當捨離
若有輕慢於父母
復生頑癡奴僕中
妻子親識皆逼惱
生餓鬼形極惡報
已身如薪焰大然
及諸耆宿尊德者

常為世人所厭離
說之窮劫不可盡
三種貪瞋癡不生
墮四趣中長受苦
貪瞋恚癡諸業果
常當守慎諸戒業
假若鑒了常遠離
常遠離於口意過
瞋恚之心不暫有
十善明法化一切
綺語兩舌惡心者
杖身高巖卧棘刺
施與修習正向者
皆應教授從師學
以不尊重導師故
大普集經實法中

所有妄妄心亦然
若不作過於尊者
身口意業常安樂
劫盜邪婬及妄語
終不得於人中樂
修習忍辱無退轉
是必當得薩婆若
是則當得大導師
離魔繫縛及邪見
若偷盜人及邪見
常以語言壞正見
如是邪見施財物
必獲無盡大果財
諸有不從教授者
不能行用曼荼羅
三界最勝廣博場

如是種種惡色類
是名聰慧有智人
若瞋惡心斷生命
惡口兩舌無義語
清淨心中施財寶
精進不懈入禪定
終不犯於邪婬欲
而為眾生演正法
不久當作世間燈
當來生於針口蟲
若有習行外道法
當得少分資生報
若欲成就三道場
虛妄作法非真實
若欲最上依最勝
金剛種族摩尼寶

蓮華白象諸高貴
最上月鬘金剛髻
一切皆入金剛鬘
念念即能滅罪障
或在高處河岸邊
決定常恒乞食食
彼真實義得相應
以持得實道場法
讚擊護法百徧成
最勝法中常深信
若不禮事餘聖神
亦不破壞於他心
若依殺羊及惡食
彼即退失成呪法
智者應作最勝呪
毘那野迦速疾著

諸佛於中運自在
寶髮及以日光鬘
擁護神呪皆由是
日夜三時相續呪
諸神靈頭勝妙處
由是成就曼荼羅
必當獲成大義理
是名不損成等惡
由是成最曼荼羅
塡分誦於貨多呪
是作三等曼荼羅
由以離呪魅著人
惡心損壞謂諸呪
有常護彼金剛杵
是呪法義應當成
若能從師而作呪

大勝自在沫法寶
及法周羅摩尼頂
常當念誦無斷絕
決定利益無有疑
草野塔間寧靜謐
如教如說稱要道
三十二種功成就
即是三種曼荼羅
終不有疑念決定
亦不敬禮諸邪神
若常不損害他命
即能成就曼荼羅
所作呪法皆不成
不食油麻華餅等
若有不取師教授
為諸如來灌其頂

不損害他不著毯　於尊卑類心平等
於多人中虛妄言　彼不應說呪成就
若能彩畫呪法成　彼等皆由慈業辦
召請十方諸呪王　諸持呪者修習之
三十三天吉祥處　其福德力不可說
如其淨信作法成　於三界呪皆成就
金剛杵形畫相似　彩畫界道用朱末
畫壇不畫金剛杵　毘那野迦及使者
是名三等曼荼羅　於諸世間眞成就
東西南北行不利　薄福之人起過患
燒香燈明如法者　第一不被成就業
明說決定實利益　彼諸呪者有聰慧
同等三種三摩耶　若有造作第一者
三種三摩地相應　精勤用功彌加行
及以蓮華形相好　智者若如法成就
不畫佛形及佛子　杜吒杜底紫伽羅
智者隨心說理趣　以得平等眞實呪
所作事業不稱心　毘那野迦所損害
呪法成就品類是　有慈有悲眞實者
以諸供具實體性　彼應成就曼荼羅
我應品類呪法成　曼荼羅所說理趣
以明呪壞於三界　所作呪法皆得成
應於露地曼荼羅　是名實眞廣利益
持呪制吒及制徵　應在像前咸畫成
隨其力分恭敬信　及毘野迦令歡喜
普皆於彼曼荼中　應畫毘那野迦像
合掌皆於佛前住　日月天形呪神形
南面畫作烏尸羅　諸山畫作呪仙室
住在持呪大仙前　緊那羅有三十二
若成就佛壇法者　草菓琴瑟及箜篌
諸天神有愛樂者　種種諸妙色界道
若為毘那野迦著　勤行力用亦不成
奉獻滿所諸導師　諸持呪仙應設供
畫於佛前如法作　應畫諸護地方神
如是呪神二十八　守護持者令成就
西面畫作日沒山　合掌向佛像前住
使者纔手執鐵索　一一方面各有八
千燈千華為莊嚴　笙笛簫鼓諸音樂
於佛像前求鼓擊　種種寶幢供如雲
彼人終不成勝法　不行諸定離修習
上味施與制吒等　成就如法佛像前
安置道場諸門戶　復畫諸山持呪仙
一一方面各圖七　東西畫作因陀羅
北面畫作於香山　繰繫毘那野迦須
於呪法作後亂相　清淨壇中畫作形
千香水瓶雜供物　長笛方響諸樂器
又張種種諸羅網　能成曼荼勝妙法
速疾失壞諸呪力　不重滌壇得成就

是愚癡人作是法　已能滿足十二年
以呪力能滅諸罪　晝夜各以三時誦
修行習作曼荼羅　成就最勝理趣經
清淨洗浴著淨衣　取淨好土作淨壇
終不能成上勝利　專誦持呪不餘業
若欲誦呪及壇處　誦持盡力限徧數
必當即得勝成就　掘地一丈取淨土
如法至心繫念誦　應請大乘妙勝經
若能依教作壇法　於高險岸及淨處
常以粳米乳酪等　月八十五及滿月
若有思惟分別者　將泥淨地作壇去
或三四肘七七肘　作法能獲大饒益

正大脩行

古尊宿語僧問趙州了事底人如何州云正大脩行學云未審和尚還脩行也無州云著衣喫飯學云著衣吃飯尋常事未審脩行也無州云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麽

僧遊行

晏元獻公類要菩提達摩以隻履而來

攜錫來遊

頂解而退

禮石龕而求飯

私訶條國金遶山有石龕眾僧飲食將盡句石龕作禮欲食悉具

摩頂松

松枝東偃

奘師迴

兩京記云唐初僧玄奘往西域取經十七年去日於齊州靈巖寺院有一松樹師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去求佛經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長數丈又一年忽東回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至得經六百部至今眾僧謂此松為摩頂松

住支山寺　還吳入剡

道林還剡

安石悵然

佇文遒之賂言

支遁欲還吳住支山寺乞歸入剡謝安為吳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悵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釋言情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庭松西指

庭樹東迴

摩頂松

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見一老僧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于庭手摩其枝曰吾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東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眾謂為摩頂松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七　十九庚

衡

衡州府九

衡州府圖經志薛公度左朝奉大夫紹興元年十月到二年七月除江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晁謙之右承議郎紹興三年二月到五年二月滿。邢倚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二月到六年六月差知衢州。王鈇右承議郎紹興六年十月到八年十二月除浙東。張叔獻右承議郎直祕閣紹興八年十一月到十一年正月除福建運使。羅孝芬右奉議郎紹興十一年三月到十三年三月奉祠。宋明發右朝請大夫紹興十三年四月到十五年五月滿。趙子鐵右朝奉郎紹興十五年五月到十七年五月滿。趙公櫂左朝請郎紹興十七年五月到十八年三月罷。劉伯英右奉議郎紹興十八年六月到二十年八月滿。李莫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年八月到二十二年六月除湖南運判。王珏右朝散大夫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到八月移湖南運使。王之望右朝奉郎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到二十五年七月除潼川運使。蔡樸右朝奉郎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二十七年五月罷。富元衡左朝散郎

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到二十九年三月除利路提刑。何俌右朝散郎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到三十一年八月除湖南運使。蘇師德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到隆興元年十二月滿。劉苟右通直郎隆興元年十二月到乾道元年伍月除湖北提刑。鄭丙左承議郎乾道元年五月到乾道二年八月奉祠。范成象左朝奉郎乾道二年十一月到乾道五年四月召。閣去泰左朝請郎乾道五年六月到乾道七年十月滿。胡俌右朝奉郎直秘閣乾道七年十月到乾道九年六月除湖南提刑。張大經朝請郎乾道九年七月到淳熙二年七月滿。徐大忠朝奉郎淳熙二年七月到淳熙四年四月致仕。李端友朝奉大夫淳熙四年八月到淳熙六年九月滿。張仲梓奉議郎淳熙六年十月到淳熙八年十一月滿。汪作礪朝奉大夫淳熙八年十一月到淳熙十二年二月除湖北提刑。曾鑑朝議大夫淳熙十一年八月到淳熙十三年八月除廣東提刑。樊仁遠朝散郎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到淳熙十四年二月除潼川提刑。趙像之朝散郎淳熙十四年四月到十六年五月除江東提舉。陳傅良朝請郎淳熙十六年五月到紹熙元年除湖南運判。范處義朝散大夫紹熙二年二月到十月除江西提舉。張釜朝散大夫紹熙三年正月到四年除廣西運判。吳鎰朝奉大夫紹熙四

年十一月到五年除浙東提舉。鄭公顯朝議大夫紹熙五年四月到慶元元年召。劉崇之朝請大夫慶元元年八月到三年五月丁母憂。林李友朝奉大夫慶元三年十月到四年六月除廣西運判。李攝朝請大夫慶元四年八月到五年八月除直秘閣奉祠。黃衡朝散大夫慶元五年十一月到嘉泰二年三月除直華文閣奉祠。趙善義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到三年七月召。胡澄中散大夫嘉泰三年十一月到開禧元年八月奉祠。商詩朝奉郎開禧元年十二月到三年十月召。留佑賢朝請大夫開禧三年十月到嘉定元年九月奉祠。鄭擧之朝請郎嘉定元年八月到十一月除湖南運判。張大猷奉直大夫嘉定二年三月到四月罷。葉宗魯朝奉大夫嘉定二年六月到三年除福建提舉。楊九鼎奉議郎嘉定三年三月到四年三月除湖南提刑。樂章朝奉大夫嘉定四年六月到五年九月除湖南提刑。林行知朝請郎嘉定五年十月到七年二月除湖南提刑。趙汝譡奉議郎嘉定十年三月到八年十月除江西提舉。樓觀承議郎嘉定八年十一月到十年正月召。趙善踐中奉大夫嘉定十年正月到十二年正月除湖南提刑。又朝請大夫嘉定八年二月到九年十二月除湖南提舉。孫德與奉議郎嘉定十二年正月到。陳德豫朝奉大夫嘉定十四年三月二十七

日到任。當年閏十二月初十日除本路運判。李東承議郎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一日除湖北提刑。諸葛安節朝奉大夫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除本路提刑。張嗣古中大夫直龍圖閣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本路運判。柴景望朝奉大夫寶慶二年正月初九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仕。王與權朝請郎寶慶三年閏五月初二日到任。紹定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除浙西提刑。王自適朝奉大夫紹定元年十二月初三日被旨兼權。王紹定二年八月十六日正除。黃棐奉直大夫紹定四年十月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三月十二日致仕。姚子材朝散大夫端平元年四月三十日到任。二年四月十五日除本路提刑。黃靜夫中奉大夫端平二年八月十一日到任。當年九月初十日致仕。趙希佼朝議大夫端平三年正月十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三月十八日召。蔡畬朝散大夫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三年六月初一日召。張礵朝散郎淳祐元年六月初七日到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刑未赴准省召。林起莘朝請大夫淳祐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四日致仕。吳堺朝請郎淳祐三年四月十一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組任。史彌大朝議

大夫淳祐三年九月十一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鄧坰朝奉大夫淳祐五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六年七月十二日除本路提刑李鬷之朝散郎淳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仕胡穎朝奉大夫直寶謨閣淳祐八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除尚左郎官十年三月初十日離任王克謙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淳祐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除軍器監當年七月除直煥章閣江西提舉續準省劄依舊職奉祠九月十七日離任洪勳朝奉郎淳祐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到任寶祐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離任劉震孫朝請大夫寶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離任曹孝慶朝奉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刑十一月二十四日令赴行在奏事六年正月十七日除尚右郎官三月初十日離任趙若琚朝奉大夫寶祐六年四月初三日到任趙必𥞊朝請大夫開慶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當年十月二十八日令赴行在奏事離任趙與㮠朝散大夫景定元年八月十六日到任自吳太平二年分長沙東西部都尉治為湘東衡陽二郡始置太守宋齊以後或曰刺史為王國則曰內史隋併二郡置衡州亦曰太守唐曰刺史肅宗初置防禦使廣德二年又為

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治所本朝武臣則曰刺史文臣曰知軍州事建炎初嘗兼湖南路兵馬鈐轄蓋地接嶺海控制蠻徼為長沙之南一都會天聖中董君始為題名記以李昉為之首歲月到罷以國史考之尚有失次者五代而上不復著見矣今斷自吳孔恬而下至張文表得五十一人補其闕或不詳其歲月則闕之以俟博聞之君子　姓名　品秩　到罷　治迹　孔恬湘東太守　張詠湘東太守天監元年不出莽擁被杖　劉巽衡陽太守元帝時王敦作逆與熊甫王㕟共同義舉臨陣戰死　鄭澹湘東太守元帝時王敦姊夫也為熊王所執　庾肅之湘東太守　曾瓌衡陽內史　虞潭湘東太守　韓繪之衡陽太守元興中　劉期公衡陽太守元嘉中　王悳之衡陽內史大明中晉安王子勛反率郡文武起義兵戰死　何昌寓湘東太守　王僧褧湘東內史　曹斐衡州刺史　蕭頴孚湘東內史東昏侯時　王悰明衡州刺史武帝時　丁道貴承聖元年　王琳元帝時　蕭昌　武會超　蕭恭　譚世遠太平二年　錢道戢太建元年　任忠太建　王勱　陳伯信西衡州刺史　徐世譜　李敬玄高宗時　王琚開元時　韋之晉湖南都團練觀察使衡州刺史大曆四年為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軍於潭州　楊濟大曆五年臧玠殺崔灌據潭州為亂遷與道州刺史裴虬置州

刺史楊琳出軍討玠　平昌孟公湖南觀察使治衡州永泰元年　令狐峘衡州別駕遷刺史建中初　宇文炫貞元十五年　杜繶貞元十九年　元澄貞元二十年　鄒君夫其名未見元和元年　李仁鈞元和四年　李象古元和　令狐楚穆宗初自宣歙等州團練使人吏衡州刺史　裴頊大和九年　韓瞻大中十年　李廷澤　岑贊司門郎中　柳知之　蘇務恩　孔若思　張顗咸通九年　周岳光啓二年　楊師遠光化元年　周雅馬殷奏授　廖匡齊開平初　楊昭惲馬希聲特　彭繼勳馬希範奏授　張文表周行逢奏授　李昉給事中知州事宣徽此遷建隆四年到　張繼勳刺史乾德二年祭酒淑　李令詢右補闕乾德二年十月癸卯到庚申除桂陽監使　鄒𤥨光祿少卿乾德二年十月到四年五月以罪誅　龍景韶刺史開寶中到　王審起右監門衛將軍刺史開寶四年到　史昭文屯田員外郎開寶五年七月到七年七月滿　國庚大理正開寶八年二月到是年九月召　鄭咸熙著作佐郎興國元年十月到興國四年五月滿　楊在中光祿寺丞興國四年五月到七年八月滿　李昭誼大理寺丞興國七年八月到八年十月罷　李韶著作佐郎興國八年十二月到雍熙元年六月罷　閻晝主客員外郎雍熙元年七月到四年七月滿　王載太常博士雍熙四年十月到是年十二月卒　吳遠水部員外郎端

拱二年三月到淳化二年五月滿　成瑀殿中丞淳化二年五月到三年七月罷　田利用國子博士淳化三年八月到五年九月召　錢熙左司諫至道元年三月到三年十月滿　錢丕屯田部員外郎至道三年十月到咸平元年七月責授鄆州副使　鄭惟吉太子中舍咸平元年十一月到四年六月滿　范德林祠部郎中咸平四年六月到六年十一月滿　劉隲工部員外郎咸平六年十一月到景德二年正月以憂去　王式國子博士景德二年八月到四年十月滿　李存誠比部員外郎景德四年十月到祥符二年八月滿　李虛己職方郎中祥符二年八月到以循良清白預選三年四月召上曰真得良二十石矣　燕守份虞部郎中祥符三年八月到六年六月滿　高慎徽職方員外郎祥符六年六月到八年七月滿　徐定薛比部郎中祥符七年七月到是年十一月卒　樂良都官員外郎祥符九年六月到天禧二年十月滿　韓顥沖駕部員外郎天禧二年十月到三年九月卒　楊居簡屯田員外郎天禧四年二月到乾興元年二月滿　吳順虞部員外郎乾興元年二月到天聖二年六月滿　陳延賞都官員外郎天聖二年六月到五年二月滿　馮璞屯田員外郎天聖五年二月到是年十二月責歙州監稅　張可久國子博士天聖六年四月到八年十二月滿　董仲宗國子博士天聖八

年十二月到明道二年十一月滿馬藏職方員外郎明道二年七月到景祐元年六月罷任昱職方員外郎景祐四年二月到李倩國子博士寶元二年閏十二月到陳執方駕部員外郎慶曆二年二月到三年七月罷王閑職方員外郎慶曆二年十二月到四年移知荆門軍樂溫致虞部員外郎慶曆四年六月到六年二月滿楊抗兵部員外郎慶曆六年二月到八年八月滿孫淮職方員外郎慶曆八年八月到皇祐三年二月滿周世南駕部郎中皇祐三年二月到四年九月罷李初平職方員外郎皇祐五年十一月到至和二年三月罷蘇涣職方員外郎至和二年四月到嘉祐二年十月滿耒陽民為盜所殺尉執一人指為盜曰于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缺公曰于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信也人它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為神蘇頲虞部郎中嘉祐二年十月到五年四月滿楊異都官員外郎嘉祐五年四月到八年三月滿張公起都官員外郎嘉祐八年三月到治平二年十月滿阮士龍都官郎中治平二年十月到十月卒樂威太常少卿熙寧元年正月到三年七月滿王中哲虞部郎中熙寧三年七月到六年十一月滿陸若濟駕部郎中熙寧六年十二月到九年二月再任十年十一月卒畢仲達虞部員外郎熙寧十年十二月

到元豐三年七月滿趙唐朝奉大夫元豐三年七月到五年五月滿盛仲孫朝請郎元豐七年三月到元祐三年七月滿柳韶朝請郎元祐三年八月到是年八月再任課績優異王詠朝請大夫元祐八年十一月到孔平仲朝奉大夫祕閣校理紹聖三年二月到五年三月滿鄧忠臣承議郎紹聖五年三月到元符二年七月滿王古朝請郎元符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知潤州楊粹朝請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到崇寧三年正月滿張戒朝奉大夫崇寧三年正月到本年十月以憂去林炳承請郎崇寧四年八月到李通儒張佐朝奉大夫大觀四年六月到政和二年五月致仕劉公佐朝散郎開封府司工曹事政和四年七月到鄭中立朝請郎政和六年三月到八年四月滿陳孝純朝請大夫政和八年四月到宣和二年十月致仕趙子儀朝散郎宣和二年十一月到四年十一月致仕黃育朝請大夫宣和五年四月到任滿再任建炎二年十月滿揺出中右朝請大夫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建炎二年十月到紹興二年二月滿宋炳右承議郎紹興二年二月到四年三月滿裴廉左朝請郎直祕閣紹興四年三月到兼郡城范寅恭右朝奉郎紹興六年六月到馬騭左朝奉大夫紹興七年十月到八年五月奉祠王珏右中大夫紹興八年六月到七月除廣西提刑張鑄

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一月到十年三月奉祠王寧右朝散郎紹興十年七月到十二年十月滿陳鉅右朝奉郎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到十四年十一月滿實深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到十六年十二月滿趙思之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六年十一月到十八年十二月滿石彥知左中奉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到二十一年三月滿呂延年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一年三月到當年六月罷陳抃左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二十三年十一月滿楊愷左中大夫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到二十六年三月滿高世史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到二十八年三月致仕葉仁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到三十年八月除知吉州鄧深左朝奉郎紹興三十年十月到三十二年十一月滿王以詠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到隆興二年閏十一月滿范宗伋右朝奉大夫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到乾道元年八月奉祠張松右朝請大夫直祕閣乾道元年八月到乾道二年八月被召趙公邁左朝請郎乾道三年正月到五年三月滿張敦頤左朝請郎乾道五年三月到六年六月奉祠米師孟右朝散大夫乾道六年十一月到八年正月滿龔濤左奉議郎乾道八年六月到當年十月致仕王瑛右朝奉大夫乾道九年閏正月到

本年十月奉祠謝選右朝散大夫淳熙元年正月到三年三月滿沈瑞節朝奉郎淳熙三年三月到五年三月滿鄭若谷朝散郎淳熙五年三月到六年三月奉祠李楷朝請郎淳熙六年六月到本年九月罷趙彥洵朝奉郎淳熙七年八月到八年九月罷張緯朝散大夫淳熙九年三月到十一年四月滿薛伯宣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四月到十三年四月滿劉清之朝奉郎淳熙十三年四月到建冰玉堂遺像十五年正月奉祠鄭如崈朝散郎淳熙十五年四月到紹熙元年正月罷李翔朝奉大夫紹熙元年四月到紹熙三年六月滿余夔實朝奉大夫紹熙三年六月到五年六月罷錢鏊朝散郎紹熙五年九月到慶元二年除本路運判留政臣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八月到四年八月滿陸偉朝請大夫慶元四年八月到六年十月滿趙彥賅朝議大夫慶元六年十月到嘉泰二年十一月滿賁輸朝政大夫嘉泰二年十一月到四年正月除湖北提刑張訢朝請大夫嘉泰四年四月到開禧二年二月除廣東提刑方棐朝奉郎開禧二年五月到六月改江西參議官傅伯召朝散大夫開禧二年八月到三年九月除湖北提刑鄭端本朝奉大夫開禧三年十二月到嘉定元年四月致仕章良弼奉議郎嘉定元年十月到二年十月除江西提刑尤棐朝散郎嘉定

三年三月到。五年四月除湖北提舉。趙盛朝奉大夫，嘉定五年四月到，當年七月赴親奉祠。胡坦朝散郎，嘉定五年九月到，七年正月奉祠。王樞奉直大夫，嘉定七年四月到，當年六月致仕。孫德輿奉議郎，嘉定十年四月到，十一年十一月除湖南提舉。李東承議郎，嘉定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到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湖南提舉。蔣紳朝散郎，嘉定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七年六月初八日自陳宮觀。齊礪中散大夫，嘉定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八月二十五日自陳宮觀，解任。鄭𢍰朝請大夫，寶慶二年十月十二日到任，三年閏五月十八日罷。王自達朝散大夫，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月初三日兼權本路提舉，二年八月十六日正除提舉。黃柒奉直大夫，紹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至紹定四年十月二十日除本路提舉。周汝霖朝奉大夫，紹定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九月初四日除本路提刑。董顒承議郎，紹定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端平元年八月除直秘閣知處州。趙希偯朝議大夫，端平二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十日除湖南提舉。張公輿朝奉大夫，端平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到，嘉熙元年六月罷。趙汝錀朝散大夫，嘉熙元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罷。李汝熊朝散，嘉熙

三年六月初七日到，嘉熙四年九月除湖北提舉，繇免時召請從免留命。淳祐元年正月初八日離任。林起莘朝請大夫，淳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到，淳祐二年十一月初五日除湖南提舉，致仕。趙希琥判朝請大夫，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淳祐三年七月十三日致仕。曹錫朝請郎，淳祐四年八月七日到，當月二十日赴都堂稟議，當月二十二日離任。何怡奉議郎，淳祐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到，淳祐一年正月十七日奉聖旨姑俾議幕，當月解任。王脩朝請大夫，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到，淳祐六年十一月罷。宋仲錫朝請郎，淳祐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八年十一月除都官郎官，九年正月離任。莊序朝請郎，淳祐九年五月初六日到任，淳祐十一年正月內罷。俞埃朝請大夫，淳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到任，次年四月內罷。牟濚奉議郎，淳祐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至次年八月內就官于祠。趙逢龍朝請大夫，寶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三年十月初四日除工部郎官，四年二月十二日離任。李讜朝散大夫，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到任。周正卿朝請大夫，寶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李枃朝奉郎，寶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尋頒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景定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趙與𢱺朝散大夫，兼本路提舉，景定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到

佐。通判上佐，諸議州別駕、長史、司馬，古皆謂之上佐。唐中葉以後，或為請官。本朝太祖下湖南，乾德元年始置諸州通判，凡軍庫之政，皆統臨之。事傳李達與長史均禮，其任重於前世矣。舊經題名自元豐庚午大委，已失其傳。元祐六年楊宗惠得張文定所為曾察院祠堂記，始據文定而上三人為之首。今併附以上佐都尉諮議，因以存古云。顏憲之為衡陽內史，其土俗病瘴，郡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死生之別，事不相關，風俗遂改。淫倫字敬宗，吳時為衡陽督軍都尉。謝札，字世高，梁湘東王諮議。楮澄，字士詳，梁湘東王諮議。任璪，廬州人，陳末為萬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費元端，隋煬帝時衡州別駕。李德，唐衡州別駕。李高岳，唐衡州長史。趙顒真，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見銓仗觀碑。令狐崿，建中初衡州別駕。因肯，德宗時衡州司馬。李令詢，通判軍州事，後做此。乾德二年。李傑。魯雄。周乾德五年為政，仁而有斷，鞫獄明而不酷，不違道以干譽，率從俗而然，法由是事簡而郡大治，見張齊賢所撰祠堂記。晏融。侯中立。陳宗禮。王晦。李景規。趙起。張冕。謝湛。徐大方。萬及。過勛。呂公彝。侯舜臣。夏仕成。李沉。蕭國鎮。李茂先。唐奕。楊宗惠。鄭𠍺。

樂昭符。陸湛。郭宜。徐尋。楊詢。胡勣。曾存。宋廷祥。王克能。獻令卿。陳皋。周穎。錢景衎。李明肅。姜詵。趙伯才。王藉。趙公囘。陳升。李保之。陳桔。趙衍之。鄭迁。吳景偲。金作礪。王義賓。陳大猷。沈敗。臤价。褚琬。李迁。朱克明。趙不礙。趙伯棠。王檣。張湜。許隶。蔡嘉謨。朱紱。宗嗣良。萬良柏。劉符。張祖順。黃深明。王恭之。梁公覓。仲農遠。解僖。陳卓。富霆。潘消。韓晰。蔡勝之。謝庭玉。麥禋。楊景思。陳士會。王思勤。方叔敏。張欽臣。宋泳。陸三省。張國威。趙汝議。徐叔用。趙必子。黃深。陳鑑。劉瑛。趙師充。應長文。黎九德。王湘。高斯衍。趙希淳。范炳。歐陽正

僚屬

仕自一命而上，皆足行志，然不能盡登載，以傳者少也。今自賭曹監官而下，有可紀者，略具于后。李績，開寶六年以衡州軍事判官為殿中丞。宋抗，大中祥符　年以衡州軍事推官為大理寺丞。黎伉，熙寧五年以衡州推官為光祿寺丞。徐瑩，衡州推官。王書，衡州判官。元祐七年前湖南路安撫鈐轄司言，全、永、衡、道州怪賊作過，官吏措置有功，璧書與水守

劉蒙武安餘判劉安周尉魏延慶詔減年循資賜緋有差　鄭渤永泰二年為衡州司功參軍時津州刺史崔灌去官渤為鄉人請充結為崔八作表　彭友方津州攸縣人熙寧九年主茶陵溪縣嘗七鄉有上三鄉民貧而山居輸津州造船木以折歲租江行千餘里其費數倍民益困友方白護漕朱初平請均出木即縣造舟漕而出之公私兩便初平是其言聞于朝於茶陵造舟上供議自友方始見彭天益所行狀　黄士元慶曆六年衡州監酒時方捕猺賊知桂陽監宋信言士元知溪洞事欲選效戰士二十引路上丁二萬援給錢帛不以遠近使遂捕從之

縣令

令與守均承流宣化於民為最親也　至和二年十一月詔湖南鄰溪洞處令本路安撫轉運司舉官為知縣縣滿京朝官免入遠選人與免選近制衡陽茶陵江京朝官曰知縣事吏部尚書主之耒陽常寧安仁注選人曰縣令侍郎左選主之然常寧藏邑也實通洞祖宗特用京官淳熙十三年知州事劉清之請復以隸尚書選精重其任議未報凡五縣令尹事迹由三國至今多闕今采其可考者著之篇文春子李秋為長沙茶陵長質操貞良慈仁記發明知聖術在官脩德民歌遺風春秋七十以道殞遷建安二十一年綏民校尉熊君率吏民立碑　周鍾武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　羅文容唐武德四年為耒陽令建議自鸞口遷縣還桂陽舊治薛貴代文容始克遷　蕭伕為耒陽令著牧宰政術三卷見唐史藝文志　聶令史失其名大曆五年為耒陽令杜甫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具舟迎之乃得還　丘想字孟陽宣城人南唐狀元及第自江寧尉調邑溪呂蒙正判銓曰吾以為古人今乃見之為試學士不中久之為茶陵宰秩滿致仕見江南野史　李濤初有大志其父客湖南馬殷雄據一方待士彌篤濤因請謁即日奏授衡陽令遂仕本朝位兵部尚書建隆三年卒按國史本傳濤梁末為河陽令後唐天成初歸順又第其為衡陽當在天復天祐間也　朱昂天祐末為耒陽令訪杜甫遺跡于江上築室祠之　黄廷鄴奇智還二年為耒陽令祥符舊經云祠立杜甫祠　鄭符己紹聖二年為耒陽令精勤吏職判決如流案無留牘呼為鄭半升言訟事至庭飯半升許而事已決矣　江滋建安人元符二年為耒陽令時學校久廢滋作詩勸諭大姓李光謙等欣然從之會舍法行主使畢集獨先它邑事聞進秩一等　余圳建安人崇寧五年為耒陽令劉楚好學祥刪首撤淫祠百餘區散巫覡還之農民始大駭久

吏安之[illegible]事見[illegible]江志　高安淳化五年為安仁縣令奏[illegible]撥衡陽縣洄湯里衡山縣興德鄉入本縣仍自用己俸移縣治于杳草平父老立廟祭享至今號高長官廟　彭璟元祐七年知常寧縣創新縣學　杜煥紹聖元年以右宣德郎知常寧縣因新學定規矩以勸勉學者見本縣學記　張辟光熙寧二年著作佐郎知衡陽縣坐千議岐王建外邸事降湖南監當　邵盧字澤民熙寧七年為耒陽令邑人宜之嘗謁杜祠歎其不類史塑甫像以聶令配享劉摯謫監鹽倉與盧唱和摯賦其詩悉敏捷　王定民字佐才亳人元祐三年以左奉議郎知衡陽縣兼權教授葺煥學宇人為勸學頌以勉學者　王特升字潜中紹興十八年知衡陽縣在縣凡六載終始以廉惠聞治有遺愛　侯真高密人為耒陽令創建縣學　唐燁金華人開禧三年知衡陽縣創建縣學

貢舉　貢院　解額　題名

貢院在州東雁峯門外州舊無試院常大比即南門學舍為試所隆興初知州事王以誠還學于石鼓因以舊學為貢院凡為屋一百二十間　解額自景祐以前不可攷寶元間六人慶曆元年十人五年十三人八年以後至嘉祐元年十四人嘉祐三年七人五年至治平三年皆八人熙寧二年至崇寧元年十二人或十一人後頒舍法于學歲貢六人大觀以後至宣和貢七人或六人宣和五年罷舍法復科舉取十六人紹興七年別增流寓一人十四年至二十三年流寓取二人紹興丙子以後流寓混試遂定取十七人至嘉定癸酉創郴縣增取一人今定以十八人為額國初解貢二主始詔荊湖及四川山南舉人往來給券其後未詳仕給歲月當考郡人由進士舉登第者自國初至景德無記錄可考大中祥符元年鄭向以省元擢甲科王景祐元年張唐卿榜所薦士皆中第鄉人號為淳化至今耆老猶能道其事今自鄭向以下著其姓名得百有一人或兄弟同升或父子繼踵二百餘年之間相望不絕亦可謂盛矣　鄭向省元大中祥符元年姚榜　衡陽鄭平天禧三年王整榜　衡陽鄭本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鄭紆天聖八年王拱辰榜　衡陽蔣中庸衡陽　黄師道衡陽　師旦之兄劉巘衡陽　李惟賢衡陽　許上善耒陽　曹起耒陽　黄師旦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衡陽師道之弟　周次縞　黄師古右寶元元年呂溱榜衡陽師道從兄弟　胡順衡陽　湯戚常寧　曹夔耒陽　蔣祺衡陽　齊衡右慶曆六年賈黯榜　衡陽李顏皇祐元年馮京榜　曹師君衡陽　李脩右皇祐五年鄭獬榜　陳齊嘉祐二年章衡榜　鄭革衡陽[illegible]　李曰宣嘉祐四年劉煇榜　衡陽劉哥始祐六年王俊民榜　鄭總治平四年許安世榜[illegible]

許遵。耒陽李揆。右元豐二年時彥榜。葉珪。 劉日章。右元豐五年黃裳榜。耒陽
李伯脩。右元符三年李釜榜。衡陽常直。羅少元。右元豐八年焦蹈榜。耒陽
陳知元。衡陽鄭常。右元祐三年李常寧榜。耒陽莫摩。衡陽曹澄。右紹聖元
年畢漸榜。耒陽許師古。耒陽曹序。耒陽曹洪。耒陽裕之于。鄭佩中。右紹聖
四年何昌言榜。耒陽陸諤。 羅煇。 鄧林。右崇寧五年蔡薿榜。衡陽范希平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衡陽歐陽邊善。衡陽陳鉄。 羅秉禮。 沈公綽。右政
和二年莫儔榜。安仁陳孚。 劉式。衡陽國經。右宣和五年何㮚榜。衡陽秦
尹。耒陽李綸。右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劉鋭。 范希荀。衡陽劉堯元。右政和
八年嘉王楷榜。梁大任。右宣和六年沈晦榜。衡陽李邦達。衡陽陳發。衡陽夏
綬。衡陽鄧澤。右建炎二年李易榜。安仁鄧敦禮。路試。萬元。安仁鄧知常。右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衡陽李蕎。耒陽劉秉。衡陽宋剛仲。右乾道二年蕭國
梁榜。衡陽范益卿。乾道五年鄭僑榜。衡陽鄧友龍。衡陽友龍之弟陵昌世。
淳熙二年詹騤榜。茶陵區海。淳熙五年姚穎榜。茶陵曹進之。淳熙八年黃
由榜。耒陽鄧友昇。右乾道八年黃定榜。廖行之。淳熙十一年衛涇榜。衡陽
世脩之曾孫陳謙光。耒陽龔益卿。右淳熙十四年王容榜。常寧譚世選。右
紹熙四年陳亮榜。茶陵孟叔獬。茶陵譚杰。茶陵譚幼學。常寧許儀。衡陽陳

王業。右慶元元年曾從龍榜。衡陽禾及建試而卒。建班。衡陽徐文叔。常寧
羅若水。耒陽陳褒舉。耒陽許儼。嘉定元年鄭自誠榜。衡陽洪之弟陳元舉。
右嘉泰二年傅行簡榜。耒陽褒舉之弟陳宋舉。耒陽褒舉之兄區夢全。嘉
定四年趙建大榜。衡陽田臨。右嘉定十年吳潛榜。衡陽譚體仁。常寧秦雁。
元。耒陽陳邦佐。右嘉定十三年劉渭榜。耒陽王淏。衡陽簡景奮。衡陽。右寶
慶二年王會龍榜。吳震龍。常寧。紹定二年黃朴榜。蔣應符。常寧尹夢嘉。常
寧李一渦。衡陽。右紹定五年徐元杰榜。賀惟周。耒陽。右端平二年吳叔吉
榜。陳秀舉。耒陽吳自性。衡陽周道興。耒陽邢侵翁。常寧。右淳祐四年留夢
炎榜。陳蘭孫。茶陵。淳祐十年方逢辰榜。 貢士有田。湖湘初未有之。紹熙
年中提刑趙不迂。始會江陵例。同提舉鄭公顯括在官閒田二百六十畝
有奇。命石鼓書院山長厄之。仍命推里居一人兼領其事。別為之藏。三歲
悉以助舉禮部者。自是時有增置。今總為田六百畝有奇。郡有貢士庄六
邑共之。外邑又有貢士田。寶祐戊午。衡陽始議創置。裒鄉曲金買到長樂
鄉二十五畝有奇。及人自獻田三十七畝有奇。每歲收租田錢三十二貫
足。令三歲所入以為本縣士子請解東上之助。新入 貢士有義約。自艮
齋先生謝諤始行之。江西衡距行都二千里。而送士子之費計備尤艱於

聚粮。紹熙年中邦人廖謙乃取清江之成約行之。進士徐經實其事。自是
累舉不廢。願與約者益衆。士之貢者尤利焉。茶陵安仁耒陽常寧各縣有
之。

仙釋

元一統志。董奉先。唐天寶中修九華丹法於衡陽棲禾陵後洞。杜甫憶昔
行云。史憶衡陽董煉師。南游早鼓瀟湘柁。輿地紀勝。何仙姑。歐陽公集古
錄載。慶曆中衡山女子何仙者絶粒輕身。人皆以為仙。 申泰芝。真人行
狀云。天師姓申。名泰芝。嘗煉丹於靈山之北。餘湖之項。丹成有神異。開元
中。明皇遣使召與語異之。遂於舊居置宜唐觀。後飛昇而去。元一統志。賣
薑翁。王象之紀勝引夷堅志云。衡州市常有老翁荷擔賣薑。三十餘年。顏
貌不改。嘗過道人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求有常德者授之。今奉傳此
術。翁未應。但就槽取薑一塊納口中。少項取出。則成黃金。笑曰。吾有此技
未嘗輒為。市人聚觀驚嘆。翁暫起不返。自是不復見。道人亦不知所往。見
王明清投轄錄云。老翁與道人皆不存其姓名。必神仙游戲人間者。輿地
紀勝。僧宗杲。中興遺史云。初僧宗杲編隸衡州。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僧
繪宗杲頂相請頌。僧宗曰。往福州見登庵主求頌。僧往祖登作頌曰。光明

聚菜後賜巾。一身兩度受皇恩。人言南岳河羅漢。我
道天台第六尊。至是復賜度牒。令宗杲依舊為僧。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十九庚

衡　衡州府

皇朝祀南嶽詔衡州府志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起布衣以安民為念
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
嶽五鎮四海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
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
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
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
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
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
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

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
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各各神號開列于后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
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
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致祭於戲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六月　日立

御製祝文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吉　尚寶館使臣胡鉉
齎中書省照差欽賚

祝文欽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皇帝制曰磅礴中國之南衆
穹窿秀出同
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衡山於收則誠於
禮則宜自唐始加
神之封號歷代相依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
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
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
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其來
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
命於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名依時祀
神惟
神鑒知尚
享

敕祀南嶽之記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群臣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衆渡江宅于金陵每從城池必祭其境內山川于
今十有五年周歲或忽遍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
託
天地
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默實相予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
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
悚以俟遂以是月十五日授祝幣而遣焉臣乂玄承
詔將事唯謹二月十七日祭于
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謹石鐫文用垂悠久惟
神長養萬類奠于炎方典禮既崇綱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
不疵癘民庶乂安是祀
聖天子之所望於

神明者而亦
神明作救
邦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日玄教院朝天宮提舉臣楊天玄謹記
鄠縣
御製炎帝陵祝文
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正月乙酉朔越二十二日丙午
皇帝 御名 謹遣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雷燧敢昭告于
炎帝神農氏之陵朕生後世為民於草野之間當有元失馭天下紛紛乃衆羣
雄大亂之秋集衆用武荷
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
君主上古繼
天立極作烝民主
神功聖德垂法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
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遠朕觀經典所載雖切慕於心奈稟性之愚時
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
神聖萬世所法特遣官奠祀脩陵

聖靈不昧尚其
鑒納尚享

文祠類

元奚莫伯顏監察御史進士 龍蟠虎踞莫峯壇萬壑同承石鼓山蒸水達
達湘水去槽聲逐襟腐聲還迴看星斗來陵上佇聽金絲綠淨間欲判新
詩贏勝境磨崖應愧雨苔斑　儒宮直上接蓬萊迴隔人間絕點埃石鼓
挽湘雲影亂窪尊酌酒月光來江澄綠淨雙流合嶽貫朱陵一竅開只有
丹心惟戀闕凌風長嘯望燕臺　蕭泰登零陵人儒學提舉 雲開衡嶽放
新晴旹客今為萬里行二水合江浮石鼓一聲回雁度山城朱陵不改千
年迹綠淨重登六載情多謝歲寒三二友慇懃握手笑相迎　李處巽西
訪副使蒸湘二水合流處中有孤山塊如鼓竅名炷擢得自唐偏含重興
來近古書生要占鼇頭住竭力中流扶砥柱經營三載始告成轉首瀟湘
變齋胥西谿家尊深幾許激灑苔痕注秋雨令人狂酌少狂致寄寞高情
誰與語東岩朝陽繞半吐金碧熱鬧迷岸樹朱陵後洞望祝融元氣不絕
如一縷詩書何地不可讀卜築來茲奚以故市塵遠離出喧囂椽爭不容
塵土汙為人為己在分明聖學千年期接武　袁王深父雖燕王弟子森

嚴冠且獲參乎不敏何足知復生之間吾語汝要將此時問答心須刻不
忘常在慮如此儒服少想德事父事君終且具梅前一記當三復覃岸孫
談非利徒方今海內四書院廉洞應天并嶽麓若論地秀多賢才石鼓山
明江水綠　傑玉立北庭人僉憲石鼓崇賢館朱陵洞房遠迴環二水
錯落翡翠芳衿佩來遊藝川原慨戰場遺祠重闢萬流演後來猿風墜松
花老秋餘桂子香飛亭環玉島巍歐水晶鄉霧歛東巖旭寒使曲捨霜丹
楓掌屢開青草湖虹梁綠不浮大經高岡集彩鳳高門翻錦浪虞陛覽朝
陽窮樂窺蟾迹攀龍散鸞漈題詩鏡石筆把釣為橙黃杯飲家尊古篆居
樹隆凉湘波澄碧鏡嶽黛出新妝米菊埋充茹切蘭欲佩衣肩雲招德約
灘瀨自宮商接節休清曠狂帆度渺茫驚為飛匣繞回雁援翔翔城郭淩
烟紫林巒帶晚蒼歸興橋市月漁唱起滄浪　遊石鼓書院　盧琛齋
積序來林皐睇彼衡之南息游過城闕宛在湘之滸蒸波日輸奐重淵益
雄深瀟瀟風雨中繹繹山水音坎坎異抱貫播播如琴瑟篤言極民瘼布
澤詠官箴發以公廉儲根耐年敎侵齋明款申居萬盟神雄欽嘉賓被夷
薰拜節來幽尋希曠白雉貢避迫朱陵陰軒戶滿士獲登樽合朋簪脩群
晶髮俊騁脉綠嶇欽勝致良可懷陰寄非所佳磊磊感前哲悠悠訊來今

杜少陵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
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嶽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
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若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短
墻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已獨在此多憂
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
本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
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鬼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剌遷延胝胼瘡遠
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汩沒隨漁
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
轉林篁片帆在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為墀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
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
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
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氣埃期必掃蚊蚋焉能
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
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
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柴荊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題衡

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花頭琴紫徽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
青衿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渦
庭野歛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風雩主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
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
闕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壁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
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戺耳聞讀書聲
殺伐災髣髴故國廷歸望爽頭戚愁思衛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禾詩卷
跋涉戰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兄百慎失墜　岣嶁山　岣嶁山尖神禹
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迹秘神莫
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
悲　宋真西山題南嶽　百年五嶽滿華戎屏蔽皇家獨祝融勝喜欲靈
今有伴岱宗今入版圖中　朱文公下祝融峯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
層雲欲蕩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蘇東坡遊南嶽　秋
高意氣在峯頭碧落雲開放又收萬頃滄波澄玉鑑一輪紅日衮金毬眼
觀西北幾千里勢壓東南數百州好景此時吟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
黃山谷　萬丈融峯插紫霄路當窮處架仙橋上觀碧落星辰近下視紅
塵世界遙螺簇山低青點點綠迤邐水白迢迢當門老檜枝難長絕頂寒
松葉不彫纔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盡雪方消振岩老衲針常把度夏禪
僧扇懶搖雷向池中興雨澤鳥於窗外奏簫韶遊人未必長居此暫借禪
房宿兩宵　洪德秀曉霞峯　曉山隔水替人羞掠削雲鬟強自愁雲錦
天機三百萬一時支與作纏頭　遊南嶽勝業寺　曾宿嶽雲深處寺重
來二十七年期龍顛虎倒禹王栢鳳翥鸞翔于摩碑霸府規模全盛日宮
嬪湯沐有餘貲白頭蠶杖人何許空對人間讀舊詩　巾子峯　曉霞家
頭猶草鞍西風掠鬢當金莖祝融夜赴瑤池宴醉墮天邊白接䍦　衡山
乾明觀斗室　道人棓斗作虛室此理當於象外觀白玉壇翻爭尋覓黃
金堆起是非端以南更有幾人在維北還知一槩看俗子較量何足算壺
中天地本來寬　黃庭觀書所見　斜倚東風解佩璫玉闌干外杜千香
黃庭卷罷尋棋局十二樓頭春晝長　淨福寺　記得年時覽野航桂菜
無數繞脩廊西風吹墮黃金質釀得一潭秋水香　趙葵祝融峯　祝融
萬仞拔地起欲見不見青霄裏山翁愛山不肯去爲山醉臥松根底家童
尋着不放篤沉吟恐怕山翁與夢回抖擻下山去一徑蘿月松風清　謙
来陽縣衡州府志元張雄飛舊志無詩今添入題杜子美墳　菴言清

切忠臣思鬱陶赤霄行孔翠碧海掣鯨鯢詩律嚴秦法詞源汲楚騷珠明
鳳凰髓玉潤鶺鴒膏犹司頭空白謀生計轉勞揚雄慙德薄賈誼累才高
抵觸逢牛角攙搶起蝟毛盡胥雲夢澤埋骨耒江皐奇數終無偶窮途竟
不遭秋風悲草樹落日哭猿猱　詩義無唐史持聲繼國風論文思李白
獻賦羨揚雄健筆扛神鼎危言訐聖聰秦城遺板蕩蜀道走途窮實下聞
猿淚虛勞畫虎功貴主才未展屈子道無通楚晚胡蘭佩衡山戀桂叢大
名垂皎日直氣吐長虹天地青蠅滿江湖白鳥同耒陽孤冢在錦里草堂
空露泣秋蕪綫霞燒晚樹紅悠悠千酒恨何處問漁翁　迢遞來南紀倉
皇問北征詩通高史固才剉屈原清天地心無愧風雲氣不平徘徊江上
月昨夜照文明　集賢學士寔堂賓峯使衡湘憶古人爛醉有亭尋野客
獨醒無酒奠累臣奇兵斬將詩成史直道遺謠德照濱昨夜耒陽江上望
梅花索笑自傷神　千秋天河洗甲兵氣吞雲夢擅才名蜀川遺恨永巖
武楚澤傷心弔屈平獻賦逢茱聲爍爍斬鯨違海志澄清我來欲定推敲
字貴鶺鶯飛野雉鳴　余德作　一寸心丹萬愛君數根髮白苦憂民吟
邊見得公真像莫問公墳真不真　王遂源　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
年不見珍自是古賢應發墳非關詩道可窮人鍼鏤物象三千首照耀乾
坤四百春寂寞有名身後事惟餘孤冢耒江濱與地紀勝郡邑地里鈍霧
雨江湖天闊足風濤唐詩紀事云郭受寄杜子美詩片帆在郴岸通郭前
衡陽華表雲烏埋名園花草香杜甫入衡陽詩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
泥兩度新杜甫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杜甫祝融五峯尊峯
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杜甫詩湖南清絕地杜甫詩中有古
刹史盛才冠岩廊扶顛持柱石獨坐飛秋霜杜甫入衡州詩史憶衡陽董
煉師南浮早鼓瀟湘柁杜甫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維昔經營初邦君
實王佐郡退之合江亭詩君謂太守幷也須更淨掃眾峯出仰見突兀
撐青空韓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韓愈宿衡嶽寺詩衡判
夜深啼嶽麓鷹知春近別衡陽杜荀鶴詩湘竹斑斑湘水春衡陽太守虎
符新唐姚鵠詩獨上雲梯三百級回眸失笑萬山低七李子詩深邃門墻
三楚外清虛池館五峯前石仙詩可猶衡山解識韓愈詩我家衡山公清
而長人知藏否不出只默識如蒼龜宋歐送王淡赴湖詩衡山公指蘇漢
也五千里路望皆見七十二峯中最高唐戴南容詩曾到祝融孫頂上步
隨明月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窗雨臥聽風雷在半山周湖詩始有諸葛翁
柯事寄幽蹤諸葛亮在臨蒸詩書有之故詩爲詩云臨蒸且莫嘆炎方爲

報秋來鴈幾行。柳子厚詩盡衡州書因以寄之注云臨蒸衡州縣名後改為衡陽於埤遷遷悵有違沿湘數日逗清輝人生隨分為憂喜迴鴈峯南是北歸。呂溫自江華之衡陽途中作句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封青嶺樹風靜聽溪流。徐九齡詩片石叢花畫不如此身三徑宜吾廬主八千騎東方達唯望衡陽鴈足書。權德輿寄李衡州迴鴈峯前鴈春迴盡却迴元微之哭呂衡州詩耒水波紋細湘江竹葉輕。同上七十峯前啟縣扉湘雲湘樹滿郊圻衡陽春暖鴈飛過兜率雨昏龍戰稀。潤州秀色八百里古今題盡難望高三楚近影轉七州寒北圻控壁畫南低見斗寬路盡祝融寺江傾兜率巖。宋湘詩兜率一峯旁林澗見寶幢爲行高避縣山骨下連江。湘潭曾觀工部集中載赤沙湖。陶衡過赤沙湖詩云杜子美嶽麓山道林二寺詩云飄蒲插入赤沙湖方輿勝覽中有古刺史。杜甫詩云盛才冠嶽麓扶顛持杜石獨生飛試賓郡邑地卑饒霧雨。唐郭受寄杜子美詩云江湖天闊足風濤湖南為客動經春。杜甫詩云云燕子衡江雨度新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愈詩湘竹班班水春云云可獨衡山解識韓。林子昭詩

四六　跡湮龍壤　分符鴈嶠　剛辰啓旆　星烱倉臺　湖石奧區地雄州望　蒸水建牙　衡陽名郡　賸言蒸水之邦　莫重荊衡之域

載惟翼軫之區　尚屈東方之騎　豈伊南服之州　乃析長沙之地符分漢室之魚　開藩有敝　書奇衡陽之鴈　賀厦歎精　詩述呂恭閭里賀使君之至　句成杜老巖廊　鞍刺史之臨　揮衡嶽之五峯王須彈壓分湖湘之千里有賴撫摩　開天柱紫蓋之雲民巖洞見　澄洞庭青草之水地險猶堅　皂盖朱旛豈鴈峯之久駐　黃扉青瑣即鳳闕之遄歸　肅擁州麾直可湖衡山之雲氣　須過書院又將詠沂水之春風韓昌黎之叙衡山必多忠信魁奇之士　朱文公之記石鼓欲聞性命道德之談

碑碣

新城縣宋朱晦庵石鼓書院記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賜勑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畤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樂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忘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其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也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講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

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　張南軒諸葛武侯祠堂記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基奉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貳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而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深

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至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徑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屯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刀公遵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栻為記栻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來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迷依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栻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胸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乾道五年二月左承務郎直秘閣新權發遣撫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栻記

元衡州路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制本于成周題名則著於唐而後世因之衡舊有進士題名歲久不存其郡志所載尚可考也宋祥符間鄭向而下至寶祐二百餘年衡陽由進士舉登第者六十有一皇元設科取士自延祐甲寅始迄至元乙亥前後八科湖廣省貢士通得二百有四人衡則有劉彭壽之父子偕之于前護都不花等繼之于後凡五人而較之前代雖有多寡之殊亦不可謂無人矣才難之歎不其然乎今之進士登者必題其名碑雍郡縣學校亦然蓋所以寵異彰顯之也至元丁丑冬湖南僉憲陝郡姚公子徵按部至衡道謁宣聖入學引試諸生勉勵切至凡有關于名教廢弛而未備者悉加振舉以進士闕於題名遂命教授趙君應說學正卜賽特具石刻昭示後來礪風節以作士氣真可謂知所本矣俾余記之竊惟學校人材乃風化之所係要教鏃礪此以待教養作新之不急日加月益將見文風大振長材碩德之士濟濟蹌蹌接踵並進而不絕此其推與重望後之有志于學者益加勉焉時至元三年丁丑仲冬望日通議大夫衡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楊偉記

石鼓書院復祭器記　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道固超於器而器亦所以寓夫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由以生禮根於人心之天發而為揖讓周旋之文品節制量不可以無器器之所存道之所存也　宣聖立於萬世之表自有以來之道統繫焉動容造次必由此禮而其下學上達工夫素所聞習者乃俎豆之事則夫大道君子器固在所用也欽惟　皇元尊崇夫子之道以淑後學尊立學官以司教養之職二丁朔望祭謁列其祀典犧牲醪醴必致其敬所至憲指郡侯躬涖其事其盛禮也石鼓書院燕居在焉學者藏脩講貫何莫非夫子之道至於起瞻忽之思動仁智之慕重在二祭而寓敬之器闕焉不完甚非稱夫昭德音而嚴祀事之禮大德初元廉使李公處巽脫因約公哈散公相繼分治來衡勉勵加厲且以脩造將就緒祭器因仍古制若之以銅遂專委總府治中郭侯居仁督工鑄造教領學官率諸生轄廩餘捐囊金以集事二載春仲器成上丁蒇祀侯職首獻致禮甚肅俎豆誠陳簠簋既設尊爵已具其容充然其儀秩然職事者儼然在列則敬心之油然而生天申氣象猶覩見而面承之禮者敬而已矣夫子之禮夫子之道也道不囿於器而道之用在器由器以達道則器亦不為無補也是冬十二月哈散公自邵永還望日偕書吏譚遇宗庭瑞王周仁帥府縣官屬殿謁舍菜畢環視器物古雅甚嘉郭侯之勤顧謂山長張祐紀其績且以諗于來祐謂公之致力於學校甚篤侯之善惠於學校甚至觀儒者之學夫子之道不徒學其用夫器又將以用夫世聖朝尊道崇儒養成人材本待求以濟夫用天下大器也如用之請執是道以傳尚敬之哉

衡陽縣學柳山蔣希耕教諭題名記　題名者紀其實也衡陽為衡之劇縣故宋開禧間唐侯垶建學士以患例三舉不第者始授邑主學歸附初仍宋故至元二十四年始改主學為教諭蓋舊其職而新其名也迨今七十餘年矣余主任詢之故考前宋校官皆逸無聞焉僅得至元中陳鐸以下凡二十四員其到任秩滿歲月歷歷可考是不可以不紀其實此題名之石不得不鑱也或曰此石之刻將示勸戒之意否乎余曰不然列其名者不汰其名也著其年月者見其人不失其實也其有由是而升為達官者俾知夫履歷權輿於此以榮之也若夫教養之興廢廉秉之盈縮或曠職而不居或備員而苟且雖三尺童子莫之或欺况聖人昭昭在上乎餘不服論後之司教者寧不知儆焉

衡山縣唐柳子厚南嶽雲峯寺記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汰其徒曰誇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持範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刊義類而人知其所不

為有求來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
碩老稽首受教瞽童跛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
師冬不襖衾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華嚴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
率其徒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消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沃吾門
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
來始來段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顧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
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雄大中以吾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
以直渙焉而不積周矣而皆循其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肩雖與秘必通
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都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
有八惟終始周勢丕冒遺烈厥使莘莘雄大教是膺雄憲言是徵溥博恢
於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彭城劉廷俊三皇廟
學重脩記 國家通祀三皇著載令典寔惟且重郡邑恪奉有嚴衡山自
元貞初彼從聖領教事始建廟學垂五十年既聾舜圮至順壬申教諭周
仕昇請之有司度材鳩工新作南門殿堂廊廡完舊以圖未訖功而代弗
克承後十有三載其嗣周仁壽職司官醫前教諭貴仕宏謂之曰廟學滋
廢不脩且揉舍承之將謀載新以滿去弗果且配位立像歲久毀作繼
志是癸子之責也勉任之於是仁壽捐金新石臺四率寧鄉醫教許天麒
奇隊訣白芸視融風后力牧之神多士翕從工力善集棟撓以癃垣毀以
崇朽鍥以容域鼓以磐視舊貫有加矣初三皇神位座欲折前衡郡醫官
劉廷喆峻以石臺今衡陽幕官欽察海速夫圖以木龕正配祀位適稱朔
望之載拜歎興春秋之我將我享禮儀咸備生徒肄習教有常規無負醫
之為有學也審矣而學之士友合辭諗諸廷俊曰禮待人而後行事合乎
禮誠不可捨蓋亦大諸聖祇以勸來者廷俊謂君子於事有所當為亦為
之不厭則崇祀報本有已分之所不容已者乎惟三聖人繼天立極開物
成務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匪惟醫家之類是崇報也彝倫攸敘與生俱
生涵泳鼓舞帝力何有於我而神化宜民之妙見於生民日用之常千萬
世無斁欽承之德尚何言哉然無庇祀事而屬之醫蓋曰欲安欲壽王者
順于人情博施濟眾聖人猶以為病俾斯民無札瘥天癘而益推廣夫好
生之德則深有望夫醫者之體是意而用是心也諸君自今藏脩有其書
游息有其所興拜陟降潛心力渝聖神孔昭對越在上其於國家祀設
教之美意式克祇順無怠尚勖之哉 宋皇帝本命集福殿碑 大觀二
年三月十一日荊湖南路部使者席貢奏曰潭州衡山縣南嶽山嶽祠之

東北有衡嶽真君二觀而皇帝本命殿在真君之東地既狹隘殿亦湮陋
非所以稱崇奉之意願詔所屬度地增廣用迎殊祥以集福嚴為額四月
十八日制可其請易觀為殿勝事牒為錢四百二萬詔臣岍領其事臣拜
手稽首言曰臣踈遠愚昧待罪遐方誤當付倚雖恭奉詔命然不識朝廷
制作規模之方欲用嘗見繪圖冒昧以上然後用日擇方卜向得地于兩
觀之中折除舍屋凡一百四十餘間以為殿址又闢削榛平冗坎取地以
正門址始二年之秋成三年之春凡二百日為殿一兩廡中外三門二左
右中亭三湖東西戶以通車從為往來之道鑿池引泉以備放生為聖壽
之祝自外至中門六百三十尺又自中門至殿門四百七十尺合為一百
一十丈深嚴壯麗煥耀山谷國門之外雖冠天下而有司不與其謀百姓
不勞其力歸然而天成地就四方往來之人瞻仰誠至炷香望拜以祝吾
君無疆之壽者不可數計於戲非至德動天安能使神人和格如是耶臣
謹按舊元辰殿始自乾興元年詔建時太歲壬戌今又八十有八年矣皇
上嗣登寶位以武功文德懷來遠邇禮樂法度典章文物無不備具萬世
永賴皇天眷命有開必先何其盛哉臣嘗讀易至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老子則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固知
有道者皆本清淨自然抱一無離沖虛至極推以為治道則無為而民自
化也黃帝之華胥唐堯之姑射皆深泳其理以臻康泰者也皇上以高真
應運聖智天縱其生並堵餘教為盛化務修其本昭事上帝而天下洞天
福地悉崇宮祠以有道者居之符水法籙為民祈福兵銷農富光澤太平
視黃帝唐堯之事何足道哉南嶽雄鎮炎方既新斯宇詔道士李景章主
之歲錫紫衣牒以為寵遲俾日與其對揚以答神貺者豈小臣區區所可
知耶臣岍學淺才疎獲尊斯事殿成懼歲久不知始末敢碑其事昭示萬
世拜手稽首以獻銘曰至哉大道惟天法焉道復何則曰體自然穆穆天
子是則是傚垂衣無為不顯斯教其教伊何玄默之言沖而用之不敢為
先乃聖乃神萬物斯覩莫不來王以正而取有兵既銷有年屢豐功成不
居其用莫窮奕奕新宮經始勿亟不日成之神祇來格既右饗之旅楹百
閒赫赫千祛鎮此南山維此南山天長地久何以象之天子萬壽於萬斯
年降福穰穰寄此刻文以詔萬方 元加封南嶽碑文 上天眷命皇帝
聖旨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瀆四海皆在封守之內民物阜康時
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答靈貺可加封南嶽為司天大化昭聖帝以
稱朕敬恭神明之意主者施行 元明善敕賜南嶽昭聖萬壽宮碑 五

嶽有祠舊矣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覽輿地提封既悉入職方謂五嶽五鎮四瀆四海能興雲雨濟人利物而福歸國家也每歲孟春躬祝香授重使先以金帛驛至祠下守土大夫恭致牲醪備三獻禮竣事還奏著爲恒典列聖遵之有加衡山視東西北中四嶽爲最遠而其神次實亞岱宗分直軫宿丙丁壽星所躔天子重之嶽神廟在赤帝峯下其制一擬天子之宮宋末爲盜所燬至元二十年詔行中書省考舊爲建越若干年大德成二十八年上若曰極四商以爲家中天地而居海外之國重數譯來庭風雨寒暑既時以平歲仍登牧民族國豐臻于大和亦惟神相弗崇嘉祿曷答神休乃加嶽瀆海神號而南嶽曰司天大化昭聖帝玄教太宗師今特進上卿太眞人知集賢院事張公留孫介遣臣養阿主廟以告今玄教嗣師樂文弘道玄德眞人吳公全節寔輔其師在行上卿曰南嶽之大祀有司奉詔不虔不一于新將弗稱聖天子恭敬之意而廟事實吾所領吾題禹申訪提點對景中辭以老憊不任事閩衢以玄德代景中元貞二年言于朝曰廟之大殿及鎮南門逅選如舊餘多未備且四嶽皆有別館以居道流以嚴祠事而南嶽獨無有甚者上錫香幣玉帛爲神無所於眞使者必齋以行事而無所於齋請賁上累錫白金及歲入錢麥築館廟之東偏併夫廟之未備者敕省臣亟如所請別下詔併御賜提點所印章是歲玄德介給事中買訥來蒞歲祀因相基繪圖以其役屬路判李道眞及所屬官吏各祗乃事越大德七年告成外爲都宮南爲櫺星之門門內有池池有橋橋北爲大門五間大門左右各橫廡三間大門內爲重屋曰集禧殿集禧北爲大重屋曰家陽殿兩殿皆五間殿之東曰東廡五間西曰西廡間如東數殿北爲堂二前曰光嶽後曰開雲合十間光嶽堂有翼室光嶽之東西廳二開雲之東西少南庖廚各一兼建廟之役既及嘉應日華月華三門又建櫺星門建亭大殿前曰拜亭建亭鎮南門外曰首參亭宮殿皆如前所圖矣玄德請錫宮名敕曰昭聖萬壽之宮命上卿玄德世繼以領八年玄德驛至宮中設金籙醮慶成既還奏曰身從嚴蹕道領宮廟恐致怠者獲戾靈明有年上旨賴以弟子道士李奕芳代臣奕芳脩潔恭和可以事神長人制授奕芳明遠沖妙弘道法師提點南嶽昭聖萬壽宮嗣寧觀仍以道眞副之皇慶元年玄德奏奕芳道眞陳大同道行益著於宮廟有守翊勞制奕芳領宮廟事陞道眞提點大同提舉云衡之人士咸願勒石紀始使宿儒吳奔載其事爲書走玄德玄德屬筆於明善欽惟世祖弘神聖之資陋漢唐而下居洸洸皇武戡定大業無文不彰

無典不舉肚一不及明王而又小心寅畏咸秩百神歸福元元重夫嶽祠委諸有道之士而上卿玄德克奉聖心益廣所致用協休靈其隆禧鴻烈垂于三朝惟德萬年式克同乎今日敢陳善頌用美成功盛德其辭曰惟我大君冠天穠地風霆散虛日月暝昕春秋生殺陰陽啟閉四海池環五嶽鋒峙捍其淫邪逐其毒沴沖氣大和育茲萬類帝曰眇予天子之元釐予天者秩天理禹附乎地者祭猶地焉維嶽峻極羣山之宗予百祀主其秩視公衡莫南服荊揚是崇上拂朱鳥滿霍奚同龐乎厚緼滂乎遠施開闔變化莫窺其際水維雨母風維火孩土化則露石化則雷蘇爾焦枯澍爾充災鼓其潛蟄振其萌萸維昔明王五月至止考制觀風因以告祀天啓皇圖幅員四極未遑時巡明祀恭則椒桂苾芬拄觸醴醇神其顧享福我人民帝曰貫神孰潔尸之玄德眞人汝領其祠玄德欽承相于衡神既以寧錫嘏純明別館斯營庥我脩清玄德有師師曰上卿上卿上閣肇錫嘉名如嶽高大如地剛方於昭聖皇萬壽無疆川流山峙伊神之形雲行雨施伊神之靈赫赫寔寔敢怠于神萬古不磨貞石有銘　楊宗瑞衡山縣進士題名記　仁宗皇帝勵精求治深惟治道無過用賢之道無過鄉舉里選上考　祖宗屢議興舉未及竟行之意誕告天下見之施行爲一代之令典於是薄海內外經明行脩之士與鄉薦者咸以賓興貢于京師會試以拔其尤廷對以第高下而官之焉五嶽在宇內衡爲最遠在趙宋時趙忠簡以春秋登第爲宋名臣其子忠清繼登右揆自時厥後無復以科第顯者南北既一天運更新與計偕者恒不乏人其光嶽之英華發於文而得之賦稟歟抑自唐以來若李若胥勵志讀書遺風未泯歟抑亦胡氏昆季朱張師友講明洙泗濂洛之學於此地定生人之大紀發經籍之微緒有以致之歟不然文質彬彬萃出皆自衡山而他亦無聞焉湖廣所隸郡邑數百八科之中魁鄉薦者三盛哉至元丁丑春部使者陝郡姚紱子徵來止邑庭詢訪咨嗟將勒堅珉以示激勸命邑長注哥進義以其事來屬宗瑞書之宗瑞向也職教茲山泰與延祐乙卯進士弟且嘗承之史官用是不敢固辭大書姓名以垂不朽俾後之學者期踵前修孜孜不怠篤學力行登名大府耀茲以往當不一書是謂不言之教勉勵之具也率先於此將天下是勵豈惟一邑而已哉

元一統志　禹碑　世傳在衡山縣雲密峯徐靈期曰禹治水碑皆科斗文字昔樵者曾見之自後無有遇者劉賢詩云壇寺麻姑石溪忘夏禹碑物神人所貴世事速誰知王象之紀勝自云在雙門見帳幹楊齊賢云嘉定

初蜀士因縣夫引至其處以紙筆自隨打其碑凡七十二字往往皆不可曉而以摹本刻之觀中後蜀士既去明詠恐為好事所求遂併其碑本而仆之又劉禹錫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聖功奠遠服神仙排休禎二說不同今兩存之　柳子厚般若碑　在衡山縣彌陀峯彌陀寺內宋劉贊遊後洞詩云寺久荒寂無足往念有子厚彌陀碑獨趨一里許巖腹剥粉敗亦達門栖亭亭故碑亡舊主僧以老屋蹤且執常嗟古人不可見尚喜書誌存於斯世言書字出心畫體制頗彼人所為子厚少年頗蹤偽字合飄逸往不羈胡為氣質反端厚至今觀者多有疑或云彼以竄逐久志氣軟熟非前時或云高才尚薄世故獨立法無所師吾嗟世俗日無理好惡不正論苦畏聽決萬事豈獨此書何媸人不知碑陰三百四十字蹤瘦勁蒙何精奇九十二人姓名具陳績實歷元年題云此子厚二碑者元和五年刊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都其事者楊與倪塵蒙辟礙世未見自我訪尋初嘗之

安仁縣宋重建儒學記　立學以設教自慶曆間徧于天下然郡為之易邑為之難蓋守之治千里也師儒有專職廉有攸司冠屨雲從簡編日習故施教也易成若令一邑則米條之責獨任于身始為宰盧必為之經

營始以欲廬必躬為之出內皆以義理必親為之講說青衿易於執違而難為斟合故為令者必器能識通精粗兼備而有文以行之者也安仁在衡為邑風俗簡朴人士質實然寡通儒居時有強梗以病吾教者嘉定己巳歲邑為冦所殘未再朞而王君至干戈甫息學校久廢君乃喟然曰義理不講綱常遂墜此亂之所由作也勸學明倫尊君親上此教人之所當先也是烏可一日緩哉顧視舊學介於道宮神祠之間假及廊廡共為出入狹隘不足改為邑治之東有舊倉址山色環秀高明寬廣遂徙葺焉外設欞星中陳戟戶殿宇中峙講堂後建翼以兩廡渠渠沈沈莫獻有所繇葺有位惟齋舍未全而君以薦者及格法當通籍上印而去士甚惜之若乃嗣而成之則有待於後之君子焉已成者可恣而未備者增壯俾士子得優游飽食涵泳斯道以孝弟忠信為本以禮義廉恥為維平居有安分循禮之風臨難奮徇義守死之節則學校之設不為虛器矣君以圖來謁記因直述其本末而使歸刻之不惟紀其績之難易抑示邑士使知所嚮耳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十一月丁卯朔日南至朝散大夫權發遣荊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樂章記

耒陽縣三國　太中大夫九真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胡字義先桂陽耒陽人揉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出自顓頊益為舜虞賜姓嬴氏至于庶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以承洪源之清添粟奕世之高素復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歲亡父獨與弟居衣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儔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播渥恩以育物垂仁惠以布化涖政未朞徵拜立中都尉尚書郎靖恭匪懈名冠衆僚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蕩濁萬里肅齊功成辭遷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敍于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駕干戈未戢帝思俾乂詢咨羣司僉以君仕部交州威惠素著遷九真太守君秉明德所立垂勳宣延遐紀光贊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於鳳凰元年四月一日乙未寢疾而薨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以顯行績其詞曰　於鑠府君　稟性玄通　積行閨閫　九族睦雍　羽儀上京　德與雲騰　入踏丹墀　夙夜靖恭　出撫黎民　風移俗興　名參豹產　勳齊往聖　當永黃耇　翼佐帝庸　昊天不弔　哲人其終　濟濟緝熙　靡瞻靡衆　勒銘玄石　永光無窮　宋重脩杜工部祠堂記　唐三百年詩人輩出而李杜為之冠然不幸當天寶之季顧不早鳴國家

之盛而遭逢世亂使窮餓其身流離困苦生不安席死無定所何若斯之甚舊序謂先生死葬耒陽或謂不然實死於岳陽二說互相抵牾譬世傳太白溺死葬采石據李陽冰序謂病卒於當塗枕上授簡或謂鎮側青山亦有冢是數說亦相反學者至今疑焉始余官郴以淳熙庚戌領常平使檄之長沙十月二日道耒陽始得謁先生祠下孫墳在祠後余酹而拜焉祠堂有漢二谷碑湮漫摩挲不忍去時有韻語欲書辭未果既十八年矣今耒陽邑大夫嚴陵黃君蒞耒政未幾重建祠宇而一新之比舊加壯以書來求記衆謂余當詳討之以解後世之惑余謂之曰先生英靈忠義之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焰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而或者刻舟求劍欲取證於朽骨則過矣邑有墓墓有祠耒陽所同而重也奚恤焉且古人之跡最易以偽陶母之墓在處有之而澹臺子羽之墓亦不止一處彼賢而可立教者雖沒人尚貪而愛之以重其地豈獨少陵祠耶余讀杜詩自避賊至鳳翔自秦州入同谷盡室徒步草行野宿當是時不死於浹鉞不死於虎狼幸矣豈知有死所哉今孫墳曉然過者起敬前得舜今葬之山水佳絕處後得諸賢為立祠宇今人得黃君再葺而新之非少陵幸耶非令君之賢知所先後以政事餘力亦孰能及此耶故因祠宇之新竊記之

以為如此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承議郎致仕清江徐得之記　張齊
賢書杜工部祠堂　余嘗閱工部死葬於耒陽縣縣乃衡之屬邑也圖經
云工部墓在縣北郭內二里後晉開運中縣令黃庭翰畫與祠宇會郴令
楊濆赴任遂經是邑乃述版記云唐天寶十五載祿山叛幽薊構兵內向
犇輦西幸百官奔散懷忠赴難者崎嶇奔駕乘危負釁者稽顙賊庭及肅
宗受禪尊玄宗為太上皇復神州清蹕下嚴武仗節西蜀威振二川首官
羅于奔命者依輔之相臣房琯翰林李白工部杜甫與焉工部字子美當
開元天寶中名動天下奸詞奇句合于雅頌播在國風洎肅宗中興循倖
郜命工部因忤蜀帥而適湘楚時耒陽尹聶公棹舟迎甫以白酒牛炙饋
無闕焉以酒洗宴而終噫三賢出蜀俱有高名房相為中興名臣陶甄品
彙翰林放曠采石屹立豐碑工部寓葬耒陽顯存遺跡故詩人卷軸中未
有不留題以追思蓋高翰林格調工部風雅猶仲尼之日月也圖經云黃
令再興祠宇而悲為墓并蕪沒前邑令杜公惟一好事者也又復新之而
邑里之民止好淫祀而不能敬其于工部之祠會張負外又超與杜交及
題詩刊于勝且敘工部之文行誌于墓祠以勸民奉祀云　蔡倫廟碑
嘗聞神之載祀典者所當修崇郡之有名勝者所宜表異城南李氏祖業

有池一泓業主推官李叔源承德請晉蔡倫於池邊造紙漢時封侯不知
何代於池畔立祠置像在內因名蔡倫池後為洪水漂蕩其像移於他廟
故址尚存于閒而考之傳誌自古書契並以竹簡縑帛書之縑貴而簡重
不便於用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剏意以樹膚麻頭弊布魚網之屬造
紙以代竹簡縑帛於世使益封龍亭侯至今千有餘年竊思侯之能功垂
萬世遂捐斗升之俸并糾郡之好義者協力命工度其故地為祠一座仍
復設像于中祠傍置屋募民居之以奉祠事於故山二都地名北沖口剏
置田壹拾畝并廣濟倉係了親栽桑樹一百四十根俱付其祠以充給贍
祠成勒石其下以記重興之本末并助資之士列于左方後至元四年歲
次戊寅九月吉日奉訓大夫耒陽州知州兼勸農事洛陽陳宗義立輿地
記勝碑記圖經無碑記門而碑記散見諸處年月無考神禹碑韓文岣嶁
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
拏虎螭事嚴迹秘鬼莫窺唐文學儒林碑有大唐文學儒林碑銘德觀碑
上有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趙頤真元次山茅閣記在子城西永泰二年
記元次山寒泉銘在平陽江口東巖記在合江亭東正觀五年刺史宇文
氏記西路記在合江亭宇文氏有記衡陽志宋判仲孚漢桂陽周府君碑

上載東漢耒陽人谷朗為九真太守朗既為耒陽人則碑疑在耒陽縣又
有周府君碑吳九真谷府君碑集古錄云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以鳳
凰元年立在耒陽臨海谷侯碑集古錄云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無名
字年月不知其何時所立也在耒陽

雜記

衡州府圖經志梁本紀天監六年分湘廣二州置衡州蕭昌傳云天監九
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為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
將軍衡州刺史又侯安都傳安都始興人梁元帝欲迎其母清遠國太夫
人還都母故求傳鄉里仍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為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
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晞為刺史陳大建十四年紀云
分衡州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本衡州為西衡州大氐古今衡州之名凡五
處蕭梁嘗以南海郡之含洭縣為衡州陳大建所謂西衡州者即今英州
含光縣是也梁又分始興安遠為東衡州即今韶州是也貴州在北齊時
澧陽郡在後周時皆嘗置衡州今之衡州乃吳時湘東郡今之衡山乃吳
時衡陽郡凡江左諸王封衡陽者皆非今之衡陽而封湘東王如梁元帝
蕭繹為是此地爲自吳入晉以及江左至隋平陳始省湘東衡陽二郡置

衡州今之州治是也州之社壇在城南其地至今號湘東田又蒸湯縣故
址在今城西南五十里郛郭猶存然梁陳所置衡州兼督數郡故陸納以
長沙叛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道貴走零陵淥口按水經即漉水
入湘處漉水今醴陵水零陵今永州也是其地蓋界於湘領間可知梁陳
二史所紀年月不同其分湘廣置衡州或云天監六年或云天監九年其
分東西衡州或云天嘉元年或云大建十四年或云梁元帝時與今郡地
不相涉故不詳考　舊唐書地里志云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置南都已割
岳潭衡郴連道邵涪八州增置萬人軍舊史呂諲傳止載七州無岳州新
史方鎮表云上元二年荊南節度使增領涪衡潭岳郴邵永道連九州新
史呂諲傳云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七州隸其道無永衡二
州按荊南方鎮表廣德二年以衡潭永邵道隸湖南觀察使疑當從新史
表為正　唐志初分十道五曰山南道江陵隸焉八曰江南道衡州隸焉
其後山南江南各分東西道江陵隸山南西道衡州隸江南西道舊史志
至德二年江陵尹衛伯玉以湖南闊遠請於衡州置防禦使改屬江南西
道則是至德以前嘗屬荊州矣按新史表至德二載置衡州防禦使領衡
潭八州上元二年荊南節度增領衡潭九州廣德二年置湖南都團練守

提觀察使治衡州皆不言所屬舊史志又云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
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荊南節度使上元元
年置江陵尹又衛伯玉傳肅宗即位自安西歸長安初為神策軍兵馬使
上元二年擊破史朝義于陝廣德元年來興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江
陵尹據此則江陵置尹在上元初伯玉除尹在廣德初不應云至德二年
也伯玉所請必是廣德二年置湖南團練守捉觀察將事蓋衡州舊屬江
南西道上元元年始隸荊南屬山南西道故伯玉以湖南閒遠請改屬江
西舊史志誤以廣德為至德守捉觀察為防禦耳兼至德當言二載不當
言二年也　臨蒸見蜀志諸葛亮傳注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二年也晉
志湘東郡統縣始有臨蒸宋齊以後皆同舊唐書地理志衡陽縣注云漢
烝陽縣屬長沙國吳分烝陽立臨烝縣吳末分長沙東界立湘東郡據蜀
志則蜀時已有臨烝之名唐志云吳分烝陽立臨烝疑誤唐志又云吳立
湘東郡不言所治以酈道元水經注考之蓋湘東郡初治酃後徙治臨烝
也　新平新寧晉志湘東郡有此二縣宋志云晉孝武太元二十年省新
平南齊及隋志皆止有新寧舊唐志云吳分耒陽立新寧縣大中祥符舊
經云本耒陽縣地　吳於今縣東南一百里置新平縣宋元徽中移縣於
宜江仍改為新寧縣據晉志已有新平新寧兩縣宋志又云省新平然不
言省入某縣祥符舊經乃云吳置新平宋移於宜江改為新寧非是當是
吳嘗立兩縣晉因之其後省新平併入新寧爾　新城縣隋志云平陳省
入衡山郡衡山縣新唐志云武德七年省入衡陽大中祥符舊經亦云唐
武德七年廢當考　隋地理志衡山郡平陳置衡州統縣有衡山注云舊
置湘東郡平陳郡廢併省臨烝新城重安三縣入焉又長沙郡統縣亦有
衡山注云舊置衡陽郡平陳廢併衡山湘鄉湘東三縣入焉據隋志則衡
山郡之衡山縣乃今之衡陽縣也長沙郡之衡山縣按宋志吳時初立曰
衡陽晉惠帝始更名衡山乃今之衡山縣也今之衡陽隋志曰衡山不言
改為衡陽舊唐志乃云隋罷湘東郡為衡州改臨蒸為衡陽武德四年復
為臨蒸開元二十年復為衡陽而新志云衡陽本臨蒸武德四年置開元
二十年更名較二志舊史頗詳然謂隋改臨蒸為衡陽與隋志不合當是
隋改臨蒸止曰衡山至唐初復曰臨蒸開元乃曰衡陽耳又隋志長沙郡
衡山縣注云併湘東云云三縣入焉湘東舊非縣名按通典衡山本漢湘
南縣疑誤以南為東也

拾遺

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
長沙桂楊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斬側貳注仲云長沙今吳沙衡陽郡
衛颯建武中遷桂陽太守耒陽縣產鐵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治
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
許荊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
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陳狀乞
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鄉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析分因此皆
還供養者千有餘人　建安二十年孫權拜呂岱為昭信中郎將督孫茂
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
岱岱攻降三郡權留岱鎮長沙右見吕岱本傳　漢蔡倫傳云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
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莫不從用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
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蜀志
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
先賢傳云亮時住臨烝吳呂蒙字子明孫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
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令詣零陵守郝普責降之顧憲
之吳郡人覬之孫仕齊為衡陽內史出公祿葬疫死者雖累經宰郡資無
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　新添世說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
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注云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
晉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守衡陽在衡陽數年遇亘亮之難繪之見殺殷
撫其尸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已數年為物不得動
遂及於難夫復何言見在說　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
萎及亘玄僭盜至敗凡八旬　梁張纘字伯緒仕梁為湘州刺史至州務
公平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傜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
化　隋經籍志云晉衡陽內史曹壞集三卷晉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
錄一卷唐崔佼字德長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
部災荒不恤也佼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
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　劉晏遺元載書曰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
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
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
潭衡桂楊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粮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
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三軍之眾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

桑郡人見泛舟之役。　天寶中董奉先修九華丹法久於衡陽棲宋陵後洞杜甫憶昔行云更憶衡陽董煉師南遊早鼓瀟湘柁呂謹拜衡州長史初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蓄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年逐金與相忤希昂率兵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兵屬之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還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謹伏甲殺之內外震服　魯中和中周岳為吉州刺史錢俅以岳逆賊將討之岳夢入一城中白馬踐腹上有人呼曰史君目者曰公將有行州在湖南不失為專城自西方也也今馬公霸湖外在盧陵西當役作牧守廟郎歸湖南馬殷甚喜奏授衡州刺史九國志　乾德四年八月壬子衡州言火焚公廨倉庫及民廬舍僅千間。　乾德五年冬命鑄湖南管內四十縣牌印　雍熙四年五月十九日　南嶽願災　詔中使董丁丑修之　元豐四年郡被大災始修千氣逮延以北市肆倉廩居民咸毀之皆盡。以上避石本　慶曆四年三月詔湖南轉運司衡道等州賊多被殺傷又妨害產業虜掠人口者其免去年秋稅及今年夏稅夫役科一年　四月上諭輔臣曰前發兵捕衡道永州傜賊如聞誤殺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給絹五疋　慶曆六年冬上閤門使恩州刺史高崇正坐知邢州不應招討司命責授衡州司馬。　元符二年四月察訪董必體究朝散郎湖南提刑梁義不覺察昌化軍使張中修倫江驛以別駕蘇軾居之降朝奉郎是月司諫陳次升言必發衡州出糶常平米就潭州興獄致死三人罷新除工部員外郎　太平興國三年十月衡州言茶陵縣民谷承鉞於靖王寺前得塊土色丹剖之獲古玉印來獻　元符二年四月衡州生芝草一根計一十六葉內一十五葉紫色一葉黃金色　紹聖三年正月詔潭衡永郡知州并監司屬官並吏部注擬實錄中書備對衡郴永道齊官東院差知州人　景祐三年章得象上所定王公國邑封國在小國之數仁宗初詔定公田諸路多誤以戶絕官田給官吏王罕為湖南提刑論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舉覺既而廣南坐收戶絕田以贓廢者七十餘人知審刑院張揆見湖南官吏首狀亡日遇罕曰公德及人多矣　歐陽修言湖南蠻賊漸熾楊畋銳於討擊不肯招降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永道桂四面皆可出殺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軍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則兵寡易敗今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所誘黃鄧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討擊遂豐使殺戮殺平人遂致莫徭驚皇以此言之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初邵錦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使驚逃尋捕捉致死今

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討其必未肯降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鄧和尚大則補一班行次不過殿侍若遷延後時致彼倡熾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又言楊畋近殺得七八十人首級挂賊之鋒銳恐上下之心急於干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靜亦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時機不可失其賞典宜小遂為庶合事體　余靖言湖南以羣盜殺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此乃驅民為盜耳賊既焚其畫畬劫掠其資又禁其耕種欲不為盜不可得也又言湖南初以錢結購蠻首軍人利厚賞逢人即殺至有頭插標識以免官軍之害由是標識者皆殺之無標識者官軍殺之楊畋但欲靜盡賊徒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賊勢已窮欲降久矣畋宜使與差遣　淳化二年少府少監雷有終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德讓于也咸平六年四月詔民祠嶽者自今無得造輿蓋黃纓繖舊鞍帕及糾聚社眾執兵甲者論如法　元祐中韓贊為御史荊湖災以贊持節安撫湖湘自馬氏時許丁輸米雖身死田盡不得免又賊竹索船木及貢茶之直數十萬民以為病贊悉條奏罷之　元祐五年正月戶部言江湖鹽未有住外州縣般鹽管押法乞衡州茶陵安仁縣住潭州衡山縣般運並依鹽令郡官押賣交割出賣從之　乾興元年十一月司判吏部南曹丁度言諸州軍戶口頗多各置錄事參軍詔流內銓與南曹同定奪以聞其到自來不置錄事參軍萬戶以上州灌資洋道永郴道衡潮循十州乞依所請添置替見任司戶司法內兼錄事參軍一員滿日詔可　熙寧三年十二月詔全道郴潭衡邵永州桂陽監有溪洞蠻徭處縣主簿尉及逐州監銀銅鉛錫坑冶官令轉運司依川廣路法就差。　元祐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賈青坐違法督責州縣廣認鹽數令鋪戶均買請添監衡州在城鹽酒稅。　漢桂陽周府君碑陰故曲紅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　耒陽　字漢歲歐陽脩集古錄跋謝仙火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仙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仙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仙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得道藏云實有謝仙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中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近見衡州奏云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自衡來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媼也。　至道二年知州事錢熙給石鼓書院基止與學究李士貞帖見文集　通鑑長編宣和五年夏倪濤以鼓唱撰造監潭州茶陵縣造諧

場茶陵緊之津州當考 元祐六年五月丙寅給事中朱光庭言衡州上王五等劫盜案有情理可矜憫之言乞令刑部大理寺今後斷案若情理可憫奏上不得却入疑似之言從之 韋倫唐天寶末貶衡州司戶初倫為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時内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倫清儉率身以化之竟遣毀貶 李迪乾興元年二月貶衡州團練副使不僉書本州公事初 真宗不豫欲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異議曰即上躬疾已事難處也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止於資善堂聽事它皆聽 旨謂寖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曰迪起布衣十年至宰相但知事主安能徇權臣耶容率因面疏謂姦狀願與俱罷既而與謂歸班尋知鄆州謂識上殿隨中使口詔入中書復為宰相真宗崩迪乃貶是年十二月為秘書監知軒州 劉摯熙寧四年謫監衡州鹽倉初摯除監察御史裏行未及對即言亳州官吏所犯止於不依限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又論助役十害會中丞楊繪亦論新法章下司農司農劾公與繪除陂中懷向背有旨分析摯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臣之職也有司駁奏遽令分析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

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貶衡州 劉敞元豐六年責增監衡州鹽倉初敞為京東轉運使徙知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言本路元豐三年秋季至今上半年終酒稅課比元豐二年前官任内祖額增百七十九萬餘緡其前官任内二年酒稅比祖額虧二十一萬緡居厚摧天章閣待制敞坐廢弛奪兩官落校理謫衡州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嘗知衡山縣沔上書言時事以切直責監衡州酒稅呂陶字元鈞眉州人 哲宗即位除殿中侍御史論罷蔡確韓縝章子厚坐元祐黨籍謫衡州居住並事累 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 哲宗朝為右正言嘗論蔡確章子厚等姦惡定策功責英梅安置後移衡州 淳熙七年謚忠定見言行錄 胡銓字邦衡吉州人 紹興七年除樞密院編修官上書力排羣議責新州又移吉陽軍流海外二十年 紹興三十一年量移衡州言行錄 曹行宇希禹衡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周行逢時尚門蔭以家寒素不從調居衡為教授自給張文表據潭州為觀察判官文表敗道去歸為民留事撰野史三十卷詣闕進之 太宗授將作監丞 兄陶岳荊湖近事 王政山東人少從韓世忠以勇稱任衡道郴桂四州都巡檢使 乾道元年郴寇李金

犯道州破寧遠縣攻刀戰破賊既而賊來復至政以失援敗被執罵賊以死喪還部使者鄒丙首即其居哭之甚哀聞者感動封司以事聞 詔贈廣州觀察使官其屬五人賜廟曰襃忠 黃端卿字狀嗜若之子知茶陵縣淳祐間郴寇竊發侵及邑境端卿開門迎敵竟死于賊 朝廷嘉之特贈三官澤及子孫仍為立廟奉 勑賜額忠顯 新唐書紀光化二年五月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蔣勛楊師遠唐昊死之 按新書鄧處訥傳光啓敗溪入周岳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文抉鎮南節度頊衣額竊率兵納之岳誘戰殞大敗岳以輕兵入潭州自擁欽化軍節度邵州刺史鄧處訥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會劉建峯馬殷兵至處訥遣邵州豪將蔣勛擒師遠說勛曰劉公勇知絕人不如下之富貴可得勛謂然既執處訥許勛賞未及行勛怒乘邵州建峯死殷代為節度擒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度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郴人陳彥謙自稱都統零陵人唐行旻乘巢亂盜永州殷遣將李瓊攻殺行旻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斬彥謙又劉建峯傳建峯死將史推殷為留後殷厚結朱全忠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又按通鑑光化二年春以潭州刺史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

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夏五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殷請取衡永道郴連五州仍薦李瓊為將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云云以新書列傳及通鑑考之則馬殷雖本蔡賊餘黨然已授朝命為節度留後師遠輩亦一時乘亂竊據殷以強取弱則有之師遠不得為死寓然以新書紀凡例考之乾符六年書郴州賊周岳陷衡州逐其刺史徐顥光啓二年書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景福三年書邵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之處訥自稱留後乾寧元年書劉建峯馬殷陷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死之如此例甚多是時朝綱不振羣盜蝟起小者據一州大者連數郡朝廷既無以制因以命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歐陽公以賊書司岳始言陷後言死之是以入者為主紀史之法當有知之者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十九庚

僧　洪武正韻思登切沙門也○許慎說文浮屠道人也从人曾聲穌曾切○顧野王玉篇悉層切師僧也○陸法言廣韻梵音云僧伽○熊忠韻會舉要思登切商次清音陰○持夫韻府羣玉史略云四人以上名僧一人亦名僧○書覺要覽○趙謙聲音文字通學浮屠人也○吾無其人故無其字但當歸曾而用之或用生亦通俗收此又朋僧髮亂貌作聲非○韻會定正心揯切釋氏徒宇切心揯心新鮮僧

篆 僧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　古文 僧 徐鉉　韻海 僧 篆韻　隸 僧 魏大饗碑洪遵漢隸分韻　真 僧 智永書　僧 顏真卿書　僧 柳公權　行 僧 王羲之書　草 僧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事物紀原後漢明帝遣蔡愔等往天竺訪僧法於彼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此國中有僧之始也○僧史略曰漢明聽陽成侯劉峻等出家此又中國之人為僧之始也○注新唐書傳奕上疏曰浮圖法漢明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已上不許中國削髮事胡石符亂華乃弛厥禁此疑中國為僧之始續後漢書西戎天竺國傳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至魏世中國人始祝髮為僧云朱子語續錄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千文傳道釋志西域之有浮屠尚矣然自炎漢以前邈乎無聞至武帝有事四夷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及通西域有傳身毒諸國皆奉浮屠教中國未之信也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寤而訪之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帝詔聽有罪亡命者贖英奉縑紈詣國相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沙門之與漢使詣洛陽者曰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而至館于鴻臚寺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卒於寺寺之名始於此浮圖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為淨覺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總謂之僧亦皆西方言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信道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優婆或為伊蒲亦聲相近所謂佛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云魏明帝時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戒律行於洛中隣寺或郭佛圖畫迹依天竺舊狀建為塔自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謂佛圖云元康中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後有常山衛道安優是正之石趙時有佛圖澄姚秦有鳩摩羅什梁齊梁魏隋之間若曇曜惠始法顯寶誌之徒不可勝數其言語行義足以驚世駭俗故自王公大人下及黎庶莫不尊信之甚者梁武舍身佛寺以魏宣武宗翦摄法魏世宗營石窟三百自景明至正光役工八十萬二千三百有奇此其法之盛行也唐自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户強丁剃髮避役至代宗時魚朝恩作章敬寺度僧尼千人豐百高坐講仁王經以禳寇内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百官迎謁三藏和尚不空至卿監爵國公一時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侍上多談佛事自是而後臣民承化率皆奉佛僧徒愈衆矣其間雖屢經發毀不旋踵而復爲宋興太祖初平蜀詔西面轉運沈義倫就成都寫金銀字金剛經以進有僧崇蘊入便殿講經下詔禁止灌頂道場水陸齋會不得夜集士女就寺開設壇法以限度僧諸州僧帳及百人者許度一人○太平興國中始建譯經院翻傳梵文御製聖教叙刻石傳法院○真宗兼尚道釋著崇釋氏論注釋四十二章遺教經鏤板傳于世每歲誕聖節令所在州府按試道釋經業男子年十五女子年十三以上誦道經四十紙若誦佛經男子百紙女子七十紙讀佛經男子五百紙女子三百紙皆聽披度詔京城民瀆酒肉者並居寺觀百步之外見在内者從之其沽市與僧道者論罪應寺觀每夕鼓未發閽非天明啓鑰不得妄托親舊恣有遊從所司不舉覺者坐之天禧五年天下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仁宗時參知政事王隨言景德傳燈録三十卷願須撰序詔為十五卷著之從叙之詔傳法院編録入藏從之大觀中詔改佛為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德女童行為德童此東都事佛之大畧也然學浮屠者其源遠而流益分於是有譯經戒律禪宗天台教之別云譯經者自東漢永平中天竺僧持梵經至洛陽譯成四十二章傳于世至魏吳南北朝三秦二涼迄唐凡十九代俱有翻譯石晉天福中滄洲僧道圓詣西域至乾德三年始還以貝多葉梵

經四十二夾及佛舍利一水精器獻太祖道圓在途十二年住天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帝召問所歷山川道里一一能言上嘉之賜紫衣器幣持僧行勤等百五十餘人來詣西域訪經人給錢三萬遣之開寶中有中印度摩伽陀國僧法天姓刹帝利偏通三藏與其兄達哩摩簗乂多西印度僧尼羅蜀印度僧泆歔計哩帝四人同造中國唯法天與其兄得達餘皆死於道路法天至鄜州偶河中梵學僧法進始出聖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讚共詳經義法進執筆迴綴知鄜州王龜從潤色經成送法進詣闕召見賜以紫方袍遣遊江浙嶺表巴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天有梵僧天息災施護持經至上並賜紫方袍法天聞之亦如京師上召見天息災等建譯經院七年六月成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傳法大師令各譯一經以進梵學僧常謹請詔法進皆受筆綴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郎張洎潤文說等請依古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壇開四門梵僧四各主其一持祕密呪七晝夜以殄魔障從之第一譯主正座宣傳梵本其左第二證梵義梵僧與譯主評量義趣第三證梵文梵僧聽譯主讀梵本以證舛誤其右第四梵學僧觀梵夾審聽譯主宣讀爲爲隸字第五梵學僧以筆受第六梵學僧刪綴成文第七證義僧參詳句義第八字學僧刊定華字潤文官設位于南潤色之七月天息災獻聖佛母經法天獻吉祥持世經施護獻如來莊嚴經翌日詔集梵學僧百人詳定左街道録神曜等迭興諍難天息災等即持梵本先譯梵義證以華文衆乃服詔付藏刻板流行永載上幸譯經院召天息災等賜坐慰勞給卧具襯幣繒綵什器等悉度其衆因盡出禁中所藏梵夾令視藏經所未載者譯之賜院額曰傳法後天息災等奉所譯經見上且言歷朝所譯經論必藉梵僧翻傳而方域遐阻或梵僧不至則譯學廢絶望令兩街選童子就院習梵學詔從其請得惟淨等五十人雍熙二年加三梵僧並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詔西天僧有達梵譯可預翻演者悉館于院譯僧月給酥酪錢有差四年賜天息災名法賢加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試鴻臚卿位兩街首坐之上淳化五年詔寫所譯經二本一入大藏一藏傳法院主道三年並加朝奉大夫咸平五年加施護試光祿卿眞宗景德二年幸傳法院大中祥符三年中天竺僧覺稱獻讚聖頌上令惟淨譯以聞俄請還本國詔賜金襴袈裟及紫錢茶藥初法賢年十二依本國密林寺達磐明學從兄施護亦出家法賢語之曰古聖賢師皆譯梵從華而作佛事通傳教法即與施護及北天竺僧淨護天竺僧作信吉祥天東天竺僧作法吉祥

天廣賢等由天竺詣中國至于闐其王迎禮館于歡喜園寺淨護及作法吉祥天因止焉法賢等四人遂行至沙州其州主燉煌王禮接尤至憩踰歲寺作信吉祥天與廣賢先辭住五臺惟法賢施護留止久之王因留不遣因棄錫杖缾盂惟持梵文以至京請遊衡山五臺峨眉給以兵卒傳舍續食咸平三年卒賜諡慧辯法天兄達哩摩簗乂亦少習瑜伽祕密五部教與法護等嘗預翻譯以太平興國八年西還咸平四年法天卒諡玄覺施護年十五捨家依帝釋宮寺僧吉賢學五天眞草及師于于闐三佛齊闍婆文字天禧二年卒諡明悟法護與法賢同國人係中天竺摩伽陀國堅固鎧宮寺解八轉音年二十五至京師賜紫方袍景德三年詔參證梵文賜號傳梵大師大中祥符二年詔同譯經八年與惟淨同加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後並授譯經三藏尊加鴻臚卿惟淨者吳王李煜從弟之子以童子選習梵學性穎悟口受梵章即曉其義又徧識西域字歲餘度爲僧雍熙三年寫梵經以獻令充梵學端拱二年因進經得對賜紫服命充筆受淳化三年賜光梵師名嘗與法護同譯經法進者學梵書達梵義傳究教典綴文婉約令翻譯儀範自其著定也筆受僧又有令遵致宗證珠文皆曉天竺寺音達其音趣又能書梵字綴文有實顯希書啓冲簡長皆達內外學證義有慧超歸省道一冲果善於講演潤文則從臣楊礪宋昂梁周翰趙安仁晁迥楊億後以宰相兼譯經使丁謂王欽若呂夷簡章得象皆嘗爲之戒律者自魏嘉平中始有戒律至唐僧道宣撰戒壇祇戒心圖潁川朱士行始受戒者所撰戒壇經行于世太平興國寺有石壇寺僧正紹所建每歲童行得度爲沙彌者遇誕聖節詣壇受戒壇上設十坐擇律僧號十闍梨說三百六十戒沙彌三人爲一引大中祥符三年賜名奉先甘露戒壇諸州亦皆置壇度人受戒詔祠部給牒江寧府有僧德明精律學爲臨壇大德十五年江東多得其戒者律藏舊有百餘卷德明刪爲十三卷爲人講說眞宗召至闕下屢對便殿賜詩獎之任以僧錄司辭請還詔賜江寧崇聖寺戒壇召承天甘露天禧中知越州高紳言僧尼得戒還家受父母拜有紊尊卑之敍望禁止從之禪宗者心法也梵語禪那華云思惟亦云靜慮自梁普通中菩提達磨由西域至爲中華初祖以衣盂相傳至第六祖慧能而止慧能與神秀同參五祖洪忍後慧能住韶州曹溪號南宗神秀住江陵當陽山號北宗而司宗詩家以分浸貴迭相承嗣句偈問答以機緣契勘者爲頌拜名標宗之大指以人有眞性爲聖凡所蔽而不能悟了達本源明佛心宗即成正覺謂之頓門最上乘悉入潛

於習見不立文字教外別行後學續其法習其語言為之圖傳先是禪僧與律衆棲處唐元和中洪州百丈僧懷海始創規範別立禪居凡具道服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處方丈室不立佛殿惟樹法堂所衆學衆無高下悉以次居堂中朝夕長老上堂與其徒問答謂之參請云天台教者本西天僧龍樹造中觀論梁僧慧聞達其旨以授南嶽僧思慧思慧授天台山僧智顗門人灌頂編輯之其法始盛流于海東唐末江右缺其書吳越錢氏詩有僧義寂住天台羅漢道場嘗其教學徒甚衆錢氏為於日本國購獲觀數全部有三觀十章五畧十境十乘之說總謂之止觀其傳證有漸大抵與經論合而實別行云詳見釋子夢梁録歷代高僧自宋武帝朝為始僧慧靜慧甚慧集法匯淨度瑜本翼本傳銓道琳是杢明徹法開惠明晏超真官字聖速號南天竺岳師道欽徑山國一澄悟禪師國脩道林號鳥窠禪師會通號招賢禪師齊安號悟空禪師道標號為西嶺和尚慧琳字抱玉交遊前後刺史學士如杜陟裴常■陵則楊憑盧元輔白居易辛幼崔鄯路異俱造室講論心要靈照名龍華禪師號真覺大師行脩生有異相耳垂兩肩稱長耳相禪師賜號崇慧大師延壽號抱一子幼在俗誦經感諸羊跪聽後捨業為僧聚徒講道傳播高麗遣使盡弟子禮奉金

線織袈裟衣紫水晶數珠金澡罐為獻唐開寶入滅號智覺大師崇寧歲之進謚宗照禪師逢號普覺大師遇安號普智禪師慶祥九曲禪師行明開化禪師太宗朝賜紫衣師號錦綉萬花谷梵語云僧伽唐言衆僧史畧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 律師法師禪師 有人問惠海禪師云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師曰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受命之遺風象戒儀行軌範三書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首為致道次法師者據獅子座瀉懸河辯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斯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諸方責語 事文類聚桑門六帖開士月上男曰僂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大覽一覽論禪學之始 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齊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梁會通間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達云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達磨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指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朱子語録朱子語録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又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程氏遺書先生曰嘗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想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見晚參持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言念於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恩愛嘗觀僧徒之集前曰海會雲堂有說乎予應之曰叢林盡取諸海畢集乃類乎雲然則一闕之市何謂允于不曰衆如尼合去如尼解翻譯名義大論云秦言衆多比丘一處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樹叢林是名為林淨名疏云律名四人已上皆名衆律鈔曰見云和合衆和合有二義一理和謂同證擇滅故二事和別有六義戒和同修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無諍意和同悅仟師云欲令衆和要由六法一以慈心起身業二以慈心起口業三以慈心起意業四若得食持藏鉢中飯供養上座一人下座一人五持戒清淨六漏盡智慧肇曰非真心

無以具六法非六法無以和羣衆如衆不和非敬順之道也又僧名良福田者報息經云衆僧者出三界之福田謂比丘具有戒體為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種福如沃壤之田能生嘉苗故號良福田大論云是僧四種一有羞僧持戒不破身口清淨能別好醜未得道二無羞僧破戒身口不淨無惡不作三啞羊僧雖不破戒根鈍無慧不別好醜不知輕重不知有罪無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諍不能斷決默然無言如白羊人殺不能作聲四實僧若學無學住四果中行四向道是名實僧唐太宗嘗問玄奘三藏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植法為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為最 又云沙門或云桑門或名沙迦懣囊皆訛正言室摩那拏或舍羅摩拏此言功勞言修道有多勞也什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秦言義訓勤行勤行取涅槃阿含經云捨離恩愛出家修道攝御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無所傷害遇樂不欣逢苦不感能忍如地故號沙門後漢書郊祀志云沙門漢言息心削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或云具名沙門那此云之道以為良福田故能斷衆生饑之以脩八正道故能斷一切邪道故迦葉品云沙門那者即八正道沙門果者從道

畢竟永斷一切貪嗔癡等。世言沙門名之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斷一切之
斷一切道。以是義故名八正道為沙門那。從是道中獲得果，故名沙門果。
或以沙門翻勤息。番俗記云，謂勤行衆善，止息諸惡。息界內惡者，藏通沙
門；次第息界內外惡者，別教沙門；一心徧息內外諸惡者，圓融沙門。瑜伽
論云，有四沙門：一勝道沙門，即佛等；二說道沙門，謂說正法者；三活道沙
門，謂脩諸善品者；四汙道沙門，謂諸邪行者。　又云，苾芻古師云含五義：
一體性柔輭，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麁獷故；三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
度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為衆所聞；四能療疼
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智論
云，出家多脩智慧，智慧是解脫因緣；俗人多脩福德，福德是樂因緣。僧祇
云，恭養舍利造塔寺，非我等事，彼國王居士樂福之人自當供養。比丘事
者，所謂結集三藏，勿令佛法速滅。　又云和尚。　又云闍棃。　度僧原由
太子入山，父王思念，乃命家族三人，謂阿鞞跋提、拘利男氏；二人，謂陳
如、迦葉，尋訪隨侍動靜。二人著五欲，太子初食麻麥，遂爾退席。三人著苦
行，太子後受乳糜，亦復遠去。洎成佛果，念誰堪度，初思二仙，空言已死，復
念五人當往先度，故至婆羅柰一夏調根，初為陳如說四諦得道，次為阿

鞞跋提說布施生天福樂，同時證果；三為迦葉拘利，亦如前說，皆得聖道。
是為三翻度五比丘，既先入道，故首列之。一阿若憍陳如，此云已知；二頞
鞞，此云馬勝；三跋提，此云小賢；四十力迦葉，亦名
婆數；五拘利太子，即摩訶男。　又宗翻譯主篇云

僧講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僧講自宋
士行，魏代講道經始也。詳講僧

僧律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靈帝建寧三年，安世高首出義決律一
卷，次有比丘諸禁律。魏世天竺三藏曇摩迦羅到許洛，慨魏境
僧無律範，遂於嘉平中興曇諦譯四分羯磨僧
祇戒心圖，此蓋中國戒律之始也。詳律宗僧

僧官

事物紀原：廣明洪集曰，後魏太祖皇始中，以沙門法果為統，管
攝僧徒；文帝以師賢為僧統。系立語錄曰，後秦姚萇立道䂮首
客為僧正，秩同侍郎，法欽、慧斌掌僧錄，給事同吏，人此僧立正錄之始也。
又元魏以沙門僧顯為京師統，隋天下分置十統，學上統或曰六統，事罷
統立兩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宋會要：景德二年，御便殿引對諸寺院主
首詢行業優長者，次補左右街僧官。先是道官上令功德使選定遞補，所

置或非其人，多致謗讟，故常親閱試焉。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詔諸州僧
道依資轉至僧道正者，每年承天節前具所管僧道及寺觀分析為僧道
正。已來年月、歲數、名行、有無過犯、闕生以聞。三年閏二月，命知制誥李
維、直史館路振、直集賢院祁暐宿於中書，出經論題，考試左右街僧官，而
序遷焉。八年七月，詔今後諸州軍監僧道正有闕，委知州通判於見管僧
道內從上選擇，若是上名人不任勾當，即以次揀選有名行經業及無過
犯，為衆所推，堪任勾當者，申轉運司體量詣實，令本州軍差補勾當訖奏。
候及五周年，依先降指揮施行。　天聖八年正月，以僧道官闕，詔開封府
選試僧具名以聞。五月，開封府言，勘會左右街僧正、僧錄管幹教門公事，
其副僧錄、講經論首座、鑒義並不管幹教門公事。詔今後左右街副僧錄
並同管幹教門公事。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開封府言，左街道錄陳
惟幾等狀，竊覩僧官每年遇聖節許令進功德疏，自僧錄至鑒義十人，各
蒙賜特敕祠部度一名，係帳行者。緣道釋二教遵聖辰，祇應脩崇，事體相
類，唯道門人數最少，乞依僧官體例，從之。　元豐三年十月九日，詳定官
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者，今除散階乞罷外，其帶卿少官
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譯經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改賜譯

經三藏法師，其師號及請俸之類並依舊。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
卿者四字，並冠譯經三藏，餘依舊。　崇寧元年五月四日，詔僧道官免試
超越職名，補額外守闕鑒義之類，自今雖奉特旨衝改舊條等指揮，令省
子細契勘，具有礙是何條法，聞奏，更不施行。　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詔前右街額外守闕鑒義寶月大師法訓，係考試較補僧官，昨緣與慈孝
寺監會常住地主，勒令還俗，乞於宣和元年八月內，復寶月大師，依舊為
僧，自差充主管招慈顯烈皇太后梓宮前道場，並無遺闕，可特與依舊充
右街額外守闕鑒義。　五年正月十五日，詔左鑒義德信，特補右街副僧
錄，主管教門公事，令承替思彥住持圓覺院，依舊崇奉太上本命香火。
三十年七月六日，中書詔皇后功德院住持天竺時思薦福寺慈授法燈
大師子琳，特與補右街鑒義。　乾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詔凡以兩賜祈
禱觀音必獲感應，上天竺住持僧若訥，特補右街僧錄。十月六日，詔天竺
特思薦福寺係奉皇太上皇后功德寺，住僧右街鑒義子琳，特補右街僧
錄；監寺僧利宗，特補右街鑒義。歐陽公集：內降補僧官　先朝僧官有闕，
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
令僧職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以下兩街

選一人來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乂奏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怨望若不杜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聽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又奏一旨出文字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之金國志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實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

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元史世祖紀二年正月以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　國朝諸司職掌在京置僧錄司左右善世二員正二品左右闡教二員從六品左右講經二員正八品左右覺義二員從八品各府置僧綱司都綱各一員從九品副都綱各一員各州僧正司僧正一員各縣僧會司僧會一員

僧隸

事物紀原唐會要曰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勑天下僧尼隸祠部此祠部轄僧之始也唐志亦云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興教使同客禮割屬鴻臚自爾以來因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係移就宗司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東春令便宜其道僧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檢校不須隸宗正寺唐書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宣僧尼不隸祠部合係屬主客為僕合令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國朝已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國中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　會昌五年秋七月中書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五月乙巳赦僧尼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注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隸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脩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冠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注改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宋會要咸平五年十月詔天下有竊買祠部牒冒為僧者限一月隸軍籍陳首釋其罪違者論如律少壯者隸軍籍

僧封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元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果加忠信侯安城公唐封不空肅國公僧之得封自後魏太祖始也　又云元魏法果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此其始也唐亦贈不空司空元朝長編紀事本末宋宣和元年御筆封大覺金仙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賢菩薩封安樂妙靜大士泗州大聖封巨濟大士雙林傳大士封應化大士初祖達磨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善明大士四祖封靈慧大士五祖封靜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永嘉逕覺封全德大士逕大合改佛稱金仙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加稱脩善銅象不納並許改塑僧已降詔為德士所有寺院撥放試經進疏度牒並改作披戴為德士　淳熙十一年正月四日詔汀州廣福院靈感威濟大師加封靈應威濟普惠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州請也五月十七日詔漢州什邡縣慧日禪寺波崙和尚真慧大師加封真慧妙應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州請也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覺賜諡額妙光封宏智禪師從住持僧法為請也　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詔泉州德化縣真濟大師加封慧慈真濟大師以祈禱有應從本路轉運司請也

僧諡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後魏太祖時法果卒諡趙胡靈公此僧賜諡之始也 宋朝會要曰咸平三月八日梵僧法賢卒諡慧辨四年法天卒諡元覺其後施護卒亦諡明悟也紀纂淵海大曆十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諡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通鑑唐代宗 紹興六年四月十八日成都府言本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亡僧充勤道行顯著人所推仰乞賜諡號塔名詔諡真覺禪師塔名寂照 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知臨安府俞俟言本府靈鷲山興聖院故寂常海慧大師淨禪係藩邸看誦本命經僧戒行高絜欲依靈芝崇福寺住持僧元照律師例給賜諡號塔名詔諡脩證了義法師塔名元覺

僧號 事物紀原後秦鳩摩羅什始號法師其後中國名僧亦稱之晉朝講經草堂寺有廟臣大德沙門千餘人此始有大德之呼後趙石虎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晉初鳩摩羅什來東渡龜茲王請為國師姚興迎羅什待以國師之初也梁勅慧約云元膺闍黎之尊爲當智者之號此師號之起也唐中宗神龍二年號萬迴曰法雲公姚秦又號羅什為大師則大師之名蓋起於此唐僖宗廣明中賜僧知玄號悟達國師僧徹淨光大師可孚法智大師德宣演暢大師自此始為朝廷寵遇之命見事始云唐會要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住為僧詔宜賜號大覺宋會要仁宗嘉祐七年十二月杭州靈隱沙門契嵩上傳法正宗記詔入藏教仍賜號明教大師 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六日詔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奬或願師將號換紫衣亦聽 宣和元年二月四日詔天下見住持長老可委逐州軍守臣取索姓名並賜師號如有師號者添兩字 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詔解州防禦使鄭明之特與剃度為僧充僧職與師號管幹教門公事法名善因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建路轉運司言建州崇安縣管下新豐鄉吳屯里瑞巖禪院有開山扣冰和尚俗姓翁名藻凡遇水旱祈求輒應乞賜塔額師號詔以慧應塔爲額六年加法威大師從轉運司請也 紹興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以昭慈獻烈皇太后攢宮脩奉香火泰寧寺更與度僧一名本寺知事僧並賜紫衣內住持人仍賜二字師號 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言臣駐軍江州請到禪僧慧海住持江州靈山東林禪寺本僧禪學精通戒行孤潔欲望特與一佛心禪師師號從之 隆興元年八月二十

八日詔臨安府徑山能仁禪院大慧禪師宗杲賜號普覺禪師塔以寶光為額先是上嘗賜宗杲御書妙喜庵以及御製贊誦宗杲死其徒了賢等請以宗杲所居為妙喜庵奉御書於閣上臣乞賜師號塔額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十三日詔平江府吳江縣洞庭包山顯慶禪院慈受普照大師懷深追號慈受禪師賜塔以普明為額以其徒法發等言師住持名山三十餘載行業顯著道俗推重故有是命 乾道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徑山住持僧蘊聞對選德殿上問佛法蘊聞以所學對上曰三教一也但門戶不同又一歲再召宣問合旨賜錢三千緡號慧日禪師 淳熙二年五月二十日詔前住潭州大溈山密印禪寺傳祖沙門守慧塔號可特賜妙明為額 八月九日詔邛州南津勝因院楊樂和尚特封妙德大師 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加妙德慧悟大師皆以祈禾有感從太守胥表請故也 淳熙五年二月四日詔崇報功德院住持僧崇粹賜號圓悟禪師以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趙伯圭言見住持光臣秀王崇報功德院僧崇粹道行清高衲子歸鄉住本院已一十年山門整肅香火精度院去先王墳塋不遠乞特賜一禪號從之 淳熙十三年五月八日詔雅州名山縣蒙頂山智炬院甘露大師特賜普惠大師以所禱感應從本州請也 十七日詔建寧府崇安縣瑞巖禪院慧應塔妙應法威慈濟大師賜妙應法威慈濟普照大師以兩賜祈禱感應從本寺請也 十四年十二月詔懷安軍雲頂山惠應塔妙慧大師加封妙慧慈應大師以雨暘祈禱感應從本軍請也 紹熙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住持景德靈隱禪寺僧蘊衷特與賜佛慧禪師 九月二十七日詔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僧寶印賜號慈辯大師塔名智光 宋朝事實僧師號 法秀法真法明惠滿惠海真悟真懿真戒妙空文惠普明慈懿慈濟真教明音宣秘惠照禪鑒淨因淨惠淨嚴淨悟普證圓證證悟慈覺惠覺密印崇辯通照

僧衣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黎又秣陵諸僧衣色做西竺後周忌聞黑衣之讖悉屏黑色著黃色衣謂以僧衣褐起於宇文周制注按北齊忌黑文宣然弟渙以七近漆爲黑後果敗於宇文黑獺然則非後周也又事始云云宗實錄曰大曆三年僧惠崇內賜紫袈裟記以為僧紫衣之始按贊寧僧史略曰則天朝僧法朗譯大雲經陳符命言法朗等皆賜紫袈裟則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之下恐唐會要安得開元二十年波斯王遣僧及烈至唐勅賜紫袈裟還國之事也蓋僧賜紫不起於代宗明矣宋會要乾德三年十二月滄州僧道圓詣

西域還表獻貝多葉梵經四十二夾道圓晉天福中往在塗十二年住天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山川道里賜紫衣器幣館于京寺 開寶七年知鄜州王龜從表上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河中府梵學僧法進所譯聖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讚詔法天等赴闕召見慰勞賜紫衣雍熙二年詔應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演者悉館于傳法院自是梵僧至者悉召見賜以紫服束帛華僧自西域還者亦如之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開寶寺僧繼從等自西天還獻所得梵夾經等詔賜繼從等紫衣自是每獻者多詔賜方袍山堂考索太宗崇尚釋教譯西域僧法天又息天災施護等取所獻梵夾翻譯焉息天災名賜宗袍師號皆至朝散大夫光祿鴻臚卿以卒 五年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烏填國僧施護至京召賜紫衣 天禧二年正月詔應聖節後求諸州奏到僧道兵又五周年者其西川廣南特與師號餘候次年無過犯結罪保明以聞諸州道正僧正亦須衆所推許而任之言寺綱首亦有詔補者舊皆五周年第賜紫衣師號後詔加為七年曲消舊聞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宋會要乾道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知饒州王秬言奉詔賑濟飢民僧紹禧行者智脩袁粥供贍計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袁粥供贍計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詔紹禧法傳各賜紫衣行者智脩法聚各賜度牒披剃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知真定府呂嘉問奏天下建崇寧禪院遇天寧節度僧賜紫衣所以崇佛乘祝聖壽功德甚大切謂諸路極有真跡福地藍伽並未有撥度恩澤承續灑掃者欲乞汝州香山慈壽禪寺襄州福聖院並改賜天寧觀音禪院名額每遇天寧節撥放紫衣恩澤各一名從之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赦僧尼道士女冠年八十以上並與紫衣已有紫衣者與師號[illegible]慶壽赦同

僧籍

事物紀原唐會要舊制僧尼簿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留州縣又開元十七年八月十日勅僧尼宜依十六年舊籍則僧尼供帳始于此耳僧史略曰唐文宗太和四年正月祠部請天下僧尼具名申省以憑入籍入籍造帳自太和始也二文不同以會要為正宋朝用顯德事三年一造帳定著于令唐會要天寶八載十一月十八日禮部尚書崔翹奏僧尼籍開元二十九年造天寶元年已來度人總未入籍

望具様令諸州縣勘造仍委採訪使勾當限勅到兩月日畢其籍請準司封奏道士女冠籍每十年一造仍永為恒式勅旨依奏錦綉萬花谷唐初天下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舊唐書職官志凡天下寺有定數每寺立三綱以行業高者充諸州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三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凡僧簿籍三年一造凡別勅設齋應行道並官給料凡國忌日兩京大寺各二以散齋僧尼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壬戌祠部奏括天下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周世宗紀顯德二年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令兩京及諸州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泉州府志九朝通畧至道元年太宗覽泉州僧籍歲未度者僅四千餘語近臣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人食者黎民安得不困東南風俗惰游固非樂為清淨但憚耕種避徭役耳宋朝事實國初西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人削平諸國其數彌廣天禧三年普度僧道凡二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人天禧末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浙江福建常居天下半山堂考索宋朝兩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餘人歲度千人自後削平諸國其後僧籍彌廣江浙福建尤多宋會要景祐元年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慶曆二年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八人熙寧元年僧二十二萬七百六十一人山堂考索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者方許係籍 熙寧八年在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諸州軍僧一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九人 十年僧二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中興聖政寄聖於紹興二十年中書問賀允中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上曰一夫當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三山志舊記繫帳僧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人童行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八人今繫帳僧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千九百一十五人閩縣僧一千八百八人童行四百八十八人侯官縣僧一千七百五十人童行五百七人懷安縣僧八百七十一人福清縣僧一千四百人長溪縣僧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古田縣僧一千一百一十二人童行八百七十八人連江縣僧五百八十八人長樂縣僧四百九十四人童行一十二人永福縣僧五百三十二人童行二百七十八人閩清縣僧五百六十六人童行一百六十七人羅源縣僧四百九十二人童行一百四十八人寧德縣僧七百六十四人童行三百二十一人舊記謂僧之與民參半以今籍較之直民田五之一今民田若地八萬二千餘頃寺民五

十七萬九千。黄中小老不討。浮屠民田若地。三千餘頃。養僧徒一萬四千餘人。是民七人共百畝而僧以二人食之。民産錢八千緍有奇。僧寺一千五百不啻當民八之一。以故州常賦外。一切取給于僧寺。有以也夫。

僧稱和尚 事物紀原。後趙石勒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翻譯名義云。和尚外國語。漢言知有罪知無罪也。此言親教師。由能教離出世業故。

僧稱比丘 翻譯名義。大論比云乞。丘云士。上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資色身。又涅槃經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又莊嚴經云。破無名狀。故名比丘。

僧稱上人 錦綉萬花谷。有過能自改。名上人。内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今能改齋漫録。唐詩多以僧為上人。曰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麤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事文類聚。行阿耨菩提心。是名上人。今摩訶般若經。

僧稱開士 海録碎事。衡岳有開士。榜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

僧稱沙門 事文類聚。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為也。素宮漢記。潁川語小。唐州郡學校亦有僧與焉。那子學作道州文宣王廟碑。稱易師沙門凝誓是也。錦綉萬花谷。梵云沙迦懣曩。又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僧稱苾蒭 事文類聚。僧曰苾蒭。苾蒭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而條。事勝經

僧稱闍黎 錦綉萬花谷。梵語云阿闍黎耶。唐云軌範。今稱闍黎。蓋梵音訛畧也。又云阿遮黎夜。隋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

僧名緇流 鄭氏諱綺稱僧人謂之緇流。

僧稱沙彌 錦綉萬花谷。落髮後稱沙彌也。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權之要覽

僧稱頭陀 錦綉萬花谷。梵語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坌真心。此人能振擇除去。故今訛稱頭陀。又抖擻貪慾嗔癡三界內外。不欲不捨。名杜多。

僧徒稱釋 事文類聚。晉道安投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習鑿齒。自稱釋彌天。釋道安。石林詩話。佛學從師姓。始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以釋命氏。蓋為定制。釋道安亦其姓也。石林老人避暑録。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稱者。皆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亦尊禮。許其不名云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僧袒尚右 宋莊李裕雞肋編。天自東而西為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為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遲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遲。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跽。若遶華嚴經淨行品云。右遶於塔。當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矣。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遶而逆行。手長者於合論中亦辯此失。但衆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度僧 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五年九月。上幸天宮寺。度僧二千人。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三年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唐會要。長慶元年三月。勑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萬善寺。宜各置壇場一所。以四月一日起首。至畢日停。所置壇場。不得度新人。唯受本戒者。許受具戒。仍委兩街功德使與所司勘責。各令受戒人數。拔名聞奏。長慶元年四月一日。徐泗觀察王智興奏請於當道置浮圖戒壇。度僧尼。元和以來。累有詔旨禁絶。比舉諸道莫敢有請。獨智興首啓其事。因緣牟歛。甚於主貌。自淮已南。富豪之徒。奔走尤甚。智興之家。資累鉅萬。蓋因於此。浙西

觀察使李德裕狀論云徐州觀察使近於泗州開元寺置戒壇從去年便遣僧人於兩浙福建以來所在帖牒召僧尼受戒江淮緣自元和二年後更不度人百姓聞知遠近臻湊當管僧尼又皆私蓄資產與編甿無異自有戒壇以來一戶有三丁五丁者必發遣一人出家意在規避丁傜影占資產自正月以來百姓落髮者無數蘇山度僧三日點得一百餘人過江勘問唯十四人是舊出家沙彌及客僧餘悉是蘇常州百姓亦無本州公憑其特並勒卻歸本管還俗訪聞泗州所置戒壇只在聚斂財貨殊非降誕資福之意其僧尼到者每人納錢二千文當日給牒放回原不受戒若不鈐制直至降誕方停計兩浙及福建各失卻五六千丁壯此事非小繫於朝廷法度況江淮賦役至重實要稍為限約狀到中書門下即奏停寶曆元年二月勅兩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能闇記經一百五十紙尼能闇記一百紙即與度。　大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勅重脩置靈感寺及嵩山會善寺并置戒壇其所度僧尼委諸道州府每年擬合填闕人數委長老僧依本數於戒定慧三學中選擇有道性通法理者給與公憑令各逐便赴兩處戒壇受戒兩都各選戒律大德十人兼持法

事其不堪者罷之堪度者度訖給戒牒勒歸本州傳持教法外州者關報祠部收管兩京委功德使主持戒壇不見本州公憑不得與度本州不見戒壇公牒不得私容除條習三學外其餘雜藝他術一切禁斷其別勅度人亦須官壇受戒通鑑綱目唐武宗會昌六年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咸通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宋朝大事記開寶六年四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者每歲許度一人熙寧以前有度僧而無鬻僧熙寧以後有鬻僧而無度僧度僧則無所利而為之鬻僧則有所利而為之也國初度僧為有限而後日鬻僧無所限徒以助一時費用之急而啓游民之害肆異端之禍惜哉宋會要至道元年六月詔江南兩浙福建僧尼今後以見在僧數每三百人放一人仍依原數比試念讀經紙合格者方得以聞不如此式而輙奏者知州通判職官並除名干繫人吏三綱主首本犯人決配僧尼死及還俗者祠部畫時追毀訖繳送祠部應衷私剃度及買得偽濫文書為僧者所在官司點檢許人陳告犯者剃面決配牢城尼即決還俗先是僧已請經止以三百紙為限而無念誦者是歲太宗閱泉州僧籍已度數萬餘藉未度者猶四千餘姑定

此制明年又詔淮南川陝路並依此制錦繡萬花谷建隆初詔佛寺已度不得再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二百人歲度一人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萬數天子驚駭曰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哉立此制太平興國七年九月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眷言求度之人頗限有司之制俾申素範式表殊恩應先係帳沙彌長髮未剃度者並特與剃度祠部即給牒今後不得為例不得將不係帳人夾帶充數犯者當行決配。　咸平三年二月福州言兩浙僞命日僧二千九十四人准詔試經合格者給公憑為僧不者還俗欲望更不比試止蒙會見在數給公憑仍舊為僧從之　景德三年八月諸王府侍講孫奭轉對請減脩寺度僧真宗曰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譽假使僧道業時有不檢安可即廢也四年七月詔西京永昌禪院今後逐年許剃度行者五人仍勸會的實係帳日月編排並逐年依上名下次剃度舊越使度到行者并舊管僧人共五千人為額更不在此限若今後額內有闕逐年遇承天節即時剃度行者充填不得過五人兼依例逐年具帳通計人數以聞不得將本院差出及遊禮諸處僧人使為闕額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天下寺觀曾賜得太宗御書處自今除承天節比試額

定數外於見在童行外從上名特度一人　三年五月詔懷安軍雲頂山大中祥符寺每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三人　五年六月詔開寶寺靈感塔福聖禪院主紹寵知塔沙門守願除逐年依例撥放七人外每年承天節紹寵特與度行者五人守願特與度行者一人　九月詔泗洲僧正文秘每年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一人　天禧元年五月詔應今年閏四月終以前在京住房僧及五年以上者各與弟子一人係帳侯至來年承天節依例試驗經業從不得為例　八月十五日詔昇州蔣山太平興國寺歲度行者二人給米百石宣考宋天禧二年八月詔普度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萬二千九百餘人天聖二年十二月尚書右丞集賢學士馮亮言天下僧徒數十萬多遊惰兇頑隱跡為僧結為盜賊污辱教門欲望今後除額定數剃度外非時更不放度及常年眾試之際先委僧司看驗保識如行止不明身有雕刺及犯刑憲者並不得試經仍於逐年試帳前榜此條貫從之續通鑑長編天聖二年辛未以真宗太祥京城寺觀嘗所巡幸州縣度人為僧道有差　三年乙未開封府言長寧節請如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百人宣考東三知杭衷執中執政直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百人度一元年詔乾元節

度僧。度百人乞一人。熙寧元年十一月中書言太皇太后生辰準條給祠部牒二百以半度僧今準内降給紫衣大師名共六十四道餘並給度牒詔具條制進入宋會要熙寧八年六月十六日詔增河南府超化寺歲增度僧二人賜紫衣一人以上批寺乃釋迦佛舍利所在於畿内最爲靈跡兩禱雨隨獲嘉應闕歲止度僧一人頗闕人脩奉故也 元豐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河州請慈齊院依太原府例三年度僧一人從之 七月九日詔故西天譯經三藏試鴻臚卿日稱依法護例遺恩度僧七人慧辯院歲增度僧一人西涼舊聞天壽詔收瘞遺骸並給左藏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爲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乃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宋會要元豐七年五月十一日詔皇后父祖墳寺左街資福禪寺可除每年撥放外遇同天節度僧二人紫衣一人 七月十六日詔雍王顥乳母孫氏薦報光禪院每歲同天節度僧一人 崇寧二年十月九日詔崇寧寺觀並依十方住持其披剃并紫衣自崇寧二年天寧節爲始如未有童行即仰所差主管僧道係的手下童行披剃崇寧三年以後即依此施行 大觀二年十月三十日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住持長老元正坐化賜絹三百疋錢三百

貫賜寂照之塔看塔人間歲度僧一名 乾道元年六月六日詔以上天竺觀音院祈禱感應賜空名度僧牒二道 九年閏正月十八日詔招慈永佑陵泰寧寺每歲度僧一人 紹興初以本寺焚脩攢宮香火詔度僧二人後罷度牒本寺因不復有請至是自言事下禮部乃引紹興七年應臣僚恩例許本部執奏指揮持之不決本寺復言係崇奉陵寢之所豈臣僚恩例事體可比特有是命 三月五日詔敘州男子郭惠全給賜度牒一道披剃爲僧以本州言惠全自少出家每旦負土成墳甚節感者故有是命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帳上祠部以五月三十日至京師童行念經百紙或讀五百紙長髮念七十紙或讀三百紙合格每誕聖節州府差本州判官錄事參軍於長吏廳試驗之宋初兩京諸州僧尼六萬七千四百三人歲度千人平諸國後籍數獨廣江浙福建尤多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六月丁卯勑自今長老大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大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仍不許度弟子宋李彌遜竹溪集福州乾元寺度僧記

浮屠氏以空寂無我爲宗三世諸佛諸大菩薩因地行願皆由衆心起故其爲教慈忍悲施悲以利他不求自利悖是而行非如來子像法既衰

人鮮知道其徒熾然以希求心行受取行穹廬沃壤丈衣豐食薄衆人之奉以厚己拔一毛而利衆不爲也福州乾元住持紹宗與寺僧法珪首募諸信士傳錢六十萬有奇求可供他費贍不給者悉以貸子收其贏度有功於衆者二人將自此始歲以爲常也昔佛在舍衛次第巡乞不生高下違順二想施者受者如出一心與諸衆生共作佛事不聞約與而炙取之雖然能使積者歡貧者給憐者勸精以獲益者衆故爲書之尚庶幾焉悲夫今浮屠之類成物自洽不爲其所當爲而宗算或能推利他之政爲書之曹勛松隱文集淨嚴度僧記 釋迦如來或等正覺隨宜設化說法度人物度則阿若憍陳如最後度則須跋陀羅所應度者亦皆得度猶說遺教經以告諸比丘垂於無窮維藏度後教法具存如佛在世則知佛之出也本於度人至於遺教之設直欲精嚴其戒行防閑其非僻爾是經之傳俾後世或見或聞皆有所宗仰由是凡學出世法落髮披緇依瞻佛日者率稱遺教弟子如一燈之明可至於百千萬燈無有窮盡貴自是發之佛欲度人之心可謂至切知省董公以勤勞之節入侍帷幄積有歲年每肩一心克獅衆譽號謹廉之臣而又了知若空信向歸善既著嘉績擢登省庭例賜功德院額爲淨嚴禪院延請僧了居主之居者德飽參爲叢林規

則公沒之後精精專恪守有加于昔傳道之外復徧募信施買田百畝約每歲所收度僧以續佛事可謂得遺教之旨矣自非董公有知人之明於前居公能不負所知於後何以至是勛告老寓居天台林泉間淨嚴專使來文以紀其實及爲述遺教之意備告之誡使得度者以此爲心則無戒行之失他日繼居者以此爲心則歲增之負是得度與度人之衆兩得之以此仰祝聖壽當千萬年見流通以此廣祝聖之衆心歷塵沙劫名具實在其爲廣大詎可筭數惟後人守之勿墮厥音比硎禪師集陳致政施田度僧記 施僧欲其四事具足一意參扣躬僧俾正命充滿邪解弗作舍僧辭風雨飄搖之憂浴僧拂妙觸宣明之跡至於度僧則如上種種盡在於是教必尊僧蓋佛祖所自出度僧度佛祖也責佳實於良苗非雨露之所滋耘耔之及時必槁於烈日萎於雪霜又何所妄冀區區舍家林林服勤稍穎異者皆良苗非恩露自天則一伽梨亦何所妄冀故叢林有賢勞之澤等而上之逾一二十寒暑乃能得說今得之必四十五十力鼓盡庵求如佛祖因地勤苦精毅持所爲忘至力疆何以三大冠竟爲大福田發主富貴壽考報劾種種施老髮反借如經所云可憐可懼爰有信善致政陳公洞見此理損膏腴三百畝歲度一僧芳聯世世自一至多傳無有盡推

此願力亦無有邊天竺巍巍靈山未散此廣大心與山俱高叢閣廣堂劫增壯麗光明纖塵屢歳隨壽是不可不書也噫塵勞之儔各知資生財知其豐嗇知其崇業知其廣位知其窮耗非爲子孫計若蝜蝂蹈而起不知積而能輸輸而得其歸於佛隴教觀家與佛隴之傳相然始獲善應於斯文如公者鮮矣故吾表而出之爲區區若蝜蝂之戒

禁私度僧

唐會要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房家口移隸磧西 寶曆二年三月江西觀察使殷侑奏請於洪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勅殷侑故違制令擅制戒壇罰一季俸料 舊唐書大和三年十月己酉江西沈傳師奏皇帝誕月請爲僧尼起方等戒壇詔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忝爲藩守合奉詔條誘致愚妄庸非理道宜罰一月俸料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脩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通鑑綱目大中六年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尼從之 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而禪之而明攝或挽乾其聽若使言末流之害則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去僧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猶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賊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毀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情遊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庶乎其有感矣 朱先發十七萬僧食僧最費爲民也 有功可食 孟子曰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食食乎似辭見張文下 資治通鑑周顯德間勅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 宋會要天禧元年十月河北緣邊安撫使劉承宗言僧人有從北走來者自今望令勘會如不係兩地供輸人及近裏州軍因事到北界爲僧逃來即令結罪保明委無虛誑試經申奏給與祠部從之時邊民有私度爲僧隱于村院妄稱自北界走來求給祠部牒者故條約之 金史明昌元年春正月制禁自披剃爲僧

鬻僧

山堂考索元宗 時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明年鄭清叔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又於轄關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 神宗 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若於無事時立爲候乞恩例則亦可惜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爲紫衣精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年 前此未嘗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 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 王安石奏事上問曰程顥所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顥所言不達王道之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萬人性命今欲爲凶年計當於豐歲爲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剃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 又賜度僧二千五百道賑涇原環慶路饑民及永興路常平糴 本八年上批勘會賣度牒數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 元豐七年門下言度牒已著令每道爲錢三十千捨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爲百九十千價高恐別取旨從之行擬 獨對鬻僧漢明帝時浮屠始入中國然其教猶未盛行唐高祖發浮屠老子法至太宗復立之武宗素惡僧尼會昌四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勅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歸俗及宣宗立盡反會昌之政猶曰國初豐富僧道寺觀舊宋有田者蓋免租差然以天下通計何啻占田數千萬頃此平民之田爲其所奪也所營何止數十萬人此平民之衣食爲其所侵削也四民而不務精其三耕而無益蠹民害政莫有過於此者今不能絕之蓋亦少抑之乎鬻牒以進之歲稅以損之則庶乎其可也救荒一策鬻僧次之科汎有粮寺觀依例救荒亦可也臨川吳氏勤撰求六德中有給還簪剃之詔至元

中有選試僧人之條姦盜詞訟斷罪還俗差發抗粮或當或免天曆詔必先納丁錢申覆禮部出給度牒方許出家

先儒論斷　韓子曰佛與老之道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唐姚崇曰何用度奸人以壞正法宋高宗曰獻言者多欲賣度牒以資國用一度牒所得幾何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一度牒之利若介曰兵農憔悴此獨膏腴鬻牒賜號緇紫紛如孰事者求何而不圖哉孫洙曰天時有水旱賦役有蠲復而浮屠之食民一歲取畢足為天下之所以大困耆者此也唐楊闕辛替否疏曰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唐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百川學海詒謀錄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太宗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竄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僕廝下流皆得為之不勝其濫矣源流至論鬻僧　三代而上王政脩明民有常業而不知為僧三代而下王政廢闕民無常業始起而為僧韓子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原道歐陽子曰井田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本論蓋傷之也惟其傷之是以闢之故著書立言直欲人其人火其書翻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脩仁義之本以勝之本論詆排擯斥不使之賊吾良民也有王者作補王政之闕脩王教之廢以正人心之惑可也翻可鬻之以開其端歟吾嘗攷其源流佛之為教古無有也東漢以來始入中國漢明帝時浮屠之教入中國然未度僧也至唐元宗聽楊國忠之言始納錢以度僧將安祿　又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然則鬻度之法創於此歟嗚呼四民有常業古之道也彼其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戚君臣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一人為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元宗言之唐紀若不鈐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為穆宗言之唐紀夫何自唐以來遞相祖襲至于今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為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開趨者滔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宋熙寧以前日既裁損天子曰經業稍熟方許籍記雍熙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方許籍記否則曰

四千未度當降約束至道元年常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僅四千餘人學無四三夫耕三人食尚有餘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人食是天下黎民安得不重困當降約束大臣曰所度皆惰農游手不可天聖四年宰臣王曾言判度大為冒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政化張知白言臣任樞密日常斷劫盜一大半是僧仁宗上曰自今應書多使太濫否則曰所度皆古類奸人不可嘉祐三年賈昌朝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遊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姦人自今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其在當時或五十而度一人至和初曾執中執政言皇祐元節聽僧五十度一人臣以為不可限一百人度一人或百人而度一人至和元年詔乾元節度僧限百人度一人至熙寧以後則冗濫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牒熙寧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修城陝西糴穀則以僧牒熙寧三年給五百道度牒付陝西運司易見錢糴穀永興糴本則以僧牒熙寧七年賜度僧二千五百道充涇原儀慶路紬氏及永興路常興糴本其在當時價至百九十千百九十千未止也又至三百千三百千未止也元豐七年以下言度牒已者令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後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價高分賦取直從之蓋熙寧以前重本抑末不以鬻牒為利熙寧以後務末亡本必以鬻牒為利惟熙寧以前無所利乎此也故自嘉祐至治平凡七萬八千有通十三年計之歲之所度止於六千也惟熙寧以後有所利乎此也故自熙寧之初至八年凡八萬六千有通八年計之歲之所鬻不啻一萬也熙寧八年上批勘會賣度牒數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然我朝諸君子嘗有言焉熙寧以前王公曾言其多宋公祁言其冗熙寧以後程公顥言不鬻錢公輔乞並裁損並長編此皆切時救弊之言然亦非知本之論也我高宗嘗曰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紹興七年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得錢一二百千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二十七年上曰今田萊多荒者更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噫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三代而下知本者其惟高宗乎

汰僧

北史魏本紀武帝大延四年罷沙門年五十以下　周本紀高祖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

並令還俗通鑑綱目唐高祖武德九年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於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謂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 集覽 漢譯胡書 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使秦姚興使鳩摩羅什翻譯西域經論 自立胡神 傅奕曰西域之神其名

曰佛自漢明帝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傳其書 空桑 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明日視臼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後而賢為殷湯相輿地要覽汴梁雍丘縣有空桑城伊尹生處也續會注空桑山名伊尹生處在冀兗九年罷沙汰僧道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詔曰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落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玆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清虛檢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甍宇殊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延鄽邸鄰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

崇敬之義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清源宜從沙汰諸寺僧尼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奉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宜悉停斷京城留寺三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新唐書蘇瓌傳武后鑄浮屠立廟塔無虛歲瓌以為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通鑑綱目唐玄宗開元二年沙汰僧尼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奸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胡氏曰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棄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奚啻使之衣中冠帶而齒於平民者 集覽 齒於平民 齒謂次列如齒也得以年齒序列於平民也萬年龜鑑唐明皇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梁

國公姚崇奏之上納其言除太子少保以疾不起遺令誡子孫其略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且五帝三王之時民致仁壽無橫夭國祚延長此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物之功耶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耗生人無益亡者且如來普慈竟存利物損眾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 舊唐書姚崇傳 唐會要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勑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如此得中便分析條流奏者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荆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滄齊易定福建同州華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州金州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三道河中已勑下留十三人數多少與此條流差殊請據前勑人數為定臣等商量約方鎮大小準此條流事以得中其尼不在留限從之八月勑河南府依前留僧二十人鎮州魏博淮南西川

山南東道荊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十六道先合留僧二十人今數內落下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路磁鄆曹徐泗鳳翔潞青兖定陝虢福建同州華州一十四道先合留僧十人今數內各落下三人河中先留僧十三人今數內更落下三人桂管汝州等道依前留僧五人夏州留僧五人今並不用留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何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大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萬年龜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上勑併省天下佛寺中書條奏諸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宜各止留一寺寺僧止留十人下州並廢餘人並勒還俗遞歸貫以充戶八月制曰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浸興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蠹耗國風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忽君父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亂人無逾此道況我高祖文皇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弊之可革斷不在疑而中外誠臣協于朕意條流至當宜在必行濟人利衆予何讓焉今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良二千餘人還俗於戲前古未行以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下制明造宜體予意出本紀山堂考索武宗　素惡僧尼會昌四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勒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及　宣宗　立盡反為會昌之政　五代史漢李欽明為司勳員外郎上言古語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飢寒者矧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升十萬人日費二千石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絹五疋綿五兩十萬僧計絹五十萬疋綿五十萬兩況輩不耕不蠶費數大倫臣謂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矣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江少虞類苑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今殆二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跨邑去為僧者蓋慵稼穡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見事實山堂考索天聖八年詔應男子出家為僧道者祖父母父母在別有親兄弟侍養方可得出家業男子祖父母父母在不許出家四年宰臣王曾等言剃度太多皆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政化張知白言臣在樞密日嘗斷劫盜有一火之中全是僧行者上曰自今切宜懲革勿使太濫續通鑑長編嘉祐四年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滋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宋史備要大觀四年夏五月停給僧牒毛注言天下僧尼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從之宋會要紹興六年四月九日尚書省言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冗濫姦蠹其勢日甚諸州每年經試其就試者率不過三四十人經業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務足額盡降度牒許人進納官中舊價百二十貫民間止賣三十千積能營圖便行披剃誰肯勤苦試經顯見此科亦是虛設權住三分之二十三年六月八日三省言壽星寺乞每年撥放有礙非降權住指揮上曰既有

指揮權住且休放行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欲非毀其教絕滅其徒有喜釋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盛耳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放十數年之後其徒當自少矣中興政要不欲廣釋教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進呈王大寶乞減折帛錢劄子上曰王大寶近又乞放行度牒殊未曉朕意建言者多以出賣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佛法自東漢永平間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年至於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以謂人主但當凡事上則求合天心下則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興建塔廟蠹民傷教莫甚於此豈宜廣也　不給度牒　二十七年八月進呈諸州軍有給換不盡僧道度牒乞令盡數繳納尚書禮部上曰前日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萊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更給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則百畝之田不耕矣佛

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前代以來非不禁絕然終不可廢也朕亦非
有意絕之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耳　不欲鬻度牒
淳熙四年十月執政進呈江州駐劄軍因依趙雄奏昨準宣諭責度
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
亦自足用上曰紹興三十年間置以萬人爲額之前度牒切未行也上曰侍
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聖政史臣曰削民爲兵鬻民爲
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爲二致兵冗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
足籍度牒以給之一人爲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蠹民以
囊南畝游手日衆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　已上
三事兩朝欲戢僧籍以寬民力臣升之釋曰國初僧尼之籍六萬至道之
初泉州未度者四千太宗惄然憂之特加約束富弼釋其事謂今祠部之
籍三十四萬四民被蠹深矣得不爲之節制稍戢其數以息民力臣嘗以
其說而參之操涉經緯莫前謂寶元中乃四十四萬慶曆七年惟三十一
萬蓋歲度不過千百而物故者常浮數倍至和初年歲度復加一倍竊惟
國家未能盡除廢而復培益之也且謂宗室妃主而請度僧造寺唐景雲
中太平安樂之亂制也大臣而請度僧造寺大曆中王縉元載之惑於左

道也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度宗室妃主無驕亂不顧襲景雲大曆之弊也
又謂不耕織而衣食於民又特有水旱賦役有竭僕而浮圖之食取足焉
此天下所以大困匱者此也元祐中有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者亦請思祖
宗之美意立崇飾塔廟之禁罷兩府貴戚得建寺度僧之制裁歲度撥放
之額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節三者之說而推之或可以漸戢游惰而歸
耕農者浮盡以寬民食在先朝且未能盡著況今之主國計者無一事非
借助於此曰和糴曰科買曰買工役凡取諸下以供上而上之所以償之者
舍是殆無策也是三者之說亦惟止泛濫於末流僅賢乎日增月益雖天
下之民蕩然而不知止者若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脩禮義之本以勝之
則有韓愈歐陽脩之說在宋史張澗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爲浮
屠者衆澗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
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塚
禁毋樵採而已今祠部至三十餘萬僧矣不裁損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
始三分減一遼史聖宗紀開泰五年十一月詔汰東京僧元史至元三十
年十月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　至順二年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
所建大萬安等十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

汰去九百四
十三人制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一

二十尤

油

洪武正韻于求切說文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一曰膏也一曰油油和謹貌又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人禮記云油然生矣許慎說文油以水由聲以周切顔野王玉篇水名又麻子汁徐鍇通釋延秋反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又余救切浩油地名毛晃禮部韻又油油雲行貌繅油車飾戴侗六書故膏液也油類清故引之則出入進退順易者曰油油然以油塗物曰油去聲郭守正紫雲韻玉篇三齊而油油說文從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水名出武陵入江楊桓六書統喻安油也今油谷熊忠韻會聚粟羽次湧意人前漢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注行貌又禮記樂記油然生矣注新生好貌字彙博義脂油也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論凡切又博物志積油滿萬石自然生火武帝武庫災積油所致又行貌又和貌韻會定正喻鳩切又油然盛貌字切韻

篆 集韻見杜从古　篆 徐鉉　隸 油 六書統　鵂喻資延油 書 集篆古文韻海 篆韻 書 統

真 油 顔真卿　草 油 鮮于樞見 書 草書集韻

總敘

三元延壽參贊書油發冷疾滑骨髓困脾臟經宿即動氣牙齒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熬熟 春桑椹麥藤月所榨清油收貯蘆屋內點燈諸蟲不入撇膏藥大有神效婦人搽頭黑光更無發燥

麻油

宋莊李裕雞肋編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為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針乃澁也

胡麻油

嘉祐本草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

本附胡麻油微寒利大腸胞衣不落生者摩瘡腫生禿髮 陶隱居云麻油生笮者為妙熬可供作食又燃燈不入藥用也 藥性論云胡麻主潤肌滑生毛髮 陳藏器云胡麻油大寒主天行熱秘腸內結熱服一合取利為度食油損聲令體重生油殺蟲摩主瘡 嘉祐本草按日華子云大明麻快下後和本食療云主天行熱 野人開結拄天行熱避風以麻油傅兩腦後惡瘡塗之可生白毛髮也 證類本草胡麻一名巨勝一名狗蝨方莖鴻藏葉名青蘘明耳目耐飢渴延年以作油微寒此麻以角作八稜者為巨勝四稜者名胡麻皆以白者為良 陶隱居曰八稜中推此最良淳黑者巨勝巨大也是為大勝本生大宛故名胡麻又莖方名巨勝莖圓名胡麻

桕油

余干志大慈德化二鄉所出俗名烏桕多植水傍實如芡豆色白有甲夏實冬採榨為油曰木油 元一統志桕油出餘干取烏臼子為之造燭最明潔凡三等堅者為皮油可以度夏次則軟油又有櫰油可燃燈通販入臨川縣出烏桕樹其子出油取以灌燭 莊李裕雞肋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

松子油

山居備用松子不以多少去皮搗研為泥用水絞取汁熬成浮清油綿濾淨再熬澄清

杏子油

山居備用杏子不以多少連皮搗碎用水煮熬取浮油綿濾淨再熬成油 客話蔡元長當孫居隆興以面油責歲貢六十合始令隸利及素醬各自為油見令修合凡取杏仁油二百斤造

蒼耳子油

莊李裕雞肋編山東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

蔓菁子油

莊李裕雞肋編陝西食蔓菁子油亦以作燈 祖珽以蔓菁子熏目致失明今不聞為患

旁毗子油

莊李裕雞肋編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人罕用

稻稈油

鼎說之客語稻稈可取油

糖油

見上 糖亦可取油

豆油

元一統志杭州府產

萊油

元一統志萊油溫州杭州並產

柰油

劉熙釋名柰油擣柰實和之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杏油亦如之

魚油

汀陽志魚油本州土產

桐油

莊李裕雞肋編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為燈但煙濃污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也色清而味甘誤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能蕩滌 蓋南方酒中多灰爾常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 元一統志安慶廣德延平武岡桂陽永豐徽衢溫處並產 游宦紀聞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鞔圈子上纔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山居備用煎桐油法 黃丹四兩 宮粉四兩 密陀僧四兩 無名異二兩 龍骨二兩 右每桐油一斤如天氣熱除黃丹二錢重先下無名異密陀僧候熟下宮粉黃丹用刀頭挑試無絲五寸長不斷方好 黑色先用膠水和墨塗刷什物上用油 紅色用心紅銀朱和刷候乾使油 金色用枝子蘇木煎刷候乾用油 又洗桐油法以玉銀杏內擦污處令通用熱湯洗油盡 云桐油污衣裳以石灰少許擦之隔物以火熨之其油

即去。一法加杏仁，用新汲水細嚼亦得。又法用生麻子油，然污處，指令勻，以灰汁洗之即去。油污鞋裏，擦少鹽，隔紙熨之即去。或以麵湯、紫蘇湯亦得。又洗桐油墨污法：不得犯水，只以黑牽牛花、杏仁末乾挼落。又去桐油污衣帛法：急嚼粳米飯揉洗立去。又法以麻油數點着污處，洗牛膠湯乘熱擺洗尤妙。又治桐油法：用牛皮膠湯擺其油即去。溢草擷碎綠蓮荷極畏桐油，就池以手掐去荷葉中間心，滴數點桐油入其中，雖數頃花蓮亦死。又誤食桐油，以甘草調壁泥土二三錢飲之即愈。

耶悉茗油

高似孫緯略：耶悉茗花，是西國花，色雪白，胡人携至交廣之間，家家受其香氣，皆種植之。黃州圖經曰：嶺上有耶悉茗油，蓋胡人取花壓油，偏宜摩風膏，摩於手心，香透于背，故不誣矣。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記曰：南海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段公路北戶錄曰：耶悉茗，今之素馨也。

菴摩勒油

高似孫緯略：本草曰：菴摩勒油，可染白髮，即餘甘子也。核有五六稜。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一名餘甘子。術士以變白髭髮，有驗。出九真。異錄曰：高京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更甘，味析酲。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初入口，如苦，咽口中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

蘇合香油

諸蕃志：蘇合香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以濃而無滓者為上。蕃人多用以塗身。閩人患大風者亦做之。可合軟香及入醫用。元一統志：蘇合香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馬思哥油

山居備用：取淨牛妳子，不住手用阿赤[illegible]打取浮凝者為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

白酥油

見上

醍醐油

山居備用：取上等酥油，約重十斤之上者，煎浚過濾淨，用大磁瓮貯之，冬月取瓮中心不凍者，謂之醍醐。

玫瑰油

墨莊漫錄：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為試粧法，用衆香煎，妳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祇一合，每使者例發一小瓶，其法祕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虜，過磁州，特索著室遠為寘，稅周云：曰日顧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蔡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得其法，敢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圓蕉油

李氏食經：圓蕉油用麪二斤半，內六分熟水和，減麪各一合，化作水，入麪調打，泛為度，餡用熟者，丸如彈子，將麪餡上手包裹了，虎口唧出，滾深油內煠熟為度。

倒流油

山居備用：倒流油，雞頭皮、柿子皮、槲桃皮、石榴皮、百藥煎、五倍子。右等分為末，於磁器內藏之，為其埋四十九日，入金線礬少許，以豬膀裹指蘸撚髭髮。

龍腦油

劉后近客大食國進龍腦油，其味辛烈，解酲頭疾，上所祕惜。耿先生見之曰：此非佳者，當為大家致之。乃縫夾絹囊，貯白龍腦數斤，懸於屋梁上，以胡餅藏之，少頃瀝液如注，上歎賞不已，命酒泛之，味逾於大食國進者。

猛火油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三年，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五代史四夷附錄：周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其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illegible]

水晶火油

宋史占城國傳：開寶四年，三佛齊國貢水晶火油。

大風油

嶺外代答：人謂大風油即梆蚺蛇膏，非是。四明志：大楓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黑腦油

四明志：黑腦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石腦油

本草嘉祐本附：石腦油主小兒驚風，化涎，可和諸藥作丸服，宜以瓷器貯之，不可近金銀器，雖至完密，直爾透之。道家多用，俗方亦不甚須。[illegible]

石油

江少虞類苑：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

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漆之如麻但烟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煤有時而竭也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猶未老石烟多是洛陽塵元一統志石油出肅州南山石中其泉如筥蕨注地為溝肥如煮肉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　又延長縣南迎河有鑿開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癬歲納一百一十斤延川縣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歲辦四百斤入路之延豐庫　又延安府宜君縣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氣雖臭而味可療駝馬羊牛疥癬

搽頭竹油

山居備用搽頭竹油每用香油一斤棗枝根剉碎新竹片一根截作小片不拘多少用荷葉四兩入油同煎至一半去前物加百藥煎四兩與油再煑入香物藥末一二味依法搽之

烏頭麝香油

山居備用烏頭麝香油方用香油二斤　柏油二兩五錢　沒石子四箇　川百藥煎五兩　五倍子半兩　訶子皮一兩半　酸榴皮半兩　猪膽二箇去皮　真膽礬一錢　旱蓮臺五兩　右件為麄末先將香油鍋內煑數沸然後將藥末下入油內同熬少時傾出油入罐子內微溫入柏油一兩攪漸冷入諸膽又攪令極冷入下藥　苓苓香　藿香葉　香白芷　甘松各三錢　麝香一錢　再攪勻用厚紙封罐口每日早午時晚西各攪一次仍封之如此十日後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搽之不待數日其髮黑紺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之後自見也旱蓮者黑旱蓮臺諸處有之科生一二尺高小花如菊折斷有黑汁名胡孫頭一方去柏油加王不留行半兩依法造用

金主綠雲油

山居備用金主綠雲油方用蔓荊子　南沒石子　訶子肉　獼猴花　白芷　沉香　附子　巻柏　覆盆子　生地黃　苓苓香　芒硝　蓮子草　丁皮　防風　右件等分洗淨根苑各細剉炒黑色以生紙袋盛入磁罐內每用藥三錢以清香油半斤浸藥厚紙封七日每遇梳頭淨手蘸油摩頂心令熱入髮竅不十日秃者生髮赤者亦黑婦人用不秃髮黑如漆已秃者旬日生髮

生秃烏雲油

山居備用生秃烏雲油方用秦椒　白芷　川芎各一兩　蔓荊子　苓苓香　附子各半兩　右件生用㕮咀為麄末用絹袋盛清香油浸一斤二十一日取油日三度擦無髮處不可令油滴白肉上七日見效

潔髮威仙油

山居備用潔髮威仙油用威靈仙十莖側柏葉二枚牙皂三莖黑牽牛二十粒黃柏皮一片手指大各細剉以絹囊盛納甕中入真麻油浸收能除垢膩潔鬒長髮脎苓香百藥煎之類如髯髮纏結不堪梳理者速取一掬塗立見梳解

香髮木犀油

山居備用香髮木犀油用岩桂花凌晨摘半開者揀去莖蒂十分淨每高黃一斗取真麻油一斤輕手拌勻以瀝燥相停為度納甕中厚用油紙封繫甕口坐甕於釜內以湯煑一餉久持起頓燥處十日後傾出以手沘其清液收之要封閉謹密愈久香以此香勻入黃蠟為面脂尤馨

宮製薔薇油

山居備用宮製薔薇油真麻油隨多少以甕甕盛之令半甕取降真香少許投油中厚用油紙封繫甕口頓甑中隨飯炊兩餉持出頓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清晨旋摘半開柚花俗呼為臭橙者揀去莖蒂納甕中令滿浸恰好如前法密封十日後以手沘其清液收之其油與薔薇絕類取之以理髮經月常香又能長鬢菉莉素馨油造法皆同尤為面脂

煎䆫油法

溫革瑣碎錄煎油詩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單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七匕柳枝攪用莫輕傳又詩三麻四桐不用煎七粒單麻去殼研光粉黃丹杏仁一柳枝打出似神仙紫芥茱用石灰和之其色轉綠可以刷䆫牖堺熟皂子熱湯泡研如泥用以粘油紙䆫不脫皂莢挼水打糊亦可　又靛青一斤令入槐花末二兩水調刷染䆫牖以油油之宣和殿油䆫法詩桐三麻四不須煎單麻十五細細研定粉一錢和合了太陽一見便爭先凡油䆫不及煎者止用桐油二分入河水一分以𢷬柳枝子順手不住打令勻用鵝毛刷上䆫兩抄凡油絹練熟絹了以蒸餅泡作糊再刷過方上油油乾入水浸一伏時須三兩次經雨過熱性退不出火方可收藏山居備用用真麻油一盞浙濃皂角水濾去滓一盞併一處須用磁器內亦以子攪每盞煎七分候冷塗清用造衣裳者不用是齋售用合油䆫油法韓御帶提刑家方甚奇麻油四兩　桐油三錢　定粉一錢　單麻子一百粒　右四件先研定粉單麻子令細將麻油同打候勻熟然後入桐油再打成油使須擂日中使乾方見有光彩　歌曰　桐三油四不須煎百粒單麻細細研定粉一錢相合和太陽掃射更光鮮

煎酥油法

山居備用煎酥油法用羊脂一斤猪脂四兩熬成油去滓用好梨一枚去

粳切作片栗肉十箇切薄片肥棗十五箇每箇作三段燈心一小把皂角一寸焚得斟等稍乾濾淨以濶口瓷器盛貯伺擬任意用之如作黃酥用瓜姜子打碎同煎如作紅色用紫草煎斟酌用 雲南志建昌府闊州嵩盈州臨安府並產酥油 元一統志利州亦產

煎酪燋油

山居備用煎酪燋油以麪調作稠糊灘作厚煎餅翻轉漫火焙熟不可燋了取出入蒸和為劑捍為厚餅様包熟餡子印就花様深油煤黃色或手挨圓煤之

面油

文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山居備用造搌面油搌鵝指 白芷 藿香 苓苓香 三柰 甘松 黃蘗 乾臙脂粉 右等分麝香少許煎三五沸用紗帛濾過尋長洗面畢用油擦面光膩如紅玉色

澄油法

山居備用澄油法油一斗純以銅青一兩搥碌色也細研摻向瓶內攪勻停一宿澄清如水

勻油法

山居備用勻油法車前草葉女貞葉濃煉湯對油熬事類全書油一挑水一挑消石滑石白礬硫黃秖把葉分為末先將油水入慢火以槐枝攪相次入藥末五錢已攪勻點燈焰高如法好不減

法油法

竇苹酒譜法油法飲者或無蠟炬多用金釭而油昏濁若不治之且極過費挑䳬而終且暗也取油一瓶約斗欲以銅青一兩挨之攪勻經夜當清如鏡燈心先以火焙令極乾以綠末擇籠長者三十莖為一束斟油平釭以巨錢貫而立之使絶明也炒米研麪及水栅子用之準佳也 山居備用法油稅子用油四兩 蠟二兩 歷青二兩 槐英子十斤 右都合搗勻丸如毬子大鐵燈盞內熬之

省油方

山居備用省油方 細辛 遠志 丁香 死松 各等分研細末每四兩油內可著一錢熬至一月不止 又方 蛤粉 浮萍草 遠志 舍松五上 松 黃丹已上各一十 右為細末每油一兩用藥一錢可熬熬一月 溫革瑣碎錄省油法每油一斤以槲桃一箇椎爛挨油中用之 又燈盞中著少鹽油不速耗 又桐油若經凍冬則不中用

洗油法

是齋售用洗油法蔣志判傳之於內道場一黃冠用之信然但不若燙者之全潔耳 滑石 白龍骨 白礬上等分 右為細末摻油污處良久揉去即淨更不須洗燙若加黑牽牛末尤妙一上末淨再上藥則盡去矣 又洗油污衣服藥 軟石膏三兩燒過研如粉 滑石二兩 白礬一兩 右研令極細以摻油污處良久揉之便落 溫革瑣碎錄油污衣用白礬土一斤滑石四兩赤石脂龍

骨各一兩同研末乾摻良久揉便落 又苦竹柱末摻隔物以火熨之尤更妙 洗桐油以牛皮膠炮湯擺其油即去 又生銀杏肉擦污處令透用熱湯洗盡去 又以石灰少許摻之隔物以火熨之其油即去 又法用麻油熬污處揩令勻以灰汁洗之即去 又油污毛衣用猪蹄爪煎湯乘熱洗污乾衣摻少鹽隔紙熨之即去 又法衣裳油污紫蘇泡湯擺洗 又滑石末摻之紙襯用熨斗熨數次衣如初 乾紅以酸漿和皂莢洗滴少麻油揉之其色不動 紅紫衣用豆豉湯熱擺油去色不動 又海螵蛸滑石二味等分為末摻而熨之 又方以蕎麥麪鋪上下紙隔定熨斗熨之即無迹 又寒水石三兩燒過研如粉滑石二兩白礬一兩右件同研末油污衣裳即摻末於上良久揉之便落 新以鹵油和用蔥湯入瓶內以瓶嘴注所污處爛洞衣服以污去為度不得用手按洗自然如故 山居備用洗油法用黃麪湯洗 又法以東壁土燙之勝滑石石灰 又法每用海螵蛸白礬土各一兩滑石一錢為末傺油處 又法甘土水和塗之洗膩服如灰 又法以滑石刮細末摻之仍以紙襯用熨如是數次其衣如初 又法用赤豆粉粘㶶甚妙 洗油污衣服法 用龍骨二兩烏賊骨一兩半三顆于半兩麪包燒白石脂一兩白土二兩石灰二兩俱為細末摻於油污衣帛處用紙蓋在藥上用熨其油污即起 又法用礬豆粉滑石各一兩寒水石二兩火煅白石脂赤石脂牽牛各一兩白歛白芨千年石灰和為細末依法熨之即去 又法凡衣裳為油污用百滾湯泡紫蘇擺洗 又法細嚼蘿蔔吐於其上擦之即去無迹 又法用白礬土摻少頃輕揉油隨土去無痕迹 又法用麫洗即淨 又法以滑石寒水蚶過等分末之乾摻熨污處 神仙無蹤散 去油污顏色綉作衣服書畫 龍骨一兩半海螵蛸滑石各二兩白礬土一兩右為細末以摻污處良久揉之便落如欲急用以紙襯熨之未盡再用以淨為度如衣物等油了多時却用麻油塗在舊迹些小不妨如前法用其效如神 出油藥 滑石五兩赤石脂三錢白石脂三錢密陀僧五錢白土五兩右為細末於污衣上水調塗紙貼再以熱熨乾即去如有此痕再上用熱熨斗熨亦可 又方用白土烏魚骨研末塗之亦可熨 出油龍粉散 龍骨烏魚骨滑石定粉各一兩風化石灰四兩右五味搗羅為細末如冬月用熱炕上焙夏日用日頭炙 出油方 右用白石脂研碎絹羅兒隔過有油處捺定用紙隔熨過如有顏色衣服亦不改色 去油法 用之污處如新其法用白礬土黑牽牛等分滑石減半等分亦得右為細末先以紙一兩幅

摻藥一重在上次將油污衣鋪藥上了再用藥一重於衣上又鋪紙一重方用熨斗於紙上熨之少刻除去藥油已自去未淨換藥再熨其用了藥銚內炒過又可用熨斗不可太猛

起油藥 治油污衣服并顏色書畫等物 龍骨一兩半 滑石二兩 烏魚骨二兩 白墡土一兩 右為末摻污處紙襯熨油污多日者再用油抹污處熨

乾洗油法 白土半斤 滑石二兩 右件同為末只乾使用令得塵垢不染還本清淨

洗油膩法 造墨人以洗手極淨亦可洗字甚妙 茶茗子所食茶子也 杏仁去皮尖如泥池子屋土油 右等分如泥皂法洗手如洗字以藥末安上以熨斗略熨彈之即落

油洗漆法

游宦紀聞 凡衣帛為漆所洗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胰澇開少着水令濃以洗麻油蓋膠性與油相着即以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污着石膏大煅研細摻污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以試之効

溫革瑣碎錄 衣漆垢油洗桐油污衣麻油洗又以油洗漆以蜜洗油先用蜜漬然後洗去

洗油墨

山居備用 蒼术二兩 黑牽牛二兩 赤小豆一升 皂角二鋌去皮者 右為細末白水丸如彈子大以滑石為衣每洗用一丸或只作末亦得久污衣水浸一宿然後洗桐油之類皆洗之如新加苓苓香香白芷在內亦可作洗面瓶頭藥

又洗桐油墨污不得犯水只以黑牽牛花杏仁末乾摻落

又洗油墨污衣法 半夏 烏魚骨 滑石 白礬各一兩 右件細末油污油潤一宿墨污者洗墨潤之淨洗燈草揩除光先用藥末塗上紙襯熨乾即去如再有痕跡又上藥必去又一法止於瓮水洗亦去

治油頭

山居備用 立春日取正帶霜萊葉左右揩之

權油

小說家表唐昭宗時財用窘之李茂正令權油以助軍須俄有司言宮油沽貴不行多為松明撓事已行禁止蓋民閒燃松明為燈故也張廷範曰史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禁遂已廷範本優人

金史高汝礪傳汝礪上書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於算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納而重煩擾也

寒具油

顏眘書王桓玄愛圖畫嘗視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大㸃污玄疣惜移持坡詠二王書後怪若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跡

善為胡桃油

回溪史韻 北齊祖珽字孝徵累坐贓盜詩罪後為尚藥典御奏造胡桃油復為劉藏見官文宣嘗呼為賊孝昭即位授著作郎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因言王骨法非常深自結納長廣即武成

武庫積油

溫革瑣碎錄 積油萬石自然生火晉時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回溪史韻 梁樂藹為御史中丞時長沙王將舉事府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驗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也

錢孔瀝油

江少虞類苑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公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不點燈油

呂本萊辨志錄 寇萊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燈油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

不常得油

回溪史韻 晉車胤字武子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去鎮償油

回溪史韻 宋未韻之為荊州刺史去鎮日計在州以來所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使人鬻油

回溪史韻 五代後劉郇先事青州王師範師範遣郇製渠兗州郇先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攤城下水竇可入郇以兵從竇入襲破之後師範兵屈降渠郇亦以兗州降太祖賜之冠帶飲之酒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黃州渠油

夷堅丈 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采熱以便滑澤三之一謂其相雜不妨燃照因是種息頗得家惟一妻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晝言之而他人無覩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衆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求何況以穢物預譴深實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考掠痛苦萬狀家貲索然經歲而殂

燃燈用油

莊季裕雞肋編 成都元夕燃燈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舡子着油

劉公嘉話錄 丈人曰題文帝時曰盡新復縋油即今淮浙間船稍遣子惟暮耳唐書盧着傳言舡子着油比感之及見元文詩方悟

金神竊油

夷堅丈 秀州之

水三四十里聚落曰江涇其旁有大聖寺常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掌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其乾沒屢遭鞭箠殊以爲苦蓋初未嘗爲欺也然無由自明但竊夜伺之唯謹一夕聞啓扃遽入視之一偉人脫所着金甲正取油適塗四體驚問其故答曰汝勿怨我我乃近村顧六者家方隅榮神所謂金神七殺者爲此老侍富無厭廣營舍宇掘井地無時暫寧獨我忌多使我衆身成瘡瘤非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而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數數爲人廝供侍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明神胡不加譴偉人曰彼方享禎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

沈母滅油 宋書沈約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母恐以勞生疾常滅油滅火

蚰蜒惡油 太平御覽淳尚書在河陽蚰蜒入耳半月後腦之中洪洪有聲腦悶不可徹至以頭自擊門柱疾狀危急有人教以麻油作煎餅枕卧須臾蚰蜒自出而差

孫秀儲油 晉書齊王冏起義孫秀多斂帑藏儲麻油於殿省爲燃火具

髮癥灌油 宋書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則氣絶徐文伯視之曰髮癥以油灌之吐物如髮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之滴盡唯一髮

折松灌油 魏志孫權至新城滿寵馳赴募壯士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

煉腦爲油 宋莊季裕雞肋編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辨也

煎殺以油 北史侯景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油煎殺之

熬以鼎油 宋書陳遵傳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衡遵加龍圖閣直學士又言妖賊陵暴州縣惟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劫矢備極慘毒悲心不償

潑以煎油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十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之

摽稍加碧油 文昌雜錄國朝會要摽稍貴也一云象摽牛善觸字從手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衆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駕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名衛司摽稍者少府監欲備摽稍不知其制禮官曰摽稍捧也以黃金塗末執之以危疑

驗尸以赤油 墨客揮犀嘗有毆人死者驗之無傷跡有一老吏曰此易驗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跡必驗果然

塗身以香油 北史赤土國傳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

荅梁祖艾油 蜀檮杌錄梁祖遣王建陝州献汁二器建以艾油荅之

煑死人膏爲油 金史海陵王紀南征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材煑死人膏爲油

應舉夢油 東南紀聞清津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鄉不利如是者三觸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劇飲期以達旦有僕劉五卧西牖下忽呻吟如魘亟呼之醒乃其言有二人扛油缶自樓而登執主而注之汝南聞之大慟同邸相與嘆惜及明觀榜其名巍然中焉視榜類若迹挿之油漬其上蓋御史姓書以復覆燈盞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脂車有油 鄭氏譯綺脂車有油言車兩軸有油將行

賣假油 鬼說之容語都下有賣假油者偽作偷䌯家油之狀笋油一瓶五斤初只要價頗廉已而追驀拋當五百錢而去明日不見來賣取視之惟面上五十來錢油下盡是水

沽怪油 太平廣記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巷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駄桶不避道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入大宅門官吏異之隨入至大槐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尺其樹枯根下有大蝦蟆如疊扶二筆鋸掛溜津滿其中及有巨白蕈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蟆即驢矣筆鋸乃油桶矣蕈復人矣其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發食者悉病嘔洩

乾榨油 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縛其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

辥出油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以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出開封府奎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人相與畏憚至私與俚語目爲薛出油語上達帝因問奎謝曰臣知擊姦安避此上益加重先蔀公東齋記事[illegible]叢人謂薛出油遂知成都道仙將婦作春樓詩十首自謂薛春遊故所有換也

麻膏油 爲明史實錄復慎由手亂爲宰相人

避其父諱呼油為麻骨呼胤為麻骨相公

龍油 杜陽雜編龍油綾入水不濡云有龍油故也

罌油 陸游南唐書契丹降表鎔使契丹以蠟封帛書其辭曰白鎔自六月離罌油

砂羅盛油 頌古聯珠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汾陽昭頌曰塵中辨主衆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鑼油今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 佛印元曰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當溪難俟椒至今南北地人行 海印信曰礎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津星 雲溪恭曰銅砂鑼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將將覓封侯 草堂清曰銅砂鑼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奇語衲人猛參取莫教孤負此生身 大溈智曰終日塵中走塵中渾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頻抖擻 佛鑑懃曰銅砂鑼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月半家家門首掛燈毬 塗毒策曰頂起砂鑼時身心都暮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息菴觀曰村飲夜歸來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 空叟印曰銅砂鑼裏滿盛油滲倒巖頭不識羞却向蟭螟眼睫上樓頭浪宕送風流 無境徹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橫川珙曰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眼睛都要見就砂鑼裏滿盛油

紙撚無油 頌古聯珠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華嚴真頌曰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

實相油 大方等大雲經如來以德以實相油潤益慧燈開發慧眼除無明暗

如蠅著油 大寶積經心常貪觸如蠅着油

詩文

宋蘇東坡大全集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示趙郡蘇某為之頌曰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內外爭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容齋三筆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駮駮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梅聖俞宛陵集韓玉汝遺油 朝讀百紙詩夜成幾篇書明明白晝有陽烏熙熙暗室無蟾蜍目情須藉外物光日月不到早歸居君能置以清油盎燦燦照文字燈焰舒婦將骨髮雲鬢梳餅底滴濃留脂膏所益既如此所感當何如 陸游渭南集買油 氣旨年來悴木求夢回猶喜讀書聲冬表不贖澤閑事且為吾兒續短檠 楊廷卿容亭類藁謝人惠油 青藜照天祿寶炬分金蓮榮遇不可期膏火徒自煎緣短無餘燼囊空無留錢一燈暇郡壁三冬無塵編幾肯許沾丐縱哲欣翁年 劉行簡苕溪集詩師正以才從照中得膏面碧雲油見示因作二絕句 當年公主嫁蠻裏自斷芳蘭製此油燕代古來多絕艷至今猶有漢風流 馱綺奩封入紫關六宮勻面失啼痕應嗟萬里通西域只得連山首蓿根 再用韻呈邵正誰 斷季于黑貂裘設香曾經動碧油容路何施畫眉手自塗香澤慰歡流 塗澤風流出馬門戰場誰為洗啼痕聖時宮女自妝薄不遣鶯入蒼狼根

江油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晉於益州之北境中部西魏改為郡屬于後周改江油郡隋復入平武唐屬龍州其地有江油溪故以為名元復隸於龍州與大都州

國朝因之隸寧府考究圖經唐屬龍州其地有江油溪故因以名元徙縣治

於武都鄉興教鎮并撞江油元屬綿州

聖朝革綿州以其地分入二縣 九域志北域志五鄉江油渠都竹二鎮乾坡一寨有石門山涪江 輿地廣記江油縣漢剛氐道地屬廣漢郡後置江油縣鄧艾伐蜀自陰平景谷步道出於東馬魚貫而進逕江油出綿竹即此地也元魏曰江油郡西魏曰龍州隋曰平武郡唐曰龍州故平武縣梁末氐豪李文智自立為藩王西魏廢為縣隋屬平武郡唐正觀八年省入焉有石門山涪江 輿地紀勝江油縣倚郭晏公類要云漢剛氐道屬廣漢郡元和郡縣志云本晉武平縣地後魏置江油郡並立江油縣唐地理志云晉始建陰平郡又平武縣後魏置龍州隋初改平武為江油縣取江水以為稱無立郡唐志又云正觀元年省武平入江油縣又鄧艾傳江油止從由無水唐書舊志通典並為江油郡

蕕 洪武正韻于求切水邊蕕草又臭草也 許慎說文蕕水邊艸也從艸猶聲以周切 徐鍇通釋按爾雅蕕一名蔓于注一名軒于生水中今按似細蘆蔓生水上隨水高下汎汎然也故曰蕕游也延秋反 顧野王玉篇與周切 陸法言廣韻水蕕艸 丁度集韻或作莜 司馬光類篇又以九切 戴侗

六書故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艸之臭惡者爾雅曰蕕蔓于郭氏曰一名軒于江東呼為茜大曰水邊艸小艸曰土水田中插秧長者曰今臭艸人呼水草細葉者

紫雲韻亦薰蕕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亦作莸楊桓六書統蕕毋蕕䕛

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論九切作蘨非韻會定正字切喻鳩喻寅延蕕

篆 蕕 集韻見杜从古 蕕 徐鉉 蕕 六書 草 蕕 鮮于樞見

書 蕕 集篆古文韻海 蕕 篆韻 蕕 統 書 草書集韻

薰蕕 左傳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注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臭共處則香不勝臭故善易消惡難除也 疏蕕爾雅覽蘭閒評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此二句可作叶音而不音則非也猶字本是平聲而可音又者如太玄聚首鼎血之猶九宗之好好有許侯切則猶字當音又字矣臭字本是去聲而可音抽者以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有房尤切則臭字當音抽字矣宋趙湘南陽集薰蕕論

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說者以為人之善惡可染而成也造物者雖一木一草莫不稟性於天苟可易之則天之性無復盡矣然則人之所

稟莫非一義非一性言乎其要則上中下明矣考乎其微則賢不肖別矣薰蕕之說可以下而不可以上可以不肖而不可以賢噫上之性仁義忠信也下之性詐佞回邪也賢之道本仁義不肖之情本詐偽是仁義可為詐佞乎是回邪可為忠孝乎是賢可為不肖乎若性之賢近賢然後賢性不肖近不肖然後不肖以此為薰蕕庶幾也若謂賢近不肖而卒能不隨不肖近賢而卒能近賢鮮矣然則薰蕕有臭以其親也親之至莫出於君臣父子兄弟也如可染之則堯也子不復有朱臣不復有鯀舜也父不復有瞍弟不復有象子不復有均錄不復有禹禹之末不復有桀湯之後不復有受受之兄弟不復有其子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復有管蔡管蔡之兄不復有周公若聖與仁孰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惟不肖暴亂孰如乎朱均瞍鯀桀紂管蔡也堯舜不能薰於朱均瞍鯀不能蕕於舜禹受不能感於其子管蔡不能易於周公周公復不能受其兄弟是豈聖賢不受於父子兄弟也受之於天計之於生不能易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尚不能易而況於他人乎或問薰蕕之性臭也謂之十年有臭其亦不精矣如其析之則可曰臭之草近乎一薰必聞其馨不馨之草近乎一蕕必聞其臭是不馨不臭之性猶中人居上下之間雖不必臭可也惟上智與下

惡不移其或執之謂蕕必能使薰之臭不惟不精亦使賢不肖果無別矣向之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果無驗矣趙子作論以明之蓋去其塞而守其精也

薰揉于蕕 宋薛季宣坊情賦已天下之適好兮心欲其收禮上己以參天兮莫見乎其幽脉十年猶臭兮薰揉于蕕彼㪍魚之肆兮君子曾是之遊紫奪朱兮改色珠有類兮焉修

蘭蕕 東漢書黨錮傳蘭蕕無並

茹蕕 地名通鑑外紀敬王十六年冬十二月敬王伐亂惡于茹蕕

抌 洪武正韻于求切抒臼見周禮或作舀揄挑又葉感二韻許慎說文舀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舀以沼切耕舀或从手从冘 陸法言廣韻揄上同又音俞宋重修廣韻舀以周切丁度集韻或作舀或作抌揄挑抌又他刀切抒物之器或作抌司馬光類篇又夷周切又勇主切刺也又食荏切又陟甚切深擊也又弋笑切又都感切吳棫韻補揄動手也後漢舉手邪揄之又詩或舂或揄或簸或揉揉干紫邪守正紫雲韻又以朱反揄又袁宥子韻釋行均龍龕手鑑舀余由二音曰本也又坎陷二音坑穽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抌音由孫氏字說或舂或舀今作揄楊桓六書統揄毋抌从手尤聲抌又徒刀切抌槃人取物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周禮舂人注女舂抌二人又儀禮抌長枋可以抒物集韻亦作挑字滌傳義通作舀又笑韻弋照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諭九切旬韻此方言之音亦作舀抌見正音高宵二韻於此作抌非或用挑舀否高切抒臼中米从爪於臼上為意今但用舀音見豪韻韻會定正字切喻鳩喻寅延抌

篆書 抌 說文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抌 並六書統

蘨 洪武正韻于求切草盛貌亦作蘨又蕭韻宋重修廣韻以周切押韻釋疑夷周切草茂盛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楊桓六書統喻母蘨艸茂也从艸䌛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喻鳩喻寅延蘨

篆書 蘨 說文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蘨 六書統

草書 蘨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揄 洪武正韻于求切句抒詩山有樞隰有揄樞音謳則揄音由又魚韻昇域韻補叶音夷周切七詩山有樞隰有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樞音歐婁郎侯切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韻會定正喻鳩切斷揄本字切喻鳩喻寅延揄

逌

洪武正韻于求切逌爾笑貌顏師古曰古作攸許慎說文逌气行貌从乃卤聲讀若攸以周切顧野王玉篇余周切孫愐唐韻逌或作逌徐鍇通釋曰卤音條尚書曰秬鬯一卣爾雅卣中尊也延秋反丁度集韻所也古作逌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張有復古編逌从乃省从卤別作逌从𠀤卣非又形相類逌逌上逌从乃省西如乘切驚聲或曰往也下逌从乃卤气行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逌逌二俗逌古逌逌今逌正音由逺也又氣行亦行貌也又與面同中形拇也又逌逌逌三音由韓道昭五音類聚徐周切逌音由逌放循歷也孫氏字說書九疇攸序作逌宋賢傳萬國逌爭揚桓六書統論毋逌此聲逌隸䢊今聲逌非周伯琦六書正譌逌从乚卤聲俗作逌非字濛傅義于攸切音由循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逌諭九切氣將之形兼聲今但用攸作逌非。

篆書 逌 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逌 徐鉉篆韻 逌 逌 逌 並高魏齋學書韻總 逌 六書統 隸書 逌 六書統

[illegible]

洪武正韻于求切[illegible]也又[illegible]也又見魚韻。

鯈

洪武正韻于求切魚名莊子食之鮹鯈又蕭韻陸法言廣韻鮋鮋鮋小魚鯈上同宋重修廣韻以周切丁度集韻鮋或从攸作鯈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又陳留切又時流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鯈鮋音由納鯈小魚也下又音紬亦魚名二同揚桓六書統論毋鮋余周切从負由聲鮋隸鯈或从攸聲鯈隸熊忠韻會舉要引次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鯈諭九切莊子鯈負出入作鯈鮋鮋非莊食之鮋鯈俗字雙音見牀音韻會定正字切諭鴆諭寅延鯈。

篆書 鯈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鮋 鯈 並六書統 隸書 由 六書統 鯈

斿

洪武正韻于求切旌旗之末垂者周禮行人建常九斿音旒許慎說文𣃘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以周切顧野王玉篇弋周切作游徐鍇通釋今俗或作斿延秋反丁度集韻遊或省亦作旇古作汓鄭樵六書畧會意要㫃賁于祿字斿旒旌旗之屬並通戴侗六書故夷周切旗常之流也又作旒从流省聲力求切周官玉路太常十有二斿又曰上古五路又旂則旁多又為冕斿周官弁師曰諸侯之繅斿九就圭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斿旒蓋一字亦通作游傳曰肇屬游纓說文游旇二字皆為旌旗之流汓聲夫周切游亦从汓聲旇旂之汓子姓本達。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揚桓六

書統論毋旗旗古文游隸旂或从汓省聲旇或从攸聲旇隸旍因省而借余見非集熊忠韻會舉要引次濁音說文旌旗斿也本作斿从㫃汓聲汓音泅或作旇徐曰今俗作斿詳見本韻又廣韻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大夫七斿至轂士五斿至肩左傳肇屬游纓注斿旗游也集韻或作游亦作旒旈周伯琦六書正譌象形从㫃借為浮斿斿效字隸通用游遊別作旒非趙謙聲音文字通諭九切韻會定正字切諭鴆諭寅延斿

篆書 斿 說文 斿 石鼓文 斿 斿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斿 徐鉉篆韻 斿 斿 斿 斿 並六書統 隸書 斿 孔彪碑 斿 高彪碑 斿 城壩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斿 曹騰碑見漢隸字源

皁斿

羅泌路史少昊紀伯翳始食于嬴為嬴氏嬴既功于洪帝乃錫之皁斿。

九斿

周禮冬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注交龍為旂諸侯之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九斿之所象也數類子獻曲水序曰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大業記曰九斿七萃之士星聯霧合甘泉鹵簿曰天子之出道車五乘斿車九乘文選注曰九斿謂天子之從車九乘名曰九斿車。

龜蛇四斿

周禮冬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注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也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此四斿所象也

十有二斿

周禮巾車王建太常十有二斿

斿

鄭氏曰正幅為縿斿則屬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一

游 洪武正韻于求切浮江爾雅順流而下曰泝游又姓又優游自如貌又見下許慎說文𣳫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以周切𨑖古文游徐鍇通釋旌旗邊所綴也爾雅曰緌游九春秋公羊曰若贅旒又放游也延秋反𣳫古文鍇曰𣳫古文子字益從古文汓省此正放游字爾雅泳游也郭璞注潛行游水五顏野王玉篇浮也陸法言廣韻放也遊上同唐玄度九經字様游音由从㫃从汓汓是古大泅字作斿者訛宋重修廣韻又姓出馮翊廣平前燕慕容廆以廣平游邃為股肱吳棫韻補叶音延知切遊或作游司馬相如上林賦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婁機廣干祿字遊游並通斿又音旒旌旗旒也又史記必居上游居水之上流也師古曰游即流戴侗六書故𣳫夷周切水行也詩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引之為放游亦作𨑖别作遊汓說文游从㫃汓聲旌旗之流也浮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古或以汓為泅或作泅孫氏似由切按泅即游也游从水斿聲人作泅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如交游從游多用此字其義與遊字同不可雙押如游泳𣳫不同釋行均龍龕手鑑游俗游正隨水流貌也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

游說文本旗斿字注見斿字又上游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或作迂古作逕通作𨑖荀子優猶知足亦通作旒前漢傳述游俠前漢樂志神之斿人通作遊班固賞致陸子俠𨑖李登仔古正字游作斿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左傳鞶屬游纓俗音流非俗省作旒斿非周禮行人建常九斿俗省之也借放行也本用逕作遊迂非方音見來竟韻會定正字切翰鳩翰負延游

篆書 斿 斿 並古論語

古 斿 石鼓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遊 古文 遊 古尚書 遊 郭昭卿字指 遊 斿 並雲臺碑 遊

遊 並崔希裕纂古 遊 游 並集韻 遊 古老子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游 遊 並徐鉉篆韻

隸書 斿 城垻碑 遊 楚相碑 遊 石經論語 遊 石經公羊並洪适漢隸分韻 游 孟郁脩堯廟碑

游 堯母碑 游 楊君碑 游 高䁑碑 斿 外黃令高彪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游 游 並顏真卿

行書 游 蔡襄 游 顏真卿 游 蘇軾 游 趙孟頫

草書 游 游 並章草 游 黃庭堅 游 米芾 游 張即之 游 鮮于樞

善游 莊子顏淵問津人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者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數能忘水也呂氏春秋有道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使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能游之哉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而耐寒注魚屬也唐史補龍門人皆言善游於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於河濱終為水溺死也太平御覽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增淵如猿仰抹入如沉蛇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

文育善游 新安志周景雅義興陽羨人也族弟文育本新安壽昌孫項氏子年十一善游反覆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群兒莫能及周薈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求養為己子文育後為開府儀同三司景雅以文育故官至新安大守

解帶賞善游 通鑑五代唐以水軍攻周張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遂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簡其善游 太平御覽苻子曰惠

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過郡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為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呂梁觀游 莊子外篇達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汨音骨齊音臍

舟而不游 禮記祭義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注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

棄車川游 宋歐陽公集役特相書芊然其心罔識所向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

西園祼游 王子年拾遺記靈帝於西園起祼游館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繞砌乘小舟游漾選玉色輕體宮人執篙楫以盛暑時使舟覆沒視玉人登指商

之曲以來涼氣。**遡游** 詩秦風蒹葭篇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注遡游順流而下曰 **上游** 西漢書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illegible]也匈奴傳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下流猶言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迭居上游** 太平御覽金陵記曰姑熟之南淮曲之陽置南豫州六代英雄迭居於此。**江河上游** 華譚薦遺晉人謂川陝爭南北以斯地為上游焉重輕蓋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永興秦鳳實居其上故據陝則可順黃河之險下臨趙代而取河北也易大江東下益利夔梓實居其上故據川則可順江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原也易張德遠圖復宋祚首以身任川陝許益出此而以當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江漢上游** 唐顏魯公集謝節度使表 竊以制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 **海內上游** 宋陳後山集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內之上游。**百王上游** 宋米芾寶晉光英集參賦曰萬

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駮焉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珎匪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 **優游** 詩大雅卷阿篇優游爾休矣注優游閑暇之意也 **與世優游** 淮南鴻烈解本經訓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元帝優游** 兩漢紀求孝元皇帝贊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光游** 漢馮鄗陽傳有人光游注師古曰光游謂遊獵 **作游** 漢書地理志先作游成陽師古曰作游者言云起之處也 **囿游** 經子法語周禮囿游注囿如苑 **良游** 文選潘岳射雉賦良游呃喔注游日媒也 **世號高游** 魏書游明根傳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退隨而間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顏成子游** 莊子雜篇寓言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

生九年而大妙 **浮游** 人名羅泌路史後紀共工氏叔劇于諸侯虐持以遂炎以浮游為卿注無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於顓頊自沈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大祟見之堂則正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邪人依之門則近主嬖見之庭則無傷。今龍沈之屏為無傷其於物順其工于從言而為閒 **龍游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太末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建安四年分立豐安縣又改太末曰龍丘晉宋齊梁五國之隋屬唐屬太末八年安復復置龍丘屬婺州後屬衢州五代唐改為龍游宋至和三年改為縣州始於元游其舊本朝因之詳衢州府下 趙蕃淳熙稿龍游道中三首 下水纖輕如鶩浙流帆欹於鴻人心頗禱欲遂天意若將無同。山連遠近修滄水合東西渺瀰舊說詩中有畫今成畫裏尋詩。晴山陰雲猶在西丁東風苦高眼貪白鳥孤沒耳怕衰猿數號。舡舟龍遊龍遊唐置川楊炯嘗為令。鼓波亭下一雜舟小對秋風梳白頭欲賦新詩久時體江河萬古歎風流鼓日問欽止古此地理志乃松冰。曹彥約昌谷集龍游道中即事 幾年舟橫使

吾曹步入龍游記所遭激水代春城旦坐又松親費店人勞屏除車馬肩輿咒料理泥沙凭凭高忙裏看睛天意好坐令行客興滔滔。元王惲秋澗集龍游道中 路入龍游不見山縱橫阡陌數江邊穿籬隴尹如槍槊夾道寒花似火燃 國朝劉基覆瓿集發龍游 微飈獻輕涼客子中夜發狀原曠無際馬首掛高月草蟲自宮商葉露光可掇狹徑非我由周行且如髮傷歎望南天惜殘翔闊毯 張志道碧霞洞天詩蘊過龍游 獨首見龍游諸山翠浪浮湯坡紙白惜陰洞鎖蒼虬樹谿雲藏屋灘長石當舟呼兒共尊酒聽客話杭州

游氏 千家姓音鴻胡 元和姓纂左傳鄭穆公子偃字子游子游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孫吉生速漢游尋後漢游殷廣平魏河南尹游邀始居廣平六代孫後魏尚書明根生僕射肇肇姪曾孫仁宗唐比部郎中生詳金部員外詠弟從弟稚後魏太子少傅七代孫中台臣城尉張從祖弟奇後魏梁州刺史六代孫子騫駕部郎中。姓氏急就篇左傳鄭有游孫伯史記周有游騰魏游楚前趙游子遠前燕游邃又漢藝文志有游杖子梁游君公唐游重彥宋游酢似 古今姓氏辨證出自姬姓鄭七穆氏其先鄭穆公生公子偃字子游子游生公孫蠆字子蟜蠆二子以王父字

爲氏。叛子子明生良，良以父有罪廢，鄭人立瑕，弟吉字大叔，爲正卿，所謂子大叔者也。吉生速，又吉兄子游楚，字子南，生昭，其族仕周者曰游孫伯。秦漢而下，著望河北廣平郡，與宋焦談爲廣平四姓。至後魏游雅，字伯度，秘書監，梁郡宣侯，爲廣平任人。其族祖曰鮮，字慕容，慕容時爲樂浪太守。生幼，仕爲容玫，爲廣平太守。幼生明根，字志遠，仕魏，孝文爲儀曹尚書、散騎常侍、鴻臚卿、新泰侯，年七十五，爲國五更，謚靖。歷官內外五十餘年，時論貴之。與高閭以儒學齊名，時號高游。子肇，字伯始，襲爵，官至廷尉卿，博綜經史，外寬柔而內剛直，甚有賢稱。子祥，字宗良，高邑文侯。其後有徙居揚州廣陵，隋唐間與戴商盛人爲廣陵四姓。

游吉

姓氏遙華：游吉，字太叔。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伊使張骼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游速

姓氏遙華：游速，公孫楚。春秋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孫

史記周本紀：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賈逵曰：二子周大夫也。

游殷

詳游楚傳。

游楚

父殷。續後漢書：游楚，字仲元，馮翊高陵人也。父殷，爲郡功曹。張既兒童時，殷異之，引既過家，殷先歸，勑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宜知，斯方伯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以子楚託之。殷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游殷。月餘，軫得疾，但曰游功曹來，伏罪，遂死。咸謂殷以冤誅之。楚忠果質直，爲蒲阪令。曹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中，漢丞相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告之曰：太守無德於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寇來，但共堅守，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取太守降未晚也。遂城守，而南安果將漢兵就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漢兵：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使顒鳴鼓擊之，漢兵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漢破滅，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曹叡嘉之，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叡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聲稱諾。叡顧笑而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游雅

魏書列傳：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子僧奴襲爵。卒，子雙鳳襲。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復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遇累朝，見重高祖，掛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游僧奴

詳游雅傳。

游雙鳳

詳游雅傳。

游曇護

詳游雅傳。

游鮮 拜游明根傳。

游矯 拜游肇下。

游明根 魏書列傳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鮮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爲主書高祖踐阼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明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款南征沔西仇城遷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遷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絶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

三吴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絶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宜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温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内外並著勳績遠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遐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欲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任隆固辭賢者達節但李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忝榆之年鐘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綿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先素蓬屋歸終鄉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内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特侍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清梗幾顛沛不渝辭爵主切之年克節臣權之日顧視華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治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懸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北史列傳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明根幼年遭亂爲樂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聚畫倩人書字路逢書地學之長安鎮將賞璞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贈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

爲中書學生 北史列傳

游肇 魏書列傳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説高祖初爲内秘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秘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黄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大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僚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遷祖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

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襲以宿豫來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久捍危弊。宜速當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賊敗。遣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之款雖有款。是當然事。有損益。或俘寒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達口。六里雖尅。尚不可守。況方事建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逼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尒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眞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鎭之自古。鎭戍妄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頗侯。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鎭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國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晚。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叉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賻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者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尹。尅也。世宗曾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群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秘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

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辛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諡曰文。子皓。字實多。襲。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𤩹。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𤩹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游子祥
詳游肇下。

游皓
詳游肇下。

游安居
詳游肇下。

游馥
詳游肇下。

游思進
詳游肇下。

游寳藏
詳游元傳。

游元
隋書列傳。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寳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諱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揚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侍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勤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絶域之所。軍糧斷絶。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

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緋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游仁宗 詳游元傳

游邃 北史前燕廣平游邃為慕容廆股肱之臣

游恭 詳游簡言傳

游簡言 五代史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貞介獨立不附權要元宗頗望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倖倖憎嫉者衆選人郎虞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為鄂州杜洪掌書記洪敗成來溫慕試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扶私忿誣謝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于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扶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見其子憑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觀治簿書皆責嚴峻人或以事請寄必固違咈雖宜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南唐書列傳簡言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為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為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為戶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有言貞介獨立不為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從毗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是其子憑為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拜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察吏畏之於是六職辨集以執方不為群輩所附人有請託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

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游奎 千家姓廣平人宋朝登進士第

游烈 武陽志烈字晉老平江人初以孝節稱登皇祐元年第從胡安定學終職方員外

游師雄 宋史列傳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辟延將劉璠與主帥議戰寇來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諜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璠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禼帥延安辟為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壘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薄禼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名泉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種人無停兵運石鑿井濬溝繕城遂備益固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荊粵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為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胥屬羌搆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已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遠納迷結珠三柵及護耕七堡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餽為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策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勲勞未錄此為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

賊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說於討蕃師雄請進築城壘以自蔽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率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邀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游師雄傳贊　惠章推轂我籓蘿帝命橋之如孥嬰兒維特謀臣雄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胥不酬功天子所嗟既挽而遣寵祿是荷張舜民畫墁集直龍圖閣游公墓銘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潜德不仕考光濟始爲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爲兒時不妄戲笑聞絃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刺勵蚤夜不休同舍生始則少之已而歛衽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横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與由是名振一時豪雋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進士第一中其科授儀州司户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從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登科者權鹽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正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糧築熙寧寨及使相視葉燮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帥涇原以公權管句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安公同提舉常平劉璯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璯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諜者至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詔以機事璯驚曰向非公幾於虜矣趙禼帥延安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夏人將擾時鄜延之兵與戰且患爲保安順寧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已備禼患之公爲調發毅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其有備乃引兵入鄜州襲荒堆三泉而歸康公嘗遣公按視順寧城撫寧和市公言順寧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順寧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句當公事復從趙禼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于鄜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

公行諸壘賑貸公使方蕃手洪蕃户磨鹽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孫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禼爲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而方迫於泰索不暇省文檄皆倚公王韶爲樞密副使謂禼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乃以終喪凡三被詔懇辭延充禼之行與主帥郭逵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潁州軍事推官秦帥呂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朝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說不同公條辯白禧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何慮元豐四年主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勾當公事軍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句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禼帥慶陽再辟爲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禼移延安范純粹代之留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朝廷當守而勿失來何謂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起覬覦無厭之求四寨既予如瀘南荊湖有請者亦將與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求湖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爲恥安有天下之強盛而棄地以悦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語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其地而不有侮慢如前二年春遷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素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踏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求闕胥屬羌結夏賊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患之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然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諜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至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别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鬭智不鬭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僨不濟焉願爲首戎議三夕而後從之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黄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种誼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爲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萬於是奏捷曰臣仰憑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受策而弗謝輒侵擾吐蕃鬼章結聚溝蕃欲爲邊患臣與守帥合謀將長兵行天誅頓

陛下聖神陷陣先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槀街燮
夷邸聞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
邀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降其賞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
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氊死阿里骨秘不發喪詐以爲嗣當立請於朝
廷已而復殺董氊妻心牟氏因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
問罪於境上當殺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氊之後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公方
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如
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虞矣會范章排擒其事遂寢出
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
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以來古迹之埋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
鑿汶關山道爲坦塗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而水
不浸灌公教民洩潦涸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
興者復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粟粟由他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
售而馬病於無草公以粟與農且給漢蕃之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
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
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按以唐

張說獄藏使置之座右朝夕省覽盡心于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
路利巴蜀之行人自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被命公
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
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拓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爲
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
複嶺爲限隔犬羊之勢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
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
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
之親死而不葬寓骨于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
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若邊戍之
亡則建寺以斂其骸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按於刑部大理寺往往歷歲
時而不降淹獄縲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役法二十條朝廷多行其說七年
除祠部員外郎言天下祠廟多頹弊春秋爲享牲齊酒滴非所以敬鬼神
嚴祭祀願申戒郡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謝帥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論宰
執上三問不答既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待之遂除集賢校理權陝西轉
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粗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兵以

待餉反令輸錢可食乎借若帑庫盈積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露
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地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
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來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法既多糴之軍
食自足宜令內地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腳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
休民力又可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
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避名赴闕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安
條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以平熙
先執鬼章皆上禀朝算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賞已過分但當時將士
奮命力鬪而其勞未錄此爲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次
遮等寨上皆然之後面諭公將付以邊閫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
公邊防利害公即具變曆已來邊臣措置之臧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
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郡以公
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歡謠人自中條山下
立渠堰分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
兼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旨攝帥熙河
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未罷公至

則命解嚴徹備以休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
之後如于闐大食佛林邈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朝廷憚於供費抑
留於熙河限二歲同進公奏曰蕃狄慕義萬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
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於是
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
以制夏國使者競於成功意在討擊公以謂且進築城壘以爲藩衛席卷
之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
可共事遂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知陝州其後使者
悟攻取之難卒用修築之議始建汝遮納迷寨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
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需霈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
旁郡飢殍枕藉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業務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
公撫治有經應接閒暇若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
六日以疾卒於治亭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隕于州宅思邠堂下光焰燭
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
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積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書寫秦鳳路機
宜文字祐議汴沐皆舉進士瑞翊邠奴早夭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

李主簿男四人孫女一人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岡之先塋以仁壽府爲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曾氏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以孝行著於里中常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既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役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櫬而歸行路爲之傷惻友愛其弟師韓甚篤常過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韓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表之不喜聚貨財廣田宅爲子孫計獨以賙給親舊爲心族人主無以贈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卒常在邊塞其在漢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歎呼爭迓于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爲我聞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洮民愛之其殁也洮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蕃人之哭者相屬于路老酋邊辛甚將欵吏多謂公之德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入貢過其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大不事邊幅又淵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發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亹亹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如是而不得盡所施焉銘曰游本姬姓吉興于鄭元魏靖侯儒風聿脩悠悠千禩典刑執繼就主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矣謀于衆

軍勞實多在昔熙寧兆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剸聖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懺發雷霆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廟陵百僚蹈舞彰疑兜區贊我皇武桓桓奇功焜燿海寓乘韜閒朧剸竹清幽省曹卿寺出入搢紳忠以利國仁於保民其所施設同風古人悵彼夏羌屢擾西境公提將符獄立山挺忽從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尚保睽頸大勲不遂非公獨然屢顛去道樂發離蕪唯有令名炯如星懸刻銘幽宮萬世哀焉陝西志宋游師雄字景叔直龍圖閣知河州石從官二十餘年卒常在邊其蕃漢請爲將佐才否以至熟悉山川險易種落强弱靡不周知來年西臺先生集登游景叔龍圖大　最歲識君雲州之役畫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飆蓬亂石風雨爛衣冰霜破靡同甘胡馬之塵僅免戰場之骼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遥春朝名關月名酒不飲而嘗同歌無聲而自適軍亭掾吏未除於歲月暉車載旐已聞於思夕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於斯耶功名事業頓亭是耶風義游從今復誰耶悲仁後勤執不忘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泐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二十九

游

游冠卿

呂東萊辨志錄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一日謁范大史曰鐵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夙范子功在中書也公答曰公望實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其未嘗與人言差遣冠卿趨進而退于中聞此語因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誠告之

游潛

宋陳了齋集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　居士諱潛字升叔家建州建陽之唐石里累世爲名族居士少歎慕風力過人遇事無所屈奉其母竭力事父鄉人皆推其孝性樂善無媢嫉聞人善庶如在己終日言不及人過惡有盜聚劫過居士之門相戒以勿諱且呼于道曰毋怖里俗觀汲即分財析居士畢喪且十年猶不忍與兄弟異食居士居家嚴整以身教子弟二子舉進士中第酢試太學隸居士勞酢之官京居數

千親舊至者皆館焉倖濟用窘居士約身從儉以率其家唯恐不足爲親舊歡也酢除太學博士命下辭得知西京河清縣二年命再下就職未幾復請外官簽書興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初酢將欲求外補先請於居士居士曰士行其志出入適宜無不可者我何容心乎兄之子醇爲廣西轉宜平居士聞計哭之過哀日夜以其兄爲憂即分先疇歲入以助其主未幾居士得疾卒于齊州之官舍紹聖二年三月乙未也享年六十有六夫人黃氏有令德生二子酢今爲朝散大夫提舉成都府長生觀醇出繼爲南康軍司理參軍助之後自高郵肘解官奔齊州與其兄扶居士柩以歸今爲參議郎提點淮南路直達綱孫男八人僑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餘皆幼女孫三人以紹聖四年三月辛酉葬于唐石里之松原前葬居士長子定夫以承事郎江汝舟所述行狀屬銘於某以遷竄南北不暇叙述今家患自便憩於九江益自紹聖丁丑迨今政和丁酉二十有一年居士之基木拱矣而定夫仕不加顯所以奉承先訓居勵素守久益著也光揚德美其要在是矣說敵於衆僅之言乎辭不獲已愧不足以助發揮也居士自定夫陞朝累贈至中奉大夫銘曰閭里推孝盜不忍諱人與其誠善積于家言無枝葉誨子以身所聞取道唯是之循于官學者再求補外待請

于庭勤吉無悔捨彼所爭我實訓之取彼所棄恪守弗違白首未行不貳以俟沒而搞彰慶在有子

游執中

建安志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居鄉以經學教授生徒凡父業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書一舉於有司不荼行實純明後進於矜式名流推重之龜山楊公誌其墓宋楊龜山集游執中墓誌銘　昔余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遊聽其言揞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家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友總角已知嗜學嘐嘐焉以養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持操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邑里旁郡見者咏服聞者悅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劘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妥曲周盡不害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害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發其為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慰憾先生終不改曰學人負我無我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性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亦益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聚業晚倘觀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次舟之女配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邊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卒家義不改通皆其韞稽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衡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枝而堅徙之溫粹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諛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輠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識其樊者也異行之徒猶觝埴於康莊之衢炫然莫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三致士於斯時欲肆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曼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於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閻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銘曰嗚呼先生圭璋之珍踰賀不耀韜藏于身多文之富易云其癯費無欲清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雖弗堪潜德愈光歷衡之原望之聿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游酢

宋文道學傳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蓋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大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薦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宋楊龜山集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君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埋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余而已追念平昔疇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誰宜公諱酢字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余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侍次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來豹辟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選名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考再任以八寶恩特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衡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論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大是城鄉卑林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大望之知其為成德

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不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本支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事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秕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續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昔贈大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事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撝文林郎洪州司戶案士奔于官擬揉揆皆蚤世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刑曹士挾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將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嗚呼夫子胡不慭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祭游定夫文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余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鄰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後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時歟抱遺編而永歎悼此志之不伸望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從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宋朱晦庵大全集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為御史未幾去為郡江淮間人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為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為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

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昔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仰俯之間人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贅一辭於其間且復掇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朱熹記程氏遺書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先生曰定夫之篤信難及也又曰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悟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程氏外書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簡意思便道中庸矣　朝建議校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呂居仁雜志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荅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

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業須觀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爲然也朱子語續錄五峯疾病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峯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着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從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朱子語類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朱子語略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朱名臣言行錄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使是此說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不如此也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使不周偏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建安志游御史酢受業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見推爲弟有三人焉上蔡謝公龜山楊公公其一也並以道名於世其後得邑河清謁有政聲伊川嘗歎之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徽廟初爲御史求幾把麾江淮間思政在民所去見思稚官而過像吏肆有思意是以人欲其德而無慢其令若其道足以覺斯民澤足以潤斯世遭時清明而弗及用而功業亦不究見善類惜之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蓋公之所志如此侍制延平陳公實分鎮是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其可無祠於鄉之學乃爲堂於學之東偏立像致祠以起邦人尊敬之心又屬朱文公熹記之文公據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公墓誌之辭攷其傳道淵源皆自伊洛中來載公出處爲詳後之學者將求公立言行己之要蓋於是有攷焉

游操

建安志操字存誠有家學宣和三年擢進士第紹興中遷秘書少監擢禮部侍郎晚居盱江奉祠卒氏族大全操紹興中與潘良能沈介洪景伯俱爲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職少監秦熺於會食之次出對曰潘游洪沈泛瀛洲有欲用絳繹繪維綃綸絳爲對蓋熙寧中絳維陳繹鮮絳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

游仲鴻

宋史列傳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爲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稚貢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敘州董蠻犯犍爲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

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侵地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歛一切之賦可次第以蠲精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辟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將運判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中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拾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諭汝愚讀之皺立焚之不荅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況不死焉不去汝愚又不荅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觀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禪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荅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甚憾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觀過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紘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累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遂罷監主簿乃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逆吾死即填其日時宣撫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聚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以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亦政李壁奏除利路提點刑獄李乞休

致仕，祠而歸。遣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
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似，淳祐五年爲右丞相，自有
傳。（又尚見傳大全文）順慶路志：仲鴻，第進士。紹熙之末，上疏請光宗過宮，
言極剴切。及寧宗登極，國家無主，當國勢危疑之時，仲鴻盡心協力，贊助
趙汝愚定大策。策除大理寺簿。居亡何，韓侂胄惡其黨附汝愚，出之於外，
復歷守嘉定，有政迹。元一統志：仲鴻，嘉泰中以司農寺主簿出知嘉州，馭
吏以嚴，待民以寬。郡有積負，奏罷之。一日有司呈歲貢舊水波綾、馬頭綾、
苓根、紅花、麩金、紫茸、巴豆、金毛狗脊、丁公藤，仲鴻謂其貢可罷，惟進今貢，
餘例歸私橐，仲鴻悉緘於官庫。修渠堰，通水利，未嘗忘於心。政成，民懷重
慶郡志：仲鴻，果州人。（今順慶）名在慶元黨籍。人物偉然，操履方正，人皆望
而畏之。政尚清嚴，不擾獄訟
牒亦簡。丞相克齋先生其子也。

游似

宋史列傳：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
士，歷官爲大理司直，陞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
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
常平。請封謚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
盡事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而勝必循其序，兵吏
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貲有濫，
請給告之制，叅功者書填真命，付之使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
上方許從所佩，係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有濫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尚
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
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
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
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常不速。一念有特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
於憂勤既切，哀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摭太宗事以陳，
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
之勢滋甚，因覩太宗治效，敬遠相越，乃爲言者觀僞而從，詠敬畏以檢身，
未若貞觀之起卓卓，取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乞願陛
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
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謾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特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又尚見右行）
簡下。元一統志：嘉定州，似紹定末以尚書吏部郎中直秘閣爲成都路提
刑，重修壁津樓，爲魏了翁作記。大意謂向者張義立平佛灘之險，是矣，但
水勢自高臨下，旦暮齧城足。傳城而居者凜凜然，吞與係屬盡力於堤堵，
且爲支流以殺其怒，樓之右三教撗陳其下，中鎮諸砦，寺實近夷，略險所
弗及。阻本以爲固，而郭於是乎也。今灌灌然吞雖誅犯，令者而思之，禁亦
未保後來之皆我也。蜀餉百五十萬石，歲恃以給，惟都江通濟二堰，而積
毒弗餉，已損其斧之十八。今細櫨相銜，登擴日迭，三軍之士庶可說之端
平改元。似召爲尚書吏部郎。順慶路志：似，史父丕入官後第進士，紹定中
爲大理司直，因火災叩閽，歷數宰相史彌遠之失，朝紳見其奏本，爲之驚
愕。適當旬休，彌遠夜召似與語，至則彌遠謂近見奏本甚忠直，可直欲歸
鄉乎。似曰：忽忽妄發，法當汰去。遣二子宅之、宇之出拜，曰：游先生他日有
我地位，但福薄耳。即送去。明日除秘書丞，不數日除夔路提點刑獄。政西
路，又移東路。洗冤澤物，籍有聲。聞彌遠死，端平更化，召還，累除給事中，權
樞兗叅大政，知樞密院事。似素與宰相史嵩之不咸，嵩之密奏召二閫臣，

似抗疏言國有政，不與知，尚安同此執政，尚力求去，與潤雪祠。淳祐四年，
嵩之以父憂去，似乃召還，二府與杜范同心輔政。范卒，似代爲右丞相。理
宗在位久，贊定國本，又詔勸嵩之致仕，詔告天下，示不復用，皆以啓之也。
濤吳潛、王伯大入政府，似懇辭力甚，以大觀文奉祠，十一年十二月卒，謚清
獻。順慶府考亮闕經志：游似，郡人。宋登科，拜相。後歸鄉里，有詩云：步行歸
故里，俗語對鄉人之句。趙庸齋蓬萊館集祭克齋游丞相文：　中興以來
名相，江表忠簡、忠定，衛既二趙，以道定揆，簡冊炳燿。厥後卿卿(?)，惟公克紹
本原，濂洛知學之要。被服家庭，漸濡自少。暨擢周行，植立皦皦，疏指權門，
痛哭原燎。紹定庚去，端平收召，嘉熙驄風，排雲上叫，明倫有疏，血忱感詔。
淳祐初年，操守勁峭，鼻恥猶並，歸券何係。乙巳政弦，東鈞廊廟，以學告王，
說立惟肖，以道覺民，尹任不小。丙午阨澂，力扶世兆。諸賢鳴陽，群邪息嶠。
皆多舉掣，沮挨遣猝。一念開誠，來日可照。孤忠自知，愉人旁誚，卞莊巧伺，
姜公直釣，因危逆擠，善刀爲妙。霅溪午橋，臨流舒嘯，手袖文富，望穹鳥照。
螢光瘞存，落月孤皎。計音流傳，搢紳相弔，殄瘁之哀，天意莫曉。何公已知
不鄙庸謏，嘗冢孝使來訪海嶠，尺牘殷勤，如侍色笑，頃聞公恙，爲之心悸。
孫枝書來，公已不瘳，悲惻莫任，阻送丹旐，並裁哀詞，以佐紫醼。字漢陽枋

先生集代趙大拏上游丞相劄子 某伏以五陽爲夬六畫臨乾恭惟某
官榮髯九棘入面三槐鼎鼐新調天人叶贊鈞軸動止萬福某迂疎小吏
威嶽洪鈞司濟修髯凌競叩閽瀆尊是供鑒在爲榮某伏以三台曜芒一
相宅揆宣聰受職益壞中休方將鳴天籥以播大和運斗杓以酌元氣散
之廣宇陶爲陽春造化在一身矣蕭主長語嘵嘵何爲 某切以天者道
之形體道者天之性情宰相位天官而論天道者也言其體則包萬有於
一元極其用則散一元於萬有公相抱負此道餘六十年今日得其位而
行之伊尹之於成湯傅說之於高宗同一際遇肩華澤必故於亞夫商霖
渴蘇於大旱今龍虎殘黍有甚內溝遺黎思治尤切望雨以道援天下以
道澤生靈將見掌握造化至和兩間聲動陰陽叶氣萬寶乾父坤母作而
曰真吾宗子之家相也天下公望歆以頌德某嘗聞太平宰相易時危宰
相難晚周山甫江左夷吾李唐德裕誠所謂狂瀾砥柱中流一壺何可多
得惟我盛朝一司馬房人相戒以謹勿生事不動聲色措世太山此尤
光前絕後巍巍勳續無與爲比迹其所由司馬公文章道學中人也今公
相道宗百聖文祖六籍實溫公等輩坐未央庭中舉手前拜起大歎嘆甚
不難事世間惟道德足以服人郤萊歸種賢可希聖希母自遜若曰漢唐

以下總總相業則洪淳下風矣某合陽晚後粗知請書壬午東漕捐人忠
一識昂昂海鶴之表已知其爲偉人矣是秋蓬名轄末事奪不得與仙舟
俱來非公相外某實自外也自慶濤官一向不得上牋記俯仰止吳雲不
違景刹蜀事漸費文持幾思出關依借華幾又義不能去春代庖昌漢令
幸汰去而本關恰亦過消恭承相公收拾蜀珍兼狩采菲此天假某以依
來風雲之日也治金甕桐知自鳴躍而況於人致淪胲以候從者知已在
前長鳴振鬣 某不自忖度曼時感事撤以很見綴成長書附使中獻學
問空疎豈堪適用伏惟海岱深高不棄拳拳幾務燕閑特賜采覽不勝榮
幸 某勢分遼絕貌然穹壤安敢借中紫微壁中五色連芒耀燭無疆之
問亟陽有當然職分敢避下走 大學一書合內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
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用
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堯舜禹之精一湯之建中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
皇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
也而得於人聖人性之動無非天理而大學之名以隱賢人勉之必推求
天理而大學之名以彰無治亂無古今無小大必欲格物致知必欲誠意
正心必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大學其何以哉吁當顛沛顛洞之秋

而唱爲仁義道德之說脉者嗤鄙識者所深善而欲稔之也恭惟大丞相
國公先生性焉大學之蘊情焉大學之著言焉大學之文行焉大學之素
自著爲圖條分句析明其爲一貫忠恕之義疏皆前賢之所未發而獨得
於心者故見之行事言言允蹈闡適則書知身修矣事親敬兄知家齊矣
詳刑而法意允掌銓而品流清給舍而繳駁當知國治矣惟平天下一事
非位宰相不可而今日亦得志而爲之大學功用此相公平日抱負之素
而講貫之熟措之天下必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然某嘗謂天下之治
不可以一人之智識窮一材之氣力任周公大聖人也猶握髮吐哺以羅
天下之賢傅說大賢相也必旁求俊乂以布列有位方今大而政府可謂
得人矣豈無惟孝友于者洗回於下寮主兵主財可謂得人矣豈無私道
孫吳蕭北管晏者淹回於散地豫士中豈無御史學士
才豈無放棄於江湖將帥才豈無汨沒於卒伍至於小善一藝可以補苴
罅漏而共扶明時之治者豈無困滯於草萊某固不能盡識每觀歷代人
材隨上之人意向好樂莫不雲蒸霧涌類從響應以就一時之治今相公
端揆以來亦既數月矣惟聞薦引蜀彥四十有餘輩而吐握之勇旁求之
令未之有聞焉夫宰相者天下之宰相則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門下士也

量材授任何間川南晚康稱事異分貴賤昔南人作相專任南人皆其量
有不足識者至今少之相公以大學之道平治天下必不復效做矣夫但
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于今有年悴憔飢渴引領商霖不啻大旱
使曾不崇朝而澤滿天下猶且遲之若更遠延遲迴分別疏外則西郊密
雲而苗其槁矣某於乙亥歲參蒙相公知其有寸長可用持賜鈞翰於安
先生屬以成身起家之事抵今茫然真所謂一夫不被其澤者用是不遠
萬里紺鳴迴轍且以博采人材之說爲獻庶幾獲兼收並蓄於呂祭宰相
之方之萬一大木爲杗細木爲桷非曰能之願學焉冒昧狂言惟相公裁
察某再拜 代上游充齋親劄子 某周調元學坐政事堂大化鴻庬廣
宇照晏海內之士判水鏤玉摹寫象似意何足以髣髴其萬分哉某惟知
朝用真儒以來帶水息授鞭之虞石穴有登天之險蓬婆的博絕無旁蹊
所謂不動聲色泰山四維此等經畫人豈求山別墅付天幸於偶然所能
了辦耶然臺宇榖攻技各有窮廟堂邊郵願堅初心矜恤良肯某非謂相
公蜀人偏爲蜀士緩天下以私一方益願日肯勞歸重腹心今日所當加
謹於此爾 代大考功到黃堂謝充上游相國劄子 某去歲曾於郵置
上狀歷布空懇計已呈徹鈞覽矣某肖形中一長物無可比似顧類蝗來

日懼滿盈夫何大鈞洪播不賜汰斥而黜錄之宰相之方道固如是自惟
跡陋豈構班聯隆命飛來悦汗交作感心難於毫遂已於十一月理舟出
峽三月望日遂抵池鎮江行萬里皆冬涉春風濤霜雪飄蕩凌震猜賀不
禁岷峨崎嶇嗽萎荀疾證轉加實難前進欲乞鈞慈稟白九重放還田里得
尋醫問藥不至填委狼狽受賜深矣情迫意誠不覺煩瀆皇恐萬生伏乞
鈞照方秋臺集回游參政劄子　某自未脫氏伍已知世有程伯淳甚深
和仲司成時時為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肖也某也晚執御無蹤於今
十七八年司成之言故在通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善類幸甚然
曳裾門下者于冉于四未得一望末光遐然懼且愬莫知所以敦閫
夾袋收錄仰上名氏某極知其僭而心心其敢不承惟鈞慈貫之

游某

宋呂祖儉大愚叟集游承事郎壙記　先君諱某字某蘇曾大父而上兆域皆在邵武故世為邵武人崇寧中始從名數於婺之金華至於今四世矣大父從葬于北門之外故又為金華人先妣肖受命書捐棄諸孤卜地于邑東惠日鄉後湖之原先君命吩請銘於太史先生先生憐而賜之銘每念先生所以銘之之意望邵武之阡登北門之坂而上吾母之墓未嘗不悲涕沾襟也吩受先君之教游出從師友游粗知所以無忝其先者晚得一官既不克養母尚庶幾奉先君之杖屨於淮水之濱以祗三年之養罪逆不自殞滅先君感微疾其勢浸劇雖內自憂懼有所忽且諱而亦豈謂天降酷罰而至於斯極也先君慈厚樂易閨門無間言伯父卧疾累歲先君朝夕造牀下問起居安否何如未嘗一日有倦色且謂諸子曰吾惟恐見伯氏之不起也先君即世伯父感愴特甚被疾從旬日遂至大故老兄弟至情於死生之際蓋如此其於宗族姻黨曲盡恩意卒之日來赴者相屬及門莫不傷怛感涕若有所為而然者先君政和七年十一月某日生再被慶壽恩封承事郎賜緋魚袋致仕淳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陳氏封孺人前先君七年卒子男五人吩修職郎新盱眙軍學教授次璞璵珙瑮子女三人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幾璯著璪男女十五人諸孤卜以是年九月八日克襄大事與先妣同兆自惟孤露摧苦不能追先君之隱德以求碣誌於當世之君子姑叙其歲月梗槩書諸壙而藏其副於家俾若弟若子若孫知所考焉

游元

撫州府志　元字淳夫直祕閣經之曾孫為人外和易中實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

志發食服膺象山先生學論議平實為大健膽舉進士晚思授安化溥就攝邑以理義訓導邑士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漢峒凡訟鬪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會長子夔主南嶽祠往就養卒於醴陵年六十七有安化講義詩文號新堂集

游少游

建昌府南豐縣志　少游字希御褱家學博三首鄉薦登隆興進士第又試中教官科為贛州教授筠州上高丞攝永興令郡吏皆賦語侵公公叱曰剝民之政吾不忍為令杖之郡守賢公逮吏去又取宗室武斷者繩之由是豪猾斂手永興大治臺郡交薦改知廬陵縣有勢家與民爭水利至鬪死郡欲右勢家又有盜誣執富民縣鞫實其獄郡持不下欲入富民罪沒其貲公皆力爭曰吾寧棄官歸敢天陷人事死不為也事遂得直通判南安軍大水暴溢太守挽袴兒彷徨無策公即裹笠登城帥十數艘救之民得全活擢知澧州罷歸三奉祠卒年七十九官至朝散大夫賜服金紫有文集若干卷瑞陽志少游建昌軍人登進士第淳熙庚子以修職郎來為丞性識敏悟文籍一覽終身不忘校文廬陵前此考官甫撤棘亟聞道疾馳少游獨徜徉累日且作詠梅十詩弱益國周文忠公大家稱賞有士子什百為群以去取來問少游隨贊應答略無凝滯衆皆語塞而退士論韙之

游中孚

建安志　中孚字大信崇安人博聞強識春秋左傳漢唐史記嘿誦如流能言其異同得失上下數千載事纚纚可聽
參政李公光知宣州會義方叛勢甚猖獗既拒守且議遣官趣救兵道路阻隔僚屬皆憚往中孚特為光門下士慨然請行單車冒白刃由間道至平江見大帥乞兵解圍賊遂潰去事平李公欲聞於朝命之以官中孚力辭後竟不仕卒于家

游九言

建安志　游文清公諱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後改今諱祖某潘太學籍籍有大名終嚴州通判父嵩登科終湖南參議官公沉靜有謀諒慨善議論秦檜當國推抑忠良公年十歲為大詆切鄉先生見而異之及壯銳志當世好交結西北豪傑書序大極圖曰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少從學於南軒張先生栻南軒教之求放心公初處靜室置筆札于前且曰心之出吾不能知及其入也即點以識之其初至千餘點漸次調伏點日少最後怡然

平定無欲無求始見心之本體推以酬酢世務各當其理所在學者多師事之號默齋先生早承祖蔭舉江西漕司進士第一歷古田尉江州錄事沿海制司幹官入監大思院上界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京尹戶部致螘公志不受取家人衣飾貿錢給從者歸白都堂放苗八分已上前此未有也京丞相鐘爲匠監公聞其欲爲己亟往見言同僚有年高須合顯者請遜之京曰吾欲及同僚必求寂乃可及期公又以請京卽兩薦之何公澹亦欲論薦惟不肯受薦光宗居體仁須和公意公無拒色二人劈薦書來明日公往拜之然盡於匳中迄不用時李爾構言有司妄費希貢公上書極諫大係內侍戚切齒會南軒帥廣西招致幕下移江陵復辟為屬公以前事力辭時相與南軒素不合疑可把以就己公亟部注而歸慶元丙辰南軒之弟杓帥金陵起為江東撫幹學禁方新無敢言公記上元溥聽明道祠痛詆之調金椒令以不仗養親乞祠閒禧初守文紹節安撫淮西且下辟書以公書焉饑民大守公平生未嘗覓舉有舉者受之唯謹亦不援以改秩守文因奏取吏部所積薦積爲改通直郎公辭不得已從之他日過都尚書薛叔似數爲稱侂胄道公之爲人韓亟請見叔似迫與偕行公夜來扁舟去有以祠記爲言者竟罷機幕久之幹辦諸軍糧料院改知光化軍令赴奏事既至叔似宣撫荊鄂辟爲參謀官未行病卒於家卒年六十五歸葬建陽之劉源端平更化有旨特贈直龍圖閣賜令謚有語錄詩文傳于世播芳大全集朱晦翁答游誠之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未知也無不善也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無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推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呂二書爲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氏族大全誠之南軒高弟也嘗論太極無極閒者服其簡工詩如東風不肯催桃李留得殊離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閑處說憂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等句詩家所稱

游九功

建安志游九言弟九功字勉之一字禹成以父任主臨海簿與令有所可否白于郡九功執並堅守不能詰黃岩大投拜檄往視無難色多所全活開禧丙寅爲威軍令有遇卒謀害主將九功擒其首以階級繩之守大紹節辟充荊鄂宣司準遣德安戍兵潰歸有反側意九功絕江撫諭衆以帖息京西帥劉光祖辟知江陵縣縣有堤戍圮不常吏調夫爲姦九功分鄉畫地不擾而辦嘉定己卯與元夫利九功特守金州州無城壁乃以制參便宜遣兵備禦收復鄖鄉在金五年除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房化新貴九功移司軍前督餽餉有同列譖于朝予之祠癸未爲郢兵部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論對言舍法用例之弊朝論是之下于方國人言征役無常以資益直褒素而民心失將帥朘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謀依護疾忌醫而士大夫之心失次月塗注知使補外上即位除職知泉州豪族有撓政者必裁以法貫胡紀禁即縱之使去嘗攝互市貨之出入聽於司存無毫髮私端平更化以司農少卿召疏論姦貪多佚罰諸貶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客院副承旨識除秘閣修撰知慶元府不吐不茹有古循吏之風除權刑部侍郎諸告徑歸力辭除集英殿修撰宮觀猶兩被召免疏八上以次對食鴻慶祿請致其事陞寶謨閣直學士九功清謹廉恪語不妄發昆弟自爲師友講明義理之學命所居曰受齋閑居八年吟咏自適無疾而逝享年八十一

有詩文行于世宋劉後村集祭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達矣淵源御史從業河南之門爰及默齋學于南軒公稍後出以羌和墳兄之賢季師之嫡孫匪曰菁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紀雷霆威遷藥石言癖笑爲倦鳳背啄吞或勸少貶屬鼠嚇鵷法從非貴方面非榮隶詔上雍頻疏扣閽身不敢私君不可誤本懷止足剡迫耄昏力請得謝冥冥高騫一區之宅五畝之園從倚茂密掬弄潺湲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裁范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邴原昔仕鳴珂公方擁幡每奉談塵亦同酒樽公晚東歸我適南椽坎壈百謫久伏丘樊寧痒偏枯併閟寒溫耳聞山頹淚如河翻殄瘁情深衷誄詞繁空誦離騷安能招魂嗚呼哀哉尚享

游汶

吳興續志汶字魯望清獻公似之孫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提刑俱有能聲貫似道當國公與之論事忠誠懇切未嘗不鳴咽流涕國亡隱居德清至元間參政蒲大全薦爲福建路總管固辭不就大書衫背云前宋提刑今時百姓服以出入卒葬仙潭山

游完

元一統志完字濟民婺州人也至大元年歲荒完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套春秋以家財雇覓人工平治道

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游建叔

元吳澂支言集故逸士游君建叔墓表　嗚呼建叔之役十有一年矣葬已三年而其子惟和始求予文表墓惟和哀父特年甫十有三今既冠既婚而學未已思欲不朽其親可謂能子哉建叔諱應斗姓游氏世居撫崇仁縣崇仁鄉其地曰樸鄭族大而蕃敦本務實儉勤殖生在宋之季汲汲以盛迨今將百年而其隆未替也建叔好尚文雅少嘗進士詩賦藝成而科廢南土初附新官莅新民官府數有重難之役至称侵漁豪横吞噬之徒人莫聞而出疑於支柱者卒身隕家毀建叔佐父兄歷危險理紛糾智足以破姦勇足以禦侮卒底安全而生業彌裕元貞大德以後世道清平人獲休息乃治園地大室屋日共賓朋詩酒談笑游士張容時相過從殷勤款洽周急恤困皆悅懌而去卑財不競小利粒饑不湧高價取與各當於義睦宗郵鄰有請假而無欺親同產雖別籍友恭弗弛得子晚愛之至教之篤鄧氏子隨母來歸撫之如己子視禮經繼父之道無愧焉延祐丁巳七月庚辰以疾終年五十有九久循木非葬宜乙丑正月壬辰安厝于林陂道社之原元配李繼室尤俱無子惟和王出也自予之大父以來與游族交際建叔於予猶兄弟然雷而大才而良吾里之吉人也予又善繼予是以慨然興懷而文其墓門之左

游常伯

元吳澂支言集覺溪游君墓碣銘　游君常伯倜儻不群早年以進士詩賦伎雄筆流意科第可拾芥聯既廢試屢屈須貢而廣試補國學弟子員往試又不偶乃礲斲燕覩芟發芽耕教授里中子弟循循有繩矩談論古今世務亹亹可聽遇時革運天祇有闕于天曆者致大師君居且通道不虞師之奄至父子挾僞七人為嘗兵所獲俱來將以次就戮戮二人畢其三將及君君之子佐不忍見父之死請先殺己小校義之以白主帥君雅辨偉恣對歆帥奇其才得釋上送于朝事格不報於是君客游燕趙齊梁間甚適恬無仕進意越數年前主帥參江西行省政至邑有所逮問君門下士出入左右得須撰辭忽有飛語譏君漏言于外自辨莫可憂懣以卒年五十有二至元癸未四月一日也君之配陳氏後一月亦卒其月合葬于璋湖子男二君佐君佑女一孫男三曩孫女三君諱常伯撫州樂安人家天授鄉之上覺渡自號為覺溪翁余猶冠已知君君卒二十年君佐始立墓石請為誌銘嗚呼余之故人也才如是所到止是其命也已其命也已悲夫遂叙而銘之銘曰能與不能人者明明成與不成天者冥冥數之不臧有委其失吾知吾銘尚供幽局

游恭叔

元吳澂支言集游恭叔墓碣銘　游恭叔與予同年生月日予為長其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其意氣藹藹如春陽之溫雖有道之士不是過居撫樂安天授鄉梅山里少讀書能文壯罹兵禍幸不死得以去既得釋而還相其父治生業日長日盛數年資甲一鄉然皆敦本務實積累所致未嘗侵剋以取贏兼并以自廣異乎世之不仁而富者家通通遺凡南北往來貴勢闒居之人及門一以禮接饗飧之具信宿之舍雖甚叢襍紛擾略無厭倦意是以貴賤賢愚靡不悅懌其卒也人悵怏懷思焉善餘地理暇日杖屨從容求佳山水處登高望遠悠然自適人莫能測也考諱士大妣曾氏恭叔諱德昭娶晉氏子男四劭勉方茂功女二孫男七應誠應陵應丘應□大年應丑應春女十有二弟德驛先二十有三年卒有子一人遺命命子劭分其貲之半與之生之日宋淳祐乙酉冬仲仲旬之五卒之日元至大辛亥春仲仲旬之九其年三月十日葬于懷仁里之古石原其卒其葬予留京師皇慶壬子冬予始至家茂功之子大笔奉父命來請曰知吾父者先生宜有述以傳不朽予不得辭乃叙而銘之銘曰吁嗟麟鳳若而人鄉有遺患門有賓長才佚佚行恂恂令其死矣誰與倫乙山之陰宰木春德人所宅古蔚陳

游德洪

元吳澂支言集游竹坡墓誌銘　樂安功陂之游為富族而竹坡居士崇儒尚文以澂其子居士果有以異於等倫者曰有利必取歲凶必閉米騰價富不仁者率若是辛未大饑郡勸分三日一糶居士謂饑者豈能待三日而後食請于己令計糶戶口數分界當家日給其食至早稻熟乃已邑令高其義此所以異者一丙子冠犯邑鄉閭震驚居士家崇仁樂安兩界間鄰邑籍為保障郡命彈壓二境他人處此挾怙官勢軒輊新附未定之民脅取其貲或以報睚眦恣居士不然相安於無事此所以異者二世俗議婚姻擇家力勝己者覲其裝送之厚居士二子長曰中娶鄒次曰中娶饒娶吳皆清門貧女略不問其所將此所以異者三甲午春冠猝至獲居士以去咸危之意必不免寇以其長者至中途釋之以歸益其平日處心行事有以異於人故其受報於天也亦異居士易直謹厚諱德洪字宏甫得年八十有二卒以大德乙巳正月二日葬以是大某年月日娶李氏侍郎公之族姪女孫先八年卒女二俱適黃孫男四謙恭巽儀孫女五適陳廣黃何一未嫁中歎歎徵予銘銘曰世

之學儒謂迂謂拘有識斯殊淑僕以書。

游志遜

國朝龔斅鵝湖集游志遜表辭 游志遜元敬系出廣平廣平之先歷仕魏隋唐南唐皆爲省部臺諫官宋遷於閩亦爲臺諫者子程子之門人定夫先生也又自閩徙上饒之董團以八行科擢高第者覺民先生原敬之十世祖也沿宋涉元以詩禮承家者數百年不廢墜號稱望族元敬號楨生自少有志於功名嘗從伯父起南先生屠及卿先生仲容徐公游二公咸器之長而有成至本朝以邑令陞大理之爲授南昌瑞安丞廉而有幹莅官則民不欺受委則事易集居六年無失政以考上上遷監察御史公謹敢明決屢有敷替功恩例出僉四川提刑按察司甫六月被召戒途沒于夔之雲陽公館自筮仕訖考終纔十二年由將仕佐郎一再遷至奉政大夫封爵顯其父母妻子嗚呼亦榮矣哉公未仕時倜儻好義不尚修飾所居有溪山田園之樂日與鄉黨親舊以詩酒自娛若無意於世者及居官則忠義之氣發乎天性卓然無少屈撓自非家學有源平昔師友講明之素不能爾也顧有弗酬者以不獲掃除先壟爲怏怏耳友人某樂其志之有成而哀其願之不遂請爲些以招之

些曰閩之北兮饒之陽有橅其原兮遊子之故鄉喬木翁翁兮山蒼蒼家聲不墜兮世澤乃長公之學兮不在乎篇章公之事業兮於吾道而有光冠之岌兮昂昂衣之緇兮煌煌羽儀爾兮振朝綱霜滿路兮春載陽蜀父老兮喜且慶信故舊兮遠相望命之衰兮身則亡有不亡兮百世芳巫峽泠泠兮天一方魂魄歸來兮路渺茫

游顯

元姚牧菴集故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位享年七十有四又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廣東道廉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僎自汴而郢持故翰林侍讀學士高凝所次事狀以墓碑見託遂徵而敘之游世不可遠本考逸其諱妣呂代之崞縣郢姓歲爲羊裘三千以衣寒者備工鏡平太和嶺石路艱崎步輓害真白金爲兩五十人伐石橋崞水以通夏冬闌漲病涉鄉民患之目爲崇善老人天馬南牧金宣宗播汴徙居許之臨潁東皋卒葬其地歲壬辰拔許公隸大帥八速不花帳下由是善國言俾經歷

其府事後同千戶奧屯闍從諸侯王南征破金商鈔唐鄧何太尉裹陽下帥府版爲副達魯花赤軍將劉儀陜海呼延實叛執公送建康太尉劉石河言其材武於制置孟珙會珙移節于鄂遣石河防秋淮漢公說珙求爲前茅遂得俱北將及隨與田僧住二騎夜遁射虎縱横出入林莽瀕死數數及鄧之新野適與屯闍兜徼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罕所爲驛致龍廷歲庚子入見具陳思主棄妻子挺身來歸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兵食虛實我加兵誅可以必舉太宗喜顧通臣曰若輩嘗徼一言及此因嘉歎公昔太祖由一回鶻迎降賜以羊馬校之豈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御自脫歎死間關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竭其封襄陽新民二百家世爲田氏加賜銀符錦衣二襲亦校之豈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歸牽是民從堰鐵柏壍漚水爲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後宿衛憲宗制授金符以爲大帥卜鄰吉帶幕長且行賜之酒辭帝曰御辭朕前將飲無人所聊公曰臣何敢向欺今既効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御歸至鄧大帥軍漢北敵壁閉寂無人開門拔幟招諸軍進及帝自將伐宋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諫巴蜀水則江流悍急陸則陟降山獄舟車皆不可施利魄饋甚艱六軍出此恐非萬全之策不若取道關東奧屯豈臨江漢世祖時方潛龍帝曰左方之師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事宜即便言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禡而南追覲于汝陰欵自今凡所欲言指故平章政事廉公時以宣撫從征偕以入告大軍至黃陂責中書南合資取敵舟公言斯人徼忽於事恐既集者不嚴守警將復散走而累然俾公治別帖萬戶戰舟而萬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居多瀕水無不能操舟者盡前停壯士立兩幟下令能右否左得九百人遂濟江授之銀章行宣撫使世祖正位宸極中統之元制位中書左丞大名宣撫使張公仲謙下明年代張公爲使其褒辭曰割愛就義遇敵有功處已端方臨事敏給又明年璮反益徒濟南張安撫訟公嘗通書璮帝謂近習游某豈爲是者鷙禽爲孤所憎然耳及籍璮家而書無有初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其人亡命踰年公召至其妻子械之令出保無他也其人膝行於庭祈死公曰吾誠爲是汝言而可吾所無有而汝言然汝爲妄人且勅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其忍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織入賀進宴故事非宗臣國人胡床不入宮門殿坐皆席地不爲設榻侍宴不稱觴至是公請稱觴制可之後賜黃金盃斤他日帝燕坐虎帳方止人入公至爲衛士所訶爭呼於庭帝曰是非游某耶召入詰曰何爲而然公對臣將有請爲衛士所遏不知疾言上徹

宸聽罪當滅死帝默久而出之裕宗特為中書令樞密使適至復召之入
令盡所言對以臣聞將改宣撫司為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而下官
之人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弛而不治何關乎官之名今雖變名宣慰
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夫宣撫之人猶瘖夫鼓不鳴而新其枹聲豈加大
哉因歷短諸臣無少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眷侍者須此等人至
元二年進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未幾改南京路總管兼府尹四
年改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公以乘輿歲來居冬其儲峙數倍馬藁秸諸物
和市之民直多不給為所司盜有豪宗鉅室田疇連阡有持不輸中下之
家率反戶及公則以物力多寡差賦之直已無所漁牟敢有為奮鶩猾者
悉論如律民力紓息其年賜楮幣五千緡入言左右兩丞相安童伯顏二
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為樞密則六軍之政將日齊
肅於前制可以伯顏同知院事六年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
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永平萬戶削石囷七于漢中流以絕敵舟職漬囤
之兵千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安西王國秦來至公見之六疊
順聖皇后賜金帳載數十車用事臣欲置憲府索鈎慶賜之閒慝剗張建
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即彼以置留車一昔用事臣譏其不恭銳欲
深治公力陳辯且責其人衰珎罷右丞相入為大官人有事千者斥曰吾
守大釜南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歸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紀或帝聞
之謂王弗戢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身見其摧大臣於庭且聞帝
託裕皇於他日者庭瑞由以得受輕罰二年伯顏濟江下鄂帝曰游某囊
於列聖朕前策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為者今聞濟江而獨不與意
必熱中其召以來授前軍宣撫使大軍臨蘇州公從七騎薄城呼曰我游
宣撫也來曉吾爾州將丞相奉詔旨諸軍以平江南誅賞精明其早自來
歸取富貴比他州將不然拂衡一樹則加誅後服為屠常州續耳無遺殃生
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即以城下公身至坊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
軍律降城不誅其安爾室家無恐或持金為謝曰吾非利貨為者授蘇州
宣撫使遣人四出招來逋民凡得十三萬家貸倉穀為石百三十萬為糧
於民約秋熟償官及期民驩輸之無少折閱十四年授中奉大夫浙西道
宣慰使杭民聞來相語曰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
布帶蕭牆織帝輦至顧謂之曰卿老人宜力良多一日俾坐胡床持杖指
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擱椴太官所上飲食之後疾遣尚醫
侍藥衣白貂裘皆殊恩也疾已入謝言江南賴陛下神武文軌一矣惜往

敎宣聖化者不稱任使勅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為浙西宣慰使者死省奏
以國人嗣為上曰游某非國人何其指盜殺臣為平章者曰是不可否汝
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年授中奉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
用兵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衆皆齊集資食於杭凡廩米八十
餘萬為石又造海艦若干百艘材不足於用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直又戢
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不脅其急動以失軍興綫制勅從事其豈怙無如
數本弩至刄皆頂為千事盜殺臣益棊乃好言入聞游某高年當以某人
為使少分其勢實欲遣位公右上名其人至曰游某老人汝可父事其欲
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其言從十九年是臣見殺于盜其姻黨貪墨姦宄
上盜公幣下厲齊民者諸不法皆露而東南新國尤罹其毒公為鉤考推
是一省徵贓四百餘萬為緡明年明州民飢貸米石五萬餘約償如杭及
再用兵日本詔軍興百需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猶支持視事孳孳于揚州
官舍斯其所履歷措注巃數大者自餘其敏政如尹京日必待命于庭東
令中書乃歸治府雖事叢至其前必決一或然火達曙不得家食則必取
之市霜雪寒凓至宿于野與造海艦于杭役場達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
視竟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恤孤獨或為人所抑則不大聲已呴
呴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
竊戍軍之馬于律當倍其償軍泥南征為先假諸公幣同署者難之公則
曰過則在余不及諸軍興之期日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悉輸之官受
罰不訴為杭生獲衍業浦賊周先鋒輩四人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猶覆
掌鼠子何為皆官以巡捡給衣服貨財遣之曰能與而餘黨舍賊為平民
惟汝反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窟半天王據海隅官軍加誅
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之偕來凡此皆事動天聽者也
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氏子男四人永賜永祿天祥永衡永祿知延安之
綏德州天祥入侍裕朝於東宮與永衡皆不祿女六人長適陝西行省男
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為國璧次適靳黃等路副宣慰
忽突帶次弁而夫李適史太尉忠武公孫知安陸府史熾男孫四人偁億
倫偰女孫二人長適提點奉宸事夾谷思政幼在室男曾孫三人元嗣元
傳元晫女曾孫八人銘曰在昔英文名城剖分為開國臣賚其庸勲公時
還南首策平宋克沃帝心顧曰禁從咨汝如林孰為斯言斯猷且同功勞
位尊其封褒民為家二百其世有之尚力是護定寇二麾守而不渝歲賦
名城天府尚輸獨優公家豈私其有雖儲千金富無此厚英大冨之世祖

貴之在前秋之王食饋之位亞人臣龍光匪夷自夫壬辰子在乙巳五十
年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衆謂之曰何懸其平生庶善則多維列聖知無是
爲大爰筆之
碑永白隧外

黄崇妻游氏

宋朱梅庵大全集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
光祿大夫邵武黄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
所追爵也世爲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
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爲女師夫人幼嘗學
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紃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擬進人
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賓客佳辰
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妥勞於娣姒也姑性嚴
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溫凊禮無違者
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爲諸婦楷模遭舅喪大夫公素
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廢爾先業爲也退斥槖中裝以奉其
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公爲人誠慤莊重夫人以

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謀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雍睦其美而
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賙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儆警
亦頗信尚浮屠法教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
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
言則寘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即爲延師擇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
於河南程氏行業淵懿爲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
足以爲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告病甚大夫公泣視之夫
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爲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
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
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於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使奉璽書就而問之
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
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
逢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
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
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具語其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剟其
大者書而銘之銘曰長年之游世有德人弗耀於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

室弁是式配德婦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
之封本邦是闢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伐石纂辭永世貽則

湯處士妻游氏

宋呂南公灌園集湯處士游夫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壬辰南豐處士湯
君喪其內游夫人不卽葬明年春二月己未餟僧於見客堂處士拜僧稽
首百下亦哭是冬十月癸酉其孤舉二喪定於龍池鄉東戶里之佛塔寨
岡位而異穴先時以牛馬走來請曰雖亡父生平好善足未嘗歷州縣庭
口未嘗譏人過惡事親期適而已不敢壯有餘而老不足接人趣恭而已
不敢論賢而誑不肖夫然故州閭以迪吉歸之而遠近賓客日至雖亡母
之能佐佑其治非不生財也而知以饒其身故內無廷養之闕而外有賙
濟之譽雖不積而不侮是雖吾親德行願得銘以誌諸幽傳無窮其許我
哉余蓋未識處士特熟其孤於逆旅耳請勤銘詩非所得受也按湯氏之
先閩產或言本姓殷爲國朝諱而改或言亦南丈湯之系無譜牒可據未
知其孰是其徙家南豐耶處士爲五世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諱某字順
之游姓出九國時亦不知其所受君從之初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壽
五十五而處士多其三歲有五男子曰憲恒浸濟深而宗深爲進士各有

時名二女子適游某揚某孫若干人外孫若干人銘詩曰相從裁祀六六
寸而方陸婦義淑鍾乎而遽終傾以蠲續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孰乎而
書以嚴其發
之歟乎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遊 洪武正韻于求切遨也通作游顔野王玉篇余周切遨遊與游同。遊古文。丁度集韻遊行也或从子作𨒫从斿作遊。吳棫韻補叶音延知切，放也。班彪閒居賦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以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釋躬於伯姬。又叶音羊諸切。黄庭經五靈夜燭煥八區子存内皇與我遊身披鳳衣御虎符。郭守正紫雲韻遨遊行也。如交游從游多用此游字義與遊同不可兩押。如游泳却不同。釋行均龍龕手鑑通遨二俗，𨒫古，遊通，遊正，音由，遊放循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𨒫以周切走也與遊義同俗用𨒫。遊遊。並同。楊桓六書統斿毋𨒫放行也从走从斿子也。遊隸𨒫同上。𨒫隸遊通遠意遠行也从辵从去从自从進省言遠游者當早自追悔而還也。遊省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求切音猷。趙謙聲音文字通遊从辵意舊誤以為游字古文今正此字改用於遨遊之義尤切。又𨒫遊自如也。亦借猶荀子優猶知足。作游遊非。今書慢遊是好合正。周禮八曰斿貢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斿𣄴斿實㢟遊。篆書 … 並六書統

隸書 遊 石經論語 遊 石經公羊 並洪 遊 漢隸分韻 遊 帝堯碑 遊 唐扶頌 遊 夏堪碑 並漢隸字源 遊 遊 並六書統 真書 遊 王羲之 遊 王獻之 遊 智永 遊 虞世南 遊 顔真卿 遊 柳公權 行書 遊 王羲之 遊 智永 遊 顔真卿 草書 遊 智永 遊 懷素 遊 遊 並張錦漢 遊 遊 並鮮于樞 遊 趙子昂

赤水遊 莊子黄帝遊於赤水之上

蘭臺遊 文選宋玉風賦楚襄王遊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者也

荊臺遊 藝文類聚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雲夢遊 淮南子所謂樂者遊雲夢涉高丘耳聽九韶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鷫鷞之謂樂乎 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馬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

子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 通鑑漢高帝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游其執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玄圃遊 玩帝者之寶穆天子傳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嶺勒石王母之山紀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禾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重膏銀燭之寶 應天府志梁昭明太子與王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太子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西河遊 劉向新序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

牛山遊 韓詩外傳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蓁蓁

海上遊 劉向說苑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

龍門遊 南史陸倕傳梁天監初倕為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及昉為中丞每諸賓湊須其無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關中遊 王性之默記胡先生翼之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則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於學者矣一日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遊關中至潼關路峻隘捨車而步既上至關門與滕公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涌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烏衣遊 南史謝弘微傳弘微繼叔父混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所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遊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赤壁遊 宋蘇東坡大全集赤壁賦云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又云夢一道士羽衣蹁躚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詳壁劉須溪集乳燕曲王朗益

奈事夜坐大江之上屢稱赤壁之遊樂酒餘索賦因取坐間語參差述之
赤壁之遊樂但古今風清月白更無喉作嬌百中州公何許共我横江
孤鶴把手笑孫劉叙寞顧有佽君如今吾看青山似我多爾邦樊見我佯
清酌　江心舊豈非城郭撫千年桑田海水神遊非昨對影三人成六客
公主問語史倚歸舟夜泊尚聽得江城愁角渺渺
美人兮南浦耿余懷感淚傷離索天正北繞飛鵲　湧金遊　元王惲秋澗集
予回轡共山有客過而問曰湧金之遊樂乎曰樂矣不無詩乎曰無有也
客曰事樂會之於心心樂寓之於口且蘭亭之勝至今尚為美談者其以
有託於斯文也客退於是乎書長短句以歌時孟夏十四日也　曉雲拂
山山氣昏星來萬壑烘朝暾丹崖翠壁畫莫出但覺詩境供愁新地靈祠
古秘幽佐天投神柄專其尊年年簫鼓祠下路東風十里楊花春我來受
此山水寵天氣着物清而溫湧金亭上一礎礡主人留髡辭金樽水邊洗
滌多蔆人往來但看珠翠裙不知隱家足奇貨明珠脫串一一浮出摩尼
真波間可說不可掇雲錦繚動玻璃盆書生渦身那羨此席上正有吾家
珎琴孟酌水但黙禱山靈垂意哀王涼願分秀色貯詩腸一洗萬斛胃中
塵仙官有請固不拒山鬼竊笑君無用不然結茅傍脩竹雲烟占斷西湖

曲月明舒嘯碧山巔　蓬萊遊　高似孫騷略植臺松桂杉篁之表翠
喚起公和跨黃鵠　樾如園一塵不汨字以蓬萊遊而有
其群　綠建霧兮窈窕翠生杳兮輕浮花停直至無妍為涉仙兮何愁心
太平兮太平功如水兮先秋喬松來兮樂去登余蓬萊樂兮堪游
金霄遊　大洞經玉虛順玄歸天晨金霄遊　姑射之遊　宋江藻浮漢集蓉梁丹林谷仙風道
骨早登姑射之遊聖諦　錦里遊　萬花谷西蜀有尼造補營香油本
真詮盡發鍾山之秘　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遊乃幸蜀
之識　樊杜勝遊　悦生隨抄唐公卿近郡皆有園池以至樊杜數十
里間林泉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址尚存者寺皆
有山池曲江各置一　紫府勝遊　獻壽丈黃學士壽吳丞相壽鄉
船舫以擬歲時遊觀　記山人之恨何如紫府之勝遊
攏上之書何如金壇之秘籙　潘府英游　龍虎山志至大三年四
壽鄉之所有人世之所無也　月贈高士陳義高真人
誥曰春坊德選潘府英游氣至　事偶韻語晉王獻之字子
剛而貌肅庸韻不屑而邁前古　名園遊　敬經吳郡闢顧碑強有名

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入辟強方集賓客歡之遊歷夢若無人辟強怒曰
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令蒼頭驅出獻之傲然亦不屑意
小山遊　南史張稷齊永明中為剡令略不視事多為小山遊　山澤遊　南史到溉傳梁天監初任昉出
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　馬明叟實賓錄宋謝靈運與族弟惠連
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游時人謂之四友　唐容溢懷
錄許洵好遊山澤而體便陟涉以
為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白鹿山遊　通鑑綱目晉安帝元興二年燕王熙
與其后苻氏遊白鹿山后苻謨幼女也是行
也士卒為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林澤遊　世說新語謝太傅稱脩齡
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
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山水遊　南史謝靈運傳靈運出為永嘉
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
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輙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
職　竹林遊　續後漢書狂士傳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仕達不
拘與叔籍為竹林之游晉史揮塵王戎每與阮籍為竹林

之游戎寄傍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三
字蒙求晉嵇康所與交者山濤阮籍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為竹林之游世
稱竹林七賢　田園遊　海錄碎事洗慶之既貴給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
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日與馬成二
今乘此安之遊　出郊遊　世說新語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
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
進石頭俗遊小字中興書曰遊字伯道法之子也仕至徐州刺史唯東亭
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
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踏青遊　成都志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為踏青
節郡人士女絡繹遊賞緹幕歌酒散
在四郊歷政郡守慮有彊暴之虞乃分遣戍兵於岡阜坡塚之上立馬張
旗卓望之公曰慮有他虞不若聚之為樂乃於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
皿結綵舫十數隻與郡僚屬官分乘之歧樂數船歌吹前導命曰遊江於
是郡人士女駢集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瞰于寺內寺前
朔一壚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從倍於往年薄暮方回公於馬上作歌其
略曰我身豈比狂遊輩蜀地重來治凋瘵見人非理則傷嗟見人歡樂生

慈愛

竹馬遊 溫革瑣碎錄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戲

八駿周遊 書林廣記八駿周遊周穆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傚黃帝焉乃求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九懷秦遊 高似孫緯略九懷秦遊 君之木兮鞭潮令冰夷兮母騎撫余車兮安驅海難瑣兮魂銷龍翼翩兮既來旌翠昏兮主狭岐抗忍兮波赤燦霧光兮達莱樂莫樂兮佳遊哀莫哀兮忘歸羅鐘兮競鼓吳歌兮楚舞魚飛兮鷹奔君之樂兮俁俁態嗶兮薑義陳席兮捷楚撰德兮蒼崖泰兮賛兮豪翊騎雜逐兮鑒鈴繼窮為述兮寵賤宮民如壁兮誰能聽海水作兮號魚龍散木俾兮樂木終金母號兮漢旌紅

從赤松子遊 通鑑漢高祖五年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千金之資為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誕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

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事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宋楊誠齋集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綿衣之好未嘗忘求舊之心赤松之遊自難回知足之志因進爵職庸昭至懷

從吾兒遊 西漢書漢張良傳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恐使建成侯呂澤劫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亦一助也云云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何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絶四海橫絶四海又將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從逢干遊 史記漢朱雲折檻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效潘岳遊 世說新語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絶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紿呂祿遊 史記漢酈況紿呂祿出遊周勃乃入據北軍誅諸呂

張耳雅遊 西漢書陳餘傳張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為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舉也

主父困遊 兩漢蒙求主父偃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入關見衛將軍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貴游 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北史薛辯五世孫瑞自居選曹先盡賢能縱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唐韋應物詩貴游行 漢帝外家子恩澤少封侯垂楊拂白馬曉日上青樓上有顏如玉高情世無儔一作世無儔輕裾含碧烟窈窕似雲浮良時無還景促節為我謳忽聞艷陽曲四坐亦已柔賓友仰稱嘆一生何所求平明擊鍾食入夜樂未休風雨愆歲候兵戈橫九州焉知坐上客草草心所憂宋薛季宣浪語集貴游行 沙堤大蓋何穹窿感人佩玉數叢棣僕如熊虎馬游龍誰何出入咸陽宮笑刀錯髏顏芙蓉步

趨持重為雍容諸侯爰就寧百工調元為纖裨九重萬錢一食嫌淡鍾猶言下筯終無從與時糠秕腸不充家徒壁立其室蓬抄掠語麗文彫蟲繪為綉句欺南宮不分菽麥儒知儂且無萬卷洗胃中腥羶婢娶陳小忠謂民膏髓自為功捐毒觸事惟迎逢肯思責難始為恭君王謂賢拜三公門如沸湯賄賂通財佯縣官邑使封積金猶欲齊潘崇家有錢爐非範銅貴官鬻獄揚成風復房的樂無支紅皆民女婦來無蹤有憂失得常忡忡殺賢賊能推英雄汲將同類塞要衝害苗之心饒煌焱忽彎射羿逢蒙弓怡然自得豁心胷顯如秣漆何赤衷向人自欺呓匪躬高自標置人盲聾立言使擬稱儒宗學禪逃俗主談空元非友朋相磨礱世間將謂無衎雄言出沒流士與農婦矜巧宦官既穹笑伊曾儒嗟道窮那知達人節青松標而土苴及姐蟲古人雖異理道同發邪未必皆令終君不見晉劉逆胡隱全慵為奴為隸豈惟恢慫迦北戎唐姚合詩詠貴游 貴游多愛向深春到處香凝數里塵紅杏花開連錦幛綠楊陰合拂朱輪鳳凰尊畔飛金盞絲竹聲中醉玉人日暮垂鞭共歸去西園賓客附龍鱗劉兼詩貴游 蝸衣公子宴池塘溆景融融萬卉芳珠翠照天春未老管絃臨水日初長風飄柳絮金成穗雨洗梨花玉有香醉後不能離綺席擬憑青帝繫斜陽羅

隱詩貴游　館陶園外雨初晴繡轂香車入鳳城八尺家僮三尺墨柯知
高祖安蒼生中興江湖集業嗣宗貴游　五陵年少儘風流十日安排一
日遊林下幽人差有事筆床茶竈伴登舟江湖續集武朝宗貴遊　鈿車
轆轆輾芳塵步障香移一片春花下玉盤行禁臠御前宣勸到湖濱

出遊

詩東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唐韋元旦詩奉和聖製出苑遊
矚應制　彤闈曉闢開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搖草
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託乘還徵鄴下才　白在東周獨昏
滯欣逢春藻日邊來唐僧皎然淞步詩出遊　少時不見山便覺無奇趣
狂發從亂歌情來任閑步此心誰共證笑看風吹樹蘇東坡大全集上巳
日與二三子攜酒出遊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詞無倫次伯
恭先生志林云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
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雖
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以余
故亦得不伐既飲後憩於尚氏之第尚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臥閑上
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謂非人間也晚乃步
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興盡乃徑歸元豐七年三月初

三日是也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次公莊子原憲杖藜應門
柯丘海棠吾有詩子仁按黃州東坡圖云柯山四望直南高丘也故以名
柯丘東西陽海棠一株甚茂故云柯丘海棠也　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
酒人徑醉子仁遂之詩三杯軟醉不復論一生衣服各何許　一枕春睡日
亭午次公先生詩人云三五散飽後一枕黑甜餘　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
閑門誰敢汝子仁曹三徵之傳吳中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便出造竹下
諷水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徵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徵之賞之盡歡而去
出籬嶺枳十圍大爲眞素璧千枝彝子仁按東坡湖云何丘南尚氏家有
叢枳甚大公嘗自爲圖之故云爲眞素璧十枝彝者也　東坡作塘今幾尺
于仁塘在東坡雪堂下先生詩文云會堂作堂經于步　攜酒一勞農工苦
却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次公杜詩桃花一簇開無主卧開桃
李爲誰妍對立鵁鶄相媚嫵次公鄭文寶詩日暖鳧鷖行喃于淺深桃李
卧開花　開搏稽草勤行路不惜春衫汙泥土褰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却入
韓家園子仁按東坡島云春草亭韓家園皆在東門外　轆轤繩斷井深碧
師古曰公詩三人寺晚來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　鞦韆索掛
人何所映簾空後小桃枝乙發不見曆門女次公韓女見曾別揮淚洗壯丹

幸退傳詩法南上方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仰游故人餽我玉葉羹大冷
烟銷誰爲賞蛾唱來蘊下荒徑子由有詩過侯云里婦夜亡女逝婦里母
即來爛請大於云月家云治洞鼓有元凝還婦　姬妃偶花間好語次公李
賀詩汀洲歸來閑好語　更隨落景盡餘樽却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
足眠次公先生詩又云洗足關門聽雨眠　倒牀不復聞鐘鼓次公杜詩睡
美不聞鐘鼓傳　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茲
遊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次公詩豈弟君子神
所勞矣　又和陶潛遊斜川詩辛丑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遊作　謫居淡無
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遊春江淥水波人卧船自流我本
無所適泛泛隨鳴鷗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層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
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
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爲由與求蘇潁濱集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邁迨過三
子出遊　人生適四十朝日已過午一違少壯樂日迫老病苦升心變爲
灰白髮緊可數惟當理鉏耰教子藝稷黍誰令觸網羅展轉在荊楚平生
手足親但作十日語朝游陪提攜夜卧困蒸煮未歡唐　詩已治扁堂坐
士生際風雲富貴若騎虎奈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洪忠宣公鄱陽集次三

月望日出遊　無馬假犢車豈必來丹轂駕言聊出遊寫憂慰窮獨春晝
不見花宿莽埋樹轂區區十里間良友始追逐晤語得正人頗欣當古教
書齋大蕭然四面少林麓欲作納涼亭因茲出求木覆輸雖云安敧柱恐
頗覆臨深△垂堂徒行漫捫腹遣除能推輪歲晏聊驅馳形骸久衰憊搖
几隻笭盛五方民雜居瀕澤非廣谷雖大或相聞要知是荒服跋涉預問
津引領主人坐老稚俱迎門擊鮮錯脈肉日暮返阻脩還轅不辭遠吻燥
藉醇醪餬口資饘粥翌日觀新詩珠璣圍且熟可追寶劍篇萬誦素靈哭
宋王十朋梅溪集上元山中百姓出遊作三章諭之　郡里相呼入郡城
已歌楚舞沸歡聲三宵遊罷同歸去犁力耕桑事父兄　三日嬉游喜遇
晴還家又見參青青但須及早輸租稅莫要勾呼到訟庭　好去畊耘隴
上田但能勤苦有豐年家家飽煖身康健更向明年看月圓陳后山詩和
黃生出遊三絶句　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登稱意遊皆是日畫鈔已
著遠峯坊曰樓不應疾雨伏心休日知用工某賦意　諸郎聯璧萬人看
新有詩聲伯仲間作意登臨還得句此生寧復要長閒衛臺運有登臨海
嶠詩玉卯詩說學地不休苦吟神益悲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讎　勝欲
登臨強作歌衣冠未動意先闌從今象石非吾事只借君詩細細看東坡

詩作從伴水北吾事劉元城盡古豪出游飢專寡寒具飲酒我明爭姓數子生愁思出游麗日光風得情節一百五日寒食近二十七品虹萊闕璽空釜冷柴酒何饗制逮環當佳設詰屈宛是勝九回縷綾洋如衣百結玉室曉指影參差珠擣度風曉明殘滴醪引滿亦何負響齒青脣吐水雪君不見龍丘行令譏縣塩又不見韓侯出燕歌烏鷩生脉自信可柰何歸袍柴關畫常閑陸游渭南集正月五日出遊　大作閑人不慣愁漸春天氣更清柔未為遼海千年別且繼斜川五日遊細柳拂頭穿野逕落梅黏袖上漁舟此身定去神仙近倚遍江南貴酒樓　出遊　八月石帆秋聊為汗漫遊木母尋反去卻為青山留小草題僧壁長吟上驛樓月能從劉欽天可寄閑愁高下評泉品縱橫記酒籌花間過門入水長信船流激激人難棄脂韋我自羞此心君不信試往問沙鷗　儘道衰翁懶來閑亦出門循琴來竹院采藥宿山村雪路鳴長耳煙堤駕獨轅殘年常自在何以報君恩　出遊所至皆忻然相迎口占示之　寓館兼山澤行裝半雨晴隨宜分衆物投老惜人情邂逅成新識殷勤講舊盟農家尤可念迎勞穀春耕　出遊歸鞍上口占　渺渺煙波飛槳去遙遙柔野策驢還寄懷覺水吳山外得意唐詩晉帖間每惜好春如我老誰能長日伴人閑世間自是

無兼得數業元非造物慳　人出遊　社近頻逢雨春深對喜時畬煙傍山起神鼓隔林鳴客駐觀農饁兒歸遺母羹豐年多樂事何以報時平綠樹魚鹽市青蕪雉兔場米桑村女集入學幼童忙戶賽祈蠶願家藏問孝章村坊多美酒爛醉吝年光　米華今朝偶出遊漫逸小立喚漁舟木須着句悲搖落城日和風不似秋　朝行翳翳穿幽谷暮返褰褰涉亂流從起短筇成一笑每煩上座為分憂　出越城遊　出郭聊擴目小艇受推風烟柳淺深綠水花顛倒紅秋光無遠近晚興信西東欲訪幽人宿高播古木中　出遊至僧舍及逆旅戲贈絕句二首　山僧邂逅即情親野叟留連語更真淡淡論文端有味一揮指頃百年身　飯炊遍熟如延客犬喜來迎似到家兩滴茅簷半煙濕不妨笑語答喧譁　出遊　舉世誰能伴我閑出遊隨處一開顏繫船杠汾將平廟秣寒流腸肉丈山小市光經搖落復高城回望莽蒼閑歸來燈火湖塘曉指點柴門木上關　來社人間不計年一枝筇杖雪隨肩掃除身外閑名利師友書中古聖賢　又適山前繞水石萬洪井畔僚風烟小癡大黠君無笑買斷秋光不用錢　行路迢迢入谷斜蘩蠶來憩野人家山童負擔貢紅果村女緣籬采碧花舉大就炊胡餅飯汲泉自煮午甌茶閑遊本自無程數邂逅何妨一笑譁

莫笑衰殘百不能一枝筇杖捷飛騰山空野大笑春寒日落烟無過烏陵小浦漲潮迎釣艇珠鐘出谷送行僧迦蹄不覺歸途晚村落人家已上燈　一樽隨處可開顏此事深疑造物慳地可登臨多限遠身常強健又須閑山園小市烟初斂霜著橫林葉半殷徙倚闌干君勿歎日斜猶及櫂舟還　漁村酒市本無期小蹇扁舟信所之竹葉滿林霜落後紫萍黏堰水枯時山林閑寂歸雖早齒髮衰殘病已遲努力及時謀自適錦囊多貯暮秋詩　山有藍輿步有舟放翁身健得閑遊半中點點日將夕滿柳蕭蕭天正秋細徑僧歸雲外寺疎燈人語酒家樓歸途更愛湖橋月得倚闌干為小留　霜氣蕭條木葉黃佳時病起意差強雲烟古寺閑僧梵燈火長橋兒戲場一枕清風幽夢斷數匙旅飯野蔬香道邊莫笑衰殘甚獨往山林興未央　禹空臂濤路中分畫橈衝破一川雲柯橋僧閣凌空起海市漁歌帶月聞醬來一癸滿大盈尺鱸穿細柳重無斤酒家報我新醅熟且撥閑愁寄一欣　僧院軒窓酒市樓過門自入不須留恰來竹下尋棋局又向沙邊上釣舟詩放不能諧律呂書狂猶足走蛟虬泰碑為定風烟外一弔興亡萬古愁　九日陰霾一日晴此行處處是丹青斷雲零落江郊路壽木輪囷古驛亭鹽婦微行望畔隴漁歌相和起烟汀拔山意氣今何在

猶有遺祠可乞靈　尋遇項羽廟　近過父老遠尋僧病起經行力漸增纔定蹊楳鳴軋軋稍陂潴水藥登登淺深村落時分徑高下川原自作層薄暮到家還熟睡隔林鍾鼓報晨興　吳地清明未歲寒黎花初動杏花殘平沙漫漫人爭渡微雨蕭蕭客跨鞍野寺吹螺作春會山郵雞來具朝餐已聞九快吾何覬時說金丹強自寬　米阡南陌過逢晴小蹇輕裝短作程白水滿波秧馬躍綠陰遮合鐸車鳴過村小婦甕壠看入手高人攬袂迎刺倩東風吹柳絮放翁詩到此時成　萬里崎嶇蜀道歸荊州非復壯遊時行吟自作詩情減坐睡人驚酒量衰巷地風號雲夢澤黏天草映伏波祠一枝藤杖平生事擊鼓開帆本恨遲　作晴出遊　八十山翁病不支出門也賦喜晴詩小樓酒旆闌街處深巷人家晒練時本借微風敧帽影卻乘新緩弄鞭絲歸來幸有流香在剩伴兒童一笑嬉　流香玉賜酒名　晴和出遊湖山間　日出氣稍和呼船渡烟津微風西南來水面生魚鱗適此一日佳聊娛百年身將髯僻舡舷一笑彼何人閑餘春事盡已覺陽和新梅花處處開幽香襲衣中久病吾我出閑信傾鄰隣舟回不須速看涌白玉輪　雪後出遊戲作　小歇平岡雪陸離幽人又賦探春詩典琴沽酒元非俗着屐觀碑又一奇大度乾坤容落托多情風月笑衰遲吾生

也似梅花淡無夲歸來蝶不知　歲暮出遊　殘曆消磨無半紙一年光景又成非元溝雪水滴欲盡江路梅花開尚稀竹院蕭燈留度宿旗亭詩酒勸無歸此身自笑知何似萬里遼天一鶴飛　病中思出遊　病覺難猶在秋天已自清閑思尋酒伴孏裝主詩盟烟艇桐江去篮輿剡縣行會心隨處住使足了餘生姚鏞行湘藁出遊　春來日日風兼雨今日晴明試杖藜開戶不知花信過野桃開了到棠梨　曾協雲莊集有莫借前韻招同社出遊次韻　總道無精却有精條人幽事不勝清擬同踈傑從長吉不遣搞奴覓李衕四山濃淡要題品百卉後先宜按行澄覽不愛風雨過揮戈須駐日西傾　諸公出遊有莫有詩知者盈軸次日飲正卿家出以示余走筆繼韻　可堪俗事苦相留不許聯翩李郭舟酒興定知鯨浪吸詞源聊看峽江流名如北斗誰能挹價重連城未易酬恰似西都數人物校書中祕讓諸劉趙蕃淳熙藁初八日人事少間令車出遊用以尋詩首訪滕王閣紛然膏沾思為之歎已過東湖得觴于亭亭閣幽邃乃陳阜卿復作者一時詩板甚多擇數知名句錄之又求數步得觴于祠有像設及曾公家書南豐所作祠堂記及沈持要重立歲月壁崩莫猜殊異致事近遊遊雨入總持寺謁澹臺子羽墓閣畫公祠墓有大冢立於其前祠有樂章無盡所作雨止絕南昌縣經還艤舟之地作五詩　細雨微風湖上亭柳深荷密競青青生平漫與形神接客裏孤游耳目醒題詠紛紜鴛詩板畫圖零落半幽屏像祠只在荒墩外小後興蓋更一經　務劇西都弊寧知此一時忠邪爭憤嫉甚業竟陵遷豈回忘五就衰哉途百罹嚴陵亦同趣始識及終衰　潛德幽宜祀高文寧可埋淒涼危像設清蝕半莓苔昧爾前賢貴空令見者哀欲言寧我聽小立謾徘徊　瀕湖有幽寺避雨適來遊更役毋庸遠幽尋所得多雷祠真詭持古墓絕微訛鳥篆森奇畫蟲吹戴推歌　南昌做傳欲上書攜子乃俊辭聘卑東都已頹不可救莽基未露酒枝梧福為市卒終潛吳緯乃登樹太守居吁哉逃異心不然出處語默如是夫蘇泂冷然齋集出遊　芳草盈盈水淺淺淺驚動碧琉璃心情自逐遊絲起愛入春風夏禹祠呂居仁詩出遊　日日春濃病不知偶遊僧寺送春歸長年悞踏將軍馬漸老空悲遊子衣山路有泥知雨過村場無酒驗人稀今秋定作江東計趁得鱸魚八月肥何澹小山雜者雨監同令出遊和吳監丞韻　我本糜康姿率來入京闕聚動違真性驅馳了歲月自斷西湖水照見種種髮來與浩諸公放舟烟浪窟小雨裊風埃輕霞移林樾春深苑李穠路滑辛馬歇已辦登山屐不畏凌波襪沿堤逐

樹陰傍寺訪禪衲杯行知已深散意殊未竭日暮碧雲橫兩山高　突兀趙周臣滏水集上已遊西園分韻得閑字與楊禮部攜同院諸公賦　相逢草草即盃盤誰識吾曹隔裏歡燕蹴蓬花隨茵席魚搖波日動闌干無窮照影漢漢柳不住吹香晚晚蘭已屬清明連上已更容飛盖接鸞驂　踐鳳騎麟玉筍班寒驢不作杜陵酸已煩疊紙書陳迹更許仙舟泛碧瀾　酒令敦師嚴細柳詩朋鏖戰劇皐蘭遨頭卻送瀛洲去夢覺揚州鶴背寬　元藍靜之藍山集出遊　病中三月不出戶撥日晴風始一遊處處鳥鳴催布谷山山花發鬥鈞輈幽人几杖來相就野老壺觴起更留童僕不知觀物意歸途催報夕陽收　陸子方集三月旦日出遊　季春已一日寒氣猶襲人齋中偷小暇陌上追餘春金華古精廬樊翅化徵塵入門何所見滿竹出墻鄰運北過崇明殿閣何嵘峋山房閒不啓俗客來能嗔徐歸偃籐床息我定力匀幾書了一卷古意含醱辛山茅聊止渴起瀹石泉新　送李景夫出遊　與君非角志相期歲晏行藏各有遲老樹曉花空自媚秋林病葉更先稀時情淡薄元無味世路艱危總是機門外北風吹石裂旅人瑣瑣欲安歸　梅花御玉春寒淺柳色猶金雪意消老子偶然詩興動又挑行李過溪橋　三千丈髮從渠禿九十日春須我遊出卻草堂三五里囊中無得一錢留　少年有志東山卧晚歲方圖北海遊糊口飢寒甘半菽拄胸氣尚食全牛問唐元振今誰在欲趙平原何處求赤白洪崖兩相厄不妨詩句各風流　國朝顧祿詩集上已日出遊　青雨方霖景溫風漸紛披欣欣木向榮萬物被春私聯翩華羅子車馬競芳時香塵逐繡陌羅綺爭光輝我服亦已成童丱相追隨浴沂有真樂千載誰能知

後主出遊

太平御覽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後主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時頻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跨州據郡欲併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唯其德之薄厚也

明皇出遊

元揭曼碩集題明皇出遊圖應制　明皇八駿爭馳道還是開元是天寶長安花發萬年枝不識韶華醉中老金華閣下文書靜冕旒端拱唐虞聖此圖莫作尋閒看萬古君王作金鏡虞集道園遺藁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遊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芙蓉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侍移仗華清意閒散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州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又明皇出遊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著宮袍去不回　國朝宋玄僖庸菴漫藁題唐玄宗出遊圖

人如天帝馬如龍歡樂情深天寶中內先行看春草綠不知宮闕起京風

元吳澂文言集題明皇出遊圖　潞州別駕來歸定禍亂安社稷可謂文王曾孫矣友愛兄弟如家人禮朝罷每與諸王遊此在開元勤政之初若未甚害然古昔萬乘之尊蓋自省方觀民之外不輕於出故曰無非事者而周公之書亦以游為戒何也防其源也上無典學之主下無革心之臣則視此為常事而不知怪嗚呼豈待天寶之淫侈驕怠而後可以亡國哉

五王出遊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御柳長春風馳道暗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似黃髮為期樂未央

公子出遊

南遊寓興唐公子出遊圖　恰從馳道漢宮回滿袖香塵拂不開馬跤如龍人似畫王孫曾見太平來

洪崖出遊

元黃文獻公集題洪崖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驢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醉卧古藤根

衣冠出遊

漢書叔孫通為奉常惠帝以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請閒曰陛下何自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柰何乘高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作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蓋朝宗廟大孝之本乃詔立原廟

三公出遊

晉史揮麈王戎為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閒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雨出遊

唐書段文昌從帥荊南遇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棄家出遊

列仙傳趙縮手不知其名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遊至宋紹興末蓋百餘歲矣方歸行縮兩手於胷前以是知名也

微服逸遊

常談勝錄唐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王孫遊

江淹賦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謝朓宣城文集王孫遊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宋曹勛松隱集王孫遊　紅芳閉繡戶碧草襯斜陽樓上頻回首思君道路長大桃與芳草艷色明朝陽思君念華旦賤妾惜容光　國朝僧宗泐全室集王孫遊　煙浪迷行舸風塵染佩裾今年春草綠猶在九華居以

遨以遊

詩柏舟篇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匪紹匪遊

詩大雅常武篇匪紹匪遊　注是遊是也詳武

諫太后遊

通鑑綱目梁武帝天監十八年九月魏太后遊嵩高　初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不從至是后幸嵩高數日而還通鑑集覽不言王后夫人禮所以不言及王后夫人者無此禮也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詩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注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李嶠諫遊

唐書李嶠傳嶠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乃上書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惧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柰宗廟蒼生何

玄禮諫遊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二載上在華清宮欲夜出

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上為之引還

劉蛻諫遊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四年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京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乂安未晚

王起諫遊

新唐書王起傳起王播之從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

處厚諫遊

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四年冬十月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公輔諫遊

宋史陳公輔傳欽宗朝公輔擢為右司諫時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也

上箴諷遊

新唐書李德裕以敬宗昏荒上丹扆六箴以諷僞游輕出也又穆宗好畋獵白居易續虞人箴以諷云

白帝宸遊

元霅山集白帝宸遊圖　游龍玉勒擁霓旌宮女三千作隊行帝子

不知何處去天風吹雪上瑤京

羽駕真游

宋王珪華陽集挽皇堂慰皇太后表羽駕真游已會在天之聖龍盤厚地終承卜世之祥

衣錦畫遊

北史封隆之傳封子繪勃海蓨人也北齊神武顧文襄以子繪為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臣宜須鎮撫具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恭也新唐書張士貴傳士貴高祖時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遊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安陽集相州新修園池記觀吾晝者知太守仗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君也唐錢起詩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長史兼覲省云還鄉即晝遊

放螢夜遊

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開元夜遊

南部新書唐明皇有年在華清宮值正月望欲夜遊陳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宋周美成清真集開元夜遊圖并序唐景龍中明皇自潞州別駕來朝遂留京師中夜發累引萬騎以安宗社易如振臂其英毅之姿凛然可想當是時如王毛仲李宜德皆以騎奴執韀房從事一旦乘天威相附翼以起韋杜之閒攬師酒官封官賜第賞賚華渥後宮游燕未嘗不與然皆庸人崛起不得與佐命中興之士比寵榮極矣猶鞅鞅觖望其後多被誅或貶以死向使君臣無忘艱難以相戒勅則諸臣各保世寵而天寶之禍必不至魚爛如此古人以燕安為酖毒豈虛也哉此本李公麟所摹乃歐陽氏舊物也　洛州別駕年十八彎弓射鹿無虛發真龍絕水魚驚散赤軍後騎烏鵲沒　咸原瑞氣映臺麗城南書生知阿瞞解鞍下馬日向夕炙燭行酒天為歡坐上何人識天意擫帽破靴朝已尉旌頭夜轉紫垣開太白光芒黃鉞利萬騎齊呼左右分將軍夜披玄武門鏖兵三宮畫妖氛開闢五門朝至尊羽林蕭蕭參旗折太極瑤光淨烟雪敕身志在攀龍鱗唾手成功探虎穴麾下且俠李與王輕形玉帶持韀房晉文賞功從悉録漢光道舊情無忘與燕宮中張秘戲複道晴樓過李騎連催羯鼓汝陽來一抹鵶絃薛王醉玉階淒淒微有霜天難喚伏參差光宜春列炬散行馬長樂疎鐘嚴曉妝清絲急管歡未畢瑤池八馬西南出捫參歷井行道難天水回風水相失君不見當時韋杜聞寺鶩走狗去不還坐閱千少吳大語臨淄郡王天子父李彭日涉園集唐明皇夜游圖　開元御極垂衣裳登三咸五陵羲皇白環

重譯銀甕出卜夜遨遊離未央香車闢風春與虢羅帕覆鞍真來黃赭袍錯落綴北斗步輦優游衛鏤鍚軍王玉當上霄漢御路花光爭月光汝陽羯鼓綃帽穩打徹參旗低建章太真醉王歌側力士傳呼聲渺茫華歛掛冠紅粉粧金船貫酒白面郎君臣玩押樂莫比清禁蓄閑宮漏長若今姚宋坐廟堂袖中諫疏神揚揚萬里橋邊行幸處後世龜鑑懷包桑徐師川詩明皇夜游圖呂士虎藏畫學博士李士所作歌吹開元曲鈆華天寶粧苑風華袖冷宮露赭袍光閬躍連閶闔驛騎從驕騶千門還欲曉九陌作聞香浸游集明皇夜遊圖日暮繼以燭天家惜寸陰不聞清蹕至蛾見華年臨妾衰馳娟御浚冤黃水沉餅妝來四載司是帝王心　國朝高季迪缶鳴集明皇秉燭夜遊圖　華萼樓頭日初墮紫衣催上宮門鎖大家今夕燕西園高爇銀盤百枝火海棠欲睡不得成紅粧照見珠分明滿庭紫燄作春霧不知有月空中行新譜霓裳試初按內使頻呼烧燭換知史宮女報銅壺歌舞休催夜方半共言醉飲終此宵明日且免群臣朝只憂風露漸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嬌琵琶羯鼓相追續白日君心歡不足此時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姑蘇臺上長夜歌江都宮裏飛螢多一般行樂未知極烽火忽至將如何可憐蜀道歸來客南內淒涼頭盡白漸燈不照泣蒐人梧桐夜雨秋蕭索

五宅夜遊

資治通鑑唐元宗天寶十載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貴妃夜游

宋方秋崖集貴妃夜游　鳳輦欲上玉花驄恩在君王一笑中三十六宮環草碧不知多少恨春風

虢國夜遊

宋李端叔姑溪集內侍劉有方畜名畫乃內虢國夫人夜遊圖最為絕筆東坡館北客都亭驛有跋其後嘗作詩録以相示持欲和而偶未暇今晚集得詩遂次其韻以申前志天街雨過花滿驄萬人壁立驚游龍飄飄衣袂欲仙去買鞭急指蓬萊宮真人睡起春攬掬誰奏琵琶最先手合歡堂裏謝使人搖香猶帶天香臺宛然相對若可語筆墨頓失當時痕開帳成今合眼古回頭自有來時路長風破浪真快哉快處須防倒騎虎蘇東坡大全集虢國夫人夜遊圖佳人自控玉花驄翩如驚燕蹋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

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元朝風雅姚公茂題虢國夫人夜遊圖　宴安懷鴆毒蕩佚國將亡緬思天寶載奢邑述君王朝政出多門十九分推納其誰堪笑手秦虢連諸楊扳附勢莫比所異係椒房宮中陪宴樂晝短疑夜長重為長夜遊細馬馱賓裝朝不肅明燭宴行徹禮防一從此風熾野鹿踰宮牆五岳出洛浪四海同傺傷維時所貴顯於焉亦罹殃馬嵬脂粉愔帳山澤泗滂明年雖幸還大海翻田桑山河增慘澹日月銷精光閼氏瘡痍中哭廟煨燼傷女寵禍何酷百悔不一償在昔豈足擬千茲不可忘劉將孫養吾集題張萱虢國出遊圖　平明朝天濃掃眉溫泉午浴侵蚤歸意行晝歡恣相府天街蹋騎宵遊嬉不知樂漏今幾許恣醉晚粧敬殘步龍坊燒稅燁煙香九萬青天明月炬羅巾三角低擊雲嬌嫋婦倦蒼廬英雄鬚不省子兮爛縢輕交換名之榮鶯鴻飛鶩何曾畫高足大鞍雄善跨若教畫鑒欄五花背但素姿從七馬人生反覆後昔今馬嵬窟碎從竹林三郎忍淚玉環別伏外那知號與秦韓生把筆雙縑絹追寫百年如目見明眸皓齒已三生烟埃彷彿春風面南唐北汴印斑斑江東遺墨再送官垂芳遺臭等寂寞總得千年百世看

秉燭夜遊

唐李翰林集春夜宴桃李園序云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歲時雜詠沈佺期夜遊詩　今夕重門啓遊春得夜芳月華連晝色燈影雜星光南陌青山滿東隣紅粉粧管絃遂瓣曲羅綺暗聞香人擁行歌路車攢鬬舞場經過猶未已鍾鼓出長楊　王維同楊比部十五夜遊有懷靜者雜言　承明少休沐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鞍落日餘豈知三五夕萬戶千門闢夜出曙翩歸傾城滿南陌陌頭馳騁盡繁華王孫公子五侯家由來月明如白日芳蓮祭燈勝百花總看侍中千餘騎炬識小跡七香車重學實為共喧闐箇裏多情俠少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肯過精舍竹林前獨有仙郎心寂寞却將宴坐為行樂儻覓忘懷共往來幸密同舍甘藜藿宋梅聖俞宛陵集正月十五日夜出遊　不出紙悠感出遊將自寬貴賤依儔匹心復如不歡漸老情易厭欲之意已闌却還見兒女不語鼻辛酸去年與母去學母施朱丹今母歸下泉垢面衣少完念爾各尚幼藏淚不忍看推燈向壁臥肺腑百憂攢蘇東坡大全集記承天夜遊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上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黃州團練副使蘇集書張于野詩屬疾間知府龍圖與公闕大卿學士八月十五游山泛湖夜歸　此會隔年應有期湖光分入六瑤巵誰知素魄當中夜正是逋仙未駕時天竺好風吹桂子雲濤清露濕槎枝人看使節忘看月燈燭千門閉戶遲揚誠齋南海集和石湖居士范至能與周子充夜遊石湖松江詩韻　石湖醉眼小太空烏紗白紵興鬢蓬狎林來從船回上滿袖天香山水中青山半邊日欲沒珠宮湧出初圓月兩仙一掉歌琉璃碎撼廣寒桂花雪中流浪作凜不回兩手播灑千銀堆不知浩浩洪流後曾有茲遊奇特來古人今人煙一抹誰煎龍角倚絃絕一生句裏萬斛愁只向秋禾千丈髮乾坤清氣集袞不約長安夜遊詩　夢斷逐夜九門通帝女呈妃出漢宮千乘寶車珠箔卷萬條銀燭碧紗籠歌聲緩過青樓月香氣潛來紫陌風長樂曉鐘歸騎後遺簪落翠滿街中元黃叔夫詩自題黃山秉燭夜遊圖十絕句　赤日揮鞭汗雨流北風破肉雪披裘馬歸夜半猶迎送爭似黃山秉燭遊　商贩求贏百倍收吳檣蜀柂溢中流風波盜賊驚人膽爭似黃山秉燭遊　富貴薰天國可侔董家金塢綠珠樓秋風所過成衰草爭似黃山秉燭遊　銅柱功成瘴霧愁嚴冰墮指北封侯河邊白骨閨中夢爭似黃山秉燭遊　北里金多精未休銀燈帶夢理才籌帝憂頑泯防肱醫爭似黃山秉燭遊　金帶遙思一品流官居吏羨柏臺秋駿駿日追忝榆暝爭似黃山秉燭遊　骨肉臨財搆怨讎豪爭念訟幾時休明朝相望化為土爭似黃山秉燭遊　兩老單居尚百憂銖收寸聚為誰謀身中更酒不肯飲爭似黃山秉燭遊　白面郎君不識愁酒酣夜夜宿春樓千金如水散歌舞爭似黃山秉燭遊　學道談空物外流蝸髓肝腸剗更多求晨鍾換起無清夢爭似黃山秉燭遊　賀方回東山詞夜游曲隔水人鬆鬆皷動花外沉殘漏華月萬枝燈還清畫廣陌衣香度飛蓋影相先後箇處頻回首錦坊西轉隱約武陵溪口　當時早恨歡難偶可堪流浪遠分飛久小晚蘭英在否輕付與何人手不似長亭柳舞風眠兩伴我一春銷瘦張炎叔夏詞譜賸僕下泊山宮山泛有感■上前注次蕭余侍歌而和人同秋高木葉芳絕與長白石垂虹夜遊同一清故也晴光轉樹曉氣分嵐何人野渡橫舟斷柳枯蟬涼意正滿西州匆匆載花載酒便無情也自風流芳晝短祟不堪深夜秉燭來遊誰識山中朝暮日向白雲一笑今古無愁散髮吟商此興萬里悠悠清狂未應似我倚高寒隔水呼鷗須待月許多清都付與秋

衣錦夜遊

太平御覽周書曰劉雄字猛侯高祖密沈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

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為本州，何如。維稽首拜謝。於是詔以維為河州刺史。維先已為本縣令，優有此授，鄉里榮之。

秉燭川遊

唐語林 李德裕自陵入朝，將大用，慮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川遊，不暇久留也。

游楚遨遊

續後漢書游楚傳 楚拜駙馬都尉，不好學而性好遨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忻自娛。

老子遨遊

後漢書 馬援為隴西太守，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爾。傍縣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奔入城郭。狄道長請閉門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伏之。

飽食遨遊

莊子雜篇 列禦寇 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飲宴狎遊

說土隨抄 咸平中，呂從簡向傳正俱以宰相子飲宴狎遊於鄉巷間。呂比及政府之歸，則先期整衣以待，事向耽樂之從，多從呂相。每誇於同列，以家無所憂，向相常歎息其不逮。傳正謂從簡曰：我與爾酣酒嗜音，狎邪樂少間，二爾得稱述，我被嘗辱，何也？則人之知子亦不可不察也。

希從娛遊

兩漢蒙求 明德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欽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

薛春遊

東齋記事 宋仁皇初，薛簡肅公知開封府，上新即大位，章獻臨朝，一切以嚴治，人謂之薛出油。其後移知成都，歲豐人樂，隨其俗興之嬉遊，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薛春遊，欲繼前所稱也。

軍行如春遊

宋史趙時賞傳 時賞為文天祥參謀軍事，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西池春遊

類說 侯誠叔久寓都下，嘗遊西池，有婦人其容甚冶，遣小青衣送詩曰：八間春色都三月，池上風光直萬金。幸有桃源歸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尋。他日人待詩曰：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慇懃頻借問，妾家祗住杏園東。青衣引生至大第，杯盞交錯，燈火如晝。生歸數日，復至其處，都迷舊路。老叟云：此有孫佐，多為人妻。生欲再見之，青衣復送詩曰：暌離今月音書斷，君問譚翁書得由沾灑，猶思前古事。鄭生的是賊情人，乃復見姬，倪首愧赧。生曰：大丈夫當眠烟卧月，占柳憐花，則無愛矣。相與卧居，極其厚。生有白家南陽，乃往詣之，曰為堅郝氏為婦，生以書謝絕。姬後十年，郝氏死，生亦失官，嘗出宋門，輕車駕花牛，揭簾呼生曰：子非某郎也？吾已委身從人矣，不敢多言。同車乃良人之族也。

勝賞三遊

容齋五筆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舒貞遊香山寺，數日不歸，貽書樂天，大詩勝事，謝客澤。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寺，暮抵龍門香山寺，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遊泗水，下百丈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東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味此三遊之勝，今之燕賞者罕復有之，蓋亦僅知己也。

世有三遊

海錄碎事 荀說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遊俠，二遊說，三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行違，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二十尤

遊

鼓腹而游 羅泌路史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遊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出三入一倘恍如遵

奉母同遊 五代薛史偽蜀王衍傳蜀咸康元年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遊於青城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霞望之若神僊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髻髽然

士庶競遊 宋歐陽公集風俗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花開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

歸老釣游 宋王與鈞藍摟萊朱水某丘歸老釣游

鄉贊合游 管子山至數大夫不鄉贊合游者謂之樂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

選勝追遊 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三月庚午敕朕以寧佳

學士文武百寮常拘宮局罕遂遊從今青澤不愆豐年有望當此韶景宜示優恩自今月十二日後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選勝追遊仍所司

琴鶴從遊 五代薛史晉鄭雲叟傳雲叟名遨隱於少室山後聞西嶽有五髯松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於華陰時唯有青衿二童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棊塞之戲過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晉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

猿鶴同遊 宋河浩小山雜言山中之樂詞　噫山中之樂兮與猿鶴兮同遊幸儋石之有儲奚千升之復求

與鹿豕遊 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與魚鳥遊 梁書忠烈世子方云使吾得與魚鳥同游則去人間如脫屣爾

從漚鳥游 列子黃帝篇曰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至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江本同也

白雲遊 宋書褚伯玉傳王僧達白諸先生能白雲遊舊矣

鯈魚出遊 莊子莊子與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鳳集麟遊 宋李流謙澹齋集會慶節賀表　守位以仁動天惟德大光天下而不泰卜周曆數而過期鳳集麟遊百樂生於治國龍飛虎變萬物覩乎聖人

乳狗不遠遊 荀子榮辱篇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地有四遊 歲類周禮注曰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靈耀文曰四遊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之日地與星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孔穎達禮疏曰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遊升降正中從此漸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季夏復正自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自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與星辰四遊之義也朱子語類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

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趙與時賓退錄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宦遊 東漢書相如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宋張文潛宛丘集宦遊詩　宦游吾漫爾未忝致身早秋來憶山居遶夜夢顛倒鳴蟲待誰聽落葉煩我掃誰復有勞人吾生常草草

臥遊 續世說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元肆村吾五雲從案題臥遊圖　嵐光帶雨漏清流如此江山屬臥遊一笑非真亦非畫立談騎

鶴上揚州

倦遊

錦綉萬花谷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文穎注曰倦疲也古疲猒游學博物多能也宋王逢原廣陵集餘杭倦遊　醉倚秋風笑自攻偶來還去竟何悰已矣鳳鳥吾不至行矣鯉鯨非所容且把心胷同伏虎誰知頭角是真龍歸乎伊畝如難待死爾西山尚有從來梅菴集倦遊　故人千里別約我仍休丘云何一解散書到令人愁此山豈不幽何必賦遠遊於得伯李書板落天台之疏陽從御詩倦遊　歸去陶彭澤重來丁令威逢場且戲劇閱世識危機雲雨沾烏帽京塵點表衣回頭今自笑三十六年非陳郁詩倦遊　水於東海皆已廣山到衡陽無弟兄兩處經行都已過老夫誰更別鴻情江湖續集高吉倦遊詩　岑透諸方向上機疲藤靠壁倦遊時充然有待樸之外口不能言心自知錢塘韋驤集和春陰倦遊　鈴閣興何幽公庭訟不留木能清晝寂偶作夾城遊竹色仍烟草梅香趁水流持杯聽暮角一任起樓頭毛方平者定錄倦遊　結髮事俗走險阻無不經勝間萬里劍夜氣摩斗星朝越春玄圃尚恚曠鼓亭平來涉大患足兩平腸紫邱恩松竹底白日幽扉局洗心一卷易庭草從渠青何為鍾鼎水醉著不少醒君看鵝梁渚鴻飛獨冥冥元周密公升湯巖集勸遊　眠屆茂林脩竹夢中流水桃花難具難兮行路悲莫悲兮無家　淡薄功名雖肋閒關世路羊腸且携烏有先生同入無何有鄉　唐里田十萬步成都桑八百株從教卿用卿法不妨吾愛吾廬周衡詩倦遊　萬事雙蓬鬢江山賦倦遊斷猿明月曙珠雨碧梧秋道路中年感琵琶後夜愁客懷無處寫離恨滿滄洲

藏脩息遊

禮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聖人之遊

文子纘義老子曰聖人內脩道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遊也又曰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釋滮淵後日記文子曰神者知之淵也神清則智明又曰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

古人善遊

周密澄懷錄呂居仁云廬阜咫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

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大者雖近遊游夏可也

天下遊

莊子雜篇則陽書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栢姓矩名隱遁之士老子之門人也請由行于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外遊

列子曰外遊者求備於物遊之至也

人外遊

南史孔淳之傳淳之隱居不仕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物外遊

開元天寶遺事主休高尚不覩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江湖集通玄主席薛滄洲來人間世為物外遊紼戍短章紀平生相與之情耳　谷翁仙去始經年道變壽峯弟一傳交友大要存古誼希夷曾悟極重玄班雅碧落朝元處夢斷滄洲落照邊回首紫雲關下路瑞芝烽烽長林泉

天遊

莊子外物篇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情相攘天遊謂不繫心靡不係而無空虛以容其和則反戾其鬬若無天遊則六情愈相攘奪矣　武夷詩集陳觀賓天遊　山水參差六曲流此中絕境適天遊數千萬類根塵淨三十六峯雲氣浮翠聳層霄巒壁勝碧蘢靜院竹松擁瓊叢可致胡麻熟鷄豈何妨為永留　道士號　宋衛宗武秋聲集為雲侶天游賦　汗漫可以期列缺可以至豈不高且遠未足語超詣至人悟重玄妙境此融會無聲亦無臭萬象於我備不　八柱承不必二極繫增城九重居儼若具乎內於焉以洋溢其樂浩無際氣凝而神化舉步六合外乘輪閶風行鞭駕寸丘總遙逍兮周流斯跡之寄混然吾太虛遊是息於是贈潘天游　乾以健而運如轂不停息周流徧六虛升降靡差忒故能推四序而以轉萬物茲其氣之遊造化由是出一元起終古塵劫浩難詰人有貌以生於中具太極句知去天行所從而萬期兮游潛淵內想不內人亦鮮長不死奇與之為一

汗漫遊

淮南子盧敖游大海至蒙谷之上見一士卷龜殼而食蛤蜊神仙傳云若士方踞龜谷敖曰夫子可與敖為友矣士嘆曰我方南遊乎罔㝮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窅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虫也　漫游亦汗漫游　何處塔雖不係舟乘流過坎覺持休漂淪未遂人間事汗漫真成海上遊

神合道遊

唐張說之集大尉袁公神道碑如山之峻如川之流術與神合藝與道遊

與王神

遊

容齋四筆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後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之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定中神遊

容齋四筆張天覺在荊南與章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

飛空行遊

夷堅支云燕湖項國華生八九歲時患瘡生於背時醫療弗効遇一道人闞口多鬚身長七尺又討其異迹揖之道人駐視曰何不敎服四服湯劑執兒手嘘呵按摩父將邀入飲之酒固辭翩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此藥服之踰三年瘡如初時然藥不輟於口方春日戶外楊柳成行一鳥鳴其上兒望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纔起遽覺身輕乎飛已在柳梢自是益以趫捷意之所如無遠近立到常騰越太空其高無際鸞鶴之飛亦在其下恐太高則入杳冥將不能反慮貽親憂而父母未之知也會上元夕所親戲之曰我聞汝能飛空行遊今夜寧國府極好燈何似去一看兒唉曰此固不難超然躡虛疾如鳥翼三皷復還家備說所見某事某枝它日驗之而信瘡亦愈至十六歲娶妻始不能飛

采真之遊

莊子外篇天運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發運蔣龍圖書古之人采其真以內游藏其用以從物

內遊

元郝經陵川集內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推健絶超曠跡越者非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筰昆明還于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爲辭章而爲書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爲遷亦下矣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畧或有抵捂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其於書法也則

記繁而志寡項籍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先聖並陳涉佐徒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大謬沚哉故欲學遷之遊而求助於外者曷亦內遊乎身不離於衽席之上而遊於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遊於千古之上豈區區於足跡之餘觀覽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氣明正精一遊於內而不滯於內應於外而不逐於外常止而行常動而靜常誠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衆止不能易如明鏡衆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權輕重在我無偏無倚無汚無滯無撓無蕩每寓於物而遊焉於經也則河圖洛書剖劃太古挈天地之數發天地之蘊盡天地之變見鬼神之跡太極出形而見於世萬化萬象張皇其中而瀾茫洞豁奇崛充溢同吾之心見天地鬼神之心同吾之遊見天地鬼神之遊周誥商盤禹謨舜典訏謨忠致貫日月開金石都俞吁咈兮兮灝灝唐虞三代之治慘然而見風雅變正諷賛刺美洋洋乎中聲皷動至化元經筆削誅邪植正齊桓晉文霸心方侈而求之以道縳之以義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藩垣屏翰既周遊而歷覽之乃升正大之堂入高明之域見舜禹湯文武周孔拱泣揖而坐皁夔伊呂亞風牧而侍孟軻氏辨乎其間而稍尊導焉荀揚奉焉熙熙乎育物之仁翕翕乎制物之義位尊卑辨上下治神人之禮和而不流之樂剖嫌疑明是非照燭昭晰之智涵而存之之敬實而守之之信化而極之之聖元生之說神應之妙大發其間而詭言詭行放關斥除聖路廓清而天宇恭定至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何盛爾也而後易志濂精而遊乎史覽興之跡邪正之由大君大臣之所以盛小患小道之所以蔽禮樂之所以興政刑之所以素國勢之所以張國本之所以孫姦佞驚學之所以還偶亂崩析之所以致紀綱之所以明風俗之所以壞教化之所以行見其記註繁而正義鮮也思得仲尼者而筆削之見其與敗廢而法制剝也思得周公者而振起之既遊矣既得矣而後洗心齋戒退藏於密視當其可者時時而出之可以動則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蘊而爲德行行而爲事業因不以文辭而已也如是則吾之卑爾之遁浩然之氣厥乎與天地一闔不待於山川之助也彼嵩山喬嶽高則高矣於吾道何有長江大河盛則盛矣於吾氣何有故曰欲遊乎外者必遊乎內噫以史遷之才果未遊之於內邪蓋亦稱之者過矣　又賦惟吾方寸之廓然無際含容大千兮山河大地周之以小兮始有分界如以大海納於蹄涔兮如以妄乘置於寶器搶無價之寶珠兮撓錐刀之末利芥瀛渤之全潮兮誣淳溫之微体蠻觸鬪於蝸角兮時相與戰而流血千里南柯

夢於曠宂兮貴梁木熟而榮華一世彼區區之利害兮亦與此而何異惟
逆觀而默寂兮廓靈府於無朕泯六鑿於天遊兮其孰能以芥蔕而發心
以澄遺兮可一超而已上吾方從事於斯兮等浮生於一戲

遠遊

太平御覽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楚辭遠遊篇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阨音厄一作隘曰一作白來時澄反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濁下而一作謂穢一作濊耿一作炯且古名反營一作煢　耿耿猶儆儆不寐貌營營猶曰熒熒亦耿耿之意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幼柔去反吾不一作余弗　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夫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王子於此乃獨恭恭而不忘者何哉止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可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矣如之何哉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大世　來速而來吾從之

而未至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焉爾而睹夫天運循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從世無涯之悲恨此王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俟作為一於神仙變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怊音超惝昌兩反怳況往反叶往反永一作年非是悽一叶嬌反荒一作慌悽一作悽悽痛也　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儵一作倏一作遠倏七刀七到二反由一作繇　知性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根也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真一作至德一作聽非是美一作羨仙一作僊著一作章　身隱而不可見猶有名字可聞耳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羨似面反一作美衆一作終　傅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大辰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云今尾上有傅說星是也是今泰也韓終亦見列仙傳形浸遠即上文與化去之意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曾音增皎皎一作皦皦以一作而來叶音釐此亦上文化去形遠之意髣髴見不違也　丹經所謂假貸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之文樂無憂者此也　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淑一作汜郵一作尤其一作亦都一作鄉非是　氛孚雲反之氣淑尤言其淑善而絕尤也此以上言所羨仙去之樂也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曄音饁零今作零佯音羊而一作以與一作以邈遠芳一作此芳年長一作辰鄉一作向以一作之一作安　顓帝也舉門先見言行之速也淪沈也零落也此一節自歎其將老而恐其學之不反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除直居反娛一作遊戲音僖叶音虛二字一作戲娛非是餐七安反沆胡朗反瀣音械霞叶音胡叢七胡反　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

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凌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又曰日入為飛泉麤穢不精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南風曰凱風南巢以為南方鳥之惡水故禁之居巢也有與屬通審見列也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又二作立非是一無而字垠叶魚堅反毋滑一作無汨上列可派字有叶才垠反叶叶汨遠反　曰者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小無內大無垠言其無所不在也滑亂也而汝也壹專也孔甚也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至之甚神者當于夜虛靜之時固存於己而不相雜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蓋眾子之言貴常不過如此皆神仙之要訣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行叶戶郎反　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仍因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九不死之鄉仙靈之

所宅也。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
華英。湯音湯。琬音宛。琰音剡。英叶於姜反。 湯谷見天問。九陽說謂湯
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當言耳。飛泉之見上。琬琰上名
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頩普
若普經二反。脕音挽，又音萬。一作艶，一作妥。壯叶音莊。汋音綽。眇與妙同。
放叶音方。 頩美也。一曰斂容兒。脕澤也。醇厚也。粹不雜也。言銷鑠所謂
形解銷化也。汋約柔弱兒。莊子曰：姑射山有神人焉，汋約若處子。要眇
深遠兒。淫放也。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
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寂一作叔。
漠一作寞。其一作乎。霞與遐同，古字借用。征一作行。 上四句紀時物也。
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也。載猶加也。營猶熒熒也。魂魄之說見九歌。夫此
言熒兒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霞與遐通，謂遠也。又兒不定兒。鬼不載
魄則魂遊魂降而人死矣。故修鍊之士必伏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
魄常載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中不動而魂不死，遂能登遐遠去而上征
也。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
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其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四十五　九

一作而。閶闔一作閶闔。予一作余。大音泰。湯下一有以字。於一作其。又一作
微于閭。 排推也。望予須我之來也。與騷經倚閶闔而望予者意不同矣。
豐隆已見騷經。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
日重陽。旬始星名。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也。太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閭
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
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溶音容。婉一作婉。婉音宛。 溶水盛也。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燿音
耀。蜷音權。蜷巨員反。驁居召反。驁五到反。 張衡下大轅兩馬也。驂衡外
兩馬也。連蜷司卿也。驕驁馬行縱恣也。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
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膠音交。膠葛一作膠輵。句音鉤。以
一作其。芒莫羊反。一作莫郎反。行叶户郎反。句一作鉤。 膠葛雜亂
兒。一曰猶交加也。斑駁文也。漫衍無極兒。句芒木神也。月令東方甲乙，其
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往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
也。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皓
一作皞。其一作者。徑一作經。音義同。太皓即太皞也。皓暗同。杲以皎以涼。
對立互紆。天下從之爲屈張。飛廉已見騷經注互也。風伯爲余先驅兮，

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氛一作霧。埃
辟一作闢。氛氣。辟亦反。 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
也。左傳曰：金正曰蓐收。攬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
兮，遊驚霧之流波。攬一作檻。旍即旌字。一作旌。麾叶毛反。叛音判。波叶補
禾反。 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也。麾旗屬。叛猶分散之兒。旹曖曃其曭
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曖音愛。曃音逮。
一作騃。曭上音儻，下謨朗反。一作黕黭。上音黕，下於計反。衆一作奔。莽
阴反。屬音燭。 曖曃昧暗也。曭莽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
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路
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曼音萬。
又清一作逸。徐一作係。徑一作徑。待一作以。 高厲奮迅之意。欲度世以
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欲上一有遂字。
以下一有遠字，一有遂字也。如字，又千余反。睢許維反。担音孺。撟音矯。
一云上丘到反，下居廟反。而一作以。淫一作自。樂叶五教反。 度世謂度
越塵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担撟軒舉也。淫樂深也。莊子曰：既居
無事，恣樂而動是也。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四十五　十

兮，邊馬顧而不行。一無以字。一無邊字。行叶户郎反。 邊馬謂兩驂也。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以一
作而。涕一作泣。氾與汎同。 屈原謂修身念道，將爲一人之游，然猶眷眷
爲方外之人，本實欲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見用，以故問之，以事國。
天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
忽兮，沛罔瀁而自浮。抑一作南。疑一作嶷。覽一作覧。月居則反。音乂養文。
一作罔象。浮叶伏必反。 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也。
沛罔瀁水盛兒。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
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
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
乃逝以徘徊。而蹕御一作其還衡。歌叶居之切。今一作令。一作迎。螭丑
知反。象一作像。似兩反。蟲螭蟲象並出進一作形蟉。蟉力幽反。
虯巨九反。蛇一作虵。蜺五歷五結二反。說見後姬女。又撓
怪逝引作蹕。
受反。逝二作廷。中光以二作而。 蹕止行人也。御迎也。咸池堯樂。承雲黃
帝樂也。又曰：韶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無所指者，水淵。二女娥皇女

英也御侍也九韶已見騄經湘靈湘水之神也海若海神號若于有北海
若馮夷水仙莊子云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河伯也象國語所謂水
之怪龍罔象也蚪虯蟉曲兒使始轉麗兒撓纏也蓋舉也待衍寛乎之意
為語辭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
增冰 逴敕角反一作踔杖孝反門一作滴中反軼音逸源一作涼 逴遠也
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北方壬癸其
帝顓頊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冰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
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 黔其炎反嬴以羊倫為反一从女
黔輕反未知孰是此二字史記作含雷漢書作黔雷則當為从平之嬴矣
先下一有道字 間維稱引李注緯曰天有六間黔嬴蓋兆天上造化神
名或曰水神皆非是之說不可考矣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
降望大壑 漠漢漢音莫缺作叏二作闕 六漠謂六合也列缺天隙電照也
大壑在渤海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
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 崢
敕耕反嶸音宏一作嵤寥一作寥聞叶無中反 崢嶸深遠兒寥廓廣遠
也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焉受而傾焉方仙之道至此則直可以凌天不也而
過三光天下視人世寬塞之間有千歲如須臾之頃焉起為風何足道哉
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
萬一也元王景初蘭軒集 擬遠遊賦并序昔予南遊遇劉陵川於亳社之
泮宮因誦舊著詩文數篇以求指教劉喜謂座客曰是子頗有氣象將來
可望惜吾之老而力弱不能振也命酒因語及楚詞篇目且歎屈原之文
詞而哀其忠因謂僕曰予為我擬賦遠遊一篇未僕辭不敢劉曰吾姑試
子宜無辭遂明日呈此蓋以述原之情有志而不遂亦九辯代原之意而
亦以自寄云時至元三年冬十一月也先生諱方字九卿時年七十矣邈
鴻荒忽已遠兮望前脩而莫及仰六聖之玄風兮懷三皇之淳德侵精鬼
於千載兮曰予布其彷彿忽翩然而下墜兮心滔滔而何極悲斯世之沈
濁兮背馳余而莫偶既醉酒以昏酣兮人中風以狂走竟紛華不可長兮
獨沖澹以自守惟天地之漫漫兮浩變化之無窮哀吾生之促迫兮寄蟻
息乎其中思遠遊以舒憤兮超逍遙以長終夜營營而無寐兮晝叢叢其
不樂仰浮雲之縹緲兮願輕舉而無託精神忽其深蕩兮離人寰而高邈
雲為車而風為馬兮召飛廉以執轡八龍蜿蜿以前導兮云濟予乎西北

過玄武而至太微兮問瓊宮之所在排閶闔以徑度兮慶天皇之住會叩
玉階以對揚兮陳下土之道隘激微忠而抗音兮闡乾坤之交泰令雲雨
以飛揚兮降膏澤之滂沛飽四海以元精兮歘草生以流澄吐微誠之未
終兮紫葦公之謫惟令豐隆之奏技兮振天鼓之砰磕中噂沓而莫遂兮
逞余車而言邁視人寰不足留兮余將觀乎方之外乘青鳩以東遊兮過
黃成於崆峒問道德之微言兮願聞予之所蒙曰道不難說兮於其人之
難得粗者不可得兮尚安語其所極其大無方兮其小無內無涯其志兮
無亂其氣有時閟於會昌兮法化育於天地其道甚以無為兮史精仰之得
一可以長生而超化渺道真之所貴受微言而拜謝兮別崆峒而遠涉清
海之漫漫兮訪瀛洲之幽居入琳宮與貝闕兮世莫知予之所為召海若
兮邀虛妃歌天吳兮舞馮夷吸華霞之天漿服明月之流離維極樂而非
余志兮吉潛龍以供行忽參差以叛渙兮悵遐舉而獨征過弱水而超扶
桑兮至神丘而一息從王喬與琴高兮娛青春以游戲榮華之不足恃兮
恐六龍之蹉跎留余車於崐山兮飲余馬於雲河登閬風以回顧兮哀神
州而曠蕩下茫茫而不見人兮蔽林樂之蒼莽依故鄉之若斯兮吾歸
來而何望情依依以遲遲兮心悠悠以漾漾思重華而南征兮正予冠而

翱翔驂紫臺之青鸞兮馭丹穴之鳳凰清風過洞庭兮倒影凌瀟湘夕沐
浴於湯谷兮振蘭衣與菊裳晨謁帝於蒼梧兮問理國之大方曰禮樂以
為賓兮道德以為章舉賢而授能兮安天下於巖廊夫惟聖哲以長茂兮
何後王之多僻違先民之度程兮俟寔行而自遂拔蘭茝而不樹兮畎畝
紛其荒穢欲永訣而不忍兮聊逍遙以遊世訪神人於姑射兮探禹穴於
會稽從四子於汾陽兮觀大道之所歸徑流沙而西渡兮夕予宿乎三危
獲大禹之所經兮窺神功之偉奇涉虞淵而越赤水兮路不周以左轉召
蓐收使前驅兮承西皇之寵餞謁顓頊於玄都兮心娛樂而忘返悲虹蜺
之掩陽兮悵靈光之淺遠越蓬壺而超玄圃兮臨舊鄉而顧懷御房精而
衛太微兮戴電旌與雲旗乘飛龍之縹緲兮濬超然以無為飽群聖之道
德兮醉天地之華滋精淳粹以曄茂兮神渝幽而入微侶太初而友混元
兮還及君之未衰亂曰翩冥冥兮然相紆覺青春兮不可娛嗟我步兮高
馳驅御列缺兮鞭雷車西崑崙兮東海隅入海難弄明月珠歸人寰兮悲
溢陋聲六氣兮延我壽周六漠兮超八荒志不遂兮空翱翔思縈縈言詞
六帝遣五城兮歸下世乎滄陽兮正春秋宜淳風兮坟九州澤漸四海兮
淡悠悠蕩我憤兮舒我憂還精神兮從君遊獲我所兮夫何求亢亭忠定

以文章導志自浙右游湖左一句一韻徧於衣冠江山爲之鮮潤烟景以之明㦛其餘性情所得蓋古之人歟南陽有碁無有道之高玄晏之道論其措意則王充左思豈其遠乎忠然訪余吉以行邁將梓溪吳航濤札江嶠東南勝事落爾胷中况爲諸侯上賓知大夫之官族古所貴勉之哉病度李邈叔贈翟忠惠先生集東坡遠遊未成龍眠居士畫東坡先生黃冠野服據磯石横杖而坐子由聞而贊之始公在北門子爲童子欲見公而公出守武後旋謫儋耳竟不及見公之南也其門人皆在某憮然流涕子笑之以謂僊骨居絕正如龍眠所見買公於水間一石耳安知造物者不故使之遺世絕俗以全其天乎仲尼乘桴浮于海人欲居九夷彼遺世不用鬭有不能忘以去父母之國而終其身無意於斯世也况公以君命竄安適而非此者歟必將俯仰萬物而磅礴一世尻輿神馬挾宇宙而遊其所如往世之人自以爲愛者之悲而惡者之善果何足以病公哉然士無賢不肖皆曰東坡之門人唯某未之識傷後生不獲見其餘風遺烈與之並世猶若此况讀其書追其人於千載之上嗚呼天孰能使余不遇哉雖然得其像而朝夕見之亦足以爲之師矣始之贊而于由已盡其略從爲東坡遠遊賦云　吁嗟先生逝將去此兮四方既其何從超虛無以上征兮襲一

氣之鴻濛乘飛霆而蹻箕尾兮與汗漫而相期紛屬車之驂乘兮駕六龍而遠逝酌匏尊以自觴兮登天漢之流源挾須彌而納芥子兮恒遊戲於其間形骸付於電泡兮變詭幻之奇服亂焦螟於蚊睫兮騁蝸角之蠻觸何鄉其無上下兮樂容與而潛息歸回車獨來兮忽何所見宛在水之中坻乘雲輿與寶璐兮嚴黃冠而葛巾狹一世亟無人兮吾將自棄於魚鳥寬游㶇之閟淨兮送飛鴻之西鶩湛揚揚其獨存兮蕭山林之深渺馳余神於霄夢兮徑從公而往遊揖伏羲之九萬兮歷九疑而望崇山俯黃州之舊邦兮雪堂茂乎縞皐望東坡之美人兮睨灘流而激松醪哀余癯以好脩兮使備啜其醨糟覺遽然涕無眉兮像漢上〻其無言有無變化吾誰執兮羿其乘風雲而上天誦斯文以卒歲兮猶足以續遠遊而賦超然者也劉將孫養吾集送彭希吕遠遊序　古之人蓋未有安居而爲士者也豈惟歷聘之世爲然後之言士者類不講於古今之故第以結軨馳騁者爲游士而游者若士所諱不知古之所謂士者往往皆角鄉舉里選一定其爲士未有不升之朝著交於天下士者也惟科舉行士始有不出鄉者然亦惟東南百餘年偏安之者使然當其盛時如歐蘇公二蘇公寄驅馳跋履執贄四方八至于京都各取聞封解遂皆非舉於廬陵舉於眉山也

歐公遇蕭公於翰林二蘇遇張安道於成都皆道遇知已相因依爲千載景數公者以其才低徊於岷峨之下江湖之間未必聲光一日隱然動四海如後來所觀也人才與世道交爲用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識時務者謂俊傑而豈抱膝山林徒仰屋浩歎以爲蜀不如古之人古之人哉此予於彭君希吕之遠遊也既然言之於是希吕行且止者妻矣希吕爲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門人蓋稱其才望其達十年前爲欽送之聚金臺郭去意當乘風破浪何所不極顧猶在此耶鵬之運於天池也培風者六月息莊周者寓惟寓言且寄以百里之宿舂三月之聚糧毛耶駢耶胡不我施此草廬梁甫之詠與中夜旻旻之歌其恨究一也易曰係小子失丈夫詠使希吕之才而歲月如流未遇知己者非係之者累之哉前史有言北方高涼西方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以往使爲三衰此真憂諸人物之言也朔氣哉何相肴邊脫所爲區區舉比蓋欲希吕之勇於行而有志於用人者亦爲斯言而動心也　國朝何𤧚庵集送詹玉峯遠遊序　玉峯有言術不可以不慎夫儒者之道固止於仁義至於曲藝之小亦必求其近於仁義者而事焉庶幾不失其本心而後可耳吾邑士玉峯詹君儒者之裔世焉於仁義者也君讀書力學不求用於世乃游於藝以養其心猶庶幾有以

濟世焉故夅歲究岐黃之術尤精於鍼砭刺灸以已人之疾人請郭璞書善相山水氣詠之會以治葬卜宅爲人致富盛蕃衍之效之二者一以衛生一以藏往皆近於仁義擇術所宜先者君持篤志於是焉君居邑固當於耆碩大夫之賢者每訪以治道從容開說益於民者多矣猶以不能博其所施方將挾其藝以遊於外蓋惟恐其德之不廣被於人而非有一毫利欲之心者也宜乎知之者益眾信之者益篤非特爭迎取養而優君之至有若望於父母之慧者矣比年以來以斯藝衣食於四方者至衆然皆駕奇說以眩衆日往往言與行違術與義乖未若君之卑善與遊者至韓况君之言嘗曰他人之身猶吾身也而豈可不慎以消其壽命乎他人祖宗猶吾祖宗也而其可不慎以廢其宗祀乎是則君之心術猶有在於學術之外者觀者人爲可以爲曲藝之小而忽之哉必要爲仁義之歸是君之志也予懼知君心者未悉故序以贈焉襲𣂏稿湖集朱空谷遠遊序有爲老氏之言者曰空谷由浙右來謁余於學宮參幾度閱開游武夷訪慢亭宴曾孫之所覓回玉漢將之龍虎謁混谷傳箓之秘將人將遊是謁汝浮荇荇江步華蓋而揖麻姑於氶有烟霞之人將講署爲衣決都以謁許旌陽於雲之鄉是行也豈不瀟灑出塵遐遊放逸人何以曰哉

師訪友學道尋真耶然斯道也在吾儒則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
不可以為道在老氏則曰道不遠在身中在佛氏則曰汝若回光返照密
意却在汝邊此無他反求諸己而已莊周嘗有言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
然而喜矣今子汲汲之不暇豈以足音之未聞耶不然何其好遊蕩蕩若
此也方今際景晝赫汗流沾衣余每思得一丘一壑之地坐茂樹濯清泉
琴鼓南風中掛石壁係職于官願莫之遂視吾子逍遥相羊惟意所適方
企慕之不暇焉若曰朝南嶽暮蒼梧則又方從之流未足與議於道也於
其行書以贈之空谷姓朱氏名全虛空谷其號也歸釋隱集送黃立誠遠
遊序　儒生黃立誠踵門而請曰總角讀禮知桑弧蓬矢所以表男子之
所有事竊識之心不忘今年踰弱冠而浮湛里巷無以自見欲及親之康
寧遨遊四方以遂其初志吾親既許之矣先生幸賜之言以華其行因語
之曰士之志遠遊者非騁吾所欲騖紛華慕聲利將廣其見聞進德脩業
歸為親榮也為親者孰不望其子之遊卒然有立于世哉所謂居在側而
無離憂親之志不樂也居出遊而有離憂親之志樂也為人子者以父母
之心為心必知所以顯親所以立身矣今子以英妙之年抱有為之志其
遊也觀夫名山大川之高深古今人物之高下寓之於目永之于心其進
何可量哉過豫章而懷孺子之高風望廬阜而企匡君之遺躅航岷流之
浩渺觀萬水之朝宗維揚而看瓊花上蔡而採蓍草神州赤縣之壯黃河
大華之雄車書之廣人物之懿皆可悅乎心目而亦見聞也高歌慷慨行
其懷古之思司馬子長之遊不嘗過也抑嘗聞孟氏之言而釋之曰尊德
樂義游之本也兼善獨善游有過否而道不易也徵諸斯言先立乎其大
者遠者則吾子之遊無施而不可矣患乎錦衣歸覲豊拜高堂當聚親宵
日予非徒吳裳足以悅親矣立誠曰謹受教遂書以遺之吳從先言集送
樂晟遠遊序　吾鄉侍郎樂公寰宇記一書行天下然不深考亦未有知
其書之精者侍郎生於唐之後顯於宋之初在撫州登科記中冥然為首
諸子諸孫科名相繼施及宋末貢舉者猶不絶一姓文儒之盛其吾鄉之
表表者與晟字幼誠亦其苗裔也好吟詠多伎能往年事今翰林學士程
公於閩中公甚器重之將縣江東淮東山東河北以游于四方男子之志
也經所歷山川風土了了在目有以徵先世之書真可無忝於其祖矣匪
特予嘉之也此間同人嘉之又嘉之者奚翅十百千萬其人哉望仁
[illegible]亦言集題馬易之遠遊卷跋　南陽馬君易之以至正六年游京師類
儕不忍其離別作為歌詩贈言以送之至有託物寓意成圖畫縱篇巨軸

寘諸行李間自浙江而泝淮經睢訪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盤桓兩京之
地極遊覽以快於心目有所得輒形賦詠且獲當世名公品題珠玉襲什
以歸則江淮之雅作矣余觀卷中姓名多聲聞相接其間有拜顯官位台
鼎者有沉鬱下僚者有得休致者有物故者有遁依嵓谷者有尚羇旅者
有忠義死節凛乎若生者有陷身逆虜終不悔者何十數年之間榮悴得
失有若是之不齊邪第其文章翰墨則皆為時所重春蘭秋芷各具芳馨
炳然可掬此余所以諦觀而一喜一悲也因為賦雜詩一十五首各附題
下并卷歸之異時當為馬氏青氈矣天台劉仁本識樂府詩集曹植遠遊
篇　楚辭遠遊章句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
兮焉託乘而上浮王逸云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
於世困於讒佞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焉曹王
褒又有輕舉篇亦出於此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
相經過靈鼇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
仰漱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
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宋
末梅堯臣集遠遊篇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
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孰能不遠去我游
其方為子奉尊酒擊鋏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壑執
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
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願子勉堅車驟險摧其剛哉哉
既不及瓊瓊誰能當朝登南極道莫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
無為蹩躠者終日守空堂范叔中大推集遠遊篇　仙人手把金芙蓉遨
我上陟蓮花峯兩眼注入滄溟東浮雲遮斷扶桑宮白日西飛恐成晚架
天五色橫長虹鳳凰儀羽備珍彩欲集不集無梧桐寘寘杳杳脫羅網亦
有數縣南飛鴻怒鯨在蒐鼓鱗鬣浪中瓊眉多砂蟲從今與起人中龍披
虎豹謁九重舞干羽息武功泰和世上宵春風花時勒名留鼎鐘左招黃
綺石赤松長歌歸去來山中長歌歸去來山中馬碧梧玩芳集諸遠遊篇
稚來高誦遠遊篇度世長生豈可傳物變無窮身老矣一雛八穀又新
年曹勛松隱集遠遊篇　少年重意氣辭家遠行遊高談儀卿相峻節凌
九秋仗劍謁明主抉策十諸侯承日寶康瓠明月難暗投驊騮困短步鷁
為駑馬羞虛名不足恭抗迹追浮丘至言發深省超覽隘九州書功佐天
政美惡無不壽麈幢周四表騎衛羅天騶簫鼓鳴清歌群驚滄浪洲金石

易消朽生死真蜉蝣　國朝劉基覆龍集遠遊篇　三山六鼇背旱水伏
桑東雞鳴上海日海面玻瓈紅仙人騎鸞鳳呼我遊雲中雲中有金闕琱
是天帝宮明星列兩旁琪樹光玲瓏太一坐瑞門白髮映青瞳授我玉篆
文赤蛇蟠九虹出入九化光壽命齊老童因遣青鳥使遂造東王公素女
如蓮華歌帙按管同顧盼動環佩振迅若輕鴻化為五色光倏然隨長風
唐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日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聯句凡四十韻東野
二十公十九李習之一韻之之詩見於世者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
習之李翺也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愈馳
光忽以追飛轡誰能留郊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翺水或作宥楚客宦
江上夜魂棲浪頭楚或作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飲泊好木飲或
作館方云東野幽居詩有嘉禾滿里駒芳塗花清澤館字非也野蔬拾新
柔獨含悽悽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鳥吟新得儔郊憶舊方作憶
新方作忻皆非是靈瑟時宵宵霜猿上於金切宵宵度日也霜猿謂猿在
雲間也夜啾啾憤濤氣尚盛恨竹淚空幽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尤即路
涉獻歲歸期眇涼秋兩歡日牢落孤悲坐綢繆愈觀怡忽蕩漾叩寄獨貫
搜海鯨吞明月裴氏廣州記鯨鯢目即明月珠浪鳥沒大漚音謳浮漚或

作浮我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郊魍魅暫出沒
魅或作魑蛟螭互蟠蟉力幽切幽繆龍光昌言拜舜禹舉颿音凡船中幔
或作帆凌斗牛吳楚分野在江南懷驛下音所翺悵王或將乃降于湘沅
纓而要之驛精米所以饗神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
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方云驛見離騷祭神米也蜀作精非是饑
賢屈來得追聖立颻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囚豈肯或作有楚些蘇个切楚
詣物辭待誰弔貫辭緘恨投翳明詠日謂後精其明也弗可曉弗或作不
秘魂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苦蓼苦雜花隣見詩曰雜芳菲嘀當春愁
淒涼不枯亦飀飀路謠衆猥欸欸或作貂欸或作誶方以杭蜀本云欸音
烏來切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又楊子始見方欸方國而前千欸王逸
曰欸欸也方言曰欸然也南楚凡言然曰欸元次山有欸乃曲亦音靄
今按方說是也欸說文丑改切又烏來切譬也又記酒相紀作欸亦音烏
未見說文則黃書直讀欸乃音襖靄沃矣今或寫作欸字亦誤乃知當音襖
也已語相呼嘶哵篾刻方云字書無哵字公奚王晝士有哵嘆字從蜀聽
句用哵哵子考之字書哵嘆為王默誓去外俗嘉願還中州江生祿曰
水微漲也行聽樂弱翠自相勸音當祿也弄力也弱翠自相弄樂曰言水

行可樂則弱草而香矣飲醇趣明代味腥淮日醇猶醇德以酒為喻故云
飲醇明代盛世也腥讒慝之臣也謝荒陬郊陬隅也馳深鼓利楫趨險驚
蜚輈蜚或作飛繫石沉靳尚子蘭上官大夫斯尚楚之讒臣潛屈原於
懷王者開弓射鴟吺孫曰史記鴟吺與驩兜字古文尚書亦以驩兜為鴟
吺先欲之於崇山斯尚鴟吺皆在南方恐其為患多竦故欲沉射之也路
暗執屏翳上音苹切與日同見長卿大人賦鈴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
之但刑雨師時有樂積欲放欺屏翳誅之顧見以人呼決也波驚戮陽侯
與曰陽陵國侯其溺死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古
之謂侯有所在從江其神為大波廣泛信縹緲高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
中悒悒稍稍瘳振衣造雲闕跪坐陳清猷得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人氣
和方云仲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昔休音合休今方云音古時字
作青誤也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魚舍游乃思王船賦桂舟從欲澤車夷
猶夷猶猶豫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謂去方作君歸或作船歸元國朝文
類袁褒遠遊聯句壬寅冬與伯文同留姑蘇時伯長將赴都海鵬跨南雲
一去狀浩蕩宛駒踏北雪跪足追罔象佩宵征半截脂明發燈在幌行邁
念悄悄離愁懷養養衮達吳始接浙過越循指掌虹綱結長思羯鼓促新

響騰至不復辭頓駕遠誰能彷明堂金棟梁武庫須篠簜材同瑚璉英竟
學媿逢麻長大施朱弦清小鷹金莖沉雲間鶴猿哾聲天外鴻横上曉聆
硏輕冰千店憇平壤追攀瞰烟濤泉沙壓走塵鞅清淮橋蟒蛛薄霧表
驕驍風臺中一鳴猶日觀雞三唱圃桑沃如蓋宿草亂如織青帘客沽酒表
素叢源汶綢心觀洙泗流眼路恒岱奐追程騎凌雲猶勸耕農植杖俗厚
喜豐登氣俠存既慷伊河既東流泉雖斗復北仰誰云風土殊始覺宇宙
廣骨贅終超騰神清誰儻恍鈞天夢豈真猶廣寒步空想鉢衣入閶闔介
粒視丸塊千官蔡府禁九奏彤庭惕撝文翦金組泉屡寒蔟天仗清都渝
咫尺躬水謹方丈峰旗雲霧開寶扇日月晃仁聲被八表用德意昭軍杜泥
檢極封崇谷謐嚴肸蠁瑞氣藹重重泰階膺兩兩驗峯出天對泉冥琥錫
中幣鳴珂接俊彥正芳遠偏熏德人笑來芝遁客棄捨像茅援要有方賄
矢來本無嚮湘業但環詞越相佳金像遺饒氣徒憤得計身何往豈如及
冰平相與窮昭朗君行出飄颻我渾心悒怏輕霜著裘帽良微雪留草莽
離歌出蕭鼓古製卻盆盎先登匪一獲後至徵孤奘城南燈火深猶塞北
音書杳春風漸披拂臘水將滉瀁詩或愈加煎酒畫未為強雙辮狀冰炯
泉累語春波疊經行度崎危交友希倜儻壽遊棄楚荒遠客濟齊儻光

淦尺璧重捐事業千金賞行還雁塔題復觀鴻都榜將來我步罷事立勿
伎褒脂韋本凡近衣鐵石乃忠讜詞林納疵吴書田計荒穢列仙會儒癯。
韋英極夫驅塗生嗚呼嗟嗟閔今終就㸔清心百壬雖正己上帝賚徒為棟
心施莫學畫眉斂功名要無心造物端有相行行返初志孫詩記時衰翁
杜工部詩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嶲風雨暗荊蠻雁
矯銜蘆内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季子歷日 唐 杜甫劍南
道也不白蜀不與秦通于李白詩秦上不行日 大裘弊　賊子何人記迷
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
走失喜問京華　鄭谷詩遠遊　江湖猶足事食宿戒孥嗟久客秋風起漲
舟夜浪翻鄉音離楚岸剩見人相源 胃思驚小林無猜柚緊津宫未有
意漁者笑無言畢魏馴僧約中條有乘周孟郊詩遠遊　慈烏不遠飛孝
子念先歸而我獨何事四時心有違江海恐空積波濤信來稀長為路傍
食着盡家中衣別一作烈 劍不割物離人難作藏遠行少童僕驅使無是
非為性玩好盡精悉心緒微始知時節駛變一作戾 日非長輝唐錢起詩
送濟翁部明府遠遊　楊柳起秋色西風已度關碧溪飛白鳥紅樹帶青
山此會偏相語孤遊且未還所思江海上宛在市朝間 宋周邦彥成清真
集遠遊　淮西渡兩淮江左隨一鷗苦淺波無窮所至勝吾無停胡子中
人流轉何時休帆高風色利欲止不自由傳聞殺水外華立三神山鼓枻
未可到載行有滑蚪扶桑觀浴日陽精熱東流萬族呈秘奇九土皆飄浮
送者安在我吾往不可求豈比鴟夷子五湖名遠遊　胡銓澹庵集遠遊
萍跡長泡轉天涯到處家芳菲雲過雨髮散手搏沙且與沐鷗鷺共卒留
子嗟酒狂從曠蕩漢吏要無華僧大珂詩遠遊　林懋無窮意所行避怨
難異鄉為客久浮俗定交難草引春愁長霜侵曉夢殘忽聞城角動歸思
若為安　韓元吉南澗集遠遊十首　我行運萊嶺況首見月窟誰言滄海
深涉之不濡幾頃波驚魚龍起舞相為滿深冥為一天黄霧生蜂蝴猶未
風中天處踏波上月　東偶有神人被髮兩目赤手挽扶桑枝鳴九射乾
坤未鳥為前驅火龍駕後軒祝融不敢瞻衡以千天官晉當擁霜蒙九闔
常不寒　雷出九地底化為萬鼓擊系首納石斧劃然四海馳夔龍與同
系猶扶羅有遺無私乃帝令風雨多商之旨能作兒母何恐見女為　紫
皇宴瓊臺鳳舞鸞且歌翠鬟兩仙女倚歌柔荑知秀色倒雙璧精雲凝秋
波曲終顧我笑柰此人間何贈以白玉環琢磨期亞他　大釣轉一氣急
轂無停轅是非與生死擾擾於其間朝昏互顛倒流浪三千萬年至和無道

人直作須史觀天地本無物置之莫足言　海水赴大壑雷奔墜空虛大
輪觸金剛蕩然為尾閭一闔復一闢乾坤猶戶樞萬生係靈根至神守虛
無當以物所歸返觀天地初　崑崙九萬里磅礴天地根其下有玄圃在惟
眾仙門翩然兩白鶴道我前飛翻閶津牽牛星涯足洪河源九關章方開
乘之遊紫垣　巨軸載厚地沉沉惟九幽日月所不燭鬼神或拘囚員臣
與父飫亦為舜禹憂觀彼世上兒對面無姦偷幽章章可脫天刑比為役
主死一大夢夢覺詎當分夢中既不了雖覺何足云天光發吾宇澹然
無朝曛至樂不外假至貴斯無文求仙與學佛擧世徒紛紛　呼吸為陰
陽動靜乃天地猶然一身間至理無弗備蒼龍駕白虎晝夜分六息坎離
會精神苔泰本仁義吾師不吾欺持以御一世　文天祥集遠遊　黄河流
活活太行高巍巍十二山以東百二山以西鄒魯盛文獻燕趙多雄姿右
摩泰山碣左攬函谷尼郰鄹邾周公曲阜升宣尼武登廣武嘆武上北邙
噫平生幾兩屐汗漫以為期結交天下士要為男子奇吴會偏王業中原
隔遺黎安得與黄鵠比翼天上飛江河吴風景擊楫感且欷滄海遷百六
興否俄推移桑田變滄海此因發新悲我本檻車客為我解縶維育兒附
天驥萬里相追隨人生尚行樂切復新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風懷黍離當
青豈不願受患那能持久今危且淺忽若朝露晞長恐折我軸中道欲直
池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　漫游集遠遊　遠
遊元不為肥輕隨化來流任此生萬事悠悠何係我白雲一望家關情
不因身外苦多求且向傳前賦遠遊明月未應殊俗異寒燈更比故鄉愁
關心老幼孫燈夜入夢功名兩鬢秋何處溪山堪着我新詩一首勝封侯
江湖續藁必復詩遠遊　關山勞眺望宇宙愴經行地隔南溟斷天低
北斗横高懸闊遠柝孫枕壓寒更隻影推堪弔殊鄉鮮弟兄　筆倚詩遠
遊　因夢吴雲賦遠遊江花扶柁水悠悠半輪月散千山影一葉舟勝萬
斛愁天氣漸於寒食近春風只到牡丹休水程浙冷雖為夜起吸滄江當
拍浮　陸游渭南集遠遊　遠遊行復歲華新孄學劉郎問大鈞一點不蒙
稽古力十分合作卧雲身苦寒與酒頓增價小雨為梅先辟塵擬佩一壺
江路去花邊醉憑白綸巾　少年遊宦日龍鍾恥沉浮見虎猶攘臂逢狐
肯叩頭力行雖自許早退豈人謀予年六十餘即退閑故山小艇烟波上
飄然得遠遊　姓字不須通從來識放翁月明登署雪木落過秋風成都
玉壘山青雲鶴冊乙未歸江上秋風予嘗絕景處處題僧壁時時卧釣
逢始知使萬里未必是英雄　杜子不作故山歸去方知浪走非掛日

片帆吳赤壁嘶風足馬蜀青衣交游雖廣知心少香火徒勤愿力微堪笑只今成底事青燈無恙且相依　老子平生喜遠遊流塵不惜閒貂裘江亭吹笛三巴夜關路騎驢二華秋但使澄心同止水自知幻境等浮漚悠然飽聽松風睡句漏丹砂底用求　蚤歲志遠遊萬里携孤劍所至必弔古如疾得鍼砭荒寒過吳宮摧剥覩禹穴及仕揚淛間掛席度天塹梁宋不可遊北望每懷歎會有蜀漢役奇哉日窺覘飛壇訪遺址燒棧想烈焰棘門俯清渭徹底綠可染舊史所登載一一書考驗胡羊美無敵黍酒實醇釅枕戈南山下馳獵久不厭比歸劍南幕壯志就收斂卜築湯雄宅遂欲老鉛槧但受古柏青肯顧海棠豔人生不易料白首東歸剡稽山秋義我鏡水春瀲瀲餘俸買扁舟月下采菱芡湖山最奇處容我釣石占婚嫁幸已畢百事不關念但當勤醉歌一死不汝欠　思遠遊　我志日已衰詩亦無勝句正如老鶴悵望遼海路雖云須藥物未追霜露製裳裹兩鬢此計亦已憂羨我青城雲慘澹墻家樹秋風吹短衆萬里入芒屩病退頗思遠遊信筆有作　平日身如不繫舟曾從楚尾客秦頭風生江浦千帆曉月落山城一笛秋萬事只能催白髮百年終是卧荒丘扶衰強項君休笑尚憶人閒汗漫遊　反遠遊　賣卻貂裘買釣舟久將身世付

悠悠行歌西郭紅橋路爛醉東湖白塔秋夜泊驛亭觀月上曉登僧閣聽猿愁一生身屬官倉米剩喜殘年得自由　年數使者集　無窠為東陽賦遠游余病卧空山閒而壯之和韻為別　贊然梅雪兩鬢髮底事征車又指南自羌胄游習蛇蛇下妨小住話蕪豁　僚缺中歲清真昔東來平生分所甘若有書來訪生死白雲多處是吾廬　元貢仙賓詩送余歎文扶術遠遊時與梅川丁九年同遊幷盡　梅川扶策往經平傳得青囊內外篇山識猶雲行處叙寬收畢易詩殘編飛高去並遼東鶴坐冷難留海北纏且向吞風帳歸旆為君先付酒家錢　范德機詩　遠遊　遠遊非吾志偶隨天一角去就亦有期寧能計今昨料理貧居士守書前兩郭清心見古初德宅甘寂寞杜門生春深緣竹鮮果擇雖無清時賞幽意各有託千載非長生松喬未足學為知句漏令不厭宜情等山中歸去來朝霞可以酌便子廣詩遠遊　廊落江湖夢飄零萬里身風塵孤劍雪宇宙一數春天野飛黃鵠烟濤迷紫鱗長鯨滄海月寄與謫仙人　針岳祥闈丞集送米周之遠遊流水寓清音青山發令姿左右惟所取夷途相隨君遊且有日欲訪無趙奇此行猶在眼已作久別思君如生馬駒騰踏不可羈王良施學勒往敷白玉墀駒中二三策和扁為潤璧南士方施用延鍼貴適宜裝閒貴金

印李子何必歸丈夫輕四海吾老不可期何以為君贈梅花千里枝何以為我報千首紀行詩　虞集道園學古錄送王公輔遠遊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久之不替也空山舊先生遠于種湖之上豪傑名勝多從之遊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于代其高尚潔遜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種湖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寡欲之趣尋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袖詩一篇為贄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者矣觀其平纔三十喜其盛年好詩書苦吟聞其將從吳越淮泗而遂至于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更為受幽尋欲挾黎杖同清夜靜看梅花對苦吟江國鶯花時冉冉京城烟雨曉駸駸老來每憶登臨處從子芳年一一尋　國朝張志道翠屏集送道人遠遊卷　為君歌徹遠遊篇八極秋高神凜然尚穴出雲黎杖外軒臺飛雪酒杯前背人不見牛馬走世俗寧知鸛鶴年子去遂儕滄海上春來夢遶紫芝田　宋姜白石道人詩闌干二三子總仙才爾歌遠遊章句　雲氣入吾杯不問王郎五馬頭憶謝生雙屐處處長青苔東里赤城近吾與亦悠哉　王元粹和遠遊　壯

年抱羽節拂衣行遠遊遠遊欲何之思欲歷九州出門多歧路老日獨運留顧言返舊居量力固無憂　楊弘道詞三真子遠遊　新五行並用水德靈長初泛濫漸汪洋轉雷經灩澦瀨雪下瞿唐纜出滄浪漢沔路沉湘發源瀟道東過維揚由有本自無疆遠遊還故國待渡立斜陽山烟紫澤樹綠客心傷　又遠遊冠名　無明書曹子建求通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主銳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冠名也

離內遠遊

韓非子十過篇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不遠遊

論語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絕迹遠遊

文選北征賦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伏遊

憸理字訓習於情慢惡聞善言謂之佚遊論語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注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

漫遊

宋洪适文清非集漫遊二首餘繞荒蹊窮扶撑古屋積雲飛宿鳥急水泛危杠地迥無人跡山空代不紫罷公禪室內拄杖日湖行北山有欲不涉無窮天王部落雖詳知貝葉地即是水精宮烏塔秋聲裏鶯囀曉照中先賢多妙句欄楯入西風北人王笺

近遊

晉東晳近遊賦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賦於下里寞玄淡而無求乘蓽路之偃蹇駕蘭單之瘦牛連攏索以為鞅結斷梗而作鞦攀蓽門而高蹈翔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貫鷄鍛於叢荀收纓纚於樹子其男女服飾衣裳之製名號挑異隨速而設繫衣襦以御冬自千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為素條之從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婦皆御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間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着蔂角之巾

夢遊

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氏之國既覺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如華胥氏之國江湖紀聞張皇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璀璨環珮者數百人揖皇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皇成一絕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忌還家有仙人曰子詩絕佳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騰萬仞山而覺列仙傳梁諶字考成一日相者見之曰此子目流白光貌異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仙道常夢與仙人遊或登名山酌石髓由是自有所悟乃深入巖谷自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音一旦忽謂門人曰有朋待吾於南峯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繞不見其形唯聞鼓吹音隱隱于空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周

康王二

通鑑外紀宮室曰周禮土方氏掌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三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三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天子建五門雉門象魏之門縣號施令焉大朝會決度所出振木鐸之朝也夏后氏之世室也旁為清臺以觀天文啟人之陽館也又曰重屋也周曰明堂旁為靈臺以候雲物其外為庫門又其外為皐門其內為應門又其內為路門應門之內為燕朝以朝王族外為治朝以朝百官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路門之內路寢一天子居之小寢五后與三夫人居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諸侯三朝三門應門之外為皐門其內為路門天子諸侯門有臺天子之堂夏一尺殷三尺周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冕服曰衮冕衮衣裳衣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侯伯之服狐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
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王之五冕
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
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
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始冠
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
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
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
然後緌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親沒不髦素冠徵
緣大白不緌委武玄縞而後蕤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
之服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
狐白犬羊之裘不裼庶人之服不文飾也故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
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
事則裼弗敢充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王后六服褘衣揄狄
闕狄鞠衣展衣素紗夫人揄狄夫人屈狄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

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王
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王及后之服屨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
屨葛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曲
袷如矩三袪十有二幅縫齊倍要鉤邊續衽衽當旁袷之高下可以回肘
長衣中衣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具父母大父母
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
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
入公門野夫黄冠黄冠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袚帶佩玉韍韠
古之遺也有虞氏之服也夏后氏文之以山殷火周龍章韠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
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會去上五寸紕以爵
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
衡三命赤韍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
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
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
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

蔽功肄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衡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進則揖之退則
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左玉佩右吕佩玉佩以脩德吕佩以祇事世子君在
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績凡結佩而爵韠君
子無故玉不去身於玉比德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圭笏王晉大圭
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
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合六瑞
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諸侯相見亦如之琢圭璋
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也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
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
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
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
其殺六分而去一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
也天子之笏曰珽天子搢珽上終葵首方正於天下也諸侯

曰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見天子入
大廟與射無說笏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
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服食起居雜禮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
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
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
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
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
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
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
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子擧年不順成君衣布搢
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車旗曰車王之
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
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

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䄏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䄏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䄏革飾駹車雀蔽然䄏髤飾漆車藩蔽豻䄏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旗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節建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舍王之會同以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凡廷王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朝覲饗射燕飲曰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九命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七命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其他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出入三積一問一勞其他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凡大國之孤四命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

其大夫士皆如之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王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勞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眂飧牽三問皆脩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放是而殺者也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國新殺禮凶荒殺

禮札喪拔禮禍裁拔禮在野在外拔禮凡賓客凡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
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
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
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
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
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曾子問曰諸
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
服失容則廢日食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
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諸侯之聘禮天
子無介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君以使者夕幣于
朝厥明使者釋幣于禰于行入朝受圭及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
玄纁束帛加琮遂行君使士迎而請事于竟下大夫迎于郊卿勞夫人使
下大夫勞卿致館宰夫設餐又安厥明賓皮弁入于次君皮弁拜迎于大
門之內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以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
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

所以致尊讓也賓襲執圭致命裼奉束帛加璧享夫人如公禮賓宥北面
以旦禮見公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以客禮見之所以致敬也公送賓于
大門內問君及大夫勞賓及介賓請有事于卿大夫卿勞賓賓辭大夫奠
鴈上介受公使卿大夫致饔餼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夫人使下大夫
歸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大夫於賓一饗一食君使卿
皮弁還玉大夫還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公館賓賓辭請命于朝遂行公
使卿贈士送于竟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使者反祿而
入致命歸釋幣于門獻于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重禮也貨多則傷
德幣美則沒禮若見夢之國則問夫人凡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
不達若使者聘而誤則主君弗親饗食以愧厲之也云君于致則用祭器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
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
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圭璋特琥璜爵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有天子
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
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

曰禮也者物之致也先王之制禮也因其材物而致其義焉爾是故昔先
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
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禮也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
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
也〔射〕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三公北面孤東
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北面射人詔相其法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而後射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是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
而削地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
矢審固則射中矣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
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
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王以六耦射
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
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
士以三耦射豻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騶虞者樂官備也貍
之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孔子曰

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是故明乎
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
以觀德行矣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燕〕古者諸侯
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
明君臣之義也是故將燕小臣戒與者尊爲方壺于東楹之西左玄酒南
上公尊瓦大南上士尊兩圜壺于門西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篚西
膳篚在其北君席于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
適之義也射人請賓君命某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小卿次上
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
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
也主人洗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北面獻于公主人酢公酬賓公命下大
夫二人媵爵酌象觶之致公與以酬賓賓以旅酬卿大夫主人獻卿二大
夫媵爵如初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如初主人獻大夫工入升歌三終
笙入三終合樂三終大師告樂備公許射人爲司正命安卿大夫遂徹俎

降說以治屨升坐羞庶羞主人獻士及祝史小臣賓媵以祭脈于治于公公興唯所欲酬受者就席坐行之卒受者以爵興酬士士旅酌主人獻庶子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公不送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鄉飲酒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請賓及介必謀於先生主人席於東南僎席於東北賓席於西北介席於西南眾賓之席不屬焉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經之以天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而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牲用狗尊兩壺於房戶間斯禁有玄酒設洗于東榮水東篚西篚所以異爵及觶也獻用爵他以觶奠定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主人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主人洗盥酌獻賓有司薦脯醢音海賓升席乃設折俎賓祭脯醢奠爵取肺以祭嚌加于俎祭酒興席末啐酒降席奠爵告旨

卒爵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介介不嚌不啐不告旨主人酢介主人獻眾賓主人升賓即席如初自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四人二瑟入升席于堂廉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主人獻之笙入立堂下三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合樂三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主人作相為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司正請安賓侯席司正飲卒觶賓酬主人于阼階上主人酬介于西階上介酬眾賓眾賓畢司正復位使二人酬賓介主人命請坐賓辭以俎司正徹俎降說屨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主人拜送于門外自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自降說屨升坐羞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明日賓拜賜主人拜辱乃息司正無介不殺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解惰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將以行禮義也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矣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養老】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以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不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君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人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是故五十而爵不從力政異粻杖於家養於鄉六十必宿肉杖於鄉養於國不親學不與服戎七十貳膳杖於國養於學達於諸侯不俟朝君問則席不與賓客之事八十常珍杖於朝君問則就之升君命一坐再至月告存齊喪之事弗及也一子不從政九十日有秩飲食不離寢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天子有命則使人受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凡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朝廷同爵則尚齒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父之齒隨行兄弟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不以其任行乎道路凡老者則車徒辟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有虞氏皇而祭服深衣以燕禮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收而祭服燕衣以饗禮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冔而祭服縞衣以食禮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冕而祭服玄衣兼用三代之禮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凡養老天子視學大昕鼓徵眾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

而尚齒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天子巡狩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喪葬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制衾棺椁伏死者有終生者無憾暨夏商至周而禮節大備凡病革者內外皆掃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士士之妻皆死於寢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送終之具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復始於虞人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天子以冕服復於太廟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曰天子復矣自諸侯至於庶人各以其服使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庶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主人羔裘玄冠者易之笄纚徒跣扱上衽[illegible]交手哭水漿不入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故辟踊哭泣訃父兄命赴者赴於他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凡臣訃於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訃於大夫士曰某不祿士訃於大夫曰某死浴尸惟堂天子牀第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君設大盤大夫夷盤造冰焉士瓦盤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浴尸敔人挋中當而浴蹊蓋以綴足周人浴以盆沐以盤揳齒用插柶綴足以燕几君大夫士一也設牀禮如方茅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有枕裝一牀含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君大夫士一也飯尸襲已正尸於牖下南首飯尸天子沐用黍諸侯用稷大夫士用稻含尸用具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用米具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于坐於東鄉大夫父兄子姓立焉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焉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君之喪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出必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小斂三日小斂於戶內男女奉尸夷于堂布

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是為夾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庭百稱大夫五十士三十主人即位袒說髦括髮婦人髽[illegible]帶麻于房中重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以脯醢奠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大斂於阼子弁絰[illegible]即位于序端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庶人三日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袒故發胸擊心爵踊也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其色朱綠用雜金鐕大夫玄綠用骨士不綠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外指椁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甀[illegible]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天子龍輴而椁幬[illegible]為四阿加斧于椁上畢塗屋諸侯輴[illegible]而設幬無四阿大夫以幬攢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設熬加魚腊焉首於旁天子之喪官正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主人襲斬衰帶絰居於倚廬哭無時非喪事不言寢苫[illegible]枕塊扶而後能起為父苴杖為母削杖苴杖竹削杖桐也公侯之喪諸達官之長杖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illegible]母在為妻杖而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拜而后稽顙殷之喪拜也孔子曰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周之喪拜也孔子曰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或曰婦人為大與長子稽顙銘旌書銘旌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曰某之柩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置于西階上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朔奠致盛焉薦新如之奠以素器以生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功可以與饋奠乎孔子曰自斬衰以下可也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

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曰廢衾服可以與於
饋奠予曰說奠與奠非禮也以嬪相可也弔衾襚賵臨凡有弔者相者以
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弔者出含者執璧將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
東南乃出襚以衣者執冕服致命子拜稽顙襚者下堂受爵弁服於門內
霤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皆升拜稽顙委衣
於殯襚者出賵子馬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子拜稽顙坐
委於東南隅賵者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諸侯之相襚也以
後路與冕服先路褒衣不以襚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
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羔裘玄冠不以弔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婦
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婦人送迎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
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
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
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在殯
三往焉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有疾問之在殯一往焉比葬不舉
將往必先戒之主人具殷奠以俟于門外見馬首則先入門右君入即位

于阼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卒奠先俟于門外送君拜稽
顙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如君夫人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
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卒奠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
外不拜明器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斲琴瑟
張而不平竽笙具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葬則宜
之墓中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
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
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葬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
大夫士庶人三月凡葬卜宅兆卜日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旬之外曰遠
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小筮不過三卜筮不相
襲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
疑定猶與也大夫之喪其卜也有司麻衣布衰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
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凡德卜有事於尸則去扶葬
有日啓殯設啓奠朝於祖其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
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啓朝而殯於祖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哥朝而遂
葬質明設遷祖之奠奉柩載於柳車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

牙周之璧翣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素錦褚加于叢纁紐
六齊五采五貝黼翣畫翣各二皆戴圭魚躍拂池纁戴六纁披六大夫士
視是以衰載銘旌之車足為祥車祥車曠左遣柩南昔設祖其廞明遣其
苞牲體載之天子九个車九乘疏布精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諸侯七大夫
五君執紼五百人執鐸四人皆銜枚司馬執鐸十有六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執
引者三百人執鐸四人御柩以茅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
故也諸衰喪車無等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
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天子之壙闕地為隧庶人縣棺而封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不喪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庶人呼
而葬周人弁而葬者與神交之道也曾子問於孔子曰葬引至於堩[illegible]
日食如之何孔子曰吾嘗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
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問之曰夫柩
不可以反者也日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
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暮
猶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
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老聃云封弔虞封主人贈以玄纁束帛

殷既封而弔弔於壙作虞主其木用桑祝先歸宿虞尸是故送形而往迎
精而反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
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周反哭而弔弔於家其弔也哀之至也反
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孔子曰死民之卒事也殷已慤吾從周既反哭
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是日以虞易奠以吉祭易
喪祭弗忍一日離也男男尸女女尸天子九虞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曾子
問於孔子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自斬衰以下禮也曰不以輕服
而重祭乎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
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曰緦不
祭又何助於人卒哭既虞卒哭天子九月諸侯七月大夫五月士三月報
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
父母君所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
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
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厲人明日舉主于太廟祭從昭穆是謂之祔自始虞
主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忽一日末有所歸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

於堂祔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其妾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在亦然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公子祔於公子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祔葬者不筮宅練期十三月而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祥二十五月而祥吉服而筮尸作栗主主人朝服縞冠素紕奉主入廟二十六月而禫此感既禫從事曾子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是故雖功衰不弔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衰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忌日忌日必哀稱諱君子以爲終身之憂遭喪雜禮曾子問於孔子曰並有喪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父喪未終而有母之喪其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及執事者之升降散等虞祔亦然自諸侯達諸士曾子問於孔子曰士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如之何孔子曰有君服於身者不敢私服於是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弗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遂既封而歸不俟子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遂既封改服而往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及其入也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也君薨於路館復如國於道則以綏復於車左轂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爲屋而行至於廟門說輤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大夫士輤蒲裳布帷葦席爲屋至家說輤輴車遂入至阼階說適所殯大夫使他國卒於公館者復私館者不復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奔喪之禮始聞親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見星而興見星而舍哭辟市朝望境而哭入門升自西階殯東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哭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衆主人兄弟出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奔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齊衰以下奔者入中庭北面哭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絰者不袒袒者必免母喪異於父者一括髮而已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奔不及殯者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即位於墓左婦人於右奔者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所絰絞帶哭成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它皆如前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免麻襲歸免袒它如前禮聞喪不得奔則爲位行禮如之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哭盡哀遂除至家不哭主人無變於服哭不踊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奔齊衰者望鄉而哭大功望門小功至門緦麻即位而哭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哭於殯東西面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哭婦人喪父母者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士則襲而后拜之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而哭拜踊

適兄弟之長既除長而后聞兄祖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又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遠葬者比反哭則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服制曰喪之有服也稱其則但悲悼之情也自高子氏其服也哀後世聖人立制度識別親疏貴賤使足以成文理故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服制有五一曰斬衰二曰齊衰三曰大功四曰小功五曰緦麻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四小功三緦麻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斬斬者不緝之衰裳上曰衰下曰裳苴麻之有蕡者絰在首在要皆曰絰杖絞帶絞麻也冠繩纓菅屨三年者子爲父諸侯爲天子臣爲君父爲長子爲人後者爲所後父妻爲夫妾爲君父卒而爲祖後者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三年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父卒而爲祖母後者父卒爲母繼母如母繼母如母者配父也慈母如母母爲長子妻爲君之長子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子游問於孔子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欲喪之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夫爲妻出妻之子爲母若爲父後則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不杖麻屨期者爲祖父母雖天子不降也爲世父母叔父母大夫之適子爲妻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適孫爲其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爲繼父同居者爲夫之君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妾爲女君婦爲舅姑夫之昆弟之子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女子子爲祖父母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三月者庶人爲國君寄公爲所寓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爲舊君君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爲繼父不同居

者爲曾祖父母大夫爲宗子爲舊君爲曾祖父母爲士者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絰不樛垂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十九以下爲長殤十五以下爲中殤十一以下爲下殤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傷而無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從父昆弟爲庶孫爲適婦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爲姪丈夫婦人報爲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夫之昆弟無服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若與同則不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同天子諸侯無服小功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爲叔父及適孫及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及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君之庶長殤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曾子問曰下殤士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若墓遠則如之何孔子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從母大夫婦人報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緦麻三月者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甥

婿妻之父母姑之子舅之子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
之兄弟從父兄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父之從父昆弟之妻
士爲妻之有子者何謂上殺父三年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
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也三月則殺矣此
所謂上殺何謂下殺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玄
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以其卑也故服緦
麻此所謂下殺何謂旁殺服祖期則世叔父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
以朞從世叔則踈矣故爲之小功族世叔又踈矣故爲之緦麻此自父而
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自祖而旁殺
者也同父至親朞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三從緦麻
此自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朞爲兄弟之子宜九月而亦朞者以其猶
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自子而旁殺者也
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自孫而旁殺者也公子
之妻爲其皇姑齊衰此從輕而重者也爲妻之父母緦麻此從重而輕者
也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緦麻此從無服而有服者也公子爲其妻
之父母無服此從有服而無服者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

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
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出則否練冠麻衣縓緣公子爲其母已
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公子爲其妻也皆既葬除之宗子母在爲妻禫與
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從君服其餘從
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
沒也服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
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
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
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則不稅爲慈母之
父母無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
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
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宗子孤爲
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童子唯當室緦冠而杖世子
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
父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宗子母在爲妻禫爲慈母後者爲庶母
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爲父母妻長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爲

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
之小功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
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
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君爲天子三年夫
人如外宗之爲君世子不爲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
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庶子
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
即位可也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或曰婦不爲主而杖者姑在
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君主夫人妻太子適婦之喪諸侯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凡喪父在父
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凡主兄弟
之喪雖疏亦虞之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
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
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父在哭於妻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姑姊妹其夫
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四鄰
主之無四鄰則里尹主之喪有無後而無主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

姓改其緦爲朋友麻斬衰不說絰帶居倚廬寢苫枕塊婦人則否容貌若
苴纍纍顔順瞿瞿繭繭哭若往而不反惟而不對三日不食既殯食粥既
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疏食水飲朞以小祥居堊室寢有席不與人
居食有菜果又期而大祥食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從御飲醴酒吉祭而
復寢齊衰貌若枲哭若往而反對而不言二日不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
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貌若止哭三曲而偯言而不議三不食食不醯醬
寢有席小功緦麻容貌可也哀容可也再不食可也議而不及樂不飲醴
酒牀可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
此者由文矣哉布八十縷爲一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
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
事其布也苴絰大搹五分而去一以爲帶杖大如要絰齊衰之絰斬衰之
帶也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
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祭小祥練冠練衣黃裏縓緣屨無絇角瑱鹿裘
衡長袪袪裼之可也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除服者先重者
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祭大祥朝服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祭禮而纖無所
不佩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

期九月以爲間上象於天下法於地中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
盡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思慕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
也故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
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絰期之絰服其功衰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
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
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
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
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父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
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實祭不致爵練祭不旅祥祭無算
爵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
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孔子曰首
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病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

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
肉處於內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衰絰而受之如君命
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弗受也從父兄弟以下
既卒哭遺人可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其黨食之則
食非其黨則不食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
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而見人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政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
不從政人曰三年之喪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
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
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
門有稅齊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
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適墓不登壟助
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
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
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

戒慎不失色於人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祭祀】曰自
包犧氏教民養牲薦神祇後聖有作爲政於天下必本諸天殽以降命命
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
謂制度有天下者祭百神是故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夫祭五
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
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郊聖人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
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是故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
以端其位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
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特牲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
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孔子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
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
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

龜筮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
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埽反道鄉爲田燭
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
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
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萬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啓蟄而郊祈
穀于上帝也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
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是故主敬無文父黨無容祀帝於郊敬之至也主
敬不壇故掃地而祭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發而社助時也君南鄉於
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
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
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
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
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致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論曰成
者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爲物非他即
吾之誠是先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
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泰禮八神以
求僊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
漢祠太一求神僊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
情狀方士寥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
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
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
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
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
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
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埽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大言
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
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枝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足
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
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誠則謂之禮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
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其名其實一也周禮乃專以禋祀祀之上帝以實
柴祀之日月星辰以槱燎祀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不以日月星辰一于
天而以柴燎分爲三多見其妄也夫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說者以爲星也
上文既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宜兼之矣夫日月猶可無於星辰豈此
四星而不可無於日月乎其文卒次失禮之義蓋劉歆[illegible]之　宗廟主曰
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
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自中出生於心也賢者
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
其親其本一也子之事親有三道焉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
觀其敬而時也天子七廟左三昭右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山節
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春祠
夏禴秋嘗冬烝夏殷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禮不王不禘禘王者之大
祭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特祭曰禘則亂名也於是春更曰祠夏更曰
禘諸侯祫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君干祫及其高祖三年一禘五
年一祫大夫三廟士一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凡祭祀旅族寮柴尸次祭

成長者必有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
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之嫡孫子曰
尸冕弁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以
以几必有前驅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
發而手足毋移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者不樂不弔
不散敬其志也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
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致愛則存致
慤則著非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
也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天道
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
在東君在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
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三
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之異草木之實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
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
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
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
順孝祭者教之本也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
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君執圭瓚祼尸
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皆帶而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
夫人其亞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君獻尸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尸酢
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
也凋凋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
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
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或曰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
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
之至也又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
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
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
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羃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
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
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又曰及

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反其所自成是故聖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有事於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及群有司皆以齒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事成而功立夫餕者祭之末也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故曰可以觀政矣又曰尸飲三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

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是故貴者獻以爵一升賤者獻以散五升尊者舉觶三升卑者舉角四升明尊卑之等也煇胞翟閽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此之謂上下之際人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降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歟是故詔祝於室而出于祊　神明之道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血毛告幽全之物也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涗齊貴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汎洗新之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

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稾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犧尊疏布鼏樿杓大路素而越席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設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敢同於所安褻之義也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孔子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

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是故君子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夫婦之別焉見長幼之敘焉見上下之際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政事之均焉是謂之十倫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尊有虞氏曰泰夏后氏曰山罍殷曰著周曰犧象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鼓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揭豆殷玉豆周獻豆凡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羊豕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薦於寢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凡長從死者祭從生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諸侯祭不

親顔色如見所祭者成廟則釁之以羊與雞成寢則考之而不釁凡宗廟之哭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釁者交神明之道也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豕則以豕左肩五个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曾子問於孔子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廢如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則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則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

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麻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哭而歸如奔喪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既宿則與祭卒事而後歸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出舍于公館以待事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可也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凡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凡音之起由人心之感於物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通於倫理謂之樂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物而后動故先

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是故知聲者可與言音知音者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與天地同和簡故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

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先王有大事必有禮

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故先王著其教焉上微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文采節奏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備舉其道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故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也貴鍾大呂弦歌干揚者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王承文武

成王之業無所變更勤修先王之訓典用和洽於天下以對揚皇天上帝之丕顯休命小雅首篇曰鹿鳴三章章八句言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萍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至也行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蒿蒿也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古示字民不恌偷也君子是則是傚可法效也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遨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草也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樂之久也我有旨酒以燕安之樂嘉賓之心小雅二篇曰四牡五章章五句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倭遲歷遠之貌豈不懷歸思也王事靡盬公長也我心傷悲情思也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喘之白馬黑鬣曰駱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堅固也不遑啓處啓跪也處居也翩翩者鵻飛下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養也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杞枸檵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驟貌也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念也告也小雅三篇曰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猶煌煌也言善于沃京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征夫駪駪衆多貌征夫行人也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為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咨禮義所宜為度我馬維駰陰白雜毛曰駰六轡既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親戚之謀為詢小雅四篇曰常■八章章四句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焉常■也之華鄂承華者不韡韡明貌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聚也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雍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每有良朋況茲也永長也嘆兄弟鬩很也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相也助也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陳也爾籩豆飲酒之飫私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信也其然乎小雅五篇曰伐木六章章六句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伐木聲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況也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柿貌釃酒以筐曰釃有藇美貌既有肥羜

衆或于日待以速諸父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寧適不來微無也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圓曰簋天子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異姓則稱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美也籩豆有踐踐然陳列貌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乾餱食之薄者也湑過於人有酒湑我湑清之也無酒酤我酤一宿酒也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舞貌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小雅六篇曰天保六章章六句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堅也俾爾單厚單信也厚何福不除除開也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庶衆也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宜也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如岡如陵大阜曰陵以莫不增言盡也吉蠲為饎蠲潔也饎酒食也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卜予也尸象神者也萬壽無疆神之弔矣弔至也詒爾多福詒遺也民之質矣質成也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百官族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弦也如日之升出也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也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小雅十篇曰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魚麗麗歷也于罶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鯊鱨揚也鯊鮀也太平有道則微物衆多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鱧鯇也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鰋鮎也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小雅十篇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小雅十二篇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小雅十三篇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小雅十四篇曰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南有嘉魚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烝然罩罩罩篧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汕樔也今之撩罟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小雅十五篇曰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南山有臺臺夫須也北山有萊草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栲山樗也北山有杻杻檍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秀眉也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枳枸北山有楰鼠梓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小雅十六篇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小雅十七篇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小雅十八篇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小雅十九篇曰蓼蕭四章章六句澤及四海也蓼長大貌彼蕭斯零露湑兮湑湑然蕭上露貌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爽差也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樂易也宜兄宜弟為兄亦宜為弟亦宜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鞗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和鸞雝雝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萬福攸同小雅二十篇曰湛露四章章四句天子燕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厭厭夜飲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考成也飲必於宗室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離離垂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小雅二十一篇曰彤弓三章章六句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彤赤也弨兮弨弛也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貺賜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載以歸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櫜韜也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醻報也之小雅二十二篇曰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菁盛貌者莪莪蘿蒿也在彼中阿大陵中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汎汎楊舟楊木為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大雅十二篇曰行葦八章章四句言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敦彼行葦敦聚貌行道也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苞甲也體成形也維葉泥泥泥泥柔澤貌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陳也之筵或授之几老者加之以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緝猶續也御侍也或獻或酢主曰獻客答曰酢洗爵奠斝斝爵也醓醢以薦肉醢也或燔或炙嘉殽脾臄臄函也或歌或咢徒擊鼓曰咢敦弓既堅四鍭天子之弓既鈞三鈞也舍矢既均均中也序賓以賢敦弓既句句謂引滿也既挾四鍭四鍭如樹言其中也序賓以不侮皆中也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醹厚也酌以大斗長三尺以祈黃耇祈求也黃耇黃耇台背大老也背有台文以引以翼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祺吉也以介景福景大也大雅十三篇曰既醉八章章四句言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將行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融長也高朗令終令終有俶俶始也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

儀也。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廣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嗣也。其胤維何，天被爾祿。福也。君子萬年，景命有僕。附也。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予也。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大雅十四篇曰鳧鷖。五章章六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爾酒既清，爾殽既馨。言之遠聞。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水旁也。公尸來燕來宜。宜其事也。爾酒既多，言齊多。爾殽既嘉。備而美。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厚為孝子也。鳧鷖在渚，止也。公尸來燕來處。止也。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水會也。公尸來燕來宗。尊也。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重也。鳧鷖在亹，山絕水也。公尸來止熏熏。和說也。旨酒欣欣，樂也。燔炙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三十五年，王居天位，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氏之風焉。是歲王崩，謚曰康王。子瑕立。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二十九

周

康王三

金履祥通鑑前編　癸亥康王元年　甲子二年　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朏，月三日，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廟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乃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意。釐，整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王若曰：書序傳：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自史臣鋪之也。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此敘也。其原甚遠，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綏安，安定其家也。周公因無事不從而化，周一事無所措置。彼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周氏亦欲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治安平，無事于一人，須是以益是世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此論治道推移之宜也。升降猶汙隆。言道隆汙遠，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一定之用。政為政者當視時俗而為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遣之教之，覺之警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舍公少以斷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更少長，熏習漸變，不善者亦少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為善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之下人也老，康王不得其大德而稱其懋德，不得其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蓋以盛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健於德者，其精進而不息，故於事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傅可謂觀之詳察之審，而善於形容矣。人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凜然，表儀朝著，小大之臣罔不祗服人師之訓。德容之實，衆望之所歸。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今夫日休嘉之績多於在先王之時，故我小子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所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欲

其德業之盛，如畢公之必能終此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鎮東郊也。商民也。周公之事，故政以令公。呂大臨曰：言之故而待之尊禮貌崇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此東郊之政也。所以旌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為善者之間，而使惡者有不能為惡，其善者之風流聲聞，使聞者興起也。先王所以為風俗無窮之計也。其別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此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且使之畏誅而之醜而慕為善之美。畢亦同歸於善而已。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承上文因以作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固表里殊井之。二者以中畫郊圻，謂中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固謹固封守可以因康四海矣。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滄易壞，分畫疎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大先王井田之制，溝塗縱橫溝封有截，亦為封域設險之意焉。故中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諸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此章又明化商之奧。不使則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惟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民法。政事貴乎常而戒德異；辭令務大體而商周更。呂氏曰：此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為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惟賢，故當以淳厚朴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杀而歸之驕侈。此商民先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與謂之禮樣也。逆樂婁蕃之所接，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衆樂之化，未有不侈靡者。此古今同一流弊。此古人之論也。而在殷庶士，席寵惟舊，率多世族，怙侈滅義，則以蕩陵德也。服美于人則敝化奢麗也。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惟將以惡終矣。積染已之遷，式化厥訓，雖其特而光生之教育之，又非已收其放心，所以閑之使久而不渝，則善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席寵，又承三紀，厥當渝棄之餘，資之富矣。訓迪之而閑其邪，蓋不可緩也。然所訓之者，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

莫大於是。然善無檢，則不修而德義非可以空言之。當稽古以為之說，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為安危所係，不倚其治，不忽於微，如此則則激亂，柔則怠怠，此化商之所以為難，惟不剛不柔，特持通中，此所以為德之允修也。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象但其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畢公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非其餘次呈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惡俗自畢公以復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真能殘成終之命哉。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然上文立成聲革舊俗中畫謹固而成其終，所以為成周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益區區立後世名譽，而默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乃專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畢公宣德而有弗克之疑，又有民寡之處，

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成德盛而輟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武以商民之難化為慮，推畢公多無之慎，則武以商民之衆寡而忽。毋俾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慎事。休于前政，謂成休也，周公君陳其道固舊，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向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覆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援命，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常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使，故德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将氣滿於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殺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于王子謂遷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殺殊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為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樂紂之惡，於是有滔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滔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宜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

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商刑之政嚴。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鄘之俗誹，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酋嗣，是為考公。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按世家，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王，則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當云五十三年，未詳孰是。　楚子謂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注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對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二十年，魯考公薨，弟熙立，是為煬公。　二十有一年，魯侯熙築茅闕門。　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門。世本曰：煬公徙魯。　二十有六年，王崩于猷殿。伝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　揚雄曰：康后之世，頌聲作於上。按漢諸家言詩者多謂康后要新關雎與判其說與今傳不合，而揚雄又以關雎為康王時美詩，今皆不取。　魯煬公薨，子宰嗣，是為幽公。　少微通鑑：康王諱釗。元年，初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太平御覽：帝王世紀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命，畢公作策，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于豐，代立是謂昭王。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康王谷，巔有一城，號為釗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驟合。村人以為常候，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瓶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又以釗為稱，斯言將有徵焉。金合璧事對　繼制　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篤信大周。不也成王昇，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史告以文王武王之所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天子書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一人　書畢命：成周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習治揚孝呈武同泰和日昇，在唐虞成周于觀詩及書，溫溫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關雎作于上，習治也。注言自成王以

未積習為治。息民　左昭二十六年：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歎之書康王誥命王敬之。式繼紹　欽若成烈　書畢命：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以義繼明德　書康王之誥：此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注：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治民。　以康四海　尚書畢命中惠鄭所謂用于以康四海。僅克安民　周周揚下及文武成康，俱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澤潤生民　書畢命：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訓化賴民　周上下比賴民，蓬于佑已，當通王業，太化厥訓。用入　一二臣衛　書康王之誥：爾尚輔乘王無慎，日一二臣衛化就據予一二伯父。上命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群臣陳戒　上太保暨芮伯成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注：冢宰與司徒佐成王，群王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内見外。畢協賞罰　書康王之誥：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公獨不亮率下上　武公世德克紹小於子不敢多于一先王于小子無拱御成命。父師而保釐　書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君芮彤畢皆敘保　書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訓命汝，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大小庶邦。侯甸男衛用奉恤　上康王之誥，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用奉恤厥若。治平　有酆宮之朝　左昭四年：康有酆宮之朝。成周郊之保　書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注：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賦偶　周室習治，康王如成，治既歷于三紀。世治泰和之作，民樂於頌之聲，集聞登而息治，百姓鄭宣刻而積行刑。民極仁壽，天下安寧，四十年而刑不試，因成周登十八王而民免，安盖由基積。變世移風，柔遠能邇，迷嫌見之勤勞，有畢公之弼亮。慎於守以康四海，敬天威而執四方，公共賞罰之協，文失風聲之樹。敬敬天威之忌，勤勤德政之為，四海無虞，已見頌聲之作，一心懋德，史斯光訓之揚。群書足用事對　習治　揚　仰成　書　刑措　之　德修　書　道洽政治　書　世變風移　書　事實　道實　降大道　頌　德　書康王之誥：王義嗣德。注：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　書畢命：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禮義鮮克由禮　維德　書畢命：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政治　書畢命：畢公保釐東郊，曰政由俗革。稽古　書畢命：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法祖　以義嗣光人明德，詳德頌　書畢命：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基業　大周紀實天王之業。臣下同心　書畢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君臣相須　書康王之誥，王若曰

歟子孫馭法 害君子于小子睎守成業遺緒 文周紀宣王治成康之遺風比擬唐桂姿貴何求繼論資何曰吾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先帝之民曹參不能致其君於成業之政前畫狀傳上居先致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陛下取天下與周異云云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作矣反說退雎益堅兩都賦序曹成業漢而頌聲蓬上洋溢而詩不作體題太平和洽賦偶通則恐是章本由舊 民其允安治惟仰成沖人德大於綱服小子功存於仰成 修了帝世洽和盛時 十八王敬治此為無拱之華旦四十載措刑無曰五成之盛時 懽刑無作郁郁文治世與風移洋洋頌聲 小子新造沖人教闕 執不行仁也矛者漸仁之王世非無德也莫如載德之休 欽樂宜乎顯顧令德 關雎習溢洋洋頌聲 綱服有常無衣仰成 關雎作頌凡我有以習治忽焉流冰非一時之守矣 則賢不毀傷習治保治盡無亦空至中成如矣 無自擬序建天仰成賦偶何擬而緣此也話關於漢其餘無所擬也 然天於唐不毀傷刑但見四方之日靖皇帷治治翁關三紀之風移然律會元體題措刑治隆 載德稱治賦偶志序教世聖明一家 刑措囹圄教道風遐教化洽而民悉丕從囹圄空而時濟太平 四十年之刑盡置不用八百

哉之治此為美耶 無供仰成之世太平有道之朝 擱江網體字就德源仁 綱服無衣 大學和洽 教通謹派通顯 斤斤其明神執稅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文武成康群書足用事對 貴緒書積基遺選建明德左傳節理人情選事貫基業選于今斤比總漸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五本理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綏綿安民 國周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封建左定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分魯公康叔唐叔三者皆叔也歸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左昭九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以其廢隊是為比擬穆王言君牙惟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反說前東方朔傳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體題安民建德賦偶史命而作積勞以興 基命於宥密之始濟民於仁壽之中 四十年不試而治道隆著十八王克安而頌聲揚騷賦隔偕諸吾論建由后稷之始基驗以周書近使穆王之守緒擱江網體字上古

遺風 績基遺緒 恤民五本

昭王

通鑑外紀昭王元年己丑王道微缺德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 呂氏春秋曰昭王親將征荊蔡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其崩不赴告諱之也 在位五十一年 皇甫謐曰在位二年 年三十五子穆王滿立 司馬光稽古錄昭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征濟漢沈沒不復周人諱之不赴告于穆王滿立 胡宏皇王大紀昭王六年甲午十六年甲辰 二十六年甲寅 三十六年甲子 四十六年甲戌 五十一年王在位久不能綏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荊蠻軍旋涉漢潦敗二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謚曰昭王子滿立生五十年矣 論曰史有為昭王以楚人不朝南征濟漢楚人密以膠舟進中流舟解王歿於水若是則楚有不可赦之罪嗣王所當寢苫枕戈誓弗與共天下者也怨觀穆王命君牙伯冏之文典雅和易允已求善蓋賢君也豈有忽棄君父而不動天下之兵

以討荊楚者哉疑好事者為之如晁幽因舜野死之類也是以不取從而取此 金履祥通鑑前編己丑周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 周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按此說左氏不載則見國語事頗誣怪以俟程黃氏諸說之今附其略 十有四年魯侯弟潰弒其君幽公而自立 世家曰幽公十四年弟潰弒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世本作微公 履祥按弒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夫政惑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未乎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赴不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 宋子曰涅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鄭樵通志昭王之時 九年乙丑王道衰諸侯擅相征伐荊楚不朝 太平御覽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受罪也 帝王世紀曰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反濟于漢船人惡之乃膠船進

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解王及祭公俱沒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
力拯得王周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滿代
是謂穆王 漢上記曰昨頡至横桑三十里桑字本作喪辛游靡取昭王喪
慶王子年拾遺記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
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僊之術羽人
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欲之教羽人
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樂
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
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
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
死 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
毛羽聚鵲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
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
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
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
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

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
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
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燠質二
名暄肌服之可以卻寒至厲王流於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
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直萬金 錄曰武王資聖智而甦
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振一戎衣而定王業遷神
刀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雅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殊形廟
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續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后稷之
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排稱為令德播齊教於八荒之
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雖不越岳航海窮
賓於遠險之路瑰寶殊怪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神獸之類逃集林藪詭麗
殊用之物鐫斷異於人功方冊夫之載豪素或所不紀及乎王人風舉
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陬窮昏明之際晛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
謂道通幽微德被寅昧者也成康以降世祀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
教南遊荊楚義乖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遊不復所以招問春秋
以為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

如強諫楚人憐
之共其死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二十尤

周

穆王

通鑑外紀穆王九年庚辰即位暮秋已五十矣孔安國曰穆王即位過四十矣魯煬公六十年穆王三年辛卯幽公宰立十四年穆王十七年魯弟茀弒公自立是為微公王寵盛姬為之築重璧之臺盛姬盛伯子也徐偃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昔蜚廉子惡來弟曰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成王是為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以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乘匹桃林溫驪騄騝驊耳之駟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僭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孫厲謂楚子曰徐君好行仁義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彊之伐弱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也惡有其理楚子大舉兵

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鬭故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劉向云王孫厲勸楚文王伐徐偃王殘之范曄云穆王令楚文王滅偃王杰按穆王西周之王楚文王乃在東周莊王八年即位相去僅三百年蓋由劉向撰說苑楚文王事從而記之故差謬耳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自大畢伯士之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獲其五王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自是荒服者不至王享國百年耄荒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修刑辟命曰甫刑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以采紀年曰三十七年會諸侯於塗山王崩在位五十五年子共王繄扈立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而示威武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為作此詩是守告祭之樂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戢聚也櫜韜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匱之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好惡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啟也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棄廢也謂啟子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夏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是也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棄之子不言棄之子周人之禘祫大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夏堯也先封於邰王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繼也緒事也脩其訓典訓教也

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累也前人載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殷紂之本號辛紂名也大惡大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則穆王以畿服為要服是以相況矣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

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君
近之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
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
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
戎翟荒服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
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
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先
舜及周侯服皆歲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
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於廟
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
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
寶為贄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祭日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
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祧歲貢歲貢於壇墠終王終謂世
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意志意也謂邦
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脩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
脩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

之名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
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
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
文誥告喻之也遠者尊始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
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
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
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也天子曰予
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予責汲之理以責犬戎而示之兵非也其無乃
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
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氏循
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釋王貴其子也其有以
禦我矣衆備患也禦止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
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釋王貢犬戎以非禮暴兵塞即傷其所言故
賓服者不至國語補音周語上杜預世族譜云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
後封於邰及衰稷子不窋失職竄於西戎至十二代孫曰大王為狄逼遷

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
居王城今按舊音每國之首標於國名下序其世系始末甚詳他皆做此
周語上第一　注之稱人證反今按此字在注舊音不分正文與注今凡
在注者並加注字以別之後做此祭公莊界反周公之後謀父音甫今按
諸經史惟父母字外其餘凡涉地名或人之名字皆音甫古多借父字為
之伯陽父尼父之類是也說文甫字从父用男子之美稱經史以二字通用
但音則并舊音多以人所通識之字為音于先儒音訓雖有此例似須均
然易曉古今共悉者以音其字則亦無嫌但舊音用字多僻澀俗今凡舊
音有反切者並如故自餘所音又引字不甚穩古者加反切並題曰補
音以示於義未了又加今按以為釋後皆做此注凡將補音將大反注胙音
作補音才故反注亂補音引作反注罪惡補音如字兵戢莊立反今按下
戢戢同注玩黷音讀補音上五乳反下徒木反注伐紂補音直久反注為
作于為反注巡守補音手又反注樂歌補音並如字下樂章同載櫜音高
補音古刀反注干盾補音食允反注韜也補音吐刀反注僾用補音扶又
反時夏戶也反今按下注並同允王左氏于旣反今按詩經無此音者據
常注則當如字為允茂正補音莫候反通作懋注郭擁上之允反下於勇

反注乘報上力珠反下音似補音祥里反之鄉補音許兩反注好惡上音
耗下音汙補音呼報反下烏路反注不窋中律反今按下同注洛汭補音
如銳反注禘祫上音弟下音洽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補音大計反
下戶甲反注不光補音息為反注以契小列反禹祖也戎翟大的反今按
本或作狄音狄注竄匿上七亂反下女力反注於邰音胎補音吐來反注
邠本音幽府巾反纂脩作管反惇篤丁昆反爾雅云惇厚也大惡一故反
注及下並同甸服補音田偏反下注並同注戢音折得音劲衣反下注並
同注所粥補音防容反注要服音腰補音於遥反今按說文要即腰字加
月者俗相承耳下文注所引要服並同注圻補音劲衣反通作畿下注同
注賓見平偏反下而見一見朱見並同今按注中見字非一不上有音所
引皆當以意求之注好信補音呼報反注瑞補音通作質古今字也下注
同注為贄音至補音脂二反本或作贄同注氐羌補音丁兮反下邪良反
注曾高補音則登反注二祧土彫反注壇墠上音譚下音善今按墠人有
憚音非定訓也補音上徒丹反下常衍反注讓譴去戰又注皋鯉補音卽
今罪字說文犯法也从自从辛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
為罪罪捕魚竹罔也从网从非並祖賄反今作皇詩並之正此等諸篇多

作畢不復靈髀之碑郵本及文章補音古本及於遂補音如字下同注終
卒補音遵下反戮頃補音唐本反犬夷樹傳仕古樹土也言戾主性傳模
據下文云守終紀圖一也言戎天性吾一義與傳模不係非本意也按郭
州界外見中見有樹傳蓋是犬民主名明矣今按易音觚建此說雖似有
理然傳說夫貫未足以損先儒且變異姓名隨世變易係于說傾未始有
極捌十箴之外向疑舊名者邦或民入姓名偽與舊大相會安可執而為
據又撰樹傳聲紀圖同義使云非本書也且經史之解育來重複者不可
隧紀令吟舉數節詩云順明有融高朗令終解者曰順明也朗亦明也二
句之內三字一訓言日無業無偏王道使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今按偏黨反側皆一一義也安可謂非之重疊經詩大訓但取
全義而已奚如末世俄有之士专為艱忌之文於而舊作子者欲以淺近
曉說誣前賢筍論過矣能帥補音所類反又所律反係注云循也疑從率
注應也補音應對之應稽古錄穆王將征犬戎祭側介切公謀父諫王不
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
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刑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為之少
息在位五十五年崩于恭王繄扈立皇王大紀穆王三年王既除喪愍文
武之道缺舉用賢才命君牙為司徒國史叙君牙曰穆王命君牙為周大
司徒作君牙命伯冏為太僕國史叙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
冏命二篇並見通鑑前編　五年甲申　十五年甲午　二十五年甲
辰　三十五年甲寅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　三十六年東巡至鄭大𤥨之
谷起春宵宮集諸方士言神僊宮闕園林有紫府黃庭王京金闕玉樹瓊
臺金堂蓬閬青溪鶴樹洞府瓊林之異於是王始好巡遊藏蛩瀛列子李
騰之後有造父者得驊騮騄駬騠騵綠耳八駿馬獻於王王大喜欲周行
天下求神僊西巡狩樂而忘返作白雲黃竹之歌天下愁怨潰池之東有
徐子偃者亦嬴姓也修飾仁義諸夷歸之者三十六國因僭稱王王聞之
疾馳而歸造父為御起諸侯之師與荆楚合攻徐大破之偃王走死　論
曰世傳徐偃王仁義人也夫仁義之人無犯上之事無干時之慮今徐子
朝諸夷僭王號犯上干時亦已甚矣其反也宜矣惟徐偃王為不復世亦
有之如天水隗囂尊禮賢士坐談西伯自以為仁義者也然卒至於僇身

亡宗基禍小患以為仁立小節以為義雖足以欺惑愚衆於須臾亦終必
亡而已矣若夫由仁義行者必無敢於天下豈有兵敗國亡而身死於人
手哉　乃賜造父以趙城為趙氏來我王又將出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風王王感而止命修詞令以懷諸侯以柔四夷周遂再安　四十五年
甲子王寵盛姬為作重壁之臺　五十年王居位久教化衰刑罰繁思有
以消之乃作呂刑國史叙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詳見復通鑑前
編　論曰攷呂刑則墨劓剕宮大辟乃苗民所作五虐之刑也苗民坐是
以終世而先王亦遵用之者以是五刑治怙終之人蓋五刑之極刑也賊
人之肌體而絕其命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穆王耄荒德雖不衰
然能曲盡典獄之情偽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
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狂狷之意歟　五十五年甲戌王崩於祗
宮謚曰穆王子繄扈立　通鑑前編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雅為大司
徒伯冏為大僕正　大紀係之三年皆史記所無今從其初即位之年書君
雅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
于太常　古大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
云日月為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
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蹈虎尾恐噬涉春冰恐陷穆王初即位故
憂危求助之切如此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呂
通脊也穆王責世職之臣爰以心之脊舊服即謂篤忠服勞之事呂大曰
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望君牙無忝祖考欲係其世業播益親
切臣主益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　柔民曰弘敷者人而邪之也式和者歆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
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治教言
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
先正也中也正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表無邪行也中
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
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責於爾身之正爾心之
中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
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不勝其沾濡之勞冬而大寒小
民有裂面龜手之勞故怨咨蓋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小民
之誠為艱難而為謀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然
衆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兼而掌教養土地人民之數則其

曰呈敎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蕃鳥獸繁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擧益敎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命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為君牙告皆其職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也謨訓功烈文顯於前者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盛言之文武以謨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吝揚其光命則是以追先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如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盛康之時有伯為司徒君牙益其後耶冏命篇曰冏古文作䌹史記冏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為多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以免己於愆而紹文武之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冏為太僕之正以正群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建小人用君子以弼后德而免於愆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此承上文以明侍史之職穆王益深知僕御之邪正乃君德所係其非特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愎諫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除僕御之臣從世視為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求為畫為侈為縱為其有極主於自聖循若從之者事穆王獨以是戒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敗壞自聖則有人莫己若而欲言者莫之進然後法家拂士日遠

而快意肆惰之事亦其失細故其間自聖之幾則見而百疾從之矣虛縱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皆其導君於惑者或以讒巧進或以賄進此近習小人之常伯冏所當戒此二者也呂氏曰自盤於遊于貨賄之求至此篇乃復見之民治文武之澤未聞歛歛以貨徹其疵也然其當周之衰乎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終篇有見於之意而欲輔之於文武之道 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大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伯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初然暮年哀敬於心復還謂之全德則殆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 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穮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陷欲資世家喬木之臣廣朕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遨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戒曰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徼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冏命之書其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冏命作於初年如此詳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冏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在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二十

青鳥之所憩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十有七年王西征征徐戎
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
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
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米貫能變物之形能伏人目眼心意耳浮唐音
行多技藝西域人自有此術穆王敬之若神居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
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
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
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狀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
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
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
之間可盡模哉化人之術能伏人心述賢耳觀穆王所處與化人所言因
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昏所生不存述為所述國此肆心周游之所根也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古華字騮
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犧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齊离音泰丙字
林爾作丙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
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即禹貢渠搜
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竹用反及二
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
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
日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
迺觀日之所入一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
其追數吾過乎反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略同然字多寡不同穆天子
傳又多附會緋信今以其末有自係之辭姑存之以備考攷史記曰蜚廉
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
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
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
由此為趙氏　呂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
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叛者無所質
正咸賓祭於徐贊王帛充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偃秉弓矢之

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
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
傳物之九和姓秦今上以呂終竹以為指往麦　朱子曰不有祈招詩徐
方御宸極　蘐祥按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之說史記秦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
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遂所叙
亦備矣後世猶有諸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畢
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文其誕無疑也
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判死而謚而傳為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
誇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
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
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
之英主諸老謂論穆王者當以尚書為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
戎大紀作此年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呂刑篇
曰惟呂命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者呂國其後為甫猶邾之為鄒也惟呂
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為大司寇使刑法史為五刑之制謂
之呂刑王是稱之天下而甲之皆今為史記亦曰有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蓋周刑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為五罰皆呂
侯所參定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穆王年五十即位至是
百歲八十九十曰耄今百歲謂之耄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
亦常肆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絶張不常也年不當荒廢故審度作刑以
詰四方之為姦慝暴亂者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
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炎帝之末衰周之世霸諸侯者自鶉蠶
以來風俗軍朴而蚩尤始為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之遷殺人之
賊鴟張為義亂外之姦亂內之宄奪攘之風於是皆有之矯者正之反者
劉也此上下式有缺大謂聖人始制為刑以矯之度刑之峯貴爭戕刑矣
以投生民又制刑以矯正之其遺榜也漢書文帝紀矯虔吏自戕以伏
暴橋音矯文意與下文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苗民九
黎之君也上古聖人有矯文之刑以是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為

劓刵椓黥凡衆于刑制者更不差等其獄辭之曲直而刑加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以相詛盟矣詛者背相祝盟者面質神此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有民虐戮所加衆庶被興之人所在告無辜于上上帝降監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以有惟虐登聞之腥極堯舜於是哀矜衆庶被戮之非辜既史五刑報苗民虐民之虐以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國言竄于三危也皇帝謂堯也竄苗之事蓋堯老舜攝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其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冥昧之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　楚語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愚謂自蚩尤爲亂而民有寇攘吞并之習聖人是以有矯度之刑自三苗以刑爲虐而民有巫祝詛盟之習聖人先以有重黎之命前後聖人其爲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虞書之紀群后之逮在下明

明棐常鰥寡無蓋正人心圖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爲亦惟群后及在下有司各勝明敎化有此非常之明輔鰥寡之情無不上達蓋皇帝之無知於此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蔽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惡書與其威暴衆習之爲害於是以德爲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爲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亂各有王禮然士理則入刑各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

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絕地天通於是修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稷降播種之法使農植嘉穀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得粒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既盛而後命皐陶爲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惠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爲中典亦所以使民祇敬爲德而已蓋其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猶以求德於下躬行心得其表裏致令皆可爲民之法灼于四方人心觀感罔不爲德之勉而復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姦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刑之也又按虞書命皐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遷乎有苗觀此篇所述三苗之惡詐象習其始爲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承亂蚩尤始爲亂而民始有爲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後有苗爲五虐之刑以殘其民其民又爲詛盟之習以瀆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盛熾襲習浸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上妖誕既命群后以逮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皐陶定爲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自皐陶始傳所謂皐陶之刑也蓋以其爲不偏不易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爲暴虐之威繼述聖人之刑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欲世道謂舉爾不與三后之列爲聖人亦於刑官夫其措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絕也惟與忌畏也謂當時爲典獄之官者非但訖于威勢之權亦訖于貨賄之路達而已亦能以敬自持以理自克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對于天子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夫皐陶明刑之功永有國土非祀不絕而當時爲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漢家亦然至後漢時繫獄者猶祭皐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特主蓋以起其典獄之臣絕私恩德上配皐陶耳亦通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爲鑑以苗民之用刑爲懲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即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爲司政典獄者豈非諸侯爲天牧民者乎此欲諸侯以刑獄爲重責也今爾何所

觀法王告伯夷所布典刑之道于此謂典禮為刑之道蓋惡章無二出禮
則入刑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女刑之罰于蓋苗民不察獄
辭之所麗何刑又不擇吉人以審刑法之中五一為威勢之胸奪於貨賄
之貪又以私意斷制五刑亂及無辜之人故上帝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
得以自逞其罰遂至於絕世此有刑不當之悔所當懲也王曰嗚呼念之
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
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
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教命之內也日
勤孔氏作曰役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為日蓋言 則勤在其中
矣言勤不必言日也聽察審訊以求其情其煩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
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告貴戚之臣憂其或忽故專以勤為主
爾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清得其事具而其職盡也爾罔或使
知戒而不勤蓋既任其職孰不知重其事然俾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
雖戒之亦無及也蔡氏謂戒亦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乎哉此謂刑
罰已施雖悔無及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既俾我君臣於之一日之間不

能終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爾而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
雖獄事情辭之煩可畏也勿以為畏惟敬而已雖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
勿以為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故無小所以成其剛德罪
疑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
於下家國安寧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恤之效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刑者不祥之器
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為弼教之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慈祥之心行之也及
者逮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
當審豈非逮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懲奸不當及而及刑連逮無辜矣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
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周禮
以兩造禁民訟兩造謂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眾也謂群
有司也五辭叢于五刑之獄辭也簡者核其實孚者無所疑也正猶質言
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於五刑而不屬
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于五罰以贖之當于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
之疑者也故人當於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為之病者則私也

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婚姻或以貨賄又或以求干請託
為是五者而屈法以出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總結上
文審者盡其心克者盡其力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此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
重言以丁寧之也簡孚者眾即師聽五辭之謂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
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眾人之簡核則上之
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獄乃天討所係天威甚嚴而可
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
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
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此五罰之數也罰以黃鐵
即今銅也六兩曰鍰一說每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
曰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為五百辟疑赦之刑從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
罰罰之下大罰懲非死人然于痛即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而無贖正
義謂古者五刑有隆而無贖穆王作吕刑作贖刑又小於此刑金作贖刑

鬻金罰且耳穆王始制為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使富而犯罪者
者可贖貧者罪死耳穆王中有司獄貨之戒其貫閻國家貨獄之害蓋其
弊必至于此然贖出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罪猶恐疑罰或
不實其罪則正于五過矣其慈祥之意可見且罰猶不苟則刑必不苟矣
又按周禮五辟之屬皆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千宮減於舊二百大辟減
於舊三百輕刑雖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得刑為贖刑之法人則
為輕刑之法矣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
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言用刑之宜也以情辭之上
下比附其罪不可差亂其辭證而妄與之也人不可用之不行之法蓋
古今異宜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既犯而復引用焉是
陷民也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丁寧之意罪在上
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比減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比加罪
也此又用刑之權宜也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
要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縱言刑罰謂非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
五罰之用刑亦有權焉蓋亦權其輕重也之輕重也然刑典刑又有世
變而為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

也大抵情法略世參差不齊權衡所以齊之則各有倫理各有典要焉此用權合經之謂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先參上文論罰而言也從上三愆有可以論輕重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贖其懲人者雖非五刑極中所謂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申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佞謂給也不可以辭給之辭折獄惟當以篤良之心折獄從獄合人言而已察辭于差此古今聽獄之要訣也此辭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故察獄辭者必於其差而參之其不承者示其情既得其情刑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毋折之明啟刑書與眾共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五是刑者其當降而從者其詳當而輕以刑為獄之成既皆其實然後可輸其實於上而上其斷獄之書者又當備述其情辭有兩違之人合有所犯則并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而有所偏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上文折獄之充又繼言之也官獄官伯諸侯族同姓姓異姓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兩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喪之家謂私財也府藏也辜功罪狀也釋氏云罪業也穆王享國之久老於世故晚復哀矜故其言多懼欲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敬於刑德之至也惟有德者則可以用刑蓋天祐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為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人所難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者兩證之辭雖人所易大而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平而不偏則能聽兩辭之獄然兩辭之易偏者亦或將欲從之故戒之無或私取貨于獄之兩辭也獄以貨非寶適以聚諸罪狀不報惡之理聚罪惡至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是非天偏治當獄之人亦惟人自治其禍罰之命使天罰不至刑獄失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天下矣此申戒以警之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總上文語後世也嗣孫凡官伯族姓世世子孫也屬如屬有諸條之屬之屬通也謂通其可得而用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良民之衆也言後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豈非以德為民所取中于此者要得其可不明德之大抵賢哲用刑自古無窮之衆雖通有時而用極法然就合中正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人每言寬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罪有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穆王明此以勉之父王良民之衆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良民或習於有是非不見故刑以防之然論非慈祥之意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倦厭之心行之也　呂氏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理歷然穆王之仲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滋其作書於晚老閱世故而歷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折獄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哀矜明慎因先王之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嚴祥按呂刑之書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降情偽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大辟之條以逭犯死之眾既刑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欽審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于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使能精察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鍰之貨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咎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于祭丘踐位

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氏曰祈父周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祭公以王之司馬官而言以諫王也故氏曰祈父

王云父作司家語言祭本[illegible]

也逸周書曰穆王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史記曰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有蓋警乃取遂事之要戒

佞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
亡古諸侯也惡頑後漢之亡其從亦然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
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
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
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
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
刑有虞氏以亡舜之後也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
謀主謂孤之大之府事謂奉命者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
疑其見奉之德而責其所失五也以天王用公反天位均也致也大
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
諸卿謀變質沙以亡綱據專權也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
亡務小在揆大之間存亡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無天命在
征壯者也不知命則反以亡也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
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
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

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
專事强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
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
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之君嗇儉減爵損祿群臣
卑謀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
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
以亡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二爲犯難不果爲疑林氏
再戰弗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
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
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
以亡爵重祿輕比己不成祿注比作祿民自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
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以亡有位無祿祿民自成民不堪矛求比而
罪之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
運於下是亂於也陽氏以亡業形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
弗克業形用國伐之征之也因其收以其事也外國相援穀平以亡
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

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佷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佷
而無聽不納忠言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群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
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
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
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
者績陽强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
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
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元虖諸
本不一今以周本刊定以存遺事附之之後　鄭樵通志穆王即位元年
庚辰春秋已五十矣康陶之裔曰造父以善御幸於穆王王得八駿日行
千里使造父御之欲車轍馬跡周於四荒八極西與王母宴于瑤池作白
雲黃竹之歌樂而忘歸聞徐偃王僭稱僭御八駿女驅而還年百五歲子
共王繄扈立
共亦作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八

周

後周后妃

周書列傳　書紀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别寔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娉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邦僻既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然者宜乎皇王之龜鑑與周氏率由姬制内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内逞其欲以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氏厭奇政弊事寔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以為皇后傳云

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為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大統七年薨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帝踐阼追尊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為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為丞相納后為姬生高祖天和三年六月尊為太皇皇后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

孝閔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為略陽公也尚焉及踐阼立為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為尼建德初高祖誅晉國公護上帝尊號為孝閔帝以后為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帝獨孤皇后太保衛國公信之長女帝之在藩也納為夫人二年正月立為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為皇后世宗崩與后合葬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為天元上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冊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智含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冊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奉鴻名光縟常禮俾誠敬有展歡慰在茲福祉無疆億兆斯賴宣帝崩靜帝尊為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祔葬於孝陵

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没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後稍得親幸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為天皇太后二年尊為天元聖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讀奉璽綬冊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祉坤靈表貺塢肇丹陵慶流華渚雖率由令典夙奉徽號而思盡敬未極尊名是用思弘稱首上昭聖德敢竭誠敬永綏福履顯揚慈訓貽厥孫謀宣帝崩靜帝尊為太帝太后隋

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為尼改名常悲八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禮葬于京城南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為帝納后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焉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粢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並加太焉帝遣使持節冊后為天元太皇后曰咨爾含章載德體順居貞肅恭享祀儀刑邦國是用嘉茲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踐厥猷實膺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尋又立為天中太皇后與后為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内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

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年四十九煬帝還京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朱皇后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帝之為太子后被選掌帝衣服帝年少召而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立為天元帝后尋改為天皇后二年又改為天太皇后冊曰咨爾彌宜四德訓範六宮軒庭列序克門表慶嘉稱既隆盛典宜膺爾其飾性履道無愆禮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歟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為帝太皇后隋開皇元年出俗為尼名法淨六年殂年四十六以尼禮葬京城

宣帝陳皇后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為德妃月餘立為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天左大皇后冊曰咨爾儀範柔閑操履凝整淑問彰於遠近令則延於宮闈是用申彼寵章加茲徽號爾其履禮問詩披圖顧史永隆嘉命可不慎歟三月又詔曰正內之重風化之基嘉耦之制代多殊典軒轅哲王次妃並四虞舜受命厥娶猶三禮非相襲隨時不無朕祇承寶圖載弘徽號自我改作超作革先古曰天元居極五帝所以仰崇王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儷且坤儀比德土數惟五既得恒典宜取斯儀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天中大皇后庶主采蘩徽音日躋肇建嘉名宜膺顯冊於是以后為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為尼改名華光后父山提本高氏之隸仕齊官至特進開府東兗州刺史謝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封淅陽郡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封鄖國公除大宗伯

宣帝元皇后名樂尚河南洛陽人也開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被選入宮拜為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為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為天元太皇后冊曰咨爾資靈姜水載德塗山懿淑內融徽音潛暢是用加茲寵數式光戚禮爾其聿修儀範肅膺顯冊祇奉休命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為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后同時被選入宮俱拜為妃及升后位又同日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正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為尼後生未及尉遲后等並相繼殂後而二后于今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元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尉遲皇后名熾繁蜀國公迥之孫女有美色初適杞國公亮子西陽公溫以宗婦例入朝帝逼而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溫進后入宮拜為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為天左太皇后冊曰咨爾門膺積善夙表靈既徽音茂德朕實嘉之是用弘茲盛典申彼寵章爾其克慎厥猷實答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為尼改名華首隋開皇十五年殂年三十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為帝納為皇后冊曰坤道成形厚德於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以麗天在昔皇王膺乾御曆內政為助昭被圖篆惟爾門積慶靈家韜休烈徽音令範無替一時是用命爾作儷皇極爾其克勵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庶任姒之芳塵祚隆有光家國無忽雖休勿休以隆嘉祚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擁衆奔陳廢后為庶人後嫁為隋司隸刺史李丹妻于今尚存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為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遠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彙同即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曠代無聞呂霍則與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槩之詔也已

後周宗室

周書宗室　邵惠公顥太祖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顥次杞簡公連次莒莊公洛生次太祖顥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毀過禮鄉黨咸敬異焉德皇帝與衛可孤戰于武川南河臨陣墜馬顥與數騎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殁保定初追贈太師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都督恒朔等十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封邵國公邑萬戶諡曰惠顥三子什肥導護別有傳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殁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母遂留晉陽及太祖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大都督冀定等州諸軍冀州刺史襲爵邵國公諡曰景子胄嗣　胄少而孤貧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也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始歸關中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邵公尋除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出為原州刺史轉滎州刺史大象末隋文帝輔政胄舉州兵應尉遲迥與清河公楊素戰敗遁走追獲於石濟遂斬之國除胄子乾仁幼好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護平江陵之功賜爵江陵縣公保定初紹景公後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除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刺史

胄主自贊改封譚國公。尋進位柱國。建德初。與護同伏誅。三年五月。追贈
復封舊爵。　導字吾藏。少雄豪有仁恵。太祖愛之。初與諸父在葛榮軍中
榮敗遷晉陽。及太祖隨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
悅。以導為都督。鎮原州。及悅敗北走。出故塞。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
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縣。增邑五伯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
侍。魏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
神武渡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
神武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及趙
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
進屯渭橋。會大祖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尋加侍中開
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太祖率諸將輔魏皇太子
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俘
定拜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
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為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
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太祖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

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
乃旋舊鎮。導性寛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
太祖每出征討。導恒居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
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絢監護喪事。贈本官加
尚書令秦州刺史。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
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有萬餘人。莫不於路悲號
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
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
豳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並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
學。初封永昌郡公。世宗即位。授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出為秦州刺史。武成初。進位大將軍。遷梁州總管。進封蔡
國公。增邑萬戶。保定初。入為小司寇。尋以本官鎮蒲州。并知潼關等六防
諸軍事。二年。除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民
庶畏而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國公亮等。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廣
獨率由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嘗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
奉進。高祖悅之。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令挹損。護不能

納。天和三年。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卒。公追封豳國公。紹廣襲爵。初廣母
李氏以廣患痼疾憂而成疾。因此致歿。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毀薨。世
稱母為廣病。廣為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
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曰。臣聞資孝成忠。生民高義。旌德樹善。有國常
規。竊惟故豳國公臣廣。懿親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群后。功懋維城。出牧建
旆。威行秦隴。班條驅傳。化洽崤函。比撫理侔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及。沉痾
漸愈。而災纏仍集。丁此窮憂。至性過人。遂增舊疾。因茲毀頓。以至薨殂。尋
繹貫切。不能自已。臣等接事。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己立身。位極上公。嶷
衷千乘。所獲祿俸。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存簡素
非泰政而衆吳禮。諾石椁而異厚薪。今卜兆有期。先遠方及。誠恐一從朝
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霈然之澤。留情既往。降慈無爽
勅有司申其宿志。窆穸之禮。庶存儉約。詔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豳國
公廣藩屏令望。宗室表儀。言著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
荼蓼。便致毀滅。啓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間才藻。追
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
中遺志。無缺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西。所司一遵詔

旨。並存儉約。子洽嗣。太定中。濟文輔政。以宗室被害。國除。　亮字乾德。武
成初。封永昌郡公。後襲兆公爵。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拜宗師
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豳國公薨。以亮為秦州總管。廣之所部。悉以配焉。亮
在州甚無政績。尋進位柱國。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
手勅讓之。建德中。高祖東伐。以亮為右第二軍總管。并州平。進位上柱國。
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宣帝即位。出為安州總管。大象初。詔以亮為行軍總
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輒破江側民村。
掠其生口以賜士卒。軍還至豫州。亮密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
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鄖國公而并其衆。推諸
父為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會亮國官茹寬知
其謀。先以馳告孝寬。乃設備。亮不克。遁走。孝寬追斬之。子明坐亮誅。詔以
亮弟椿為烈公後。　翼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諡曰昭。無子。以
杞國公亮子温為嗣。後坐亮反誅。國除。　椿字乾壽。初封永昌郡公。保定
中。授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將軍。尋除岐州刺史。四年。
關中民飢。椿表陳其狀。璽書勞慰。因令所在開倉賑卹。四年。高祖東伐。椿
與齊王憲攻拔武濟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晉州。椿率衆屯雞棲原。宣帝即

位拜大司寇。亮誅後詔令紹烈公封。尋進位上柱國。轉大司徒。大定初。爲
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西陽公道宗本仁儀武子禮獻　衆字乾道。保定
初封天水郡公。少而不惠。語默不常。人莫能測。隋文帝踐極。初欲封爲介
公。後復誅之。并二子仲和孰倫。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猷果毅。隨德皇帝遍定州軍於唐河。遂俱殁。保定
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
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戶。謚曰簡。子光胄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
大將軍小司徒大都督幽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襲爵杞國公。謚曰
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
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乃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
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
鋒者。是以克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於晉陽。洛生時在
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保柱國大
將軍大冢宰大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封莒國公。邑
五千戶。謚曰莊。　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大
都督肆恒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襲爵莒國公。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
爲嗣　至字乾附。初封崇業公。後襲穆公爵。建德初。父護誅。詔以衞王直
子賓爲穆公後。三年追復至爵。　賓字乾瑞。尋坐直誅。建德六年。更以齊
王憲子廣都公貞襲爵。貞字乾禎。宣帝初被誅。國除。虞國公仲。德皇帝從
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平
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戶。子興嗣　興生兵亂。與仲
相失。年又沖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太祖兄弟初不相識。齊神武寇沙苑
興預在行閒。軍敗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裕。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
風範可觀。魏恭帝二年。舉賢良。除本郡丞。徙長隰縣令。保定二年。詔仲子
興始附屬籍。高祖以興宗戚近屬。尊禮之甚厚。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寧郡公。尋除宗師中大夫。四年。出爲涇州刺史。五
年。又徵拜宗師。加大將軍。襲爵虞國公。天和二年薨。高祖親臨慟焉。詔大
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恒幽等六州
諸軍事恒州刺史。謚曰靖。子洛嗣。　洛字水洛。九歲命爲冀國公世子。天
和四年。詔襲興爵。建德初。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宣帝崩。隋
文帝以洛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

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晉衞梁楚。其疏屬有凡蔣
荊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代之後。至若蠡孝公之勳烈。而加之以善
政。蔡文公之純孝。而飾之以儉約。我我馬足以輔轢於前載矣。當隋氏之
起。衆天威而服海內。將相王侯。莫不瀝肝膽以効款。獲存命以頌德。胄以
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
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晉蕩公護叱羅協　馮遷　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
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
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自晉陽
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嘗
歎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出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
以護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破之。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邑五百戶
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以預定策勳。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
千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
八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邙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人所圍。都督
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是時趙貴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
官。尋復本位。十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增邑四
百戶。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爲先鋒。晝夜
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并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
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
圍而克之。以功封子會爲江陵公。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
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
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
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
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彊寇在
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
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
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孝閔帝踐祚。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
一萬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護因貴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
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
容。乃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曰。護誅趙貴
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

守臣節恐其淫覺頗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又曰以先王之聖明猶委植
恒以朝政今若左提右挈何向不成且晉公常云我今夾輔陛下欲行周
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者
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將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護微知之乃出
植為渠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
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
春秋顧命託臣以後事臣既情兼家國是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
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
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懇懇干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
託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欵誠忽生疑阻臣既為天子
兄復為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異望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惑讒人之
口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群公入
醼執護誅之光洛具以其前後謀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
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
等議事及出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
諸公卿畢集護流涕謂曰先王起自布衣躬親行陣勤勞王業三十餘年
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
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為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昵近群小疏忌
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
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不負社稷爾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四
海歸心萬方注意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如何群臣咸曰此公之家事
敢不惟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等尋亦弒帝迎世宗於岐
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輅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
為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
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稍
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於帝加以毒藥帝遂
寢疾而崩護立高祖百官總己以聽於護自太祖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
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
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
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
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
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況親

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羣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
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太祖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掎角
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
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
在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
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
人為閻作書報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
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
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
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
齊恩䘏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
亦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故今大齊聖德遠被
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
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
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於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
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
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
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
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
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
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脩理營火語吾云我
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
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
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
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汝共叔母等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
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
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
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
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撿
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
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竟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
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更而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為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遥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

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横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擅神權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鳴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安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曰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為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絕仁姑世母望絕生還

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憂指克來秋猶其信必由東嘉言無爽今落木成候冰霜行及方為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非本圖愛人以禮豈為姑息安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卧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為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為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寅憂豈意嗟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為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路早以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備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為惠不終祇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邮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內省豈宜有間移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也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事征討復慮失信蕃夷更生邊患不得

已遂請東征九月詔曰神若軒皇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孤天之戚干戈之用帝王大器雖能去兵太祖丕受天明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竊有并冀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驅略汾晉掃地無遺李孟勢窮伯珪日蹙坐待滅亡鑒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期在仲冬同會於鄴大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吕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鉞廟庭祇受有司宜勑衆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攻圍洛陽柱國公憲鄭國公達奚武等營於邙山護性無戎略且此行也又非其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本令塹斷河陽之路遏其救兵然後同攻洛陽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之軍一時潰散唯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又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而返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檦於軹關戰沒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

責也天和二年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巡歷北邊城鎮至靈州
而還五年又詔曰光宅曲阜曹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
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
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
皇綱締構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
策未備聲明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
恃建立之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護
威勢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
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含仁殿朝
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
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不親朝謁或廢
引進喜怒之間時有乖爽比雖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既朝拜願更啓
請因出懷中酒誥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
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
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
文孝伯頗豫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
等告之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
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
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
殺之齊王憲白帝曰李安出自皁隸所典唯庖廚而已既不預時政未足
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詔曰君親無將將而
必誅太師大冢宰晉公護地寔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
總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效罄以心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朕
兄故略陽公英風秀遠神機穎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耳忍害先
加永尋推刃貫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　惟幾藏智護內懷凶悖外
託尊崇凡厥臣民誰亡忿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政師輔責成宰司
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茲蠆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
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痏朕約己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
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
未定邊隅尚阻疆埸待戎旗之備武夫資扞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
等未効庸勳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彫墻寔繁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
德唯利是視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業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

焉顛墜億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責今肅正典刑
護已即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既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兆民更始
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
國越國公盛乘傳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協
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
德齎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叱羅協
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為州小吏以恭謹見知恒州刺史楊
鈞擢為從事及魏末六鎮擾亂客於冀州冀州為葛榮所圍刺史以協為
統軍委以守禦俄而城陷協沒於榮榮敗事汾州刺史介朱兆頗被親遇
補錄事參軍兆為天柱大將軍轉司馬兆與齊神武初戰不利還上黨令
協在建州督軍糧後使協至洛陽與其諸叔計事謀討齊神武兆等軍敗
還并州令協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竇泰泰甚禮之泰為御史中尉以協
為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為監軍泰死協亦見獲太祖以其在關歲久
授大丞相府東閤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轉錄事參軍遷主簿加
通直散騎常侍攝大行臺郎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仕二京詳練
故事又深自克勵太祖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
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太祖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邑二百戶尋加
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九年除直閤將軍恒州大中正加都督進爵為伯
增邑八百戶尋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初太祖欲經略漢中令協行南岐州
刺史并節度東益州戎馬事魏廢帝元年即授南岐州刺史時東益州刺
史楊辟邪據州反二年協率所部兵討之軍次濬水會有氐賊一千人斷
道破橋協遣儀同仇買等行前擊之賊開路協乃領所部漸進又有氐賊
一千人邀協協乃將兵四百人守峽道與賊短兵接戰賊乃退避辟邪棄
城走協追斬之群氐皆伏以功授開府仍為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
蜀既入劒閣迥令協行潼州事時有五城郡氐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
三州民反叛聚結二萬餘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據堤林山置柵拒守梓
潼郡民鄧朏王令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柵以
應之同逼州城城中糧少軍人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
訓大都督司馬裔等將步騎千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令公以
雄傑敗亦棄柵走還本郡復與鄧朏等更率萬餘人於郡東南隔水置柵
斷絕驛路協遣儀同楊長樂與司馬裔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長孟嘗
領百姓糧進為其聲勢孟嘗既至梓潼值水漲不得即渡而王令公鄧朏

見孟嘗騎少乃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嘗以衆寡不敵各乘馬短兵接
戰從辰止午於陣斬令公及朏等賊徒既失渠帥遂即散走其徒黨仍據
舊栅而孟嘗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即勒兵攻栅經三日賊乃請降此後數
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
文氏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既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
柳慶司憲令狐整等慶整並辭不堪俱薦協語在慶整傳護遂徵協入朝
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欣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爲得
協之晚即授軍司馬委以兵事尋轉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增
邑一千戶常在護側陳說時事多被納用世宗知其材識膚淺每折之數
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奔黜每含容之及世宗崩便授協
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
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
之保定二年追論平蜀功別一子縣侯又於蜀中食邑一千戶入其租賦
之半晉公護以協竭忠於己每提奬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
傅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秉營作副監宮訖敘以功賜爵各邑縣公
回授一子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護爲奏請
高祖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護誅
協除名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特與論說
舊事是歲卒年七十六子金剛 馮遷字羽化父漳州從事及遷官達追
贈儀同三司陝州刺史遷少修謹有幹能州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楊鈞
引爲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爲并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
稱及魏孝武西遷乃棄官與直閤將軍馮靈緣入關即從魏孝武復潼關
定回洛除給事中後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都督龍驤
將軍羽林監封潁縣伯邑六百戶及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
僅得不死以功加輔國將軍軍師都督爵爲侯久之出爲叢漢郡守時蜀
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存簡恕夷俗頼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車騎將軍大
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樊城尋拜漢東郡守孝閔帝踐祚入爲晉公護府
掾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臨高縣公尋遷護府司録進授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
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從辰達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爲
護所委任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衣錦榮之乃授夷州刺史進爵隆山郡
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遷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

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錄轉工部中大夫歷軍司馬遷小司空旦
天和已後遷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建德末卒於家時年七十
八子恕位至儀同三司伏夷鎮將平寇縣伯護所委信者又有朔方達奚
位至大將軍軍司馬護府司馬護敗亦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
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
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 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
甲周公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晉氏傾魏族是也是以
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當其
親受顧託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劍臨沸鼎不足以慴其慮據帝圖君海內
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穹壤齊其久矣有
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沖幼羣公懷等夷之志
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
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
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
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弑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然於
身首横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齔而神彩嶷
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
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
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
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魏恭帝元
年進封安城郡公孝閔帝踐祚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即位
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瀘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
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偏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
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
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
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
懷之共立碑頌德尋進位柱國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
以尉遲迥爲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
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率
衆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

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為大司馬。治小冢宰。雅州。狄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軍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絶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憲追之及於安業。屢戰而還。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遂使疆埸之間。生民委弊。豈得坐觀屠滅而不思救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宜暫出同州。以為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邊境清寧。亦當別有克獲。護然之。六年。乃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絶。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高祖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導之以德。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遙授冢宰。寔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本據天子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翦削諸弟。甚

悦其文。憲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為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其秋。高祖幸雲陽宮。遂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高祖召憲謂曰。衛王構逆。汝知之乎。憲曰。臣實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逆天犯順。此則自取滅亡。高祖曰。汝即為吾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高祖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足耳。初。直內深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但須自勗。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粮餽。或須周給。昔邊偶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河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為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騎二萬。復為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軍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念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留憲為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

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内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
大弟齊王也指陳王純以下並以名位吉之暢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
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
其驍將賀蘭豹子山傉環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
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于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
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
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軍據蒙阬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
涑川尋而高祖東轅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揔集稍逼
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陳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爲耳
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内史柳蚪私謂憲曰賊
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
周之事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
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
女砦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主已走鄴留其
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僞號出兵拒戰高祖進圍其城憲攻
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爲河間王

拜第三子賓爲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明年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
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
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募
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窺
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人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
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
節納履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伍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
内横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天底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與稽山之
會揔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横陳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僞之酋
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被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
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肆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
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
不武任揔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
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風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
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
圖苟間亡轍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

諸執事知以猜卒瑣男欲抗堂堂之師棠帝湯威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
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
期兵交命僊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
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
心腹也衆甚駭懼湝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擒湝
及孝珩等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
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賞
給又問孝珩孝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憲臧多
謀多算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擢將臨陣爲士卒先群下感悅咸爲之
用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
私焉先是稽胡没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語在稽胡傳
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屛退及高祖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高祖變色曰
汝若憚行誰爲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鑾輿誠爲本願但身嬰疥疾不堪領
兵帝許之尋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時高祖未葬
諸王在内治服司衛長孫覽揔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
其動靜及高祖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

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爲太師九
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叔以爲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
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勲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
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
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
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
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
十五歲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
孤熊開府賓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爲辭故託興等與憲
結謀遂加其戮時人知其寃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茹茹人
也建德三年册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
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
參問果如所慮憲六子貴質賓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
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
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太祖之初爲丞相也始封此郡未嘗假
人至是封貴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

頭建德二年冊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為瀛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遁逆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列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五年四月卒時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 質字乾祐初封安城公後以憲勲進封河間郡王 賨字乾禮大將軍中坦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誅 史臣曰自兩漢逮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唯楚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宮闈佚樂侈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終鮮於天下之士焉齊王奇姿傑出獨牢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世同符可謂賢矣

文閔明武宣諸子

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世宗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

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衛剌王直達步干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奰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齊煬王別有傳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二千戶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少師大司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進封宋國公增邑并前一萬戶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寔為嗣寔字乾辯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大前疑尋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出鎮蒲州拜大將軍進衛國公邑萬戶保定初為雍州牧尋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出為襄州總管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江南直坐免官直高祖母弟性浮詭貪狠無賴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沌口還慍於免黜又請帝除之冀其得位帝夙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乃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意欲總知戎馬得擅威權帝揣知其意謂之曰汝兄弟長幼有序寧可反居下列也乃以直為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初高祖以直第為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兒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幸雲陽宮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運閉門拒守直不得入語在運傳直遂遁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為庶人囚於別宮尋而更有異志遂誅之及其子賀貢塞寧賈秘津乾理乾璪乾悰等十人國除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邑萬戶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元年授大司空轉司馬三年進爵為王除雍州牧四年大軍東討招為後三軍總管五年又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國東夏底定又為行軍總管與齊王討稽胡招擒賊帥劉沒鐸斬之胡寇平宣政中拜大師大象元年五月詔以洺州襄國郡邑萬戶為趙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

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於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隋文帝未之疑也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廚中取漿胄不為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帝降階迎之元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公貫越雋公乾銑弟乾鈴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邑萬戶天和中拜大將軍尋遷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五年東伐以本官為左一軍總管攻永固城拔之進平并鄴拜大冢宰是歲稽胡反詔儉為行軍總管與齊王憲討之有胡帥自號天柱者據守河東儉攻破之斬首三千級宣政元年二月薨子乾惲嗣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邑萬戶保定中除岐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使於突厥迎皇后拜大將軍尋進位柱國出為秦州總管轉陝州總管督鴈門公田弘拔齊宜陽等九城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四年大

軍東伐。純為前一軍總管。以帝寢疾班師。五年大軍復東討。詔純前一軍
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即拜并州總管。宣政中。除雍
州牧。遷太傅。大象元年五月。以濟南郡邑萬戶為陳。純出就國。二年朝京
師。時隋文帝專政。翦落宗枝。遂害純。并世子謙及弟屋公讓、讓弟議等。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邑萬戶。天和中進爵為王。四年。大
軍伐齊。盛為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又東討。盛率所領拔齊高顯等數城。
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從平鄴。拜相州總管。宣政元年。入為大冢宰。汾州稽
胡帥劉受邏千反。詔盛率諸軍討平之。大象元年。遷大前疑。轉太保。其年
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戶為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其秋為隋
文帝所害。并其子忱、悰、恢、憒、忻等五人。國除。
代奰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戸汾初封代國公。邑萬戶。天和元年
拜大將軍右宮伯。拜左宗衞。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為荊淮等十四州十防
諸軍事荊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勑褒美之。所管澧州刺史蔡澤黷
貨被訟。贓狀分明。以其世著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貫之。又非奉上之體。
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達
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資產。國無儲積。左

右嘗以為言。達從容謂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為王。出
為益州總管。高祖東伐。以為右一軍總管。齊淑妃馮氏尤為齊後主所寵。
齊平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位上柱國。大象
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為代。達出就國。二年朝京。
其年冬為隋文帝所害。及其世子執、弟蕃國公轉等。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邑萬戶。天和六年十月。薨。子絢嗣。
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邑萬戶。天和末
拜大將軍。建德初。進位柱國。三年。進爵為王。六年。為行軍總管。與齊王憲
征稽胡。逌破其渠帥穆支。斬首八千級。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
上柱國。其年伐陳。詔逌為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
野郡邑萬戶為滕。逌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為隋文帝所害。并子懷德
公祐、弟箕國公裕、弟禮、禧等。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孝閔帝一男。陸
夫人生紀厲王康。
紀厲王康。字乾定。保定初封紀國公。邑萬戶。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仍出為
總管利始等五州大小鎮二防諸軍事。利州刺史。康驕矜無軌度。信任僚

佐盧奔等。遂繕修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不聽。乃殺融。五年
詔賜康死。子湜嗣。太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宮生酆王貞、宋王寔。實傳闕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華州刺
史。遷荊州總管。進位柱國。宣政中入為大司空。大象初進位上柱國。雍州
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社。言頗泄漏。尋
為所害。并其子弘義、恭道、樹孃等。國除。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冢宰。後為
隋文帝所害。并其子濟陰郡公德文。國除。
武帝生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
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荊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仍柱國。大象末。隋文帝
輔政。欲順物情。乃進上柱國、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綜理。及諸方略定。
又輔太師。尋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淮陽公道德、弟道智、道義等。除國。
秦王贄。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上柱國、大冢宰、大右弼。尋
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忠誠公靖智、弟靖仁等。國除。

曹王允。字乾仕。初封曹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道王充。字乾仁。建德六
年封王。
蔡王兌。字乾侯。建德六年封王。
荊王元。字乾儀。宣政元年封王。元及兌、充、允等。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鄴王衍。皇甫姬生郢王術。
鄴王衍。大象二年封王。
郢王術。大象二年封王。與衍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賢之議
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
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達。司契者難於
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
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
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
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揖讓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
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
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宰。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
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

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
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獨於列國溫陶賢於群
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
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
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
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
術懲專朝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
有朽壞之漸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
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眾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
下國號為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
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為力乎向使
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
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為亂事業既
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
族之地而勢能
窺其神器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周

北史列傳　宗室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
頹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
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為之備
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
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
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
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
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
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
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
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
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
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
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
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
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盜亦從測入
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
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
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持為子都督
領宿衛兵撫備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
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
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
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
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
竇可禽也竇擒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行
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拔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
即吾家陳樂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憚惟深獨賀文帝

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之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
圖今慈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
也不賀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我進爵爲侯六官建拜小
吏部下大夫武成元年遷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
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
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
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
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
時年十六性沈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執政在家臣不
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爲右侍上
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與我猶漢高與盧綰
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具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
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
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
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
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

及帝欽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
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
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
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
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
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
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
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
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
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
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衛宿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
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官位相授孝伯叩
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爲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
帝因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
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
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腳上杖痕誰所爲

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
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
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
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
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
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
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
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
慙俛首不語令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
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
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
兗州刺史安昌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
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藩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
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閤內都督封城
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

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莫若
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
以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
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
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
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風成之
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
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
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
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
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
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
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
即令草露布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
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侍於武帝處心腹之

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
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
以宿憾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
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蒞職當官每著聲績
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
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
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
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
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
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
勇可以貫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
遇憲退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
及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
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
總管征江表火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

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
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實無積德
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
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尉遲迥貴戚早
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
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
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惷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
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
錄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
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
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
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為千牛左右
煬帝甚昵狎之每有遊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
禁時人號為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
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又侍之如初
化及殺逆際為亂兵所害論曰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

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樂並可追蹤於古人矣司馬光稽古錄文
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
明部分務農桑以精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
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
盈惡熟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擲糞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
然後觀兵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
致於麾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
乎宣帝恣其淫侈遂喪其奇謫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
有悲夫小學史斷北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憂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
令之披草萊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啟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躬為強南
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
物通損黜魏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
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伊川語錄梅岳
語錄然泰既鴆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為特亂臣賊子之所作但賀六渾
有慙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乎迹魏自孝武西奔
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辛勤百戰皆能變家為國是二人者其在當

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傑戎狄之豪有挾其主令諸侯之
志而其用兵又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然賀六渾為人朴質一時文
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獺為人譎詐一時文物
雖遠邁齊而其屢君弑主之罪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
或者其尚可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泰死之久惟
戀戀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文覺以沖齡嗣霸曾未幾時宇文
護遂取魏鼎而授之是為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剛
強之姿終致蕭牆之禍以此閒基何以永世說我宇文覺明皇繼之厥鑒
不遠懲前車之覆轍旦除而勤滅之宜也夫何孺務雖壯而軍旅大權猶
總於護既不能翦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傳翼自殞其軀帝遇毒崩
哀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怯宇文之洪業蓋亦足為明矣宇文護再行弒
逆而曹國公邕踐祚是為武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
總覽不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性天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
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豈
疊忘疲專崇儒術老釋兼罷以海內未康銳情武習校兵訓武步行山谷
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人死力以致為強及

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儉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如宣帝）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楚期於懲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叔父之親一朝殺之如焚犬彘（謂齊王憲）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厥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群臣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為幸矣靜帝越自幼沖紹茲衰亂內外挾隙曹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後楊堅談笑遂移神器嗚呼宇文黑獺（名泰）親弒孝武黜辱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覺毓俱被弒戮未及三十載楊堅遽奪有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報良可畏夫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訖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而隋取之焉時宣帝之太建十三年也考論南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南朝者齊二十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五六十年在北朝者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跋之魏出自北狄其都洛之久至近百年豈天理果私於夷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果無分於正朔歟昔者先儒嘗斷之矣曰于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併則拓跋豈能免索虜之譏（北史晉書見）不然苻秦立國幾奄天下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朔相承為說猛豈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以正朔屬江左信矣而前輩述史嘗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太武之年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後國勢浸強與中國等而典章制度則又漸過之自王通諸人已有欲誘而進之之意矣然奈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夷夏大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第祖述司馬通鑑之書以南朝之正朔為正而以北朝之號附注于其後焉庶乎適取舍之正矣南北雖分普六茹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荊陳以一天下至是始與北合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自晉元帝渡江都建康而中原悉為左衽之區至是洽三百年而合於隋詎天意乎反覆南北之間戰爭相尋殘數百年而終定于此其氣運之遷變非一朝一夕而然南朝起自東晉已罷遣生徒（帝）不修孔廟（孝武十七年）衣冠文物浸就頹毀至宋及齊甚哉之主幾七八梁陳而降又崇尚釋教偏圖從夷則已有變夏為夷之道矣北朝起自元魏如太武如孝文文德武功冠冕南北又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胡服迨至宇文制度典章儀刑古昔則已有用夏變夷之道矣人謂南北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遡其本源則南之決不能併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文光英華盡思道從

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倜儻（疑作瞻）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遷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食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華（一作筆車）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狀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遂服襄樊荊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持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猶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厲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頃去王室高祖高深視獨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然則寡人晉公之不忌也但自下載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禽鬼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存重內之膳約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靜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得非也）值孝夫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啖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色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宮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縱情自動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于女積之宮中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亂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眾亦有精神但稟猜狂持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昇車避齋內外門閣皆別令旦者看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殺者以同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徐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皆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四官（疑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人粧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代以示肅

忝自號爲天不復攝謹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往惑妖僻。尉來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膚昏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維奇。因愚于以主顛覆豈人事乎。天道也。家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皆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旋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圖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悪。眞人革命。宗廟爲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王安國後周書序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詩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令既遷版以傅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赧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之召蘇綽於漏之中。始知之未盡也。非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訪斟酌其可以致安危之法而施之以總之者。於書惟有兵之設。欲十歲已散之民而條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其患不成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令。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誇言之。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蓄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蓄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撰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托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恣欲之心已熙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稟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獻以新法度。而令馳騖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傅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

無纓攝推。俯仰明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揚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此。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習學記言後周書稱宇文泰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畢奉爲主。由泰父肱上普回二十三世。普回至烏菟不能紀也。鮮卑何用世次。史祖魏收。收祖司馬遷。遷以匈奴爲禹後。持記事推引之濫。蓋無所媚附而狀之。稱舜臣狐令德棻之稱炎帝後。則專以謟筆造謟語。劉向班固言漢承堯運者。耶。高歡宇文泰雖同於綦魏泰。賀拔岳所獎用。岳既見殺。其下無主。拔泰而歸之。則近於勢之自至也。魏孝武身落人手而不常其德。先爲高歡所逐。後爲宇文泰所酖。大抵爭亡者自古皆爲亂臣賊子之所竊資。安遇一無賴人。即以伊周事責之。哀哉。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爲治。若知其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惕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視則授之。受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授。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觀此可驗蘇綽用事。大意也。然天下能爲綽之言者不必拘於持。而不敢言。及其奮然言之而不獲用。則多矣。借其不及君臣分定之時。不爲賢主之詔。而徒爲逆臣

之令爾 泰再行甚逆其丈抑丸既歃蘭而書其咎泰又令盧辯作告以
諭其過高貴公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泰舉動如此欲以誰欺王莽慕
而作大誥泰用周禮亦然豈從周之僞者固當爾耶石勒之於劉曜苻堅
之於慕容暐周孝武之於高緯皆以一取一孝武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
正月馬足未適而數十里地盡得雖乘群愚自潰之機然不勤身苦力以
赴之亦未能也及其輕銳之念溢發不制欲以廓清混一之功取必於歲年
之頃嗚呼幸而遽得死不然將遂覽於鋒鏑為後世笑豈止其子之不肖
足以亡國哉九尾妖狐也示亡徵焉不知憂懼而猶欲求不受瑞之名其
實以為瑞無大於此者爾五品時敘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其君
臣但摹倣十數板周官使自謂已能如此是真可笑也余論周武帝若史
所言希慕立行皆欲踰越古人正孟子謂齊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然孟
子謂齊王以若所為不可以求若所欲使其見周武帝所為必謂可以求
若所欲矣湯武既有截法而王道逾不可行於後世此開利門之大者而
學者乃以為能聞之何也 周武帝初行刑書要制持仗群強盜一匹以
上不持仗群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為請
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死至天元
患其嚴重太甚且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遂大醮告天而除之孟子言康
誥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弗憝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
殷所不辭也魏周分田權在正長隱五戶十丁與地三頃其罪及贓著矣
設法禁姦由孟子之論要制所行適與罪稱爾非重也季康子患盜問於
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
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善為政者當使民不為欺盜不當因其欺盜而遂殺之然
則孟子之論孔子曾參之所不許也且周武帝廉節自勵用已律人故必
行重刑而不疑其于奢縱任情推己恕人故以行重刑為不可後世据已
定之法初不知奢儉之所在唯欲其重而不輕又當在二人之下矣固無
服孝聖賢之異同也周武帝一舉平齊之功齊王憲十居八九方其止明
君權以臣畜使之不以兄弟數也自謂如此能革累世悍輔因尋之弊使
孺子刲割狐豚於牢檻中與晉司馬攸魏元禧禍出一轍而三國相隨為
墟不然則如齊孝昭武成拱手而奪之矣悲夫本朝太祖監唐末五代幼
君之敗不私其子根本既成作命永延賈誼謂天下可以數術制御其言
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然則漢之衰亡豈非遺腹委裘耶 爾朱

破滅高歡事已大諧而泰攢欲逮祖有志節者逆皆驚散宇文泰寒遠宴
子坐收其用如賀拔勝年位材豪決去江南死心為役他可知也賀拔岳
人徵衆猜然經為其裨校者無不立功要名豈必盡能而泰亦何足以使
之恃以魏孝武棄東就西輕重勢激而然主威既奪而成臣之威可不懼
歟 因于謹為三老稱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觀高宗所言過於傳說
之所知矣而不自為規矩律度以先天下必委於臣之能言者而後以身
從之得用九見群龍無首之義蓋乎世持盈守成之常道也古之聖人皆
備道成德首出庶物其行在前其諫在後獨高宗處樂以憂恭默思道自
疑弗類待諫而行百王未有此經主學士考論所不到也謹從橫亂世甲
裳腥膻墜典偶興曠官承之膚習書司苟應其名然後世之效法先王未
嘗不如此豈足啓悟也 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宇文泰等
因之故號八柱國家二典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等周官言惟王建國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今忽自稱柱國大將軍是何義蓋
夷胡無藝妄以意造爾宇文泰與蘇綽盧辯依周禮設官而雜用元魏及
秦漢以後名稱仲尼雖學官名於郯子然無所慕効也周本與戎狄雜居
直以聖賢迭興法度最久故孔子從之從世苟以為從其實不從其名則
漢晉之官同於任事姑從之可也使名實皆正必如成周則一字不可增
損矣泰自貪柱國之號身出爾朱榮後既不能改而綽方與之法象周公
龜茲王褚謂所譏依然故在是真可笑矣 柳慶關西文士蘇綽患近代
華靡輕薄使為賀白鹿表以革之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笑曰枳橘猶
自可移況才子也慶詞不傳無以驗其是非典謨訓誥固非筆墨之巧所
能轉移而其體制亦各隨世不同綽作大誥令為文者皆依此體止是皮
毛上模出一重鹿俗使如此而便為堯舜三代之文則俚儒迂叟之極其
工而豪俊之士反閣筆無措矣余頗記少時聞長老言有數士各效名人
文字以相夸耀或為韓柳或為歐曾高者為西漢其一人曰未也遂持為
詩書之文以蓋之綽所欲革與此何異以為於變一世恐未可也 柳弘
死時年三十一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
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是弘以清言而兼麗筆
長槍大槊數十年間僅聞此爾得非所謂正始之音也 自宇文泰起接
隋唐百年中精神氣脉全在蘇綽一人三代既衰佐命之材不世出惟管
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爾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次而綽
隨文守義仰取俯拾遵腐儒之常說據舊籍之陳言能使泰總已聽命麗

細重輕惟其所爲不爲新奇坐致實用豈待以其國後富强弁而已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爲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仲之歎不付餘人矣然則學者豈以能言爲貴哉顧其所行何如耳王通或問蘇綽曰俊人也其道何如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夫自許以英豪者用材無本自命爲聖哲者窮理不盡行於太平而必亂行於戰國而不强古今皆是也美綽之病哉且何俊之有 六條平實無華諸葛亮王猛猷世人而用之未暇及也死以無繼澤不甚遠不亡何待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戎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獨孤信深入湘川百計拒敵相持經歲竟以全歸自前世言之爲大功乃生夫地除名史謂宇文護謬政至此然亦由當時望外成事者多矣不然何以能奮於至猶取天下之十九乎此又未可以賞罰常情論也 郭賢萊高歡言賀拔岳初死關中震駭不能乘時取雍州是無智魏孝武西遷寡猶乞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併力要戰是無勇此高歡所以失關隴之由誠是歡之黨人算畫未有及此者劉曄欲因降張魯取蜀而曹操不敢蓋從昔智計必有用之不敢盡者然歡欲趣救適於狼狽洶洶之時而乃柴齡決死於安徐已定之後宜其屢進而屢卻哉

耿豪言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刺直斫慎莫皺眉邛山之役大呼獨入奮刀而還當其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豪雖兇麤不足取而以關張比之則又其細爾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泰能得武夫之用如此安得不以猶爲強乎 宇文泰用韋孝寬法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然則此法未行以前原野尤蕭瑟矣詩云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又曰作棫拔矣行道兌矣豈變墟莽爲桑麻自古聖賢以爲難事耶 遷國以文采衒耀其人辭多而實寡如王羆韋孝寬傳正爾率拙然功名壯偉不可揜學者能詳者所長氣力不少矣只泥住藺相如趙充國等無復新意此讀書大病也 薛慎傳載宇文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淳謹者侍其讀書余嘗恨劉裕質可語上而劉穆之痼之然則蘇綽之力多矣漢高祖言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至溺儒冠史臣乃謂其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嗜甚矣又妄足迷乎 令狐整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泰嘗從容謂整卿遠祖立志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史言整

遠祖漢建威將軍遇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泰稱之此事今租見於姓家然則隋唐以前史記漢書之外別自有書李翱乃言讀前漢與後漢書至熟如何蓋屢更兵亂載籍焚毀他書多不存其存者又以非文句所資不暇熟讀如翱尚然是又可歎也 司馬裔辭封 趙肅傳元日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不知用何典故 蘇亮綽從兄綽文章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 柳虬論史謂漢魏以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故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請令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虞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後漢李法但能言史官記事不實後不明信而已當時議論閒張至此故泰廢立虬能執簡書過也虬死在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護行權代事或有憚否耶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殺以力自雄蓋其常勢雖炎黃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堯舜以身爲德感而化物遠近丕變功成治定擇賢退處不爲己有而忠信禮讓之俗成矣夫先人後己從義遠利必出於心之自然而明於理之不可悖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臣反作誥以諭解之若夫亂臣賊子則不然公爲弑逆而惡大惡之聞崔杼所以殺太史將行纂奪

而畏正論之禁曹操所以殺孔融至於彼自行之此自書之不殺不足兩不相忌而天下易姓此又抒血操智慮之所未工而虬固不足以知之也悲夫自元偉以下十四人今皆有大位於周與高氏相絕矣此末世之盛事也不可不記梁武但云我君依而行之誰謂不可又云少待自知我心而已王莽曹丕司馬炎皆不殺舊君殺舊君自劉裕始 王軌宇文孝伯樂運貞良骨鯁蓋弈葉長養成就所有近似殷周世臣同存亡者非復偏方草創邂逅相遇可得也運言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尤未經變法時立法何輕也當考又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泰綱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可謂富哉之言矣泰言平吳之利二陸而已定楚之功諸賢畢至可謂過之又言吾即王氏甥卿等即五舅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其釋因禮士齊桓公以上也泰本尚古文務救時弊如王褒庾信之淫靡非所好也特以其有江東盛名爲文士宗伯故敬禮如不及宰物者能因人所長不以己好惡擠之蓋難事也史叙次北方能文自杜廣徐光封奕朱彤胡義周劉延明以降而謂蘇綽務存質朴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夫古之聖王

教養天下之英材盡其性命之理使言語文字各極其至故能不約而自合雖既無所建明崇何以一人之勢徒取經訓之已俾者一切效之使庸鄙者易能頑秀者難立是反助徐庾之鋒激天下而從之也周武帝發詔遣使聘洗重踵門謁熊安生雖二人未足以當此禮而帝誠心好賢屈己忘勢千戈之際獨高經師征塵未洗先驅陋巷在晉陽城下死而復生胡念及此心期卓越殆戰國以來所未有也漢武以安車蒲輪徵申公儒生尚夸之劉備為左將軍三詣諸葛亮後世尚以為難視此何區區哉帝不幸早殂功業不究未知真有佐王之材者遇之如何爾 樂遜徐遵明諸生陳持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如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國家雖彊詳不受藉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惟德可以范民非恃彊也及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等語是也泰崎嶇關隴諸子相繼鞭撻宇內成其所欲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着故如遜等輩亦能言之凡以國家天下之大而其言語追變卑陋同出一律飲食嗜好不越酸鹹之間則名號雖存而亡形具矣 姚僧垣吳人而醫術行於關中伊婁穆病言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處湯三劑服其一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復解又服悉除更合一劑足稍屈伸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乃能起行高祖東伐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便愈末乃治足足乃瘳史記方多矣不言其所以治之由而徒載其受驗之的亦多如此不可得而考也余頃歲得病兩腹之間有縛或以為氣不升降而然服胃氣圓百餘劑縛愈急甚二十年不解醫終莫能名夫諱病不受治一二而已有病不能治群醫皆是可歎也 蕭詧至于巋以一城之地為周附庸而所用文武謀臣知名者數十人宜其地之多材耶抑材之偶聚耶昔魯衛宋鄭皆小國而人材卓然稱於後世至詧始復見之惜其地不足也材有餘而地不足猶可言也地有餘而材不足不可言也

宋晁景迂集 讀周書 唐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贊論二十九篇則本文本所作熙寧初王平甫序目錄上之昔魏裂而為東西變而為齊周齊雖故襲周實新造其強弱之勢異矣豈區區新造之羽翮要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為周之俘因者何也周之謀臣猛將凡厥人材盛矣其經國緯民之術嘗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正也夫其為國所繼者正則其為史官者其義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矣方太祖艱難羈旅之際有衆一旅而于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慨陳辭勸其迎天子都關中魏帝僅存朝夕之洛陽危若綴旒東逼於河北虎狼之衆西未知關中之安危王思政柳慶宇文顥和之徒明見逆順決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群情去就紛紛向背之際趙剛張軌薛憕之徒既自知所擇又納忠於衆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冒鋒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盧不顧妻子來歸我者有如盧辯裴寬裴俠裴果崔猷楊荐令狐整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其衆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號為舉義之衆者有如鄭偉崔彥穆司馬裔韓雄陳忻魏玄之徒或挺然守郡邑不敢自擅終為我臣以其土地効順者有如薛善泉祥敦珍劉之徒或介於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寶以一城為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于延孫韋法保之徒遠及巴夷白虎蠻之類亦知為我守固而同諸近輔大抵人尚節槩多徇忠死職之士雖其國將亡而尉遲迥宇文冑王謙輩 有餘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爾表其為史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為齊史者難為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每多德棻當武德之初首建議修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

山堂考索後周書類 唐令狐德棻撰初周柳虯隋牛洪各嘗論次率多抵牾唐初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同加修纂歷年不就正觀三年與本文本崔仁師撰次為紀八傳四十二凡五十卷書目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而後林希王安國上之詳解通系論後周之興自宇文泰至其子覺受禪西魏凡五傳二十八年而禪于隋時南朝陳宣帝太建之十三年也後北史周紀文皇帝諱泰姓宇文氏代郡武川人西魏文帝伐高歡立大功遂專政泰卒子覺嗣其位魏帝封覺為周公尋受其禪是為閔帝追尊泰為文皇帝在位二年以子護專權謀誅之事泄護廢帝而立帝弟毓是為明帝在位四年為于護寘毒於糖餡殺之遺詔以其弟邕嗣立即位是為武帝在位十八年殂太子贇立是為宣帝二年傳位于太子闡是為靜帝二年禪位于丞相隋郡王而周亡自閔帝至靜帝凡五主共享國二十八年而隋得之是時當南朝陳宣帝太建十三年也古今紀要宇文泰字黑獺代人鮮卑種從葛榮榮滅從爾朱榮征伐後以別

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岳以為司馬，事皆決焉。往觀高歡，知其逆謀。岳
以泰為夏州刺史。岳為陳悅所害，泰即馳赴平涼。魏帝因令統岳軍。既斬
陳悅，關隴平。高歡遣書結納，泰以聞。故魏帝深仗之，畏高歡之逼，輕騎入
關，泰迎之，都長安，為西魏。泰既鴆孝武，立文帝，用蘇綽為富國強兵之法。
詳見西魏門。泰能駕御英雄，質重明達，崇儒好古，施設皆放三代。泰卒，以
事屬宇文護。紀綱內外，人心遂安。于覺嗣位，為周公，代西魏，有其國，是為
孝閔帝。追稱泰為文帝。孝閔帝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謀誅之。事泄，見弒。
明帝毓立，護歸政，軍旅猶總之。俾帝明敏，遂進毒，帝覺，遺詔立弟邕。武
成二年，陳天加元年，武帝邕立。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保定元年，陳天加
二年，幸太學，于謹為三老。始親政，頻事威刑，骨肉無所貸。禁佛道，悉還俗。
并淫祀，悉除之。謀伐齊，革孝寬陳三策，滅齊。後梁明帝入朝。詔山東諸軍
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以齊傳伏守節，令宿衛。又以李德林為內史。自是
詰詔，及用山東人物。並妾之毀徹彫斲，並賜貧民。庶人以上聽衣綢綿綠
布，餘悉禁之。外官不過十餘人。陳吳明徹來伐，王軌敗執之。帝撫士有恩
而明斷嚴峻，將士畏威而樂死。帝崩，年三十六。長子贇立，宣帝。始立，即逞
奢欲，惡人規諫，鄭譯用事，譖殺王軌。傳帝立太子，自稱天元。立五后，帝不

豫。劉昉、鄭譯、柳裘等引楊堅輔政。靜帝立，楊堅輩宣帝前驕作刑書行之。
尉遲迥謂堅將不利於周，謀討，為韋孝寬所敗，自殺。遂堅爵為隋王，遂禪
焉。　宇文護泰以為類己，死，以天下托之。嗣子幼中，強臣在邊，眾心持之
而定。徵發非其書不行，兵衛盛於宮闕。乙弗鳳等謀圖之，護遂幷弒節閔，
立明帝，又弒之。武帝以其暴慢，因入朝殺之。與于謹定江陵，寬和，聞於大
體。所任非人，諸子貪暴。泰初和親，突厥謀共圖齊，齊以母遣護，故護勉強
與突厥東征，無功。　宇文孝伯，武帝時出入卧內，將政皆預，委信莫比。盡
心竭力，無所回避。將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聞。請選正人輔太子，帝以孝
伯與尉遲運輔之。世後書宣帝過惡狀，運懼。帝曰：皇上有昔守地下
有武帝。為人為子，知欲何之。諫而不入，將馬逃死。頻諫不從，卒賜死，不肯
圖齊王憲。深孝伯父兄後齊，將賀泰。泰至沙苑，知其渡河必敗，大破之。宇文
憲，泰子，年十六，治益州。蜀人立頌，刻碑。賀伐高歡，為先鋒，大敗之。歡劉晉
州，破之而後食，屢破齊師。齊人聞風憚其勇略。威名日重，潛思身退。宣帝
忌其望重，縊殺之。自先如此，事母業，善兵謀，長於撫御，謀定於汾州，禮送東
魏之妙切者。宇文貴善騎射，將帥材。愷有巧思，其仁寄宣，撥紋，將作大匠。
造觀風行殿，推移倏忽，明堂圖議。侯莫陳崇驍勇善馳射，陷陣，論為侯魏

娶倫史歸，王誼欲擊朝士不恭者。　盧愷　平措胡　宣帝撣其剛正，出
之。平司馬消難，隋文妻以女。格蘇威，滅功臣，田給人戶之議。隋文幸岐州，
子死，踰年，乙公主除服，備棄勒之恩，禮稍薄。後以胡僧告之，賜死。獨孤信
為孝武，定荊州。東魏遣高敖曹主斧梁三年，周文以為隴右大都督。子姓
俠之，贊振郡國。周文以其信著遐邇，賜名，撰歸情側語，旦皆效之。前後賞
封，剛悛諸子，女為隋文后。　他事猶尼稱物賚熾，射殺前鳴河橋之
敗，以百騎與兩騎抗敵，涇州戰清靜，所遊來人懷之，辭造第。周武平長
說氣頃，歸賢之老宜望，議大事。伐齊，年老欲行，勸進，隋文不肯，署牋賀
蘭祥，為荊州有惠政。長至者日十數，歲夏憎內親，政得夫息，勢家之俗
青素贈道，一無所受。蕭詧贈竹簟經史，亦並有司。終畜平壤。開渠注令王
吐谷渾，史寧嘗與賀拔勝奔梁，鎮涼州，戍夏服其威惠。在荊州，蕭綝召撲
子惟以攜天無虞，發權景運，守南陽，先發八陰，守敵境，百姓立碑頌德，與
東魏爭豫州，留鎮荊州，戒行南服。侍寵貪驕，誣王罷。守荊，以死禦梁圍。
三年，前來數援走之，齊遣騎入華州，衆之，罷徒跣逐之。因大破齊，河橋
之敗，閉門論戰士，任其去留，數臺使餘，資客以度。文不營產，安貧。王思政
勸魏孝武入關，據蒲自誓，河橋陷陣，幾死，鎮弘農，關門解衣而臥，據得金

遺朝，達竭力守潁川，齊文襄十萬攻下之。尉遲迥為周文取蜀，鎮之。是武
陵王據蜀，隋文將募，迥不從，舉兵敗，自殺。王軌從武帝平并鄴，吳明徹
冠呂梁，敗之。清口將武帝親曰好老公，但後嗣弱，忠悲樂運。孝文直諫
言太子中人，諫宣帝公除即吉。　諫數枝與但陳帝八事，帝亦感悟，鄭譯
左遷之。兩絲有質，以計直不得為諫官，發憤者諫死。　蘇綽感患遠與謀事
為之周太，周文觀漁，與語，竟不設網，歸而前席達旦。制文案朱出墨入，計
帳戶籍之法。併力合賓泰，謀與周文合。減官屯田。六條詔書。　一守宰先
盡心。　二敦教化。　三盡地利。　四擢賢良。　五恤刑獄。　六均賦役。作
大誥革文弊，不營產，以天下為己任，積勞成疾，卒。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務冠請為前驅，守蕭寶寅，守浙陽與新野，與獨孤信號連璧。還南兗，鎮于
道恒嶺嚴，遂清守玉壁。高歡百計攻之，苦戰六旬，遺死憤慨代，既聞，知齊
事，計日威齊妻，處縱間，誅明月。平齊三策。　一有策。　二也。　三修好。
武帝用其言，平齊。伐陳，平淮南，破殺射遷逈，坪文史豪年，忠賬，猶命入請
之。嗾不入私，家兄夏，書然自退，待號居士，不應聘。明帝贈詩，日給河東酒
一升，號逍遙公。武帝賜鏤，權取一尺，柔慕悉識。宇文護峻，宇雖檢諫。史者
求見。虔韓，柳虯素官述耕，論史官當明書於朝，帝帶衣疏食，日衣不過適。

體。食不過充飢，衣衣營求，徒勞思慮耳。柳慶，年十三，通誦十餘言。蘇綽
謂作賀白鹿表，掌浮靡，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在雍州，貴戚獄吏私
盜金沙門，誘胡家賊自首，爭王茂之死。抗直，揚寬因其故吏，求其罪，終無
所得。達奚武夜入齊軍，若警夜者，伺敵情。滑橋之戰，斬高敖曹。徵時會，復
及貴，行常單馬，左右掩鼻。曰：不可頃忘疇昔。祀華岳，獨登峯，貪客取軍中
釘金帶。赫連達，賀拔岳死，賀迎周文，取私帛酬胡人饋羊。曰：不可，羊入我
廚，而抽出官廩。蔡祐，為周文斬元進，如父子。河橋之戰，下馬步鬬，敵圍十
重，射卻之。與高歡戰芒山，號鐵猛獸。不言功，與李穆齊名。言安能久處
貧賤。言訖，各大哭。耿豪，沙苑之戰，甲裳盡赤。芒山之戰，大呼獨入。高琳，母
得浮磬之精。河橋之役，勇冠諸軍。與吳明徹晝夜拒戰十旬，明徹退走。泉
企，年十二，宜陽鄉人請為縣令。丁母憂，請起復，守上洛，走蕭寶夤，刺東雍，
懲揚皮豪右，無敢犯。清約，在州五年，自鄉里運米自給。每除一官，憂見顏
色。再守上洛，為高歡所執，戒二子勿以我故虧臣節。二子討賊。元禮戰
沒。仲遵復刺洛州，頗得時譽。李遷哲，世為山南豪族，為周文討平洋直州，
與田弘討信州，諸蠻畏威，鎮襄陽，大破陳兵於江陵。知巴州納降之詐，鎮
白帝，食葛根。男女六十九人。華侈，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鳴笳往來。唐瑾，

丈。神雄傳，子諶，結為兄弟。江陵衣冠仕族，賴瑾獲濟，載書兩車。十旬遣四
牘，迅雷風烈，晏寢亦起。好施，所遺田惟境脊。韓雄，在邊四十五載，東魏憚
之。子禽，擒陳叔寶。賀若敦，學三石弓。湘州與侯瑱，縱士負米，士人餉瑱，于
文護逼令自殺。子弼，古戒慎曰。申徽，河橋之敗，獨在左右。瓜州五總，邊人
安之。案牘皆親覽，事無稽滯。襄州俗通餉遺，盡揭表於寢室，題詩清水夸。
傳誦于述。陸通，父政，孝感泉魚通。沙苑力戰，處謙恭謹，祿賜與親故共。唱
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楊摽，行建州事，威名大振，鎮東境十年，常
勝。以輕敵，敗而降齊。韓褒，守雍州，訪盜，悉皆豪右為之。而陽不知，厚加禮，乃
召桀黠少年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地界，有盜發不獲者，以故縱論。被
署者皆首伏。使侶皆列姓名，或亡匿者，亦言所在。褒乃藏其簿，大榜州門
曰：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其妻子，賞首者。旬日悉首盡。西
涼州均貧富。汾州與齊傳。劉璠，事蕭脩，獨叔其遷都。事蕭循，不從武陵
王紀之召。及為周文所獲，力主蕭循為郡，善撫御，不營貨產，妻子隨俗食
麥衣皮。柳遐，仕梁蕭詧，摻雪，辭去，讀書皆頌，行服居仕爵事人，務先以禮
允。母疽，無書溫，抒捉，于婧。歷二郡，人吏安之，贈文殘位。召之不至。閉戶自守，
足不履園庭十載，子孫有過自責，鄉里亦化之，方之王烈。 儒林：劉獻之，

謂辭驗狂，謂名法小，謂立身德行為首，謂多聞博學不過土龍乞雨。張吾
貴，別進戶牖。請劉蘭三旬，使能講春秋。好講說，不屈王侯。劉蘭，三十餘始
入小學，且耕且學，三年通五經。排毀公羊。人非董仲舒者，求辯而卒。徐遵
明，事王聰、張吾貴、田猛略，輒去之，而師心講學二十餘年，海內宗仰。讀書
八寸策為八十宗，因曲為之說。李業興，師徐遵明，辯析于宣觀，而遵明學
徒大盛。上代子元，實高隆之修樂器衣服及百戲，請與共事，使梁，與梁武
未弁辯難，該博。孫惠蔚之儒者風，子崇祖，亦儒學巧思。李鉉，師徐遵明，用心
精苦，三秋冬不畜枕，主使恆較百令無翹闕。言經者多出其門。游京師，讀
未見書于辯。馮偉，杜門三十年，齊趙郡王欲以禮起之，識終固辭而還。元
禮饋束脩，一毫不受。邢峙，太子登郡，嵩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
食。劉晝，以家世良家，有書五千卷，求之，其于博士六合，縣穀絞刑，皆不
取之。上書切直而非世要，終不見水元之，後附語得為縣令，拾大。張景仁，
工草隸，鼓通顯，史謂蓋頭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權會，明易，詩書禮，括
靜不育為諸工師。貴游多就學。明風角玄象而不言。講易，卻值畏馬。樂遜，
授擢之中。忠道不僅，寡忿，忠信為本。黎景熙。 家傳：措蒙不事生產，剛列
車服華盛，資素無愧色。勤著述，早上封事，又言風俗奢侈。 文苑：溫子昇，

嚐之。後馬房數諸子書，射策八百人為最。辭人負才遺行，惟子昇、邢子
才、王元景有德素。文襄疑之，餓死。李廣，博學，驚夢有人出身中，云君用心
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去。樊遜，抱龜書，夫賢思善，字自勤，或譏其靜默不
也時，作客誨以自廣。校定群書。王褒，曾祖七歲爲文，位望隆重，愈自謙
抑。與梁元帝俱周，無歎，按蓋塞北寒苦之言，江南鏡相，至此乃驗。周文謂
之舅氏，與庾信才名最高，游宴常侍。有器局，識吹體。庾信，父肩吾，在梁與
徐摛號徐庾體。侯景作亂，信以眾先退，為元帝使西魏，因留長安。陳請之，
周武帝惜不遣。雖位望通顯，作哀江南賦以致意。顏之推，年十二，遇梁湘
東王講老莊，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好酒不修邊幅，為周軍所獲，
遇河水暴長，具船奔齊。文宣引之內館，才辯工尺牘，應對館中文書皆其封署。
周兵陷晉陽，勸帝奔陳，不從。齊亡入周，在隋為太子文學。家訓二十篇。
孝行：王崇，孝感風雹獨不及，表門閭。秦族，終喪二十年，蔬食不入居室。張
元，六歲不肯露浴，還鄉，合禮拜謝祖宜。 節義：于什門，為魏明元使馮跋，
二十四年不屈。汲固，為兗州從事，亞刺史李式，滿弔。子憲，未長，主于提立。
為魏孝文使高車，高車分國之，三歲不至。李几，十世共居，同爨二百九十八口，
長幼濟濟，風禮著聞。郭世儁，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蓋儁，六世同

居。石文德五世同居。孫道登。宗女。沓龍超並賊執使諭城中早降。及
登城告城中努力俟救。賊見殺。備史明亮辭武勇將軍之號。除陽平汲
二郡。清白有惠。杜纂當刻有惠。降於葛榮。張華原事高歡。爲守之贈兗
爲兗州有惠信。邑盜寢息。縱囚如期至。六駁食虎。孟業不受同僚盜絹贈
送無所受。東郡寬惠。麥五穗。禾九穗。無井水容。其子結婚請諸。知而不禁。
繫望頗於蘇瓊。守南清河。竊盜止息。鄰境富人寄貨境內以避盜。以盜爲
左右。盡知外事。沙門無計徵責。歸焚責券。父八買求上。兄弟爭田者諭以
兄弟難得。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史晉爲學生屋。斷淫祀。賓東活飢或議其
數重。文遂曰。所言者毫在之文。收反逆。結夫子于洛。寃。帝兗州刺史。諸恭王
元壽等反。魏孝文詔。於州當刑處斬。以謝百姓。李洪之。守河內。豢盛。頗有
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孝文令自盡。娶二妻。兩宅别居。張赦提。貪約
伎縱妻與僧尼通。賄貪虐賜死。崔暹以貪暴賊罪騎間村婦崔瀛州。如何
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隱逸。睦夸。崔浩見爲莫逆交。言不及世
利。浩每欲屈之。竟不能發言。後之詔書。徵以輸租者竊去。馮亮。隱嵩山。宣
武擇其形勝處造閑居寺。藝術。晁崇。道武時造渾儀日晷。左角知角夫
時死。信都方。祖授之法歷術。並精。河內薛慶節飛首四術屬辭宗云。

天復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躋李業興新曆五關靈憲
曆木茂陸法和。戒行如沙門。請湘東之征侯景江陵神同行。羽翁屋風。
讓請守巫峽。運石積壩。殄武陵王紀。自稱可徙欲藝囊場。入武關具元
帝止之曰。與主上有因緣。救之耳。壽王寺獨不及難。戒毒虫猛入壽。
敗奴婢錢物。坐繩床而終。空棺。胡氏致知編。後周閔帝。宇文泰長子。諱
覺。梁太平二年。受西魏禪。即皇帝位。都長安。武帝繼立。誅晉公護。消佛道
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皆還俗。靜帝遜位于隋。孝閔即位一年。
明皇四年。武皇十八年。宣皇一年。靜皇受內禪立一年。傳五主。歷年二十
六年。實梁太平二年。北周宇文泰起長安。挾魏孝武。以權高歡。以權者
權折也。自稱太師。而行篡弒。迹其所爲。罪浮高氏。罪浮者。罪過也。能
用蘇綽更定官文物法度。有可觀。覺以沖齡。遂移魏祚。是曰閔帝。權
歸於護。覺者。泰之次子也。天王在位。曾未一朞。廢爲略陽。尋復弒之。天
王者。覺不稱帝而稱天王也。廢爲略陽者。略陽公也。世宗明敏。遇毒
糖餹。武帝自梅。權姦始擒。世宗者。泰之長子也。遇護以毒於糖餹中毒之。
武帝者。泰之第四子也。權姦始擒者。謂姦信護而言。擒者折也。始
親政事。用法嚴整。平齊之後。妃嬪益省。宣帝淫虐。賊殺李父。五后並立。

百戲旁午。宣帝乃武帝子也。李父者齊王憲也。旁午者。旁乃四爲午乃
交午也。傳位靜帝。幼沖無輔。楊堅任政。竟奪周祚。靜帝乃宣帝子也。
楊堅者。宣帝后父也。陳武丁丑。周始篡魏。訖宣辛丑。隋文禪位。
童蒙詩訓。縱跡留西魏。經營只後周。頒身禮。蘇綽古制一時修。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周

五代周

事林廣記

五代周傳統圖

太祖　郭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為樞密使漢隱帝遇弒遂即位都汴京立三年崩

世宗　榮本姓柴太祖養子奉遺制即位六年然曆數有歸故降年不永

恭帝　宗訓世宗長子七歲即位六月禪位于大宋封為鄭王奉周禮

太祖

五代歐史周本紀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頹自如為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敗晉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漢高祖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悉其所聚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中自柵其城東思綰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餽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辭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荊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

先主澶州弘義恐事不果，乃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鸗脫覘威，所鸗鸗脫為威所得。威乃附鸗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申，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為嗣，遣太師馮道迎贇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延美、楊溫為贇守徐州。戊午，次皋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吳蜀諸國自立，皆絕而不書，此書與其不屈于周，語在十國年譜論。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裊骨支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蒲池，佛寺名也。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鞏延美、楊溫不書死之，語在僭偽傳。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為德妃。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廟號信祖，祖妣張氏謚曰睿恭。曾祖諶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妣申氏謚曰明孝。祖蘊謚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謚曰翼敬。考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討加有罪，漢之於周，義所得討。攻自晉州。云自晉州者，見漢兵當誅罪人于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傳，夫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翟光鄴罷。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為大內都點校。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彥超投井死，故不書伏誅。壬午，赦兗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為商州司馬。三月甲申，封榮為晉王。不書子者，榮於禮不得為子，不書于前，嘗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周人所共諱。丙戌，鄭仁誨罷。己丑，

州團練使王仁鎬為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為奉迎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罷。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五十一。書是日，違上文，嫌無故。五代史記

慕誅。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今按世宗既云聖神文武恭肅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甲辰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今按隱帝紀乃是甲申，其辰字誤也。五代薛史：太祖皇帝紀，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仲文，邢州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高祖諱璟，廣順初追尊為睿和皇帝，廟號信祖，陵曰溫陵；高祖妣張氏，追謚睿恭皇后。曾祖諱諶，漢贈太保，追尊為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祖妣鄭國夫人申氏，追謚明孝皇后。祖諱蘊，漢贈太傅，追尊為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謚翼敬皇后。皇考諱簡，漢贈太師，追尊為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楚國夫人王氏，追謚為章德皇后。以唐天祐元年甲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於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帝生三歲，家徙太原，居無何，皇考為燕軍所陷，歿於王事。帝未及齠齔，章德太后棄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神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常山戰歿，子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壺關，依故人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鬭多力，繼韜奇之。或踰法犯禁，亦多假

借馬常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袒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傅其腹市人執之屠夫懼稽首而逃之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善筆札及從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窮擘實人皆服其敏嘗省義兒李瓊瓊方讀閫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兄其教我即授之帝深通義理天成初明宗幸汴鄴將朱守殷嬰城拒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長於書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倚愛初聖穆皇后柴氏嬪于帝帝方屢之而后多貲從帝常畫寢有小虵五色出入顴鼻之間后遽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帝同姓見帝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頂上有肉角當為世界主清泰末晉祖起于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帝從之嘗於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為侍衛馬步都虞侯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住娘者為山鬼所魅鬼能人言而投瓦石鄰任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去如故如是者數或謂鬼曰爾既神向者客來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也懼是軍中異之范延光叛于魏命楊光遠討之帝當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

楊公當朝重數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得我何用能用我其劉公乎漢祖果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倚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無知不為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承福等五族得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用開運末契丹犯闕晉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即位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搆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宜廨制至是宣之自帝之始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諸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為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亦勍敵也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為名詔西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敵請帝西行群情大恊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命白文珂營於河西帝營於河東不數日周設

長塹復築長連城以迫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談語即褒衣博帶或遇巡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衆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効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自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溫顏以接之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為憂十二月帝以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永興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鬬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軍退敵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砦果為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敵河西砦主司光遜以砦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嘗西北大風揚沙接濱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砦將士尋賊雉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賞勳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廳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洺貝魏河北

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為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虜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北戎為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列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稟帝節度帝將北行啓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機之事宜審於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即無敗矣漢帝欲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閒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貴氣起於前上際於天帝於貴氣中見星丈紫微文昌爛然在目既而吉知星者曰予於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衡物不能隔主貴之祥也異日又於牙署中有紫氣起於幡竿龍首之上凡三日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且群小等害史弘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遣腹心賷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命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知遣陳光穗馳報於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

字遂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悃然又見杉禍及已仲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與楊史諸公殫壓經謀忘寢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叔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校泣於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是得投論以判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衆然之遂請帝南行帝即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謁慟哭時隱帝遣小竪鸞脫偵鄴軍所在為游騎所執帝即遣迴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鸞脫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即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鸞脫服至此天假其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鸞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為讒邪所惑誅殺勳臣吾之此來事不獲已然則以臣拒君事論由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將校前啓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宜遲各安邦雪恥正在此時既而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踴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壁陣於劉子陂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尋擊帝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來之慕容彥超退卻死者百餘人於是南軍尋氣稍稍奔於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是度裕張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二十二日旦郭允明弒漢隱帝於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使速幸臣來免為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即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旌旗於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既免冑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也及至前隱帝已去矣帝歔欷久之俄聞隱帝遇弒號慟不已帝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帝止於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望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為空

城耳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帝與王峻請太后宮起居請立嗣君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贇入繼大統詔在漢妃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會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湘陰公遣使慰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旦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十日諸軍將士大譟趨驛如墻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墻越屋而入請帝為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萬衆之中聲氣沮喪悶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帝即登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冰初解浮梁未構是夜北風凜烈比旦冰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之陵橋濟竟冰泮時人異之時湘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衛湘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群臣謁見遂營於皋門村二十七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諱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剪除禍亂弘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機以允群議可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寵靈高祖皇帝肩在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忠兒之寄與諸勳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壘跋履朝昏妥以身征兼守重藩俾當勍敵敢不橫身戮力竭節盡心冀肅靜於疆場用保安於宗社不謂姦邪構亂將相連誅寡人偶脫鋒鋩克平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構遂奏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於道遂行李未及於都繁孽以北面事急戎狄深侵遂領師徒徑往掩襲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叫噪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為主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於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今奉太后誥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曠俾令監國遜避無由僶俛遵承夙夜憂愧云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步人今欲或衆尋令虞候詰其姓名昧旦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使監送就粮所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誥曰逐古已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興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在典書予否運

所丁遺家不造姦邪構亂朋黨横行大臣冤枉以被誅少主蒼卒而及禍人自作孽天道寧論監國諱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既平亂略復正頹綱思固護於基扃擇繼嗣於宗室而獄訟盡歸於西伯謳謡不在於丹朱六師竭推戴之誠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籙有歸予作家賓國以爲壹令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天命永綏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皐門入大内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自古受命之君興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殷啓有商之祚漢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摸於河潼張聲援於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勞纔旋旆於關西每親兵於河朔訓齊師旅固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内患俄生群小連謀大臣遇害棟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以遭讒搆逃一生於萬死徑赴闕庭梟四罪於九衢誓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以衆庶所迫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爲主重以中外勸進方嶽推崇僶俛非順於群心臨御實慙於凉德改元建號祇率於舊章革故鼎新宜覃於帝澤朕本姬室之遠裔虢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

於百世大命復集於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爲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爲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辱雪於沈冤宜更伸於漏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訪子孫叙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叶誠輸忠効義先則平持内難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勲勞所宜旌賞其原從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帶功臣者别與改賜應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量加叙録亡官失爵之人宜與甄用配流徒役人並許放還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一切不問如敕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内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寮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朝文武臣寮内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即與恩澤已有者更與恩澤如亡没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澶州已來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内并乾祐三年殘稅欠稅並與除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

契丹蹂踐處其人户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税物並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已前徵納外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别納斛餘秤耗舊來所進羡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宮闈器用務從朴素太官常膳一切减損諸道所有進奉比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在輒有獻貢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爲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瑞以奚爲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令兹作法長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姦宄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盗賊贓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没家産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親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効忝俾朝廷選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於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勑却遣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户以近陵人户充漢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宫人

時日爲饗并守陵人户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胄爲二王後安中書門下處分云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準經法國以姓纂爲體請以木日爲臘從之時宜議者曰昔武王勝殷嵗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脱于鄴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爲國號符於文武異光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陝服趣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號之胄後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彦超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州節度使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有司擇日爲故主發哀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爲故主舉哀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經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内外臣寮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啓攢塗日服初服輴車出城斑解釋服從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爲左散

騎常侍鄭都留守判官王溥爲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
都押衙鄭仁誨爲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爲宮苑使北京留守劉崇遣押
牙曾致書求劉贇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軍情推戴之際先是來直
省事元美備見必想具言而況逆逼所聞在後盡當知悉湘陰公比在宋
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國請安心若能同
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使封王爵永鎮北門鐵契丹書必無愛情其諸情
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將軍朱憲元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
王兀欲寇邢趙陷內丘及迴兀欲遣使與漢隱帝書使至境上會朝廷有
蕭墻之變帝定京城迴至澶州遇晉使至遂與入朝至是還朱憲伴送來
使歸嘗書敍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遣兀欲晉州節度
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遣以通河東聞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
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
國公安審琦進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國
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
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兩子帝赴太平宮爲漢隱帝
發百官備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等據

徐州以拒命帝遣新受節度使王彥超率兵馳赴之仍賜廷美等勑書丁
丑荆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
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
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乙卯以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爲中書令弘文館
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竇貞固爲侍中監
脩國史以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爲守司空平章事夏州節
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荆南高保融進封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
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兗州慕容彥超鳳翔趙暉並加兼中書令詔王彥
超率兵攻徐州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恒農郡王故宋
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
平章事王章追封瑯琊郡王是日詔曰朕以眇末之身託於王公之上懼
德弗類撫躬靡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量與
其耗費以勞人曷若儉約而克己昨者所頒赦令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
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並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
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
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

豆粉玉屑籸子麵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麵興平蘇果子華州麝香羚
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餳同州石鏊餅晉絳葡
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
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蓑荷蓮
州單蘚泌淮州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出於土產亦有取於民家未
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
物今後並不須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宜奏取進止。
又詔在朝文武臣僚各上封事凡有益國利民之事速具以聞辛巳鎮州
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邢州侯章並加兼侍中以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爲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
軍如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爲利州節度使檢校太
傅典軍如故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
方簡並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弘並加同平章事乙
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丙戌幸
西莊潞州奏侍石會關使王廷美報河東劉崇於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
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

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
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
准赦書以晉漢之胄爲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從之庚寅宗正寺奏
請依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爲三獻
從之　廣順元年春三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尚書戶部侍郎范質爲兵
部侍郎依前充職以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爲戶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
吾大將軍充街使翟光鄴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
院使袁義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
符彥琳爲右監門上將軍丁酉以皇子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檢校右僕
射青州刺史榮超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右金上將軍薛可言爲右
龍武統軍以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爲左羽林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趙贇
爲右羽林統軍以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爲左衛上將軍詔移生吐渾族
帳於潞州長子縣江豬嶺己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爲左神武統軍以
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爲右神武統軍以左領軍衛上將軍史佺爲右衛上
將軍庚子故吳國夫人張氏追贈貴妃故皇第三女追封樂安公主故第
二子青哥贈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故長婦劉氏追封

彭城郡夫人皇姪三人守両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慶來趙贈左監門將軍
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遵敏皇孫三人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
謹喜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識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識華丑西州
回鶻遣使貢方物前開封尹豐國公侯益進封楚國公前西京留守莒國
公李從敏進封秦國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進封莒國公癸卯以前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為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開
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為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奏河東劉崇遣偽
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
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內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裝牀几
飲食之具數十碎之於殿庭帝謂侍臣曰凡為帝王安用此仍詔所司凡
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先是迴鶻間歲入貢禁民不得與蕃人市易寶
貨至是一聽私便又易官不禁詰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迴契丹
主兀欲遣使來貢文獻良馬一駟賀登極戊申詔曰朕祇膺景命奄有中
區每思順物之情從衆之欲將使照臨之下咸遂寬舒仕宦之流自安進
退往者有司拘忌人或滯流所在前資並遣赴闕輦轂之下多寄假僦舍
之徒歲月之間動懷土念家之思宜循大體用革前規應諸道州府有前

資朝官居住。如未赴京不得厭逮其行軍副使已下幕職州縣官等侍替
求官自有月限半月未滿一聽外居如非時詔徵不在此限己酉有司議
立四親廟從之辛亥以太子少傅楊凝式為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為
戶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易為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為太常卿以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為工部侍郎充職以戶部侍郎韋勲為兵部
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讜為戶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詡為刑部侍郎
以秘書監趙上交為禮部侍郎以兵部尚書王仁裕為太子少保以翰林
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為刑部尚書充職以尚書右丞田敏為左丞以吏部
侍郎段希堯為工部尚書以太子詹事馬裔孫為太子賓客前邠州節度
使劉重進前渭州節度使宋延渥並加食邑旺潭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
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遷奏河東賊軍劉筠自晉州引兵來攻州
城奏以州兵拒之賊軍傷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以尚書左丞田敏
充契丹國信使迴鶻遣使貢方物己未天德軍節度使虢國公郭勲加同
平章事以前宗正卿劉皞為衛尉卿辛酉以衛尉卿邊光範為秘書監以
前吏部侍郎李詳為吏部侍郎以前戶部侍郎顏衎為尚書右丞三月壬
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軍李懷忠為太子太傅

致仕以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為太子太師致仕辛未幸南莊壬申詔曰
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權宜前使一時本非舊貫近
者適詢群議兼採封章具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擾州縣之色
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資之者固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為煩擾須
主改更況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並宜
放散詔下公私便之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馳奏收復徐州城內逆首
楊溫及親近徒黨並處斬其餘無名目人及本城軍都將校職掌吏民等
雖被脅從本非同惡並釋放兼知自前楊溫招集草賊同力守把朕以封
壁小民偶被扇誘念其屬賊特與含容其招入城草賊並放歸農仍借加
安撫湘陰公夫人并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撫守護勿令驚恐以右散騎常
侍張煦給事中王延鎬並為左散騎常侍以前大名府少尹李瓊為將作
監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馮密為太子太師致仕以衛尉卿劉皞充漢隱帝
山陵都部署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為太子少傅以戶部尚書致仕
盧損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並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韓昭裔為
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師致仕盧文紀為司空自延而下並依前致仕故散
騎常侍裴羽贈戶部尚書故太子賓客蕭愿贈禮部尚書以司農卿致仕

薛仁謙為鴻臚卿以將作監致仕烏昭為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
為少府監以秘書少監致仕段顒為將作監自仁謙而下並宜前致仕詔
沿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己卯潞
州奏涉縣所擒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袴巾履放歸本土
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鄭
今圖為宗正卿詔曰故蘇逢吉劉銖須在漢朝與朕同事朕自平禍亂不
念仇讎每示優弘與全家屬尚以幼稚無託衣食是艱將行矜卹之恩俾
遂生存之路報怨以德非我負人賜逢吉骨肉洛京莊宅各一賜劉銖骨
肉陝州莊宅各一己丑幸南莊庚寅唐故鄆國公李從益追封許王庚明
宗淑妃王氏追贈賢妃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
判官兩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
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係
帳狀管此外如數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
上言州府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秉政
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放歸農自是官吏有獨
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夏四月壬辰朔詔沿淮州縣許淮南人

號淮北雜易粮糧時南饑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爲德妃仍令所司備禮
册命己亥改侍衛馬步軍軍額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爲龍捷步軍舊稱奉
國今改爲虎捷壬寅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宮人並
放還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甲辰相州張彥威移鎮鄧州折從阮移
鎮滑州滑州李筠移鎮相州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裔卒戊申幸南莊庚
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宮主辛亥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蔡王丙辰詔曰
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
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敘之高
低又患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勳効今定
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
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祿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元隨三十人刺史
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
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賈六報命并獻碧玉金塗銀裝鞍勒各一副
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産馬三十匹土産漢馬十四匹庚申帝爲故貴妃張氏
舉哀於舊宮輟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五月壬戌朔帝不視
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戊寅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起復依前澶州節
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
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裔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
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
室奠獻舞名丁丑詔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硙已經籍
沒者並給付罪人骨肉壬午幸南莊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彥勍棄
市坐匿赦書殺獄囚也丙戌宰臣馮道爲四廟册禮使六月辛卯朔不視
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甲午百寮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
聖日爲永壽節從之邢州大雨霖己亥太常少卿劉悅上漢少帝謚曰隱
皇帝陵曰穎陵從之辛亥以樞密使王峻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監脩國史充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太學士以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監脩國史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並罷相守本官壬子幸西莊癸丑詔宰臣范質
參知樞密院事鄆都滄貝等州大雨霖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
圖卒丁巳以尚書左丞顏衎爲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以宣徽北院使
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秋七月辛酉朔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太廟四室寶

册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戊
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爲尚書右丞以秘書監邊光範爲太子賓客以戶
部尚書張昭爲太子賓客以其子秉爲陽翟簿犯法抵罪昭詣閤待罪詔
釋之乃左授此官壬申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
錄二十卷上之丙子幸宰臣王峻第己丑鎮州奏破河東賊軍於平山縣
西斬首五百級是日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事具樂志八月辛卯
漢隱帝梓宮發引帝詣太平宮臨奠詔群臣出祖於西郊是歲幽州饑流
人散入滄州界詔流人至者口給斛粟仍給無主土田令取便種蒔放免
差稅癸巳虎入西京脩行寺傷人市民殺之乙未幸班荊館壬寅契丹遣
幽州牙將曹繼筠來歸故晉中書令趙瑩之喪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
百疋以備喪事歸葬於華陰故里乙巳幸西莊壬子晉州王晏移鎮徐州
滄州王景移鎮河中定州孫方簡移鎮華州永興郭從義移鎮許州貝州王
繼弘移鎮河陽李暉移鎮滄州以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爲西京留守滑州
折從阮移鎮陝州河中扈彥珂移鎮滑州陝州李洪信移鎮永興華州王
饒移鎮貝州徐州王彥超移鎮晉州丙辰尚食李氏等宮官八人並封縣
君司記劉氏等六人並封郡夫人尚宮皇甫氏等三人並封國夫人書制
有內官宮官各有司存更不加郡國之號近代加之非舊典也以易州刺
史孫行友爲定州留後戊午故夫人狀氏追立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
禮册命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平宮起居漢太后平固故夫人楊氏追贈淑
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公主癸亥定州奏契
丹永康王兀欲爲部下所殺甲子以前權州團練使武廷翰太子少保致
仕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
王錢俶可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
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監察御史劉頊責授復州司戶坐代父草制也
中書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逐私便以多在假告不親其職也　廣順元年
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偃惟皇誠德賦二圖詔
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於鈐僅且無暇於詩書世務時艱粗
嘗經歷前言往行未甚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勳居代天調鼎之任恒慮
妙德未及古人於是採擬箴規摛諧篆誅拔文閱理擇意怡神究爲君治
亂之源審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盡在于茲群翰俱高珠寶何貴再三
省覽深用愧嘉其所進圖已令於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看讀用爲鑒戒
壬辰潞州奏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賊軍於虒亭癸巳以刑部

侍郎司徒謝為戶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孫煦為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呂
咸休為左散騎常侍甲午絳州防禦使孫漢英卒辛丑荆南奏湖南亂大
將軍陸孟俊執偽節度使馬希萼遷於衡州立希萼弟希崇為留後將吏
二千餘人遇害者半牙署庫藏焚燒殆盡乙巳詔併吏部三銓為一銓
委本司長官通判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敢奏河東劉崇入寇營於州北辛
亥潞州奏河東賊軍寇境乙卯荆南奏淮南道鄂州節度使劉仁贍以戰
船二百艘於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晉州丁
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為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峻善及
峻貴師厚羇旅無依日於峻馬前望塵而拜會西涼請帥帝令擇之無欲
去者峻乃以師厚奏之師厚亦欣然求往耳自前鎮將授左衛將軍檢校
工部尚書翌日乃有涼州之命賜旌節駝馬繒帛以遣之十一月乙未朔
荆南奏淮南大將邊鎬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馬希崇遣從事送牌
印納器仗鎬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諸族及將吏千餘人皆徙于金
陵甲子夜東南白虹亘天以新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為晉絳行營馬軍都
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帝幸西庄以餞之甲戌日南至群臣拜表稱
賀甲申葬故貴妃張氏丁亥詔唐朝五廟舊在至德宮安置應屬徽陵庄

田園倉宜令新除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為主其緣陵緣廟法物除合留外
所有金銀器物充遷葬故淑妃王氏及許王從益外其餘並給與重玉及
尼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玉故皇城使
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惠英等亦明宗親屬也故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
祀郇王者之後也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月三日暫幸西京
庚寅詔廵幸宜停時王峻駐軍陝府聞帝西廵遣使馳奏不勞車駕順動
帝乃止乙未幸西庄兖州慕容彥超上言乙朝覲詔允之尋稱部內草寇
起不敢離鎮戊申鄆州奏慕容彥擁據城反己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
巳入晉州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受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
峻奏起近鎮丁夫二萬城晉州壬戌脩東京羅城凡役丁夫五萬五千兩
旬而罷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兖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
禦使史延韜為副都署以皇城使向訓為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
為馬步都虞候率兵討慕容彥超諸軍入兖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
者以軍法從事丙申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於沭陽斬首千
餘級擒賊將燕敬權時慕容彥超求援於淮南淮南偽主李景發兵援之
師於下邳聞官軍至退趨沭陽遂破之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遣使貢

方物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餘人至闕下
詔給巾履衫袴以釋之戊寅徐州部送沭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
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帝召見謂之曰夫忠先
邪獎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擾亂國法嬰城作逆煽及主靈不意吳人
助虐此惡非良策也爾歸當言之於爾君初漢末遣三司軍將路昌祚於
湖南市茶屬淮南將邊鎬陷長沙昌祚被賊送金陵及敬權自大朝歸具
以帝言告于李景景乃召昌祚延坐從容久之且稱美大朝皇帝聖德廣
被息沾鄰土深有依附國家之意及發遣偽宰相宋齊丘宴昌祚於別館
又令訪昌祚在湖南遭變之時亡失綱運之數命依數償之給茗荈萬八
千斤遣水運至江夏仍厚給行裝遣之歸闕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
扆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丁卯太白經天癸巳以權
知高麗國事王昭為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收河東界岢
嵐軍癸巳詔先獲河東鄉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壬寅太子太
師致仕安審暉卒三月庚申幸南庄令從臣習射戊辰以樞密院直學士
左諫議大夫王溥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
仁誨為樞密副使詔宣徽北院使翟光鄴權知永興軍府事甲戌迴鶻遣

使貢方物庚辰詔西京庄宅司內侍省宮苑司內園等四司所管諸廵係
稅戶二千五百並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宮並停廢應行從諸庄園林亭
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
殿百官守司丁亥詔停蔡州鄉軍戊子以京師旱分命群臣禱雨癸巳制
削奪慕容彥超在身官爵甲午高麗國冊使衛尉卿劉皞卒乙卯詔取來
月五日車駕赴兖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右衛大將軍
依前充職兼權大內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為權東京
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庚申車駕
發京師戊辰至兖州城下乙亥收復兖州斬慕容彥超夷其族詔端明殿
學士顏衎權知兖州軍州事壬午曲赦兖州管內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
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彥超徒黨有逃避潛竄者及城內
將吏等並放罪自慕容彥超違背以來鄉川內有接使為非者一切不問
諸軍將士沒於王事者各與賻贈都頭已上與贈官兖州城內及官軍下
寨四面去州五里內今年所徵夏秋及沿徵錢物並放十里內只放夏稅
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內百姓遭毀拆舍屋及遭燒焚者給
賜材木諸處差到人夫內有遭矢石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戶下三年徭

徒云癸未。詔兗州降為防禦州仍為望州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拜帝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酒器銀鑪並留於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顔涉是顔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顔涉授主簿使令視事仍勅兗州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採丙戌車駕還京初帝以五月十三日至兗州賊尚拒守至十七日晝夢道士一人進書卷首云車駕來月二日還京其下文字多不能盡記既寤以夢告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帝至軍凡駐蹕九日而賊平果以六月二日發離城下近代親征克捷無如此行之速也是日大雨城下行宮水深數尺其日晚至中都縣帝笑謂侍臣曰今日若不離城下則當為水潦所溺矣戊戌車駕至自兗州辛丑以靈武節度使馮暉卒輟視朝一日壬寅前翰林學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偽幽州節度使蕭海真欲謀濡化帝甚嘉之癸卯德妃董氏薨乙巳詔宣徽南院使袁義判開封府事辛亥以朔方軍衛內都虞候馮繼業復起為朔方軍兵馬留後甲寅幸舊宅為德妃舉哀故也秋七月丙辰詔內外臣寮每遇永壽節舊設齋供。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寮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內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吏不得聞置道場及設齋是日大風雨破屋拔樹尚書省都堂有龍穿屋壞獸角而去西壁有爪迹存焉襄州大水丁卯詔復升陳州曹州為節鎮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為陳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曹州節度使並典軍如故以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晉州節度使辛未詔相州節度使李筠權知潞州軍州事丙子以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為大內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以內殿直都知駙馬都尉張永德領和州刺史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八月甲申朔翰林學士刑部尚書張沆落職守本官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徐台符為禮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竇儀為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于德辰為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邊歸讜為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趙上交為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為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刑部侍郎景範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乙酉樞密使王峻上章請解樞衛凡三上章詔不允庚寅穎州奏先於淮南俘獲孳畜已准詔送還本土甲午詔止絕吏民詣闕舉請刺史縣令賜宰臣李穀

白滕有奏時以今年七月因步履傷臂請告數旬詔殺狄持就三司刺名印署事仍放朝參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相州節度使李筠移鎮潞州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薨癸丑詔改鹽麴法鹽麴犯五斤已上處死煎鹻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九月庚午以大理卿劇可久為太僕卿以左庶子張仁瑑為大理卿以司天監趙延乂為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北面沿邊州鎮自守疆埸不得入北界俘掠乙亥鎮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等內都指揮使何繼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時契丹聞官軍至掠冀部丁壯數百隨行狼狽而北冀部被虜者望見官軍鼓譟不已官軍不敢進其丁壯盡為蕃軍所殺而去丁丑以鄜州防禦使白重贊為相州留後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奏於瀛州南殺敗契丹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七匹癸未帝姨母韓氏追封楚國夫人故第四姨追封福慶長公主癸未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來奔冬十月丙戌以前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為河陽節度使庚寅詔諸州罷任或朝覲並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課造軍器逐季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係省錢帛不少謂之甲料仍更於部內廣配土產物徵斂數倍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為名功費又倍悉取之於民帝以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當乃令罷之仍選擇諸道作工赴京作防以備役使己未永興軍奏宣徽北院使知軍府事翟光業卒丁酉葬德妃廢朝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權知開封府事己亥升輝州鉅野縣為濟州以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子幸樞密院王峻請之也甲辰宰臣李穀以臂傷未損上章辭位凡三上章詔報不允丁未滄州奏自十月已前蕃界歸漢戶萬九千八百戶是時虜境饑饉人民轉徙襁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口十一月丙辰荊南奏朗州大將劉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領兵趨長沙十五日至潭州淮南所署湖南節度使邊鎬岳州刺史宋德權並棄城遁去庚申以前少府監馬從斌為殿中監壬戌樞密使王峻亡妻崔氏追封趙國夫人非故事也乙丑刑部尚書張沆卒辛未陝州折從阮移鎮鄧州以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安州節度使癸酉清州符彥卿移鎮鄆州甲戌詔曰累朝已來用兵不息至於繕治甲胄未免配役主壹多取于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尤峻科刑稍犯嚴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姦猾侍以使漁宜立所規用軍前器悉天下所

納牛皮。令將逐所納數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於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令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停。丙子，詔曰：應內外文武官僚、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早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嗣入奏。於十月十三日與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真、指揮使周行逢等同共部領戰棹攻收湖南，偽節度使邊鎬當夜出奔。王進逵等已入潭州。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卒。甲午，詔今後諸侯入朝，不得進奉買宴。丁酉，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加同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壬寅，幸西莊。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奏請改左右衛復為左右屯衛，從之，避御名也。是冬無雪。　廣順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幸大平宮起居漢太后。甲寅，賜群臣射於內鞠場。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兵火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武陵，從之。詔升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

平軍節度使留後檢校太尉劉言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兼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彭城郡公；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王進逵為檢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以武安軍行軍司馬兼衙內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何敬貞為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使；以張倣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以朱元琇領貴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副使；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進逵而下皆劉言將校也。邢州奏慶州界番部野雞族略奪商旅，侵擾州界。詔遣寧州刺史張建武等率兵掩襲，仍先賜勅書安撫，如不從命即進軍問罪。辛酉，詔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邸第。乙丑，詔諸道州府係屬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務、贍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庄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利，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戶元佃係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為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係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見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係。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係官庄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戶充永業。是歲出戶

三萬餘百姓既得為己業，比戶欣然，於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戶，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是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庄宅務及榷監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天下係官庄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丁卯，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對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從之。兩浙吊祭使左諫議大夫李知損責授　州司馬員外置，仍令所在馳驛放遣。知損銜命江浙，所經藩郡皆務貸於侯伯，為青州知州張凝所奏，故有是命。己巳，幸南庄臨水亭，見雙鳧戲於池上，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庚午，以前邢州節度使侯章為鄧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死，坐為民所訟故也。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堤，峻請行，故從之。辛巳，幸南庄。閏月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逵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俘劫。遣朗州行軍司馬何敬真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丙戌，迴鶻遣使貢方物。詔故梁租庸使趙巖姪業勳見居陳州，量賜係官居宅，從王峻之請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番營，斬首六十級，

契丹遁去。甲午，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丙申，皇子澶州節度使榮來朝。壬寅，以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兼青州節度使，餘如故。延州牙內指揮使高紹基父允權患腳膝，令臣權知軍州事。癸卯，陳州奏吏民請與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時穀為宰相，聞郡人陳請，遜讓數四乃止。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彥超並加檢校太尉，潞州節度使李筠加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卒。己酉，開封府奏都城內錄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白文珂為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並加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令陳守愚棄市，坐剋留戶民籮鹽一千五百斤入己也。內制國寶兩坐，詔中書令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按傳國寶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歷代傳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自焚之際，以寶隨身，遂俱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坐。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戎王，戎王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言其事。及戎王北歸，賚以入蕃。漢朝二帝未嘗別製，至是始創為之。庚申，遣將作監李

瑣知陝州軍州事甲子樞密使平盧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監脩國史王峻責授商州司馬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建崇卒延州牙內都指揮使高紹基奏父卒割兵符與副使張匡圖己巳朗州劉言奏當道先遣行軍司馬何敬真率兵擒擊廣賊行及潭州部衆奔潰湖南王進逵以敬真失律已梟首訖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為秘書監壬申鳳翔少尹桑說責授鄧州長史說昔相維翰之庶弟也坐論維翰別弟為人所訟故也癸酉以戶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為太子詹事是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諠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句落姓名故上交移官丁丑幸南庄賜從官射命各省使向訓權知延州軍州事 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後白重贊為滑州節度使以鄆州防禦使王進為相州節度使以前兗州防禦使索萬進為延州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為同州節度使甲申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為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丙戌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為澶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為內客省使己丑以沁州團練使王仁鎬為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顏術落職守本官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為戶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為左諫議大夫充職秘書監陳觀責授左贊善大夫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癸巳大風雨土戊申幸南庄夏四月甲寅禁訟邊民鬻兵仗與蕃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領鳳翔宋州節度使常思進移鎮青州鳳翔節度使趙暉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彥超移鎮河中賜朗州劉言絹三百匹以兵革之後匱乏故也詔在京諸軍將士侍丈救接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彥欽勒歸私第國初以彥欽再刺慶州兼掌榷鹽彥欽擅加榷錢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寨婦山有蕃部曰野雞族彥欽作法優之蕃情獷悍好為不法彥欽乃奏野雞族掠奪綱商帝遣使賫詔撫諭望其率化番人既苦彥欽貪政不特稚命朝廷乃詔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進兵攻之建武勇於立功徑取野雞族帳擊殺數百人又殺牛於族素與野雞族有憾且聞官軍討伐相聚餉饋欣然迎奉官軍利其財貨孳畜遂劫奪之翻為族所誘至包山負險之地官軍不利為蕃人追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人從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應帝怒彥欽及建武俱罷其任及彥欽至京師故有是命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達在宋州日出放貸絲四萬一

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給還人戶契券其絲不徵甲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可權監脩國史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榷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兵士及職員戶人孳畜七千頭口歸化癸丑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為太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為左衛上將軍以前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為左武衛上將軍甲寅以左衛上將軍宋彥筠為太子少師以太子少師楊凝式為尚書右僕射致仕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弘卒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是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陂漲溢襄州漢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乘筏登樹群烏集潞州河南無烏秋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即時澍雨深沒城邑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卒甲申鄴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章允之尋以北邊奏契丹事機詔止其行丙戌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為太子太師致仕丁亥以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為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鄧州節度使張彥成為右金吾上將軍戊子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為陝州留後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乂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為太子賓客乙未以御史中丞邊光範為禮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張煦為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為刑部侍郎充職丙申太子太師致仕安審信卒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爭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姦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令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疎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戊戌衛尉少卿李溫美責授房州司戶參軍溫美奉使祭海使道歸家家在壽光縣與縣吏馮勲所訟故黜之供奉官武懷贊棄市坐盜馬價入己也壬寅以鴻臚少卿趙脩己為司天監八月己酉幸南庄丙辰內衣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島藏珍奉詔脩河不於役所部轄私至近縣止宿及報隄防危急安寢不動遂致橫流故有是責庚申邢州節度使劉詞移鎮河陽辛酉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田景咸為邢州留後丁卯河決陰河京師霖雨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癸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進逵奏朗州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玫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玫為軍衆所執并入武陵劉言尋為諸軍所廢囚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勒歸私第委王進逵取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奏霖雨逆埽渠浸田稼損壞城郭廬舍九月己卯

太子少保盧損卒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為戍兵所害
先是齊州保寧都兵士屯於樂壽都頭劉彥章等挾延熙為亂時鄆州捕
道指揮使張萬友亦屯於樂壽然不與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馬誨首其
事誨乃與萬友擒彥章等十三人斬之餘衆弃齊州是月多陰睦木再華
冬十月戊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
南郊為名輒有率斂己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彥成卒庚戌以前同州節度
使薛懷讓為左屯衛上將軍以尚書左丞冀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
以禮部尚書王易權兵部尚書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脩
奉從之以中書令馮道為南郊大禮使以開封尹晉王榮為頓遞使權兵
部尚書王易為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為禮
儀使以前潁州防禦使郭瓊為權宗正卿甲寅以前光祿卿丁知浚復為
光祿卿丙辰幸南庄西庄己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責授右司禦副率以
野鷄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魚崇諒為禮部侍郎充翰林
學士時崇諒辭職於陝州就養至是再除崇職仍賜詔召之令本州給行
裝鞍馬侍覲歸朝以太子賓客張昭為戶部尚書以大子賓客李濤為刑
部尚書詔中書令馮道赴西京迎奉太廟神主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

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
行壬申鄴都邢洺等州皆尚言地震鄴都尤甚十一月辛巳歷兵城稻田
務任人佃蒔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乞朝
覲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癸巳以將作
監李瓊為濟州刺史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戶已上
為望縣二千戶已上為緊縣一千戶已上為上縣五百戶已上為中縣不
滿五百戶為中下縣十二月戊申雨木冰是日四廟神主至西郊帝郊迎
奠饗奉神主入于太廟設奠安神而退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坐為
民所訟故也甲寅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內人戶舊請鹽麴徵價起今後並
停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來朝乙丑鄴都留守王殷來朝丙寅禮儀使
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為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己巳左補闕
王仲係任坐檢田於亳州虛憑組配故也辛未鄴都留守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王殷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尋賜死於北郊其家人骨肉並不問
罪癸酉帝宿齋於崇元殿為來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甲
戌宿于太廟乙亥質明帝親饗太廟自齋宮乘步輦至廟庭被衮冕令近
臣異侍陛階止及一室行禮俛首而退餘命晉王榮有司終其禮是日車

駕赴郊宮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東駕
還宮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廣順四年為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
爽已前應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將士各賜優給文武職
官並與加恩內外命婦並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
今後諸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昇朝官兩任已上著綠十五周年與賜緋
著緋十五年與賜紫州縣官曾經五度參選者雖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
大夫皆年七十已上授優散官賜緋退表郊頭職掌人員並與恩澤今後
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為偽朝偽主天下言王陵與及名臣墳墓無後官
為檢校云宜散舉帝御崇元殿受冊尊號禮畢群臣稱賀時帝郊祀御樓
受冊有司多略其禮以帝不豫故也先是有占者言鎮星在氐房乃鄭宋
之分當京師之地兼氐宿主帝王露寢若散財以致福遷幸以避災庶幾
何以驅禳矣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禮之命洎蒇事
帝疾增劇郊廟之禮蓋勉而行之甲戌實詔發鄴都依舊為天雄軍大名
府在京兆府之下庚辰制皇子開封尹晉王榮可開封儀同三司檢校太
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襄州安審琦進封陳王鄆州
符彥卿進封衛王移鎮天雄軍荊南高保融進封南平王夏州李彝興進

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
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
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
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朝臣往諸州開倉減價出糶以濟饑
民詔潭州依舊為大都督府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以潭州節度使鄭仁
誨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鄆州楊信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邠州
折從阮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鄒國公滄州李暉加檢校太尉安州李洪
義加檢校太師貝州王饒加檢校太尉以陳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郭崇為澶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曹英為鎮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澶州王進加特進兼侍中河陽劉
詞加檢校太尉河中王彥超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節度使何福進為鄆州
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同平章事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
贊相州王進同州張鐸並加檢校太傅以延州節度使宋萬進為曹州節
度使加檢校太傅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咸陝州留後韓通靈
武留後馮繼業並正授節度使庚寅夜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壬辰宰
臣馮道加守太師范質加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李穀加右僕射集賢殿

大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司徒竇貞固進封沂國公司空蘇禹珪進封莒國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院宣徽使知永興軍府事袁曦爲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以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陳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李重進爲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典軍如故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睦州防禦使樊愛能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何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利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樞密承旨魏仁浦爲樞密副使是日巳時帝崩於滋德殿聖壽五十一秘不發喪乙未遷神柩於萬歲殿召文武百官班於殿庭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如舊制云是歲自正月朔日後景色昏晦日月多暈及嗣君即位之日天氣晴朗中外肅然帝自郊禋後其疾乍瘳乍劇晉王省侍不離左右累諭晉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疾速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並須和顧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不須用石柱費人功只以磚代之用瓦棺紙衣臨入陵之時召近稅戶三十家爲陵戶下事前揭開瓦棺遍視過陵內切不得傷他人命勿修下宮不要守陵宮

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只立一石記子鐫字云大周天子臨晏駕留言與嗣帝緣平生好儉素只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廣費錢物人力並遭開發汝不聞漢文帝儉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見在如每年寒食無事時即仰量事差人灑掃如無人去只遙祭兼仰於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劍甲澶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東京葬一副平天冠袞龍服千萬千萬莫忘朕言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謚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四月乙巳葬於嵩陵宰臣李穀撰謚冊文王溥撰哀冊文　史臣曰周太祖昔在初潛未聞多譽洎西平蒲阪北鎮鄴臺有統御之勞顯英偉之量旋屬漢道斯季天命有歸縱虎旅以盪神京不無慙德攬龍圖而登帝位遂聞皇風朞月而弊政皆除逾歲而群情大服何遷善之如是蓋應變以無窮者也所以魯先徒望風而歎并門迎襲引日偷生及鼎駕之將昇命瓦棺而薄葬勳儉之美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誅議者譏其不能駕馭權豪傷於猜忌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五代史補周高祖微其　高祖之爲樞密使也每出常既然觀人有浮識若臺奇人又其服色一班一味高祖以爲不祥求見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

而三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爲功高不賞鄴民其危乎高祖聞而忌憚居無何忽覩前來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爲三軍所推戴　周高祖征李守貞　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事濟岸而論之本及其忽有群鴉噪於上高祖惡之十餘步引兵將射之矢未及發而群鴉其鼞裂之皆在高祖足下高祖素引領群鴉而哭曰得非天使汝報勳告耶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鬭志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一 二十尤

周

資治通鑑胡三省音註後周紀一起重光大淵獻盡玄黓困敦八月凡一
年有奇周自以為周虢叔之後承秋戰斟之世史記謂虢叔之後有國者
為虢公後謂之郭公虢郭音相近也其大夫宮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郭之得姓本於周故建國號曰周通鑑謂之後周太祖聖神恭肅
文孝皇帝上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廣順元年
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皋門入宮皋門
大梁城外村名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
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斂葬楊邠等死見上卷上年
為於偽翻斂力贍翻仍訪其子孫敍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
斗餘稱耗斗餘量之外又取其餘也稱耗稱計斤兩之外又多取之
以備耗折令悉除之蘇王章苛斂之類也稱尺證翻舊所進羨餘物悉罷
羨弋戰翻羨餘唐之流弊也至五季而愈甚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

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懲文弘肇屠州
之獘也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
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
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強謂以威力加
女女不得已而與之通姦者和謂男女相悅欲動情生而通姦者漢法竊
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反逆者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
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閑習也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
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橫下孟翻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
之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
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帝嘉之使隸
皇子榮帳下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時劉贇將
兵在徐州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從薛史漢太平宮蓋即西宮己
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上時掌翻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癸酉
加王峻同平章事以衛尉卿劉皞主漢隱帝之喪劉勳從卒也無疑為
故之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
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說式芮翻

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孟戶剛翻俟徐州
相公即位湘陰公本鎮徐州故稱之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
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間古莧翻曳讀曰
拽音羊列翻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呼火故翻為于偽翻
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
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比毗至翻今方
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
廷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劉贇
以鞏廷美等守徐州事始見上卷二年帝使贇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
懼死降戶江翻帝復遺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斯人謂鞏楊遺唯季翻
主謂劉贇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新節度使謂
王彥超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唐末五代以手書諭示不待佐吏
謂之委曲契丹之攻內丘也事見上卷上年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
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契丹人用兵以月為候月食又多妖異故
懼而不敢進妖一遙翻還從宣翻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安國節
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報聘且敘革命之

由以金器玉帶贈之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處昌
呂翻乙亥以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為鄴都留守天雄
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胡寅
曰見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悉曲密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凡一
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總則都
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
使其大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者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
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為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
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為之乃無相位而使執政人於
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
日就廢缺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使既
重且專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
稱為三才危周僅張不已皆級之雄恃衛精之衆多士馬之雄強莫服之
群廢議是以社稷四方戴心八嚮及其久也軍政浸衰參差亂屬可為儀
而不是用而其都兵之名位猶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顛危一無
所賴焉雖政之弊患在人然因乃積累至於業悉曲密不欲使之相制無

數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良民號三代王者六軍乃畿內井收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紂以戎車三百乘境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三百人也武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於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戣瞿銳立于門陛無堂者十人而其嚴乎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于以見先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貴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用存興復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駿前指揮使都指揮使之分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創自漢唐猶不爾況三代乎必欲考古而無曾吾甘猶豈無疑一之妻乎丙子帝御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云云是從省程宮於西宮下見上表呼號曰奉爲于偽翻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德兆漢祖慕容彥超之兄也今兄薛史作今兄當從之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劉崇漢祖母弟也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宋白曰憲州故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奏置憲州宋太宗之平太原析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繼元先克奇嵐軍次九垒州次五嵐州次隆州五晉漢間所置其地在岢嵐嵐谷之間治平鴒翻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珙居勇翻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元城忠武安縣屬洛州在州西九十五里陳光裕爲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通鑑書僞南之漢爲南漢河東之漢爲北漢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按唐四百官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兩僕射東宮三師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東宮三少百萬節度使三十萬五梁開平五年宰臣俸二百千後唐同光四年定節度副使每月料錢四十千則節度使當又多今北漢主皆減其數俸扶用翻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少詩照翻客省使河南李光美掌爲直省官三省有及有官凡百官詣宰相皆差直省官引接其職明水鎮客司通引之職也頗諳故事諳烏含翻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爲于

爲翻歲時祭之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鞏廷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喪息浪翻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按薛史本紀詔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豆粉玉屑粃子麪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麪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杜錫同州石鐵餅晉絳蒲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中州襄府竹州華蘇沁潞州都澄白魚令後不須進奉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被皮義翻甿謨耕翻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長知兩翻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治直之翻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辭而不處處上聲處昌呂翻以是心處之必不生省南州之禍矣歲爲口翻初契丹主北歸見二百八十七卷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横海節度使潘聿撚棄鎮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爲西南路招討使撚乃弁翻及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遺于季翻晉室故事謂晉祖事契丹以求援故事也朝直遙翻下同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屯陰地者欲窺晉絳也屯黃澤者欲窺潞也屯團柏者欲窺鎮定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皆避帝名也史不書衛及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爲王朴見任於世宗張本頌協之子楷柏浪居翻胡宗朴東平人也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蛾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宋白曰武德二年分隰州石樓置長壽縣貞觀元年省入

子傳敷其將程瑀等投之來歲北漢兵攻州城兵吾克翻數日不克死傷
甚衆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甲辰楚王希範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
考異曰湖湘故事光輔作光範今從十國紀年常懋出漢宮中寶玉器數
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曰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
玩不離側嬖卑義翻又必計翻離力智翻茲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
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胡寅嘗見呂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
王之遠通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
險絕遠之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貴之則其價直不可量數者乾之又常所
惜十人十家之產至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紋瓊義輸契丹金玉三十
萬世謂多矣設有來召之寶者世之珍千里之物頃刻之至一瑕理而至安
如一物不直一錢之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營
之外加以横歛責以羨餘累人貪夫以鞭箠校歛行乎百姓財聚於上民
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武湯所以不殖貨利蓋良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
以賤貨而貴德也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觀監於漢隱偶合帝王
之風雅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則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
除無積焉夫瑰寶玉器禁玩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表而出之丁未契丹

主遣其臣裊骨支與朱憲偕來裊奴鳥翻歐史作裊朱憲使契丹見上正
月賀即位　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漢隱帝乾祐二年冬楊邠
奏前資官分居兩京事見二百八十八卷陳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
長沙思讓留屯郢州敕召令還去年十一月漢朝遣發兵救潭州內難作
而不果劉郢易姓之際必未班遣討南略不知陳思讓於漢朝何處當考
按薛史周太祖登極遣陳思讓帥偏師至安郢以衛邊從戎少凶乃班師
則雷所遣也　丁巳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䛒使
于契丹䛒依豈翻字從功從言宋本太平記曰北漢將李嗣多作爲玉始以
巧言爲辯主情有卿督其子文以玩易巧矣乞兵爲援　詔加泰寧節度
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兖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魚
崇諒先爲避漢祖諱改名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
失德少主用讒少詩照翻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
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難乃旦翻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
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反龜陰兗州在龜山之陰至今
趣赴大梁見兗州事五見二卷上卷爲王爲持等十佐翻有終有始所謂
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

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難乃旦翻浚郊謂大梁之
郊大梁有浚水浮五子子十九在浚之郊雖愈從重會於汴州賦曰非大
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郊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
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朝直遙翻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
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
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以慕容
彥超不自安故以此詔撫諭之　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平靜
江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忠孫忠即孫晟歟史曰晟一
名忠人名鳳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
戍磁州扼黃澤路磁州西北當黃澤關路口胡塔之翻楚王希萼既得志
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
曲政刑紊亂復扶又翻紊音問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
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
悅有離心劉光輔入貢于唐也入貢見上月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
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侯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
潛謀進取小門使謝彥顒顒魚容翻考異曰湖湘故事作謝字敘用

中三筵新錄作謝延澤今從十國紀年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
首面龍陽之色也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橫戶孟翻常肩隨希崇或撫
其背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
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若拊背則狎之矣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
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顒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
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
帥讀曰率下同治直之翻執役甚勞又無犒賜犒苦到翻士卒皆怨竊言
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
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
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柯古俄翻也梃徒鼎
翻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
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
師翥脫歸翥章恕翻逵等黜留後馬光贊去年馬希萼以子光贊鎮朗州
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更工衡翻光惠希振之子也希振希範之嫡
太子已喪奉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
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殺其使

不荅其語唐亦不敢詰也使統史綱語云吉綱書王遠事以明州叛渭州張泰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以無援敗死綱實管孔切到實建衡使都押牙鞏廷美殺衆使楊溫守徐州迎天開賓不得立本曾妃復州推守侯河東後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徐州刺史授二人二人不下乃攻城克而授之歐陽氏嘉二人為晉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重之又疑其死狀不明使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實未亂言晉事出因守吳為不當其詐以死激之可也皆非見謹又無子而二人猶附城守何為哉然此之見則而從者則附者北漢李晉至契丹契丹主使挾剌梅里報之得半川發粹未是翻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己卯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涉縣唐屬潞州兄城志在州東北一百九十八里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

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鋪普故翻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權鹽使太原伊審徵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雲安縣乙郡之朐忍縣地周武帝置雲安縣名鹽州以其產鹽置雲安

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少詩照翻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為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自衣錦軍徙居東府吳越以越州為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為于偽翻治直之翻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緡眉巾翻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珙居勇翻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契丹以北漢與之厚遂留周使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漢史見聞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臣惠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為名珙不飲酒如宰雕葷者亦加灌注珙質無復信之珙既屏吾飲溉無量之適宴罷載歸一夕腸於穹廬之裡偕聞與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宴稱漢使必厚其酒肉以示大高祖鎮河東常令事將北使雖羸疾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是年掌事雖孫皓有八事相從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為文章而路振云高祖時人誤也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皇考王衡翻定難節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漢節度之下雷有使字難乃旦翻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考異曰漢史隆制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常討河中凡二百八十八卷漢紀始元年會之伐翻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動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相息亮翻子論百周之際曰舛乙去式丁未又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紂則無之亡與太之亦是俗以風是頹委之異民不忍之德惟利然是猶其亡也有然而無思漢之遺漢之君亦能之心曰漢也三人曰漢今內以沙陀猶微其號以立國意表五代之相與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首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漢國昨日為臣今日易位故家舊政漫無所傳而邑俗亂賊漸清而日運其源則始於藩氏姑息藩鎮節軍中擇所欲者從之其弊遂至於河大有淵不可復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年諸劉知遠皆下以至於東樞密使及事幼者侍兵柄即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故示以微指孟見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為常事自而欲場氏乃謂方大權之計河中養有無者之心亦休於見歎者矣仲尼書天王使求賜公命致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賜命來賜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成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為尊君而作復霜堅冰其來流氣天理之君也唐藩氏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求賜命也聖人豈訓遂矣其可忽哉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適請相者裴盡心營曉以濟多狀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劉言從彭玕奔楚自為楚將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元城志辰州東至朗州五百六十六里既至眾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為王逵等殺劉言張本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　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仁俊廢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旻眉巾翻秋七月徙

去官主走不敢自免年大馬民凡弟傳國武將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萼
乃戕其兄希廣又殺其兄希崇又纂其兄守位所且擊使其兄澂則當希
萼杖局於之於武當安死謝丁思瑾之咎遂而耕於野別無所長癸卯希
崇帥弟姪迎謁望塵而拜謁下馬稱詔勞之揚苦衡翻帥讀曰率下同皆
乃則能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劉昔留湖南將史畢賀
鎬暗厚賜之將湖南鐵騎隸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為政獄漳湖
傳子希萼希範希廣希萼希崇至是而亡唐明宗天成三年楚帥共收將
崩播計德熟謂之曰侍衆納甲是從而復湖州可國今未如其言契丹遣
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
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建兵至絳州將王
晏已離鎮群力智翻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
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薛史本紀廣順元年改侍衛為步
軍額為軍騎稱護聖改為龍捷步軍舊稱奉國改為虎捷史彥超雲州人
也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
劉仁贍善將伏能為唐守壽州仁贍金之子也劉金為楊氏將唐百官
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易以豉翻觀諸將之才

但恐守之難耳遂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之禍
敗後果如二臣所料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
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
少遊元城樂其風土少詩照翻樂貢洛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
主許之岑遂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
人惡希萼惡烏路翻共請邊鎬為帥帥所類翻下同唐主乃以鎬為武安
節度使為邊鎬為州兵所逐張本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為兗州牙將
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折
逋蕃族也帥以為姓帝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率府頊
東宮十率府也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為河西節度
使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趣讀曰促帥讀曰率朝直遙翻馬氏聚
族相泣欲重賂鎬發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
十年哂矢忍翻夫唐昭宗光啟三年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既孫儒軍三千傳湖
南自此與江淮為敵國自光啟三年至是十適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
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復扶又翻恐有不測之憂希
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號戶刀翻

鬩很也及也詩云兄弟鬩于牆復扶又翻號戶刀翻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
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
餞之慈演翻西也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
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
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少詩照翻間古莧翻希廣遣指揮使彭彥
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桂州漢南有白龍洞在平地半山上希萼自衡山
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惡烏路
翻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
州蒙桂相去四百餘里趣七喻翻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棄衡山可瓊
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
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遺唯季翻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疆安靖
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男三十男兄弟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男謂希廣
三十男謂希萼漢主龔娶楚王殷女故呼希廣等為男舉先人基業北面
俛饑古舉國臣唐也令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
與國重以婚姻婚直遙翻重直用翻覬敢傾危恐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

俱進當今相公男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
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眾夜斬關奔
全州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二百六十三里晉高祖時馬氏於永州之湘
源縣為清湘縣置全州於漢洮陽縣地也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帥讀曰率
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唐乾封二年於
故土縣以柔故桂林郡地置嚴州富州當是置於唐州富川縣南漢始盡
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
萼入朝戩子踐翻趣讀曰促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
峻會兵救之帝欲自澤州西南出至陝度河而北取絳州而會于晉州
陝州夫州將即亮翻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
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易以豉翻劉崇兵鋒方銳
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
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
吾事上峻之言出於審處之以不及而然有害於大事故自提其
耳亦唐人收歛語也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

超聞徐州平(因軍殺其弟也)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蓄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史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從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誠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誘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上表謝恩(漢知…)故(…)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阬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

(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遇何也彥超於漢宜為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待國當以我師誅主之罪絕其朝貢離其鎮守若不從命即致討焉彥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令中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各寵納優遇矣故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是年十月庚子攻晉州至是五十餘日)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之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陣使藥元福左廂排陣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元福…霍邑在晉州北一百三十五里)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眾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眾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北主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

周境者甚眾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崇為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萼為永泰節度使鎮舒州(唐置永泰軍於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萊州屬周也)(…)師暠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予讀曰與)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戌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是歲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史炤釋文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仲文邢州堯山人以漢樞密使[illegible]鄴都于汴建元廣順國號周[illegible]劉崇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illegible]太原以北有州十國號漢[illegible]太行[illegible]蔚沁[illegible]長柯[illegible]火神淀[illegible]鐵[illegible])

人户三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七户　人口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二口　田土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九頃八十二畝零

税粮

夏税麥五十五萬六千五十九石　絹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匹　秋粮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河南府總圖

北

東

西

南

周王城圖

大祀殿圖

後漢城圖

曹魏城闕圖

晉城闕圖

後魏城闕圖

後魏華林園圖

隋城闕圖

隋上林西苑圖

唐城闕圖

唐東都苑圖

十四

唐上陽宮圖

十五

金墉城圖

唐宋河南府城闕街坊圖

宋城闕圖

十八

河南府路廨宇圖

十九

河南郡邑山川圖

嵩嶽之圖

河南府洛陽縣之圖

河南府新安縣之圖

河南府澠池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宜陽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永寧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嵩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孟津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二十八

河南府偃師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二十九

河南府鞏縣之圖

北

東

西

南

河南府登封縣之圖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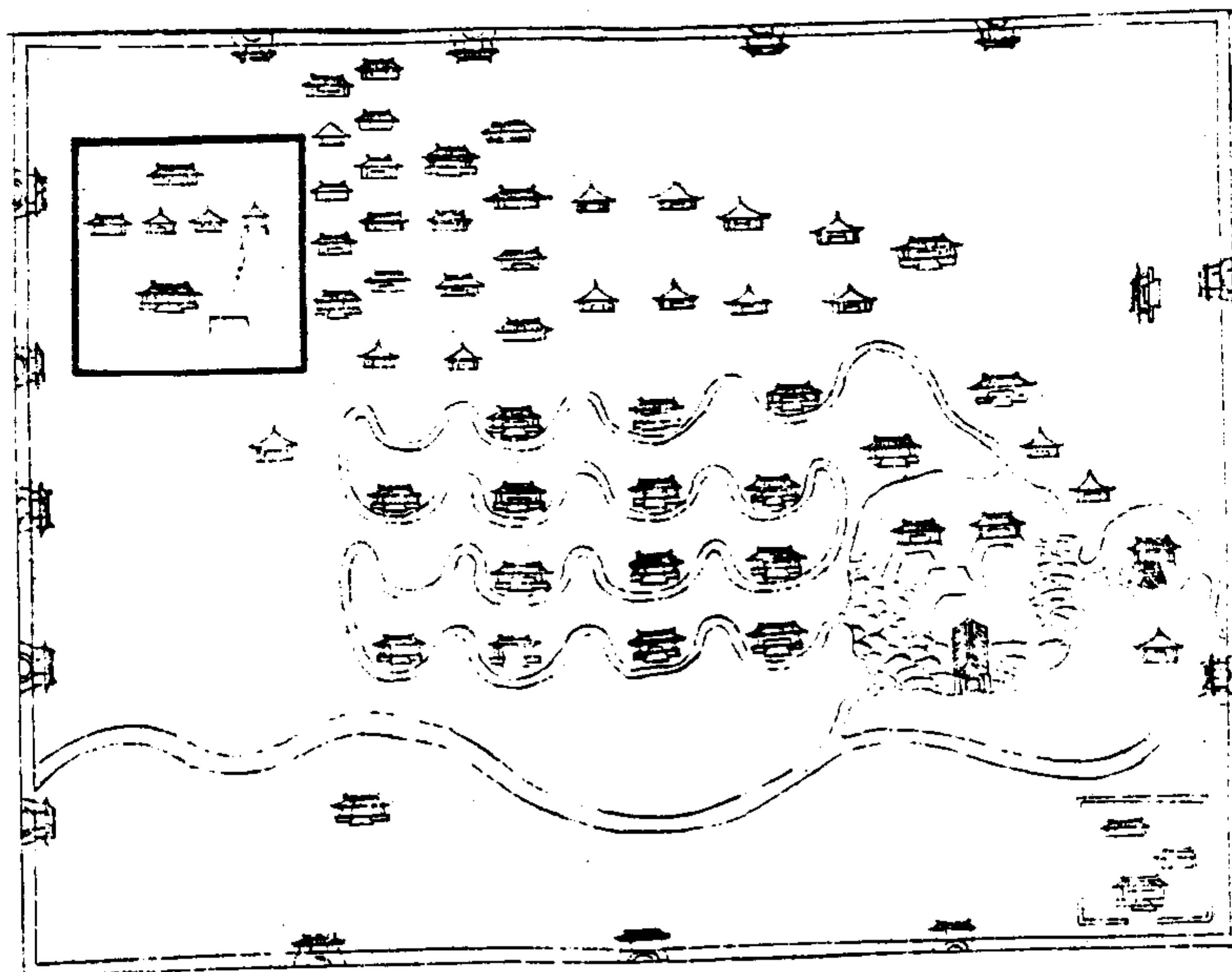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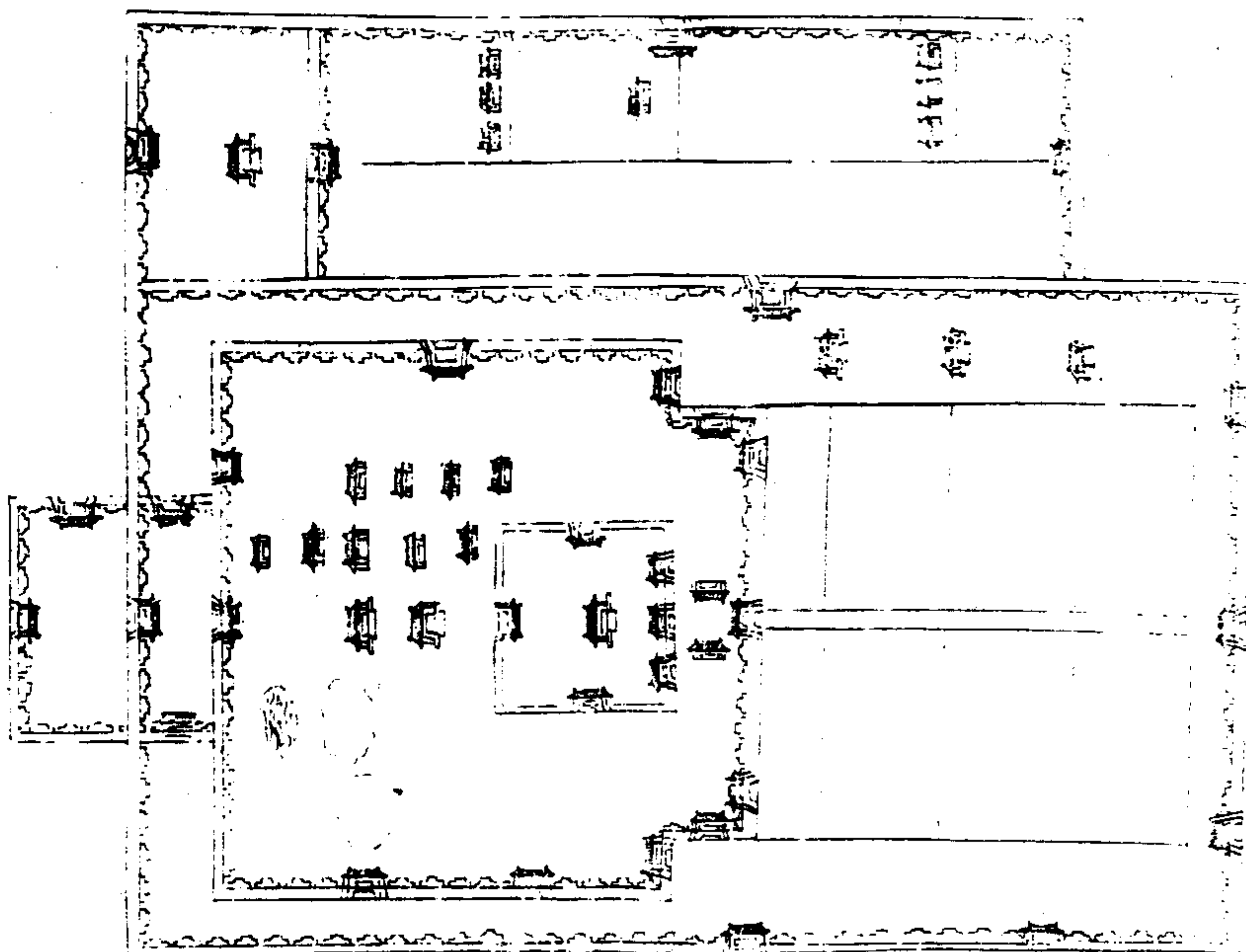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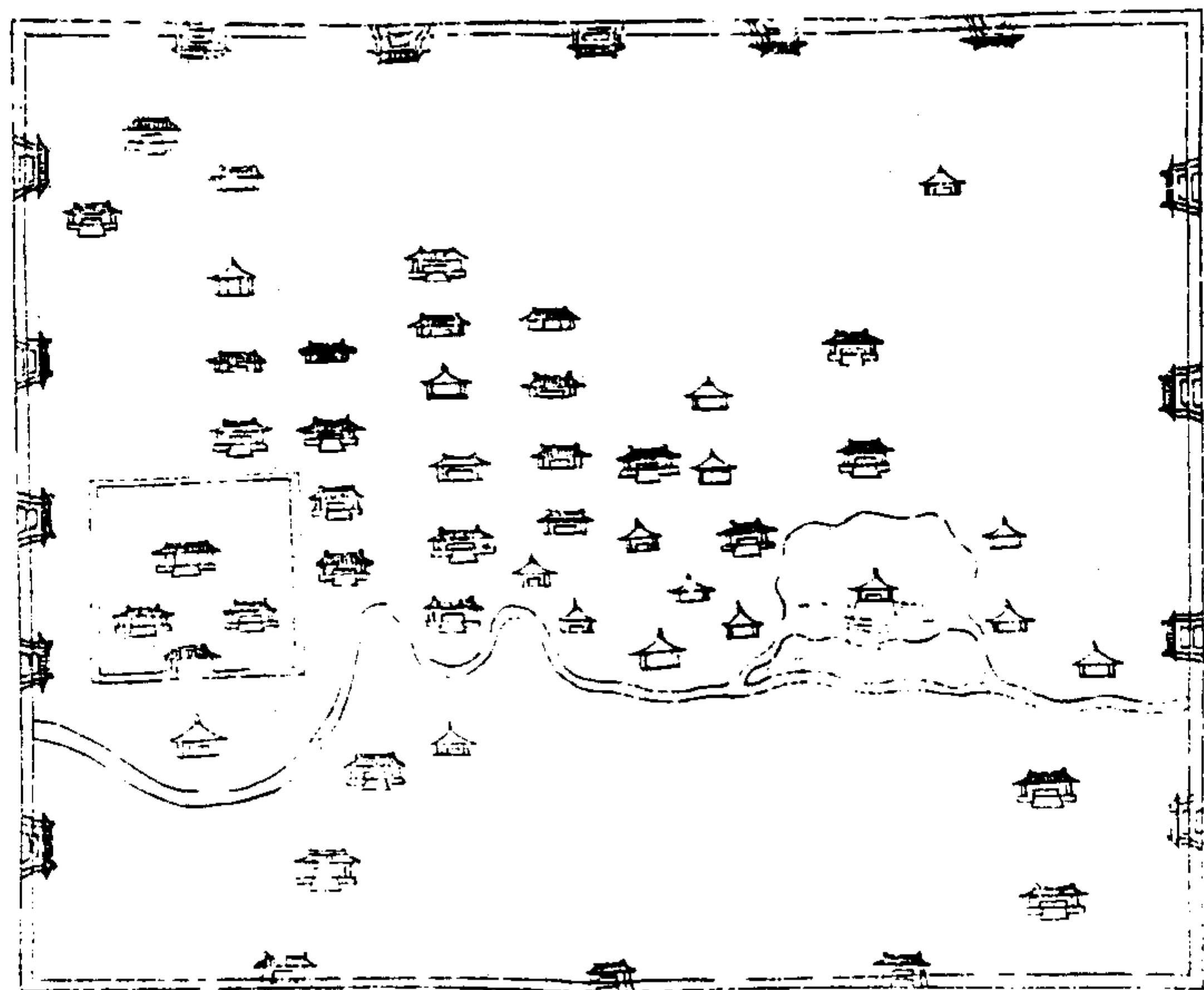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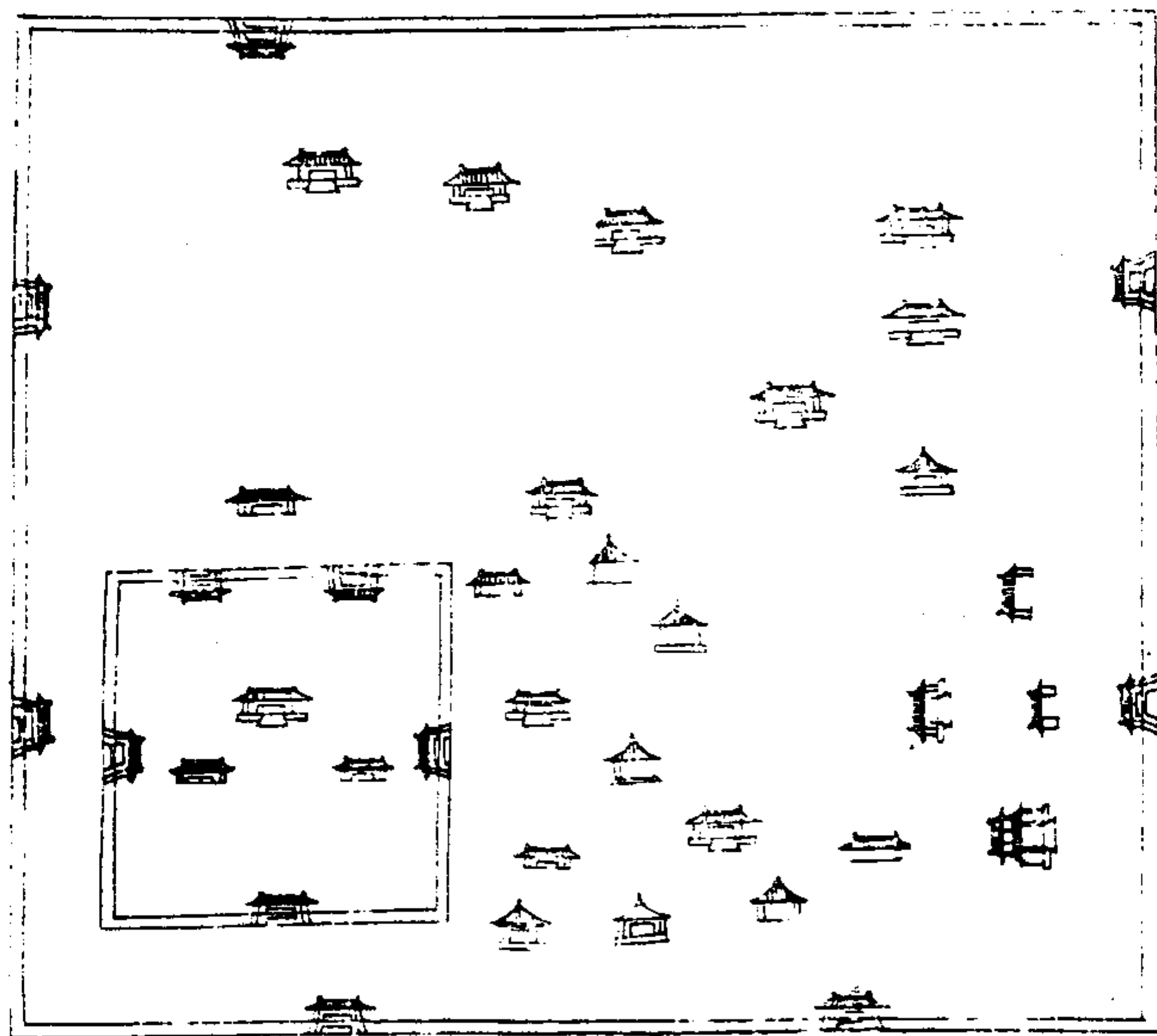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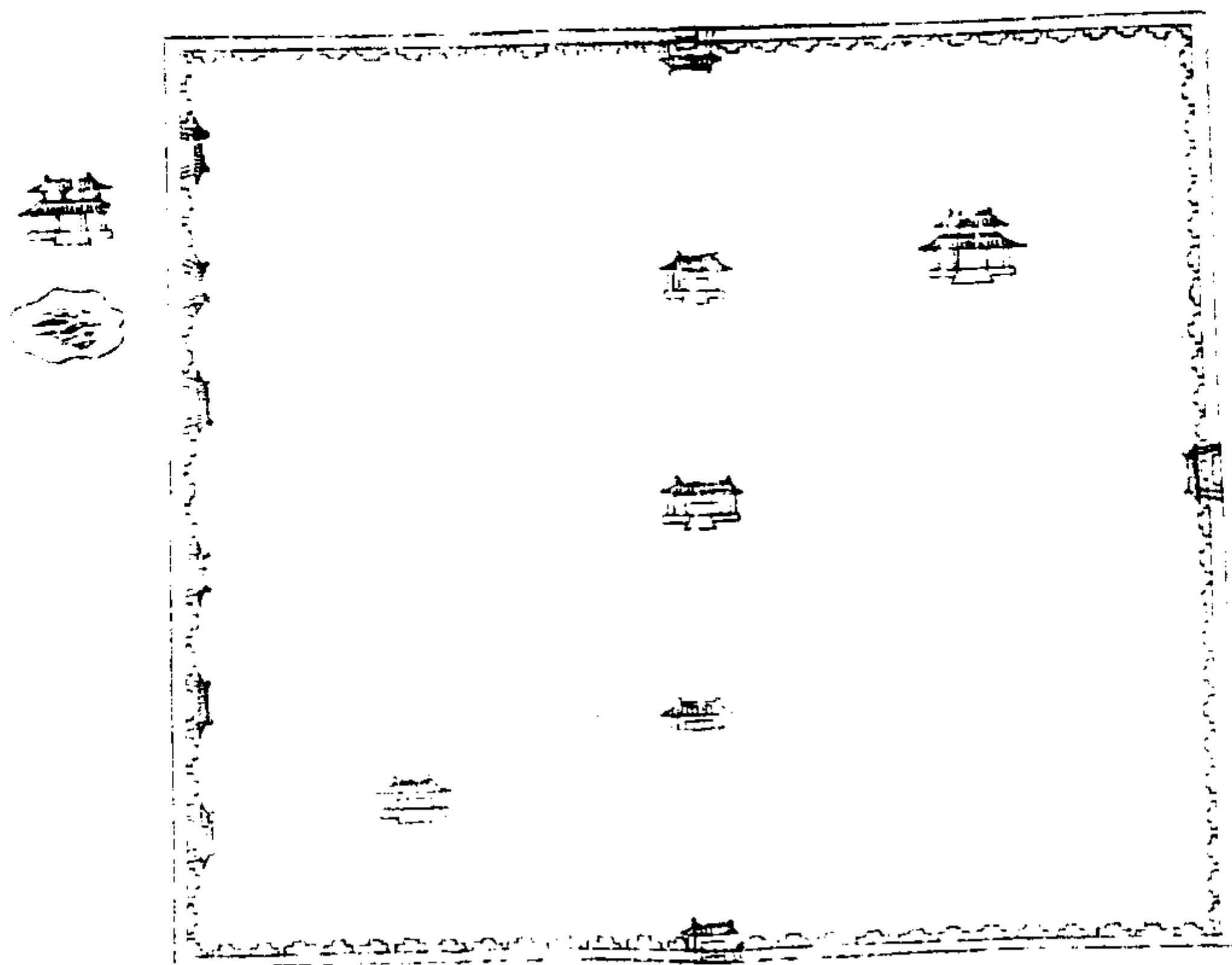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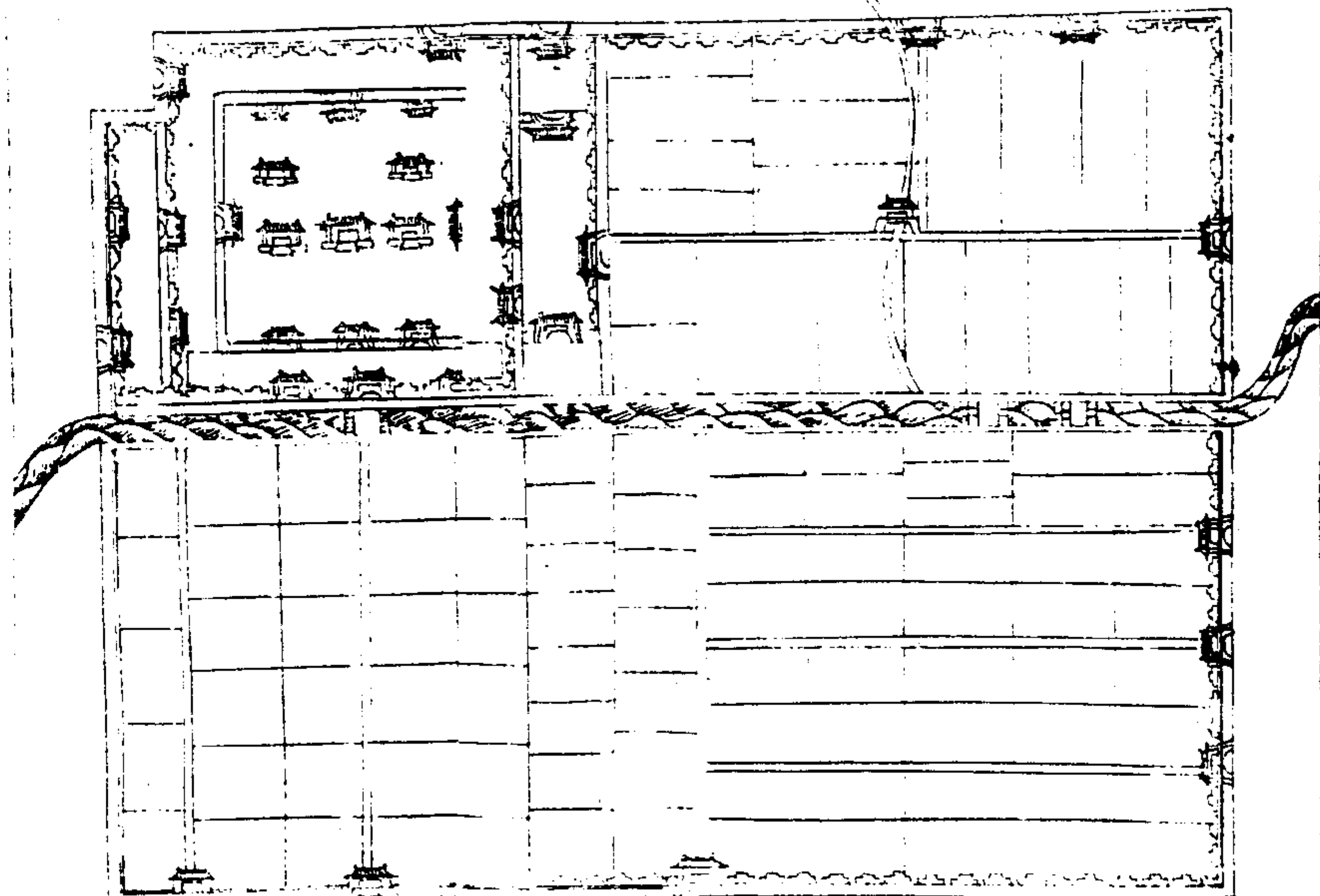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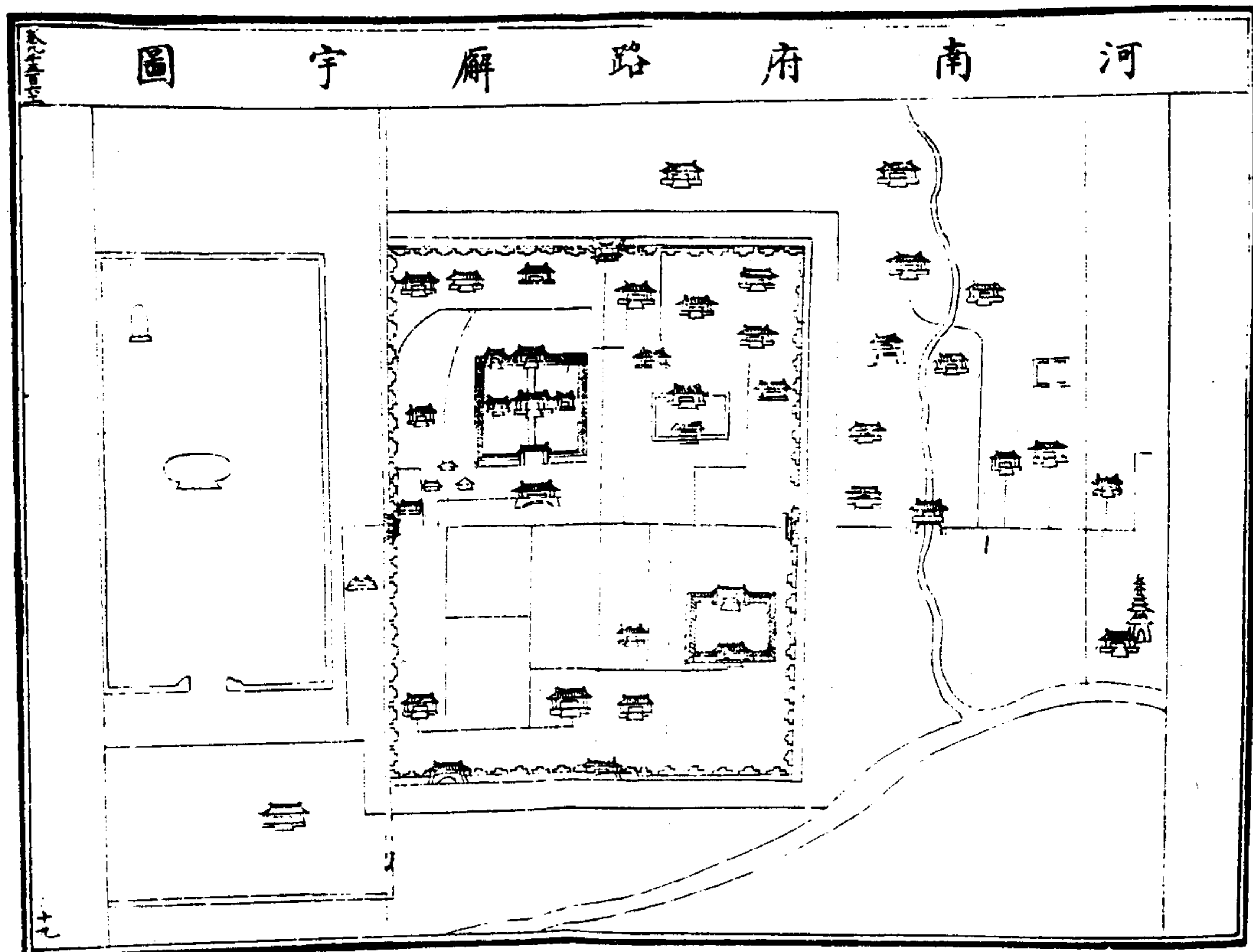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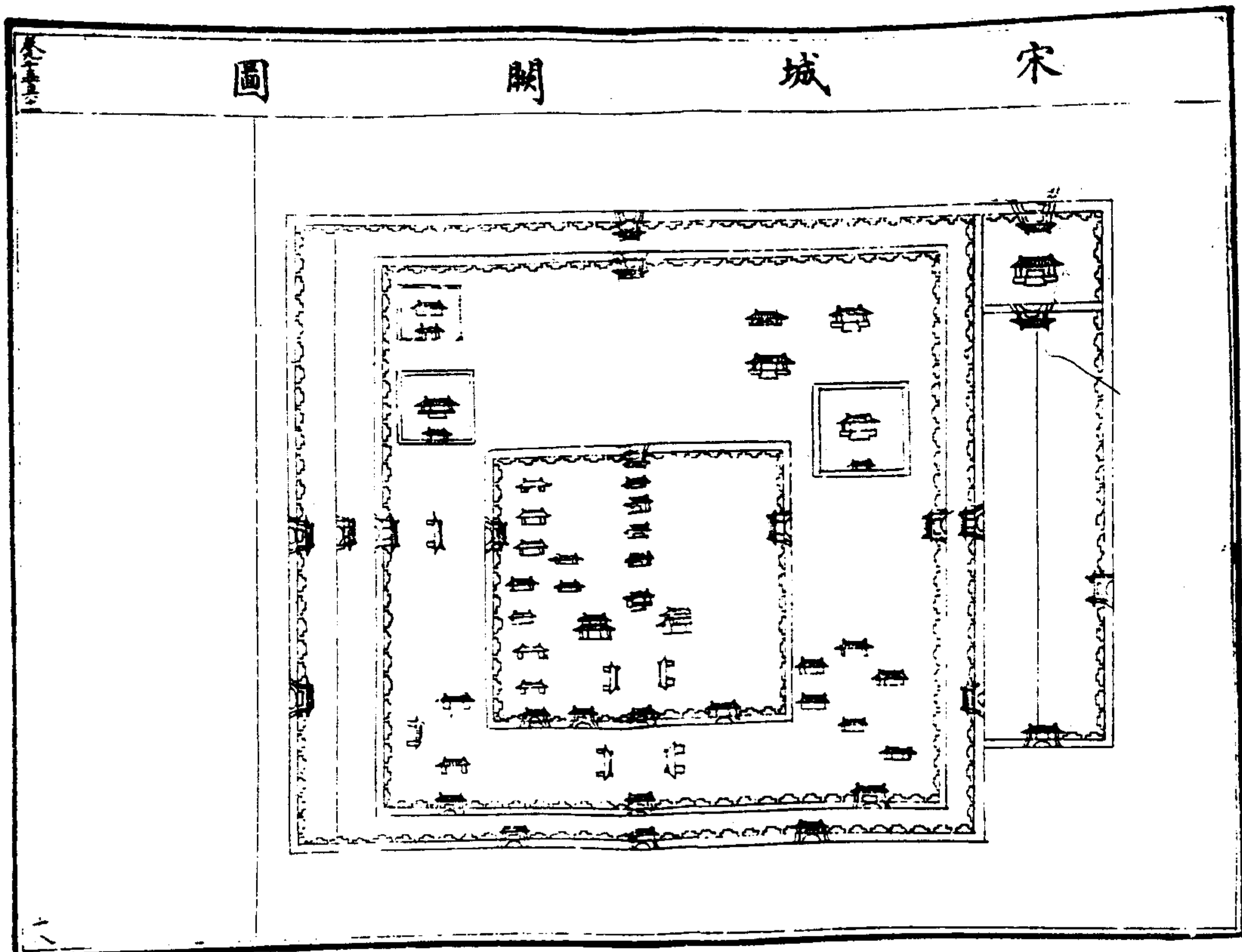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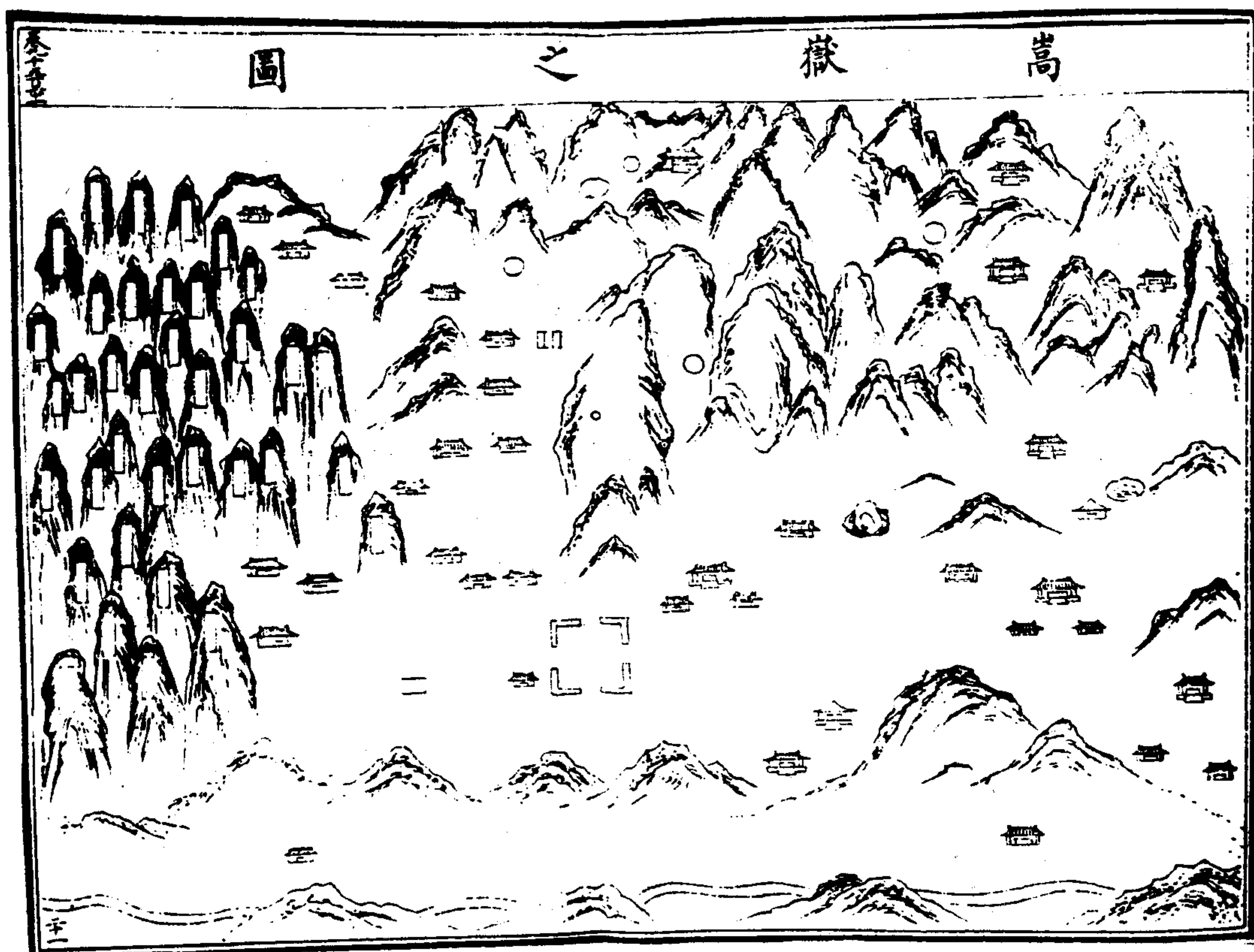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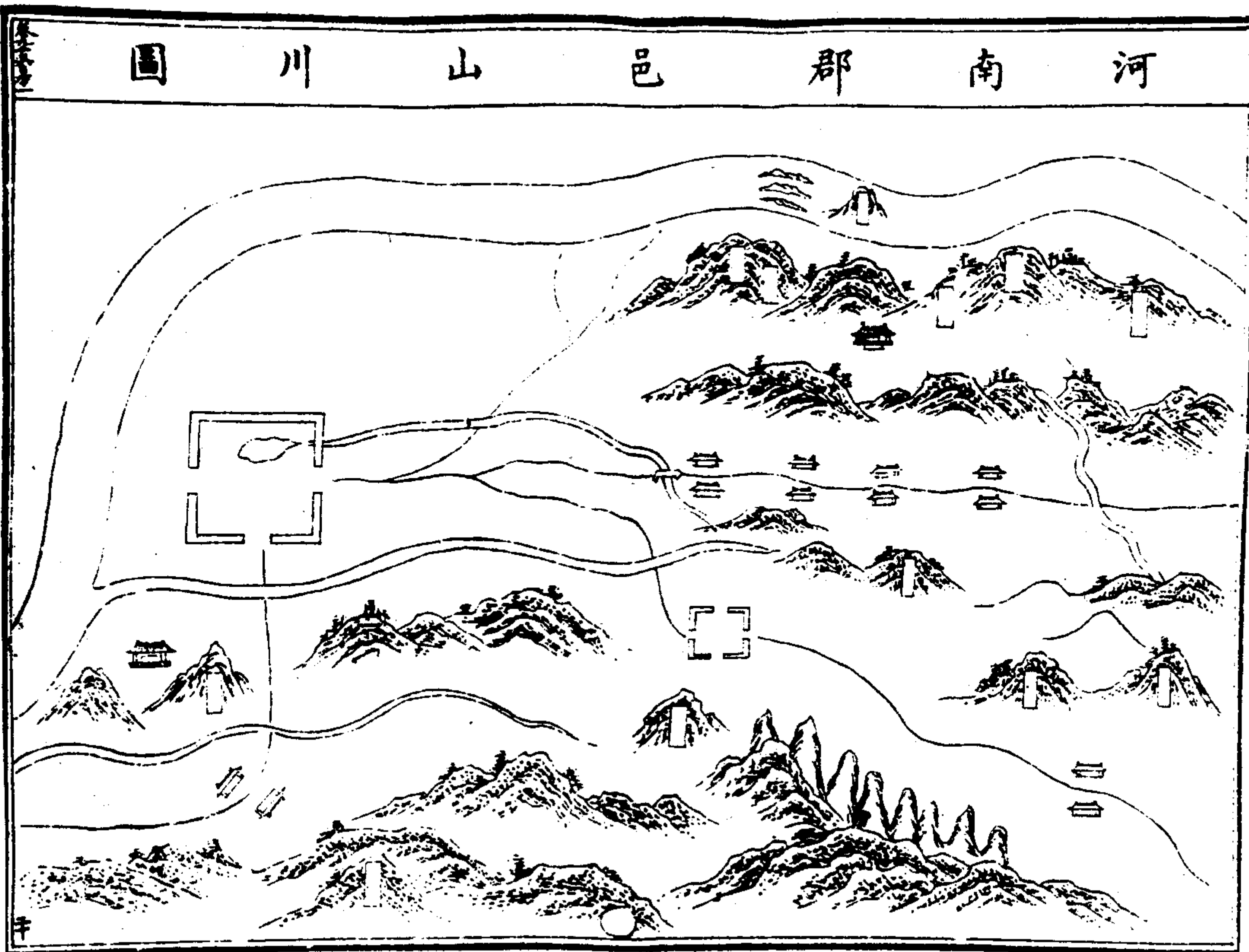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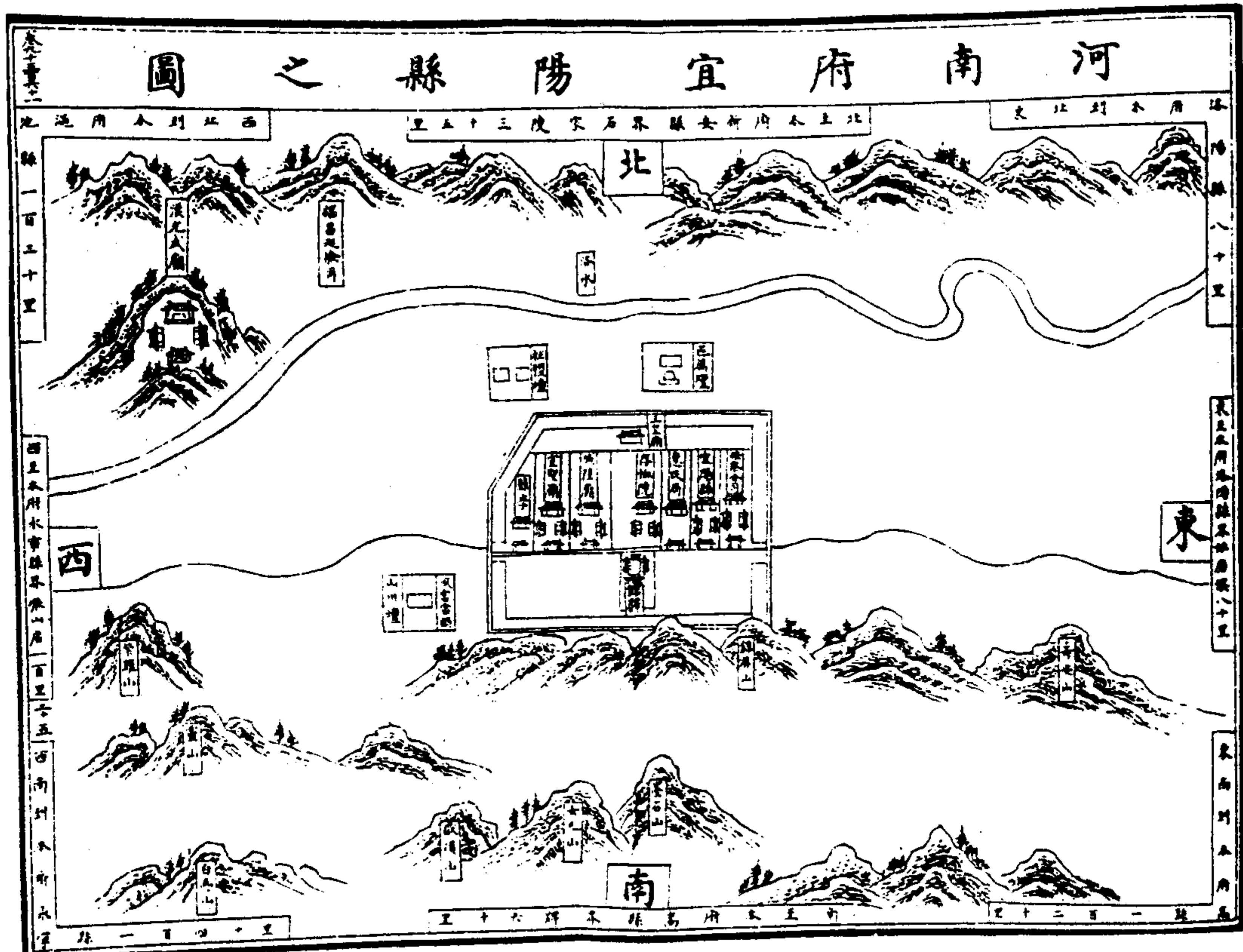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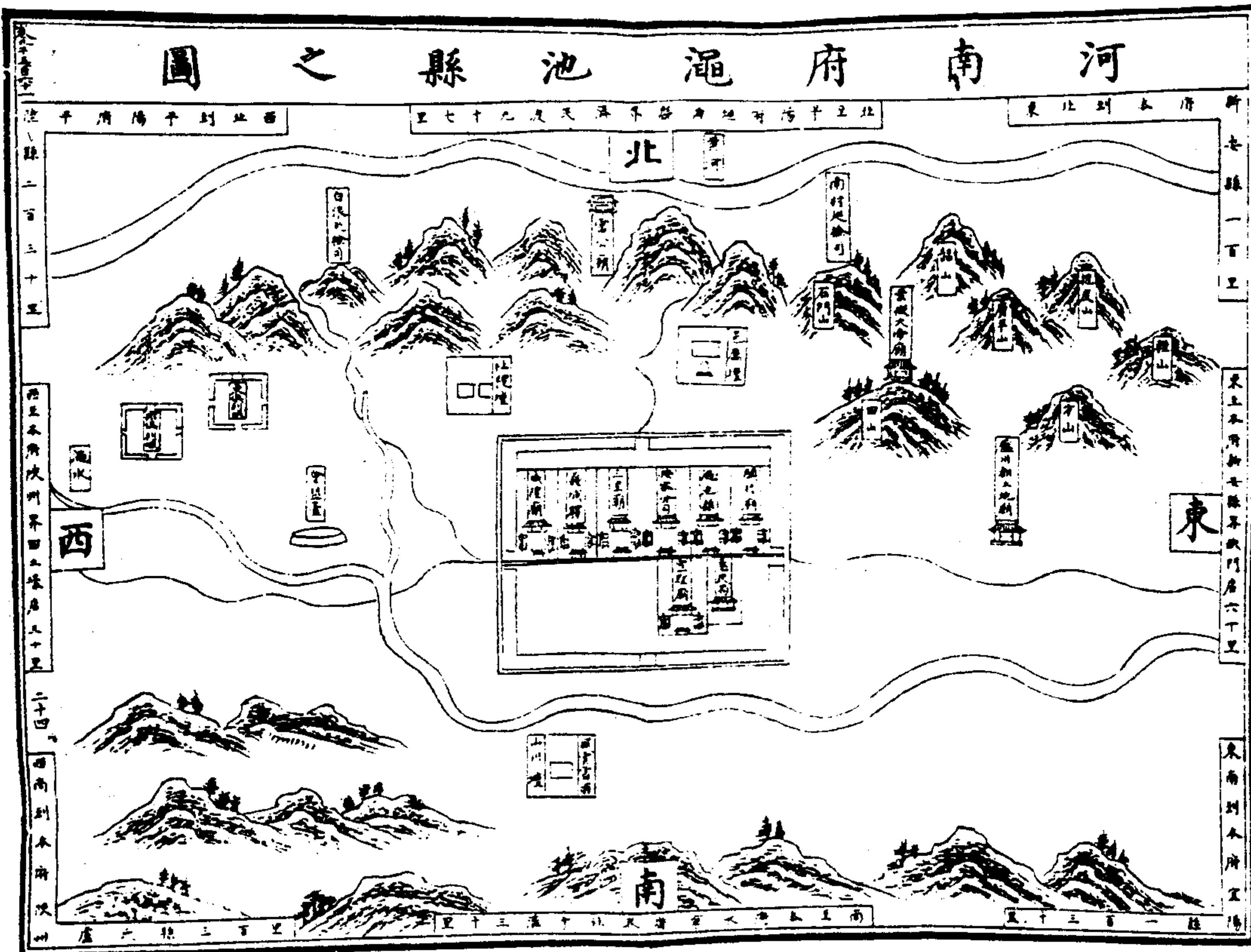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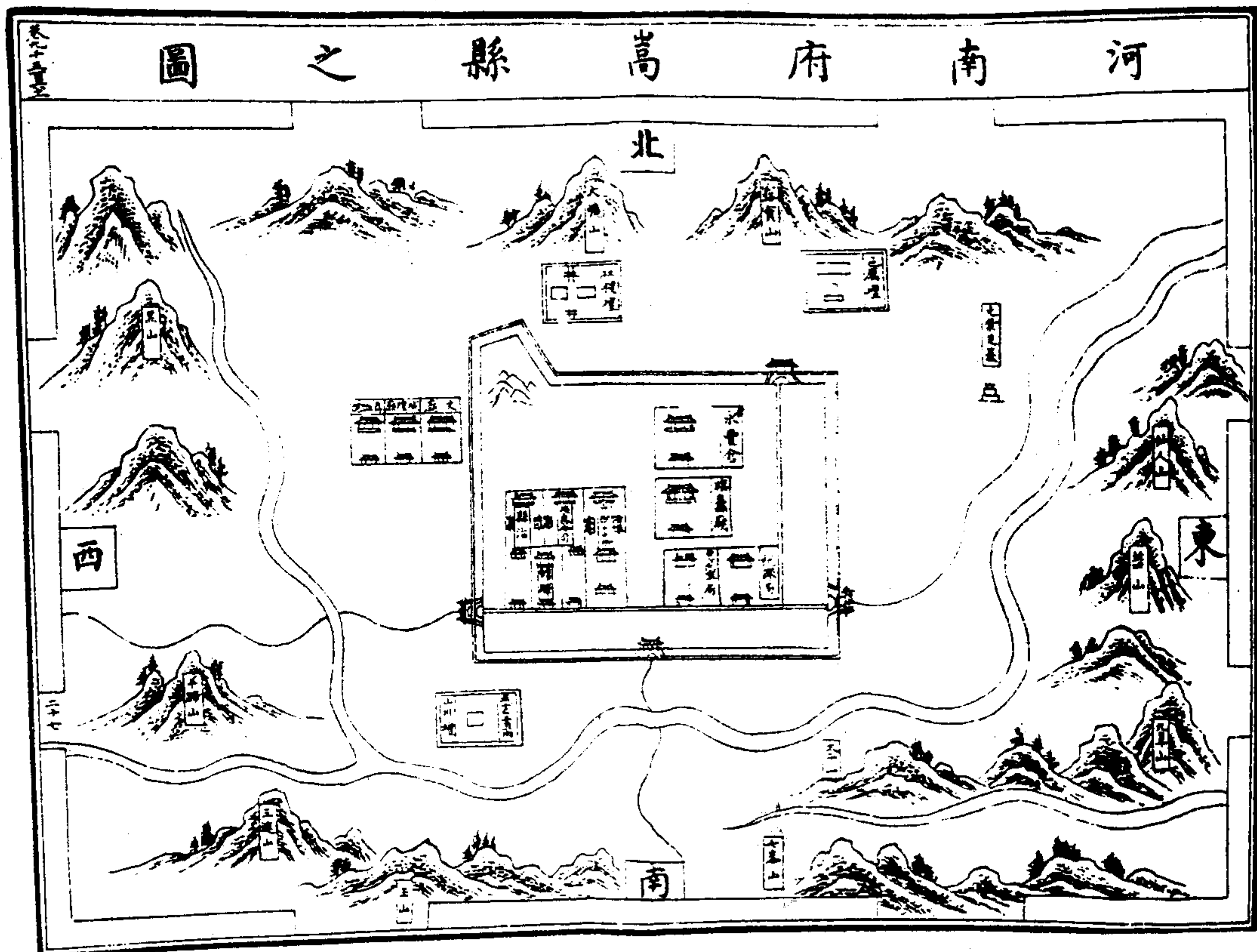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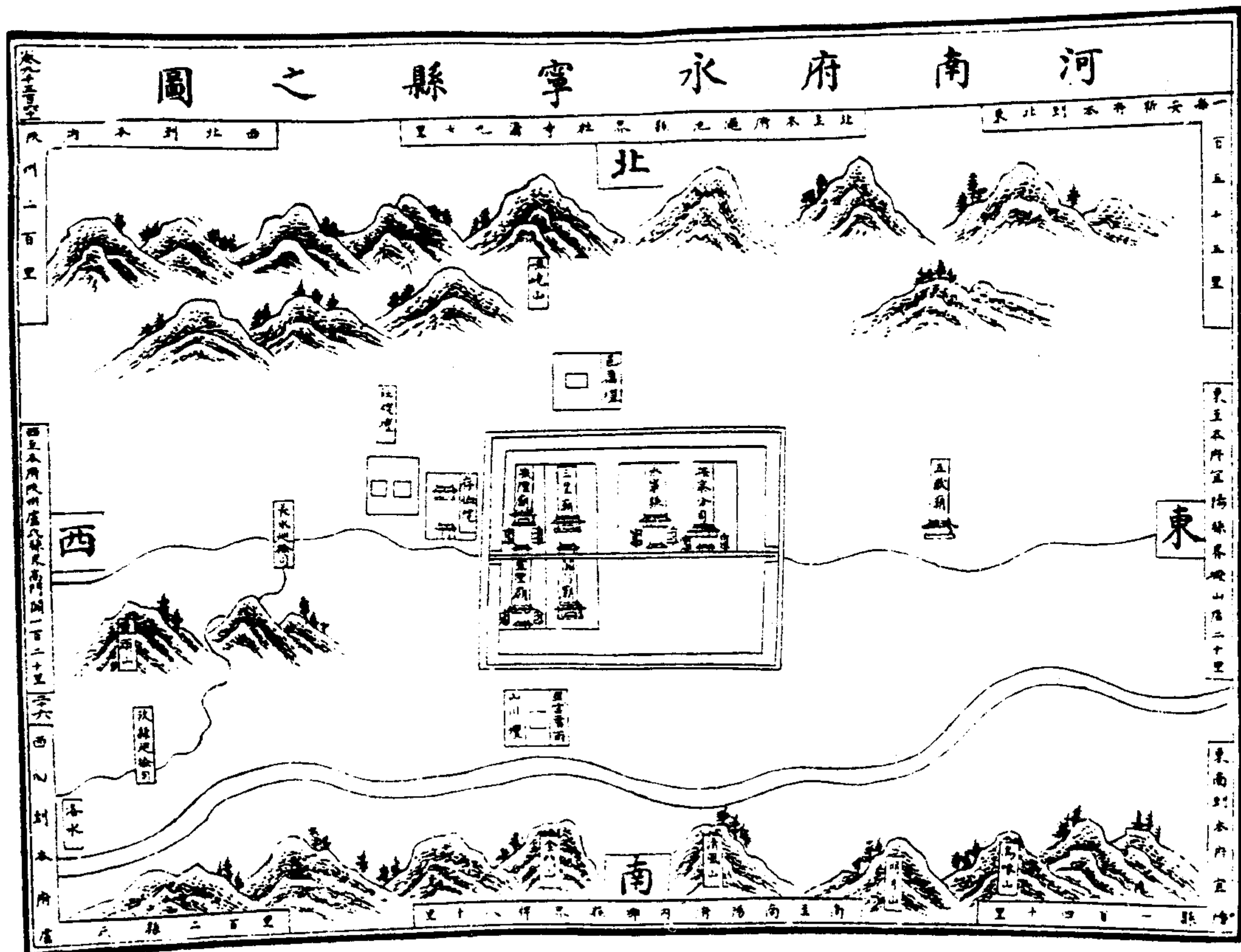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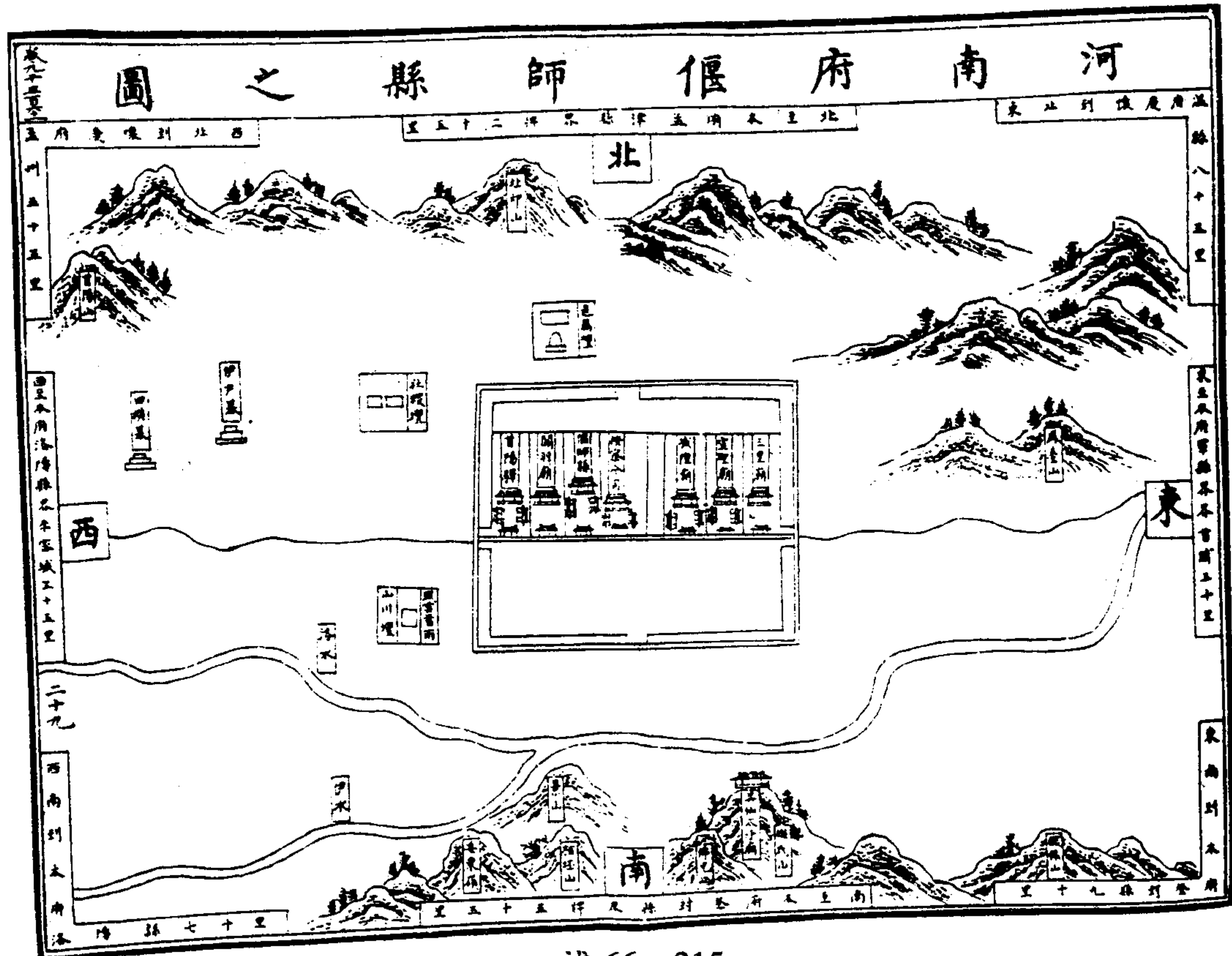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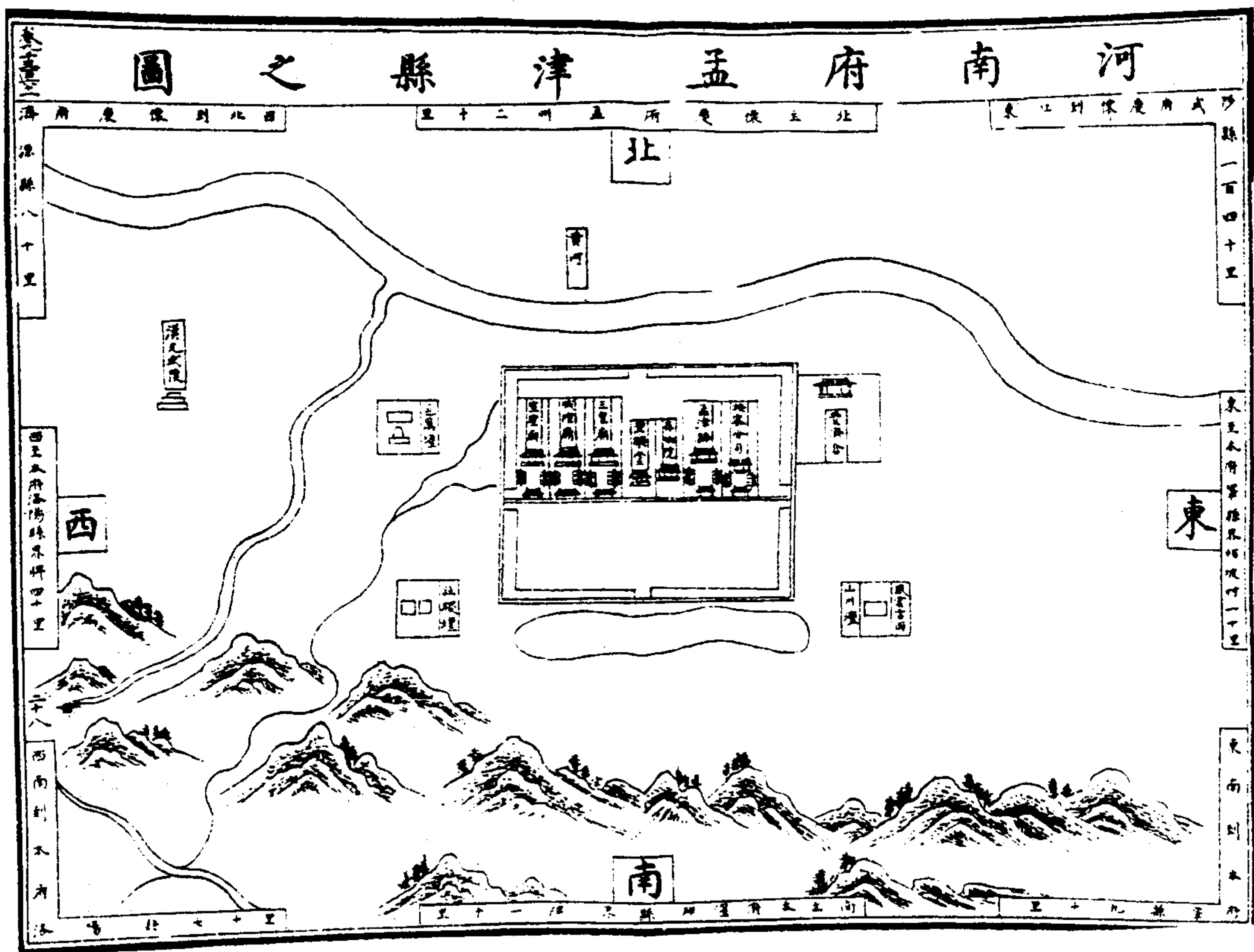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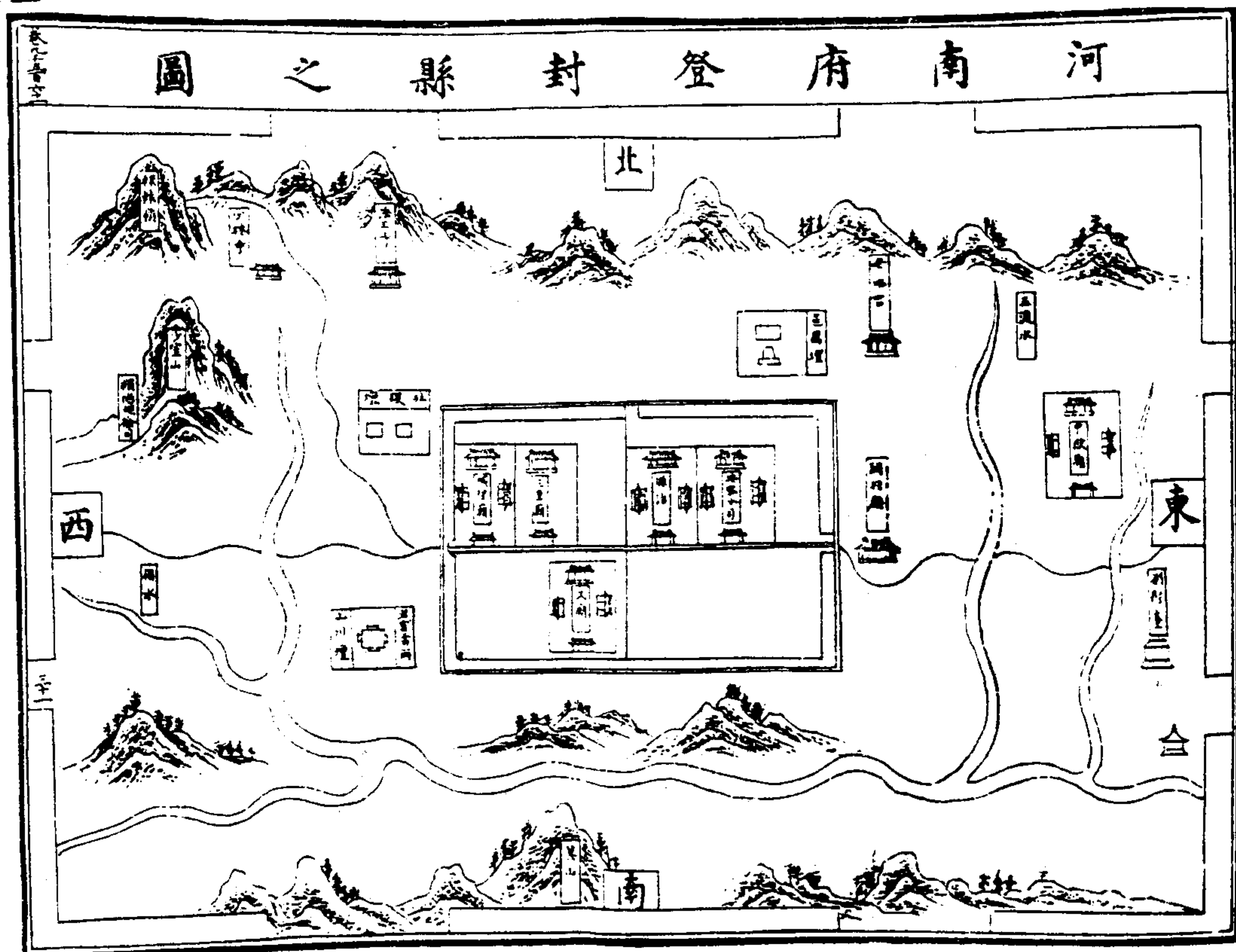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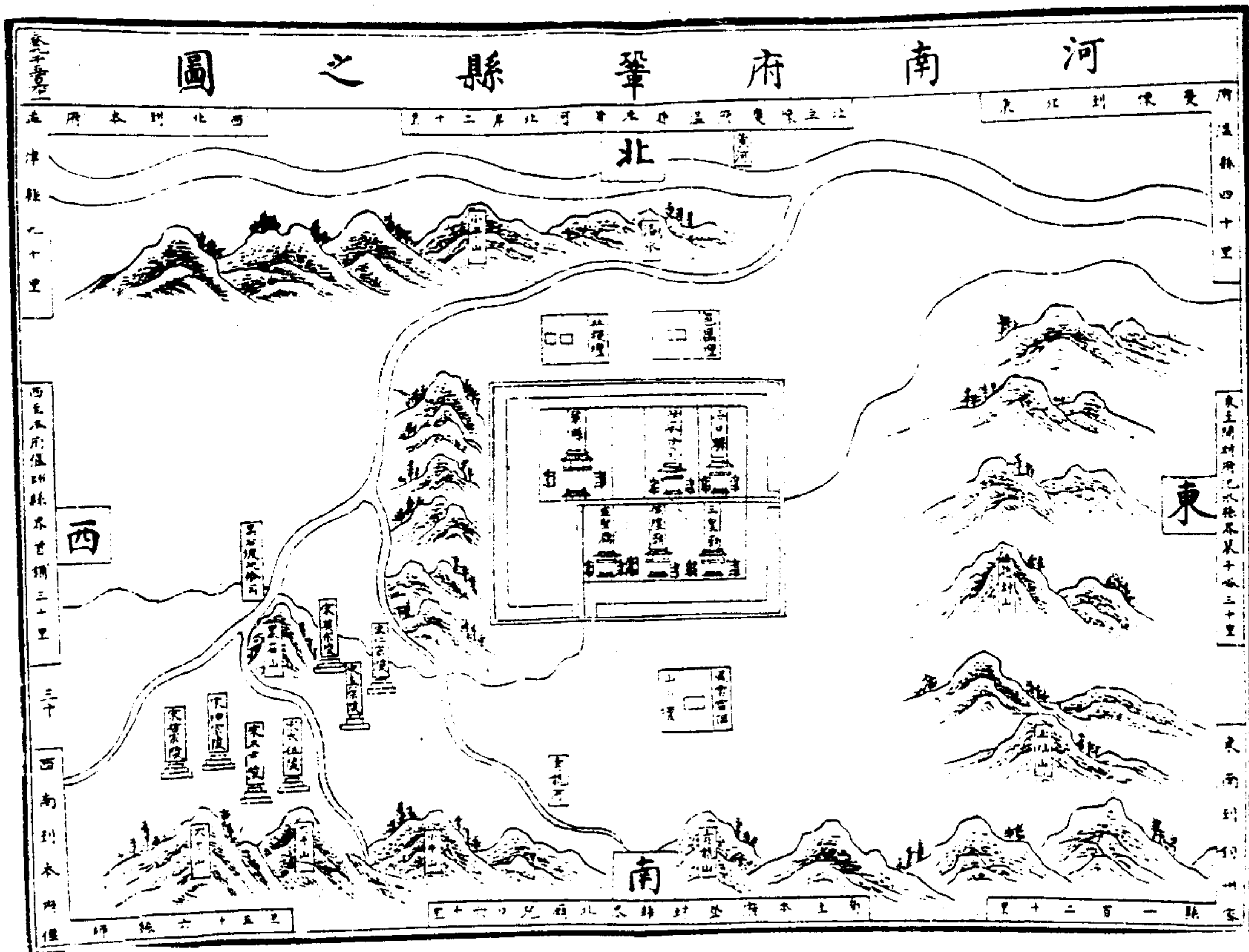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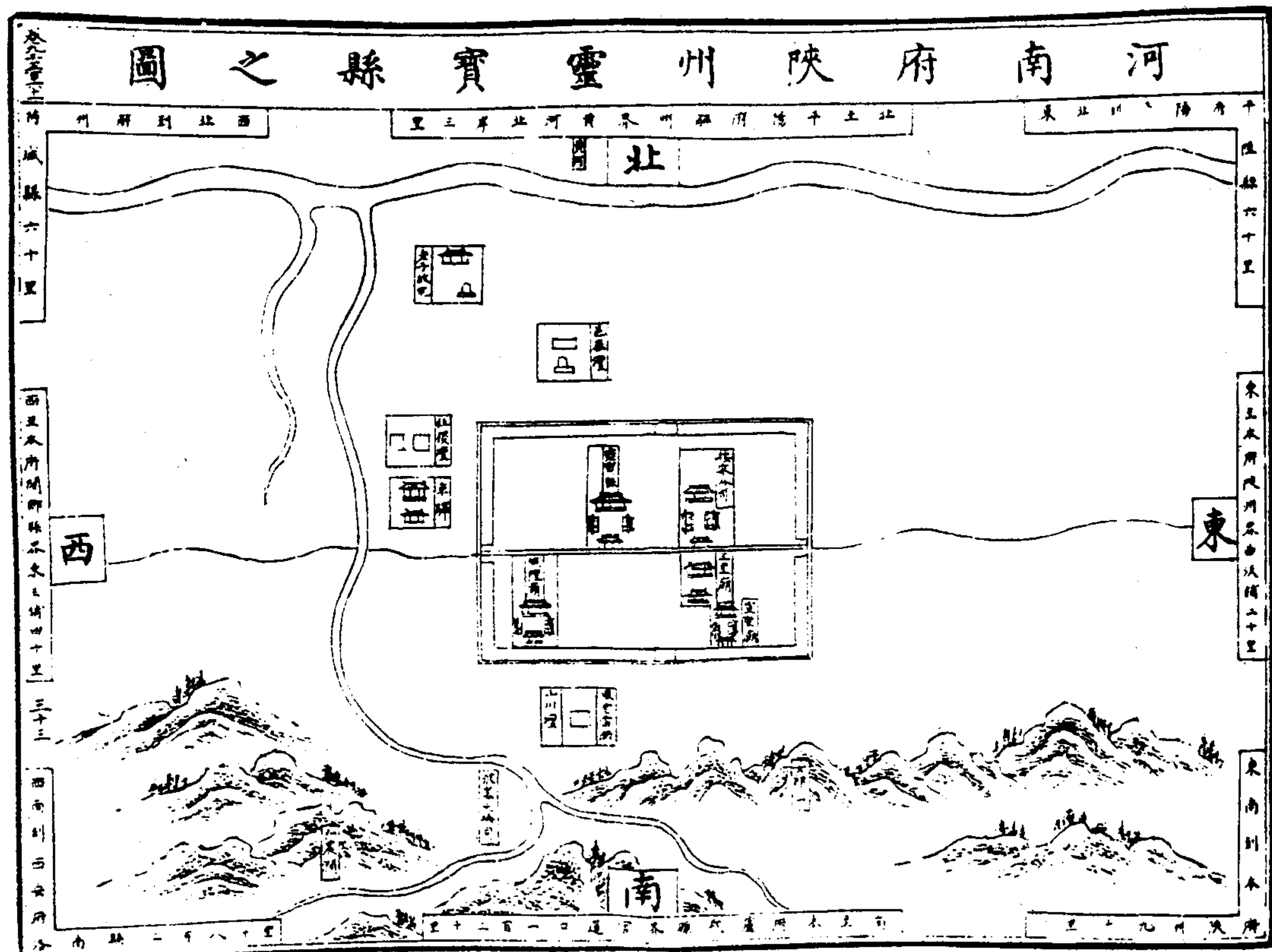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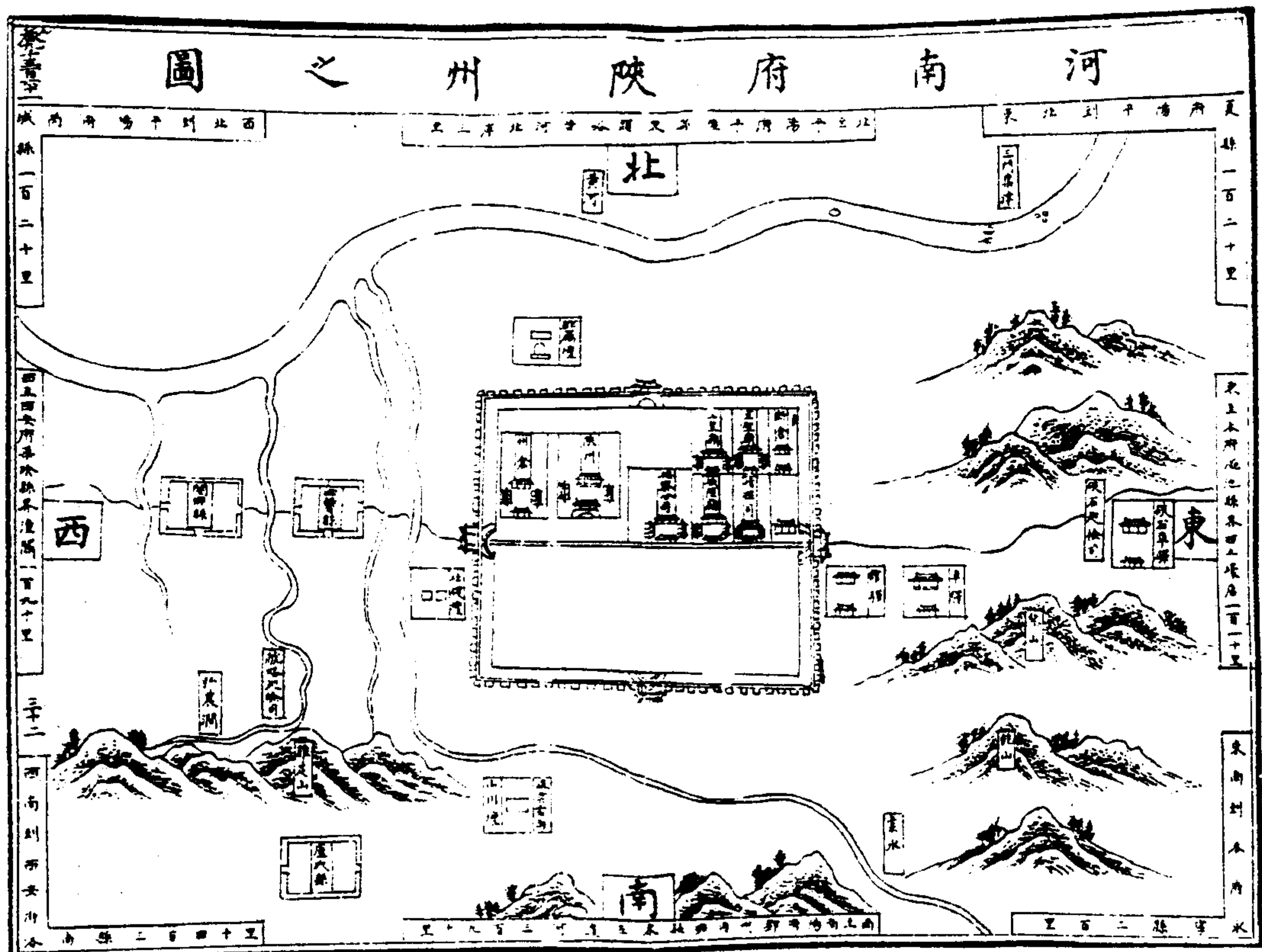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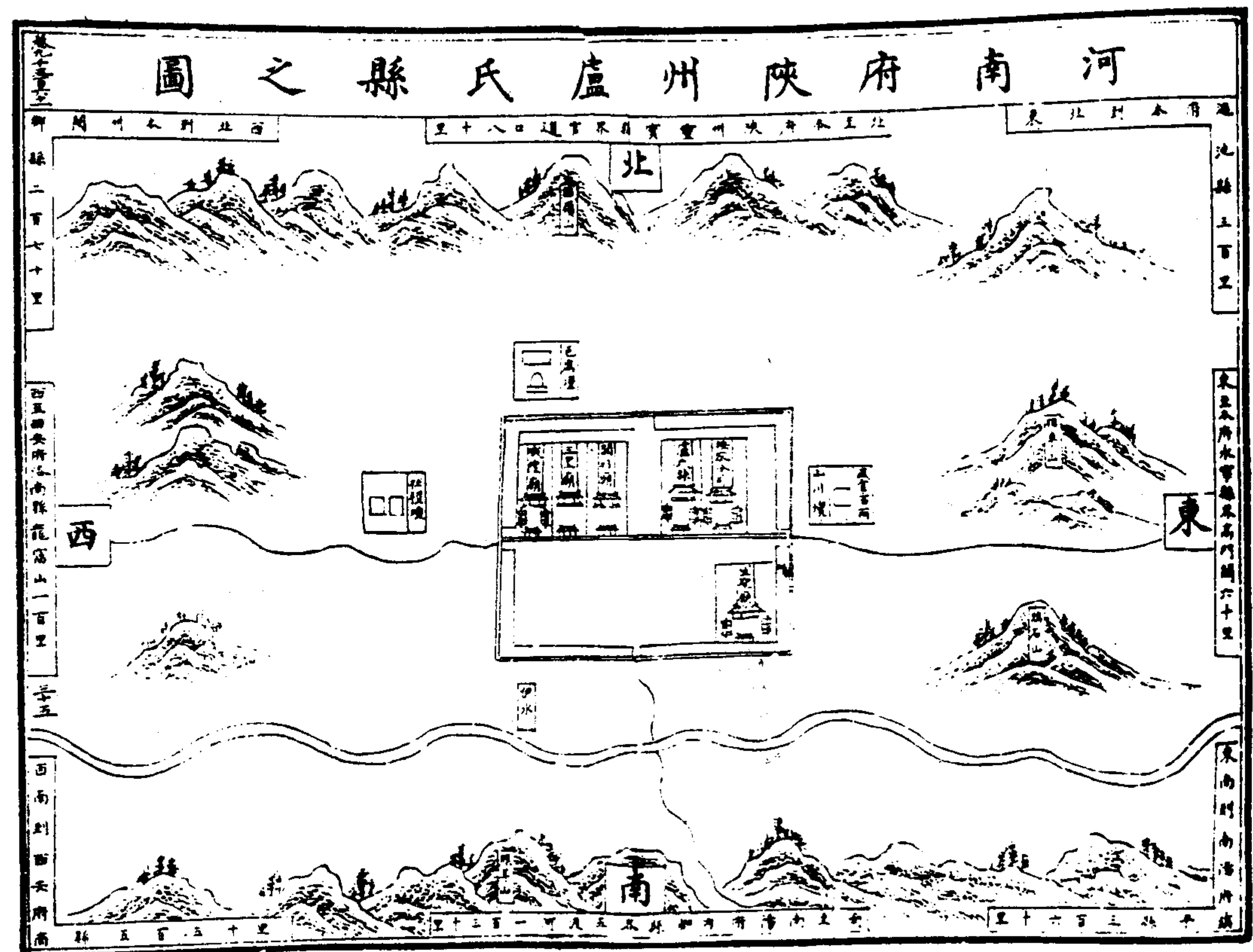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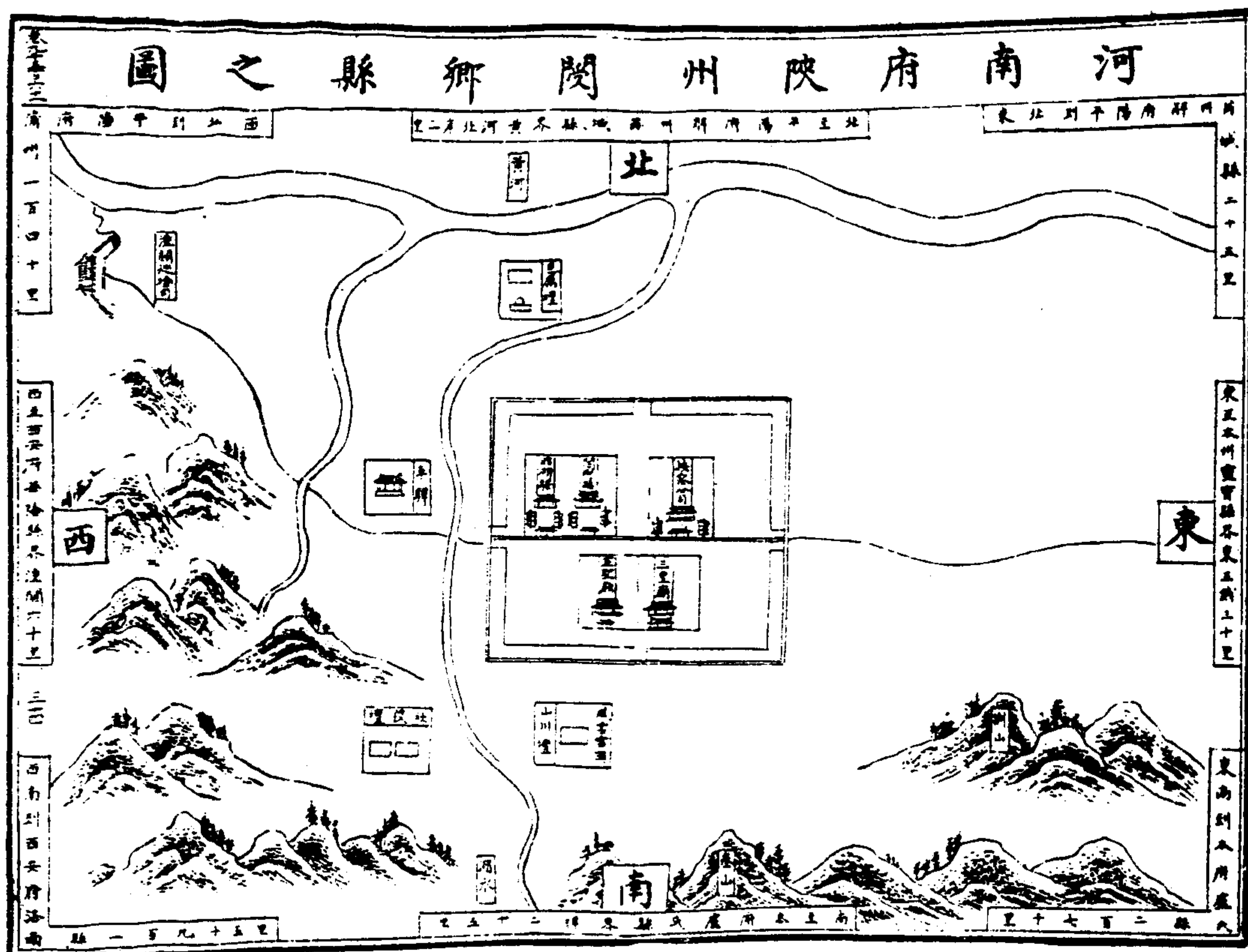
東

西

南

河南府陝州之圖

河南府陝州靈寶縣之圖

河南府陝州閿鄉縣之圖

河南府陝州盧氏縣之圖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五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二　二十二覃

諴

洪武正韻胡嵒切和也誠也許愼說文諴从言咸聲周書曰不能諴于小民胡覽切徐鍇通釋侯彡反司馬光類篇又魚咸切戲言又姑南切嘆也又吾含切又火斬切誓也戴侗六書故戶覽切書云至諴感神孔子曰諴和也按和恐非其義諴似有誠意爭格之義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戲也玉篇又音嵒亦弄人也楊桓六書統匣母諴咸相感也人相感故咊余見見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又戲言作謡非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諴　篆諴古尚書見杜从古　書諴集篆古文韻海　諴徐鉉篆韻　具書諴蔡襄

鹹

洪武正韻胡嵒切鹽味許愼說文鹹銜也北方味也从鹵咸聲胡毚切爾雅鹹苦也郭璞注苦即大鹹顧野王玉篇乎緘切又鹹音感俗鹹字陸法言廣韻鹹不淡徐鍇通釋侯彡反丁度集韻俗从酉非是司馬光類篇又古覽切妻機廣干祿字鹹鹹味不淡也上正下俗戴侗六書故潤下之味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鹹古文同上楊桓六書統匣母鹹水潤下所作味也沈摯鹹隷鹹協鹹古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字滐博義通作咁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作醎非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鹹　篆鹹古尚書見杜从古　書鹹義雲章見杜从古　鹹徐鉉篆韻　鹹集篆古文韻海　鹹高勉齋學書韻總　鹹六書統　隷鹹石經尚書見洪适漢隷分韻　具書醎智永　章草醎智永　鹹鹹鹹張芝　鹹錦溪　鹹鮮于樞　草書鹹趙子昂

總敘

書洪範水曰潤下又曰潤下作鹹注水鹵所生周禮天官食醫凡和冬多鹹疏冬屬北方水水味鹹多今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故云冬多鹹天官瘍醫凡藥鹹養脈注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白虎通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入堅也三元延壽參贊書鹹多傷心血凝泣而色變故冬七十二日省鹹增苦以養心炁潤下作鹹屬水心主血屬火水克火也鹽過於鹹則傷肺膚黑損筋骨西北人食不耐鹹多壽東南人食絶欲鹹少壽病嗽及水氣者令宜禁之又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山居備用多食鹹骨氣勞短肥氣折則脉凝泣而變色　鹹傷筋脉而損脾氣鹹走血血病勿多食鹹　鹹味湧泄多食則外注於脉胃竭咽燥而病渴

温革瑣碎録
食多鹹傷血

鹵鹹 太平御覽本草經曰鹵鹹一名寒石味苦治大熱消渴狂煩戎鹽主明目益氣堅肌去毒蟲大鹽一名鹽精令人吐主腸胃結熱本草神農、經名醫别録鹵鹹味苦鹹寒無毒主治大熱消渴腸胃結熱狂煩除邪及下蠱毒柔肌膚去五臟腸胃留熱結氣心下堅食已嘔逆喘滿明目目痛生河東河東鹽池。陶隱居云是煎鹽釜下凝滓。唐本注鹵鹹既生河東河東鹽不釜煎明非凝滓此是鹼土名鹵鹹今人熟皮用之斯則於鹹地掘取之。宋嘉祐本圖經 并州兩監末鹽乃刮鹹煎煉不甚佳其鹹蓋下品所著鹵鹹生河東鹽池者謂此也 政和本草房鏡源鹵鹹純置四黄作銲藥紹興本草鹵鹹即此鹹土也主治已載本經陶注以為煎鹽釜下凝滓未可為據本經云生河東鹽池必因水涸而有之當從味苦鹹寒無毒為正然諸方罕用之元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石鹼去濕熱消痰磨積有塊可用洗滌垢膩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鹵鹹生於河東味苦鹹寒無毒主治火熱消渴狂煩去五臟腸胃留熱下蠱毒柔肌膚開結氣止嘔逆鹽不釜煎明非凝滓此是鹼土故名鹵鹹。

淡井復鹹 北史齊房豹為樂陵守郡瀕海水多鹹昔豹鑿井得甘泉及罷歸井味復鹹。

咲土嗜鹹 韓文病人咲土炭嗜鹹不得則大戚嗜好與俗殊。

儋耳井鹹 蘇東坡集天慶觀乳泉賦吾索居儋耳卜築南城濤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

南人嗜鹹 江少虞類苑大業中有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

好惡酸鹹 宋黄庭堅集答王補之書在中朝持扶文字有名譽居廷堅之右者甚衆習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鹹與特異哉。

食鹹 韻府群玉君子喜食酸小人喜食鹹

函

洪武正韻胡函切匱也亦作凾搚又甲也又見上顎野王玉篇胡耽切鎧也胡緘切函書陸法言廣韻又音含顏元孫干禄字函函上通下正宋重修廣韻胡讒切亦姓漢有豫章太守函熙又漢複姓漢末有黄門侍郎函治子瓚丁度集韻柾也或作搚㮀二曰木名亦作搚皆通水且致碍德埕押韻釋疑此函谷關名過秦論秦據殽函之固注殽謂殽山谷謂函谷大學私試多勒之至天下順之賦第七押咸字孫宗楚云李郭勉忠地復收於河朔陳吳首難險莫恃於殽函郭守正紫雲韻乃函容字下从曰或作函非擇行均龍龕手鑑 函俗函通函正音咸禮云席間函丈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作函含咸二音與咸義同楊桓六書統匣母函假借楅亦借楅緑鐳或从金鐳 林熊忠韻會舉要羽淵音通作咸周禮伊耆氏共杖函注讀為函以此藏杖又或韻字滕倖義說文匣也謂可容一物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函匣藍切則又象匱有蓋之形本作椷作楅非借殽函地名豐音見本音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函

椷 洪武正韻胡函切同上 篆書 函 南岳碑 椷 鋡 椷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楅 徐鉉篆韻 函 鋡 並六書統 隸書 函 魏石板函並洪適隸韻分韻 楅 鋡 並六書統 真書 函 虞世南 函 顏真卿 草書 函 張錦溪 函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日月函 宋史叡明母病祈禱時寒下淚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忽有人授以石函曰此療夫人病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

玉函 漢武内傳王母及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所稱說或延年之訣致神靈之法或參靈之數步玄之術諸要妙辯帝遍自撰為一卷及所授眞形經書六甲靈符之事帝遍盛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為軸紫錦為幃囊安着栢梁臺上梁武帝造玉函遺羅子春齎上龍女得寶珠太平廣記唐蕭宗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及即位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卧内。杜陵常希開元中舉進士下第寓遊於蜀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十里有鄭氏亭真塵外境也願偕去希遂與俱往既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曰我玉清之女也向聞君為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聞君子不顧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即命酒樂宴亭中酒酣曰吾有寶將以贈君命左右出一小函其色紫赤以玉而瑩徹曰紫玉函也希拜而謝然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茫然無有。衛叔卿服雲母得僊謂其子度世曰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臧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為漢臣也又列仙傳衛叔卿得仙其二度世見之山中曰我有仙方在於吾柱下謀之得

玉函封以飛仙之印其中乃五色雲母度世照之亦仙舊唐書禮儀志天寶九載十月先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翼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乃遣王鉷與坰王倕齎王冀王嶽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籙等獻之宋蘇轍欒溪集謝轉朝奉郎啓 頌述雲漢之章象牒金櫝招格神祇之護寶璽玉函

華琳之函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手指所施用節度示帝第一篇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第二篇有六丁通真逆靈玉女之録第三篇有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第四篇有玄二洞洞來衆之文第五篇有右庚素戟摋殺之律第六篇有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之方第七篇有丙丁入火九赤班文之符第八篇有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第九篇有六巳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第十篇有子午卯酉八禀十訣六靈威儀第十一篇有辰戌丑未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第十二篇有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夫此十二事者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秘慎之焉王母曰此皆太靈群文並三天太上所撰或三皇天真所造定或九父母真童所出此箪書符藏之于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蘊以蘭簡之帛約以紫羅之索印以太帝之璽

丹瓊之函 姬侍類偶茅君內傳漢宣帝地節四年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句曲山敎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

九鈿函 海録碎事東宮故事太子納妃有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諫跐貯金函 開元天寶雜詠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跐規諷貯金函中日置左右特取讀之未嘗懈忽也 山水有圖無遂換錦坊異蘖變初終咸陽父老能言語不在金函諫跐中

石函 昌化縣志臨平湖自漢末穢塞吳天璽元年一夕忽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平人以為祥能改齋漫録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甓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己瑞郡人魏此斗為涼先晉書郭文少傳文少愛山水歷華陰之崖觀石室之石函郭功父白公石函詩開函測深淺啓閉以時均欲識白公惠堂堂勒翠珉南史扶南列傳梁武帝使沙門僧尚加為塔三層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

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又帝至阿育王塔寺設無礙大會竪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僧慧達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趙希備會心録唐之諸陵至五代特悉為溫韜發掘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鄭侯家傳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云此子瘌疾願寄之仍留一函曰不可療以函貯之八九日狙以函瘞之後發惟一黑石四方題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為我子功相續太平廣記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高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劫焉 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常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累言公有南行之期公常不樂又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啟之亦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 陰長生裂黃素寫丹經三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櫨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綏山酉陽雜俎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墻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豫章志逍帷觀今名玉隆萬壽宮在西山之東南許旌陽故宅也有石函一舊說函有縫而不可開唐初張善安據洪州強取開之得符云五百年後有狂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惶駭復還舊所金陵新志宋朝事實云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此按寶公傳葬蔣山宣蔣山自有伏龜山寺臨安志杭州府葛公雙井居人飲此水不渠特疾傳言葛公煉丹于此有石函在井中嘗為好事者涸取水去水遂渴甃居人索回石函水甘潔如故台州府赤城志赤山有古塔塔之下有石函墨客揮犀雷煥握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曰龍泉太阿能改齋漫録晉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雙劍然以石為函及今而尚存石函所在即古劍池之前二十四步四脩五六尺

塗没其半土人訛爲石門云。

肺石函 南史梁武帝初即位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從江漢功在河東犀兕徙莽龍蛇方榖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傳呂之術抱蘊貫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謗木函 南史梁武帝紀帝即位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

楸函 太平廣記唐邠國社悰節制江陵及㝹將歸葬洛陽爲東身楸函而即路欲斂之夕主吏覺函短憂懼甚遂賂塗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大傳㝹時甚凶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盡率家人俟於別室及舉尸楸函果短遂蹈䠂折項骨而入焉

匭函 事物紀原唐會要武后垂拱二年六月置匭以達下情蓋取白獸樽之義也今登聞所投此其始也梁天監元年于公車府立謗木肺石置函欲有橫議投謗木于函則唐之置匭用此也國朝興國九年七月改爲檢而民間猶呼之五代史後唐蕭希甫傳明宗即位召希甫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

必多主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奏已前犬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客語登聞檢鼓院有有匭函函有御封進文字者投匭中親事官四人即時舁之至閤門則中官接而舁之隨上所在即舁以前項有林勛者明州人史丞相親家也嘗權郎當啓慶七十之儀德壽意善之其後主上恭請德壽往南内賞大花大花者牡丹勛聞即往投匭上方侍德壽坐中人舁匭而至以爲有急奏也遂之乃兩詩詩又不工坐客兩扶凡投匭有費謂如投匭親事官每名兩貫文大率費不下一二萬而兩院及親事官等不喜人來投多深藏匭眞人所不見處今進狀者多只是實封投通進司自有接受御前文字者乃以匭盛之因内六尚以通趙判院叔明云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始置匭函後改爲獻納函

經函 北史列傳齊韓賢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閒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于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所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　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持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特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側時人以爲裴氏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云　東川解魔寺僧吉祥性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没鎮江府志鎮惡經函在郡城至丹陽中路橫貫河底葉佑雜記京口漕河自城中至犇牛堰一百四十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郡城至丹陽中路謂之經函東西貫於河底河西有良田數十頃乃江南名詩林仁肇莊地勢低於河底若不置經函泄水即瀦而爲湖不可爲田經函高四尺闊亦如之皆巨石磨琢而成縫甚緻密以鐵爲寬楔自運河泄水東入于江中間獻議者欲自京口濬河插溧引江水灌於城陵與太湖永相通可省呂城犇牛二閘其間別有利害亦以經函不可開其議竟不行儒學警悟張文定公遊琅琊山寺俛仰久之忽命梯梁閒得經一函開示味經首偈遂大悟知前生事

書函 事物紀原吳張温使蜀謂先主曰謹奉所賫書函書之有函不前見疑自漢有之也晉書安帝紀曰朱齡石伐蜀太尉與齡石書署函曰至白帝乃發書曰衆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於水中出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虎南史宋殷景仁傳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管子太祖徵劉𨺗投以腹心之

任每有疑事輒以函令問𨺗凡一夜數十至太平廣記廣晉州刺史柳渙外女孫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實凝者將聘焉而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姻凝許之凝殺妾而結親後十五年崔氏生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机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云汝枉冤事發宜速理家事凝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

書達空函 妻伯高好還集晉殷浩字洪喬爲豫州太守郡下人因其致書数又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爲人作致書郵及浩爲中軍將軍敗走廢爲庶人後大司馬桓温將以浩爲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絶人以爲報應

別付大函 晉書劉超傳超元帝時爲句容令常年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初作大函封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産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

賜詔數函 唐書李靖家藏大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云一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者也一曰畫從規公疾大老遍遣來吾欲親知起居狀等六宗手墨

符牒函 唐書二一誌出道中于史西京蠻掠居人遣

户戝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不忍賦。上言請免。代宗許之。

威著紙函 晉書陶侃為廣州刺史時王機温邵劉據臨賀遣使詐降。侃知其謀。設備擊破之。執劉沈新王機諸將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之。

齎函 京口耆舊傳嚴羽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齎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貶吏除無錫長。

投函 五代史晉高祖紀長興元年二月唐明宗南郊禮畢加晉帝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為天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之。及踰年盈積。凡諸滯於獄者甚衆。時論以此少之。

夢神授紫函 太平廣記崔少玄其母夢神人衣絳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璫及顛。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

答書百函 南史宋劉穆之傳穆之字道和寄於武帝坐與朱齡石並答書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

草詔百函 李翰蒙求唐劉瑑字子全。幼苦學。工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為翰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事稍繁。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瑑獨當制。一日草詔近百函。筆不停綴。詞理精當。

燕函 周禮冬官燕無函。又曰。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注函鎧也。又曰。燕近強胡。習作甲冑。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故不置是工也。尚意譬喻論某雖誇識者章。入身者不敢言鋒。入胡者不敢言矛。入燕者不敢言函。入晉者不敢言禮。

飯函 列異傳景初中城陽縣吏王臣。有作倦抵几臥。聞灶下呼曰。文納何以在人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至乃飯函也。

藥函 關尹子九藥爲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

骨函 宋洪平齋集論完顏守緒骨函狀四月一日上臣聞漢受呼韓之朝於甘泉。唐受頡利之俘於順天。御戎復讎之功。莫尚焉。恭惟皇帝陛下。以繼志述事為孝。以保大定功為武。北望河洛。欲一洗不共戴天之讎。而空之京。湖制臣史嵩之遣官奉虜酋完顏守緒骨函及僞參政張天綱來。谷奴婢等。縛致闕下。容臺訂禮。棘廷讞法。將用晁章。青宜結故事。丕舉獻俘受馘之典。震揚宗廟社稷之靈。甚盛舉也。而臣竊攷春秋之義。疑以傳疑。故郭公之下。闕其事。今守緒遺骨。得於蔡破自焚數日之後

兵塵所過。骸骼紛委。何以識其果為守緒。倘夫之首。垂以大白。月氏之頭漆為飲器。莫不有面目可辨。而今灰燼殘骼。雜糅無所用其明。況逆謀又不能無異同。耶律曰鞠之天綱。當得事實。若抱忠義。豈無隱諱。或懷變詐。亦將詭隨。皆有不可信者。假使得真。長陵杯土之痛。豈妻其霜骨所能贖。適足以貽笑後世。臣愚欲望聖心深鑑春秋闕疑之義。詔以守緒骨函藏大理寺。俟它日之參驗。天綱等不過窮蹙賊一爝豹之史詐謝既孚生之。以示恩宥。誅之。以正典刑。無不可者。舉是大歛。臣實卟之。乃若以虜亡告九廟。祝辭第當歸功祖宗德澤深厚。統緒靈長。用能坐閲大讎之滅。毋庸以俘獲為夸也。臣遭時休明。非敢過慮。夫而蔽景之。蓋天下至重不可以虛名博實禍。殘金就滅。強鞬為隣。抱虎枕蛟。機變叵測。君臣上下。凜凜以顛危為懼。而叢黃猶獨恐不逮。猶可傳目之之後。勤並相賀。而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澳然群體。以重方來之憂。陛下知恭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臣非所宜言。恭俟誅斥。

仙人換骨函 稽神錄建州武夷山或風雨之夕。聞人馬簫管之聲。及明則有棺槨在懸崖之上。中有脛骨二節。土人謂之仙人換骨函。近城有人深入絕壑俯視一函。其上題云。潤州朝京門內染師張某第三女。好事者記之。後至潤州。果得張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數歲。因發其墓。則空棺矣。類說建州武夷山上忽仙樂聲。其曲似迎仙客。而無節。相山中有仙人換骨函甚多。在絕壁上。

頭代入函 續後漢書甘寧傳。初孫權破黃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釋飛。

駱駝負函 北史眞臣傳。慶則子孝仁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為不軌。遂見誅。

蓬苑琅函 宋李曾伯可齋集代閫師壽慶節功德疏。敢披蓬苑之琅函。並集祇園之珍果。用祈曆算。爰寓臣衷。

麒麟函 酉陽雜俎歷城縣魏明古碑。韓麒麟碑也。魏公藏一本。枕中名此枕為麒麟函。

泰山石函 釋法相傳。泰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

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

函人 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負函 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注負函楚地

攢函 左傳宣公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狄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群狄王從會焉晉卑甚矣攢才端反函音咸古文晉世家晉景公會狄于攢函始服衆狄

崤函 文選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注函谷谷名也其谷似函故曰函谷二崤兩山名在秦東故曰左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漢書張良曰關中左崤函右隴首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東制諸侯。西京賦 左有函桃林重際之塞。 蜀都賦 崤函有帝王之宅唐書郭子儀傳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杜預釋例函許地

練湖十二 鎮江志戴家函 伍伯婁函 張函 堯函 胡函已上並在上湖 洪家函 新函 觀松函 龍城後函 南石函 秋函並在下湖

函 皆舊所置宋淳熙重脩詳見練湖。

水函 桂林郡志靈渠自全義舊縣之側堤岸漸小慮水潦齧隄爲患始置十函以泄之因以溉民田數千畝極漢寰每遇南渠少損官即計畝課夫脩築謂之田函夫

壓函 唐韓昌黎詩極目寶鏡開壓函

眉函 左傳定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眉函。

涵 洪武正韻胡嵒切水澤多又沈浸也又涵泳許慎說文㴅从水圅聲詩曰僭始既涵胡男切揚雄方言涵沈也楚郢以南曰涵顧野王玉篇涵戶男切或作涵涵同上又下滔切沒也孫愐唐韻涵洗徐鍇通釋胡甘反丁度集韻或从今作浛胡讒切同也鄭康成讀司馬光類篇涵又戶感切潰有侵古編形相類㴅㴅㴅上滔土刀切水大貌从水滔中滔胡感切泥水滔滔也从水臽下涵胡男切从水圅戴侗六書故水函浸也別作浛滄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漢君天下函如海文選乃此函字與含涵字意似同宜審郭守正紫雲韻胡含切通作函鋡也文甲胄鎧孟函人此是楊桓六書統匣母㴅統贊涵隸涵篆洽同上余見侵韻牀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涵濡也倪鏜六書類釋水涵浸也或作浛浛又作涵从仌無義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韻會定正 篆書 㴅 泠 並集韻見杜从古字切匣甘匣形賢涵。集篆古文韻海 㴅 徐鉉篆韻 隸涵 六書統 書 真涵 並類 草 涵 張錦 書 涵 真卿 書 涵 溪 涵 鮮于樞並 草書集韻

春養海涵 宋范石湖大全集太上皇帝休道其虛洗心藏密兼南北如春養而海涵福峻岡陵與天長而地久。

乾容坤涵 宋曾鞏元豐類藁祭岸二臣文。朝廷藏垢乾容坤涵。祗解闡錯羈置嚳夷。

鋡 洪武正韻胡嵒切鎧也通作函陸法言廣韻鋡別名宋重脩廣韻胡男切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丁度集韻傳推鋡甲介鎧也司馬光類篇又胡讒切匱也杯也楊桓六書統匣母鋡从金圅聲鋡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字滐傳義鋡日二韻會定正字切匣甘匣形賢鋡 篆書 鋡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鋡 六書統 隸鋡 六書 書 草 書 鋡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銜 洪武正韻胡嵒切馬勒口从金从行銜行馬者也凡口含物曰銜奉君命而行亦曰銜命又官吏階位曰銜也許慎說文㘅馬勒口中戶監切徐鍇通釋馬銜所以制馬之行也會意侯多反劉熙釋名銜在口中之言也顧野王玉篇下監切馬口鐵也丁度集韻乎監切或省作衔毛晃禮部韻漢張敞傳利其銜策戴侗六書故馬勒吻金也引之則銜於吻而未茹者皆曰銜別作㘅說文曰口有所銜也又作械史記曰間可械覷俗作銜通亦作函洞謂函與含同函於口中曰函銜於吻間曰銜鄭之秀精明韻對銜非楊桓六書統匣母㘅以此驅馬於行也說注銜隸衔同上說見虞韻匣母假借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倪鏜六書類釋鋡金之會意又作嗛又官銜階職前後相銜也周伯琦六書正譌馬銜以鐵爲之所以制馬之行也會意俗作銜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馬勒口中者从金於行中爲意作銜銜非令詩出則銜恤合正又車棨作械非韻會定正字切匣減匣形賢銜 篆書 㘅 衍 韻 並集 㘅 古文並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㘅 徐鉉 篆韻 㘅 六書統 倪鏜類釋 隸書 衔 帝堯碑 衔 高彪碑 衔 魏受禪表並洪遵漢隸分韻 衔 蔡湛頌 衔 朱龜

碑並漢眞隸字源書 衛 歐陽詢 衛 顏眞卿書 衛 皇象 衛 張旭 衛 懷素 衛 黃庭堅 衛 鮮于樞

官銜

唐語林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卽其義也亦曰頭銜容齋三筆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願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鎭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勳官只云鎭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爲冗也唐書百官志敘曰永淳元年郭待舉李長倩同平章事始以入銜後循之以爲故事南部新書天授三年始置試銜石林燕語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之類則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之類則在官上當時官名而升降龐雜乃爾也 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等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加是名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 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官下蓋兼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而他學士則皆冠於官上此自五代趙鳳爲之也卻掃編宋朝歷差遣多結銜在官上內則如發運使副使三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制後悉移在下唯奉使外國者猶如故近歲皆在下矣 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間蔡太尉以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學士時寄祿官已至特進故特結銜在官下官高於職也其後遂爲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 紹熙初元知襄陽趙善俊建議于朝乞將文臣結銜依祖宗舊制除去左右二字制曰可時論快之有望江南一闋云左右字從古不曾聞未必書生能點墨安知蔭子不能文爾汝今朝除去了多謝聖明恩既不可高談闊論又不敢藐視詞群但請撰頭巾昔之任子不敎濡墨

憲銜

卻掃編憲銜起於唐中葉以後職官志記其所因其畧云至德以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爲之

謂之外臺按李光弼傳王承業爲河東節度使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然則當天寶時諸道參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亡至德後矣予嘗考之開元中宇文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戶籍收匿田佐用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鉤校帳符得僞勳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疑此爲憲銜之始蓋自後已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賞功自方鎭及賓佐幕職下逮卒伍之長莫不領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之濫莫甚於此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卒中猶有端公之稱蓋謂是也元豐官制行悉罷然封拜蕃夷君長至今猶然德宗幸奉天還京應諸州郡銜吏並假憲銜後至有郡王者迄今用之揚文公談苑

連魚繫銜

施淸臣緒古叢編元稹長慶集制誥有萬榮妬端州刺史制具官云前順州刺史借紫金魚袋張九齡曲江集祭舜廟文云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張九齡按此唐制服色雖借連魚繫銜與今異也

公田繫銜

錢塘遺事提領劉良貴撥府丞陳訔仕湖秀將作丞廖邦傑住常潤任督催之責六郡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奕寓公趙與訔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穮運使劉子庚鎭江則知郡章墹漕司准遣郭夢熊江陰則知郡楊班准遣謝某司戶黃伸侯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

帶勸農銜

溫州府志宋敦朴永嘉人登建炎第入臺爲御史奏乞州縣帶勸農入銜自敦朴始

冰銜

宋史陳彭年翰林淸秘人謂官銜爲一枝冰銜

上書不書銜

宋史陳宜中傳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贓當黥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爲黥吏卒眞之法其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其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

利銜

桓寬鹽鐵論秦攝利銜以銜宇內

馬不加銜

舊唐書吐蕃傳渾瑊與結贊會盟平涼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瑊入幕結贊命伏鼓三擊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特馬不加銜瑊伏於鬣

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過而不傷馬。

馬殆其銜 漢書楊雄青州牧箴馬殆其銜御失其周室荒亂。小白以霸。

伏軾撙銜 戰國策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西漢書王吉傳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逸游馮式撙銜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及馳騁不止

竊轡詭銜 文苑英華唐張說龍右監類頌德碑不窮其才。故闔扼鷙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

麋銜 本草曰麋春遊牝既多即瘦瘠食此物乃復肥盛因即事名之麋銜。

薇銜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薇銜味苦平微寒無毒主風濕痺歷節痛驚癇吐舌悸氣賊風鼠瘻癰腫暴癥逐水療痿蹷久服輕身明目。一名麋銜一名承膏一名承肌一名無心一名無顛生漢中川澤及冤句邯鄲七月採莖葉陰乾得秦皮良陶隱居俗用亦少唐本註此草叢生似茺蔚及白頭翁其葉有毛莖赤療賊風大效南人謂之吳風草一名鹿銜草言鹿有疾銜此草差又有小大二種楚人猶謂大者為大吳風草小者為小吳風草也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

婦人服之絕產無子。嘉祐本按蜀本圖經云葉似茺蔚叢生有毛黃花根赤黑也。政和本陳藏器云一名無心者南人名吳風草今藥不用之素問云黃帝曰有病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為後飯。紹興本草薇銜一名麋銜採莖葉為用主療已載本經內經說此物合澤瀉朮以治酒風其性味當從本經為正然近世方家亦稀用之。

馬銜 證類本草附馬銜無毒主難產小兒癇產婦臨產時手持之亦貴汁服一盞此馬勒口鐵也本經馬條注中已略言之宋嘉祐本按本經難產通用藥云馬銜中日華子云古舊鋌者好或作醫士針也今據本經馬條注中都無說馬銜之事不知此經所出何謂今姑存之云圖經曰文具鐵條下政和本聖惠方治馬喉痺喉中深腫連頰壯熱吐氣數者用馬銜一具水三大盞煎取一盞半分為三服紹興本馬銜亦係鐵也主治已載本經蓋取其滑利之意在方今並罕用之餘備入藥當從經注性平無毒是矣西漢書司馬相如傳諫獵疏時有銜橛之變注銜馬勒銜也

轉頭銜 釋書仁王寺僧善唱望江南後出山主一剎未幾欲歸詩曰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閒唱望江南。

嗛 洪武正韻胡嵒切說文口有所銜也从口兼聲通作銜俗作銜許慎說文嗛戶監切徐鍇通釋按史記書銜恨字如此慊乃反顧野王玉篇乎甘切孔也丁度集韻或作咁司馬光類篇乎監切張有復古編別作㘅非戴侗六書故胡監切與銜通晉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韋昭曰嗛嗛猶小小也楊桓六書統匣母嗛說聲嗛隸昍或从甘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潟音漢書大宛傳烏嗛肉蜚其上又有所挾也佞幸傳太后由此嗛韓嫣通作銜周禮大司馬鼓行徒銜枚注枚如箸銜之軍法止語也又奉命曰銜又感韻俗作銜非是詩勿士行枚鄭注引周禮作銜魏棨克正字韻綱又咸韻苦兼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爾雅寓鼠曰嗛今但用銜作咁㘅非樊音見感韻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聲嗛

篆 古文見杜从古 嗛 徐鉉篆韻 昍 六書統 隸書 嗛 六書統

書 昍 集篆古文韻海

涵 胡嵒切許慎說文涵寒也从仌圅聲胡男切陸法言廣韻寒貌徐鍇通釋胡甘反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含楊桓六書統匣母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

篆 徐鉉篆韻 書

𩢭 胡嵒切顧野王玉篇音咸縣名陸法言廣韻𩢭𩣾古縣名漢書只作咸宋重修廣韻胡讒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亦馬名楊桓六書統匣母𩢭原缺𩢭

篆 書 統 六書 隸 書 統 六書

𦿆 胡嵒切顧野王玉篇胡監切草名也丁度集韻又丘銜切菜屬司馬光類篇乎監切茅屬韓道昭五音集韻又苦咸切楊桓六書統匣母𦿆从艸銜聲又谿母𦿆隸字濂博義居咸切又音堪

篆 書 統 六書 隸 書 統 六書

𤭛 胡嵒切陸法言廣韻乾瓦屋也宋重修廣韻戶監切丁度集韻瓦施屋也司馬光類篇乎監切又下斬切又莊陷切又义鑑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銜楊桓六書統匣母𤭛原缺𤭛隸

篆 書 統 六書 隸 書 統 六書

稴 胡嵒切陸法言廣韻不作稻也宋重修廣韻胡讒切楊桓六書統匣母稴稴並說見葟韻見母

篆 書 統 六書

崡 胡喦切丁度集韻山名在肴陵司馬光類篇胡讒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函谷也楊桓六書統匣母崡从山函聲崡隸崡爲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集韻通作函漢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殽謂殽山咸謂函谷又函谷關名漢在弘農衛嶺今移在河南穀城師古曰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尚有舊關餘跡今陜州靈寶縣魏棄先正字韻綱作崡俗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崡

篆書 崡 六書統　隸書 崡 六書統

䎋 胡喦切丁度集韻䎋翍疾飛也司馬光類篇胡讒切楊桓六書統匣母䎋从羽咸聲䎋隸字溙傳義音咸

篆書 䎋 六書統　隸書 䎋 六書統

𪔵 胡喦切丁度集韻鼓聲司馬光類篇胡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楊桓六書統匣母𪔵从鼓咸聲𪔵隸

篆書 𪔵 六書統　隸書 𪔵 六書統

諴 胡喦切丁度集韻誕也調也楊桓六書統匣母諴从言咸聲諴隸　篆書 諴 六書統　隸書 諴 六書統

溓 胡喦切丁度集韻漬水沾物楊桓六書統匣母溓余兼切鹽韻釆母字溙傳義胡讒切

篆書 溓 六書統

𩝗 胡喦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咸

𥨍 胡喦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鹹同上

𪂷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字溙傳義胡讒切爲也

𦏷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衜虎聲

𩹥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戶巖切魚名

呥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和甘切

娹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女不淨也

碱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三　二十二覃

嵒 洪武正韻魚咸切巖也又嶄嵒山高貌从嵒从山與喦字不同喦音尼輒切許愼說文嵒山巖也从山品讀若吟徐鉉等曰从品象巖厓連屬之形五咸切顔野王玉篇宜咸切郭忠恕佩觿集嵒喦上五咸翻山高貌下尼輒翻地名徐鍇通釋五監反張有復古編形相類嵒从山品喦从品相連多言也鄭樵六書畧魚銜切岸也象形吳棫韻補叶音魚金切嵇康琴賦盤紆隱深確嵬岑嵒亙嶺巉巖岞崿嶇崟戴侗六書故象嵒石錯立山上也又作碞又作礹說文曰岸也碞磛嵒也礹石山也郭守正紫雲韻文義與巖同不可兩押楊桓六書統疑母嵒山石疊而危者象三石相重其形呈矣恐其未明復以山指之言此亦山之形也碞音義同上以石指之言其上壘者石也嵒山之疊石而高者說形嵒惟有碞字爲熊忠韻會擧要角次濁次音疑咸切蒙古韻音入喻母今通作巖增韻石窟曰巖深通曰洞書傳巖晉顧愷之傳千巖競秀杜詩重巖細菊斑與嵒同倪鏜六書類釋嵒山之象形趙謙聲音文字通諭監切古从品聲古文書顧畏于民嵒孔安國曰私也言不齊之意又春秋師于嵒邑名俗專以此爲嶄嵒字與口喦字不同作喦非韻會定正字切疑緘疑迎姸嵒

篆書 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并六書統　六書類釋

隸書 華山廟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草書 鮮于樞并草書集韻

碞 洪武正韻魚咸切僭差書畏于民碞又侵韻碞碞二字即古巖字嶄嵒義與巖義同借碞亦取碞石上陵之義但借碞與巖字可以重押許愼說文碞磛碞也从石品聲讀與巖同徐鍇等曰从品與嵒同意五銜切張參五經文字牛銜反見周書徐鍇通釋五監反宋重修廣韻五咸切丁度集韻碞碞山貌鄭樵六書畧石碞象形鄭之秀精明韻作岩非釋行均龍龕手鑑巖也又山高峻貌又音吟僭者楊桓六書統疑母碞俗山貌熊忠韻會擧要羽次濁次音孔安國注碞僭也謂下民僭差禮義徐曰按尚書傳碞不齊也取參差不齊之義周伯琦六書正譌碞碞石也別作嵒嵒竝非字濮博義疑咸切咸韻音巖又曾音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諭監切亦从石韻會定正疑緘切又險也字切疑緘疑迎姸碞

篆書 古尚書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巖 洪武正韻魚咸切險也左傳制巖邑也又峻也董仲舒傳舜遊巖廊又嶄巖高貌又石窟曰巖深通曰洞亦作巖礹通作碞礹又見下許愼說文巖岸也从山嚴聲五緘切礹石山也从石嚴聲五銜切顔野王玉篇午衫切積石貌峯也礹礹巖徐鍇通釋古言巖廊者嶷傍高巖之語雅反又五監反丁度集韻吾含切崖也或省作巖亦作險魚紋切嶔巖險也或省作巖巉礹巉山貌司馬光類篇又魚檢切礹礹山石貌毛晃禮部韻巖同上又巉巖莊子大山堪巖之下音巖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公羊傳殺之嶔巖杜詩重巖細菊斑傳巖同與上嵒字下注云山巖義同不可雙押聲韻箋之有胡其會稽山水對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釋行均龍龕手鑑岩古嵒正嵒同巖崿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巖巖險巇高切峯也險也山巖也又語坎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岩嗚也礹磛礪也亦作巖楊桓六書統疑母巖嵒峻也屋也本五銜切協韻余見卑韻疑母巖見上余見鹽韻疑母假音黯同上太呼儉切反音巖同上說見侵韻疑母礹說文石山也與巖通從紫礹隸熊忠韻會擧要角次濁次字濮博義疑銜切通作礹又疑鹽切嵌巖山險也巉巖嶄巖山高貌岩山峯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諭監切石山厂也亦用險嚴或轉嚴作巖礹礹嶮岩非戶中歌礹處須聽俗字俗音巖不出又諭甘切通作礹亦从石韻會定正疑緘切亦曰巖或省作巖又疑兼切字切疑緘疑迎姸巖

篆書 本　并見揚鈎建將集韻　并義雲章　石經　并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礹 并徐鉉篆韻

隸書 白石神碑　魯峻碑　孫根碑　無極山碑洪适漢隸分韻

巖 帝堯碑　華山廟碑　華山亭碑并漢隸字源

真書 智永　歐陽詢　顔眞卿　蔡襄

行書 王羲之　智果

草書 王羲之　智永　賀知章　并高閑　張旭　懷素　裴行儉　柳公權

巖蘇軾 巖張錦溪 巖鮮于樞 巖趙子昂

天開巖應天府志在應天府上元縣攝山棲霞寺之後去寺三里有天開巖石多特立中有石崢相向其直如截殆非人力所至故以天開名其巖巖之左有張稚圭祖無擇諸公題字又金陵新志云巖因崇報禪寺左有千佛嶺後有天開巖碧鮮亭白雲菴逝賢石醒石中峯澗石房白雲泉亦云品外泉泉州府志在福建泉州府惠安縣北六里初沒於荊榛間人莫知者熙寧十年有攝令者觀其峯煙雲消靜疑有異境榮緣而上遂望山海如指諸掌因名之曰天開弄龍翁王獻臣有詩云覺皇普照黃金宅西有峯巒插空碧地靈不放幽境開都把雲羅鎖頑石

擎天巖建寧府志擎天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西鄉里有祖聖者道場

通天巖贛州府志通天巖在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玉石巖之側西南一洞高廣數十丈上有一竅露天日故名通天傍有石獅象石錢堆石羅漢石田石柱石鍾又一洞深廣莫窮所上今石井基盤石丹竈猶存一在贛縣西二十里石峯環峙如屏障廣福寺樓其後舊有穴徹山巔故名通天元祐中郡人陽行先

隱于此太守林穎建以王巖前令行先祠在焉傍有趙清獻周濂溪題名又有玉巖亭嘉定丁丑郡守留元剛始建又輿地紀勝云由廣福院後嵌石如房有石穴上徹山頂王奇詩曰松蘿石室中清稚勝文公地靜無塵到天高有穴通元祐中郡人陽行先樓道巖中張無盡又琢石佛迨今賞勝因名吉安府志通天巖在江西吉安府太和縣亦名聖巖在湖山寶峯之側有飛泉自巖而下入石罅中旱則禱焉又志云名通天聖巖在傳擕山下庵中所供通天菩薩是也旱則於此禱雨惠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大石樓東有穴見天故名化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化州府石城縣韶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韶州府英德縣西十五里與碧落洞相去二三里橫崗峻嶺其中石乳聳峙千萬狀約行二里有大竅通天闊六七丈仰望天日與然宋洪适韶州集通天巖記自英州西南行十五里至十角頭山自山麓二百步至山半有洞門冷風襲人雖半春晏溫皆挾纊不數步即黑束縕燃火始可入洞之左數石對峙曰菩薩曰金剛神晶彩溢目如沙中星泥杖涉險步諾走零其平處可坐數十百人益深入石小竅如盤盂見乞却出直東又二百步始入諸建巖其容無萬怪怪雲三大葉射日影漏入亂石塊塊所謂通天巖也行前復出以還群石外。厥壤坦然循其石研然有穴下之多龍田。皆分塍畛。如綰蛇盤斜仰視如覆樓閣去人不遠其平處復可坐數十百人撞之坎然如鼉鼓徙扶亦鳴意其下必更空洞其旁一穴類眢井不敢探地出碎乳槎牙散亂如鐵滓曰龍矢踐之棘趾窮高田有水一泓其下紫石壁有渠云春夏交難沮不可涉自水泓處實甚隘僂以往別戶如蜂房其頂結乳如珠瓔如流蘇如裂帛如垂蓮如肺肝四壁拖上衣有紋褶凝于地者如神鬼形。如幢幢如旌纛如帷帳如筍如枯木如禽獸如器物多不可名有水柱短長小大不一有蹋石博下銳上如璧遙視之如水即之欸不盈掬捫之如龍鱗旁曰輪藏石皆稜然巧非追琢有羅漢小像可周以步有石蕪蓮火瑕飛去其幽蹊隱竇莫可窮測予書其石曰有天地即有此巖而主是州官是州與遊予適客曾無一言操榜之遂使名不挂人耳古吁可歎哉同遊者耽陵邵沐宗新安董謀道予之叔光悔弟景徐報恩希賜師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記

洞天巖延平府志洞天巖在福建延平府沙縣治之西七里有定光古佛祠雨暘禱之則應

天堂巖建昌府志天堂巖在江西建昌府廣昌縣東南三十五里嵓之左右如智磐石出泉以水療民疾若其後以廢院建妙圓寺於其下

天印巖嚴州府志天印巖在浙江嚴州府守象山縣西七里大嶼其巖如六花印

天然巖柳州府志天然巖在廣西柳州府洛容縣南二十里巖口向西舊稱西祖巖宋改名天然巖巖中轉輪經藏至今緇流居之

天明巖寶慶府志天明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一百八十里紫陽鄉巖口寺側元祐四年提刑張授都捕蠻寇師次小天明墟而愛之因名且留題曰巖口呀然向日闢小橋飛入勢縈回幽深自可逃煩著況有容泉石下來

朝天巖廣信府志朝天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

天井巖饒州府志天井巖在江西饒州府樂平州縣有洪巖天井巖風巖洞木巖而洪巖最著巖在山之要有石屋南北相通其中雲氣泉石相雜石之如門如堂如帳如象如馬甚多世傳仙跡不一

漏天巖彰德府志漏天巖在河南彰德府彰德縣巖有異木折幹倒植野人號曰交加木云

天柱巖廣信府志天柱巖在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南二十五里巖內有石如柱際其上下焉宋王十朋梅溪集天柱巖云有二一在三井之北一在松羅巖之側爲山一柱插雲霄三井松羅柱亦高達蓋

深懷杞人念擎天端賴柱堅牢。

星巖

肇慶府志星巖在廣東肇慶府蔣縣有記轉運判官周淳顧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附蔣縣巴東龍昌洞行記云循溪而上有溪湛然者龍白也舟行逾百步而山呀然者溪口也緣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一碧水澂而溪深長崖如獻高數百丈聳然而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迤邐而深靜忽然飛煙散空層玉而亂下者峯端之飛泉也有巖如劒有石如乳中可藏舟而不知風雨者溪間之峭壁也山迴水轉或掩或絕艤而望之則別在乎一天直而西之則不知其所之游者皆曰茲境盡矣已而少行試窮其源又縈紆盤屈條適一二曲折恍然嶔崖若闕迎舟而通益見溪山函東澄湛秀拔層巒峭峯下鑑淵銳者螺者若踊若紆又得其氣象淒爽常若秋至潤草叢花委乎翡翠龍潭筆深雷電書代是持乎與游者浩然而稱覺其身在太虛之上而不知其數之多也然亦恐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疾行將窮而後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意而情甚相樂者時復掛猿飛雉飲啄而下上游鷺水鳥出沒於前後滌蓋嘉樹可蔭可息又使人愛而不能去者也外游者之樂自溪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峭萬變嗟乎不可得而狀也須臾猿鳴嘔啞漸出乎幡竹木陰翳隱然而窮者佛寺也此龍昌之大槩也予與遊者愛賞不已既而歎曰大凡山水之嘉非造物者昔嘗着意於其間則不能如此奇且峭也此固神工有私於茲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沒已久不為人所知爾予舊嘗閱桃源圖有漁者颿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屋仙人霞裾飄然俯蟠桃飲嘉客而已然而異世荒誕之說予固未知其必勝也亦欲寫為龍昌圖將傳於中州以示喜異者然恐舉畫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以此故不必畫也昔柳子厚頗愛永之鈷鉧潭嘗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歟故予為縣於此月嘗醉而遊者以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往之不容故未始以為勤也其居寶而樂者亦以此溪矣予昔客惠陵鬱游元白所謂三游洞者緣崖磴險僅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為勝者以吾之龍昌山奇水麗一洞十里可以浮舟去來如在乎畫圖之中以較其幽深偉絕則嫫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知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彼此溪常漲於盛夏予之遊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者洪崖彭德純春暁周茂叔二子皆有泉石之趣是行也與余為三令擲筆自詠大亦命之言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後來者或不見貴猶當俟於後來者若游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蔣縣記此元立起合鳴岩判生特千夾

至捋歸閑龍昌之勝與廬陵蔣縣洪崖彭德純同遊蔣縣為之記且附載行記之後。

七星巖

鬱林州志七星巖在廣西鬱林州南山上葛仙翁煉丹處孔延之詩云穩安樓閣貫空嵌迥頂磨霄踐翠嵐若到白雲猶未半憑君更上七星巖蕭泰登詩當年仙隱七星山九轉丹成去不還百步雲梯通上境一聲鐵笛啓玄關龍蟠石井山靈護鶴逝寥天玉樹閑醉倚巔崖覓無迹半疑凡蛻脫塵寰　張信臣遊七星巖桂林平地起山尖獨此奇峯面面圓上應星辰三四點中藏空洞幾千年衆槎客子頻相訪騎鶴仙人竟不還多少南來驄馬客品題詩句細磨鐫　雅琥詩灘水東邊三四山何年北斗下人寰天文怡宅蛟龍窟地脈潛通虎豹關碧蘚自封巖邃杳白雲不鎖洞門閑何時得遂烟霞趣來此幽棲結大還　張稚飛詩仙李巖前問大還碧沙瑤草水潺潺虎隨客去春尋藥龍作人來夜扣關八桂月華連五嶺七星雲實接三山洞天說有飛昇處只隔雲煙縹緲間　仙凡景界隔雲泥流水桃花路欲迷八桂寥天連碧海三山聖境上丹梯紫霞深藉神清洞白日猶燃太乙藜夢覺七星巖下月參差煙樹暝煙啼　城頭旭日照旌旗城下驚濤動鼓鼙萬載歌詩猶誦曾三年鼓琴不求齊仙巖雲濕龍歸洞陰壑風生虎渡溪玲瓏鳳凰臺上客興來從此躡丹梯　孔思立次前韻　洞府仙書秘紫泥蒼苔露冷鶴蹤迷黃金的礫丹升鼎白玉稜層石抱梯葉縣鳧來飛赤舄葛陂龍去化青藜瀟然已與人間別卻訝花間有鳥啼　楊燠詩三四峯巒列斗牛風巖龍穴幾千秋登臨恐遇林泉吏不曰行藏祗自羞　郭祥正題七星巖

七星山色碧離離山下空巖世所希不獨霧深知豹隱有時水長聽龍歸方床瑩徹仙人座絞石縱橫織女機旋剔蒼苔見陳迹李邕詞翰常依稀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朝遊七星巖暮上千山觀東西兩奇絕勢若嶺海半孫觀鴻慶居士集十載汗脩門晉索侍帝垣五雲深莫蔭衆星共以繫一坐讀背書身落海上村山川幾餘想鐘鼓該昔聞星宮名千瑤兩兩諳地文今日復何見嗟造天闕日月空扶桑井安定潤謹當得其柄為我黔藏奧蓋性之藍澗集何年七星降人間同氣次作山頭顛亡疑雲晴雨峯天五老天清雙劍攢桂林茫茫石如簇散漫萬惑走乎達原行斜落大江濱昇嶂横闊疊蒼玉初疑女媧補天餘又如禹鑿龍州派坤光傍射斡翼上斗柄正指西南隅下有洞穴不可測恐是龍蟄中藏蛇藝雲根近接勾漏深海氣常帶蓬萊濕我欲褰手招群仙聯翩直二室呈前科欲元氣作雲雨一覺三萬歟豐年　黃公度知稼翁集天上何時落斗星化為巨

石逕峯昇洞析三叉盤空曲壁立萬仞峯青冥客亭舊路不知處龍去千載猶聞捏欲訪仙子問真訣蘂尚寂寂水冷冷　逕芷覩字奴次韻社杖訪棲霞神仙信有無聽泉消俗慮拂石看雲飛　何堪驄馬去回首一塵遊　仙子何年去高風著凌空山石溜凝遺像昔深穩舊班纈衣臨斗度欲訪紫芝閑

火星巖 永州府志火星巖在湖廣永州府西江外群玉山巨竹高脩古木樛曲地勝景清高處最奇絕處宋況逸雲巢編火星巖下石岐嶒嵷閣相望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燈　聯句詩千里熈醇政靈巖訪暴日登亭雲擁坐林樂逐天風遠抑墮隨宿霧流綺羅紅作錦冠蓋綠交陰下顧關河小寒知洞壑深松枯存舊節花老見初心旌旆嵐光潤樽罍野氣侵自愧翁歸拙難攀子厚吟城樓傳暮角南陌騎駸駸

台星巖 保寧府志台星巖一名南巖在四川保寧府閬中縣東南五星棠全山之半大象山之南唐高士安無傾昔嘗隱居焉松木森羅巖字深遠宋太平興國中郡人陳堯叟堯佐堯咨堯封兄弟讀書于此後堯叟兄弟並顯賜名台星舊傳懸頭讀書今猶有穿石貫繩之迹又捧硯亭乃宋司馬池為轉運判官日遊于此子光侍進士何萬記其行末云光捧硯故名亭今不存惟石壁間猶有捧硯二字。

九星巖 肇慶府志九星巖在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城東南悅城鄉一百二十里。九峯尖秀因以名焉。

景星巖 台州府志景星巖在浙江台州府仙居縣西五十里萬仞壁立高處見井邑如錯綺繡僧行機嘗縛茅以居今為尼菴上有鹿頭巖以其形似之而名長數丈坦曠可步左右崖壁更峻絕云廣信府志景星巖在廣州府增城縣長沙鄉抵河源縣東鄉民以為祈禳之所巖中空洞有石如臺閣或如修廊或如鼓擊之有聲石乳結成寶蓋旛祈之狀幽邃深窅非秉炬莫能進

魁星巖 泉州府志魁星巖在福建泉州永清縣之南巖石峭拔初名詹巖荊棘蔽翳人不敢至乾道中有苦行覺圓依巖而居誅茅為廬門名於邑士以其縣庠正對名曰魁星因鐫三大字於崖石之上其下琢石為三佛

壽星巖 台州府志壽星巖在浙江台州府寧海縣西南一百二十里一名老人以山如老人狀故名山旁皆畫娃俗傳家墓對此巖者其子孫必壽故更今名

摘星巖 杭州府志摘星巖在浙江杭州府海寧縣南三十五里左瑋詩云已知星

可摘須信路難通日影穿雲漢天形入水空遙看梁苑雪獨撲楚臺風指點中華地山河萬國雄　會稽掇英集僧咸潤撲錐梯峭石直上青雲坑起之星斗光冷射人心寒

覷星巖 衢州府志覷星巖在浙江衢州江山縣一百里山勢高峻疑可摘宿遂名之山前有巨石昔有僧號月嘗飯虎於此

斗巖 處州府志斗巖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仙都山前疊嶂倚空群木掩映有小峯如北斗名曰斗巖

覆斗巖 紹興府志覆斗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南六十里近浦江縣界山峭壁形如覆斗狀

朝斗巖 汀州府志朝斗巖在福建汀州府南山巖頂石門雜而上方視城市可治聖賢祐禱悉王祠禱必應邑丁寧陳顯伯有詩云分明對秋汀一角三山林崎有詩云燕煙夜朝斗在目石室晝卧雲生冒

斗子巖 紹興府志三一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南四十里巖端峻高出群峯故名

雲巖 建寧府志雲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西鄉里昔有異人於巖石坐化鄉民字而塑其像今雨暘有禱必驗衢州府志雲巖在湖廣衡州府茶陵縣東南二十里巖高十五丈深三十丈夔州志雲巖在四川夔州雲安軍舊屬萬州有蘇軾兄弟題字黃庭堅題詩為雲安勝處後人立三賢堂大同府志雲巖在大同府大寧州又有月崖釣臺浮玉白坪並在鳳山延安府志雲巖在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境內舊因此巖名縣名賢多有題詠元楊叔能小亭集新軒有奇石既異人多聞河特名雲巖小字鐫八分承以青銅槃槃底藏清芬雲根浸新汲巖賓戢氣益吝禾爭掃地侍香添寶薰主人竟無譽觀者心自欣物既得所王壬吉卿勤君細且盡如此不須強云云壽王辯漢鼎其說非虛文雲巖新軒名杏乃雲巖云永州府志雲巖在湖廣永州府境內西十八里直松嵩山之前松徑數百步始至其巔兩崖棱層皆怪石有蛟螭盤蛩之狀其上天挺寶蓋不可形摸地勢漸高道人為橋為堂為殿皆因其次第一小可容百許人嘗陰陰若雲氣蓊然而興則斯須而徑巖以是得名由始平又今遂為禱祠之所穴畫處有壘石窒其隘云初甚拗以黃泥封之與道人為界泥今亦化為石指痕尚存　林深路轉山巖虛雲鎖石是中立歎椽僅足安一室斷鐔期碧落當晝孫白日孔鑿衝孔寄聲鼠傳石巷山中古老人對我誦記憶昔為鬼仙家乃藉巨人力劃地剖疆界印泥遺指跡至今百年餘住世三度易吾非梅子真身是江南客何以驚未雅司第髮如漆磨子武夷僊躡追頭已適決夢一登覽相與有修三林遠葉靜能俱

來一同席。二子善鼓琴無弦徒掛壁日暮雲已歸今夕竟何夕徘徊卧白雲華胥休更覓合州志雲巖在四川合州銅梁縣譜雲馮時行有詩·擬陽之陽毛盧峯千巖萬壑雲濛淡仙人往往遊其中安期羨門喬與松天或使之為高封咫尺象外不可通我昔杖履秋將窮洞宮蕭森還邃忽至今看渺江南東澗君斲石蒼崖穿下燕衆客幽禁同君眞庚幾羞浴翁作詩疾驅勤僕僮斬薙奮蔚頻祝融木童竹箘群蘇空要使俠邪無敢蒙替竜八極呼雲風坐與九江爭倥雄當有騎鶴來遐沖與君論道如崆峒去之勿疑求大功慎勿顧此杉楠楓李石方舟集我來雲巖夏初吉巖洞向晚開新燈精空飄飄雨花坐護此燕几秉飛警老僧開門一揖外但有兵鉢雲火盈人間日車手可熱道上火傘官爭炎不知此地陰水雪崖花石蔓餅農饑傳聞仙人有蛻骨玉塔未許窺幽潛行人谷走記名姓浪費紛板相搞枯下知蘇黃歲上字端有妙處無緗縹至今嵐氣瀉千仞似與二老爭森巖斯游與予固不薄一餉喜遂清賞兼稽首林間古石佛百日遊忍僱贅髯狐狸騎項鼠進猱喬皆蘇剝侵裾褶救類石佛頑少忍欺善怕慈神所職君不見邇來石佛勝銅鑄會覓翦沖烹飛漢滿樓攻魂先生集旦見雲生谷初無石似巖得名非儔觀買地作精藍境勝稀脩竹翠深擁翠

杉禪林自生趣莫問後三三李復潏水集徑轉道高下款芭亂石中奚敢朝起霧空谷夜生風踐竹連破壁蟄雷遂斷蓬求樓問茅舍非洪覺田稱李彭日涉園集送嗣行更住雲巖　昔在馮光祿精兵伐沙東大宛獻炙龍權奇天馬駒朝趨不動塵暮塊暮過都銀鞍杳羅帕奚及行坦途一朝伏櫪下局趣時長吁霜蹄繞羊腸驪思在垌牧復聞郭橐駝種瓶絕代無推秀土膏動安恬肆纖餘儕流失妙理靜躁由來殊木性不受觸剝膚驗榮枯柳侯為作傳臨民真楷模嗣公武夷秀淡然雲水徒風期壓支遁淵源從老盧膏肓在巖壑浩浩不可汙蘽辭公侯聘煙霞悶圄蒲團著垢墨衣俯身蛙黽區我本佛國淨示見穢土居警之嗜王姿驤首徑崎嶇雖嫁萬里氣詎可輕覊麖亦如蒋奔木巠餋須敎捜抉節藏橐蝎安忍不剥除石駒卯商鑿種術毋令躁郁蒸或兼萬三言成於兆頭公置坐右受之艮不誣夜窓為長吟霜雞響高梧程公許滄州塵缶編泛舟登弁山從應宮之絕頂望太湖窺黃龍洞遇倪尚書雲巖　蘋浪蹴帆移別浦菊將邀我度逆夻雲開震澤水銀溢風掠洞庭螺翠深神井千尋龍起蟄幽巖四面石成林蘇仙詩句倪公賦萬古清風皆嗣音倪尚書有雲巖賦元遺山集卅子覲州倅武伯英崞縣入沁日衆進士有詩名共賦聊獨刀有恃璞禳玉

蘭心吐蹴洛春紅燕屬香之句甚為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為河東之冠幷書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悉自他州移植為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斷琴和墨皆極其工嘗得宣和湖石一巖竅穿漏殆若神劖鬼鑿注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竅穴上濃淡霏拂有煙江疊嶂之韻吾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叢書之目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獨侍寶石以擅奇紛晉間耳與定末伯英沒於關中楊戶部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詩意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予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王帥得之汴梁泥塗中而以見貽予因歎一物之微經歷世變遷徙南北乃復為好事者之所寶玩似不偶然乃為詩道其故聖與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內其才清氣調不減前世賀東山吳叔原故辛章以蕭灑明秀峯故事萬之　壺中九華玉芙蓉雲烟青水佳復還不啻壺羽瀛相對不數漢宮銅博山會稽禹穴深無底穿石偷來定山鬼一堆寒碧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阿欣秀發見眉宇小杜才情洛骨髓渾渾不作凡上首條白紆青便千里渾迷日鑿斧空嵌滿天姿濃鏡氣冥世外元無種香國海南真有補陀巖觀州愛翫頻消核民部平生幾董沐藏舟夜壑未厭深乞作新軒坐

中物一天星斗入奎箕翠射連漪有人只記宣和錄元璽寫君留寫丘湖真元同怨輩廢集白雲解作此山春時卷時舒也自珍雨翠晴嵐一千里知君不負百年身無名氏詞造化雕鎸巧真成一洞天曾將修竹逐却許饕龍眠石現金剛足泉流仙客田程香吳道者色體尚依然　菩薩灣調遊人占着巖中望白雲只向警頭窩誰解採玲瓏青山十里空　松篁通一徑禁㵎山花冷今古幾千年西鄉小有天

停雲巖 保寧府志停雲巖在四川保寧府南部縣蒲京珣家於此巖前為居室至普不知其為巖

雲峯巖 嚴州府志雲峯巖在浙江嚴州府分水縣西北二十五里生仙外鄉四面如削一峯兀在雲中惠州府志在惠州府東歸善縣羅浮山下蕭寺後

碧雲巖 西安府志碧雲巖在陝西西安府耀州富平縣南一里巖洞深邃洞門上有石版成三大字曰廣陽巖遠望極分明近視如壁紫狀難辨有名勝題詠及張天師家記刻于石云

凌雲巖 延平府志凌雲巖在福建延平府順昌縣西七里高砂之陽鄉民祭薦禁奉真齊香火

寶雲巖 邵武府志寶雲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西南十五里後唐同光中僧陳說更其名曰禪寂院一統志

後號西巖。

翠雲巖 延平府志翠雲巖在福建延平府沙縣西百八十里。巖有三洞穴。高下相次。前有三石筍。品釵而立。昔左丞張若谷、皆陳世卿肄業於巖洞間。二公繼貴。即巖建寺。崇奉南安聖公香火。極靈。比年鄉民避寇於此。并蒙叢前長興朔神故。寇至屢攻之不克。皆庇護力也。巖上多黃楊木。土人亦呼為黃楊巖。鄧栟櫚先生有遊巖詩。見集中。

雲頂巖 興化府志雲頂巖亦曰雲頂峯。在福建興化府興化縣北二十五里。巖有石室十餘所。昔有幽人棲息于此。名曰隱巖。旁有一巖。謂之化燐巖。眠雲閣。有石並峙。僅四尺。上可坐十人。對望如削。釣月灣。聞猿洞。峯之旁為漈坑。巖居其巔。古讖云。漈坑鄉盡無人識。也因峯前出狀元。其下有王柈潮。起元游洋盡起。王柈戲于巖里八句之文朔。延平府志雲頂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沙書里。地名村頭舊壽堂之右。上架菴宇。奉馮仙香火。

白雲巖 延平府志白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西百餘里。塔峯之上。傍巖藥佛閣。巖石清絕。衢州府志白雲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景星鄉。巖有石龍甚異。毗陵志白雲巖在直隸常州府宜興縣菴畫溪十五里。山刑削拔高百餘丈。林木森然。上有潭穴。雲氣周繞。朝暮不絕。歲旱祈禱多驗。南寧府志白雲巖在廣西南寧府武緣縣東二十里。巖口有僧寺樓閣。襄陽府志白雲巖在湖廣襄陽府房州竹山縣諸平山。劉光祖詩。寓竹山中。于葉秋五峯巖半白雲留。黃花夾路開無主。青嶂隨人翠欲流。長沙府志白雲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五十都。台州府志白雲巖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西十五里。以白雲常蔽其上故名。安慶府志白雲巖在直隸安慶府桐城縣東一百二十里。其巖分聯東西者二。元朝之時。西番僧號了悟禪師。以地勝巖幽。遂建兩菴于二巖。東菴廢矣。西菴尚存。惠州府志白雲巖在廣東惠州府龍川縣北十里鰲山之陽。紹興十七年九月九日。郡守韓京率僚屬龍川縣尉楚侄等登高于此。留題石壁云。良辰叅勝到禪關。盡日澄懷水石間。白酒黃花聊自若。盛遊何必羨龍山。

瑞雲巖 延平府志瑞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南七里。穴實玲瓏。嘗石垛壘叢中一穴。常滴石乳。味極甘香。飲之則痼疾輒愈。饒州府志瑞雲巖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之鳳游巖。

披雲巖 處州府志披雲巖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南三里。

油雲巖 延平府志油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北二十五里。地名光明。有石一拳。歲旱鄉民祈求靈泉。以為必雨之應。視其石露流涓滴。則不崇朝而雨。

望雲巖 宋趙叔靈集望雲巖詩。不見寒山二千年。寒巖日欲橫無人到。深處衆木隱孫雲水照秋濱。畫霞明晚翠分。孤猿啼亦在誰向此中閒。歸葬類羨。趙李端夫望雲巖圖 太行佳處寓行某不植庭槐不種莎。親舍盤旋全晚節。安居閑推發陽和。搖帝萬丈高山木。為引千年老樹柯。大地氤氳主變化。山城雨霽月婆娑。

歸雲巖 宋郭祥正青山集。春田雨既足。幽巖雲自歸。歸雲無覓處。不共鶴爭飛。

紫雲巖 宋梅聖俞宛陵集紫雲巖詩。高巖日照雲常起。吹作蘭花透紋綺。橫為步障看未收。山雨一來風滿耳。章夏詩。林表翠光出浮埃。不能流俯瞰松下石。冉冉飛雲過。何人來棲真。復懷須彌座院之武詩。石磴羅梯隱翠微。坐間時有紫雲飛。紛紛郁郁來還去。雜問瞿仙與日歸。蔡揚詩。紫洞本窮幽深。疑徹九川。夜來風月好。誰有羽仙遊。張獻民詩。朝見紫雲生。霏霏暮見紫雲歸。霏霏有詩。飛鸞舞上下。料是仙人潛出入。日破陰家照巖頂。紫雲一片拖晴影。溶溶洩洩不收。只疑人是臺中客。元勳詩。歷翠攢巖昏。竪不亿塵衣。浥暗香何處花。松下徵風過。當有道人來。非煙香寶坐。

大雲巖 夔州府志大雲巖在四川夔州府之西北隅。渡江二里。閑嵌谷盡路入其中者。繼首月亦寒凜。上有垂石如滴翠乳。前有佛寺。左去數丈一小谷。正在寺西。舊塑觀音像。名上下巖。其景為秀巖滴翠。南軒詩云。平地起突兀。頓然若負龜。初疑斤斧鑿。安得此巧奇。乃知化工巧。精意運神機。巖深翠長滴。冲冲閒四時。宋周濂溪集建州城西大雲巖留題。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惇頤茂叔。尚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何延世揔之。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同遊。

雲鶴巖 杭州府志雲鶴巖在浙江杭州府於潛縣北四十五里。

雷巖 宋蘇東坡集雷巖詩。空巖發靈籟。彷彿如風雷。只疑亟霹劍。天遣六丁開。

霹靂巖 汀州府志霹靂巖在福建汀州府城外鄞河坊。元祐初。白晝忽迸雷一聲。巖實劃開。中有丹竈。上有濃芽異神像室宅。後流巖間劍立道堂。巾華陽衣鶴氅之士。多游於此。臨汀志云。在拜掌山隈。舊傳迅雷一聲。巖洞遂闢。中有丹竈猶存。今為佑聖道院。

風子巖 袁州府志風子巖在江西袁州府萬載縣靈棲巖東三里。

古風巖 長沙府志古風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東鄉高平古風山。巖中黑暗。明火可入。內有石僧、石牀、石鍾、石鼓、石橋、石碁枰。有水一溪。自巖而出。蔭田百畝有餘。其巖與毛公巖、白石巖相通。深數十里。

嘯風巖 宋許綸涉齋集嘯風巖詩。人言風從虎。風豈虎所出。吹萬生一虛。石孔故無物。洪适盤洲集於莧嘯空山萬竅寒風

出從防飛將軍。漢箭有神物。

朝陽巖 敘州志朝陽巖在四川敘州宜賓縣十里。其山石赭色。朝陽所升。遠望若江蜺絳綃。俗云赤崖。夔州府志朝陽巖在四川夔州府陽山縣西一十二里。周回一里一十步。高一里。舊經云。日出光照此山。因名之。永州府志朝陽巖在湖廣永州府零陵縣西瀟江之滸。舊無名稱。唐道州刺史元結曾維舟山下。以地高而東向。遂名朝陽。有記猶存。自巖而下。復有一巖。流水出其中。入于江。其聲淙淙然。名曰流香洞。又有潛澗。小有淵潛三洞。其旁有亭三。曰見勝谿。見聽泉。凡十七景。自唐迄今。名賢留題。皆鑴于石。唐元次山集朝陽巖銘并序永泰丙午中。自舂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戲巖祠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之焉。前刺史獨孤愐為吾翦闢榛莽。後攝刺史竇泌為吾刱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為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示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旌異雖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澼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并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存有詩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徒為先賢傳。水石為

娛安可羨。柳宗元詩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回薄攢林梢。宋黃庭堅詩并序崇寧三年三月辛酉。同徐靖國到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巖。稍彷回。陶介石。曾崇夐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巖。裴回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洞口。咫尺欲不相見。介石請作五字記之。意欲到愚溪。竹輿鳴擔肩。冉溪昔居人。埋沒不知年。偶託文字工。遂以愚溪傳。柳侯不可見。古木蔭濺濺。羅氏家瀟東。瀟西讀書園。笋茁不避道。檀欒搖春煙。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鐫。蘚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袁。嵌寶響笙磬。洞中出寒泉。同遊四五客。拂石弄潺湲。俄頃生白雲。似欲駕我仙。五將從此逝。牽挽遂迴船。又作歌乃曲云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撓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杜陵歌朝陽巖下瀟水深。朝陽洞中寒泉清。零陵城郭夾瀟岸。巖洞幽奇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為娛安可妄。長歌一曲留相勸。張范詩不污西風一點塵。高城三水自中分。南樓晚角隨人到。北寺疎鐘隔岸聞。秀石潤生江上月。平泉流出洞中雲。暫來還去空惆悵。誰更嘲移駁俗文。王羽詩石岸盤危磴。埋和曉日濃。長桐應待鳳。占水必藏龍。老樹懸多竹。層崖路莫從。平磯看浪泛。峭壁任苔封。蕭韻生群籟。嵐光漾衆峯。何持有達士。棲此信疎慵。

東向水西阿。無時物景和。松陰不映戶。曉日在煙蘿。人路應行少。山禽似語多。清高知隱者。塵慮自銷磨。牛宏詩躡石攀蘿路不迷。曉天風好浪花低。洞名獨占朝陽號。應有梧桐待鳳棲。無名氏詩崖巔風雨落泉聲。巖下江流見底清。夾岸松筠倒疎影。炊煙漁父近寒城。婁續祖詩瀟江巖上對朝陽。應有梧桐集鳳凰。日暮碧雲還未合。又着飛鏡滿清光。曾協詩和史志道侍郎正志遊朝陽巖　經行犖确看嶙峋。曳履扶筇躡後塵。自是高懷元落落。向來喜色見津津。直搜今古風流遠。得助江山句法新。好逐秋風上霄漢。却留盛事付州人。　薄書堆案阻尋幽。想像高人物外遊。自昔品題多北客。故知物象勝中州。雲經亂石餘青潤。煙過懸崖自去留。暫俯澄潭倚蒼壁。已疑身世在鼇頭。　興來小渡喚方舟。齋色天教足勝游。但覺賞心追昔事。不知飛詔下皇州。班行便覺九天近。登覽何辭一日留。懸想他時百僚上。亦思清景幾回頭。鄒道鄉詩冒雪渡江。遊朝陽火星二巖。既歸戲作　踏雪尋山亦自奇。歸來追想欲吟詩。儒人顧我忍然笑。却道君今休更癡。胡致堂詩和次山遊朝陽巖　畫船浮客到巖阿。小閣經年又一過。天遠恍如開翠幕。江春渾似逸清羅。雨晴風日山山麗。花發園林處處多。最喜四郊青澤徧。試從堯壤嗣農歌。沈遼詩觀大水望朝陽巖元次

山所名者前日巖間欲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水濺濺出亂青山白石半誇塗。不到津頭已三月。誰知江水漲天墟。逆望橫流不敢濟。巖日已有人罾魚于湖居士。入榮遊朝陽巖記丙午上巳。余與張仲欽朱元順來游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為亭面山俯江。據登覽之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水淨方漲。朝日在牖下。凌倒景。涼風四集。仲欽忻然舉酒屬余曰。茲亭由茲而發。盍以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為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鄉。敢欲亭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即書巖石記其所以揭其記。元勛詩煙磴入風路。欹危轉深宂。通明忽到眼。石自太古青。仙人故臺在何處。乘雲轎。趙仁仲詩用山谷韻題朝陽巖圖朝陽山水佳。毫端意無極。發潛十七奇。幻出不盈尺。因續浸郎銘。更尋語溪宅。俱作畫圖看。靜對天齊石。

東陽巖 贛州府志東陽巖在本府寧都縣。為御史大夫袁公愉讀書堂。公仕南唐。以文行著于時。適值開寶吊伐。即日謝事。歸黃冠布褐。奉母隱此山。終身不出。善八分書。寺觀石刻多出其手。今為雲巖觀。望琴峭於祠後。寺云宋建。丹書遺跡儼然是

爲金精附膺云。曹楚山詞八聲甘州調　問巖雲朶朶爲誰飛。向來讀何書道江南名宦掉頭弗顧絲服歸與。無限山中風物。今古屬潛夫渺渺遼天鶴歷嘗招呼謾說緇巾縞帶與豸冠犀紛憂樂何如漸橋橫米石國步已趦趄。想歸來頓成憔悴數季鷹閒登憶蓴鱸丹泉冷崖鍾絕響夕照啼鳥

太陽巖　杭州府志太陽巖在本府於潛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岡自浪山蜿蜒而來傑然卓立每東方發明初日炫旭晴光先照於絕頂故名世傳徐伍二僊餐霞服日於此月朔則朝于天目。又名斜青崖陰有二石其形如鹿乎濟洪公招隱辭云徐伍朝往而暮來兮雙岩鹿蓋指此也。

夕陽巖　梅聖俞宛陵集夕陽巖詩日脚射空金縷直下映望謂挍未識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朝望此重雲黑阮之武詩晉人僊去莫知春依舊空巖鎖暮雲西照滿前無限兵有誰能此意望晉張獻民詩屹嶼欲到倚山腳溢雲收雨華半空向晚呼然射穎照疊石攢蝌參差紅　巖下夕陽燭之然巖腰斜照光猶射暮雲殘靄不能遮始信僊居無晝夜章夏詩晚憑磴蘚坐蒼苔崖松倚一詩雲崖深樣鶴相喜霜鬢白紛紛謂我作黃綺元勛詩東風送花歸曳杖雲可倚泉石荷宿緣相見作歡喜西瞻少遲留天末霞成綺

陽調巖　泉州府志陽調巖在本府南安縣興集里廿松寺側。八登其二塔而叙懸山半坦平可三百丈古號陽調平淳祐己酉雲臺主僧雲穎始除地築室奉清水禪師沖應真人為祈禳之所。蔡常卿次傳捐金倡始為作疏語。

北陽巖　泉州府志北陽巖在本府南安縣歸化里巨石嵌空極廣而深舊名鬼巖有徐道人為農家飼牛夜棲其中里人始未之信曰授汝以鼓以聲聞為證已而果然乃披荊棘攀石磴從之即其地架宇更曰陽巖。

愛日巖　宋郭祥正青山集愛日巖詩古刹盤深塢幽巖傍遲開三冬薰暖氣留客待春回。

含暉巖　永州府志含暉巖在本府道州營道縣南五里唐劉夢得有記一名白石巖可子康以金華石巖中之泉亦曰金華巖治平己未周元公以永倅歸展墓嘗與鄉人同遊題名于石

西暉巖　潮州府志西暉巖在本府郡治金山獨秀峯西宜日之昃傍有一巖題曰西暉。

甘露巖　邵武府志甘露巖在本府泰寧縣西南十五里巖垂石乳禱雨屢應紹興年間僧了宜剏造堂殿扁曰甘露庵輿地紀勝云外有石門天成景物奇絕郡城亦有甘露巖延平府志甘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東四十五里地名高灘楊

晦之詩云。屈曲山腰一逕通亂雲芳草思無窮寥埃從此去人遠我欲誅茅寄一峯潮州府志甘露巖在廣東潮州府海陽縣獅子山上有甘露巖

垂虹巖　夔州府志垂虹巖舊名大歷水在四川夔州府達州太原市之西巖高十數丈其下虛敞可容百人有水自巖巔流下春夏甚壯其勢奔瀉下循巖壁若垂虹焉故名

玉虹巖　相臺志玉虹巖在支離叟巖東下對白龍潭故曰玉虹

漱霞巖　元劉靜脩集漱霞巖詩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翁以蘇為晉醉暈浮巖幽萬象春意融頹然得歸休擾擾路傍子無勞歌遠遊。

雲霄巖　興化府志雲霄巖在本府興化縣東

凌霄巖　周忞澄懷錄曰予宛遊廬山登凌霄巖巖在平地奇石如巖

雨巖　宋徐安國西窓集遊雨巖有感　山君說留堅不動雲師語笑言難禁何如穩許來巖中一任鶯主屬意深韓滮澗泉集雪後遊雨巖詩讀書了科詔公子頤揣拙巖寒松柏堅高冢蔚而幽書攝耿冰硯日屋宸未收上馬國脉壽大馬民瘼父母凜遺體操持夢前脩四載得重來長言非燕遊撫蘇行跡稀雨巖丁領頭共飯少徘徊我志君勿求李方叔濟南集二士避雨巖　遇險思共濟胡尋無異心。而我與夫子。義然真斷金陰崖避飛雨群龍方怒吟巖中歌式微相和相知音。辛稼軒集定風波詞用藥名招馬荀仲游雨巖山路風來草木香雨餘涼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堤防風月費篇章。孤負尋常山簡醉獨自故應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誰伴只甘松竹共淒涼。

雨花巖　元一統志雨花巖在江西撫州府宜黃縣北三十里曹山寶積禪寺外有雨花巖。

雨蓑巖　元一統志雨蓑巖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仙都之西潭心有小島上有峭石奇樹潭之南有石壁高可百仞其東復聳一巖上廣下斂曰雨蓑巖。

夜雨巖　臨洮府志夜雨巖在陝西臨洮府蘭州東稱自山巔而下夜深露氣重而泉溜愈多輿地摭要云。

雪巖　李石方舟集張氏雪巖記士君子所居卜築環堵之室凡以況其德之大小大德況大小德況小窮達利害寵辱得喪何關於我初不以是自累一惟其學之達綽乎其有餘裕浩乎其沛然者可以充之天下不獨虛名之取也五畝土木四壁甲乙茅茨丹垩無異用蓋縷金碧無異塗綠野之比中書堂輞川之擬丞相府一竿之漁足以自娛於盤谷一杯之酒足以自適於彭澤所況大小十手十目予以審知君子

所養也可乎哉顏回原憲之學不謂其不充寧也伯夷叔齊之學不謂其不文武也豈以是自累乎嗚呼出處語默各學其學達其達人懸之以天下權衡之公可虛辱乎然則雪巖者吾友張氏子之德有聞於國中其爲學足以稱其所宜居也張氏子之世忠信孝友父子今幾傳矣陽施陰報凡幾事矣夫人知之天亦知之其曰雪巖者二何取名況德之廉也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所謂止者其亦雪巖所止之居乎不華不漏不湫隘不壅塞五儒素業足以潛祥風而瑩白日也名之所況不已多乎哉誠未多也昔齊宣王作雪宮孟子以賢者而後樂此爲譏東坡子作雪堂執耒耜拾瓦礫與向者白玉堂中無異而忠義文章垂世永久其視雪宮果何如人也冬餘則爲几硯光明之用庭戶則爲漸積冰霜之戒憂民則爲年麥豐稔之祥官業則爲臨涖潔白之懿春秋盈尺雖以大書君子其亦凜凜於此者乎雖知此他日可以充之天下無疑張氏子名煥字堯文年與予上下同壻何氏淳熙八年二月十五日方舟子李石記瀘州集家鉉翁雪巖說　魏晉以後詩翁才人爲雪賦者多矣或擬其形或喻其色惟恐其不能工然皆非真知雪者也雪中有妙理惟學道君子潛心內守篤志窮理者乃能知之詩翁才人不能知也蓋擬其形喻其色求之於外也求之於外逐物而馳者也卽是物窮是理求之於我也學道君子以心悟雪以雪洗心故能真有得於雪是之謂格物之功篇章云乎哉詞翰云乎哉嗟夫大化之運流行於宇宙間仰而天日月星辰俯而地風雲雨露何莫非理之所寓而雪也得理之精鍾氣之純在色爲素於德爲仁實同天地生物之心譬之於道廣大而微密雖萬殊之散見而璀兮可象璨兮寓形而不失毫分粹然一真譬之於性其生也靜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潔淨純一豈外塵浮埃之可侵是謂雪中之妙理彼喻之爲絮爲花爲疑之爲鶴爲鷺爲瑤爲瑛曾何足髣髴其萬一乎滄瀛之誚書隱豈范士大夫吾其誚命吾爲亭爲圃爲軒爲堂爲臺觀而吾書國詳獨以雪巖名其讀書之室或語君曰此地平原曠野前無丘阜崗巒而子以巖名自命豈有說乎君曰吾志在山吾樂在雪西山之疊巘崔嵬萬景吾延之戶庭北苑之皓皓鮮亘千里吾納之几席吾與山爲徒與雪爲友巖乎雪乎不在乎外在吾方寸之間耳余聞君言作而曰余嘗謂詩翁才人不能知雪惟學道君子潛心內守篤志窮理者乃能知之國祥其人歟遂書此以贈之國祥早負鄉曲之望抱負奇偉而淡然名利之表不求聞達真知雪者也余未及識他時歸舟過蘆川會當識之元吳澄支言集不長

柔知草長藤鳳凰岡下老雲仍清名寂寂無名吏白髮蕭蕭有髮僧精藏撒珠泉噴薄暮煙凝翠石峻嶒寒山生怕人饒舌喚作雪巖渠不應元遺山集貞松勁栢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轉性五雲漫藁作雪巖圖　萬朵瓊瑤失翠微北風如箭絮花飛明窓試展寒無奈頻有斜陽爲解圍國朝張志道詩峨眉之西古時雪削玉娟娟欲太空山川只今留夜月草木爲爾回春風閑門洛下謝過客從簡渠園來老翁梅花滿樹百壺酒我欲挽石於其中

噴雪巖

平陽府志噴雪巖在山西平陽府解州南四里武昌府志噴雪巖在湖廣武昌府興國州通山縣東南八十里九宮山上重慶府志噴雪巖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東北馮京市之側高數丈溪流落於石上奔激如雪黃公庭堅大書曰噴雪西安府志噴雪巖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白鹿半原有一泉方纔數丈不見其底之淺晝夜無時而息泉流百步瀉高崖千尺而落爲瀑布有一大石龕瀨爲雪片爲之噴雪巖

月巖

成都府志月巖在四川成都府簡州漢江上流距城十里形如偃月故名夔州府志月巖在四川夔州府安岳縣高灘福聖院之對隱士趙鶩因崖爲之下可容百餘人後巖猶奇一在四川嘉定州龍游縣李昌圖之亭榭也有九洞玲瓏閒鏡佛像榜曰月巖九洞有蒙泉亭惠州府志月巖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金華府志月巖在浙江金華府義烏縣南二里下臨大溪巖形如月故名饒州府志月巖在江西饒州府樂平縣西北三十里其中晝陰陰又有月山巖建昌府志月巖在江西建昌府境內縣峯巔側清涼寺之傍有石巖如半月呼爲月巖南安府志月巖在江西南安府上猶縣猶石嶂上穴正圓如月徑數十尺表裏不隔俗謂猶石鼻廣信府志月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東南三里一在上饒縣西三十里一名石橋山巖半有穴穿出山背遠望如月故名月巖袁宇記云山中空穴如虹橋然外窺如盖遠望如月雖天台石橋不足以比朱喬年郎中有詩云鑿透嵌巖不記春山腰千古掛冰輪誰知望破三峯手聊出壇塲戲路人永州府志月巖在湖廣永州府道州[illegible]縣西南八十里崇福鄉地名六伯町宛然半月廣大高明巖下階級天成因建寺曰摧山階上爲殿階下爲廡又性夫剃語月巖詩不容天上妖蟇食却許山中狡兎眠兩日見巖成二絕丫頭不老月長圓吳芾湖山集半輪斜月掛巖邊見者多應笑未圓極會如鉤樣曲何如此月鎮嬋娟蒲壽宬心泉學詩藁皎皎應如欲下弦爲誰長掛此巖前行人莫嘆中空洞空洞中間盡是天陸

游渭南集幾年不作月巖遊萬里重來已白頭雲外連娟何所似半兒江上半輪秋江湖後集安晚堂詩一巖空洞掛雲山巧印穹蒼半壁環只為廣寒宮殿遠故留闕月在人間趙元治鷗渚微吟玉丹伸蜿馭飛翰便作琉璃世界看大地山河渾忘却謾依桂樹舞青鸞趙蕃淳熙稾論畫以形詩必此東坡老子嘲人癡月巖本是梯空石底事輕論圓與虧　舉頭見日猶為近何況陵虛到月邊更欲裵回究真妄無人與我共談玄　那得空山月半輪天將絶境驗詩人古今來往知多少底事流傳略未聞趙蕃詩過貴溪數里望月巖作　宿雨洗清秋行行早放舟團團正林杪隱隱半巖幽永謝妖蟇食寧須玉斧脩少微并婺女何事獨名州俞良能香山集何年玉斧巧脩成半似明生半魄生易使飛烏來匝繞難將老蚌較虧盈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　桂枝不逐秋風老水影長隨夜氣清曾是廣寒宮裏客舊遊重訪更含情曾丰撙齋集巖腹刳為半月形全功天且不能成勿嗟圓處便生缺猶幸虧中堪養明更約還多於有望覓虧之久得無盈顧言鍊石補數足使我衆生眼界平華趙二先生南征録已已春道廣信夜宿月巖邸中三客酌酒論詩拍掌擊案自謂得句且對岳自傷云我輩朝風詠月自有所得勿怪狂妄因思月巖為山甚奇午夜月出於巖之中桂影於月之上月有小大桂有廣狹此山之所以異詩之所由作也然璧閒集上留詠篇章無慮千萬求其絶稱蓋亦鮮儷偶三客出天蟾字韻素筆和之三客頓首謝罪特界壁以留歲月　華岳韻六丁一鑿空雲煙滿底勒駕驅神仙水輪推出月中月玉斧劈開天外天便把嫦娥騎綵鳳却呼羽客烹銀蟾更邀王母瑤池酒今夜廣寒同醉眠　帝逵詩涵虛一境絶人煙掛星貫月樓羽僊移來海上三島地喚作人間巢洞天逍遙有客驂鸞鳳滿座清光延兔蟾舉頭耿耿照不寐料想無人醉欲眠宋星潛山集赫日方正中忽見第二月老木盤硬枝扶疎員桂葉煙雲成顯晦弦望靡盈闕初無大小餘可以歷沒減但能照行人千古次山側却嘲天上輪晝夜不停轍史浩鄮峯真隱漫録青山吐白玉團欒光萬頃何時飛來峯著此破昏瞑料想清夜瀾主人深自領安得招歡伯三人成對影韓淲澗泉集本意遊雲洞因行過月巖西風低細竹初日上長杉壓外多僊隱人間易謗譏逍遥且黃帽憔悴付青衫戴埴書裏集一竅造化功此巖何異絶其高僅齊雲中空杳如月如月月不圓望之光芒全何人植蒼桂婆娑亦相緣凡物偶有象愛好難獨偏雖名雖自人所得重天然詩者衒巧思或比蝕與弦由來假借中奚必加鑽研項安世悔菴後編少日曾相識重來有故情殷勤前度月依舊向人明擾擾魄生死區區輪滿盈何如長半掩萬古不西傾葛立方歸愚集頭轉狻猊身卧虎斕斑苔蘚蒼顔古鑿空融結寶月形只露半規餘未吐正觀傍睨皆有根擬儻天工脩月斧桂樹育窟蟹子青未見姮娥來倚樹姮娥只今居廣寒虹橋幻成愁阿瞞何如巖竇守孤潔却視王光飛雲端雲端之月有圓缺常在爭如石中月寒光萬丈照幽巖石上雲端兩奇絶馬虛中霞外集賦月巖　高巖挺椎姿本根神地軸青天月飛來炯炯照幽獨我嘗觀炳妙識此真面目理惬心自知慎勿語流俗　明月無古今寒巖了今古體用元不殊明晦從吞吐既不昧本根疇能畏風雨持此問虛空虛空定相許儲文卿詩天然合成璧落日透巖暉不盡團圓影應知梅蝕攀騎蟾人已去擣藥兔忘歸惟有婆娑桂吹香度客衣徐梅埜先生集大巧工夫本不全清光整缺未教圓豈無妙補蒼穹手脩滿冰輪送上天姚成一雪坡集巖影欹空月欲圓天風吹動碧雲端到天一半已如許真到廣寒應更寒李忠定公集留題月巖　廣寒宮殿寄幽巖忍滿非緣玉斧劖皓魄半輪橫道左清光千古照江南陰精凝結元無質神化胚胎豈易摻好是月華生碧落扶疎桂影遠相參吳芾湖山集遊月巖仙人蛻骨幾何年姓字于今秘不傳

石壁蒼崖無處問空餘洞府尚依然　平生性僻喜巖居事不如人只守株擬欲結茅依石肆仙人還許我來無徐安國西窓集題重遊月巖　老眼重游識舊摸躕躇凝望意何如峯回路轉驚埋壁雨散雲收憶墮梳日借空明還皎皎風搖桂影亦疎疎劉知羽舞歸來久幾對高寒相步虛頻年往返城西路目送高巖有底如正想雕弓思繳射偏疑寶鏡罷妝梳一夫傲倖成何益千古標題顧不疎安得御空挂杖杖飄然容我一冲虛徐衡仲詩月巖道中　萬空煙雨晴藍輿卯酉昏奔困未蘇叢眼神驚恍如失倚空凝面擁蟾蜍　又次張子永同遊雲洞月巖　瘦竹頻敲稚子班此身何似白雲閒詩成醉墨三千首欄倚衡空十二間惟石驚心排磊磈飛泉當面瀉潺湲幡然莫卞歸時路又見山頭月一彎徐似道詩過月巖　橋虹跨水千尺巖月倚空半規哉晚相看如昨夕陽佇立移時陳舉陵太倉稊米集上饒道中望月巖　瘦馬度莽蒼悠悠忽長年群山不知數衮衮來眼前忽逢天上月下掛蒼崖巔炯如碧玉玦中空實雲天巖柯亦薄相為作蟾桂圓陰晴無顯晦千古長嬋娟坐令馬上夢憶我江南川江空月自吐萬頃含風煙靜聞欸乃聲入我獨宿船誤從塵網中見似喜欣顛何當追昔遊擺脫區中緣買地結茅屋攀雲躡飛仙朝吸白露光暮

歛山根泉清歡儻可結浩歌與周旋楊誠齋集宿月巖　月華無滿亦無虧天借寒光芳半規長掛冰盤下弦魄新生丹桂出輪枝偏令南省登金客爭賦東堂片玉詩傳語嫦娥還有妹請分一箇任逌奇李曹伯可齋集己酉夏詠月巖　老蟾獨畫蘊蓬嵬下壓衆迹誤米石江名崖亞峽山長風送之來寄影千丈巖列壁當層雲虛白生光寒婆娑仙桂影中着孤根蟠完完學翁初盈盈一鉤彎如出滄海頭半揭煙霄端風雨不改度晦朔從循環山靈奪天目作此奇哉觀閑盡來去人了不省其類所欠斷鰲姑一闕難磨鏡憑誰駕長梯取置懷袖間爲施玉斧工脩作寶鑑圓豈無女媧之手呂翁指運此神造應非難何如存我真面目嫵媚一笑只作青山看陳傑無爲集題信州月巖　岡路陰陰忽半規無盈萬古亦無虧鑿開空洞地有根劈下廣寒天不知小著山河偏影處平分蟾桂上弦持遊人莫詩清光少照見江東興盛衰名賢詩題月巖　世道從來滿則虧十分何似八分奇青山作意常千古只露巖前月半規孫覿鴻慶居士集月巖寺寺有巖石高數十丈一穴中空如半狀號半月巖　老蟾蝕月缺破鏡擲道邊金樞壞一夕玉斧斲千年何人挾寸鐵捕羽飛上天但令蛙蝶死重看十分圓段允迪詩題倅治月巖石　巖月韜藏閟歲深故老空傳無憂尋一朝掘起污渠下何書焦桐遇知音高才固未識男識女亦埋沒隨浮沉春風斲蝕土花古夜雨暈出苔蘚浸再使通守湖海士熏奇不吝橐中金終日坐對無俗慮大書傑句銘石陰此書定知傳不朽後人視昔猶視今歐陽守道巽齋集題興善院淨師月巖圖　君不見長安市擾擾行人如聚蟻不惟賈客與塵民往往縉紳大夫士投身鬧處思山林欲歸未歸長苦心夜深燈火如白晝嘔啞絃管喧繁音孤客欲眠眠不得四更五更人暫息忽然車聲鳴巷中百官朝早傳呼亟我時起坐一喟然推想紛月方流天嗟哉市朝不知夜把此清景何由緣歸來重覓凝虛伴塵勞餘業猶纏縛高僧過我出畫圖月照巖心曾仰看有巖有月瑩佳哉僧又不俗何方來此巖豈是南海觀不然五臺峨眉鴈蕩與天台巖空月圓僧靜坐不可話頭勞勘破人言腰錢騎鶴上揚州何如巖中月下從僧遊程公許滄洲塵缶編題信州半月巖　巖際半輪月神工幻作奇本來無顯晦何自有盈虧嵐霧凝蟾影藤蘿影桂枝能令萬里客爲爾憶峨眉胡廣泉然集題上饒半月巖　何年落月掛蒼山長似瑤梳插翠鬟擬琢半輪營魄處莫教如玦只如環　瓊樓玉宇亞天開織女天孫靜往來月姊故應羞老退謾除私館墮巖隈　每見雲端上下弦遙憐破鏡兩娟娟頓移此景

蟾宮去月月當令一再圓　非關狡兔穴中藏肯與巖巒飽寸腸只恐世人嫌冷看故依雲岫掩寒光趙善括應齋雜著好事近　新月巧穿山桂樹影高群木任使雲遮煙鎖自春殫秋綠　我來折得最高枝踏破一輪玉寶斧脩教圓樣放十分光足

偃月巖

應天府志

偃月巖在應天府六合縣靈巖山其山嶺高峻南北爲偃月巖下今有法義禪院

水月巖

竹溪先生集水月巖詩明泉落巖深滿月掛山須疎星淡河漢下與水光白了然心境空炯炯照仙宅鴻鳴夜更清欲臥已終夕

海月巖

廣州府志海月巖在本府東莞縣亭頭場海濱昔九座禪師遊於此今有巖

明月巖

桂林府志明月巖在本府城北五里　山角立其巖南向緣磴而上空明瑩潔清有道人居之今荒茀爲祀神之所

小月巖

宋韓淲澗泉集題潘舍人小月巖　山石漢漢明寒煙空中一見心喜之平生玉斧脩未圓幾年只在靈溪是長安人家雜塵土驚佐轉庵能斷取知君詩眼留萬古不待四更看月吐

透月巖

元王惲秋澗集透月巖記　壬子塞向冬蟄不出戶者兩月適寒賦回燠乘休郊游步過故人子也鮮伯之居有奇石巖侍堂背銳上而豐下百竅洞達大者爲巖小者爲竇峰者爲岑路者爲脉復形勢之所當出者又皆人意與會表裏瑩潔渾然天成願而睨之如華峯半圭高插雲表余乃百匝摩挲襟袖盡潰主人因乞名於余即目之曰透月巖何其石堅凝爲實物也今玲瓏秀麗實而能虛疏風逗月回伏景氣如神劖鬼刻出奇乃爾誠百不一見也主人喜其名佳而物稱明日過門懇文其狀予告之曰昔汝父新中府君熟其平生久矣爲人安靜遇禮而用和者也嘗買一石日與之伍呼爲石友乃臨終曰吾國俗近古不封不樹然我歿當以此石表吾岡西墓田何嗜好其篤也如是因念昔陸績官鬱林裝鉅積以越海鄭瑞守衆江輦六石以歸秦前人稱道筆之簡冊非特見其潛僻也正以二賢操履當筮官行己之際以廉靜爲心由篤實而致輝光之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呼汝父之志固有慕於昔賢今汝能其衆世業亦廉潔自厲復董置奇石思繼靜觀之樂因述以求心遂能堅其所已至而厲其所未至者焉又得一悃愊無華吏矣不然將以物爲玩徒成喪志之癖非余之所敢知也於是乎書以貽之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冬季節前三日記　又詩偶到詩家思邈然一峯奇石墮吾前千金欲買物無價百穴潛通小有天花露逗香滋碧潤月賊含景愛幽妍從今

紫翠芙蓉夢。不到齊州落照邊。蕭勤齋集日月騰光六合。千巖細大皆通。閒道主人方寸。政如此石玲瓏。

月暈巖

溫州府志月暈巖在本府瑞安縣五十六都。其巖插漢。上有黑書月字。楷法宛然。旁有巖頰半月。影映溪水。

月湖巖

廣信府志月湖巖在本府萬壽德元觀。碑信州貴溪縣有曰英材者。背夹巖岡。面雲林三十六峯。曰香爐。北峯曰月湖。

月帔巖

永州府志月帔巖在本府道州寧遠縣由村。梁武帝時有僧。跡自南嶽來止於黃庭觀。居白馬巖。一日臨溪浴。即隱去。留所衣月帔在杉木間。數百年不壞。巖中坐席舊迹宛然。

午日巖

福州府志午日巖在本府尊德縣。邑人程公端午日入巖採藥。忽然輕舉。因曰午日巖。

巖

甘泉巖

贛州府志甘泉巖在金精山北。泉瀑自巔而注。故名。舊有七佛寺。周益公記。舊游於寫真曰。坡陀七佛之巖。即此地也。巖與桃林山相望。李後主時。七浮屠入謁。形貌奇特。自言住此。後訪得七上像於巖間。立禪惠院。賜銀字金剛經十部。山頂瀑布下垂。名以天池。水入石中不見。山前忽涌出。景象幽絕。舊有濟幻米。贍衆粗給。後有鐫深求巖者。米遂絕。亦可戒貪云。曾𧼈山詞。木蘭花　斷崖拋雪瀑。又潛溜入山跟。聽暗壁潺湲。山中紫霧。山下紅雲。當年七僧甚處。但空餘老刹靠巉峋。底事神糧不幻。翠窩勝積香塵。　紛紛結社種蓮人。名氏已無聞。有銀書般若。金陵故國。斜救空存。爭得十晝銷殞。為讓皇宛邑脫沉淪。往事猶堪一笑。巖花亂點烏巾。

醴泉巖

武陽志醴泉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南二十里。邵文靖居休于此。

聖泉巖

延平府志聖泉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天竺里。崇奉定光聖公道場。居民祈禱之地。

寶泉巖

金華府志寶泉巖在浙江金華府浦江縣。或傳黃巢之亂。邑人避地獲免。因以保全名之。訛為寶泉。今巖上有泉。泉甘而美。禱雨有效。泉之稱當出於此。武義縣志寶泉巖在浙江金華府武義縣南二十里。上有方池。廣丈五尺。深數尺。甚旱不竭。禱賽多應。泉甘美。瀹茗宜之。

玉泉巖

元王惲秋澗集元貞二年正月中旬。兩夢登海山絕島。明日隣人葛巨濟以此山見示。巖凡四面。背自天成。色深翠秀麗。惜其淪落泥塗。慘淡有未之發者。上刻五題。曰壽山。曰玉泉巖。其傍絕頂有懸流一脉。下注山足。甚鮮明也。曰崆峒洞。曰子陵灘。曰白石瀨。皆以金填。形勢與玉泉山不殊。疑前金宮中物也。　兩夜登臨倚碧岑。夢中驚絕此崎嶔。朝來舉射婷婷底。笑煞平生未足心。

雙泉巖

柳州府志雙泉巖在廣西柳州府來賓縣西北一百里。闊丈餘。夏凉冬溫。士人多於巖中結課肄業。舊傳山中常患無水。忽一日雙泉湧迸。因名。

百花泉巖

寶慶府志百花泉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

萬泉巖

寶慶府志萬泉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舊志在城北十五里。內平廣可坐數十人。

湧泉巖

嚴州府志湧泉巖在嚴州府分水縣南四里。前有湧泉池。歲旱民多禱焉。新定續志注下有唐令公廟。

崑崙巖 山海經海內西經崑崙之墟崑崙之巖。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巉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羿或作聖。

震山巖 袁州府志震山巖在江西袁州府宜春縣西有弋林乃盧氏隱居。盧肇爲記云。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峯。四首相舞。兩或作而仰成形。況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故名之曰呼崗。意者亦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茲事或作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滸或作滸溪之溪。邑人彭先生嘗釣此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贊應中。詔以王帛召先生不至。特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祈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瘋樹之林於溪南。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屢天嬰之茂士也。爲政薾萌。天恙安之或有故是二年仰之。而以震山易呼崗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鳥置兎。挾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者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欒杉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王帥高公因戒吏以丹

書貽盧氏。使西疇之人世世掌之。將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一月二十三日謹記。陸經詩稍變春羅色。還追雲壑遊。俯探青玉窟。傍挹翠綃流。九夏日車冷。四時龍氣浮。隱淪今不見。釣叟浪垂鉤。李觀詩鮮日媚晴霄。泉石間馳驟。酒味醲於春揖翠迎春風。坐映珪璧秀。六合閑情悰。昔人抽全璞。激脫追冥鴻。里閭味前塵。慨慕滋無窮。蓄蘊非一朝。出處固異同。曹訓詩巖靜塵埃了不侵。公閒出郭喜登臨。雲山兀兀自朝暮。江水茫茫無古今。鷗鷺翩翩明遠目。漁樵歌唱動歸心。綠揚紅杏春風裏。誰與幽人共賞音。莫若晦詩一巖孤峻出塵埃。下瞰僧坊七寶臺。鴻鵠凌空無礙去。溪山供望有情來。臨風笑語飄飄遠。舉酒襟懷落落開。莫訝作詩詩句好。醉魂飛自月邊回。湯辛老詩地勝黃天隱。能來有化成。酒無多酌我。物有不平鳴。水涸雙溪斷。煙空疊嶂晴。雲霄期萬里。胥次得縱横。李若水詩翠石黏雲濕。寒巖帶蘚深。樹函懷古意。水印讀書心。經濟神猶在。幽棲邈可尋。青氈吾舊物。彷彿臥山陰。羅充開詩身倚層巖興莫窮。若爲鬱鬱在樊籠。故人話別傷心裏。尊酒論文醉眼中。萬井疊鱗烟霧暝。一江如練水雲同。衛公慷慨風流在。却愧新詩力未工。趙善堅詩低帽白蕉衫。蹔馬上叢路。爲我撤是設。特有清風度扙吏躡遊屐。捫蘿窮幽趣。怪石鳴瘦筇。狹徑窘危步。雲開啓深洞。玲瓏天巧露。僧居羅上下。鐘聲答晨暮。長嘯排翠霧。圍碁驚振鷺。闌寫屏絲竹。恐爲風景污。拂蘚題蒼崖。縱横醉中句。茲遊宜易得。載酒莫辭屢。

斗山巖 寶慶府志斗山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二十餘里內高廣有石神。前垂鐘磬。深處有石田。丘陵分明。旁有石牛。旱有禱於其神。

霍山巖 惠州府志霍山巖在廣東惠州府。

銅山巖 金華府志銅山巖在浙江金華府去郡之西南三十里。習者鄉銅山之頂。深十數丈。闊亦如之。若房闥然。父老言古有銅牛見。衆逐之。投山前塘中。時謂銅精。遂以銅山名。旁有銅山廟祈祉。巖設白佛齋於巖下。以企秋成。白佛不知何神。相傳昔年旱。自蘭溪逆水流一木像。服白衣。狀若仙女。邑人異之。詣佛剎。禱即日大雨。今郡境精藍皆設像祠之。以其白衣。故號白佛。

但山巖 郴州志但山巖在湖廣郴州。宋宣和太守阮閱題。空山夜雨鬼神愁。怪石層崖虎豹憂。鳥道不通車馬到。只供衲子羽人遊。

青山巖 延平府志青山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本都含源安奉金仙香火。鄉民隨禱隨應。

隱山巖 溫州府志隱山巖在浙江溫州

府境內。

巢山巖 杭州府志巢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貴山巖 杭州府志貴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牢山巖 杭州府志牢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南山巖 元一統志南山巖在廣東瓊州府境內。王士熙詩云。上方鐘磬下方聞。山迥林深絕世氛。錫杖月移青竹影。袈裟風動素烟紋。留連永日茶偏美。傾倒清泉酒不醺。堪嘆重來塵土迹。短衣瘦馬又黃昏。一在貴州境內。曾丰撙齋集萃嶂窮頭與漢齊。谽谺深處着招提。居焉若寢殯爲室。登者如仙玉作梯。雲窺旁通吞日月。煙蘿倒拔掛虹蜺。我來已落葛洪後。姑拾其餘細品題。元薩天錫詩集南巡歷歷遍遐荒。驛路車塵接二方。說法堂前雲靄靄。煉丹竈上樹蒼蒼。洞中仙果千年老。巖畔奇葩四季芳。王處風霜驅瘴霧。人間無地不清凉。

太山巖 泉州府志太山巖在福建泉州府安溪縣。本名大尖山。縣之北有巨峯。介乎還集來蘇龍興感化四里之間。高出群峯之右。故以大尖名之。道者黃法惠。先庵于縣之南山。邑人敬之。一夕大尖山上有異光。人頗怪之。明日往觀。則道者在焉。因巖架屋。取其山之名。去其尖字。目之曰太山巖。太山之名。遂與清水並著。二道者皆永春人云。元滕仲禮詩集

效靈山高體泰山巖巖有如此兮根磅礴乎厚土峰峻極兮穹冥太初瀰
三元氣是皆洪濤巨浪兮不知何代凝結而為形乾端坤倪忽呈露文理
錯綜而貫兮下聚元形而為嶽上聚元精而為星維嶽異茲東服兮巍然
巖君坐大庭群山列侍悉臣妾鞠躬俯首聽使令恭贊造物春四海孕載
神氣流風霆在昔熱華巡狩而致祀兮明德與燔燎而惟馨豈聞風行雷
動千衆萬騎隘原野增高厚下肆侈誇鴻寧七十二君果其誰兮金泥玉
檢剎何事茂陵曹子言非經陋我呂政不務德虎視黔首窮兵刑東遊求
仙恍惚無所遇歸猶誑嶽誣云亭大夫有松不與蔽雨雹當時要洗姦斯
鋸聖朝禮秩若稽古歲特香火來帝祠惟嶽降神佐國祚不騫不崩憶萬
齡永為皇國作鉅鎮豈徒千里供一青何當長袖拂絕頂一杯敬奉山之
靈我從孔林北馳遊覽兮雲煙變態若相迓馬首三日
贈畫屏平生奇觀一朝遂高登俯瞰火輪半夜升滄溟

高山巖

延平府志高山巖在本府沙縣境內

靈山巖

瓊州府志靈山巖在本府萬全縣後山之南有石如室宋鄉士陳忠等建屋傍之以居僧施田以贈

氣山巖

古三墳書氣山巖聖人以深宮養性

洞巖

嚴州府志洞巖在本府壽昌縣西四十里
洞極深邃盛夏人或持火而入至其深處寒不可禦洞中水常泛溢有魚
躍唐大曆中縣令穆君嘗來遊覽詩人李頻從行先未甚知名穆愛此為
勝盤礴久之微吟曰一徑入雙崖初疑有幾家行窮人不見坐久日空斜
得此二聯思頗遲澁頻曰余已得下句願繼之因曰石上生靈草泉中落
異花終須結茅屋向此學餐霞穆見其詩格深拔深加嗟賞頻名自是而
振廣信府志洞巖在本府上饒縣北三十五里林壑掩映巖石奇秀有石
竅之俯身下四五尺乃平寬可數十人坐巖上垂乳如纓珠纍小溪水流出
其聲清壯越溪以往始深黑以火燭之乃可進好遊者以為可行至數里間
也其傍有尤美軒乃提舉兩浙東路茶鹽湍石喻樗子才為縣尉日所名
有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端明殿學士玉山汪應辰聖錫知上饒縣
沙隨程迥可久詩　尤美軒在玉山縣小葉村喻子才作尉時名之取歐
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所謂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者後數年舊軒既毀復作
寺僧移軒山下汪聖錫要詩叙本末因成數句寄之　呂舍人詩　故軒在
何許遠在洞巖側洞巖山水勝自與塵土隔天以奉幽人寧肯媚過客尉
曹昔吏隱到此若有獲名軒曰尤美盡去眼界窄坐令歐陽公餘意轉明
白車馬走道路我久度此厄茫茫六合間於此有安宅軒雖有成壞山本

無異色寒頭見林壑不必更遠索　江端明詩　尤美軒外易所名也中
更推毀僧復築於故基之下蒙中書呂公賜詩且有教誨之意謹賦此詩
巉然絕壁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環左右煙雲變相隨高
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汗頳頽如夏畦却凭軒檻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
躋愛山願作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綠浮鳧
鷖歸尋舟剡餘已往扁榜僅能存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排拱
栟方欣勝觀還昔日忽得妙語來磻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
迷甘與山僧為逆旅自使歸如相枚鎳揩明通壅悉還汝無所還者吾其
棲但慚屋上復架屋空貴囊中金米跡　程知縣詩　尤美軒在玉山之
洞巖玉泉先生所創上饒公重葺　儒賢不自居遠慕六一翁洞巖天下
奇超出群山峯欝積秀和氣鍾我蓋世公氷玉相輝映盛事古無同公今
忽乘寒而我來自東列炬照幽遠捫蘿扣玲瓏陽崖能牽景陰岫自藏風
嵯峨異狀玉淙激狀流通須臾鍾磬發乃得梵王宮亭衆亦云舊遠日增
憑空禪老霜顛毛歷歷記前蹤名儒天一涯悵仰無權悰諸友命之賦萬
象矯莫從異時倘湛輩名託峴山崇　徐思遠詩　跨馬絕風煙夜與雲
俱宿彈琴向牕間微月挂森木曉行巖上路一溪緣淨綠路窮入其中溪
流貫山腹叢開類天設石亂疑鬼伏水從何自來乃爾瑩心目叢前野僧
居種桃滿空谷惜已過芳時不見花芬馥平生青霞志恥受紅塵辱老我
矛三間盍山疑可卜　宋禧詩　翠巖仙洞白雲深躡石捫蘿一訪尋真馭
不達山色暝澗風吹袂冷森森　劉述詩　英英洞口雲弱石繞一縷須臾
偏空山霈然作靈雨萬物一以澤孤蹤無處所我心良所珍作詩以自矩
劉須溪詞遊洞巖夜大風雨彭明叔索賦醉墨顛倒　坐久語寂寞泉
響忽飄空不知龍者為雨雨者為虎龍者取交流萬壑不數飛來千丈高
壑總淙淙是事莘莘悉剝裂石欵弟姓　敲鏗訇捫滑又藉蕤蒼苔覓句來
半掩厚意復誰容欲說王元害事未必玄都
千樹得似洞中紅蕚語亦須倒洗爾不平胷

靈洞巖

宋黃勉齋集實蕤之山洞卅忽
之可足履走磴蒸蒸灌叢一清泉響環珮叢前古木交柯柯當中
開谿上有石室高差峩乾坤開闢已呈露鬼神守護頻撝呵宜門躋洪不
可入以火來照所見多出門小洞亦奇絕神龍杳然吞吐還勝景如
此難重過手倚石壁頻摩挲安得雄思如懸河長吟大詠仍高歌

洞清巖

肇慶府志洞清巖在本府境內有石柱昔岑洞清隱居修道于此後人因名曰洞清

蜜巖

贛州府志蜜巖在太

府鄱陽縣北一百六十里。

中洞巖

靖州志中洞巖在廣信靖州西一百里在來威寨西南七里大畧如古城巖而中有穢嘗石蓋地近黃右云

峯巖

叙州府志峯巖在本府宜賓縣西百里山坡荔枝建袁多屬寇氏黃山谷詩云寇氏平家綠荔枝即此山所出與定誇山互註

靈峯巖

汀州府志靈峯巖在本府清流縣南二十五里巨石巍峩清溪環繞中有洞穴成於天然

瑞峯巖

邵州府志瑞峯巖在本府泰寧縣西四十五里與羅漢丹露二巖鼎峙中有五百金羅漢院

高峯巖

杭州府志高峯巖在本府境內西

湖光巖

雷州府志湖光巖在廣東雷州府遂溪縣東六十里本寧托村也父老相傳漬澗皇澗一白牛入村鄉民殺而食之惟一老嫗不食翌日風雨大作一村盡陷成湖居民淪溺不存惟老嫗攜一傘竹行至湖岸以傘竹倒插於地而去後傘竹倒生於岸側今無存矣湖有叢其狀如屋後人於前接蓋屋廬建立佛像于巖屋之下前有湖水澄澈後有峯嶺壁立舊名淨湖李綱伯紀來憇此地嘉尚景物因改名湖光巖巖之北有寧托大王祠歲旱鄉人例刑白牛祭之即雨宋末封為靈惠侯方輿勝覽云在托寧

二村陷為湖水深不計尋丈湖東有二石巖可以為屋宇餘巖穴皆可列坐後人於大巖前建佛庵數間一境清幽真洗耳之地舊名淨湖巖宋李丞相改名湖光巖又於湖西絕壁中有巖名白雲巖若城門然靖康中有僧白琮者居其中人罕至者宋末避地者多往依焉詳見陷湖及靈怪二叙建炎三年丞相李綱贈琮師兩句後題云琮取居巖去城八十里巖在湖上水西十餘里結茅數間假石而祠巖空可居松竹環合景物幽勝殊恨太遠不能一到也舊名淨湖今為易之曰湖作光且大字遺之碑刻置石壁間宋宣諭使曾毅院淵子有詩云云宣慰使　曾留遠詩天風吹轉入湖船來結遊湖未了緣一徑只容飛鳥過四山如護老龍眠禪心秋月寒潭外客思孤雲夕照邊却笑渠谿元不到清吟空把斷碑傳　袁袠詩萬頃琉璃一鏡平巖前獨立石風生我今不復稽山去莫使時人指姓名

青時巖

杭州府志青時巖在本府於潛縣

烏時巖

杭州府志烏時巖在本府於潛縣素明巖三十里

海巖

元馬虛中霞外集海巖詩老骨蒼寒屹太空不教花草媚春風中藏生意無人會只道當年禹鑿功

三海巖

欽州志三海巖在廣東欽州府靈山縣西二里錢巖月巖龜巖此即三海巖也治平二年郡守陶侯弼始訪得之總名曰三海巖錢巖內石上刊有陶侯詩序云一呼雲際天光內通如月半破一若巨龜殺到倚崖下一中窪上隆前卑後昂狀如覆鼎蓋於曲突竈上端有陰竅刀布存焉下有盤石螺蚌負之予疑上古之時海潮于此一統志刀布作峽巖按圖經錢巖昔有富家翁藏錢竅中樵人方取之力不能到故石詩云　靈邑西南古洞天我來方信海為田無名不入州圖載有路空聞野老傳今日登山人採蚌當時飲馬客留錢賴公昔記麻姑說三變桑田是果然

沙巖

廣信府志沙巖在本府貴溪縣治東

清水巖

南昌府志清水巖在本府分寧縣東北二十里職方乘云三十里解空院後有南北二巖南巖有石室方平高深兩傍嵌空石乳異狀肖似人物鉅石中立儼如獅子其旁鍾鼓石龍蟠石者乃囊之佳處也北巖奇山北去可一里許洞穴如圭竇入崎嶇而深入由有石田石硯石佛石禾石粟之類巖中多蘭蕙春風披拂香氣芬郁黃山谷嘗作清水巖詩以示郭明叔其序云清水巖號為天下勝處去縣庭才二十里一山空洞如覆青玉盆也寒泉在其間甚壯急至巖口伏流入石鼻中巖下有石鍾鼓磬其聲清越不激衆衣跑跑能警動人世間金革聲

不足道也巖前平衍略可坐千人又[illegible]嘗司公書一詩吾[illegible]水其源渾渾混泡注云水貴湧之質交泡有音嘗聞清水巖空洞極明好虎狼儞部曲仙傳拾遺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天柱山虎常馴擾於左右下可撫而牽之又出山虎亦隨焉扰首隨行如羊犬[illegible]李賀傳行無部曲行陳鍾鼓天擊考唐國史千有鍾鼓弗鼓注考擊也釋文鼓本或作擊雲生卧龍石水入煉丹竈有意撰夢挂山祇應洒掃[illegible]所歷一飯跡便出西客封域中清水巖泉好金堂出送不仙走書勸者[illegible]源人已生千古遺井靈蹤泉能永游俗子跡可詩吉安府志清水巖在本府太和縣西北三十里其巖可容數百人其深不可極[illegible]百許人有泉自巖麓注入石穴中舊傳嘗有持燭燈而入見石燕星燈撲人行約十餘里聞擻綱聲乃懼而還泉州府志清水巖在本府晉江縣西北四十里地名便村有山名張巖山有巨石嶄然露于叢樹之間[illegible]濟大師所居也[illegible]清源志清水巖在福建泉州府南安縣[illegible]

泉庵在黄蔔山泉皆出於石罅祈雨多應山腰有石竅深六尺廣二丈其水盈涸與潮相應。

潮水巖 寶慶府志潮水巖在本府武岡縣南一百里秀峰羅列崖石峻峭巖深數丈內有泉水橫流數日一潮小至半巖每至月朔巖水四溢及暮方退巖上有廟歲旱鄉民祈禱多獲感應。都梁志云一出於峰頂一穴竇中其形如釜深可十丈或三載或五載始一潮則水由穴出號吼湧沸直騰半空高數十丈。其年必至大熟鄉人以此占之常時無水止一枯穴耳。又元一統志云在龍江奏田卯午二時潮潮則魚蝦群出。

聖水巖 聖水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西瑞溪十五里巖中有三石乳下垂其大四五圍禱雨輒應有祠宇。一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西百里陽源之東。狐峯峻峭甘泉飛瀉禱之飲之可以愈疾亦名祥雲巖。潼川州志聖水巖在四川潼川州大足縣東三十里。

觀水巖 廣信府志觀水巖在本府貴溪縣若一人俯溪之流以觀者。

撒水巖 在戡緣巖之北宋王十朋梅溪集撒水巖詩龍卧靈湫志未伸特特噴水撒行人雖然未捄蒼生旱聊欲澄清世上塵

白水巖 惠州府志白水巖在本府博羅縣東北二十里象頭山廻羅浮山之東麓也有白水巖在其陽。衢州府志在本府信安縣南六十里道成鄉。歲雩有雲南出則雨北則否。滿壽巖心泉學詩叢白水巖詩泰山有積電。坤媪乃善藏何時發靈祕一脉流青滂。至仁及物意後世疑濫觴巖蟠久懶卧碎易離電光豐隆亦豪舉夜半驅阿香。天鼓何處來大雪驚飄揚飛星雜雨射怒霓翻飆狂。倚欄兩眼眩應接俱弗遑。呂梁三十仞吾聞老蒙莊行歌不憚險習坎守故常。峨眉有仙伯佛迹窺荒唐。淮足弄海月戲侮相頡頏堪笑夫筋人氣骨何蕿尩醉呼李太白欲製芙蓉裳此泉頗為酒萬斛輸滄浪蜀叔耿我夢九疊迂我腸。瀟湘更詭異龍湫舞堂堂何當寄鵬翼瞬息天一方。仙人笑孿臍滄海觀稊粟。人世彈指頃萬古天地長蘇遷斜川集有與歷畫黃節崗青山壁立聳太行忽驚雷轉山石裂濤頭千尺分錢塘。飛空雨霓寒崖碧倒影垂虹射精日。高巖俯瞰先目眩杖策縱觀森股慄只疑天河瀉地上。又恐瀧須飛山脊猿猱悲鳴霜樹折。虎豹震動山月黑。千年水石自成竇下有蛟龍深莫測明年歲旱當汝求。暴雨一聲飛霹靂。

溠水巖 杭州府志溠水巖在本府北十五里。

東冷水巖 杭州府志東冷水巖在本府二十五里。

西冷水巖 杭州府志西冷水巖在本府二十五里。

曲水巖 重慶府志曲水巖在本府夔州雲陽縣北。

水簾巖 池州府志水簾巖在本府建德縣即仲尼巖也。輿地紀勝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西南一十里麻姑山志歸亭跨清流其下有水簾巖舊有龍居之。一在麻姑山金龍潭之側沈彬詩有水簾巖底是龍眠之句。梅聖俞宛陵集遊水簾巖詩春山時獨往榛穢旋芟斸飛泉敞幽巖香靄蹴朝旭。光垂白龍髯鳴激寒潭玉。半壁生畫寒陰草涇秋綠。穿藤出溪口。流沫縈山足。莫遣吏人來方歌白雲曲。

水竇巖 元安熙詩遊水竇巖題名 神峯道人以大德癸卯正月戊午梅來游茲巖觀浮休石刻長吟坐嘯於飛泉怪石間。飄然若有得也。同行者曲陽令董侯士良平江路監稅宋鼎門生王俊民道人則安其敬仲父也。

湘水巖 桂林志湘水巖在廣西桂林府城東三十里俗號聖山巖水夜半則潮上巖。日中則潮下巖每日如常略不衍期山腰地廣數十畝群峯環擁其水或傳三十五年大潮有異人出焉。

弄水巖 元王景初蘭軒集弄水巖詩白雲滿西溪不浣杖屨塵誰知空巖下弄水有幽人我來觀題名物在跡已陳磐石臨清泚小休勞倦身飲罷猿鳥去濯纓得相親一曲滄浪歌清風及隱淪從教桃花片流出山中春作詩示同遊深德期日新。我愛西溪水冷冷響佩環偶逢蒼石坐聊對碧波閒。塵土逍遙外球璣播弄間濯纓人不見猿鶴怨空山。三溪四最佳每到輒懶歸緣樹相留連白雲共蕭散雲根有寒泉注潭潭已滿雖無塵纓濯亦足供漱盥題名彼何人意長浮世短取酒澆蒼苔今古付一莞。

滴水巖 廣州府志滴水巖在本府番禺縣碧虛之上四山壁立林木森蔚飛瀑下注如水簾然巖下有穴可容膝世傳異人坐隱于此。上有古鐘懸于石前下有亭名洗耳今廢鐘亦不存。一云在番禺縣蒲澗之上峭壁屹然飛泉下瀉勢若建瓴。東坡蘇公詩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又二巖在蒲澗寺後唐李群玉詩三首云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瀨潤有窪持非山餘為代粮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秋光裏浮溟興甚長。 行盡崎嶇路驚從汗漫遊青天豁眼快碧海醒心秋便欲尋河漢因之犯斗牛。九霄身自致何必遇浮丘一作揭帆赴飛鳥一滑日達舟 南溟吞越絕極望碧濛鴻。龍度潮聲裏雷喧雨氣中。趙佗丘隴滅馬援鼓聲空遐相魚鵬化開襟九萬風。一在本府東莞縣南三百八十里杯渡山有滴水巖又有瑞應巖南雄府志滴水巖在黃東南雄府城一百二十里薤湖

山高萬仞上有滴水巖潴為小湖有五色靈龜遊于其中惠州府志滴水巖在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黃龍洞後直上有景泰寺基一在惠州府龍川縣上有龕室可容數掬水滴錚然而鳴龍川志滴水巖在州北乳山巔壁立對湖兩峯丫髻對峙有飛泉千尺置槽引以給州人大安縣志滴水巖在湖廣沔陽州大安縣西七十里兩山峭拔其中一峯特有飛泉千丈下至山根激石生花傍有觀音大士溫州府志滴水巖在浙江溫州府十二都三株松山臨汀志滴水巖在汀州府上杭縣東北七里石竇有線留直透瀉巖下又有石井深不盈尺儲不溢汲不竭舊傳定光古佛嘗駐錫於此重慶府志滴水巖在四川重慶府西北五里舊屬楊氏修二百尺深莽有二尺泉穴巖以出巖下有花數百本可遊觀鄧宗度詩石壁碎寒流行人暮已愁更傾風外耳無水不生秋　諸公留題滴水巖詩巖叟大子夫思次多夫至司轉運副使鮮于師中　囊前山溜洒如傾三峽都無此景清坐對秦宮無箔影三秦記云北七石穴之水多有靜聞鮫室落璧聲好追祓禊蘭亭會巖下有流觴曲水疑到神仙洞府行每羨渝南二十石頻來幽境駐雙旌提刑鞏彥輔　千條玉筋掛巖前一派銀潢瀉碧天疑是鮫人在山泣亂流珠顆落危巔　巖上流泉滴滴來史君巖下宴頻開衰翁聞局官清淡不許聽歌辭玉杯　天然瀟洒絕塵埃四面山如畫帳開世上何須問仙境只應此地是蓬萊　轉運判官席如明　塞上風埃撲眼多自箔本部臺檄向午飛泉欣見此巖阿冰絲不斷銀潢脉珠滴長圓月窟波暫轉杯觴開匣曲忽為霖雨下滂沱形容好景須詩筆萬古蒼崖始一磨見渝磨崖以俟刊刻提舉常傳正　豫龍秋月助光輝飄泊春風溅客衣百尺水晶簾不捲數峯巫峽兩長飛羽觴脩禊行將近蠟屐登山定不稀自恨雲巖跡如掃伏君借眼騁芳菲宋李端叔姑溪集宿滴水巖懷趙德麟和壁間韻　滌水瀉靈竇鏗鏘韶濩音樹深猿嘯月山迥鳥歸林一曲廣陵散再歌梁甫吟天邊有鴻鴈莫寄此時心劉才邵杉溪居士集題滴水巖　泠泠清響落巖中正抹由來觸處通一滴也無真戲論誰知白浪已騰空　曾動曹溪一掬甘笑他梁燕自呢喃根塵即是圓通境箇裏何妨古本參馮太師集飛泉分下一巖寒誰識神功借意難瀉出龍茱投石上綴成仙佩落雲端離山便有江流雜當道寧辭宿眼看莫把狂吟題不就十年餘思在欄干　重遊滴水巖　仙佩玲瓏白玉寒每來常與寺僧看愛眾未有林泉約重到巖前為解鞍

響水巖

杭州府志響水巖在浙江杭州府於潛縣巾子山重峯之內中

有一港步履者聞下有水聲泠泠不絕不知流注何處臨安志云詳見天目山

藥水巖

方輿勝覽藥水巖在湖廣沔陽州去舊沔州三十七里有藥水巖院正南有二石洞大洞在佛殿後小洞在佛殿南兩洞之間有一泉西流入嘉陵江謂之藥水飲之愈疾上山約五里有一洞謂之石乳洞容二千人前有一泉冬夏不竭沔州志鮮于侁詩千峯環郡宇二石繞城堞每憐山水佳況復闞崖穴宋李踏蕃先生集巖前曾老腐斤椎洞裏仙人不可招龍睡有時慳小雨春長無地覓靈苗與攻中散亟時懶更沃文園異日消調鼎和羹須玉液預私清泚注輕瓢張方平樂全集武興長舉縣東十里藥水亭下官道三四里亂石崢嶸流泉迸激岐嶺十四盤而至石洞懸乳三皆徑圍二三尺下有石臼容可四五斗石泉弄乳下滴臼中溢而流入嘉陵江洞外有大石砥平云仙人煉藥臺也俗傳此泉飲者愈痼疾予過而步遊焉氷雪千巖朴風萬壑崎嶇僅能至不通騎也因留長句時甲午十月二十三日　靈泉一派蜀江通源出蒼崖古洞中乳滴雲根苔臼滿藥成仙竈石臺空瓊瓔珠絡千巖雷瑤琴琅蕭萬壑風抔勺已忻清病骨刀圭敢望變衰容

流水巖

寶慶府志流水巖在湖廣寶慶府全城山有巖流水四季不竭冬暖夏冷於內有魚蝦巖上幽花野草不計其數

注水巖

贛州府志注水巖在江西贛州府瑞金縣東三十里兩巖峙立舊傳伏虎禪師駐錫時有小竇日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行童鑿之米不復出傍有石泉雖旱不涸

三眼水巖

潼川州志三眼水巖在四川潼川州下盧阿村下有溪水貫流上有天窟鄉人避冦可容千餘家賊不能近去城西十里

漴水巖

台州府志漴水巖在本府仙居縣西南二十五里水自層崖飛下數十丈噴薄徼射雷吼雪濺道出巖下過者停馬赤城志云水自層崖飛瀉薄如水簾狀耶律鑄詩題仙居縣漴水巖　翠疊橫陳闕苑深五雲縈泛玉鸞音江山自合鍾神秀一片人間未了心

喝水巖

三山志喝水巖在福建福州府鼓口湧泉寺有神晏禪國師誦經惡水聲喧轟叱之西澗乃涸逆流于東澗　姜特立遊鼓山喝水巖詩　昔聞鼓山名未到鼓山寺勝遊不易得一失恐難值今朝忽勇猛便作入山計雅無濟勝具尚可策疲致松下止呵導山前屏車騎仰窺白雲峯俯躡青螺髻半天開佛刹傑閣照金翠路窮兩崖開巨石擘元氣何年瀉白虹一喝回狂勢衝波落山後餘力泄厚地山靈畏定力仙鬼吞盛怒至今千仞底

不見波流馭孥師水倒回。卓錫泉湧沸。異事驚倒人。此理本無二。亭遶數蒼石。刻畫幾大字。頗憐身後名。慘我當特意。茫茫千萬古。存滅可勝記。厌劫同一盡。要自濟兒戲。不如生前酒。對石聊一醉。醉到無何鄉。卻就僧牀睡。

金石巖

撫州府志金石巖在江西撫州府臨川縣西十五里。金石臺石峯五。其石色有如金者。爲第一峯。巋然獨高。旁崖巉絕。神刓鬼劃。瑰怪萬狀。峰腰有巖。狀類芝草。曰金石巖。王郭二仙嘗憇息峯之巔。處州府志金石巖在浙江處州府遂昌縣北二十五里。唐末巢寇至此。邑簿張軻倡義率民駐其上。以禦之。巖巔可屯萬馬。山頂出泉爲池。有魚。歲旱不竭。基蹟至今一一可辨。鄉民爲立祠奉之甚虔。水旱有禱立應。

寶石巖

鄭彥招撙庵類藁寶石巖 碧筒遠接銀河水。翠巘中開寶石巖。萬疊蒼雲生絕壁。半空孤影瀉寒潭。松風白晝聞天籟。貝葉清宵啓玉函。愧我宦游心自倦。拂衣何日草爲庵。十一月十五日。再遊寶石巖。與巢雲道人同登絕頂。時有閩憲之除。平田有約又重來。漢路梅花樹樹開。東閣此時詩興動。南閩何事鶴書催。承恩喜遇傳經會。振紀慚非濟世才。更與巢雲登絕頂。三山明月是蓬萊。

紫石巖

宋史地理志萬歲山。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紫石巖。又有亭曰界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有書館。八仙館。揚州府志一在揚州府通州狼山。提刑薛俅郡守臧師頫倅吳天常有題名。又一統志云遊宦士大夫多遊覽其間。

黃石巖

南康府志黃石巖在江西南康府晏元獻公類要。在星子縣五老峯瀑布泉上。舊經云黃石公遊息之所。去開先院五里。

白石巖

長沙府志白石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東鄉古虱山。後世傳昔有蕭天仙聖於此修道。巖中常有白氣如雲。巖下有泉。四時不竭。每遇歲旱。祈求有應。惠州府志白石巖在廣東惠州府興寧縣東南十里。夜常見光燭天。建寧府志白石巖在福建建寧府建安縣崇安里。其山石白。摽土不附。上有石穴。穴中有亭。溫州府志白石巖在浙江溫州府樂清縣西南三十里。高一千丈。周回二百三十里。舊記云十二真君所居之地。名白石洞天。巖高入漢。西面大海。石色如玉。亦名玉甑峯。自麓而上一徑百折。迤出峯頂。捫頂旁循側徑而下。橫入一罅中。佇立。外望海山如堆粟。日出如洪爐鑄鼎。此身恍在雲上。萬象皆其下。下有東漈西漈。東漈㵎寧中。僧寶才所開。巖壑深窈。瀑泉尤佳。又有東嶼西嶼。羣山矗矗如屏環。今狀帶其下爲兩溪。㳂流至東山爲合湖。俗傳郭璞初欲於白石黃塘建縣治。後以土軟不果。巖上有昇仙壇。眉玉泉。列玉洞。連珠潭。百丈巖。霹靂巖。藏真塢。應天洞。其巖下有白石逕。張又新云。白石逕在白石巖下。湖之南。謝公有爲民行田白石逕詩云。小邑居易貧。災年民無生。智淺宜不周。愛深憂在情。舊業橫海外。蕪穢積頹齡。饑饉不可久。甘心務經營。千頃帶遠堤。萬里瀉長汀。洲流涓澮合。連統塍埒并。雖非楚宮化。荒[illegible]簡。雖非鄭白渠。每歲望天京。天鑒儻不孤。[illegible]叢前湖水香。湖邊一逕有清塵。[illegible]石巖顛。王十朋詩云。十里湖山翠黛插。兩溪[illegible]爲上頭過。人在白雲高處行。巖下行田謝康樂。洞中辟穀李先生。[illegible]脩人間世。耕使此心名利輕。貫氏婦錢文婉詩云。兩道猪溪鎖碧山。飄然仙帶綠回環。千巖林木深渠下。萬頃滄田指掌閒。霜外天迸清興遠。金鞭雲裏夢魂閒。夕陽歸步繞仙拂。慵拂煙蘿下玉關。至和間。於巖內建屋十餘間。宣和賜名集真觀。 王十朋白石巖詩 謝公好山水。得郡古東甌。造物惜佳境。雅志多不酬。松蘿蔽鴈宕。煙霧埋龍湫。行田徑句石。不到仙山頭。寥寞數百年。天付黃冠流。巍然萬仞崖。壁立東南州。誰將補天手。化出白玉樓。兩龕藏洞府。中有群仙遊。上逼尺五天。下接三神洲。飛泉落巖腰。碧澗鳴山陬。群峯亘培塿。滄海爲渠溝。瞰視人間世。萬象同蜉蝣。我見鴈蕩山。崎嶇厭經丘。翩翩豈公子。呼我尋叢幽。初經小雨谿。忽掃群陰浮。扶筇遊巑岏。一洗塵埃眸。山林有真樂。富貴何足求。但願乞二山。不願萬戶侯。 周邠題白石巖 此景曾聞父老傳。頃無凡跡到巖顛。青霄咫尺不多地。碧洞深沉第幾天。千古煙霞真勝絕。一方水石最清淵。我行聊慰登臨興。着意來遊已四年。 蘇軾答周邠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雌映右。九仙今已壓京東。此生得有幾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 [illegible]三[illegible]書司馬入臺埃鶴入籠。東海獨來看出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遙知別後添華髮。時向尊前說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郡[illegible]。 徐照詩白石巖 一石入送天。千峯疊在前。人行不到處。仙去未多年。實暗雲生後。簷斜日照泉。空朝宣賜物。弟子尚能傳。宋趙師秀詩白石巖書 誰炷清香禮少君。數聲金磬夢中聞。起來閒把青衣袖。累倚闌干一片雲。陳止齋集地向東南傾。石際蒼海立。蛟鼉限波濤。雖大得城邑。屋然通國望。跂莫他山及。道人獨有之。置屋三四級。幾首星月欄。卻聽風雨急。于今二百年。我共冥鴻集。梧

語夕陽低。對酒秋旻濕。明朝江上舟。避雨漁翁笠。迢迢一俛仰。此道可於邑。樓政媿先生。集我遊仙都。觀獨茶。轍迹雖在車不通。鼎湖望極巢招悵。悵無羽翮凌天風。茲來幾成望白石。玉甑突兀摩蒼穹。人言真人老時齎。鑿開洞府遺仙蹤。無人共登青雲梯。躋攀伴我惟枯節。策回約略三十里。踏遍萬疊高龍蹤。斷崖冷冷落殘雨。雙石凜凜亭孤松。卻從山椒下谷口。石欄屈曲遮碧樓。頗疑山高氣凝凜。古來積雪今未融。是誰玉斧妙鑱斵。洞門雙闢驚神工。巖深白日尚幽閟。別有石竅聞天聰。傳聞峯頭貯清沘。皆鋒消滴聲冬瓏。倚身更與上虛閣。海山錯立煙濛濛。脚底千山行伏龍。手揮五絃俯冥鴻。霜林搖落當玄冬。長嘯一覽萬象空。鮮衣寄宿旦過寮。蒐夢亦墮冰壺中。曉看日出滄海東。蠟炬百萬燒天紅。眼高不數鴈蕩雄。行田下笑康樂公。未能辟穀追仙翁。頗亦有意棲琳宮。三山不覺去人遠。安期羡門宜相從。驂鸞駕鶴太多事。但欲御氣遊無窮。

錦石巖　韶州府志。錦石巖在廣東韶州府仁化縣南十五里。韶石之一也。山平壁峭。形如屏嶂。前臨大溪。隔溪見山腰有竅。嶮峙陡絕。揭厲循蹊。攀援崖磴數百級。縈回而上。過棧道可丈許。石逕依崖。松篁夾峙。先至下巖。巖旱雩禱於此。號龍巖。次巖爲觀音巖。有大士像。巖廣深六丈。上圓如鍾。腹下平如砥。有泉當巖散漫而下。如懸珠灑。前有叢篁萎映。儼成補陀。又循石壁行數十步至上巖。益奇麗。石壁赭如渥丹。頂上橫陳一帶苔色。皆小石竅。狀如蜂窠。蒼翠可愛。紅綠間映。故曰錦巖。傍有飛瀑灑崖如雪。前倚石欄。下臨大江。危崖絕壁。俯視使人悸慄。巖正向西北。前視皆石峯。夕照嵐煙。宛然紫染。凹凸米圓。駭奔猊蹲。雲霞出沒。千態萬狀。怵惕心目。觀者忘倦。當巖巔垂瀑。乃山頂龍池。自巖轉行五十餘里乃至池所。農田或縱牛浴池。牛即斃。大雨洗池。水盡乃止。宋徽宗時有僧徒居之。號石刹碑。偃于崖側。紹興中舍人朱翌經遊作記。南海志。錦石巖在廣州府州城八十里西樵巖。九真洞西有錦石巖。朱翌詩遊錦石巖　梯空何事上秋旻。要定三巖着隱君。斗柄下垂星可摘。天門將近語先聞。猿窺虎隱人驚去。牛污龍池雨解紛。憤我七年東向念。却張風夜路歸雲。巖高百餘丈。頂有龍池。牛浴即死。池中嘗有大雨洗池。王孫極多。見人知覺去。也隱巖名也。

石巖　廣信府志。石巖在江西廣信府永豐縣東四十里。土名牛坑山。巔有石屋。高三丈。深廣各二丈。巖有松蘿藤蔓。中有佛像。高尺許。故世相傳號石佛寺。歲旱禱雨多應。　一在本府上饒縣東一百二十里。上有古寺名幽巖。　一在本府玉山縣二十餘里。可容數百餘人。　馬

大同詩題龍潭石巖　攬轡觀風只課程。風雲要挹楚鄉清。巖扉巢嶮覩山目。夜折譏驚夢月情。觀者寧知部使者。平生元是老書生。滄浪何處無人識。欲往從之一濯纓。　蔣之奇詩紫翠望雲嵐。山前一逕杉。突實烟雨裏。柱道訪仙巖。　蔣指詩朝日弄晴嵐。輕雲迹碧杉。王空清夜直。應復夢仙巖。　俞南仲詩靜聽松聲好。聊爲半日閑。藤依蒼幹古。壁暈紫苔斑。攜柚西風裏。旅蒲野水間。非因民事出。那得訪名山。杭州府志。石巖在本府昌化縣佛跡山。縣南金山二十五里。山前對峙。名山雄峻。綿亘自麓至巔。一日方到。有石鼓石坐石巻盤蓋。神仙所棲。弋陽縣志。石巖在本府弋陽縣北二十五里。內容數百人。舊經所載如此。今不知其處。

陳石巖　贛州府志。陳石巖在江西贛州府瑞金縣東北五十里。舊傳陳武帝霸先發跡地。祠猶在焉。鄉人每禱必響荅。巔有請雨龍池。內有劍門九曲洞。石竇石鼓瀑布水簾。前有試劍石。六和精舍依巖爲之。入一統志。注在縣東四十里壬田之上。乃陳武帝隱遁之所。因名。

障石巖　贊皇縣志。障石巖在北京真定府贊皇縣縣西一百一十里。

維石巖　瓊州府志。維石巖在廣東瓊州府萬全縣滴滸嶺下。宋建以居尼行奉佛。鄉人營田以給。昔有徒衆三十餘。今存無幾。元朝宣慰雲從龍。元帥陳仲達。嘗捐金重脩。王繼學謫吉陽嘗游。有詩留題。虞伯生詩石巖詩爲道童總管作　維石巖巖氣象超。俯憐培塿獨君尊。八風不動盤坤軸。一柱高擎切斗杓。江郡暮雲留遠樹。湖陰積翠上春潮。便應從此爲霖雨。直向中天絳節朝。

石城巖　饒州府志。石城巖在本府樂平縣南六十里。凡十餘里間皆怪石。一徑縈紆而入。其中空洞。下有故沪卿程坤大所居。李常名曰叢玉。李伯時寫爲圖。曾肇諸名人皆有詩。西又有小石城。潜光巖。一在本府弋陽縣縣北六十里。其廣可容萬人。上二百石泉寅或十丈長亡仙人跡。隱出石面。前環衆山可愛。

麻石巖　惠州府志。麻石巖在本府興寧縣之東十里。

聖石巖　石城縣志。聖石巖在贛州府石城縣西南四十五里。頂如覆釜。中深廣數丈。俗傳伏虎禪師發跡地。

洞石巖　恩平志。洞石巖在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張登詩云。山斷開元竭。龕留大業僧。七年馳便路。三蹋石梯層。

仗石巖　台州府志。仗石巖在本府臨海縣南一十里。巖夾有巨石橫其上。首巖僅尺許。衆舉之莫能動。

大石巖　溫州府志。大石巖在本府郡南二百里。叢谷百

室三十丈可容二百人有石柱如削高十丈有石鼓石鐘調露元年道士傳瑤於此上昇。

石門巖　汀州府志石門巖在福建汀州府蓮城縣東五里兩石對峙成門壁立萬仞紹興間雪峯僧侍巖結庵名曰宿雲紹熙間令黃葉翔總宜亭令趙汝楫翔悠然閣邑士李仲升題如夢令小詞云門外數峯圍繞帖石路兒彎小花老不禁風妾地亂紅多少人俏人俏隔葉數聲啼鳥多為識者稱賞　延平府志石門巖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之北六十里峭壁東西相峙如門傍有龍感院　桂州府志石門巖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西北二十五里內有石如帳幕扣之有聲　潮州府志石門巖在潮州府甘露寺去州六十里古號夛箭坑後曰石門巖巖在孤峯頂自石門入餘數十步乃至巖巖下可容萬人故為鬼穴趙師立有詩　勝境傳天下曾封第七山一巖懸石際萬木挿雲間鳥過蒼天碧牛眠冬日閑歌聲初隱隱疑自武陵還。

石鍾巖　汀州府志石鍾巖在福建汀州府上杭縣南太平鄉中有石乳傍一巨石擊如鍾聲。

石碕巖　金華府志石碕巖在浙江金華府金華縣東南三十里二百二十步又名石碕頭下瞰大溪高十數丈嵯峨可畏相傳巖下有洞常見梅花自其中泛出故以梅花名其溪。俗云昔漢源潔潼人拒至巖下頭骨連繞周身如黑擊之堅若久之水漂而去。

穿石巖　長沙府志穿石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四十四都。

烏石巖　泉州府志烏石巖在福建泉州府清溪縣西每歲正旦聲雷震亦有仙人蟬蛻於此巖。

萬石巖　饒州府志萬石巖在安仁縣北四十里屹立平田中石皆玲瓏。其麓清澗環抱舊有鳳嘴書石世傳為國師鑿去俗呼石灰堆宋李忠定公集王周士以幅素圖萬石巖見示　不須避世向桃源自有巖中小洞天激石枕流塵境外巢雲卧月玉峯前高懷肯顧二千石福地直同十九泉小隱羨君誠得計我方憂憔老江邊。

六石巖　衢州府志六石巖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相亭西接甯信境中有巨石雄峙前有潭一巨石數百仞挹其前水繞於石路沿於水行客不敢仰視有僧名六石樓其間因名歲旱則禱。

石室巖　興化府志石室巖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城西三里山有二石室仙跡石僧涅槃舊隱于此亦名伏虎巖巖有精舍今為郡人臨眺之所　衢州府志石室巖在湖廣衢州府衢山縣南臺寺。

喝石巖　杭州府志喝石巖在浙江杭州府餘杭縣西北五十里有徑山能仁禪寺是山乃天目之東北峯五峰環抱奇勝特異唐代宗特僧法欽結庵於此永泰中有白衣士來求法欽度為沙彌欽指座次石屏謂曰能開此乎曰可遂叱之分為三片令號喝石巖　李洪芸庵集信脚來游喝石巖老來到處少同參出家本是大夫事歲晚終期卜一庵

野石巖　郴州志野石巖在湖廣郴州宜章縣北十五里崖壁峭立正臨孔道知縣吳公鎰還鋪于此湖南帥潘公畤為書野石鋪三大字且有詩以夜潭如秋氣清夢回風露濕桃笙之句並刻石上

石井巖　衢州府志石井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景星鄉紫極宮側清溪縈茂樹中坐十客

石硿巖　衢州府志石硿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

石倉巖　金華府志石倉巖在浙江金華府永康縣北三十五里高一百五丈絕頂有洞可容百人昔洪椎禪師菁樓於此高崖之上有石倉自然出米以餉僧衆隨用隨出遂僧多寡無欠無餘道足而已後有僧貪圖欲令稍大而出米頗多鑿之米遂不出

石棊巖　延安府志石棊巖在陝西延安府保安縣廢城內巖高數十丈上有石棊枰并石棊子舊圖經云。

石人巖　徽州府志石人巖在直隸徽州府休寧縣西七里有石高五十仞許狀如人冠方巾背溪面山而立

卷石巖　建昌府志卷石巖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西雲門寺側臨溪巨石自西北來有卷阿之勢傳聲清亮舊無名號元豐中太守陳內翰繹立是名僧思顒書字畫可觀。

石呼巖　德慶府志石呼巖在四川德慶府晉康縣右瀧水縣界距寶峯七里昔有黎道士隱化其間鄭萬菁題長短句見於青松子集

文筆石巖　延平府志文筆石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普安里鮑源孤峯突峻上銳下豐若倒筆書空之狀

石魚巖　西安府志石魚巖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五里南山又津陽門詩注曰石魚巖下有天然石其如甕以貯飛泉。

洪石巖　贛州府志洪石巖在江西贛州府石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東有牛啼巖下有金雞巖舊傳見金雞出入。

玉石巖　常德府志玉石巖在湖廣常德府龍陽縣東北五里高百餘丈四面石壁聳峭旁有石玉色故名山腰又有佛跡巖中廣數丈謂巨人跡印其上咸平戊戌賜太宗皇帝御書百二十卷邑人依巖閣之。後燼於兵火下有佛跡寺治平間改賜普知額。

浮石巖　宋鄭紳伯

詩集月湖新得浮石巖　月湖先生樂山水，搜奇曾不遠千里。邦知去郭三十鳴，浮石巖中晦佳致。神剜鬼劃有許工，天墜地出知幾世。平時樵徑所不由，一旦發露胡為至。由來絕景難久藏，竟須好事與經始。見之三嘆欲忘歸，市以千金不惜費。公知得此真無價，我亦聞之喜不寐。朝來幽事頗相關，乘興縱觀約聯騎。霜明日暖馬蹄輕，曾不踰時即其地。噴雲泄霧疑有神，旋呼斤斧誅榛薈。初驚巨石幾百尋，突兀嶙峋濕雲氣。嵌實磅礴元自開，藤蔓駢羅巧相締。清洛竹木總堅瘦，陰生莓苔倍蔥翠。老根側出掀蚪髯，幽草倒生搖鳳尾。前山一抹橫蛾眉，隔盡俗塵如戶閉。褰裳振足復崎嶇，披棘捫蘿窮幽邃。忽有一徑出自然，委蛇深隱闊盈起。四面周遭步轉高，心須目擊紛可喜。趫起出石作奇怪，續續哦詩聊比擬。或黎其色如鐵繡，或赭其谷如酒醉。或欹覗而凝自笑，或突怒而很相視。或闊幽室備書院，或引長廊為容次。或壺高下城樓閣，或叢尊卑作堂壁。或分半月隱天形，或展胡床圍地勢。或露碉磁紅而潤，或錯琉璃青且膩。或如入闢如升堂，或如卧榻如隱几。或如立壁如拱渠，或如卓筆如布字。迤邐逶迤巧獻狀，試舉其凡莫殫紀。最喜賓從可從容，甲乙其間有一二。昔聞淡巖天下稀，金華仙伯載稱美。回中僅可坐十客，舉此十倍加不啻。余賀茲丘有所遭，初不遠人人自棄。先生一笑與我言，平生此興覺為累。豈期幸會得所圖，就使之然天實畀。須臾更涉屏巖巔，指云此有無盡意。一水縈紆殊有情，萬山回環杳無際。覘以數椽安一榻，時來長嘯舒清思。顧覦餘力佐天巧，名與此山傳不替。自惟野性寡所嗜，猶喜登臨同臭味。剩欲相從為父託，祝公先了公家事。

飛石巖　宋張子野集飛石巖詩　石破重巖萬容疑，不堪攻王不友幾。長江風雨來無定，時學零陵驚子飛風雨即叢石飛墮

飛瀑巖　武昌府志飛瀑巖在湖廣武昌府武寧縣閣山。金皇統間六老宇文虛中、高士談、刑具贈、王競、蔡松年、張楷同遊賦詩，石刻猶存。

瀑布巖　建昌府志瀑布巖在江西建昌府，有詩云：高山欻迅端，青振林木響。飛雪濺千巖，白虹垂萬丈。來此坐移時，森然毛髮爽。

石乳巖　永州府志石乳巖在湖廣永州府東安縣西二十里，中有石垂如乳。

寶國巖　建寧府志寶國巖在福建建寧府建安縣西七十里，下有寶國寺。

國泰巖　惠州府志國泰巖在惠州府興寧縣北七十里。

長林巖　徽州府志長林巖在直隸徽州府婺源縣北，五聖發迹之地，老君建道院於此。

灞湧巖　汀州府志灞湧巖在本府長汀縣東北七里，有深泉惟石，茂林脩竹，為一方勝槩。舊有精舍翔於巖前，乃定光古佛命名。鄧遠舉者詩云：翠雲卧石千巖冷，黃葉吁風萬里秋。

青田巖　湘潭志青田巖在湖廣長沙府湘潭縣南三十五里，由小逕入，景殊幽勝，巖深數十丈，白衣綠獅在石，奇泉乳皆碧色。林岊詩云：老鶴回翔去幾年，至今巖竪此名傳。蹤爭分寸無疑路，飛入方壺忽有天。白象綠獅呈怪石，神泉深洞隱真仙。細看滴乳流脂處，不是青田是玉田。

鄷都巖　應天府志鄷都巖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鄷都洞上。

金溪巖　延平府志金溪巖在本府將樂縣南石壁山之巔。

金城巖　杭州府志金城巖在本府臨安縣西三十五里。

古城巖　岳州府志古城巖在本府靖州西二十里，洞穴深廣亘六七里，從出謝家村中，有流泉，或有石床石鼓之類。土人歲以正月朔旦千百為群朝焉。

靈城巖　保寧府志靈城巖在本府閬中縣東六十里簫綵山之腰，比他巖最邃深。巖前松竹茂密，巖上有滴乳為水珠，石上有雙竹痕長尺許，仰面觀之，枝節儼然。

秋澤巖　建昌府志秋澤巖在本府南城縣東五里從姑山頂，有石巖廣深可坐數十人。紹聖初有一僧遇旱歲栖身巖上，雨澤霑足，因號曰秋澤巖，巖有靈峯寺。

赤壁巖　處州府志赤壁巖在本府縉雲縣東二十五里仙都之東，瀕溪壁立，高可千尺。

天井巖　延平府志天井巖在本府將樂縣大源外都小芹嶺山之原，有僊殿，為鄉民祈禱之地。

僊井巖　延平府志僊井巖在本府將樂縣西三十里。

白土巖　延平府志白土巖在本府將樂縣東北二十餘里，地出白土，可以飾堂。

雲谷巖　汀州府志雲谷巖在福建汀州府駐劄寨中南山之趾。

小池巖　贛州府志小池巖在本府安遠縣東五里馬鞍山之中，亂石叢然，洞穴廣者可坐二十人，綠叢梅竹清絕，舊有淨侶廬其下。

龍池巖　杭州府志龍池巖在本府臨安縣東二十五里。

弄江巖　長沙府志弄江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西北五十里，峯巒森秀，周回皆石，渾然天成。一石穹然上懸，華蓋人迹莫及，名曰僊人座。一穴極深，上有雜漢龕，又有孫真人龕存焉。

古風巖　長沙府志古風巖在本府瀏陽縣石象立

於谷口。有鐘懸其下。巖有燕坐觀音。又有倚屏石佛。峯巖。僊人橋羅漢臺中有藥爐丹竈硃井雲床并聖像灣。

長壠巖 杭州府志。長壠巖在本府塩安縣二十五里。

瀛巖 台州府志。瀛巖在本府寧海縣東二十五里。峯巒聳逸。下臨海水。上有小亭。石壁刻瀛巖二字。

巖

中巖 宋范成大吳船錄。在眉州六十里。號西州林泉最佳處。相傳為第五羅漢諾矩那道場。有石室。諾矩那庵也。舊說有天台僧遇病。典一木鎖匙曰。異日至眉之中巖。以此匙扣石筍。我當出見之。而果然。天台僧恍然為病僧。挈以赴海中齋會。既回如夢覺。自此中巖之名遂顯。今三石屹立如樓觀。前兩樓尤紫。石中一樓。夢吳彼之傍有寶珠峯甚瑞正。山半有喚魚潭。慈姥巖龍所居。世傳鴈蕩大小龍湫亦諾矩那道場。宜化人往來無常處耶。嘉定州志。中巖在嘉定州。係諾矩羅尊者道場。巖口有喚魚潭。循山三里許始至寺。中有羅漢洞。延平府志。中巖在延平府南平縣城北之五里許。兩山對峙。左右怪石磷伏。鬬跨其上。即義慈大師庵也。峯回路轉。疊石為橋。旁有貯月潭。歸雲峽。從茶泉。皆宣和間林宇道命名。刻諸石。又度一橋。水石相擊。湍聲喧豗。步前數步。峭崖晚巖。類草蔚翳。泉溜滴瀝而下。隨風散亂。淒寒逼人。隆冬凝冱冰柱。倒懸璄瑩。亙地巖之最奇。凝也百餘年間莫有異顧。端平初西山真公德秀入踐揚嘉定遊醋如清絕。歸語黃守埒卓亭面之。亭成。董守洪題其扁曰飛溜。人皆賀茲巖之遭也。中有寺曰廣教。溽溲水滿二間。留題頗多。輿地紀勝。中巖在富順監之西北。咸通中。依巖鑄大悲佛像。謝初僧自悟架屋三百楹。天聖丁丑賜名普覺。寺藏兩朝宸翰兼寘一年。翰林李淑為之記。林靈素毀佛法。欲燒其像。群蛇圍繞。鑿之不可止。以泥塗之。後罷禁。始以水洗出之。宋景文公集。送元譁歸中巖。予昔宣景陵。與師同預北禪。於公法席。後三十年予守成都。師自富順監肯來。酒照話舊。昔之壯也。今瘁。昔之鬒也。今華。師難忘懷。予不能無感。俄而告還。作詩一解以謝其行。景陵同坐貫花筵。日月飛馳三十年。兩股尋回江上錫。一燈分照劍南天。巖雲護鉢龍降吧。林露侵衣鶴警眠。此地相逢須重別。在家靈運已華顛。孫燭湖先生集文華要是山川氣。看到眉州四海空。尊者庵前雙石筍。今人真見兩蘇公。眉九華先生集。青春了無事。挈客上伽藍。遂指翠微樹。來尋尊者庵。不須談九九。何必論三三。且坐吃茶去。留揮明日參。李璧雁湖集。塵土污人絕可憐。寶坊聊共炷爐煙。高懷已負三峯上。舊事重尋十載前。緩吠靜聯花漢漢。梵室深陡竹娟娟。祇應難見惟神物。留取新詩結舊緣。寺有玄通龍見

■二根不九之衰起巖。東塘集蓋與盃曲上中巖。峻壁危峯面面山。心月寺前何世界。不知天上與人間。江湖續集李功父賦江西立上人中巖。一室在山心。君樓背俗深。四傍通古道。八面見平林。禪有藏雲穴。吟無礙月岑。時情任偏黨。誰可洗幽襟。　馮時行詩　曠絶無人境。超然乃真遊。如何許世俗。踏破蒼苔幽。我知大士心。月印千江秋。示迹蓋偶爾。雨能雲亦收。晉鑾擁肺腑。脩鱗蟄龍虬。嘘巖近恐墜。茆飛翠欲流。標指諒非月。索劒寧刻舟。倚杖聽松風。聊為信宿留。李流謙澹齋集送覺華巖歸中巖。世欲翻巨浪。是身如孤舟。黑風半夜來。掀歘卒未休。誰能涸湯鬬。輕飛逐浮鷗。稽首大導師。覺海名善泗。請下一傳語。為度歷劫憂。師笑了無言。此問雖酬。未可識迎汝。子歸當內求。堅忍作維灑。巨防截横流。中有不動者。東西聽漂浮。師今念故山。翩然去難留。相送城東隅。黃葉堆別愁。歸來閉閣生。念念期自脩。精進嫌不懈。針芥或有投。西風白蓮閣。來已隨勝游。程公許滄州塵缶編遊中巖。精埋如春。尤覺林壑之勝也。　精藏橫翠中巖寺。十二年間得再遊。三荀龕深杳不散。萬松山擁霧難收。鷲峯付囑雖常住。鴈蕩經行豈易求。欲識老師真面目。白雲深處澗東流。　陪尚書遊中巖夜大風雨。尚書及任卿史石泉皆耆年德清。譜李并余以硯筆侍。

中天臺殿倚岭嶒。作深登六歲。寒。霧鎖巖扉須玉鑰。雲扶華履上青冥。三峯靜對厖眉秀。雙壁驚回醉眼醒。風雨三更龍象集。祖師意旨付誰聽。史運峯先生集同馮蓬州當可游中巖。分韻得林字。　義和轉日轂。北陸鞭窮陰。天地不自持。年老去如駸。卉木浩萎悴。江山動蕭森。變化故不干。樂哉此幽尋。蓬州老摩詰。玉函斷琛琳。相携亦忘言。一笑孤雲岑。主人驚峯來。分坐茲巖深。擁衣請從之。兀如在中林。聊欲薦清供。無物致所歆。端有皓月輪。炯然碧潭心。賞會詎偶然。夙昔諒合簪。別去莫悽惻。渠無去來今。當有羲黃人。晉識太古音。

中峯巖

漳州志　中峯巖在漳州吳山。清漳集遊吳山中峯巖。　翁敏之書齋寔為名室[illegible]及茲遂閒散。欣然理前思。凌晨琴樽佩。望望愜所之。石門足藤蔓。溪口夕蒲飡。泙流不盡源。捫壁復改收。倏忽值谽谺。邂逅豫平夷。獨愛中巖勝。環峯如隱屏。列樹攢萬首。流泉釀雨天。山禽助我趣。吟哦清且悲。野麋馴不驚。肖群自娛嬉。既悟飛走適。永悼與寵羈。早晚謳捄具。亦開瓜芋棊。關李翔睢日系顧從二三子。畢志老茅茨。

中隱巖

宋李師中集中隱巖　訪隱尋幽緩着鞭。梅花初試小春天。孤峯上下分三洞。一水縈紆溉萬田。好向忙中拋俗事。却來閑處覓神仙。清虛不似人間世。野鶴飛雲逸檻前。　坎止流行但信緣。嶠南風景異山川。偶因乘興穿山腹。始悟壺中別有天。金靖詩　幾守呂秋恭游中隱巖無名洞。坐客鄱陽朱國輔云。此洞未有名。因公而題。欲名曰呂公巖。予未敢彼[illegible]而子思劉君陳彥朝皆曰甚當。戲書五十六字鐫于石壁間。紹興甲戌李恭吉日。　讀田綠水轉山樊。滴翠群峯列巨杉。洞外僧藍侵斗漢。澗邊人跡隔仙凡。深深雲谷春長在。寂寂松扉夜不緘。此處得名爰自我。要須題作呂公巖。不用前廳向水邊。來風宜坐此巖巔。山陰樂事真何似。觴詠終能勝管絃。

上巖

嘉定州志　上巖在嘉定州前青神縣東南過江一十五里。唐末有佛剎。號㳟洪寺。相傳巖下龍聽僧講經於此。夔州府志　上巖在夔州府雲陽州下巖西二里。巖下鐫刻大佛像。列千佛。建閣莊嚴。水濱與五龍巖相距。中深廣正方。舊有法樂寺。今廢。贛州府志　上巖在江西贛州府石城縣西六里。

下巖

夔州府志　下巖在夔州府雲陽州。舊號雲巖。屬萬州。今在州西四十里。出荔子。黃魯直詩云。僧緣蠶麥去。官數荔枝來。記纂淵海　下巖在夔州雲安縣西。馮當可題三峯詩云。古院無人僧作佛。碧潭有水魚化龍。當年距羅小遊戲。一石擘破成三峯。肇慶府志　下巖在肇慶府大江中。又名北壁。有龍潭硯最佳。長沙府志　下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萬州志　下巖在萬州東。宋黃庭堅豫章集萬州下巖。并子萬州之下巖。唐末有劉道者。定州無極人。聞道於雲居。膺禪師為開巖第一法祖。號道微。自鑿石龕。曰死便藏龕中。不用日時。門人奉其命。二百年來。遊者題詩不可勝讀。莫能起此閒巖者。故予作二篇表見之。其一用楊子安韻。其一用王安國韻。　空巖靜發鐘聲響。古木倒掛藤蘿昏。老杜[illegible]藤日月昏莫道蒼崖鎖靈骨。時應持鉢到諸村。言全人隱顯不可測。傳燈錄[illegible]師盈骨。金剛經曰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寺古松楠老。巖虛塔廟閑。法華經曰各起塔廟高十由旬僧緣蠶麥去。官數荔枝來。[illegible]石室無心骨。金鋪擁意[illegible]君為劉道者。摸得鼻頭迴。傳燈錄[illegible]師[illegible]一日在[illegible]作務[illegible]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去。山谷情用意謂山野幾曾不遂[illegible]安得道者[illegible]之也。若為[illegible]言。如[illegible]古樂府[illegible]谷[illegible]曰食粮之盡若為活李璧鴈湖集破栊檣竿佛釣磯。一生幾度扣禪扉。心如尊者巖中定。身

比浩翁焚道歸閱世，雲藤那解老，近人空翠欲成圍。秋偏歲晚龍方卧，不放跟濤百尺飛。公題云：自山谷某來過留詩蔬壁，庚子歲十月二十二日。張不情金愚之奇耳。范石湖大全集：疇昔中巖一夢殘，下巖風景亦高寒。峽中無處堪停埠，雨後今朝始倚欄。不用苦求毫相現，衹教長掛水簾看。山僧勸我題蒼壁，坡谷前頭未敢刊。李流謙澹齋集：掃雲躋絕磴，倚竹破蒼苔。束逕水簾捲，壓侵佛閣摧。僧殘無給侍，墨妙雜輿臺。就使忽忽去，猶勝不一來。韓淲澗泉集：中平峯下巖可坐百客，絕須尤奇。　臨水既凝佇，望崖試徘徊。撈舟一以渡，露歸藏影間。矯首熟入居，直上無飛埃。峭壁過鳥道，老樹相縈迴。下訪隱者盧，敗堵留巖隈。亂草蔽荒空，停泉照崔嵬。因知勝絕地，使我心悠哉。誓當如龐老，擧家為此來。馮縉雲先生集：題雲安下巖　繫纜江沙靜，杖藜巖谷春。花依竹色好，草入渼痕新。古筍苔初破，壹梅客遠攀。萬師勿過鼓，幽興苦留人。　叢遊成斷夢，再至是東人。霜景迫前迹，尋詩拂舊壓。孤松難破凍，細草易生春。晴日江天好，凭欄愁更新。

下綢巖　金華府志：下綢巖在浙江金華府義烏縣。唐地理志：武德四年以義烏縣置綢州，因綢巖以為名。

上下巖　元劉將孫養吾集：上下巖一巖空空碧，一巖英英白。橫穿左右，室如建東西宅，昂藏厦屋覆嵌寶壁奇怪，上光下為，上平地固無別。

上下宇巖　明州府志：上下宇巖在明州府奉化縣南三十五里。上巖壁立，下巖回顧。

後巖　嘉定州圖經志：後巖在邛州大邑縣感鳳山下七八里，水尤奇絕。又輿地紀勝云：陸游南津勝因院亭子詩云：明當還成都，壓土埋馬跡，後巖在眼中，飛去無羽翼。

後平巖　延平府志：後平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梅岐里西，郡產桃，其味甘甜，當春時化開，爛熳青紅，掩相間，中有瀑布泉，遠望如武陵仙境。

半巖　池州府志：半巖在直隸池州府。李元方刻有侍巖，謂齊山大小泉凡十一，而半巖為勝。巖壁之號曰十五，而有侍為大。凡竅之號九，而上清為最。凡洞之號十四，而潛虬為奇。有洞五，曰半巖，曰奇隱，曰寸昭，曰妙峯，曰紫微，而翠微特高，即杜牧九日所登者。

半丈巖　張翥蛻菴集：半丈巖，巖岫重還掩，中藏小洞虛。雲生半席外，地割數弓餘。分坐客棋局，留題偏漆書。石門瑤草滿，恐是古仙居。

三巖　九江府志：三巖在九江府彭澤縣東北半里丫頭山，有三巖，物皆名寶陀。後黃山谷愛之，分三曰補陀、伏虎、雨花。廣信府志：在廣信府永豐縣東五十里，舊周安鄉四十二都，與六石峯相望，昔蔣賢良夔讀書之所。有怪石，又有虎巖、龍井，鄉人過旱禱之，頗應。　俞伯華詩　曉遊六石暮三巖，杜宇啼紅入翠嵐。客子搖藍蹤兩外，麥黃柘綠是村南。　三巖之下有賢良墓，史朝經萬卷，場老掛山空。人已盡，遺蹤千古姓名香。　處州府志：三巖在處州府麗水縣西北四里，中巖有飛泉瀉汁。皇祐初，知州李堯俞名其右曰清虛，中曰白雲，左曰晨曦，作記以紀之。巖前有郡守劉涇刻于石。乾道二年，郡守錢竽立觀音塑像於中巖，有亭曰水月，胡汝舟為之記。　江湖續集王宗中詩　閑携一壺酒，來對雪巖斟。秋老瀑飛處，石寒雲宿深。坐無僧共話，行有鶴隨琴。此處塵不俗，令人生隱心。　宋方秋崖集：山入蒼州翠作屏，何年鑿此玉峻嶒。瀑從峭壁飛將落，雪逗蒼崖危欲崩。寺老尚堪支古佛，地靈不肯著凡僧。定應嫌客留名姓，雲逼人寒一硯冰。　姜特立詩：一見便非凡世界，恍然兜率化成宮。木分混沌天無巧，巴鑿谽谺鬼有功。百尺飛泉精亦雨，四時叠穴夜吹風。莫將俗駕污仙境，明日紅塵在眼中。　韓淲澗泉集：渡水尋山到碧巖，不知身尚在人間。霜天晴日青松下，借問誰能伴我閑。　元王逢梧溪集　三巖行　宋邑人蔣夔、僧揚氏，咸隱此。　皎皎停白駒，翩翩上雙凫。攜須黃鹹相候，呼草木為我咸歎肚。峽然黜色，壁壓起，王孫吟，龍鶴來，跌裎紓石肩，斜斷鋒，溪染花香淨流洪。混沌之竅三疊開，才若疊浪龍門來，停非地設仙境界，無乃天造真樓臺。雲關岫幌謝斧迹，露下巖生翠成滿。我方敧臥對奇賞，借何因緣此長寂。西偏寺丈基階荒，讀書曾隱蔣賢良。松根久冷青燐火，獸徙還飛金鳳凰。世上繁華易塵土，可歎山間亦非古。憑兒安知時代序，爭和牛歌出林莽。

三教巖　廣信府志：三教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若三人並坐講論者。詩曰：道寓環中本一揆，分鼎足豈殊塗。三人並坐渾無語，千古溪山會得無。

三瀑巖　元一統志：三瀑巖在邛州大邑縣，臨邛記張奇詩。　百里綠溪山始合，忽驚飛瀑自天來。山高水冷自易夕，迢迢急尋谿聲回。

三門巖　永州府志：三門巖在永州府東安縣北一百十里。

三合巖　泉州府志：三合巖在福建泉州府惠安縣北，延萬疊上有靈湫，仙跡聳起三峯，峭絕不可攀緣。

三清巖　潯州府志：三清巖在廣西潯州府西山。

三洲巖　德慶州志：三洲巖在瀧溪縣城東六十里，有石乳蒼縣，狀類佛像，或類鐘磬鱗鹵，下可容數百人。皇祐六年，祖無擇作銘。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濂溪先生避，元祐中東坡先生遊，皆題名于后。建炎

閒巡相李綱書石乳巖三字舊經云即西江之三島也晉羊博齋集遊三洲巖詩序淳熙十三年九月二日偕嘉禾張崇遊三洲巖賞歎之餘次爲古風爲延平田瀞書馬刻石置巖中 南中豈無巖三洲蓋其傑竭來五羊初滿聽行人說今來急雨避吾後不違環遥觀似奔峯迫脉蜒尚亢數畝腹空洞十丈口谽谺恍馬入其間眼亂欲生纈寬處晃如堂狹處燃如闥學路角門限岳曲磴道勞土膏凡參差形象鬼塑涅人立雙足欹獸卧半身没斕斑漩狀文鉤鎖玲瓏骨伏撑突如爐斜拄皮如枕倒懸雲乳凝上溜井花洲地空聲殷雷石鹵色蒸鐵脂中漏微明圓處留小缺倒指數不勝百怪千萬譎遊人得娛嬉造物費曲折靜言萬物初含氣如聚沫流者氣之融峙者氣之結特於融結間故欲出奇絕巨靈盤古攢雖妙不容測要之幻虛空無乃等戲劇居人玩睇之過客三歎息濂溪艤行舟眉山挽歸轍藍輿相踵來瀟洒殂無擇三公走龍蛇千載磨歲月夫誰四三公吾學亦云末引盃酌觶巡來老其勿輟朝夕神所遊古今理之翟從渠好事人而酷嗜尤物

三峯巖

瑞州府志三峯巖在瑞州府前人題云蜀道崎嶇歷幾程三峯勝地即青城九天帝受雷霆印仰手為陽覆手陰

四恩巖

泉州府志四恩巖在

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五季時僧守息於此安禪有虎狼馴伏之異元豐間僧法超嘗居此閲大藏經日惟一食其後巖爲諸公彥倫再葺淨室邀僧本觀居之李文蕭公為賦詩其略云疲筇捫石上大野俯攔霏洞穴通諸頂泉流接兩迦

四門巖

梧州府志四門巖在廣西梧州府懷集縣石種場三里石山突起于平地有石室外有四門方廣數十丈內列佛像宋天聖間有僧已名為四門巖普賢寺去縣四十里

五巖

宋姚知常雲山集五巖壁立列山顏洞府深沈積翠環華蓋彌羅懸玉室石門幽邃透玄製物經緯世人何往人去朝元鶴未還稚操不探遺蹤在一天映月嘯臺娛

五藏巖

建昌府志五藏巖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東五十里竹由新村二嶺之間地僻而幽人跡罕到前僧後壘石山百數疊然一石洞也洞間有溪流縈帶而出中有一石圓然加大而左右翼出高視七八丈間横開一巖深廣各踰數畝有定林院在其下巖上皆石骨土絕頂林木稠生大者合抱小者不下數尺閒四時蓊鬱不辨其為石山也

五峯巖

徽州府志五峯巖在直隸徽州府祁門縣東北十里昔有羅氏子坐煙於此嘗嗟孔虎泉州府志五峯巖在泉州府欽風里石夾泉下有石泉一有自然石室可容五百餘人其一山石白如銀故名白石村唐僧道岑居此室祥符間令李居之嘗建浮屠其上山多靈怪非有道行不能久住蹤巖西下半里許有白雲巖亦有盤石為屋吳公栻有詩其首云雲煙杳靄環諸峯石徑詰曲穿蹤松更無飛塊趁短屐秋有鳴溜迎筇又云玲瓏數竇明相通造化恍惚真難窮陽回三冬暖騰日陰納九夏吹寒風劉公瀹詩云五峯巖在白雲間巖下千山與萬山莫向公卿容易道恐伊來此一生閑 五峯巖之下有小身瑞迹巖石室天成下有三小石楷之上一石長二丈餘鐫彌陀丈六身室中一石長丈餘鐫彌陀八尺皆大觀間僧行遵所創也有僧清侠詩云挺然璞玉妙道神誰識雲間丈六身玲瓏無邊清淨土夜深風露玉華新傅公伯成留詩云山中亦何有煙雲扶疊梯疊石撫空碑洞水涵清漪永州府志五峯巖在永州府東安縣郡資福寺孝悌石嶢巖峯上舊五峯亭登覽一縣江山之秀今存遺址胡仲弓輩航遊叢間到茶蘼春事闌又尋狩屨看青山人行瘦石枯藤上路入靈風癢雨闌佛地平分天界限道場元為鬼門關野僧不會遊人意日未晡時又早還

六一巖

宋鄧道鄉先生集余與子柄同鄧武李師柟祖道姑蘇徐武靖國零陵蔣漳彥回長老永文由澹巖穿從峒崇攀援緣

蘿薜壁勝事熟不到處得此巖穴遂以六人一時同見名之號六一巖而以六人一時同見分韻有作乃若無窮氣象妙與人會則豈止此巖而外矯與人澹巖而內盼者心自愉焉不可以容聲也得同字崇寧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造物有所待嶢巖從此通千峯豁前障萬象欽來同倏覽進江水湍精生虎風誰知不朽事成在笑談中

八六巖

欽州志八六巖在欽州西一百里在郝狀村巖內方闊一里內有石榻之屬

七峯巖

汀州府志七峯巖在福建汀州府清流縣六十里有峯突然成列者七故名

七蟻巖

德慶州志七蟻巖在德慶州晉康縣內有石如懸鍾狀扣之則鳴曰石鐘又有石池四時水清不竭

七房巖

建寧府志七房巖在建寧府甫城縣東五十里巖有七層最上有泉一穴形圓如鏡號曰鏡泉舊傳與九石潭通故號七房巖皆成景待十吉狀即由元遺山集同冏師夢卿雀振之遊七巖定襄容路頻平刹僧居半日閑同遊盡觀舊眾目是家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樽酒落景未知還

九巖

永州志九巖在永州郡治巖出池中者凡九跨池為橋先賢題識具在又創九巖亭於其上

九折巖

臨安志九折巖在臨安吟龍山盤屈九折通絕頂名九折巖俟登道詩池遠九巖連鷲鶩自在柢圓荷浮菝菝翠篠靜涓涓露足三春雨清和四月天庭空無一事真樂付詩篇。酒送鐘聲隨晚照雨添竹色薦新涼欄干燭影水波翻簾捲孟深荷度香。

九重巖 大理府志九重巖在雲南大理府洱水東北一百餘里山若蓮花巖盤九曲上有石洞人莫能通大理國師白仁基有題詠及書云予復劫富於此山再會聽法

十里巖 徽州府志十里巖在直隸徽州府績溪縣東十里每夕雨初霽人見米砂一顆在半巖如盤盂與日爭光隱現不常莫得取也

拾得巖 台州府志拾得巖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景德國清寺西

三十六巖 安慶府志三十六巖在直隸安慶府唐詩僧詩三十六巖藏好景更於何處覓瀛洲

百歲巖 長沙府志百歲巖在湖廣長沙府湘陰縣白霞山上昔有百歲和尚開山巖乃坐禪之所因此得名有石屋石井泉四時不竭鄉民禱雨有應

百丈巖 處州府志百丈巖在浙江處州府遂昌縣東四十里禮石插天與尸公山相對武陵先生居其下嘗有題詠台州府志百丈巖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北三里法安院側上有龍湫雨驟則雙瀑交垂如玉篆之狀章守得象詩所謂十尋練掛雙流瀑是也一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南八十里明覺院側險不可躋惟旁院而登則平如掌上有石峯聳立望之儼人毛骨馬又云在瀑布寺側巖下有溪名虛溪寺今廢貢泰父有百丈巖詩天台赤城山平地起十尺出海欄紅霞垂天立蒼壁神光獨宇宙晃朗晝相黏仙人居其上壓世遊難識與于試往觀會使身生翼建寧府志百丈巖在福建建寧府松溪縣東三十里舊傳馬氏女仙於此上昇今有馬氏所居遺址尚存其峭壁間有馬蹄剪刀尺白痕突出山之巔有三聖井遇旱有禱必應。人云巖有石圍延如渦成中不留物遇旱禱雨輒應有以木石投之隨即泛出書雨立至邵武府志百丈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寶雲巖左

百家巖 懷慶府志百家巖在河南懷慶府脩武縣居太行山之陽上可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又有微寵慶州稱嵇康所居圖經云白虎巖有臺又阮氏竹林嵇康淬劍池石上字猶可辨並在寺之左右唐碑仍存脩武縣志云劉伶醒酒石臺在馬宋李俊民鶴鳴集問濟之游百家巖懷鄴廷年有感。兩精網向百巖游今古都成一段愁老衲拜回山下虎烟仔卯真人路入洞中牛水流花落三春暮鳥沒雲沈萬事休有道碑前空堂決往來誰復共僊舟元王惲秋澗集遊百家巖雜詩十一首。月池懸溜落蒼崖巖竇分居可百家不羨碧瀾秋色好倚天驚絕赤城霞龍鬚草細雪婆娑石樹形奇碧玉窩欲訪璵璠懷舊隱老僧指示渦煙蘿山居最苦水泉慳明月池深湧碧瀾寺仰以清山指澗細數滿口瀉高寒。山煙起處竹林蒼白隊蒐高半夕陽長嘯王為豐風去公和當琶七賢堂。玄鶴丹書兩遇難嵒山猶說有佳煙千年留在嵇康根石上清風莫道寒。亂山合遝排青嶂細路紆縈白蛇十里風煙吟醉長仿闰莊北日初斜。清酣蒸抗戶戶香百門山下喜初嘗太平有象豐年足翠竹捎頭看颭揚。來往蘇門半月過青帘巷陌總行窩寓形宇內知能幾對酒當歌不樂何。十月山陽黃落秋陡寒風色偃貂裘蹉跎非汝林婆酒更為諸賢一日留。晉隱祠邊落照紅自來代木竹林中且休輕議前賢輩自執寸籌笑阿戎。王烈清泉在碧巔當時教飲致高年情知汝輩能充腹空使人間作笑傳。又四十一韻。兩紀山陽城行役凡七過佇瞻百巖雲屢往屢不果亭亭白塔顛望遠我招我今秋若有相老獲脫籠鎖二三會心友與遊無不可初從萬戶門邐邐陟層河石林轉幽深到寺氣聳爽截雲駭巨屏勢乾坤軸安天關巘絕巔黛色潑峻朵三幢上杳冥兩坤巧包裹谷深路繞曲石怪欲垂譯何年緇衣徒詩覺闢飾穎或疑巨靈斧擘削乃爾峨僧樓先珠寶寺地驚甑澄寒猿從何來跳跟不能前近人不少怖掇拾落殘果有草名龍鬚纖翠亘容宛崖絕不可攀恰似府奇貨最憐明月泉流瀉不細瑩玉虹貫山秀質凝嫣口掩我嘗遊三巖景氣圓云昔未有此泉勝翁合瑤峪大地疑神物潛供飲結僧課徘徊醒酒臺石老嘗字娜憶當沈酣時萬象入眺睨八荒獻庭衢日月愷旋磨下視區中人直為螺與蠃復尋淬劍池履蹟不辭跛闕黑不可度長望藉草坐上僧以眞余空路苔蘚破蔦樹霜葉丹叢蘆淋錄大有嘆中散公材大識或麼至人戒其偏康說不自從當時朝右要娶會吊嗟吒毛不此施淬鑄安用那徒為論養生竟客非命偶長歌下山坍世累許詩霧寵辱未足驚門閉續吊賀吾須人為徒長往非所荷正煩日用間免我偏與頻賦詩約重遊滿懷不容和

千人巖 隆慶府志千人巖在隆慶府劍州普安縣有石含可容千人故名

千歲巖 紹興府志千歲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東南四十五里一名寶掌巖寶掌禪師所居也

千佛巖 蕭山府志千佛巖在浙江蕭山縣東十二里昔邑人方子容以母疾鑿山作千佛因以名

千

丈巖

台州府志 十丈巖在浙江台州府東南二里 江湖後集 安晚堂題雪竇千丈巖 竝海危峯駕六鼇 招提深處繚周遭 樛松直上騰龍起 怒瀑飛來風虎嗥 坐向亭空雲作伴 倚看身與月爭高 山靈意我酬清賞 爲酌冰泉讀楚騷

侍千巖

中興江湖集 犖棠望 洞庭根通天 一角初到未堪然 刻久今始覺 作賤非無筆 寒鴈不肯落蘆花 侍衆育怪底北風惡 昔人金石心 試命洞庭浪 俾聞入巴陵 瀝酒喜無恙 我行丹楓林 憂勢白蘋望 鳥鵲不可喧 論功當坐上 過湘陰寄侍千巖 渺渺臨風思美人 荻花楓葉帶離聲 夜深吹笛移船去 三十六灣秋月明

讀書巖

衢州府志 讀書巖在浙江衢州府龍游縣東二十五里 有龍丘山 唐徐安貞肄業於此 號讀書巖 寧波府志 讀書巖在浙江寧波府興國縣清德鄉 鍾令公讀書巖在馬金 華府志 讀書巖在浙江金華府蘭溪縣九峯山 昔唐徐安貞肄業於此 後人號爲讀書巖 太秦石床今存 溫州府志 讀書巖在溫州府蕭臺峯 有讀書巖詩 僧文英讀書處 潼川志 讀書巖在潼川路安居之魚龍山 乃閣使景泰讀書處 僕景徽有題 伯祖向書讀書巖詩 順慶府志 讀書巖在順慶府金泉山下 晉陳壽於此著述 彰德府志 讀書巖在彰德府林州安陽縣黃華山 王庭筠子端隱居讀書之所 桂林府志 讀書巖在廣西桂林府陽朔縣西十五里寨山之東 傳云曾鄴讀書於此 一在本府靈川縣陽海山東 秦方兄弟讀書處 一在本府獨秀峯下 峯直郡治後 爲桂主山 傍無坡阜 突起千丈 頂平如蒼石樓 視四野諸峯 獨爲雄尊 故以命名 峯趾石室 有便房石榻石牖 如環堵之室 顏延年守郡時讀書其中 有沈梅詩 老鶴下遙天 昂昂在林表 霜毛臨野人 逸氣秋天杳 矯矯頓始安 不受冠帶繞 清真自嵇阮 一醉萬事了 讀書空谷中 主翁白駒皎 坤問含呼弓彎 天宇小 豈無素心人 幽棲共清曉 桃枕捷在城闕 鍾磬出林杪 試今我挑手 照海春娟娟 長哦五君詠 極目送飛鳥 潼川州志 讀書巖在四川潼川州城之北 即趙綬讀書處 又名安昌巖是也 廣信府志 讀書巖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西北六里 天成石龕 僅可盤旋 狀元劉煇讀書是劉兄遊西墅集 題鉛山劉煇讀書巖 巖穿石髓可容居 昔日輪君此讀書 君去不來山易主 清風峽草少雷鉏 同黃主簿登清風峽劉煇讀書巖賦水調歌頭調 解變西崑體 一賦冠群英 清風峽畔 至今堂已讀書名 富貴輕於壁土 孝義高如山岳 猶不大其成 陵谷幾遷改 草木亦光榮 與仇香 穿阮度 試同登石龕 雖窄可容一几 短緊壁十仞 蒼崖如削 四面翠屏 不斷雲霧 鎮長生 最愛巖前水 滴作誦弦聲 袁州府志 讀書巖在江西袁州府西北五里閣

花院 後因爲祠 有亭名仰山 軒曰倚巖 曰翠靄 亭曰振鷺 後又創亭曰仰高 曰容安 曰覽勝 曰漱石 曰嵌空 皆在化成巖上 建昌府志 讀書巖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南濁江東 曾南豐先生讀書之所 有墨池存焉 九江府志 讀書巖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治二百步西山 有讀書巖 山石嵌空石敞 君讀書其間 環植橘林 魏鶴山大全集 題石興宗讀書巖 巖扁乃曾直所書 巖頭橘樹經百黃 三山不主諸老亡 只餘石間之稿腳 谷虛盡日鳴當當 李壁鴈湖集 題跋黃魯直讀書巖字 二十言 筆法推黃子 鍾王共一機 試舉三大字 歸傍舊巖扉 重慶府志 讀書巖在本府縛倪峯西 張聖簡記云 渝南古江州也 據巫黔上游 挹三峽之會 江山蟠薄 形勢豪壯 東有塗山 龍門 樊鉳峯 石印峽 而岷江注其下 西有巴子城 鈷鉧 井華 蓋峯 古佛塔 石門 白崖 而嘉陵江繞其間 山形自清水峽 發靈感山 走縛倪峯而住 又東自樊山 連延屯州城而住 其勃然王氣 縛倪峯盡得之 陸隱君始自渝州來 居此峯 熙寧三年 佑自成都解官 放舟如京師 騰擇外江來訪隱君 既別回翔於巖首 隱君曰 宅居如何 佑曰 覺擁雲表 氣象太露 惟茂林喬木 擁蔽佳矣 隱君乃手植竹栢 環墻遶庭 元豐四年夏 佑奏冡慎時政 投販而歸 則隱君即世矣 佳木參天矣 予酹酒號慟 悲不可勝 既而寫家隱君東軒 其嗣子桓宅先 次子揮通夫 皆溫雅好學 與佑之子肖肯 膺朋夕講讀 倦則遊覽 若夫皮碧風幢 花露草煙 吞秀瓏邊 雉鳴澗前 醉蟾吟蝱 天轉地旋 此則得之於春也 木塗寒庭 巖瀑雷驚 鶻鷲啾嚶 嬋黃竹笙 卯軟沙泉 讀南華經 此則得之於夏也 露濃霜烈 山雁葉落 春日唯鳴 鵁愁始作 登山臨水 送將歸而離索 此則得之於秋也 巖泉水漸 山大雪飛 東鼓聲沉 網絕滿徹宵 鷄未鳴 起誦書詩 此則得之於冬也 四時之趣與朝之氣象 暮之風煙 悉得之而貯之心 寓之文 盡乎林泉之幽矣 又相與何司馬 僧元昉 爲物外交 吟嘯乎宅西讀書巖 以公御爲濡毫 系璽以巧宜爲帳 侍吮癰 陶然天真 到乎混茫 因紀石壁 久其芬芳 隱君墓在宅東宮道之側 有誌銘在 大宋元豐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郡人前部張佑聖簡紀 程叔達詩 綠樹陰難改 青山色自新 倫閑時挾冊 來訪讀書人 穿雲裂石下層巔 來作人間小洞天 樊幹翠濃興欲滴 兩峯玉立巧當前 環觀邑屋鳥訖尾 倚絕江濤雪滿川 城市誰知有清賞 請看山色舊題鵝 饒州府志 讀書巖在饒州府石城縣北六十里 中有石牆石几石泉 里人許氏寄讀書其間 故名 永州府志 讀書巖在湖廣永州府 夏曾上前華藏修其間者多矣 零陵通守蔣謹修賈勝寺 頓氏書屯碑 亡上可雞寺天

下可彼覽其崖壁有數萬言皆學者所書元祐初鎮氏始營書齋寺東上曰陵雲閣下曰折桂堂今存保寧府志讀書巖在保寧府蒼溪縣雲臺之東乃雅子讀書之所有抱朴子像存焉元一統志讀書巖在閬州陳氏讀書之處揚志行霜月齋集閬州陳氏讀書巖記閬以山水名其秀磬高峙而無與二者前祥符陳楫公昆季之讀書巖也發其林巒泉石之秘使濃淡遠近舉不得遯如身處乎巖中目極乎巖際今集賢商公德符之所圖也初陳公昆季之居其鄉嘗求山水之幽勝者廬焉以精其業今所畫讀書巖者是已及以諸生奉大對皆衰馬為舉首其後管樞庭柄政府持使節宣業一一煇今古歷數百年而言以科第冠多士者猶稽之後其子孫去而居高堂又皆朱紫班班輝仕路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宇彥和者即其後也彥和之先考府君監察御史嘗以風烈振一時而御史之尊公尤輕財而急義至元中中書省參知政事左山商公嘗以羅籍其家囊不存一金一旦扣門求濟即清所有畀之而無吝事已而歸之一不受自是而兩家子弟之交如一一今集賢實參政公之季子泰定致和間與彥和會錢塘敘殷勤狀繾綣懷昔彌篤且相與言其事而不忘集賢既以粉繪之能名天下又嘗客閬中遊讀書巖而得其中之幽勝因圖之以遺彥和所脩世契也夫以一家而皆擅倫魁持國政其於詩書之澤遠矣天將復隆陳氏也夫何其家又能培之而無渝也彥和既秉材廉躁清要於其先烈固將繼之而無難今彥和之子復善學而劬書使田是焉而不獲止又焉知以科第而冠多士之盛不於是而見之則所謂讀書巖者不在閬中而在其家矣李可齋詩訪閬州讀書巖　從來廊廟出山林師友相資好弟兄料得至今風雨夜山神猶記讀書聲許有壬至正集王顛孟踐蜀何堪何似德家復此巖千古異端終反正一鄉多士見司南懷歸有夢驚華髮濟美無求漫綠衫更為諸孫申祖訓莫教喬木僭雲龕元明善清河集讀書巖記云讀書巖者故相太傅魏國康文正公之別業也在京兆樊川少陵原之湯下有良田山半有宮室上為巖昔太傅出鎮陝西暇則游焉息焉裝書萬卷號曰讀書堂今集賢學士公迪御史中丞公達登太常禮儀院事公邁皆嘗學於此太傅鎮陝時年未三十巖得樊川之勝固高構亭囿砌鑿池最靈即秀以開燕樂之所執謂非宜顧不彼為而此焉嗚呼此其出將入相清規雅範豐功茂烈照映前古師表方來為聖朝元臣者與諸公子彬彬儒雅克世其業襲清風而蹈今則歷官者臺名斐實副疑然公輔家法之正然也公邁嘗宦游二十許年歸視書堂有必葺者裝潢故書而積之因尊之曰讀書巖方遂朝夕燕息之而不可即命集賢侍講學士商君德符繪之成圖樊川可目游而適託余為之記巖不待記而顯也然夫牧豎亦指之曰此康太傅讀書室也尚奚他事雖然嗣守亦或難矣安知無池其塌而亭其高者不書之讀而燕樂之開乎又安知無肆意實行者乎太傅功德在天下既厚既深天之報施亦大且遠必無是也而公邁過為後世慮亦請劉此言巖壁不斬巖顯而為康氏規庶幾千秋萬歲長有子孫讀書巖間是公邁之心也然則康氏功名焉有極耶瀘州志讀書巖在本州合江縣唐貞觀年間符陽人先汪讀書於石巖下以九歲應神童科就除符陽縣尹今讀書巖在縣西北三十里江陽譜李寅仲游先神童讀書巖　古洞闢深勢崛盤雲連十丈地平寬水簾紛若排珠非石燃依然聳翠宜紫樹成陰期勿剪清美富署不除寒數緣憺遂諸幽邁然有高人吟釣盤簾文靖公集讀書巖推生劬遺體凌晨坐空庭攜筆受初涼閒風從天來犇葉忽已揚歲月聿云徂體道嗟未臻身外紛百慮競爾徒迎將執書秉置之携手同翔翔　青鳥何翩翩群儔雲衢鶩飄迴八紘欲翩栖山隅一枝未云定丹霄入陰圖民生日覲覦四體應區區惜無一樽酒推抱空踟躕　讀書巖月夜　書巖老木鬱蒼蒼特送秋容到幾來挂影流波風欲滴谷聲傳響興尤長滄流莫數成空逝激屬終期綺遠荒夜半山靈報清夢他年刮目看書郎　水調歌頭調　杜陵佳麗地千古壺英游雲煙去天尺五鵠閣倚朱樓碧草荒巖五畝翠藹乃崖百尺宇宙為吾留讀書名始起萬古入冥搜鳳池崇金谷榭一浮漚彭殤爾能何許也欲後余韓英起終南靈與商略昔時品物誰旁復誰儔白鹿盧山夢頡頏天地秋

陳書巖

宋唐先生集三陳書巖六言二首　人去空巖碧蘚秋來方沼春蘋歸鶴欲應留語臥龍悔不終竟　擒是昔人手植即今霜早差差行客欲詢往事殘僧非復當時

玩書巖

重慶府志玩書巖在本府合州北九十里宋嘉定間李元康刻唐李陽冰所篆進德脩業懲忿窒慾八字於崖上宋崇水心集賦董李與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鬘幾度春一朝欲來去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巖庄廬東偶湯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古書巖

潼川志古書巖在潼川巴川縣石間隱隱如篆文不可讀

書字巖

昌國志書字巖在昌國州東鍾山之側一名挂竹與觀巖懸崖若陛若淫俗傳羅隱嘗留題故名書字字跡猶髣髴可見矣

積

書巖

太平御覽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尸置彼石室中中獨香爐此外無所須已葬數年尸猶儼然今舟行者過其山濆長聞香氣感歎異焉水經注曰魯山石室中有積書卷矣而世士罕有達者因謂之積書巖

書堂巖

韶州府志書堂巖在本府曲江縣郡城東十五里曹口里白芒渡之傍巖洞劃然泉清石潔昔曲江公張九齡嘗讀書于此有元次山題名云次山自道州刺史爲容管經畧使是時賊尚據本道以蒼梧爲治所北歸取道于此不書歲月蓋大曆間也舍人朱新仲跋云次山好奇所至遇佳山水必加雅目使從此出浯臺瀼溪遂傳不朽此巖獨不得品題何也豈以曲江公嘗讀書其中故不欲更稱述耶今次題刻不存惟新仲題名宛然

巖

靈巖

常州府志靈巖在直隸常州府去城之東南五十里晉畫溪西峻踰百仞上有龍湫雲氣常蒸繞禱雨輒應宋錢塘章縝集遊靈巖四首陪沼伯全入征塵洶洶頓消磨路入靈巖好趣多崖穴透空疑晝月泉池凝渌似春波錦帷香細薰千佛金殿燈明覺衆魔一宿禪房幸安穩明朝騎馬入長坡　東國名高獨此巖群峯環抱自韜鈐道場李寂現風古禪室空踈杖喝羆木落有時飄殿角雲寒終日蔽山尖不知雙鶴歸何處留得靈泉與衆甜法道師見雙鶴飛去於其一得此泉云今以鶴名之區區不覺路崎難塵土衣冠喜動顏已見成書歸上國更逢使道覽名山曉軒幸涉三時久彌節仍陪半日閑卻與禪翁自相挽編衣雲步共追攀　鷄鳴峯外日曈曨欲去踟躕興未窮索筆請題青石柱留名願附碧紗籠重來廻矚十山霧迴響輕隨一徑風跋馬頻頻望蒼翠他時應與夢魂通　徽州府志靈巖在徽州府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中有洞靈觀之東北曰慶雲洞巖實皆五色兩崖瀑流之上有真人駕鶴雲霞之象更入四五十步許則有芝田靈草羅列左右過春瀑漲則號帆欄浹流出西曰蓮花洞入百步有大石室廣十方有象高一丈八尺旁有羽蓋幢幡獅子瑞靈芝草皆乳石結成遇拜章投龍誠感所致往往有仙樂慶雲珍禽奇獸發花果於像前又有天井深不可測南曰含虛洞洞有二重水狀內平有積雲臺沉香峯是爲三洞皆與浙嶺率山相連星源志靈巖詩　三巖九洞絕塵寰聞説真人得駕鸞丹就已乘仙鶴去雲深元有老龍蟠鐵船泛海源流遠玉柱擎天星斗寒勞破苺苔詩句好欲歸傳作畫圖看　蘇州府志唐趙嘏詩題靈巖　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過稀聞説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　趙汝淳詩　古寺珠璣隔斷煙館娃宮殿草芊芊多情卻有松蘿月只與當時一樣圓　宋呂秀仁詩寄題蘇州靈巖　水分西子採香徑山是吳王避暑宮可惜間來不同賞落花飛絮曉濛濛　宋葉水心靈巖詩　穹窿右倪眉天平左垂鬢吳人宅誰知茲山抑其鎮陡起爲衣着突兀數尋仞撐松頗堅瘦立石乃崇狭兼有千里陂香霭來遠韻宜乎登臨丘攬落思舊迹亡王本亡特起已館孤峻歌舞妙欲乃組品窮給疊後琴園罷歡艇中仍蛺蝶終歸寂寞人破金尊枯草埋

迹不足予新緋何勞開三年始蘇耀空望此塔近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巳客豪風增春愁異雪絮花信柳以壯遊行歸覓巳女嬲　張南軒遊靈巖詩　我登姑蘇臺笑指前溪水水從具區來古巳映清此明朝泛舟去兩岸雜檣正縈紆知幾曲樂目皆可喜觸熱千頃黄秋入四山紫跡鍾愛橫塘青帘穿野市忽驚秀氣逼突兀平地起飛閣出林巔穹石滿山趾纍裒上深徑鳴蟬聲聒耳木踐露遊觀欲進足蹇止梵宮閒何年金碧煥相倚上方納湖光千里淨如砥中峯何亭亭正爾當燕几沙鷗鷺微水落魚龍徙雲遠闔閭邪草迷於越疊琴臺俯杳徑不念前王少跡山自古今詎此能爲病老松獨堅卧根株互蟠峙頹然閱滄波愛予青衣乙我來三日留幽事付行李須略穿有窮登臨聊可紀孫覩鴻燹去士集青蓮花出古娃宮華嚴亭亭月滿空風穎一聲傳夜發雲幢千丈奎蒼松曲池漫漫悲太泰古隨興異出羅鍾落紙煙雲共醉筆吾宗文來擅雕龍工紛結集將美王子信詩　特地捫蘿入翠微揚花故故熟征衣遊人盡逐暮光去野老獨携山色歸　擬泛銀濤浮浩渺難尋玉觀問芳菲吳亡越伯渾休問且貫清樽送落暉　元張伯雨句曲外史詩客有其舟遊遊靈巖上方一夕風雨明日以詩承康夫鰲頭爲更張其席　山水皆久要一旦陽風雨卧遊政爾佳矣非濟勝具水剩山殘如我老觸目興懷殊草草不如歸肆坊中聽雨樓醉都忘山水好鄭左不來今雨多張雪狂談奈爾何便從揚君借女妓浣我十分金巨羅絲竹由來不如肉不聞風雨止聞歌　張子淵集題嚴氏游靈巖圖用亮山顧仲瑛韻　美人翩氣搖芙蓉宮衣不卷秋滿宮美人草華陽遥水空餘煙草迷宸蹤我聞靈巖藏月古越來溪上跨神武戰爭興廢等荊棘黄狐跳梁野狐舞紫蕭裊裊天外吹嚴家兄弟盤遊特酒酣笑語落巖谷飲餘不覺雲生色幾欲巾車恣尋討一片襟懷自清好不辭陰磴躋攀難常恐西風鬢毛老隴西李氏藴所奇霜毫彿亮湘江枝自知詩是有聲畫轉看畫作無聲詩人間秘此江山趣便欲移家住深處臨風俛仰發浩嘆白日西飛水東去　袁易詩遊靈巖　緒風散林薄淺霧開巖扃晨振清襟曠懷延杳冥九折度峻壁微行窮絶陘天差昔炎止翛翛駐和鈴華旗一以建繽紛朝百靈花繯磴道白樹入端闈青吳娃嫡方處越甲敵長洲千秋冤魄歸過沛沛亦寒鳴呼重華後啓闔何由寘泰宮委曼蕙漢闕流寒螢惟應金仙姿空山屹亭亭摩尼耀八極衆穀無千齡　周伯琦詩遊靈巖三首　吳宮花草久爲塵千仞空山燕紫犖雲闕面湖春渺渺天池浸石碧岹嶢諸侯互將猶爭奕三世如來却現身

白杜循閒留秀氣清游訪古及芳辰　竹梯百折到松林建抱庭杉歲月深永巷廊虛響屧荒田臺古不關娃　娥眉傾國悲土舞屋試空復境今山下良田川似剪一區那得老雲本　重遊巳隔十三春織綠嬌黄幾度新白髮無情添世態青山有約待詩人采花間夢哇棲錦碎翁紫藤樹荻鱗香徑斜陽啼杜宇迎舟圓月挂娥闌　元僧盤古遊山詩集　吳王古苑蓮塘香徑琴臺硯池西施洞館娃宮皆古跡　日落危欄獨自憑蓮塘香徑總傷神硯池風浣琴臺月石洞雲埋娃館春湖水巳渐當膽苦山峯猶拜捧心顰長年來往知多少誰是登臨千古人　李孝光集暮入靈巖記　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然直復有過於此者余爲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峯雄渾厖莫若靈巖峯吉錢巖言大也余適少疾倚大樹坐甚怙客闔靈巖巫欲往即起從躑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撒止含是日會巳暮順刬馳十里到寺天正標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而入脩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槩槩下垂四旁客喟息不可上如游熏喻以爲身浮游在顥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并堂倚右挾室則旁睨其腦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木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將復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嶺可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泉山半横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千丈勢巳盡乃垂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龍積歲月化爲石故獨此鼻如豚大乃紺碧滑膩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十丈如卓筆曰卓筆峯峯旁流泉墮入澗中亦三十許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劍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北大石障名障獨高且大絶頂止平如塗丹堊是爲平霞障渚峯皆拿然在障旁其大石如樹旂居障左臂白免旂其大柱居障右臂則曰天柱龍鼻泉又在障右肋間小龍湫卓筆石劍鋒泉當居旅中　王十朋梅溪後集游靈巖　穉老索詩主靈峯寄數語鴈蕩冠天下靈巖猶絶奇煙霞列屏障壁直日月明旌旗氣運聳巖前有卓筆卓筆峯可以書雄詞天聰況非遥天聰洞洞然聽無疑頗起靈湫龍霖雨行可爲傾用真柱石天柱峯永支廊廟危頗嫌遠化爐燭稱爐四海歸淳熙頗招鸞鳳友雙鸞峯朝廷相羽儀何人夢石室石室靈峯妄誕夸一時那能了世緣未免貪嗔癡名山誤見汙公議安可欺頗借靈湫水一洗了靈碑詩以寄老禪狂言勿吾嗤　巴宗齋禁希纂暑鴈蕩靈巖展旗天柱立寶印獅子蹲龍噴千珠碎天窓四牖空爭奇排怪石獨秀

出孫峯龍鼻泉流出如何造物工亦成績志靈巖在浙江台州府北一十里又名鷲峯後有飛瀑 遂安縣圖經在浙江嚴州府遂安縣慶曆八年殺中丞葛閎序同特賦詩者十一人在本院其古目錄唐前漢州判駕康仲熊遊靈巖瀑布記不著書人名氏大曆十二年立元一統志靈巖在浙江杭州府富陽縣西南三十里齊建元末僧曇超居錢塘講經一日忽有老人𨑹聽曰我龍也師曰汝能為我致水乎老人撫掌泉遂湧出 靈巖在湖廣長沙府茶陵縣會僊之間有巨石室巖中有唐人所為羅漢相唐天祐中陳光問讀書于此里中子弟就學者百數後登第因名化龍巖尋復名靈巖 一在沔州略陽縣正南順流而下七八里山腰有洞前後二所前巖高敞後洞邃深巖前懸崖起壘曰樂水寺或曰精忠寺碑字磨滅無可考據昔有採石乳人至約行半里忽然明朗見奇花滿地既而人思歸其內有白鹿出來明日再往有巨石墳門遂迷其處二洞間石縫中有水迸出引至前洞鑿為泉可以療疾鮮于侁詩千峯環郡宇二石繞城添每倚山水佳況復聞巖穴長沙府志靈巖在長沙府茶陵縣東鶴鄉有石刹其中空洞舊傳蕭禪和成道之所有寺今廢桂林郡志靈巖在廣西桂林府靈川縣西南三十里嶺外代答洞穴有水然後稱奇桂林諸洞無慮百

所至近在城外數里俱有可觀若水東之曾公巖興安之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施直橋横檻其上遊者得以徙倚其間異於他洞者空明豁達而已雖然未若城南之水月洞東江之龍隱巖也水月中通如半規江流貫之中有石橋可以觴客龍隱脩曲而高明江流貫之鼓棹而入仰視洞頂夭矯乎真龍之蜿蜒也范石湖謂二洞奇實紀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小洲其旁高岑有乳乳石滴成老君之形須眉衣冠無一不具張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真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為貴也雖然二賢所賞水深數尺廣纔丈餘耳若夫桂之靈川縣有靈巖者二賢未知也是巖也大江洞其腹水闊二十丈深當倍之余嘗攝邑靈川天久不雨往禱于巖方舟造洞遙望大江平闊直抵山根横有一線之光通而望之乃知洞穴表裏明徹而然也即其洞口水面怗怗正將抵山不可得入者舟子擊水伏而進仰視洞頂與水面相去纔丈餘水與洞頂皆平如掌舟入漸深櫓聲隱隱震動固已駭人心目人聲一發山水皆應大音叱咤洞壁習裂當巖之中洞頂穹窿如寶蓋然其下即神龍所居也余歛板焚香丞者以脩綆下瓶及深未之以歸鄉有感應是江也西通金洞曰馬退材賓巖而下水深不可施櫓揮往巖頂而後得出余久之事實謂此江古來造出

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以定窟宅遂命曰靈巖縣曰靈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背尚有故江跡存噫此巖水色沉碧雖深嚴靜人至其間若有神靈左右之者誠非遊觀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諸洞之通於人所以未蒙賞音惜哉桂林志梅摯靈巖詩 煙抱千峯碧玉堆一巖一穴漢天開高雲洩雨通靈派長與蒼生救旱灾 戴栩浣川集自龍湫出靈巖四山奇更峭外有未知山藏此千峯在多處一徑習飄流洗雲常異出人寰埋沒尚多有寄言秦與管輿地紀勝陳植詩云天險三千量日月人間一鏡照山河柯椅詩云層層望遠窮南國步步登高近北辰北𥨊禪師集靈巖詩 斷崖蒼玉削四繞綠屏帷無港不相濩有山如此稀樹秋連嶺瘦雲晚戴湖歸一點西風急遶遶相趁飛 姚關詩 泉石平生性所耽謝公延我到東南紅蓮幕下頻佳客丈夯山中訪舊菴竹插花平爲道門蒲隨納問龍潭圓裡未盡幽尋事待向仙家起玉函桃花集新安汪安行靈巖前洞詩 誰為彌陀作此龕坐來頓覺離塵凡山南水北分雙洞天上人間第一巖龍窟元因風雨改鑿靈柱用斧斤劃為官豈似為僧娃醉裏題詩莫繫衔 紅葉青苔行徑微山空日出自煙霏因穿後洞水中過更覺靈巖天下稀雨壁千龕須把炬一溪九折係褰衣明朝尚有桃

花約待訪秦人了便歸 文于平詩書靈巖壁 凌晨策羸驂尋山結遊侶路行幾舍餘穿林傍溪遊秋風吹黑雲為我闢飛雨石門殊怪奇嶽空滴泉乳尚記唐人名鐫崖字仍古來遊共歎愛頻喧路樑觸只赤見文發煙嵐陽東鳥猩猢昔巖居屆廬今在否可望不可到心思神變秘凝然但形留遑遑默無語錢塘韋驤集和從刑度支遊水康靈巖 天下擅澤久詩人歎早晨康按重時選邏行去時當歲熟優游今日心憩息茲山腹峰危齊鳥道巖邃容佛屋長松揭巨蓋脩篁刺青玉塵遠疑隱隱景完如畫簇還慷興有餘過際光何速彼雲出蒼翠回首辨重復留止念所之吟詠主不足天復堵勝遊空言罌邪宥蔡九峯集遊靈巖分韻得從字 我來靈巖遊生石披蒙茸俗然忘世紛便欲脫塵從外峻懸絕壁中寬峭高峰精廬三數間歲久蒼苔封寒藤結暝色秋花斂愁容衰猿發清磬月影山重重扁舟暮江下殊林隔夜鍾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謝元不伐寄靈巖七詩用梅聖俞韻 靈巖勝絕天下稀間登乃自太古出山川初豈有韻梅勝處要須詩驌驦自從梅老登列仙尤物誰憐久埋沒與洪筆力扛九鼎坐遣清詩入山骨操觚食給誰與遊終節雲車到仙窟雲間招手疑有無弓下吹笛直髣髴飛雲杳靄風吹香翠靄空濛雨未濕誰從洞口會金書

想對神清時獨立我家靈巖山脚底識面何由洗如夾難無幽夢到三山
尚有明珠客十襲　元祐元年己巳正月二十日同太史陳達夫來遊榮
作六詠又作長篇以盡其意景爾　靈巖勝槩野草川欲往還心共踏斗
令朗乘興得清賞須知亦是同寅緣驅車初抵石門路恍從井到逢萊天
寺連高廷立玉壁下廣廷遠鋪瓊田我從一徑造佛刹樓閣深峻凌雲烟
山僧指我過幽壁嶮巇不憚躋山顛明心深遠光通芽朝揚精輝火欲然
邊滿澄徹渚寒泉碧雲紫霧爭華鮮夕陽林藨禽狀喧窗劍音有曜硎仙
我今不見心懸懸廣寒宮闕名空傳日暮欲去還留連嗟予事役須回旋
不得共宿高談禪鄰舍啾啾夜不眠擁衾操筆成長篇封題遠寄尽輸贊
辭語無陋不足道斷火妄記呈光瓏　章甫自鳴集宿靈巖　思縣經年客
靈巖一夕留涼風吹集暮明月照中秋閲世身將老尋山興未休遠驅嬴
馬去訪古大江頭韓滉澗泉集四月十一日靈巖　步遶亭逕矯望泉懷
幽尋禪窓坐來久聊以娛客心平田綠未整湖色收艶瑩回棹縺送餘興
禽亦遺音　次韻范仲二同倉使遊靈巖　使華來入先王宮髣髴工顰
在眼中解后五湖應自適蹴踏七國漫爭雄一時賓從歡無極千古興亡
恨莫窮空鎖靈巖舊蹤跡盡船贏得滿篙風　許綸涉齋集蓋老過靈巖看
孫僧因題贈小隱索詩　孫雲一片自由身刹刹隨緣有夙因小隱未容
籬作為靈巖要看海揚塵築塘衣缽時時唱信筆詩篇句句新畫繡不須
歸相里閭師自是鷹山人　仲弁浮山集遊靈巖詩　古寺青楓外平湖暮
靄西亂花經雨淨冷蝶趁人低俯檻留連語聽禽自在啼風光蒙客恨擕
植故須攜　傍舟晨鼓閒泊渚蘇鵠盤究岸柳渾暗横軒海半殘嶽憐春
日薄猶動客衣寒樓外西風急雲湖書湧瀏　李璧鴈湖集遊靈巖和韻
脈枝木秋艶王宮路轉峰回翠峙空胃次淨無塵一點亂雲堆裏聽松風
　選勝掌辭殘両尖摩津墨妙半儒先八年兩到人爭問昔火靈山似有
緣　蕭然陳跡寄林洞千古誰分偽與真惟有誰宮歌舞地道聲嗌填付
排入哀起　嚴東塘集李郡不能同憲使倉使游靈巖　秋風蕭索涼湖光兩
兩星華古寺傍晚日一川迎使節晚山十里送歸艭風流我已非山簡賓
客公應念葛疆豈是清游本無分紛紛鷹鶩苦相妨　錢塘畫縣集宿靈巖
　生色傳聞此巖好心疑好事張大峯浮辭及來勝境窮遊覽却慢前言
有濫遊觸石煙雲如幢俗倚崖殿閣半乘危自嗟吏治多牽制秖作清虛
一宿期　百丈蒼巖入杳冥高低氣象本天成蘇增草壁龍蛇動澗瀉斷
崖風雨聲不許畫工為潤色秖應詩伯長餘情樓鵶亂墨題僧室車馬何

時再此行　祖龍學集李有四絕一曰靈巖予以赴官獲此挽鞅因賦拙句
用誌其行　常想靈蹤得到難因回征轡此盤桓松風逼磬僧齋冷石水
環堂客夢寒聖作自同元典布寺有住益松白龍泉及數六字皇帝御製
李古碑猶是魏朝班最憐山色當樓好欲去重來一倚欄　又遊靈巖
紅塵滿馬三回到青嶂迎人萬疊開却被野僧相韻笑五回還是暫時來
曹六四歌同遊靈巖因寄尊府判院　石湖浮動靈巖月天靜碧雲低
白煙此夜山川宜斷取為予攜到若翁前　元丁稜倫亭叢次韻遊靈巖
蒼影沉衣霜木空翠光濕眼嵐華濛客亦胡為走塵裏僧閑獨老樓巖中
窓含江色玲瓏月山度天聲斷續風政得魂清夜無夢未應竃女惱詩窮
詩窮已似孟襄陽醉宿高寒借竹房下界煙塵城郭近上方臺壁水雲
長禪關獨扣扶光角世路詐復車羊腸夜半連床玉京客藍橋夢入雲英
霜　郝經陵川集靈巖道中　輕騎長鞭路老埃蕭森爽氣動靈臺霜餘落
木三秋盡日照伏桑半夜開袖裏還攜泰山去筆頭又卷東海來豁風長
望有所憶曹連安期安在武陵迷　江湖長翁集靈巖道中二首　通盡南
山過北山幽花好鳥翠霏間滿前風物牽詩興可是平生馬上閒　涉澗
登山倦不勝松間敲戶有人應竹藤增細爐煙直小作蒲團入定僧　林李
中竹軒題黃重九前一日宿靈巖　馬上衰顏只自嗟驚心那復見黃花
花如相関然羞面展其重嗚不在家　張至龍集宿靈巖　樹抄鐘樓出半
雲佛床點暑異殘燈五更石上僧猶定頭滿清霜與不譽　郭彥明擇善類
藁值雨宿靈巖夜宿燒題　程鉅跌坐候晨鐘淡月疎星玉宇空滿地白雲
秋萬頃無人共月上船紅　高觀國竹屋癡語醉江月靈巖　三萬巖雲香
拱雲臺飛觀憑陵十尺清磬一聲藤樸今無復宮娃消息聲屧廊空憑鄰
徑古塵土成遺迹石闌松老斷雲空鎖愁寂寥李慧評此煙塵芝株吳甦一
笑無顏色風月荒涼雖治夢瞻與扁舟生多學劉歌殘園傾入去青草埋
香骨五湖波森
遠空依舊涵宮

靈惠巖

延平府志靈惠巖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西百四十里尤空村巖竇內有若聽事者
二所可環坐者千人泉出石縫間隨飲者多寡為之盈縮
號聖泉舊名師姑巖又名佛巢巖靈峯忠禪師始易今名

洞靈巖

饒州府志洞靈巖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東一百里有洞四曰慶雲曰蓮
花曰合虛曰張公新安志靈巖三洞在徽州婺源縣西北一百三十里梁
大同四年建洞靈觀尋
廢有唐鄭全福遺跡

靈照巖

境一府志靈照巖在本府知郡山下景泰中建天

東蒙

高擁雲氣徘徊　再次韻混沌鑿開天險巍巍東巖峻兮是雲髓凝成半空鳥矗天風吹裂一線中間妙出神功高擎仙界馬道疑當太白西憑高遠見雲噓巖頂鼓舞風雷　落花香染桃蹊映闕青雲志壯哉便萬里孤騫超人間世一枝高折作月中梯筆蘸天河潤象綵映微風雲入壯題摩蒼壁崢龍蛇解墨翔舞徘徊

西樵巖

贛州府志西樵巖在廣東廣州府州之西南吉利坊界距城八十里奇峯聳翠石室可坐數百人邃深而明朗冬暖而夏涼山巔有寺曰寶峰若堂若殿皆因巖竇為之中有烏利仙迹印石舊相傳為劉特留此後好事者鑿一足為對相去許一蹀一闊此其異也又有丹房透迤石珠璀璨似燒煉之跡飛瀑下瀉日夜潺湲居民資灌溉之利下有玉女淘沙灘瀑梨泉遠通石上近凌龍泓龍泓性深莫測特有雲氣凝聚龍迹出沒環山居民每以此占風雨之候歲旱輒禱泓上有紫姑茶壺谷在在右有九真洞西有錦石巖白雲寺周迴四十餘里南州泉石之勝此為奇絕

西巖

續表求雷次宗豫章人少入廬山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亦謂之招隱館秋浦新志西巖在本府貴池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高百餘丈寺曰延壽有西峯神慧禪師飛錫勝跡下有聚龍泉祈禱多應吉安府志西巖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距西三十五里有石如蓋其下可坐數十人杭州府志西巖在浙江杭州府臨安縣西三十里巖有洞洞有水一日潮再至與江潮候相應白樂天詩云洞口靈池應海潮即此地也金華府志西巖在浙江金華府石佛寺重脩記天禧五年十二月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陳戩文處州府志西巖在浙江處州府慶元縣在東巖之右相去數十步高亞東巖　一在本府縉雲縣西半里邑人葉邦秀書西巖二字刻于石崖潮州府志西巖在廣東潮州府西七里中有菴名曰靈隱依山為寺景態萬狀紹聖間元祐先生劉安世登覽幽勝詩景之殊狀品題皆畫蜀經云曰立當遠西林有靈篁巖觀音巖之上巖成都府志西巖在四川成都府城西六里上行踰百步石壁夾道如城如此方與時花云深京役貫中四巖獨西巖幽深山水冨足備龍巖寺而左前崖突兀如巨臺狀如浮於泉巖云無判之王師閔題云鼓動對躍端開坐地沙汀怪石喧語笑一派落青峯會昌州志西巖贛州府會昌縣西七里嵩高山寺講天民讀書地前有流泉飛注竹木茂盛為縣奇觀云延平府志西巖在福建延平府劍浦縣治西南三十餘里峯巒秀異林木蔚

茂乃慕抑二禪師闢山創寺之所汀州府志西巖在福建汀州府寧化縣東北五十里由林田寺而南行五里許渡小澗登石梯猶羊腸而上一門可谿石龍當戶旁有小穴外險中廣若龍之勢又有石筍屹立如晨門石乳下垂脩映筍末有泉涓涓自乳而筍無毫髮差由門而入空洞如廠可坐千人中有數石室其一若僧龕置觀音像謂之寶陀石其一如方丈初入甚闇坐久忽明又其一曰乳穴非烈炬不可入中橫石柔旁有泉一泓其音琮琤鄉人禱旱取水於是出巖即雨謂之聖水又其一周圍乃入一小穴其間寬明丹竈儼然謂之丹室其旁有龍井嘗有人以繩墜石下測其深叵測又其一如堂與冷氣逼人不容久佇順慶府志西巖在順慶府蓬州之報恩寺西南隅巖壑奇秀前有閣曰松風為一郡勝槩潼川州志西巖在本州大足縣北二里許江志西巖在江西建昌府紫霄峯之西有南安古佛祠其上脩竹環繞翠色如雲建寧府志西巖在本府甌寧縣慈惠里地名西漈人石壁吳瀘州志西巖在州治江西宋張祁詩似有樓臺處微聞鍾磬發溪橫前路絕人往列峯行天遠水雲深春深花柳明如何解歷鞅親扣法王城滴壽成心泉學詩叢西巖留有峰巢鶴樓石路曾碧蘚花殘窓低户足煙霞愁閑獨鶴悲寒角靜閑群蜂湊晚衙野菜旋挑美侍殘石泉新汲自煎茶爐熏銷盡拋書卷閒倚闌干看日斜　遊西巖劉元城建炎論居之所誰扇洪爐欲煑鐵一寸如冰不曾熱歲寒心事梅花知炭事如何與氷說西巖結屋煙作草班班不露如隱豹人生大欲剛斷除靜處生涯乃仁樂碧梧翠竹星琅玕寒泉玉佩鳴珊珊終焉為計亦不惡宜知白日生羽翰翻思一夜鍾鳴時先生高卧如希夷何人史真攀冠權反峯而用皆驚疑為泉求蒯想遺跡異其與侶昌茶伯熏猶已定人所知鄉祀曾避紀巖石肆流澗泉集石遷却思爲石寺寺巖不歡諸亭山一望遠村霜日白酒隨吟句入高寒掛斜髮集西巖三首天壇　風吹軟桂枝下帰西南家壇中仙人影冉冉化為雲　天扉　朝從雙扉出莫從雙扉還任風吹山花落我衣袖間　雲壁　麻姑東南別衣袂濕空翠雲中來黃花領餉西南使茱石林建康集送模歸十山并示僧宗義為余守西巖者三首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坐先已說家僮挾書至驚起慰慰絕叫尋到鷄犬閒訊窮曲折此生宜多為一壑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八州鐵江東須八寸汝歸馬蹄輕初不恨獨熱憇憩報松竹吾宜成久別　綜居探幽奇自謂略已徧非登西山巔始昔未見溪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間尚或遺勝踐果成辦棄去我宜狀

杜濟華南山地頂亭表崇成而來爲吾課童僕開闢盡二面莫言羊腸險徑小煩憂轉筏藜不用扶吾脚猶爾健　主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戶人言青渠子粗可汚欺堪官居無多戀楚止復遷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素義渾悅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霽欲峯久斷俗子路脚特山中節爲我主留務封陸際湖海雲月皆所部林和靖詩西巖夏日　惠帳蕭閒掩弊廬子真巖石已來初爲鷲野鳥巢間孔獺過鄰僧竹裏居新留逍遣涼侵靜語晚雲浮澗上殘書何煩攜從白團扇一柄青松自有餘鄧京叔家集題西巖　人愛名與利我愛水與山人樂紛而競我樂靜而閑所以西巖地千古無人看雖看亦不愛雖賞亦不歡欣然會予心卜築於其間有石極峭岷有泉極清寒流觴與祓禊終日堪盤桓此樂爲誰設信哉居之安　家僮報西巖栽植滋茂喜而成詠　孤雲出岫本無心何用徵名徵士林近日故園消息好西巖花木已成陰鄭剛中北山集終日徘徊得好涼一潦炎暑變水霜會須月上出山去更看芙蓮主夜香蔡九峯詩送王禹玉遊西巖　幽人欲往西巖巔臨風送目心悠然芒鞋竹杖風月冷千山萬壑閒猜煙人生適意多掣肘窮欲入山山不受巖光終老釣臺春李白謾辭長安酒殷勤爲我語山靈白頭管取相看守朱梅庵集和人游西巖　平生壯志浩無窮老哥寒泉亂石中問法拔襟弄清泚靜來合眼聽玲瓏不知澗寺晴時雨何似溪亭落處風吟斷君詩自瀟灑此心多不限西東金趙周臣滏水集跋劉伯深西巖歌歌云　西巖逃人以天爲衢兮地爲席箇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飢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澠世間清境端爲我輩設吾徒直爲禮法繩少文撫琴衆山響太白弄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蒸何如水前山後六月赤脚踏層冰　南山翁于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歸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中州集劉汲詩　卜築西巖最可人青山爲屋水爲鄰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自古交游少同志到頭腎利不關身清泉便當如澠酒莫盡胷中累劫塵

東西巖

宋蘇東坡集注如謝安東山也天始日海結安縣司記東水安巖西水安巖在縣北二十里即謝安東山也陳孝志曰類語林陽云安太傳謂安登台輔於土山遊集今土山在建康東事述云安石於此攜妓女之東山亦號東山謝公含推量孚曰謝安嘗與孫綽等之遊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而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其貌閑意說猶去不止世運當眼難況復情所鍾嘗曰吾三十日不上意者[illegible]

玉在我筆感緊華中子止類綠與竹閑窩有餘數常恐兒輩覺生今高趣闌　字曰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損其欣樂之趣獨攜絲竹入東上東西山嶺曰安捷遠東山放情丘壑然仕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放懷事物外徒倚升雲泉陳日逸謝叔源詩徒倚引芳樽一旦成功業管絃復流宮慷慨種野王哀歌細清輝撓背起滄洲始知使君賢字曰桓伊傳孝武末年會稽王道子及安婿王國寶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燕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所王伊小字也　意長日月促臥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往駕那復還　字曰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吾病殆不起乎安薨後其甥羊曇善士重於安所知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次公曰西州門學者多未諳在江寧府以府有東府城城中有揚州廨而揚州在府西故時人號爲東府西州亦東府城之西門謂之西州門見實字記又載縣舍稽王道子第而東府城之東謝安宅以道子代領揚州州在第西故時人號爲東府西州如此則西州之名在於安薨之後矣安本傳乃言安病輿入西州門之事則實字記所引之地志不亦誤乎先生所用雖此據本傳而謝安事而已今國與學者辨之空餘行樂處古木暗蒼煙

月師西巖

宋衛宗武秋聲集靈山作巖贊清氣滌炎洲突兀捧萬古玲瓏涵九秋排雲宿騎姊省日曉光浮的的西來意宜於此處求邵印雲集邛州西巖軒閣栖甚倫仲知府含人侍御撰公來游惜其頹敝乃更新之既成以書招印同游因成一章　鶴山爭攬勝此地獨超然秀巘脩屏立拮崖半壑懸閣雲貌翠竹鳴玉落清泉自得高人賞佳名日益傳

鳳凰西巖

臨邛記題鳳凰西巖　此景又奇絕半空生曲欄衝壓隨眼斷蒼雲滿襟寒澗下雨聲急巖頭雲已乾歸鞍休報晚吾待且盤桓

南巖

保寧府志南巖又名讀書巖考究圖經志在保寧府城東五里其山秀麗有石巖乃南唐高士安隱居之所宋太平興國中郡人陳堯叟堯佐堯咨兄弟讀書於此後三陳及第登宰輔又改名曰台星

巖巖上刻石為文曰將相巖紹興府志南巖在浙江紹興上虞縣西南二十里世傳任公子釣魚之所在于任公子以五十犗為餌蹲於會稽投竿東海經年而得巨魚唐齊顔避南巖云南巖寺本滄海任公釣臺今南巖則有任公釣車石棺蛇骨存焉人探其地有螺蚌殼云巖下乃海門也新昌志南巖在新昌縣南十里宋錢塘童蒙集遊南巖記越之新昌去縣十餘里涉溪而南向山而遷又五六里得小壠而上詰曲至兩崖之間崖轉寺出皆棲閣架構隱起翠壁入其門平步無數十准攀援躋陟以及巨坐峭直指天怪石欲墮俯仰周覽使人落落有慷慨之感山旁多波浪衝注之痕又有螺蚌遺殼雖舊傳為海涯故近而前環淺抱左攤右翼始天為今寺設也緣巖而行縈紲而止龕樹有塑像曰古僧神指鑒水而自為也停泉直龕下曰即其所鑒也可望而不可及者石竇之糟峯酒之釣臺稽曰神指臺曰任公皆無傳記而浮屠老者以耆舊之素傳知是云可及而日力不暇者穿石巖一滴泉詰之曰皆名以形也寺日曰南巖而傍加威通二字即建之年也巖石隕落有以死驗寺人者載唐之陳昌甫碑也今日之游實待次是邑而從令之侶乃嘉祐六年八月十日也若其飲奕之樂眺聽之好釣子也者皆不記云宋僧文珦詩新昌南巖　大尚未疏鑿

北山為海門詠從樵逕上猶有釣車存佛屋猿靈賓仙墳塗遠村巖頭一滴水居者不知源韶州府志南巖在廣東韶州府郡南鳴絃峯之前洸真山石壁上有唐人元結所刻涵暉谷銘輿地紀勝南巖在河南彰德府安陽縣南孝廉坊傍南山銀思光孝禪寺前敞飛閣盡覽江山之勝左有巖洞可容數十人襄陽府志南巖在湖廣襄陽府武當山重慶府志南巖在四川重慶府盤石縣五里　一在四川雅州推官廳之東李嗣文建南巖書院廣信府志南巖在江西廣信府弋陽縣南五里高百尺有石壁鐫古篆二十三字書跡甚美其字歲久將湮不可辨明石下一穴如盃溜滴數丈執石刻佛像儼然可觀至今存焉　一在江陵縣南一十里又名盧次巖俟紀游云巖寺至石巖然北向其下寬平可坐甚廣為郡人遊玩之地有太史墨北泉滴之又古史東年王洋元勃約知黃州南豐曾宏父遊南巖詩又穎川韓龍學亦有詩江湖集萆中書帶縈迴巧業工鑿南巖盡深斤木無知尚風化黔黎何獨不回心是太史詩南巖夫何為山作天倚蓋山南豁山額飛頂覆其外切如鵬將翔鷹鷙群藤背下似海大魚吁口喙而嚴雷空横層額架屋喉舌內仰視頗馮陵俯進愁壓墜書翰釋氏說仰聞子世界千劫未可看五畝衣不濕清冷氣射人熱惱從此濆崖斧

木踈瘦谷迭高幽怪祠僧何年居搜老四伍輩問客何人來官滿或一再兩于與二子高興偶相戒松升下清江毛髮數蝦蟆藍與上峻嶺幢節望杉檜手侯勲門胄文未山作繪道君儒林孫嫖遂蘭結珮不為城府遊繼月此寸邁穿知老迹往意在精賞過禪居溪南山石欵與山對愛嘅入浼突雲雨出中齊古人戒勝目賞觀泊復賞放此歲未建欣然與心曾彭湖兩崖盛泉作一線需禪月古臺空棄山自明梅禮奇瘦三滕趣順同一慨但憂文禁才尚無帶介平生所驅使詩酒俱好在天涯得吾侶物外從所快使欲登赤城一覽天宇大韓龍學詩官曹漢領無時空一春變壓歷峽中溪南十里巖谷好俗駕屢登無由躬前特相邀雨斷須今晨不雨天亦風乃知書生不解事自以慳逾勤天公與來邂逅始一往相與縱譽隨飛鴻野叢菊于梅古老寒葉菊帶淺花紅峰帶石臺呼可怪無乃關綱順豈陸却舒花徑山境絕俯瞰矚野迷西東消白寒溜滴水雪一酌為我涼心胃山川何曾歲月計可憐翠早分磨礲人生歡笑不易得此會寧許註能同春禽正喧日已暮歡我歸期還匆匆清漳集蔡如松詩國師南巖世傳唐懷惲國師乃吾漳良才山謝氏子少依同安真寂院為僧後隱於家山之側今國師南巖是矣唐宣宗避恐為僧與之居者數年及即位詔住

京兆府章敬寺且封為國師以報德予嘗考惲惠宗特人也元和元年詔居上寺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敕葬灞水謚大覺禪師太質相之塔執謂宣宗曾與惲居乎唐史宣宗在位十三年享年五十推而上之當生於元和十一年惲元將宣宗方三歲矣此非宣宗之迹乃五代時李仁達留從效等所立雪峯僧儼明是也儼明王繼成弟繼成守漳州儼明自依其兄聞此有國師巖而錫或有焉不幸江南兵逼王延政處處殺王氏子弟以懲之仁達憲衆心疑己與留從效迎儼明被以衮冕之服從人見儼明之迹不顧因取宣宗為之傳會大言知宣宗乃憲宗之子武宗之叔使有意嫉之宦者仇公武爲龍使之為僧既為僧夫人值武宗蕩滅佛法反違其意而遊談於緇流之中不激其怒而述之元者幾希為作詩以止之緣唐宣宗為僧事昔史又小說諸書並皆不載惟近世共覺範作林間錄編仇公武有貴而旨之功而史之又且專屬見於並宜安惺林僧岳給安禪師傳乃其傳會盧宗備為可笑曰論國師嶽之迂有又於此故作以懌。　七閩山秀江逾碧俗知禮義亡姦慝賊潮何事辛淮民擁衆南來稍整兵惟埋却冢荒徑裏辭觀呼天瀾漁弋擧騶騎迤遝神怪河海波濤塗潑墨門闢嵺聖像雙峙臺巽三潭倅紫極一朝奔竄兀入宮九龍帳底

主荆棘舉宗香肆血腥穢骸骨無人收憤域群凶挽目精招邀起火狐鳴
來月黑雪峰禪客滿道種物色漳川伐訪得盧黃葉白秋風多欲話辛酸
語選塞易衣傳入虎狠口齕復死生雖可測至今尚餘下葦處巧作妖言
相逃感我曹親到蜀師嚴父老頗能為記憶吐覺戟手罵從劫陰與群姦
為羽翼抓僧逼將上車去水石合悲空寂默唯有霜鍾音韻清破寒千里
傳消息家陸游渭南集行東山下主南巖　守林了不厭奇嶇避迫幽懷
得少攄昔嫌出山成小草今知臨水羨遊魚　㘞㘞馴鹿隨輕策決決流泉
入野渠坐覺塵襟真一洗止如頭垢得爬梳王東牟无生集曾紘父約遊
南巖短韻奉呈南豐不藏善人達說南巖　南巖亦何好造物秘此縱煙
雲卬全從松竹色半酣去郭十里龕守戒僧二三已年滿一日無事亦可
探行客問從途居者榮書街蕭條野店煙更靜彌勁龕念非塵外侶誰分
禪味甘交儒作隱人自轉亦可衡于時日在旁山色染露篁一徑盤屏亹
群峯列空嶽吟泉計消滴淪鼎消塵凡端如常德靜可警疾步貪揚鑣出
雲門回首侍煙嵐公其吐妙語勝事須借南轅流澗泉集次韻題景伯南
巖　披雜南巖寺與僧林湯盧崖懸徒可望泉滴又何居時世悠悠轉心
情落落跡山行有吟嘯佳處莫躊躇　譚守約陳漕林宰同遊南巖得閒
字　高情動巖壑幽討忘遠近追隨得秋日翠撞多美强悠悠遠朝市寂
寂委時運雨集星散闊他年或相問　劉朝集數猗湖集次韻吳自脩遊南
巖　南巖地偏罕人跡門君胡為來此遊偶因人生胡獄日況當天下承
平秋飛泉自落重西畔青山只在巖上頭招從境界不易到松篁一逕通
深幽　溪南十里南巖寺老稻經年泣來龍林壑山光昏蛟石開雲影
千重重移遊佳客身親到忠寄新詩手自封南浸老且道墨在相應忠憤
又填膺宋錢增重集和陳夫遊南巖　古寺因山半翠微磨崖危磴上
雲扉紙愁秀色隨秋吹還似紅塵染客衣手賤鴻琴寸暇迎淵明解綬已
來歸吾儕幸得陪清覽相與優游叅道把　又和李信臣遊南巖　秋雲
昝昝蹋秋嵐嵓不森森翠碧潭巡黃去特至塵境世遭迎處滿衣氣何人
自望臨溪水近古道棺燒石龕我憶昔年曾此醉却嗟今日縱陪參　和
南巖廻　心舒還安日墻勝欲忘歸茶戰猶一水恭兵尚十圍秋山終易
冷暮坐即添衣上馬迴頭歎霜埋逐蓋飛　梁定丙集筍與元丕上南巖人
在十峯紫翠間刹欲日末暗扶僂其如病足怯登山年椽軒集游南巖和
范鄉之韻賊兩江紅調　天柏共崖鍋十丈草叢評到依舊是西風白鳥
北村南巖似整復斜僧屋亂欲吞還吐林煙漠壁、鬪萬事到秋來都望

落　呼斗酒同君酌更小隱尋幽約且丁寧休負北山依鶴有鹿從渠求
森夢非魚定未知魚樂正仰看飛鳥却譽入回頭錯程公許滄洲塵缶編
次李晉仲同遊南巖韻　風林舞霜葉野水收寒溪旭日發清美良反於
招携遊遊南巖麗追攝幾人躡世未變野處地已呈根題鍊石既有冗補
天亦餘涕仰梯磴可涉箭擇日從伐省深有神護險絕令心懷我歸期再
出後會直終攀弟齊三接龍木許尋高樓　前人文學淵邃方為朝陽鳴
鳳價所次前韻及之而葬腸佳章中招隱歎再次韻以反之以資他日重
會一笑非一笑非一詩也　丈夫為世用釣築辭巖溪不用身猶道固可
卷而携傢傢紫陽翁不殘桃李蹊淳厭用不終歸送此留題坐令南巖高
萬丈誰能梯倘止論茲山僅亦培塿低今如幌首碑千載令人懷我筆何
適莫但觀道合然鳥獸不可群仲尼非棲棲勾曲外史張伯雨南巖分韻
得陰字　西南一丘壑久會如自今既許陶翁欽復得穎師琴淡泊適相
遭彼此暢沖襟豈無
金石序何足擬山陰

南安巖

汀州府志南安巖在福建汀州府武平縣南八十五里形如獅兕舊為龍
蓮巖宅谷呼為龍穿洞後定光佛卓錫于此書偈云八龍歸順起峯雉虎
爾巖前左右廻好與子孫興從衆他時須降御書來中有二洞南巖為正
茆菴座儀石室天成又有石門石窓石林石鼓石龍虎龜猫之屬即佛之
正寢東巖差隘而石龕猶結客即佛宴坐之地十三峯在南巖前與地紀
勝郡縣詩題定光南安巖　石紫霊巖後大虛百千年稱定光居未知天
上何方有應是人間別地無　香風影裏迎新晚梵唄聲中見落暉自恨
勞生名利役不能來此共忘機　路入雲山幾萬層豁然巖宇勢崢嶸地
從物外置塵斷天到壺中日月明　郭祥正詩　汀梅之間山萬重南安
巖實何玲瓏青柱屹立欹四壁巧匠縮手難為工　方關之詩　天下名
山饒洞穴不似南安巖奇絕一峯突兀上干天十二子孫傍就列上有虛
忘遺碧霄花分明月歸巖復建安志南安巖在福建建寧府崇
北知縣二十八都有石室方廣數丈中有馬大仙壇壹

北巖

漬志北巖在江西南昌府寧縣東北二十里解空院後有北巖尋山北去
可一里許洞穴如圭竇必崎嶇而後入有石田石鹽石佛石木石粟之類
四明志北巖在浙江寧波府司章鄉巖中可容百人暑月清涼有頻伽鳥
巢其中潼川府志北巖在四川潼川府盧州之北巖院後有巖洞太守葉
元大書北巖二字重慶府志北巖在四川重慶府州北五里李文昌圖經
始傳會為濮巖今巖間有皇祐四年來處約撰藏經殿記慶曆五年前陽

張園題詩皆謂北巖園詩首云北巖寺正巴川北平抱高峨一川隔呈然
寧六年張商英題名巖下元祐五年劉象功爲巖銘始皆謂之濮巖則知
文昌之書近出於慶曆以後熙寧以前決非唐人之書也距今才百有餘
年而襲謬承訛莫知其非一路之妄貽患無窮雖地理之書古今多所牴
梧然未有顛倒白黑若此之甚者啟今以來處約張園詩文載文類篇以
正俗謬而其他文人例稱晉州爲濮者與商英象功併列焉以見承襲之
病雖出於一時荀簡而考正不詳貽笑後世不可不謹也巖高五六丈脩
二百餘步植數千章圍率八九尺樛枝下垂巖虛邃風颸颼如流水或愁
藏寒饗樹石相應恍然如泛湖海而無墊溺之虞有定林禪院歲正月九
日郡以故事置宴令放鷹張獵以娛賓遊人咸集經藏之背爲雌支高十
餘丈初實郡遣吏向鑄王僧護脉土熟率僚佐賓客置酒洞上臨檻脩禊
歲爲勝賞　一在涪州鐵櫃山下昔有王真人脩煉於此石壁上有水流
注下有石渠引水又有石曰石壁上又多石佛伊川在此註易張商英題
北巖張商英謁吉西歸程彥博田脩張甫原偕來濮巖餞飲熙寧癸丑仲
冬二十九日題涪州志北巖在四川重慶府涪州大江之北紹聖初丁丑
伊川先生程頤來涪於北普淨院闢堂傳易閱再歲而成元符庚辰徙晃

陵會太史黃公庭堅自涪移戎過其堂因榜曰鉤深嘉定丁丑范仲武詩
爲北巖書院嘉熙兵燹程公許滄州壘亟編遊涪州北巖恭惟周出自
斯文其在茲白衣帝王師古則令所疑修濬浩江濱理兩寒無炊一編洗
心易獲學之著扁學禪集夫子竊墻頭不屢茲道貫三極何曾限藩籬柱
史後武來相望幾何時隱勤況稀大書挺雄奇江山著鵲臣千古同一
悲渠自氣浩然何成復何虧高堂儼遺像賓墨鎮豐碑往者不可作掾首
空涕洟蕭蕭北巖松悠悠我之思陸游渭南集北巖有程正叔先生祠堂
艤船涪州岸携兒北巖遊摇撼橫大江褰裳躋高樓兩谷山半夫江溪地
缺浮老矣畢再來爲作竟日留鳥情程丈人閉户本好脩艱幾一朝發議
罪主竄役黨禁久不解胡塵暗神州隊恣以捻禍哀哉誰始謀小人無遠
略所像在松樽復來其鑑茲賦詩識巖幽馮禮雲先生集涪州北巖　精
着春江鏡操光鬲舟來炷佛前齊山從幽處亭亭縁日倚闌達故故長保
寧府志北巖在四川保寧府閬州北五里有曰微蓋山乃高僧宣什道場
夔州志在四川重慶府夔州達縣北巖壁巉然下有平地即鳳凰山之巖
一在四川夔州北爲一郡之勝合州志北巖在合州北五里李文昌圖
經始傳會爲北巖有栢數千章率圍八九尺又有定林院舊日正月九日

郡守以故事置宴遊人盛集又有葛技園每熟郡守率僚佐置酒閣上臨
檻脩禊以爲勝賞普陽志北巖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北十里舊經云群
山之巔兩石峙立貿一石焉號曰石室可坐百許人初來源以巖石不通
故老相傳雷裂其石泉始達于石室之下裂石今尚存郡城明熈肆亦西
北淺淺井書州一覽其來外北山倚秋最須秋稠望棣珠雪龍是入閣建
寧府志北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北十里下有北巖寺名士陳朝老嘗
讀書于此程公許滄州壘缶編北巖　繳學尚書弘農公授鉞鎮瀘以無
事治暇日領客北巖憑高四顧景與心會乃即仁祠之舊朋爲禪林左有
五峯連娟娩秀作書院其下以來四方之游學者進漢忠武侯遺志爲北
定堂因山之宜庠梗奇狀勝壓以小亭尼樹覆苫鱗瓦簡朴幽雅而曠如
與如之境皆種其妙公許晉謁節下一再侍杖屨相羊覽觀每欲選義考
辭有所紀述而文不逮意間得數語隨筆抄記歸舟容與乃能編綴爲北
巖二十詠思荒語澁無以摹繪勝槩庶幾爲一託不朽於名世如太虛賦
貴樓云寶慶歲丁亥重陽節前四日。門人桂枝程公許拜手謹序李石方
舟集北巖紀行巖以石居如覆屋下樓十六士唐人所作石像也先是巖
壁立百仞上垂瀑如繩下爲方池以受水夏秋滾集池匯趨四十六士泪

於水無復金碧顏色好事者嘗徙像他處復栖於巖何也父老言巖本洞
天所託舊松桷翳薈不容迹有怪物衛守故作像以鎮像徙則怪見像固
安於栖不容徙令太守出一舉措作趣滌手疏渠洩池以達漪漾于外重
施金碧十六士者始一解顏而笑又物像前數盂丈瓮盆以受君子來以
便歎酌既成適夏大水太守與客瀹茗納涼滌注如甚雨如海風撼潮繁
可喜可愕不知壓市火脹中有焆死人也太守成都宇文紹奕客郡發陳
鼎新普州郡邪新合守李石太守之兄紹衡攜祭酒爲主人乾道七年五
月二十七日石記書方玄英詩登龍瑞觀北巖　幾目下首浮世事方知
峭峭與天通湖邊風力歸帆上嶺頭雲揔在雪中從韻寒鍾僧落照斜行
白鳥度遙空前人去後後人至今古異時登眺同宋劉屏山集遊北巖
濺濺泉水楮通池增增高花亂出籬知有精廬潛寂寞一作世上更欣蠟
屐共襟期一作世幽絶岩茅未辦三湯試茶餅允當十字吹我許幽奇侍
知己品題政在一篇詩一作措辭奇絶日伏可無餘興爲題詩張榮微
先生集遊北巖　舟山經近境偶向此中來精舍曾巖擁雩林石路開排
雲今感竹封徑幾年苔磴老無餘事端居散劫灰曾由基蘭墅績業三山
曾由基朋伯遊冝春北巖　宦轍真沐漆捷懷北巖去行行如鹿境漸入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六

幽絶處濕翠欲霑衣晴雲亂土簇雖聳時抑揚嵐氣互吞吐松寒韻笙竽
碣石狀鍾虡禾實蝸碧藤白羽明翠鳩從壺忌人醒市酺邀我沽野果枝
頭壽水樂空中度欽少陬緪玉山靈芬拱護起予一賞欄件件是佳句比
景幾百年却待予全付吟成石點頭喜極石應語何處一鳴鶴雨作賞音
知仰峯人所仰隔江不受呼止如山中人九詔不一顧傳聞唐衛公挾册
曾此寓舉燮讀何書塊磐響千古一主拗介甫政坐讀書誤公乎儻可作
問草遂物賦趙君鼎行行過東江步步望北巖佳景三十餘天然真不凡
國朝劉嵩詩登北巖眺望因投巨石究轉為戲　自愛北巖秀綠雲翦翠
微廻見大江流獨立一振衣崖表人跡絶燒餘寒草稀繞澗聆暗泉攀蘿
想危磯投石轉塗墜袞擊星火飛奇探恣游衍興惬忘險崎日暝思更存
逍遙望月歸　上北巖　涼風四山合
月上西崖早古道新歸樵啼螿在秋草

北芒巖

長安志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九百於北芒巖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激流注其内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廣漢後有罪誅沒入官為園鳥獸草木皆徙植上林苑

北廊巖

建安志巖如廊廡狀在福建建寧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五

二紙

旨

翰林學士承旨

文獻通考唐憲宗時始置凡白麻制詔皆内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廷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宣讀訖始下有司乾寧二年陸扆以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職官分紀唐百官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内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李肇翰林志著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為樞機宥密之地其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内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被帷帳氈褥畫通中枕大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内得神仙門神仙門内得明光殿神仙殿内得省中内得省中一本作自門下省中書省蓋與今翰林之制略同而所掌經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詘亦其事也唐興太宗始於秦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號為登瀛洲正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内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夕分而罷至玄宗朝置乾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為集仙一無集仙二字集賢殿亦草書詔至翰

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循梁陳故事，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為之。則天朝則蘇味道、韋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睿宗朝則薛稷、賈膺福、崔湜。玄宗朝初改為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為之。又改為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謙、張垍乃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紘、前作胡 閻伯璵、一本作與 孟匡朝、陳兼、李白、蔣鎮在舊翰林院，雖有其名，而不職其事。至德之後，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代宗初，李泌為學士，而今壁記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故也。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羞，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兄弟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甚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末，寄任尤重，時人謂之內相。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者。故當時言內職者，多榮滯相半。及順宗不懌，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奸黨，取兵柄，弄權，天下震駭。是時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今上即位，授絪中書侍郎平章事。

初，姜公輔行在命相，及絪就第而拜。至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而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及暮，吉甫有歎惋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朝明，院內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于門外，禁署之盛，未有也。凡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充，下至校書郎，上至諸曹尚書，皆得為之。既入，與班行絕迹，不拘本司，不繫朝謁，常參守官二周為滿歲，則遷知制誥，一周歲為遷官，則奏就本司判記。上月日，北省官宰相送上，南省官給舍丞郎送上。興元元年，敕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乃定事下中書門下，於麟德殿候對。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圖褥，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使供美酒，是為敕設。序立拜恩訖，然後 然後一作候字 就宴。又賜衣一副，絹三十疋，飛龍司借馬一疋。旬日又進舊文章一卷。一本作旬日又進文一軸 內庫給青綺錦被、錦元作綿 青綺無綿被、綿元作錦。一本無此五字 青綺方褡、青綾單帕、漆通中枕、銅鏡、漆奩、象篦、大小銅背梳、背一作肖 象梳、漆箱、銅挲羅、一本銅背梳在此下 紫絲履、白布手巾、衣架、畫木奩、一本作畫木本，無木字 爐、爐一本作爐銅二字 案、席、氈、䄄之類，畢內諸司供膳飲之物，主膳四人掌之。又內園官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馬，迎送於辦仗門內橫門之西。度支月給手力資四人，人錢三千五百，四品已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二十疋，寒服物三十疋，綿十屯。寒食節，絹綃 一作絹 手三十疋，酒、飴、杏酪、粥、屑肉、餡。清明，新火。二社，蒸餅、䭔餅。端午，衣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鏤竹大扇一柄、角糉三服、鈔袋。重陽，酒、糖粉餻菓。至冬歲，酒、兔、野雞，其餘時果、新茗、水瓜、新曆，是為經制。直日就院，須校下直，就第賜之。凡內宴，坐次於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別賜酒食珍果，與宰相同。賜錦二十疋、錦三一本作帛 金花銀器一事。貞元四年，敕每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翰林學士每節賜錢一百緡。其日奏出，選勝遊會，賜酒脯茶果。明年，廢晦日，置中和節，宴樂如之。非凶旱兵革，則每歲為常。凡元正、冬至不受朝，俱進名奉賀；大忌，進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饌，賜茶十串。凡郊廟大禮，乘輿行幸，皆設幕次于御幄之側，侍從親近，人馬第一。御含元殿、丹鳳樓，則二人於宮中乘馬，隨 隨一本作引 駕出殿門，餘出就班次。凡當直之時，時一作次 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儤，自起居侍御郎官入五直一儤，自御史補闕拾遺入者七直二儤，其餘雜入

者十直三儤。新遷官一直。服假各於準式之中 一本作服假各於式之中 減半者，為別條例，題于北廳之西閤。一無別字。廳一作壁 凡交直，候內朝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踐數視人之衆寡，當之勞逸，時之動靜。凡節國忌、授衣、二分、田假之令，不當有不時而集，併急而宿者。五代職官志：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敕：學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從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常，論職次則後先為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敕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涉歲卿，令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于其立位，宜次崔棁。晉天福五年，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案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别創新名，令運偶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耀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從宰相馮道之奏也。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曰：翰林學士與四書

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
從宜，卻仍舊貫，宜復置學士院。蓋宰臣桑維翰秉政，將戾於道，故乃復焉。
自此班秩再有倫矣。五年一本作六年。五代史：晉天福五年五月丙午，詔
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命宣予言，是以大朝會宰
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
宜改為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為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
並令別定其名。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係禁庭，地居親近，與班行
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起今以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
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院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時世宗欲
令朝夕謁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已上三件並見蘇易簡續翰林志。蘇
易簡續翰林志：凡遷直之數，上自諸行尚書三十五直，下至白身一百四
十直，必須圓融，其直先五直舊學士一點，次三直一點，又次二直一點，此
三等隨日多少，令其均勻，永為定式。晉開運中，楊昭儉直翰制某從史
議直之數，等第除減，除為定式，中中書門下仍刻石在壁。員外郎入舊八
十直，改為五十直；郎中入舊六十直，今改為四十直；他官入舊一百直，改
為八十直；自員外郎知制誥轉正郎，仍舊知先六十直，改為三十直；正拜
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十直；自常侍、諫議、給事拜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
十直。應舊官再入，約前任減半，今附于此，貴得舊章。其內制遷直及吉凶
疾病諸假則例，具翰林舊規。學士起復之制，月朝已前，未聞其例。周世宗
時，故內翰王著、令狀相李公昉俱遭內艱，屬世宗北伐，並起復隨駕，書詔
繁委之際，即不遑致令復直與不復直。迄皇朝端拱元年閏五月，蘇易簡
遭家艱難，奉詔抑奪，遂與翰林以下商議，條原閣體例，開舊官再入，令
約計前直減半，是時復除直二十五直矣。至皇朝令狀相李公獨直禁林，
奉旨令每雙日夜直，隻日下直，可以永為通式也。四禁之中，漏洩為最，故
草制之名，遷明必閉門之雙靠，當制學士坐於玉堂上，止吏人之出入者，
俟宣制訖，方啟戶焉。文翰之職，優待之異者：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
置酒于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歡甚，因命中書舍人來晨宣撥。一本作擬。
內置起居，令為通式，仍各賜書千卷，以備檢閱。舊體，每遊讌止學士得
赴召，暨皇上留心儒術，旌賞文翰，時綸閣之士始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詩，
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厥後立春鏤飾銀彩播勝之物亦及之。其或觀稼
於南薰門，賞花於含芳園，春晝嚴蹕，百司景從，幸國西之金明池，下雕輦，
登龍舟，都人駕肩，百樂具奏，憩瓊林苑，由複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閱禁
盛，兩制必侍從焉。至上林春驗，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勑舊
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鉤，舉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
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迴御札屬和以賜焉。雍熙三年十月，
勑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綸誥，親近尤殊，宜於俸祿之間，特示優異，
起今後兩制俸料並以見緡充。上聽政之暇，搜訪鍾王之迹，以資閑說焉。
御毫飛動，神機妙思，出其執制，乃召書學之有格性者，直於便殿，躬自省
閱，仍技以筆法，既觀其有成者，錫以銀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詔者八人。自
是書詔四出，寰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舊體，學士凡召入院，止賜
白成釘廣韻都了切，釘鞍帶頭飾，出聲譜禮韻，音了，飾鞍謂之釘。口銀鞍
勒馬。暨今上即位，優待特異，賜金鍍銀閙裝鞍勒馬、對衣、笏枝、金帶。郊禋
禮畢，賜對衣、金帶，或拈犀帶、金魚副之。朝士自唐末人賜魚者，近今方
復之。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上特以細花熟錦袍代之。淳化二年冬，代
以細花盤雕錦袍，其制下於相一等。自是遠方之珍禾，天府之法釀，龍鳳
之茗，薪伏臘之餅餌，以時而賜，悉加等焉。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畫水
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洲之象也。待詔董羽之筆。脩篁皓鶴，悉圖廊廡；
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
僊境也。每學士拜命，先閤門受制書於常朝殿門階上，拜伏跪受訖，於便
殿對歟，陳述寵用遭值之由，謂之告謝，上必從容賜座，以茶藥而退。翌日
謝恩。前一日，待詔一人就宅宣召，預於庭設酒禮。待詔稱有勑，
望皇居拜伏聽命，其辭皆獎飾嚴召之意。又舞蹈訖，升堂飲餞，以謝恩奉
狀，拜伏跪授之。來日，待詔迎於待漏院，與新學士偕行，引至閤門而退。閤
門舍人始引入中謝，賜對衣、金帶、金塗鞍勒馬。近列沈浣辨呂生求旨得
賜分物，勑設如初拜之儀，餘不得比。入本院上事，宣徽院告報，勑設儀鸞
宿陳帟幕，太官備珍饌，設上尊酒茗果畢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
得預坐。舊體禁中事元無樂，前代或有令伎藝之并觸戲牀之戲者。
玉堂之上，惟上事受吏人賀禮，始得正坐，餘雖承旨，亦須坐於東廂，其副
翰座西廂，餘依雙隻對坐。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
至矣。茍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
其出處，時君優假其顏色，逍遙卒歲，非神仙而何。每上直，一依舊制，入者
先之，出者後之。或會食日旰之後，同列出院，當其日直學士茍已襪巾笏，
則可紗帽鞁履，送至玉堂之簾下，蓋同列相恕其坦率也。或禁直無人
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宿方和進。

如發韻奇險，難以賡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允焉。每錫謝恩奏狀，必當直草，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衆廳以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項刻之間，雖縝紛而至，必獨書之，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賾往誥，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　李肇翰林志曰：凡將相誥身，並用金花五色綾紙。唐乾寧二年，李鋋黔南節度，授京兆尹，兩次皆敕中書用白綾紙。金親王將相誥身，並用金花五色色背綾紙，皇后貴主用金花五色色背羅紙，不帶使相者，用金花五色白背綾紙。觀察使及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參署樞密院公事，並五色綾紙，無金花。諸蕃酋長、鑾王、兒主官告，中書省草詞，送學士院寫，皆五色綾白背紙，皆新例也。例一作制。　舊體樞密使未帶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潛歷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令之宣麻，自周太祖始也。　蘇耆次續翰林志：唐制學士每有除拜，但職必納光院錢以為公用，自丞相而下，各有差等。五代以還，其儀久闕，公振舉而復之。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草麻潤筆，自隋唐已來皆有之。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爵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頴戲之曰：筆頭乾。譯答曰：出為方伯，策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近朝武臣移鎮

及大僚除拜，國僑多不送，遺光帝以公久在內庭，慮經費有闕，特定草麻例物，朝謝日，命閤門督之，既得，仍以書進呈，自是無敢有闕者，迄今以為定制。國朝淳化二年，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勾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至和元年，翰林學士楊察為承旨知制誥，呂溱、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學士六員，今洙為第七員，蓋宰相過除也。宰相二一作丞相。元祐官品令，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正三品。唐韋澳，大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來蕭寘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再，且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元稹翰林學士承旨記曰：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第璩一本作旅次班第以官為上下。憲宗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絪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之上，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從，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也。　五代後唐同光中，將承旨學士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之詩云：視草北來唐

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　周閣秩，自以官居八座，位至承旨，且欲軋同列之官卑者，乃起請令今後學士合班儀，在諸行侍郎之下，如官至丞郎者，即在常侍之上，官至尚書者，依本班，迄今以為準。　宋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詔藏於史館，仍賜御詩二章以寵之，批云：賜詩之意，因御進續翰林志，其卿居清華之地也。上又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簡告朕，求此數字，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美事。　淳化四年，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繼其詞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璟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陛牋，躬措其理，且歎宋玉之奇誕也，因伏而奏曰：悵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常曰：書何代無人焉。御為朕書之。易簡曰：聖人與兮告成功，登荒奋兮展升中，兮芳席地一作地為席兮饗祖宗，兮天顙起一作起顙兮調至鴻，日烏月光耀文明也，衆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其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鐵也，飛雲湧霞騰騰縢一作修倏也，剸鯨膾鵬代鷄鰈也，述當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燁大舉也。禮冊獻母一作我兮淳風還，君百拜兮天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太山鼓一作夫兮溟海乾，圓蓋穴一作空兮方輿穿，君王壽兮無疆。一

作彩焉。時殿上皆呼萬歲，上覽之，喜，賞賜手詔以獎之。　治平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上謂執政曰：學士獨王珪能為詔語，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脩對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趙槩又以為無迹，故至是命之。　筆談：玉堂東承旨閤子總格上有火爇，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總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事物紀原：職林曰：至德以後，翰林直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此疑承旨之始也。而唐百官志曰：元和中，翰林學士以院長一人別承敕旨，或密受顧命，為學士承旨。職林又謂德宗正元已後，承旨多至宰相，疑唐志為誤。　事文類聚號令典冊，皆吏其手。李德裕集　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翰林志　唐韓偓，昭宗時進承旨，處事機密，與帝意合。本傳　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召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　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偓當草制，曰：脫可斷，麻不可草。　韓維除翰林學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言行錄　蘇易簡為承旨，當禁直，以

水試欹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固萬世之業。則幸甚。言行錄。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喜以多為劣。意傳辭寡。雖古訓誥亦無以加也。　王拱辰自承旨除參政。不數日以憂服去。除以宣徽使。及熙寧間。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行將入宣徽矣。未幾除參政。遂大拜。近世承旨之達無比此也。同上。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歐陽脩有文有旨不試。後遷承旨。本傳。章得象。處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恬然自得。事略。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二等書體。帝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上聞。翌日。帝曰。朕諷讀數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會要。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呂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參蘇參政。宋為尚書。廬陵詩注。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石。帝為真草行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蘇志。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亦然

王禹偁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翰苑群書。新唐書沈傳師傳。傳師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宋史列傳。蘇易簡淳化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啟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　百官志。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元史百官志。翰林兼國史院秩正二品。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六年。置承旨三員。十四年。增承旨一員。十七年。增承旨二員。二十七年。增承旨一員。大德九年。陞正二品。至大元年。置承旨九員。皇慶元年。陞從一品。五年。置承旨八員。後定置承旨六員。從一品。十二年。別立翰林院。置承旨一員。十八年。增承旨一員。二十九年。增承旨一員。延祐二年。改司直為經歷。後定置承旨七員。　阿魯圖傳。爾朮四世孫。父木忽剌。阿魯圖由經正監襲為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

旨。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然如老成人。嘗授業於趙孟頫。文宗召為工部尚書。至正五年。遷宣徽院使。六年。帝請擢居近職。七年。詔特賜姓而改其名。遷中書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明年正月。詔脩后妃功臣傳。九年七月。罷為翰林學士承旨。　達識帖睦邇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為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初以世胄補官。為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院同知。陞中書右丞翰林承旨。　巎巎字子山。康里氏。幼肄業國學。博通群書。其正心脩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為貴介公子。始授承直郎。遷兵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復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留為奎章閣學士。復留為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文用字彥俊之。第三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早成。弱冠試刑賦中選。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為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廉字仲常。幼師太原元好問。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遂召見。授符寶司掌書。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太師月赤察兒御

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撥立察等。咸聽受焉。歷官至太子賓客。仁宗即位。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衛山郡公。謚文忝。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宇。仕金。會教武校尉。父天鐸。惲至大初。以律學中首選。仕至戶部主事。大德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世出遼之烏若部。為金人所并。遂遷隆安。父之純。為東平萬戶府參議。請老還家。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祖藹為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至大德二年。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為承旨。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為謀克監軍。大祖得之。以為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為清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曾。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先世皆讀儒書。九歲能詩賦。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

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除翰林學士承旨(詳本傳)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天資秀發善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至大三年尋陞翰林學士承旨(詳本傳)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其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日記數千言元祐元年詔設科取士明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蕪湖縣尹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已致仕帝不允復拜翰林學士承旨慶已致仕不允乃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至元十七年卒於崇教里之寓舍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父之陞翰林學士承旨皇太子深敬而嘉納之後屢引年及至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豈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之所弗逮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咸称之敏中書與同僚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為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遂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陳思謙字景

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杖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宮授典寶尋為集賢侍講學士以年近七十上章已老不允仍授御史中丞卒贈宣獻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儉伯以忠勤事世祖為知樞密院事至順初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王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少時負其材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為憂翥一旦翻然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授業於李存先生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遂居淮東會朝廷脩遼金宋三史為翰林編脩史成遷太常博士累陞侍講學士搠思監善之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後詔乃以翥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 唐元稹集翰林承旨學士記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旅次班第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

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揚雞竿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則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大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集省中浴傳其事至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典命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俛仰瞻睹如遺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佞不明而又使欲惡歆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無暴揚報效之言不恣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過者如是而猶桑杜錯真可乎哉使若之心恐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終不自愧斯可矣昔魯共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宋蘇頌濟集鄧溫伯充翰林承旨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溫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禁林慎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尚此謙撝固求引避既違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為煩請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溫伯省所奏辭

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為官而承旨以年德為選茲所以歷求多士復用舊人卿既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遽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鄭獬鄖溪集翰林學士給事中王珪可承旨制 唐學士六人而年德最茂者遷為承旨深謀祕論率得預聞當時諸公由此以攝大柄者踵相躡也具官某風華秀整處謙履順文章雄贍如群馬之四馳更直玉堂已踰一紀比之數子乃為舊德進承密詔僉曰然哉朕方以乾剛斷天下又得滿老筆輔之風飛霆擊以令四方其孰有不從哉可 李綱集翰林學士除承旨誥 視草北門允著論思之益陞華東閣式昭寵遇之優我有俊臣宜膺妙選具官某器度凝遠資識敏明有經世之宏材有博古之異學丕蒙識擢滚歷清華由言語侍從之班司翰墨文章之任入奉清閑之燕每輸獻納之忠嘉言罔議足以啓沃朕心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休有譽處恬然靖共惟淵已久留於禁林宜顧問獨承於密旨爰舉寢陞之典以明因任之方豫于師言敝自朕志爾其懋發素蘊益究遠圖使號令溫醇無愧兩漢之訓辭顥噩有同三代之風則予汝嘉是為稱職 許景衡橫塘集吳幵翰林學士承旨誥 初學士職

親地華而承旨為之長宜得年德俱高而文采絕人者自朕臨御未始假人具官某博洽之學瑰偉之文方其少時見謂秀出更踐中外垂三十年而益進業益精名實炳然在諸儒右既還朝廷進掌文翰論議英發裨益爲多則受顧問被密旨者宜屬之誰耶昔李絳裴垍輩開陳治道料敵制勝元和之政實有賴焉惟汝勉之毋俾二三子專美有唐則朕汝嘉可慕

容彥逢摛文堂集鄧洵仁除翰林學士承旨誥　勑學士視草玉堂極儒臣之寵而承旨專奉密命則又以其久次者為之祖宗已來士之興此蓋無幾也具官某業復端靖問學醇深揚歷清華進掌內制文章論議督實顯隆閱日滋多朕所聰察宜以舊制寵于禁林往其懋承以副寵渥可

蘇東坡集翰林承旨謝表　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及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并用戡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亡及召而還挽於夢寐交親迎勞并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

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先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拙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賀聖激切屏營之至

再入翰林謝表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天眷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幸天語丁寧賚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庸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多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郡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忠誠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詔語春溫再命而傴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平生之敢望者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書祕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東北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

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太烹之養玉堂賜篆印淳化之攄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才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千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作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啟成王之心首擇輔臣長次法從知人才之難得求盡名而用臣敢不益勤初心以圖後效才不逮古難懋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與鄧承旨二帖　別來思仰益深到郡即欲一問因循至今亦不書敘感作無量比來履茲薄冷台候康勝嘗望風莫由際集尚冀順時為人自重　衰病日加得此便郡蕭然乃無一事平生守官未有如今之適也舊過潁州亦樂土但恐民事不如潁之絕少爾酬咏之樂誰陪公者計不負風月餘非面莫究悤悤

播芳大全集蘇子由謝宣召入翰林表　戒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俠穩望雲翔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職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閱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追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家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群臣屬目蓋將前席以傳聞豐夜燭而晴咨宜得雋良家侍燕語如臣草野微賤筆句拙疎十載江湖之

間自群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求塊冠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百辟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慶露之微海嶽寔補脩列聖之故事令將其時因暇見以納忠余亦有志

周益公大全集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謝表　頻年入侍備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貴服章於朽質被鸞采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衷震惕中謝臣伏聞漢以尚書為喉舌唐以翰苑為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之鋑金鑾之邃頗牧在中凡預選掄已為要劇矧疊膺於切組足增耀於簪紳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甚下自惟始願不踰州縣之覊誰意晚塗淺躐賢豪之上擢分數祈於罷免跡榮更誤於褒遷遷秩予於甸宮進班聯於史繇胡瞻鵠侍又懋交諉之無功乘駁冀滿況今生而取義二美並矣一介命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息流以無遺與物為春舉恨於而畢遂是容賤士仍點高門惟聖朝法令之具存初不勞於栽鋤而明主德功之俱懋亦何侍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不欺且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狐節仰報鴻私

蘇魏公集謝翰林學士承旨表　至甚言今月日東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承宣聖旨召臣入

院充學士承旨者綸出王言權預內庭之直星馳使指頓生陋巷之光備
乘于中彷徨靡措伏以禁班親近莫如學士之榮密命對敭更優承旨之
貴自元和之置職逮聖世之右文常擇有年德可任用之今使專大號令
興廢置之事時則有若趙公之多聞博洽鄭絪之小心謹謙崔群識明治
亂之分李絳言為國家之利入贊基扃上副聖情乃如珠隨不肖之倫豈
稱疇咨日俞之命伏念臣稟生不學操術無奇始緣門業之傳預數文林
之忝歷茲四朝之久漫塵簪裾之聯荷以二聖之知寘於喉舌之地以天
官掌選之重　兼金華進讀之員內省至愚最為孤立每自憐於介特況
已迫於衰遲嚮祈辭劇而引年再被發中之賜詔復遷延於省部實出優
容雖殫於薄書愈深惕厲豈謂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直曲賜生成固
圖任於舊人俾參行於列音望復門之詔遂伋若神游念灌世之遺逢重
為榮遇惟先臣之昔仕被仁祖之深知再踐禁林常承於晝訪屢陳讜議
每見於褒稱愴徂歲之如流偶遺孤之未損逮此非常之寵復叨采厚之
恩對捧之泥感極而繼之以泣仰酬渥澤力殫而豈敢愛生惟當夙夜在
公靖共爾位視執花而直入始務恪勤閱溫木而不言益思兢慎自餘謹
職業之守罄傾輸之誠知無不為死而後已臣無任　臣某言今月日東

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
內庭進職方拜於綸西使駟臨門復膺於召節恭聆宣語益集汗顏伏以
王者之言出為大號令學士之職入與上謨謀故李肇謂樞機之慎微就
詮以刀筆為餘事惟承旨之責須聞密畫之先職雖清閒事實要重往
當茲選未易其人必也忠言嘉謨可以動中於幾會便簡片削可以風行
乎遐邇見於事功乃為宜稱如臣者學如涉水愚甚守株偶傳業於箕裘
幸繼榮於軒冕越自仁皇之在御猥叨東觀之讎書周旋恐務之間暨更
臺閣叨被兩宮之眷擢在省曹自司憲之詳刑領天官之大選三經歲序
愆無尺謀之優再荷帝俞入備經闈之侍而臣衰年已暮孤立於時常懷
吉老之誠未許容躬而去銓衡務重久任則鑒裁易疲犬馬齒衰勉強則
顛躋是懼伏蒙太皇太后陛下如天之無不覆用人而不求全眷覆暨之
最深雖老惛而不棄深嚴禁路蒙非次之優遷密勿邇言俾居中而專受
因對時之異渥勤追往之至懷言念先臣嘗更是職相望四紀顏陳述以
猶存再踐復門儋遺孤之已老永思榮遇益念教忠固當俯服訓辭勤脩
素業如或使定衆中之詔草當揭見聞不敢侍天子之私入趣踰分守
誓堅此志論報異生臣無任王珪華陽集謝翰林學士承旨表　臣某言

今月十一日待詔某至臣所居奉宣宸指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高門
應召甫昕於溫言丹地承恩就更於華序寵知上出感自中深臣某中謝
竊以極儒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柔刻參基命
之承乞峻禁林之望允圖鴻博以訪請聞若臣者少孤多奇晚學弗競偶
掇科於異等旋刷跡於近途西掖裁書空歷五春之莫北門待詔又驚一
紀之餘而臣材疎不足經大猷知短不能防衆咎徽生江海之上每慮無
鳥之從敢自幸於它迁且獨矜於素守豈悟右文之御未遺孤進之臣再
召冠於嚴扃使親聆於密旨宮牀賜錦盡為新寫之人仙嶺浮籠猶類舊
遊之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諸思神務宣精帝文方收器於群藝亦錄瘥
於舊物雖承誤寵不敢矯辭三代同風已屬漢功之茂千齡復旦維知舞
德之逢徒勉自思未知所報臣某無任　謝翰林學士承旨笏表　臣某
言伏蒙聖慈賜臣官告勑牒各一道授臣前件職者禁林之居使獨冠於
近班浴殿之超更親承於密旨材之匪據愧不知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收覽群英顧憐舊物念久塵於嚴近特加錫於寵名維殫素學之勤庶答
曲成之造臣某無任　洪公文安集謝除翰林學士承旨表　臣某言伏奉告
命授臣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已於今月十八日朝謝訖者仙扃入直已

漸辭染之無功常語親承忽拜絲綸之來下循墻莫逃竊地靡違中謝伏
念臣巾衍諛聞寡表季忝辱知於壽聖濡冐寵於嶽朝鵷花鶴天尊膺
妙柔甘泉豹尾備陟通班當大典榮之更新豈安男子之足辨王虞汝虎
敢意躐升此獲觀於咫顏用敢陳於愚悃清光俯逮褒諭有加侍五學之
游曾未乾於詔墨奉九重之旨乃疊被於恩壹錄中興數十年於茲居是
官二三人而已猗言高位豈謂久虛鳳掖下頒初之為容之盼鼇頭上盡
未知圖報之方幸出意濫榮非材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元居上恭已
正中王言咸曰大哉豈持鋪張於鉅禮聖主一見決矣方將鼓舞於群情
猥令極恆之蹤遂玷非常之選臣敢不激卬志氣淬厲操修長陰書而善
德音頻何裨於潤色須從官而對政事期不負於生成臣無任王初寮先
生集謝除翰林學士承旨并宣召表　王今月十日武翼大夫充學士院
待詔馬清臣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冠摘文之禁直
已誤明揚紓將命之使華更叨趣召紳綏改觀頂踵知歸中謝竊以潤色
大猷袁極儒臣之選奉承密旨實專人傑之材宋興百六十年於茲壁誌
三十三人而已宮運踐屬至空對於七眷山嶺浮鼇或稍遷於一紀顛如
名冀猶進此除判金鼎玉鉉之元臣與鳳閣鸞臺之近聯異時東閣接武

四賢雖才分之爾殊信詞林之增耀凡騰推擇實係重輕伏念臣父矣空
疏蕭然疲緩獨荷照臨之遠見收隱約之中入處嚴宸崩踰暮歲震風凌
雨仍漸再造之私播地際天允幸千齡之遇瓊鑠函關於要詠琅函熱授
於秘經天動至鈞俯答無詞之韻夜翹霄極仰瞻飆馭之游况大號之肆
敭多一時之特召三王就第五相策勳定命錫符均釐率土合宮布政授
節通聯萬年天紀之復元六路師干之奏凱恨緣簡記得竭鋪張對揚每
近於清光懸猶屢形於褒語俾寬幽黜遂冒寵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
鑑沖融道樞淵妙因任原省內獨運於乾剛翕受敷施外靡煩於師錫載
加顯渥用燕莆臣惟聖學之川增復睿文之天縱第知刮膜竊窺雲漢之
昭回曾是恆心罔效雷風之鼓舞所虞衆國豈敢愛身獨有論報之思終
蹈循庸之節臣無任　宋景文公集讓加承旨表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閤
門降到誥勑各一道授臣翰林學士承旨依前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者聞命震驚撫躬浼汗伏念臣病未解郡恩許還朝獲便醫藥之良
已救桑榆之晚是為再造報戴深仁然自休假於私居尚苦纏綿於舊疾
深虞盈滿遂致顛隮今茲詔除尤出望外且承密旨者或膺疾召或訪欲
謀法從翠華之巡恭侍紫橐之重必資談敵仰副眷求如臣者年事頹侵

氣力衰耗且責於必不能者既加所不宜授者儻實累公議賤迹身究自
知甚明人言將至伏望皇帝陛下推雲戟霈破鄰延光許回誤恩少安危
悃誓堅九殞歸謝鴻私劉行簡苕溪集賀翰林承旨啓　伏審祇膺使命
召拜禁林制書須傳士類鼓舞竊以自古願治之主將規遠圖必有視草
之臣親承密命豈特右文之奮實參戡難之謀而況寫直北門對揚浴殿
自開元之際逮隆學士之名逮章武之初始寵內庭之老禮秩增峻事任
匪輕顧非其人不在此選恭惟某官養剛大之氣足以有為好深湛之思
欲其自得風規邁往論議有餘上方訪忠孝於昔聞知典刑之尚存召從
孤外俾侍燕閒細石室之書既終信史選玉堂之直仍襲世官眾云天子
之私人端是吾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關物論既孚茲為大用之階即副
具瞻之望某平餘無幾仕乃為貧自知偶世之關殊獨恨登門之晚媿及
茲賛喜深切知歸欣頌之私名言罔既況忠敏公集賀馮承旨啓　伏審
鋒車入覲斧扆對揚趣玉筍之新班冠金鑾之舊直除音四出歡頌一詞
竊以舉三代之遺英而當號令文章之事取四海之高望而總言語侍從
之官此上所以篤於近臣而世亦將期以大用况夫親承密旨獨望清光
地接六符之中階秩高兩禁之上列帝選于衆公惟其人恭惟某官炳蔚

濆之靈蓋東南之美德量蓋存夫遠大道術已造於純全氣韻九州踰直
養而無害才周萬事殆曲成而不遺思既格於天淵信亦行於蠻貊書膺
三接歲閱九遷詞挾代言思若湧泉之決儒宮正席化如時雨之施騰閣
東序之絃歌歸聽北扉之鈴索方將擁尊主庇民之術豈特煥經天緯地
之文遂衛恤於倚廬致興思於反席聿須召節仍趣賜環天子虛懷安問
鬼神之所以都人拭目復觀風采之凜然追出親除式昭異數定見金甌
之覆即期玉鉉之登德裕之文用雖長於大手吉甫既相禮自絕於同儕
斯言不誣惟日以俟某離奇弱質公歷微生頃蒙特達之知曾乏先容之
助側聞顯渥倍激驩悰久託範模行貴大鈞之埏北僅同燕雀更欣夏屋
之帡幪　代賀鄧承旨啓　伏審北自禁林催承帝旨語甚渥士論交
欣伏惟慶恭以某官以高明之資養剛大之氣服膺忠孝率自家傳被
遇聖神遂當世選貳天官於中省掌帝制於北門是端形容海內傳誦足
用冠內相之列于以極儒者之榮對越威顏密承顧問提藐仙籞尚煩紬
繹於絲綸翔鳳集池行見後先於伯仲云云王漢濱先生集上孫承旨啓
光奉制書復登翰苑承中禁幾微之旨冠內朝清切之班傳聞四選聳動
群聽竊以北門侍詔專取文章東閣別居必推年德將相相望於前世官

資不計於同僚在中朝熙洽之時特為榮遇逮南渡艱難之後無復常員
自非大用之資曷副久虛之選恭惟某官斯文哲匠當代者英踐通既崇
於天資練達尤深於世務清塗揚歷閱歲月於三朝絕域征行冒風霜於
萬里奚除不渝於一節身名由是以俱榮入掌絲綸出專斧鉞詔令繼兩
京之作威權侔二陜之分屬密勿之求賢思老成而共政鋒車馳召屢趣
舍人之裝黼座對揚遂前天子之席方今台階未備政路多虞籲時實藉
於真才注意允歸於舊德名書禁上亂宸翰之新題禮絕座中有禁林之
故事某叨蒙慰薦祖識依歸峻北龍門已濫登於賤跡成同鸞屢惟稱賀
於私心宋景文公集孫承旨啓　右某啓伏承寵司憲府歸冠禁林榮聞
雖紆公言增仰恭以某官蔚殆庶之彥畜舍厚之和內諸人文外詢王度
比緣國頓司直是故選有難才屈敦博之大儒肅抃掉於刊碎純誠諟謨
露勁節於嚴寒烈譽稜稜滿危言於天下聊避僉錫遂顧回翔知所以裁
雖為吾黨之喜實相以濟終副上帝之心姑待刪辰膺踐右衢某久違頼
文方屬縷纏側聽恩言但馳欣素　楊承旨啓　右某啓伏承懇避劉司
歸冠嚴署雖公言弗踰在賢緊當然恭惟某官外表人文內函圖籍白璧
盈握自謂可為稻鑿在前動必中道靡留光采之地回翔不饒之場鎮息

浮畫保完冲素其如絺宁前席益厚於春侍得非金鉉虛中有待為蝉重
側閒勝報尤副所欽景仰華中墨翰奚述　與丁承旨啓　某欲陪禮回
謝省容偃卧日高神明稍還觀召孺子輩歡酌於前善足以樂忽得和章
清粹閑放周旋意好作歸來之漸則華髮從初服自卜歸審終不使二跡
笑人思思大言之出乃狂人指目則念平地有機穽常日防矰弋矣欲謀
所處惟山林無何有之鄉言況執事恬於退淡僕安於拙附退道不同而
超無異他日之高雲顛月果不亂他而主於我決矣因長言之患不覺及
茲戰之戰之無為俗人言也明日冀望眉宇劉攽彭城集與王承旨啓
效智小邦歸風右省雖期會之事幸免於沈迷而繩墨之間自懲於結約
思復侍濶儻之論窺雍容之輝耿如雲霄儀吏戢律伏惟涉降帝側綏養
時中恭以其宦德董淵深神鋒穎耀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傳人經義
精通文采英發贊天常於筆舌明帝制于典謨海內服其詞宗主上許其
國器必且權璠柄輔代熙化工推其不世之賞用格非常之業　僻守遠
郡有張皦繩墨之嗟顧為中郎無汲黯禁闥之望瞻仰當世之儀侍從鈞
天之游邀馬雲漢之高益歡泥滓之隨伏惟燕見多暇啓處用康恭以其
宦德貫道振擧優聖奧言必無於士則智慮諧於帝謨於以經緯人文贊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十五　十八

襄治體聲猶玉對平物無瑩臺之差元飄告猷純幽深之阻與讃斯久休
命焉歸　伏念託茲僻陋之邦迷於期會之務雖純情而無極曾奏記之
非時仰惟德宇之寬深察小夫之智幸未忘於襄頓備篇異於兼容隆著
在辰燕見多暇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以其宦性茂天機學優聖域處全
德以權世振遠猷以致君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且中外之任試諸難
而已周而文武之材見於事而威效上方酌輿論之僉勸峻寵垂而奮膺
敢冀上為宗祧精調寢陳畢西臺先生集上修史承旨啓　某頓首再拜
承旨脩史侍讀年兄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款侍誨言累日
感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共想遂奉禁嚴以來台候動止萬福某區
區營職在外實由託賴苟免於罪戾初遠言侍日久執戀伏望順護主經
廷集洪祉就膺廊廟之拜以慰中外遠誠搭洛之禱不宣　某休息再拜
官守淮甸因緣幸會得於道途際會以望見顏色非特大慰累年闊別門
下之情而更篆感念疇昔款以舊言結戀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即日恭
承大旆到關以來陟降文石日奉玉色燕見之間思眷尤異宜遂入輔熙
辰大快人望佇聞除音之儁別當馳賀記室邈次謹奏前啓附承起居兼
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某惶恐啓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

途中過濠泮林適直出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緊然尤體眷予之厚杖置巾
楮其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關而上此記今想新命誰
朝伊夕當繼奉竿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某再拜伏審
還長藝禁近讀經劉漢緒正一朝大典舊物前效人圖科其必然而或以
為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即為可賀也派遠無以之人逐將從士
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託帡幪之賜至幸至願元何大處知非堂髙賀
程承旨啓　伏以辟榮丹陛尋隱紅泉漢庭尊疏傳之賢用成其美士流
美歎公之退共仰其高長也偉人見於今日竊嘗觀功名之際罕有能始
終之全雖如書稱三代之特無踰伊周二公之懿然當保衛之任則有嘗
桐之危居負衣之詩不免徹桑之患使其非望貫在人之有素誠未知明
哲保身之何如是以霸越治吳遂動扁舟之興除秦返項卻從赤松之遊
天下徒稱其知我晉中所存豈易識不然叔季之希闊何為蹤跡之微蔑
借曰有之亦云未矣淵明之棄其職持下堪於督郵巨源之歸其鄉以既
老於司業於其去就彼我重輕況於秦運之方隆可以遂肥而自逸此公
之事於世無倫共惟承旨相公臺樓先生閣下一代宗工四朝名德迪我
高后秀拔俊又之賢式是南邦遠有光華之被推權發於方纖振臺綱而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十五　十九

益隆顯惟成宗君彼故老俾留中書之重兼崇內相之孫直為誥者王某
之文可力史者退之之責鋪張先猷遂二典三謨之辭煥爛漢唐抗八索
九丘之製因選掄於郢省擢檢校於山房陛下繼明元臣輩進虞庭十六
相亦惟次諧周衛一二臣爰命公後賢搖紫頂價重雖林聖主尊之而不
名群公敬之而無間道德如此其學節槩如此其高文章如此其煒煌名
位如此其超卑樂無不足所欠者歸隱飲酌門定有畫圖之跡錦衣榮故
里尤為邦家之光中獨抱喜心亟紬賀幅車無下澤焉無款段不漸足對
於斧馳墨有縣川筆有宣城何憚手胝於模寫誦言猶淺待德滋深謹奉
啓陳賀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存謹啓　蘇魏公集辭免承旨劄　臣今月
三十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慈特授臣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者聞命震
驚不知所措竊以學士之職朝選甚高非唯取文章翰墨之工蓋亦有患
對顧問之責而況專承密命首涅近班龍侍國異於常員事任尤艱於虛
授伏念臣短材極陋樸學甚迂遭遇四朝獎拔之私叨塵六職銓衡之任
歲月逾邁齒髮已衰居常蹈薄領之書猶有不逮將使司典冊之任實謂
非長自省甚明實難堪處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如天養物以器
使人憫察丹誠許還成命庶安駑蹇之分不孤覆燾之恩臣無任祈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蘇文安公集辭免除翰林學士承旨劄子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承旨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翰苑設官均為高選而承旨之職久虛不除歷數中興以來所授纔二三輩自非鉅人長德偉有問望者疇克膺此仰惟陛下勵精新政汲汲求材號召耆英未聞進用而臣罷瑣無取決展之間再叨誤命循涯揣分實所不遑是敢干犯天威罄竭愚悃伏望聖慈許臣只守舊職追還成渙改授實能庶安孤蹤不累親擢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周益公大全集三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劄子　臣近再具奏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恩揮隆重踰於丘山便當祇體聖意何敢過為歸避然臣竊念分直禁林號謂高選服勤文字乃其職業若驟進久虛之位仍加優逸之禮縱雖宿儒舊德不敢偃然當此臣是何人輒爾冒居蹤陛下寵遇微臣在公論必不容恐而況經筵史觀東宮僚屬比之同列兼職已多伏望聖慈察其情不自安懼速顛沛特賜矜憫許免上件恩命臣敢竭犬馬之力圖報天造取進止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寵光下集感懼中深切以文部設

官御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孚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性資昏鈍問學荒蕪綿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選除常在於眾先分毫未答於銖知積累更多於章會儀曹再坐禮文獲預於討論翰苑重游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缾罌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邇北扉之秩求閑而劑既難恢於精神宜退而迂亦懼招於議論恩逢貪饕之請寧千逋慢之誅伏望皇帝陛下明君知臣慈父愛子察出吏才素短詎應付之銓衡憐臣筆力已衰難復責之翰墨收還異數改畀實能庶幾毛玠之清可踰於魏毋使鄭絪之嶷獨見於唐翟忠惠先生集翰林承旨辭免狀　右臣今月初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戒道奉聖旨召臣趣赴行在又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又初七日保義郎張濬賚到劄子戒道再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承旨令臣乘遞馬疾速前來赴行在者臣久淪荒土忽奉召音義當不俟駕行即時祗命伏念臣昨緣犬馬之疾致仕已涉四年久為廢人無復生理今者遠蒙君父之記錄眼拜前後之詔除仰負恩榮豈不願進顧難強者老朽之筋力所自恨者已廢之餘生敢祈聖聰重賜鑒察伏況臣仰祿為活口眾家貧苟非被病之有年孰肯辭事而辭祿年齒逾邁病勢益加伏望聖慈察臣前者累懇之

身具存奏牘非緣今日始聞召命乃敢固辭欲乞特賜旨揮許臣休前致仕將理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王初寮先生集辭免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臣今月日準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承旨者聞命震惶罔知所措竊以北門東閣獨承密旨職親地峻實冠儒臣惟時間出之才乃稱非常之選伏念臣樸拙昧陋久于禮論親被聖知擢置華近把之既踣恩厚不訾數對清光更蒙天獎而大號令大封拜皆特命當制臣之禁遇蓋無前比逡巡退避猶恐弗勝肖昧超踰其必自殆伏望聖慈洞照危懇追寢成命止令仍舊待罪詞禁庶安愚分求速顛躋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臣無任望洼華陽集依御批授翰林承旨奏狀治平四年九月右臣適捧御批已除御承旨命下便可祇授蓋出朕意者臣竊惟此職朝廷素以待年德之臣而臣名望素微恐不足以進承密旨首班近臣方欲削章陳避而蒙陛下遇賜敦諭臣何勝聖眷之隆來日便於閤門承命　國朝王廉文山集送蒙古翰林院承旨慶童公序　昔唐太宗既定天下乃詔虞褚各以本官兼宏文館學士楷古右文游精太平以建唐家之丕基今天下航浮索引之國罔不臣服民不知兵垂八十年可謂盛矣然武備廢弛土臣日嬉海內繹騷天子亟下哀痛詔以赦過宥罪賊負固逆命蔓

衍滋甚天子震怒分兵四出於是慶童公用命拜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總諸道兵公深況有大度坐鎮雅俗大議擬大設施識處置得宜衆人倚之為金城焉居數歲天子以公久暴露於外乃召入為蒙古翰林院承旨以備顧問東人以公是行也適與虞褚輩遇太宗時同事更相慶賀欲留之不得乃作歌詩以送之布衣士王廉謂諸東人曰今天子受命於穆清靜公以不世出之材以佐乎其下他日事業豈但虞褚而已然今日之務尤在乎力天下之農勤天下之兵不使市估戲泉弊不使奸宄塞賢路不使賞罰私功過不使盜賊肆殘暴能行斯六者天下之事過半矣東人果誦予言於承旨公則天下幸甚宋韓魏公安陽集次韻答承旨王端明　禁扁清切擬仙都多病年年絕鑾居四海風雷歸舊筆二垂霜露乃吾廬道同今古猶相照事役鱗鴻不計疎莫謂安恬遂留滯是非終有史臣書蘇魏公集酬鄧承旨　召節來從蜀道西遺恩人尚樸青泥禁中手筆由裁制天下英雄在挈攜公屢試多士及知貢舉嘗議金鑾應有記經優承旨有金鑾殿記登庸石刻玞重題元旗為承旨學士作題名記于十七年中在長者一十人而九人參大政以上頊亦入紅綸閣盛宴仙鑾會飛集翩翩五鳳齋是集內外制三人宋景文詩集豈亞劬名為學士咸餘羅

久之出守凡三十年還拜承旨感而成詠十八年前玷玉堂當時綠髮此
蒼蒼傷禽從奮愁瘡重病馬雖還笑齒長晉侯戲荀息曰屈產之齒長矣
薰罷山爐飄指燼瀨餘鋼挽冰去寒漿須慰清切鑾坡地不是吾人得性
場許紛涉齋集上周尚書內翰承旨二十韻　弱水蓬萊遠群山岱嶽高
塵埃千障隔景行寸心勞摸索知何自攀趨若未遭鋼章披宿霧藻鑒炳
秋臺穹壤懸鵬鷃篇章抵厲縣斯文標正脉輿論凜時髦勇退關吾道留
行切帝褒風雲開壯觀舟楫際洪濤諫復昭君桑詞瀾卷巨鰲合宮陳獬
典華蓋奏星旄森日明黃道祥風動赭袍恩波繁教萼須咫醉仙桃森冊
造藝詰詩歌遍頌騷人方期補衮功豈在運臺地禁嚴中旨天言玉列曹
儀刑喜頻牧步武接夔皋姿悅登三事乾坤倚一陶途長須驥足用拙匪
牛刀造請神光索排敲癡莫撥未嗟閒道悅絲待郢斤操元陳剛中觀光
集呈承旨忠齋留公以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為韻　太極生乾坤萬化一
素翁執為萬化宗天其付先覺偉哉百世士遐響振木鐸深衣花木間清
風詭獨樂　皇皇六合間不朽惟此理至人妙氣機乃見混沌始春風七
十年鶴髮映齯齒誰知玉雪胃千載矢天只　公昔坐黃閣玉鉉宣殊勳
令吾石渠署袖手看浮雲出處固有意豈令俗子聞但存方寸丹期以酬

明君。聖明握龍御六合混文軌赫哉有老臣國脉良在是峩峩太華山
浩浩黃河水。寂寥百年間今見歐陽子　仙人白玉髯踏月戲紫霞坐閱
東海水。秋風捲塵沙爛柯亦偶爾。人世驚浴嗟龍漢劫運長誰能測幽遐
蓬萊在何許。縹緲煙濤浮飛仙駕飈輪徑踏金鰲頂手攜五色筆遐哉
三千秋回語枋榆鷃識此逍遙否。　小草有臭味賴附青松枝況我三世
間受此雨露滋家庭有勝事陶冶非公私稽首拜床下喜色津眉。神
京三月春光風滿宇宙曉視紫薇庭寶煙篆金獸豈無曾侯詩昌熾今猶
舊願泛玻璃卮起舞為公壽。史館纂春有感呈承旨野莊公滿篋詩章
未得傳徽官東轉正堪憐蘿蕪滿院又三月首宿堆盤無一錢洛邑家書
黃犬上巴山舊業子規前定聰兒女青燈話似覺未頒老去年王文忠公
集借谷張編修韻呈廉承旨　猛虎蹈檻穽校兔罹置網詎知冥冥鴻曾
霄渺遐想巍然光群碎四海勞景仰皎皎報國衷直錯諸枉兩宮眷方隆
莫厭三公養。我家唐漢上茅屋粗可居雖無千木奴瓜圃連芋區野老
時共席商論種樹書田里樂優游名場謝驅馳成付公等海宇恒晏如
結髮事鉛槧謬負經綸志夙心初未忘用舍有時義盛時事方殷臺閣
擢能吏君侯念余悴發卷不遐棄知我浩然歸塞勤渭陽思　千金鬻駿

骨騏驥爭歸燕昭王國已墟盛事傳千年物外有高人揮手蒼崖巔笑我
好奇服楚楚自裹纏有酒第可飲且莫分愚賢復借前韻溪邊燕爭泥營
巢蛛結網紛紜勞日夕此外無餘想斂斂林間鳩守拙吾所仰威鳳棲丹
穴軼駕不容枉梧桐生高崗抱芝勤溉養。五王詠雨况士民各安居三
思偶漏網反墮豺虎區展卷不能讀歎息為廢書處事戒姑息用斷當疾
驅服者前車覆來者當何如　幼承父師訓卓然樹微志遊心惟詩書稍
行遍仁義古來為己學非止儒飾吏時情迂白圭區區敢衆棄特立天壤
間千載有深思　仙人叔蒼鸞笑楚蚓遊燕下視萬蚍蜉擾擾知幾年散
髮沃咸池言旋嵩華巔夢中授寶訣一洗世俗纏再拜謝嘉惠但愧非高
賢　次廉承旨韻四首　齋門鼓瑤瑟郢曲歌陽春豈伊知者衆棄之若
埃塵永懷閒蒙竹唯諾日爭新流俗亦已久居然喪天真鍾期不可作巷
將與斯人　玉樹照廉泉草木含芳春我冠立中朝群賢仰光塵世德久
已隆寵渥今尤新後樂紹先志經綸遍儒真行看翔鳳池綏我區中人
相門有君子玉德溫如春賓筵仰芝眉況我胄中塵公憐臭味同我樂相
知新未識心已降一見情更真但慚衡門士因彼青雲人　青松凌歲寒
天華娟芳春結根各有所貞脆隔幾塵容容李叱子采采衣裳新爛爛昧

逮大硜硜匪真真落落四方志悠悠千載人陳秋岩詩酒病姚承旨見訪
酒病不可解清涎吐滿床友勸加飯勸醫獻養生方雪崖吟詩懶搴爐
焚樂香了無名利想靜坐養神光貢泰父閩南集上劉承旨二首　大魚
化溟海微禽變淮波我生亦何為感物常悲歌念茲秋蘭華含榮在山阿
孤貞固自信採擷將誰過安得紉佩服襲此芳馨和　泰山不辭壤河海
不擇流所以經世者賢才務旁搜我願為黍稷得植君田疇我願為罍洗
得奉君獻酬慎莫令棄置被褐居林丘蕭勤齋集奇廉承旨　嗟余既閒
道寡林莫與壽學農且無成而敢玷士流下問屍有人授簡副所求何以
佐司成將貽吾子羞吳澄文言集別闕承旨贈篇題欲舊飛刻墨方新遐
追百五聯違十六春朝廷須老手館閣著閒身歲歲山中望文星麗紫宸
王惲秋澗集贈承旨唐壽卿　論士須諧實相馬先其神周秦何責賤樊
化存吾身唐侯金閨彥動有鸞鳳馴飄飄瀚海翮上拂明月輪憶初識君
面轉盼二十春揭來客京師君為玉堂臣時於管中窺斑斑見其文高適
四十詩便與作者鄰青紅桃李場天葩散奇芬有德諒有言君侯性閒
最愛綫寨緊不追意獨臻理明中蕭幾士氣借以亂重念捐友交敬發多
不倫或者一顰笑意在交相因今人氣最短標置分畦吟之受君略流奇吐

詞襴天真不作崖異遂不學游說秦信厚等麟趾爲人解綠髮所以多士
聞堂堂張吾軍。蹇予自結髮沉愛而親仁。當其立事歲亦復求蠖伸。長風
萬里浪蹭蹬無蹤鱗。今雖老伏櫪尚友心猶振。都城交游海。因依幾當親
如君厚識又辨與陪翔麟人事有乖合對面如離群。徒從尊俎間。一笑傾
冠巾只今交道衰耐久將何人相馬論其力取友非所尊。天機到沒藏君
今九方歎心期既有在形迹不必云　因題樂山詠卿書代吾勉虞道園學
古錄寄忽承旨　拔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煙歲
熟無憂炙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國朝周巽泉性情集
奉暫歇場承旨圭齋於書畫場青旂宅時公先眾汝譜衡歌琴神日王堂
承詔時神仙中人物賢聲上手與蹁蹮鼓突龍蕃大章天馬奇日邊辭玉體
岩下採金芝來繡廬陵譜無題六一祠書臺見顏色翰墨灑淋漓雲遠清
相樹心懷丹鳳從容盃操別鶴一鳴過天涯何太盡知非棠葉寄程承旨
元凱同嚴召留紆錫異恩聖神思治切宗社有公存。地立懸峰峻天依
鳳闕尊鉴變伴道合旦爽共心論妙斡時雍化丕揚祖烈敦彝文嚴大典。
虞采倚昌言封氣卅凝鼎星符紫照垣奇齡歸碩德寶晉肇皇元花竹蕃
三谷雲霞娛九州相望清晝永朝下酒盈罇馬青泉嵩嵩集上唐承旨

山城困卧嗟癯儒杜門不出真潛夫。年來庶事走京都。九衢塵土盈襟裾。
欲去不去果何意。翹度朝夕如有需王侯將相可屈指高堂席地皆氍毹。
悠悠萬事寧復理左貪右取誇良圖惜哉麟鳳不世出。凌雲燕雀誰能拘
四海蒼生望安石安石不起將何如。置之散地奉朝請。一身進退何舒徐
長松百尺卧雲壑。桃紅李白羞僕奴袖中自有南風手。太古遺音聊自娛
括囊無咎亦無譽請君善保七尺軀。一壺千金俟他日。清風畫雨散八區
鄙人不達世俗事作詩史獻非徒諛吳克恭詩送張夢臣中丞拜官翰林
承旨　中丞獻納道如何內相絲綸寵莫過枹閣地連文石陛杏園春滿
曲江波陰陰雨露深青瑣富富星辰濕絳河花蓋隔薰宫漏近紬條當户
燒鶯多中宫送酒青絲絡上苑來驄白玉珂豈獨寸心圖補報要須元首
及賡歌太常禮樂選相問閣老才名迥不磨道國此時同悵望憶公何處
是安蛇黎峯巨石森蓬島香殿微風拂御雁延祐得賢俱第一野人白首
介林阿元僧益谷逝山詩訪翰林承旨盧處道鑾江別識過燕城聞鼓琴
書上玉京范甲胄吞雲澤關鄙斤手挂鳳樓鐘日當楓陛全光照月轉霜
臺影倍清將見載賡歌一曲盡翻楽拱入新聲。訪翰林承旨張晞顔
記得灤江登仞墻黃花五見吐秋香驂壇不讀雲泥異抉月批風笑一場

王道士竹林清風佳美閣承旨　海底珊瑚明月璫出爲國瑞圖雜畫大
章能事間重譯雨露深仁及遠方。六合八荒春浩蕩。百家諸子海蒼茫。淮
王門下孫登客還許升堂近耿光。王景初蘭軒集寄閣承旨　陋室神光
照夜時錦囊初得寄來詩英靈聞氣山川在造化春心草木知臺異黃金
人自遠鏡垂華髮老誰欺白雲咫尺西溪路回首龍門欲步遲。又賀閣
承旨　白玉堂前第一仙手提星斗步青天銀河泛入銀槎穩玉斧脩成
寶月圓翰職陡從今日重才名誰似我公全。山人懶作彈冠夢獨爲斯文
喜不眠。陳秋岩詩答留承旨　東風相送恨綿綿歌斷陽關緩着鞭四海交
游今已矣幾回離別各凄然鶴邊保社期他日馬上光陰惜壯年記得向
來同夜直玉堂斜月散金蓮。張西岩詩寄留承旨申齋　上到鰲峯最上
時依然精力不曾衰小車應召詢時事大筆承恩草制詞前輩諸公誰健
在斯文一綫要維持風姿祇是柯山叟昨夢分明見奕棊。宋黃棠演山集
訪鄧承旨不值　一榻清風勞輾轉八觚閒日想徘徊不須笑貌方相識
妙嚮還聞大似雷。　國朝僧無詰蘭雪軒集贈圭齋承旨二首　天上歸
來太史公江南扶老釣鰲風校書畫啓三金匱賜几頻扶兩玉童芝草石
田春自綠芙蓉丹鼎日初紅自憐方廣天台客也入毗耶丈室中。　少日

相期汗漫游羽人相望渴丹丘上書未得同登子夏句洗夢擬貫依松栢
篤離終有托梧桐鸞鳳亦相求永懷海內霜華老又泛山陰雪夜舟。國
朝僧渤杢澄詩送宋承旨歸金華　當代文章伯朝廷制作新儲宫賢少
傅開國老詞臣隊遇超今古優容異等倫冥歸蓮作炬前席錦爲茵班圖
才尤贍楊雄語大醇一麟生治世長紉倚秋旻仲子金閨彦佳孫玉樹春
尋常勞聖眷七十解朝紳戀闕行猶緩還家樂更真都門開祖帳田里候
征輪未覺鄉音改其如此志伸淨名應杜口善慧必觀身婺女星辰通蘿
山雨露均。挑燈書細字置酒洽比鄰。白石求真侶青松結社人無心誠契
理有道足怡神自愧非文道空知課許詢三生情是夢十載法爲親別去
拔青簡秋來觀紫宸涼風吹彩鷁携手大江濱　清江貝廷臣詩送詹同文
承旨還鄉　奉天殿下親承詔老著黃冠出紫薇萬里雲霄雙鶴去　時內
苑縱二鶴九江風浪一帆歸春前載酒黃泥坂月下吹簫赤壁磯文采昭
回看帝製山中草木盡光輝。宋劉龍洲詞沁園春　寄辛承旨斗酒彘肩風
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
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盃　白言天竺
去來圖畫裏崢嶸樓閣開縱横二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逝

曰不然疎影橫斜暗香浮動不若孤山先訪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元程靈樓集木蘭花慢詞錢塘承旨南歸聖恩天廣大容此老老江南甚玉靈無瑕樓臺有地超出塵凡此行錦袍玉帶向紫微垣裏寄官銜閒道鄉閭童稚安排竹馬青衫　聲名要與二疎參千古入清談看雲擁千官沙堤一道駐馬停驂都門兩行楊柳比尋常翠色碧於藍不為東風吹發猶能挽住征帆元張養浩雲莊集唐承旨衰詞　往游故鄉童靜德康公門闌翰林承旨學士唐公德若望籍甚蓋二公道合氣同蔚為當代名勝士被接納者不翅龍門登而萬戶封者是時年二十有四二見畧齒爵禮爲賓主其引重後學不獨於余然大德四年夏四月靜德公卒明年秋八月唐公卒嗚呼何天不福斯文使二賢相繼去世亟耶維公姿宇魁秀襟量豁如始仕人以宰輔期之歷官右司郎中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政聲風節表表一時其家居琴書左右泊然與白屋士埒事母孝與朋友義以誠雖稠人廣坐從容應酬靡不心沃危活於權勢人有幼而相好長登台鼎者數相過亦不一造門以答閒處數年終不以進取縈懷然議者恒以不膺柄用為恨走嘗像　小公長右司時或告中書誤釋一囚世祖怒趣宰爵詰之吏抱按不知所出遂告急公初公以疾在告未審署其

按公即援筆補之行且曰不誤毋恐入見具本末敷奏天威遂霽復吏白於庭中外嗟異迄今以為盛談嗚呼人固有一言可見平生大節亦有坐一事軒輊終身不克伸者是殆難以幸不幸論也今人疾吏弊防欺如鬼魅案具來署筆斷斷不肯下致至再至三甚從違已故為淡墨際紙細書異日久漫滅不可復識認又有值敗取按爪其畫者政使無悞且迎合附會曲為之徼翊肯明其誣伐其辯復補署其銜者哉蓋嘗跡是論公使其進登廊廟其不為公孫弘之阿旨諛隨蘇味道之模稜兩端也審矣古人謂細事如此大亦宜然惜乎天下俾余言之效於世也公諱仁祖字壽卿是吾人其履歷之詳見叅議觚山王公墓誌詞曰穹壤間正大氣主才發於德苟非其人巧求襲取亦弗克於鑠我公量容寧慎慈恭精並仕典縣人謂也年秉鈞必歷三顯宦身同寒士見冰蘖下交不瀆應酬雍容儀度式彼貴而頗見且逃之翊肯即或舍或慮略不介懷惟自得衆表西曹代吏辨誣義形色冒厥雷霆一語回天汗群辟有美如斯遐不以年止半百使大厥施淳俗可還今可革謂天漢如倒掴畀人曾弗惜謂天繳如漢獨於賢乃爾壽厥理孰凡非始今焉來自昔我挽以詞尤京之感庶少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五

旨　　二紙

樞密都副承旨

文獻通考五代有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觀仁浦為樞密副承旨周祖討也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取簿參視之仁浦日主悉能記之遂口占以對無一差誤宋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一始也是時都承旨副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稍遷用吏人歐陽脩建言請復舊制不克行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為樞密都承旨李綬為之副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續會要初江交文潞公為樞使以舊制見不為禮評訴於上命檢故事不復乃詔都承旨副承旨見樞密使副並如閤門使禮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曾孝寬為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是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館兼領自孝寬始也元豐三年用張誠一為客省使都承旨自是都承復用武臣元祐中復以文臣帶待制充都承旨哲宗職官志至崇寧以後則

專用武臣矣四朝志紹興二年權禮部侍郎趙子畫充徽猷閣待制密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除文臣自子畫始中興系年錄建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宗道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十二月辛宗道既免乃詔依元祐職制置都承旨一員並差兩制為之然但間一二人而已淳熙中王抃又用事孝宗惡焉遂復用士人宋會要五代樞密有承旨以諸衛將軍充國朝始有樞密都承旨副承旨又別置諸房副承旨也宋史百官志副都承旨掌承宣旨命通領院務若便殿侍立閱試禁衛兵校則隨事敷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蕃國入見亦如之檢察主事以下功過及遷補之事都承旨舊用院吏遞遷熙寧三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為之人以皇城使李綬為之副更用士人自評綬始是月詔都承旨見樞密使副如閤門使禮五年以同脩起居注曾孝寬兼都承旨參用儒臣自孝寬始元豐四年客省使張誠一為都承旨復用武臣自誠一始元祐初復以文臣為都承旨其後以待制充元符三年王師約為都承旨左司諫陳瓘言神考以文臣為都承旨其副則參求外戚武臣之可用者今師約未歷邊任擢置樞屬掾文臣之位甚非神考設官之意至崇寧以後專用武臣建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道宗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道宗既免乃

詔依元祐職制都承旨以兩制為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即依權侍郎法又或加學士待制修撰貼職乾道初再用武臣自張說始淳熙九年都承旨復用士人自蕭燧始副都承旨文武通除　樞密副承旨一員帶御器械四員承旨選橫行充與從官都承旨同侍殿中分傳密旨為武臣之清要御帶分直禁庭內宿直舍在崇政殿門內職居嚴邃多任國戚及內侍兩省押班亦兼領或有邊功優異間除外官就領兵職於三路為武臣之榮遇也元豐改官制[illegible]

宋胡寅斐然集郭執中樞密都承旨制　朕以世難未復軍政是脩[illegible]任大臣分典內樞之地乃選良士入參密容之聯俾與機務之謀望贊嘉謀之有額久虛厥位必佳其人具官某器業而才通諳練預論註畫周旋於塞上更事已多晚陪議於軍中謀猷合從忠誠而自竭當勤勸而罔辭其次對於西清以近承於中旨尚詢黃髮勿云旅力之愆盡殫丹心思佐戎衣之烈

鄭獬鄖溪集樞密都承旨左監門衛將軍任承亮可樞密都承旨制　朕舉天下之機事統之西府而諸曹就列必有屬長以奉予旨命以汝持身莅職輝為兼欽殆歷三朝至于耆艾閱其勞舊宜有以寵之澤爾其祗服無怠可

汪藻浮溪集樞密院主事王露可兵房副承旨制　爾以材能服勞樞省考其勞閥當以次遷往懋爾宣無怠報稱

曾文清公文集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樞密之地選用士人宣納密命自神考始譯予纂服校拔端良寘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夷易有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言行相顧夫職兹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未獻與議其選延閣侍從之途來贊右府訏謨之徽副予咨求俞爾忠益

著齋徵垣類藁試尚書戶部侍郎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岳珂特授寶謨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制　學惟言語侍從之臣久勞于外欲備錢穀甲兵之問式遄其歸肆膺嚴直於廊班而使親承於密命用須明綽屬示殊恩具官某學博而詖詞麗以則逢進推作蔚其祖幹之枝葉究者華濟美探芸之業自世選爾勞而將獎皆官修其業以靖恭江淮財賦之瀦作十三載荊楚衿喉之地餉百萬師多游於批大部之餘器別於盤根之際權以遷清之秘職位諸宣納之要司召不俟駕而行趣承東注賓不待次而舉嗣聽登崇

樞密院檢詳諸房公事兼權右司郎中趙崇賀特授軍器監兼樞密副都承旨　予方注意於內修外攘故內以宥地之務為先外以武庫之備為急必惟其人乃共二事爾惟帝宗騎烏而不制明而不深用使為東西府掾綸省務科煩浩條勸流

機宜號稱周密肆膺命典戎監導旨樞庭爾其討軍實而申儆之以輔予修攘之政往祇舉命益務勵忝周麟之陵集陳正同除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　右府本兵之地惟長貳總秉諸事為朕腹心若時屬儀寄安咸重泰承密命必用從臣閱而不除十數年于茲矣朕今得世濟之彥援其才而用之具官其直亮多聞得於家學持論据正亦克似之賜環來歸既陟汝于禁路兼寓幾省圍不惟職業之思朕方橐弓戢戈以常德立武事如爾明睿允宜在廷內閣瀆華鴻樞稟務併以授汝往其欽哉劉後村集陳鑄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自改官制以來導旨官不必備領令甲兵之問猶至朝室科瑣日不暇給然則都副並置亦集思廣益之義爾明而恕故論主正平介而通故事無凝滯歷仕東西二府與聞軍國大議親密於州平切牢綸之義亦矣寧蔑垂盡侵疆東歸朕欲反關瑕之時講修攘之政爾雖已列九卿其以論撰亞太尉掾蓋時惟侍立可咨訪邇機權同堂合席可籌度也方將引爾自近繼有殊擢可洪文安公集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康虞卿除樞密副都承旨制　樞庭分屬副承密命武著之高選也朕未嘗輕以授人曠位不除蓋十餘年今始得之具官其氣略自將濟之以敏四臨邊郡習知邊瑣而安靖之政達於朕聽茲命爾入侍數陛興聞幾微往惟欽哉以稱所蒙許應龍東澗集趙以夫除直煥章閣樞密副都承旨　右府本兵之地事機貴密宣納之任要在得人以爾才周世用望重宗英使節州麾所至可紀郎省卿寺無施不宜洊更宰掾之司尤善贊廟謨之運陞華邃閣導旨樞庭蓋究遠猷以需顯用司南仲山房集太府卿樞密副都承旨制　朕惟古府之屬莫如密命之親以次對而贊訏謨豈惟舊制用列卿而為副介未有前聞爵國又以儁功固難拘於常比爾才能鮮覽慎既自將護書日幾之微最謀井兵天奇緯有謀贄足兵芟之策知方軍書之多二足擴業於晨星單稟務於禁廷夫帝王之道出於萬全皇聲之差謬以二異易衆於晏思必審書於書情服我優思嗣有明陟元豐懷遇集四方館使泉州刺史曾誠可依前官充樞密副都承旨制　敕陟降軒墀秉承密命屬任幾政實維親臣具官其風以材能致于休顯試之服采蔚有聲稱頻嚌敡宜無易茲選惟德惟茲時則汝嘉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四方館使汾州刺史樞密副都承旨未季祭可王任汸滬使依前樞密副都承旨　敕朕明發不寐有懷哲宗推原同氣之恩由錫以族之寵具官其操脩端慤識畫詳明致孝之親爾尊近屬宜加進擢俾預使華正兵防之顯名仍樞筦之舊職與承密命朕峻

地親惟時衆榮往其祇服可　賈德明任承替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等樞宥之府所承稟而宣行者皆禁密之命必求謹厚之材乃可備於陪屬以爾等有恪愿之資加爾給之敏麗名樸務實唯勞舊按其資歷擢總綱領勉思勤盡尚副褒寵蘇魏公集樞密院兵房主事李景先可吏房副承旨敕　具官某宥密之嚴地均公府丞史之任職專吏門雖日次遷尤為遴擇以爾首公勤辨在事謹廉嘉積久於勤勞當進聯於曹務益宜欽慎思對恩榮可蔡端明集張繼渥承旨　敕某人蚤以材敏屬麗樞庭積廷歲月之勞益敦夙夜之恪進承旨命特示寵榮祇荷恩遷愈堅誠志劉元城盡言集謝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仍改賜章服者參斗極之要聯加奎文之秘職仍紓命服入侍彤墀并荷恩榮靡容遜避臣某中謝切以鴻樞設屬參密旨以致嚴明主慎徽擇士人而竝用兼綜疆藩之務與聞帷幄之謀宜得時髦共經常武伏念臣稟資固陋涉世迂疎觀逢景運之興獲躡衆賢之後雖書麟閣初蒙二聖之知掌諫鸞臺旋玷七人之列譬彈愚直罔恤怨仇魁無補衆之功俄有負薪之疾方圖致位復俾代言擢躋清切之班是為殊渥自視某藥之學安可冒居力丐真祠幸蒙俞旨豈謂歷時之未久遽聆誤寵之荐加既累責於沈辭敢再叨於成命已裁奏牘必踐前言恐被制函易寘樞筦雖需章之疊上終渙汗之莫回黽勉奉承踧踖是伏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兼收庶善固任群材拾臣昔封況府而今則已麼訾臣昔避詞掖而今則難受未踰旬浹繼忝詔除臣敢不益勵操修慎思識業消埃自効少進尸祿之譏本末不渝期盡立朝之節臣無任鄭剛中北山集謝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表　久玷清曹宜招大咎遽移要地仍登華資識奮焚之憂逢無微弱而衰越　伏竊以國有二柄古列鴻樞事分五房均承上制爰自累卑而後始用於士人故茲密旨之員或旁兼於史館誠以斗極執化元之本機廷為肯綮之親侍天墀盼聆帝訓宜求洵直克用稟承而況西清寶棟之崇實仁朝宸章所秘服是隆嚴之職並為儒雅之流無以授人誰宜蒙者伏念臣性資遜下學藝淺某類事多艱漸覺桑榆之向暮戴恩甚重若如山嶽之在巔念從召用而來誤被擢知之寵超躋省戶權副臺端觀秘書者須嘗一年秉典禮者今亦踰歲卒無善狀可稱師言等拜謁私惟知甄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照臨如日度冒法天御運施制總六師而並用六修撰政明二府以兼收圖回不世之功盡萃累千之彥茲所是任宜尤後來之何肅瑞之才亦在訪咨

之數臣不周旋體國恪檢持身雖懼跡愚無補樞機之密誓磨頑頓少酬造
化之功臣無任　辭免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劄子　五月八日准
尚書省劄子三劄同奉聖旨除臣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聞命震驚罔
知所措臣切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上旨者其職為尤重踏宮
辨秩為等品已貴矣而璧華內閣者其資為甚崇兼以付之則朝廷委用之
意蓋自可見而臣禀資駑下賦性愚蒙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
力向暮實懷十駕難及之憂冒昧以居從尤將至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付
持望外擢稱言下委愚分臣無任皇恐激切懇祈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劉元城盡言集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狀　右臣竊聞新廷除范育為
樞密都承旨按育非知河中嘗有缺二嬖人須事干持刑政于弟夫數聞
不肅醜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可言者使育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
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去瑕垢漸次任用或為公議所容今育之學
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衆言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曾未席煖遽
真寄密臣恐修潔之士恥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
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　辭寶文
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寶

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仍賜紫金魚袋者學膺嘉忠尤切震驚伏念臣近被
寵靈進直西掖方議避免未奉俞音重忝詔除璧華近閣俾承密旨仍賜服
章恩數便蕃職事清近顧臣愚陋何以克堪伏望聖慈洞察由衷之言特收
行己之命庶安私分不累公朝　再辭樞密都承旨狀　右臣近嘗具奏乞
寢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才微任重私分難安切講食浮
公言可畏實欲量能而受職非敢苟異以沽名兼臣有男與同知樞密院
公志彥之女頃從幼稚許約婚姻雖未行聘娶之儀恐亦涉妨嫌之迹輒傾
至懇再瀆天聰願收渙汗之恩無許循牆之避　回謝除樞密都承旨啓
右某啓近奉誤恩俾承密旨辭不獲免受以為慚敢圖雅眷之隆遠辱華牋
之貺褒稱溢美期待過情感愧兼深名言罔諭董雷傑先生集代謝辛承旨
啓　吳門假道寄奉懇懃之歡臨汝分符獲伸故舊之好未修誠於記室先
惠問於征途不敢懷慚拜嘉知感恭惟某官才兼文武世有勳勞每措合於
孫吳發得聲於梁楚當敵示縱擒之妙蓋罔無遺賦詩有競病之工風流
可尚行復雲中之守益據臺上之奇顧惟無似之蹤尚冀包荒之賜即諧良
覿頗慰渴懷劉公是先生集永興到任謝宋承旨啓　右某啓蕭將命書臨
番吏績蕪是空疎之質寄以會稽之區方地數千連城累百內修民社

之攻外總兵戎之機僉事為經營分表方非其任智不逮心比盡某宮
往懷弁客餘論推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塵之安願恐非才終無云補
異封德輝之及猶有恭月之成方沮枝牆昌勝鋁向元陳剛中詩承旨樂
山唐公八月十二日宴于其第以詩奉呈　聖代開皇極恩波雨露沾篤
生嵩嶽佐載叶渭川占社稷千齡會衣冠五福兼未弦新律呂黃石舊韜
鈐德望三朝着儀刑四海瞻稿詞追賈馬勳學探羲炎宇宙歸青眼風雲
奮紫髯議如唐陸贄詩似晉陶潛路覆剛而毅精神智以恬一區楊子宅
萬軸鄴侯籤山色秋疑璧煙光畫捲簾金鑾錄東闕玉弦待調鹽大王祖
撰述宗工梵令嚴王臣躬蹇蹇君子德謙謙此日鳴朝佩清秋近疋檐瑤
瞀環杖屨實墨出緗縑北海賓長滿東山妓未厭車聲鬧紡戶花影靜朱
簷樂事追靈運憂當後仲淹願施經濟具天下待鐵砭　承旨野莊董公
殊勳清節孚聞之搢紳紀以八詩　盟府旂常榮世勳一門忠孝氣凌雲
永徵盛事誰堪比漢後元間萬石君　鐵馬長驅棧路高健旗飛渡大江
濤漢南煙柳蓬婆壘猶識園花舊戰袍（公從破大理雲南乙未飛渡為先
鋒首奏捷功）手分恩露活惸嫠春滿棠陰犬有氂二十年間如昨日兒童
猶誦衛州碑（為衛州總管有惠政郡人刻石誦德）正色鶩行第一人居言

耿耿葵朝神忠州不負平生學曾為皇家去佞臣（董世榮亡伐法公正色
折之語逐基黑易冠）栽柏署陰誰知匾月當檐深九重尋壽明如日燭照
生來鐵石心　鄭公已拜大司農條捧詞林詔墨濃自是玉皇香案吏仙
班合領六鰲峯　不負朝廷七十年樓臺無地稍蕭然清名當與溫公並
只欠河南二頃田　萬卷青燈味道腴若心欲探會鄴餘朝回立馬天衢
上又典春衣買異書　茶蘇耕浩歌集念奴嬌詞寄仙巖辛承旨　碧梧轉
影正露冷天高涼生襟袖此夕清輝誰信道度乜居然如畫玉斧重修寶
奩初啓萬里寒光透將軍高會翠鬟爭勸傳酒　遙想地近仙丘碧山高
處引手攀星斗醉屬姮娥惟但願月與佳人長久難覆
銀鞍兩拋金甲贏得詩千首撒髯一笑此懷人解知否　殿前承旨
蘇易簡翰林志舊官名殿前承旨武臣下列之稱及蘇易
簡拜學士承旨太宗以稱混雜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借職　南廊承
旨　馬明史實錄伍代江南林仁肇建陽人兒仁翰為福州王延羲內兒謂之南廊承旨　臨濟宗旨　僧寶
傳洪覺範曰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
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

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豈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為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與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麽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汾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麽恁麽會得不是性躁衲僧作麽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麽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便得道變自在受用無窮唤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

上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麽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攀繩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虛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孤觸事不通彼無利益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闊氏問豐干師乃曰者箇是三玄底頌作麽生是三玄底古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麽望空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說空說語說練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衆曰金華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雨露結為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麽若道不得眼中有箇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illegible]曰者貴是闍梨者貴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梨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即是闍梨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參學事畢所以永嘉曰[illegible]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illegible]一日相見[illegible]

喝僧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緊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為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余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唯論三玄三要令其法派皆以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即是祖意其說是否余曰居士聞其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余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說也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凉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撾之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横死者雖死不死臨濟無恙時與化三聖保壽定上座輩聞而死者今百餘三猶有悟其旨者即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則不横死者也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孟子孫而毀易縈辨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自為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誤認玄沙三句為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為非為可太息玄沙曰真常流注為平等法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遣理謂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

量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答答地言道大道不坐平等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唤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古不足道遠亦迷倒余不可以不辨無盡頭之又曰吾須見謝師直輝吳僧簡程者有大知見親見慈明蓋是真點胷楊岐道吾之流亞挨人多舉汾陽十智同真頌遂聞其說余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捩汾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麽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什麽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麽生是同生殺什麽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麽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麽點得出者不恪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名何以言之諸方但受平實見解執之不移唯欲傳授不信有悟借使汾陽復生親為剖析亦以為非昔阿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鶴不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笑曰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為是於今學者之前語三玄十智旨趣何以異此於是無盡嗟咨曰然其旨趣豈無方便余作偈曰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學破三玄作兩邊又問四種賓主亦臨濟建立法門乎余曰三世如來諸代祖師出凡聖情見之鑪鞴非止臨濟判之如龍山本見馬祖洞山价禪師初遊方與密師伯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回瞻茂嵒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溪而進十許里有老僧羸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從何自而至价曰無路且置菴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菴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菴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為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尒住山曰我見泥牛鬬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即班密之下而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

曰青風佛白月价再拜求衣上老僧笑曰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菴深入層峯其後价住山問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祇對者价仰而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為自己乎佛法平沉此其兆也客中主尚未明況主中主我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看曰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价良久曰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余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哉而价公之論如霍光之立朝進止亦有律度嗚呼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必矣价亦置主中主于胷中可疑也余嘗至臨川與衆世英遊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認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跡山飯于逆旅上藍以手畫棱肩余曰經軸之上必題以字是何義余亦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余為作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擲著無遮梢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世英世英拊手曰孰謂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犢牛偈曰有頭無角寔堪嗟百劫難逃者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見有些些余謂世英曰此偈又余字義之訓詁也世英問余華嚴經曰此自卷入執善財手卽

時善財自見其身住十佛剎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剎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剎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乃至時後人教善財童子三即時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此一段義何以明之今曰皆象也方就其手即入觀法之時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即是出定之時永明曰是知不動本位遠近之剎登然一念能移延促之時宛尒世尊善以蓮為譬而世莫有知者尒時知之矣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藥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為馬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又問法華經曰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相上至梵世極難知會而經旨曰佛音深妙總處皆超越聖凡則其古音長高出梵世此況如可今曰此語所謂透語生辭非如來世尊之意潙山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色度而已譬如見盲漢象隨其所證為是故象偏為足為跡為要為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有也非疑然一物卓然不變壞之真常也舌相之至梵世其可以情求哉書曾言達至西竺見我晉論師賢持之一百六歲求亦無向諸正法藏況像教說賢使坐問從何來對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

論於是賢流涕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弟子謂契曰和尚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劃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其身汝昔作貴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途矣三年當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是殊室利也故來曉汝耳和尚疾損已三年而闍黎果至前夢有徵也余涉世多艱蓋其風濤賢是殊室利之言以法惠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之意欲以惠人而自滅風障耳非有他求也

黃梅意旨

宗門統要六祖能大師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不師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　汾陽昭代云方知家音難尋　翠岩芝云會得即云頭不會得即三首作麼生使有出身之路　徑山果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與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罔測其旨

頌古聯珠東京惟白佛國禪師照率衫至南師法席殆二年師歸圓寂然入師室習師道而師以平生三轉語示天下學徒得切于左右近數見叩汗語錄者其問或拈或頌罔測其旨

噫去世未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知師者可同味焉　海印信曰主賓相見展家風問答分明箭拄鋒伸手問君如佛手鑰關金鏁萬千重　徧叅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為驢脚約平生見處又生疑　莫怪相逢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盡却問生緣道却難　湛堂準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有直饒總不恁麼也似枷上著杻我脚何似驢脚奉為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今又遭毒藥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隨無為二塗不涉如何也八十婆婆學畫眉　普融平曰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凝八字走　我脚驢脚放過一着龍老芃雜青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撑船　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鐵兵不用一騎八蠻與四夷太平皆坐致困卧乘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　上方益曰我手何似佛手從來有衫無袖有時開向人前不覺露出雙肘　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襪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一時失却　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渠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香滿南閩　南堂興曰我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鎚鏡冪曽烹紫磨金軀光射七星牛斗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鬥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闘六韜三畧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業中之物邊從閫外威權　圓悟勤曰我手何似佛手隨問拈花折柳忽然撲着蛇頭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畧彴忽若槊起皮毬崩倒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逆綻慮他桶底別穿　龍門遠曰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佛心才曰佛手驢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彈指入者無門　驢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棙脫却泥水布裩直下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驢脚拈却垣然坐致太平猛將謾誇謀畧　道場如曰扣關豈是丈夫兒驢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基業各豐滋　白楊順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辰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抵月影射深潭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灘　正堂辨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顢頇至今百拙千醜　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着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犂拽把便是鼎鑊油煎　張無垢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孤窟裏走諱不得　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糯膠粘着反身直上變牽天已自違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

有箇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燒到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　石菴玿曰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着焦尾大蟲性命輸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是遭他毒藥人人盡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羅蔔趙州親見南泉　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禪恰似河陽新婦醜　伊庵權曰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算到年頭家內一錢無有　我脚何似驢脚踏着趙州畧彴驚得迦葉皺眉文殊却打無着　人人有箇生緣男子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喚死如賊　佛手驢脚生緣浩浩叢林家傳直饒一穿穿却來免十萬八千　雪菴瑾曰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免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開笑口　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眷緯　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擎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　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鐵船精金美玉團堆責罪竟何曾直一錢　横川珙曰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永明妙旨

頌古聯珠杭州慧日永明延壽知覺禪師嗣刻師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象潭泳曰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托出來可是永明多剩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頓明厥旨

頌古聯珠雲居齊和尚法燈會中為知藏一日歸謁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日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白道齊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大洪恩曰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刹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　本覺一曰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他家自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

歸根得旨

頌古聯珠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不憶塵世　投子青曰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未歸十年忘却來時路暫憶此時總不知　古尊宿語錄僧問趙州如何是歸根得旨州云答你即乖

一異齊旨

永嘉集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號菩薩詳本集

覺即迷旨

五燈會元玄沙備禪師曰動便失宗覺即迷旨詳備師

頓悟

法旨 心賦頓悟法空之旨詳門字

漸頓經旨 大悲心呪行法實此之十法雖是智者像代宣揚而並是漸頓諸經之旨以離此十更無脩證之法

審得本旨 梁高僧傳文妻迎識所出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詳本傳

颰馳聖旨 唐顥誠傳颰馳聖旨雲降紫衣詳本傳

悟境觀旨 佛祖統紀介然法師鄞人受業福泉之延壽明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

執騣知宗旨 法苑珠林說聽篇感應緣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於夜夢有人被白服乘於白馬騣尾拂地而導授經旨延手執馬騣與之請論寤後惟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執騣知其宗旨底事可觀耳

六微旨大論 素問篇名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 王冰注深淵靜瑩而澄澈故視之可測其深淺乎雲飄泊而合散故迎之莫詣其邊涯言蒼天之象如淵可視乎鱗介運化之迹猶雲莫測其去留六氣深微其於運化當知是矣 林億新校正云詳此文與疏五運論畫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 運化生成之道也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 六六之節經已啓問天師未敷其旨故重問之 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 上下謂司天地之氣二也餘左右四氣在歲之左右也 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 標末也聖人南面而立以閱氣之至也 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 移光謂日移光定位謂面南觀氣正立謂不中觀歲數氣之至則氣可待之也 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 少陽南方火故上見火氣治之與厥陰合故中見厥陰也 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 陽明西方金故上燥氣治之與太陰合故燥氣之下中見太陰也 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 太陽北方水故上寒氣治之與少陰合故寒氣之下中見少陰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陽所至為寒生中為溫與此義同 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 厥陰東方木故上風氣治之與少陽合故風氣之下中見少陽也 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 少陰東南方君火故上熱氣治之與大陽合故熱氣之下中見太陽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為熱生中為寒與此義同 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 太陰西南方土故上濕氣治之與陽明合故濕氣之下中見陽明也 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 本謂元氣也氣別為王則文言著矣 新校正云詳注云文言注美疑誤 本標不同氣應異象 本者應之元標者病之始病生形用求之標方施其用求之本標本不同求之中見法萬全 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六氣標本不同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 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 皆謂天之六氣也初之氣起於立春前十五日餘二三四五終氣次至而分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 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 時至而氣至和平之應此為平歲也假令甲子歲氣有餘於癸亥歲未當至之期先期而至也乙丑歲氣不足於甲子歲當至之期後時而至也故曰來氣不及來氣有餘也言初氣之至期如此歲氣有餘六氣之至皆先期而至歲氣不及六氣之至皆後時先時後至後時先至各差十三日而應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要略云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冬至之後得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陰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為至而不至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時此為至而太過此亦論氣應之一端也 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何如 言大過不及歲當至晚至早之時應也 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 當期為應愆時為否天地之氣生化不息無止礙也不應有而有應有而不有是造化之氣失常失常則氣變變常則氣血紛撓而為病也天地變而失常則萬物皆病 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 物之生榮有常時脈之至有常期有餘歲早不及歲晚皆依時至也 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 日出謂之顯明則卯地氣分春也自春分後六十日有奇斗建卯正至于巳正君火位也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三之氣分相火治之所謂少陽也君火之位所謂少陰熱之分也天度至此暄淑大行居熱

之分不行炎暑君之德也少陽居之為僭逆大熱早行疫癘迺生陽明居之為溫涼不時太陽居之為寒雨間熱厥陰居之為風濕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為天下疵疫以其得位君令宣行故也太陰居之為時雨火有二位故以君火為六氣之始也相火則夏至日前後各三十日也少陽之分火之位矣天度至此炎熱大行少陽居之為熱暴至草萎河乾炎亢濕化晚布陽明居之為涼氣間發太陽居之為寒氣間至熱爭冰雹厥陰居之為風熱大行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為大暑炎亢太陰居之為雲雨雷電退謂旬面視之在位之右也一步凡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餘氣同法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土之分也即秋分前六十日而有奇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四之氣也天度至此雲雨大行濕蒸乃作少陽居之為炎熱沸騰雲雨雷雹陽明居之為清雨霧露太陽居之為寒雨害物厥陰居之為暴風雨摧拔雨生倮蟲少陰居之為寒熱氣反用山澤浮雲暴雨溽蒸太陰居之為大而霿霧生淫復行一步金氣治之燥之分也即秋分後六十日而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五之氣也天度至此萬物皆燥少陽居之為溫清更正萬物乃榮陽明居之為大涼燥疾太陽居之為早寒厥陰居之為涼風大行雨生介蟲少陰居之為秋濕熱病時行太陰居之為時雨沉陰復

行一步水氣治之寒之分也即冬至日前後各三十日自斗建亥至丑之中六之氣也天度至此寒氣大行少陽居之為冬溫蟄蟲不藏流水不冰陽明居之為燥寒勁切太陽居之為大寒凝冽厥陰居之為寒風飄揚雨生鱗蟲少陰居之為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太陰居之為凍陰寒雪地氣濕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風之分也即春分前六十日而有奇也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初之氣也天度至此風氣乃行天地神明號令之始也天之使也少陽居之為溫疫至陽明居之為清風霧露朦昧太陽居之為寒風切列霜雪水冰厥陰居之為大風發榮雨生毛蟲少陰居之為熱風傷人時氣流行太陰居之為風雨凝陰不散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熱之分也復春分始也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二之氣也凡此六位終紀一歲凡三百六十日六八四百八十刻六七四十二刻其餘半刻分而為三約終三百六十五度也餘奇細分率之可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熱盛水承條蔓榮發溱潤衍溢水象可見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陽所至為火生終為蒸溽則水承之義可見又云少陽所至為飄風燔燎霜凝亦下承之水氣也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寒甚物堅水冰流涸土象斯見承下明矣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陽所至為寒雪冰雹白埃則土氣

承之之義也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疾風之後時雨乃零是則濕為風吹化而為雨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則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而為雨也又云太陰所至為雷霆驟注烈風則風承之義也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風動氣清萬物皆燥金承木下其象昭然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肅則金承之義可見又云厥陰所至為飄怒大涼亦金承之義金位之下火氣承之鍛金生熱則火流金乘火之上理無妄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陽明所至為散落溫則火乘之義也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君火之位大熱不行蓋為陰精制承其下也諸以所勝之氣乘於下者皆折其標盛此天地造化之大體爾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為熱生中為寒則陰承之義可知又云少陰所至為大暄寒亦其義也又按六元正紀云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所謂徵其下者即此六承氣也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亢過極也物惡其極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

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非太過非不及是謂平運主歲也平歲之氣物生脈應皆必合期無先後也　新校正云詳木運臨卯丁卯歲也火運臨午戊午歲也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也金運臨酉乙酉歲也水運臨子丙子歲也內戊午己丑己未乙酉又為太一天符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不與本辰相逢會也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少陰少陽皆火氣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柰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天氣與運氣相逢會也　新校正云詳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己丑己未也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也上見少陰戊子戊午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也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也水運之歲上見太陽丙辰丙戌也內己丑己未戊午乙酉又為太一天符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大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臨者太過不及皆曰天符也故天元冊曰天符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一天符之會也是謂三合一者天會

二者歲會，三者運會也。天元紀大論曰：三合為治，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大一天符之詳，具天元紀大論注中。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為執法，歲位為行令，太一天符為貴人。執法猶相輔，行令猶方伯，貴人猶君主。帝曰：邪之中也柰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執法官人之繩準，自為邪僻，故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方伯無執法之權，故無速害，病但執持而已。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義無凌犯，故病則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相火居君火，是臣居君位，故逆也。君火居相火，是君居臣位，君臨臣位，故順也。遠謂里遠，近謂里近也。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奇謂八十七刻又十分刻之五也。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此言天度之餘也。夫言周天之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二十四步，正四歲也。四分度之一，二十五刻也。四歲氣成積，已盈百刻，故成一日。度，一日也。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位，地位也。氣，天氣也。氣與位互有差移，故氣之初天用事，氣之中地主之，地主則氣流于地，天用則氣騰于天。初與中皆分天步而率刻爾，初中各三十日餘四十三刻四分刻之三也。帝曰：求之柰何？岐伯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子甲相合，命曰歲立，則甲子歲也。謹候水刻早晏，則六歲悉可與期爾。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常起於平明寅初一刻，艮中之南也。　新校正云：按戊辰、壬申、丙子、庚辰、甲申、戊子、壬辰、丙申、庚子、甲辰、戊申、壬子、丙辰、庚申歲同，此所謂辰申子歲氣會同，陰陽法以是為三合。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夜之半也。外十二刻半，入二氣之初，諸餘刻同入也。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也。終於七十五刻；戌之後四刻也。外二十五刻，入次三氣之初率。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也。外三十七刻半，差入後。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也。外五十刻，差入後。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晝之半也。外六十二刻半，差入後。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南。終於二十五刻；辰正之後四刻，外七十五刻，差入後。所謂初六，天之數也。天地之數，二十四氣乃大會而同，故命此曰初六天數也。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　新校正云：按己巳、癸

酉、丁丑、辛巳、乙酉、己丑、癸巳、丁酉、辛丑、乙巳、己酉、癸丑、丁巳、辛酉歲同。所謂巳酉丑歲氣會同也。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二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一刻，又寅初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東。終於七十五刻；戌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一六為初六，二六為六二，名次也。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　新校正云：按庚午、甲戌、戊寅、壬午、丙戌、庚寅、甲午、戊戌、壬寅、丙午、庚戌、甲寅、戊午、壬戌歲同。此所謂寅午戌歲氣會同。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西。終於二十五刻；辰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一刻，寅初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終於七十五刻；戌後之四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　新校正云：按辛未、乙亥、己卯、癸未、丁亥、辛卯、乙未、己亥、癸卯、丁未、辛亥、乙卯、己未、癸亥歲同。此所謂卯未亥歲氣會同。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西。終於二十五刻；辰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於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始自甲子年，終於癸亥歲，常以四歲為一小周，一十五周為一大周，以辰命歲，則氣可與期。帝曰：願聞其歲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甲子歲也。日行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乙丑歲也。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丙寅歲也。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丁卯歲也。日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戊辰歲也。餘五十五歲，循環周而復始也。所謂一紀也。法以四年為一紀，循環不已，餘三歲一會同，故有三合也。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陰陽法以是為三合者，緣其氣會同也。不爾，則各在一方，義無由合。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本謂

天六爲寒暑燥濕風火也三陰三陽由是生化故云夲所謂六元者也倍
謂金木火土水君火也天地之氣上下相交人之所處也帝曰何謂氣交
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自天之下地之上則二氣交合之
分也人居地上故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是以化生變易皆在氣交之中故
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
之此之謂也天樞當齊之兩傍也所謂身半矣伸臂指天則天樞正當身
之半也三分析之上分應天下分應地中分應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際
所遇寒暑燥濕風火勝復之變之化故人氣從之萬物生化悉由而合散
也帝曰何謂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奇謂三十日余
四十二刻又四十分刻之三十也初中相合則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
以各餘四十分刻之三十故云中氣何法也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
分天地也以是知氣高下生人病主之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初者地
氣也中者天氣也氣之初天用事天用事則地氣上騰於大虛之內氣之
中地氣主之地氣主則天氣下降於有質之中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
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謂上升降謂下降升極則降降極則升升降
不已故彰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

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氣之初地氣升氣之一天氣降於已而降以下彰
天氣之下流降已而升以上交地氣之上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交
合泰之象也易曰天地交泰是以天地之氣升降常以三十日半下上下
上不已故萬物生化無有休息而各得其所也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
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氣有勝復故變生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天地氣虛何如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
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和同隨運歸從而
生其病也故上升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
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帝曰善寒濕相
遘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聞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
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夫撫掌成聲沃火生沸物之交合象出其間萬
類交合亦由是矣天地交合則八風鼓坼六氣交馳於其間故氣不能正
者反成邪氣帝曰何謂邪乎邪者不正之目也天地勝復則寒暑燥濕風
火六氣互爲邪也岐伯曰夫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
成敗之所由也夫氣之有生化也不見其形不知其情莫測其所也莫究
其所止而萬物自生自化近成無極是謂天和見其象彰其動震烈則其

飄泊驟卒拉堅摧殘摺拆鼓慄是謂邪氣故物之生也靜而化成其毀也
躁而變革是以生從於化極由乎變變化不息則成敗之由常在生有漸
分者言有終始尒　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
變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天地易位寒暑
移方水火易處當動用時氣之遲速往復故不常在雖不可究識意端然
微甚之用而爲化爲變風所由來也人氣不勝因而感之故病生焉風匪
求勝於人也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敗
倚伏遊乎中何也夫倚伏者禍福之萌也有禍者福之所倚也有福者禍
之所伏也由是故禍福互爲倚伏物盛則衰樂極則哀是福之極故爲禍
所倚否極之泰未濟之濟是禍之極故爲福所伏然吉凶成敗目擊道存
不可以終自然之理故無尤也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
作矣動靜之理氣有常運其微也爲物之化其甚也爲物之變化流於物
故物得之以生變行於物故物得之以死由是成敗倚伏生於動之微甚
遲速爾豈唯氣獨有是哉人在氣中養生之道進退之用當皆然也　新
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陰物之爲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
也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人之期可見者二也天地之

期不可見也夫二可見者一曰生之終也其二曰變易與土同體然後捨
小生化歸於大化以死後攝化變承也故可見者二也天地終極人壽有
分長短不相及故人見之者鮮矣帝曰不生化乎言亦有不生不化者乎
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出入謂喘息也升降謂
化氣也夫毛羽倮鱗介及飛走蚑行皆生氣根於身中以神爲動靜之主
故曰神機也然金玉土石鎔埏草木皆生氣根於外假氣以成立主持故
曰氣立也五常政大論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
曰氣立氣止則化絶此之謂也故無是四者則神機與氣立者生死皆絶
新校正云按易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周禮大宗伯有天產
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即此神機氣立之謂也岐伯曰故非出入則無
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夫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者假
出入息以爲化主因物以全質者陰陽升降之氣以作生源者非此道
則無能致是主者也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包藏生氣者皆謂生化之
器觸物然矣夫竅橫者皆有出入去來之氣竅豎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
往復於中何以明之則壁隱戶牖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
入氣也夫陽升則井寒陰升則水暖以物投井及葉墜空中翩翩不疾皆

升我所礙也虛管溉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積小口傾溉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水由是觀之升無所不降降無所不升無出則不入無入則不出夫草品之中皆出入升降不失常守而云非化者夫之有也有夫無夫有情無情去出入已升降而云存者未之有也故曰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器謂天地及諸身也宇謂望宇也以其身形包藏府藏受納神靈與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大虛者生化之器宇也生化之器自有小大無不散也夫小大器皆生有涯分散有遠近者也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真生假立形器者無不有此二化有小大期有近遠近者不見遠謂遠者無常見近而嘆其遠矣既近遠不同期合散殊時節即有無交競異見常乖及至分散之時則近遠同歸於一變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四者謂出入升降也有出入升降則為常守有出無入有入無出有升無降有降無升則非生之氣也若非胎息道成居常而生則未之有屏出入息泯升降氣而能存其生化者故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出入升降生化之元主故不可無之反常之道則神去其室生化微絕非災害而何哉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氣善於遷悅於色長於難懼於禍外惡風寒暑濕兮飢飽愛欲皆以形無所患故害要患累於人則也若使想甚滋蔓嗜欲無厭外附權門內畫情偽則動以牢網生招禍媾欲忌權歸其可得乎是以身為患皆爾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之謂也夫身與形與大虛釋然消散復未知生化之氣為有而聚耶為無而滅乎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言人有逃陰陽免生化而不生不化無始無終同大虛自然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真人也真人之身隱見莫測出入天地內外順道至真以生其為小也入於無間其為大也遍虛空界不與道如一其孰能介於帝曰善

徵旨

抱朴子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沉浮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辯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豈整芒髮之物不以為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照灼嵩岱千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無以方法洞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為則大驗

引可以難老矣知道入之方昔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驕純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耻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犯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情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夫為道不在多自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以之大事而不修交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眾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不畏過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脩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常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人身中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疏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妒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真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

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醨酪而不賞醇醪
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
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
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
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
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
也夫衣無蔽膚之褐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累取
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算人
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鮹沉迹澁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
也芒蝎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
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
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淩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
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為我為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
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
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
必為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伏其短見自非所覽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

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曩承嘉談足以不疑
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
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
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
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
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
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
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
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
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諭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
可也小而諭之猶工匠之為車焉轅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為術者內修
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孑絃求五音
也方之甲胄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
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
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
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

傾斜淩孤暴寡拾遺取棄欺紿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咒詛
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作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
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
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奸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
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
惡事而損於人者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于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
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至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
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若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
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
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
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
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
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便受吉利轉
禍為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
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
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為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難為惡事易

作而愚人復以項橐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辯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
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蕭芟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
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
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卻朝夕之
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柏葉薰草以泥
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
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
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
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
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
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
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嵬
崎嶇和氣絪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
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
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
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

黄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頗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黄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是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姧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却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充陽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禀之天年而俗人聞黄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黄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黄帝於荊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喻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五　二紙

史

歷代諸史七　南史　北史　後周書　隋書

憑孫庭蒯恩向靖子柳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弟龍符胡藩劉康祖伯父簡
之簡之弟謙之謙之子道產道產子延孫第七 趙倫之子伯符蕭思話
子惠開惠明惠明子琛素惠明弟惠基惠基子洽惠基弟惠休惠休弟子
介介子允引惠開從子琛臧燾燾孫嚴嚴族叔來甄來甄子質歐燾弟熹
熹子質第八 謝晦兄靖弟爵從叔澹謝裕子恂之孫瑜瑜弟純之純之孫緯
謝方明子惠連謝靈運孫超宗曾孫幾卿第九 謝弘微子莊莊孫瑚曾孫
謙安孫哲瑚弟韻韻弟瀹瀹子覽覽弟舉舉子嘏兄子僑第十 王弘子
錫孫僧達曾孫融弘弟孺子微微兄遠遠子僧祐僧祐子籍弘從孫增弘玄
孫沖子瑒瑜第十一 王曇首子僧綽孫儉曾孫騫騫子規騫弟暕暕子
訓訓僧綽弟僧虔僧虔子慈慈子泰慈弟志志弟子筠志弟彬彬五第十二
王誕兄子僧僧子藻藻弟子瑩瑩從弟志王華從弟琨王惠從弟琰王彧
子絢絢弟緝緝孫克彧兄子蘊蘊弟份份弟銓錫銓通勸質固第十三
王裕之孫秀之延之沉翊延之子綸之曾孫峻峻子琛王鎮之弟弘之弘
之孫晏晏從弟思遠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從弟逡之珪之族子素第十
四 王懿劉彥之孫撝撝子沆沆從兄溉洽洽子仲舉垣護之弟子崇祖
宗祖從兄榮祖榮祖從父閎閎弟子曇深張興世子欣泰第十五 袁湛

弟豹豹子淑淑兄子覬覬從弟粲粲弟子彖彖從弟昂昂仙琕琕子君正
君正子樞憲君正弟彖彖第十六 孔靖孫琇之琇之曾孫奐孔琳之孫
覬顗景仁從祖弟淳第十七 褚裕之弟淡之之孫炫球炫裕之兄子湛之湛
之子彥回彥回子賁賁子向向子翔翔彥回弟澄從弟炤炤炫子藻藻子
蒙蒙子介第十八 蔡廓子興宗孫約約弟撙曾孫凝第十九 何尚之
子偃孫戢偃弟子求求弟點點弟胤胤從弟炯炯之弟子昌寓昌寓子敬
容第二十 張裕子永永子岱岱兄子緒緒子充充永子瓌瓌子率率弟盾盾環
弟稷稷子嵊稷從子稷第二十一 張邵子敷孫沖沖兄子暢暢子融融賁積
徐文伯文伯弟嗣伯第二十二 范泰子曇荀伯子族子萬秋徐廣廣弟紹
廣兄子豁鄭鮮之裴松之孫昭明曾孫子野何承天曾孫遜第二十三
顏延之子竣從子師伯沈懷文子沖從兄曇慶周朗族孫弼顒子捨捨弟
子弘弘弘讓弘喜弘直子確第二十四 劉湛庾悅族弟登之登之子仲
文仲文子弘遠仲文族孫仲容顧琛顧憬之孫憲之第二十五 羊欣羊
玄保子戎兄子希沈演之子勃兄孫曇濟之從子憲憲孫浚江衆子渚曾
孫斆玄孫旧祿五世孫經只世孫總總弟子智深江秉之孫謐第二十六
沈慶之孫昭略子文季弟子文秀從子攸之攸之從孫僧昭宗愨從子史

第二十七 柳元景元景弟子世隆世隆子惔惔弟惲惲子偃偃子將將惲
弟憕憕弟忱世隆從弟慶遠慶遠子津津子仲禮仲禮敬禮第二十八 殷孝
祖族子琰劉勔子悛悛孫孺孺覽覽遵遵從弟子韶從弟繪繪子孝綽孝綽弟孝儀第二
十九 魯爽薛安都從子深鄧琬劉胡宗越吳喜黃回第三十齊宗室衡
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始安王遙光曲江公遙欣子㑺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南豐伯赤斧子穎胄穎達衡陽公諶臨汝侯坦之第三十一
齊高帝諸子上豫章文獻王嶷子子廉子恪子子範子範子乾子範弟
子顯子雲第三十二齊高帝諸子下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武陵昭王
曅安成恭王暠鄱陽王鏘桂陽王鑠始興簡王鑑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
都王鏗晉熙王銶河東王鉉第三十三齊武帝諸子文惠太子長懋竟陵
文宣王子良子昭胄盧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安陸王子敬晉安王子懋
南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
子貞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南
郡王子夏文惠諸子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明帝諸子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廬陵王寶源鄱陽王寶寅邵陵王寶脩晉熙王寶嵩桂陽王
寶貞第三十四 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崔慧景第三十五 李安人子

元履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子世宗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子奉叔王廣
之子珍國張欣泰第三十六 荀伯玉崔祖思祖思叔父景真景真子元祖
宗人文仲蘇侃虞悰胡諧之范柏年虞玩之劉休江祏劉暄第三十七
陸澄陸慧曉子倕孫纘兄子閑閑子絳絳弟厥厥弟晃晃兄子雲公雲公
子瓊瓊子從典瓊從弟琰琰弟瑜瑜從兄玠從弟琛陸杲杲子罩第三十八
庾杲之叔父蓽王諶從叔摛何憲孔逷孔珪劉懷珍子靈哲從父弟峻劉
瑒從子懷慰懷慰子霽霽弟歊訏從弟訏訏從弟訏弟善明第三十九 劉
瓛弟璡殺殺子顥明僧紹子山賓庾易子黔婁於陵肩吾劉虯子之遴之
子之亮從弟坦第四十梁宗室上吳平侯景子勵勸勸勤勤弟昌昌昂昂長沙宣
武王懿子業孫孝儼業弟藻猷猷子靜靜敷弟朗朗永陽昭王敷衡陽宣
三暢桂陽簡王融子象象子慥臨川靜惠王宏宏子正仁正義立德正三德
子正表正理正德正德弟正則正則弟正立正立之子賁正立弟正表正表正信第四十一
梁宗室下安成康王秀秀子機機弟推南平元襄王偉偉子恪恪弟恭恭
子靜恭弟祇鄱陽忠烈王恢恢子範範子嗣範弟諮諮弟脩脩弟泰始興
中武王憺憺子亮亮弟映映弟暎第四十二梁武帝諸子昭明太子統豫
章王綜南康簡王績廬陵威王續邵陵攜王綸武陵王紀第四十三梁簡

文帝諸子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臨川王大款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
連安陸王大春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瀏陽公大雅新興王大莊西陽
王大鈞武寧王大威皇子大訓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綏建王大摯樂
良王大圜元帝諸子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
王方略第四十四 王茂曹景宗席闡文夏侯詳子亶夔魚弘吉士瞻蔡
道恭楊公則鄧元起羅研李膺張惠紹子澄馮道根康絢昌義之第四十
五 張弘策子緬纘緝庾域子子輿鄭紹叔呂僧珍樂藹子法才第四十
六 沈約子旋孫眾范雲從兄縝第四十七 韋叡兄纂闡叡子放孫粲
放弟正正子載鼎正弟稜稜弟黯裴邃兄子之禮禮子之高之高弟之平
之平子忌之高弟之橫第四十八 江淹任昉王僧孺第四十九 范岫
傅昭弟映孔休源江革子德藻徐勉許懋子亨殷鈞子芸蕭第五十 陳
伯之陳慶之子昕暄蘭欽第五十一 賀瑒子革革弟季琛司馬褧來異顧
協徐摛子陵陵子儉份儀陵弟孝克鮑泉趙行卿行卿弟客卿第五十二
王神念子僧辯羊侃子球鵾羊鴉仁第五十三 江子一胡僧祐徐文盛
陰子春子鏗杜崱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王琳張彪第五十四 陳宗室諸王
永脩侯擬遂興侯詳宜黃侯慧紀衡陽王昌子伯信南康愍王曇朗子方

泰弟慶 文帝諸子始興王伯茂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固晉安王伯恭
廬陵王伯仁江夏王伯義武陵王伯禮永陽王伯智桂陽王伯謀宣帝諸
子始興王叔陵豫章王叔英長沙王叔堅建安王叔卿宜都王叔明河東
王叔獻新蔡王叔齊晉熙王叔文淮南王叔彪始興王叔重尋陽王叔儼
岳陽王叔慎義陽王叔達巴山王叔雄武昌王叔虞湘東王叔平臨賀王
叔敖陽山王叔宣西陽王叔穆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沅陵王叔興岳
山王叔韶新興王叔純巴東王叔謨臨海王叔顯新會王叔坦新寧王叔
隆新昌王叔榮太原王叔匡後主諸子太子深吳興王胤南平王嶷永嘉
王彥南海王虔信義王祗邵陵王兢會稽王莊東陽王恮吳郡王藩錢塘
王恬第五十五 杜僧明周文育子寶安侯瑱侯安都歐陽頠子紇黃法
𣰰淳于量章昭達吳明徹裴子烈第五十六 胡穎徐度子敬成杜稜周
鐵武程靈洗子文季沈恪陸子隆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
周炅魯悉達弟廣達蕭摩訶子世廉任忠樊毅弟猛第五十七 趙知禮
蔡景歷子徵宗元饒韓子高華皎劉師知謝岐毛喜沈君理陸山才第五
十八 沈炯虞荔弟寄傅縡章華顧野王弟充姚察第五十九 循吏 吉翰
杜驥申恬杜慧度阮長之甄法崇宗彬傅琰孫岐虞愿王洪範李珪之沈瑀

范述曾孫謙從子廉何遠郭祖深第六十 儒林 伏曼容子暅暅子挺何佟
之嚴植之司馬筠子壽卞華崔靈恩孔僉盧廣沈峻子文阿孔子
祛皇侃沈洙戚衮鄭灼張崖陸詡沈德威賀德基全緩張譏顧越龔孟舒
沈不害王元規陸慶第六十一 文學 丘靈鞠子遲從孫仲孚檀超熊襄吳
邁遠超叔道鸞卞彬諸葛勖袁嘏高爽孫挹丘巨源孔廣孔逭虞通之袁
嘏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王智深崔慰祖祖沖之子暅之孫皓宋懿賈希鏡
袁峻劉昭子縚縚弟緩鍾嶸兄岏弟嶼周興嗣吳均江洪劉勰何思澄子朗王
子雲任孝恭顏協紀少瑜杜之偉顏晃岑之敬何之元徐伯陽張正見阮
卓第六十二 孝義上 龔穎劉瑜董陽賈恩郭世通子原平嚴世期吳達之潘
綜陳遺秦綿張進之俞僉張楚丘傑師覺授王彭蔣恭徐耕孫法宗范叔
孫吳國夫卜天與弟天生許昭先余齊人孫棘妻許徐元妻許錢延慶何
子平崔懷順王虛之蕭叡明解仲恭宗元之江軻吳慶之蕭矯
妻羊羊緝之女佩任吳康之妻趙蔣儁之妻黃吳翼之母丁會稽陳氏三
女朱興機中里王氏女諸暨屠氏女吳興東公濟妻姚吳郡范法恂妻褚
公孫僧遠吳欣之韓係伯丘冠先孫淡華寶薛天生劉懷胤解叔謙宗元
卿庾震朱文濟庾沙彌韓靈敏劉渢弟溓柳叔夜封延伯陳

玄子郤榮吳文獻叔徐生之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譚弘寶何弘陽黑頭
王續祖郤道福吳達之秦普智何伯璵王文殊樂頤之弟預元升之江泌
庾道愍族孫沙彌沙彌子持第六十三 孝義下 滕曇恭徐普濟張景陶李
直沈崇傃荀匠吉翂甄恬趙拔扈韓懷明褚脩張景仁宛陵女子衛敬瑜
妻王劉曇淨何炯于鄴成景雋李慶緒謝藺子貞殷不害弟不佞司馬暠張
昭弟乾王知玄第六十四 隱逸上 陶潛宗少文孫測從弟彧之沈道虔孔
淳之周續之戴顒翟法賜雷次宗郭希林劉凝之龔祈朱百年關康之子
普明漁父褚伯玉顧歡盧度杜京產孔道徽京產子栖劉斌小字
第六十五 隱逸下 臧榮緒吳苞趙僧巖蔡薈孔嗣之徐伯珍婁幼瑜沈驎
士阮孝緒鄧郁陶弘景韓寶誌諸葛璩劉慧斐范元
琰庾詵張孝秀庾承先馬樞第六十六 恩倖 戴法興戴明寶徐爰阮佃夫
紀僧真劉係宗茹法亮呂文顯茹法珍梅蟲兒周石珍陸驗徐驎司馬申
施文慶沈客卿孔範第六十七 夷貊上 海南諸國 林邑國扶南國西南夷
訶羅陀國呵羅單國婆皇國婆達國闍婆達國槃槃國丹丹國干陀利國
狼牙脩國婆利國中天竺國天竺迦毗黎國師子國 夷貊下 東夷 高句麗
百濟新羅倭文身大漢扶桑 西戎 河南王宕昌鄧至武興諸蠻荊雍州蠻

豫州蠻西域高昌猾呵跋檀白題龜茲于闐渴盤陁末波斯北狄蠕蠕第六十九賊臣侯景王偉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第七十　蒯東寅序云南史所載宋齊梁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李延壽撰述之筆詳矣偉諸梁而言之宋高祖討桓玄除晉孽自爾骨肉相殘七傳爲齊太祖所滅齊興僅二十四年東昏和帝廢弑之禍酷烈梁武受禪輕納侯景結怨東魏疆埸淪亡子孫被其弑逆國祚易而爲陳傳四帝而後主無道納隋款降竟爲隋俘天下混一歸于隋吁四朝代謝不過一百七十三年汲其國祚短廢興治亂之迹史臣述之垂世鑑戒一開卷間橑然在目覽之者鮮不惕然于心較之唐堯在位七十載周家傳祚八百六十有七天壤差殊靜言思之固雖氣運使然亦豈智力之所可恃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誠哉是言也今江東幸甚際遇纘衣部使者拜都廉使暨憲府諸公勉勵一道儒學分刊十七史桐川僞得南史以學廩不敷勸率諸儒募匠鋟梓特重其事府郡侯呂公師皐提綱於先纘衆郡同知張公雲翼偕僚屬振領於後遂成此書江左後學感廉使幸惠之德不淺也蜀人蒯東寅忝郡文學嘉勉與力固喜書成俾之永久與天下覽者共之故僭爲引筆序其顛末云大德丙午立夏拜手謹書北史目錄

本紀一十二卷○魏本紀第一魏本紀第二魏本紀第三魏本紀第四魏本紀第五齊本紀上第六齊本紀中第七齊本紀下第八周本紀上第九周本紀下第十隋本紀上第十一隋本紀下第十二　列傳八十八卷后妃上魏神元皇后竇氏文帝皇后封氏桓皇后惟氏平文皇后王氏昭成皇后慕容氏獻明皇后賀氏道武皇后慕容氏　武宣穆皇后劉氏明元昭哀皇后姚氏明元密皇后杜氏太武皇后赫連氏太武敬哀皇后賀氏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文成文明皇后馮氏文成元皇后李氏獻文思皇后李氏孝文貞皇后林氏孝文廢皇后馮氏孝文幽皇后馮氏孝文昭皇后高氏宣武順皇后于氏宣武皇后高氏宣武靈皇后胡氏孝明皇后胡氏孝武皇后高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廢帝皇后宇文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孝靜皇后高氏第一后妃下齊武明皇后婁氏蠕蠕公主郁久閭氏彭城太妃尒朱氏上黨太妃韓氏馮翊太妃鄭氏高陽太妃游氏馮娘李娘文襄敬皇后元氏琅邪公主文宣皇后李氏昭儀王嬪薛嬪孝昭皇后元氏武成皇后胡氏弘德李夫人後主皇后斛律氏後主皇后胡氏後主皇后穆氏馮淑妃周文皇后元氏文宣皇后叱奴氏孝閔皇后獨孤氏明皇后獨孤氏武皇后阿史那氏武皇后李氏宣皇后楊氏宣皇后朱氏宣皇后陳氏宣皇后元氏宣皇后尉遲氏靜皇后司馬氏隋文獻皇后獨孤氏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煬愍皇后蕭氏第二魏諸宗室上谷公紇羅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武陵侯因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六修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高涼王孤西江公敦司徒石武衛將軍謂淮陵侯大頭河間公齊扶風公處真文安公泥宜君秦王翰常山王遵五世孫素陳留王虔五世孫暐毗陵王順遼西公意烈寔咄第三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第四景穆十二王上第五景穆十二王下第六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六王第七衛操莫含劉庫仁弟子羅辰羅辰曾孫仁之尉古真從玄孫埋穆崇奚斤叔孫建安同庾業延王建羅結妻伏連曾孫寶閭大肥奚牧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第八燕鳳許謙崔宏子浩張袞弟恂鄧彥海第九長孫嵩五世孫儉儉子平長孫道生玄孫紹兕兕子熾熾弟晟從弟紹遠紹遠子覽長孫肥第十于栗磾孫勁六世孫謹謹子寔寔子顗仲文寔弟翼翼子璽璽弟義義子宣道宣敏第十一崔逞子頤孫或玄孫因休五世孫悛六世孫僧儒逞兄遹遹王憲曾孫析析晤晤封懿族曾孫回回子隆之回弟齊回族弟述第十二古弼張黎劉潔丘堆娥清伊馛乙瓌

周幾豆代田車伊洛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萬安國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薛彪子子㧑尉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苟頹宇文福第十三宋隱從子愔愔孫弁弁孫欽導弁族弟翻弟子世良世軌翻弟世景許彥五世孫惇刁雍子遵曾孫沖昶子紹先韋閬孫子粲杜銓第十四屈遵張蒲谷渾曾孫楷公孫表張濟李先賈彝賈璋李訢韓延之袁式毛脩之嚴稜禾脩之唐和寇讚孫儁酈範子道元韓秀堯暄孫雄柳崇第十五陸俟源賀曾孫師師從叔雄劉尼薛提第十六司馬休之司馬楚之曾孫裔裔子季之司馬天助劉昶蕭寶夤子贊蕭正表蕭祇蕭退蕭泰蕭撝蕭圓肅蕭大圜第十七盧玄玄孫思道昌衡明瓊盧叔子幢盧觀弟仲宣叔彪彪弟子文偉盧同子斐兄子景裕景裕弟辯辯子光子晉元從弟勇昌誕第十八高允從祖弟祐祐曾孫遵正祐從子乾乾弟昂昂允第十九崔鑒孫伯謙崔辯孫士謙士謙子彭士謙弟說說子弘度崔挺子孝芬孫宣猷曾孫仲方仲方從叔昂昂從子李舒挺族孫遵第二十李靈曾孫元忠元忠弟子渠渠曾孫德饒公緒公緒弟季孝季孝伯兄孫謐謐弟子士謙季脩子子雄李義深弟幼廉第二十一游雅從祖弟明根高閭趙逸兄子琰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宗欽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

宋跡曾孫遊遵江式第二十二王慧龍玄孫松年五世孫劭鄭羲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道邕子瑾瑾叔孫儼儼族孫偉第二十三薛辯五世孫端端
子胄端從子濬端從祖弟湖湖子聰聰子孝通通子道衡聰弟子善善弟
愼薛寘薛憕第二十四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孟表
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第二十五裴駿從孫欽蓋莊伯從弟安祖
裴延儁裴佗子讓之孫矩皇甫和裴果裴寬裴俠子祥裴文舉裴仁基
第二十六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曾孫豹玄孫彥謙族子景伯畢衆敬曾
孫義雲羊祉子深孫肅弟子敦烈第二十七韓麒麟程駿李彪孫昶高道
悅甄琛高聰第二十八楊播子愿播弟椿子昱椿弟津津子逸諡遵
弟愔無子敬鄭儼楊敷子素孫玄感素弟約約從叔异異叔父寬寬子文
思紀第二十九王肅劉芳孫逖芳從子懋常爽第三十郭祚張彝孫晏之
曾孫乾威邢巒弟子昕族孫臧邵李崇從弟平平子獎諧第三十一崔光
子劼弟子鴻崔亮從弟光韶叔祖道固第三十二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
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讜李苗劉藻傅永傅豎眼張
烈李叔彪路侍慶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第三十三孫紹張普惠成
淹江祀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第三十四袁翻弟躍躍子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三十五　八

聿脩陽尼從孫固固子休之固從兄藻藻子斐固從兄元孫賈思伯祖瑩
子延第三十五介朱榮子文暢從子兆從弟彥伯彥伯子敞彥伯弟仲遠
世隆世承世樂從父弟度律榮從祖兄子天光第三十六朱瑞叱列延慶斛
斯椿子徵孫政賈顯度弟智樊子鵠侯深賀拔允弟勝勝弟岳侯莫陳悅
念賢梁覽雷紹毛遐弟鴻賓乙弗朗第三十七宇雄族祖琛琛子衎衎族
子德源楊機高道穆兄謙之綦儁山偉宇文忠之費穆孟威第三十八齊
宗室諸王上趙郡王琛子叡清河王岳子勸廣平公盛陽州公永樂襄樂
王顯國上洛王思宗子元海弟思好平秦王歸彥兄子武興王普長樂王
靈山神武諸子第三十九齊宗室諸王下文襄諸子文宣諸子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後主諸子第四十方侯普子洛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祚
劉貴蔡儁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子胄莫多婁貸文子敬顯庫狄迴洛庫
狄盛張保洛賀拔仁韓珍段琛尉摽摽子相貴康德雄堯奮雄相範念樂
傑舍奚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子孝卿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紹宗叱
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庫狄伏連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
元景安獨孤永業鮮于世榮傅伏第四十一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子消
難從祖兄子膺之竇泰尉景婁昭兄子叡厙狄干子孫子文韓軌段榮子韶

孝言斛律金子光羨第四十二孫搴陳元康杜弼子臺卿高謙之弟恭之張
纂張亮趙起徐遠張曜王峻王紘敬顯儁平鑒唐邕白建元文遙趙彥深
赫連子悅馮子琮子慈明郎基子茂第四十三魏收魏長賢魏季景子澹
魏蘭根族子愷第四十四周宗室邵惠公顥子什肥導護曾孫馬寧杞
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廣川公測弟深深子孝伯東平公神舉弟
慶第四十五周室諸王文帝十王孝閔帝一王明帝三王武帝六王宣帝
二王第四十六寇洛趙貴從祖兄善李賢子詢崇孫敬弟遠遠子植遠兄
穆第四十七李弼曾孫密宇文貴子忻豆盧寧侯莫陳崇子芮兄順王雄子謙
第四十八王盟子勵孫誼獨孤信子羅寶熾子榮定于謹賀蘭祥叱列伏
龜閻慶子毗史寧子雄權景宣第四十九王羆孫述王思政尉遲迥
弟綱綱子運王軌樂運第五十周惠達馮景蘇綽子威從兄亮亮弟椿第五十一
韋孝寬兄夐夐子世康韋瑱子師柳虯弟檜檜子機機子述機弟弘王
肅從子審之第五十二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
常善辛威厙狄昌梁椿梁臺田弘子仁恭孫德懋第五十三王傑王勇宇
文虯耿豪高琳李和子徹伊婁穆達奚寔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忻魏
玄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第五十四崔彥穆楊纂段永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三十五　九

令狐整子熙唐永子瑾柳敏子昂王士良第五十五豆盧寧子勣孫毓楊
紹子雄王雅辛世積韓雄子禽賀若敦子弼弟誼第五十六申徽陸通弟
逞庫狄峙楊薦王慶趙剛子仲卿趙昶王悅趙文表元定楊摽第五十七
韓褒趙肅子軌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璠子誕辛慶之族子昂王子直
杜杲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宗懍劉璠子祥兄子行本柳遐子莊第五十
八隋宗室諸王蔡景王整滕穆王瓚道宣王嵩衛昭王爽河間王弘義城
公處綱離石太守子崇文帝四王煬帝三子第五十九高熲牛弘李德林
第六十梁士彥元諧虞慶則元冑達奚長儒賀婁子幹兄詮史萬歲劉方
馮昱王㩲楊武通陳永貴房兆杜彥周搖獨孤楷弟盛乞伏慧張威和洪
陰壽子世師骨儀楊義臣第六十一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
蘊袁充李雄第六十二趙煚趙芬王韶元巖宇文㢸伊婁謙李圓通陳茂
郭榮龐晃李安楊尚希張煚蘇孝慈元壽第六十三段文振來護兒樊子
蓋周羅睺周法尚衛玄劉權李景薛世雄第六十四裴政李諤鮑宏高構
榮毗陸知命梁毗柳彧趙綽杜整第六十五張定和張奫麥鐵杖沈光[illegible]
武王仁恭吐萬緒董純魚俱羅王辯陳稜趙才第六十六宇文述子化及
趙行樞述子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王世充段達第六十七[illegible]

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惠高肇胡國珍從曾孫長粲楊騰乙弗繪趙
征胡長仁隋文帝外家呂氏第六十八儒林上梁越盧醜張偉梁祚平恒
陳奇劉獻之張吾貴劉蘭孫惠蔚族曾孫靈暉馬子結石稚童暉子高喜
徐遵明董徵李業興子崇祖李鉉馮偉張買奴劉軌思鮑季詳刑峙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張景仁權會張思伯張彫武郭遵第六十九儒林下沈重
樊深熊安生樂遜黎景熙冀儁趙文深辛彥之何妥蕭該包愷房暉遠馬
光劉焯劉炫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第七十文苑溫子昇荀濟祖
鴻勳李廣樊遜荀士遜王褒庾信顏之推弟之儀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李
文博明克讓劉臻諸葛潁王貞虞綽王胄兄眘庾自直潘徽常德志尹式
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第七十一孝行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
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荊可秦族
皇甫遐張元王頒弟頍楊慶田翼紐因劉仕儁翟普林徐孝肅華秋第七
十二節義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
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
王閭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李棠杜叔毗劉弘游元張須陁楊善會盧
楚劉子翊堯君素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郭世儁郎方貴第七十三循吏

張膺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竇瑗蘇淑張華原孟業蘇瓊路去病梁彥光
樊叔略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郭絢敬肅劉曠王伽魏德深第七十四酷
吏于洛侯胡泥李洪之子神張赦提趙霸崔暹酈珍田式燕榮元弘嗣王
文同第七十五隱逸眭夸馮亮鄭脩崔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第七十六藝
術上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
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魏昭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
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庾季才子質盧太翼耿詢來和
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胄玄第七十七藝術下周澹李脩徐謇從孫
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萬寶常將少游何稠第七十八列
女魏崔覽妻封氏封卓妻劉氏魏溥妻房氏胡長命妻張氏平原女子孫
氏房愛親妻崔氏涇州貞女兕氏姚氏婦楊氏張洪祁妻劉氏董景起妻
張氏陽尼妻高氏史映周妻耿氏任城國太妃孟氏苟金龍妻劉氏貞孝
女宗河東姚氏女刁思遵妻魯氏西魏孫道溫妻趙氏孫神妻陳氏隋蘭
陵公主南陽公主襄城王恪妃華陽王楷妃譙國夫人洗氏鄭善果母崔
氏孝女王舜韓覬妻于氏陸讓母馮氏劉昶女鍾士雄母蔣氏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裴倫妻柳氏趙元楷妻崔氏第七十九恩幸王叡王仲興

寇猛趙脩茹皓趙邕侯剛徐紇宗愛仇洛齊段霸王琚趙默孫小張宗之
劇鵬張祐抱嶷王遇符承祖王質李堅秦松白整劉騰賈粲楊範成軌王
溫孟欒平李封津劉思逸郭秀和士開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鳳齊諸宦者
第八十僭僞附庸夏赫連氏燕慕容氏後秦姚氏北燕馮氏西秦乞伏氏
北涼沮渠氏梁蕭氏第八十一高麗百濟新羅勿吉奚契丹室韋豆莫婁
地豆于烏洛侯流求倭第八十二蠻獠林邑赤土真臘婆利第八十三氐
吐谷渾宕昌鄧至白蘭党項附國稽胡第八十四西域第八十五蠕蠕匈
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車第八十六突厥鐵勒第八十七序傳第
八十八書李延壽序傳曰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
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至夏殷之季其後理
徵字德靈為翼隸事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
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
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魏或在
秦在魏者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悝為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為
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為將軍生二
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子德德子信為秦時將信孫元曠仕漢

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羌於素昌二名狄道臨陣殞命葬狄道
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
孫廣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沒椒敢子禹位至侍中禹生丞公丞公
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況況生孝本孝本字上明上明生
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適之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
生雍雍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遠仕晉為北
地太守雍生弇字季子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子昶字仲堅昶生暠字玄盛
稱涼王謚曰武昭則皇室七廟之始也暠第二子歆字士業嗣為涼公為
沮渠蒙遜所滅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延壽
曾祖穆字仁略太尉虎子也北齊天保中歷廣武東莞二郡太守曉生超
字仲舉生太師字君威唐初以寶建德禮部侍郎謫徙西會州忽忽不樂
乃為羈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持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
深相禮重日與游處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
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書事書別國並
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
而恭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吾

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太師便還會州武德九年奉敕歸至京師尚書
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太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
思自効方事弃退恐失行藏之道太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
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欲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書貞觀二年
五月終於鄭州滎陽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
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于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
壽與敦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
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
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
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啟延壽修晉書
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書所未得者一七三高書一尤討褚遂良
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召延壽撰錄因此徧得披尋時
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
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
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
削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終於隋凡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
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亦少有所
為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因遍諮宰相乃上表表曰臣
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
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麟門貽鑒於厥孫晉乘
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戒之方率由茲義暨
秦書既燼周籍俱湮于長劉制五三異紀條流且異綱目咸殊自斯訢以後
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
曰名家並已見重前修無俟援據泊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
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汎而可略君子蓋善夫
宗之皇帝紬省睿聖天縱英靈秀動沖襟用舒玄覽深嗟蕪穢乃命刊勒
紀傳譜目呈奏傳於秘府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之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
汚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
說短書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
真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為傷歎三則敗俗巨
蠹滔天梟惡書法不記孰為勸奬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每
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為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

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
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凡
四代凡一百七十年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二書
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
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懷慕尚又
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
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為部秩除其冗
長捃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疎
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勒以定北史勘校粗了既
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新唐書李延壽傳初延壽父太師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
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
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
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穰辭過本
書甚遠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　史通元氏起
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
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何異沐猴而冠豬鼠稱璞者矣　晁公武
讀書志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達
周隋分隔南北南為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
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叙八代北起
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并為二史刪煩補闕過本
史甚遠至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蠲本志而隋書
有之故隋書亦行于世　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序今闕　朱
子語續錄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
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異其常談李延壽
作南北史於北史多溢美而書之亦甚詳書北事則曰某皇帝書南事則
曰某帝蓋唐承隋祚其來自北而高祖之前與延壽某葉嘗仕北朝其私
意如此　王溥南先生集北史梁鄱陽王寶寅終于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
寶寅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于北史又南史作寅而
北史作夤一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
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寧與高貴鄉
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元以不可矣謂之

過毀通鑑删之云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長道鄉公生足矣。隋史高頴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頴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逆斬之王甚不悅通鑑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襲承其誤耳蹤煬帝所爲當以隋史爲正頴說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謡讖特爲繁猥如云陳後主名叔寶於反語爲小福且俚俗反語豈足載凡人以叔寶爲名字者固多豈從反語盡爲小福乎又齊文宣即位年號天保以字文析之爲一大人只十故天保盡十年而帝崩如梁主蕭巋襲位亦號天保而盡二十三年一何無驗也此類甚多可盡削去。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胡氏致知編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詳於北而略於南以唐承隋隋承周故也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没而不見山堂考索通鑑外紀序云李延壽總八朝爲南北史

而言辭畢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矣。愚謂李延壽爲南北史於北則前以儒林於南則殿以循吏豈非以禮義之邦爲無足貴而夷虜之域當示之以激勸乎及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緣髮無遺而獨於儒林次序了無所及又何邪。後周書目録　紀八卷　文帝上第一文帝下第二孝閔帝第三明帝第四武帝上第五武帝下第六宣帝第七靜帝第八　列傳二十四卷　皇后第一邵惠公顥子什肥 導 什肥 二 導子廣 亮 翼 椿 衆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子菩提 虞國公仲子興第二晉蕩公護子 羅 會 馮 遷第三齊煬王憲弟四 文閭 明 武 宣諸子第五賀拔勝弟岳 兄允 念賢第六寇洛李弼弟檦于謹子寔第七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第八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第九王羆子慶遠 孫述王思政第十達奚武子震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第十一王盟賀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閻慶第十二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第十三周惠達馮景楊寬兄穆 儉柳慶子機第十四蘇綽第十五盧辯第十六李賢弟遠第十七長孫儉長孫紹遠弟澄 兄子兕斛斯徵第十八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厙狄昌田弘梁椿梁臺宇文測弟深第十九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宣第二十王傑王勇宇文虯宇文盛弟丘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楊紹王雅達奚寔劉雄侯植第二十一竇熾兄子毅于翼李穆第二十二韋孝寬韋夐梁士彥第二十三申徽陸通弟逞柳敏盧柔唐瑾第二十四庫狄峙楊薦趙剛王慶趙昶王悅趙文表第二十五趙善元定楊摽裴寬楊敷第二十六鄭孝穆崔謙弟說 子弘度崔猷裴俠薛端薛善弟慎第二十七鄭偉楊纂段永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裔裴果第二十八寇儁韓褒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高賓第二十九蘇亮弟湛柳虯呂思禮薛憕薛寘李昶元偉第三十韋瑱梁昕皇甫璠辛慶之族子昂王子直杜杲第三十一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樂運第三十二王褒庾信第三十三蕭撝蕭世怡蕭圓肅蕭大圜宗懍劉璠柳霞第三十四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第三十五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第三十六儒林盧誕盧光沈重樊深熊安生樂遜第三十七孝義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第三十八藝術冀儁蔣昇姚僧垣子最黎景熙趙文深褚該第三十九蕭詧袁敬第四十異域上高麗百濟蠻獠宕昌鄧至白蘭氐稽胡庫莫奚第四十一異域下突厥吐谷渾高昌鄯善焉耆龜茲于闐嚈噠粟特安息波斯第四十二。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

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撰其是正又序其目録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發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聞子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諮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己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欲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効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有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莫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久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獨主怨怨以誘之言之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往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今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敢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發天下之理知人之言

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嚮以其類進而摩勵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固啟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騖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廑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搢紳俯仰廟堂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別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不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臣壽臣安國臣希謹昧死上冊府元龜令狐德棻為起居舍人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從容言於帝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曰司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自有魏至于陳隋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刑定禮儀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顧彼湮落深用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至直中書舍人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雖歷數載竟不就而罷修撰之源自德棻始至貞觀三年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 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隋齊周隋五代志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表進之魏徵為侍中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

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十段姚思廉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傅縡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晁公武讀書志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虯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抵捂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直齋書錄解題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譔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澹二家書目為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山堂考索自梁陳以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於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與實晉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

隋書目錄 帝紀五卷 高祖上第一高祖下第二煬帝上第三煬帝下第四恭帝第五 志三十卷 禮儀一第一禮儀二第二禮儀三第三禮儀四第四禮儀五第五禮儀六第六禮儀七第七音樂上第八音樂中第九音樂下第十律曆上第十一律曆中第十二律曆下第十三天文上第十四天文中第十五天文下第十六五行上第十七五行下第十八食貨第十九刑法第二十百官上第二十一百官中第二十二百官下第二十三地理上第二十四地理中第二十五地理下第二十六經籍一經第二十七經籍二史第二十八經籍三子第二十九經籍四集道佛經第三十 列傳五十卷 后妃傳文獻獨孤皇后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煬帝蕭皇后第一李穆子渾穆兄子詢詢弟子崇崇子敏梁睿第二劉昉鄭譯柳裘皇甫績盧賁于義子宣道宣敏陰壽子世師骨儀竇榮定元景山源雄豆盧勣子毓勣弟通賀若誼第四梁士彥宇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冑第五高熲蘇威子夔第六李德林第七河間王弘子慶楊處綱楊子崇觀德王雄弟達第八滕穆王瓚嗣王綸道悼王靜衛昭王爽嗣王集蔡王智積第九文四子傳房陵王勇子儼秦孝王俊子浩庶人秀庶人諒第十列傳趙煚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异蘇孝慈李

雄張熙第十一韋世康弟洸藝沖從父弟壽柳機子述機弟昂肅從兄雄從子謇之族兄昂第十二楊素弟約從父文思文紀第十三牛弘第十四宇文慶李禮成元孝矩弟褒郭榮龐晃李安第十五長孫覽從子熾熾弟晟第十六韓擒虎弟僧壽洪賀若弼第十七達奚長儒賀婁子幹史萬歲劉方第十八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彭第十九杜彥高勱尒朱敞周搖獨孤楷乞伏慧張威和洪侯莫陳穎第二十盧愷令狐熙薛冑宇文㢸張衡楊汪第二十一盧師道從父兄昌衡李元操薛道衡從弟孺第二十二明克讓魏澹陸爽侯白杜臺卿辛德源柳䛒許善心李文博第二十三楊三子傳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趙王杲第二十四列傳崔仲方于仲文元顯從父弟冑段文振第二十五宇文述郭衍第二十六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彧趙綽裴肅第二十七與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第二十八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奫麥鐵杖沈光來護兒魚俱羅陳稜王辯斛斯萬善第二十九周羅睺周法尚李景慕容三藏薛世雄王仁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第三十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郎茂高構張虔威榮毗陸知命房彥謙第三十一虞世基裴蘊裴矩第三十二宇文愷閻毗何稠第三十三王劭袁充第三十四楊玄感李子雄趙

元淑斛斯政劉元進李密裴仁基第三十五誠節傳劉弘皇甫誕游楨敬釗游元馮慈明張須陀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陳孝意張季珣松贇第三十六孝義傳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頒楊慶郭儁田翼紐回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第三十七循吏傳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郭絢敬肅劉曠王伽魏德深第三十八酷吏傳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弟弘昇元弘嗣王文同第三十九儒林傳元善辛彥之何妥蕭該包愷房暉遠馬光劉焯劉炫褚輝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第四十文學傳劉臻王頍崔儦諸葛潁孫萬壽王貞虞綽王冑庾自直潘徽杜正玄弟正藏第四十一隱逸傳李士謙崔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第四十二藝術傳庾季才子質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冑玄許智藏萬寶常第四十三外戚傳獨孤羅弟陁蕭巋子琮弟瓛第四十四列女傳蘭陵公主南陽公主襄城王妃華陽王妃燕國夫人鄭善果母孝女王舜韓覬妻陸讓母劉昶女鍾士雄母孝婦覃氏元務光母裴倫妻趙元楷妻第四十五東夷傳高麗百濟新羅靺鞨流求倭國第四十六南蠻傳林邑赤土真臘婆利第四十七西域傳吐谷渾党項高昌康國安國石國女國焉耆龜茲疏勒于闐

鏺汗吐火羅挹怛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烏那曷穆國波斯漕國附國第四十八北狄傳突厥西突厥鐵勒奚契丹室韋第四十九列傳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王充段達第五十唐書列傳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秘書丞是時喪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汨棓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丞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竇璡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代史當立德棻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舊唐書孫思邈傳思邈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

以傳授有如目覩舊唐書令狐德棻建言近世無正史貞觀二年詔撰定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劉邠歸潛志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恠隋書不爲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疑爲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脩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無忌故不爲立傳君實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邪以是爲疑余嘗思使徵輩誠文中子門人其不爲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既擬其師以聖人欲列於傳恐小之欲擬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故皆不紀以爲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文獻通考晁公武讀書志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直齋書錄解題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　夾漈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

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絶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肴亂豈易貫穿而請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顔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蘇天爵滋溪集鄭夾漈言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氏也至唐修晉隋二書始用衆手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授之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顔師古孔穎達則修紀傳以顔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也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歐陽公修唐五代史律曆專資於劉義叟今之儒者孰為天文律曆地理之學者乎山堂考索當晉宅江淮實曆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録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别刱一名題為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内為家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别群書遷依阮録授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絶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充兩傳唯録其詭辭妄説逐盈一篇夫人載言示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六　二紙

史　歴代諸史八　唐書

唐書目録。本紀十卷。高祖皇帝第一太宗皇帝第二高宗皇帝第三則天順聖武皇后中宗皇帝第四睿宗皇帝玄宗皇帝第五肅宗皇帝代宗皇帝第六德宗皇帝順宗皇帝憲宗皇帝第七穆宗皇帝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宣宗皇帝第八懿宗皇帝僖宗皇帝第九昭宗皇帝哀皇帝第十。志五十卷。禮樂一第一禮樂二第二禮樂三第三禮樂四第四禮樂五第五禮樂六第六禮樂七第七禮樂八第八禮樂九第九禮樂十第十禮樂十一第十一禮樂十二第十二儀衛上第十三上儀衛下第十三下車服第十四暦一第十五暦二第十六暦三上第十七上暦三下第十七下暦四上第十八上暦四下第十八下暦五第十九暦六上第二十上暦六下第二十下天文一第二十一天文二第二十二天文三第二十三五行一第二十四五行二第二十五五行三第二十六地理一第二十七地理二第二十八地理三第二十九地理四第三十地理五第三十一地理六第三十二地理七上第三十三上地理七下第三十三下選舉上第三十四選舉下第三十五百官一第三十六百官二第三十七百官三第三十八百官四上第三十九上百官四下第三十九下兵第四十食貨一第四十一食貨二第四十二食貨三第四十三食貨四第四十四食貨五第四十五刑法第四十六藝文一第四十七藝文二第四十八藝文三第四十九藝文四第五十。表十五卷。宰相上第一宰相中第二宰相下第三方鎮一第四方鎮二第五方鎮三第六方鎮四第七方鎮五第八方鎮六第九宗室世系上第十上宗室世系下第十下宰相世系一上第十一上宰相世系一下第十一下宰相世系二上第十二上宰相世系二中第十二中宰相世系二下第十二下宰相世系三上第十三上宰相世系三下第十三下宰相世系四上第十四上宰相世系四下第十四下宰相世系五上第十五上宰相世系五下第十五下。列傳一百五十卷。后妃上太穆竇皇后文德長孫皇后徐賢妃王皇后則天武皇后和思趙皇后韋皇后上官昭容肅明劉皇后昭成竇皇后王皇后貞順武皇后元獻楊皇后楊貴妃第一后妃下張皇后章敬吳皇后貞懿獨孤皇后睿真沈皇后昭德王皇后韋賢妃莊憲王皇后懿安郭太后孝明鄭太后

河諸葛爽李罕之王敬武師範孟方立遷第一百十二楊行密持渥朱宣
孫儒第一百十三高仁厚趙犨昶珝田頵朱延壽第一百十四劉建鋒成
汭杜洪鍾傳劉漢宏張雄王潮審邽劉知謙隱巖第一百十五忠義上
夏侯端劉感常達敬君弘謝叔方呂子臧馬元規王行敏盧士叡李育之
羅士信張道源楚金李育德李公逸張善相高叡仲舒安金藏王同皎周
憬吳保安李憕源休盧弈元輔張介然崔無詖第一百十六忠義中顏
杲卿春卿賈循隱林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姚誾第一百十七忠義下
程千里袁光庭龐堅辟思張興蔡廷玉符令奇璘劉迺孟華張伾周曾張
名振石演芬吳溆高沐賈直言辛讜黃碣孫揆第一百十八卓行元德秀
李華權皋甄濟陽城何蕃司空圖第一百十九孝友李知本張志寬劉君
良王少玄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弘度宋思禮鄭潛曜元讓裴敬彝梁
文貞沈季詮許伯會陳集原陸南金張琇侯知道程俱羅許法慎林攢陳
饒奴王博武萬敬儒章全益第一百二十隱逸王績朱桃椎孫思邈田游
巖史德義孟詵王友貞王希夷李元愷衛大經武攸緒白履忠盧鴻吳筠
潘師正劉道合司馬承禎賀知章秦系張志和孔述睿敏行陸羽崔覲陸
龜蒙第一百二十一循吏韋仁壽陳君賓張允濟李桐客李素立至遠倉

薛大鼎元諧賈敦頤敦實楊德幹田仁會歸道裴懷古韋景駿李惠登
羅珦韋丹宙盧弘宣薛元賞何易于第一百二十二儒學上徐文遠陸
德明曹憲顏師古相時孫奉孔穎達王恭馬嘉運歐陽詢通朱子奢張士
衡賈大隱張後胤蓋文達文懿谷那律從政蕭德言許叔牙子儒敬播劉
伯莊秀景通劉訥言羅道琮第一百二十三儒學中郎餘令徐彥伯徐齊聃
堅蕭沈伯儀路敬淳敬潛王元感王紹宗彭景直盧粲尹知章張齊賢柳
沖馬懷素殷踐猷孔若思李涵王第一百二十四儒學下褚无量祭安貞
元行沖陳貞節施敬本盧履冰王仲丘康子元侯行果趙冬曦尹愔陸堅
鄭欽說盧僎咬助韋彤陳京暢當林蘊韋公肅許康佐第一百二十五文
藝上袁朗謹孫承禮鄧賀德仁蔡允恭謝偃崔信明郭正一世基劉延祐
咸胡楚賓張昌齡崔行功杜審言李三秋杜易簡思元趙冬曦寬第一百二十六文藝中李
巨元萬頃二黃鄭吉 富嘉謨 尹元凱富嘉謨劉憲李邕呂向
適董元奭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尹元凱富嘉謨劉憲李邕呂向
王翰遜邈咸崔翹李白張旭王維鄭虔蕭穎士奇崔樊宗師尹李賀百員蘇源明
孫逖第一百二十七文藝下李華陸羽孟浩然王昌齡崔顥劉太真邵說
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益盧綸歐陽詹李賀吳武陵李商隱薛逢李頻

吳融第一百二十八方技李淳風嚴善思杜生張文仲袁天綱客師桑憬
藏乙弗弘禮金梁鳳王遠知薛頤業法善明崇儼尚獻甫嚴善思杜生張
果邢和璞師夜光羅思遠姜撫桑道茂第一百二十九烈女李德武妻裴
淑英楊慶妻王房玄齡妻盧獨孤師仁姆王蘭英楊三安妻李樊會仁母
敬衛孝女無忌鄭義宗妻盧劉寂妻夏侯碎金于敏直妻張楚王靈龜妃
上官楊紹宗妻王賈孝女李氏妻王阿足樊彥琛妻魏李畬母汴女李崖
繪妻盧堅貞節婦李符鳳妻玉英高叡妻秦王琳妻韋盧惟清妻徐饒娥
寶伯女仲女盧甫妻李鄒侍徵妻薄金節婦高愍女楊烈婦賈直言妻董
李孝女妙法李湍妻董昌齡母楊王孝女和子段居貞妻謝楊含妻蕭
雍妻蕭衛方厚妻程鄭孝女李延節妻崔殷保晦妻封絢寶烈婦李拯妻
盧山陽女趙周迪妻朱延壽妻王第一百三十外戚獨孤懷恩武士彠
稜士逸承嗣三思懿宗攸暨韋溫王仁皎守一楊國忠李僧鄭光第一百
三十一宦者上楊思勖高力士程元振駱奉先魚朝恩竇文場霍仙鳴劉
貞亮吐突承璀馬存亮嚴遵美仇士良楊復光第一百三十二宦者下李
輔國王守澄劉克明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張彥弘第一百三十
三酷吏索元禮來俊臣周興丘神勣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姚紹

之周利貞王旭吉溫羅希奭崔器毛若虛敬羽第一百三十四藩鎮魏博
田承嗣悅緒季安懷諫弘正史憲誠何進滔弘敬全皞羅弘信威紹威周
弘信紹威第一百三十五藩鎮鎮冀李寶臣惟岳惟誠王武俊士真承宗
王廷湊元逵紹鼎紹懿景崇鎔第一百三十六藩鎮盧龍李懷仙朱滔劉
怦濟總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史元忠張仲武直方張允伸張公素李茂
勳可舉李全忠匡威匡籌劉仁恭第一百三十七藩鎮淄青橫海李正己
納師古師道程日華懷直懷信權李全略同捷第一百三十八藩鎮宣武
彰義澤潞劉玄佐士寧吳少誠少陽元濟李祐劉悟從諫李佐之李
師海王第一百三十九突厥上第一百四十上突厥下第一百四十下
吐蕃上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下第一百四十一下回鶻上第一百四十
二上回鶻下第一百四十二下沙陀第一百四十三北狄契丹奚室韋黑
水靺鞨渤海第一百四十四東夷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流鬼第一百四十
五西域上泥婆羅党項東女高昌吐谷渾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天
竺摩揭它罽賓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下康寧遠大勃律吐火羅謝颶識
匿箇失蜜骨咄蘇毗師子波斯拂菻大食第一百四十六下南蠻上南詔
上第一百四十七上南蠻中南詔下

詔第一百四十七中南蠻下環王盤槃扶南真臘訶陵投和瞻博室利佛
逝名蔑單單驃兩爨蠻南平獠西原蠻第一百四十七下姦臣上許敬宗
李義府傅游藝李林甫陳希烈第一百四十八上姦臣下盧杞崔胤崔昭
緯柳璨蔣玄暉張延範氏叔琮朱友恭第一百四十八下叛臣上僕固懷
恩周智光梁崇義李懷光陳少游李錡第一百四十九上叛臣下李忠臣
喬琳高駢朱玫王行瑜陳敬瑄李巨川第一百四十九下逆臣上安祿山
慶緒高尚孫孝哲史思明朝義第一百五十上逆臣中李希烈朱泚第一
百五十中逆臣下黃巢秦宗權董昌第一百五十下　曾公亮進新唐書
表云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
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
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沫補緝闕亡
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
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
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
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
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
動人耳目誠不可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
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脩端
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脩
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
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
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
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
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
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宋史列傳歐陽脩字永叔
廬陵人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累官遷翰
林學士奉詔脩唐紀志表嘉祐二年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
　宋祁字子京為龍圖學士史館脩撰脩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
外嘗以稾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後知鄭州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　姓
氏遥華鄭祁俱晏殊客祁知成都府奉詔脩唐書在郡閉門垂簾然燭撰
書侍兒和墨舒紙邦人遠觀宋尚書脩唐書矣初賈昌朝建議上命祁至

堯臣楊察張方平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昌朝提舉丁度兼領劉沆歐
陽脩分撰紀志劉羲叟撰天文五行律曆志梅堯臣脩方鎮百官表祁范
鎮在局脩書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十年書成祁進工
部尚書翰林承旨九朝長編紀事本末明道二年十月丙寅崇文院纂唐
遺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請命官刊脩唐書故也慶曆五年五月己未翰
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脩撰張方平侍
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史館脩撰余靖並同刊脩唐書閏五月庚子度
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
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立校書郎宋敏求大理
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為編脩唐書官必以為
史出衆手非是辭之七年六月庚戌命參知政事丁度提舉編脩唐書
皇祐元年六月甲戌改命同刊脩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刊脩官三
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史館脩撰宋祁坐其
子與張彥方游出知亳州三月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脩唐書易史館
脩撰為集英殿脩撰至和元年七月甲子詔脩唐書宋祁編脩官范鎮等
速上所脩唐書八月戊申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脩刊脩唐書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學士刊脩唐書歐陽脩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
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用所脩唐書新制最宜詳備然自武宗以下
並無實錄以傳記別說考正虛實尚慮闕畧西京內中省寺并司御史
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議案牘尚存欲差編脩官呂夏卿
詣彼檢討從之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學士歐陽脩等上所脩唐書二
百五十一卷刊脩及編脩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宋元憲公集
伏見劉昫唐書及范質五代史並是近代脩纂雖粗成卷帙而實多漏畧
義例無次首末相違業唐自武宗以還實錄皆闕詳昫等輯綴之日固甞
史存體統續後事者不無叢脞至於序篇贊論疣贅大方訂之前世訖無
可采其五代帝紀則殆是全寫實錄別傳則更同銘誌比於唐史抑又甚
焉自宋興八十餘年上距李氏歷載踰百五姓相代故老淪亡語挾耳傳
寖以疏闊若不因時備定則二書者非徒取愧於來葉固將遺恨于當年
乃者威武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盛度任學士日亦嘗乞搜訪唐事以裨
史闕雖文移偏下而州縣俗吏率或省知逮此數年莫克如詔臣誠不自
揆然由布衣之日伏膺簡冊竊觀二史未嘗不廢書結歎但恨家乏篇籍
人無師仰區區之志誰與憫之比者幸蒙陛下教育之行久塵史觀讎撰

之職毋緣是正文字見秘府所藏唐家紀傳詔令及僞記小說之類名種
尚多五代實錄諸國僭僞之篇往往完具若得裒類而通閱猶足以整齊
年月補緝散亡勒成新書式矯前病然念臣才識荒淺見聞凡近必依朋
類參質否臧竊覩同館修撰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淑預脩
三朝正史博貫前載文雅學奧儀皆洛定實繫宗矩臣弟尚書刑部員外
郎直史館祁精勤篤翰頗又筆流俾之編削亦必盡力臣欲望聖慈差李
淑及臣弟等三人同將唐書及五代史別加撰著然乞不爲官局只許於
館閣內正行公文更互輟借應係唐書及五代史照對文字各就本家纂
錄並不煩官司供給庶得寢尋史法寬假歲期上賴好文之明恣窮希古
之樂此亦千載一時之遇耳臣又案唐張說退罷許在家脩史沈傳師出
爲湖南觀察使亦令在州撰述彼本朝記注尚許私藏況前世成書詎勞
公禁如臣等或有外補差擇亦乞如傳師故事秘府書林舊史凡一百九
十萬字新史紀志傳一百六十四萬字表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自
趙元國珍以下至一行等凡六十一人舊史有傳新史無傳自郭貴妃以
下至董昌等凡一百三十人舊史無傳新史有傳新史紀傳贊志有條不
紊如陽城昔在隱遯今書於卓行恭系昔人之不傳今書於隱逸韓愈使

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明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育
殺田舍翁之語舊史書之今乃不書掩人君之闕也此新史之得舊史以
外戚首雜傳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
志周薛季昶王方翼之功業槩之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槩
之文苑以吳叔之忠義槩之外戚以陽城之卓行槩之隱逸以孫思邈之
高尚槩之方技是弃大行而取小節也此舊史之失新史紀與志表則歐
陽公主之列傳則宋祁公主之帝紀編年得於孫氏南齊錄述姚崇十事
得於開元遺史贊房杜本之柳芳贊五王本之呂溫傳段秀實則得於子
厚文集傳張巡許遠則得於李翰韓愈傳甄逢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郭相
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哲宗時吳縝進新史糾繆凡二十條又以爲脩書
之初有失有入凡新舊二史之得失也晁公武讀書志新唐書二百二十
五卷右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脩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
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而其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
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永叔學春秋每務褒
貶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抵捂有失實之歎焉錦繡
萬花谷慶曆四年賈昌朝建言脩唐書令在館學士日供唐書外事二件

分附本傳至五年始命王堯臣宋祁張方平爲脩撰　公亮范鎮爲編脩
其後相繼出外獨宋祁下筆祁又出晉將橐筆自隨或有疑難移文往復
至和元年范鎮乞歐陽脩修紀志詔從之又命劉義叟脩天文律曆志梅
聖俞王堯臣修方鎮百官志又唐志雖歐公脩而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
義叟爲之方鎮百官表則梅聖俞王堯臣爲之禮儀兵志則初出於王景
彝業未竟而卒鴻年　張芸叟雜記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
詔重脩唐書卒業所歷緡錢十萬有畸晚進御望日有旨舊唐書不得
毀久之喻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脩爲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
既退相語曰亦應其文痛也　經史百家制度紀載皆有所據　紀志表則
歐陽公主之列傳則宋公祁主之帝紀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
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其贊房杜則本之柳芳其贊五王則本之呂
溫傳段秀實則得子厚之文集傳張巡許遠則得之於李翰韓愈傳甄逢
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郭相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　二史是非同異　舊
史李光弼父開元中封薊國公新史以爲在武后時是時之先後不可合
也舊史欽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爲第五子昭宗十子而新史以爲十
七子是數之多寡不可知也舊史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
德明係有功無字而新史乃名洪敏以字行是名字之訛謬不可究也按
光弼在天寶至德間其父宜在開元時書史是按二史敬宗止五子爾安
得言第六也新史是按舊史昭宗諸王自豐王祈至蔡王祐等七王皆失
其傳宜其爲十七子也二史皆是按十八學士贊亦以元明爲名而德明
爲字與新史同按孝敬皇帝諱洪故有功避之而行其字與新書同辨二
史之得失　新史紀傳贊志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隱遯今乃書之於
卓行恭系昔人之不傳今乃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
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而育殺田舍翁之語
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外戚首雜
傳以良吏次宦者之後以忠義次酷吏之後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
智周薛季昶王方翼之功業而槩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
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槩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
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以方技是弃其大行而取其小節也此
則舊史之失也　糾繆凡十八條　哲宗時吳縝進唐史糾繆凡二十條
一以無爲有二似是而虛三書事失實四自相違舛五年月日時差互六
官爵姓名謬誤七祖系鄉里無法或誤推考八事欵君觀來嚴不足垂教

九紀志表傳不相符合十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全十一載事脫誤十二事狀叢穫十三宜削而反存十四當書而反缺十五義例不明十六先後失序十七編次未當十八予奪不常十九事有可疑二十字書非是 新書之失有八 脩書之始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虛文而不推考七曰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蓋通知本末則事實貫穿不抵捂也惟後漢東觀群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紀事亦眾矣而紀志表則歐陽脩主之傳則宋祁主之所主既異則不能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豈非責任不專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匠之有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令狐德棻之徒先為之定例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今之新書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較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出取未明書法無準一史之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乎餘失不載八失不足為累 八失之中所謂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而曰初無義

例則如春秋之書盟同盟來盟涖盟及遂帝盟乞盟之類而盟例不齊其書伐會伐及伐以其師伐之類而伐例不著雖謂之初無義例其誰曰不然所謂其書頒行已久而踈繆舛駮於今始見之則知春秋之尹氏君氏衛俘衛寶渝平輸平與夫地名之或差爵位名姓之或異雖謂之終無審覆其誰曰不然至其謂今之新書殊不參較但循舊而書之為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則春秋之作正因舊史或書王或書天王或書天子因舊文而然也所書之事或繫之日或繫之月或繫之時因舊文而然也隱威之間少有書日定哀之際日例居多因舊文而然也以不推考之夫言之其亦可矣抑是而推則夫所指八失者又烏足為新書之失耶夫以春秋之作所紀二百四十二載無慮萬八千餘言正簡嚴立法之書也夫子豈不能削去疑異以塞後世之議論也哉其所以存而不削者乃所謂闕文而其勸戒之法初無預乎此也 二十條不為累 愚亦嘗思之矣若是之類固非足以為新書之不幸也抑嘗以其所摘之條而求之春秋亦不能無疑則彼之所謂疑與繆者正史氏之所畧而其勸戒之法所以垂之後世者端不在是也春秋之書陳侯鮑而甲戌己丑兩言其日其書衛侯之卒武父之會而丙戌再書則時日不能無差互矣其書仲孫忌而又言何忌書晉魏多而又言曼多則姓名不能無繆誤矣其書公孫遂而又言仲遂書公孫嬰齊而又言仲嬰齊書黑肱而不繫於邾之類則祖系鄉里失於參考者矣其書郭公書寔來無所考證則謂之宜削而反存可也其於隱威之間或不具秋冬首時於昭定之際或無冬字至於或書夏五而不言月或書五月而不言夏則謂之當書而反削可也其書君氏卒書紀子帛莒子盟于密之類則謂之載述脫誤可也即是而推則夫分門二十者烏足為新書之累耶 立法得於春秋 新書立法深有得於春秋者叙帝紀之文得春秋尊嚴之義也列藩將之傳得春秋逮異姓之人也列宗室宰相之傳得春秋書公子之義也其傳忠義與皇淳得春秋生名主之義也其傳藩鎮得春秋書郈墮費圍成之義也主於一褒一貶皆有以示勸戒之法異議之士不求諸此而切切指摘其文而謂之辯疑果可以為疑也耶謂之糾繆果可以為繆也耶使此屬稍知論史明於立法則辯疑糾繆之不作也必矣何必譊譊騰口何此屬之不憚煩耶何休之發摘二傳目為藏書盲起廢疾而入室操戈者已至矣啖助之訕摭三家憑私臆決而誣興國之識已起矣然則異議之士妄興貶剝著為辯疑糾繆而欲以釣名於天下其何以逃天下之公議 唐史名字之疑 唐之新書成

於我宋歐陽文忠公脩其文卓涯遷固之亞惟公也至考其書則公之失亦有類遷固者公之跋古錄也謂溫大雅字彥洪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已疑其非而又謂封德彝名倫彥元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皆以字行而又復疑其非爲自謂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其一忠曾除儀同制云内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當為名其一師古加正議制云左僕射元齡右僕射士廉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慕書楊纂也不應二人書名而二人書字則元齡士廉當為名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下進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當為名審此則五人之名之字宜悉以制正今新書惟元齡師古是正餘三人乃不之正我宋賢書不遠而文忠又親見唐誥制明甚且於跋云不知三人者獨何疑使制見於書成之後則二人何所據而正書未成而見制則五人者又不當正二而遺三公等有疑於姓纂登兆記恐士廉德彝或以是而正則彥將亦併遺之可乎況不以制證而信夫纂記之私又不可 唐史名字之辯 唐之新書我宋歐陽文忠公實成之端可謂雄視遷固而嗣夫子之

絶響者也自夫編年易而紀傳興吾夫子一字之旨殆不可繼遷固蓋粗
窺之而不免有所牴牾公之新書例則遷固而法則春秋所謂大法公直
傳之失或者徒見彥博大有其為體一而名字之或差德彝元齡之徒既
以字行而制告之或戾以為公之失在於無所訂正吁是何足為公之累
哉公之作是書也或採諸碑誌之所述或摭諸制命之所遺名字異同惡
能詳究之哉則亦踵其舊而闕其疑可也且老子一人爾史記所傳既以
耳名而或曰老萊或曰太史儋莫不備録公於跋古第疑其非而未嘗主
其一公之意史遷意也況公之集古秦之鍾韓城之鼎岐陽之鼓是皆徵
物也亦有異說猶兩存以俟其後則名字之際豈不其然 或者又見元
齡師古之名悉以制正而士廉德彝三子則遺之其惑之滋甚吁亮正所
以兩存之也蓋正元齡師古之名則知遺制之可信置三人而不之正則
知舊史之可憑是亦傳疑之義也且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非不能旁搜
而備記也今所著者樂正裘牧仲而三人者則忘之蓋著其二者知所可
知而忘其三者疑則闕也公之於五人其名其字或正與否公之意孟子
意也況公之集古嘗謂碑碣銘誌其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華
據以正史則凡有可據宜無不正也而薛仁貴名禮載於碑明矣今則仁
貴其名而未始增孔穎達字仲達載於碑明矣今則仲達其字而未始易
則夫名字之正與否公曷嘗加意於其間哉 唐史非一人作 作史者
非一人則所以是其史者非一書夫惟不可以一事足也則所得不能無
先後而作者非一人則所見異同亦或不免唐之新書其采摭捜攈可謂
勤且博傳張巡則得之李翰傳段秀實則得之柳宗元至於姚崇十事舊
史不傳而新書則詳之彼其所得者不一惟恐夫事之有所遺也求無遺
乎其事則真僞是非初不之辨非不辨也不暇辨也而況乎名字之不必
辨也而又秉筆之士類非一人蓋當是時宋公祁范公鎮與夫王疇宋敏
求之徒並與其事而列傳之作宋公實尸之則刊其舛失正其重複在公
有不可專者吾固非以閣筆相視者期公也議以名字之訛於大法初無
加損則不若兩存之也。 歐陽公存大義 我宋歐陽文忠公僭在仁廟
朝嘗受詔脩唐史矣自慶曆開局迨嘉祐成書凡三百年興衰得失之迹
皆聚此書而易見也實而無華也遷固而下皆公所僕視然考之温氏
兄弟德彝元齡之徒名字之細猶有未正則其為書似不能無失愚切謂
公深知作史之體而不見其失也何以言之公忠厚人也方其脩書也紀
志表則公領之傳則宋景文公祁領之其書諸臣名字之不同則景文之

為也非公也及書之既成也天子以書出兩手詔公刪脩列傳合為一體
公受命而退亡無所易且謂人之所見各有不同倘可悉如己意使公而
亂加糾竄則矛盾之論紛紛未已前朝盛典未有告成之期況公之於新
史也立法命意動以春秋為的春秋所以因魯史之疑而闕之者為有勸
懲者存而區區細故臧否不繫焉者畧之可也公為武后紀則與之名以
著其罪於禮樂志則明三代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為虛名於五行志
則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菑異傳會之說其論撰莫不有體則深得夫子之
用心矣名字之正不正又惡足以瀆公耶 新舊史之得失 自三代兩
漢而下獨唐為盛時其歷年三百歷世二十其行事之迹著之于書然其
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辭叢猝氣韻衰落使當世之明君俊臣豐功偉績
與夫卓絶之行慷慨之節卒能彰顯發揮以聳動後人之耳目者其褒貶
之語則率於文章而以辭害意贊叙之語殆若俳優之辭譜之令人欲寐
則舊史之失均可知也逮慶曆中大臣建議請加刊正而天子可之乃命
儒臣因舊典而裁為新書凡十有七年其書始成討論讎校悉備具畧
其繁文增其事實補其闕亡黜其謬偽使其君臣行事之終始治亂之迹
與其典章制度之英著在簡冊粲然可觀列于班馬之間庶幾乎無嫌矣
自新書之出迨今數十年舊史不復對閲而委墻壁覆醬瓿者多矣近世
之士或不知有舊史舊史既隱而新書所書者一時紛紜流傳遂專無繫於
得失治亂適足以資談緒耳 紀録詳畧褒貶 昔以為書實首尾牴牾
不合則失在於舊書紀次無法而新書得以改而貫之矣若以為紀録失
實詳略失中與奪未公則是又非所疑也夫新書之作復舊書而作也據
舊書而作刊記録表書非所疑也雖於舊書所書而增益之則云吾云遺
可以迹考而信之也司馬遷為史記首尾該五千餘年而言止於六十萬
班固叙漢二百年而其言至於八十萬後世不以固為得不以遷為失者
書不以詳為貴可知矣則二典之文纔二千言亦足見矣故新書之作擇
可略而略之所略皆書之事也可增而增之所增皆書之實也刪詳畧
失中非所患也孔子約魯史為春秋雖意在於善惡褒貶而代王者之賞罰
至其文則約而不顯善惡自明後之作者識既不逮於聖人則其書亦宜
乎據實而録以示于後則得失可鑒於不待言而鮮者自解矣雖作不能
無疑於後世其刊削或得或失亦繫乎人之所見何如耳事善而貶有事
在為惡而褒事亦在為惡之善惡有如皎日則其褒貶可證於史于雖
班固之褒貶愚亦未之能信也王魏尚學脉近時有書史辯疑一帙疏新

尊史之四誤數百顛為詳悉詭幽讀唐史於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今列
于下方宰相世系曰房玄齡字喬松本傳字喬世系曰高士廉名宗儉本
傳名儉世系曰裴世矩字洪大本傳名矩世系曰溫彥將字大有本傳大
有字彥將世系曰崔安上字敦禮本傳敦禮字安上世系曰薛振字元超
本傳只作元超世系曰楊琳字再思本傳只作再思世系曰薛謹字仁貴
本傳只作仁貴世系曰劉晏相肅宗代宗據帝紀只相代宗世系曰崔仁
師相太宗高宗據帝紀只相太宗世系曰杜審權相宣宗懿宗據帝紀只
相懿宗世系曰薛稷相中宗睿宗據帝紀只相睿宗世系曰李嶠相武后
據帝紀又相中宗世系曰郭待舉相高宗據帝紀又相武后世系曰白敏
中相宣宗據帝紀又相懿宗世系曰鄭餘慶相德宗據帝紀又相憲宗
宗室世系曰終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贊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
九人觀國案宗室宰相實十有二人世系謂十一人者無李麟贊謂九人
者無李麟李宗閔適王知柔高氏宰相四人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
宰相二十三人少崔沆崔敦禮崔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四人少
趙隱當作五人也韋氏宰相十四人少韋承慶韋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
郡李氏宰相十七人無李藩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

陳氏宰相三人無陳希烈世系也　世系三入相者武承嗣崔湜而帝紀
乃四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洪靖杜鴻漸而帝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
入相者褚遂良而帝紀乃三入相也觀國案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
回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景諶
孫元亨王本立杜景佺任知古王及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府相高宗
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讓夷相武宗有豆盧瑑相僖
宗有鄭綮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有韓滉相德宗而年表則
不書也凡此皆修史之際討論之失也梁谿漫志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
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樹介言其
象介冑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者也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
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
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
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郝靈荃斬默
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
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靈荃而舊唐
書作靈佺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或云歐陽公

取新唐書列傳令予叔獨讀而卧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叙
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項羽
傳贊掇取賈生過秦論故奇
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二紙

子　道家子書五

列子　漢志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隋志列子鄭之隱人列圄寇撰八卷東晉光祿勳張湛注鄭樵通志列子八卷鄭穆公時隱者列禦寇唐加沖虛真經本朝加至德　晉張湛注八卷　孫鴻注八卷　盧仲元注八卷　政和御注八卷　統畧一卷　指歸一卷　釋文一卷　音義一卷　玉海列子　漢志道家八篇名圄寇先莊子　隋志八卷晉張湛注天瑞至說符二十篇劉向去重復存者八篇目校列子書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柳宗元曰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　天寶初號沖虛真經景德四年二月丙寅加至德二字唐殷敬順撰釋文　徽宗御製解　王晫列子旨歸一篇　劉向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殘校讐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世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張湛序曰子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其書舊有二十篇漢劉向除去重複存者八篇合而成部名新書焉且多寓言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唐天寶初舉旨冊為沖虛真人其言改題曰沖虛真經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真經　林希逸序曰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諸書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處度以為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永嘉之亂既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久矣卷首校讐數語其果出於劉向否也其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群書會紀晁氏讀書記王因之又以繆為據此皆未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摘首章二字而已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夫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盧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又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恐意此書必為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己意且擬倣莊子以附益之然其真偽之分燦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馬總意林列子八卷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鬼者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天虛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　禽獸之智亦有與人同者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飲則有攜食則鳴侶　宋人養狙號曰狙欲與狙芧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又許朝四而暮三而眾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群狙矣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火而燔焫飽夢與饑夢取藉帶而寢則夢蛇鳥銜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身將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陳大夫云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觀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以上卿禮致之亢倉子曰臣體合於神心合於無　顏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鼻將窒者先覺焦朽故物不至則不反　冥靈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荊南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菌芝之主於朝死於晦蠓蚋因雨而生見陽則死　越東有輒休國主長子則食之謂

之宜弟鄰休國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餘。孔子東遊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云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出初大如車輪及日中則如盤盂豈不為近則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至日中有若探湯豈不為近而熱遠而涼者乎孔子不能決小兒曰誰謂汝多智乎　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慎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矣當年之樂不肆意於一時何異乎縲梏也　勤能使逸寒能使溫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耳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隣人也有人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孔子曰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孤丘大夫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志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於患　楊子隣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歧路之中復有歧焉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人有亡鈇者意隣子盜之視隣子行步顏色皆竊鈇也俄而相其谷得鈇見隣子無復竊鈇之容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往市見貸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黃氏日抄列子　列子才頴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今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讐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遊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亦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為聖且謂西方

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矣蓋寓言華胥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冀為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塗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詭辭而樂正子輿非之至斥以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焉此誕妄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蓋在身稽在人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嘗觀神農有炎之德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此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為八篇之最粹楊朱後一篇則天下不為而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為自苦謂桀紂之縱為自得謂子產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淫酒色之辯而謂朝穆真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為作是又何自背其平日區區之守耶此為八篇之最舛凡譎之說出於列子謂列子之師壺子示神巫季咸以未始出吾宗而季咸走滅者也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而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自名豈別有

所本耶　高續古子畧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為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乾竺之師聞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文獻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沖虛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係養窮達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恤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毀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

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偽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真以拘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餓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脩身以俟焉以爲立巖墻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爲樂也外而不易吾內噫嘻以此自爲則爲變已以此教人則爲變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譎縱橫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爲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爲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徹知之至於逐事爲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列子釋文二卷 晁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爲當塗丞柳宗元集辯列子列子[illegible]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illegible]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illegible]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曹僖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illegible]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illegible]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illegible]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illegible]以列子書穆王二篇非古子之言湯問則莊子湯之問棘以大椿鯤鵬變化列子作夏革晉張湛注莊子以革作棘穆王篇論西極有化人來又仲尼篇稱孔子答商太宰稱西方之聖意其說佛也然佛出漢明帝時湛乃謂列子語與佛相參蓋指其幻學也豈西方之佛幻已肇於列子時爲穆王化人事乎必有能辯之者

列子辯下 孟子拒楊墨以楊近墨遠爲序於儒以揚爲爲我之學一毛不拔於天下可也如禽滑釐對禹之言則以墨翟大禹爲爲人之學老聃關尹爲爲己之學似以來況於黃帝關尹此列子之有取也劉向云楊子之篇惟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豈放逸近道乎其何以近於儒不然力命自力命放逸自放逸耳必有能辯之者中峯黃錄題列子 列禦寇知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形骸虛物我一是非泯視聽任天真於智慮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源乃鼓舞於老氏絕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爲表裏因觀其著書八篇故筆以晩之惟同志者擇焉黃氏日抄讀柳文 辯列子論劉向稱列子鄭繆公時人非也實與鄭繻公同時其文類莊子而質厚好文者可廢耶謹取之而已矣容齋四筆列子與佛經相參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皇五帝三王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其說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豈於孔子云朱子經濟文衡觀列子偽書[illegible]六集[illegible]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月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 云朱子語錄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李復滴水集讀列子 唐柳宗元喜爲文辭愈亟稱之予觀宗元之文極刻意用力非自然乃辭勝而理不足也至於論列子之書則曰其言直而不作爲茲是亦知文矣夫直而不作爲者惟於其理而明其事不矜華辭而古訓是式也昔之論列子者專取其辭予謂之是是未可與議列子考古質疑論列子寓言 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夷吾問送死於平仲大覈以史記秦紀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繆晉僖之十二年乙言管仲死[illegible]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晏死於定公之歲

[illegible]

則是晉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仲當垂死之
戚嬰方弱冠之時嬰有百七十之壽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記管嬰列
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
言明矣容齋隨筆云莊子之鵾鵬列子之六鼇其語大若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語小又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比類人固知其寓言如引古人問答容有未易覺者故大慶特舉筵距之
譏孔子與管晏之問答以明之 論列子書多後人增益 劉向校列子
書定著八篇云列子鄭人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
書頗行於世大慶按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薨於魯宣三年正與魯文

公並世列子書楊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圍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
十二年繆公之薨五十五年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
百十八年列子繆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明矣況其載魏文侯子夏
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
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鄭繆三百年矣晉張湛為之注亦覺其
非獨於公孫龍事乃云後人增益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何傷乎如此
皆存而不除大慶切有疑焉因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
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
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使者去其妻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
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列子笑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及攷史
記鄭世家子陽乃繻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
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為繆公意者誤以繻為繆歟雖
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為誤姑志之於心續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辭
粟之事以為禦寇與繻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

相駟子陽從及列禦寇之事然後且比以自信盖列與莊相去不遠莊乃
與魏惠王同時列先於莊故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也若列子為鄭繻公時
人後公孫龍乃平原之客趙王十七年趙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則公孫
龍之事益後於子陽之死一百年矣而宋康王事又後於公孫龍十餘年
列子焉得而預書之信乎後人所增有如張湛之言矣然則劉向之誤觀
者不可不察而公孫龍宋康王之事為後人所增益尤不可以不知葉石
林老人避暑錄列子書稱子列子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
劉尚鈔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竟是誤讀列子呂原明雜說曹子方言
列子偽書也何以言之其見於莊子者則甚醇其他則不足取是以知之
蘇浩然謂劉向不足以知列子楊朱力命二篇非其深者也而謂非一家
之言容齋續筆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
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
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
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
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

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意轉折反非數百言不暢之
不能了而絜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
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
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呂東萊雜說列子為伯昏無人射列子無
字音莫侯反莊子不音讀如本字也列禦寇之徒中道而反過伯昏瞀人
中屠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然則伯昏無人自一人也伯昏瞀人自
一人也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
高子不知老商氏即壺丘子林耶或別一人也又不知伯高子與無人瞀
人為一為二也此雖禦寇寓言然撰文措事則似不一要皆獨立絕塵高
出一時之上者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張湛解云盡弦窮
鏑郭象云盈貫猶溢鏑也措杯水其肘上張湛云手停審故杯水不傾郭
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如
此之類訓釋明白玄詞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釋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
以為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遠近幽深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
也如此等語殆類有得者矣 列子記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
告道又師泰豆氏亦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壺丘一盼五年

之後始一辭而笑。此皆足以見古人數人規摹次第。故學者得力，非後人所能彷彿也。蓋用力深者其收功也遠，得之艱則守之也固。求有僥倖於或成，似若有合而卒然失之也。　國朝宋濂文粹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繻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穆公而誤為鄭爾。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遊，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勦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乎。鯢旋之潘（合作審）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沉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回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為至論也。宋子語類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人味　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工夫。賀孫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

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推。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大惟元　袁章熊朋來集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三歎。蓋晉通中事，不自蔥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潰敗猶續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聖中，余自緝治而藏之，少年筆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扶。唐坦之僕為輯之，智興上人喜異聞，故以遺之。宋黎觀淮海集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為。徒知日無定，不覺心有期。尺捶探蒼溟，俱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丘乃真知。王東牟先生集畫列子圖和韻　稱梁成馬啄，饋粟辭子陽。神明久不死，宇宙一馬翔。若人據槁枯，中自含宮商。其存卑沱凡，其息形坐忘。三山瀛曰壽令注，即褰裳姜云任去來，宣謂符他張。老者顧之笑，老事何輕揚。雲風駕司餘日，月轉兩傍。拊掌一戲笑，何異侏儒場。後人致引蔡竹林焚簪杳鎮大人賦，氣奪千丈。後吾聞孔仲尼，道盛涵化光。推言書當理，不見一日長。放乎子列子，君其樂徜徉。劉敞彭城集詠列子　禦寇卧鄭郡，子陽歸之粟。固辭得無受，要子悲宮衆。君非自知我，人事故反覆。俛仰未及終，頗偶首邦族。始知至人心，避榮乃避辱。如何當路子，擾擾事干祿。劉公是先生集讀列子贈樊太博勝之發茲君章監丞　五嶽窮雲霓，滄海不可游。王臺晛朝日，珠華媚飛虹。飄飄群仙子，來往何其悃。咫尺視千里，俯仰移九秋。潮波有時起，鄒若空中浮。禺彊受帝命，巨鼇舉其頭。遍來百萬祀，無復遭播憂。龍伯何為者，脩千曳長鉤。不知意誰感，似與鼇為仇。六鼇既潛舉，二山忽漂流。衆真失其常，蕩析不自謀。孰云飛升樂，不迫良可愁。蓋讖難必蔵，堅有亡舟至。人縱大觀，夷險固悠悠。如聞帝憑怒，使滅龍伯儔。且欲招群仙，復還故時丘。勉哉凌雲迹，永謝北極幽。劉後村詩列子　肉身無羽翼，那有許神通。會得泠然意，人人可御風。江湖會聿竹溪十一藁　抹希逸列子口義成　莊列源流本一宗，微言妙趣不妨同。但知絕迹無行地，至于哉外豈是輕身可御風。二義本還劉絕識，宜切歟中有二氏之者，不以一家言之，論八篇紊校湛何功。以其以說就中細細為分別，真眼應須許此翁。元吳萊淵穎集列子　真學本非尋萬事，蓋下鹿力命爭相持，御風身乃足。邪津鑄雙溪薪憑集醉讀列子　獨醉亭中獨醉仙，唯知仙適淵逃禪。等將齊攬攢陳緊，卻味中虛力命篇，群書是用盡無　或謂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處矣。大而公　通鑑　列子好遊，壺丘子曰：遊何所好？曰：我之遊也，觀其所變。中三品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

五漿先饋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使人輕乎貴老夫漿人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乎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氏瞀人曰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
瞀人不言而出莊列禦寇篇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眡之猶眾庶也列天瑞篇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
乘風而歸尹生聞之請蘄其術列子曰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九年之後
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心凝形釋骨肉都
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
乘風邪黃帝篇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也莊逍遙篇 群書足用事對[illegible]
艾子文獻通考艾子一卷 陳氏曰相傳為東坡作未必然也書隨類說
艾子 公孫龍與年生於列禦寇之後其事乃見於列子之書說者謂列
子弟子以其義無要統而有所發問故類而附之無嫌也艾子事齊宣王
而書之所載亦多後世之事豈為艾子之學者務廣其道凡論不詭於統
叙者皆存而不去覽之者以意逆志則艾子之學可明姑置其時之後
先可也李載道鼠璞艾子 世傳艾子為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

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蝤蛑詢其族類
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此蓋
叢錄世傳艾子乃坡戲作予亦以為然比見吳思道云是襄陽魏道輔所
作未知孰是
關尹子仙傳姓尹名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
識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
知其奇為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終
今陝州靈寶縣大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
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君授經
後西出大散關復會於城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
人者也其注書九篇一宇詳宇字二柱詳柱字三極詳極字四符詳符字
五鑑詳鑑字六匕詳匕字七釜詳釜字八籌詳籌字九藥詳藥字 玉海關
尹子 漢志道家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劉向校關
尹子永始二年八月庚子上 列仙傳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今本九卷
一宇至九藥明氏致知編關尹子周關尹喜所撰九篇曰宇曰柱曰極曰
符曰鑑曰匕曰釜曰籌曰藥關尹子序 漢劉向校正上其書序曰右新書

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
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
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
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
有章章皆首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
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
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
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
好焉竊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進 又製贊曰尹
喜抱關含德為務挹激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
歸妙趣 至元四年正月贈無上太初博大文始真君制曰朕惟無為之
教有宗有元眾妙之門惟精惟一雖淵乎道德之旨亦資夫羽翼之功其
著書者關尹喜於一初其執御者妙飛遊於八極既垂世而立教蓋殊途
而同歸所以與造物者為徒乎以長上古而不老琳宮瓊館亦侑主以娩
玄元絳節金輿時馭風而從紫氣神易固無方而無體太上有立德而立
言肅錫徽稱以妖玄蹤於戲乾坤之用成於六子如道之傳叙而得人國

家之統垂於萬年尚相其清靜而成化式孚景貺允迪繁禧 丹陽稚川
葛洪關尹子後序曰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
必親也雖爽狄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
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受之誦之蔵
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
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
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泛泛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翹若處
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挈亦作[illegible]若鬬虎兕
清若浴碧遊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
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
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
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二
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敘 希微子王夷序曰愚聞三教鼎立於天
地間如三光在天相須為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存滿藏其間各有
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最精微者易也釋氏大藏累千萬軸
最精微者楞伽也道家大藏累千萬軸最精微者關尹子書也三書之在

三教如三光之在三才。三光雖明，人無眼目，無由見其明。三書雖好，世無慧哲，無由知其妙。故三書雖存，旨昧久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哉。嗚呼。儒更三聖之後，易變而為象數卜筮之書。釋傳四燈之後，楞伽變而為象教之文。道歷秦漢而來，關尹子書付淮南方術家矣。況乎道隱小成，言隱浮偽，王人不常生，王言不常行，宜乎關尹子書秘而不傳於世矣。雖然，天地至靈之氣，發而為文，載道之言，陰有神護，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易自孔子之後數千年，至陳希夷始傳心法。楞伽自瞿曇涅槃數千年，至達磨始傳於中國。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征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奧，然此書句讀且難，況通其義也。先生證悟道真，慈愍後學，乃探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意，或轉語以明經，或設辭以彰玄，或反辭而顯異，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闡尹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楞伽秘密之蘊，即伏羲之本性，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脉，窮諸子之骨髓，顯黃帝之機緘，奪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為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家師親授，得悟道真，無以報稱師恩，敬鋟于梓，傳之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過於佛乘之經，陰有神天護持，豈可輕慢耶。學者當齋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為之叙。

黃氏日抄：關尹子九篇，其一曰宇，注云道也。其二曰柱，云建天地也。三曰極，云尊聖人也。四曰符，云精神魂魄也。五曰鑑，云心也。六曰匕，云形也。七曰釜，云化也。八曰籌，云物也。九曰藥，云雜治也。序以為關尹喜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則其偽可知矣。且其文涵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業，無則又安有所謂道，而為是費辭哉。如曰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此為粗可曉者，然與老子論語本旨不合，亦襲之而不善用者也。如曰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皆如是，又得道者主生，以速死為生，而不欲天下之有生也，何等之言哉。

文獻通攷：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五與老子同時，啓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類向文。

國朝宋濂文粹：關尹子一卷，周關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詭之漢志，目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為名，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殉，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也。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

江湖續集：竹溪十一藁　林希逸讀關尹子　青牛車後抱關翁，師已西游道卻東。著論九篇今獨存，命名一字古無同。九篇皆一字名　不知身老傳誰氏，可愛文奇似考工。傳大真人莊所敬，寥寥千載想宗風。

亢倉子　仙傳：一名庚桑楚，一名亢倉子，陳人，為老子之役，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後遊吳，隱毗陵孟峯，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元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修，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申萬壽宮。著書九篇，號亢倉子。一曰全道詳全字，二曰用道詳用字，三曰政道詳政字，四曰君道詳君字，五曰臣道詳臣字，六曰賢道詳賢字，七曰訓道詳訓字，八曰農道詳農字，九曰兵道詳兵字。

隋志：亢桑子二卷。天寶元年，詔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

鄭樵通志：亢倉子三卷，老聃之徒庚桑楚撰，王士元注，首略一卷。

玉海：亢倉子　史記莊子傳：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唐志：王士元亢倉子二卷。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號莊子南華，庚子號列子沖虛，文子通玄，亢桑子洞靈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為二卷，補其亡。今本五卷九篇，目全道至兵道，何粲注。　柳宗元曰：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劉向班固錄書無之，今之為術者始為傳注。　書目：三卷，首篇與莊子庚桑楚篇略同。

亢倉子序：晉太學博士何粲序曰：道原於無，藏其體用，人不得由而入，恍乎無有中，擴充其神王於天下，萬物纖悉之理，莫不繫其用，吾謂道之通變也。古之人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積是四者於內，發而為言，言而成書，以為世用者，是於亢倉子之謂乎。亢倉子，莊列之等夷，載於南華雜篇，本末具悉，謂偏得老聃

之道。洒然真理，與夫寓言鑿說大相遼邈，可以極夫性命，至於天下國家用為治，則無有不治者。其篇有九：一曰全道，其要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悶，無以窮達自搖，使讀是書者常承足以自安也。二曰用道，使人不露其用，雖福澤萬物，必曰歸功於無有，讀是書者使大夫不足以自擅也。三曰政道，其要主勤民，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讀是書者恐刑賞不一而吏不奉法歟。四曰君道，君用天下愛惡者則天下安，用獨愛惡則天下危，讀是書者人主安可放其私愛惡乎。五曰臣道，其要朝廷百吏下阜百姓，上滋主德，讀是書者勸忠賢之臣有所至也。六曰賢道，其要賢止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讀是書者有勸於天子之明乎。七曰訓道，謂孝者人道之至德，載舜與文王問十壽之事，使讀是書者雖聖賢，款有以慢於父母乎。八曰農道，其要為人上者，雖天子必得躬耕，雖后妃必得親蠶，讀是書者使人立天下之本，而捨天下之末也。九曰兵道，其說兵者人之威也，人有威性受於天，讀是書者使善怒不私諸己，公諸天也。散而入諸篇第，總而名之曰洞靈真經。劉公天從者，博覽古書，家藏之久，一旦公然刊而傳諸世，與予為之序。前所謂此書可以極性命之理，至於天下國家用而為治，則無有不治者，予無愧為謹序。貴箱

雜記亢倉　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源為之序。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乃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為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而成之，亦行于世。又柳子厚辯亢倉子云：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唐藝文志以為王士元。高續古子畧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呈皇乎清虛冲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求獻其書，書褒所作也。按漢略、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耳。今讀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柳宗元集辯亢倉子　唐號洞靈真經者云：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使名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唐書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之亢倉一也。唐藝文志以為襄陽王士元。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illegible]畏下力罪切，又作壘。莊子音注云：畏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文獻通考亢倉子二卷。　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璨註。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識庚桑子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俠赦，革是獄黍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唐人短淺者之書，不煩乎厚掊擊也。惟晁道一書可讀，自合抵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音庚桑聲之變也。崇文總目九九篇。黃氏日抄亢倉子　亢倉子名楚，說本老子文類。莊子亦有近理者，如曰：所謂國爵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其主獨愛之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者先務醫人，醫則撲皆害。此其近理者也。亦有背理者，如曰：大亂之本，祖乎堯舜。如曰：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如曰：安知天下之正汙深。此其背理者也。至其妄自標榜以欺世，則謂靈王使祭公致篚帛，有祿水旱之問；謂熊圍拜為亞尹，審微服而逃，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稱自鄉而縣，縣而州，此後世之區畫也；稱被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式也；稱吾無誰私，今先忍不知其讀，此倣後世之楚詞，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蓋其今文而益彰者也。曾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噫氣谷神，以谷為似，與老子所稱谷神不同。　柳文辯亢倉子，謂亢桑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也。錄書無亢倉子，胡氏致知編亢倉子居羽山，書五卷，相傳周庚桑楚所撰，何粲為之註，名洞靈真經。宋呂南公灌園先生集讀亢倉子　治平四年，余見此書於今集賢鄭校理家，惟其詞致不倫，不及文莊列老遠甚。其

辯又采鄱陽令人懶讀常疑有好事者詭冒為之然儒之長老不助余疑每用不懌後二年在淮南始見唐史新書乃知開元時王士源者造此又四年於汴京見李肇國史補其說與新書同蓋新書據肇所記而言之耳因自恨快以所疑之不妄致也益知心之可以師嗟夫在我者之有以照彼安在乎古文抉迹然後進識世固有喜以淺托高人其功用短長雖不能使智者無惑亦其謬意期咸愚於世耳聞羌兒與越人鬪者越人衆衆羌兒患其難禁即刻木為狻猊首而繪之又傚其皮而蒙以前驗衆猝遭而驚也為之奔敗蓋畏狻猊者衆也非越人而衆之所為奔敗者驚於偽而非驚於實者也彼羌兒何所出哉今夫以淺托高人何以異此往時王肅出孔子家語近世丘濬解論語而題以韓退之兩人之見皆溺縱以蒙而適為羌兒之罪人嗚呼豈以為有益而為之歟凡士源肅濬異世而同欲者予又烏知學士之又無是比者歟抑先生嘗論凡渠不宜傳解而不慮為唐人詐造其辯蓋猶未盡余方自憐不惑之早致為之志以佐抑於盡焉。

國朝宋濂文粹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僞書也勦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濫益至而正雅累實益藏夫

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為之者其唐士乎予因信王士源而未之也淺諸偽書是謂之也初源得之宗子高因其經文之不復張湯表士王士元求諸子文義類者撰而補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覽焉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抵行吾亦不知其何說也元吳萊謂閱其亢倉子　不仁為人害仁反愁我身昔為小史得有

把偈狂民

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乃晉公子也師事老子嘗請問於老君曰何謂道德仁義禮老君曰無為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道也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德也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究無私久而不衰仁也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義也為上恭嚴為下卑遜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禮也故修道則下歸服修德則下從令修仁則下不爭修義則下平正修禮則下尊敬五者皆修則家國安定此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無道則下叛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五者不立而不危亡者未之有也文子復問曰治國之本何如老君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夫靜以修身儉以養生則下不擾而人不怨是以天覆以道地載以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為虐日月清明五星合度矣故為治之本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無為夫無為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責成舉無過事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猶水行用舟山行用輴因高為田因下為池非吾所謂有為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人強掩弱眾暴寡智欺愚勇侵怯懷才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域殊俗不得被其澤故立諸侯以鎮撫之是以天無不任時無不應官不隱材國無遺利矣是以先王之法不殺胎不殰卵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畋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罘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於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孕育不殺鷇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

物之發若蒸氣此先王之所以得時備富國利人之道也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人亂上多欲則下憂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不理其本而求之於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懷保真抱道而天下從之如影應響故曰無為也文子曰無為之治既聞命矣敢問不言之教可得聞乎老君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非有言也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物自生矣故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諭之惟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惡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政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言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不言而澤及萬方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是以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誠行之心則甘雨以時五穀蕃殖養人以公威厲不試法省不擾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故精誠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禾生河不溢流海不湧波矣若逆天暴

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文
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
以彊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
懷天心抱天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人皆遷善若生諸
己謂之神化者蓋行不言之教也文子復再拜而問曰治國之本敢聞命
矣治身之本奈何老君曰來吾語汝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
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嗜慾養生之末也人能養其本節寢
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內者已得邪炁無由入夫人受天地變化而
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
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臟乃官肝主目腎主耳
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
十日人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
人與天地相類而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
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
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識何能馳騁而不乏
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守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者人之精也血氣專
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耳目清而聽視聰達五臟能屬於心
而無離則意氣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
以為無不成是以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疾其神見其文者弊其真
須臾不忘自質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
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是以靜漠恬淡所以養生和愉虛無所
以據德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干動即德安其位養生經世抱德以
修年可謂體道矣夫道者陶冶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
廣大不可為外折毫剖芒不可為內始於柔弱終於剛強治於短寡成於
眾長故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是以真人體之故虛無平易
清靜柔弱純粹素朴不與物雜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夫虛無者道之
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純粹者道之
餘也嗜慾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憎愛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遺時
為宜柔之至也不為物散純之至也是以聖人輕天下即神不累細萬物
即神不惑齊死生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
亦無所疏亦無所親與道為際與德為鄰倚不扤之柱行不關之途稟不
竭之府學不死之師故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也文子再拜受教周平

王問於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
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夫道德匡邪以為正振亂以
為治化淫敗以為朴淳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
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文子復從老君授
神丹之方逆正品仙階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
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
可身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為
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誌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
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
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
其著曰文子天寶中封為通玄真人書曰通玄真經其書一十二篇一
曰道原[illegible]二曰精誠[illegible]三曰九守[illegible]四曰符言[illegible]五
曰道德[illegible]六曰上德[illegible]七曰微明[illegible]八曰自然[illegible]九
曰下德[illegible]十曰上仁[illegible]十一曰上義[illegible]十二曰上禮[illegible]
[illegible]漢志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
志文子十二卷周平王時人師老子唐志文子十二卷徐靈府註通志文
子十二卷老子弟子　李暹訓注十二卷　朱弁註十二卷　徐靈府註
音一卷　統畧一卷　家語要言一卷玉海文子　漢志道家九篇老子
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隋志十二卷　唐志同
梁七錄六卷　柳宗元曰十二篇蓋駁書也凡當孟數家皆見剽竊
默希子註　道原至上禮　文選註范子曰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
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默
希子謂姓辛名研文子其字也師老子令本十二卷元魏李暹註　唐徐
靈府註即默希子朱玄註事物紀原文子　唐會要曰天寶元年三月十
九日李林甫奏文子號通玄真人[illegible]廣記文子[illegible]姓辛名研
字文子周平王時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嘗南遊范蠡得而事之老
子弟子也著通玄真經文子　徐靈府作通玄真經序曰大道不振其來已
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
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子今賢人雖有道[illegible]而遭淫亂
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為
正振亂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
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

匪降自天在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休休焉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於己也其書上述皇王帝覇興亡之兆次序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與其詞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正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劉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靈府以元和四載投蹟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追經八稔成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令未能抶默强為注釋是量天漢之高追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為難矣年歎燒陽集文子序　禹交計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度地于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顏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距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襟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於遯世雖寄領閒臺玠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籌山上歲悉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他書者會粹而刊之三代古書遺逸一二僅獲於煨燼之餘真山林一大奇書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引竟免於鳥喙之毒手而圖謀相傳計然乃神仙得道之人又不但全其身而已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蠡居操縱然事於鞭算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以裕俗且嘗不以不足奉其餘主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趨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力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殄禍覆轍相尋曾吳之語可嘆也南谷尋註老子得其宗旨又粹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傳糟粕墉洞遯想洗真淵胄中係累雲掃務除豈不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峯望玄靈求鴻濛子所以泛湖之志文子纘義文子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章道堅不揆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別有其旨題曰纘義以便觀覽云馬總意林文子十二卷　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窈堅於古而高先弊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立井而欲耕田而

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古人之德也　河不滿溢海不湯波景雲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　晝冥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　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日之塗萬物歸之而莫使革陶喑而大理天下無害刑何貴言乎　君子猶射差比其末於彼尋文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則心之府智公則心平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自蝕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矣擇以聲自毀膏以明自煎一淵無兩蛟有人爭得焉者罹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眥水之勢勝火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農夫勞而君子食之愚者言而智士擇之日月欲明浮雲翳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　花太早者不須霜而自落　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　乳犬噬虎伏鷄搏狸　冶不能銷木匠不能斵冰　金石有聲不叩不鳴簫管有音不吹不聲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為天下除害耳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去寸而因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貴不許其大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貧則觀其所受霸王之道扶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良百姓開戶而待之漬米而儲之不衰之兵王於伏尸流血而不伏也　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illegible]

柳宗元集辯文子[illegible]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illegible]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illegible]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illegible]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

然觀其往往有可采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訛舛亂雜者取
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焉右陳晉考古質疑論文子非周平王時
人　大夔近觀文子一書凡一十二篇謂之通玄真經猶莊子所謂南華
真經列子所謂沖虛真經也其書大率多載老子之言或謂之老子弟子
是也而其序乃以為周平王時人按史記貨殖注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
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
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此所引乃文子第三卷守
虛篇而李善註云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計然范蠡師事
之又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然則所謂文子
乃春秋末人也但其書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
〻〻注家謂平王為周平王故其序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夫春秋起於魯
隱正周平王之時是為春秋之始范蠡事越子句踐以滅吳是乃春秋之
末前後相去二百餘年乃謂文子為平王時人可乎況其書第一卷又載
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則老子與孔子同
時皆去平王時甚遠也又其書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王良與趙
簡子同時亦春秋末年也然則謂為平王時人豈不誤歟曰孔子與老子答
問其為同時固也如上文之所援引安得平王時有所謂老聃而曰吾聞
子學道於老聃以真誤矣但前史所述孔子皆可考其所生之歲月如老
聃則莫推其始止云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也嘗觀遷史周紀
幽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及
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亡亡由此而觀則太史伯陽即
老子也固已見於幽王之前則平王謂吾聞子學道於老聃又以非誤況
孔子稱比於老彭說者謂老聃彭祖夫彭祖堯臣綿唐虞歷夏商則老聃
之年遷史謂其修道以養壽或者生於幽王之前而綿歷春秋之季亦未
可知也更俟習者質之帝王篇談文子有默希子註愚觀文子首章云非
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與老子道非常道之意若合符節文獻通考李
暹註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右李暹註其傳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
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
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頗稱以其與孔子並時而
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
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穆公時人而有子陽逸眾是也
李暹師事曇投菩流支蓋元魏人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

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其文聚斂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
入之氣脈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
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
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
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未
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
二卷　晁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玄註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唐朱玄注䟦府言一篇或取默注補為篇
續古子畧文子　柳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李暹訓注十二卷天
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文子為老子弟子其辭指皆本之老子其傳曰
老子弟子雖其辭指柳子厚以為時有若可取蓋駁書也凡孟子數家皆
入剽竊文詞又互相抵而不合人其損益之歟或聚斂以成其書歟乃為
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
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
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受
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文子之一觸也黃氏日抄文子　文子者
云周平王時辛鈃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為之注
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僞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
幾二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先能師老子耶范蠡戰國人
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子耶此僞一也老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
事者財利此僞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為霸耳平
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僞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書以為老
子之言此僞四也僞為之者殆即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
盛稱唐明皇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為可知明
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召漁陽鼙鼓之變哉書之每
章必託老子為之辭然用老子之說者文衍意重淡於嚼蠟否者又散漫
無統自相反覆謂默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未之信今畧類分其說如
稱為患者生姦此法家之說政勝其民下叛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
強者必死也此兵家之說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凡其散雜類
此既曰道滅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既非仁義矣又曰治之本仁義也
既非禮義矣又曰不知禮義法不能正凡其反覆類此而其言之偶合理
者有二曰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世推移曰自天子至

於庶人四體不勤於事求贍者未之聞其言之最害理者亦有二曰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曰去思慮含聖智求賢肖〻〻二義某姦偽則齊於道矣〻

國朝宋濂文粹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鈃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訛爾由是觀之諸說固辟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槩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生無慮發而不喜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震疑其偽以為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託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為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元吳萊淵穎集文子　大道體自然王業始多辟至人不在賢卜鼎平已半

鄒子漢志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嘗志鄒子一卷其書多論漢人恐是閏甫王海漢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注曰〻〻〻〻　史記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宏大不經作主運劉向別錄鄒子書有主運篇〻〻〻〻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馬總意林鄒子一卷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蔡澤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也直無所容其身　蓬門不入宿驕甑不取塵避嫌也唐陳拾遺叢鄒子　大運淪三代天人罕有窺鄒子何邃辭變一作淩說九瀛無興亡已千載今也則無為一作推

接子史記慎到傳接子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

劉子史記荀卿傳劉子之言注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劉氏而稱子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七　二紙

子　道家子書六

鶡冠子仙傳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黃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以見寃其萬一其書篇目曰博選第一曰著希第二曰夜行第三曰天則第四曰環流第五曰道端第六曰近迭第七曰度萬第八曰王鈇第九曰泰鴻第十曰泰錄第十一曰世兵第十二曰備知第十三曰兵政第十四曰學問第十五漢志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爲冠隋志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玉海鶡冠子　漢志道家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　隋志三卷書目同楚之隱人　韓愈謂其詞雜黃老刑名　柳宗元以爲好事者僞爲其書　晁氏志著書十五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三卷今本博選至學問分爲四卷宋陸佃陶山集鶡冠子序　陸子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

中離屬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愼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謬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文獻通考鶡冠子八卷　晁氏曰班固載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鵩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眞其詞雜黃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誣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鶡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壺千金蓋以文字譏自不足錄柳子厚則斷然以爲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爲者王比閭起教鄉遂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師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家里有司扁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遞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然動撤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氓用三尺法比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鄙淺言自今攷之柳說爲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唐韓昌黎集

讀鶡冠子　鶡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爲冠曰鶡冠子班固曰道家者流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illegible]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按方云正文[illegible]也或無雜字非是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或作豈盛[illegible]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illegible]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illegible]柳宗元集辯鶡冠子[illegible]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illegible]

[illegible]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illegible]鶡冠子　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者不得其持不得其位不易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麓之間無所世其謀慮智勇大抵見之論著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寬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以休其心利害之機有以瀉其慮而持之獨行之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爲書不出於黃老則雜於刑名是豈非一鶡冠子已也御子厚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爲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爲甚美餘無可言者列仙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其言如此是蓋不得志情於斯世者至曰長鳥姑

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昔德之精嗚呼亦神矣黄氏日抄鶡冠子　鶡冠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貴夜行其近理者如曰富者觀其所予貴者觀其所舉貧者觀其所取賤者觀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其間見一二耳餘乎晦澁詞繁理寡韓文公顔有取焉何哉審考其五至之說見於首篇始謂北面事君則伯己者至謳籍談咄則徒隷者至是痛上之人不禮下也中流失船之說見於末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傷己之不遇時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歟然文公擷取此一二語之餘十五篇無留良矣此九一日生十之百治於之

鶡冠子十六篇韓子悲其人之不遇鶡於鶡以死鬪楚公以飾冠示武也至今西班稱鶡弁云知之辯鶡冠子謂盡鄙淺語也惟賈誼鵩賦所引用為美意好事者為多其書又取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太史公伯夷傳稱貫子曰貪夫殉財云云不稱鶡冠子恐後所辯皆當雲谷雜記鶡冠子漢藝文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既不知其名又不知其為何時人然其書時稱燕將劇辛按年趙人周赧王三年始自趙至燕則鶡冠子當又在其後不然則與之同時書在唐十六篇賈誼鵩賦皆取之唐初李善注文選復多引用以二書參訂稍稍可讀韓退之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

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稱如此而柳子厚以為言盡鄙淺惟賈誼鵩賦所引用為美意好事者所為反取鵩賦以文飾之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貫子曰貪夫殉財列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邃德溥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子厚所見與退之大不同予觀其世兵篇有云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止息中又參互同合消散孰識其時至人不遺動與道俱從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渾沌錯紛其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乎說淮聖人而後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以上雖多為賈誼所采取文辭奇古與鵩賦自不同子厚謂為偽書若他篇固不得而知如此篇恐後人筆力未易至此子厚又以貪夫殉財之語不為太史公所稱按列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此自列子之辭獨夸者死權一語見於鶡冠子賈誼貫合二書以成文爾太史公謂為貫子云則可謂鶡冠子云則非矣孟子厚一時亦不審上文非鶡冠子語遂致於誤耳上句名分夫殉財謂為列子之辭者此李善上文選所云亦列子中云也

德而不顧況世是遇也夫有所試耳　國朝宋濂文粹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為詳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澀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擷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遯齋筆記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鶡冠子與賈誼鵩賦同作賦者必剽竊而柳河東云鶡冠子用鵩賦未知孰是韓退之却取其文沈明遠寓簡韓退之讀鶡冠子為是正訛誤數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書乃十有八篇不可考鶡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書本黃老近刑名家好論兵詞旨剽剟而切磯使其得志為政於一國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為禍亦恐未讓也而愈謂使援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韓子好奇之過也龐煖師事鶡冠子而不傳其姓名班固云煖為燕將師古音許遠切豫章續志南唐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舍有老叟

救數村童公觴于其廬建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臧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臧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戕伐胸懷有如刀斧遂就架取小冊以呈建勳乃鶡冠子也也傳文登遊山野錄廣成子仙傳在黃帝時居於崆峒之山黃帝即位二十九年憂天下之不治乃往見廣成子於崆峒而問曰聞子達於至道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又欲觀陰陽以遂其群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亦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清必靜毋勞汝形毋搖汝精少思寡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謹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富哉十

又謂黄帝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民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乃授帝陰符經又之又命西王母授帝元始天尊玉像帝置於高觀以致奉之常有紫雲覆其上改號為道觀道觀之號自此始也又命帝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飛雪爐火之道帝遂鑄鼎荆山鍊丹成服之有雲龍來迎帝乘龍上昇持群臣侍女同得昇天者七十有二人其餘小臣不及上爭持龍髯攀墮黄帝弓與鼎皆抱之號泣世謂之烏號之弓臣民無所追慕遂取其遺物於巴山造墳以葬之號巴陵又於橋山塋其衣冠跪黄帝陵鼎所澄處謂鼎湖焉 隋志廣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唐書志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鄭樵通志廣成子十三卷商洛撰張太衡注何璨注三卷王海廣成子

隋志道家十三卷唐志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 晁氏志廣成子解一卷蘇軾取莊子黄帝問道一章為解文獻通考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黄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書雖之其序略曰其理玷先生篤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輸墨具在淮南鴻烈解注言訓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能內周閉而外注 廣成子黄帝時人也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 詠知詩言行錄廣成子告我守其一以處其和而千二百歲其形未嘗衰今人便望使千二百歲之

抱朴子地真篇黄成子 黄帝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 劉後村詩廣成子 不能戰涿塵聊復隱崆峒攜手謝軒帝女娟下風

士成子 傳周穆君子也自見老君見老君曰吾聞子大聖人也吾故不往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下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子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何故邪老君曰夫巧智神聖之吾自以為脫矣昔者子呼我為牛而我為之牛呼我為馬而我為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常服者吾非以服有服也於是士成子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奈何老子曰爾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若機察而審智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成子慙而退

田子 王海田子 漢志道家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子氏

[illegible]漢志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

老成子 漢志老成子十八篇劉氏致知編老成子未知其姓氏著書一十八篇

長盧子 漢志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 漢志王狄子一篇

宮孫子 漢志宮孫子二篇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劉氏致知編宮孫子姓宮孫無名著書二篇

抱朴子仙傳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仙公[illegible]仙公謂從弟天部郎[illegible]曰今[illegible]子弟通才博學[illegible]求[illegible]當[illegible]作者[illegible]有之弟未有好道學仙者耳但[illegible]文義亦不失為吾子也[illegible]之後當主[illegible]為性寡欲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遊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鮑靚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靚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撰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

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異析理深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其所著書二十卷號抱朴子內篇篇目曰暢玄詳玄字論仙詳仙字對俗詳俗字金丹詳丹字至理詳理字微旨詳旨字塞難詳難字釋滯詳滯字道意詳意字明本詳本字仙藥詳藥字辯問詳問字極言詳言字勤求詳求字雜應詳應字黃白詳白字登涉詳涉字第真詳真字遐覽詳覽字袪惑詳惑字抱朴子外篇目錄曰嘉遁詳遁字逸民詳民字勖學詳學字崇教詳教字君道詳道字臣節詳節字良規詳規字時難詳難字官理詳理字務正詳正字貴賢詳賢字任能詳能字欽士詳士字用刑詳刑字審舉詳舉字交際詳際字備闕詳闕字擢才詳才字任命詳命字名實詳實字清鑒詳鑒字行品詳品字弭訟詳訟字酒誡詳誡字疾謬詳謬字譏惑詳惑字刺驕詳驕字百里詳里字接疏詳疏字鈞世詳世字省煩詳煩字尚博詳博字漢過詳過字吳失詳失字守塉詳塉字安貧詳貧字仁明詳明字博喻詳喻字廣譬詳譬字辭義詳義字循本詳本字應嘲詳嘲字喻蔽詳蔽字百家詳家字文行詳行字正郭詳郭字彈禰詳禰字詰鮑詳鮑字知止詳止字自敍詳敍字隋志抱朴子葛洪撰外內篇共五十一卷新舊唐志抱朴子葛洪撰內篇二十卷外篇三十卷玉海抱朴子　隋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撰晉志十卷雜家外篇三十卷梁有五十一卷　唐志二十卷　晉葛洪傳內篇玄黃白外篇駁難通釋內外一百六十一篇號抱朴子　書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合內外篇今存共七十卷抱朴子內篇序葛洪稚川作　洪體之超遺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之欵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軼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閡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

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死矣莫信神仙之事謂為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焉總意林抱朴子四十卷外篇二十卷內篇二十卷葛洪字稚川　清鑒芳醴亂性者也紅葉索知戊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漢中記云注云李少君欲去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云太一請少君帝曰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死久之發棺唯衣冠在焉　以蛾羃之玦損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未公所以鬱邑薛燭所以永嘆猶人不學仙也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蟲聚合魚鱉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以數月粮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葬之女猶坐冢中問其故女曰粮盡以後見冢角有一物申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有乃大龜也女還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　湯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椽九隅以正時唐堯見蓂莢而知月　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醴食芝之彭祖云天上多尊官　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農夫得彤弓驅烏南城得蔡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而不貴也　元君老君師也　世人常逸𧂐蕁走黃依榮逐利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　未華望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以知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石先生十生取烏未生毛者以真丹和牛肉飴之長毛羽亦色然後殺之壽五百歲素須紅鬚或其目清荀流徽亂其聽此真理之絕也　龍淵以羅浮常折斧斤以日用遲弊　十歸汶溢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笞蝸皮綿素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涌臏紋飢亂眉上渴非不覺飽死亦又之　貴明珠而賤淵津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津是明珠所出荊山是和璧所生　方今士有侍次之滯宦無贊牘之職案風起則裹糧見世道衰則奇士退　內芝是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時取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

者肉芝也服之得仙也 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 千歲燕巢門向北 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 成帝獵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絶坑踰岸有如飛焉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閞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垂當飢死有老翁令食松實遂不復飢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百許歲人將還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朮也 汝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 得聖人是黃老世聖是周孔二人 吾圍棊者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棊聖人之名 彭祖自嚳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有驗乃欲殺之以絶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有人見於流沙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 里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 老君姓李名聃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寸住金樓玉堂 鷄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 諺曰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 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如神符令用少驗白石似玉姦佞似賢鷺不掛網麟不墮穽 一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卻蕭丘之熱穿井以息漏猛燹以止沸不可得也若使素士行耕以餬口夜薪火以脩業則溯夏不足

多矣 大廈既焚取水於滄海洪源陵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高巖將隤非細纆所縶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紉戟不長於鋋縝可以剸割牛馬鉎鑕不可剸割牛馬而長於縫緝才有大小不可棄也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殺不殺大賊乃發 鑽燧之火口水可滅鵠卵未乳指掌可縻及其乘衝飆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智勇不能制也妄嚳笑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柁櫓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殆哉金丹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或輸自售之寶或賣妾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 諺曰古人欲達勤讀經今世圖官免治生余謂朋友之交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楊雄所譏明鏡舉則傾冠見義和照則曲影覺周勃社稷之臣不能答錢穀之數 識珠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所織藪之芳蕙自非懸鑒誰能披泥抽淪玉於川拔沈珠智大者疑恒以山峙爲小者逢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所憎清公姦惡之所讎 文王之後呂望棄於未移而知其可師矣玄德之見孔明群臺未改而援心以妾矣貌望豐偉者不必賢形氣尫拜者不必愚 伯喈識絶音之器於爨

爐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或儀如龍虎謹疾戎規枉酒後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達重者蓬轉而波但整肅者儼勇而魚進口訥者皆搖掌以譜聲不饒者皆稗稽而高發以九折同蟻封以呂梁司牛跡禁之彌極不可向也君若畏酒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則無荒沈之禍矣民者有人也而釀酒裹懷酒者法輕判重安能令絶乎宮路禎卯三十而奇謝迎揚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挺蓋惡者如有酒之赴時獨學惡者如紅浆之覔幾風 有斧無柯無如之何 以傾倚屈申普妍媸以風俗論議者田令宜不惑也 窮苦諸生吟誦而句枯精神封而字首苔依罰品標恩書豪貴毛戎莫兵燀然聚褒自少封帛比平辟之虎也 青白施以二角紛於道側蘭蕙芳芳人皆美之溝女其馬人皆灣之禮世人欲獻叔翁坑祠宗也逢世所貴則髮膚蒙龍殺之憎抵白不可以當翟龍禮不可以乘陸夫良將劉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觀而不可動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軍四時應天法也 太公云沈狐擊孟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武鳴葉者派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盆器自鳴及焦君鳴者軍疲也氣如鷙鳥敗軍氣也 雨露雪

衣家者謂兵不當衣吳者謂江軍軍兵太一玉炁之中不可次也 兵地主聖者宜速移 余嘗聞插主曰左太沖張茂先可謂通人才君道谷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聞班史云古之學者而知昌往所在天宜獨開之穴之目而梅之人之目那闕言無情不得謂自昌不飲不可謂原 文王食于炎伴不知北斗也 至冲詩學之子而天才從以好豫是龍神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蛙蚧 王冲任撫班周才曰此也以為天下知名 五嶺無太積之木勤樂晉安有之熱之猶 老君主東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 天鼓使鳴紋紋今非首使鼓速罕狀界也磨力猴力之丁秋也 好海嵩住仙家作子名 後至吟謂云揣王孫 漢家書云寶石仙去兵王可夫徹書前未作黃帝之傳師諸侯恭之 食鶴指令人能夜書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寅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 顏是吳景帝有疾召巫覡帝試之乃殺鵝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鵝不見婦人也帝乃重之 獮猴也余友人欺來試書蔡一大獮猴以識鑠鑠之於林胡大留啖經百日許思見者云來墨上有獮猴逆吞汧江 余遊垣澤過經砥戶至二百一十一里一十一誌語又一百六之

末送去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黃河也嵇
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
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
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無癭之
人陸君深識文章故易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玉無
非夜光卻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　孔鄭之門
耳聽口受者皆已之滅絕生託竹素者可謂世寶籍鞮仁義纓環璣琛余
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墨作城池以譏神作干戈上世之人堅冰結而不寒
肖童鮑而不飢　潁了則魚擾鶯界則馬亂　孟文之足人非恐己之福
基切之手必非青才之口禰衡常云孔融可強可與語餘人猶盆飯囊洪
字稚川于陽司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祖遺之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抄
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
弊或廣覆大帶或促身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腳時人咸稱抱朴之
士因以著書名焉洪貧無僕童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洪性不
干杞官長不煩擾親族　嵇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參軍乃非所樂利得
避身於南地也　洪不羈恭慎見人傳奕了不觀之　洪年十五大作

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斗覽殊不稱意一時毀之　抱朴子外篇自敘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
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
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
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琊君之子浦廬起兵
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
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為文訟
功而官以文私從之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
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之轉封於
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第為驃
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
如二君為驃騎厩動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須從國人何以為讓乃託
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
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
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
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

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
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
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
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部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
軍戍遏疆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資君以故官赴除郎
中補邊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
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
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王
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
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
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
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
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
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鮮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
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
貪廣覽於眾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

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
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雒圖緯一
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棊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
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
其上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
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眾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
卷而魏代以來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
同不具昔欲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以歎恨今齒近不
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為乎無為耕藪澤苟存生命耳其之業
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
也冠履垢弊衣或襤褸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
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腳洪其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
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
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
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華門而無趨所之
從至於權要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

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頹決荊棘叢於庭宇蓬蒿塞于階
霤被捧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而不恤其之役也不曉詞以
致祕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問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
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
心還顧不媿己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
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闇至之客洪以為知人甚未易上
聖之所難浮維之交口合神疕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
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
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疪毀謂洪為傲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
心而行毀譽皆之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
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又與
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同使足以
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
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
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
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

至者在事東𫂁與洪無情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棄之也至於糧用窮匱
急合諍藥則詳求羽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
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安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
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為皎皎之細令不治之通之小廉村里
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貴酒餚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
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主治潔於昵客盖邀名之偽
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
利抗鄉論者則貴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
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
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
業惚恫官府之間以竊握封之盜內以誇妻妾外以弔名位其如此者不
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
庭可設雀羅而机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
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
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
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

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
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
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
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己分未必信德也
見毀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
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
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竿則我
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
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讐故汝南人士無復定
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
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
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
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
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業靡遑正黨逆義軍大都督
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
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

帛山積玩紵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
得妄離行陣士有摇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
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
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毅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
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
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
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
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
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
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洪
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
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為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
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
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嬾而才至短以
篤嬾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

不能卒未若備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讙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嶽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憒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易但患頓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

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敘未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手摶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鬪鷄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且觀戲者難忘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比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又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

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比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琅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滞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更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觧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於芳之不

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飆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燭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明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歎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婁安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眾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騄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顯親垂名名不寄於民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黃氏日抄抱朴子

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焉往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甚不自者耶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故謂理為道而凡禁然天地間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為道若以道為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主理離形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吁可怪也道固無所不在而人

則未必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人作為君師而人道以立自羲黃
堯舜以至於今第第相承以維持人道於不墜不泯皆聖人力矣柰何世
衰道微橫議者作創為真人至人之目反以聖人為未嘗聞道不知彼所
謂真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何事其姓名聲跡所載何書是特一時故
為寓言而人猶或想像歆慕信以為真有其人焉吁可惜也然雖可惜要
其所誤者不過世所指為過高之人心之妄想雖喜談虛無之道身之實
用終不能自外吾聖人之道其間槁馘山林確守不移者萬不能一二亦
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覆露之內彼愚不肖者猶未為其所誤也誤天下
後世之愚不肖者非抱朴子之書而誰耶抱朴子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
世無不死之人則以龜鶴為證嗚呼龜鶴亦何嘗不死也天生萬類各得
其得人之生也日晝作而夜息龜鶴之生也日動而蟄人之生也自
以百歲為壽龜鶴之生也自以千歲為壽柰何人而欲強同龜鶴耶人之
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耳如必與萬物銖較長
短飛風已不若蜉蝣之微游水已不若魚蝦之細豈但壽不龜鶴之若而
獨羨之耶人物之有死生即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
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必思長生以免之此既決無之理矣而考其所以長

生之術乃尤無理始之以導引中之以房中術終之以金丹大藥導引之
說欲如胎息夫人生在胎以母之息為息胎亦何息之有及其既生則以
天地之氣為息何能使之不息復如在胎時就使堅忍不息亦徒自苦寒
者推移時至亦終於死耳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夫男女之欲陰陽之
常順其陰陽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言者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鄙
俚難形紙筆為可知是又使人縱於情慾以速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謂鍊
地物為金金成先以祀神吝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數天二十斤河伯十二
斤北斗太一各八斤日月井竈社五斤夫謂祀神則成仙將天神地祇可
與之分贓乎不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苞苴之有無為禍福乎河伯之
賂多於北斗太乙天神下若地祇乎日月之賂僅與井竈等日月下同井
竈乎狂謬無稽一至於此甚至謂煑白石而食之亦足延年吁果金銀玉
石而可餌也是乃速其死耳凡其長生之術無非速死之具而顧乃力主
其說譊譊幾十萬言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
莊子正其所主虛無之師也以其嘗言齊死生則併排莊子甚至天地萬
物之父母也以其為能制死生則又併排天地謂天地非萬物父母而壽
天之事不在天地嗚呼抱朴亦何必如是之費辭哉抱朴自謂此術左元
放傳之吾從祖仙翁仙翁傳之鄭君而鄭君又傳之抱朴使元放不死仙
翁不死鄭君又不死抱朴自能與其徒又皆不死則聖賢自然求之官天
地自然我長物以之放死仙翁死鄭君死抱朴亦爭將死且死果四海之
兵歷百世之久皆未嘗見一長生者乃徒一則曰長生二則曰長生吾誰
欺欺天乎乃徒使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用其導引之術以欲偃道傍流
落乏而用其房中之術以游蕩不檢縱欲傷生用其金丹黃白之術以僥
倖僥倖終無一成徒罄費其祖父之田盧以至貧屢思故曰抱朴子其仍
書哉不然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　昔有古強自言已
四千歲識孔子秦皇漢高有諸州特使君信之嘗謂王邑古強貳甚
為邑一日謂特使君曰此濟之安期先生其共遊取其基元壽蔡貴壁家
又五京有蔡誕者求仙不知無以自給自言遊仙遊入冥見漳山自賣得
易衣食困劇乃還給其家云為老君牧龍居崑山龍夫湧而返至言
見崑崙仙家當貴人亦多信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學仙十年而歸
給其家云謁天帝失儀而見斥河東號曼都乃斥仙人洛中有道士已
自稱為古之仙人白和壽已七千八百歲人競趨之後忽不見未幾河北
又有稱白和者洛之弟子趨往見之乃別一人其一人逃亡走凡皆抱朴

子所載謂彼之言仙者皆妄唯我之言仙者為真雖同浴譏裸裎不自思
然亦足為世誡矣故併錄之韓漣湖泉日記抱朴子第一暢玄第二論仙
第三對俗第四金丹則稚川之意著矣殊者止以為方伎之書是未知稚
川者也大抵言近上則聽寡近下則易傳古之著書者多慮此只得就下
說聖賢經書亦然　葛稚川抱朴子避世之書也陶洪景真誥亦此意司
馬子微則全身隱為道士矣所以與賀知章為文千秋道士㓜入麗正書
院者張志和陶淵明又不必稽比矣尊盧果足嘗于五十折樸是始類稿
心之士奇哉　葛稚川抱朴大泛濫極難看其間言養生煉氣盡極不多
皆要妙至切可舉而行如言行氣當於生氣之時極有理蓋子時以後為
生氣午時以後為死氣如張平叔只道老子陰符為至緊急切當之書陰
符之書未見有能以內事注之者如老子只河上公一二段猶能言玄牝
是鼻口若其他言道理處不及王輔嗣及御注之屬高續古子略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幾盡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所謂道者
非他只天地之奧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贊化育經範圍可以治
國平天下可以脩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乎自身
或於方外之說九丹經卦義秘笈幽篇以至吐納之旨鍛鍊之粹沉潛啓

篡幾數百家靡不竭其精而牘其隱破其幾而達乎中間未以為得也於
是棄去日攻易日讀繁辭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相與叢萃之甄治之
而吾之道盡在是矣所謂吾之道者非他道也吾自得之道矣又嘗觀惟
川弘景諸人所錄及內外篇則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今輒書此以斷內
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吐矣後之悟者必有會於吾言 國朝宋濂
文粹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
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
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
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褻不可訓昔魏伯陽約周
易作參同契上中下篇其言備煉之術甚具洪乃特與之戾不識何也洪
書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玄
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
識其仙歟否也洪傳稱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
而曲證必達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
也胡氏致知編抱朴子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好神仙導養術晉
咸和中王導選為散騎常侍固辭乃乞為交趾句漏令三年盡營丹砂自

羅浮歸番禺之東煉丹功成著內經二十卷外篇十卷一百十五篇自號
抱朴子今郡之銀峯乃修煉處丹井在焉 或鈔其玄論篇有曰玄者自
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
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之以高坤之以卑雲之以行雨之以施
增之不益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無窮玄之所
去器弊神逝 復觀其學道篇有曰凡學道當階淺而涉深由難以及易
志誠堅果無往不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澄而求湯
流千里者未之有也此蓋舉其言之槩也即知其人矣文獻通考抱朴子
外篇十卷 晁氏曰晉葛稚川撰自號抱朴子洪深洽江左絕倫著書
甚富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外篇晉書內外通有一百一十六篇今
世所傳者四十篇而已今篇頗言君臣理亂用刑之道故附於雜家云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晁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
累召不起止羅浮山煉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
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陳氏曰洪
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難通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
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晉史揮塵葛洪[illegible]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

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余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
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
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所著金匱藥方一百
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惠州府志晉葛稚川丹陽句容人以儒知名惟寡欲
無愛翫好神仙導養之法後止羅浮山煉丹積年養閑著書號抱朴子求
蘇東坡大全集和陶淵明讀山海經并引 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
首皆仙語予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
幽人掩關卧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
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謗與疏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
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蟪
蛄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剖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逸無儔奇文出爐鼎豈復生
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為三游 子政信奇逸妙算窮陰陽淮仙枕中訣
養練歲月長豈伊具瀾中乎比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 亂雜
棄朝女破冢割恩隣等知效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子言
支牀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

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東塢分寸蜀 蜀士李八
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鶴鳴非同音口耳
固多偽識真要在心 黃華有廿谷靈根固深長飛井蒸丹砂紅泉湧桑
常二女戲口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
自太史遷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藝文出吳宮廿萬本無有遂然萬乘
君獨顛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為黃門妻至道乃近在丈
群奇不專化去空餘悔丹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 鄭君固多方玄首所
覩指奇文二百字了未出生死素書在黃石豈軟辭跪履萬去乎成壞金
寸差可恃 古強本安肅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桂裝止學道未
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錄此輩子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才
沈迴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
歸哉
唐子 隋志唐子十卷吳唐滂撰子抄唐子十卷滂字惠閏玉海唐子 後
漢方術傳唐檀著書二十八篇名唐子 隋志道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
唐子曰司馬總意林唐子一十卷名滂字惠潤主吳大元二年 所稱川則
游逑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

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輿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輿則
長兄弟之節猶響之

一𣏾在廣從患猶挾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子孟帝經八命重之

阮子子抄阮子四卷通志阮子政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武字文林
阮子四卷 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王張法於天下以制強梁
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犯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
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
出無縗 君子瑕隙則思義小人瑕隙則思邪 高山植木而集鸞士擇
土而附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幽求子晉書杜夷傳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通志幽求子二十卷
杜夷撰明氏致知編幽求子 杜夷字行階廬江人晉元帝時為國子祭
酒著書十卷號幽求子玉海幽求子 晉儒林傳杜夷著幽求子一十篇
隋志道家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賀循為之幽文云 晉杜夷字行
齊灊人操尚正素博覽經籍王敦舉為方正遁於壽陽年四十餘始還鄉
里教授生徒壽以明冠又移濱江著幽求子二十篇
黔婁子漢志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
反下音胡掾反高明史實會錄黔婁先生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著書
四篇言道家之務號曰黔婁子高士傳
天隱子明氏致知編天隱子唐司馬子微著書八卷 宋氏辯曰天隱子

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 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
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豈天隱即承禎歟 洪興祖承禎傳天隱之
學豈或別有考歟 文獻通考天隱子一卷 晁氏曰唐司馬子微為之序
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備練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遺照
齊于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
宮法附于後 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
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者託之別號歟元吳萊淵穎集司馬子微天
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
曰子微化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
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蓋
老氏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
百幻雖嘗一致禱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
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傳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
卿之所寵信甚則自陷於邪道左慈啓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
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素儒者當天下多故
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

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閑曠虛
靚而姦欲貫老之道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
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
誕怪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傳者則曰此心
也心主於覺彼謂命宗傳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
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涬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
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
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敢
而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
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
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
大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
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
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
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
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

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
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聞東注海上有蓬萊而胡為乎
哉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天隱子序上清十三代宗師唐天師貞一先
生司馬承禎述　神仙之道以長生為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為先夫氣受
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如此
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
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
及於莊老長生之道無出是書矣又懼當途或嘗乎世人夭伐其壽思欲
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謹序　神仙
易簡　漸門　齋戒　安處　存想　坐忘　神解　沈挺後序　趙
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解實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
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
來世不但可訓思曾懸楚箪而已從家有斠本嘗苦篇中字為難讀頗無
善本可辯比去年冬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所本行間
朱墨細書多所是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延與郡丞瓌大坊取而定本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九　二紙

死

洪武正韻想姊切絕也澌也終也盡也禮記死者澌也言若冰釋澌
然而盡也說文作𣦸今文作死周禮疾醫注少曰死老曰終許慎說
文𣦸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凡死之屬皆从死息姊切𣦸古文死如此
臣鍇通釋澌冰盡也息似反𣦵古文死如此臣鍇曰𣦵古歺字劉熙釋名
人始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
故也顧野王玉篇神盡也𣦵古文張參五經文字死從人今經典久相承
從也丁度集韻古作𣦵𣦵鄭樵六書畧人之殘也或曰从匕聲會意吳棫
韻補叶音息利切太玄裝首裝無離禍且至也李仲猪執送其死也裴子啓
尚可避也又叶音小禮切屈原天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
喪厥體今詳說戴侗六書故息止切𣦸从歺从匕而歺也韓道昭五音類
聚𣦵𣦵古文五音類聚𣦵古𣦸古文楊桓六書統心安𣦸魂散魄墜
而氣絕也从歺从人歺欽也𣦸隸死𣦵或从从上古厚衣以薪也
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當作死趙謙聲音文字通死从心于切人澌物
所目離也从人歺為意俗隸作死非𣦵古文从人尸為意韻會定正字切

斯已斯　新鮮死　篆書 𣦸 𣦸 𣦸 並古論語 𣦸 古孝經 𣦸 寶帶篆 如敦 臨二十四體篆 𣦸 公緘
鼎 𣦸 毀敦 𣦸 彝鍾 𣦸 古並楊鉤鍾鼎集韻 𣦸 寅簋 𣦸 公鼎 𣦸 師敦 𣦸 泰山石
刻 𣦸 𣦸 並石經 𣦸 古孝經 𣦸 汗簡 𣦸 並古老子 𣦸 杜從古集篆 古文韻海
𣦸 𣦸 並徐鉉篆韻　隸書 死 老子銘見洪適漢隸分韻 死 孔宙碑見漢隸字源　真書 死 顏真卿
御 死 蔡襄 死 趙孟頫　行書 死 王羲之 死 王獻之 死 黃庭堅 死 米芾　草書 死 衛瓘
死 王羲之 死 王獻之 𣦸 𣦸 懷素 𣦸 張旭 𣦸 鮮于樞

總敘

爾雅釋詁死無祿卒徂落殪死也 [illegible]

行曰不係於王出嫁謂有凶[illegible]天夫士而不[illegible]有[illegible]而死從天子之稱也而死從士之稱此云無祿者知其之不然也但言[illegible]也曰祿[illegible]死之稱然古者死士尊卑同稱耳故而書無曰此云[illegible]曰待方乃死者唯皇書曰典文也謂之祖[illegible]也今[illegible]崇落也陰白寡悔也[illegible]傳云崇[illegible]矣死也禮記曲禮上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illegible]曰山崩壞曰崩薨崩之聲也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也死[illegible]斯也[illegible]皆盡也死寇曰兵[illegible]異於凡人言殺於其後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illegible]死從大夫之稱[illegible]而死從士一稱也春秋說題辭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消也諸侯稱薨薨之為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卒精輝終卒卒之為言絕絕於邦也士曰不祿天其忠也不祿之言削名章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為言精爽窮也五經通義曰崩薨從何王以來乎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曰放勲乃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王是以知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也論語子罕篇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季路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劉向說苑子貢問夫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時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人曰莊子之楚見窮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鈇鉞之誅而為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無能子無[illegible]曰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甚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合死非合死無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無死可惡則形骸之外何足汨吾之至和哉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荊成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程氏遺書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上蔡語錄余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子曰余當時

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荅底語又曰横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况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棊又自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一棊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卻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着寫不得不信底把着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子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朱子語錄劉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祖先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文公曰神祇之氣常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之人既死而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者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城之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蕭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輔漢卿錄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

欠伸意。至二鼓而逝。是夕風月清美。如陽春高秋。天宇湛然。萬籟沉寂。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逝。決非與萬物同盡者。先是嘗語監征王琛曰。吾可漏子已有頓放處矣。豈非先知者耶。先生平日劇談道學。每語諸公。看我臘月三十日好好做箇散場。聞者憮然。至是乃相與歎服。

知人死

莊子應帝王篇列子與神巫季咸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

夢奠知死

禮記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歿矣。

遺書知死

漢書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誦經期死

酉陽雜俎荊州百姓何軫妻阿劉。事何軫。鬻販為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假。遍別親故。何軫以為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八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中看之。已卒。頂熱灼手。何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北郭。

夢詩知死

宋江少虞類苑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招君瀆。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室方丈。榜以脩竹泉流。其前白樂天洞。瀆結茅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洒之趣。每來與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曰。前夕恍惚如夢中。來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吳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能把耶。瀆永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

射

蜀人任玠。温如。說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園路遠歸去冬。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猿知死

三國蜀志鄧芝為大將軍。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以傷物性。自知當死。遂卒。

診脈知死

宋通鑑長編萬適。苑丘人。以翰林學士韓丕舉赴京師。及命為吳縣主簿。始受命。太醫趙自化惟其色變。為診脈曰。君將死矣。適猶勉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果卒。

心痛知父死

南郡新書裴敬彝父為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人凡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已死。

先知死期

事文類聚後漢侍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弟子市棺之具。至其日而終。

預知死期

夢溪筆談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于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知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為之築廟於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胷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第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

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矣甫聞之。喟然嘆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叙訣。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矣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事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特皆至。民觀者如墻。明月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為墓誌略叙其事。余與矣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事文類聚 宋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作懷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中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跨驢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别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温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温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横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當推之。康

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温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預營死事

猗覺寮雜記 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取制於邢山鄭祭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祕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厚皆自撰墓誌。盧照鄰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衛大經自鑿墓。自為誌。顏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知死後佳甚

投轄錄 葉衡罷相歸金華。一日忽忽不樂。問安曰。某且死。無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在下座作而對曰。佳甚。問何以知。曰。使死而不佳。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皆笑。明年葉薨。

陟方乃死

書舜典五十載。陟方乃死。蔡傳輯評 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陟方猶言升遐耳。說曰。陟方又曰乃死。何也。故傳書者以乃死二字為注。誤寫為正文。徂落亦死也。堯典曰。舜乃徂落。而揚子法言又云。黃帝堯舜殂落而死。則是不可曉矣

終化而死

羅泌路史發揮易之名篇 終化而死。神之易也。

八百而死

類說 艾子見老姥衣衰絰之服。哭甚哀。艾子曰。嫗夫誰也。曰彭祖。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耶

後天而死

太平廣記 周昭王夢羽人與以藥。名曰續脉明丸。補血精散。王請以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之外。從於尋常。有得於之。後天而死。

不臘而死

唐柳宗元文集司馬凌君誌 凌準吉判大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濟。將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後如其言。

掩面而死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衞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後與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

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

閉口而死

左傳哀公晉荀瑤帥師圍鄭。入郛。鄭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

吞舌而死

燕丹子 田光謂荊軻曰。蓋聞士不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向輒吞舌而死。

接踵而死

史記仲尼弟子傳。勾踐謂子貢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倒立而死

唐書隱峯傳。隱峯於五臺金剛窟倒立而死。亭亭然如植。屹定如山。併力不動。峯妹為尼。出之曰。老兄昔為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乃以手輕擯。僨然而仆。峯遂一頌曰。獨坐琴子為君彈。松韵長青不出寒。金礦相和性自然。任句君前試取看。溫州存主庄吉樂溫之瑞安人宥覺。大果書處道。聞築庵大日山。參雪峯禪師。言下契悟。後住爭居。者倒立而化。宥覺鳴之曰。汝生也顛倒。死也顛倒。乃仆。後一夕大雷電。龕不見。尋之則在大日巖。賓有圓明歌傳于世

朝聞夕死

論語 朝聞道。夕死可矣。宏齋敝帚藁朝聞夕死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謂也。謂道重於死者。非也。死乃道也。離道而論死者。非雖不知死。真不知道之道

也者闔闢而無方也。通浩而無固也。運行而無留也。周回而無倚也。屢遷而無居也。變化而無常也。混浩流轉於宇宙間而不可窮者也。爲動靜則動必有靜，而靜復爲動。爲往來則來必有往，而往復爲來。爲進退則進必有退，而退復爲進。爲闔闢則闢必有闔，而闔復爲闢。爲盈虛則盈必有虛，而虛復爲盈。爲屈伸則伸必有屈，而屈復爲伸。爲消長則長必有消，而消復爲長。爲出入則出必有入，而入復爲出。此一機也。其混浩流轉，豈有形哉。然則生必有死，而死復有生，豈有他哉。即此道在宇宙間所以動靜往來進退闔闢盈虛屈伸消長出入者之爲也。易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三此之謂乎。夫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以死復有生，無停息也。不曰要終而曰反終，以終還爲始，非斷絕也。故原其始之生，則必有終之死，而知死之說矣。反其終之死，則復爲始之生，而知生之說矣。此死生者所以非爲人小己之私，乃爲道大化之公也。生非人之生，道實生之；死非人之死，道實死之。生者道，而死亦道，則生死何與我，而我何私爲之好惡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惡死，是惡道也，而可乎。故生於道，而朝有聞焉，即亦死於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猶朝也，死亦猶夕也。一日之運，有朝必有夕；百年之運，有生必有死。道如是故也。故死生者，晝夜之道，知晝夜之道，即知朝夕之道矣。彼二氏者豈知此哉。夫寂必有感，死必有生者，道也。釋氏乃欲寂滅而無生，曾不知樂於寂滅，則道絕矣。無生猶有夜而無晝也。靜必有動，生必有死者，道也。老氏乃欲清靜而長生，則道勞矣。長生猶有晝而無夜也。有是道乎。夫死生終始，貫大道大化之運，如環無端者也。使生而無死，死不復生，始而無終，終不復始，則道爲有窮而非道矣。所謂生生之易者，正以其生生不已也。未知生焉知死者，生猶死也。事死如事生者，死猶生也。易之反覆上下而變通不窮者，此道而已。不然，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二氏者蓋皆以生死爲一身之私，而不知此道之公耳。生我死我，一聽於道，何不可之有。要必洞然於中，而無秋毫之縱戾乎，特至而能死也夫。

易簀而死 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結纓而死 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五年：孔子在魯，子路爲衞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迫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閽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象山語錄：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持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冉子上看。待來意亂道之書殺屋，令都滯在其間。從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不說弁而死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弒齊莊公，祝鮀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舉鼎而死 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鼎，絕臏而死。[illegible]

聽琴聲而死 燕丹子：秦王曰：今日之計事，以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曉音，秦王從言，負之，絕超屏風，負劍而走。軻故已盲，擒之決。秦王乃入銅柱，火出。

物固有死 說頞哭蘇代司寇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

心未嘗死 莊子德充符篇：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祿盡則死 揚龜山語錄：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雷竇教人，皆福云：人無喜天祿盡則死。

國不待死 經子法語荀子：國不待死，天下不待亡。[illegible]

民報以死 文子：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illegible]

重於死 宋吳泳鶴林集賜黃伯固辭依舊兵侍知湓興撫安使不允詔：情生於太，豈不念天倫之愛；義重於死，而容辭王事之勞。

罪不至死 舊唐書楊纂傳：纂貞觀初長安令，鄠尉長安，若有婦人袁氏妖逆，爲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爲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温彥博以纂過誤，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

和不如死

南史侯景傳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 **敗不如死** 左傳哀公六年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

皆樂其死 五代史後唐伶官傳莊宗將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族伶人由此皆樂其死

尤諱言死 清波雜志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闢人家姬侍有患疾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為貴輒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為生人寶玩是不可以理語

胡不遄死 詩相鼠篇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有識之死 增廣子訓浮圖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言人死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

小人曰死 禮記檀弓子張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殺人者死 西漢書高祖初入關告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 新唐書王彥威傳 彥威其先出太原舉明經甲科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不殺是教殺人也有詔貸死彥威請半相援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始禍者死 左傳定公十三年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

人傳已死 宋蘇東坡集謝量移汝州表疾病連年人皆相傳於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偷心已死 禪林僧寶傳資龍牙禪師曰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

一死 書舜典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穎曰一死謂雉士所執也不可生之故曰一死王氏曰文有倫刑有倫常死而不犯分此從可以為士之執士執雉也

但少一死 續後漢書宗預傳將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爾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所欠一死 冷齋夜話東坡作贈梁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傳史曰世祖宴東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至跋陀羅皓然清癯世祖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跋陀超外陞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耶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唯一死耳宋吳坰五總志洪覺範雖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未易一二舉也三國宗預云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所欠唯一死耳故東坡曰年來萬事足所欠唯一死乃引梁僧跋陀羅為證又四更自貿公塔遂合妙齋疲臥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為底將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誅之當斷不應而從重

獨欠一死 宋史李誠之傳誠之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金人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遣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閩難作而止胃然謂其徐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

所捹一死 北盟錄宋欽宗靖康中粘罕軍前交割三鎮地界爲極奈剖殺使人為對曰自古戎狄無道何曾殺使人李數獻云某所捹一死無足計較者

分甘一死 北盟錄宋欽宗將霍安國令仲熊與金人戰敗被擒見敵樓上張獻傘一柄監軍皆捨郎君坐其下令人傳譯云何故不曉逆順抗拒王師仲熊曰仲熊是趙皇臣子奉安撫使指揮來將兵才微兵薄分甘一死後皆捨郎君乃貸其命

甘分一死 金史畢資倫傳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失守趙淮南城求死為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汝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師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背從汝反賊求生耶

不過一死 金史楊達夫傳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會有詔從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為遊騎所執將挽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為首罵無所懼稍侵侮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穢天日邪遂見殺

即有一死 翠雲集張太傅世傑本傳安歸未遑承宣使方子正兵入公與澤蔡二

王出宮航海時獨松告急世傑力議出師為陳宜中沮之世傑曰吾盡吾職分延得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為亦即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於地下世傑忠宋之心已見於此時矣

人有三死

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其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持身有節動靜有儀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横死有三

法句譬喻經有病不治為一横死治而不慎為二横死憍恣自用不達逆順為三横死

八穀四死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傳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

民有五死

劉向說苑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飢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飢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氣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者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為血氣乃平

七死

西漢書鮑宣傳哀帝時宣上書諫曰凡民有七亡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横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九死

離騷雖九死其尤未悔

恕以十死

隋書鄭譯傳宣帝時譯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南征譯請元帥遂請高祖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為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

龍逢諫死

太平御覽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曰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乎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歌遊曰造物勞我以生息我以炮烙故涉斯我樂人不知赴火而死

戰死

西漢書李陵傳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其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　應天府志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　元史忠義傳任志死國王閑之令其子存龍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

當戰死

北史安同傳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同子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困乎斤乃坐與尉眷等集選騎為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擒昌送京師

尚戰死

新唐書驍騎傳昆明蠻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

父子戰死

資治通鑑唐高宗龍朔二年二月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

與賊戰死

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初費萬為蠻所襲經畧司數移文責知宜州王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賊萬餘人攻普義砦與官軍戰奇出逐敗尚有親兵數百或勸奇乘騎逃去奇叛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遂死之

兵出戰死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二年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石佛山之[illegible]大曰石佛[illegible]述征記彭城南有石佛山獨方二丈二尺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霍存恃勝而不虞徐兵之復出故戰敗而死復扶又翻

城陷戰死

宋史韓浩傳浩丞相琦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之詔贈三官官其家三人云

上岸戰死 隋書麥鐵杖傳鐵杖驍勇有膂力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

下馬戰死 有官箴鑑張須陀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尋將兵拒東都郡賊翟讓前後二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陀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陀拒之讓懼而退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邀擊須陀軍敗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陀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陀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目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

舍馬戰死 宋史忠義傳牛皓與金將過所部步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請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欲招之皓力戰死。

搞軍死戰 新唐書李希烈傳高彥昭擊家牛搞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

飲血力戰死 元史石天應傳天應曰先持八隷我南邊吾逹衆而來此事急棄去是不武也汝等勉之少頃敵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木華黎聞而痛惜焉。

男兒當戰死 元史石天應傳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卧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

為君父死 宋史忠義傳李成大知金境糾壯兵至戰不勝為吏民挾降乃謀從金境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卒殺之張南軒語錄先生曰某頃侍先公在淮上忽報虜騎將至先公以城中兵少為憂問某曰將何以應之某曰惟當率城中軍民戮力一戰不得已則父為君死子為父死而已。

但為主死 忠義傳張弘範兵至崖山得張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

為國家死 宋史趙師旦傳師旦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卻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殺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殺之賊去州人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云。

為國致死 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宋史劉汲傳時金人從渡河謀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朮孛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乃下令募敢死士四百人及南陽潰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靳義與趙宗印分西南門持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城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督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鬪敵卻俄而益救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太中大夫謚忠介。

為社稷死 北盟錄靖康二年金人出榜謝下求立異姓云軍前南官亦當舉唯何㮚李若水預此議及軍前取其家屬兄若虛到南薰門親見當官數人共嘆其忠且言我大金死難者二十餘人你南朝只李侍郎一人從自京師奔大元帥府上書者數十人皆言為社稷死者唯李若水一人。

為民而死 元史楊朶兒只傳子不花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値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既昧逆順人欲殘此無辜吾有為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

為忠義死 名臣言行錄孫招遠為鄜延總管嘗與諸子書曰今日扞禦甚難若賊一歲無兵可保吾四男二女令不從念要為忠義死耳。

盡忠得死 史記鄭世家解揚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

守正而死 新唐書列女傳睽絢梅妻封絢梅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絢梅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怒劫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絢梅歸左右曰夫人死矣絢梅號而絕。

抱義而死 馬令南唐書潘丞祐傳王延政鎮建州辟丞祐為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構難丞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恃丞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上

曰汝可為我食判官肉丞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奮死為章文之乃解

竭力効死

金史馬慶祥傳大將蒙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分道清野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慶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

臣願効死

名臣言行錄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偕行揖昌耿南仲皆以事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臣願効死

見難能死

程氏外書臣夫悍衰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從之容奠等之變斷而不惑者鮮矣

握節以死

宋史崔縱傳縱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擊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遣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浩從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為後

守城而死

倦游雜錄儂賊破邕州循江泝流入番禺時贊善大夫趙師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月賊既迫境諭官屬吏民使避賊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然守城而死乃監兵洎吾之職也若曹無須禍賊既至卒弱卒不滿百禦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二先是一日趙方出其妻藏於山谷道中生一子棄草中賊去凡三日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又有曹覲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里為賊所擒賊猶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官者也今日僑不拜耶覲竟不屈至被積薪燔死于江壖時本路主漕運者與曹有舊乃移師旦事於覲仍詩之于石朝廷贈覲太常少卿予孫弟姪洎女子授官賞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歐直趙史君之事嶺外人率皆知之康州人為之立祠堂至今祭享不絕

冒陣而死

續後漢書諸葛瞻傳魏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入瞻督諸軍拒之至涪而艾已長驅而前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為策馬冒陣而死

叱賊而死

北史鄭道元字善長除御史中尉時雍州刺史蕭寶寅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遣其行臺郎中郭子曉圍道元于陰盤驛亭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

罵賊而死

金史李寶信妻王氏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 元史忠義傳蕭景茂家貧力農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允佑集鄉丁拒之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潮州鬼豈從汝為逆耶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景茂益憤罵賊以刃抉其舌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遇賊而死

元史忠義傳合刺普花以右丞咬都督兵征占城交趾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界中遇劇賊欽鍾哥横絕石嶺其鋒銳甚合刺普花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鬪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不屈遂遇害

平賊甘死

新唐書封常清傳常清平懋敗書聞帝削官爵使白衣隸高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污國家節受戮賊手今死乃甘心

遇兵赴死

元史列女傳趙彬妻朱氏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被執逼與亂朱氏拒不能脫紿以井傍瘞金得近井即赴井中死又王氏女安哥從父避兵印山兵搜得之欲污之安哥不從投澗死有司言狀表其廬

殺馬示必死

宋史曹友聞傳北兵入興元至大安友聞分遣諸將夾擊親帥精兵入龍尾頭弟萬開之五鼓出道口與之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黎明大兵益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矣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賜朝獎忠謚曰節萬特贈武翼大夫

令死即死

楊內翰談苑太祖善御衆能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為國然死者人之所難言之易爾時禁衛將帥軍廂主皆侍側有天武廂主李進卿前對曰如主肯令之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太祖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戮於委賴

扼吭而死

契丹志太宗會同十年十二月遂伐晉杜威等降初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與謀遼帝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何面目復南行至平棘遂扼吭而死〇太宗會同十年十二月遼帝既破晉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帝於封丘帝責之曰兩主失權皆汝所為也十萬横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榮出衣

襟所藏書。乃以十事責延廣，每旅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帝叱鎖之，後命押送歸本國，宿陳橋，夜分扼吭而死。

拜日而死

元史石抹也先傳，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年九十，疾，命家人候日出以報。及旦，沐浴拜日而死。

東向而死

晉書劉聰紀，趙染與索綝戰於城西，魯徽諫止，染不聽，敗績而歸，慚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張林挾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擢制之曰：歸滯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南鄉拜而死

宋史文天祥傳，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

不可無名而死

金史完顏素蘭妻傳，參政完顏素蘭妻，已具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眾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即自縊于室。

以人從死

通鑑周外紀，釐王四年，秦庚，秦武公薨，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子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良臣從死

史記秦本紀，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君子曰：秦繆公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室人從死

子思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從死者二人焉，若此其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

臣請從死

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惟上幸哀憐之。

士多從死

西漢書匡衡傳，元帝時匡衡上疏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師古曰：秦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

止從死

史記秦本紀，獻公元年，止從死。

東女王死

新唐書西域東女傳，東女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為小王。王死，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貴人死，剝其皮，內骨甕中，糅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者數十人。

人願隨死

嶺外代答，闍婆國國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棄骨於水，亦踏水溺死不悔。

毒死

新唐書李希烈傳，貞元二年，李希烈遣杜文朝寇襄州，為樊澤所破，獲文朝。會嗣曹王皋、張建封、曲環及李澄四鄙其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敢捏。唉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

飲藥而死

後漢書蔡倫傳，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新唐書列女傳，楊慶妻王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為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曰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帚者，繫公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為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竟以藥死

事文類聚，韓退之為李干墓誌，敘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服丹致死

王明清揮麈餘話：王稱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故家遊。范元實溫潛溪詩眼中亦稱其能詩。政和末為殿中監，年二十八矣，眷寵甚渥。少年貴，以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冶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為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覺胸間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啄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烈燄，室廬盡焚。開封府尹亟來救之，延燒數百家方止，但得枯骨於餘燼中，亦可怪也。

服丹疽死

王明清揮麈餘話：丁廣任保州教授，會有道人過郡，自言能煉大丹，服之可以無疾，然後飛昇。燮世郡之守貳，館之，選日朝竈，依其法煉之，四十九日而成，貢聞之，故書以獻。己取刀圭以養，宿疾儘得一粒，廣欣然服之，不數日，其疽發於背，相繼而死。廣腰間亦生癤，甚恐，亟飲地漿解之，踰年疾作，因卒。

身水入瘡口中遂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是者備書于此以為世誡云。

引繳而死 北史高允傳高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繳而死

食馬肝死 西漢書郊祀志武帝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言也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師古曰顧念也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illegible]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刮金飲之而死 續後漢書孫堅傳光荊州刺史王叡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武陵太守曹寅詐檄移堅收叡堅即勒兵襲叡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刮金印服之而死 吳志諸葛融為奮威將軍備兵駐公安兄恪既誅乃取融兵到圍城飲藥而死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

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吾無成及恪誅駿果刮金龜印服之而死

自經而死 南史小史宋文帝元嘉三年以徐羨之傅亮謝晦殺廢帝及廬陵王誅之爾曰召羨之行至西門外謝晦弟嚼為黃門郎上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廻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而死年六十三時為司徒南平公宋通鑑趙昂發守池州城將陷發遂置酒與妻作別云我世受國恩今力竭城陷惟有死而已妻曰若死妾又如何獨生乃相與自經而死金史胡天作傳天作守平涼凡四年屢有功詔錄其子元哥為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朮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歸順詔城亦其妻于氏兵皆潰執天作天作已歸順詔誅忽失來子之南東者命天作子元哥承應如故天作已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元哥聞之乃自經死贈昭武將軍

夫歿自經死 元史列女傳趙美妻王氏至治元年美溺死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以族姪繼婚王氏知不免即自經死李冬兒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二從信沒服闋父母欲之曰吾為汝再擇婿冬兒不從還從信家自經死○李氏惠高兒妻也高兒沒父母欲嫁之李氏自縊死

家亡自經死 元史列女傳貴哥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迎之貴哥度不免如廁自經死

董安于縊死 左傳定公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逼令縊死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高宗竟不問所由惟聽誣構之說遂去官爵流黔州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

遭妒絞死 訓女蒙求九州春秋司隷馮方女國色世袁術悅而納之諸婦害其寵語之曰

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將涕泣憂愁必長見欽重從之後諸婦因共絞繫之梁術誠以為不志而死厚加殯斂

馬韁絞死 資治通鑑高宗咸亨二年賀蘭敏之流雷州復其本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

自剄而死 西漢書尹翁歸傳翁歸為右扶風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illegible]

自刎而死 東漢書隗囂傳囂奔西城從楊廣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而死宋通鑑李芾德祐乙亥守潭州竭力備禦吳繼明夜半吞決入出城議降公不知之將納款通書狀公曰我不曉如何書遂入東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無以謝陛下即命帳下沈忠先壞一家老幼次及公然後縱火焚之沈忠歎曰侍郎且辦得命吾敢愛死既縱火亦自刎而死

伏劍而死 晉書車濟傳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敗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詭

之以兵齊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從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宣和都尉通鑑周外紀齊田恒與國人盟曰不盟者死及家石它人曰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人不能全義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而死

手劒格死 西漢書鮑宣傳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曹竟以為丞相封侯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

刎脰而死 穀梁傳僖公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其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人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乎故獻公謂

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吾食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自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人將殺我也

絕脰而死 金史列女傳孝女李氏李女名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病歸父母家天驥留女不遣[illegible]劇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所天驥竟死時京城閉久食盡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父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為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一時士女賛之

潰腹死 有宋龜鑑李玄通歷定州總管為劉黑闥所破笑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召之故吏有餉飲饌者玄通曰諸

君見哀吾能一醉之縱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以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無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貴授死以

杙抉傷而死 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杙木[illegible]也言堅義不受辱乃以杙自抉其所傷而死

焚死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

登樓焚死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二年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自去年十一月攻徐州至是五月矣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之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解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不報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 [illegible] 張氏舊有一樓名燕子樓[illegible]居是樓十餘年幽獨[illegible] 白樂天集 考異曰實錄五月[illegible]

[illegible] 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illegible] [illegible] 自以其將[illegible]四月八日[illegible]

悔神

焚死 夷堅志亳州益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崇事之嘗有道人貢藥者敝衣貧窶而意氣揚揚甚倨携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尊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為老君師聚觀斬罵須臾大白爐出灼其衣燒鬚髯髮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凡所經他物不焚獨焚厥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狀者遂斃視其軀幹皆灼爛矣

遇賊焚死 吟窗集鄧中甫名光薦廬陵人宋乙亥冬攜家避地于閩次年景炎閩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冬香山警報挈家入山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

百口焚死 悅生隨抄虜每欲南寇于大虛中則虜以果止之至有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當之語王海朱弁輔嬡得歸嘗能言其狀上大為嗟虛中

亦附奏言虜中虛實，時家在關中。上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轉運判官，借
憲虛中沮和議，反遣其家至虜，以牽制之。紹興十五年九月，金主亶祀天
于郊，虛中先是嘗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等謀，以是日劫殺之，前期以蠟
書來告，已為外虞，宿伍不納，會虜亦覺，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
為之晝晦。

縱火燒死

資治通鑑：隋煬帝大業九年，杜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海有那將剖那將每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二人，掌步兵。宋武人餅校尉數鋤 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顥眾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眾皆燒死。

縱火而死

宋北盟錄：太原陷，金人入城，守臣通判王逵誓不辱賊，登閣抱太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

投火而死

宋北盟錄：內侍黃經臣從火而死。靖康小雅曰：公諱經臣，為保德軍承宣使，金人既集城下，上命公督視東壁。城陷之夕，金人自陳門入，循城而東，縱火通津門。下時在城上，將士奔潰，猶不肯去，望闕號慟，赴火而死。

罵敵炙死

元史忠義傳：李伯溫，弟守忠，知平陽府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提刑王汝，察兒於洪洞，守忠出後之師潰，入城，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水死

禮記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注：冥，契六世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

溺死

文苑英華溺死判：〇甲與乙同舟，既而甲墮水，自投，因溺死，其家訟乙故殺。縣斷以殺。〇詳欲望對
靈長演派，資潤下以流謙；習坎疏源，含內虛而濟物。故桂林望斷，漢臣嗟其水源；航葦無因，衛女歎其河廣。由是刳木為檝，利涉存焉；造舟為梁，有自來矣。惟甲與乙，俱因行邁，駕言出遊。大川為阻，衣非褰裳，漢不可泳，地若滄流，受憑鼓檝。既而有辭岸浦，喜二子之同舟；方駕波心，嗟一夫之墜晚。尋漆園之興，旨未昧藏舟；考司冠之微言，施驚逝水。至若沃焦不息，呂梁難詞，一類士龍之笑，幾漸漁父之勇。家人告稱故殺，縣司斷以疑恪。乙則有詞，未云甘伏。句若平生宿憾，殞命猶或推科；如其邂逅相逢，自死如何結罪？誠可悼一作悼竿而求水府，豈得陳牒而訟官曹？不悟生也有涯，將薨死而無弔。欲使江岸上，式族孝女之碑；望葭曲中，永作狂夫之曲。鶺稽狀述，不伏為宜。〇同前〇語稱有朋自遠，易曰朋從爾思。同氣相求，同舟共濟。呂安之懷叔夜，或泛黃河之水；王子之尋戴逵，亦冒山陰之雪。何以仰止，歎貲是其想，從甲乙適契，筌涉汎海之雲，若是一一作望莫之樹，掉倚砂之日，方追河洛之仙。既而智之謀身，情乖拯物，覆舟之慎，想伯夷而載戲；驚濤之游，歎伯昏而遂遠。三命有極，百齡俄謝，禍兮難倚，寧收轉壑之魂；比之匪人，忽觀盈庭之訟。尋端指狀，於甲誠亦可矜；據理詳刑，在乙寧宜寘罪。何者，禮稱不弔溺者，已絕律通人情，乙惟一作為無咎，原從平典，用叶大倫。〇同前〇鴻爐賦象，人壽幾何？生榮死哀，物類同致。晝夜不捨，宣尼興其歎息；吉凶共同，賈誼發其詞賦。眷言甲乙，俱涉大川，慧流波而侍朋，理征棹而云邁。乙則同舟而濟，宛若神仙；甲乃墮水而投，變嗟沉溺。波心乍淡，還疑觀影之人；泉路不歸，更似懷沙之客。然則渡河奏曲，曾不爾思；逝水沉魄，自招其咎。家人有訟，乖陳故殺之端；乙既無辭，難寘惟輕之典。籌詐不伏，理合哀矜。縣斷以疑，殊乖部一作部察。以愚管見，釋放為宜。

成汭溺死

太平廣記：唐天祐中，淮師劉存、杜洪中令乞師於梁王，梁與荊方睦，乃諷成令汭帥兵救之。汭欲親征，乃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戰艦。册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先是改名曰汭，汭字水內也，水內之死，豈前兆乎？

丁丞相溺死

浩然齋雅談：丁大全丞相竄嶺外，至藤州溺死。三山林桂龍以詩嘲之曰：一擲中流只把持，偏輕偏重失便宜。孤舟不是無人渡，身作風波問阿誰。〇移吳賈塹棋明君驚動，沿江十萬軍。幸是不沉湘水死，有何面目見靈均。〇推了如何濟急流，一篙才錯便難收。當初把作尋常看，豈料中流解覆舟。

投河而死

續後漢書董卓傳：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等謀誅宦官，乃召卓將兵入朝。既而中常侍張讓等反，誅進，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宮青瑣門，與袁紹共誅宦官。讓等劫帝及陳留王走北宮，夜至小平津，尚書盧植等追及，手劍斬數人，讓等從河而死，遂扶少帝及陳留王至雒上。

投溪而死

宋北盟錄：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而援兵不至，軍兵多餓死。王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尺練繫於其背，縋城投溪而死。

蹈河以死

元史忠義傳：劉天孚以毋憂起，知河中府，視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為亂，舉兵至河中，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阿思罕引滯河西，縛筏河上，縱火欲屠城。阿思罕兵入城，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冰方堅，天孚拔刀斫冰開，北望

為國語若枕謝者再拜已脫衣捐岸游乃投水中

投水而死 古今事通長沙趙淮潰江東金陵破走溧水民砦砦破見執不屈械過揚州令呼降而反其詞怒械還金陵殺之當出金陵止一妾從為一萬戶所得曰妾願事公終身第趙運使無人埋骨可令人與我往殯殯畢即歸如其言尸在江濱妾命人推之入水尸猶滯淺處妾取篙自推之入深水中仰天大哭亦投水死又安福北津歐陽木匠女十七八為北軍所掠臨河橋斷軍留心欲就懼女曰當天無禮恐瀆神明可去人家取門扇來渡江去房于內成親也軍如言往女投中流去旬日軍退尸方浮眾皆嘆異私謚之曰貞絜

躍入水死 杭州府志夏仁壽妻徐氏錢唐人仁壽坐事被謫以室行夜泊鎮某有寇至仁壽迎拏被傷徐氏不受汙遂躍入水死

負御容赴水死 宋史忠義傳康元年王稟為宣撫司統制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為多及至城陷稟引從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弔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闘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負宋朝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

十日城中軍民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後拈竿得其屍令張孝純驗之既實問死大罵乖諸酋執兵問殘之而棄於野

秀夫赴水死 文丞相行狀崖山敗後祥興乘黑雲中與數舟潛去宰執陸秀夫抱水死公有炯炯一心在天水相與永之詩

赴井而死 古今事通劉興孚仲古齋劉人大定任大學以論策魁天下家饒財所得束脩皆散諸生之貧者貞祐濟南陷攜二孫赴井死鄉人葬之宅後壽樂堂

覆舟而死 壽昌乘武昌郡西有蘆洲輿地云伍子胥叛楚出關於江上見漁父於渡時勞多人漁父曰灼灼兮侵已私與子期兮蘆之漪子胥既受解劍與之不受子胥曰俟子無勿令其露漁父知意遂覆舟而死

投崖而死 宋史忠義傳翟信與壯兵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遼史太祖紀七年上以夷离堇滑哥附諸弟為叛不忍顯戮命自投崖而死

投壕而死 金史寶符李氏傳天興元年壯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壕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

觸樹而死 史記晉世家晉靈公不道趙盾數諫之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毀壞壓死 文苑英華毀壞壓死判 乙有所毀壞而誤殺人科其備慮不謹詐合所由為罪 韓極對 立物有恒堅樹在始緒而不固壞則難支既動作而必虞將紀律而斯約罰之惟五先明有一以丁過之文死則有三終傷不中之者若故誤而先定乃平刑而是察乙則何者牢固漢言已聞威阜止災胡乃反胥推過且宇之必薦誡備慮而則安牆或不終將隳壞而誰咎罪有所在焉可逃夫 崔殷對 九川既滌是貧築護底從斯起于以傳工俾滿焊不生而安居作乂彼己之乙謂為何人牽作而毀豈增忿而藏害壞乃致害仍推過於所由言則妨文憲實無備雖壓弱不中酌冀禮而何傷而殺人者死在蕭章而難忘論以故傷觸則是識稱于誤殺科其不應爾徒有詞吾從丕繫 田季羔對 乙惟殘工執用為事撤彼牆屋嘗聞作問之詩誤此殺人載犯蓼虞之律雖因緣致壞宜申重典而過失殺傷非無異惡毀垣之下人盍違而去之壞宅之間乙恐非其罪也且凡所隳圯苑貲舊填眾臺構落非梓匠之宏規

傷庸緩崩必鄭僑之見壓備慮欲緩其不謹難危可懲乎無情既昧故犯之名請抵從輕之議許其狀賤稱謂乎反 梁乘對 爰有建立洎乎崩毀必慎傷人無至害物何哉主者曾不任能顧彼匠人豈因和巧既無備慮且之周防遂昧立身果貽誤殺事殊隳壞物果墳崩將壓有契於國僑不弔遂符於戴禮況告作之與毀壞匠人之與主司五蓍韋縣之書合以所由為罪且人誰無死痛其不終宜用明刑以慰幽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一十　二紙

死

餓死

史記楚世家太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鄭氏譚綺餓死者謂之殍殍孔平仲雜說龔勝一出涉世雖歸老矣而適於王莽徵召年七十九竟以餓死

餒而死

劉向說苑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死對曰餒而死公曰噫寡人之無德也亦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而不彰何為無德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之玩君之鴈食以菽粟君之宮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

日奏餒死

新唐書韓全誨傳昭帝召李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柰何皆不敢對有衛士七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韓全誨請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使訴于帝帝不許

民免饑死

[illegible]建安大饑盜發濱城崇安大震晦庵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死

不食而死

東漢書陳龜傳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徵還龜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illegible]生隨[illegible]初李氏隨孟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為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契丹志聖宗統和四年先是宋克雲朔寰應四州命楊業護送四州之民于許汝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之楊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業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

饑飽欲死

西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

抱戈凍死

新唐書李愬傳愬討吳元濟之亂遣使見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衆雪夜至蔡州克其城

義不避死

資治通鑑外紀趙簡子之中牟佛肸畔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從者烹田基曰義死不避斧鉞之誅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有義而烹褰衣將就鼎佛肸止之簡子屠中牟論有功者以田基為始基曰一人舉而萬人俛首知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以為司馬

義在効死

續後漢書龐德傳曹操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音衛開等以宛叛德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衛開遂南屯樊拒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柔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爾豈能敵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操聞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

義與俱死

晉書載記姚泓時部將趙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不敵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冤死

[illegible]程公遷東坡外祖眉山人讀錄當廣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因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竟殺盜公坐詿誤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法公何以去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得請而往督封

卽主人天子孫壽祿米粟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

孝婦冤死 後漢循吏孟嘗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猜忌。迺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稱父屈死 唐孝友錄。蔡懸為馮公京之婿。馮堯于位。泰陵車駕臨奠。懸緘經雜於馮氏子弟間。厲聲呼曰。陛下臣父屈死。上驚詔問之。乃懸。自是知持正之冤而惜其死。

都護憂死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七年五月乙未。安南首領杜英翰叛。攻都護府。都護高正平憂死。

憂撓致死 宋史楊愿傳。愿守宣城。表弟王夬調鄞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遺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夬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急夬。卽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為貶憤死 王易子聞見錄。李瓚故丞相閣之子。自桂州失律。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衡州刺史。為給事中鄭翰所疏。復貶為韶。始與瓚相善。瓚先得路而棄翰。為瓚既重為所擠。性推躁。憤而且死。鄭舍之叙恩門之子也。命筆與書曰。受恩未報。苦極。累十紙筆落而卒。

寐覺驚死 周夫新錄。通判監酒相詩者。昔在學校齋同齋。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卧榻之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嘘唏不已。少頃復寢。久不復起。共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于人呈作覺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餘也耶。事有不可知者。貫供存善云。

寧不媿死 宋史忠義傳。姜才被執。憤憤不已。阿朮怒。丙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耶。

杯酒辱死 李昌齡樂善錄。昔邵陵王綸鎮郢。時吳規為之客。適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纘方貴。意輕規。忽舉杯屬規曰。吳規來。慶汝今日得與此讌。規大怒。卽起歸。其子翁孺聞之。為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纘。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時人為之語曰。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此則辱而死之也。

強死 左傳文公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注言三君皆將不得以壽終。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注司敗即是司寇之官。子西長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注宜申即子西。

罪非殊死 西漢書光武紀。光武詔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注云殊死謂斬刑殊絕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一切猶權時非久制也。

貶新州死 唐新書路巖貶新州死。於揚收死之攝。見通鑑劉瞻貶新州死。於蔡確死之室。見王肇雜記。二事甚類。可駭也。

終為情死 世說新語。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必以賄死 資治通鑑周外紀。景王十七年。晉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

且圖賒死 資治通鑑。則天聖曆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擕貳。調發傷重。家產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於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戀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

苟求賒死 資治通鑑。則天長壽元年。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

幽閉而死 資治通鑑。高宗上元二年。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辛巳。妃坐廢。幽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

專死不勇 西漢書韓王信傳。漢六年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數閒使有二心。閒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當不死之言不得為勇。必生之心不生畢。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祈死 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一十　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一十　四

宗祈死。注：祝，大祝；宗，宗人；皆主祭祀祈禱者。伏為范文祈死。六月戊辰，士燮卒。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夫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國語晉范文子謂其宗祝：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招，招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文子卒。樂雋芳辯惑論國語云：范文子祈死，柳子非之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敬齋泛說：祈死者二人，曰晉大夫范武子士會之子文子燮，魯大夫叔孫豹之子昭子婼。說者以為自裁，恐不然。今俚俗少不如意，形言願死者多矣。左氏所載二人，蓋比類，但既言之後，適謝世耳。

觸柱求死 北盟錄：靖康中，虜兵逼近，宰相張邦昌對二太子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首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虜，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

挽兵乞死 北史楊昱傳：楊仲宣遇害，仲宣子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乞一快死 類說：元載於萬年縣佛堂中謂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汙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桓子請死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伏道請死 新唐書李晟傳：晟平朱泚之亂，復長安，戎服見帝三橋，再拜頓首賀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揜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

投刺請死 續世說：石晉高祖時，張彥澤貪殘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illegible]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慄。濤時為中書舍人，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抗辭請死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多謗毀之言，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勑，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叩頭請死 揚內翰談苑武幹篇：董遵誨父宗本嘗為隨州將。太祖微時往依宗本，本令與遵誨遊，嘗共臂鷹逐兔，少不如意，為遵誨所辱。太祖遂辭去，宗本固留，厚給遣之。即位之初，訪求遵誨，遵誨欲自殺，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耳。萬衆之主

豈念舊惡，將因禍致福，豈可測哉。遵誨感其言，悁中見於便殿，叩頭請死。上笑曰：汝昔日豪蕩太過，方將任汝事。即命左右挾起，賜冠帶，撰食畢，賜食上前，語及舊故，歔欷笑，以為通遠軍使。

慟哭請死 宋史張邦昌傳：邦昌既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御內東門小殿，邦昌以大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撫慰之。王即位，封邦昌同安郡王。

自拘當死 通鑑周外紀：襄王十六年，晉文公之理李離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有罪傳其下而委死，非義也。公曰：寡人亦有罪邪。離曰：臣受郎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君何過之有。君以所私害公，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遂伏劍而死。

賜死 史記蔡澤傳：澤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

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紉死於杜郵。續後漢書劉封傳：昭烈怒
封不救關羽，又陵孟達，使叛。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昭
烈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昭烈為之流涕。唐
書柏耆傳云：王承宗以常山叛，耆以書干裴度，請奉使鎮州，自處士受拾遺，
說承宗，質二子，獻兩郡。太和初，遷諫議。李同捷叛，耆入滄州取同捷，赴京
師。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
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又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寶，再
流愛州，尋賜死。刑法志：京師決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
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賜死于家。資治通鑑
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任圜請致仕，居磁州。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
之。冬十月乙酉，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illegible]滎陽縣在鄭州
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民間訛言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
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高
密，漢古縣，隋亂廢，唐武德三年置於義城堡，六年移治故夷安城，即高密
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江南錄作孫忌，今
從王溥周世宗實錄。晟承正綱。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
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發，
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帝至京水。京水在
滎陽之東，密水之西。遣御營使石敬塘將親兵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
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
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
以為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陸游南唐書鍾
謨傳：初，李德明被誅，唐鎬預其事，至是鎬懼鍾謨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
賄聞，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為天威軍都虞候，謨素與之
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人嘗請使巒帥桄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奏
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為猜令迷徽肇下，
其包藏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當立，
而謨嘗以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言從善王器輕急，放無人君
之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元宗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
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
即日督促乘驛而去。謨持方被風疾，在途賊詩十章，語皆悽愴。巒出為宣
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

卿昔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李元剛
厚德錄：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以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
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
古將帥被執歸不死者，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胡，中書議歸之六塔，
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
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眾。

公主賜死

新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子遺直、遺愛。
遺愛尚高陽公主，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
罪，帝敕長孫無忌鞫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
勳免，貶銅陵尉。

誣奏賜死

唐鑑：劉洎字思道，褚遂良誣奏洎言正當輔少主伊霍事，帝惑之，賜死。

割恩賜死

事類合璧：祿山亂，明皇幸蜀，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國忠，軍士以槍揭其首上出驛門，慰勞令收隊，軍士
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
正法。賜貴妃死，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
等入視之。法經，故也。

賜贓官死

舊唐書刑法志：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贓官五品
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於家者，伏請永為定式。從之。

坐贓賜死

資治通鑑後周紀：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
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疋、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
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賜死懲眾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眾耳。

剔喉驗死

新唐書路巖傳：巖封魏國公，坐罪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皙，美鬚髯，至江
陵而鬚皆白。捕誅邊咸、郭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
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殺，剔取喉驗其已死，故亦自及。

勇於就死

續後漢書孔融傳：曹操使路粹枉奏融，下獄棄市，妻子皆被戮。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
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
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
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
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

洗沐就

死　唐書文藝傳宋之問冉祖雍並坐罪賜死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

再拜就死　新唐書烈女傳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為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録其忠刺州二十年不徙卒贈洪州都督

談笑就死　宋蘇東坡集孔北海贊世之譏公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為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

無鬚濫死　類對群書事苑漢靈帝崩袁紹為中軍校尉勒兵斬中常侍趙忠捕諸宦者無少長悉斬之以至無鬚而濫死者衆

多鬚濫死　類對群書事苑冉閔為石鑒大將軍閔因鑒令趙人曰斬一胡者進位一級一日之中斬首萬數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死者二十餘萬于時高鼻多鬚有濫死者

驍勇宥死　宋史田紹斌傳紹斌嘗監官馬貿直盡償得進事發獄具有司引見講武殿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下遣內侍私謂之曰爾今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俄從引見釋之且審賜白金

雅舊貸死　新唐書蕭瑀傳蕭鈞孔子嗣業累擢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欲辭仁貴邪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功臣子貸死　新唐書襄陽公主傳有李元本者得私侍主以功臣子貸死流象州

功臣恕死　唐呂和叔集功臣恕死議　昔衞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代盜者因為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揩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恃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王所以一號令而悖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挹者販豎私狩陣之間未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傳變化率勞怙寵屈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叛不以恭為無傷先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河山平會之一旦大駭有鯨鯢之罪伸怒人怒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忍行兇恣宄惡網或奸鋒將發寢遏宗祊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驍得其釁消之致螢爝之勳而信弃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憚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不幸人吉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姦遁所曰賞之過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君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遠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庸如樊徐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恭生蕭恥自周名節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崇臣也要之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攀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

判狀赦死　倦游雜録桑道茂祖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三數年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邪道茂懷中取一紙大書其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惡乃是逋逃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道某道何語道茂已云准狀特放晟為書之使來泚反道茂陷舊職晟收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晟驚審釋放以為上客

表請減死　舊唐書喬琳傳官軍收京師窗處極刑時喬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累經重任頗彰臣節自以逆命闕識請宥之言者以為喬國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與

勅許減死　舊唐書刑法志張胄得赦公尊康慰欽死勅胄徒減死罪一等

議獄緩死　宋歐陽公集南省試策對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肯災肆赦帝典之輿訓

懲惡緩死　宋蘇李重決涉其代論流配劉子　牧馬者在鞭其後欲羊者去其亂群施之於民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免死也

密疏原死　唐書狄仁傑傳仁傑由寧州刺史轉文昌右丞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

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戒後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忍詿誤至此有詔悉蠲戒遣因出寧州父老等勞以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派所亦為立碑

紓死 左傳文公十六年楚司城蕩意諸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注上以使予亡之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公知之盡以寶行

恤死 西漢會要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以喪歸 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文帝十四年餅侯孫單以父卯北地都尉力戰死事子侯 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傳相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為列侯 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趙德麟侯鯖錄明皇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賫貨幣以恤其家其詰詞刻于白山屋壁下

梵志避死 法句譬喻經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言五通之力反覆天地手捫日月移山駐流靡所不能寧當不能避此死對一人言吾入大海中上不出現下不至底無常殺鬼安知我處一人言吾入須彌山中還合其表一人言吾當輕舉隱虛空中一人言吾當藏入大市之中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求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今欲逃命於是別去七日期滿各各命終猶果熟落市監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悟曰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獨免王往佛所白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獲五通自知命盡皆共避之不審今者能得脫否佛說偈曰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

求才脫死 元史姚樞傳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蠲數人逃入篁竹中既免從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

挺身捄死 新唐書屈突通傳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龍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從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

示金纏救死 北盟錄宋欽宗靖康中粘罕兵急令下豎滴澆河橋彧軍

民爭渡有婦女陷於溝沙中舉臂攔金纏示人號呼求救莫敢向邇不移時遂沒

揣鍼蘇死 抱朴子內篇釋滯卷越人揣鍼以蘇死

內藥起死 太平廣記董奉侯官人也士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太一遣使來召士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乃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

蕭后誓死 北盟錄宣和四年蕭后諭曰封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於陣前

積薪誓死 宋史陳從易傳從易為彭州軍事推官時王均盜據成都遣僞綿漢諸軍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從易擒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貫之衆皆呼悅乃率厲將士修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

家亡誓死 元史

列女傳宋虎妻茅氏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太醫提點師甲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託居危苦要慣不食辛

誓與虜死 張横浦心傳錄祥潜太尉於南安臨決之前械一日楚香叔毗令人來請右有所言者因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莫有不足者否辭公遂屏左右垂淚云某平生唯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恥以不肯議和遂為秦公所遠此心唯天知之因謂之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未有不知者事有真偽遂連耳辭云閑侍郎此言心下豁然某今即去矣奮然而逝予以謂武夫悍卒其一念正氣猶盤礴不下以待人決況吾儕讀聖賢書安可於平日不正此心此與朝聞道夕死何異

愛死 左傳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注言我豈敢愛惜一身之死以亂楚之官事乎

不敢愛死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

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此將不惜死**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遂圍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廻引兵入城逕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戰疲而歸賊衆懾其驍勇翌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叛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 **相與致死** 容齋隨筆張耳陳餘少時為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挾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顧謂玄德之長者而忽為此耶 **樂為致死** 三國志孫策傳策為人美姿顏好語笑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自致於死** 後魏書張預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乃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為器珮皆鮮明可寶預服延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若能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得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之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勇者致死** 宋蘇東坡策畧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 **懷心樂死**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越王追見怒蛙憤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蛙蟲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蛙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艾命投死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傳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 **擅殺償死** 舊唐書王君操傳君操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鬭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出官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云殺人償命律具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冤情今大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死 **自盜抵死**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四年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為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觀察判官馮瑑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他人乎注紀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坑降足死** 葉邦郡和本前卷之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趙降卒四十萬人後秦使攻趙起稱疾不行昭王怒遣人遣起不得留咸陽行至杜郵賜劍令自裁起曰我何罪良久曰我固當死趙降卒四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殺菟坐死** 東漢書梁冀傳冀玄孫某以貴戚為大將軍桓帝時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反送死** 大對詩赤隨漢宗反送死詩死生雖異塗將斯本一理峨巘落園景一設非永逝達人隨元化生死一對耳生生皆藏寘安知非真死死當安吾軀生當遂吾意 **鳥羽送死** 三國志魏書弁辰傳其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靈鶴催死** 江少虞類苑王參政伯書詩笑既無預笑少有靈鶴十餘集堂中繞飛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時其弟純臣在知臺州公人未更俟教皆以為怪詩酒史曾宅中勸哭群鶴乃散時人以謂伯庸當作仙宮廟 **丹劑緩死** 王銍遺錄黥藩求道方殺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携以就求賑政知初因登守郡母病亟甚侍之不至然怒云使吾母死亦以吾去從此人不適所書郡遣人翁至廷下詩之云三日之內不瘥則吾當誅之以示衆殺

狄曰容為診之既而曰尚可以活處以丹劑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不可刖前趾乎用太守之來從以妓樂酬以千緡俾郡卒負于前增以綵釀導引還其家間日後田母病作呼之則全家適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緩其死耳

當適輒死

西漢書外戚傳王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

無罪輒死

舊唐書安祿山傳李豬兒幼事安祿山謹甚使為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患懼至是目復盲戕又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垂撻荷辱豬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遭笞斬故二人深忌祿山

飲泉輒死

宋史馮仲己傳仲己知豐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仲己日汲自供終更無恙

射賊輒死

宋曾鞏尚書陳公神道碑宋陳世卿改靜安軍節度推官有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勵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敢迫而外兵來救乃解

一門爭死

續後漢書孔融傳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詔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

爭相代死

新唐書列女傳盧甫妻李秦州城紀人父澈永泰初為蘄令梁崇義與澈謝降剽賊數千人剽吏曹昇縱賊狀之賊疑澈責己殺澈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澈渤並贈官

父子俱死

史記趙世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父子爭死

宋史鄭綺傳有鮑宗巖者徽州歙人子壽孫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為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壽孫趨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請代父死

文苑英華張不疑請代父死表土某嗣九切臣

某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臣父丈成充使不了特寘嚴刑罪小責深不勝冤苦銜衛驚嘆長幼嗟呈天后土實所鑒照臣聞有理不申枉填溝壑臣子情切骨肉恩深請以微軀代父首死已寬父之殘命是愚臣之幸也伏乞天命俯垂矜察臣不惟萬死猶苟再生臣父朝無近親孤宦獨立省躁難殖根殘易危無風而自剝不寒而自戰李全交接那作蠹舞法弄權虐甚毒藥酷殊豺狼後枉陷良善以立己功惡貫已盈貪殘事敗不慙顏厚猶事料繩不懼皇天仍居惡府罪輕責重其枉實深但恨明時虛編簡牘伏願陛下採輿人之誦聽左右之言乞不濫無辜豈免冤重泣邦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任結戀之至冒死昧以聞宋史周樂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能文方氏據溫拘晟置海舟上樂隨往事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晟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年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元史陳頊傳頊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忠頊艱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光與奴殺人光繫獄搒掠不勝因自誣伏頊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遣帥臣王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

求代父死

宋史孝義傳邢神留父超遇官祖里骨督租與超鬪超跌里骨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骨家萬錢為棺斂具

代父就死

宋史孝義傳端拱初沈正之父為屯田衛官以恭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恐悄述其故正即號呼稱冤就毆其人迷擊者捕送官獄具愴然就死聞者悲之

女易父死

孝友司風列女傳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簡子曰善遂不誅

願贖父死

東漢書譙玄傳時公孫述僭號於蜀徵玄不肯起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田野訓子勤習經書終述之世

抱父乞死

南史宋袁粲傳齊武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炬節與兒逾城走粲還坐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以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使歸魂墳壟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

幼兒代父死

元史孝義傳郝狗狗父寧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攻陷之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是兒幾歲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之

願代伯父死

溫州府志王奉永嘉人居杜興幼鞠于伯父丁未冬大兵至伯父爲兵所執求財不得將殺之奉年十五匿叢薄中瞿出始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道經數穴皆無乃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伯父視之則頸青已斷兵咲尚在捧首合頸取脩船油灰塗其喉以水滴口稍能嚥七日始甦

願代母死

恵堅志可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案建　聞大盜群起遇人必殺清源皆逃於裘山未幾盜至衆多被害間有不殺則執而掠問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爲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死於盜之手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尋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共汝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從世引導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紿己因聚箭射之俱不中體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憐其孝遂釋之　元史孝義傳焦淵幼失父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延祐間汀州寧化賴祿孫母病值亂負母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我母尋殺我盜駭歎不忍害

母代子死

能改齋漫錄陳升之在相位嘗風興未出其黨皆集廳前忽有大豕奔逸而去衆以升之未出而外門人未啓乃相與擒而縛之以薦聚而戮諸豕至期以送升之至待漏即歸而共烹也又歸取豕乃空籠而已莫不驚疑俄語達升之母曰吾兒生於辛亥家爲亥神今受縶而沒豈吾兒當被災乎是夕焚香於庭告天曰老安無益於世身兒方盡心於國不宜既去願以老身代兒薄命云云閏十二月升之丁憂

願代女死

南唐近事陳翔夫人耿氏太宗乳母也生秦王廷美幼宜祖總兵以燕國公主嫁皇國公被會張亂魚丈謀叛營中無長少皆譁君當誅太后覺其女莫能不知爲計耿氏曰願以

大女死即毆故將驢以貴伯首太祖自御以入留其家內燕國長驢而出太后先以厚賂抱關卒當其出爲他卒所見傳呵詰遂被疾驅得免會盡赦營中死耿氏卒無恙

兄弟爭死

史記衛世家衛宣公爲太子伋娶齊女宣公見太子婦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娶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欲廢伋宣公自以爲奪太子妻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人至謂盜曰所當殺者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　續後漢書姜肱傳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十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俱以孝行著聞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盜遂兩釋之但掠奪衣資而已　兩漢紀汝南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掠琳自縛請先李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　孝友司漢張禮遭饑年扶養老母在堂八十餘禮拾菜歸於路遇賊欲殺食之禮叩頭云家中有老母朝來得食少待歸家供訖却來就死賊遂放去弟竭蒨聞之密自己去賊所謂賊曰向者歸作食者是兄兄孝養父母年老辛苦羸瘦弟肥肉多願代兄命禮隨去賊所謂賊曰禮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孝慈皆不忍殺更與禮米二石鹽一斛侍養老母以全孝敬之道　三國志孫奐傳舒燮有罪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欲寘之於法奐子鄰謂濬曰舒伯英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人有奉國舊恩今君殺其子弟於事何如　注中膺名邵初伯膺親兄爲人所殺仲膺爲報讎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濬齊女家傳特南郡江陵縣人荀將之弟胡之婚爲盜口吉沙門所法夜入荀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識行欲吉則配欲忍則不可貴已所殺胡之列人如此兄弟爭死　宋史鄭綺傳綺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猶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間道逸去德璋追至廣陵

德珪已死於獄從璋聞之慟絶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翔集不食元史孝義傳郭道卿至元初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請代弟死佐卿亦泣請殺道卿因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兄弟讓死 新唐書陸南金傳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陸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詰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　是秋才傳至德間有宗人王遇弟遐俱為賊劫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並其臺盡殺之　南史孫棘傳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棘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兄弟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并賜帛二十疋

請代兄死 新唐書虞世南傳宇文化及已弒帝聞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　許敬宗傳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遇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代死善心死許敬宗舞蹈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　陽王琮傳永昌時行遂行芳斥售州六道使至行遂先就戮行芳幼當歆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冤悌云　史宋劉繪傳隆昌中繪兄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　温州府志周士威永嘉人與兄士行俱幼喪父母唯外祖夏氏撫育至長士行業縫衣以養至正間方明善擾郡居千佛寺四捆門自衛俾市民守之時劉公寬卒嘉兵所掤入寺明善遂逃三日復入罪守門者士行與焉士威年十九請曰吾兄弟皆孤賴夏氏以存今外祖母年八十六矣幸兄養之吾無能為兄死則皆無托矣願以身代兄死因悲咽不勝獄吏憐而易之遂遇害

乞貸兄死 遼史興宗紀重熙五年秋七月辛丑錄囚耶律把八誣其弟韓哥謀殺己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臣惟一兄乞貸其死上憫而從之

減年代死 事文類聚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

二息爭死 南史吳欣之傳永明初晉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瓚奏以聞

夫婦同死 宋史王翊傳北兵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貌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焉　金史烏古孫仲端傳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少飲訣太學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奕棋一局左華屋杳渺或在村居茅舍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

夫妻繼死 孫公談圃俞次尚與其妻棄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持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絶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為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吾亦行矣即瞑目趺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中胡州人字退翁云

與夫同死 資治通鑑唐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左僕射于琮篤盧從不及逃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家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　新唐書列女傳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刑蕭呼曰我與夫同死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氣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具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以死從夫 元史列女傳李君進妻王氏大德八年君進卒卜葬將發引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因大慟嘔血死衆歛之與夫連柩出葬　移剌氏耶律忽都不花妾也夫歿割耳自誓廬墓側不食死　趙氏哇兒年二十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棺歛葬焉　朱克彬妻周氏費巖妻王氏賈哥妻耶律氏耶瞻兒妻康氏陳果妻別娥娥宋堅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劉恕妻趙氏王思忠妻張氏劉撝妻趙氏徐順妻彭氏趙聰兒妻安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魏貴妻罗氏郭厌兒妻

趙氏。宋某妻丁氏、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裴某妻董貴哥、張保重妻郝氏、高塔必也妻白氏、楊某妻盧氏、太术妻阿不察、相兀孫妻脫脫真，並以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命旌表，賜錢，賜謚。

願代舅死

宋晁無咎集李氏墓誌銘：宋黃叔放妻李氏，既侍疾憊，舅亦疾病，不以己卧故忌舅之疾，問藥餌維時，聞其篤，則自力竪顙禱于神，願代舅死。

捨身代死

華嚴經：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獄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逼，將之死地，欲斷其命，捨離淨從一切樂具，親戚朋友悉將永訣，置高碪上以刀屠割，或有不捨豎買其體，衣纏油沃以火焚燒，如是等苦種種逼迫。菩薩見已，自捨其身而代受之，如阿逸多菩薩、殊勝行王菩薩。

親厚繼死

老學庵筆記：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於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二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

僕為主死

元史楊朶兒只傳：子不花值西軍陣潰，遂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縱為人，如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赴救，䦨䦨要斬之。

亭焚爭死

宋史郝質傳：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為路分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面。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蘭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夏戰，共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

願代京兆死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後得罪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請代管平死

晉史桓臺：劉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寠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按劍曰：吾豈望生也，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醜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于上當為高皇、光武帝之事，下豈失為夷項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公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請代戶曹死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元年，竇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

賂民代死

宋史孝義傳：宋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人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因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增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因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庸直，又不婿汝子，將奈何？因悟，泣涕覆面曰：囚實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王諸法。

代大使死

太平廣記：天寶中，韋光輔入朝，至漢州驛，鑒考身死亡上微撥彭州刺史李光命潔暢尉馬某送藥酒至漢州，到無壞處，所忽然顛倒而卒。從者撿，乃蘇，云地下以馬尉見代馬氏死，便至其家，因流涕言已代章使大使死。

不許代死

漢制叢錄：安帝世，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後追駮之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則為異。今從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而范曄亦論之曰：忠聞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當代其禍，進退無所指也。

智則代死

夷堅志：青唐羌哨氏之孫隴撥，崇寧中歸京師，賜姓名曰趙懷德，拜節度使，封安化郡王。其孫龔龎從入蜀，常為成都路兵馬鈐轄，夭資狡橫，占大慈寺四講院屋宇併居之，歷年既多，殊為一邦患。寺內宗福禪院西堂僧智則，嘗住持合州釣魚山，首行清高，獨與之厚善，無日不往來，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有將士妙於命術，談人死生禍福若神，謂趙君九月生日後必死。時方仲春，趙恐甚，邀智則語其故，禱之曰：師方外尊宿，視寂滅如夢覺，能代我一死乎？則笑曰：何足為難，但吾却有所請，能相聽則可耳。趙問欲何言，曰：郡王久據四院殿堂，像設日就黯頹，講席由茲治廢，吾實弗忍。儻能卜徙外第，而還以界群僧，吾雖死不惜。趙許諾，即日於城外小東郭建宅，搭其故居。後七日，四院僧筆集鸞府，緇流嚴備香火迎則，公齋於水陸院，食訖登座，燒香揚歎，若具道所以代

死之意。奄然而化。趙為主喪事。素服奉龕。焚于大智寺塔下。是歲趙無恙。明年曹庭堅將制帥蜀。趙貴倨自若。有與物呵。徑造聽事。曹怒曰。鈴轄於制置使有階級。安得犯軍禮。立命武卒擒赴直司。旋荷繫于獄。揭榜求其甯從。不數日。士民交訟紛紛。得其白直共前後死亡者四百輩。悉不落名籍。而冒請衣糧。遂併捕其二子。鞠實計贓不貲。父子皆斃於獄。君距智則之死纔一年。饒州安國長老了祥者。蓋嘉州人也。談此異。予謂死而可代。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矣。趙君與智則之事。豈其然乎。

孔璋替死

東郡志孔璋請替李邕死表 宋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一（一作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奮息須身。豈惜一己之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遵。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將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無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米璟毋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忠忠於國矣。今聞坐贓。飄敗厥行。且斯人所然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部之間。諸道路執法者將抵之以死。嗟夫。天之將喪斯人。死在朝夕。求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朽材輸轄。無取徒勤。視喘息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家之寶。ノ器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顧。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厲門絕賑有足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待明目黃泉。將北郭之跡。主之大顯。畢[illegible]陛下若以務和之始。難於用斧鉞。[illegible]天[illegible]餘赦忘伏劍。豈須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為敵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數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後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出馬牛贖死

東漢書烏桓傳烏桓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

入馬贖死

資治通鑑唐肅宗寶應元年。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貲儲豐衍。賸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

出金贖死

元史布魯海牙傳。是時奴有罪者。主得專殺。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餘。隸軍籍者僤於行役。往往募人代之。

爭友而死

通鑑外紀宣王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非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范式託死

馬明史實賓錄後漢范式字巨卿。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覩書見瘞。愴然感之。哭為死友。於是護平妻子身送喪於臨湘。

屬友以死

涑水記聞尹師魯謫官監均州酒稅。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疾勢增幾分。可更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憂。既至。師魯曰。誅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漸就盡耳。凡生與希文語。又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孫威敏公遺書范文正公。以疾請使郡。自請從潁道徐。記公以死。未幾病革。公入視。且告之曰。希文忠義孝友。生固無憾矣。死又奚憾哉。死生猶夢覺。其去來在我爾。語訖而瞑。其送終卹孤。罔不盡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一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一　四濟

李

李彭年

桐汭志李彭年字元老郡人也紹興八年舉進士第調銅陵尉初蒞方入境父母歿于賊兵彭年追慕不已郡守洪興祖嘗表稱之曰伏見土居官李彭年言行有常鄉里稱孝昨者賊兵入境作過彭年二親相繼被害冒犯白刃收斂營葬追慕哀慟人不忍聞除喪累年蔬食水飲誓終此身不食酒肉語及其親悽愴泣下自兵戈以來習熟見聞孝養瘞闕不能如禮者多矣彭年獨躬行之出於至誠委有顯跡可以激厲風俗朝廷嘉之勑賜旌表門閭官至鎮江府教授今旌表猶在石壁山之舊居號其里曰旌孝

李中

元一統志李中紹興十五年知僊井監其子燾即巽巖先生亦為隆州監稅早有文學為時名流

李燾

宋史列傳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僊井監燾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

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豪族斂跡於是以餘暇力學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乃效光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困溪為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歛燾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乃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無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傍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太常寺參校同異修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

道新曆成燾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曆官討論五年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子垕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嘗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一人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北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燾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入奏禹貢九州荊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廣千而犂耕種殖敍茁未立畔既已多有橫加科歛者令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勘謀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飢發鄂州大軍倉賑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果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馬司市敘州羈縻馬毋濫頒戒官民毋於夷漢禁

山伐木造舟奏移銷水於闕遂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召還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燾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鵝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大數夫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蘩究大事詔熙志並二秩罷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以方被讒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感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祕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燾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祀圜壇特已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發章沮止其後尚書中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柱壞鴟尾有司旋加脩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眾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

欽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燾為社壇祭告官
代鼓禮廢特舉行遷既中制科為秘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
院編修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燾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
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舉其次子塾應制科以閣試不
中程黜塾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劾語連及燾塾罷燾亦
知常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闢途氾世雄等
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燾為轉運使言其不當復已
而提刑尹穡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
帥臣張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茶
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舉興國宮秋明堂大禮成以
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垕塾繼卒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
府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秘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
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
修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
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
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

方請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
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
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
兼侍講同修國史為尤袤劉清之十人為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
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
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幣近
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時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相執赴
經筵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
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來
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
曾識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
事中宇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
忠藎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猶手劄賚朝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
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夭所恨報國缺然願
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
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

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
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
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
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
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
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
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
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為四十一卷謚文簡
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垕塾壁埴塈著作郎塈夔州路稷點刑獄壁埴皆
執政有別傳　論曰燾無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古相高為戒
希呂剛直懇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闢纂端忤旨竄斥而甘心
馬李浩獨不遠秦檜陳棄以呈身為恥丈若識体兵胡沂序聞宣其清風
苦節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摭拾禮文殘缺之餘紮然有
則長編之作成稱史才然所撥拾武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燦然興
地紀勝紹興二十九年周麟之言知雙流縣李燾嘗讀皇朝公卿百官表
詔給札錄付史館燾博學剛正秦檜盛時嘗遣人諭燾欲得一通問即召

用燾迄不與坐此僵塞州縣二十年矣四川制置王剛中聞其名奏為幹
辦公事繫年錄李壁雁湖集巽巖先生墓刻　公諱燾字仁甫一字子真
其先唐宗室右武衛大將軍德武氏之禍竄眉丹稜子孫因家焉距公十
有七世矣大王考諱夔王考諱夙贈奉直大夫考諱中左朝奉大夫贈宣
奉大夫妣碩人史氏公生於政和五年四月丙辰登紹興七年進士第調
華陽縣主簿擬嘉州軍事推官未赴丁宣奉憂服除調雅州軍事推官改
宣教郎知雙流縣辟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知榮州除潼川府路轉運判
官丁太碩人憂服除召赴行在入尚書為兵部郎中以觸宣奉諱改行員
外郎國史院編修官轉禮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起
居舍人起居郎直顯謨閣判湖北路轉運副使除秘書少監處闕供職改
直寶文閣主管潼川府路安撫司公事知瀘州召赴行在除秘閣修撰江
南西路轉運副使召赴行在除秘書監兼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侍講拜禮部侍郎兼工部
侍郎以御史論公子塈發策不當黜并出公知常德府逾年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天子初行明堂禮推恩首建議者加敷文閣待制尋除知遂寧
府召赴行在拜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三上章請

老除敷文閣學士致仕以淳熙十一年二月五日薨于行在所享年七十累官至通奉大夫爵丹稜縣開國伯遺表上聞天子哀其忠贈光祿大夫特命臨安府營辦葬事又出內帑金帛賻其家尋敕賓江漕臣護其喪歸葬蜀明年七月二十八日葬于丹稜縣龍鵠山巽巖之陽公娶同邑楊氏封碩人子十三人男曰謙曰垕奉議郎祕書省著作郎曰壂前知成都府郫縣事曰㙞承務郎曰侅曰壁承奉郎前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曰塈承務郎女曰均適朝奉郎新知果州曹執同曰坑適朝奉郎前知普州師祖夔曰壇適迪功郎漢州州學教授任卑曰埬適河東進士薛純顔曰壈適從政郎榮州州學教授張伸曰堪適迪功郎夔州兩當縣主簿句龍宗愈謙垕塾㙞塈典及純顔皆先公殆卑後公一年亦亡孫男七人曰鑑曰錫曰錄曰鏘曰鑄曰鐐孫女二人曰真曰從公高亮深持碩大非欵人望之凜然而內甚夷曠其學洞究古今會道約理晦明巨細究貫旁達其臨事如衡陳權設圭黍不可欺四方學者宗仰敬畏終莫測所至其在朝廷正色偘偘守經據古務以格君心存舊章畏天變愛民力裁恩倖峻風節為言不擇禍福利害以為趨舍避就挺立不撓邪枉憚焉其任外服網張目舉仁行威振強暴者戢柔懦者立貪沓者化興利除弊率為後法方公

少年遭王國多難慨然有志驅值權臣力主和議務以術消縻天下忠義敢為之氣公積憤之終其世不與通陸沉遠方凡三十年始登天朝屬時宰附會規挑兵端公又力爭之以為自治未至何以謀人至擯居外猶懇懇弗已晚再侍帷幄察時論浸弛慮成說愒安安之漸則勸上以無忘初志益懋遠圖迹公所學考功業論則公之盛心何如也然嚴氣正性不肯纖芥徇時以故屹屹難合迄大不施獨為天子所尊禮至稱之曰有國之師表也洎將用公而公亡矣嗚呼用捨汙隆之數實關諸天豈人力哉諸孫不令何足以識公大致念葬日薄矣較德緣辭厭艱其人敬忠元泣血先用溫文正公法書世次官簿終始以掩諸幽其論次之詳則見諸家傳云周益公大全集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韓愈以天刑人禍歸咎史筆柳宗元隨闢其說後人終致疑焉今以李文簡公驗之何疑且左氏紀諸國之事史記上下數千載是是非非利害不專及當世若公續司馬光資治通鑑為本朝長編上關國體下涉諸臣之家非異代比使天刑人禍可信孰能結知明主見推多士出歷清要沒定美諡諸子繼踵世科歷二千石光顯未艾如李氏者乎。況公出入中外見謂忠直盡言交游觀視強禦雖微作史自當齟齬難合然讒間不行于朝士大夫鮮含怒

者何也守道正泯職公事上不欺應物無心天人交助其在茲乎既沒十八年蜀多文士其子不近求銘詩而遠屬耋老非以同朝久相知深也歟是宜序而銘之公諱燾字仁甫一字子真系出唐曹恭王李子右武衛大將軍偲武后斥為民徙眉州之丹稜縣遂家焉六世孫瑜始復屬籍仕至長江令公長江十一世孫曾祖夔祖風贈奉直大夫考中朝奉大夫知仙井監累贈宣奉大夫妣碩人史氏公生政和乙未天資穎異博覽經傳獨不樂王安石學甫冠已著兩漢鑑明年追念靖康變故著反正議十四篇人皆奇之紹興八年第進士調成都府華陽縣主簿未上讀書本縣龍鵠山命曰巽巖自記云予異予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己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擬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嚮善豈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至于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年方二十四其志

趣學問如此久之赴華陽時宰秦檜知公名公不與通會詔郡國舉賢良公攜五十策謁成都帥張燾不果薦扶滿外銓復置教授闕公亦不就注嘉州軍事推官丁父憂二十年服除再注雅州軍事推官作富直司議諷郡守用私情背公法者總領財賦符行中蜀公增簡州鹽筴公移書力拒之舊相張浚謂有臺諫風二十四年改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日生聽事訟至立決前執政李文會自瀘徙益府下九縣供張加倍公用常儀李由他道去仕族張氏子貌家貧公曰汝方在喪悲墜先訓盍歸思三日復來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雱市丘成之產業公以成之不白所生母追正之雱瀾辭訴府公列經義律文致雱法豪右歛迹邑庭如水日繙史冊彙次國朝事實謂司馬光脩史光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逸乃徧求正史實錄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光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於此二十九年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辟公幹辦公事三十二年知榮州州因山為城川為隍夏秋常患水溢公築坊禦之隆興二年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四人州縣多橫歛公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而為帳徧示官吏許適不當更定石為科約至今不廢母憂去官乾道

三年召赴行在八月入對上太祖故事乙以為法請許六察言事又言軍興三十年蜀賦一錢折變百之願自此勿增取況蜀兵已多宜罷招刺厥簡汰其夫將毋依虛籍括部曲孝宗嘉納除尚書兵部郎中以父諱下行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禮部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公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俄兩得詔無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據用十二月正除禮部員外郎公言中興祭典未備嶽鎮海瀆先農先蠶風雨雷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近者雨暘失節郡國水災殆或以此詔復舊占城國入貢依崇寧五年勅書用白背金花綾紙將以金鍍銀匣公請如近例學士院謂禮部不當預公曰典禮先有司部兼掌客宜使官耶長編叅帙漸成蜀帥汪應辰已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祕閣公遂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特遷兩官公患侍文衰弱乙令考官取學術醇正切於世用之文苟涉虛浮必行黜落明春省試勅榜戒諭上方屬精為治事或中出公輪對言唐虞三代專倚輔弼漢唐或謀卿士今捨三塗近習必進此治亂之機惟聖明深慮過防蓋有所指也又奏省闈取士本不立額乙參皇祐四百之限稍加裁定舊特奏名雖賜出身罕授職任近兩榜至八百五十餘人放選注官西賢良方正一科則寂無應詔當責舉者請舉遂言天下有變經營北方未見可付之人上曰朕當自將公曰聖諭及此與真宗澶淵合矣上曰此朕家法太祖平澤潞取維揚太宗平太原皆是也公請先自治以待時上聳聽不倦近侍皆號侍明日諭三省議省額持患二事有沮之者乃已五年四月遷祕書少監太史言八月日當食公上疏曰災異所以儆戒人主今經筵不訪問言路罕論奏大臣無趙普補綴奏目杜衍封還內降之風臣恐憂不在疆埸惟陛下進衆正消群陰以應天變是冬兼權起居舍人六年雷震上元後一日公錄仁宗景祐三年正月甲辰求言宣賦欲二詔以進且前已刊定徽宗實錄之跡外者因言臣方脩進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可助正史詔後聞實錄院四月首命公為檢討官汪應辰進公子垕賢良詞業上曰卿有子矣范成大除右史升撝起居郎議者誤引元豐八年十月詔欲廢二浙係正止存者長又宰相以蜀人帥蜀工部並除二侍郎武臣提點刑獄皆遂舊制公援證再三上曰卿論事根據極當朕心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既任恢復未免更張公言二典若稽古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漢云故事子孫莫之敢廢王安石變更法度

為階可鑒上欲除公兵部侍郎公自摘記注數論事宰相頗不樂公遂請去六月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為貢九州荊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蕪賦斂十八上委公條畫至則言創耕渫科斂且異爭奪宜寬冒占廣激勸如太祖乾德四年許見佃者止輸舊稅更不通檢詔如所請其安執契爭奪毋受理守令能勸課者賞之總賦呂游問奏計公攝其職歲饑發戶部大軍倉振民僚佐爭執公曰吾自任責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歸劾公專輒上令具析而已七年垕中制科八年以舊官趣召會虞允文由左相宣撫四川自說北伐疑公異議預白上改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置戍以扼夷人叙州舊市蠻馬償賴平比歲增其尺寸償直不以時公言國計邊防胥先之乙戒茶馬司互市毋溢額仍勿於夷漢禁山內伐木造舟峰皆報可守邊踰歲淳熙元年被召適城中火公上章自劾既放罪矣從刑何熙志奏公不親至火所併指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此載皇宋事實何害止命成都提刑李蘩体量大事公行及國門已祠侍辨除江西轉運副使且許臨遣公進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長編四百十七卷或勸公方被讒勿及時事公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報也遂奏近者日食地震夷狄小人不可不慮又上扶蔵引太祖退朝悔衆快決事以諫上曰朕嘗得之坐陽進祕閣脩撰旋坐火後不盡書焚室貶秩一等而熙志以飄議史事削兩官公至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如潼川科約未幾召還乙令本路毋以臣去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論務在便民甚善權祕書監權同脩國史權實錄院同脩撰蓋專付公以史事故用侍從之禮三年正月也公前數言南郊明堂均大禮自宜迭行適轉對申前說上令集議要近謂於德壽宮有嫌沮不行及予為禮部尚書與諸儒議用成王宗祀文王漢武帝陟配高祖所謂嚴父指周公也晉唐及本朝名臣皆有是說非出於燾燾發之耳其議遂定三月除權禮部侍郎賜服金紫七月壬戌雷震太廟柱壞鴟尾有司遽加繕治公奏此非所以祇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憂有讜言公嘗請正太祖東鄉條上熙寧元符紹興議論其後卒行之進四繫錄記女真契丹起滅自紹聖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上曰朕可一日忘此虜哉九月兼侍講以經筵小開錄趙師民勸講疏以諷并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曾攷潛邸為佑聖觀剏增殿於太一宮公密疏二千餘言上甚善之四年春駕幸太學命公執經特轉一官堅辭不聽公自郎春官已極論科舉又持奏名去冬已依

紹興二十七年二月詔書用經義詩賦論策四場如元祐時仍采蘇軾議量收恩科至是力請變文體取實學以致人才上神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國子司業鄭伯熊等請如公言而老生脫學譁言不便議遂格八月巽拜侍郎仍兼工部徽錄置院久公薦呂祖謙為秘書郎兼檢討官審訂增削數百條書遂成特遷一官武請升降兩學從祀衆議不同第去王雱係用公說也元符揆請康長編成上稱公無愧司馬光後有表云豫席恩言比迹先正指此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稱朕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上再留賜飲賜茶恩意甚寵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公為郎時已言乾道新曆不可用因舉差夫數十條詰太史局官皆無以對然卒無知曆者公又欲參酌開寶通禮政和五禮新儀為一書雖下禮官亦不能成九月丁酉日當夜食公為社壇祭告官代鼓禮廢公舉行之先是座入秘書為正字旋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搢紳榮之公感上知論事益切每集議衆未發言公條陳可否無所避會近臣侵舉公次子塾應科目無於閭試座適考校上舍生發策云云為御史所劾語併及公座降一官罷公以奉官知常德府初政和七年鼎澧辰沅靖州置營田刀弩手司給田募人開邊范世雄張察等附會擾民建炎三年並罷之乾道末守臣劉邦翰請復行於辰沅靖三州公為轉運謂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公至請度田立額事下諸司公獨約帥臣侯拭具奏上即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公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迄無犬吠警六年丐閑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秋行明堂大禮上以公首建議特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屋堅繼亡上欲以史事銷憂起知遂寧府用蔡挺涇原衛教法閱勤武堂親閱士卒其雖居市廛者皆營聚之七年史院進四朝正史經脩官在外者例減磨勘二年宰執奏正史頗採李燾長編地里一志人出其手詔減平外別轉一官公自奉議郎再勞賞無積官朝議大夫遊父名恩遷秩寄理肯三於是轉通議大夫公以酒課加重奏雖酤起王莽而成於德宗本朝部頒有數監司尚不許今乃設法勸飲以耗民財既未能盡絕猶當用買撲舊法罷去官監上意鄉之而計司迫勝軍日減三十緡而已公節用度停廢集官府蕭然前得旨長編武有增損依熙寧脩三經義法具奏至是上四十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九百八十卷一覽難周別為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脩換事目十卷時召命已下公控辭又之上數詢來期十年六月對延和殿痛哭方請陵替奏議公撫膺言切今者

數十事勸上力行且曰贊雖相德宗其實不過今可謂千載一時上曰惟不過於當日是以言垂後世公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異矣上有無功業之歎公曰功業見乎變人事既脩天應自至上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進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七月久旱公進避殿損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命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館職實封言事趙彥中草詔云意者委任或非其人公奏陛下委任不過三四大臣神宗語富弼云唐太宗與魏徵議政今似爭競宜勅二府以魏徵為法毋若元豐王珪號三旨相三旨者謂上有可否珪曰領聖旨諭軍國事曰誠如聖旨啓擬曰取聖旨也又謂戶部不足南庫有餘請如唐建中罷瓊林大盈庫歸左藏上以奏付外讀者夫色丁丑遂雨一日宣對公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感卿忠愛然朕春秋已高安得此聲迹聞莽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上憂熒惑嘗入斗公言天道遠惟正厥事可以弭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公曰心為宋分為天王位潛陽將復陰氣乘之小人害政夷狄窺中國之象後脩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明日對延口、及晉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上甚嘉獎是歲公賦詩云明年七十吾歸矣預買北關門外舟至冬疾作三省請給告十日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可半月十一年春表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宰執公疾增損何如萬里召來豈容輕去丞相王淮曰燾知進退宜從所請上曰朕不幸有故於道路柰何可諭其鄉人給事中宇文价留之价傳上旨公曰臣子戀闕非老疾忘己骸骨固詢价時事勉以忠蓋聞四川制置使留正總領馮憲論減酒額猶手劄賛廟堂行之二月病棘甲子除敷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夭所根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法辭氣安定俄卒上聞嗟惻賻銀絹三百疋兩贈光祿大夫令臨安治後事沿江漕司津置歸舟他日語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止此也公孝友誠實性無嗜好惟潛心經史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故其出處本於絜靜精微著述則評論今古別白善惡得褒貶之旨所至求異篇隱帙傳錄讎校雖陰陽小說亦無遺者家藏積數萬卷為文語道而理備考覈類試參詳南省多得名士為人觚削葉前兩入朝適虞允文笠趙雄當路士大夫爭漢兵二公皆蜀人雅敬公公一無所徇晚在經筵人頗懷安公為上言前日

紛紛今日然然，俱非自治，其持論不隨時類此。公著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四朝史稟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二十三卷，唐宰相譜一卷，江左方鎮年表六卷，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三衞將帥年表各一卷，本朝事始兩卷，建隆遺事辨、趙普別傳、科場沿革、集賢學士并賜帶典故各一卷，范韓文富王歐陽司馬三蘇及六君子年譜各三卷。明年七月己酉，即葬其巖之陽。妻碩人楊氏，同邑贈朝散大夫素之孫，黃庭堅為記大雅堂者，後公八年卒，祔焉。七子：謙，早死；屋，終奉議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壂，今為朝請郎、權發遣忠州；塾，終承務郎；垈，亦亡；壁、臺，皆登科。壁今為朝散郎、權發遣漢州；臺，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六女，均適朝散郎、知果州曹執中；坑，適朝奉大夫、知崇慶府師祖慶；壇，適大林郎、漢州州學教授任卓；典，適薛純穎；增，適承議郎、充雲安軍使兼知縣事張仲堪；適朝散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范子庚。孫十一人：鐘，宣義郎、勝院職郎、彭州九龍縣主簿；鏗、錄、鏵、周、鑄、鑣、鈺、鑌、簡，其三人今亡。錄、周、鑣也。女三人，長馴，早夭；次真，適脩職郎孫綱，亦不在；從適迪功郎、新隆州盧山縣簿對劉威李。曾孫十一人。公

爵丹稜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諸子升朝，贈少師，而楷楊氏福國夫人。銘曰：尚書記言，春秋書事，經別以六，史居其二。漢太史公，儀尊相亞，我朝大典，亦歸宰庭，時政有記，起居有注，東觀石渠，諸儒所聚，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合力恭脩，猶懼闕遺。公生遐方，初至州縣，間於期會，屈首鉛槧，祖功宗德，業鉅事叢，政有因革，論多異同，禮樂制作，夷狄叛服，原始要終，成舉綱目。三入承明，泛用奏篇，帝嶷以光，士推如遷，閱胡云然，多聞諒直，彝禮丈姦，視君作敵，以此事君，忠讜不欺，出而臨民，教簡無私，赫赫榮名，番番壽考，慶流子孫，俠則何有，蟜首龜趺，刻以銘章，申勸削者，公為不亡。李子語類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劉公益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果有也。書請舉闕事，首以珠略，如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故，全不知二事俱有曲折。胡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後綱塗知罷免，註見劉子內云方解救具載省備以俟，從師中使迫，帝便趣不得次選，無所得發戰而遺俠具渡河平廢，而塾勝可為，云而平仲利泉出城，戰敗乃事，然平仲丈節制於室盡不聞自於行營。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初兩道不知之。在次上賈無他異。當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綱，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

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得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軍真定，退兵井大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來攻，師中欲救，很貴軍而輜重未到，欲亡歸，款又書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數創，力戰，又一時死之。新進議失律，兵得中軍統制官王琰、通判張而斬於馬行市。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偪於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覿所紀，故多失實。問：覿何如人？曰：覿初間亦說好話者。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阿附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竄嶺表，尤銜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恐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觀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覿，具所見聞進呈。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不疑，極是害事。當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旁，使吾黨蒙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

李燾

宋李壁雁湖集叔父成都府君墓誌銘　叔父諱燾，字明甫，姓李氏，陵州府君之季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諱

某，贈奉直大夫；陵州府君諱某，累贈正奉大夫。叔父生二十四年，以蔭補官，監推州盧山縣酒務，歷利州、潼川府兩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終宣教郎、知成都府〃都縣。享年五十有三。叔父賦資原慤，偲偲樂易，然與人交無諂笑佞辭，勢利之際，未嘗輕變所守以徇之。雖律令精習，而持心近厚，所居官必作去雕琢，不求知名，號稱長者。陵州府君宦至二千石，蓋將老而田不滿一壥。叔父既仕，則益礪廉節，每退歸，僦屋以居，或日旰不得食，人不勝其憂，叔父處之晏如也。及啓手足，凡所有不足以充喪事。嗚呼！浮沉不遇，既莫克克其蘊於時，而見于行己僅如此，名抑可謂賢矣。性嗜酒，遇興即滿引倒冠，落職貽遺形骸。有詩七十餘篇，不為藻繪斬刻，而務達其意。間閱陰陽歷算方技之書，皆深得其要，而亦未嘗以語人也。娶何氏，有男子二人：曰斐，曰壄。女長，適承議郎、新知昌州楊己千；次適進士劉金李，尚幼。叔父之卒，實淳熙三年戊辰，後七年十月辛酉，始克葬于丹稜縣樂俠鄉永壽里石子山之原。蜀太史公守東齋，斐來乞銘。太史公春秋高，觸緒多感，悼於涉筆，判語斐曰：昔吾道原之葬，實以溫公十國紀年序為銘。凡吾與而父平生之言，亡卡哉，今大蓋盡之，其可刊己。斐拜且泣曰：不朽之託，固在斯文。然名氏未已，敢重請。太史公乃以命某，其謹論次叔

又歷官終始而繫之銘銘曰渾然天質不見芒鋭胡不顯融怨兮已逝御辛篆銘以妥厥瘞後或有考尚知為太史公之弟也

李亮

宋王灼頤堂集李教授墓誌銘　紹興九年灼官嘉州幹轄安撫司幕府臨邛李亮字長孺與其弟防以父命遊學吳中來扣門求交時主帥馮公康國見而奇之留語十日具舟送出關後三年灼被檄至臨安二子相從益詳其為人方國家盟歃大脩廢典士爭詣公車進說求售二子質草廡三間闔戶誦書萊豆自給氣貌甚朴勢官願公欲一識面類多拒絕不知者謂非仕家子亦疑其遠來竟何也吳中士大夫以是盛稱蜀二李又明年興太學長孺選充弟子員又明年登進士第授順政主簿順政蜀北邊恐貽親憂歲求檄一歸提點刑獄俾攝幹辦公事諸臺高其能薦書滿匱除縣州學教授丁父憂哀慕骨立二十二年三月某甲子以毀卒年四十九長孺事父母得歡心友愛防至不相捨詩文典重有法作字出入歐虞間赴人急難勇前不顧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切利害揚袂剖決無少惜系出唐恭王某裁世祖暉入蜀其後居邛之大邑曾祖諱洵任太常寺奉禮郎贈宣奉大夫祖諱道原任朝奉大夫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父諱顒任右朝請下娶王氏右朝奉大夫某之女男曰刪四女王之歆王洪王勍其婿也李刪幼王氏有賢行前卒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某甲子防得吉卜歸親喪於大邑之白雲里長溪山遂以兄嫂祔葬灼既銘朝請公墓防繼請曰長孺止此家禍極矣願備書用慰死者及其孫銘曰毀死非聖制也而實原於仁士不幸如長孺使孔子作亦將哀其志以成其名死孝猶生主孝乎親辛哉長孺有志則伸

李防

臨邛郡續志李防字幼安大邑人即開國公道原之孫既冠與兄亮游上庠亮登紹興甲子第公獨留京師以天下之本未立上書懇切當軸者以為識切時政責徽州聽讀尋恩還上庠以誤觸諱得罪遂貶大名藥室湖上讀書一時搢紳爭與交遊後以蔭補出官至今調神泉主簿縣事多所資益一遂為猾吏不容姦公私咸賴比終更三年鈔附無有遺者悉舉以歸縣士論欲服達而用世必有愛人利物者再調溫江簿泊然無宦情在官未幾即致其仕以歸今年踰八十極壽健杜門讀書手不釋卷足以佚老焉

李柔中

紹興正論小傳李柔中紹興九年胡銓奏封事乞斬秦檜檜怒議竄銓昭州搢紳重足一迹柔中獨上書闕下數檜十罪以救銓檜益怒送大理寺鍛煉死獄中

李彙

赤城志李彙萆懷人字推之紹興九年通判州事因家天台官至朝議大夫撰九天僕射祠記

李靚

宋史忠義傳李靚字彥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遺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為國戰大憝安能呫嚅章句間効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渝盟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晝夜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原州孫暉傳下　宋周益公大全集忠義李君傳　中興初女真犯金陵杏水楊公守節死官天子既追爵四品即其地立廟又易名忠襄書勳太史編錄諸孤加賜腴田忠義大節卓卓在人耳目搢紳甲冑間皆喜傳而樂道之況於同州之士豈無聞伯夷而立志慕相如而更名者耶今於龍泉李君見之矣李君名靚字彥和父俠早世母勉以讀書一日投筆歎曰天下方擾攘男兒要當搴旗斬將立功邊鄙須名於無窮安能齷齪事章句故聞大將岳飛御命平虔寇即挺身從之會奔母喪不竟其功釋服走淮南以策干張丞相丞相奇其材遣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積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夏虜將翟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君獨與部曲晝夜轉鬬至西京天津橋南大小數十戰俘馘不可計卒俘翟將軍乘勝逐北虜益濟師遂死之時五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有一後一月事聞詔贈君兩官有子與父恩澤轉郵加等予得於郡人者如此常恨未能訪其家乾道八年秋君之子忠忠袖書一通陳義崢嶸予竊嘉之明日泣而請曰吾父死國時官甚微不得如忠襄公大顯于世且上許貤恩而忠適在襁褓不能自列於有司承天子之命予公一言傳信四方以附九泉且無使國家旌忠郵孤之恩委於草莽也予曰然濟詐喑不受祿山逼韓退之謂當附書於史予蓬能慓白其先人俱當得書今爾父死王事名在司勳且有詔俾爾世其祿視甄氏父子蓋易以顯予昔執筆隸太史而不以書今尚何道思忠曰不孝之罪昭昭矣雖然里中多名士盍知無位于朝任斯責者弟為我書他日司馬遷言荊軻廣戲微夏無且乎予曰然退為之書

李珙

元一統志李珙宋紹興十一年虔州免解進士待封養素居士珙贛縣人朴之從子也行義脩潔該通經典故江西諸司上其

行義于朝子謙字和卿居在城 華坊少孤力學卓然不群登進士第調
安福縣尉獲盜不願受賞入爲棗院宗尊太常丞出爲浙東提舉值歲飢
兼賑濟活人甚多召爲尚書左郎官
遷左司郎中卒于官號雲峯居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四濟

李

李浩

宋史列傳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子以勢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獨然不往調饒州司戸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權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軍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爲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爲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李文守之於冉辛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十二出來矣未幾宰相召爲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缺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臣倖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類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爲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禁卒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爲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爲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寘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姓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爲奸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使其妻挈推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擿之跡方上推求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爲郡獲罪豪民爲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頷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刻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奸下有司窮究戶部欲就支錯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懲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

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謾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偕治且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浩浩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詆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款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徼心稱聽大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徇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問誕謾謂誰浩具以[illegible]一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弊有怙寵竊權者宦尹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傾很之資挾奸詖之志宜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下夔路闕帥命浩以秘閣修撰寵其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兆兵相攻浩革檄遣官為勸解人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憾還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頼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猶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臨川志李浩早以文名晚喜性理與復齋先生相善言論互發象山先生每以古人尊之其葬也南軒以古遺直銘其墓子覯字仲欽幼嗜學嘗讀史至晏子御者氣揚揚曰以富貴驕人晏子亦笑之侍郎嘉其識鎖廳省試別頭皆第一登淳熙八年第授滄

州司戶攝理掾獄有疑輒平反再調江西運司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郎不受當路因舉廉吏公笑曰此足為廉耶監文思院中門兩易衢州教授士多聚集齋舍無所容則葺武侯祠以居之其講明以辨義利為先卒年六十二孫復登嘉定元年第宋張南軒集吏部侍郎李公墓銘　淳熙三年九月庚戌秘閣脩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使臨川李公以疾沒于州治之正寢五年其孤肇以同郡曾季貍所狀公行義來請銘其平時蓋欽公之為人且在廣右與公相望僅再歲接公行事為詳既不克終辭乃叙而銘之公諱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家居建昌人其徙臨川方再世曾祖之遇祖既皆不仕考彥以公贈朝奉大夫公自幼入鄉校嶄然異常兒未冠有文名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歲秦檜挾宰相子以壓多士同年多往見之或拉公行毅然卒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以歸逮丁內外艱中間為襄陽府觀察推官僅踰年及先大夫喪調金州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實二十七年之冬時秦檜蓋死矣明年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改敕令所刪定官論者爭言秦檜時事無巨細一切更改公白宰相執政曰凡五兵李斯篆隸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檜在時公義不為之屈及其身沒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心平實蓋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丞輪對首陳無逆之亦且論宿衛大將恩寵太過嬖兒遇飽恐非其福太上皇感其言宿將旋就第自檜死塞言路士風淺衰及太上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默至是百官轉對公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為五賢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安于朝請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之歲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為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入矣時忠獻張公督師江淮而宰相有異議者從中多所沮抑公引張仲孝友之詩及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德象等故事乞戒諭朝廷同寅共濟俄兼權吏部郎官御史尹穡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為思退所知欲援引共擠忠獻於是薦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穡皆不樂踰歲始正除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其後宰相召同為郎者四人欲有所進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明日同舍皆遷公如故其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于冊載上或見之王亦愛重公它日公補外累年以歸王聞之欣然謂僚屬曰李直講來矣蓋公之誠意有以感動也為郎踰年會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公疏曰上憂勞求言此豈可失也即日奏疏指論近害且併及宰執奉行臺諫迎合百執事

顧忌畏縮之罪及僂數千言近世論事傾倒剴切未有其比聞者皆縮頸上優容曾不以為忤而執事者忌之甚旬外補得知台州州有棣中某卒五百人朝廷置訓練官統之其人貪殘夫衆心不逞者衆聞謀作亂露刃立堂下公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色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公倉卒應變坐折姦萌聞者益服儒者誠有用於世也天子以為能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得公募其徒自縛以贖罪即得其渠魁未幾召還復為故所居官初公在台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人之門為一郡害嘗姦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徙其妻子至是權貴人數其家訟冤且誣公以買妾事言者用是論公它日宰執將進呈文書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劉珙越次奏李某為郡疾惡太過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視其本末甚白上頷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耶珙曰士氣不振久矣若更沮李某是終不復可振矣上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而大理觀望權貴人猶欲還其所沒貲併以為台州議刑太重上親批其後曰台州所斷妥得允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公乃安明年遷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凡八萬石而董事者有所憑恃賤糴濕惡以欺沒官錢戶部不敢詰公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聽

戶部以支為鹽公力爭曰是非付吏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議會大理奏詰它獄上忽顧輔臣曰棘寺官當得剛正如李某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易李某遂除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敕令故事寺獄空上表賀公獨不奏先是公在司農時嘗因面對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接伴使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蠶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且併謂近日措置邊事甚為張皇一時誕謾之徒言虜勢衰弱踊躍自奮甚者欲為剽掠以挑境外此何益徒有害願戒將吏嚴禁防無速近功無規小利日與大臣修明治具固結人心持重安靜以待虜釁公之意以謂主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執事者所當奉承講究為務實經久之計以卒成聖志近臣中誕謾者但為欲速之說而其苟且者又欲一切不為適足以害遠謀玩歲月故再三條陳營田便利以為是恢復根本之策在今日所當汲汲而為之也上每改容嘉納宰相方議遣浩使公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公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主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命下之日尚書郎有入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頷之曰如廣西朕已得人矣李某也又諭大臣曰李某營田議甚可行而大臣莫有應者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甚廣近歲頹堙塞公命跡

治之民賴其利立石以紀邕管所隸羈縻安平州其酋恃險出橫聚兵謀為邊患公遣單使開心見誠諭以禍福引赦使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撤水柵受約束前帥建議於宜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議下經略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馬之議若行其為廣西生事致釁有不可勝言者非公言之力朝廷亦未悉其利害如此也朝廷又令市象于交趾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司竟往市交趾遂因此驅以入貢所過為擾人始服公之明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陛下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措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未免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未免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懦者恃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嘉納之且詢所謂誕謾之人公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某直諒遂擢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據者又附之同升者從唯中又有為之從者公之達朝已甚側目且巧為語以鉤致公皆厲色辭以拒之於是相與謀使言者論公以謂寘之近列必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州路以狄帥闕上顧念公乃除秘閣修撰[illegible]其行部有思州亦羈縻也其守田氏

與其猶子為酋者不協且起兵相攻公視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歃血家廟盡釋前憾邊以妥安蓋與廣西安平州一律公之為謀大抵欲以誠意銷患於未然也在鎮踰年以病請祠改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命未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朝奉大夫監司奏公盡瘁其職以乞特贈集英殿修撰公之葬在撫州金溪縣歸請鄉靈谷山之原娶饒氏封宜人後公八月而卒子男四人聿修職郎潭州司理參軍肅迪功郎潭州益陽縣主簿蔚將仕郎遵未仕女六人長適承議郎知袁州萍鄉縣事王謙次適降授迪功郎前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曾搏次適鄉貢進士姚桄餘未嫁孫四人孫女三人有文集奏議王府講議藏于家公少時力學為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其仕于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見政有缺失用人有憸佞忠憤感激所言多切至生平不事表襮未嘗勉強色詞故不知者多以為傲或以是譖公上曰斯人無它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也小人憚之謀所以害公者無所不至獨賴上終始照見保全之其為郡奉法循理律己甚嚴自嶺右歸橐無南物視其奉養自為布衣至侍從未嘗有異風望整整人不敢干以私然亦為是悅公者少不悅者衆及聞其死則識與不識皆歎惜曰奈何失一正人蓋其天資質實不徇於外而涵養淳

厚不以利害動心故遇事有力奮發忠言無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者若公非耶銘曰壯哉不競枉尺直寸以同為和以怯為巽垂紳立朝喋喋莫肯言孰有欲言亦弗究宣謂予有待實則患失曾是詭隨乃曰弗激此風流行非國之福不有君子孰振孰駕我觀李公披腹敷陳反復無隱心乎愛君衆駭縮頭君則容之媢恚實繁衆而攻之是保是用惟天子明匪天子明臣言曷伸嗟哉若人古之遺直我作銘詩以詔罔極嗟優齋集祭李德遠文　余之生後公十有六年於鄉黨視公為先進方余弱冠年少氣銳聞公之學而疑焉欲求見而訂之及其見公則猶河伯之於海若也蓋於是始自知不足退而求之十有餘年而後知公之所守人之知公以學則豈以才則雄以識則通以文則工其立朝蹇蹇直道進退則有古人之風朝除從官群小篡擠年以不容仕雖不可謂之達而二司農長大理帥廣之桂與蜀之夔皆名藩大郡亦不可謂之窮此人之所同知者也而余之知公則進乎是矣公嘗謂余子既脩己達則可行而我內省方且有愧蓋公之沒而余學始少進思欲與公論之而天啻於是凡余所以自知不足而深思力索不敢自怠者皆自公發之也則不忘於公者豈獨鄉里之情哉公之沒也余方以罪纍罷七七喪既不及哭公之柩又不得望公之葬今既除喪乃克拜公之墓下來而叙予情惟公之靈尚克知之。

李巨源

嘉定鎮江志李巨源字元通金壇人唐宗室之裔紹興十三年陳誠之榜博學有文與正言衷孚游終太平州司戶蘇庠送其赴沈湖陳氏館詩云豐驛公子漢於兒並駕絲非李與蘇之人云岩中壁壁鄞侯書洛筆森森走蛟車鮮作五言王節信直拜病渴馬相如子大諒

特科

李守素

紹興正論小傳李守素紹興十年知雷州倚郭海康縣舊相趙鼎再謫吉陽軍經過雷陽太守王趯命應付座夫脚事谷律官該赦閒磨勘至今未放行。

李康臣

南海志李康臣南海人妙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

李奕

鄱陽志李奕字世德安仁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終會稽尉熊彥詩惜之曰鄉失一賢位失一士經失一師於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有易傳春秋辯例雜著三十卷詩五卷詩話二卷號鳳山先生扶子龍以詩禮名家有擁萬堂

李衡

宋史列傳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蘇州志曾祖浩祖克約父預至衡始居崑山衡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蘇州志二十三年除仙居丞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滿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入矣言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守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賊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治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郡其奏除秘閣脩撰致仕上思其樸忠詭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俯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詆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卜居崑中莫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草

制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皆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為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一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衣脩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洽史衡作宣下蘇州府志衡歸崑山開明墅墅日與門人講解經義娓娓無倦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自號樂菴史學者稱為樂菴先生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衡宣和間入大學同舍生洛人趙孝孫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詞章所以學聖賢耳不可有絲毫偽孝孫之父頔予實師程叔子衡心佩其訓故雖博涉群書而以論語為本講學明道樂於教人自中年後絕欲清脩惟二蒼頭給事臨沒沐浴冠衣作手書數十留別親舊仍戒其子使周急䘏孤不得飯僧奉佛復問天色何時答以月明脩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此身平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又曰彥平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聞道乎所著書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撮要樂菴文集

絶若干卷行於世（餘同本傳）楊州府志　李衡字彥平勤學有句斬登紹興
十五年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乾道中出知婺州召
為司封員外郎兼司勲郎中出知台州以循良著稱帝庸之入為御史樞
密院檢詳謝事除秘閣脩撰致仕起為御史同知貢舉榜中得士多英傑
時論稱其明允遷起居郎無何復出守後卒于家子應祥起宗登進士第
玉峯志　李衡字彥平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登紹興進士第為溧陽寧以
德化民四年無犯罪者封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餘事除知溫州未行擢
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中遷檢詳俄引年掛冠築庵圓明村自
號樂庵年餘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貢舉因上疏論張說不當居樞筦遷
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莊治作四賢詩以美之四賢
者周必大莫濟王希呂及衡也衡道學精明且樂於教人初自淮來吳萬
頃先祖實相從遊同居崑山授以莊子一卷寓樂庵時朝夕講說和寒山
拾得詩一冊行書整整皆達理悟性之語蓋衡絶欲新修自中年後惟一
蒼頭給事故年幾八十視聽不衰而理性益明一夕作手書數十紙遍別
親友且戒其子毋得遵俗作佛事有樂庵語錄一集行於世和寒山拾得
詩為頃今藏于家子應祥起宗（自有傳）登第孫潛淳祐奏名樂庵先生遺事

先生云吾年未六十已絶欲至[illegible]三歲先妻王氏亡諸子哀號至不忍
聽吾意極亡聊不能解釋私自尤曰學道四十年今日憂患反不能排遣
何耶因讀揚子雲見善明用心剛之語乃大喜曰苟用心不剛不免為境
所轉然不礙我正見吾今胸中固已了然所恨者力未至耳自是日夕窮
究性命死生之理晚年亦覺有進憂樂禍福不復動心矣先生年幾八十
神彩煥然每對賓客議論超偉僕一見之必曰先生精神如此福祿必未
艾先生曰不然吾根本稍固精神自然發見如此縱說明日死今日精神
也只如此未逝前一日其姊入謁之喜曰精神若是亦何憂耶先生笑曰
平生學道正欲凝神以觀化耳翌日倚[illegible]先生每見貧困不能為主者則
與之錢米又嘗持不殺戒曰此非所以為仁也但要然一念耳先生每見
有情於藝術者則慨然曰無乃勞用其心苟移此心而學道何所不至先
生所至受徒教人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
有得焉曰李先生教學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曰此真知我
者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
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
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人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不得見

及其終發匱以視乃論語一部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又須行之先生
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絶欲清脩惟二蒼頭侍側奉養極淡薄居南宋
未久以言不得用掛其冠而歸於崑山南六里架屋數間種二畝號樂庵
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語孟子讀之朝暮不少懈嘗語人曰吾讀後世
書耳每坐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衮衮不休聚書
萬卷圖畫滿室每閲以寓意而已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視
如師友每言吾扶老得官身歷清要竭來此邦且四十年有田可耕有廬
可居年垂八十幸無疾疢分之過矣即死無憾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
即推扃冊往樂庵一榻翛然絶無人聲時諸弟視旁先生與之言曰脩竹
滿前對此待盡有何不可每旦入問安否先生曰吾略無所苦遂舉兩臂
示之曰汝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鷄炙吾亦待觀化一巡時
女兄亦來問疾先生曰某將死老姊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生處便是
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徒地理會得又那得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為
手簡徧別親舊又以錢米分惠貧者無一遺忘已而作遺訓示諸子曰吾
寓形宇內七十九年蚤雖困於百罹晚造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復留
雖一念不生本無去來而四大之終亦腐敗瞑目以後當付囑者今具

畫一詞宗輩各仰遵守一此胡上水淺因循不曾辨得真擬慢試圖之
以小為貴僅能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粧裝亦無用只栽一搢紳背
可也一汝祖父母安厝皆有棺無槨只以磚砌覆之石版足矣七七百
日內不須選日便埋埋了就家中供養一紙識瞬贈依例收留第經錢與
折祭之類一文以上不可受一僧道禮數雖經疏亦不可受若欲靈前持
諷則又大不可但以此示之一應干錢米支收文字在衙櫃中令歲田莊
可便五分分撥以一分抄上周急尋逐平輪一充修掌管給施取吾簿上
意旨刻石菴中令項椿管置曆收支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以作營運
進之家月何有不辦如此等孫遺守當瞭卯一吾既仕之後歲時祭祀隨
家豐儉由禮可也若齋一員僧念一聲佛非吾子孫此意是真叛佛是供
養上士聞之當不復疑中下驚怪非所恤也右六事皆吾治命不得違戾
吾平生性命德道之學治亂安危之策不獨載之空言亦粗見之行事今
既永訣豈容緘默戲說偈曰平本隨身得自由應緣之畢復何求脩然家
往等孤鷗影落寒潭迹不留書訖且語諸子曰吾本欲便往為天氣不與
姑少留以俟月上汝輩候吾死即歛歛之方使衆人知不欲死婦人手也
切不可用庸巫課陰陽諸子聞其言悉啜泣先生曰吾死汝輩何憾焉用

哭平生與爾說箇甚麼諸子應之曰死生之理固自曉然但父子天屬屬
情不能自遏先生曰若是爲父子役哭既爾三十拄杖及從沐浴遂冠櫛
起坐精神自若了無父仲意至二鼓倏然而逝時六月二十三日也諸子恐
怛化不敢遽哭家人女奴紀未有至者惟諸子及二蒼頭在旁是夕風月
清美如陽春高秋天宇湛然萬籟沉寂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逝決非
與萬物同盡者先是嘗語監征王琛曰吾向滿子已有頓放處矣豈非先
知者耶先生平日劇談道學每語諸公看我臘月三十日好好做箇散場
聞者憮然至是乃相與歎服右先祖左史祕撰李公語錄昔刊于家塾自
後諸父淪亡散失不全近雖登載典刑錄行於
世但略而未詳滑再從補緝鋟梓以廣其傳

李彥穎

宋史列傳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俊記覽全紀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
能超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清泳豪放酒家
業爲官監利其貲具彥穎爭之泳怒戒吏擻錄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
扶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
操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以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

翰周葵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劾 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
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
和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
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
倚穡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
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爲吏部兼皇
子恭王府直講擢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
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
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上意遂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豈無過矣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
置官僚以爲詹事於東宮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
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
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士卒驟躐宥府物議沸騰今
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
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繳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
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書

太子懇辭府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
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以言
多沽激徼之耶此欺蔽成風侍從臺諫循慎默況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
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入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
獲罪之由以爲戒今潛蹤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
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援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戍
以戢賊憤送浮費甚衆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汴諭金使詣驛受書舊禮議久不
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執手頒之行不但無
益時有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倖集事自詐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
國帝用其使既上便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帝相丞引退遂以邦彥爲
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詣諸軍防戍
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今
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撒
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令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
州縣訓習增給錢米限一月罷 大慍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辟命

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 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與
侍從剸諸名造器械并搞師降官後左藏封椿諸庫錢勤儉爲計彥穎孫
歲中鄉貲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方有意恢復
宜用之不節浸啓他日要費夫封樁初意上曰然卿言是狀夫之矣自
是絕不支陞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恩政悅民
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痿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必筋力爲禮蓋享禮
繁特免州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奪祠俄起知婺州婺民着牛稍衆婺
位十年爲三十緡從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升奉祠進觀文殿學士
制四十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淡約僅給朝夕數楹室無妾媵蕭然永日
與川郎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孝宗慶元中與一時臺諫
俳伯一歲昌類一空公論醜之宋尚典公大全集李秀叔參政書 某伏
承示到諭及鄙康拜實謹進上既覽奏即令改允閣中路赴此闕某即頂
久今所耗攬蓋重宗工之薦也下政劉丞卿雖將家未知能揀擇否向聞
諭乃瞞鬼其次三省專裁減萬餘緡自有常帖所以不敢別具復佛允劄
相某竊以孟春之月風作峭寒共惟某官祿野雍容入神交相釣候
動止萬福某尸素無補日切汗顏侍拜德恩愈深傾仰傾仰斷妙竒其梓以

對越召。其父達英矩。條思不忘曲荷謙光。時賜書教。每一展讀。輒樹快徧
日不能自已。蓋道德之隆。詞翰之盛。有以服小人之心者如此。非勉強而
然也。其恭審以大學士之稱。榮伎玲館輔臣異數。近世空偕。涓日而拜絲
綸楷紳。莫不欣服。尚稽晚慶。首辱華緘。感慄交深。尺紙莫究。萬一尚已鈞
照。其恭贈行馬。無由往奉杖屨。遙想功成名遂。燕處晏然。起居惟適之安
丕享無窮之樂。回視某輩。猿心為智。憂讒畏譏。惴惴度日者。其勞逸蓋相
萬也。因書自致。不覺切悒。　祭李秀叔參政文　嗚呼惟公學富百家。才
高一世。躬蘊賢德。仕逢盛際。禁路政途。獻納都俞。垂相而去。掛冠自娛。請
郎最貴。衰孫狎至。十年家居。五福具備。憶在辛卯。公郎銓曹。間嘗吉予。夜
參切切。有客至門。云參大政。名光氏李。驟與我競。從主我席。反謂我賓。交
爭而寤。非想非因。予笑謂公。公豈恭發。曾幾何時。果與夢合。不寧仕宦。有
子而賢。俱登甲科。問譽相光。年踰八十。壽優一揆。公逸彼勞。時不同耳。推
舊執政。再來平進。公選中書。予恭差肩。西樞闕長。嘗欲公避
上非無意。公則有命。令公永歸。老病不文。遠寄荐觴。略叙平生。

李蘩　宋史列傳。李蘩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
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代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
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　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
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
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劒外和糴在
州者獨多。蘩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飢者。和糴
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行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
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實科
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
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時不使
虧毫忽之價。出納毋量勿務取盈。權之嬴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乃畫利
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蘩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
八。范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遂通讙趍。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
有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蘩像祠
之。范成大釋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
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蘩
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
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

亦欲奏蠲鹽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
特與遺表澤一人。廕官。前此所未有。初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
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
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況劉氏臧唐室
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後蘩總餉事。挺綏奏軍食猶懸。孝宗以問蘩。蘩緘
其牒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
吾等焦頭爛額耳。孰知李公先見者乎。蘩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
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
胄。雖有志扶植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崈。皆誅
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藥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筆。焉
何其所見後先牴迕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逃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劇主
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蘩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
庶幾古所謂惠人也。元一統志。李蘩字清叔。宋淳熙中為四川總領。舊制
軍糧六十萬。以等第均科。名曰和糴。空實強取。已五十餘年。民甚苦之。淳
熙四年。蘩欲官自為糴。增糴本錢百餘萬緡。道驛排斡。不傷經費。而用度
足。黃裳作罷糴行。以誌空事。　志云淳熙四年李蘩奏罷。已官自置
場。不驅催。不取贏。民自樂量之。大歡悅。宋魏鶴山大全集。新奉大
夫太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累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　自中興多故。師不
解甲者十有四年。措權宜一切之征。為經常不易之貴。百年間士大夫。由
之不知。視為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吮剝說取。陰奪者此。皆無以議為
或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而不能慮終。知救不永厥德
什亦二三。或毋問弗克惟既厥心。究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此什不一焉。若
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
而問辨逆從。如父詔子。家友疑師論。誠意實德。爛然簡冊。則信所謂千載
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切見四川總領財
賦所歲支軍糧為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田租稅。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稅
斛者凡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產之薄厚。而制其數
焉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戶饒於貲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
二等戶。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姑遲責可耳。請下總領所。蠲
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之數。詔范成大同李蘩
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
謂今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石。敷上三等戶。三十六萬石。敷下二等戶。若

官司自糴下户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剩增貴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僕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則永除五十年之病夫未知君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未若從官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殘費歲入有常亦易增費臣爲陛下悉誠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不須朝廷降度僧牒不用宣司樁積錢不動總所歲計自可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視時不斷毫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羨使軍不乏食民不加賦歎徵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謂自古軍糧必隨地產今利閬興洋與關外四州米麥之產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糴本官侵欺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得自舉辟曰五員四請依已出命免收頭子勘合錢五請通判知縣以糴買能否議賞罰六許民户賣糧準納賦役七請聽臣不時委官往州縣點量八請欲於上户勸糴令民自量自槩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九請官糴斷可久行遇有調發武未免暫科事已而後敢先事而言十請仍舊以元價和買利路諸州稅斛十一請總領所與宣撫司乎牒往來其職事諸司不得與顧專責任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則公以　共詳度至是孝廟猶未以剸屬公也公奏此臣所總財計制司　知又盡一以聞詔問未見比民間和糴有無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宜損益難以豫計詔問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處撥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閬州以高價糴商米而閬外小價科民糧裕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臣今於閬外隨宜收糴比未視事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糴買通快利閬州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此則歲幹百餘萬爲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販般去處合就甚處糴買如何般運公奏請如閬外四州每歲共糴糧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陞貴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無般運之勞詔問八户自量自槩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量槩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及令民户以稅役準納糧米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免謂可行時范公惑於浮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遏露底裏以告于范又之范亦翕然信服遂名復命卒無以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糴且照平例施行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敝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

免一年蓋是臣始爲下二等請而公併蠲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貴二百餘萬塈領事究實則貴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是公獨謂遣官勸糴及民輸準糧通判知縣以能否覈殿最勸是三者未便詔又下公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糴買官請五得三必固以請上又從之蓋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迨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司列往返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詑如初議克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孚維心亨象釋之曰維心亨以剛中也以孝廟之聖主於上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浮言異論始疑終信非公剛實在其中其能行尚而往功乎民既樂與官爲市牛車揹負千里不絕會歲大稔父老以爲三十年米價不若是之賤梁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采民謠以獻無慮數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黃公裳所賦漢中行罷糴行二章尤爲卓絕四年五月丙午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閬外麥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罷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等奏云去歲止免綱外今從李蘩之請盡免蜀口和糴爲惠尤廣乃自令卜　少卿及范公召還上首問可保其久行否范曰蘩以身任此事十　蘩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其後如鹽如酒及和買布公方欲次　第奏蠲以書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卒詔謂措置和糴能寬民力特與　衣恩澤一人洪惟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動遵憲法裁抑恩賞上自中宮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內侍潛邸雖親昵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貳亦復削去今於公乃無所吝若此其上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父兄皆獲交于公之子璘璹嘗以公罷糴本末俾識篇端未幾又以書來曰先大人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舍是無以久其傳子爲我書之按狀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致中剸中故身乃儀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曇曇生職職生牧牧相趙國家焉牧之孫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秉從頴州秉之六世孫就從江夏秉之七世孫頴從南鄭頴生郃郃生固皆漢三公縣是李氏爲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講贈承事郎父馭以公陞朝贈朝奉郎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二子朝奉爲次蚤有志節嘗游泰客大梁浮淮泗江浙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齎公未冠以詞賦再舉于鄉尊以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廸功郎邛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

教授用廌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
運司檄兼權通判彭州制置司檄兼權綿州及鮮州事會通判闕又攝事
次攝通判邛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差充四川類省
試院考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管利州東
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粮陞郎中除太府
少卿遷卿未受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大夫
以仲子瑀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廷行經界法命郡先使蜀公
受檄行視諸邑區劃平允人已訖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白郡廣贍養
之田請于朝增為送之目眉山號不易治曰此不可以力操也其為科降
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愛重而恥犯法州求虛額而取之縣縣無從
出州以常賦愆期告于制置司皆毋敢自白公力陳虛額之弊帥府是之
不復詰人嘗奏記制置使汪公應辰其畧曰今劒北諸州千里蕭然久而
不恤必為盜賊往年有納粟度僧與夫田契等錢詔別貯于餉所不下數
千萬令捐其什二三凡調夫之地皆除梲一年數州之民庶其少瘳乎四
路故輸絹于利州大安諸郡凡費六千而闕外諸軍得絹僅當半直公白
制置使盡令民各輸正色告之　而過五千而給軍亦如之軍民必

謂兩便時頭子勘合錢皆增　于諸司大畧謂頭子錢昔者貫取
五錢其後累贈至四十三近又創增十三勘合錢昔者一鈔及石貫匹兩
取三十錢近又貫取二十今以萬緡為率分為十鈔頭子加百三十緡勘
合加二百緡西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
一出入輒取三百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二者當得百
六十五萬矣朝廷勤卹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
令數下丁寧懇惻二年于茲有司商榷僅有成議並以三百萬緡分為數
年對減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澀如是議者乃復設術陰取元
年添頭子二年添勘合一歲之中比所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
悟為此說者盜臣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此
數事亦可暮見攝通判彭州纔閱月償宿逋五萬緡有奇彭之民既輸米
于州石五千又移輸威茂州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餉者復走移
四千九百餘石以餉綿州之乇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請彭民安能勝
此三役繇是期會稍寬暨公總蜀賦乃為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
祲請于諸司檢放振卹諸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戶兩期會滋急公謂常
平免役令義倉穀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散行訖聞奏公乃如令

減價出糶以償錢貸下戶仍代輸秋稅廢勿誤贍軍具奏且行又聽民以
茅秸易米備衛溢諸衣親衣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猶取糴於綿公
力陳不可又為畫補糴之策餉使行之米價頓平議者始以好名譏之迨
明年歲在戊子邛蜀彭漢及成都間盜賊蠭起而綿獨按堵然後知公之
見遠矣邛亂未弭宣撫司令詰盜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稅趣辦大額初以
八十萬緡為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
發廩勸分然義倉二萬餘石為軍儲之外僅六十餘戶六縣之口二十萬
計其何以給之況民產業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糴本實
額內除十四五萬以充借稅之害於折估實額內除六七萬以免耶錢之
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為盜又論邛之患三一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
緡屢新以償舊其患無窮二曰豫借民稅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
餘萬則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趁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不可也凡皆
利病之至切者邛之蒲江鹽井歲欠百三十餘萬住者都轉運司榷之以
制供軍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井于州以資少府私用而
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貫亦省刑息盜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
賦遣官覈其事日輸不過六　六十斤償十有四千凡減鹽十萬

八千餘斤為緡錢七萬五千　興隆簡無異總所自積州不貲
公之勇於為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蘆崖關者有征公為之弛禁三百萬
錢而小家負課者又蠲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北旁近郡為糴公
又斥郡帑之餘為代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部寇邊公遣戍增餉凡半
載而民不知從制置見公上其勞詔遷左承議郎宣撫使參政王公上其
政詔又遷左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利獄使者領常平先事發廩
又下令蠲主客戶稅租谷十之三所活至百七十萬人況黎青巷吐蕃酋
領奴兒結等鈔邊數百里創殘公度九折坂戶諭而人撫之貸米粟千五
百石有奇耕牛犁鋤之屬萬四千有奇丞相葉公其嘗欲以榷酤鬻之民
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之日鬻酒二十緡歲七十餘萬計三年抵產必
二百十萬其誰能辦此襄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僅有縣鎮六十餘所憑
令而辦此蕩產亡身者十五六此與東南酒坊不可槩論也萬戶酒之說
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為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數在民間其為害甚
於官榷也識者韙之公攝茶馬司日詔與提舉買馬且伴歲市七百疋
公奏使歲七百而止須爭先拔尤有坊茶馬司歲額況旁緣增多不止是
耶請為官提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七害大畧謂乾

道三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奪御前三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獲德遠皆以罪罷虞允文為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而命挺其弊復見況兩司競買馬直必增外驕羌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雖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為詞從之與抑拒之與諸軍必並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開二司之隙況璘護送蠻馬蕃客以防抄掠令挺乃抽索吏人須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臣反覆思惟無一而可是時吳氏雖兵再世公亦欲假是分挺之權非但為馬政請也漢中大旱公蚤夜孜孜凡以請禱裕恤者靡微不盡是時勤外九州和糴興元為多又以馬運所縣芻秣不貲公嘗匹馬行阡陌閭家訪民病有媼進而言曰民所以飢和糴之病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感歎乃奏夏料宣司糧皆糴而秋料宣司糧大軍糧以災傷關總領所或放免或停糴糴既不及民大悅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綿州之屯歲於彭漢綿石泉省計糴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且綿之米價石五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公請差官就綿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嘗奏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皆與々典名蓋陝西弓箭手法非調發不得差使令興元府都統司欲以烽利州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關非法也乞做陝西舊制脩成專法詔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逆而文州諸羌反側未定今既難以烏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令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礙近旨如此則拘違法之做文成撤備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浚吳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如一家三丁一丁為軍二丁為農或耕或戰各不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以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砦屯駐在州教閱或一月一替或半月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僅於農隙教閱五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縱之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甚惜也以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未嘗差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興利義士文州忠勝軍守關看烽者上教閱請仍依久例惟申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為苟同又類此而於兵民之事橫尤切切致意焉先是公宰眉山日較都轉運司進士因策問極言大假兵柄之患忌者或持以示挺挺蓄憤久矣至是滋怨豎公領餉事挺繆奏謂軍食陳腐龍勳衆叢黑孝廟內批

九再賜公公奏此土實不同也乃各緘樣進呈上大悅曰李蘩曉了如此於是挺之妄窮矣未三十年而蜀以叛士益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撥關卷秋集解又採撫群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比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漢唐詳節漢唐事類三國技徑南北精華其為文則有燧壇武備有忘荃集有薤露碎珠有韓退之書墓式有經語提要其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楊示紱舜集經總修畫臺備錄西憲雜記惟收集山南雜記帥閫備錄總所財賦源流總司雜記奏免和糴錄自經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晝抄夜誦自號桃溪先生大曰桃溪集一百卷今藏于家公歷仕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人勝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汪公應辰晁公公溯公武王公炎王公之望查公籥宋公似孫范公仲恆薦進人材如虞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舜臣楊公甲韓公炳黃公裳范公孫馬公覺呂公商隱張公子震王公咨貴公士戣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類省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貴公士寅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宗游公仲鴻自餘不可悉數公事母太宜人以孝謹稱毋得風痺之疾扶侍者、挑侯嘗公以身當之而志其苦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焉凡江西刑獄使者之望臨一時謂論屢酬弟兄自為知己公娶人以仲子陞朝贈碩人四子重祖文屯皆早卒璟用薦者改宣教郎以通直郎致仕璘朝奉大夫知涪州女一人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簽書資州判官澤民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鵠鳴鄉思恩里甲山之原銘曰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為民我知嘗聞民誰溺飢斯須弗存恭想齊肥舍是非之公擇利害之私匪盡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比之死靡移上孚君心內格衆允外銷群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判一衆而同體者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四濟

禮　文三

歐陽守道異齋集禮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犄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犄道之滯也莫之居道之棄也聖人以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滯與棄滯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不神且不行則經之者孫乃虛其所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作經首於易而後道不滯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蓋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義道德吉凶悔吝紛然畫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象之外有象焉此所以為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聽天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犄焉雖然道則神矣不滯矣天下於焉而犄之矣然天下之人聖不數也賢亦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昧也聖人之經為聖賢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作也則有易己多矣否也則以不昧者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却天下之進於聖賢而堅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斤斧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無方也易無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見不可以方求則與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體見則得其體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與其方遺乎體得其體焉吁難哉是故有禮焉如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登降揖遜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處進退發乎酒掃之末以達乎精微之神動容周旋之頃而禮皆至焉其義粲然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直然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於道之內使天下之人置其身於道之內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就相安相習以至乎化禮之效也而老子曰夫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也去理以求忠信是去表而求影者之智也立禮亡則道德仁義其僅有存歟言歟是

子之徒有問于時者為行避影而後進而時未輕告也已則一日不可無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邪人有一朝王飯於寡而教其鄰以辟穀之方者此可信也哉嗚是已

禮論　李言敘集禮論　人生不能無羣羣不能無爭人之初倥侗顓蒙而無知越為物役而機生情動而本達雹霜風雨雷電攻其外於是知架巢空穴撓草木取皮革飢渴扎壯之欲賊其內於是知搏禽獸咀果實是故有得失之殊塗有好惡之異尚有有餘不足之異致其有不得所欲則擊奪遏之交焉而爭端焉而闘焉利者篤不利者決然後有一人焉出而治之謂天下之民之爭求以止之必有痛之斯畏焉於是加之鞭朴以苦楚其肌膚施之刀鋸以殘割其形體而名之曰刑然其爭又有大焉者力大者搏攫強者軋侵衆者害嘯吁踊躍草野塗血則向之痛之者不足恃也必有斧之斯服焉於是為之師旅什五之法為之旌旗鐘鼓之用為之干戈介胄弧矢斧鉞之械為之熊羆貔貅貙虎之威而名之曰兵息爭之小以刑息爭之大以兵然人之爭心無時可已也人之爭心無時而可已聖人惟曰吾有兵與刑營營乎日為救人之事可乎不可也故有微術焉就其起居動作之間而為之法委曲而節文名之曰禮人有貴賤不知貴賤之等聖人則設為朝聘位序之嚴車服采色之別使之有等而不敢相越人有長幼不知長幼之序聖人則立為射鄉飲食之節揖相紹介之儀使之有序而不敢以相亂人有男女不知男女之別聖人則嚴之以媒妁之詞重之以幣帛之贄使之有別而不敢以相狎禮之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乃始目循循然束縛於名分之內常有所礙而不得肆其欲故其於息爭也有甚於兵刑之臨之焉周之衰二百餘年諸侯迭霸非不盛且大然睥睨周鼎縮手不敢取方且歃血會盟以尊周室周非有兵與刑以制之也禮存焉也嗚呼聖人息爭之道至於禮而極矣或曰禮本於太一謂出於兵刑之後何也曰太乙禮之本也從而表飾之使著於世聖人也易之有需需飲食之道爭所由起也訟以訟訟而不能止故以師師之與訟能比而畜之不能有所辨故辨上下定民志終歸於履而後已此聖人意也刑兵與禮之序也

曾丰撙齋集禮論　曰道非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噓吸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誠偶人則噓吸已不能矣而況夫慘舒令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兀然坐於深山不飲不食無慘無舒其即之也與不即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嗟夫舒慘之不可絕固也借曰可祇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天地之氣噓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噓吸之盡而見諸外者，東南則爲青爲赤，西北則爲白爲黑。離乎黑入乎青則爲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爲慘。此何爲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爲色也，而不能　爲色也。天地不能絕舒慘之色浮居以獨能天地之所不能也歟。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氣之噓吸也。噓吸之氣運諸冥冥，冥冥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於其所見，疑於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熒惑我也，或曰誰謂聖人然。二者爭而不已，則併率其不爭者求觀於吾道而質其疑以決其爭，而吾道卒無可觀者以證，則四經之作幾何不與瓦缶坐於深山者類耶。則天下皆曰聖人熒惑我也。吾之作經將以信天下，而天下皆以爲熒惑我，聖人之心則不安，於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之禮起於夫婦，夫婦起於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爲禮之本歟。天地之噓吸爲陰陽，上降下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噓吸爲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感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持經則無乃贅乎。曰天地能以其相感者主萬物，而不能以其相感者麗萬物，於是以其運諸冥冥者盡而爲青爲赤爲白爲黑者，以信萬物之目。聖人之作禮則亦猶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安待準事其感者而不事其麗者，然則禮也者其道之麗也歟。天地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慘舒，吾道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損益。損益之變慘舒之爲也。慘舒之變，噓吸之盡也。君子曰禮損益而已矣。益之爲三皇，益之又益爲五帝，則是天地之噓者盡之爲舒者也。損之爲三王，損之又損爲五霸，則是天地之吸者盡而爲慘者也。舒之初爲未始慘，慘之末爲已甚。堯禪舜而前曰吾予爾天下，舜拜而辭曰朕德弗嗣。禹之於舜也亦然。而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也，不然。嗟夫，堯舜禹率天下後世以揖與拜，而商之於夏也，尚然。今也商既自去其所以率之者，而率之以其非所以率之者，則周之於商也無怪也。孔子不曰夏因於虞禮所損益可知也，而曰商周因於夏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則是舒慘之別也。人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微哉。商因於夏禮，孔子不忍言也；周因於商禮，孔子尤不忍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有大不忍言者。不忍言而言，斯其所以若是微歟。斷曰陰陽之氣噓吸於四時，而舒慘之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於四經，然則禮也者蓋與四經相始終歟。華鎮雲溪居士集論禮

六經雖非完書，僅存者尚或過半，惟禮樂之篇庶有孑遺，然今禮餘經猶以傳記典制之名數，此作之徹盡祉其書不傳，可得而言已哉。粗論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徵或也言而無成，則疑疑者聖人之所闕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當是時杞宋二邦典刑與老成人皆喪矣，故無得而成焉。至周則不然，有可所傳遵至之事，舊法未失，邦魯之士搢紳先生能言其意，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其不賢者識其小者。禮法之來尚矣，始於伏羲而成於堯，堯從舜，舜從禹，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夏后氏之王天下也，用之以忠，忠者誠也。商承夏而已，人德之用之以質，質者朴也，則既有形矣，然而未備也。周公承二代之後，述文武之事，或損或益，兼修其法而用之以文，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事爲之制，物爲之容，制致其詳，容致其美，故朱玉戚黃流圭瓚以爲器，而後世不可以加焉。禮者文也，文則聖人之所取也，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是言之，經之所書蓋周禮也。周官大宗伯之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謂之五禮。五禮修則庶事備矣，故其名數之大者止於此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唐虞之時其制已定矣，非特至於成周而後爲然也。天下事物殆無外於此。夫國事之大，惟祀與戎。人倫之重始於冠昏，慎終者德之厚。禮實者政之備。聖人有吉禮以事天地，而社稷宗廟、山林川澤、百物咸秩。有凶禮以哀死亡，而凶禮禍災、圍敗寇亂，則加之以荒弔禬恤之意。有賓禮以親邦國，而春夏秋冬則異之以朝覲會同之文。有軍禮以用師旅，而封均田役則文之以簡恤任合之節。有嘉禮以成男女，而宗族兄弟故舊朋友四方之賓客、列國之諸侯則親之以飲食賓射饗燕脤膰賀慶之恩。若然者，閨門之內，鄉黨之間，朝廷之上，邦國之遠，鬼神之幽，民物之微，師田行役，凶荒禮喪，莫不有禮，而天下之事物舉矣。後世雖有述作，何以加於此哉。此聖人之所以貴也。嗚呼，道民者不可一日而無禮，然而禮之籍不傳也久矣。焉之求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君子本孝弟以爲仁義，而因事之宜以制節，因物之備而文之，節文備而明聖之事盡矣。危領玉府禮樂本於至誠，先立先王之爲天下，禮行而天下無遺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遺俗故恭遜孝弟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間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夫度

數者與之有司者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象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猶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能治寓意於跡跡修而責行以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象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為禮樂豈以為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說以誠之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齋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諧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為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誠誠不能逃也主誠於此物遁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先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為禮樂泥以判然為兩矣舉是物曰此為禮也奏是音曰此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感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持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操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神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而衆世之士方且區區綴嗜先王之遺文補金煙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惑矣心誠恭敬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樂操弦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王誠為上漢之威儀足以起人之思君子思漢時儀注大抵本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具文承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讙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今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垂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昔三代之盛叔孫通所為非有周公之聖術智識也雖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履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反其故鄉其父子兄弟感說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注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矣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豫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

生得以養死得以葬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募前朝異姓之陳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係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昔書坳裝守真狥君意以為禮犯王先生之禮不明於世自以廢壞遂至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決大盜僞竊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循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禮樂之深齋明盛服始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出答從之而後世之汙君將於安樂婚嫩者趨而為之其欲參而沉我也則已不務其急而使夫盜竊人從而為之辭說者引由叔孫說使之從其私意而又曰自表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可從而興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徇其君今請裴守真博守真吾容與為太常博士嘗時謂才稱言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遂侍中今天子宜主郊欵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皎準度善一舜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主親舞者請從古表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主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狀法古將從其佚使後人主便之而已矣先王之禮作恐其好佚而無制也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闥之玩伽靈寵流可駭之物雕章織麄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使安者為之也吳寸兵綵聖人制人倫之禮求彼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君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嘗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宴飲食之節是非不能行也而待諸

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謂迂闊也。物不可以苟合，論禮者強人而責不可易求也。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併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遜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是，則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下有論中聖人以禮防民未破昔者

生民之初，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使民樂其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顓敝文章，其食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遜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本呈論秦棄禮而趨利未破秦有天下，始皇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爲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自上禮不以貧而廢未破燔黍捭豚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破是上是以求禮各以時而變，而孔子告顏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酒商因於夏，周因於商也。特其事變不可盡知，雖有聖人，繼周亦必須益，是以先代之樂，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蓋周不能行也。先合朝覲京室十一歲一日而徧巡，下一歲乃徧，以因時制宜，欲可行也。二句未見始七年呂夢臣

元主集 聖王務行禮論

聖賢之所謂治道者，蓋言本末先後之異而已。本在於此，末在於彼，先者自治而後者治人，故也。詳其在我者而略其在彼者而後焉，則人將以我爲君子而從之矣。春秋之世，諸侯卑處擅者凌侮，衆者恭暴，不仁以威勝於仁，不義而尤先於義，舉天下之黨而紛紛於目前也，責其本末先後之論，而無自治者，亦鮮矣。幸而有賢人君子以我爲之先，而以人爲之後，各尊其君，而使之爲君子者，亦可貴矣。楚之敖晉也久矣，肆起於向勝之，楚子欲耻二人者，而求爲得志焉，故薳啓彊諫之曰：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享，宴有好貨，飧有陪鼎，饋餼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小有述職，大有巡功，皆所以行禮也。楚子於是語其言之是，爲之加禮於二子者，而晉楚之好因以隆焉。吁，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啓彊之一言而救楚子之失，致二國之好，利亦博矣。不然則晉楚之干戈日尋於邦內，而莫之休息。此遠彊之賢，能使其君之爲君子而可貴也。歟又從而廣之，以續丘明之意焉。夫中國之與夷狄，此貴而彼賤也。世之所謂禮義者，出於此，不出於彼也。齊爲周之大國，禮義之出也，而曹伯來朝於魯，則惡而討之，故春秋書以示貶，而當時之君子亦譏其無禮。蓋夫齊，中國也，一失而經貶其非；楚，夷狄也，一得而傳述其是，皆遠彊有以導之矣。由是而言，則春秋之法，有褒進夷狄而同於中國之例，説者又以七等進退之文，推廣其義者，皆不爲妄也。夫爲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求以治人者，未之信矣。以遠彊之言，監之可也。呂西臺先生集禮

集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簠簋俎豆尊彝鼎鼐可陳於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舉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

知治道之有小大以為當法令治郡國之具而治天下之道以天下而終不大治者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振朝廷之間為大壞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循而不知振為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賤義不畏死亡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効緩而遠治小者其効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効以語禮俗制度紀綱之事則指以為迂闊而已專尚法令德斷獄訟則以為治天下如是而已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用禮樂未卒而有貴虎之說又况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術故不永用賢傳序相望而終不方內無事殺於秋平治非漢書之比而禮俗制度紀綱之不立反甚於漢唐而奴婢車馬服用送死之所自為而其有限者漢唐之小而不然王代之大治至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於驚動邪是亦未知謀不貴從王患其國之庳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其人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庳車蓋國教之事好為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欲庳車之意定為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

等級在上者躬化以行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効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於今日度越漢唐而齒聲與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為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綱耳何患乎驚動之方德輔集禮論

古之為禮者使而安從之為禮者拘以辨此古今所以相戾而不求其本者之過者也夫人之情未有不喜使而厭拘者強之以所厭而不知其可喜不徒聽之者以為迂而言之者又亦自厭之矣聖人為禮固君是耶禮以誠敬為本者也彼珪璧之制宮室車旗之度與夫登降俯仰之容無非節文其等威以表其誠敬之實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而林放問禮之本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非所謂無體之禮歟無豊之實則涵泳是也故可以損益者禮之文不待而損益者誠敬之實而損益其文以適時之宜先王之為人主者皆得以盡致於其君為子者皆得以盡致於其親其皆者固將樂之不肖者亦習之其分限之嚴而不敢肆故雖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與夫寒不敢襲癢不敢搔洞洞屬屬焉其拘也亦便之矣不然則俎豆誠陳揖相讓祭之日舞蹈方秩秩可觀而其心之不勝然皆而欲去矣是皆不知其本者誤之也欲使古人

之禮者其亦先立夫誠敬之本乎胡祇遹紫山集禮論　聖人之制禮適貴賤之情而嚴上下之分故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苴履尊卑之分定故也君臣之視天王卑高分嚴如地之於天然而基趾之由古亦有之何自而來哉聖人作易於坤之初六謹為之戒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有之其所由來者漸矣賈誼經學修明見漢法不敬大臣曰天子之尊如堂大臣如陛眾庶如地今也大臣下獄戮辱以傳執而笞辱然則堂不無陛乎今之大臣有罪削杖辱於市小人與說連扯掣揄詬罵無所不至漢之大臣天子得以罪之胥徒猶為今之大臣猶民得以罪之比國一長有識者甚為寒心近歲以來奴訐主妻告夫子弟訟父兄民紀缺詣府言吏與臺皁隸誹訐大臣尚險姦邪百無忌憚逞其所為淩轢王人自書殿庭之上織言衆語肆口而出聖聽天聽豈不知其為惡然而縱聞不禁者上欲發欺蔽通姦邪通冤滯抑豪橫也故特借此人之口來端直之言耳殊不察自郎位以來所聞之言無大利害適足以為口舌者進身之階虛夫待大臣之禮潰上下之分朝廷之上無禮無威閭里之間無倫攸斁無知之民皆見官府之不足畏一旦饑饉盜賊竊發狼躑之權者之何而制之

今之為大臣者不以為甚辱反以訟訐相訐制待其甚也必欲進上下之情立一二年節於古之王如古之納言者何求而不得何必以吐吞之小人使之日月之光明哉宋黃裳演山集雜說　天子施禮於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贊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以少為貴者內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尊尊貴貴也天子之於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令百牲皆具樂其文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　四肢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循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而使非僻之心無乘安逸以滑其分則無所不至矣而況王者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有鞉聽有瞽言有記動有儀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為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觀其容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徐退待而後爵鳴之佩左徵角右宮羽君民事物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饗燕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青

大馭馬。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由吾於堂中。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由吾於門外。王之言動。進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御與有力哉。其度數嚴而適不違天下之情。以禮之有樂也。其聲氣和而正。不流天下之性者。以樂之有禮也。世理庠書柱順禮序此爲倫理者。人倫風教之自始。有理則衆國天下與之俱存。無但則衆國天下與之俱亡。其間條主不重哉。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郤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有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夫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稱王天弊也。然豈禮之過哉。蓋禮者人之道也。秦火燒滅經典。三代禮文。大壞莫興。求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之手。不能無得失。人之奇者。其文義精者。析博然而其大繁其義偉。學者宜之。如見大官之衛。珠珍器寶。覽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迷其所入。惚而忘之。亦可以弗畔矣。其說也。姑在集對。進是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劉盛集講述禮宗　主者以禮爲本。禮以分爲宜。分以名爲重。名以器爲重。古之有天下者。不敢不分。不敢不名。不敢不名器。不守而守其不能。隆禮而已矣。苟能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當。而天下可運於掌。苟不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當。而天下亂矣。何謂禮。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

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協于天地之經緯。是以長久。故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不亦君以禮爲重乎。何謂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國夷狄是也。劉敞注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謂上美爲元。下美則裳。言上下之不可亂。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對以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言乾爲天。其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犬亂之道也。三王也說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經頓易傳說坤六五居君位之象。此皆嚴君臣上下之分也。在易一陽之爻許甚微而聖人尊之。故一君于周。而天下皆相賀一統之主。非甚微而聖人是之。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予。此皆嚴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戒致戎爲戒。而以三千元兆方爲億。言夷狄當外而不內。實証以中國爲首。夷狄爲足。而以貴戎爲下。是類后上爲亂亡之基。此皆嚴中國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禮以分爲序乎。何謂名。春秋是也。名近處於數爲重。利近實於數爲輕。則名所以繼教也。名位不顯。爲民所信。則名所以出信也。名以樹數。則教非名不立。名以信出。則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爲重序。何謂器。車服是也。器以藏禮。則器者禮之所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則器者君子之所秉。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爲君謹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不亦名以器爲重序。謹按禮經篇目。凡四十有九。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天子植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少牢。天子殺則舉大綏。諸侯殺則舉小綏。天子之田象日月。諸侯法雷。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視伯子男之類。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類。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如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此中國夷狄之分也。如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之類。此名之別也。如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類。此器之別

也名也。分也。器也。禮之大體也。臣故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仰惟陛
下欽明文思濬哲文明。同于堯舜固非譾闇淺學所能窺測。至於修五禮
以覲諸侯典三禮以咨四岳。亦敘駿乎唐虞之盛矣。然猶銳意稽古禮文
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專講戴禮一經。豈徒欲玩夫三百三千之繁文。呻
其佔畢而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
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
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義。於禮
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特
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適分則疑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
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内之義。於大傳見舉
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惟其師
之義。於樂記見為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於
哀公問見君為正則百姓從政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
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
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
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辞遜之義。於儒行見
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於冠義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
義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
於冠昏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然則聖經之言。妙識非常窺測
所能髣髴其萬一。夫豈淺埃能有益於崇深乎。而陛下親屈至尊。挙聽
納移日不倦。其得先聖三王之用心。臣非蒙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或夫呼
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則聞王言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之語。臣退
而書之簡。竊謂晏嬰雖以此言告齊景。而齊景終不能行。陛下不惟聞而體
之。又能挙以為訓。一言可以興邦。陛下有焉。臣愚願力行其說。推其分謹
其名守其器分禮以儆人。則社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節也。君以
儆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仰惟宸聰。臣無任惓惓之
至。

國朝謝肅密菴集送朱伯賢赴京考禮序　自三代禮樂壞於秦
至漢代秦而肅古先王禮遺意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於天下矣。漢高帝
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為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惟叔孫通之言。嗚呼。方
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為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
而已。固未足以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自
名。魯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於其

言之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
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
秦。其唯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
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免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
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望也。惜乎叔孫通學
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承先秦之
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餘絕不習之。又帝既丁褒之。嗟呼。叔剔者莫
不震翕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
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追乎先王。者叔孫通之
責也。比其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司主
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
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
學乎。今
皇帝緝熙聖學。治做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
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編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討之。將以成一
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濱西地。遭時多故
歸隱山林。飯疏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
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後三代
禮樂以為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漢行。先生肯為
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當今之侍從大臣
也。先生蓋亦德兩生之所讓使三代禮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
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其時矣。非先王其孰能
與於此哉。書行之日。書以為贈。宋蔡谷彥達濟文堂集策問　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唐虞夏商周之盛。禮之損益。見於載籍。人主美化善俗。
流澤子孫。蓋本於此。世衰道微。典章隳缺。嬴秦以降。因陋就寡。君臣初戒
不過簿書獄訟之間。雖有仁心仁聞。不可為法於後世。故漢宣帝時。詔書
每下。民若更生。而王吉以為可謂主恩。未可謂本務也。神宗皇帝監積習
之弊。親策多士。命官討論。主上丕承先志。申命有司。設局建官。講求一代
之制。惟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之義。祭享之節。學者所宜深考。願與聞
之。將以獻于上焉。蕭勝仲子湯集策問　恭惟聖天子肇禮上帝。靈游降
格。推仁流澤。覃及方夏。伏讀庚辰赦令有曰。將奉事於皇祇。先致享於穹

是。萬紳學士矜聽佇舞以謂北郊盛典將赫赫哉天下耳目所元始固循
之陋。且復正於是日矣真天下之壯觀。王者之絕業考觀載籍良邦憲嗜
豐年之作。發揚詠歎用於祈穀之時而賦事建辟其不各依類則天地
別祭見於詩者如此。澤中地上異其位南至北至異其時。蒼璧黃琮分宗
辟之義。圜鐘絲竹辨陰陽之聲則天地別祭見於禮者如此況夫過禮舊
章號講求于元豐而雍宮方壇復築於紹聖祈文識悉藏在有司其大禮
固無可議者惟是冕服之制儀衛之節虞揚之度薦灌之儀有不泥古不
沿今參酌損益趨時之供而語輔禮官之未議者乎諸生試畢筆給之唐
仲友說齋集賞疑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
易象春秋何關於禮而宣子何見而云爾耶。　文王作易周公述之而卦
爻之辭備其精神心術則易也其刑名度數則禮也其凡例褒貶則春秋
也。易周公之心術。禮周公之治道。春秋周公之史法故凡三百六十官之
事無一不本於易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一不寓於禮禮有得失而賞罰
之所不及則春秋得以褒貶之。是固一本也韓宣子見二書而知周禮之
盡在魯其見周公之心乎孚涉樗園集禮策　春秋之所貶禮義之所否
春秋之所褒禮義之所予書天王狩于河陽惡晉侯以臣召君存君臣之
禮義也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惡晉侯殺嫡立庶存父子之禮義也書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惡其亂夫婦之禮義也書天王殺其弟佞
夫惡其亂兄弟之禮義也若乃荀息廢嫡立庶死於私暱。似忠而非忠。則
書其名以貶之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與之以惡名此則禮義之深
存焉者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
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蓋以禮義
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聖人用之以為維持防範之具帝王之所同然而
孔子備載之於此書也後之王者將欲抑詭類而暢皇極非春秋何所法
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誠
以天子之事盡在是矣後世諸儒不知出此而妄意求聖人於名數凡例
之末於禮義之宗擾不能略究其意故公羊以祭仲之廢君為行權則是
臣可得而廢君此不究君臣之禮義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則是子
可得而廢父此不究父子之禮義也公羊以妾母為夫人則是妾可以
配嫡此不知夫婦之禮義也穀梁以隱公為不能以自正則是弟可以犯
兄此不知兄弟之禮義也唯左氏得聖人之意明於禮義之旨以為春秋
之意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以遏

無禮也則又為之說曰。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聖人之
深意春秋之極功也。袁燮絜齋集策問　昔有虞氏命伯夷典三禮時地
四岳五禮是修。說者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及觀成
周大宗伯之職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禮而五禮條目無一不具。斯有虞之
遺法也。成周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其虞氏之三禮歟。然曰神曰示曰鬼此
不過祭祀之禮而已。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此一語已該括無餘虞氏
之三禮其亦祭祀而已乎此學者所當深考也周監二代。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周公制作見於周官者既纖悉矣而太宰六典之建。復有所謂禮典
者何書歟將禮祭大而遂沉滅歟抑儀禮之行於今者即禮典歟禮之有
儀猶木之有枝葉也而春秋之際判而為二自郤芮至于趙鞅無違者可
謂難矣。而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問揖遜周旋之禮亦曰是儀也。非禮也儀
不足以為禮則枝葉不足為本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說者曰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由今觀之春秋辨名定
別嫌疑謂之周禮則可易象何為而亦謂之禮乎揖遜周旋郊廟賻賵不
可謂禮而以易象為禮是特不可解也漢興叔孫通立一王之儀。魯兩生
非之。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招之而不能致通所為不合古亦可
知矣施諸當時能使羣臣肅然無譁高祖知皇帝之為貴其明效若是何
耶專務德化之君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而罷去有司之欲定禮儀者
當時禮教宜若盡廢而乃有興於禮義之俗豈待禮之本者果不在於飾
貌之末歟終西京之世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中興以來
帝以羣條拘攣獨使曹褒盡心集作乃依舊典撰次禮各吉凶終始制度
而議者以破亂經術非之漢禮於是不行一代大典竟廢若此顧何所過
稽以為國歟唐太宗欲興禮樂嘗輔佐不能答不知所謂貞觀禮者果善
乎否也厥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又有郊祀錄禮閣新儀續曲臺禮諸禮
唐之禮書明備似非前代所及果合於先王乎否也夫制禮而不合於先
王與無禮同其者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制作合於先王者何書
悖於聖理者何說愿著于篇以觀所學荀子賦篇　禮賦　爰有大物爰
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天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
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
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重言也王霸[illegible]
人也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illegible]
為隱語問於先王大王[illegible]其功[illegible]唯先王能知故請[illegible]之也

於嘉禾階有虞作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舉術之初覺鈞天合
律筍簴佗以稱權干戚宛以委姿鼗鼓嘖虎為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
門咸池以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備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然
舜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為不收飛而玄甲崢嶸以岳峙象不敢
去而鳴珮刻倫以呈羅已而上乾豆以登豨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備精以
稠疊門欄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胝事莽而見
蔑庫心虞以張蕩祠花未吐孫枝之驚鳳相鮮其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
上考夫主弘佐命之道兄配貴神之列則鼓剡旁越之動是可以事孚伊
呂上從變島代天之工為人之禁于青滄地松竹高節自唐與以來若此
時哲皆朝有數曰名垂不絕句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
文武之雄注意主壹之切雖前輩之汪良兄大袞從米決賽何以稱其勛
力與稻鈴載其刀筆與佚香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
主索于祊聲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惟時見頁胥以濟合酌
以茅明蝦以葱香視以孝成鼓天意張皇不敢矜其瑞神淼安怙不枚祕
其精而撫絕執事鴻名者矣于以葵永安于以祭玉夏福穰穰於烽翻芬
霏霏於王斧沸枯骨而破聾盲施殃治而遠踪冢因淺動已灌在藻之來

魚方翔皆鳴汗蹄金之風馬霜露嗟吸禎祥可把雪宮歆歆陰事儀雅潔
清探於鼎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上宥然漢漢湯然競競紛益所慕
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華皎而來集五老侍祠而精駿千官逝德而
思凝於是張拱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洗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
業業孳孳孜孜惡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法數如此之勤極且備是百姓
何以報太之實在臣等何以克其肢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浴
祀相仍諸侯效於進命方士窮其感較一則以激言動內二則以桂舉臺
遠又非陛下挨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登相進上蹈天步地授俟登來
伊鴻洞捨恭光出為備胥本枝根林于萬代齊想經律于六虛甲千方有
事於米壇柑席胥夫行所如初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率
康多福者甞矣今甚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
在宗伯胥崇禋祀光是春官條綱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慕德而不昧侯
萬事之將候掌次閑撰邸之制封人考璲宮之齊司門轉致于牲牢之禁
小帝專達乎懋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祀於無形濡于
若有所思又眷二於省設將時食而丑寧旌門坂埴以前驚跌騎又復以
相瑳碩電滅之軌軌秩萬戶之熒熒馳道瑞而如砥谷日上而如萍軿翠

旌於華蓋之角望黃屋於鈞陳之星神仙戍削以洛羽翩翩幽憂以周局
戟峨傑華攜涓梓泣地回日而風淅淅天決決而氣清清甲胄乘凌轉迅
雷於荆門丑央王弁清迥舉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與帝然乃作箭夫
驚風將至以沖融參靡不可于洞見岸明通于紀粹洪滓為之塘埒細皆
煬而蜿蜒苦無背以柔順奔馬後而驟燦徒有帑於殺傳朱輪重軒而杳
實金鍐咸陰以結絡吠壇與以軒轅檢寒蒼以前却中營翠擁于太陽宸
春妙臨于長藩熊羆備耳以相祗虎豹書姚以壹從上方將浮帷宮之林
綺屏玉馱以煙路入門行而以拱于合登之場及升大次始生於前棨之
幕衛于鑾衡以衎未周衛羽騎而成君月室黑而決桑寒田尚淵而鈍呈
洛齋定位以吉潔謁嚴上而濟趨雲藹翁以恭蓋赤無絲而逮杓符結哭
斐潯注肅胥方回掬祈周旋叔絮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村勁而之地
山林與川谷供祿於是于宇有御事有職所以致鬼神所以勤樣橋所以
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光於稻秫
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
琮胥歸于王己老王之丕承懺起宮可以永其昭配群望之偏祭在斯示
有以明其異哉由是播其聲音以隈列從于節奏以進退掊夏濩武米之

於訓謨鐘石陶匏與之於梗節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竹樸英華發外
非因于筍簴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于雷鼓之大既而歸胥肆胥娛旅宸塊
睹唐學赫範斜梅濱雲纓風升雪颯呈碎拂勿促浸沙溟從淬聖慮參宸
玄黃增霈蒼生額昂毛妓清穎雪公河伯咸駱駃以脩磔霜女江妃乍紛
綸而晦曖執綏東程術千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欻祀事虛明
於是滄滟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來崖而灑朔漢洞暘谷而濡若英耆艾
溥而童子僭叢棘圻而陛牢傾是率土之濱草醐醲以海泳非奉郊之縣
獨宴酏以縱横玄澤決汀乎無極殷萬炯繆乎至精播古之均慶應符而
合契聖人有作不足爲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雜事濡三老儼而絕史軒
趨吹殷稽首曰主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夫吳氏繼天而王
根落開於厥初以木傳于遞終始而可見消虞夏殷周益煥炳慈備祭夫
之於狼貪饕食漢緩之以蛇斷龍戰中弃淳夫何從聖蓄縮曹不養伏惟
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飄言馬之啼篇呵五精之息有考正氣之無職協太
孫謀以降仗之違命史犖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黷于脂夜之妖整把
濤于龍蛇之篡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闕不敢孫拒鬼神為之鳴咽
高衛騰虛長劍吼血尊畀配宇縣刷帝紫極之將頹拾清芬於已墜以

之仁義。鍛以之質皙。照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彰徹。蓋九五之後。人人自
以遠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禼王。綱近古而不執。天聽其觀以高指。
蠢爾差備。翠然優考。宜其課容於空積。思徽列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觀數
統從。首八音六律而作新。日起昇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矧嗟乎麟鳳。胡為乎郊
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為鵠。諸道以萬物
為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群后。瑞策拂拖於周漢之餘。緩
視闊步於魏晉之前。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怫然
不悅。思終將圖之又當之壹不在御珠方之貢。示不必庸無用之祠。金為
碧難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豢郊廟以為寶。增怵惕以孜孜
況大庭氏之時。
六龍飛御之歸。

禮 詩文四

唐孟浩然詩送桓子之郢成禮　閑居枕絲騎璨璞犄判衛為定潘傷好言過
鄖郢城採梅詩已贈莫為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夢情。沈佺期詩送洛州
蕭司兵謁兄還赴洛成禮　棠棣日光偉高柴思序歸來成鴻雁。聚去作鳳凰
飛緬草承輕傳鷺花拂別春霸亭春有酒岐路惜芳菲。韓翃之集孫君赴興慶
宮朝賀載之奉行冊禮因書即事　分發交歡二十年。今朝北異共朝天。武傳
漏刻香車更日親接旗伏雌頭我奉豕令王衣看君盛設趾金碧相期從老
空家處鶴髮魚軒更可憐。黃滔御史集翁文光以美孫哲滯令公大王益待其
禮觀今日亮御之盛典成一章　滋賦誠文伏李盛終求一敘歸水難如何兩
度還州里無借鄉人更剝瓶。王真白
靈溪集禮辭先生新安重闔先生能通兩軍之好及城闕民皆復全也　李白
辭翰苑前山寺隱淪。不遇採芝翁滿洞惟白雲。
先士不遇我來禮先生。得與通鶴說學道須有緣。始達天上人。四皓安漢室。光
上存欲乞陰功數已滿有合成天人。如何未上昇。應待王呈迎。我願去浮名。諸
師歸三清宋郡詩道鄉先生集元禮　來往塗塗多故人。幾能於此歇朵門柱
蓮綠水還初興青黃孝得細論洗覺先泉河日月坐今奧承滿乾坤亜朝君
錫歸田去只恐煩君費酒擲祭安國西總集勢慶春日建成　廷想稱陽御摺
前千官儀衛列星躔九州四海皆和氣萬歲三呼不浪傳樂奏簫韶影齊漁酒
傾醪容飲見年遊方莫恨清光遠行及起汝洽普天表家齊詩送番易程令出
鄉行古洞百年禮　黃楷洞前百歲翁婆婆終日酒杯中。凡行侍侍兩君門蕭
攻如今惟老苍太山推俗古盧真常于李志常代行禮畢賦詩題　歷世十七
百戟餘求漸徐完也無廣德音元自新天子祀禮重申古事謨畫獄載時祈聚
寺神明思格為民蘇默知人事皆天意祈禱齋誠代國輸祿章熊朋琴集禮記
嘆三十餘已卯戊午而什五年禮記也七十六行工西鄉江示良北經后皇洛文
逞皆能獻大元伏紀紫汐翁四事人程氏人各通一經術業有子台沼條炯月
月期以五經備云何文弗度去一僅收四初科或倘缺次衆廷為例決抗慨放
元鄉試已搪衆可備遇冬烘齊不與狀計至今進士錄千年以堂記禮生請改
業有物成謀停五經道同鋒僅舉貫用世安后慶其經紫清憂嘆叩訣次三經
料六在貢第例今重存小戴不書方記書此經本難明識字亦未易漢平時士

請鄭注舞篋唯四亡虞書悉以漢成植傳植上言古禮記行多所乙券緣孔疏
學由來士夥習書少日抄息之切弃時者已經入是者勸之猶不見方當設什
初立堪建棄置尊門自此絶於世頗聞繁唐時有楊楊深受禮樂墜淼當此孤
經牧于半皆肆歌於叔士特兵勸示優共令宣之此皆禮往之沛地河南之墻
仍上除乃高第除入習禮抄戴記決科例先生曰不滿是心亦足悅犬科那能
必入道可存志禮係侍人行身名於除事作詩勸同祀去禮非語意充曹伯啓
漢泉果衆御史議行其各之模安集公堂侯預肩主無紀長補政之整慮養小
夫大之敝口號錄呈王臣諸公。　傷鷹傷悲兩所難成始成終耐嚴寒有往有
未方定理注意非王壹何如童安詩訓往　主敬斯為理禦文細足係禮係難
欲排內外不相離　禮樂本一體休將兩處求不知緣夫序無節易傷流。　禮
記　漢儒同補綴禮樂并成書大學中庸學可明孔氏孫。　周禮　姬旦規摹
述周官制度詳六家同一井六職統多方
孔子家語夫禮之所以興衆人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人之所以亂也目
巧之室則有奧[illegible]
也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
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illegible]列而無次序
則亂於著矣[illegible]著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
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子夏問於孔子
曰放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
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三恕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孔子曰
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　賢君篇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
疾則民壽矣。　廟制篇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
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　致思篇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
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顏回對曰回願得明王聖
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　刑政篇仲弓問於
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
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　禮運篇
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
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
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矣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
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
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五刑解篇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
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不孝者生於不仁
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弒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
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
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
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　入官篇子張
問入官於孔子子曰[illegible]為者禮之所以失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
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
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
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
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　六本篇孔
子曰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　哀公問政篇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禮者政
之本也。　在厄篇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焉。　郊問篇定公問於孔子曰天
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
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
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國語禮所以正民也　公子重耳禮以紀政國
之節也　奉義順則謂之禮[illegible]　禮世不續有蠻荊之虞[illegible]
[illegible]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導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禮明敬
[illegible]　[illegible]　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大禮
於天子左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
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莊公二十三年禮所
以整民也。　僖公七年管仲曰子父不奸謂之禮[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公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
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
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

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注人苦知禮則順時動不苦。信以守物。 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定公十五年。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穀梁傳注。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戰國策。趙武靈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韓詩外傳。禮者。晉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禮猶紛微。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符。日月為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 德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烏白玉。赤蛇赤龍。赤木白泉生出

飲酌之使等尊卑。伏說通辭禮。者禮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鄉飲之禮。終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體。王者行禮。得天中和。[illegible]和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而得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惰也。 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搢紳動作。與陰同道。陰陽俯仰。進退以度。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史記。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商君傳。三代不同禮而王。 叔傳。三代之禮。所損益亦殊務。然要以近情。通王道。 儒林傳。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西漢書。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也。 文帝紀。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 賈誼傳。夫禮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所以為生難知也。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 韓安國傳。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主術傳。五帝不同禮。 武帝詔。五帝不相復禮。 武帝贊。稽古禮文之事。猶有闕焉。 公孫弘傳。弘對策曰。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

見於上。謂之術。凡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 宣帝紀。詔曰。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於政。 五鳳二年。詔。夫婚姻之禮。人之大倫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其所以導民也。 甘露二年。有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 劉歆傳。孝武顧有詩禮先師。 董仲舒傳。布德立禮以導之。 元帝紀。竟寧五年詔。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 藝文志。六藝之文。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 湯武文命以師先亂而濟百姓。行之以禮遜。 禮以明體。明白者。故無訓也。 禮十三家。帝王質文世有損益。 白虎通。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 禮以防淫。遂節其侈費也。 所以作禮樂者。樂以象天。禮以法地。 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 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貴賤不相懸也。 魏書杜恕傳。禮者萬物之體也。 荀爽疏。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 晉書江[illegible]傳。君子立行。應言依禮而動。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 王導表。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德禮洽通。則彝倫攸敘。有恥且格。尚文崇儒。明誠。虎

韵雖文而徵禮所不言能而雖言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郊天。為月各異。唐書太宗紀。君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節之以禮。 魏徵諫書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行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 [illegible]傳。禮者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孝子情深。物類無限。貴賤有隆降。不可相越。 崔祐甫傳。常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 準汜論訓。皆者立禮。不消者。物為之薄。 精語。禮樂也。[illegible]源淡。論禮先而樂後。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明道論禮樂在進反。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使得性情之正。道書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川上伊川論樂。所以節禮。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只此是物皆有禮樂。 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禮樂為治之法。 禮樂治之者也。故邪辟遠安入於外者也。 論正理不可天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illegible]禮是宗

樂是和。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這言語蓋禮樂以成敎化。 禮
樂所以成敎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
為一。詳略之意可見。 古人詳於禮樂 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
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 禮樂勝則離流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
離流。則不得謂之勝。禮樂已不在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不
可云禮樂已無也。 禮樂鬼神之會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
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
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確則著。亦說得好。 樂
章德禮報情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以樂由中出。禮自外作。
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卻做一
箇節文抵當他。雖曰入作。然元不曾杜撰。緣他本自有這意思。方做得出
耳。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如何是章德。先生曰。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是章著其中之德也。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
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
用字不同耳。 禮樂之本則一 問樂記窮本知變。樂之情也。如五音六
律。相生無窮之類。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如品藻節文之不可淆亂之類否。
先生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
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箇一體周流底物。禮是兩箇相對著誠與
偽底物。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樂則如晝夜
之循環陰陽之闔闢。禮則如明暗向背。論其本則皆出于一。只是禮則有
誠有偽。須以誠去偽。則誠著。樂則窮本之變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無窮。
所以樂記說內外異同。只管饒來度去相對說。人問降與上下之神而使
是精粗之體。是一句說禮。一句說樂否。先生曰。不消如此分。禮也能降與
上下之神。如祭肝祭心之類也。 禮樂性情之正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
間。便得性情之正。何也。曰記得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禮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著力向前去做。是進。故以進
為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立箇節制。和而不流。是反。故以反為文。
禮減而卻進前去。樂盈而卻退後來。便是得性情之正。 諸儒注說之得
禮記有王肅註。煞好。太史公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有得王肅及鄭氏
註。覺得好。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若說得漢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
全不足取。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無。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是
精於禮。必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

判法官。只除用試大法人做。如李生父母。事卻在濟書劉子異傳。江西有
士人方庭堅。引起分言者。得以引用。並同上 南軒敬和禮樂之興 人而
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不仁之人雖
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蓋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海
悟軒 禮樂相為體用 禮樂分而言之。則為體為用。相須相成。合而言之。
本一而已矣。文集 東萊禮樂有序有和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
和。則為禮樂。求其所以然者。何與。不仁則禮樂息矣。 禮樂只是存養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同上 禮 凡三十五條 明道 禮孰為大。時為
大。 伊川 物畜然後有禮 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
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也。易傳 小人入於夷狄
後世人禮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 再失則為禽獸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
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 禮制不可踰僭 古者冠
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
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
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
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亂亡之道也 橫渠 不敬則禮不行 恭禮之
興也。不敬則禮不行。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論禮直說和樂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正蒙 有司論天則
不可踰 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乎為敬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
者皆禮也。 論禮有理有文 伊川先生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
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程子之意。謂禮字上有理有文。理
是本。文是末。然本末一貫。通謂之理也。然有理而後有文。曰惟此理則無
有事。謂天地間莫不然也。 論教莫先於禮 道莫重於人情。教莫先於
禮。禮行則彝倫敘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為之節文。其大體固
根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
於其中。涵泳服習。鼓舞漸摩。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
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去而日殊。甚至於雜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
於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 禮者理之所存也
文集 孩提先教以禮 古人於孩提時。已教以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
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造成體用之道 禮節則崇。諸不有無不利。禮運

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晦菴禮訣天理人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語錄上　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語錄　禮是自然之理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地　禮之用和為貴　禮之用和為貴吾心安處便是　論人不可非禮　古人言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論四先生之理　四先生禮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者較穩語錄　以古禮節文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從今之俗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　古禮不可全用　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古禮不為無補　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名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儘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　冠昏喪祭禮商　今人於冠昏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　今略存古制度　今所集儀禮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　尊君卑臣之義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在車亦立漢初立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尊臣卑　制禮須本儀禮　伊川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溫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高抑崇撰鄉飲　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儀禮乃如千古者也　南北朝不廢禮　南北朝是甚麼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猶不廢有考禮者傳亦自好五代上諸儒所讀禮劉敞說得是　王肅儀禮必又鄭玄上東萊禮是遜志氣象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差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無許條餘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洒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也太平御覽表准正書曰禮者緣人情而為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耳冊府元龜禮者國之幹也君之文也於人之君魏藥在治之由粉華漸自中古下逮刑罰承商周之制增周監之文設有家語之臣禮義是以辨尊卑之序達升降之節別盟會之等降贈勞之規或辭饗於王朝或加於都國避滋露之恥歸寧族之司致三禮以備恭萬六俗而蔡亦至于苞以文詩爲之州田宴高年之祥加好

賀之數傳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斯之謂歟　夫衣冠中而動作慎有方之士也是故君子以禮自防擇地而蹈者誠而去偽則嫌而明微如衛誠懿旦輕重之式與備水在器故方圓而有準廣聞門則宗族序在朝廷則君臣正祇肅之德於是乎生始序之尤無自而入信哉釋回增美安上治民捨禮何以哉　夫宅天衷建皇極誕為民紀畢由禮理若乃創度云為道其營節統壹物采涖之來儀然後百度修熙庶功明察所以治政何莫由斯道不虛行人存則舉嗟夫昨上命氏體國居民將以寅亮帝功光輔王室訖武功爵為輸業暇象賢減德立達長數縱欲淄耳目之嘗琉忽經紀之表劃謂禮樹為可欺以舊坊為無用非漏何先既自取於宍行無粕而斜終靡成於昏作國家之敗於是在焉期示方來用從詮次要元獻公類要　王者制作太平而大備王者必因前王之禮案所損益所損益也周監二王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民用和睦閭閻室廬郁郁乎文哉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令天下咸仰知之而其禮亂不可以國家且十年及子大戒昔民有禮以辨宜樂者敦和　節文禮之等數　詩如其幽之故涖脩其法而審行之酒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天所付禮曰司正更行十五人皆以為安然後乃賢者以此為之故禮以成禮者尚敬　敬多則不親大夫以禮相親之也禮者非為華藻也華藻之興必由於禮其於禮也以佐之士必由於學禮不云乎無輕儀禮明其壤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集言事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洛誥善哉旅爭不為虐兮淇澳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明洪洪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露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庭燎數兮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鈞序賓以賢行葦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雝戴九戴天庭埜伊散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禮記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禮記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　作大事必順於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禮記諸侯不臣寓公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記不敢以富貴加於

去之小節注綱紀周官。文武所以綱紀周官，曰綱天下，周公定之，故隆中
能取之端，然則周禮起於文武，創設之而成於周公，括囊大典。實以為治業
大典。網羅衆典。是以周禮大行，立周禮號。立事。設周官，曰立事注制三
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播之周公所記。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
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禮經則周禮也。上太平之
跡。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故不在漢武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
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之十缺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是秦入於祕府
時儒以為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學官
後鄭玄為之注。五三禮之一。儀禮高堂生所傳，儀禮是，晉戰國之世，其
書並亡，至吳高堂生所傳十七篇，世大禮存焉，後世作士禮以教天下之
禮行之。至后倉、鄭玄作注，之為之作解。三禮之一。禮以制中。孔子曰：夫禮
不中禮，謂之野。本而不中禮謂之給，音而不中禮謂之史。子貢問曰：將何
以為此中也。子曰：禮所以制中也。不能詩書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
德於禮虛。中正無邪，禮之異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之別。禮者人也之別
也。禮者，緣人情而為之節文也。辰父見親之情也，是親故長之長，義以立
有。禮者所以投容。明天地之體也。奉秋說題有恩有義，有節有權。禮之表

五行。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云云大戴記。秩淫。宣者以秩淫也。注以達
為文。禮成而進，以是為文。序尊卑。明禮制以序尊卑。記恭順。中正無邪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三重。秦適三王之禮。禮備而不偏。夫作大
聖。君子表微。謂禮節文。禮之共數。建中。禮以中適於人。由文。由用也，用禮
之文也。專以禮許人。武成叔氏專以禮許人。叔氏子游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別嫌明微，為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故得其人之為貴。本節。鋪筵
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夷禮。禮成公
禮者理之粉澤。上下有禮，其可用也。晉文觀四緣飾於禮，漢書正身。禮行
以王禮也，今年為聖不學不成。故之生，賢人以下至庶人也，非為成聖
也。然為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注禮本為中人設，聖也不學亦不成也。
大正為禮者節之準也。注節。謂君臣之等差，禮以定倫。立定君臣父子之
倫。並致仕而以上並貢乎。檢跡。禮頒檢貌殊事。尊卑有制，修述。頒備具功
大治辨。會節不覆其會節，天地君子男女之明節，講謀。踰節。禮不踰節。
卑高以陳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別宜。殊別萬物所宜。正國。十五樽節。常既
決疑。節用。以禮六等異，分別而等異之。養情。禮長文理十三。隆禮。易使
之以入之矣。秩節。崴陵。不可廢陵。注無虐。帷蜂䲭。無王于崴。本一舞

成。五堅民。五行義。禮以行義也。七庇身。禮以庇身。十五托儒。以禮王體，政禮
以體政。一備贊。禮備節文。禮以節文。前體別。禮以體別，為理。六十六補備
補情之明體。禮以明體。利立。使參酌容法，禮容法則大典。三十五禮憲紀
政。禮以紀政，理也。用之常也。罔十冠履。君冒屨履自翰。唐知政。見其
禮以其政。五三等宜。為五大隆。禮之大也。恭安。恭敬所以恭安，十三
隆殺。強世。禮抑其強世。補六尊貴，尊貴則禮二。野史。三趾。天地人
之三禮。大還七雜說。謂眾書禮，以恭儀雅說之，前故得外謂。自為無遂非
殊途之美。與諧和而說之美。無相悖依。禮治則詳。世治則禮詳，世亂則
禮簡。今在斟酌，治國之柄。行使斟酌情蓋慎。禮交錯於中。情性之。仁主
義殺。各次中禮，有分別也。三十祖洽於衆。為衆人之倡，始為史和，今之
承天之道。七王之大經。人之大端。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耆儀云僞。
章疑別微。幽隱不者，當用禮也。十五紀綱萬事。雖繁亦清，統一制度大為
制度在禮。文為在禮。五至三無。截節民心。謂無不致。頒十三言而履之。禮
也。十五扶持合安。扶持其情，合安其危，以檢情歸正。頒四十七有微有顯
講信修睦。不下庶人。降興上下之神。無聲無體。目不得見，耳不得聞。
體之謂聖。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履之謂賢。儀禮為末，賢人履之。舉而錯之

天下無難矣。行之合道。繞之於心。三十一尚辭讓，去爭奪。天地經
緯。左二十五追浴易制。文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儀，繁禮飾說。李文以
為繁禮飾說以益於治。遷善遠罪。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百工竹往
節萬事。紀綱人倫。二十三斟酌律禮。據紀三適物觀時。則禮二十五君莊
臣恭。天尊地卑，君莊臣恭。禮之等尊卑，謂父兄弟無所不臣。治人之
求。謂禮民以分，治人之求。情文代勝。其以情文代勝，養人之欲。七二
動無不當。本末相順。始終相違，法之大分。禮者法之大分，致明而約，言
易知也。治辨之極。十六明分達治。而保萬物，分均暫齊。亂生其差。治生
其計。遵道不悚。五年不分，五四以王聖人矣。使夷俟倨肆。其其俠立祇莊
痛修。敬如夫也，是世世通行。禮有則，可以世世通行下肅上尊。六十情之
不可變。領惡而全好。綵禮以事人。使六十三使由之而不知。六十七興福
祥之本。亂之原。五十三治民者表道。表明則亂。三十一節事天地之神。
外謂無以節事天地之神，謂君臣之位。禮道隆則從而隆。謂禮也。二治七
情修十義。勝則流，漫離析。頒撰繳而治天下。是用於宗廟社稷。三十山
川鬼神也。凡其共同也。不可斯須去身。順人情之大寶。去濫撰蠹精神。五
極則反，粗則偏。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五二十五至太平而大備

前立君臣等上下。十八閒縉紳藻心性。凡二十七尊卑修約之禮。尊卑晉倫。所以為禮。然然游明。所以為威。尊先祖隆君師。有文理繁情用省。謂之

隆也。上事天下事地。十二川有防諸有範。凡禮故之主也。備六加於身而措於前。禮故百千積德而後興。前十二禮者品彙之璇衡。禮志合文理而歸於治。自十七君有短垣而自踰之。禮防踰越不可踰也。自十九禮探其情而見之外。非處加禮文而已。前五十一建天地之中謂之禮。五十二庶

恥節禮以治君子。　人能枉欲從禮則福歸。順情廢禮則禍隨之。後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前貴有常尊。左十一綫有等威。貴尊而卑之。理之不可易。恥格。折居書對曹果。治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者乎。問會見之儀。更漢書叙公會高千年一也。是從事則會見之漢禮。時與叔任戎諸牌。與三公交錯中道。武安使者交私語。帝先閑馳行禮儀。甚奇之。逮禮。　多行禁禮。禍必自及。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堂位

禮自外作。　禮以地制。通制則亂。以書御者不盡焉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史記國將亡必多制。叔向曰仲尼曰。夫晉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利百變法。　仍舊貫。新立新意。　何必改作。所冀中常。厲禮。君不改王禮。因民而作。　洋洋乎盛德事。制禮後二十五禮法典而渾朴散。三

十二志其通制。先王制禮。志其通制。山堂考索歷代禮類。　自伏羲至黄帝。五禮始具。其唐虞則舜典云。修五禮。又命伯夷典三禮。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惟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故據周禮有文而言耳。禮記疏

六禮。七教。八政。王制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六禮者。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此六禮七教。並是前禮。自別五禮十二數也。八政者。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也。凡此總謂禮樂　仁者天性也

義者。天情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而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血氣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不義之習。而復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傾性。根本反始。誠之至也。於以敘親尊君友于閨門。播於鄉黨。肯處無邪無體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非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遵情性復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牲幣鐘鼓管絃者。禮樂之文也。與漢二禮所紀。本與文並行。歷代諸史所志。頗皆習數之末。所謂本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論語志。始末而止及乎文之大略而已。細而節目。則有司存。然而本原。以俟君子。　夫子志四代禮樂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韶舞。形容紹先之意也。成周謂之大韶。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朝謂之九德升聞。雖歷代取天下之具各作樂以取其功。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漢自武帝用寅正歷代相承。雖取五行更王之義。以為服色旗幟之尚。而夏時終不可易也殷輅。大輅也。周謂之玉輅。見書注。秦謂之金根。殷有山車之瑞。改車名乘根。秦改為金根。見宋漢輿服志。云。漢謂之乘輿。歷代乘之。以備朝祭之儀周冕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繅十有二就。王者木紘衮衣十有二章。歷代服之。以為朝祭之服。夫子舉四代禮樂以告顏淵。就為當時僭禮者之戒。注為萬世不可易之制也。然衮冕之外。所謂大裘其冕無旒以祀天與其諸裕冕。自秦漢廢之而不用。大輅之外。所謂大駕鹵簿。屬車八十一乘。自秦漢增之而益侈。漢儒正朔之辨。未必祖夏時。唐樂舞佾八佾之數。未必似舜韶。夫子亦不係其往。後世為侈心所牽也。然則歷代猶存韶舞。夏時殷輅周冕之大意者何歟。大道所在。雖萬世猶一日也。　史記樂經子為禮樂

書　虞周之時。變之所分典。大宗伯大司樂之所職掌。見於書禮之所述者。即禮樂書志也。春秋以來。諸侯越禮而去其籍。大夫濫樂而歌雍以徹。六經方作。燔於秦。秦之所謂禮樂。某六國以為侈志於尊君抑臣而已。漢因秦舊。叔孫通之禮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傳。制氏之樂。有司止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夫如是。安得有本書哉。太史公作禮書。纂述秦漢興廢見因革之發。而乃足之以經子之禮。論其樂書略序。高武祖帝所自為歌詩。而乃足之以六經之樂記。正樂記出於竇公中河間獻王獻之。自班馬而降。宋漢六朝隋唐迄於宋朝正史。皆有禮樂志。次第相承。前後相襲。止敘五禮六樂之舊文。與夫輿服音律之舊式。述參旁究。時有因革。初無大異。猶作文者。始掇拾以備諸志之一耳。未必當時實施用此禮此樂也。史通譏切諸史志。頗判互見。其以是歟。　班志以序為禮樂

之原　董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其論禮樂教化。必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而已。班固志禮樂之始也。歷序武帝成帝不克用二子之策。而終之。嘉歎光武肯立明堂辟雍。顯宗躬行宗祀養老之事。且謂威儀雖美。而禮樂未具。庠序未設之故。夫國與鄉。向論禮樂之原。皆歸之庠序之教。何也。蓋古者命夔典樂教胄子。周以大司樂治學政。凡直寬剛簡。祇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綴誦言語之節。與夫干戈羽籥。射鄉事之儀。上自朝廷。下及黨遂。皆有學以教之。於是童而習之。至於老死。終而行之不厭不倦者。皆學校之功也。夫人

安得不爲士君子之歸而禮樂達于天下矣。周衰禮廢樂缺，循法守正者
見侮於世。奢益僭，差者謂之顯榮于夏。見紛華聞夫子之道，二者心戰不
能自決。而況膚下漸漬於夫教，被服以成俗乎。此太史公所以發歎也。秦
滅先代之教，而漢人置博士弟子員，所致功令復以利祿之路誘之。注許
見衰文志州令兄雖曰技太樂，鼓肆痒，所養所教之科與虞周異矣。此班
固所以歎建武永平之盛儀雖美，而禮樂猶未共也。東都太學諸生，迭相
標牓，激成黨錮之志。唐制由學舍之選者，謂之生徒者，未免于科舉之累。
宋朝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師至州邑，皆有學，而禮樂之壞，反自學校始。由
所習者皆場屋之文也。禮義之地，既爲利祿所移，禮聞貢舉又爲利名所
禁欲，以是爲禮樂教化之原難矣。　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爲二　禮樂
爲國之根本，刑政爲國之輔助也。歐陽之志，謂治出於一，則朝廷里閭居
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朝夕從事于禮樂，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治出
於二，則所急者簿書獄訟兵食而已。故事物名數皆有司之事，搢紳大夫
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終身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而被其化乎。嗚呼。歐
陽可謂知禮樂之本矣。然猶歷述隋唐之所承變，而觀開元之所紀者，與
夫元和新儀、曲臺新禮者，於以見其具其文而意不存也。故凡有唐五禮之
次第、六樂之名，總志備載，猶未免效諸史之尤者，宜以存諸一代之正史。
猶勝於藏之理官，與律令同科歟。　禮樂以成教化　禮樂所以成教化，
而兵制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可見。
先王以通上下之情　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
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
爲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義之厚
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　持守存守內外之節　君子之於
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
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著其威儀節奏之文。語或問　其用無小
大之殊　禮樂之用，通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
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
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同上　不當事繁文
末節　蓋以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遜之心
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爲。故言能以禮遜爲國，而先民則其爲國也不難；
若不能以禮遜爲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爲禮矣。
語或問　先王以義起禮　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大之，則禮雖先

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
小不可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作
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作，而
已矣。孟子或問　禮樂以進反爲文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
非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
發越，非一向如此，必至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使得性情之正。
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
悅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要進
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宿。如此則禮減而
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爲得性情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
則亡矣。文公語錄　禮樂同一理　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
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個相對著，誠與偽也。樂
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
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
以誠先去偽，則誠著。同上　漢無興禮樂之主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
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
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說。在此時又
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使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則
漢之禮樂必興矣。　古今只此一理　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道理。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制度禮
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道理做出來。　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或問人
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
樂。並同上　窮達損益之宜　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其
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華。如答顏子爲
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同上　樂其生反其始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
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
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節文却是人做底。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
反始也。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於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
同上　有是理即有是氣　問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
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
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矣。同上　理

樂鬼神一理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
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同體而異用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
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性情之正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於敬敬則和這便
是同體處　不見先王之禮樂　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
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　有德有位者方可制作　有位無德而作
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
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illegible]　禮樂相為表裏　問
禮之用和為貴便是樂否曰和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如天子八佾諸侯
六大夫四士二此又是樂中之禮[illegible]如惠者生殺禮樂刑政之為然好
惠者生殺之在處[illegible]是天理之當然　典禮只是天理
之當然欠一毫不得添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無一
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
決定合如此[illegible]　天道流行發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
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　古者典禮分明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
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
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　簡易則可行

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箇簡易直理皆欲並拘古禮則繁碎不便
於人自是不可行　所因損益之理　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為
制度大體是當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
夫婦依舊廢不得　至周然後大備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
而上想甚簡略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
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
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
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
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
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　南北朝猶有禮學　南北朝
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尤不廢　陸農師之說禮　宋朝陸農師
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
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秩然可知故於此論
說其義皆有據依[illegible]　非玉帛鐘鼓之謂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
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爲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聞韶至
於三月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鐘鼓

之謂耶　歷代議禮名臣　按秦蕩滅道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廷
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
奮孟卿后蒼聞人通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曹充曹褒
鄭興鄭衆賈逵許慎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衛
覬高堂隆蔣濟王肅蔡靜劉表劉熙盧毓陳羣魚豢王沈蜀有譙周[illegible]
孟光許慈吳有朱敬干寶晉有鄭沖荀顗陳壽孫毓羊祜杜元凱衛瓘庾
峻袁準賀循任愷陳銓孔倫劉逵摯虞束皙傅咸鄭湛蔡謨孔衍庾亮范
宣范汪徐邈范甯荀[illegible]卞壼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
哀何琦虞喜庾亮宋有徐羨之傅亮臧燾徐廣裴松之何承天顏延之雷
次宗孫炎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戢田僧紹劉瓛王逡之梁有司
馬褧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孫[illegible]顧協[illegible]殷塤之賀瑒崔靈恩
皇侃陶弘景司馬[illegible]丘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
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辯辛文[illegible]隋有牛弘辛彥之許
善心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玄齡
魏徵許敬宗楊師道李公彥杜正倫李義甫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圉
師韋琨范履冰裴守真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韋萬

石常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唐紹王岩張說
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孔方義賈曾韓挹盧履冰王沂韋公肅王彥
威田同秀康子元侯行果史玄璨李行偉馮宗陳正節賀知章元行沖韋
縚宋有聶崇義尹拙陶穀劉溫叟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竇儀中和峴
陳鄂陳貫邢昺陳彭年丁謂王欽若李迪賈昌朝文彥博歐陽修姚闢蘇
洵陸佃黃履陳祥道陳襄宋敏求王䂳韓肖胄李至李宗諤楊億王珪曾
旼余靖王安石司馬光王存李清臣張璪何洵直楊完江休呂公綽晁迥
張昭獻莫煜呂公著許將顧臨范純禮孔武仲彭汝礪曾肇呂大防蘇軾
盛陶王誼曹布錢勰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劉定傅楫黃
裳豐稷葉祖洽蔡京林希蔡卞吳安持范端彥張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
董敦逸彭汝霖韓忠彥陳瑀謝絳劉原父鍾公輔程頤吳育王珪張載孫
抃許光疑倪思吳顏主晉董棻洪擬朱熹林栗韓祥康與胡直儒傅崧孫
近陳公輔黃植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理玉海　古者富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冠弁以為服尊彝俎豆以為器金石

綵竹以爲禁，以遺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揖折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莫不一出於禮。由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三代以古，遺棄毀古，後之有天下者，一切用秦。雖有欲治之主，乘於時俗，安於苟簡而已。自漢以來，史官所記皆有司之事，亦所謂禮之末節也。　禮謂之文者，尊卑異位，親疏異情，長幼異序，内外異宜，往來異等，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序其義則曰禮文。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禮之爲國，與天地並，上天下澤，履當會作也。工拙參差，制極其本，則人心同有，其大則聖人爲之，禮者敬之經，敬者禮之情，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張曾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肆至于今，周禮實在，魯知周所以王，仲孫湫見魯秉周禮，知魯未可動，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禮如此。莊公有非禮之舉，其臣諫以必書，周王有非禮之宴，戒其主以勿藉。先王之時，凡禮文之事，無不載之簡册也。士會不知殽烝，歸而講聚三代之典禮，以脩晉法。孟僖子不能相儀，苦郊勞歸乃講學能禮者必從之。君子耻不知禮如此。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國家有盛容，不必羅野外之儀，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其事朝聘、冠昏、喪祭、射饗，其用郊廟朝廷，閨門學校，鄉黨，而後其物圭璧冠珮，車輿鼎簠籩豆方矣。其容齋莊恭肅雍和剛毅，折旋俯仰，其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長幼，其効嚴上下，定尊卑，決嫌疑，別同異，事天地，事鬼神，性理會元，主意發明　清濁未判，渾淪無朕，時則是禮隱于渾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時則是禮藏于人心。聖賢迭起，維持世教，時則是禮著于日用。是禮之功用大矣。性情品節，禮之本也。升降上下，禮之文也。綱常道德，禮之精也。制度文爲，禮之粗也。用之於一身，則周旋中焉，揖遜有焉。用之於一家，則閨門有章焉，宫庭有度焉。以至朝廷以正，百官以治，則一國之禮也。卑不踰尊，疏不踰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則天下之禮也。人道不可一日之不立，而此禮不可一日之不存。是雖失於莊，滅於老，刑名於秦，雜施於漢，而禮之在人心終不可泯也矣。　廖公粹論　禮者理也，道之物也。辨上下，定民志，發而中節謂之和者也。和而至於合内外，使萬物各當其分，故謂之禮。禮各有其物，故謂之義。統而言之則曰道，分而言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禮者見之謂之禮，故曰道之物。　宋文古文類要　禮在萬世無弊禮也，亘天地而不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弊者不得而非，慕者不得

而滅，惟其與人俱生，原於自然，而後能也。故聖人知禮樂之出于天地性情之所自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採其本而文之。不行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桀紂卑天下之人而肆情慾，以絶禮，禮不絶而桀紂亡。秦焚聖人之書而極意欲以絶禮，禮不絶而秦亡。莊列之虚無，楊墨之淫邪，申商之慘刻，蘇儀之詭僞，欲以破禮，禮終不可破。　決水集　禮該萬殊之用　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暴，義得之而不淫，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王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禮也。窮天地，亘萬世，不可須臾而去也。　李大伯　禮因人情而制　禮生乎天地，出乎人心，循乎性，緣乎情。其所以爲本，人不能無生，有生故有父子，人不能無長幼，有長幼故有兄弟，人不能無匹偶，有匹偶故有夫婦，人不能無相親，有相親故有朋友。人不能無煢獨，有煢獨故有君臣。故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之禮，其本則天地主之，其節則聖人爲之也。因飲食之欲而饗食之禮作，因男女之情而冠昏之禮作。其死葬生哀而喪祭之禮作，因其羣聚嬉戲而射鄉之禮作。故饗食冠昏喪祭射鄉之禮，其本則人心固有之，其大則聖人爲之也。　宋時文類聚　古者禮樂出於一，教化未明，二三聖人出而經理天下，因本皆於人心，以求禮始於一人之身，行之於宫庭，推而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而達之於四海九州之廣，皆是物也。祠郊之儀，所以爲是等級次第者，皆從曰等君卑臣而已。郊祀之事所以爲是繁文縟典者，皆從曰尊天親地而已。禘嘗之祭所以爲是尊敬崇重者，又非從曰奉祖事神而已。宫室衣服之制所以爲是繁複隆殺者，又非徒曰別貴明賤而已。聖人之制禮豈欲紛紛世變，備論天地，藏之人心而不泯，傳之萬世而不窮也。　後世禮皆虚文　三代衰，王道廢，蠻横有以致是禮制皆以雜是禮，時君世主於是不求治於此禮之中，而別以雜禮於治具之外，其別就主刑政，法令以理官，以爲禁防太平之具。故以禮樂爲制度以演物爲觀美，郊雩之事天，祭嘗之事祖，曰以致神而已，而陰天下根本之義，崇斯民孝思之心，則未嘗有以導乎民也。牲牷之肥腯，粢盛之豐潔，曰以享神而已，而尊尊以使民知敬，親親以使民知愛，則未嘗有以感乎民也。上以虚文制禮，下以虚文視禮，胡法其啓竊天而加斯侮哉。　漢君未達禮文　高祖拓起草野，與販繒屠狗之徒崛取天下，而從佐之君臣上下，未知有諧適人心之道。人矣立國之計，從以

一時擊柝之風未息。叔孫通以俗儒起而定一王之儀。然皆循襲秦法而為之
也。以野外之綿蕝施之堂陛之上。而魯兩生積德百年之說。視之為迂
間而不暇講也。其後文帝好黃老之學。則未遑於禮。景帝尚刑名之治。則
又不如有禮。孝武之未定。似有志於禮也。然亦禮之末度。而非禮之本也。
唐世從祥水節 唐太宗經理治道。勤召儒者。思猶有望焉。然而與一
時禮官學士因隋之舊而增益之。以為貞觀禮。未免牽意為之。雖其書有
一百三十八篇。亦稍詳備而文為制度之末居多。品節凡涉之意安在。當
時大臣如房杜輩。亦河汾之流。王通所謂接三才之奧。達性命之源者。二
子許之亦從矣。而禮樂之間。乃至汗漫而無對。宣宗之為君。不足與之
言。咎耶抑亦時詳試從有虛文而無實用。邪從使中和之致不足以祈天
情。前稱之儀僅足以飾治其可謂備哉。 夫子嘗明禮教 幸而夫子者
出焉。著書垂訓扶持人極。不為無所補。雖一時無天子之權。而能存天子
之教。雖不能回三代之禮。而能存人心之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蓋以
當時之人。知有禮之文而未知有禮之本。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示諸掌。蓋欲當時之君。即禮之本以求禮之用。以至先進之是從。君
子之必從。夫子之意。未嘗不欲挽春秋而為三代。林放問禮之本。則慨然

以大哉衆之類淵源卷一癰傷為邦之間。則欣然舉四代之禮樂以屬之。
當時與群弟子講明討論無非欲人心扶世教之道。異時欲屬魯者閔其
伏狄之警。則凜然服其為守禮義之國。然後知孔門之教也如此。夫以其
保于外。死生顧明間耳。而曾不為之動。豈非人心之禮猶有足恃乎。 國
朝修明典禮 國家列聖相承以禮為立國之本。一時宗工鉅儒講明禮
學。三禮圖已進於群策義矣。而陳祥道禮書上參用馬。聞賈通禮既上於
劉溫叟矣。而盧多遜之義亦兼取焉。那為之作分門禮選。王昧之作禮閣
新編。與夫貢酋朝之上太常新禮。歐陽氏之參修歷代因革。然此特其文
耳。文未足以盡禮。君子當觀諸人心可也。我朝盛時醇恩厚澤浹流中外。
和氣之中者皆禮之功用也。然後封岱安祀汾陰為老社。絕代曠典靡所
不舉。祖宗之心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此其享國日長。三代莫及。良有以
也。 天由禮而後見 大其盛於君臣父子之間。然君臣父子非禮不定
文其著於仁義道德之訓。然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班朝治軍涖官行法
也。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亦文也。非禮則不誠不莊。日月星
辰麗乎天。此天之文也。然天秩有禮則禮實行乎其中。百穀草木麗乎土

此地之文也。然禮由地制。則禮亦寓於其中。舉天下無一之非文。亦舉天
下無一之非禮。 禮以立民之極 夫禮有冠昏喪祭。所以用於家者也。
冠婚喪祭之禮一行而一家之極由此以大明矣。禮有饗射鄉飲。所以用
於鄉者也。鄉飲之禮一行而一鄉之極由此大明矣。禮有吉凶軍賓嘉。所
以用於一國者也。自吉凶軍賓嘉之禮一行而一國之極愈彰彰於斯人
日用常行之間矣。推是禮也。達之天下。行于蠻貊。而此極益充滿乎覆載
之間矣。禮之可以至道而人之不可無禮也。君此分辯類說人 齊以哭
郤至之跛足而見侮。晉以魏里耳之驕齊而見滅。 叔孫通為高帝制朝
儀而高帝悅。丕以舊為后勸洪朝儀而后勤說 武王之為太子也。膳既(?)
而太公不以進。丕以之為大夫也。嘗笑而于禾不以薦。 子產之有功也
位在四人之上而不居其上。以至之消也。位在七人之下而不恃其上。
故公孫揮於子產知其將持政。單襄公之於郤至知其將亡。 周王
夫禮。叔向知其不終。晉侯夫禮。子貢知其必死。 楚子無禮。子羽知
其不久。子玉舍師無禮為賈王孫知其必敗。為下者可以無禮乎。 秦桓
公之出也。過諱諱不禮焉。晉文公之出也。過曹曹不禮焉。韋玄成佯狂讓
爵於其兄。而見貴於朝。丁鴻佯狂讓爵於其兄。而見貴於友。 商鞅無禮

趙良言相鼠之詩以戒之。慶封不敬。楚子賦茅鴟之詩以譏之。 晏子不
禮而晉滅之。鄧錡不禮而晉滅之。 南宋之於狄瞞光衛弟子禮全說尚
書一篇。然後終君臣之義。所謂學焉而後臣者。 事 雖天子必有尊。諸
侯必有長。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上以禮令好而領悉。下以禮達善而
達罪。 尊卑之室無與制之位。則父子無別。六尺之與無左右之義。則君
臣不明。 紀纂淵海尊禮 經 作賓于王家。書微子之命 貴貴為其近於
君也。記祭義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少儀 大夫七十而致仕。君不得
謝必賜之几杖。乘安車。曲禮上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士不名家相長妾。曲禮下 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謀於長者。必操几
杖以從之。曲禮上 子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
子公孫丑下 齊管夷吾任國政。號曰仲父。列子 桓公未於匯巷。管子 史
記 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左傳 魯莊公使來縛
管仲以予齊使。齊使受而退。比至三釁以香塗者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
郊。國語 周文王得呂望於磻溪。武王以為師。謂之太公。號曰尚父。史記 項
羽尊范增為亞父。同上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
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六十　四濟

禮

周禮

賈公彥序夫天育烝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矩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按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曆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閒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

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炎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註云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為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為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也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為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稱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黎為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中官為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黎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禁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皋陶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

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咨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為秩宗舜時官也以堯後承之唯無夏官之官以[illegible]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　凡之則義故為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為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為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無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玄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義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驩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為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

岳八伯。詳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則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玄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咎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幾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沿革。粗而言也。要義云。春水。

龍馬師皆官長。　顓頊至高辛。官名唯見重黎及木正等。　堯舜特六官之名見。　百揆四岳。後又分八伯。　三公兼卿。周與古異。孤并卿為九。　禮至幽王紛亂。孔子卒後又亂。　漢儒禮學傳授。　周官後出。唯劉歆識之。杜。鄭。賈。傳之。　鄭康成識鄭衆賈逵之夫　劉向父子並被命校書。秘歆奏之略。　鄭衛賈馬皆作周禮解詁。　尚書周官篇與周禮異。六官周禮文物大全圖。天官冢宰。冢宰大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䱷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幂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地官司徒。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人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春官

宗伯。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太卜卜師卜人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巾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夏官司馬。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司勳馬質量人小子羊人司爟掌固司險掌疆候人環人挈壺氏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司士諸子司右虎賁氏旅賁氏節服氏方相氏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邍師匡人撢人都司馬。秋官司寇。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圜掌囚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冬官考工記。輪人輿人輈人築氏冶氏桃氏鳧氏㮚氏段氏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鍾氏筐人㡛氏玉人楖人雕人磬氏矢人陶人旊人梓人廬人匠人車人弓人

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獻之。初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求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成伯璵外傳云。天子六卿。　傳曰。周公制禮。設官分職。各有其屬。天子六卿。一卿之下。各統屬官六十。內外三百六十官也。冢一朝之數。其下各有胥徒府史。此以本人之在官者。天官庖冢宰。注冢天也。今之尚書令統百官。地官司徒。注掌十二教。古者掌五教。主徒衆者也。春官宗伯。注掌天地人神之禮。今之太常卿是也。夏官司馬。注掌率九伐之法。又司爵祿。秋官司寇。主法刑也。冬官司空。注掌土地以居民也。古者六官。未有官室。其字從六。又從冬。官也。俞壽翁復古編六官　上古帝王之建官也。法天地四時以為名。名舉其官。官治其事。無有廢曠不舉之處。誠以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也。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少皞氏鳳鳥適至。因紀於鳥。曰祝鳩氏司徒也。曰雎鳩氏司馬也。曰鳲鳩氏司空也。曰爽鳩氏司寇也。祝鳩鵻也。能孝故司徒主教民。雎鳩王雎也。摯而有別故司

馬主法制鳲鳩鴶鵴也以其平均故司空主平水土爽鳩鷹也故司寇主治盜賊此皆建官之本意而自顓帝以來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於是六官之名立而六官之事治以舜命九官而禹作司空實平水土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伯夷作秩宗命典三禮皐陶作士惟明五刑其餘則皆有職此虞舜稽古建官之目夏商因之至於四官者居六官之四而他五官若虞若工若獸若后稷若納言皆不專屬而隸于六官之一者益周制也周自成王歸于豐作周官自三公三孤而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若冢宰則主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則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則掌邦禮治人神和上下司馬則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則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此周禮六官凡卿此而考之其所隸可得而推矣秦燔詩書禮經尤被其毒漢興傳禮者有高堂生魯徐生徐生傳孟爲頌不能通經傳子至孫皆以頌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人孟卿事奮以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漢又有戴德戴聖等學於是禮有大戴小戴漢起禮學於亡逸者董董如此而今周禮所傳授尚未聞其端班固曰孔子傚周之禮此禮所以必取於周以爲經者也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注言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顔師古曰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至後漢時河南緱氏杜子春之徒稍相講授然今六官大抵皆紊亂失其統紀非先秦之舊若制國用冢宰之職也而後世雜之司徒度地居民與事任乃司空事也而後世雜之司徒益明白易見可以考驗者習其法而安之亦以其傳誦之久故也司徒以掌教者也而財賦則兼之土地之事則隸之無亦以其爲地官故凡土地之事悉以屬焉而財賦出於土地者也亦從而屬之名與事迷官與職戾書傳於流傳之久事習於誦說之餘習者不察而事亦以乖國用制於冢宰邦土掌於司空皆有明證不諉而後世實淆亂其制甚矣傳誦之移人也質之以經將有所是正焉官正而司空之篇可得而復其所立屬而實者耶　天官之屬大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𩺰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冬官獸人斂人甍人獸人右冬官之屬也後人司膳夫庖人之屬遂置之天官非也天官掌供王之膳羞固也而獸人斂人甍人則非所宜至於獸醫則

於醫師此尤不可者按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用是以知此四官屬司空無疑也蓋九職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乃司空之職則獸人𩺰人鼈人不爲天官屬亦明矣月令雖非必聖人之書或出於秦亦去古未遠有古之遺事焉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枲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百工凡此四者工人之官所以供王之服御而掌皮典絲典枲則備工之用而典治絲枲飾化八材之類是也屬之司空曰宜官凡十一宜在司空今存者六十有三三爲羨去十有一焉於是綱其八矣八者雜之春官見于後地官之屬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凡二十八今編鼓人舞師右春官之屬也論見前篇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川衡掌葛

掌染草囿人場人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凡邦土事與夫地利之宜實職之王制言說度地量地制邑民居必參相得皆其義也封人之封國造邑載師之任地定征閭師之任民縣師之制城均人之均力政遂人之經田野治溝洫遂師之徵財征作役里遂大夫之修稼政屬地治土均之平地政均地守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水利之事土訓之道地圖以詔地事是皆度地制邑居民而時其地利者以類推之是當屬之司空而大司徒之教民於此宜無預焉以至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掌山澤丱人角人羽人之蓄山澤之材與夫囿人牧獸場人之植果蓏掌葛掌染草之時地利其稽之於書考之於禮經質之於六典六職證之於十有七官之羨則取而隸之司空是則有據而非臆說而求爲異論者也夫司徒以地名官後之人不復參考其義始以名近而取類焉故司空水土之官雜之爲多今區而別之可以槩見矣　春官之屬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大卜卜師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小祝

尭祝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

巾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凡七十令編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大

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右天官之屬也天府掌宗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

大寶器藏焉其與諸府宜在天官見於義言存鄉州及都鄙之治中以詔

王察群吏之治此皆冢宰之事非宗伯所宜職者故天府宜在天府若世

婦女出則既論之矣內宗外宗掌佐王后宗廟之祭祀蓋婦官也當與世

婦及女御女祝之屬屬天官與宮正宮伯皆類也不當在宗伯至於大史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皆大宰之職焉小史掌國之志宜以類從司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亦

史掌書外令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皆與太宰所掌

相類非宗伯所得兼也太宰之官六十有三其羨者三其去者今若世婦

則複出合之則一矣今宗伯之不當屬者凡世婦之外則八焉以之足天

官之屬學者較彼此而考之當自見矣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家人墓大夫

右司空之屬也何以言之百工之官隸司空者也若典瑞典同巾車與夫

司常皆治其器物以備其用者也治其器物以備用則是工之屬其隸司

空為宜典瑞者大祭與考工玉人之事相若如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裸圭

有瓚又曰璧羨以起度皆玉人之制也工在其間矣典同者掌六律六同

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以十二聲為

之齊量此制樂器之工也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如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鍚

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夫

曰錫面曰勒面曰彫面曰貝面曰朱白繢白鷖白組皆所以飾之者也即

造車之制備矣至於司常掌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如日月為常交龍

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

為旌是九旗之制備矣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家各象其號蓋使之如其制以為此旗云爾是豈非土人之事而隸于司

空者耶成周建官限於三百六十其不以一工人專一官明矣凡其器物

必須工為之而官掌之即百工之事在其間矣如典瑞典同之類是也必

以一工為一官如今考工所載則司空者乃一大匠梓人之類耳何以為

司空若夫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類皆得命官而凡職者將不

勝其繁亦非聖人設官之意而周之凡食者多矣後世傳習之謬謂司空

之官主百工而百工與居六職之一周官之在者之工人之事也故斷斷

以謂司空之篇俱亡亦不復加考正於其中嗟夫此司空之篇所以亡而

由漢以來莫之察者矣於不思聖人設官之意歟至於冢人墓大夫則宜

以土事屬者也列之禮官濫矣。　復古編下　夏官之屬大司馬小司馬

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司勳馬質量人小子羊人司爟掌固司險掌疆候

人環人挈壺氏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司士諸子司右虎賁氏旅

賁氏節服氏方相氏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司

弓矢繕人槀人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校人趣馬

巫馬牧師廋人圉師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

邍師匡人撢人都司馬家司馬川師凡六十九人今編弁師司弓矢槀人

右司空之屬各以其工者也弁師不當在司空已無可疑者蓋為冕弁以

供王之服用者也司弓矢乃弓人為弓之事故合九合七皆有其制槀人

掌獻素獻成宜以工屬司空愈益明白謂其為兵而隸司馬謬者也職

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右司空之屬也職方宜屬司空既於

司馬篇論之矣土方氏形方氏宜以類從山師川師邍師皆是也山虞澤

虞林衡即其僚耳故不多論。　秋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

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圜掌囚

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

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修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

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

行人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凡六

十六今編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環人右宗伯之屬也孔

子曰行人子羽脩飾之左傳曰行人失辭行人蓋言語之官所以掌大賓

之禮大客之儀其為禮儀之官明矣而與其徒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

等俱列之司寇何義禮儀一事也豈以司儀名官不在禮職而在刑屬斷

可識矣是當歸之宗伯何疑之有。

總論　業時禮經會元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於法非

深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儀

三百經禮也說者謂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是也二書

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斂而歸之禮儀威儀之中何哉

蓋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而無外優優乎入於至小而無間周公作

書雖曰制度文為之所在而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寓於其

中是識中而不偏之王道屬而不易之三理不如是烏足為生民立極乎

萬世聞太平也哉。雖然有周公則周禮作，有成王則周禮用，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事爲之制，曲爲之防，豈至治之法，而尤有亂日之憂，處極盛之時，而深爲衰世之慮，紀綱制度，纖悉必補，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圖回，以立政無逸之規，樸而直，立急驚既醉之事業，以參爲行葦之恩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亹亹忘倦，於是乎周禮用焉。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制備，衛服防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典刑始於舜，而五刑慝民之制具，施諸令而不悖，稽諸古而益彰，此三者道之所以行也。然此猶其大者，又次如冠昏喪祭之文，又其次如服食器用之度，無不竭吾心思而經畫之，微而至羽毛鱗介之形，又微而至於蟲經蟲鼈之類，而必爲之區處，各當而後已，是禮也，舉本而遺末，語精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命，即此一書，可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非徒爲三百禮文而已。此周公之道所以爲周公之法與。然周公豈有它道哉，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禮一書，皆此道也。戰國孤秦而下，道已不得其傳，而周公之法泯矣。漢武號爲有志於道，然嬴劉之弊井田坏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肉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漢去古未遠，且不能以漸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河間所獻之書，且不肯過目，況望其勉強行道乎。劉歆生當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乃欲取之以輔新莽，彼何人斯，敢輕議禮。嗚呼，周公之法不行，周公之道無恙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爲真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亦徒發望洋之嘆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爲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景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爲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爲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置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咎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年，遂游心於既效，已德色於致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耶，彼

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安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歟。蓋自周衰道之不行久矣，子思子已逆知後世之不善用周公之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熙寧，而宰一用周禮，案何新經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罪有浮於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正爲斯人發也。烏乎，道其不行已夫。後世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爲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倚，未可以語周禮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周禮興廢。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張南軒曰：方是時，公材成王之欲，以立綱陳紀，制禮作樂，爲一代之法，故於三代四聖之心而絕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爲無窮之事業也。又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參諸三代而建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愚按：已上論周公作周禮本旨。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孔氏曰：周禮每官言其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即政之後即有準尋，未服以立官之意號令群臣，今既成，准奏成王。乃以周公所制周官六職頒示群臣，以此言之。鄭康成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深周禮當已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鄭玄曰：以爲治政之周公營洛，乃是欲使成王自服于土中，亂爲四方新往之，作六典之書以定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亦其子自敎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爲成王營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敎學之，各功其職也。成王誠准是而歸在豐，董正治官，始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敎田等事今皆難信。王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說制度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語，始有所歸著也。此說非周公全書，皆可以意曉。愚按：已上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左傳：齊仲孫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此頌曰：韓子所見魯周之舊典禮經也。愚按：已上見周禮至魯猶存。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艱也，等間其間也。王氏曰周官之書其施於政者 明之至詳而後發其大要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又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士儒士真以為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遠矣，雖使先王之志湮沒而不聞，然書具存，今之法而不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制利，以德勝欲，以禮措刑，尊鬼神，敘上，美親賢客，保小民，謹然辨奠，三代盛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及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於此書詳焉取之。愚按：已上見周禮至戰國已亡。賈氏曰武帝開獻書之路，出於山巖屋壁，入于秘府，至成帝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河南緱氏杜子春能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又以經書記傳相證為解，遂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按藝文志：成帝時求遺書，詔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錄而奏之。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馬融適云，成帝命歆考理秘書。鄭玄序云，大中大夫鄭興及子衆，故議郎衛宏，侍中賈逵，南郡太守馬融皆作解詁。然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于鄭玄，附離者太半。故林孝存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為訓注，使周禮義通。愚按：已上見周禮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毛應

龍周禮集傳序周禮源流。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綱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以四事，達之天下，為無窮之事業也。　夏書胤征言政典，曰政典乃六典之一。周之六典，蓋因於夏。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陳大猷曰周公定六官，詳見於周禮，首言惟王建國，設官分職，蓋自宅洛時官制已定，繼有淮奄之役，令滅淮夷還歸，乃作書，舉建官之大旨，警厲百官使各盡厥職，故以周官名篇。　禮記禮器篇經禮三百，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前漢藝文志云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　讀周禮綱領。　橫渠張子曰學得周禮，他日却做事。又曰周禮乃的當之書。　龜山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　朱子曰禮記此書，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家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

書。　古人實迹之見于今者，周禮是司存格式，尚書是號令，約束周官制度，間見錯出於春秋三傳，皆可稽據，亦有與周禮相為發揮處。六典之書，其猶可得而見者，事典令考工記是也。　周禮大綱是人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使天下之民無一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萬獸一草一木無一不得其所，有裁成輔相參贊天地之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文中子深識周禮者，其說皆合。必透徹周禮之人，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執周禮以往。　張子曰周禮唯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纔得此復忘彼，混混然天下之事，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朱子曰天官之職，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無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其心廣大，方能區處應副。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著多少精神。　朱子曰周禮一書，周公從大心法中流出，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家建太平之基。　東萊呂氏曰周官余所素習，周之禮樂本末悉備，真興王之大典也。　毛詩秦國風序蒹葭之詩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孫氏曰秦地於西周本以綏五百周禮也，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禮儀，終病之，主商君屬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呂氏曰襄公所以未

能用周禮者，豈其遺而未之見。閔公元年左傳齊仲孫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公二年

諸儒傳授

傳授圖

- 劉歆
  - 杜子春
    - 賈徽 — 子逵
    - 馬融
      - 盧植　子幹　不復師承
      - 鄭玄　王肅
    - 鄭興 — 子衆

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馬融作周禮傳，授鄭玄。玄作周禮注。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其後又有王肅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

山堂考索周禮始末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
六職禮樂數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則其制作言之則
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鴡鳩氏
司寇曰爽鳩氏司空曰鳲鳩氏司事曰鶻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
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刑官有士事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
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名矣甫暨乃召六師而
曲禮六大五官先儒以為商制至周則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仲長統
以周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賈公彥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
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
之禮即此周禮也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為二禮樂之官合為
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道罔
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從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咸去其
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欲絕
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
是為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
獻王獻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或謂武帝時李氏上周官五篇

復入于秘府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見之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
冬官亡矣以考工記足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出共
排以為非惟歆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乃始信其為周公致太平
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
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某何遭天下兵革
並起疫疾喪荒弟子死喪徒有河南緱氏人杜子春存頗識其說賈徽及
子逵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時
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
大夫司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彥又撰周
禮疏五十卷衆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
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遂以六經大夫則家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
萬家絙千里之地其繆焉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
書詩禮傳皆說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
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
賈逵往受業焉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
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答其論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

詁使周官之不廢鄭氏力也厥後于寶王郁之徒有為義疏有為論評者
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
遠歟惟康成之注賈公彥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揩乎理多錯終未盡至
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訓詁傳授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
略始奏立學官杜子春承平初年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識其義鄭興
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衆傳周官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鄭玄作
周官注賈徽及子逵受業於杜子春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
周禮盛行王肅魏志肅初善賈馬而誠鄭元于寶晉書不載師承毛應龍
周禮集傳周禮傳授訓詁共石經司農注一十一家三十一百並三卷
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杜預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孔子曰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逮乃定禮樂明舊章戰國時孟子以周室班爵
祿之制井田疆界之法口授北宮錡滕文公畢戰之徒齊威王君臣取古
司馬法附以司馬穰苴之說稱司馬法秦滅漢興叔孫通徵魯諸生與其
弟子共起朝儀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與孔壁無異文帝時魯徐生善為容
傳瑕丘蕭奮蕭授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世謂之五傳弟子河間
獻王得李氏上周官五篇以千金購冬官不得取考工記足之成帝詔光

祿大夫劉向校秘書向條撮篇目指意未上逢于歆乃奏之始列序于官
藏在秘府攷漢書言得周官五篇而六藝論云得六篇劉向之子歆校河
南緱氏杜子春子春授太中大夫鄭興字少贛及子太司農鄭衆字仲師
又有議郎衛次仲侍中賈逵南郡太守馬融並作訓傳或存或亡存者亦
復無幾唯大司農北海郡鄭沖之孫名玄字康成括囊大義網羅衆家周
禮行鄭氏力也孔氏王肅亦皆作傳晉有于寶不見師承其後蘇綽王通
好之仲淹教授河汾讀周禮手不釋卷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唐太宗
謂魏證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永徽中朝散大夫賈公彥著周禮疏
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與鄭氏注及陸德明音義並行南史沈峻尤長
三禮陸倕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
實為群籍原本
諸家序文　賈公彥周禮疏序周禮廢興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
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亦謂幽
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
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
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

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為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

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逵解行於世眾解不行兼攬二家為備多所遺闕然眾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絙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絙千里之地者謬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普人云矣多省如此類不著者多又云予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illegible]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故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所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者成帝之時是劉向父子並被帝王命之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云父子理秘書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

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 其名周禮為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太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

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指將播之學校而臣安石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叙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之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周禮新講義鄭宗顏序 先王之設官各有職而所職各有禮故小宗伯之職曰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然則教官土齒也而主乎牛數所以順其而牛者順物也禮官木齒也而主乎雞禮所[illegible]而雞音知時也故

官火屬也而主乎馬若政以軍為主馬行健也於軍有所資於羊能群而善觸也於軍有所象刑官金屬也而主乎犬犬善禦而且能警也刑所以禦其有惡而警其未有過也至於事則百工制器以嚴天地陰陽之理而象者能發隱伏也是以司空之官於時則主冬於職則主事蓋以萬物至於冬則藏而其動則可見也於是屬之以百工而使之興事造業發其理之不可見於人者此先王居百工之意也且天地能生物而不能使之有所和與之材而不能使之有所象方是時也先王運其智於心術而致其功於法度故因材而為之器因器而為之象器有其用也則使報其器者必思所以觀其德象其有意也則使攷其器者必思所以體其道故有芘風雨者為宮室利川塗者為舟車為衣裳以在躬為弁舄以在體有以養目也為黼黻有以養耳也為磬樂至於服用不一而器用不同皆所以致天下之利也圜者中規以其能變也方者中矩以其能止也厚以有黃虛以有容尊卑所以象天地奇偶所以法陰陽器之未嘗無象也名之未嘗無義也故名之所在象之所取象之所取則禮之所在先王之禮將以養人也而人情之所欲者養之備矣故凡可以利天下者不遺一物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人於易以教天下之動於禮以顯天下之賾故非深於易則不足以制禮而非深於制禮則不可以言易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蓋其度數足以明妙外之意其道德足以盡方之形故也雖然莫非事也而百工者居其一而已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為之屬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行事所謂道揆也百工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所謂法守也惟其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一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其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以官乎故考三公以經理天下有士大夫以任事而後可以責百工以辨器用有器用而後商賈有以阜通貨賄三農有稼穡而後嬪婦有以治絲枲此三者百工以為利而百工所以為養也故其序如此　易祓周禮總義許儀序　經以禮名不徒文為制度而已三墳五典屬之禮官易象春秋皆謂之禮蓋禮者理也天秩天敍本諸民彝物則之始見於王道綱常之大凡古今載籍所以總攝是理者無適非禮而六典猶謂之周禮豈非成王周公制作明備事事物物之理皆具此書者歟周道既衰人亡政息而在方冊可稽

而行不幸諸侯惡其害己而盡去之重以秦人焚坑之虐而是書之亡久矣漢儒求斷簡訪識舊聞用志不可謂不勤惜其掇拾於散逸之餘未暢厥旨至本朝河南諸君子欲推原關雎麟趾之化而新學一倡異論滋熾周官訓釋脈諸經獨為舛雜未有能洗衆陋而涣群疑者益嘗病之思欲致明其說而莫知所折衷焉文昌易先生發以周官之文冠帝學之席繼以周官之業緯王國之典及其閒退從容泉石彈榻學館不倦於心乃取素所講明者而加以研覃述總義三十六卷等欲請注誦見其略訓詁而尚大義甚且歎曰天下後世誠不可無此書也既而之以復進復序其所以為書之意矣天下之事至於理而止天下之理至於經而後周官六典至理具焉總義一書將以集諸儒之大成者也諸理而已泥其論五官之次第已足以發明其端又以一經之綱領求之王政莫大於井田井田莫先於經制夏貢殷助具有成法百畝而徹至周益詳然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此定制也而於四人以下者莫知所以養民之法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定制也而於三地之外十畝則莫知所以授田之法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此司馬法之說也而較之開方則有縱忌多寡之異十里有涂百里有澮此匠人溝洫之說也而較之治野則有遂有溝數之殊遂人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載師任地之法也而較之什一則有內外輕重之差諸儒於此或爲是非角立而無定論井田大政猶不明若此況其他乎今先生一皆以經證之統於統宗會元者昭揭至理而本數末度詳法略則凡見於設官分職莫不條分縷析辭約理盡使周家一代之制光明煒煒如日月星辰之文貫串流通如江河淮濟之水可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後有述者殆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至若考工一編雖取其完備遺緊而與以王制王棄之類於周典有異同者不復牽附而為之說且俱與音遂逸而採求乎乎理泪於諸儒理固無恙也理著於總義而禮復彰明矣如有用我就此以往可也使有因井田之說而為王田因國服為息之說而為青苗皆從古不明流弊滋甚然則是經之明晦其繫於理亂何如哉此書一出所以嘉惠天下後世信無窮矣志於明經者惟優而柔之饜而飫之庶乎由先生之說得周公之意周公既沒周禮不在茲乎　史浩周官講義序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至于有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總而計之三百有六十官各有守治各有職秩分毫無苟綱在綱上集書者爰自之六官迄于後世無以復加數千百歲莫為之少改焉者以

文武周公之用心與天運行雖亘萬世爲之不磨也林孝行述曰續亂不驗之書何休亦曰六國陰謀之書是皆不知周官者惟鄭康成獨明其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且曰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者在於此書則周官之顯明於後世康成之力居多也雖然續周官者多矣徒知其職之所掌汨汨於物儀事數之間而不知周公之意者亦多矣周公之意不曰以爲民極乎蓋極中也民受中以生苟非人君設官分職以治之使之抑其過而勉其不及則紛紛冠履之相望廩餼之徒縻何爲也哉周之盛時六卿皆賢能體王意使民不失其中而國以大治故周公於六官之首皆致此念學者當以念會無徒從事於物儀事數之末庶足以見成王周公矣 葉時禮經會元隙基序 昔周公致太平之迹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爲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爲害己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焰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綜核曲暢旁達事數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藁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章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爲之書 俞壽翁周禮復古編序 六經厄秦至漢稍稍得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不能無訛誤既成篇帙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泯焉無復可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班爵祿之籍已有失亡之漸況一當於煨燼而董董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皐陶謨混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求必不至于今日也六經唯詩夫其六書逸其半周禮司空之屬盡亡漢以千金求之而弗復也詩書之逸不復有考獨周禮司空之屬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是正焉者而司空之屬實雜出於五官之屬耳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將一一摘其要議之誠有契於當於人心者並不

會寶玉大弓之得而鄆讙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遠絕大儒碩學項背相望而亞歷末學乃爾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寧信漢儒而不復考之經耶無寧覩其說而公其是非以傍證於聖人之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爲也 陳傅良周禮說序 王道至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迄于綦參各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以姓而弗別雖百姓婚姻弗通親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則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儒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敝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就畏不能有也人心之自然非測但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功累行之勤誠有見乎此讀書於刑人殺人剮刑人君臣相敕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自時至於再三讀詩於南雅群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從一勝足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欲相爲酒醴以勞慰行役僕馬卒昔矣苟燕樂人即永歌嘆詠之不足夫苟刑戮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畏天命焉耳當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求之文武成康之心以攷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不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闕矣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矣自藝祖不忍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殺而罷方鎮制度文爲雖非周舊深仁厚澤意己獨至肆于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待奏養兵及於剩員甚汙吏有叙復重役辟有取裁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遺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淺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斷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違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可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識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王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 王與之周禮訂義趙汝騰奏狀 右臣汝騰龔準秘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二本繳納訖臣竊

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葺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酌真德秀擊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皆布手欲得之與之列於家臣寺識其人近亦敘守豆得之於旦評屢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教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于朝適督秘省取其著書互用故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秘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覽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

真德秀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

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遠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皆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降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壅況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獄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周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莽也宇文泰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以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益爾安得累吾聖經耶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荊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探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

趙汝騰後序

東嘉王君次點裒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己見為訂義若干卷真文忠公既序之矣又參參俾予贅卷後辭十數不獲辭行東措紀日以俟于文遂勉為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最尊敬之五峰氏宏指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其而罔知所從審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為成書在後世不得為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嗟嘆之意何以的知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首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為周公書然而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惟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隨有所改定庶幾為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嘆發於間居使得遂其為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書之嘆方形而天復不慭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夫禮書為甚盡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此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嘆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可為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為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為成書後之又不得為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不抱不得見

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根。先儒乃盡歸狀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黜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營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殁而成王不采，遂規摹不復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

序目編類姓氏世次。

漢

杜氏子春。見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氏興。字少贛。河南人。見本經注。今作鄭氏。

鄭氏衆。字仲師。見本經注。今作鄭司農。

鄭氏玄。字康成。見本經注。今作鄭康成。

唐

賈氏公彥。見本經疏。今作賈氏。　崔氏靈恩。間有數說。今作崔氏。

宋

劉氏敞。字原父。立說見七經小傳。今作劉氏。

臨川王氏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南康劉氏彝。字執中。間有數說。今作劉彝。

明道程氏顥。字伯淳。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氏。

伊川程氏頤。字正叔。間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伊川。

橫渠張氏載。字子厚。秦人。有數說見語錄。今作張氏。

龜山楊氏時。字中立。惟辨王制公數十處，及語錄。今作楊氏。

王氏昭禹。字光遠。有全解。用荊公而加詳。今作王昭禹。

陸氏佃。字農師。林之禮記解中。今作陸氏。

南城李氏覯。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今作李氏。

禮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閩中。大槩用三禮圖、禮象圖，而立新說攷證最明。今作禮圖曰。

禮庫。未詳誰氏。今作禮庫曰。

建寧胡氏安國。字康侯。間有數說。今作胡康侯。

五峰胡氏宏。林之語錄。并集中。今作胡氏。

陳氏祥道。有禮書。見於禮圖。今作陳氏。

劉氏彝。字執中。有全解。號曰中義。今作劉執中。

方氏愨。林之禮記解中。今作方氏。

三山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全解。祖荊公昭禹所說。今作林氏。

三山鄭氏鍔。字剛中。有全解。淳熙十年經進。今作鄭氏。

四明史氏浩。字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建安朱氏熹。字元晦。見集中。今作朱氏。

東萊呂氏祖謙。字伯恭。士人傳其集解，內有數說。今作呂氏。

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隆。有釋疑。今作薛氏。

永嘉陳氏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書。凡經進四篇。今作陳君舉。

永嘉鄭氏伯熊。字景望。文集有數說。今作鄭景望。

劉氏迎。間有數說。今作劉迎。

王氏。未詳誰氏。建陽作王狀元詳說，刊行。今作王氏詳說。

永嘉楊氏恪。字謹仲。間有辨疑。今作楊謹仲。

永嘉陳氏汲。字及之。間有辨疑。今作陳及之。

山陰黃氏度。字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今作黃氏。

永嘉鄭氏伯謙。字節卿。有太平經國書刊行。今作鄭節卿。

括蒼項氏安世。字平甫。間有數說。今作項氏。

莆陽李氏叔寶。字景齊。有周禮精意刊行。今作李景齊。

龍泉葉氏適。字正則。有數說見習學記言。今作葉氏。

長沙易氏祓。字彥祥。有周禮總義，皆推廣諸家說。今作易氏。

金華薛氏衡。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今作薛平仲。

天台陳氏。用之有考工解。今作陳用之。

鄭氏叔仲。間得數說。今作鄭叔仲。

廬陵周氏必大。字子充。有講義數條。今作周氏。

永嘉曾氏叔遲。字範之。有地官遂人至槁人講義。今作曾氏。

永嘉林氏椅。字　有周禮綱目，於閩播曾進。

金華趙氏溥。字　有蘭江考工記解。今作趙氏。

永嘉陳氏汪。字強之。其書中間有數說。今作陳強之。

永嘉李氏嘉會。字子善。有小集。今作李嘉會。

山陰孫氏之宏。字偉夫。有小集。今作孫氏。

已上共五十家。以氏言者，或同姓數人，以前說者爲氏。若鄭興說在鄭衆、鄭玄之前，故言鄭興爲氏之類。或一姓一人，以其姓爲氏。若賈姓止有賈公彥，故曰賈氏之類。以官名者，別前說之出氏，別後說之出名字。若鄭衆以司農言，前以別鄭興之言氏，後以別鄭康成言其字，鄭玄言其名之類。以字言者，別前同姓之已稱氏。若鄭玄言康成，以別鄭興先言鄭氏之類。以名言者，不詳其字。若陳祥道言其名之類。或其名最著。若王昭禹不言其字，而言其名之類。以號名者，共聞其號。若程伊川之類。以書名者，但見

其書若圖說之類。其於散於他書者得一二說著其姓氏而已。若毛奇濟之類編集條例。 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因爵之尊卑權之輕重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知所職之事安在 諸家說經先後以經文為序。 諸說先訓詁次文義做朱文公語孟集注例。 或諸家說同注疏而注疏不甚分明者只錄諸家之說。 諸家辨析字義數演旨意可以補前說者做呂氏詩記注其下。 諸家解文或牽引枝蔓止留其主意餘繁文亦不錄。 諸家說只取其至當者。依正經一字寫其餘說亦可取做東萊讀詩記注其旁。如其所說未明經旨雖注疏不錄。至肆其不然及自出己見者以愚按為別。諸說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或總論六十屬大意則各具逐官之末。 宋吳泳王次點周禮訂義跋。 余嘗謂讀周禮當先讀二典之書。堯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之職。舜日覲四岳。肆協時月歲日之紀。九官之命。十二牧之咨亦惟曰欽哉。惟時亮天工。益亮天工者相天事也。古之人述天授位真是使之輔相裁成。高厚覆載不能無偏也。必贊於兩間而左右之。夫是之謂輔相。氣化渾沌不能有辨也。必截為四序而整齊之。夫是之謂裁成。周之六官猶都此名號。其屬三百六十。尚做此度數。然其所職掌者則天事略

而人事詳矣。古禮樂之官二。周已合而為一。古兵刑之官一。周乃析而為二。曆象授時之法。璣衡觀文之器最古所重。而周僅以為相保章氏之中士掌之。獨盼冰刷冰尚有凌人。出火內火尚有司爟。刊斬陽木陰木尚有山虞柞氏。乃知以大心胃而已。六官之制度不如即其造化而坑四官之精微。天道易當不依人而立哉。若夫漢三公唐六部名愈大號愈微。輔相敍亂而不復事天職矣。於是亦可以見風氣之移世道之降也。次點嘗訂義如火圭弘璧若更能訂斯義而發揮於其間尚稽古建官之意歟 考工記解王庚序。 僕初來試邑。得肅齋先生列子口義與考工記解必欲傳之梓。預費無從給。於是鉥累衣蒭之具蓀平乃克就。蓋列子口義先生造世無悶之書也。考工記解先生經世有用之學也。自科舉之學盛。士之志於學者僅取其足以資決科之利而已。外是則謾不講究矣。故童而入學語孟是其開端也。六經則詩書易猶成誦。至二禮則鮮有讀之終篇者。一取給於之效則六經皆苟狗矣。間有業為場屋通經之士亦不過於孔鄭諸人腳跡下轉。而通天下郡國士之習二禮者比他經且絕少。所謂考工記之書。蓋有頭皓而目不到者。自非師友淵源所漸者深嗜克精貫之哉。吾閩自艾軒林氏為乾淳閒太師一傳而為網山林氏耳。傳為樂軒陳

氏先生蚤得樂軒單傳刻志問學以覺後為己任。又夫擢高科躋蹦仕路颺中外而事華碌碌手不釋卷。其勤過於寒士庸儒者。且周官六典周室致太平之具也。冬官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考工記幸矣。雖曰漢儒所補而三代制度盡在於是。先生考訂之精商榷之備凡而縱橫曲直巨細細開卷瞭然在目。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其淵源皆自艾軒氏來也。昔孔門惟顏氏子一人足以當四代禮樂之事。而網山其學師皆含藏不用。艾軒用於乾淳而未盡。網山樂軒亦皆不得用。今先生方日侍邇英朝夕啟沃且大用矣。為邦禮樂當必見於行事。不但載之空言也。至哉樂軒之言曰考工記真可以補亡而王公論道數語乃唐虞三代精微之訓。然則以考論制度之粗者之意是皆見吾先生社稷之蘊歟。 毛應龍周禮集傳自序 六經統天地之蘊萬世憲而周禮則名為太平六典之書。是書乃聖作之憲言所以見五經之實用也。夫子嘗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文周公實啓之也。禮樂刑政之具周之所以為文也。周公推本三代四聖之心立經陳紀以為經制千萬年太平之計。世入春秋周之禮猶未盡泯。夫子於定書之際周官一篇六典建官之制昭然具在。聖人信其為周公之制作思有所述焉以為興周之

基本。其曰從周者從乎此而已。天生周公於周初所以成萬世之憲。天生孔子於周末所以垂萬世之憲。微周公之大聖莫能作之於其先。微孔子之大成孰能述之於其後。使後世不有尚書周官之足證則周公之制作孰從而信之。夫六官分職取法天地四時以為之序。此豈聖人私智之妄為。易之大傳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六典建官兩儀而四象也。三百六十屬曆象之成歲也。秦漢而下為治者固非一緊而六者之科曰禮曰吏曰戶曰兵曰刑與工。其名若殊而實不外乎周官之六職。今之所謂儒通吏事者。孰非有講於斯義與。竊嘗謂周官之治不復於後世由周官之義不明於後儒。故晦菴朱子與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毋亦謂傳註者之為可議爾。今是書惟漢儒鄭氏註最行於世。近代諸儒往往於鄭賈註疏不能無疑。夫然各持一見惟務立門互相矛盾。曾未有會至當以歸于一者。大德丁未冬予分按漢南澧州路儒學教授毛君應龍出示周禮集傳總諸儒之訓釋斷以己見成一家之言發明前人之所未到。誠可謂有功於六經有補於治道有益於後世者也。自非茂材實學安能至於此耶。予職司勸善而為之序。 許善勝序。 周官一書其五經之見於行事歟。天地四時之官易之理也。治教政事之典書之用也。中和

德舞之教，樂之功也。順乎此則國風雅頌以美之，反乎此則春秋筆削以
罪之。故五經明聖人之實理，周官則述是理之實用。五經猶布帛菽粟，周
官則飲食衣服之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孟子曰：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禮樂法度之間，精神心術之寓也；刑名度數之內，道德
性命之著也。此真唐虞夏商之大成，周家三十六傳之基本，而國家千萬
世太平規模也。然五經未亡而此書已先亡，五經既出而此書獨後出。書
先亡而周禮在，書後出而周禮亡。何者？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不
待祖龍而靡有遺矣。阡陌開矣，人固知井田為良法；郡縣置矣，世豈忘封
建為宏規。故曰：書雖亡而周禮在。五經博士矣，岩壁之藏未顯也；千金購
矣，冬官之缺如故也。而設五均者，反所以賊五均之法；行國服為息者，乃
所以蠹國服之政。故曰：書雖出而周禮亡。由是為書之毀者，不曰陰謀之
書，則曰壞亂之制；為書之譽，不曰真聖之作，則曰太平之迹。愚竊以為道
費言壞，而諸儒之說矛盾如是，無怪乎古治之不可復，而書試之者不得
其傳也。吾勝早歲以二戴禮叨末第，嘗思三禮一家，欲作一書，合其異而
求至當，以歸于一。宦海汨汨，老猶未能。忽得澧蘭博士毛介石一編，讀之，
則集諸儒善成一家言，去取折衷，條理不紊。作而曰：平生所欲為者，當屬

之此君矣。嗟夫！文武成康之世遠矣，焉驚既辭之，遂寥寥乎其不可復
見矣。遺風寥寥，而周公之書故在也。書在則周公之道亦在也，道在則周
公之事果不可復行乎？學者誠能以真講貫，成實事功，肯如昔人假其文
以售其私，而不知反所以蠹蝕是書乎？然則欲明其道者當何如？曰：請閱
毛君集傳。　范震序。　周禮，真聖作也。先儒以是書難看，比之捕龍蛇搏
虎豹，用心力方可。夫看猶不易，況下注腳者乎？劉杜之傳得其宗矣。康成
注之，以為彙括大典，綱羅衆家，然後周禮盛行。然自于王之徒朋起筆出，
昔疏義若論評不可枚舉，往往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欲振斯輿，其有所
待歟？近世易山齋、王東岩諸人，莫不究心焉。一日，澧教介石毛應龍出集
註一巨編示余，曰：某四十年精神盡在此書。蓋集諸家之註，又附以己說，
如前所謂囊括綱羅者，可謂不遺餘力矣。毛君求余言序其篇首，余乃敢序
是書云乎哉？姑記此說以歸之。　集傳格例。　經文六官各列所屬官
職之目，併見於前。今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其因辭之異，果與其屬
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見所職事權之輕重。　諸家說依經文而次序，
先訓詁而後及意義。先用甲說，次用乙說，而後復用甲說者，則再出甲姓
氏。大概期使意義貫串，如出一家，間有己意，則以愚曰別之。　諸家說或

未純者，用呂氏讀詩記例，間推其意以改之。至於大意雖是而語未到，意
未全，或得此失彼，難於盡改者，亦不免用集註例，以己意更之，而非敢掠
人之美以為己出也。至於去處取之，當辨者則別識於或問。　諸家說
意正語全者大字，註於上；其推明可以足上說，又雖非正意而不可遺者，
小字，疏於下。或立說不同，當並存者，亦附疏之。　諸家說訓詁文義，依正
經一字一句，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
之後，此前寫又低一字。
集傳姓氏類別。
漢
杜子春，見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玄，字康成，見本經注，今作鄭氏。
鄭興，字少贛，河南人，見本經注，今作鄭大夫。
鄭衆，字仲師，見本經注，今作鄭司農。
唐
賈公彥，見本經疏，今作賈氏。　陸德明，有釋文，今作陸氏。
崔氏，靈恩，有數說，今作崔氏。
宋
劉敞，字原父。
程顥，字伯淳，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氏。
程頤，字正叔，說見語錄，今作程伊川。

張載，字子厚，說見語錄，今作張氏。
楊時，字中立，作辨王荊公數十處，又語錄，有數說，今作楊氏。
胡安國，字康侯，今作胡安國。　胡宏，今作胡氏。
歐陽修，今作歐陽氏。　鄭明伸，有禮圖。
王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王昭禹，字光遠，有全解，用荊公說而加詳，今作王昭禹。
李覯，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今作李氏。
劉彝，字執中，有全解，號曰中義。　陳祥道，有禮書，見於禮圖，今作陳氏。
陳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又禮進四篇，今作陳君舉。
朱熹，字元晦，今作朱氏。　呂祖謙，字伯恭，今作呂氏。
劉恕，字道原，間有數說，今作劉恕。
陸佃，字農師，採之禮記解中，今作陸氏。
林之奇，字少穎，有全解，今作林氏。
史浩，有天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薛季宣，有釋說，今作薛氏。　鄭伯熊，今作鄭景望。
楊恪，有辨疑。　陳汲，有辨疑。

黄度。有五官解。　鄭伯謙。有太平經國書。
項安世。有解詁。　李叔寶。有周禮精義。
葉適。見說習學記。　易祓。有周禮總義。
薛衡。有周禮序考官。　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椅。有周禮綱目。　趙溥。有考工記解。
周必大。講義。　曾叔遠。地官逐人至稿人講義。
鄭鍔。字剛中。全解。子熙十年經進。
歐陽謙之。號北山。其說見集註中。
徐筠。有周禮微言。
直講李先生集周禮致太平論序。　叙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發伸。故周公遂行其籍。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士各滯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說公羊。誠不合禮。濫增主人。夫何足恠。今之不識者抑又遶遶。將使人君何所取法。是用振其大略。而述之天下之理。田家正女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為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

害。述國用十六篇。備豫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為先。經世軌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為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聖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餘見各篇。　宋胡銓澹菴先生文集周禮解序。　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為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間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倫。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列。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鬯人鬱人典祀之經。考經解而知大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郊社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之用。而知龜人菙人之敬。考緇衣綠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權衡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貍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邪之喻。考冠義而知弁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法。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為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謂江出汶山。至於濫觴。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脉關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謂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義。然二禮條分貫亦宜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指意膠合。相為表裏。端若絡脉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之也。臣既為易春秋禮記傳。又畢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韓愈闢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尊。歐陽脩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歐韓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然莫能探順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逮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之資。聖學高妙。卑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此。顧臣擬執。葛補萬分。殆如元崇所

云者。懷辱皇慈寬狂瞽之誅。略加睿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宋楊傑講周禮序。　周禮者。周公建六官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極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為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于司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威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精麤先後之序也。六官帥其屬三百六十。朞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于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係。自王畿至于侯甸男采衛要蕃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于百神祀享。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于歲終。施為莫不有時。自人至于鳥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于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修。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敵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岩遺藏祕府。冬官亡矣。既不獲其完書。士儒相傳久已弊於俗學。聖上憫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育歸列之科。選使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

乎希簡之過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
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通用蓋學禮者之所蔽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通
以致用上以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宋黄裳講周禮序　天
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蓋以避凶邪以致亂
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衆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吉之以禍福之
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法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
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此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
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邪
通于斯斯人偽世習未足以全是道當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
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豎盛建事能害而已未足以為
易也智足以顯微通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為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
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為心以質為體文則
剛矣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持言周者以
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效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
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遊偽由義以歸正然後號
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於春秋哉
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頌之次聖人以曾望周周不可望也以翦成周周
不可成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繼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方
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吾經之文始得先王巨儒訓而發之分
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周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
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
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陽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龍川先生文
集周禮發題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
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
至於周公而備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
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
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
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碁局曲而當
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
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
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
擁其虛器羨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不

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
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
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
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
君豈能獨存哉始則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豈以為後
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于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
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患有息肩之所故其君
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
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可為之
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
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
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考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
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倘
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考同異以有待焉　宋唐仲友說齋集　嗚
呼周秦之際諸侯厭棄先王之典籍非一日已獨極於坑焚而禮樂之亡
尤甚高堂生二戴相與收拾綴葺以補其闕孔氏之遺文舊說則有之矣
至於先王太平之典其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河間獻王始得之冬官
不復以考工記補之考工特事典之一耳然而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創物之智略見於此惜乎漢之諸儒蔽於師傳百有餘年但存祕府
劉歆移書深取惜疾鄭興杜子春賈逵鄭衆馬融以來發明漢多康成合
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臨碩方更毀難不能發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
官之說賈公彥為之大氏以康成為主本朝熙寧更命儒生為新義而王
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解破碎經義文因國服為息始下青苗之令
諸儒非之於是併與周官見疑雖蘇轍之學猶不免於是後學牽或義理
名數稍有不合不加思慮考證遽以非聖人全書譜曰世之治經者便文
決科而已先王之道以不彰吁可歎已周官之書乃周公設官分職之事
禮典特其一耳而總謂之周禮蓋先王以仁義治天下禮為之節文蓋
以前尚矣自建官惟百至於官倍極於三百六十而大備故周之禮尤具
諸儒閔古禮之亡得周官之書雖不皆為禮而大經大法可考於此其謂
之禮固宜康成於經最深而於周禮猶未得其綱領故其大節若封建井
牧軍賦之屬其說猶多紕繆蓋嘗考之古文質奧有互見有省文有不當
說求有不兩交能加攷究觸類而長無不通者三如若二說皇之說通詳

經傳無不合者先儒不過互見之義自攷其說以至于今聚訟是可歎矣
昔人從董遇學左氏春秋者但以熟讀告之曰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學者
苦之乎無傳遇學者周禮之說不幸類此周公之書文法簡嚴讀之百遍
未必能悟千遍尚恐不合句讀能用易通之力或莫一班之見孟刑名度
數不比文義可以擬說相高若言封建井田使之分畫言軍法乘馬使之
籌計言袞闕明堂使之營繕自當汗顏束手豈得抵掌高談未嘗窺豹謂
南山之霧無文蔚之隱不亦誣乎然而道器同本精粗一致周公親更文
王之通作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寧因周禮測聖人之用心無一非易學者
周周官之制是文為語易之道德性命是乃識實之學聖人所望於後世
者徒誦其文不抗其制而妄自尊曰吾志其遠大者是周公不可信也周
公豈欺我哉至於時妖去蟲若甚煩碎亦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無往而非
道者不可以精粗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惟善學周禮者可以語此若其典籍師傳之詳已與二禮併論 永嘉希
遜腐齋集 周禮某六經作於聖人非後世所可輕議也吁聖人百世師
也使其果出於聖人之手又孰敢議之哉七雄之後合而為秦六經一厄
天地之大變也坑焚熄熄而函關不守沛中刀筆之人但以圖籍為急遂

使三代之籍竟空於楚人之一炬是蓋萬世之遺憾者焉上之治綿蕞僅
存殘學士多老死而殘篇斷簡雖得於壁藏口授之餘自卜並一編而於
辭也經猶有可恨況周禮乎三豕渡河子夏已疑於古史血流標杵孟氏
已辨於武成自秦以前且然爾況挾書禁令方除之後乎且周禮果始於
誰耶劉歆唱之杜子春和之鄭衆賈逵鼓吹之上下二千餘年或以為周
公太平之書或以為瀆亂不經之典又或以為六國陰謀之作黨同伐異
互相矛盾或疑或信果何從而質之蓋世儒之學周禮者有三惑繹章句
不論意義一也古制不存獨見不立茍焉籍是以訂古今三也間有疑其
一二之戾古又以為周公所作必欲牽而合之三也是以前者主之後者
難之前者非之後者是之參訂不審迷其指歸所以徒為是紛紛也周禮
果周公之書歟封建之於周公也或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孟子
之論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自五百而下乃有五
等焉是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有附庸之說方且有別創開方之說無
所折衷何其謬耶周官一篇成王所作也六卿而上有三公焉有三孤焉
名字具存職任尤重而周禮乃始於天官冢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略無
一語又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以為減省還豐之作正此書也何其疎

耶周禮之不出於周公必矣其間蓋有甚明者而世儒未之考焉孟子之
生其去周未遠也畢戰之問井地已不得其詳北宮錡之答班爵亦僅聞
其略諸侯惡害己而去其籍于斯時也已有斯言使是書果有所則戰國
已去之矣豈特火於秦乎使是書果不去耶則孟子嘗見之矣何獨出於
漢乎此其是非一語可決者乎漢初諸儒之明經也五經繼出並也名家
而周禮獨得於獻王獨藏於河間豈非知其非是歟治禮諸儒若高堂生
二戴氏曲臺儀禮皆入討論豈有周公之書僅藏於秘府而不之見抑亦
知其必非是也建元而後雖曰表章六經而博士之立惟五則其所缺焉
可知矣使是書果出於周公歟則漢初書籍必有傳聞何不以足六經之
數獨待於劉歆而復出耶吁吾知周禮自歆始也然井田之制欲自行之
而自敗六典之法後周行之而亦弊唐太宗雖有莫聖作之數而王通所
立徒為紛紛封建亦終於不可行太平之典獨行於成周而不可推之後
世豈周公誤之耶周禮誤之耶吁儒者論經苟未能以心為師以職為友
以見聞為傳註而區區求泥於紙上之陳言終何所折衷哉歷觀漢魏
以來諸儒傳疏或是或非亦有可論者然其大本既差則一二章句何足
云哉然則周禮果誰作歟古人有言曰傳其時者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

為不行於今行於後者也周公思兼三王日以繼夜握髮吐哺猶且不給
何能弄筆而為是文哉愚意戰國之時必有深沉多智之士隱伏而不見
不得以自試於當世故泄其蘊以為是焉何休以為出於六國是也雖然
此書固非周公作也若以不經而盡斥之又非矣何者唐虞而下至于春
秋再變而秦三變而漢書籍不存無所考證其間更革之際猶有古制少
存而漸異者於此尚可見焉今以宮正一職觀之即書之所謂大僕正也
景命一篇即後世之所謂制詞也豈其官果至於上士二人而制命之詞
郡重如許此其存古而漸變者也注者不知乃以書之僕正為夏官之太
僕太僕中大夫也其官固稍尊其辭固宜重殊不知辭與事亦使比不有
實難合也至於冢宰之長王宮官聯之相統屬與替之典吏之法纖悉
條理古意且存故曰周禮一書正可以觀古今之變也使劉歆能以是讀
之則其所以尊信者亦何可厚非耶吁書之始於劉歆者有二周禮其一
也左傳又其一也左氏為不傳之春秋漢人之言當矣然二百四十年之
間時變所紀或合或離亦多可觀者而歆乃以左丘明為之此皆歆之失
也左傳之為丘明亦猶周禮之為周公也後之學者苟能去周公丘明之
說即以周禮左傳而參古今之變則其書尚可貴也使劉歆而可作表也

以兆治為何如　賢良進集　先王之治不見於後世徒為功淺而俗化陋
儒者為之感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於必行則皆求之於經於
易所以見其載道之用者也於書所以見帝王之懃天下之心者也於詩
所以見天下之應其君之心者也而春秋所以禁其為此而反之於道以
明其必不可違天下之大義而獨任其私者也夫苟為得道之用而又知
其君臣上下相與施報之心以折之於是非與奪之際是亦足以易後世
之治而無難矣然而猶未能自信者以其說之未具也蓋周禮六卿之書
言周公之為周其於建國設官井田兵法興利防患器械工巧之術咸在
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補上世之未備而後世之為不可復者其先後可見
其本末可言也於是儒者莫不欣然自喜以為可以必行而無疑矣雖
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後世謏聞寡見之君因遂以經為不可盡
信者其必自是書始矣夫其說之未具也是誠若不可行焉吾如待其具
而行之何哉工人之為器也得規矩以通之天下之器其可方可圓可觚
可揗者皆規矩之類也故法存於心巧形物器成而天下利未有盡待其
法而盡用其巧者也有賤工焉執三代之器而用今之材聞戶而摸之出
戶而示諸人人不能識也則彊之而莫之售是其材非不美也今夫周禮
之書專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於亂孔子之於經也欲見先王
之意而不盡其所以為之之說其告門人弟子與其當時之人所以問之
政事者詳矣若曰修身以應變酌古以御今然後其繼周者百世可知也
秦何耶其說之具者而徒加之後世哉且又有甚不可者非特此也古之
治天下必辨其内外大小之序而後施其繁簡詳略之宜三代之特自漢
淮以南皆棄而不有方天下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
小之國千餘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頒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會貢賦賢
能之士入於王都此其持大者也而其生殺廢置猶不能為小者天子皆
不預焉而天子之自治亦斷然如一國不能如秦漢之數郡又有賢聖而
為之臣皆久於其官而不去其為地狹為民寡而治之者眾姑之以勤綏
之以無倦行之以誠故其米鹽靡密無所不盡而宮内之隱可以悉而之
書而無愧蓋其自治者至則諸侯之效上也捷輔相之尊道行於四海而
教率之而天子又為之巡狩其國以一道德同風俗而正其律度量衡故
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言下觀其化也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為
域破天下之諸侯以為州縣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措手而
無聖賢為之臣其臣不能久於其官而遷去而又有苟簡詐為之心焉乃

欲其米鹽靡密無所不盡以求合於周禮之書而又取其大者欲以復井
田封建之舊其論所以高而難行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夫因今之地因
今之民以周公為之其必有以處此矣
然則讀是書者深思而徐考之可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三　四濟

禮　曲禮篇十六

曲禮口義 宋林光朝艾軒集　漢興高堂生以禮名家一傳蕭奮再傳孟卿
三傳后蒼后蒼精數萬言曰后氏曲臺記其後戴德戴聖傳之今禮記四
十九篇戴聖所傳也疏曰小戴記曲禮者非曲臺雜禮也小戴傳之於其
師故以首篇禮器稱禮經三百曲禮三千禮經周官也漢人以為經周官
三百六十故舉其全數曲禮曲臺記也今之曲禮恐冡定與曲臺記未必
盡同也中庸子思所作亦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曲臺記所傳者非
威儀三千也後人已見曲臺記故謂之曲禮三千曲禮者猶戴白虎傳所
論之事謂之白虎通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禮主於
敬而已惟敬乃能酬酢萬變有其人則俎豆玉帛皆禮也非其人則俎豆
玉帛有司之事也儼若思安定辭持之也儼若有所思發而為言千里應
之此治國平天下之本故曰安民哉究帝三王相傳以此道而天下平後
世為天下立法制切切以安民為事而不知其本在於一身　敖不可長
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四者居其一則不可以學問　賢者狎而
敬之畏而愛之　狎則無敬心畏則不愛所以不能與賢人久處之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愛之當知其所短憎之當知其所長　積而
能散安安而能遷　周人之患未必皆君子也　積而能
散君子不以為難重遷小人之常情也安安而能遷是不為物累者也無
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故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臨財毋苟得臨難
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很橫逆也橫逆之來自反而忠自反而禮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彼以疑事質於我而猶有所疑則不當咸言之
直如我且直之之真直是無所疑也雖無所疑亦不敢自居其不疑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坐如尸不違坐也立如齊不倚立
也禮從宜大夫無遂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使從俗入國而問
禁也有一二條雜以春秋戰國之時事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
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不當言而言之不當用而用之謂
之妄說人然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故曰不辭費苟以清貴先之則繁
文末節皆禮也不以為費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尊卑貴賤各有
其節會前方丈不以為侵嬉戲狎不以為侮是之謂不踰節不侵侮無
犯上之心不好狎下交不瀆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
也有其質然後可以為禮無其質而徒情於飲食之間妄人也　禮聞
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取於人取於人之所取取人是足恭
以求之也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取於人也求善價而沽諸取人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
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
禮　宦亦學也蚤歟為宦三年矣宦以其學為庶人在官者之事學則傳
道於業之天下莫非禮皆不可行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鸚
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渴飲而飢食定主而惡死喜則
相安怒則相蹄齧人之與禽獸何擇焉山野小人終身不知有籩豆之事
然而不犯非禮者聖人之教見諸日用也欲知為宮室為耒耜為網罟為
棺槨無一事不出於聖人宜其終身不犯於非禮之使古而無聖人則人
何以自別於禽獸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大上邃古之初也其人渾一無機械之心見寒者
則衣之見飢者則食之如魚之相忘於江湖之自五帝而下則有報施之
心是以人各親其親子其子往不來來不往則謂之失禮　人有禮則安
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人而有禮則施為注措如發乎地無
禮則如在君擭阱穽之中不自知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
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夫禮自卑而尊人雖負販之賤亦必有所尊禮不
責庶人而庶人日用之間僅合於禮何況可以行禮者　富貴而知好禮
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富貴知好禮則行乎富貴不為
富貴所移是以無驕淫之心貧賤知好禮則行乎貧賤不為貧賤所累是
以其志不懾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
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
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十年曰幼當使之學凡
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
數日十年出就外傅所以學幼儀也二十而冠當加之以禮欲以成人責
之也二十而不責以成人是終身不成人望之者古者冠為重近世雖
士大夫之子而未嘗行冠禮可謂失其所本三十曰壯可以有室四十曰
強可以仕五十精爽與發將艾故曰艾古者五十命為大夫長則命之為
大夫未五十而為大夫猶行大夫之事然亦行二十是也六十曰耆指

事而使人。七十曰老。當傳家事於其子孫。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蓋隨其所稟有強弱耳。故八十九十通曰耄。七年曰悼。悼者。以其童稚未有所知。未能遠於父母之懷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者。刑所以禁戢。悼與耄又何誅焉。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百年曰期。人生大率百年而止。頤養也。當左右養之以盡其餘年。古語老夫耄矣。謂七十曰老。而諄諄已如八十九十也。又曰耄期倦于勤。是八十九十而至於百年。故知老而耄。耄而期。皆古人常語耳。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十年而學。四十而仕。中間為學問者三十年。其所養蓋亦厚矣。四十而仕。七十而致仕。在官不過三十年。七十已衰。則當避賢者路也。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請。則是年雖及而志猶未衰也。適四方乘安車者。四馬之車則立乘。小車一馬可以坐乘。自稱曰老夫者。五十為大夫。出境則稱外臣。至於七十則自敬其名。石碏乃老。常告于陳。老夫老矣。於其國則稱名者。君前臣名。此不可易。第於列國。自稱曰老夫。故重明此一例耳。越國而問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皆其制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操几杖以從長者。盡其事長者之禮也。長者問則當辭讓而後對。子路率爾而對。不為無失。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冬溫而夏凊。所以順四時之節。昏定而晨省。又欲知一日安否也。在醜夷不爭者。父母之於子。非欲其奉居而有事心也。一日忘於父母之本心者。非所以為人子。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　凡仕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車馬所以侈大之。三賜不及車馬。不敢自居也。國人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各以所見稱之。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見父之執。而應對進退如此。其謹者。以其與吾父同業術耳。見父之執。如在父之前。是以為孝子。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出告反面。不敢專也。所遊有常。謂出入順我。不可變而之他也。所習必有業。不敢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也。恒言不稱老。自稱其老。則父母必傷然於其心。是以老萊子為嬰兒戲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年長以倍。其與父齒也。故以父事之。十年以長。以其與兄齒也。故以兄事之。五年以長。長於我也。是以差行而不並耳。席以四人為率。群居五人則長

者異席。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西南隅謂之奧。東北隅謂之宧。居不主奧。至立不中門。嫌其與尊者並也。食饗不為槩者。賓客之具。當裁之於尊長。不敢專其多寡之限也。祭祀不為尸者。尸所以象神。不敢假然受其父之尊敬我也。是以為尸當卜筮。無父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闈門之內。凡一言一動。不中其度。必諄諄然而誨之。其未變則從而夷之。闈門之外。父母耳目所不接也。吾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父母之在其左右前後也。使其登高臨深。苟訾苟笑。服闇登危。數事吾父母或是之聞。不惟則恐也。為亡者當在闈門之外。如在父母之側。則無過舉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賢者之事君。或不免於死者。皆非其本心也。當偶然之變。必度其死生輕重之地。吾生不義也。其死義也。是以舍生而取義。若有意於輕重。是婦妾之事也。是匹夫之好名者也。荊軻聶政許人於湯火之中而不辭。三代俗變而一時要之以為義士也。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曾子易簀。以此傳之於門人弟子。是以知道不可須臾離。非道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往往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以為訓。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童子亂習未移。最易於矯揉。今大孫孫之子。雖有識知而志慮未萌。其與洪荒太古之人何異。日漸月化。而不自知覺。非其性之罪也。幼子常視毋誑者。古語教子嬰孩。以其志慮未萌。不當開其情偽之端也。童子不衣裘裳。不加成人之服於童子者。教之不踰等也。立必正方。不傾聽者。使之習為端謹。習慣則如自然。李觀嘗語楊龜山先生。學問謂其直往直來。未嘗左右視。此未必養之於童稚。蓋其學問所主耳。負劍辟咡詔之者。如世子初生。卜士負之。妻食之。負者加之於懷抱也。鄭氏云。置於背非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古之學皆有所傳授。是以不敢忽其所傳授之人。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者。謂其步亦步。趨亦趨。不敢有所變也。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者。拱手而聽命。不敢問其所之也。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不敢與先生並行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

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
勿遂 將適舍求毋固者舍者讓席坊者讓席則近乎固舍者與之爭席
是求毋固也言外有二屨者此謂敵體者說屨於戶外戶開亦開戶闔亦
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此數句三可以求儀已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 臣統於君由門左則涉
於抗禮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
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
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每門讓於客天子五門大夫三門士
二門皆客與之敵則迎於大門之外每門讓於客不敢當主尊也降門者
門也主人自爲屏敬客示其不苟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士之於大
夫大夫之於卿不敢分庭抗禮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
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徒男向背
進退屈伸各適其事而爲之節文耳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
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手貝之門人小子洒掃應
對進退不當論其本末自洒掃應對進退達而至於聖人有所不能知不

能行初無本末精粗之分也古書有弟子職洒掃一事爲童子入道之門
也人皆可以爲允蹈但居移氣養移體則易直子諒之心無由而生 奉
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
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
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
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相向也函丈相
去三席可以指畫議論耳固辭者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而終
辭即席而容怍其志荒也能持敬者其容不怍摳衣去齊尺以欲跪而聽
衣無撥足無蹶以氣養志也志定則其氣不迫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
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
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
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
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 執爾顏者志有
所變則顏不定學者則志欲其專一以志養氣長者所不及之事而儳言
之則非聽命於長者正爾容聽必恭者雖聽之而意不在焉謂之不恭雷
同者謂從他人口耳之說而已實無見也必則古昔稱先王者謂尚論古

人則不涉於妾巷之見也 敘毋餘席者恐其聽之不謹也燭至起者自晝
達夜恐有厭倦故有辭而作 侍坐於君子君子有問者曰少間願有復也
則左右屏而待 聽命於長者不謂之退不敢退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
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
褰裳 凡人對大賓客則未嘗不拱手斂衽至於閒居則好自適往往斂
衽之時如有所拘繫因繫以其非素習也素習安於無事噭應號呼相聞
也淫視目逆也斂髮以縱韜之也子事父母雞初鳴則櫛縰免袒近於有
長者呂與叔先生雖夏月亦正服端坐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
不敢當階 屨者恭屨之有繫欲足容加敬也解屨而復登堂不敢舍之
古人結襪解屨則結襪而前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內則
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於重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
而許嫁則繫纓笄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則異宮
而處之也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
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婚禮初
納采次問名次納幣次請期次親迎男子冠而字女子笄而字貴之以
成人所以敬其名也已納采則問名故曰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受幣求弟

十端鹿皮儷已受幣則請期親迎故曰非受幣不交不親周禮有媒氏凡
判妻入子則媒氏書之此日月以告君也親迎必告廟而後行如楚公子
圍稱其告莊共之廟此齊戒以告鬼神也已告之又爲酒食以召鄉黨僚
友益厚其別也男女別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道正矣 取妻不取同
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買妾不知其姓疑其遠於自售而其世系
未必以情告也 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婚禮不賀
人之序也婚禮以其繼世是人情不忍言也故賀之者延其辭曰聞子有
客使某羞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行禮者安於情
嘗非不以貨財爲禮貧則不責也非不以筋力爲禮老則不責也老謂年
七十以上者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桓公六
年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繻論名子之法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
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申繻所言往往依古書不以國如晉侯周衛侯
鄭不以日月如白一丙鄭孫辰不以隱疾如晉公子黑臀楚公子黑肱不
以山川如魯獻公具武公敖周人以諱事神名終諱之不可難以常語使
後人易避耳 男女異長 男女異長各以其伯季字之也如魯三桓仲
孫叔孫季孫又有臧伯臧部季姬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

羮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所陳饌具，卿大夫通用之。古人進食之禮，止於殽胾膾炙酒漿脯脩十餘種耳。此亦簡而易致。司馬溫公因論近世士大夫酒非淵撰，不敢會賓友。今人進食之禮，皆有先後品次，不如古人以饌具布之一席之間，焉最便易也。客若降等執食興辭，謂大夫之於卿也。執食云飯也。進食之禮，所主在此耳。主人延客祭，導之使祭也。非降等之客，則不必主人導之。古人於一食之間，不忘其所本，必祭先代所為飯食人。三飯謂飯至三則告飽，主人勸之乃食。如傳所載五飯三飯四飯，則知飯不止於三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共食不飽，先厭飫則是專取之也。共飯不澤手，澤手挼莎也。毋摶飯，摶似具多也。毋放飯，放謂嚃棄其餘也。毋咤食，謂其將食而嗔嫌似薄之也。毋絮羹，謂當其厚薄之節。毋歠醢，醢，肉醬也。濡肉殽胾，乾肉脯脩。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身之間而一事或失，必非待敬者敬仁之地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拜受於尊所，拜受於主人陳尊之處，敬主人之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此尊卑少長之節也。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食之餘曰餕，而祭敬其餘也。其不祭者惟有二條：父不祭子之餘，夫不祭妻之餘，以其或歸賓客之餘則不必祭也。古者食必祭，不敢忘飲食來處。今之浮屠氏毋食必祭，尚存古人之遺意也。禮失求於野。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坐而同饌具，故曰御同。或以非召已往值之，故曰偶坐。雖當盛饌不必辭也，禮非由己設也。　羮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有菜鉶羮也，無菜大羮湆也。儀禮士虞特牲設大羮湆，是祭祀有大羮也。大羮直可歠之耳。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副之四解橫斷，華之中裂橫斷，累之雖中裂橫斷而不加之布也。疐之，疐帶也，不當橫斷而去疐也。齕之，但去疐而已。庶人之語，庶人在官者。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父母有疾，雖初喪則不櫛，御櫛行則不為容。言則不敢自安，琴瑟則不敢親，僅可食肉飲酒，有不得已而或笑或怒。父母有疾，動作語默未嘗須臾忘之，此人子之常情也。先王制禮與天下立為中道，凡此數條，雖委巷不學之人，其常情往往如此，常情有所不及者，則近於禽獸。側席者謂侍席也，專席謂去重席也。三年之喪，寢苫枕塊，自齊衰以下則始更有席。　水潦降，不獻魚鱉。獻鳥者佛其首，止操書致。　水潦降不獻魚鱉，君不貢其難得也。相為贈獻，但躬言於所贈，以見其名器多寡之數。古者必欲操其易致者，而前知古人每事必近情實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射者男子之事，必以進退周旋寓之於其間，以其不主於射焉。舞文事也，而有干戚之飾；射武事也，而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古人制作微意也。以弓遺人，其相授受異於常時，猶遺之禮，蓋所主不在於射之後之士者，未嘗閑弓矢而付之武夫走卒，是以無復存古意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者，主客從受，皆欲及左手承弣，處右手執簫也。　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劒有檳不容正劒，以刀鄉人也。左首者，以明劒環當在左，主人以右手取其劒環為順耳。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長者之命，其威儀進止如使於他邦者。古人於每事必不簡，以其物與情實相稱也。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周公謂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凡為君使已受命，遂行舍於郊。　傳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傳聞強識而不敢自居，敦善行而持之以久。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諫者抑而敬之，是而受之，欲其受教忠其故，故君子未嘗求備於人，以全交也。或問夫子不假蓋於子夏，有諸？曰：有之。子路曰：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蓋待君子居無異人，子路何為出此言也？夫子不假蓋之意，正所以庇子夏之短耳。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　禮曰，引當時所存之書也。君子抱孫不抱子者，曾子問祭成喪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同姓可也。孫可為王父尸者，孫於主祭者，則子行也；孫於王父，昭穆序也，故可以為王父尸。

爲君尸者天子諸侯凡内外祭皆有尸内祭則卜之同姓外祭則卜之異姓尸所以象神古人以情實求鬼神也後世祭祀不復用尸惟巫覡野祭尚用之學者亦不知爲近古三代良法破壞略盡田野閭巷時或見古制豈非田野閭巷之人終未可以書生曲說變易之邪。 齊者不樂不弔古之人將與鬼神交必散齋致齋欲其虛一而靜所以交神也不樂不弔恐哀樂有所偏勝不能與鬼神合也後世祭祀其散齋致齋往往特存古制耳。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内。 毀瘠不形視聽不衰謂不可過乎哀也居喪而毀瘠視不明聽不聰則近滅性寧不違父母之本心乎古者三年之喪不沐浴不飲酒食肉寢苫枕塊以終其事宰予欲爲短喪蓋身歷其事知後之人爲難繼也今三年之喪沐浴飲酒食肉如常特雖三年不見其爲久也五十不致毀者五十始衰不可致毀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居喪不致毀食粥之謂也宰予之請短喪孟子之食食吾因此以見古人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生者與來日謂死之明日則生者數三日而成服也死者與往日謂死之日數三日而殯也此士禮也大夫則數往日成服杖與殯皆同日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知其生者則有弔辭知其死者則有傷辭今之行弔則既而告其孤傷禮則以祝異此皆古人之遺意也弔傷辭畢退皆哭今弔傷或有不哭者委巷之禮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君子未嘗失辭於人者情實所充耳。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將易簀孟敬子問之曾子欲告之以其本故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欲孟敬子終身守其垂死之一言也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欲于居悼公之喪不欲勉而爲瘠是其自處也必以情曾子知其可以言而言之也曾子

曰君子所貴乎道三自其本言之如謂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則近於有司者之事。 前有水則載青旌。 草行四面八向用之以起井田之法布四象於四方而招搖在上以其縱橫遲速主於一將也傳曰造化在乎天死生在乎人。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子夏問於夫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皆隨其事對之復讎非古也戰國閭習俗所尚是以駕其事於仲尼之徒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猶不害其爲義也交遊之讎不同國此於義理大不安據子切切於復讎到死不悔又欲以其一死以激後之淺二心以事人者此戰國習俗如此東漢之尚名節晉人之尚清談是皆習俗之能移人者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壘軍壁也晉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淮徐戎並興是以郊垌多壘也古者命將必在卿大夫之列。 春秋列國皆如此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邑宰也子路治蒲三年夫子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知其恭敬以信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立茂知其忠信以寬地廣大荒而不治則其責在於士故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臨祭不惰。 韓退之謂祭如不祭之事聖人未嘗與焉季氏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祭而惰是祭如不祭也。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凡祭於公謂助祭也已行事大夫則歸俎士則自徹其俎俎胙肉也。 卒哭乃諱。 周人以諱事神未卒哭以生事之檀弓曰生事畢而鬼事始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曰卒哭乃諱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踰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士踰月亦三月也以大夫與士名位不同同之以爲等差其實月數同也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則知士之月數與大夫同也卒哭者是葬畢虞數畢後之祭名也親始死哭之晝夜無時及啓殯而葬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之一哭也故其祭爲卒哭卒哭之祭天子諸侯大夫士其月數不同其所以辨尊卑隆殺也今之人皆以百日爲卒已啓殯而卒哭所以却遠也殯在堂而卒哭是忘親也有違禮氏之法而又雜之以浮屠拘忌書雖孝子慈孫不能盡禮於其親哀哉。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大諱禹名如禹三劍

之孫。賁為昭王。曾子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二名不偏諱。如夫子之母名
徵在。言不在稱徵。言徵不稱在。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
諱王父母。周人雖以諱事神。猶未切切然也。不逮事父母未嘗見其父母
諱王父母。則已不諱也。古之人作事近情。於今觀之似義理不安。未可以
古人為非也。君所無私諱者。謂家臣於君前不避大夫諱也。大夫之所有
公諱者。謂家臣於大夫之前則當諱君也。臨文不諱者。如周公作詩曰。克
昌厥後。又駿發爾私。廟中不諱者。諱其不遷之祖。其餘則否。此亦父前子
名。以生事之也。夫人之諱不出宮。中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
諱母之諱妻之諱也。大功小功不諱。則以上則諱。大功小功則不諱也。然
有子與父同諱者。以情起義也。如父之世父。叔父於己為從祖也。父之姑
於己為從祖姑也。此正服小功。父之姊妹於己為姑也。已嫁則為之大功
九月。皆不當諱。謂父諱之。則子與父同諱。以情起義。非禮之正也。　外事
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古
之人婚冠喪祭皆質之於龜筴。所以敬鬼神也。後世有陰陽拘忌之說。永
日以支幹而逆定其吉凶。是以不復驗之於筮。昏禮不得以仲春。死者不
得如期而葬。皆巫瞽曲說書之之。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禮

典射御書數習學者之事也。夫子曰吾執射乎。執御矣。古之人所以教
由其志氣性情中來也。故曰學無所始　客車不入大門　公食大夫禮
有客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　婦人不立乘　安車也。安車則坐乘。　犬
馬不上於堂。　先庭肖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過之而二車以未至而下車里二十五家
也入里門有父事之者有兄事之者示其起敬起孝也。　乘君之乘車不
敢曠左左必式。　乘車五路也。王乘一路其餘路從行也。　國君不乘奇
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
驅塵不出軌。　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辛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
和鸞之聲以養耳古之人出入起居莫不有其度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
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
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齊牛帝牛也帝牛必在滌
三月齒路馬謂數其齒則知馬之老稚春秋傳所齒已長矣　曲禮下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藻以飾玉也有藉以垂藻也則裼
衣無藉以屈藻也則襲衣執玉隨其文質為之變耳。　國君不名卿老世
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上卿也世婦二媵二國合婚

也世臣父時老臣也姪娣妻之姪娣從妻而歸我也家相士有隸子弟以
相家事者長妾二妻二妾謂其妻之長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
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
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
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大夫士去國其行
禮不欲遽然而變故即新也他事尚可從新國之法唯祭祀之禮居喪之
法哭泣之哀此尤不忍變也太公葬於周已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子殷
人也其死也猶殯於兩楹之間故曰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國
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祭祀之禮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居
服如商人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周人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哭泣之位殷人
以貴賤為序周人以適庶為序去國三世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考公問
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
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禮之去國三世則當論其國於我厚薄何如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　父命之不敢輒變也　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居
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古人闔棺而定謚所以類

其行也凡人之有謚以言善惡之行可錄耳已孤暴貴而為父作謚是揜
其父之不足錄以貴賤之心而自為去取輕重者也喪禮朝夕二哭皆讀
出祖祭禮虞祔祥練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是以喪復
常讀樂章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
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和之而和和之而不和二
子皆是也彈之而成聲二子皆非也　苞屨凡杖席蓋重
素衫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
公門　席蓋士喪以葦席為蓋重素謂素衣素裳也苞屨扱衽厭冠皆齊
衰以上書方謂贈死器物書之於方衰凶器告而後入謂臣死於公
宮者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　無田祿諸侯之大夫
有田祿天子之大夫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
寓祭器於士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
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大夫士去國於其竟上待放者三年雖示其必去然亦未敢遽也二曰
存君也二者不敢輕去墳墓之國也變服三月者明其得罪於君為父祖

之累耳。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見國君。謂他國也。君若勞之。問其行李之勤也。君若迎拜卿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敢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士雖有貴賤之等於他國不以貴賤相臨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大夫見於國君。士見於大夫。謂他國也。同國始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皆逆之於大門之外以拜其辱故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曾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吾以是知天地之大父母。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天子諸侯大夫士服食器用無非取於民力。凶年飢歲則當重民力。是以休戚利害達之天下猶一人也。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環佩之節。鐘磬之縣。琴瑟之御。君子周旋於其間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瑟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雅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子路冉求公

西華言志。夫子聽之而曾點鼓瑟。自告者以其優柔平易無言於應答也。韓退之聽師穎琴。狀其低昂抑揚之節。今人皆能之。非所以養性情之具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梁莊子死。起於魯。魯人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士大夫私行出疆之禮非古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秦人以命為制令為詔。士死制。死於君之命也。制。秦漢以來用之。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此雜以春秋秦漢典故也。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后所以理陰事。故必以女官佐之。三夫人二十七世婦。九嬪。八十一御妻。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有天官。又有五官。是為六卿也。此皆殷制。周人從而損益之耳。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司土掌土政也。司木。司水。掌山林川澤也。司草掌關草萊。司器掌以時徵齒角。司貨掌金石錫玉之地。六府主之。六工從而飭化之。土工掌陶旊之事。金工掌鍛鑄之事。石工。如

玉人。磬人。木工。如梓匠者。獸工。主以皮象為器物者。草工。作萑席及萑葦之器者。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五官致貢於其歲終。則太宰會之。五官之長。天官也。天官太宰。故為官官之長。是職方者。如唐虞之四岳。周之二伯也。伯。則伯父伯舅。九州之長次於伯則稱叔父叔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交朝則於路門之外兩塾間。春曰朝。秋曰覲。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諸侯非天子之命不越竟。擅為會盟之事。或私自尊大而行天子聘問之禮。皆非諸侯職分也。春秋亂世習久以為常耳。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者。世子三年之喪畢。執皮幣象諸侯以見天子。言謚曰類者。謂將葬必請謚。衆其行而謚之耳。春秋列國有終其身不朝於王所者。五等之爵。其死也皆稱公。且自為謚。綱紀文章蕩然無復有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謂其動容貌出辭氣有尊卑貴賤之節。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一娶九女。世婦夫人之姪娣也。妻三勝若

姪娣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者自稱曰某使王纂上大夫曰下主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使者於他國必以主人擯而自名之耳。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此春秋條例也。故從而釋之曰。君子不附惡人。諸侯失地則名之。滅同姓則名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巫醫必以世以其專業也。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不當指斥。人為諭也。大夫士庶人之子自猶植而言之耳。倉唐為中山使於魏。文侯文侯指左右問曰。子之君長孰與此人等。曰。儗非倫不可也。文侯改容。又問子之君孰與寡人等。曰。君賜之黼衣則能勝之。君賜之狂帶則不更造文侯與之語悅之。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數地以對。如齊之擅魚鹽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　山澤之所出如代出馬海有魚鹽
如季氏有家臣以車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數當以對雞狗是　程氏遺書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
而使之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尹和靜言行
錄和靖嘗言曲禮雖是末節皆不可廢蓋灑掃應對便是窮理盡性毋不
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四句便是曲禮綱目　東萊呂與叔詩曰禮儀
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即食孰為末節孰為先蓋言
本末先後皆不可廢。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朱子語續錄　不窺密止無測
未至。　云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若
此心苟無敬主一齊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宰連這天文心定全在
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
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古人室在東
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
卻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
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問艾軒解毋不

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訓思安作助語然否曰訓思字作助語尚庶幾
至辭字亦為助語則全非也他門大率偏把心都在這箇上用了　問君言
不宿於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得留於家也邪數句是說數項事　三命
不齒猶而今別設卓也　問宿賓曰是戒肅賓也也是隔宿戒之　問延
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
變禮也只得如此　梅巖文集首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
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毋不敬止安民哉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
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
善雖積財而能散其雖安安而能遷其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
同舊說非是安安而能遷求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衍
可達說為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
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辯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敖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
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
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說先賢臨
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齋劉原父

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
坐如尸立如齋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
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
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齋注疏所說立容甚詳今皆不取
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剩語此類恐更宜詳擇也禮從宜使從俗當又
是一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小傳有儀禮等說不可不看若夫二
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有禮則安
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
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
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強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
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功者之所為矣
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略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
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
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
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檢
於人則是皆出於計慮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

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
者則又不能盡廢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
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
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而以牽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
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盡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
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
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而不自知其所謂高
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之此近世雖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
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宋唐仲友說齋文集　父前子名君
前臣名左傳鍼之稱書君前之例也父前未知所考　父前子無名父之
理寧可以孫而名子於父前乎古人則固當兩偶未見於經傳不必疑禮
之為非況尚有可考乎夫子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亡人父前子名
之證也　樂庵語錄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架不同巾櫛不親受男女不雜是
一句若如此讀則下文皆通坐不同男女之坐不同也椸架不同男女之
椸架不同也巾櫛不親授男女之巾櫛不親授也　蔡先生文集　天子
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皆君也。君之新立。年或未知遠域交鄰國聘使之來。必問其年之大小。然臣下不敢輕答。以天子至尊。不當言長幼。又不當言長短。只答言但聞其服衣若干尺。蓋以衣長短言之。則其長幼可知。又言聞而不直言。見表其尊也。至於諸侯。則可以長幼言。則言能從宗廟社稷之祀事。幼則直言其未能。下是則大夫以至庶人覿面相與。可知長幼。惟問其子。御猶主也。主家事謁吿請也。謂能擯贊賓客之吿請也。負薪以庶人賤者之役。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能耕。幼則能負薪。與此相類。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春秋書法褒善貶惡。惟一字爾。如書出書名。皆惡也。天子以以天下爲家。　凡出則言避寓。若言出則爲惡矣。諸侯爲國之君。生則稱爵。若稱名則亦惡矣。君子之於書法。惟不親敘其惡。皆顯書之。故諸侯戰敗而失其與夫或滅同姓之國。皆書名以罪之者。其惡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毉不三世。不服其藥。臣子之

事君親。之不容有一毫之躁。心事父母幾諫。則事君亦不當顯諫。惟委曲諷告。三諫不聽而後逃者。蓋至是不爲苟容。乃合禮也。若事親則雖三諫不聽。又必號泣隨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事親無可逃之禮。君親有疾藥皆先嘗。又必擇世醫而後服其藥者。蓋一不審擇。輕付庸醫之手。則爲不忠與不孝矣。　儗人必於其倫。儗比也。倫類也。凡於君父之前。所稱其人必比其類。所以爲敬。苟以愚比賢。以貴比賤。則爲不敬矣。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官制尊卑遠近內外降殺之稱也。周禮九命作伯。故五官之長所以曰伯。謂以三公爲之也。是或爲職方氏者。主東西方之伯也。乃得稱見於天子。故擯者傳命則曰吏。示有分也。以姓同異曰伯父伯舅。蓋其親親之辭。其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皆言尊之。下是則有等第焉。故九州之長次之。而曰牧。所稱皆降殺焉。其處九州之外。長於東西南北之四海。雖大

國不過曰子而已。其於內自稱曰不穀。蓋謙辭也。於外自稱曰王老。則又重其稱以威遠也。又次而至於庶方小侯。蓋戎狄子男之君爾。其入於天子之國。則無爵可稱。惟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而已。孤者獨行無與之稱。亦謙辭也。　博士周公大集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禮之至曲者也。大則簡。曲則詳。然曲能有誠。至於變化。豈有二致哉。故其爲禮者。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嗒焉似喪其耦。顏淵之坐忘黜聰明墮肢體。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爲道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顧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於心者既見乎辭。考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自脩身至於爲

天下。莫不一於是。故敬則無敢侵。無敢侵則民莫不受矣。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懷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愛也。敬也。懷也。措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効也。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實。故曰安民哉。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人之所以爲人者。天也。失其天。豈可謂天之人乎。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原夫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爲我。則彼爲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彼既自彼。我既自我。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從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爲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獨尊而無對故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爲物。則我爲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此所謂欲也。物既自物。我既自我。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

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我亦無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縱心所欲不踰矩者是也。是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無心而不留，故之志固不可滿。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溢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為限，固不可滿也。樂固不可極，而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偽也。故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故大樂者天地不能變。　物不能易，固不可極也。然則斯四者為之小者，必可謂之小人矣；為之大者，必可謂之大人矣。君子之學，去其小者，存其大者，如斯而已矣。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君子之於學也，能親賢然後能明善，能明善然後能至公，能至公然後能無累，能無累然後能自立，能自立然後能與人，能與人然後能善世。此學者本末之序也。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溫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其漸必疎。易則不知善之可尊，疎則不知善之親。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

大乎公。君子之於人也，無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無私惡其所惡者，必不善者也。故所愛者善也，不以所愛蔽於所不愛，乃天下公好也；所憎者不善也，不以所憎蔽其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惡也。惟能公於好惡，故能不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為己私分者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度，則不累乎物，存人者猶在己也，莫積而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為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莫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若夫累於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為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為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狠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眾人之所以疑也，眾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所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已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眾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毋，或曰勿，語其志則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為尸者所以象神，不莊不敬，則神弗臨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尸，故君子之坐如之。為齊者所以接神，不莊不敬，則神弗接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齊，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其乎禍若而無一毫累心也，至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顧于參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亦何所求哉。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此特舉其大端而已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存心

養性，大過人遠矣。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禮從宜，使從俗，陳氏之說備矣。

夫禮者所以辨疑，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者中而已矣。萬物之至情，天下之達德也。君子不敢過，小人不敢不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猶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繩墨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之親疎者於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於此可以決，天下之是非者於此可以明，天下之同異者於此可以別。苟舍是焉而無以辨，則總總林林，亦何以相與立於天地之間哉。此所以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於人，必欲遂己責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於命，何為而妄說於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改，何為而費於辭哉？說以其道者正說也，君子有之；辭取其達者正辭也，君子有之。說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說，而辭之多且游者，亦聖人以為躁而誣善。然則人亦何取於妄說人與辭費哉？此禮所以不為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之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夫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夫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

與人不爭起己必欲人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爲萬夫之望者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孝弟爲善者禮之從也學禮
爲利者跖之徒也天下莫不爲善豈人人爲舜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善其
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爲利豈人人爲跖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利其心
則跖之心也故一不可不爲善也雖小善而必爲然後能爲大善舜之所
以爲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爲善所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能禦也然
則如之何斯可以爲善矣曰脩身也踐言也脩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
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敬則行脩
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以行脩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於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
謂之知禮晚周之衰天下士大夫競其文而不既其實莊周氏言矯弊遂
以爲忠信之薄而道之華此豈吾聖人所謂禮云禮云者乎　禮聞取於
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
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於道聖人在
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於博施濟衆而孔子
乃於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蓋取

人則失已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於我而來學
以求正焉則已立而給不匱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與被其
澤而有足者咸可以至於斯此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也習學記言曲禮
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上下篇
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一行則有一事
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而儀以知義曾子所謂籩豆之事
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於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
敬子乃以爲所貴者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
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欲余以爲一貫之語雖唯
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
以遵用然必有致於中有格於外使人情物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
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學者以株守爲固而淺者以捷出
爲偽矣顏氏家訓禮記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
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
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

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
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
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淮南王石虎五經雜義曲禮云天
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人
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
所以對夫婦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總稱也初無貴賤
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等下而別爲一號專指婦人爲士之配
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輩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
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氏引之以爲後是判
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進御于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張景
能明來先生家集曲禮古記之名當從正義要曲言禮之說艾軒林氏謂
因曲臺得名此未必然曲臺漢宣帝時會射之所博士后蒼作記非禮記
之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
曰艾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
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隨于方大集古見小戴記曲禮上篇古
之遺言也瑩晨歸而請以十年曰幼作句絕以下精壯等字皆倣此折要

朱氏以爲有理今從之幼而學者兼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童幼則自八
歲至十五而入小大學矣古之生一能言則教之是時知思未有習化未
有前言至論日夕薰陶涵泳善心璣琢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
嗜不能入矣二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棄爾幼志醮而字之貴成人
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合二姓之好以事宗
廟有父道焉四十曰強孔子曰強有二義智慮強氣力強呂氏曰強則材
成材成者智慮定明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衆故可以出仕然必至於五
十知理深而熟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爲大夫五十曰艾艾髮蒼白色服
政爲大夫也仕者始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
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命之仕德成則爲大夫其間非熟早知夙成之
人也以爲童之熟成故者而收功與不專其成而用之則有美錦而學
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
之佩非童子之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於我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職等而居於位也大抵士脩於
家學優則仕王事鞅掌東西驅馳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幾可
以有爲而不當使之爲已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爲而不欲使之爲其用人

也有制其待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
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
仕止矣七十曰耄耄昏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
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厲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
為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
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
年為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
期音朞取周朞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待養而已其義為長此章自始至
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姿湯主成之理每至
於十則必更人也者交天地之形參陰陽之氣孰能違其數而逆其理哉
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
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
使人學問審博血氣充盈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
壽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舞蹈
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雖孤
鰥之民疲殘之老猶得與昆虫草木各遂其生況九民之秀為學士大夫

者哉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
致知誠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蓋學不是詞章之學浮靡
用不得不是訓詁之學膚淺行不得虞典教胄子周禮賓三物直是從日
要得他用如桑麻穀粟饔飧皆精實公孫僑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須上之人輔翼振德
方始成就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人自襁褓以至成童使有這
個性可充可弃不教則失之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
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冠禮廢
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年不壽之源考此之禮廢
而宮制壞不治之源鄉射之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源蓋乎其來非一日
矣春秋時已有欲毀鄉校如鄭然明者青青子衿在城闕兮詩所以刺之
也鄭最小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已有不悅學如原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
曰夫必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謂邪說興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將落
原氏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馬即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馬之迂
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為仕而不學者之戒未仕而學

則將宗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而求之者也孜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
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也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
十立時節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退脩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
年庚子為中都宰一年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
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適衛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丁巳
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十四年庚申西
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而捏夢奠七十三以焉則主從心不踰矩時
節纔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期道之歲月也嗚哉
陳俎豆之夫子即負手曳杖逍遙之夫子無少壯之異也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奚不為政而是亦為政惜也用行舍藏之不自必終
未勤知之不復驗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時於老窮
達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為不可及夫
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蓋嘗
論之固而學之止學知當十倍其力將過而後學止幼學當百倍其力列
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

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入事言之至六十猶使則
止矣復何為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至終未嘗之前皆戮燒之日也豈
獨無而仕服官政而已無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
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伏知其道賴于不
為夭使不知道彭耡不為壽生世間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
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者者睿聖武公九十方作抑
戒以自警其詩曰烏乎小子亦丰既耄其盛德至善如綠竹猗猗皆自切
磋琢磨中來趙文子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穆叔知其弗久劉
子知其雙及君子知其將死蓋春秋時猶有先明之格言君子之先見以
後無此學矣然則壽其精神以奪造化之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游非
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則彼為虛誕此事務嘗不可同年而語矣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箇不息字下章
是箇安字嗚呼漢儒
以來此義不明久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三

禮

曲禮篇十七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曲禮第二十學禮四。曲禮曰。記引正經之詞。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或問敬。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問一。曰。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以此修身則身安。此修己以安人也。推己之所安而天下平。此修己以安百姓也。天下至大。本諸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於曲禮首言之。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此上六句文意大同。皆賢者之所能。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蔽彼也。

二字為大。言皆衆人所不能。惟賢者乃能之耳。舊上有是今不取。臨財毋苟得。疏曰。苟謂不靠義而得利也。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禮不妄說人。禮有常度。不可為媚悅以求說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狎謂輕褻。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謂就師求道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按此非謂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聞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為人師。我往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不疑在躬。躬身也。不服所不知使身疑也。不度民械。度謀也。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為不欲於人之物。不願於大家。大謂富之富也。嫌有所欲也。不訾重器。訾思也。重猶貴也。不訾思人之寶器。皆不欲量物之貴賤。不窺密。窺謂視也。不旁狎。旁謂泛也。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怨。[illegible]

[illegible]不戲色。[illegible]毋拔來。毋報往。疾來疾往。情不和也。[illegible]毋瀆神。[illegible]毋循枉。[illegible]毋測未至。[illegible]毋訾衣服成器。不訾量人之衣服器物。毋身質言語。[illegible]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illegible]傳曰。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illegible]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illegible]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坐如尸。立如齊。[illegible]

此。恐富貴必驕矣。為此術之善。童子曰聽事。曰弟子聽事於將命者。童子

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使喪家承無賓主

之禮。皆為執事來也。疏曰：貴者喪，不敢言弔，故云聽役於司徒。司徒主

徒役之事，故其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又禮士

喪，士之喪，亦司徒旅歸四布，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

少儀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可猶止也。蓋當主之辟也。

始入則言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疏曰：始入，入門，謂始入門。辭讓者，當主

人辭讓。賓先入也。至，謂之時，讓者亦意，言主人曰辭讓，賓先登，此不

可言始入之矣。是入門登階矣。　少儀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

者告。道瞽亦然。道者，導也。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

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為，于偽反。　少儀　問

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亟，去其反。

亟，數也。藝，常也。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三德三行六藝，並

見學制。　少儀　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

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

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問國君

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御，謂御事。問大

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

人。正，樂政也。謂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於樂人。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

語教國子。　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士祿

薄，子以農事為業。　少儀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

憂。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

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弔喪弗能賻，不

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

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

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輟朝而

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

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　朝廷曰

退。近君為進。疏曰：古於朝退之也，君欲散還，則稱曰退。下句燕遊曰

歸。禮，聚王於家也。　師役曰罷。罷音皮。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

罷。少儀　今案：曰成號炎罷，此之記，特罷休故令之罷，不可以

春秋傳注曰：為用何休注傳無此文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

客，使某羞。今案記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此云然者，蓋不言娶妻，而但

言有客耳。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哭日不歌。執紼不

笑，臨樂不歎。　臨祭不惰。今案無神，謂神不在也。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

凶。　右言語之禮。　傳　魏中山舍人倉唐，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

恙乎？使已吏矣，見皆地矣。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

國，君名之，非禮也。擊，子名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

入侍矣云云，子仍矣。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指顧左右曰：子之君

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以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

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勝音升。史

晉君。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之。

諸大夫亦發禮以往。　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張老亦作焉。心識其

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疏曰：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

而礱之，張老諫之見也。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

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要，一遙反。全要領者，

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　君子謂之善

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禱，丁老反。　凡飲酒

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燋，側角反。又子約反。或子在

進反。為有事也。主人親執燭，敬賓，亦不使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

未蒸曰燋。燋，人從反。疏曰：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

夫為主人以獻賓，故云為獻主也。　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燃盡，禮殺。

殺，色戒反。疏曰：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類德，今既夜莫

附以授於上事。　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湆，起及反。齊，才細反。疏曰：貫湯

云凡淹汁謂大羹，大羹不和也。　為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為，于偽反。薤，

户戒反。亦有藝斷於是矣。禮書十。疏曰：根不淨，末不美也。　羞首者進

喙祭耳。喙，許穢反。耳，出見也。是皆過矣。疏曰：為膳者有牲頭者，則

進口以鄉尊者，首者右於。先取耳祭之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丁

禮反。提猶絕也。刺離之不提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　尊者以酌者之

左為上尊。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疏曰：人君陳尊在

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鄉東以右為上，則尊以南為上

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為上，亦以南為上也。二人俱以南為

士兜鍪以致命。鞮，音低。又，徒兮反。吐刀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器則執蓋。謂
有表裏者。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韣，音獨。拊，芳武反。韣，弓衣也。左手屈衣
并於拊視之，而右手執簫。并，必政反。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櫝，音獨。襲，音習。襓，如遙反。櫝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劍衣也。加
衣於函中，而置劍於衣上。夫，音扶。函，音咸。卻，去略反。　疏曰：
櫝，劍函之蓋也。謂函而以蓋卻合於底下，底於蓋上加劍衣於函下，而後
以劍置衣上也。　今案：鄭，猶仰也。笏、書、脩、脯也。苞苴、弓、茵、席、枕、几、潁、杖、琴、
瑟、戈有刃者櫝，句。策、籥，其執之皆尚左手。苴，子余反。茵，音因。潁，京領反。又
炯迴反。　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據少儀云茵
著用茶。謂用茅茶以著茵也。潁，警枕也。策，蓍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
左手執上，上，端也。右手執下，下，末也。　編，必綿反。萑，音丸。蓍，音尸。
袤，音茂。蓐，音辱。　疏曰：皆尚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刀卻
刃授潁，削授拊。卻，去略反。潁，役頃反。削，音笑。　卻，仰也。潁，刀環也。削，
曲刀也。拊，謂把。　辟，音避。把，音霸。　疏曰：授人以刀，卻仰其刃，授之以潁。
以削授人，則以把授之。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刺，七智反。又七亦反。二反。
辟刃，不以正鄉人也。　辟，匹亦反。鄉，許亮反。　少儀。　凡遺人弓者，張弓
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弛，式氏反。今案：此謂賓主雖敵，一身
一屈也。帨，佩巾也。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
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
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
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　水漿不獻。
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
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
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酒肉之賜，弗再拜。　右問遺之禮。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
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記孔子
升車之容也。　論語。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
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今案：見曲禮。彗，策之也，
若今時掃帚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
之節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君子式黃髮，首

下卿位以下，謂卿言之。黃髮，大老也。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國
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右在車之容。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
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
後左手而俯。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
立。乘，時證反。還，音旋。　遣車而立，以俟其去。　疏曰：升下，升車下車也。謂
御者式以待君子升也。還車而立，以俟其去。俟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
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從下。或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既君子將
下，去，則當亦一車而立於前，以待君子一行，乃即車而以俟君去。　尸猶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
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
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凡君之
乘車則坐。乘，繩證反。執，音掃。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出，示不行也。　僕者右帶劍，負良
綏，申之面，拖諸幦。拖，徒可反，又徒我反。幦，音覓。　面，前也。幦，覆苓也。
良，善也。善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　苓，力丁反。
腋，音亦。　疏曰：僕即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於腰右邊也。負劍之法
在左，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乃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
妨於君，故右帶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而面向前，取君綏從右肩下
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而拖諸幦也。
以式綏申於面前，而拖末於車前軛上也。　今案：下文始言以散綏升，則
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而御綏末於軛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
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君取綏而
拖諸幦，謂綏為環，當是以索為環而繫綏末。故負之者得以如環度
自左腋下通前後及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
御於軛上。君升則退身向後，從以受轡，如環處。僕君後，君得以執之
而升也。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初升時執策分轡，行車五步而立，待君至。
步行也。　疏曰：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異於君，不得執
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　少儀。　今案：此與上條，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
蓋御婦人自當右帶綏。若從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己，故
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注疏皆誤。　勤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為尸，
則尊。　疏曰：尸之僕，謂御尸車之人。行於路，君之僕以
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軌，音

矣。是謂善祀。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軓，乃飲。軹與軌於車同，謂轄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軓音犯。轄音衛。軾音式。疏曰：仕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上執轡而受爵也。尸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於酒也。右僕亦然。軌，謂轂末。范亦作範，謂之軾前。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又前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己，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適乃自飲也。 少儀。 右僕御之禮。

禮從宜。謂事之所為，若男女授受不親為禮，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使從俗。謂使彼國之俗，若吉服以弔喪之類。蓋子之義。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蓌猶言有所挫折不利屈伸也。 受立，授立不坐。不使。 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謂由受於尊者，而尊者坐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少儀。 案此句文義當承上文，疏記夫禮事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悉典反。以下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存在室，無所存在堂。故有升堂。疏曰：凡祭，謂天子至士也。天子諸侯祭有朝事，於堂中，大夫以下祭禮

升也。坐尸於堂也。既坐而祭，則有升受，堂中者非唯室中不得……同跣也。 少儀。 右從宜。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行禮者矣。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使，色吏反。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不干掩人之私也。視必下，不舉目也。……戶之木亦謂之扃……禮者有語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遂謂徐徐作闔然，示不拒人也。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兩也。參與之為三也。非但不往參其坐立，亦不行出其中間，為干人私也。揖人必違其位。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重慎。 少儀。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右雜記。 傳：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 列女傳。 右曲禮凡十一章。

傳：正考父。疏曰：家語云：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睾夷，夷父生防叔，防叔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 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 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 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於主反。俯，……其共如是。 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 亦莫余敢侮。侮，亡甫反。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 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饘，之然反。鬻，之六反。……餬，音胡。於是鼎中為饘鬻，以餬其口，言至儉。 其共也如是。 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市軫反。 劉子曰：吾……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善丰忍反。下同。膰，音煩。……戎有受脤，……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公卒于瑕。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會在魯成十七年。 晉厲公視遠步高。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視遠，望視遠也。 單襄公曰：單，音善。襄公，王卿士單朝也。 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足，從目也。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 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體所存也。 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晉悼公名也。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譖，詛無畜群公子，故談居周。……視無還，還，音旋。……言無遠。遠，謂非……也。晉國有憂未嘗不戚，

嘗不怡。愛，猶也。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襄公之子。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行，去聲。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胙，才素反。胙，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下。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為，于偽反。令，皆，音佩。休，喜也。被文相得，非國何取。相，息亮反。被服文德之人以四行輔相之，非國何取，言必得也。及晉弒厲公，迎而立之，是為悼公。晉以復霸。霸，扶又反。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見之。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雅蕩之篇。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聞，去聲。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不可選也。直計反。選，息兗反。詩邶風■。富而閑習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猶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樂，音洛。明年，令尹圍弒楚子而自立，是為靈王。後十三年，楚人弒之于乾谿。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毋恙乎？曳杖倚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倨，之古反。佝，句公反。疏，去聲。戚，如字。禮記曲禮篇注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三十九　四霽

啓 謝啓四

宋令衍仲西垣集　謝王守闢歷啓

備數冷官，方慚無補；受知明府，復與兼收。屏棄拂之過情，覺彷徨之罔措。伏自薦舉之法行於世，出處之節難乎人。工於自媒者，徒貽巧宦之譏；務在過求者，未免狂圖之誚。滔滔皆是，兀兀何為。方思袖手而旁觀，忽睹封章之下逮。推至公以驕俗，在不肖之豈當仁。如某者術業荒踈，性資凡下。既氣清磨於學舍，旺圖汩沒於科場。幸名教之樂，先入而不忘；視功名之會，倘來而何有。況行坎止，隨所遇而常安；強學力行，將窮年而自勉。與數吾斯之未信，不妨有時乎為貧；既見諸生於書，惟知究心乃職。何如其陋，何如其改。曾微過計之移，質之於古，貴之於今，鮮有不求而得。既何見知之特，遽蒙容祗受之過。以爰開憓倖之端，皆出品題之賜。蓋伏遇判府才識學術，政事文章，眾皆高出於一時，拒止優為於千里。凡善必錄，咸推鑑裁之公。小子何知，猥預陶成之列。如某稱許非所宜當，某敢不激厲前修，克終舊業。正其心識其意，允為君子之儒；尊所聞行所知，用報成人之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字誤諸生某謝交割啟。

比緣造書責擬，三鱣之書猶紅斯塗，光依王馬之費，傾寫萬分。染濡四六，伏念某拙哉方納，樸甚固鄙。樂梅翁之集而讀四書，就濂溪之學而明六畫。既還强仕，始玷末科。便欲逃海島以乞清閑，不謂逐雞鴻而因起走。昔年東去，今日南來。奸臣人稱此非子之坐。乞得其所，三或者天實啓之，盖伏遇某官貴日之忠，渾身是膽，儼然故園，盛稱細柳之真，賢若長城。豈類棘門之戲，把塵然郡。人皆指為桃源，給餉調也。公但心於柳寨，惟知運籌。安用扶吏盡甸奴，未滅何以家為。信國士無雙，惟可正者。武功既抗，文事交修。致此鵝湖，居然蝗乘。某敢不竭其畫學，請所書闕擇明子路之強，助元氣孫培植曾參之勇，為壯精神。心形于聲，言幾於僭。某恕蒙初至初策衛秋趁賽郢我啓　鳥枝謹月三箇營楚戶之站鷹表賤天，半水東魯宮之箋。無還亦援前律而春，哭我四六之雜，屢寫萬合之謝。竊以元帥府綱羅衆俊，雖尊辟衆之權，文學掾須袖諸生；當抹清修之望。東坡之薦無己，是為從學之主盟；元獻之取希文，直是南都之師表。別將渫沮至於軍旅之地，且欲說詩書於戎馬之場。正恐天下列者，欺子。誰能捨所學而從我。如某者說鈴不韻，藝圃就荒。二頃躬耕，絕得田家之

趣重親貴堂翹為衆子之文由闤市而爾宮賦皆第五開登丘之令式年
乃待三偶越狙於荆僭遂改紱於馮援然飛大厦欠欣門戶之可棲鴻漸
寒杖忽隨沙洲之獨冷於碧瓦朱樓之舊無復連宮歌陽春白雪之詞固
宜寡和但欲到諸公不到之地庶可讀平生未讀之書掬漢水而濯纓豈
特繼沂濱舞雩之詠挽泗河而洗甲又將賡泮宮獻馘之歌所期無愧於
賀中是則不辱於門下伏蓋恭遇某官雄邊龍虎瑞世鳳麟鈇鉞傳家人
稱壹行乎富貴詒盤稽古公本自致於功名恢恢乎運帷幄給銳劍之規
汲汲乎說禮樂敦詩書之業謂武備必有文事故賓屬多用儒生遂使庸
虛亦踏科理某敢不才獲其後恩印所知見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勉收
辭級擊水三千里扶搖九萬里尚當歎嗟城陋恨衣謝言吶吶 陰知岳
州謝秋堂啓 烏幕從軍何補晁幕之數鴻鈞播物得分漢竹之符雪毫
稽以修辭寡辯節而控謝伏念某起身寒素賦性迂疏朝齏暮鹽由諸生
而竊第夜棋秋柝凡幾度之遊邊鬢根已白而始脫選坑汗竹未青而羞
看熟鏡風月不用錢買方陪西峴之醉遊煙波是使人愁忽報北軍之飛
渡心搖搖行履蹯車轆轆馬蕭蕭江上秋風影斷失群之雁城頭落日竟
飛反哺之烏傳非真耶其信然耶嗟其注矣何嗟及矣誓將廬墓故布新
涅之語鷄罷重搔癢猶念舊時之宦燕甫更畫羅遠玷清班方將黙化以
俱仙其奈揶揄之有鬼人安能每事盡喜空形鑄錯之言衆欲鼓吾意獨
憐曲去掩瑕之德寬其贈繳賦以斗升姑引蓬萊之舟仍若邯鄲之夢未
議何裨於主畫冗員徒贅於實筵然而一飯不敢忘乎大臣辯節所敝淚
者祖佛改期辭戎重依家弱之光僕隨傳部驟改任星之寵益有守先死
羽而不與饋乃雖節度府而獲遠千以略見遠識微之明于以表胡忱市
公之量千古之白雲黃鶴徑破天荒一湖之銀盤青螺勝觀月色雖湖山
無我馬之隔而中澤有鴻雁之飛方將歌洒澄翻浪之詩未敢作把酒瑤
風之想朝三暮四取數已多人一天我二天新恩荆渚益添遠去
宣宸書宸旨感會風雲益祖垣鍾三之元熟譯诒第去蒼星叶福公以太
侯謹絕百淫扶炎燚以勝材俾擊囊之既穎皆雖殊治今又轃鈞謂近間
若不切於時需而趨向亦頗知於古誼觀其行己未害枉尋尺以徇人使
之牧民庶能寬一分以及物育心已定除目遠頒某敢不佩服箴規激昂
新意聞平津館已陪漢相欽翹之英望岳陽樓當味范公憂樂之語情深
激烈辭納數室 岳州到任謝秋堂啓 替冒虛叨溪竹之符錫命
中朝俾備魚父之成塢出雄鈞之邃逖東參昭之壹[illegible]云[illegible]雙要故後

伏念某至愚極陋多滯少通萬物皆塵每覽古今而自然一科不補救辭
州縣之徒某以區區鉛槧之微生而汨汨詩歌之靈役鴉鴈散離之禍痛
豈忍言鶴鶩清切之班夢所不到屬者天開昌運帝用元熏興言旅泛之
村父須炎燚之數縛杖已亘應情無托之難烏說鳥而升試謂有緣之鶴
天漿齊提涅噴致須言吾命極知其迍邅我公借貴於諮諏凄涼去國寬
飛長樂之晚鐘璀璨遊邊懿絕鄧城之秋柝兩載何裨於相畫一朝遽玷
於州麾幸出於天且請舊書而虞次推爲之地忽須新涅而趣行是雖連
化之無私然亦推排之更巧維巴陵之古郡實郢渚之部封桑梓建陰自
守通家而上實已道借便下芳比[illegible]而驕車若此生之者其何稱塞方強項
而賡華無愧日而爰瓦[illegible]之鎮當供萬髮[illegible]連滿融風之蹤要
瑞孟義上下貢獻公私潤澤惟有守廉勤之二字庶堅保障於一隅涉記
奉奉可爲凛凛恭蓋恭遇某官赤心日月雙手乾坤巍巍勳名與台山萬
八千丈而等續續福壽邁汾陽二十四考之書琴瑟更而吾化昇新弓旌
出而五人並聚胡爲一陣遠及諸生謂珠廣雖不係於時才而趣嚮亦頗
知於古誼使之牧御庶乎備見前輩寬一分之言當聞之矣然祖撫百社
之甚而堅持我某敢不仰佩隆知力行素學以節用爲愛人之本以謹身
爲立下之基此豈何極龍厚皆言是貢養母守王之政世器是這時拙難
進尚觀元和宰相之方激烈眾深採載麗貴 謝秋壑衆闕陞啓 積李
鴻中豈不言而自畫種桃天上喜定價之增高方危再濆之珠忽步入珍
之寵歸殘春意冰泮風和惟大人與天地同流故小夫以草木爲榮兼渡
采采老其材於霜露之餘松柏青青堅其節於歲寒之後此化功所以成
物而前輩以是觀人蓋當反覆狀流之時乃不改柯易葉之地今有底緣
之機久蒙相國之知固當伏先範之門未即拜巨源之啓坐閱培風之送
熟是遺材頓驚青日之進信乎有命固揶揄而共棄之亦重而自疑豈
知块北之公將有成就于後聲名敢徹更裁十九日復上之書輒荘好賢
之旨三千貴國登之數飛騰萬里瑰獲華盍徒沃久渴之歷心亦頗醒帝
觀之俗眼二洋造化恩重丘山伏念某全抱江琛下遇位置之式蘇公之
致微有益何表之諧刑仰遇大廈之寬優寵空國之暇無人扉竿相看破
屋之先生有喜燈花忽送打門之軍將寧爲勝秋風之雞何當復明月之
珠無手而誦味言捫心而增報色學慚文子爲慚甚歆之才事愧周宮雖
挹淮勤之職慨然鍾律人之引謝其生匠石之囿有此愧瑜何其持達敢
蓋恭遇某官風流王謝威眷范韓脈絡三達更覺上流之重鎮壓四裔坐

今中國之尊凡此時治外之規模實大府會才之功用武培傾覆一聽其
自取又賈偃植各當於攸施遂令擁撞之餘亦在侏儒之列某敢孤稱塞
以原品題千萬間之茫塞所期有託四十圍之溜雨汗浸爲期欲寓銘心
莫理筆舌孫婿湖先生集謝廟堂啓　累日何功專貺選揩之冗自天有
命許班朝續之華叨冒數以君驚凜微蹤之增慢鈞陶所借門戸知榮竊
惟王朝百執之聯莫非士論一時之選其在公卿之子弟或緣家世之勲
勞雖云是出於上所以厲其報國之心亦必擇其人有以約永衷賢之
實如寵光之誤及則乳臭之交譏如某者學不知方才非適用聞詩聞禮
未逃庭子之名面牆而立妄有寒聳之譽濫塵末第浸竊登私免從計簿
之卑棲娛事壽造之秘畫一鍾月峨三佐星臺人方議其畫癸巳亦漸於
蹤等形庭接秩曉日表以拜退墨綬占員今火坑之債債豈謂出絲綸之
新渥於晉紱之舊臣業其既老之年拖及不十之子推之書讀錫以清資
非夢寐之敢期實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某官經綸四海師表百僚躬一
德以格天心官衆賢而爲已任開明上意無忘五龍夾日之初長育人材
使有萬馬追風之銳是令嵬瑣獲預甄收某敢不沐浴國光周旋家訓壯
所行幼所學無肉貫於風心孝於親忠於君用仰酬於大造宋王初寮先
生集謝除館職啓　列籍西崑每起延進之慕需書東觀望塗史職之榮
祇荷寵榮寔增震惕竊以天下有大戒二君子之所就三百非世道之文
興豈易身名之俱泰於昭量運丕變醇風衆賢聚於本朝多士生於王國
致功就業遠追商周而比隆陳誼據經斷自秦漢而不論勝冊府道山之
盛起石渠天祿之傳職秘書清真老氏之藏室地靈人驚下太一之威神
乎居以德當而相光異日乃公卿之從出挾贊稱而鶩坐指氣類以彈冠
凡序直於木天固均程於星壁別司日紀實載聖謨推擴典之具興漫弥
符之紹至義配明堂而致其勤書奏以告成對天之休秉筆以侯丕涎
從龍之選用觀綴緝之工庶不爲起家之資可以絶上東之請如某者賦
才甚迺同志亦迂緖先世之業僞起寒鄉而中第未聞道要徒謹師承任
有時乎萬會予徒奔走皆莫大乎欲得已今猿退而忘鷹鸇之飛一什鴦
魚之作雖值難逢之千載欲前復卻者十年昔人臨於枯池窮士延之上
坐宜行奚適距豪相仍遂無舉臂之因遂托抱關之隸昨由銓冗進改朝
紳入宮學以談經博而寡要宜王庭之難復冗不見治敢期推擇之公亟
有遷陞之渥向来金匱推寵太史之書未至蘭臺使筆名至之集熟云固
任爰自西戚疋盖伏遇某官論道經邦代天理物宰相臣合註程二泡有

臺陸辣而府日此進而告后有合於稷契之言惟以贊民無不被堯舜之
澤巳柄遠播於萬世孟汝寒從於四方是致瑣才誤叨清選某敢不更堅
特操弗事空言翰墨相提雖匪揖軀之地飾擒自效豈無報國之期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張謂謝河間帥張顯謨啓　頃鍾獨罷否泡憂京見其
冠之樂嬰遽茲終制與之琴而切切宛劇銘恩畫其林艦之初誓以及凡
延之有慕更鶴来真首循使者之行洄附見濡屢拜仁人之貽士窮德易淺
盡血隨永言詩奉之非書重以達顔之積久習風結想計短增勞進惟妻
訟之期欺致顯基之養神明呵禍伏祉驛踐恭以某官學佐九家之流器
業萬夫之夫英譚高等每出廣平之鐵心堅王沈鐵英渤江南之式重自
碧以以如一而錐更廷陛明查有稽於三年漢宇而禮要何待於入年郎
膏夢卜之求遂處鈞衡之任某祖孝殘息拒復壯心再拜天孫莫捐少功
三撲窮鬼已擾半生向固非固免以游謀今蓋欲得當以報漢雖廉人繼
囊危人繼肉敢忘如翼之勤方伯氏吹塤中氏吹篪終皆持墻之重正謀
肆食孟理登聞弟親燕爾以符注倚楊冠御客李輯蒙代軍器丞謝除太
府寺丞啓　平戈戴義方漸戎監之冒丞府寺宸遠忽茲寅綸之誤寵得
踰望外蔵越情涯切以財計司於地官出內縣於太府九職頒受之政既
總其已肯營建之實亦授其要凡吾丞責蔭所野能如某者安堂之崗
堂存大戲之事何因頃得鈞陶之賜遂辭筆楚之勞陰或嘗以武下盧淺
有消埃之助雖工丑而彌鮮及致云技巧之精適朝廷需難算之臣期都
內收貴朽之效謂官府都鄙之吏將畀以相因乙朝會方貢之物皆進之
內庭爰陞元祐八品之點俾佐成周九功之貳遂自僧省薑副選論茲蓋
伏遇某官書畫一元甄治萬類軫憐舊物加惠窮途念昔先人嘗是申公
之下客令茲小子復培材館之後塵鵝以生成忘其固陋某敢不恪勤乃
職思譔所蒙肆全名而就尚方豈待來行於故事開錢鼓而責內史宗戢
協贊於大農武知財貨之源流尚冀恩榮於終始　謝臨安趙安撫斷判
忠等人啓　伏准使帖斷遣劉忠等人禹盜開太家于湖新集改易元文
追版入官押出府界者字書何之館亦既有年求相如之文僅存遺藁方
與楊工而鋟木適蜀害偽而假真顧此書不止則下行宜公府必懲而必
誅盡去其蕪羅踰於時崗推文籍之興莫甚書魚之辨謂訛屢壽毀氏詩
書至改全根冒黎無二尊于湖之述動遂漢庭之諸公平生千萬篇垂金
灌灑瑣之體作詩三百首追盛池冥默之音搯過上帝之玉樓公書矣收
之貴珠彼法手此派落人間時若斗青皆可傳之不朽勤諸金石宗有補

於將來權虞震電之取將詎意雌亮之誤詩以永為澇以另為則始郡亂
權如螢亂未金形於遠者由差之毫釐況汨其真者哉十萬八九苟肆仁
而莫對則壞亂而不收是須絕去其本根毋使維固於滋蔓則青洛陽之
市方濟者以爭先雷轟萬福之碑幸歷馬而如響茲蓋伏遇某官研覈百
氏傳極群書以斯道覺斯民將自任天下之重知其三古其容豈特識河
南之寶去取以公是正其失且虞入手從刑出於此又復火其書而廬其
居業得不感知己之難遭抱遺編而永嘆作春秋而辭莫措雖絕筆於獲
麟詩夫子而名益彰尚著雖而所撰 謹由隱先生從館舍啓 某達
遊尚北從軍之興或語旅進詭然入幕之賓致亦淡於江湖寂寞之鄉拜
嘉惠於人士観說之表豈非所畫寵至君驚嘆以知人之難雖聖猶病凡
賓主之文辭亦益氣之滿耶至觀載籍之所傳稀有同蓋而相契故常清
寵名於嵩仙芝室仙芝止以爲廣沉而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時平原不以
爲奇士況東閣軒裳之盛革南州冠冕之英蔚乎相扶嗟乎相攜智足以
謀材足以言志同氣合樂我川泳以雲飛專主物來遂吾端照而龜与蓍
非有藝識普江之志懼痛文謀翰之名父丙熟其伊能難以祉其東暫如
某者性愚不頴器麻妄膺以辨古今則愧北涯之石生以浴政事則匪河

汾之濕造逆能遠外聲利羅致乎我賓善知重輕下資於是來特北自答
長平已知未嘗匿石遇國而見收青紋頌金理治而自歉採姓名之賤敢
謂借之齒牙春帝錢之感又復假以詞色今者卜日而授實以達而爲羅
於東都歎慶士之畫特招而往如伯樂過冀北之野無留其良得非有意
推而納諸陶鎔是以衆乎接而出之淵塹特達如此稱惠謂何茲蓋伏遇
某官名重兩朝功蓋一世中書二十四考方自任於安危幕府六十餘人
皆可為於將相猶所節以下於士務取人而拔其尤凡有寸長曾不遐棄
故雖賤子亦玷後塵某敢不退省其私下負所學羅所致之幕下豈徒拜
謁於軍門願之說於囊中尚或銖知於國士 代楚州司戶謝辛主簿差
啓 再轉為天文化遠回之名氏三語曰掾遽辱公府之辟書由勤吉旨
之嘆振玷戶曹之選豈非所幸僕之君驚竊惟郡國之建侯允稱官曹而
共治自晉宋而下名品雖有異同由隋唐以来職掌務先寮佐三絶畫河
東之秀空縣必冀北之良韋嵩善判而顏伯文辭既化稱之雅古戒澤坐
嘯而宗滑畫諾宜徵補之戴塗如某者才品至凡性資甚下雖蠹魚生死
不離文字之間而灵鶴飛鳴僅止茅父之閒渭錄建珠之果妄意峨松之
豈簽書董翔逐燬江淮茲易負今空逢裁月遐篤至而割花路注告知焉

之後先遇有力而輝清波恐異書轄之品豈靡從再三之清案茨特達之
知此蓋伏遇某官家傳吳起之良謀身佩鼓成之祕略東寬是須書填遠
陲方爲官而擇人使坐曹而治事謂得文武之士於幕下須石生而爲謀有
開賓客之賢於湖南庶晶黎之可信故雖賤子亦預下僚某敢不銘鏤于
衷激昂其志撫霜鏖手知名竊慕於挾之作敬書詩見賞南帝於杜老
代謝除軍器所受給官啓 政從部以奔趨正虞自違可尚方之出納乃
玷恩除擧孤蹤於州縣冗散之餘拜成命於人士觀視之表望非其素寵
至君驚竊惟致治之綱尤重除戎之務繕甲而輸武庫既遣宦室之規置
監而建使名又微熙寧之制故雖御府亦有司存雖名物之粗定給工徒
之衆務苟非才猜得副選掄宜得名流以膺劇任如某者緩不及事愚無
他長幼雖讀於父書莫知權變行徒全於世守策有文辭須祈一釣以達
贊廛貴三年之刻楮可謂不武無所取材茲辭巫楚之勞妄意鑪鍾之託
技巧工匠之鮮及方嚴武備之修稱植株儒以衷收遂尋化鈞之搞退惟
么麿采積凌兢茲蓋伏遇某官道覺民先功熙帝載悲醉鄉之徒而嘉良
臣之烈此時恩識其子猶乘車舌之侶而代中尉之軍君子不以爲偏愛
矜恤寒遠靡間存亡欲封植栽培使之有成故慰拊矜存無乎不至致令

賤子亦胃殊榮某敢不增益未能磨礪其鈍修身竢罪不惟弓矢之永懷
古訓尚庶幾車馬之助 代王教授謝上舍及第并差遣啓 多士生王
國競萊千庭諸侯回積宦命修其教斯未能信夫豈敢承蓋聞得賢能立
於和家致遠務先於器識大人之學爲于道豈徒殺策以決科一卷之書
立之師要在習非而得是自里選賓興之法壞及經明行修之詔頒舉秀
才而不知書某振孟榆之俗倡諸儒而反以朴執回既倒之瀾與古匹休
准令猶蔵事儒術而取道藝之士黄學校以明訓誘之方既栽培封植使
之有成宜文推行義錄此其選一洗萬古之凡馬真資十萬之疲驚如某
者凜若聖臺淡道甚淺謂科斗之文廢已久時無能知而帝王之制可舉
行孟受其義採聖賢掄之所不到與盤誥輩子之所未聞春誦夏弦久
矣国蓋暨於太學月書季考茲焉登姓字於儀書雖三釜及親書慰於心
恐一行作吏便貴此事詎意濫師儒之選乃獲從庠序之遊茲蓋伏遇某
官名世書英甘泉法從高文華國詩卷常留於天地之間善政宜民邦人
自得於湖山之外欲作新於士類共振起於治功凡在提封不忘甄錄遂
令賤子亦胃殊榮遠勤緩騎之招且沐兼金之貺某敢不益勵末學思礪
所業苑下苑而提不提雖乏誨人之規矩趨亦趨而步亦步尚希受教於

門牆。謝人袖幾見訪啓。　厚廷郡驛寵既長騰以鵷鵠，響九奏之音。事無暇覩。報珠玉之嬰南之寶，徒有愧心。感著于衷，言不盡意。胥嬉壹莊集代謝宮祠啓。　結綬上都，仰覩先儀之盛。奉祠私室，坐戶塵積之優。曾是吴庸育此儁律。竊念其材仮幾建，志慕古人。自失足於世科，遂強顏於祿仕。冬裘夏葛，徒知清約以持身。口誦手鈔，尚冀表遅之立業。遂致奇於進取，心言辛於退藏。偶際會於事時，驟激昂於吒節。業青蛋鈍，終爾賓薰。嫦木輪圓，誤施利刃。見薦遇合，盡出哀憐。二千石之榮名，書班郡紱。十五年之隱吏，夬晝含豬。訪無口舌之岑，積有面顏之靦。去弊廬之属耳，辭嵩嶺以歸致。度迹擋新未覺塵生於圖史，奮攫具在，不令囊竭於薪炊。要于出迎，共載欣渝之色。大朋相賀，重尋浣滌之遊。省衣禍卒歲之期，達渠領窮年之漫。東阡北陌，書遂一笑之歡。左詩右書，不起萬鍾之慕。豈伊天幸，殆遇自謀。此蓋伏遇某官衣被多方，權衡當世。炳若三階之峻，屹然一柱之安。凡四海之有生，罔獲其所。雖匹夫之甚賤，不使之窮。肆令一介之微，更買曲成之騐。某敢不鏤膺識感，引拙知歸。賦厚祿於私門，未知曷稱。詠太平之嵗熟，登逞有私心。　代謝再任宮祠啓。　飽食吾家，久負書蒼之責。仍年滿秩，特加申命之私。拜賜增慚，捫宮滋靦。竊念某早登任籍，濫領州麾。得知遇之甚優，恨歸淳之莫補。自辭竹符之職，僅求香火之司。歲計有餘，愧積塵於稍廩。年運而往，驚頻閱於星霜。揣分則宜，於昔何有。執謙稽康之懶，其如嵇節之貪。雖志復在於林閑，而勢難無於篇祿。固已絶望，然復自言度越拘攣，曲蒙陶冶。矜憐窮悴，迴別等夷。獲菑物以逸歸，語故人而自慶。無文福以卒歲，載領頒閑。不稼穡以取禾，覥類安哥。蠢緣有自，僥冒實深。此蓋伏遇某官協道經邦，蕃濟熙載。柔遠能邇，躋一世仁壽之中。聚精會神，叶千載明良之盛。始壹臺之繪畫，有天下之勲勞。雖伊周無以加，使姚宋不足進。憫一夫之失所，欲萬物之得宜。有如躍金，亦攫食志異山川而乎量。曾無壹人問雀鼠以營生，將何報德。其爲感遇，同鑿名言。　代謝言祠任滿啓。　使者修祠，豈妄庸之可借。麈人繼業，然飽煖之無從。獲此造命。忽焉滿秩，俯十心而自激，引微脏以知歸。竊念某涉列於生，後進末路。自知年而入仕，書既選書。造昌運之勃興，遂叨郡寄。雖驅馳而不息，終瘝曠以難勝。辯紱言歸，首懲自咎。雷匪淹時之久，遂叨真館之除。坐耗官錢，了無吏責。笑閣日涉，杜戶晝關。胡蕉收於北傳，使如畫畫壁詩書之廢忘。足駐平生，惟適之安。不耕而獲，閱寒暑之再遷。驚歲月之屢遷，得泮澥之全。已盈有志。之天雖大，卑自惟何功。轉念叨逾，甚嬰造化。此蓋伏遇某官

忠誠貫日，敷業格天。覆冒多方，蓋從近而來遠。坐成安，蓋致臨德以施仁。肆協一介之微，借費曲成之力。捫其覩遂於有道，俾使之窮。矜其不給，於赴功，俾安厥所。某敢不銘心識感，撫身知優。撃壤而歌陡切，廣濟之誅。揖嫗以歌，終酬大治之恩。　王與鈞監建業監畢謝怨勅啓。　見佐方之優悉待祝空，費進胄監之句稽，獲榮累數。滿秋韜而有靦，載七進以無堪。三沈俗額，百拜抒謝。維訓導儒學之地，全藏已清。雖簿書期會之間，範模心正。喧貴推於谙士，真兼從於儀官。苟非其人，難胥厥道。伏念某逐牒天性，參落地塞。鄉獨一鳴，敗吒鵷鵬之運；踏躍四顧，曾無浮娥之理。遂憐州縣之九遊，嗟作班甦之妄想。有期奇會，復參時時，獻玖遂班，方領教於齒式。于王上國，乃叨嗣於司行。下平裁而遠參，紀之司。有渝半而逍宣，均之屬。譽計智，突固無鈞孚之難。從選造萬俚，羅観膳之鎮。自首先逸之其人，驚懷遇之優。某官熟審而儀，道闢百聖，天欲平治，萬生須輔之贊。時底安強，盡出真儒之學。既以斯文而柱礎，皆由公道以權衡。遂令舊厥之賓，獲玷甄陶之妙。某敢不欽承德意，益厲至衷。謹乃操修，惟食藥飲冰而自矢，期於報効，雖赴湯蹈火以何辭。　徐祕郡謝館勅啓。　掬中無國子監講解余不負丞之嘲。道家有蓬萊山，忝選初擬。爲郎之選，叨恩給之五進。積元等之曲我。然以壹手號其九章。蒲堆退觀之華，攀登載筍緇之奚請亨嘉木等先福。奎書西與建學理建陸開育太平之規，廣內諸書，載晉來楚請春秋之高，秋四百石，語第一言。上至何如品，圭來覩青游之哲，藏成下場寧少南郡談經之遠。一見而得，在大沖。再舉而有張伯緒，鹿車雖陋，以表其雁綏。脈非侈，以昭其度。風日不到，冥冥斯張。絅大雅之厥閣，衛公台之器識，如某者藝成而下，俗下可醫。決皆雖瞢，安得類雞群之鶴。焚青砣砣訒堤攫蠹簡之魚。挈此跡蹤，瞎乎大造。陰鴻鈞之家傳，淑麟署之超遷。足躡西崑，引星辰而直上，手摩東壁，覽書漢之低垂。信手壹者之高華，撫吾浮生之飄泊。丹鉛細點，顯篆碩供，蹤增殊觀之儒。終宅切磋之孟宮，文章之寶。久夬遇其情洩，澤諸文淵，遭書之詩，於患苦，儻脩名之末枝，雖博物以異爲瓜牽將水之吭。先頼濟川之楫，蓋某官德符帝賚，運翊天飛，以千載真儒，識文武之大者。繼百世絶學，荳李杜之細耶。肆觀書殿之棣萼多種明堂之杞梓。別書啟穢，對越芳氛。書事熙時，盈書重越國之纂要。自嘉定更化，乃儲紹顯以偎斷，光啓元台。畫成家慶，方鼎盛於變袞，猶矜存於寒荄。肆遭時難之海涌，來共書林之墻仞。某敢下立堅姬行，仰答範圍。險語高詞，忍新韓昌黎之寶許。異而還訴，或達李北海之抃掄。　徐湘舍

謝紹勳啓　涉筆因功。宜表太倉之稍。抗章自詭。切司庾之除。竊為有
鄉之春。盡出無垠之福。望瑜望壽書涯情涯。伏念某幼請父書。長躬吏
治。佩教忠之大訓。先務檢身。惟學道之發工。惟恩及物。無孟歲年之往再。不
堪憂患之熏煎。已今廿載。雀之平飛。平復作蝸偶之決起。遭逢真宰。青沐
徽生。饒六翮於風霜。已入雲於雨露。叠塵清選。雁後光容。德重丘山。報無
毫髮。頂切瀆書之畏。頑循吏進之規。少使其私。庶進此捷。委身鴻逵。踦地
以需。幷節然湘。從天而下。自津照而至寶慶。由著作以得皇華。僅有三
人。瞻多名士。顧如小己。服佔大鈞。真庶越於非常。遂因仍於常關。是謂難
逢之會。可名絕異之恩。程摩頂以知歸。每捫膺而自愧。茲蓋某官熏高不
代。道大無時。從二十載之勤勞。肵書日日。活億萬生之甚重。常曠山河。澤
司四海以無津。心恐一夫之不獲。理令存猶。護與將明。非求多於犛摘之
財。在然撒。夫委逗之意。某敢不虛心財俗。盟手奉公。補助以時。要致遐方
之給足。激揚有道。當先大吏之澄清。期無負於使令。誓不忘於稱薦。　堂
除謝宰啓。　粉省趨陽。拜天官之冢宰。讀圖試邑。視司服之畀郊。長哦
稱筆之品題。優假銓衡之游薦。豈直懷一飯之報。得不述片辭而行。竊謂
有社有民。均為縣君。不鳥不龍。堪笑言疵。贍改先猷。具登仕撲。植花者游

戲於桃李。曾酒者將無其田園。讀書如韓昌黎。惟對吟於松竹。算月如莊
秋浦。頗得趣於梧桐。雖有所偏。各行其志。未如與釣之左計。凜桂鳴絃之
壅聲。羨以珠霞緣書盎錯。誰為城社。有奸狐。本非淵叢。境相漁爲。亦惟
其是而已矣。詎何容心之有焉。儀逮梅尤。廿投閑散。踐車鞍馬。棲谷枕山。
朝綱清明。詔條皷舞。筆援距脫。春合雲蒸。既有此生。懂煙霞而終涸。是為
自棄。於宇宙以冥尤。非天幸之適逢。將塗窮而莫迨。茲蓋恭遇某官。寒漳
祠秋月。蕭斧判春筵。黃旗業蓋。運在東南。振神明而事三輔。赤箭青芝。具
宜左右。種根本以慶六飛。鼞塵全甌。清澈水鏡。謂秦用王視。不以一耆擯
大丈而楚居子文。何誠三仕為令伊。從而使過。或者自新。某敢不懲羹吹
齏。況手柔識。思前車覆後車誡之。拙豈昧惠千慮之愚。念大紘急小紘絕
之難。頗假寬一分之賜。期於茫勉。剗此吟嘯。李洪妄蚕頭叢除左右謝廟
堂啓。　丞櫓綿之掃門。致瑞玉晉。中都官之屯職。茲胥趣除。延埴遐深。鬢
瑜頹厚。竊以為官擇人者。朝廷之治。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英雋無慫於
下僚。騏驥並騁於長路。判聖主纏圍而總揆。宰二循化於寰鈞。九之則萬
國丞浸。心之。豈可京府。其人一瞬於視。就棲活貢之束。護得時能主於
非家。就成司之極治。論材無滯。顧從在銀。若時左結實市之權。實舉有司

出納之吝。法嚴令具。靡資心計之能。為疾用舒。務廣錢流之故。雖曰其負
之冗。實階要路之津。爵瓊林大盈之儲。既畢奉天之橫賦。繼建隆門藏之
積。悍惜無剗之遺民。寧若司存。宜知國體。如某幼嗜學古。壯偶績文成精
討諸之芸。無同屠龍之藝。徑橫入洛。志襲先人之清芬。揚雄草玄。既悔童
子之少作。從勞俗狀。踏瞪窮波。況舟坐閑於千帆。涸轍方須於斗水。而幹
門墻之舊物。備犄蠡豹之故家。攜介推之平章。敢意封於雞上。故取教之
祇事。乃獨屬於王前。清被陳人。職階多士。孤忠未泯。慨禁奧於御公。報德
何時。做老人於輔氏。重揖曲成之遠。悉歸大播之公。某官道運業也。功倖
贊長某大成於宣聖。全浩氣於孟軻。戚一德以事天心。光琳可御之美。豈
三王而拖四書。用彰旦之勤。致此瓚材。亦叨器使。某敢不孟偕家。訓期
攝己知。歸儒雅非俗吏之能。有功利豈小人之事。姑安顏巷。終入倚門。十
年筆底之春。公忻會計書而已。變世持禮之畫習。豈玉帛云乎哉。暨婦至
臻。仰酬大賜。劉行可答漢集皇太后覆壽入十。招長吏致禮加賜手酒果
名謝啓。　潘侯下貴。布宣寬大之書。里巷驚傳。劉見先基之錫。夫何殊夷
逮此龍建。伏念某受十不長。聞遺最晚。壯也之武。而不如人。老矣楚立逆
多忘書。既已身而知止。固絕望於簪裳。耆長樂之禮。式皆高年而澤被至

於越匪頑之章。式使侍從之舊臣。小己自愁。執人得此。茲蓋伏遇某官仁
源濬育。道格通遐。開訟丘之平。塔承稱美。閘伏生之老。姑使受書。主族加
寵於一夫。始欲垂芳於千載。捫心懷感。扶足知歸。吳則禮北湖居士某謝
李拜宣碑置啓。　引領下風。念未聞於謦咳。脫身凋瘵。雷同倚於鳴號攜
心實斯戴德良厚。伏念某器惟樸鄙。拔本單平。考古則者手先王之言。行
已則異乎末俗之好。要知脩性。仕特爲貧。父忘紆朱懷金之榮。趣得曲肱
飲水之樂。獨立不屈。始遺物而離人。逸處無榮。耻以拙而滅命。至討論於
六藝。已侵尋於二毛。素暨緒於煙論蘇翳之中。究微言於散絕殘缺之際
妄意拔行。積所詭辭。道擬寬乎大全。養固狷乎小體。每悲蝶蠓之智。易竭
誠懼天地之蘊難窮。畫志武車。沒齒銜恨。疲精盡慮。反同惠子之擾。稿飽
食全生。頗羨丈雜之敗。英術孟進。而舉孟派年。愈老而形愈孤。愧俯仰以
徇時。耶翔伴以挨意。收功難寡。恒虛抱覽而濯唾。涉世屢奇。頗歡就陰而
休影。節前存於一介。祿奚顧於萬鍾。飄然浮轉之軀。兀若枯橘之木。文編
獨嗟乎芻狗。青黃寧慕乎犧樽。蒼秋錯衰蹤未辟於麋鹿。石田竿屋。夢已
落於江湖。其趣哀隳。祇自憫笑。知猶然頑悔之有義。諧潛升用捨之皆天
里來馬而從徒。廿抱關而擊柝。豈期屯塞。遽辱採收。此蓋伏遇某官。憚行

軼倫樹識超世。達容足以安社稷。高文足以追典謨。給吟妍樸。為入於甄冶。優遊動植。書寄於理術。而以紀律自美。而陋乎博樂之材。而以軒冕自參。而賤乎草茅之跡。此儷行府以律呂之氣。被飾昧陋以虹霓之光。九疏滯頑。亦加策勵。豈以謂能否靡雜。則駑馬或先於騏驥。利鈍靡察。則鉛刀或貴於僕鋤。將剖黑白於混殽。明是非於紛亂。是憑藏器。佇蒞於璽師之門。濯煙曲推。未見熟於匠石之手。每動蛤葉。用答提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王均顧畫集謝文劉啓。　下流自昌。湮疑莫數。其大罪爲光曲照。捐軀難報於異恩。初狀舜藏。致謝致書。伏念某學不逮道。才不適時。徒信直清以涇行。未悟玖前而竟從。出生起文。司電京華。十容失非。坐貽豪邑之起。一言失孝。反羞泯貢之名。遠注詩書。置諸要路。既肆其失真之致。又謂育不育之心。陰中得施。世擊遵至。甚業号落。弱羽書推。使賤子無他。待鉅賢之在上。念某水浮陸走。省萬里塞入。決出省二千。捨狸艱難之備書。峨岐歷落之可哀。偶逢十袟。青選初心。念我國之未歸。黑儒冠之多誤。書之可惜。憧洞難助之微。續之又悲。其如色輕之姿。進退莫決。夙夜抱憂。不苗并并之孤根。復其湮湮之盛府。遽固有自。身豈無知。此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行惟。以至明應物。柔不茹而剛不吐。重仲山甫之遺風。撓不濁而澄不清。真黃叔度之雅量。雅略流俗。追配古人。坐令羸拙之資。寡在封培之數。某謹書永載拜稽之素。旋收安蛤之珮。旭力驅馳。盡意事治。文章小技。何濟於橫流。忠義大閑。尊堅於素守。儀仲一節。仰報二天。歸一寸誠。更繼書品。許昌通判雷行卷謝某守丁大卿職狀破白啓。　某遂廣元庚申。初筮梁州戶曹。趙事郡守趙廷瑞伯瑋。公。恭即俾司機奏。書草代謝罪一表。遂敘發關陞狀。僕未滿考而趙守以秩去。後守丁卿瑞敘達方閫。薦並補發此章。特建雖自丁守。而權輿實趙守之。僕平生受舉始於此。今二十七年矣。初學應用至老不進。宦途留落。有負知己爲之泚汗。併錄三表于左。

職鋒何有。詩書猶考之初。濯治無因。濫被薦賢之寵。聽聞若採。鑒裁益明。惟先達之發光。實晚生之軒輊。品題一定。氣爲僭鳳之輪。人十兼收。究頻某孤之疵。公達既羸。私意支馳。且評黃署於甆末。載貢光輝於破白。自非度越拘攣之見。何以寬羅微濮之才。如某者識類豪昏。用如飄落。長風駕萬里浪。成書蝕壯氣於胸中。明月滿千家壕。開亦政前修於筆下。百戰屢困於鋒子。兩上猶收於末科。一官選部之門。已挾歲華之輪。御敢驅乘下澤。未甘立志之大果。伏庚膺累伏嘆自天。資身之無策。稍怯參除之理。散輿梁耗之患。每從道跡於末書。亦既空饕而濫歲。忝出納有司之職。僅六

書規。校簿書俗吏之書。詎知大體。初無捷蝶。敢意登龍。豈期特達之知。首預推揚之列。慮其卑冗。而驚以終身之目。欲其勉勵。而教之蒞職之方。賜華袞一字之褒。增散吾千金之享。是爲稱奇。但切淺棘。茲蓋伏遇某官先生。權能否於職術。昭賢愚於心鏡。爲變萬里。咨詢尤切於人材。晉列九卿。薦進每先於丞史。誓合符於寶婺。將渾素於甘泉。愈堅吐握之誠。采廣鈞鎔之造。凡在門之桃李。皆欲成蹊。惟近水之樓臺。獨先得月。遂令么麼。亦在提撕。某敢不恪守官箴。光膺士論。居或送懷之習。司思曲學之非。以公滅私。誕保親塵之接。將勤補拙。廷紓戢錢之長。或幸致於要津。冀仰酬於恩地。登公進三館。濫居漢士之左。疎正兵。一被敦勗言人之福。　謝史長孫薦龍頭陽啓。　郎幕瘝言。久坐遺河之域。使華專命。回決扎之鈞。遂據東西漕泊之蹤。獨惜終始生成之造。伏念某某衛甚聲。爲學尤迂。尚論古人。友善士而未足。蓋比射者。從枉道而弗爲。明翻自達於榮途。因循每疑於遠境。暨亦終蓋。頹息杜陵。以舟丘實通於故鄉。而緣水茲客於嚴更。謂可糜太倉於歲月。事知困乎地之風波。只犬肆饑。既乏里婦之束縕。三人傳賈。至苦莊母之下機。遠跡桃李之蹊。遠津松菊之徑。俛仰兩載。依舊一枕。自聆瑞雨之新。妄擬塵埋之潤。公真知我。天果傳人。既皆井而施名獲之功。發沈鈥而達龍泉之氣。詩更題品。遂冒辟除於戎役。以非選書甚承之仍舊。華衮之褒。市朝之辱。幾作伎以乍贊。東隅之桑。桑榆之效。敢目暴而自棄。庶幾晚節。偏懷旦評。茲蓋伏遇某官。度量楚七澤之寬。道德魯泰山之望。故家喬木。蔚中外以文輝。南國甘棠。偉祖孫之相蹈。鑒裁一定。然諾不渝。每懷憫窮悼屈之心。實寓激濁揚清之志。借康瓠以九金之重。回枯荄於萬木之春。某敢不知伯玉之非。誦叔山之足。畢如爰補。才雖惡於優長。愚賴移山。志正存於端介。當厲歲寒之操。以疇國士之知。去家之鶴重來。冥鯫是非之閱。在廐之馬一顧。更喬坐秩之恩。書校初近以心許以文有士實之句。　林希逸竹溪集謝再任武夷啓。　欽承恩命。借漱僊衷。伏念某自云闕廷。久安裏畝。每思時黃。幸逃陋月之危機。敢意衰殘。獲際中天之盛日。瑜令屢叨於筆擢。汗顏一旅之自諧。畫錦頭童。且部進之之恆。晝空未靈。誰憐子美之貧。曲賴陶甄。未忘蕃麗。史離之鍾有象。足可敝門。菜羹之甑塵厦。又壁涸轍。閒鈞借矣。援筆活之。此蓋平章先生。仁不棄於內濟。德尤先於噓枯。謂彼老無能之老。曾備驅馳。使其飯不足於令。有甔覆瓿。肯爲引喙。視爾垂情。某敢不虔祝蟀香。歸依化治。十題漁具。遠師笠澤之散人。九曲棹歌。聊拾慢亭之精舍。雖捐糜之無路。實戴荷以猶天。哥

瑩芝大全稀夫集到任謝秦太師啓。　竊食行都，久塵下執。兮儋州，卽復玷明恩。念罷青以無名，揣中塵而增愧。已俗父老，共慶登平。伏念某少小授書，登華爲吏。逮膺表著，未親州縣之民。亟佩印章，莫任家室之責。用能策於環次，心實惶於周功。唯有聖朝寬大之書，可以稱昔人平易之政。書循三尺，國書欽發以無違。恪守一心，猶恐疵冒而敗事。夫何差擇，偶及奇窮。茲蓋伏遇某官，位極三公，任專一相。印銷六國，遠于房輔漢之功；干舞兩階，陋大舜格苗之義。遂同貴賤，罕爭之俗。悉爲平時無事之民。致茲假手於桑榆，亦使例安於符竹。某敢堅素節，上報殊私。載旦畫損，致自書於下書。士雖寡少，猶敢勤於諸生。尚可對太平珍瑞之華，亦我紛宇更消塵之報。　謝秦觀文啓。　雖上國之光，豪吏先履。竊太舍之慶，遂綰遑章。受某招音，已親郡事。恩照自守，豈得斯竊？撫古今號稱極治，國是既定，人致異心，民風大間，下無殊俗。璽贊而主進，庶庶政以爲休，氣叶於朝。策作太平之象，物和於野，肇爲豐歲之祥。況永興邈在大江之南，於川郡最爲無事之地。山川帶帶，魚稻阜蕃。訟簡民怡，本廟宣調一之勢，才疏政拙，事庶邦蕪息之娛。致是疲癃，坐安歲月。茲蓋伏遇某官，望高巖石，位列台纏，參辰臨朝，會風雲於千載，衮衣淵鼎，知中外之一辭。雖雍容侍讀之間。有密勿造思之助。人情所繫，主意謂何。將理前修，卽膺後拜。某久曠鈞席，濫玷銓衡，持樂不才。託社垣而增重，並預異恩。渠敢豈以非宜，力圖報塞之方。無有慶損之也。　謝敕局政官啓。　入參成書，謹書責格，俯頒明命。例爲官賚，書無刀筆之勞，亦拜經綸之寵。名雖不稱，思實有歸。竊以法雖盡而爲可不陳。令一出而無惟其反。必明損益因革之義，以修律令格式之文。蓋普聖君，皆由是道。周王垂裕，豈無燕翼之詒。謨訓後承，家丕鑒先王之成憲。況茲顧治定之也，直遑述制作之秋。既稽考於舊章，蕭規無於大興。義加參訂，益謹古宜。宜得修飾潤色之士，以著寬大和平之治。遂循凡俗，無取合者。皆層室之憲章，弟態實舉。通漢家之世務，豈若倪寬，何此濫恩。亦云寒士。茲蓋伏遇某官，致君堯舜，躋世成康。兵既偃於修之，治乃期於止辟。謂明主躬九重之化，雖獨運於聖神；而有司遵三尺之文，所宜頒於掐令。修修章之既上，疏責與以維均。固知無實而得名，亦幸因人而成事。叨蒙大挹，猥錄微才。俾精擇於選書，將漸塵於朝列。某敢不刷心自幸，竭力扶衰。本由小枝，既據蒙於斤斧；屈績老馬，尋敢後於駕駘。庶逮晚途，仰酬大造。　謝敕局刪定官啓。　一言從諫，久豈太倉；三尺雖書，漫塵妙選。再賓清閑之地，益對閑治之思。風德雖忘，論報無所。伏念某仕宦

奮跡門地，甚寒，頗焚影以自持。念平生之寡欲，每持操而書吟。雖於功名既淡，注途既澗，寄於髻髮。宜尋故里，歸讀舊書。然而次山猶浸於爲官政，以陶令尚須於乞食。人謂鼠技，無取十長。自料蠅營，僅能一飽。豈意無名之寵，忽加垂盡之年。不俟終更，復叨器使。援此沉淪之迹，成於頃刻之期。明命用章，撫心驚懼。茲蓋伏遇某官，格天道泰，輔世功高。位班朝廷於四塗。既御箸回於萬里，開元之息於邊事。廣平之計爲多。正觀之致太平，封德爲之心，必愧人皆樂成康措刑之治。孰知本朝實下我之兵。方大聖人之有爲，宜君子之畢集。豈容庇賤，尚此樊籠。某敢不上體深仁，力圖報效。知漢高約法之意，止在三章；而蕭承相定律之功，垂於萬世。猶少勤於刀筆，庶永託於鍾鎮。　謝禮兵部架閣官啓。　令書領書，久淮笑庫之誉。位命爲官，僅捷漢書之字。便從已擇，恩豈人爲。竊以書契肇於伏羲之初，字畫變於蒼頡之後。事爲寖廣，文字滋多。吏至疲刀筆之勞，書乃極棫衛之重。文移載路，案牘如山。況六曹分隸於四司，而庶務統臨於諸道。考本朝之故事，並各掌於有司。見今日之官儀，書再建於盛世。下圖除吏，普尋流恩。茲蓋伏遇某官，位極三公，功加百代。屈人以不戰，俾同堯舜之兵；致治於無爲，仍格成康之俗。未書遣戰而定禍亂，曾不旋踵而吉太平。既綏靜於遐方，大妖殄於治具。記無文而不秩，咸神祇祖考之休；官有廢而必修，見典章文物之備。詢海書艾，兒討闕遺。乃足百官之員，以成一代之制。初不與人而求備，至容擇地以圖安。逢遣非才，首承茲乏。某敢不恪守修持，力扶疲軟。飢鷹在臂，猶有待於一呼；老馬識塗，詎可堪於千里。當安媕娿易足之分，少酬造化曲成之私。　謝何秀才惠書啓。　郡驛見臨高文，爲貺寵華，詞於製作。知妙學之淵源，嚴十襲之藏，嘆敕志於雅好。修片言之報，姑自志於中心。　謝生日詩啓。　桑榆就景，已歎流光；鉛嘯飛棧，遠貽盛禮。寸幼等之在念，屬頌祝以祈年。佩德雖隆，攜躬何有。平生樸拙，寺遣非意之嗔。此日先華，敢竊過情之寵。徒增永愧，莫喻感懷。　謝提實錄院檢討官啓。　制命由中，攝官非次。自揣見聞之陋，莫譯克構之勤。雖三篋畫記，探金錦之目；猶張大熙，漫窺汗簡之文。五經律於歲善，而信首於筆府。遠量恭胥，徒切驚危。茲蓋伏遇某官，上爲聖朝，廣開賢路。乃大明於懸法，爰登用於賢能。一德同心，共底嵩廟之治；奇言異行，下逮方技之林。至曰妄庸之人，可以僥倖而德。爲乃憫其窮悴，被以光華。澤居一割之刀，聞難施於游刃；髏藏百年之木，猶不棄於朽株。假以空言，使有資於。況循史館文字之職，爲儒生平會之榮。得經詳書藝四中七略之富，類得住

倩惜史氏三長之稱。謂命為憂，蔑然是懼。業敢不來千載方興之運。嗟乎
生難遇之時。夙夜維勤。死生一致。雖暫承人乏。實有愧於前賢。而內畏師
言。冀少全於晚節。華簪雲漢居士集謝文劉湖南帳句職事啓。 右某啓
竊承論薦。屢竊所知。綸言允俞。遠膺成命。脫徒步於屬郡。書抄選於使臺。
吞越既多。驚榮惟甚。竊以不求其備。雖君子之與人。慎簡乃僚。亦前王之
攸拊。況漕臺之雄府。籍全楚之舊邦。下曁變僑。上資調度。轉輸維富。籍記
宜詳。取自幸人之中。俾關一路之事。箋可期會。恭習經營。宜得琳琅之材。
庶裨金穀之政。如某者術知好古。識愧隨時。第聞詩禮之言。性蹈播紳之
訓。淵明詩言。無壹書詞。元凱守學幾至成癖。甘蜀人之寂寞。耻李子之揣
摩。四學羞弘。守儒嗟固。東山遠引。遂欲安石之風。鑑水浩歌。心醉季真之
味。鄉評副厚。世道循疎。既淡泊而不華。遂寂寥而莫卿。項以偏親及養。三
釜可欣。薦塵秀異之名。獲綴英雄之彀。周旋十載。俯仰萬端。一顧戴逵。三
獻難遇。犬人卷賦。氣徒負於凌雲。尺玄成書。刑未逃於覆瓿。涉洞庭之絕
險。道蒼梧之窮陬。輕捐有限之身。深入無人之境。庇力合舞。薄遊于於越
鶴。隋珠為丸。徒射利於黄雀。吳楚吳抱於斷髮。或池莫享於鷄鶩。涇謂同
清。不見濯纓之客。黃猶共器。會逢逐臭之人。念筋力之坐替。借歲華之徒
費。自顧數奇之蹤。分無濫吹之私。是何多士之名都。獲備一臺之下屬。顧
茲幸會。豈有宿緣。此蓋伏遇運使大卿先生。德宇渾成。道源深遠。識鑒物
表。義薄雲間。脫泥塗之常規。蹈前修之高躅。神澄水鏡。坪觀不遺。用梁權
術。錙銖無異。千里之捲舒在握。一夫之情偽必知。山甫平心。物無吐茹。山
巢有作。志在澄清。見無娘之全人。惡西子之不潔。費厚者於祠費。提圓折
於旋淵。致資漢木之機。竊此山苗之寵。幽幽谷遷。喈喈知向於遷喬。漫漫
夜長。敢容欣逢於將旦。某敢不采驚蹄駿。礪鈍求鋩。守單食之用心。同酌
水之素節。逮東犯敵。期有主於當時。泥水報功。庶無辱於所舉。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代謝河北運使王大夫啓。 右某啓。叨沐退綸。獲忝漕計。收
采淺遷於當物。嗟寔類於知音。佩服居多。踧依第切。運使大夫。懿德致
為通才敏明。用無不宜。至有成績。天府贊治。時高理劇之長。楚服詳刑。下
有不冤之墨。起十年常平之陞。續百春清公。登三路廣運之外。毒時哉
實。行膺丹詔。歸步鑾坡。屬使指以方遠。仰寅闈而未違。 代謝侍其大夫
啓。 右某啓。叨擁使華。進分漕事。攝湘中之陸部。遠江左之名都。扶剡則
遠。何風甚遠。睹馳怡之資始。想頒治以多餘。知郡大夫。懽梯近民。聰明周
物。推擴心而臨下。勤夙夜以在公。條教惟明。由盡未暨之務。奸欺不作。無

循鉤距之機。苑實本威。休聲彌遠。居有依仁之庇。坐屢從事之嘉。載尺書
以未皇。辱朵雲而先貺。永懷謙挹。用既言陳。韓元吉南澗集謝周倉舉陞
改啓。 湖海未以倦遊。狀泛遙言歸。山林未能酒往。而新論薦之公。感
激特異。善傾意氣。伏念某迂疎自信。淺陋難憐。玩章句於頃編。學誰甚拙。
釣聲名於瑤屋。技翰不酬。往實為貧。退書為雅。過事幾同掣肘。平時敢復
動心。方海宦三年之淹。信已歎蹶窮於寸步。雖明公一日之舊。未當吐情
懇於片言。豈意孤蹤。竟蒙品錄。老馬猶知於道路。如以憐斯。斷木或如於
樽罍。誠之斧藻。此蓋伏遇某官。專將使指。竹秉人材。識至嘉於坐中。適後
小異。俟疑於堂下。或自一言。更至道以事君。詒昔賢之箴。三。致無自以
逢不過還。某敢不攄德靡渝。知言須謹。文章追古之作。志實未忘。政事吏
公則將。才猶可進。僅第全於名節。是所報於春存。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人賀七十詩詞啓。 任實為貧。年逢猿於遷祿。學未聞道。老何有於縱
心。詩動妙語之貽。第切壯圖之狀。更書過甚。欲去為榮。未之尚附於賢良。
久忘此志。荒圃浸懷於方果。徒激懦衰。李大隱先生集謝建康張寶文啓。
難雅之際。猶促伯以為藩。瘦悃瘵之餘。資惠愛以綏黎庶。承下車之未
久。聞有政之已孚。某官材應時求。德昭民譽。過盤根錯節而別利器之用。
因震風凌雨而知夏屋之安。遂辰旨勤於王室。受任喜當於要翰。望益建
節。實古多都。方移揮之未遑。乃分符而共理。況父勤志。豈復祖生之著鞭。
秉傳渝民。已聞渤海之賣劍。佇聆天語。歸作崇深。顧之深。敢言焉。完聖
教詩舍人集謝改秩啓。 中秘成書。方歷乙覽。寵頒詔書。提錄微勞。賜狃
步於瑤階。脫曳飛於選調。寵榮逾分。感愧盈懷。伏念某少學素疎。入門俱
右。遭逢可運。參選策方丈之仙。細繹秘文。參贊金匱石室之奧。況無知於奇
字。雪莫致於神書。會九重之適於蓬萊。遣三館述修於大典。提綱振領。上
稟元臣。染翰操觚。專觀衆俊。雖損益可知於百世。然筆削莫措於一辭。桂
名其蠟。知孟傳於周桂。一等以賞。乃例及於無功。惟通籍之華資。實公朝
之遠選。參稽平素。改之為績之餘。同於較功能。遂以歲時之積累。自下至
丰而遠歷。書十有一而僅成。君乃推界異恩。開昔前比。茲以侍四方之表
篤。豈其知一介之安庸。茲蓋伏遇某官。吾道主盟。斯文端表。夙駐騄騶之衢
燮。俾聊致於坦平。傳鴻鵠之羽毛。遂安翔於寥廓。雖一班一秩。而每懷其
自。將三熏三沐而不辱其門。某敢不益廣多聞。益堅素履。修門可入。無須
下坐之詞。盛德難酬。是有感知之意。 貫九華先生集謝秀遷啓。 九庇道
年。仰想編衣之重。舍名異日。浮蒙華袞之褒。猶運斑斑藏疾之瑞。云重枯吹

生之力摘言至止念德在茲如某小智自私大蠹不釋孟富孟堅而富孟
壯惺輕招辱而輕招憂以故屢於拘拘譾譾之間庶或出手優優棣棣之
外竊休塲何護與踐衡治濟尋壙以成全翼爲君子之器繢處鄭璧而亂
稚豈遺天下之材頓渭涘以靦顏視商皓而擊節弗知比上書矣況決稷
下辯手譬吾徒下惟古之謀素谷儒散迺翁之事董十數輩而曷得者抑
千百載而難遇焉實懋淺聞摸玷妙選此蓋伏遇某官性天淳粹量海深
沉拔英俊以强本朝育仁義以利吾國老老而民興孝等差崇辦於人倫
貴貴而上尊賢中飾特嚴於邦典未達吕調之命暫焄卹表之權致令弱
滯濫竊收錄某敢不佩書忍謗食蘖飲冰務洛宁於言感求訓於思造
涂對潤澤潛欽代謝瞻惶熄箋啓　羽請移文于郎儀州而奏食鍋畫傳檄
必從幕府以代庖出於特達之知非以貴緣而得且官事無攝固有常埜
然王事濡勞當從權宜彼其在承平富庶之時每以爲迂迎執要之長或
身香私室而徒切於靖俸或識在他所而遥掛於虛名無非私請而來曾
何公論之有惟茲淵廣之貌饒實要害藏之空虛百年之富積甚豐既發
泄以殆盡六路之漕流所在或壅遏而弗來咎咎待哺以張頤斷斷無策
而束手不得丹青畫風之措畫可主紅綠泛水之熱腐猜惟驚駭曷稱艱
寒伏念某執而泥古譽無知今既無酬酢泛應之才徒有激昂奮厲之志
淮壖畫計違略天聞渭郡芝首近切何有寸念空登之池致爾責學之衣
頓青任以非據遥謫尤之愈重寸深懷懼何敢宰讓茲蓋伏遇某官望實
重時忠誠計國三人字諸侯之二名位既絶於等倫總計今户部之崇職
任無分於内外謂口計煞於獨運而人材貴於廣求大展所蘊既不遺遺
中洩馬渤亦使丞蓄致茲孱瑣獲在選掄某敢不起事赴功興利除害庸
以伸於知己期無負於終身衆酒以酌石洪當有西州之人士行軍而從
裴度誰爲東閣之衣冠　基漾謝念大專啓　虞宦司王爵之相已虧素
望戴庶合六經而講貫佔清流致圖積日之微勞遂耳自天之徙遷循涯
過矣捫己昊然洪惟嘉泰盛世之招延重念元祐故家之喜落散東風於
桃李回疲律於桑榆徒雇八十人尚憶戩魚之同隊蹇暨二十載忱趕化
鶴之重來謝德雖名鶴顏罙極　曾王代但運使到任謝轉運啓　辨
西廣之輸獲私續而有請易東陽之命乘便道而不等雖化鈞甄録之公
亦極栝獎提之賜處之逾分恐吾爲顏伏念某奮跡儒科從石宦牒資格
未離於州縣由緣得緋聰明已耗於簿書恐班成白巘巘方整於臨遣句
詞豈叢於遠途鑒外計之非輕況嶺右之下更責是無請皇拜許論從足

末前復聞故部某爲便順之甚所愧僥踰之多雖降自天寧無爲地伏遇
某官受質已粹加功更深論著六經洗空百氏傳注之學采陳千慮歷倒
三百天人之言文行之高公卿所重兩膺嚴召俱拜偉除持節觀風山岳
動搖而氣懾握蘭奏事星辰昨昜而芒寒貫襄宥密之功假借英才之論
故令遲鈍亦叨光華某敢不疾驅圖稱所執終恐伎能之窮全賴晉疑之
高豈勅在前已幸平反之無失泛義主内仍欣飛躭之有依　蘇光謝移
浙漕與楊郡王啓　捿易漕臺乘使軺而伊始雄開督府望公哀以猶贄
散控郡從莫塞鈞覽伏念某性資甚拙氣穎太拘專城非共理之才司庾
乏精明之效時值興衰而撥亂分當星散而扶顛乃謨畢於十行俾移按
於三輔百司庶府豈惟給吏稍之多萬旅連營況復餅軍需之廣在平時
猶迭於虜敵況多事可容於迂踈雖得曲成恐辜器使此蓋恭遇某官才
長而應博任重而眷隆高蹇元勳冠漢室中興之將汾陽偉業爲唐家異
姓之王鷄谷戒以視師乘江淮而聽命却擐胡虜安靖邊隅四方時靡有
爭既清戎柬三公官不必備行拜師垣深念離奇特垂援北使從遠郡改
即近畿主有功而見知已叨殊獎惟無德而不報尚竭愚衷　偉自得謝
鄉官及士人獻折香律詩啓　鄉杖所臨横山川之美秀貢胡何識借樓
觀以峥嵘漢下誰何公爲偉疏會廣文幸生徒而有請遣使者下訟牒以
如章奉命惟勤何力之有適蒙撝抑特枉爲章袖出珠璣光彩已驚於塵
目榜稱龍虎寵榮即慰於名勝　李泌據濟齋集謝張雅州啓　横經左職
恐招非子坐之譏練日就遷又忝青吾車之意迨以門户之私忝之平升
之謀循衣載馳順風以請伏念某本延于貴從纏其聽謝綠致寒而書下
考丘園湖散四閲流年戒人譏其迂踈識者責其靜退皆無其實敢冒此
名蓋書讀聖賢之書粗能知義命之分惟遣不忍而阸不悯故坎則止而
流則行眷惟蒼山近縱夷落書卷可把豈問荒區吏責不干便名樂土況
爲子小子之地尚存先大夫之祠想見印人嘆綠髮郎君之浸老救期士
子喜絳帳先生之育來静求所安敢忘其自茲蓋伏遇知龍潤達器局清
深某一時之英哲貢望之感咏況經音楚之流光囊括而樊之於陰
畀一塵之宾黄堂坐嘯已歌召伯之棠東閣優賢仍秉風人之旆致茲晚
學苟托下僚某風駕柴車遼瞻華戟秋鳴社燕恐難久於依棲斷木頑金
猶願從於鎔削　誇生平地不知其由明燭中天卒正其罪鵠孤妖之一
掃欣風德之未襄衛佩何言循省盃愧伏念某祖爲儒飾宜寡悔尤緣疾
惡之性本與生俱致狂善之詞豈出意表亡而爲有而實爲三我受之

不辭。是孰不可忘也。繼千吏執。欲究毀來。極企尚明。伏書頒粵南元古朔
之建。其如有容隔視思想之心。不使無訟。此蓋伏遇知人千古。黜聽獄以情。
馮淳熙於太清。洗疵瑕於白璧。取燒而接有北。不亦快哉。代國而聞仁人。
從今晚笑。某敢忘食勤持守。毋忘恩德。從因不靑。欲媿好而遜大樹。此宜
自反。德沸靈而吹冷。饕至東年先生集謝入資啓。　中臺列屬。無善狀以
彌綸。兩拔代言。忽按恩而超躐。復攝玉堂之直。遂通符璽之班。感德知歸。
揣躬甚愧。伏念某器資淺窳。術業空疎。志雖勇於有爲。文實昧於知體。始
君冥行素塗。而未睹趨嚮。中流泛梗。而莫見津涯。頃遇眞儒。時爲宗伯。獲
執摳衣之禮。以希無學之愚。雖不足於三隅。庶服膺於一善。每嘆孟軻之
道。疑君登天。深味孔子之言。進雖覆簣。寸累尺功。求識指歸。忽冒寵除。特
漸畫畫。由左右司而進用。固感異恩。兼內外制以並行。詔書重責。愛深貢
來。遂冥循牆。此蓋伏遇侍讀大資。德立中庸。道懷先覺。大鈞品量。皆順習
量以脂澤。登崇刀圭。可脫塵凡而羽化。致欲膚隔。茂預甄陶。某敢不滌慮
洗心。恭俟兩端之叩。碎身粉骨。豈圖一死之酬。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梅亭
四方標準。謝永州鄭學諭啓。　一聽雁聲。已喜似人之見。載披手畢。更欣
博我之文。得非所聞。頓覺有得。恭惟某官學探聖涯。秀出愚溪。窮司農之
繹接當揮洽。篆廣文之舍。大似滄洲。佇即摘髭。丞其喬羨。某不能教胄。有
貴轉丞。傳薄書獄訟之餘。其文交集。以道德性命之理。書摘所聞。　謝張學諭
元之啓。　吟牆竹之公事。自分盤丞。聞泮林之好音。還成伎癢。亞幾四六。
就謝萬分。恭惟某人氣韻淑均。風猷膚敏。吞西塞桃花之派。並某河鯉之
遠。思東吳草萊之縱。行矣溪鯤之化。無厭俗情之傲。贄即覩鄉賦之拔。尤
某聊爾治屯。姦等贊上。顧何如舊。已無可取之檟檟。藉乞抱能而可相從
於閭里。彰止壹集。謝張書啓。　微官脫選。今以爲難。小已逢公。人知獨異。
託厚者未易語報。感深者不容以言。拭其陳之則可睹已。伏念某身歷而
事左。意廣而才疎。每請書必欲求志士仁人之心。自爲士已不屈王公大
人之下。獨如愚戇禍患之是。在情質可指之偏。而其琢磨澄治之功。於師
友未有所得。出而接物。動輒忤人。終難塞其無他。始未免於不幾乎。生知
已而得如公。四海間人。柳安取此。才非敵健而以爲可傳。智多所害而引
之與謀。言雖妄而亦容。事可行則立決。在它人一諾之不偶。故官遊半世
而無聞。忽遭清明。知脫羈束。凡胷中之所欲。可急達矣。雖天下之遠言。殆
不過之。況復棠陰孔之公。無不盡推挽之力。必欲立後於塵土。亡知雖近
於重責。已獨任於揄揚。人備聞其委曲。專於拔士。誰復如今。恭惟某官。以

魏國忠孝之傳。負本朝公輔之望。每聞於郡國之小。未究素懷。所至以人
物爲先。此亦大略。有如猥賤。尤貴生成。竟出選書。豈非澆倖。某敢不益懋
舊學。以酬所知。乘者未嘗進謝。子門情雖不稱。大夫真能取人。以忘報。豈
文私。強爲尺只之書。莫彈萬一之意。　指守大全集陳率卿謝張於湖墓銘
啓。　俯過古人。雖登操作之故。信傳來裔。必資論撰之功。獲託斯文。有光
前史。感容交集。湧決橫流。伏念某塞襲箕裘。粗聞詩禮。嘗大門之高選。慕
昔人之高風。栖遲一畝之宮。睥睨萬物之表。同席而坐。率多名世之賢。曳
履而歌。但樂無衣之治。有神考之晶運。遇熙寧之丕圖。士無懷寶之羞。人
有拔茅之望。東湖水闊。方欣蛙吹之喧。北闕雲開。遂被鶴書之寵。屬有新
之引疾。非俟駕以登行。輒拔帥聘之識。遂獲蒿萊之請。名綴熙朝之士版。
身爲清世之逸民。堯帝乃知許由之洗耳。漢皇大度。亡留黃綺之居
商。人即後夜之歸。但切逝川之痛。家木已拱。幽碣未刊。望託知音。發揮遺
死。謀求師友。考論淵源。叔向深仁。次齊有托。山公南在。嵇紹不孤。猥沐於
容。爰晞鴻筆。張述盧冢。崔浸推二吳之稱。顔書李大。魯山兼四絶之號。豈
堅盛事。迺集私門。此蓋伏遇某官。厚德鎮浮。清名激濁。制作侔於造化。論
議通乎古今。言無愧辭。功必及物。才釋黃閣之柄。遂慕赤松之遊。把袖拍
袞。書荷祥頭之紛。伸紙行墨。持叉姜袞之寢。古湯潜德之光。茂著久幽之
樞。山林之士相慶。里巷之老驚傳。義冠幽明。恩浹存歿。某謹當勅諸琬琰。
傳示子孫。光昭祖風。期不忘於家學。俾家世美。誓必報於恩門。元年嗽陵
瑪集代謝得嗣啓。　妾身化冶。借春個私。列屬計書。獲叨鈞播。允矣寒微
之幸。異哉特達之恩。晉謝階符。恭修千牘。某資良苦窳。命復奇窮。斷雁孤
鴻。冒驚飛於青漢。雷鱗凡介。甘濡泊於泥沙。棲棲州縣之間。浸浸歲年之
晚。遂行湘水。胃領剡巖。民椽其十。每易烹鮮之擾。纏環千外。尤難想致之
馴。爰自艾於鉛刀。惟恐傷於錦製。顧兹踈拙。幸免擴癈。視豈是篤于之歌。
何能無從。舁立鄉語之誠。寸逞比心。雖竊善於望合。至皇乍退於蹈仍。鶴
臺戒野蟻塵仍逆。欲成九仞之山。羞對一簣。非得千丈之綆。孰拔重淵。茲
食言焉。上書先乾。妄擬園於嗜食。庶幾達於合天。果得甄陶。澤遷漢府。適
欣依瑜。固已甚榮。爪羅待齋。是爲過望。載惟冰瀆。迯在淮壖。中興賦入之
淵。昔聞此語。東圃登覽之勝。今匪當時。然必疏通之智。而後可以佐方輸。
明敏之姿。而後可以課玩畫。自量甚審。皆稗所家。某言功枝主。忍心存三
至。斷舊立趣。子成再造之大功。亦龍知天。身受兩朝之顧命。當重任而
尹。姑小物如渠公。遂使安廉。亦叨器使。某敢不張勤職守。期擇是知。塞下

銑鑠無乏達蓍之鈍。淮南雖大，尚存致鼎之仙。　謝福王啓　明德式親

風仰宗藩之重。皇華富雅，謀將便指之隆。循墻莫控於怵惕，前猗用仲於

謹發函以鼓擂而過江左。昔謂至難，露恩而行南陽。世稱殊寵，洪恩今日

尤重於帝鄉。三輔黃圖，俱號扶馮之近；兩朝赤子，深沾豐沛之恩。不將坐

致於無刑，斯可延洪於有慶。匪時宿望，焉受嘉師。某本以妄庸，游叨任使，

出司民社，曾微甄豈之稱；入忝銓曹，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拙，數每深

愧於食浮。方請試祠，惟期從欲。不能者止，亦合量之所安。愛固淳泳，敢馳

驅而自挽。況慧愚惟知逆一致之性，而聞者未易析而觀之。[illegible]循視明然

寵靈厚矣。某官德盛而仁熟，行高而屬尊。賜暇稽於第[illegible]，[illegible]元朝之愛。

合賀玉於伯叔。益陰聖主之恩。大路綏重之備，味徵黃髮台臣之介多祉。

肆芳擁而下士，益推廣於好生。某敢不明清益靜，聆乎[illegible]，盡衣冠而治。

將義誦於成時。嘗答蓍以遊，術姿諳於初志。惟祈玉護，兩切瞻依。元陸子

方集　謝徐教授　徐漢書。入學招諸生。幸遇昌黎之仙伯，請書吹萬泰。匙非

老社之奇才。拜命雖榮，撫心自愧。切惟講書之選，以待修學之人。論史不

及子長、陸玉堅，釋經不如康成、孔安國。無抱負者，素褫聽。何必來拘曲之

樊，適重禮重之辱。如某者性天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浼試士

今之得失。每自易於詠詠。寄今何為，是梧楼與[illegible]謂功名三年之學不至

於穀。某經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設聽箭指之鈴，素乏齒牙官之薦。嗟

小子狂簡成章，不知所裁。幸有司公明，與善者幸以錄。蓋伏遇教授雙鳥

春浪一龍，身列梅閣之仙游，手蓋吉運之生意。固沉無穢，昔容慎收之章。

永凝精神，令使英髮之士，致令躋治，猶在鑄金。某敢不更參諸老之門，盡

足三冬之學。從生踐等，莫進鳴鼓之衆次。異日說書，下滿斷輪之一笑。

立方請王麟振并謝保舉啓。　某年逾七三，天堂之嗟。時無八十，吾珍之

表。甚吾衰矣，莫我知夫。每追思孔文舉其人，恨不生漢建安之末。樂贊萬

稱衛之表，猶德主鄭公之鄉。起當代之文風，傳他年之佳話。猶推先輩，董

號名流。前吾無實，吾虛美不如刪。不吐，彰善而癉其惡。當仁以讓於師。一

如筆衣之褒，寄告青簾之賞。明劉之已多書，意亦頓濃。主名所文皆餘。我

何以報。有一尊酒，與來欲盡於君懽。無百年今舍後來，知其誰建。尚不逃

棄，幸賜早臨。　又謝夏書苑惠糯酒趕啓。　君子觀止，適我願兮。尊者賜

之，維其嘉矣。幸不拒以施施之色，又安用是覩覩者爲。猶猶晉表，無折

詩之於微，從渠種作，下浮涯千之語，陰斐為者三，忽逢在一。蓋舍無韵想

渠渠客是堂之中，焉知可書。敢賞嘆許大川之外。　謝人惠維酒書送一

物不至啓。　伏承高明，遥念孤寂。賜之雙橘，先以來書。倘被饕人之切，更

併與從事而烏有。不成事也。可復許乎。嘽嘽屬達使之來，咄咄答空函而

去。聊資捧腹，更約擒心。　謝友人惠詩墨啓。　老子作戲，未免達湯羹兒

不量。居幾滋樹，怒水聲而不釋。傳布虎以皆驚，泣生忘工式之來。黃固爲

公孫所目。新頒從教萬段，責欲不值分文。武挾翎以生發，或彎弓而反枯。

始能自古。好善何人。伏惟某人阿閣翔鸞，渥洼神駿，馭翔睨倦飛之羽。神

手親汗顏之工。方且驅筵浮圖爲師，對飄遺士難司。手加揚或，方借吹嘘。

色經幼婦之詞，過於褒寵。二墨客鄉之賀，兹以琢磨。矣好之恐而不能豪

馬。猶從捏墨而有所拭矣，動而得持，況無難愈之虛名。意備語才，有感桂

陵之高誼。斐然與謝，聊以於儀。國朝宣伯賢四書並以，洪玄敘真人啓。

大德曰生，理玄樞而同運。功不載，善品隶以均霑。施惠自天，感恩無地。

共惟某人，宗刊元老，京圃進真。道德五千言，青篇琅函歸一本。逍流三島

家。樓八極而臨九州，春滿金陵。紅杏霜上林之樹，風生瑤圃碧桃閬閣苑

之花。欣際會於風雲，共瞻依於日月。再表通鶴馭，青千仗而擁玉階。咫尺

覲龍顏，贊仙而司下土。寔玄教之柱石，植宗社之棟梁。理武前修，綱紀

斯道。蔭念草茅賤士，樗櫟散材。書叨侍於玄士上卿，復不棄於大人君

子。三生有幸，百拙無能。專達寸積之功，職忝人階而進。治城趙牀下之拜。

已逢風雲，把橋從衰中之編。每愧知己，世塗久昧。撫尊自致於青黃，與論

多辭基局，孰覩其黑白。是由進悔遂稽謝忱。知我春秋，罪我春秋。幸無盤

德於左右。倘以國士報以國士，尚期驅策於後先。謹憑汗青，少伸悃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三十九

功。惟說深足以成務。訂疑慎簡。且曰才難。恭以某官德爲儒宗。學臻聖奧。
則學博義以述志。非辟入神而下。所謂元精之主。王者之佐。而自雍容
表則。學術風紀。固以道化。作治於學。道通其規。叢。故通
道可以與權。固任所以共治。復正大廈之柄。一身可當之撐。抑吾蹶之爲
巨之才。始曾。又不如賊。危手之畫。宋高既成阜俗之勳。不繼富氏之恩。某
辱知最早。受賜亦深。聆沐命之行。愈積由衷之忱。 賀江寧相公啓。
近審寵分瑞節。出鎮南邦。當曉憂賢揭擢。所以均逸海隅。俾志于蕃維之
具瞻。理消日而而知。固缺邦而多福。吉祥上止。啓慶休休。恭以某官某茂
勳天造。塗循古。民懷師保之德。朝倚股肱之良。惟九功之可歌。定萬世之
永賴。由伯于衡。喜從周公。班公在東。歲興信處。行復袞衣之賜。用正泰階
之符。乾祈節宣。下副言頌。 賀宋相公啓。 伏審寵陞右戶。改鎮望國。雖
霖雨之期。尚缺時望。在股肱之寄。誠出上心。凡被頒傳。尤深慶忭。恭以某
官。弼諧帝業。寅亮天工。盛德著乎九歌。仁澤孚于四海。下興濟濟之謠。上
有巍巍之名。聞者刮麟玉而保鳳。資袞衣而信處。四方維則。寔觀商色之
老。三后謂心。乞繼姬文之治。惟昆吾之舊宅。有大魏之遺風。復領穀邦。以
資宣化。佇下玉堂之冊。還司金鉉之和。某云云 賀呂開封啓。 伏審光
膺命書。尹正天府。恭惟慶懿。藹以某官清微。甫物高論。爍朝。載經術以自
將。蘊德華而絕出。雍容道列。表苑士林。經外計之繁。兩賦與充入。任中樞
之寄。而我定夜乎。方聯歷於鈞衡。獲詳試於畿甸。緇衣派詠。孟闕鄭伯之
功。扶陽啓封。將繼書成之拜。 賀吳相公啓。 一違恩關。屢更歲律。慨焉
望拜之賀。寵若瞽絶之姿。進仰階符。祇捏心禱。茲者伏審光膺帝制。居守
別都。成周三后之功。京邑四方之則。允屬元老。用熙兆民。恭惟消遥叔辰
和布美化。神明收勞。第祿用康。伏以某官。天壽高嚴。人文明煥。務致君於
道。以康世爲懷。詩護廟書。章化區宇。孰不被運鈞之賜。有以致勳天之惠
及乎權中軍之嚴。分閫外之寄。我靈偹治。遂爰服從。方將還熙載於本朝。
故復資保釐於留鑰。佇頒優冊。以快具瞻。 賀劉相公啓。 伏審光被制
書。寵正鈞席。伏惟慶懿。恭以某官。嫡畫山岳。叶德股肱。敦正始之遠猷。倚
大中之宏度。逝在和哉。靡求近功。盖自許以伊皋。期必治君於堯舜。風之
所偃。澤之所沾。上有巍巍之名。下臻濟濟之誦。暑實鉄於鄉聽。規畫壯於
藩書。聽之僉。俞陽是良。弼置重熙之會。禮樂盛興。欲治之符。聖賢景遇。庶
乎包六經而遠頌。兩三代而同風。凡在具瞻。可九祖慶。某早登鈞造。親覩
曷逵。莫逞班賀之儀。是積由衷之書。瞻望行縣。去任踊躍之嫣。責奠代禮

集賀文相公啓。 某昨得邸吏報。伏承相公奉八月十三日制書。建祚
邑節。移鎮長安者。竊以入擁鈞衡。出專節鉞。注意內外。莫踰於茲。衆勳經
重韻廷所繫。恭惟太尉相公。柱石之姿。遭辰得君。文武兼資。就相白。興
遺補缺。散後來。留意清息。進却陰寵。一應僵仰股肱之邦。國有大疑。朝
野倚重。四方嚴憚。側席起坐。得公之書。天下洗然。今繳霖雨以思秦人之
衣其錦。旦夕所歌。再完魁極。日月以冀。某猶隨無似。早玷宇下。駐建梅約
飢渴下風。大節西指。霜露所勤。以國自護。傳總之切。謹奉啓事陳賀。伏惟
鈞護。賜鑒念不宣。謹啓。夏文莊公集 賀許州李相公啓。 右某伏審甫
膺鴻渥。起殿大藩。伏惟慶懿。恭以某官。沈正更宏。清和鉛德。經三聖之眷。
細繹惟深。實萬物之儀。臣僚有冀。業屬元朝。遠辭臣禀。與無容嘯歌。犯陰
寵持柄。允叶哲輔。光珍山謀。勝捨未萌。澄綜多端。虹氣由是森止。貴塗爲
之客濟。積貫三辰。頻深百辟。終以洽聞非語。引去上司。傳致深文越。屢者
齋。詠節彌敦。高揖自沖。抵榮悴之交。人言無閒。史左右之手。國猶幾辭。大
號継明。臣愿成霧。鵬風失其深穴。餒虎食於猎人。瑞氣雲翔。皇明電照。澄
流司制。延即舊臣。眷惟襄替之賢。首被優深之渥。懸宿見。厚此倚增隆。亥
安沛湊。急深於王室。輔傳憂嶲。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
勿。至公來復。首識相數。屬紳簪耳於聆風。聽文戰冊而刊義。洪惟高懿。絶
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屏走道周。旦私慶於巫危
將永歸於延緒。 清江三孔集 賀李資深啓。 伏審拜寵關庭。正名禁掖。搢
紳欽歎。朝野忻愉。恭惟某官。體仁爲文。秉義立本。彌綸天下之事。包括古
人之長。固結主知。度越時俊。雠書玉府。衣冠冀望於清塵。倡道辟雍。士子
皆承於新學。乃升法從。遂長憲臺。擧排不避乎貴豪。感激但存於忠義。某
由蘭寺。東主全城。以言觀忝。削昔貮私人。以言貴臺。則權爲內相。況如冩
業之茂。害庭埔拂之隆。想在雁朝。刊繹大用。某叨官江府。係志門闌。闌成
命之已行。擷儒表而爲忭。 賀王和甫啓。 伏審拜命內廷。即真西掖。儒
林相慶。搢論均權。某官學造精微。文足經緯。籍甚天下之望。蔚然王佐之
材。出臨方州。政事著於雅俗。入居省計。議論動乎簡掇。遂參事於詔黼。會
未踰於歲月。發明上指。憪兮雲漢之章。布閣方來。沛乎雲雨之制。號乎稱
職。旋已正名。自古相門。必生輔弼。況今從橐。多秉鈞衡。佇雖此塗。即預大
柄。某驅馳江國。瞻望台躔。懸忭之私。倍萬常等。 賀章子厚啓。 伏審光
膺詔綍。榮進攻機。凡在陶鎔。率深慶忭。恭惟某官。氣鍾川嶽。學際天人。冠
乎海内之英。蔚爲王者之佐。嗣福上宰。威名動乎四夷。阜通貨財。遠浮拖

手一世。未離鄉邑。已陟禁塗。既至闕廷。益隆膚奏。文章足以追復古始。論議足以折衷臣子。器無不宜。道素相合。果進陪於大柄。尚未究於遠猷。赫赫邦符當承世業。煌煌周家。即正台階。某抗遠歷冥。把身鈞播。側聆成命。倍切懽心。

賀舒侍道啓。

伏審拜寵內廷。升華左史。英才進用。輿議協同。恭惟某官。羽儀天朝。冠冕士類。體仁而裕。從容於美氣和風。秉氣以剛。慷慨於危言讜論。踐英臺之雄職。紬金匱之秘書。地嚴清切。忠貫白日。人皆服其有器識。上方倚以爲公卿。果由司憲之尊。進陟記言之重。持橐簪筆。彌近清光。論道經邦。邦尚多盡。瞻想在旦夕。即居淵指。某祇屆東南。寸心左右。側聆成命。倍切懽悰。

賀曾孝序啓。

竊審拜嘉十行。持憲一道。棟時之奇。視事有初。吳惟歡慶。伏以某官。天資高明。朝望垣赫。眷欽哉之美意。擢便者之重權。先生所馳。衆望咸聳。諒即趣於召節。並久駕於輶車。某罪戾之餘。依仰爲幸。

賀王正仲啓。

伏審顯膺寵數。進拿命書。儒林光輝。物論慶快。恭惟某官。海宇偉望。朝廷正人。特操主手天地之間。高擅出乎世俗之表。言與行應。初無久渝。淵衷自智。清節彌峻。校讎天祿之閣。紬繹太史之編。方明經詞。董狐直筆。自嬀汭之近密。升鳳閣之高華。議論足以增重本朝。文章足以宣明上德。從號出令。由此追三代之風。顧問論思。不日參四隣之列。某恪居官次。阻望台光。聞成命之已行。無諠衷而增抃。

賀李邦直啓。

伏審拜嘉言綍。進職楚林。凡在傳聞。莫不欣喜。恭惟某官。天資聰敏。物望清明。篤實發乎輝光。精微先乎廣大。承仙李之華冑。子甫義之盛辰。養成羽儀。自致青漢。賢科決策。有公孫晁董之文章。信史屬辭。繼左氏遷固之筆削。遂升法從。以掌命書。鳳閣掄華。始更歲籥。金坡入直。益峻官聯。極儒者之榮名。厭天下之公論。佇由內相。即踐近司。某身參江湖。遠違屏著。側聆成命。倍切懽悰。

代賀李南公啓。

光奉茂恩。榮參外計。恭惟歡慶。伏以某官。天儲秀氣。時企絕游。所臨皆宜。自任以重。太上講裕民之政。明公宣出使之華。從容方蒞於事功。赫奕就衷於漕輓。驥騄千里。式當遠路之初。鴻鵠高飛。佇展摩青之勢。顧惟疲拙。方託部麻。更冀保調。引近龍光。

賀青侍監丞啓。

伏審就頒命書。出登東部。共惟夔慰。伏以某官。靜而鎮俗。端以儀朝。貴重金閨之英。平直玉律之議。暫行補外。當已戒塗。某備員庠中。託迹府下。即依盛德之庇。頓極私心之懽。李昭玘樂靜集賀門下馬司相公啓。

寵膺除詔。進貳納言。多士彈冠。欣見雲龍之會。都人交道。競觀袞繡之歸。惟闡王勤欽止之思。爲賢者勸蘇然之意。天意有適。時丁太平。明良相懽。上下蒙福。共惟某官。生天先覺。當世宗工。

富貴死生。不動心如至于。行止久速。必治已似仲尼。然後主於議論之間。不惑於是非之際。肆當言責。益勵風猷。於義也剛。莫枉衆人之怨。吾可則止。匪遑好爵之縻。養疾家園。進心聖國。孤忠捧竹。自以爲達。遠乞請嵩洛。知其老。望乎自寄。與世也殊。擲洗俗之雅好。迨古人而嗜欲。德無異眺。黃洛水以主清望。不可舉。壓嵩高而獨峻。理雅從於燕暇。終未壯於岩廊。當膚智之紹休。念艱難而在御。允升故老。式壯猷。暫弘治於東臺。將燮調於大化。咸有進思之志。今爲行可之時。不負蒼生。安服東山之高卧。方思哀雨。果符傳野之旁求。人心同譽於春臺。國體大安於磐石。四方無耦。萬世有辭。某猥以微蹤。獲蒙優眷。陪祠行在。阻造鈞庭。

賀文公次言啓。

對敭交命。進陟新階。名德所推。縉紳相慶。恭惟某官。修才深敏。懷道靜深。議論見聖人之心。行義爲天下之則。橫經洋水之館。士有成材。賜見雲龍之庭。上嘉此遇。遂遷美秩。宜慰公評。佇聞天語之咨。庸得踐禁垣之清近。

蘇東坡大全集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亦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庥。暴增抃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辛深厚爾雅。偉矣東京之吏個儻無華。雖已得王法張嚴於大祖。猶有一大事因緣於書末世。固將入踐卿相。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主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夙投己久。老病相仍。方稱慶之未遑。忽移書之見及。欣感之至。筆舌難宣。

賀高陽王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神闕。鎮武垣之衛。嬰聯內閣之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有爲。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不辭。肩在聖心。遂孟炳倚。峻登秘近之直。重易聞方之雅。有思有感。方結來人之譽。允文允武。更紓北顧之憂。即觀成功。遂陟近輔。某使西塘集代錢文賀劉元忠自福移基啓。

伏審解印頤閩。東抗奉職。星移石錢。重就氏義。文翰有慶。與情文作。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羽儀人望。柱石帝室。中外游更。聲華具在。禁御要覯。播植良善。德愛刑威。春和秋凜。凡寄近侍。必自重藩。天水名都。國朝右屏。方扳遠略。是借名臣。當樽俎笑談。退衝自折。則氛妖沉伏。西顧無憂。公於新除。人懷是望。退惟親賢。不日報成。宰侯庠溫。佇膺入拜。某從知有素。屬望尤深。聞命歡欣。蓮育不寐。衞風馳慕。萬里搖心。政命惟新。篤無共殞。更期精調台重。貴對寵光。王安石臨川集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恭以禁庭沉遠。致重遠猷。寵惠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業茂遠。學術淵深。嘉惠東南之寄。天錫純嘏。溫如西北之禮。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眼

昧作相素同國體之安。恢古命官遵致文明之路。茲乃異數。允屬具瞻。某
屯位外藩。布風上國。觀文掛釵。彌高天老之台。通誥典儀。受達豆吳之日。
惟愉無狀。叢懷惠書。　賀昭文相公啓。以下王欣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恭
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
禮。至若萬務通于四海。二柄統于一門。顧在休辰。職錄全德。恭以某官。風
姿特照。天賦雄成。扶旦夷之謀謨。贊聿平之事業。達辰冕盛序。前須高。清
議被爲主。望一時之傑。豈但混俗遠踰三代之隆。嗟彼甚賢。吾甚遠矣。首
嚴天計。受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成。使趕而致重。兼以全責。歎若杜歎。與
捐行司。嚴譚惟允。着總通幽谷。聚清之宗匠。咸被同伏。賣漢家之真宰。
宜今且美。與古無徵。某風附末光。雅頒善詠。任藩城而侍罷。僅若自之。活
宿邸之移文。楚然滋喜。依歸之書。有過等夷。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此者叨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避避弗容。首循
知是。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愛。志務二同。肩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
固今孤拙。得冒寵靈。光蒙慶門之勤。尤積愧顏之厚。　賀肆文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愈興。衆工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
載賢業。行合時望。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道專國柄。貫

佑命寔食夫以處惟伯夷之行是效。往言衷直。則成湯之業可知。某久擁
舊學。尚竊榮祿。以承流而自勖。知恥義之所歸。劉龍雲先生集代劉潛賀
文潞公啓。更入右輩。伏審祗膺制命。就起師臣。是賛於君大有爲之時。而國
任於宮不必備之始。遐邇均快。宗社增安。伏惟慶慰。竊以關理亂者莫惟
軍。未休戚者莫如國。平則和之使協。章乃明而欽宣。厥有重權。莫易元老。
恭惟某官。昂精播粹。嶽鎮儲休。公忠一身。光後四世。大成有二。而命義何
渾。達尊惟三。而齒德居多。日者辟啓春秋。經起南林。泉齋佛誓。觀赤松
之遊。纘續細緩。再撫渭川之駕。風雲感召。顧弁前儔。瞽庋整書古之云。
較乎秋則甚遠。孔子稱本朝之便人。方昔貴則猶如。會見吾擁日東美。拱
星北極。絕百僚而從禮。便五日而連朝。方開經國之壯猷。除下蘇民之責
澤。有欲爲王留者。認徹出晝之行。無以我公歸乎。從切爲東之望。某頃操
嚴節。出有寵恩。職關典之哉難。欣徽生之濃濃。承陰賈慶。豈勝粗羽之祇
謝。從筆播材。獲附洪均之波非。　賀折提點顏殿撰啓。伏審光奉命恩。就
更使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淹通翰奇。器茂聲猷。平生以忠義自持。所至
而民物受賜。果從郡寄。更晉岩司。數路無封疆移人之福未完。一朝聯書
而出者之幸固多。行德樓觀。制深栖每。對峯高生。生其賀文路公啓。　伏

審疏榮兩鎮。進位上公。冢府載熙。安車歸第。伏以某官。遺隆德暖。功盛位
崇。忠烈著於廟朝。勳勞格于天地。平章百姓。倚戴股肱之良。鎮撫四夷。旌
于山嶽之重。雖保釐於洛邑。實師長於官僚。方聖上篤耆老之心。而大賢
稽知止之義。章封屢上。精懇弗渝。進極帝師之尊。兼理國老之重。世無此
比。寵絕前聞。社稷永安。光盡大臣之忱。出處俱善。高視聖人之清。福祿是
宜。興刑攸在。某翔微小已。陶泳大鈞。欽盛隆之難遭。仰餘風而增抃。坐塵
俗狀。阻進台閣。文同丹淵集賀昭文文相公啓。　某此者伏審昭文相公
寵被明詔。召還宰席。朝野之士。擁拜相賀。誠以相公器度識略。可百千冠
派。品洞明。前世經權之會。孜究古今治亂之體。用之於斉。則將舊起廢而
倫理備。施之於武。則翦暴除亂而姦宄息。有惠利以決民之背䝉。有熙烈
以載國之矜章。窮匿缺陋。執不睹矣。而一旦在外。頻年不歸。雖有美化。止
及乎一方。青使重望。久虛於四海。皇上懷眷舊德。企渴嘉謀。至下寵言。以
促其入。進復正治易如指顧。方今四夷未甚率服。百姓未甚富庶。陰陽未
甚調暴。稼穡未甚蕃衍。相公登庸。群議欣洽。感動和氣。煙霏雲浮。系悠
聽。亦應當會。太平之遇。期在旦夕。天下幸甚。某早荷存顧。無所報效。側聞
休命。甝地而舞。伏限官守所拘。不獲奔詣左右。某無任喜躍之至。謹奉啓

賀。不宣。謹啓。曾鞏元豐類藁賀蔡內翰授館職啓。　右鞏啓。竊審奉被詔
爭。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沖。富華國
之懿文。抱濟經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尊。服柏榮之稽
古。果縣時望。特被朝恩。派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窺廣內之
書。兩惟寵數之行。茲實安全之漸。佇膺法從。用倫絲言。輦披在下。封侵閱
成命。合所海徵。幸依德庇之餘。竊直書林。更託其遊之末。其爲欣慶。曷可
縷陳。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鞏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閒。假恭笙
以敵辰。命言人而錫駕。百畫令衛。宜無陟降之等。六氣節宣。當遠神明之
適。伏以判府相公。才爲人傑。用備天常。出先舜之武功。紹重平之運時。忠
統之操。蒲注於三朝。僅悌之風。儀刑于四海。比叛顏畫之任。少留藩輔之
維。方抗至言。兼辭於榮祿。眷求舊德。寄膺於上心。用均逢闕之勤。就易卿
紀之便。僅華金尾。已嚴入覲之裝。衮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百
東鈞衡。鞏旅世多奇。獲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履之微。引脰永懷。已動
掃門之喜。更翼上爲宗社。善保寢興。　賀東府啓。　右鞏啓。伏覩十月二
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爲書簽。行
應主綱。兼文武之材。村當天人之奧。崇論綏幽。替達聖世。相佐之時。更美

藩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錄樞轄晉秉鈞衡。竊惟下世之姿。深達當今之
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群能。銷理紛之指。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爲拯
救瘡痍之要。以安靜爲休息疲瘵之端。然聚斂之無名。雖甲兵而不用。果
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衆皆受賜。殊隣絶域之俗。孰不嚮風。福
祿可等於丘山。功名必永於金石。輩登游墻屛。昔過陶鑄。粗諳餘生。始克
摘排之患。零丁滯迹。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闌。以欣以躍。　賀趙大資致
仕啓。　進秩言朝。歸榮里閈。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言爲著龜。行爲準繩。肩
一德以在躬。歷三朝而遇主。謹言大論。著在廟堂。善政流風。被于藩服。引
年求謝。抗疏屢擊。優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聊有官職之營識。
陞備宋之華。退遂居家之樂。門闌祖帳。衆羨大夫之賢。庭列驕車。自知稽
古之力。惟能踏於素志。實何愧於昔人。某早得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
處之跡。足勸大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爲欣躍。倍萬等儕。胡文
恭公集賀朱祠部啓。　伏審再迂使節。出按祥刑。本瀕南之帝畫。到恤哉
之天意。斷獄四百。適遭於治平。奏書三千。別隆於睦遲。行膺之賈。入典言
臺。並揖光儀。謹貽箋剌。仰惡勤之效意。但銘悚之襄懷。　賀和州宋給事
啓。　王寸伏審方底璵恩。象河進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懷優裕。識慮精
明。晉陟隆以法官。特使藩於寅春。久從郡寄。實典朝綸。天縱成章。式頌於
雅詩。月書取貴。寔正於名卿。方圖特秩之才。佇殄良弼之任。頃膺籌策。切抽
剌匪匡。　伏審誕奬奇綸。陞華卿寺。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拜典頒。道貴
中庸。秉安節以推書。蓄經文而載能。切朝獻職。參居奇瑞之望。匡屛宣風。
慶建未油之戟。休令之譽藹布。惠和之化在民。屬歸檢之考。膺由月書而
正秩。九卿之下。揔河海。式峻崇階。三公之坐。攝廟書。佇恭熙柄。某風承梓
將。兰聽寵光。托言偏以未遑。幕丞封之層。及載仰履綦之德。喜多光已之
輝。盛眾匪忘。惟杭增集。伏自溢榮中禁。承乏外臺。幕府樹風。聽事卑而匪
遠。字金守。器托竿牘之未遑。重朝東海之名卿。猥除澤書之高義。枉史公
之馬走。頃卽午之泥封。屢晉滿詞。驚華文之溢幅。玉音皆發。尋重美之素
心。榮聆所賜。感懷增極。屬南北之長賢。推泰守之燕寧。伏惟某官。文獻規
模明。誠廣素。體忠精而濟位。秉器幕以致君。未賦政於兩樞。實結望於四
國。飽寬冲雅之量。行宣毗輔之勲。恭覩南聆。寔凝安績。　賀徐參徽啓。
伏審榮被綸恩。寵領綸閣。伏惟慶慰。恭以微樞置。院侔星掖之垂文。緣卿
領書法天風之中令。允資特拔。光代聖言。伏惟某官。斷兒始條嗚周環質。
奇玉淦而振藻。瑩仙籍以陞名。沛蒼里朝。早參飛於鴻塞。望書畫法書　交

侍於龍墀。適贊業以宏深。注聖德而優厚。記言史而得三法於始終之職。
首聯尊國。肘於雄富。旋歼帝綍。再易使麾。凡職漕輸。未稱治於厥君。而宮
闈在。特申召於道路。延英既開。宣室斯對。乏計部稽叢登東觀之書。藥書
除參。乃踐內臺之地。典謨仗記。名教是曉。喜瀆成章。奇圭言而但始華虫
觀象。謀山衮以在躬。佇奮壯猷。式參熙柄。庶幾猶舊。永託熟趨。李復漬永
集賀韓相太原經上啟。　春龍中宸。誕臨全晉。消辰開府。康頌均懽。伏惟
判府經略太尉相公。鉅德邁時。沉幾先物。威聲震於堤谷。聲業映於清時。
樞柱深嚴。肅本兵而畏屬。台階緯密。謹元化之斗書。一德頑全。千齡合契。
光調鉉而無安。矣。　篤以連理。澤兼家世之異。令望百文冠之盛事。三朝
舊老。四海具瞻。復然晉邦。開四封而受社。遊旌參野。遠諸擇以宣威。佇聞
載頌之音。已有維新之政。兵民鎮壁。老稚欢騰。顧淮畫世之賢。謹吾長城
之勢。某方拘戎役。阻造慶班。下情不任。強冀聖文集代賀龔昭文啓。　伏
審廊廟須才。朝廷衡德。誕頒明制。登践元台。徹冊傳聞。寓紳抃躍。恭以某
官。風鐘間氣。親對休辰。文章致身。忠誼結主。宣遷陳之遠略。早底豐功。陪
樞幄之偉謨。旋承顯命。陟隆王塗之秘。綱蓼台路之嚴。參正論於中階。參
禪政闈。歸成能於上衮。卉有賢謀。帝畫僉傾。物議加重。果膺寵命。升總大
鈞。行將專譚政。得濱姜三禮。三光澄海。亨更清明。清國三階之元和。式覲
之治。瘵民有瘳。若大庭赫胥之年。宗亞夏之王度。璧宋臣之極致。某遠歷
守藩。逖遠台符。育化既銘。無階慶踏。　伏審祗膺輿命。升進喬司。謹覩孟
陞福貢均慶。恭以某官。清廟偉器。上天元精。早會遇於告旁。恭謝讓於鈞
廊。密評年謀。進隱貴謀。茅覲幾務之盛。弗權經綸之跡。物謝加重。主知愈
明。果被恩綸。晉躋衮路。圖謀治安之策。今之其時。謝主太平之基。決於匪
日。進奉受之極致。永華夏之具瞻。某職守保邦。遠遐台度。僻闈成命。竊忭
私悰。　代賀董度支啓。　伏審中宸降命。外計委才。行具膺之焉依。墉隳
秉之竊抃。恭以某官。氣陶至粹。識蹈大方。以器業之深。取重時譽。有公忠
之實。自結主知。泰財府之劇謀。陟星垣之要務。董淮州之轉輸。素號才難
議漕節之登延。果膺帝眷。行將遠發智謀。撰求事要。金穀美稱。大農
之司。兵民給足。佇蒙細札之褒。促拜崇慶。併纾丹濟。劉才郡於漢居士集
賀吳措置啓。□□頃接台光。復歷歲時之久。今茲天幸。側聞柱拂之來。會
而有期。竊風增抃。恭惟措置知府寺丞。風猷凝遠。學術淹該。才應而有用
於器無施而不可。久聯朝籍。名著英聲。眷望益隆。嚮伸推重。暫領畿宣之
寄。未遂遠大之圖。屬茲經界之行。貴爲仁政之首。得敷施之東。以肆上意。果

御而淳氣渙不復頃年之治體哉湯今日之歡聲陶甲以跋凡謀頃款奘
須里人之胥慶同驛吏之知歸趙呉臣竹隱畸士集　賀祝德升先輩啓
伏審業名蜚芝傳篤贊科昔之所期今以爲慰惟邑里之輕重視人物之
盛衰有如吾鄉密邇王國山河控帶迄皆霸王之餘風氣雅馴俗有衣冠
之舊昔相傳爲多士居見紀於四方父手寂寥曠莫興起至乃闔郡無應
書者累年逮今後生益絶望於前輩父老之所歎息間閻以爲指譏僅非
豪傑之材孰敢救衰之氣猶賴吾友再張我軍既獨擅於私業書大同於
衆書顧此造辰之始是惟秉濟之初功名非不可爲富貴皆所自有顧勤
宣於今茲竊妓在於下風北曰一鳴有志者事竟成乙異時千里將亦然
孰能禦之誰曰不然吾猶有望幸加餐而無怠匪咸器以自珍情形於言
書不盡意　賀大名韓觀文啓　伏審遠驅鈞旆近届都城肅膺占里之
良肇總居留之重興刑惟舊潤澤咸新神明所依福祿自至恭以某官君
古遺高造時舜夫命乃繫於蔡元功獨高於社稷贊資元老聊護北門朝
廷賴以厳邦天下屬其爲相竚聞黄閣式慰蒼生某方幸執鞭遽嗟陸雨
雖登門之未久實受恩之已深書析補郡幸屬城之不遠代馬依北豈致
軒之敢忘惟益屬於操修庶少酬於顧遇竊懷感戀豈勝敘陳彭汝礪郡
陽集　賀人遷上啓　叨備朕官久淒清論頗佳勢相違之遠雖書問不敢
以聞業承拜恩既聆視事發揮素蘊振提宏綱采里巷之謠自書有得望
門閭之嫌豈能忘懷尚虚見止之私重益欲然之妻在冬始序於氣已寒
預言受調前遂先寵　賀邵成都啓　錫命自中分符于外上恩加厚時
論益孫以精明傳達之材而寄夫方面之雄以敦庬深厚之器而將循事
權之重縉紳所以聞風而有喜朝廷所以遣慮而無憂蓋安危廸理之自
然而治亂亦勢之難一昔同人之盛以聖而書有伏戎之憂今既濟之戒
而天下未知濡首之戒一云今既濟次各十外不知濡首之憂惟文泰之
有聖哲古下後生之念此皆機微之論可爲明哲者言泰茲一陽尤謂多
變物侈而難畫民輕而易搖大定如淳化而草野廼有竊發之虞太平如
至和而閭巷旨爲驚擾之勢顧善亂者所謂物之弊能救安者屬大人之
賢共惟某官天畀之材學達家道嘉謀讜議游息於中韜略論緒言反復
於義理以平時謀猶之有素處今日任用而無疑竊伏下風頗紀輿論使
廟堂未形之患氷釋於將來庶邦家太平之基夤延於可久由是席台衡
之周傅以畫再樺之材揭贊莫酌引望無已預言珍藏以慰具瞻　賀析
思先輩啓　月旦推賢夙欽高仔春朝拔藝竊服青名過猶但於慶壹誠

國深於賀厦昔承絨綸尤極感銘某官資才特高操履自潔研精執遵國
違左右之原終策決科果入英雄之穀方馳騏足執測鳳凰劉左史集　賀
吳諸蘇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某官遜辭宰路望上嚢封拜祕殿之寵名
承殊更之使事出建藩並其遣行上下達平時蕭風凜然清議仰止顒以
翔望見事賢尚德之優重於典刑劉老乞言之託某夤游門館中屏陶
鈞欽亮節之雍容揖儒衣而慰慕區區之意歎叙莫窮　賀中書蘇相公
啓　敕命治廷登賢宰府上符枚卜之慎下慰具瞻之公某官玉茹古今
張皇幽渺貫乎金石着與渝之誠見于雷霜有後凋之節密勿圖議周旋
匡鄭以先生長者之風有多士大夫之譽啓理篤書堪伯始之詢能建嘉
謨貢房公是賴賢進以禮道行有時緜試告之謀屢成之耳聽廟朝
增重海宇同欣弼推本上於旧望久乙正依於陶冶其氣喜洗浴浩無倫
賀中書范相公啓　右某伏審數院治庭歸贊宰務寵書延下歡頌盈
司伏以中書僕射相公忠義天資經綸世濟詔綸奮諸於夢卜熟膺已効
於沛書繁時重輕以遣出處乃眷園邁懽皇恩贊啟詔節之一麾恭賓閣
之三接勍勞久於外書問公之東歸吴夏忌其名宜裴令之再相永綏四
海至究遠圖某早接光塵正依陶冶欣歎永頼倚萬壽情　賀曹州梁相
公啓　伏審某官擢思中宸得請近藩之戎十長經幕府以望寵春路六
符于東藩而喜照竊陪士論增激歡哉某官遺學淵閎德器剛厚以至誠
熙帝載以大忠結主知公府熟膺歌吟於四海賢人事業易見於兩朝等
伏睹均播埋箋改令聖賢之始會于天地之泰文東土未歸既拜袞衣之
賜中書有考永光巖石之占中外所傾重輕有繫某久矜堂伊最爾未遑
奉賡清塵不敢奉祀適以州符之守無緣台屏之趨　賀李范二賢良啓
伏審聖冊發中賢科擢第國家開寸正茂異之路收世器英雄之十雖
名級所推近少殊於舊令而事業之地蓋終世於此途咸朝得人多士交
頌某官學醇乎道文麗而經指有群表籌筆大對董氏來漢挺扶乎天人
別子忠富備娶於治道亂言有補於當世政事無愧於有司仰荷無聽之
懷優第至公之選竊欽歐陸當測遠圖惠顧之深枉聞爲賜眷公私翕附
致占報之後時慕容彥逢摛文堂集　賀館職到任啓　右某伏審來歸捡
之溫文進蘭臺之清貴竊惟慶慰恭以某官早席聞望自結春知映扣閤
之青蔾塋芳之正路書階之紅藥行被擇廷將杜高躡再攜大軸再振冲
而過禮頤感悚以文凄沈氏三先生丁難遷賀正啓　竊以陽曆端洵王
春授時從生之初政教之首伏惟某官彰有盛書遠届朝廷鐵臨正歲之

元。叢被善祥之澤。屈占理輸通行吉籍壹南之勤。掘懷以重。伏以陽曆
端明。元春按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方欽陰之退。伏。書士之事。嘉。嘉致書
殘。通形善頌。載惟盛德。何以書言。蘇魏公集賀留守相公辭太原再領西
京啓。　右某伏審某官光被寵書。進登命數。推至誠而確請。止復冊之既
行。特帖復還。卽移舊府。義激周行之次。淚垂近甸之間。伏以某官。異學深
天。元功冠世。熙寧之載。則書叙九德之歌。知數其神。則易稱萬夫之望。自
兩登於魁柄。皆允處於盛名。豈政廟書。出藩幾甸。邦國君子。皆賴山甫之
將明。輔相重輕。今繫晉公之出入。昨以廣州治牧。漢冊圖勳。坐移丞相之
延。往鎮太原之壤。謂從某秩。所以專師臣之寶。王重名。所以增寸眞之
體。別拾瑜之故里。行抗囊之累時。而相公內懷安閒。每榮寵利。亟辭重而
懇。移陳辭府以洞監。哀衰寫之動懷。聯制固而收汗。止拜書山之節。還臨
洛宅之都。愈命傳聞。群倫慶數。竊頌至宰相契上方有舊人共政之求。宮
難長晴下。蓋是大鈞播物之恩。雖暫指於沖。壽謹卽被於晴谷。三冠爲槐
抑有本朝之故事。五聞鐘治。將到率土之傾心。某早得親收。方歷郡寄。側
聽保釐之始。欣依臨照之餘。擬守印符。莫獲修於慶語。伏恥懸書。媧永託
於生成。　賀新恩先輩啓。　右某啓。伏以右文興治。盛德撫辰。廣求天下

之延。望興於中之選。詔書一下。士類四鐘。承平百年。用此數路。州新之政。
而得手翹楚。育材之久。而見手菁莪。亟須異能。以備優等。伏惟先輩。學漸
聖域。文擅國華。蔚游篤造之妙。父侍子從之聲。飄然麗賦。書親乙夜之覽。
赫爾英名。高視東堂之集。方聆嚴寒。俄沐華纖。味詞意之褒重。增部黨之
企慕。　王之道相山集賀王仲闕無爲到任啓。　入奏清公。被綸言而進秩。
來宣德意。憑熊軾以專城。光歷開刺史之天。書澤下文昌之雨。消剛視事。
載耿乙洪於四瀆。載書寓儒好觀稽於一介。恭惟某官風神高邁。鈴局
明後。在朝推諭仲卿。世有家法。書世來見彥甫。引擇人書肆王室之中。專
委從邦之外。顧念甸服久淪於塗炭。而月城盡蕪於荆榛。民苦瘡痍。正有
賁於涵養。兵連烽燧。其可廢於驅攘。姦宄招攜。會暴寡殺。江周蠍江東之
隣敵。固宜致淮南之寧謐。吾子怙焉。小人恐矣。其丘園斷梗。湖海浮萍。存
魯何功。歎干戈之未靖。依劉有幸。望桑梓之非遙。聊驅尚阻於披雲。躋瞻
難先於賀厦。　賀宋曼陽無爲到任啓。　伏審楓宸錫命。銀花分符。千里
與舊書列星之入境。兩淮增氣。慶低月之得賢。況居是邦。獲類其福。既曼
仰之有素。宜舞蹈之不知。恭惟某官。清廟事彝。碧梧鳴鳳。武德紀義。畫寓
二相之風。文章英堅。光曜一時之譽。眷隆吉信。寄重專城。將奏最於三年。

政將報於五月。披雲甚邇。幸依桑梓之陰。賀厦惟勤。敢附鳫魚之信。范忠
宣公集賀蔡書樞密王樞學啓。　伏審顯膺制綍。榮貳鴻樞。簡自上心。愜
于僉論。某官高才映世。直道事君。維古訓而是經。輔聖猷而滋美。果錄天
府。入聯樅衛。躋侍從之清班。未容溫席。參鈞指之近列。寔慰具瞻。某適遠
寶閣。阻通慶謁。欣企之素。難叙冀園。呂穆公集賀廣州連閣學啓。　伏審
光奉綸恩。榮分帥閫。消辰協卜。視事云初。伏以某官。器量恢閎。風猷凝遠。
高文與學。早登進士之科。茂實英聲。適江延臣之右。起自泉南之要壤。就
移廣右之雄藩。虎士連營。咸聽中軍之令。島夷傾耳。爭傳大將之名。豈容
坐席之溫。卽來搗環之召。別膺柄用。少慰群僉。某遠德累年。守官近甸。特
風雖切。幸聞謹府之開。何須瀰深。遠賛邦人之慶。永言欣忭。罔罄敷陳。王
東牟先生集賀萬俟元中啓。　帝求上德。位亞公槐。朝列正人。民歸重望。
伏惟曠慶。竊以功名之士。本非期於有爲。軒冕之來。類多出於無意。惟天
人之共助。雖肅退以難辭。持身始見其踦蹉。徽物自歸於陶冶。豈徒觀溫
良恭儉之德。抑亦止貪共奔競之風。昔聞是辭。今見其事。某官稟中和之
德。乎好惡之心。從容縉紳之間。詩達珪璋之表。毀不沮而譽不勸。美哉十
頃之陂。用則行而舍則藏。卓爾萬夫之望。某親承惟舊。名仕至疏。情豈廢

於舉。綠我自同於坍闢。不知鼓舞。豈惟私畫則然。咸在甄陶。是乃興情同
爾。方伏汲之才。邁雖施下宰之詞。建李子之未路。前叙國人之喜。遙瞻崇
屏。匪盡欣懷。　賀章參啓。　論從執法。晉秉事樞。且允師言。遂參大政。朝
廷界慶。夷夏交歡。竊以前疑後丞。衆星環而拱極。右賢左戚。先王所以造
邦。儻非賢哲之求。曷稱聖神之舉。萬牛回首。衆驚廊廟之才。一鶚橫空。更
副風雲之會。當五兵之不試。在庶尹之允諧。朝廷既專名器。增重光武之
得鄧禹。無異立茨。光主之遇武侯。猥須三顧。某官廣大有裕。直方不疑。以
詩書禮樂爲雅言。故溫良恭儉而得政。國執既定。加九品以彌。文德誕
敷在三苗而何有。永惟同德。均輔太平。遂瞻環珮之光。獨愧畫策之賤。昔
告諭士書。祗樂覆之壽。幸與斯人共樂。喜堯之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貴新恩啓。　卿大夫之論秀。必取真賢。才進士之成名。固非假譽。爰得
藝能之實。允符寺之求。解元先輩。學守家傳。文該古訓。賦得卿雲之麗
詩摘皇可之寒。挺秀木於千林。出青錢於萬選。某昔宿寄。豹直專君作宰
之初。今睹擇鵰。乃志士成名之日。行觀騰踔。尚尉衰殘。傾記之情。敢宣莫
既。　蘇邁鉢川集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閫。擢從朝著。作鎮全
齊。恭惟歡慶。竊以歷古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廷多士。世重二千石之

良將使子惠一方之黎元豈獨謹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袤雞犬相聞民
淳而事求士美而好學既欲阜安其俗必資果藝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
評承宣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輔座之知屢試盤根之
用得星所次民瘼一清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譽暮年報政卯闢五袴之
謠某久去鄉關終持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伏審先
膺帝制寵易侯藩進長秩聯薦分符節擬自北門之寄楚稽黄閣之業承
平百年已絶羽書之警元戎十乘許為儒者之榮凡在庇庥果增欣慰某
官德並河嶽學參天人才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非細趙魏膺
畀之如敵國長城出入袞藩人仰之如太山北斗嘉臣合德終始一心頃
居宥密之司夙見倚毗之重方行登庸於元老遽懷補外之高風蓋已試
於奔奏民衆思於借寇敦詩閱禮果膺推帥之求卧鼓息鋒行見安邊之
效某舊掃門屏久輕星躔豈圖椿散之餘生復託監書之末史溝中之斷
雖絶意於青黄轍下之鱗猶有冀於升斗足山之惠從當何忘燕雀之情
賀厦敢後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陞書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為
儒者述時之盛蓋將寬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虜捍衛摶
俎國有待於元臣制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主堯舜德合皋夔學足以
潤色皇猷道足以濟天壽域里遊廊廟聖主有得賢之擇楚屋江湖天下
起濟川之歎果逢誉苶於一德其先圖任於舊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
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奥壤代北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權事體固嚴於分
閫敦詩閱禮孰知御敵之良責觸買牛行安輯邊之政某舊託鈞陶之化
備員全數之司躬紫綬錄於十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喜同部吏欣望麾之
有期預想屬城恐賜環之將至　伏審遠揚大旆已而提封爰擇剛辰已
揖禮上坐受百城之敬隆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蕃寒此長城之千里拊
循將士爭快續於三軍某官桂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學達天人入
則論道於三公之閣出則為遺於十國之帥收膺方面之寄允踐元戎之
寄豈惟敵掃牧於樓中蓋致試望之於馮翊就開幕府宣布上恩遠吏畏
威諸羌受賦實臣歸郡啗之私懷老病入重數控旗之次盡某緣持
使節遙領州符雖行將拜賀天之前驅而不得奉寒鞭於道左實同僚吏
書被風聲　先本喻恩寵移使節蝦從濯江茶領憲司伏惟敦勉恭以天
子訏治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無陟
一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果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之能上分
宵旰之憂專助風行之化凡被選用莫非俊良揮王推賣好生之心是以

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奎璋重器杞梓良材惟望足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
嘗刑平獄晉已著張廷尉之風稽數屯田今復收趙充國之效選還舊物
事頒廿裏遺龜重臨平反有傳某蟬聯使指遂參交承既沂易地之榮又
獲古新之幸　顧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書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以
瑞石如玖允諧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既受無疆之休必求
非常之典燦然異數達還老成將以紬繹古之勤又欲往為匡之美晉須
川風彩增改列卿之封合浦珠還奇紀天汎之效刻此圖書之羨更同河
洛之祥今日一傳公議翕如某官孳藝英名重滑紳青其國士之擇文
須發祈之選集黄治狀每先報政之期工謝風流今親集賢之要行拜十
行之詔入參兩禁之聯豈獨遺愛於甘棠將逢受知於宣室　顧被明綸
陞華廷閣進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庥果增歡慰伏以任重者責愈大
有功者賞必隨此搢紳所以勸勞王家而不敢辭聖人有以鼓舞天下而
用此道某言學窮閫奥言中謀猷聲名早達於庭掖才可廣吏於盤錯司
刑一路民自以為不冤事計逾年職不加而用足田野既闢呂湟中鼓滿
山澤盡利而地上錢流遂寬宵旰之憂欽自契聖神之知遇寘奎實輪下
雲漢之除書東觀石渠協儒林之公論某掃門有素賀厦宜先屬羅守之
有拘預賣賀之翼及奎照　謙行且及今庭驚久沾於便坐羅夷道全於
終始舊子借寇昔已溢於登龍羽翼生成今宜期於升騰　九曆帝制為
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嘉才全而德不形任
重而道愈遠河潤久試單木無不知名晉國薦臨控撫為之改色楚宝中
臺之命以寬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實資卧護敢持閱禮孰若卻敵之先纔
聞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庇輝光開府節之將臨喜瘡風之
甚邇馮嬋書先生集　賀杜起莘啟　文派臺綱天仗言責詳
曾歷而傳揖熙載以來賤從人情雖右達在名教識為重事毛上吾
紫風激濤吏慶川蜀之有人覺嵒峨之增氣恭惟某官剛方溫粹輔重源
道學術深測於淵源談論博洽於今古素懷直道未遇清時初無一介之
先容自結九重之知己某不茹而剛不吐言有物而行有常果從嵒閣之
英徑陟柏臺之峻言如烈日可畏凜與秋霜争嚴霆豹之在山林鳩鴻莫
擒鷹鸇之逐鳥雀鳳彩蟠闕持讓言正論以悟君期明目張膽而報上豈
正貫乎金石可以質之神明不苟雖愈之移書曾若劉蕡之摘論鳳鳴高
崗而家成喜聽狀書吳路而勢所不容富於敢言無所隱此古人所以
名吾而託重與之司風憲遠愈見其高卷舒不失於正恭來便郡出殺名

遙𫂁乾已濟於江湖。重許恩榮於鄉邑。想過家而上壽。方布政以臨民。恐
坐嘯之未遑。已鳴琴而治邑。某義深明大。契忝卿閭。既氣味之相投。況心
期之下近。以送為進。某功立淺淺哉。自古及今。此道亞夐夐簡。側聞盛美。以
益倍歡欣。愧卽後之拘牽。阻門閭之來賀。　賀韓之瀛赴任果州啓。
一朝而起。公瑞無足賀。以大臣而得郡。側非久留。蓋明道用之端。惟尉登
崇之望。此古今之常者。將朝夕而見之。伏惟慶慈恭惟某官。秉識宏材。深
仁厚德。鼎爾於前哲。慎然有意於蒼生。受自援於英躔。已茂陸於偉
望。薦登首著。逶秩皆以斯濃。載寫星軺。志澄清而愈厲。嘗令開戟。坐鎮方
維。書四海讚況之初。有三山屹峙之勢。輸誠江國。三哉書於以入。雖退知
行事。久伸於清議。頗無明則可質而無怍。其是非果不辯而自明。況書受
百祉而冥一堂。豈可以一青而淪大德。曾未温於坐席。旋以促於行裝。某
飄泊蹤跡。陶鎔甚於人。絕舉躋之便。獲落無成。幸開感會之期。漸昂自奮。
望門閭而稍遲。懷履舄以增哀。方冀燠之在辰。冀節宣之無爽。傾祈正切
敦致莫殫。　賀恭州知通啓。　涓擇日辰。已頒條教。千里騰歡洽之聲。一
時增華渊之氣。伏維尊比恭惟某官。于猷川至。純粹玉温。譽忠冠於搢紳
望實隆於朝野。惟仁義所以濟物。丞欲昭宣。雖州郡不足尽。稍屈辭卑抑。

逮撫臨之。伊始盡疲瘵。以咸蘇。茂最升聞。逢褒嘉之特。矣重轡入。戾德手
書以翱翔。某蒙亥丘樊。篤占版籍。嘆浮沉於宦海。阻趨伏於賓階。衛字可
賒。將掛書於牛角。成闊在望。期躡履於龍門。正此望研。敬祈荷翩。王魏公
集賀人禮上啓。　伏審涓辰。已踏禮上。恭惟慶慰某官。清才出類。高識邁
倫。早膺桂籍之榮。遂被藩司之任。佇聞茂績。剡就遷綸。授守窮邊。難親英
範。其於瞻頌。莫盡敷陳。況懷祖施林集。賀黃司戶啓。　伏審近膺帝制。遂
正儒宗。多士恭觀。豈特膺庠之矜式。四方同慶。益為廊廟之羅襲。凡託恩
庥。共深欣戴。恭惟某官。望隆王佐。名重世師。德與配先民之純。文章諧後
學之舉。取武成二三策。推會知言。得前須十二篇。登推能識。從然逆遠之
度。達矣深湛之思。有任皆成。無施不可。上所注意。尤知山甫之小心。民皆
具瞻。已必翁翁之大用。果參法從。進直掖垣。丞由鳳閣之近班。來霑禮堂
之故地。回瞻與叟。盡四海之淵源。追數遭逢。信一時之奇偉。斯文有託。吾
道孟尊。木鐸之任。既優金鉉之除。伊邇。進北扉而承密命。緝有前規。聞東
閣而館翹材。佇觀盛事。某寅緣姻婭。出入門闌。自踐迹於天塗。但承顏於
隅坐。俯鈴休命。倍激懽悰。書橘林集。賀吳太博丞古啓。　顯膺寵嗟。光領
儒言。四星有而重賢關。皆妙經一時之選。晉王綠而開紀。共推大典百六

之文。蔚為天下之宗師。允為兩朝之耆彥。方欣換命。復快褒徉。平生無愧
國人所共知。與學有孚。推舉能表出。功多節津。無非城術而遺。捫功理度
爰有厲行之貴。達使為人父者皆願有子。信知欲治國者先齊其家。大哉
王言。翕然群聽。某早依仁里。晚覿年家。慕用尤深。事與願違。同儕均書捷。
慶集於彩闈。隔坐達善。託龍登於鼎輔。其為慰悅。周鑿敷宣。劉忠定公集
賀謝新先輩啓。　右某啓。伏審新恩先輩。允膺掄擢。擢冠實賢科。副明主之
虛懷。譽四方之榮觀。絮污高遠。仍損長牋。仰致春子之私。第切感銘之臺。
縉紳淵源。咨列金日。華寶淅潛。實撰陳檢拜啓。　伏審瓊榮延闊。將漕內
𨥆列禽鴻。擢于預參裡之盛。某兼龍節光寵判來之選。除目一放。歡登四
海。某雖知其厚。實書為多。寄丞進於實榮。愧莫伸於面慶。引首刻羽。尋筆
輸以相先。達積濡毛。愧無折之常飾。尚惟弘度。特與矜存。　冀茂良賀李
都大提點啓。　伏審照達。使輅總司泉府。光華所涖。聲譽可知。恭惟某官。
純明粹修。量給以敏。淵源建學。曾莫知其所窮。盤錯難材。獨無往而不可。
以雅望萬名之如許。何清塗要歟之足云。茲蒲深知。遠將隆指。置詮宣廳
置之非一。得人則論道國法重輕之相得。實公是賴。正虞芝席之未遑。邦
見拾玉之爲來。某濫住于鄉。依仁有素。恥一封之傳行。視惠臨暮尺之
書最先
慶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二　六姥

母

帝王事母

孝友同風　漢文帝仁孝。袁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帶。湯藥非陛下口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　漢景帝初年。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詭使王求為漢嗣。景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嗣。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太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勝詭。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太子無良臣。故紛紜至此。今勝詭不得猜亂。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休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泣數行下。今詭勝自殺。出之。使鄒湯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父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入肯隨而長君之身。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帝為事。及為天子。封之於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王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因叔等還。至霸昌廄。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食。體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鑕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故。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章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郡。以崇建周親。晉書后妃傳。孝武李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等議。以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陽秋之義。母以子貴。　宋高祖武皇帝。永和元年。上事蕭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焉。　梁中宗宣皇帝詧。字理孫。事母以孝聞。　齊文帝性至孝。太

后不豫。行不正履。色容戚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伏寢割外。食飲藥物。皆身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榻前。以爪指掌代痛。血流出袖。　後魏文帝。冬至大享群官。帝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再拜上壽。高閭進曰。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陛下躬行孝慈。臣等不勝慶抃踴躍。上千秋萬歲壽。上大悅。　北閔皇帝。少有志度。事祖母嫡母。以孝聞也。　唐韓愈元和聖德詩。憲宗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皇太后。次于姻親。讙及九族。　唐文宗母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文宗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太和中。文宗懿安太后憲宗郭皇后居興慶宮。寶歷太后穆宗王皇后居義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每五日問安。嘗內園進櫻桃。所司啓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上三宮焉得為賜。遽索筆滅賜為奉。開成中。文宗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燈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禮如家人。　唐武宗喜遊畋。他日問太后起居。從容諮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退索諫章閱之。往往道遊獵事。自是畋幸稀。　後唐莊宗。事母曹氏。尤謹。其敗越破燕。取魏博。與梁戰夾河十餘歲。歲常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其歸省也。同用錢。與張承業忿爭。至欲取劍。太后知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　莊宗真孝德之君。曹氏真賢母。承業又老臣。其一時相遇。古之所難。　宋史后妃。太祖母昭憲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太祖即位。尊為皇太后。太祖拜太后於堂上。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宋真宗皇帝。乾興元年。明德皇后居萬安宮。真宗奉事極於純至。每晨省問。或夕必秉燭徑往。后嘗御藥餌。惟上親調乃進。李繼隆嘗以細故忤后旨。其子昭慶尚幼。入謁不獲見。上聞之。携昭慶從容叩閣。伺后意解。為請見之。其承歡養志。皆類此也。　宋仁宗皇帝。以母慈聖光獻皇后曹氏。元豐元年正月望夜。以當疾不御樓觀燈。閏月望夜。上於禁中再張燈。后嘗幸金明池。上欲為下置酒船。其日上上壽。會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樞密院檢詳官薛昌朝父病水得老兵王衆治之愈。上訪知之。召衆醫后亦愈。　宋史列傳。欽成朱皇

后。熙寧初，入宮為婕妤，生哲宗。及哲宗即位，尊為皇太妃。時宣仁、欽聖二太后皆居尊，故稱號未極。元祐三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母輝政貴紛置儀隆，於是輿蓋仗衛冠服悉侔皇后。　宋哲宗皇帝事太皇太后，致極誠孝，所以娛悅后無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扶掖視將省唯時。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七月丁未，皇太后視物微昏，召行在醫官，拜草澤醫治有效者。有官人轉五官，支賜錢二萬貫，白身人賜錢外，此類補官。續詔諸路州縣多方搜訪草澤能醫之人，優支路費，疾速津發至行在。詳見孝友同風史

王公事母

文忠王浩，天資純孝，見侍疾數起，聽父母寢息，以候安否。父冀公止之，不少替。後冀公薨，王奉大夫人惟謹。夫人貝氏，能承之意，順事大夫人，不少懈。王且勉之曰：苟富貴，與爾俱，無使今日有違，後日有悔也。夫人意愈堅，而大夫人益安，殆忘其身。大夫人八十四，齊國封王為大學正，每會食，當與國子監丞朱倬隣坐。倬見王多食菜羹，問其故，必答曰：偶食素耳。久之，倬詢王僕，僕曰：非食素也，王遇美味，輒歸以奉母，故茹菜羹以代之。倬感動泣下，以獨無母遺，自復得甘毳，必以遺大夫人。自是孝德日彰，後與敘王鄉，制稱其孝。　周鄖忠公子宇文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

唐李㚸，字子翁，曹王皋子。天寶十一載，藩王事太妃以孝聞，進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李鎬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錡，官既遠，不肯遠離，母弱不自給。舉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君二子者可與事君乎哉。舉劾並錮死，授衢州刺史，為觀察使所劾，貶湖州。會復用為衢州刺史。初，御史覆訊，舉懼憂其母，出則間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常。及為湖，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　魏高京王孫子華，字伏榮，為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母甚懼，子華遂掬吐盡啖之，其母乃安。　周鄖忠公子宇文護，字薩保。保定元年，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護母沒齊，護居宰相後，遂使求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所無。　齊武帝弟趙郡王琛，子叡，小名須拔。幼聰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與諸子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　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

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少，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還縣。　宋博平侯令岈，字子固，父泰世，所生母劉，出適。令岈既長，訪求備至，候其母事之，致養。宗族稱其孝。　宋燕國公世永，字徽之。仁宗書忠孝二字而揭之。所生母李，嫁去其家，及嫡夫人高氏卒，世永博訪，久乃得之，封邑致養如禮。　宋安康侯令銀，字彥博，右武衛大將軍世英子。丁父艱，而出母張猶在，泣訴有司，乞以歸郎，弗得，乃表請迎歸別第，及事繼母錢，皆以孝聞。　宋華陰侯世瑞，字天錫，遂寧郡王從古子。治平末，詔預從英宗入慶寧宮者，皆推恩。時從古已沒，以世瑞為嘉州刺史。世瑞乞贈父，固辭遷官，不聽，乃追封從古郡王。初，世瑞母出，思慕涕泗，卒侍母歸養。　晉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拜撫軍將軍。咸寧初，母伏妃有小疾，祓於洛水，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魏南安王楨，景穆皇帝子，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於庭前。帝聞其感致，賜帛千匹，以襃美之。召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聞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宜戒三事，雖不能進德，孝文以楨孝聞名

內外，特加原恕。　齊高帝第十一子鋐，字宣穆，帝之兄衡陽元王道度無子，以鋐繼。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飴餉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　晉扶風王駿，字子臧，持節都督雍涼等州，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　宋燕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奉其母孝謹，母有疾，躬侍藥劑，晝夜盥潔焚香以請，卻去食或不食。　宋濮安懿王，性至孝，母楚國夫人感寒疾，方盛夏，猶屏處密室，鑿牖為明，恐匠氏弗謹，以斤斲驚夫人，周手撤而置之。　周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文帝子也。所生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上冊為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每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言。　梁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不寐，食而都信至，太妃已瘵。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明，人謂精神所致。　齊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死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

比和勝顧諸佛合花竟奪不萎七日斂畢華更鮮紅視其中猶有根鬚言
世稱其孝感所致。齊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母樂容華嘗
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即
愈咸以爲孝感所致主簿劉鬷及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宋彭城郡公
叔愷字子鵠儀國公克鈞子知醫藥母病子樂與醫正診嘗藥侍疾居飲
食甚恪。宋廣平侯令擧字子高母和義郡夫人疾甚令擧刲股肉以進
母病遂即愈。唐清河王孝節曾孫萬少孤事母孝

孝養其母

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柴毁扶杖家人未嘗見言笑
莊子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孝友同風後漢孫期少習易
尚書事母至孝里落化其仁遜黄巾賊過期里門相戒不犯孫先生舍東
觀漢紀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
去之。樊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晝夜匍操不離左右至爲吮
癰晉書吳隱之濮陽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
晏啜菽不享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早丁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
喪哀毀過禮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
感所致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每聞隱之哭聲輟飡投筯爲之悲泣

何曾事母至孝每生母南面而上酒傳玄曰昔稱曾閔今有荀何。何
琦字萬倫年十歲喪父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及爲郡主簿
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
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濁清朝哉於是不交
人事公府辟命皆不就年八十二卒。桓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
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伎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南
史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
晝夜不絶聲勤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居墓側
不違。劉曇淨字元光舉孝行事母尤淳至身營飡粥不以委人北史皇
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性純至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側負土爲
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
人遐食粥枕凷櫛風沐雨形容枯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
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乃去遠近聞其孝競以米麵遺
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狀詔旌異之。樂運字承業
南陽人廣十世孫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都官郎王澄美之次其
行事爲孝義傳。張文詡河東人遊太學歸灌園爲業事母以孝聞唐書

王師範青州人平盧節度使王敬武之子敬武死自爲留後喜儒學因得
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又給事
中李日知事母至孝侍母年老常疾病日知哭泣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
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而卒將葬發引吏人賫告身而至日知於路
上即時慟絶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而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
潛聞得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黃門侍郎。李
迥秀字茂之京兆涇陽人爲考功員外郎中性至孝其母微賤妻崔氏常
叱媵婢母聞之不樂迥秀即時出其妻或問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
七出何遽如是答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顏色安敢復留竟出之僕所
居室産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劉弘爲荊州奏侃教
母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殺殞命可以訓臣子長風教臣請敕爲
歸鄉令。孝友同風五代王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
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
宋史李玭性篤孝力耕以事母及母疾卒號以至孝稱。蘇慶文夏縣
人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嗣其妻不能敬事母戒妻曰汝事吾母小
不謹必逐汝妻奉敬母得安其室終身。侯義楚丘人貧無産傭田以事

母母卒義力自辦葬妻子困匱不給因主曹氏哀憐之資以縑糧云悅生
隨抄李筠性淳善事母孝每盛怒將殺人母即自屏風後呼筠疾趨母前
聽命母曰聞爾將殺人可赦乎爲吾兒增福爾筠遽命釋之筠稍知書頗
好調謔初名榮後避改名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
笑老學庵筆記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
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多或以憂喜稍過盡
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
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
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
老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筆夢得遇者錄曰宋楚州徐積仲
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於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
飲食皆持匕箸舉進於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霑汚孝友同風徐積楚
州山陽人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不婚不仕不婚者恐異姓人不盡心於
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侍母至京師既登第未
謁官而母亡遂不復仕也。郭琮台州黃岩人事母極恭順初喪父及娶
妻有子乃居母室凡母之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絶飲酒茹葷者三

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轉運使表其狀。太宗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米帛。　章頻字簡之。建安人。父表時頗尚幼。伯刑貢梃。閭關數千里。歸于大塋。事母至孝謹。雖逾艾齒未離戀慕。疾病晝夜不解帶。體藥必嘗而進。居喪柴毀。殆不能勝。仕至刑部郎中。　宋梁盤為廣東提點。事母至孝。母病。掛冠歸。有智林亭甘露降。芝草生。東坡易名曰甘露亭。松曰筍松云。　宋張問字昌言。襄陽人。少力學。景祐初。中進士第。事母孝。嘗按刑河北。每行郡邏。母必謁獄正義事。聞所平反。其喜形於色。初與种世衡善。及梓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不受。　宋張徑字元豫。開封人。性至孝。母劉有急。擐雷冠帶。升堂受訓者。　宋陶渝。字商翁。本陵人。事母孝謹。白首盡敬。知欽州。獻以母老乞歸。極懇惻。不聽。既丁艱。徒行奉喪歸葬祁灣。　宋廖及字成叟。戎州人。奉其母孝謹。溫清定省。能用曲禮。其親安焉。反卒。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可得已。黃庭堅誌其墓。以孝子稱之。　宋張仲反。新淦州人。父業醫。方秉醫而父死。及成人。遂世其業。事母孝謹。人呼為張孝子。晨興盥櫛。必至寢問安否。少不豫。則憂見於色。藥不先嘗不敢進。冬溫夏清。寒暄不忘。具膳必問所欲而後市。不冠帶不侍。每戒妻馮氏曰。汝事姑。猶吾事母乃可。否則不汝容。馮以是供婦職不少懈。鄉先生宋玘為作傳。劉次莊書碑于敘思堂。宋元祐間人也。孝子傳晏敦復。字景初。天性仁孝。當其居官。晨起必問安而後出理公事。晝則親自饋膳而後敢退食。夜則躬親溫凊。伺其寢既定而後敢退休于私室。每天陰雨。必拱立母側。恐其聞雷聲而驚。或出遇雷。必馳歸省問。以慰母之心。每遇疾病。躬治藥餌。通夕不解帶。雖老猶勤不衰。所得俸祿。盡以奉甘旨。惟母之所欲而致之。觀意承志。不待言而後行也。金史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疋。粟二十石。聖賢言行故事　丁蘭少喪母。少喪並去聲乃刻木為母。日將飲食獻之。將猶用也。至冬其妻不敬。用針刺其身。刺七亦反。忽血出。蘭歸。遂放其妻。放逐去也。鄰有借物者。木人不悅。蘭卻不與。鄰怒。敲木人。蘭往殺之。官免其罪。以其為母報怨故不加罪。溫州府志　連世瑜。溫之樂清人。事母孝。母死。刻木奉益恭。東漢書孔奮字君魚。事母孝謹。雖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唐書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侍母病。不飲乳。慽慽有憂色。或以珍餌說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墓。有甘露嘉木靈芝永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唐書高悝。廣陵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采蔬不餐。每

致甘肥於母。撫弟以友愛稱。後以為參軍。頃任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金史劉焕傳。焕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乏食。焕尚幼。潛竊粟而食之。自飲其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三國志吳志孫[illegible]母。練帳縑被。妻妾布裙。操業其在位。能守儉約。勅御府為母作被及帷帳。孝友同風。唐劉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怡然不為痛。母乃能下食。　五代張希崇。事母孝。朝暮食必侍左右。徹饌乃退。金史劉政。汝州人。性篤孝。母老畏明。政每以舌舐母目。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烏哀鳴。翔集丘木。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孝友同風。宋李穆。開封府陽武人。舉進士。文學操履。為太祖所知。太宗朝擢參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年。[illegible]者而晨夙稱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至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怠之容。

留食遺母

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宣公二年。初趙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晉靈公伏甲以攻宣子。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傭賃養母

南史馮道根傳。道根字巨基。廣平鄧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孝子傳施延。字君子。少盡色養之道。赤眉之亂。將母到吳郡海鹽。傭為半路亭卒。母取月直。以供養。暫鄉鄰敬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銅錢並不受。東漢書江革。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嘗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曰江巨孝。

辭學養母

南史韓懷明。上黨人。

與郭林宗供御南陽劉虬嘗一日靡積獨與涕泣懷明竊問家人答曰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雖生無立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旨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哭不絕有雙白鳩巢其廬及除喪疏食終身累辟不就

焦飯食母

南史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煑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外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目豁然朗明

齋食遺母

樂善錄有村民設昭忠齋一道者以二隻饅頭餉一救童救童食其一餘一以木葉裹置腰間魚擊中忽天晦雨作雷怒風吼救童側仆人莫敢近少頃起行衆怪問之救童曰初不聞雷但見神人數百騎馳來適中有老者攝我手曰齋食汝何敢置魚擊中我答曰將歸遺母老者含喜麾衆而去

究腦救母

黄氏日抄世多疑割股事三代末之間似與不敢毀傷相此可以為不孝者戒及不屬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治羸疾故割股事始見於唐古捐戰陣不勇非孝而以殺身為成仁方父母危急如其可贖孝子仁人雖九殉不恤也嘗謂割股救父母而可議其非孝乎盧君之喜肯冠攝以救母其事視割股為尤難先朝以宣付史館且旌表之宜哉　孝友同風宋王羽乾道二年母病其夜手登樓焚香叩天祈母病愈以利刀取腦調羹進食體有神人以火炬燭之母病隨起壽年至九十官為保申旌表門閭

魚羹饋母

孝友同風宋王文安化軍諸城縣人母病卧冰得魚作羹饋母又嘗廬為母割股煮香而母病皆愈所卧冰水面形迹宛然大觀初詔與將仕郎賜酒帛袍笏云

殺雞供母

聖賢言行故事後漢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等輩同踦也衆皆夷踞相對夷踞即蹲踞容獨危坐愈恭危坐高坐也郭林宗行見之林宗名太字行其地見自見之而奇其異嘉其容儀生其衆遂與共言因請寓宿遂借宿茅容家旦日次早容殺雞為饌饌音撰食其也林宗謂為己設為去音既而供其母既事已也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客即林宗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稱茅容為卿尊之也言茅容孝於本母孝於侍養賢德之士也因勸令學令平音卒以成德卒終也　孝友同風唐李棲事母至孝一日薄暮有客至投宿棲竭溪烹雞客意其待己既而以脫粟具飯客怒不食而出棲嘗告之曰母病思肉故烹雞不能及君客愧

怒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天雨反風火即熄滅隣里驚謝見一人卧火中炬上在手視之乃客也自言俠士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自縱火將明見一大神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令反及言訖而死

賜雞遺母

元史鐵哥傳鐵哥四歲從叔父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兀鉢脫赤子也帝方食雞輟以賜之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

得魚奉母

北史陸路吳郡人父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戴遺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曰孝魚泉　孝友同風宋劉鷩滄州人母病目眥以臨卧冰得魚方其母食之雙目遂明　孝子傳宋查道字湛然母病思鱖魚羹方冬苦寒道泣禱於河鑿冰脫巾以取之得鱖魚尺許一以奉母疾尋愈

投魚奉母

孝子傳杜孝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鮮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尾塞之以草置水呪曰我母必得此魚也孝婦出汲見筒橫來就之異而取視乃有二魚笑曰此我夫所寄以奉母也回家熟而進之母大喜人以為孝感所至

捨肉奉母

貞觀政要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門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疋詔令給其母肉料　宋史歐陽守道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瞷其每食舍肉歸遺母為設二器馳送乃肯肉食鄉媼無不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郡儒宗

賜醞奉母

元史鄭制宜傳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供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為郡國夫人

懷橘遺母

世明故事陸績姓陸名績字公紀表字公紀年六歲年六歲時於九江見袁術去九江之地見袁術九江地名袁姓術名術出橘袁術拆橘出來與績懷三枚陸績將三枚橘子藏於懷中去拜辭去拜辭袁術去墮其地陸績所懷之橘落地術曰袁術道有言陸郎作賓客言陸績為客而懷橘乎如何懷藏橘子績曰陸績答言欲歸遺母欲要將歸於母術大奇之袁術大奇異之元鄭起清雋集陸績懷橘遺母圖　獨爲霸丸意不安雖供甘旨侍團欒驀然憶着爆生面萬樹黃金盡喜歡

懷餅遺母

沈明遠寓簡予行信州豐壤未至十里休於道旁民家婦有一耕夫來就主人飯主人曰飯未炊適有飲客所餘肉

餠而姑餟之。農夫忻然懷之而出。主人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嗜蒸飯耳。此兩餅我作苦難餕。甚不忍噉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予聆其言而嘆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由學問而能然也。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簞餅饋母 北史樊深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

懷然念繼母老弊。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因見以簞餅饋母。

膳遺母 元史劉哈剌八都魯傳。從宗王封曾里吉。既擒之。命其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胾以賜之。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

蒲萄遺母 唐書陳叔達。高祖時作納言。嘗賜食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母。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求瓜奉母 南史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產。曇恭歷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瓜。分一相遺。舉家驚異。北史宋瓊親人以孝稱。母常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以為孝感。

拾椹奉母 担明故事

蔡順。蔡姓順名。字君仲。君仲表字。王莽之末。漢時之喬主。姓王名莽。天下大荒。當時天下大荒歉。順嘗拾椹。蔡順拾桑之椹。路奉其親。赤黑異器盛之。用赤黑之桑椹擇而以器盛貯。赤眉賊。赤眉王莽之號也。見而問之。見順拾椹盛問。順曰。蔡順言。黑者奉母。黑桑椹欲奉其母。赤者自食。赤桑椹欲自要食。賊知其孝。王莽知其孝順。乃遺米三斗。乃以米三斗與之。牛蹄一隻而去。來牛蹄一隻與蔡順而去。及母終。及蔡順母死。停喪在堂。停其喪柩在堂中。東家失火。東邊隣舍失火。將逼其舍。火將逼到屋舍邊。順不能移。蔡順不能移其母喪。伏棺號哭呼天。蔡順身伏其母棺上。號啼大哭呼天。火遂越燒西室。火遂飛過燒過他人之屋室。蔡順得免。國老談苑錄云。沈如琢。成都人。有孝行。母患渴。非時思桑椹。昔求不遂。忽東一樹生椹。以奉母。母渴愈。并見苑字。

遇賊求奉母 東漢書劉平。彭城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遇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嘗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張禮遇饑饉之年。孫養老母在堂。年八十餘。禮拾菜歸。於路遇賊。欲殺禮食之。禮叩頭云。家中有老母。朝來未得食。乞命少時。歸家供給。却來就死。賊遂放去。禮弟陽墻聞之。密自走賊所。謂賊曰。向者欲歸作羹者是兄。兄受養父母。年老辛苦羸瘦。弟肥肉多。願代兄命。禮遂去賊所。謂賊曰。禮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慈孝。皆不忍殺。更與禮米二石。鹽一斤。侍養老母。以全孝敬之道。

禱筍奉母 三國志吳志孟宗字子恭。少喪父。孤養母。年老病篤。冬月思筍食。宗乃往竹林中。泣竹而告天。須臾之間。平地裂。透出筍數莖。持歸作羹。與母食之。食畢。覺其疾即愈。其孝感動天地如此。孟宗本名仁。字子恭。江夏人。遷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常不先食。

禱泉奉母 孝子傳 宋郭綺字宗文。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侍奉困乏。抱就之。三十年不懈。張樂飲溪泉。天旱泉竭。綺濟之弗能得。仰天大慟。水忽為湧。張死欲葬。適天雪方凝。綺哭禱甚哀。冢上雪夜獨先釋。人以為孝感。

求食養母 南史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事母至孝。年饑。省飧減食。忍飢以養母。齊高祖詔表門閭。唐書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遇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為解縛。柳鎮。宗元之父。河東人。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食以養。宋史孝義傳。有趙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給晨夕。乃剃髮乞食以養母。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負米養母 孝友同風家語。子路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為親負米百里。親沒。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枯魚御索。幾何不蠧。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宋史威同文傳。有宗慎者。蔡州長葛人。父為虞城主簿。因家焉。寫孝恭謹。負米養母。人皆以孝稱之。南史賀琛傳。琛字國寶。授業於伯父瑒。瑒卒。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唐書劉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為浙西觀察。表為書記。

積俸供母 南史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孝友同風。宋致雲卿字伯紀攜允

和州。因寓其晝司馬溫公。初居洛佾紀未得見。邵雍以問光。光曰。雲卿孫
殯其父。父不肖。未敢與見。雍曰。雲卿可謂孝矣。父死貧不能以喪歸。奉其
母居洛府。尹京之。俾為國子監說書。月得俸七千以養。若為和州一行。則
罷俸數月。饑餓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愀然曰。光聰之誤矣。佾紀自此遂
得與溫公游。

給米養母　南史宋衡陽王義季傳。滁王竑豈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憫其孝。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拜制豈敢內。

與俸養母　宋歐陽公集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公居蜀。老謁告其子不孝者。子訴有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講學養母　宋史仲放傳。敦隱於終南豹林谷之東明谷。岩草為廬。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

織屨養母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人。少清遠有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雖蓽門圭竇。晏如也。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僕進曰。此齊國之賢者也。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分金粟而遺之。辭金受粟。

織蒲鞋供母　釋氏稽古略。尊宿名道明。江南陳氏後也。幼出家本州開元寺。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檗延充首坐。眾請住觀音院。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寺居。織蒲鞋以供母。故又有陳蒲鞋之號。乾符四年。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

鬻繒養母　宋史孝義傳。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為業。事母至孝。夜寄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鬻薪養母　宋史孝義傳。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善候母色。州里稱其孝。六祖壇經。六祖少孤。及長家益貧。乃鬻薪奉母。一日過市。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開悟。

賣苫養母　晉書庾袞傳。袞父亡。作苫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袞對曰。無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其言。而安之也。

躬耕養母　東漢書李咸。字元卓。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晉立國學。燾為助教。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有餘年。北史甯

紹。字道宗。武川與人。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尋詣天人之際。其大該孝。乃投卷歎曰。吾逸離膝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母。由是知名。新唐書王質傳。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學不倦。諸生從役者甚眾。後舉進士。五遷侍御史。再轉諫議大夫。徙宣歙觀察使。孝友同風。唐令狐仕。猗氏縣人。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歲。養其母。孝為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唐書顧隱傳。字大隱。性仁悌。始不衣帛。家無資。與兄同耕養母。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邢絢。字元伯。少孤。值天寶亂。遁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千州里。

傭書養母　南史列傳。王僧孺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北史房景伯。字良暉。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以養其母。甚謹。孝友同風。後梁蕭銑。宣帝曾孫。少貧傭書事母孝。北史崔光。字長仁。清河人。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

竭力養父母　南史許昭先。義興人。父母皆老病。家無童僕。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北史申徽。字世儀。魏郡人。父早卒。少與母居。盡力孝養。為周僕射。從周書判。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之。孫氏楊行錄。辛亥同年大觀。遊楊氏園紫極宮。皆山陽之勝。是日見徐積先輩。積山陽人。為學志古。養母盡力。不置僕妾。年四十。不婚不仕。食飲洗浣。躬役之事。皆身為之。不娶。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求仕。恐一日去其親也。久之。鄉人敦迫使之就舉。及應貢入京師。以雙輪載母。躬自行推。皆躬草履。行道之人。不能辨也。治平四年。許安世榜下及第。未調官。母亡。遂不復仕。窮居山陽。衣食不給。凡市買。楚人不肯受其直。積亦不取。至有信宿不合者。淮南學者宗之。至路投通判楚州。始為發姜生子小名路兒云。孝友同風。宋王安國。字平甫。性篤孝。養母盡力。三年喪。居墓側。出血和墨。寫佛經甚眾。州上其行義云。

色養父母　隋書翟普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邦號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縑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押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孝友同風。唐崔沔為侍御史。清白溫恭。能書色養。父母少不康。輒祈禱。請以身代。母嘗有疾。沔請代病亦已。有項疾。從十指入。俄而徧身。母所苦遂愈。

自爨養母　孝友同風。晉祖

光祿納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北平又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元史不忽木傳不忽木爲平章政事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

飲水養母

晚聿志滄州有婦人不食唯日飲水數盃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澤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于市得瓤金數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使我飲水不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盃果不饑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埋兒養母

東漢書郭巨家貧養母妻產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曰貧乏不能供給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嫁妻養母

南史徐孝克傳時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養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私致饋餉故不乏絶後景行戰死臧氏更爲夫妻

留妻養母

新唐書高儉傳儉字士廉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部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爲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

不嫁養母

唐書汴州李氏孝女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泣無限及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母母歿殞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有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季昶列上其狀刺持表其闕揭以采帛溫州府志曹丁氏女永嘉人居家淸性至孝及笄誓不嫁日紡績夜釣魚以給母衣食一夕暴風甚雨溪漲溺死鄉人立祠禱傳以旌其孝自是山多祥雲溪有光怪

乞弟養母

世說新語南郡桓玄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

生字宗伯豫章人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求官養母

晉書袁瓌傳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爲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孝友同風唐姜公輔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唐書許康佐正元中舉進士宏詞連中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識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爲親屈

官遊不養母

唐書太宗諸子列傳嗣曹王皐曹明王曾孫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均與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官于朝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皐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二子可謂事君乎擧劾之並錮死

乞郡養母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榮陽人張逸先以試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薦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家貧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澧州觀察推官孝友同風宋沈文通杭州錢塘人治平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會母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去朝廷也明日拜翰林學士後丁母憂上惜其才賜黃金百兩宋史張暐桂陽人爲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遂得知朗州孝友同風宋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慶曆中知諫院以親老請鄉郡移書政府曰襄上顧念親年八十餘強安精神以悅老者昨自開封府以老母得請使郡經歲猶未到官衆有所慮者朝廷因有差除而明公不遺姓名或有移易衰母親年高矣鄉土去京四五千里侍親而行不可委親而行又不可鼓有一旦之命適足以趣衰之退隱也又念食祿理無自由欲歸休以奉晨夕生平無田仰俸以供甘旨捨官而養遂爲窮人儻守便郡安而不移則重賜矣出知福州仁宗賜其母冠帔以寵之

就職養母

孝友同風宋石延年字曼卿宋州人少擧進士不第以三擧推恩當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

折資侍母

宋史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城人初蜀人官于蜀不得任同守希亮母老願折資爲縣以侍親遂得知川臨津縣黃莘廣記南吳甫家茂才累年不遷甫有老母年九十有餘乃上書自乞減品爲四百石長庶得其俸以養母詔聽除補南陽新蔡長遂以甫爲淮幸爲交阯茂才皆爲四品也宋史

畢士安傳。士安出知乾州，以母老願給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

辭召養母 東漢書：周盤，汝南安成人。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詩，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遷陽夏重合令。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毀滅，服終，遂廬于塚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盤語友人曰：吾親已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晉書：山濤字巨源，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詔特給日契。謝沉字行思，少孤，事母至孝，察孝廉，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典。盛彥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彥由是不應辭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北史：王怖字叔明，小字沙彌，幼而孝謹，撥著廣平王開府功曹。怖顧養母，更不受署。孝友同風：唐劉子翼，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為孝悌里。唐書：林攢，泉州人，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挺甓作塚廬，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南史：張岱字景山，為東遷令。太守殷仲文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後為司徒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即去官，從母還養。有司糾舉，宋孝武曰：觀過知仁，不須案棄也。孝友同風：唐韋溫，七歲口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入為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侍親疾，調湯劑二十年，衣不弛帶。宋譚黌，熙寧中擢發遣京東路轉運判官，以母長壽縣大君潘年百有三歲，乞罷去以便養，詔特賜冠帔，覺家便差遣。宋常昇母年百有十歲，昇以母老不能之官，遂求致仕，家素貧，歲饑無以養，大名帥臣奏給米俸，神宗許之。孫侔字少述，吳興人，七歲能文，力行孤峻，母無恙時，屢舉進士不中，及母病革，因鳴咽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攽知揚州，薦侔曰：居則孝弟，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以為校書郎，辭不受。

退朝侍母 唐書：崔彥昭字思文，僖宗朝遷門下侍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

委印侍母 孝友同風：宋曾修，建安人，任殿中丞，知鬱林，聞母疾，委印於其佐，歸未至，放殁，哀泣過禮。

給告侍母 楊內翰談苑：梁周翰為學士，周祖革命，所下詔令，皆其詞也。其得典誥之體。以母病，再求解職，給長告，賜其母衣服、緡帛、茶藥、緡錢。百日滿，令本州月給錢三萬，米麵五十石。屢遣使存問，俄拜禮部侍郎，充學士，令伏侍歸闕。

安輿侍母 唐書：趙隱傳：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以安輿侍母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庭，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

負販養母 宋史：李萬超傳：萬超，并州太原人，幼孤貧，負販以養母。

聚物遺母 孝友同風：宋王師錫，安石之叔也。少孤，致孝於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惟以其母。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其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

解錢寄母 彭[illegible]錄：衡之西安永壽鄉有販子，肩米將貨于市，就路傍掬糞田水潤其米，至東蹊將登船，忽片雲起頭上，雷電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千，附其同行儕人，語之曰：我不合以穢水和米，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煩將此錢歸與我母，其以此意表白，不終子養，悔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霽，遂獲免。

索錢養母 魏泰東軒筆錄：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

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知其索錢以養母，謂孫生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為學乎？孫公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行複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得函救母 南史：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天寒，叡明下淚為冰，筯額上叩頭出血，亦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兩字，母服之，即愈。

違令奉母 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啓元年，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母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王潮兄弟三人抗辭，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

三子曰。湖等事母如事將軍。脫救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

二子爭養母

清波雜志

蔡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從。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上聞。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之也。

孝事從母

新唐書惠宣太子業傳。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鞠之。八年。迎賢妃外邸。事之甚謹。

為友養母

言行龜鑑。陳公希亮雖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稿。使與諸子遊學。卒與子忱同登第。

天賜鈔與賢母

山居新話。聶以道江西人。為縣尹時。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未遂。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曉揆視之。計一十五錠。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置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往元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錠。今尚欠其半。如何可賞。既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願實。因暗喚其母。覆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十錠。賣菜者實拾得十五錠。聶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錠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謂失者曰。爾所失三十錠。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

母

擊賊救母

續後漢書趙出傳。出少游俠。尚氣節。興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養母。而年饑。留母守舍。並出採蓮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稚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初等至家。數人稱數十。已掠其母。與比舍嫗。遂貫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追出。聞欲追。兄弟皆云。賊衆不可追。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去責敢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所殺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出跳圍所殺。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曰。欲得母爾。賊乃解遣出母。比舍嫗獨不解。望出求哀。出復所殺賊。賊曰。已還卿母。何遂復爾。出指嫗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遣之。南史王寬。泰始初。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

突圍救母

孝友同風。宋曹光實字顯忠。雅州人。仕偽蜀為永平軍管內捕盜遊奕使。王全斌平蜀。蜀盜蜂起。有夷人張師忠者。據光實殺其徒黨。率數千人奄至。環光實所居。鼓譟。飛矢四面並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而出。賊衆辟易。不敢近。舉族三百餘口。賊殺之。又發其父墓。壞其棺。光實詣全斌。壯而許之。光實率兵前導。克據。果得師忠而甘心焉。

質弟救母

孝友同風。晉桓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初彝亡後。沖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沖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為江州刺史。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殺虎救母

江南餘載。保大中。太平府聶氏女。年十三。母為虎攫去。女攜持刀。跳登虎背。以手繫拖定。連劉其頭。虎奔鄰不脫。遂死。女乃還家。告人共收虎。

逐虎救母

圖經。章頊妻程氏。與二女入山採茶。程為暴虎啣齧去。二女冤呼。與虎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蠲戶稅。改鄉名孝女。

求藥救母

南史。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痊。即訪醫無識者。訪至宜都。遂見山中有一老伐木。問何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即伏地流涕。具言來意。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

酒法。叔孫受之。顧視不見。依法爲酒。母病即愈。

投江救母

唐書。沈季詮。洪州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哭。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孝友同風。唐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中。及砂滴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吾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招爲刻石。

起水救母

宋史。蘇頌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來舟而來任所。公往迎逆。溯浙湘洪水暴迅。舟横欲覆。公哀號不懼。水漲起水救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人首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感。神物護持。遂能如此。

舟沈救母

太平廣記。江陵有郭七郎者。資産甚殷。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遂還鄉。時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異。生歸訪其骨肉。獨母與一二奴婢。廬于茅屋之下。以紉針爲業。乃儭舟與母同赴秩。入湘江。次永州。江壖有佛寺。名兜率。是夜結纜於大榕樹下。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桃舟。舟遂沉。生與一船工。援母登岸。獲免。母驚悸得疾。數日而殞。生往告零陵州牧。牧爲安葬。復贈遺之。

剔臂肉救母

宋史張伯威傳。伯威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黄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黄得血痢疾。伯威剔左臂肉會之。遂愈。母楊因姑疾驚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知大安軍雍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

割股救母

夷堅志。祁酥兒者。亳州人。性警慧。孝愛異常。年十五。母病忽劇。酥憂急不知所爲。潛持一錢。詣佛堂祝曰。吾母病甚。吾將割股以療。敬擲此錢以卜。得吉。遂欣然持刀以割左股。不暇遽博。自燔之於大屑而圓顆。真蛘粒之狀。與母言驚。别换藥。戒曰。盡服此可愈。母接服之。經宿有瘳。酥謂符所願。益喜。家人見其坐積偏。怪問其故。猶不肯説。迫之再三。乃具以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護其瘡。瘡已先中風。浸淫傳攻四體。遍方調治。竟不差。危困之際。語家人云。吾取吾肉以救母。固已不憂吾身。母幸緣此以安。死亦何恨。但念父母俱老。不能終養。以此遺恨耳。泣數行下。遂絶。南城王補之爲作傳曰。酥兒之心。尤可悲也。方其奮然擧刃之時。豈不知肌肉之梨有不忍之至痛。爲至難也。以謂吾不如是。不能盡其孝。故以始笄之年。最弱之身。怡然甘之。而忘其所以難。其可悲王矣。清明集。顧宫中江廣忠妻莊娘二。五十四歲。病患日久。有親男江應。於四月十八日割股救母。療病。今已痊癒。余感歎旱江應割股以療其母。可謂小人之有孝者也。理宜旌異。欲照格擇絹䌷。折錢會五貫。米五斗。酒一瓶。帖廂喚上。當廳請領。奉判割股。雖非孝道之正。然捐軀以救母。一念之孝。誠足以勵薄俗。犒賞外。本州凡軍人死亡。當廳陳乞。隨即相視填刺。此外斷難增額收補。有江應之孝於其親。有司當思所以贍其食而終其養。如願入軍籍。仰具狀前來。當破例特與收刺。近閩訟牒。母訴其子。子傷其母者。每切大息。今姑摭其一。以表其餘。聞者當知所勸。宋史。仙井監民樊肆。母病。割股以療。母五月甚。檻泣立檻木下。得實。以貂詔補營州教授。全史。王實。字海州。文登縣人。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没。哀泣過禮。目生瞖膜。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温迪罕番輸。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温州府志。楊成妞。永嘉人。母王氏疾篤。成妞焚香刲股肉。作糜飼之。其疾遂瘳。國朝清江貝廷臣集。松陽鄭伕耕。事母劉氏最謹。劉一日疾革。伕耕割股糜而進。既咲尋已。人皆稱其孝。

燒指救母

馬明叟實賓録。宋張楚母疾。命在膚鑛。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

門曰孝行。國朝清江貝廷臣集。過孝子宗一海鹽張氏之間。

篤孝奉母

招明里人。蚤喪父。獨與母居。元至正十六年春。吳陵張士誠據泉。自白茅渡江。遂略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卒與寇遇。欲殺之。即以身蔽母。中數鎗。乃舍而退。既逆益困。以傭給母食。母卒。六年不免棄。寝苦服衰。蔬食不變。居憂與人語輙泣下。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皆以爲異云。

菹汁救母

元史郝經傳。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

誦經救母

夷堅志。江淦齊三妻歐氏。産乳多艱。於死乃得免。一子宜歡。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脱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母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翰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歡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具光燄照室。少焉生。

學醫救母

北史。李希邑。名景。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

由是以醫術知名。仕齊為襄州刺史。隋書許智藏。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

私逃省母 孝友同風 宋韓琦傳。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然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憫然釋之。

避兵負母 宋史王翊傳。有胡天啓者。重慶進士也。北兵至。天啓負母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兵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觀欲活之。謂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

竊駕省母 春秋傳。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云。

告歸省母 南唐書儒者傳。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沈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着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李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鐘幣陳列于庭。

私歸省母 孝友同風 楊億。字太年。建州浦城人。大中祥符間。居翰苑。以母在陽翟別墅有疾。遂留請假。傍子與史。遽然中夕奔去。先一日上聞億母病。以湯藥銀幣賜之。使者及門。而已去矣。朝論譁然。以為不可。上憐其才終優容之。止除秘書少監分司。仍許只在陽翟。

表求省母 續資治通鑑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秋七月甲寅。涇原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曹瑋。表求暫詣京師省母。詔可。

賜假省母 金史夾谷清臣傳。清臣為丞相。上表丐歸。不許。因請乃賜告省覲。諭之曰。聞卿母老。欲令歸省。故特假五十日。馳驛以往。彼至可為一月留也。還謁。上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別十年矣。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念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

負擔尋母 南史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馬氷之玄孫也。有孝行。少孤悴。侍八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崄。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難終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主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拜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涕。

行哭尋母 孝友同風 梁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性孝。居父憂過禮。梁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舉聲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瘞。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卒年八十五。

冒難尋母 燕書周存。字道名。上谷滎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離失所。時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冒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周遍。存亡無聞。後傳在呂黎。而存已屬段氏。呂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徑投高祖。容之。為置酒於坐。問存君失母來幾年。相見當識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霑面。哽咽而對。辭甚悲酸。舉坐莫不悵慨。高祖亦為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存傳恭不得母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謝曰。聶政荊軻刺客之流。意氣之顧。甘死奉辭。今明公無求於微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給。以答厚恩。誠老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未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失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而聽去。

祈天尋母 宋史孝義傳。彭瑜。燕寧聞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大和倪氏之婢。瑜入市首飾。遂其門。呈母出。瑜操鄉音與語。拜曰。聞母在焉。假是以來迎。倪氏卒。迎母歸養。

棄官尋母 王性之默記 劉瑨。河中人。樞密學士綜之孫也。其庶母王氏。既生瑨而出外。瑨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母死。身訪王氏。不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瑨志益堅。終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次汝落間。地名彭婆者。逆旅寓棲。歲盡未遂所志。泣於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瑨憂鬱中謾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交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為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之未見而喜神臨。如此之速。但不須發去。只留此以俟。酒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賀矣。瑨心雖喜。能知本意。而復歧悠漫。乃日者常態。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曰即慮無相忘也。瑨愈感。旋聞簫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瑨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還坐。而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婿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聞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資送女甚厚也。瑨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嫗之姓氏。與前主之姓乎。曰。比婦姓王

閣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瑠也瑠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放
傳兵也固嘗從於其家旦每視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
貌以千計矣出腰間葉衣中小紙示瑠略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間村市小
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聞瑠詳細曰當爲驗之然瑠久
求母不獲而爲人紿之疑似多矣意字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
已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來迎瑠瑠猶未信護往既各
細驗之真瑠母也腑心滋久每見於不料母子相持號慟頓絶於村市久
之事定同話日者莫見也聞於村中亦曰未嘗有此色人意以瑠純孝所
感天假神靈以告之爾瑠後迎母同歸久之以壽終瑠仕遇神宗累歷繁
劇爲世名臣二子偁勃皆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宋史孝義傳
朱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
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
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置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
入秦曰不見母吾不返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
子悉迎以歸京兆夢溪筆談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
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

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
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版印施於人惟願見母歷
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絶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
至孝復出從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
朱孝子詩數百篇　言行龜鑑朱壽昌生數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
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
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
官壽昌乃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
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宋王安石臨川集送河
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詩云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
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淒然因見朱壽昌得母而自歎有市泊之悲蘇
東坡集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
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
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次公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弘以春秋白
衣爲天子三公又前漢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生青天次公史記始皇本
紀注引茅盈内紀曰曾祖父濛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而神仙

傳亦多矣愛君五十着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傳老萊子年八十衣綵衣
爲小兒啼以悅親　傳杜詩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烹龍爲炙玉爲酒
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傷心
此事今無古亦聞長陵朅來見大姊傳漢武帝母王太后微時爲金王孫
婦生女在長陵小市武帝立自駕迎之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
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仲孺豈意
逢將軍霍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
既不相聞久之去病既壯大爲驃騎將軍至平陽見仲孺號曰去病不
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開皇苦桃空記面隋文帝外家呂氏其家甚微
帝顯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
苦桃嫁楊氏驗知是舅家而貴之建中天子終不見唐代宗皇后沈氏
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德宗即位建中元年遙尊爲皇太后
以睦王述爲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終貞元之世無聞焉西河
郡守誰復譏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
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爲西河守潁谷封人羞自薦次公鄭
莊公寘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

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鄭伯用其謀與母子如初　崢嶸集壽昌望母
白雲邊刺血書經五十年一旦朱幡迎象服孝心純至徹蒼天　文同丹淵
集朱康叔郎中棄官求母於金州已會華清宮作此送之　蟠桃青在枝
蟠桃花已飛相隔五十春一旦遂相依康叔視金龜解去如糞土徒步入
秦關全州取其母古人亦有此比之康叔難幾時有古人能如公棄官至
蓬仙宇中相會訣此事使我發驚歎達曉不能寐惜聞侍安輿輦下何時
過我欲率諸君
扶服詣門賀

徒步尋母

宋史趙伯深字逢源父子同爲　州兵官屬金人渡河伯深與母子相失
父卒伯深聞母在淮南伯深徒步入蜀閩湖數年訪尋其母紹興二十一
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江敦教影
響錄宋沈參政建炎間避虜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廬間歎曰吾母
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金剛
神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以手畫灰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
遂取之而足跡有洞開模樣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
跡木葉乃其母所誦金剛經前兩版遂得與母相見　元史孝義傳章御
孫本劉氏初爲章拱利養子與母曾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

迎歸養之。俞仝幼被掠賣。與劉家為奴。復為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得之。事母以孝。聞古今事通。陳斗龍南仲。杭之昌化人。宋梅書院山長。父澤民。納妾王氏。生斗龍。一歲去。斗龍知母家錢塘。訪之。一媼曰。往江東布閙何州也。即入江東諸郡。往來六年。一夕舍永豐禮賢鎮。店人怪斗龍數過。問之。其人曰。吾主人少婦豈是耶。走施氏。告母出見。龍哭拜施氏。以母還。斗龍奉以歸。而歲歉盜作。負母走百丈山廬。遇盜。負母告曰。壯士。斗龍求母六年。始歸。未百日。若某死。母誰養。盜亦咨嗟舍去。胡長孺傳

學醫尋母

元史孝鹏飛。生母姚氏為嫡母不容。改嫁為朱氏妾。鹏飛年十九。思慕哀痛。棄學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求三歲。得焉。迎還奉養。

高力士認母

唐書本傳。高力士與母麥氏相失。後嶺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焉。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乃封為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

萬鍾認母

武林紀事中書舍人萬鍾。元身父本臨安人。市廛貨巾幘者。有婢雲川人。生一子。乃身也。此婢以夠滿告去。不知所向。元身漸長。讀書取科策。授某尉。嘗欲尋訪。而無蹤跡。一日經由雲川。至一度口茅屋中。有一媼貨餅餌。元身因憩其側。詢媼曰。何為獨此營生。還有夫與子否。媼曰。前嘗適一家。既死不復再適。有子亦長成。兒於某處負販。又云。少時嘗傭在臨安一頭巾肆中。曾生一子。某既去。則不復相聞。亦聞吾子讀書得官。元身曰。何不往見之。媼曰。自顧貧窶如此。雖往亦不相認矣。元身徵其年月日。皆脗合。大驚。即拜之曰。吾母也。媼亦倉皇未敢當。元身即具衣裝迎歸其家。後元身即館郡符。持使節。登朝列。鬚髮華矣。此媼皆及享其奉。慶元初方卒。

奉使得母

晁說之客語。沈德和之求母也。始其父為司理。嫁其所生母於考城縣。德和屢因使虜者求之。已而德和親銜命出疆。見驛中有老而聾者。在彼掃地。沈分柑子與之。聾甚感。因問姓。年有沈司理者。爾識之否。聾云。某嘗事之。又問沈曾嫁一婦人於此縣。在否。曰在也。沈不敢久與語。沈有提轄知人意。沈乃令復以一柑遺聾。因與語。詰其子細。乃嫁與孫押錄。亦别有子矣。沈使事畢。還至考城。則聾已不復當役。乃賣蒸餅於路。提轄目之。買其一。中有母書。其後沈為四川制置。乃託王宣使往求之。得可伏者四人。與銀二百五十兩。至彼議之。復夫以為不可。比再往則孫已死。先得其子以來。沈與書云。祝傳嬤媽莫家媽媽已死。莫者沈嫡母也。信益通。比三至。則與母皆來。岳珂話云誓

天求母

元史孝義傳。黄覺經五歲。因亂失母。稍長。哀天誦佛經。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得其母以歸。

感物思母

南史孫數。字景桐。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焉。孝友同風。清燕王侯。字仁安。煬帝孫元德太子之子也。性好讀書。尤重儒業。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母劉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由是益奇之焉。南史孫識。字直言。武城人。幼喪母。有錯絲紬帕。即母之遺物。及有所識。其家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嗚咽不自勝。

社日念母

坦明致事王修字叔治。年七歲。以社日母亡。及至來歲。隣里聚行社日興故。脩感念母哀甚。隣里為之罷社。從魏太祖。辟為司空。

心動思母

事文類聚。司馬池。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庭。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詰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

過宮思母

新唐書高祖竇皇后傳。太宗即位。過慶善宮。覽觀嗚歔。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于正寢。

遇虎念母

見聞錄。章仲恕。成都人。與妹夫丘生。紹興中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丘生死。章僅免。泥揚右。調井研縣主簿。還至峽州。家書報其弟病。章茹哀跨歲。焉以行。一川兵擾。捨以遺。適萬州。日晚猶行未已。遂墮崖下。去岸十餘丈。適值待倦。不可起。俄有虎至。衔其髮欲食章。章驚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姪年妹夫死於水。今年弟死於家。獨吾一身存。將以微祿終養。今汝食我無足惜。柰吾母何。虎聞而釋之。盤旋其傍。若有所待。徹夜過半。痛稍定。瞌石上。覺而天明。攀危木而上。及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諸物皆在身。但所有為兵攜去。章赴宮滿秩。而母亡未幾。章亦卒。乃知一念之孝。脫於死地。專為母故也。異類知義如此。亦可取焉。

聞亂救母

宋史。孫衍。先為華池令。後知淳化縣。淳化地之僻縣。衍故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忍驚其母。

拜宮念母

金史石抹榮傳。榮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谷神家。拜宮念母。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偕行。仍賜錢萬貫。

鄭褒念母

古今事通。鄭褒惠安人。好古文。名於時。會舉進士。賦文王元之一。見云。淵深秘邃。詞精理切。雖千百言。不能瓶去一字。是歲閣在孟秋前一月。暑甚。留俟秋行。曰。褒有母老。今詔下將及。閩鄉人必告吾母。計程以待。後一日。必貽母憂。公為之泣。為作詩買馬送之。咸平元年中第。未命而卒。年三十七。

傾財贖母

三國志魏志。涿郡孫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之。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南史劉靈哲。字文明。位前軍將軍。嫡母崔氏。為魏所獲。靈哲傾貲贖母。梁叔業傳。叔業兄子植。為瀛州刺史時。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婢之服。涕泣而從。有感道路。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北史王慧龍傳。慧龍子寶興。少孤。事母至孝。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

備儀迎母

晉書陶侃傳。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

間道取母

宋史李昊傳。昊自言唐紳之後。父恙。容管從事。生昊於關中。幼遇唐末亂。隨父避地至奉天。值楊宗遷洛。岐軍破奉天。父及弟妹皆被殺。昊年十三。獨得免。會劉知俊領岐軍。為所得。與語奇之。寘于門下。以其女妻之。適知俊歸蜀。王衍襲僞位。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昊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昊仕蜀。輾轉乃遣心腹張全王彥謙道迎其母。昊請告境上。衣迎。衍賜以金勒名馬。至青泥嶺見母。母撫昊而號慟。哀感行旅。

亡兒迎父母

法苑珠林。搜神記云。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詰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鄉鄉任子成家。明日當殯。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須臾比鷄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見主人。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兒所言。

陳情迎母

孝友同風。宋吳若水。江南人。舉進士不第。指闕言有策可取江南。授舒江團練推官。以母在南唐。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太祖詔國主遣送之。

登第迎母

宋史劉渙。徐州彭城人。少孤。母更嫁。嘗卒。既登第。具述勞趨辛舍迎母。里人觀歎。渙後以戶部郎中。知廣州。以母老求內徙。遂徙徐州。喜曰。吾布衣隨計。今以侍從官三品。服典鄉郡。適始望矣。

蘇仙辭母

太平廣記。蘇仙公。按神仙傳。仙公漢文帝時得道。後數歲。仙公乃灑掃門庭。謂友人曰。仙侶當降。俄有數十白鶴。降於其門。皆化為少年。仙公乃跪白其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兼封一櫃留之。有所缺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言畢。即出門。聳身入雲而去。

絕裾辭母

晉書溫嶠。為劉琨左長史。奉表江左勸進。既至。帝留之不遣。遷除為散騎侍郎。初嶠欲行。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辭讓不拜。

遣人辭母

隋書列傳。尉迥作亂。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高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全。歔欷就路。至軍。果破迥。因平之。

發憤辭母

孝友同風。宋魏仁浦。字道濟。衛郡汲縣人。幼孤貧。母嘗為假練製著衣。仁浦歎曰。使母求貸於人以營衣。為子得安乎。因發憤辭母之洛陽。得隸名樞密院。太祖受禪。為右僕射。

孟孫哭母

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

蘇仙哭母

太平廣記。蘇仙公昇仙後。母年百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

五子哀母

續後漢書郭淮傳。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之。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其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乃命左右追妻還。淮以書白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是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懿宥之。

銜哀哭母

應天府志。晉吳隱之與韓康伯鄰居。隱之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康伯母殷氏。聞隱之哭聲。輟食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晉書。郗詵。濟陰人。對策高第。拜議郎。母憂去職。母在日。苦病患。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

三年得為八尺與棺至塚負土成墳 范隆傳范隆雁門人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 南史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塩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孝友同風齊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致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撫狩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 梁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孝經論語性仁孝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此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胸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強加飦粥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休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梁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因為之傷 馬明叟實賓錄唐裴敬彝曾祖子通居母喪明孝子傳程曾子孝孫桂陽人年七歲母喪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哭母不哀

淮南鴻烈解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 注江淮謂母為社社讀雖家謂公為何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捧癰哭母

南史康祚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哭悲泣母即覺小愈因此漸痊時人以其有異感位至屯騎校尉

哭母腸斷

顏氏家訓張建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淚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診脈云女腸斷矣因耳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

捫痕哭母

宋江少虞類究崔鄰少時不檢小節頗愛飛鳥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杆鞭抶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

歸魯葬母

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嬴充虞路問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韓信葬母

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負土葬母

東漢書祭彤潁川人兄遵喪母負土起墳彤早孤以至孝稱遭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及遵卒無子帝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祀之晉書山濤河內人早孤居貧有器量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後除議郎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後拜司徒貞慎儉約侍無嬪妾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太康四年卒隋書劉士儁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栢狐狸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唐書李乾祐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市哀其其聞仁軌私杖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焦懷肅母病母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毀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歿亦如之 程表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就帶藥不嘗不進母終因負土築墳號痛人不復識嘗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孝友同風宋徐承珪萊州掖縣棠善鄉緝俗里人嘗為賛皇令歸葬父母率兄弟負土成墳墳中瓜合蒂木連理州白其狀建隆四年詔改棠善鄉為義感里為和順

乞歸葬母

續後漢書曹休傳休丁母喪哀毀過數至使侍中奪喪服勸以酒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至還越騎校尉薛喬節其哀使歸家治喪至自寬慰之後從征伐屢有功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

發墓葬母

南史陳宗室傳始興王叔陵發謝安墓棄其母

賣身葬母

南史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為儒林不就

營墳葬母

唐書安金藏京兆人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

事招表
闕于闕

奪地葬父母

資治通鑑 唐高宗弘道元年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
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
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積俸葬母

萍州可談 綿州楊鼎臣年十餘歲所生母死殯永國中後十年登第調官欲積俸營葬凡兩任不能辦後
改官知彭州九隴縣升朝為安倅過瞻所生已號方發襄事楊毋懼繳時
草率棺斂不如法既徹面衣若生衣衾儼然蓋已三十年楊抱持慟絕舉
尸易衣而葬觀者感
歎誠孝之報如此

千謁葬母

楊內翰談苑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七歲能屬文母喪無以
窆遣僮奴持書千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為先朝嘗加召命今貧
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覲是裸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粟
三十
石

張揆葬母

孝友同風 宋張揆字文裕歷城人與兄揆同舉進士有時名丁母憂時天大寒徒跣舉柩叩頭
流血足皆皸裂及葬嚙
指洒父骨兄弟廬墓

傭錢葬母

宋史 孝義傳劉孝忠母病割股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
劇然火掌中代母受痛後母死孝忠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焉歸安定先
生言行錄朱逕通州靜海人世編苫為業年十五值歲疫父母俱喪家無
餘財可以埋瘞逕日號泣因詣鄉人之
豪者質身為隸以葬父母為契以示人

質子葬母

金史 劉瑜傳瑜州人家
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葬
其母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聚石葬母

國朝清江貝瓊集 元末山
東鄞縣為伯傑父嘗為南臺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張氏居盜起汝穎
蜂略齊魯境傑負母匿草間母卒倉皇不能具棺斂聚石葬鄆地而盜入
鄆城傑伏于墓上眾欲驗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
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還以衣衾而去

為友葬母

西漢書 游俠原涉傳涉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遺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
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
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
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
奔走市買至日映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

飽乃載棺物從賓客往至
喪家為棺斂勞徠畢葬之

崔損不葬母

唐書 李齊運傳德宗時崔損為門下侍郎
損無卑卑稱于人者而宦三省垂
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

不葬父母

類說三司副使陳洎卒陝婦子附語
云生不葬父母謫為
賤鬼足脛皆生長毛

宜都王夢母

南史 齊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之子也年三歲時喪
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祈請幽冥
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
事皆如平生聞
者莫不歔欷

鄱陽王夢母

南史 蕭恢字孔達梁文帝第十子封鄱陽王有孝性初鎮蜀所
生母費太妃猶在都後於郡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
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

劉師貞夢母

唐書 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
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乃母也
若孝通神明故我得達乃處師貞夢中大哭而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
像以事之朝夕起居以告如常每薦親新然後自食時人為之語曰孝於
何通幽明漢有
丁蘭唐有師貞

林億夢母

沈括清夜錄 劉元忠言同舍生林億居親喪常往而之舍於億之南廊特
月明中夜有一人如月中影冉冉自庭中過登于廳事元忠起遂之復冉
冉自門中而去明日以語億億又哀泣久之曰夜夢吾母來告我云通來
就汝登廳矣為人見遂逐去伺南廊
人望吾乃得至此君所見殆吾母也

俱還見母

續後漢書 甘寧傳寧廚下兒嘗
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
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之畢敕船
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
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以有私怒而欲
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
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
卿與蒙俱還見
母歡宴竟日

聞聲見亡母

晉書 王彪之年少未官嘗坐齋前有竹忽聞嘆聲彪之恠似其
母因往視之見母衣服如昔云彪之方有奇厄能東行千里三年可免忽
復不見彪之如其言三年乃歸復聞數聲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

慶汝汝自今以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

目連訪母

盂蘭經目連比丘見亡母生餓鬼中以鉢盛飯餉母母未食化成灰炭目連大叫白佛佛言汝母罪重當須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為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後目連母得脫餓鬼之苦

類說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詩祐曰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設幕見亡母

張師正括異志潘郎中雖宗清河人以明經發第忝云登第有吏材天聖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寧軍其母亡已十餘歲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號哭母急止之曰可於堂西偏滿以帘幕前下一簾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二婦人憩焉既而語云吾死亦無大過陰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既升朝封我為縣太君陰官乃撒我出入汝前歲知導江縣我嘗至彼相視以水晶柱筓倒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涸汝聊以為識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門內街西磨房蔡人媳婦處為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夕具飯食惟聞匕箸聲視之如故留月餘告去舉家送之郭外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既受代適出信都詢之皆如所說潘後常以緡帛遺其家潘之子士龍今為正郎胡訥孝善行錄亦記潘夫人之事

天章閣待制丰晉王公質之謫守海陵也郡之監軍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甃疏為圃一日晨興治圃卒起灌畦見一老媼立射堂中氣貌甚娛卒驚訊之媼曰我乃監軍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監軍不聞有母媼何妄也媼曰第告無多詰卒入白監軍遽出視之姿狀音息真母也而語言哀惻監軍號慟家人以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幕羃射堂之軒使不外矚既而詢其所從來母曰冥中有一事應未受生與見伏罪者皆給假五日我獨汝念是以來耳監軍遽揖告且白平晉公平晉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神事質之皆不對曰幽冥事泄其罰甚重無以應公命平晉又問世傳有閻羅王者果有否復諱尸之曰固有然為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請其名氏則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適密室藏匄建隆以來宰輔畫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寇萊公曰斯人是也復問冥間所尚與所惡事答曰人有不殘害物性者冥間崇之而陰謀殺人其責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晉由此不復肉食平晉當為之記其子復以示親春云

蔣保見亡母

夷堅志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

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登說

禱神見亡母

樂善錄起居舍人王龜從在孫圃時已失其母每以為念因蓋修上清太平宮朝夕得本朝聖真君香火一日薰沐拜禱曰龜從不幸少失所恃未審已託生否願得一見作福拔之真君沉吟良久曰汝母積釁見禁陰司未有超脫之期拔之難濟若見不當有禍龜從哀告不已真君乃命吏之良久陰氣寒峭重霧晦冥忽煙焰中有十數鬼卒擒一婦人五木械繫鐵索纏頸縛有黃衣人執大金鎚從後押之叱龜從令拜龜從熟視果其母也方相向大慟未交數語不覺已失母所在矣嗚呼以龜從奉事之久懇禱之勤欲作福拔母而真君尚以為難但得一見而已是知陰司嚴密大非人間刑獄可以計日得出之比

孔墳見亡母

樂善錄孔墳任星貢令丁母憂既葬辟服歷官至秘書丞母范氏叙封金華縣君始歸焚黃既歸觀讖相視無虛日一日天雨梅實群兒戲後圃見一老兒以巾掛于背前曰我墳母也墳今何在群兒奔告墳與婦劉氏忽遣母不許近且大詈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今十八年始歸為子圖如何耶初以盜不安其所遷附長女歲時受享纔一年以劉氏訟事赴泰山獄取證陰府具如人間達官所加金碧飾麗而獄吏峻嚴森怒不類人間所重者陰德業報遂無間之獄此皆世人平日指為無罪而妄為之者在陰司其獲罪之重乃如此況有甚於此者乎夫人生百年凡三萬六千日四十三萬二千時三百六十萬刻夫一時之內一刻之間心之所存口之所言身之所為有無量無邊若一切謂為無罪則一切無非罪矣如此刻累時積日增月加所坐之罪所結之怨所負之債何止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數之多乎第其終日汨沒不能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所以罪積不覺如塵如沙致身後受報之酷亦非一日得脫也今之建齋設醮而讀為世俗之所謂御侯齋者是果可以拔其親乎愚知其亦當獲譴也

夜行見老母

崔鴻後燕錄趙栖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栖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也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栖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忽忘玄度也

哀號

感亡母

胡安定先生言行錄。潘嶼宗少事母至孝。母忽染疾卒。哀號不捨晝夜。想見母面。長日恍惚。居閑與妻子飯食。忽聞母聲從空而下。嶼宗驚懼。設屏帳請母。母悵恨别家經歲。今於地府得做而歸。善與汝曾相會。歡膳如故。時聞謦欬之聲。或聞語笑。目家人小字。一一無失。司餘告嶼宗曰。我於他處受生矣。言訖聞聲。騰空而去。

純孝感父母

孝子傳。後漢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打。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生不識父母

三國志公孫度傳。李徹遼東人。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如三年之喪。

獲罪不告母

俞文豹吹劍錄。宋淳祐元年。浙漕王埜被論。以母夫人年事。訖言易除。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為喜。汝復何憂。埜乃忠簡公王介之子。號潛齋。

娼女不認母

夷堅支。袁州娼女馮妍。年十四歲。姿貌出於輩流。且善歌舞。本謝氏女也。其母詣郡陳狀云。賣此女時才五歲。立券以七年為限。今踰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免使以良家子。終身風塵中。郡守張定叟呼問。妍曰。汝離家時尚小。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謝氏至前示之。搖首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其母。難以強取。兒勤虛妄。謝銜恨泣涕而出。妍還娼居。才入門。忽迷不識路。娼詢其所以。曰眼前冥冥漠漠。如人把手遮我。更不能曉解。醫至房。使覺內牽。告于郡。以疾求假。張不知信之。因會客。命如常日呈伎。瞢然如癡。與之酒亦不知盞所在。猶以為詐曰。汝且歸。只從當中去。妍迂枉信足。遂墮砌下。始驗其被疾。聰察稍遜。竟失明。孫鼎臣為判官日。嘗見之。時子完然而其盲自若也。

風喪其母

羅泌路史有虞氏紀。舜初家漁。風喪其母。蒙汲鰛蛛。哀餘五至。猶未歇者。

臂痛念母

家語。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搤其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以呼汝。又家語書參不忍違其親於外三日。謂得禮法。

寤生驚母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西漢叢語。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於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乘車輦母

左傳莊公十二年。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注。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萬子爲奔陳之路。宋都去陳二百六十里。一日而至。

心亂失母

續後漢書。徐庶字元直。潁川人也。初平中。州郡起兵。與石韜南客荊州。及曹操入荊州。昭烈南行。庶與亮並從。操兵追及。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從其母。與韜俱降操。

生不識母

風俗通。九江太守武陵陳威生不識母。嘗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三歲失母

遼史。釋盧拴。幼穎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

子名其母

戰國策。魏安釐王時。秦敗魏。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子反而名我何也。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所大者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將盡行之乎。願有以易名母也。子之學有所不行也。願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以入朝為後。

避難將母

孝友同風。漢鮑山。字求本。京兆人。至漢末。遇年荒。將母往南素避難。涉山險。以荊籠盛之。背負往秦。逢賊問其故。山以實對曰。是孝子也。遣絹數匹與山。母得免難而活。

責子拜母

東漢書。仇覽為蒲亭長。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賜孝經一卷。使讀之。元深自悔責。拜母牀下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遂脩孝道。

土室拜母

孝友同風。後漢袁閎。字夏甫。少勵操行。苦身脩節。延熹末。黨事作。閎散髮絕世。欲投

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但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母沒，不爲制服設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升堂拜母

續後漢書張昭傳。孫策定江東，以昭爲長史參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吳書周瑜傳。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晉書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長居。閭門雍睦，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以爲榮。資治通鑑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晉王存勗德張承業，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甚厚。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破虎牢及柏谷塢，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鎮惡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拔方爲澠池令。

覲拜其母

三國志顧雍傳。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累遷太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五代史劉鄩傳。鄩密州安丘人，喜好兵書，有機略。爲行軍司馬，從破兗州，拜節度使。葛從周家屬外第，鄩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

胡人拜母

太平廣記玄宗宴幸安祿山，呼爲子。祿山每拜楊妃而不拜玄宗。帝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何意也？祿山云：臣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

僧道拜父母

唐會要開元二年閏三月三日勑：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庶記正比顏華用胡刪。大明律僧道拜父母：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遠充軍。

拜義父母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代唐莊宗嘗令劉后拜齊王張全義與其夫人儲氏爲義父母。親迎其第。齊王避不敢見。劉后歸奏之，且言少失父母，願拜齊王并儲氏爲義父母。莊宗許之。齊王畏衰辭讓，不得已而受之。莊宗命翰林學士禮院定相見及往來牋書儀。

因夢拜母

三境國論 黃山谷來牟延中，夢至一家，供食乞紙。山谷生事疑欺佐乞，前進半里乃聞哭聲，出半見姥，正所夢家。姥曰：吾女生前嘗誦法華，今辰亡忌，斷表情

愛詢女亡日，正與山谷生年時同，即拜爲母，及發女塚見亡女子木根貫腹，因而去之，山谷平日所患頭疼，自此而愈。

留櫃付母

撫遺新說：蘇耽將飛昇，母曰：吾侍爾也，爾去吾何依？仙曰：兒今雖去，母之動息皆可知也。乃留櫃付母，封鑰甚固，曰：願母不拆，若有所需告之，如所言也。後母凡有之，禱其櫃，皆如所求。一日母思仙，爲在其中，乃發櫃，了不見物，惟二鶴凌空而去。

折肉還母

頌古聯珠：那吒太子，折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佛眼遠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爲身？學人到這裏，若見得去，即清五蘊，吞盡十方，乃頌曰：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言語。 徑山杲 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 自得渾 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水流天地靜，籬間黃菊正爭春。 少室睦 析骨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腳千峯外，萬古長空片月斜。 北磵簡 骨還父，肉還母，日西沉，水東注，良久云： 無準範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王維難下手，難落筆頭蹤。

交事二母

白氏六帖：吳國朱基娶陳氏，生子朱伯，入晉，晉賜妻，生子綏。伯、基已以歸吳，兄弟交事二母，篤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爲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三

母

尊崇帝母 東漢書順烈皇帝紀。永平四年。小黃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二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尊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以三牲告憲陵懷陵靜陵焉。懷陵沖帝陵靜陵質帝陵

迎盜安母 漢書趙咨。東郡人。少孤。有孝行。舉高第。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業。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

貪官埋母 東漢書李燮傳。燮遷河南尹。潁川甄劭。諂附梁冀。冀以為郡令。當遷為郡守。會母亡。先受封。然後發喪。劭還至洛陽。燮行途遇之。使卒投其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劭遂廢錮終身。

殺雞祭母 五典統纂路言後漢董黯事親至孝。比舍王寄。母曰。夫人家貧。有何供養。而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心安樂故肥耳。黯母復問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每為非法。使我懷憂。故如是。寄聞之。遂入室。曳黯母於牀下。辱之而去。黯既知。默然不言。母亡卒畢。乃斬寄頭祭母墳。自縛詣官。帝聞其異。特赦之。

種植給母 東漢書楊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藍。以給供養。諸生有助種者。震輒拔去。以拒其後。鄉里稱孝。舉茂才。仕至司徒。

竊食祭母 東漢書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欲加罪。聞其故。免之。

誣婦殺母 漢書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伏罪。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天立大雨。

誣婦鴆母 東漢書孟嘗傳。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可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寡婦於墓。應天澍雨。穀稼以登。

奉檄為母 孝友同風後漢毛義。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尚志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也。

遇賊指母 續後漢書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難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古今事通洪擬傳。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

遇賊。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

出婦啓母面 東觀漢記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出其婦。

不顧母 續後漢書駱統傳。統字公緒。父俊拜陳相。袁術怨。密使客詐殺俊。統母適華歆為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爾。

攜持老母 三國志廖化。字元儉。為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自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為宜都太守。

鼓琴娛母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語信云。和尚為我辨理。迎我上第六梵天。快樂處矣。後與群天人。鼓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何因屢來。曰我來使汝輩知罪福也。亦來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凡聲。家人悉聞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

抱恨逼母 晉書列女傳。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垂立子寶為太子。元

妃曰太子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托以大業
未見克昌之美逆西高陽二王兒之賢者宜擇以樹之趙王驎奸詐負氣
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宜深圖之㬥不納賓及驎間以為恨㬥元賓絅
位迭福逼元妃宜自裁之妃曰汝兄弟逼殺母安能保社稷遂自殺賓以
元妃無母后遺不成喪中書令畦邃言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
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㬥遂從之

灌佛薦母 南史劉敬宣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亭鎮蕪湖牢之參贊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泣杖對母 劉向說苑韓伯瑜有過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

指痛亡母 事文類聚梁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循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報凶問

謫居喪母 事文類聚柳宗元謫永州司馬奉太夫人河東縣君温清未幾見憂終于州之佛寺其孫有罪謫辰侍刑不得歸奉喪事姪洵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

母疾心驚 應天府志阮孝緒至孝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此史裴訥之字士言錫祖為平原公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疾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 唐書張志寬河東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詞繫於獄外遣馳驗之果如斯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員外散騎侍郎

禱神乞代母 唐書鄭瀚曜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累三月不頮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望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從賊乞代母 孝友同風郭琇新淦今其母為盜所執琇詣以火弓所藏於江吉願以身代母盜義而釋之母子俱免郡以聞于朝雖不報然每遇大禮肆赦郡縣舉典常封識其墓尚書頹作郭琇傳

宋何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建炎間盜起母為所執從哀痛不忍母死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藏寶惟我可尋母不知願以身代母共尋之乃釋其母而執從引導數處皆無得知其給己因聚箭射之皆不中體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諱其孝遂釋之元史賴祿存汀州寧化縣人蔡五九之亂祿存負其母挈其妻子隨眾入山避之盜至眾散走祿存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存以身翼蔽其母曰寧殺我母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存含濡煦之盜相顧雖數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驢鳴悅母 孝友同風唐戴良字叔鸞母好驢鳴良常學之以悅母焉

問父報母 唐書任敬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其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舉孝廉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留丹與父母 太平廣記張定遇道士得長生術一日留丹二粒與父母曰服一丸百餘年無疾辭父母去曰若有憶念兒自歸來父母服丹神氣倍於少壯乾符中父母猶在

懼憂及母 新唐書曹王皐傳上元初皐歲皐祿不足養請

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召還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觀察使誣劾貶潮州書揚炎起道州為宰相知皐直復用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皐懼憂及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常及為潮以遠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 孝友同風宋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為樞密使公事親孝遭父喪雖在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兵聞弟云奉使江表而已其純孝如此

杜羔得母 唐史補杜羔有至行其父為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戚會堂兄為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嫗對兒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貌吾家諸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歸又往來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廟日夜悲泣忽覩屋柱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從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詢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陳庚得母 宋史陳庚父公績金人入寇山東公績舉義歸南陽天其妻劉氏劉在北二十五年庚既長言之輒涕泣遂走淮司備歷艱險者十餘年得其母迎

以歸。

濕衣救母

越絕異紀丁興。年十三。家近荒草。野火來逼。與母老病不能免。興乃濕衣覆母。身以障母。火得無他。與逐預令。縣令殷百玉列上。文帝而嘉之。改為孝義。旌表其墓也。

親導母輿

事文類聚崔邠字處仁。為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私第去帽。親迎母輿。都人榮之。

與婢舁母

五代歐史後唐張策傳。策河西燉煌人。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

除官告母

孝友同風宋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孝悌忠信。元祐中。除諫官。與母謀曰。諫官有所論。禍出不測。母曰。假得罪。吾即隨汝去。及謫嶺表。安世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夷荒。且無兼侍。恐一旦溘然。為慈親憂。因憶司馬公語。北人在瘴地。惟絕嗜欲。可以不死。自是遂絕行山中。有大蛇相向。久乃去。鄉人以為神蛇來迎。從遣母喪扶柩行。日數十里。

不忍去父母

言行龜鑑范公純仁。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再調皆不赴。文正公遣之。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不能朝夕在側。遂辭養焉。

束帶應母

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職方員外郎陸參為崇文院檢討。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墮牀下。良久束帶執燭而至。曰。大人呼參。參未束帶。故不敢應。

公裳揖母

宋名臣言行錄節孝徐先生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幘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猶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當著綿袷必重衣隱衣話。活(?)

童蒙訓。徐積山陽人。不能隨計升。如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請一日因其公衣見貴官。問忠也。見貴官。與其公衣。主有朝夕見母。而不其公衣者乎。遂晨夕具公衣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聞見善善錄。又言積少孤。逮日以紗帽揖母。一日見貴官。乃用襴幞。自念言。大丈之喜。無過父母。今反不若見貴官。明日以襴幞揖母。家人見之。無不笑。既久亦不笑也。王天之之行徵。自此始也。

乞恩封父母

燕翼貽謀錄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令郊祀畢。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大夫人。然此猶因坊有請而從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霑寵恩。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

宋史張掞傳。掞字知常。饒州德興人。第進士。為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太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致仕。如其志。時年三十一。 趙槩字叔平。南京人。為知制誥。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 孝友同風宋喬禹內黃縣人。守大名府。以郊赦當進秩。母年八十。願回所遷官。叙封為共城縣大君。

乞封贈父母

南唐序略景德三年。五溪都防禦使向通漢表求追贈父母。從之。 孝友同風宋熊文雅。父任彭州永昌縣尉。歿於王事。文雅乞以見任官回贈。又言母老。願以三任告身授母邑號。詔兩從之。 孝子傳李瀚紹熙四年。調成都府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予初品官封。 趙嗣德。咸淳七年登第。乞援李瀚等。回本身官致仕恩例。贈父母。上從之。

乞官封母

邵氏聞見錄宋呂汲公。當遷秘書丞。乞用其官。易封母邑。朝廷從之。中外以為美事。獨劉仲原父曰。禮。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己貴而加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於禮若戾柰何。又法未當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聞之數服。自以為不及。終身重原父之學。

春秋祭父母

北史本傳胡叟字倫訓。安定人。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泣下。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具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一節。送一壺與叟。叟曰。我當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 寇祖訓為順陽太守。及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母雖久亡。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

放生薦父母

善誘文蘇東坡竄逐海上。願學壽禪師放生。以亡母蜀郡大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

為母復讎

北史孫益德。樂安人。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讎。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竟免之。 孝友同風宋甄婆兒。京兆鄠人。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爭。以從擊殺之。婆兒時十歲。有妹

古禰禰乃與鄰人張氏乳食之。後年稍長大，念母為知致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乃與兄類兒同詣張求見妹。張拒之，不使見。嬰兒愈悲憤，泣謂兄曰：我母為人所殺，妹流繼他姓，母讎未報，何用生為。時方寒食，因具酒食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納懷中，至舊里，尋見知致，方與小兒戲，嬰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祖詔止決杖。

五子異母 儒學警悟：五卯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又云：況共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儻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

五子同母 隋書：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朕傍無侍姬，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者也。

知有老母 李友同風齋晉仲字吳吾，賴上人，少時嘗與艴叔牙游。晉仲曰：吾嘗三戰三走，艴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在也。

親重馮母 東漢書：馮勤，偉勤，光武時為司徒。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王主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親重如此。

存問大臣母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事文類聚：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數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搢紳榮之。

赦子慰母 唐書李激列傳：激為給事中，五坊卒夜鬬，傷縣人，鄠令崔發怒勍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因皆釋而發不得原。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緩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司發為懷州長史。

詣第慶母 唐瞻延德字天德，然宗撫，號稱孜。他日宰相及百官詣第十壹慶母，歲時公卿必詣訖，穆宗誕日，晏慈恩寺，德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庭，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為榮。

孝感子母 唐書：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耳。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子母相感，靡吏請自新為孝子。

殺女捨母 列女傳：潁川公孫何者，孫氏之女，年十三，悠家報其父。父走得免，何亦與母俱亡。母先得見，仇人甚悅，爭欲取心。何便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當沒之人，安足殘殺，以塞怨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捨其母。

母知子貴 新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白金壽母 禪林僧寶傳：慈明圓禪師省母，以白金為壽。母詬曰：汝定累我入泥犂中。投諸地。公色不怍。

得道度母 釋迦譜：佛告目連：汝往迦毗羅衛，問訊我父我叔及我姨母。慈愉羅睺羅母，今割恩愛，放羅睺羅，使作沙彌。母子恩愛，歡樂須臾，死墮地獄，各不相知。羅睺得道，當還度母，永絕生死，如我今也。

本來父母 傾古聯珠：護國淨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饋，堂前不問親。母霞淳曰：出門逾界無知己，入戶孟畔不見親，虛堂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瀨為鄰。

死女告母 李昌齡樂善錄：邵康節母夫人李氏，甫及產期，以病餌藥，康節遂生。繼又誕一死女子，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中，忽見女子哭於中庭曰：母不擇醫，妄投湯劑，使女為藥所毒，累死胎中，痛恨切至。柰何良久大哭而退。

女識前生母 萍洲可談：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典史雷澤男，身甫年十七歲，病足瘡死，雍丘牛寄，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視其舊母，號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經驗。

為母立祠 羅泌路史餘論：萬高記曰：陽翟婦姓十三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為母立祠，曰聞母祠。

母死為僧 江湖紀聞：瑞州余教邊任潭州，持書到慈恩寺，聞寺主戒忍曰：夜有異夢，今日有異人來，命洒掃方丈，及暮有行脚僧至寺，寺主曰：是矣。爾升法堂，不揖不語，良久入方丈，事之甚勤，尽其禮。逾年餘，余教再至，聞行僧尚留，詢問寺主，再四方云是子母也。子六歲出俗，而母死，母死之旦，僧生之辰。余教方駭，寺主忽持母像與行僧升座。取筆作偈云：慈母未尋未了因，果然死日是生辰。今

云携少妹於華首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為姝孝綽坐免官

宋晉熙王昶傳廢帝時昶敗奔魏棄母妻唯携妾一人自隨在道諌慨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更每節悲痛遥拜其母

食羮忘母 南史林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羮緒妻到市買菰為羮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羮汝何以併喫盡天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便心中介然即利血明日死蕭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汙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卒詔贈中書郎

劉詡毆母 新唐書柳公綽傳仲郢拜京兆尹中書舍人紇干泉訴甥劉詡毆其母詡為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為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

發矢斃母 五代薛史晉李彥珣傳彥珣素無檢節不孝於父母在鄉黨絕其供饋同列惡之出為外任清泰中違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為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范延光既叛署為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於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

索飯悖母 是堅支金溪民許成燕晨自田所歸舍從母索飯母告之曰飯在釜中可自去取喫及至竈下視釜剗空無所有怒而罵曰你不害羞妄語如此即出外析薪一枚忽躍而上徑入眼貫一睛而出登時暈絕累日乃能起今為孫鼎臣擔樸自狀其過而悔無及矣

操刀向母 隨齋說異建昌苛携生姓廖者中年娶婦婦姙身而廖出封婦允身當在某月乃約其妻曰至時我必歸汝抱子以迎我婦孕一男廖再以書約歸至期乃抱子往迎偶趨跌顛仆子死焉乃歸告其姑曰柰何姑曰世無母殺子之理此出於不意耳廖歸問婦子安在婦具白之廖怒曰汝殺吾子耶吾必為子殺汝又謂其母曰爾在家所興何事乃令婦殺孫吾併殺矣母曰在城中殺父母連累州府汝當被大苦而後死不如於城外聽汝所為廖於是携婦及母往水東深闊竹林中是日天氣晴明廖方舘神華操刀向母忽霹靂自天而下陸霧斎晴面不相睹鄰人怪之共觀焉則竹林皆無孑遺廖已震死初無人在其側問諸門者方見廖携母及妻以出乃就訪其家姑婦俱無恙問之備言所以然二人初何不知因而其身得還家也

厚妻薄母 張詠語錄東崖守蜀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張忠定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

朝桂嶺緇衣客昔日董壹白髮親天遣精神來入夢人言孝行果通神欲知兒像同慈像請看當來寫出真展開母像供化家祝母像與行像儼然無異余敎為立石焉

母死為馬 太平廣記唐并州文水縣李信為隆政府衛士顯慶冬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馬并將草駒時歲晚凝陰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期逼撾之馬遂作人語信曰我是汝母為避汝父將石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汝妹也信聞之流涕躬駞鞍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別為廄𥸯養飼有同事母

鄭莊誓母 史記鄭世家鄭莊公立封弟段於京號大叔祭中謀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不聽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叛段段出奔鄢鄢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言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

不歸見父母 韓非子十過篇管仲老不能用事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君其試以心決之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通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

后臧棄母 左傳定公五年吳入郢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拜楚

齧臂辭母 史記吳起傳起少時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也

論子殺母 續後漢書阮籍傳籍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言司馬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

郢人鬻母 淮南子郢人鬻其母者為請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也禮記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携妻棄母 南史宋劉孝綽傳孝綽為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到洽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

出。獲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替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貰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貰身者繼至，亟遣歸業，民悉安居。

反不顧母

通鑑紀事本末：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天復三年九月，田頵舉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

田雲童弑母

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十年十二月，磁州民田雲童弑母，磔裂于市。

仕宦棄母

韻語陽秋：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書閲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和韻規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至為親滌廁牏，中裾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潁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

詈逐從母

宋史列傳：犴直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從母，至直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

章丞妻母

王明清揮麈餘話：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俞與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產之時，楊氏欲不舉，楊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貯水，緘置其內，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鞠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後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以為譏已，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俞尚無恙，寄杞法，以年八十勿論。事見神宗實錄。紹聖相天下，坡渡海，蓋脩報也。所謂燕國夫人墓獨廢而無祔者，即楊氏也。

萬物父母

書泰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注：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宋儒太極圖說：天下之人皆知天地之果為萬物父母，而斯人果為萬物之靈。

作民父母

書泰誓：元后作民父母。注：聖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者得其生，鰥寡孤獨者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注：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

尊之之意

見陛下如父母

墨客揮犀：楊大年方十一歲，為正字。太宗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父母。上歎賞久之。

戴君如父母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尚意譬喻論：業天下戴君，尊之如天，敬之如帝，仰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宋蘇東坡集康靖趙公槩神道碑：公知滁州，山東大飢，李小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冠廬壽，犬牙不入境。

民之父母

詩豈南山有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云。延壽錄：商湯放桀而天下平，選於衆，以伊尹仲虺為相，反桀之政，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用伊尹也。帝罔不配天其澤。注：配天，布其德澤，以此徧天下，久為民主，謹於擇士，務於求賢，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百官能治，賢者寵職，以仁義綏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而湯拯焚救溺，以安天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以寬治民而除其害，天下歸仁。湯武者，民之父母也。為有顯德，故天胙之，為神。管子：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云云。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注：秉，柄也，秉所操以作事。國秉賞罰之紀者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桴擊鼓槌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蘇子由古史：鄭子產傳：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白起傳：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北史：後周薛慎為湖州刺史，州雜蠻夷，恒務劫掠，慎集豪帥，殷勤戒之。一年間，翕然從化。諸蠻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宋史列傳：李庭芝在揚，有詔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賑之，揚民德之如父母。鮮于侁傳：侁字子駿，閬州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掊斂虐害之後，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韶州府曲江志：宋王式，字用之，曲江人，唐宰相珪裔也。耿介自立，以孝行稱，舉

進士。授校書郎。轉寧吉之永新。吉俗囦好訟。而當官者復侵漁之。公一皆痛括其弊。民戴之如父母焉。有官邕。殷孝斐為京兆尹。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教道舉。思如春。威如虎。訓如父。愛如母。魏德深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治。尋轉館陶長。將赴任。貴鄉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元史烏古孫澤傳。改興化軍為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書極而繼以泣。

歸寧父母　詩國風葛覃。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注。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憂我父母　詩小雅杕杜。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注。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

不遑將母　詩小雅四牡。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經子法語將父將母。注。將養也。

誰無父母　詩小雅沔水。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注。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

靡依匪母　詩小雅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注。况父母至篤至親。宜莫不瞻依也。

文母　詩周頌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注。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文母。大似也。大雅文王之什。大明章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注。大邦莘國也。有莘國君之女。太姒也。圖經云。郃陽東五十里。莘里有文母祠。南有阿衡伊尹廟。通鑑外紀西伯正妃太姒。莘國之女。號曰文母。坦齋通編。詩稱文母。即文王之母。亦猶啓母。則啓之母也。毛詩於雝詩。乃以文母為太姒。誤矣。論語。亂人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氏云。一人謂文母。李而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謂邑姜是矣。但文母者。實武王之祖母。亦非太姒也。思齊太任文王齊之母。當以是為證。予既辨文母為太任於前矣。載考杜鄴方正策云禮有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註。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仲馮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豫太姒。乃知先儒已有此論。予之說偶與之合爾。東漢書鄧訓傳。大司農朱寵追訟鄧騭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漢楊雄元后誄。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西漢書元后傳。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楊雄元后誄。降茲圭璧。命服有章。為新室母。鴻德不忘。

壽母　詩魯頌閟宮。令妻壽母。注。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

貴為天下母　王充論衡骨相篇。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稚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稚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尊為天下母。資治通鑑。後周紀。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况我乎。反意遂决。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太祖為帝娶之。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天父地母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鶡冠子。故聖人立天為父。立地為母。

真父母　無上秘要。人品形飛。我聞所以得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因緣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真父母不在此。父母貴重尊高無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備因緣。稟受育養之恩。故以禮報。終身而稱為父母焉。立行合道。則身神一也。身神一。則為真身。身歸於始生父母而成道也。

天地之母　上陽子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氣。此氣為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本也。

知子守母　老子歸元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道德經。既知其子。復歸其母。

造化之母　淮南鴻烈解要畧。假真者。窮逐終始之化。贏埒有無之精。誂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

陰陽父母　莊子大宗師。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五行父母　周易參同契。五行相克。更為父母。丹法。以火煉金。以金伐木。火盛則水汰之。水盛則土遏之。是謂五行相克。金生水。水乃金之子。而水中生金。木生火。火乃木之子。而火中生木。是謂更為父母。

金為水母　周易參同契。金為水母。謂金生水而返隱形於水。乃母隱子胎也。

流珠水母　周易參同契。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為鬼。土填水不起。

繼體因母　周易參同契。昊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乾以下交於坤母之初

之而成象。眞為長男。故曰長子繼父體。實自坤體而生。猶嬰兒生於母腹中。故曰因母立兆基。

玄牝物母 上陽子老子有無玄牝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也。

形化道之母 長生經前識者道之子。形化者道之母。雲笈七籤元氣論。自然者道之父母。氣之根本也。

望君如父母 蘇子由古史葉公列傳。白公作亂。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九合子故義兵至。則講之人歸之若流水。諸侯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

慈如父母 吉安府志。歐陽守道。宋時為著作郎。秉崇政殿說書。入謝。兼權都官郎官。後以疾卒。門人文天祥祭之曰。先生之德。慈如父母。

疾痛呼父母 宋蘇潁濱集為兄軾上書。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

主父主母 戰國策蘇秦說燕王曰。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歸。私之者憂之。妻曰。勿憂。吾為藥酒待之矣。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

召父杜母 東漢書杜詩傳。詩少有才能。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分門故事。[illegible]比室。猶比屋。江湖長翁記。杜母遺芳宦遠求田。功推比屋。邦傳參蟬桑麻疑淮左。近水遠山似秀州。樓識景蹤知俗美。亭因思孟各風流。我來春春淳龐處。比屋嬉嬉路載謳。

邵父陳母 宋江少虞類苑。邵曄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年。民始有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家無常母 孝友同風。晉汜毓。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無常母。

去虎口歸慈母 東漢書樊崇與劉盆子既降光武。光武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悔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合境呼慈母 北史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病。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婦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凡有疾病。舉致聽事。暑月疫時。或至數百。所得秩俸。盡用市藥。醫療之。於是患差。子孫慚謝。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恩踰慈母 唐韓昌黎集論天旱人飢狀。恩踰慈母。仁過春陽。

常侍是我母 兩漢蒙求。張讓趙忠。靈帝時。並遷中常侍。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

妳母 南史何承天傳。承天為著作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北史齊崔季舒。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為中書侍郎。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煩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中勤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常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

事嫂如母 南史韓靈敏傳。靈敏會稽人。早孤。與兄靈珎並有孝節。兄亡無子。嫂朔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事姨如母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珎新。躬自臨視。若朔望必有公事。則先遣送祭奠。手自料簡。流涕封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

呼為阿母 北史北海王詳傳。詳貪冒無厭。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帝每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

親家母 唐書中書令蕭嵩子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為親家母。禮儀甚盛。

國母 宋史西蜀孟昶世家。太祖三年。昶降。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賚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為國母。

楊晟事義母 唐書楊晟傳。晟初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決。欲殺之。妾周掩使亡去。及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晟事之如母。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太平廣記。晟建節彭州。昌符之敗

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

終身事如母 宋朱晦庵大全集李氏墓誌。姑為比丘尼。與宜人年相近。病迎歸與共卧起。經歲忘勞。姑每感涕謂曰。病愈。當終身事之如母。

父怒歸母 資治通鑑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是以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

兒啼呼母 蔡琰別傳。琰在胡中十三年。有二男。捨之而歸。作詩云。家既迎兮當歸寧。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

賢知其母 漢書嚴延年傳。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母右 晏元獻公類要。內御者。浴鬠。外無笄。儀禮既夕禮曰。其母之長。州母右。注。內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違叢。錢有母玄堂誌曰。以某年月日違叢。

旦泣神母 宋綠類賓集漢祖廟賦知石鍇夜斷長蛇。旦泣神母。

錢用子母 西漢書食貨志。單穆公曰。民不堪錢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青蚨子母 事類纂求漢時。南方有蟲。其形如蟬。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殺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放麑與母 事文類聚。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眾魚生母 酉陽雜俎。凡諸魚會產。鮐魚撒紙其腹。謂眾魚之生母。

豚食死母 莊子德充符篇。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

四十二字母 華嚴經。善世眾藝童子。告善財言。我恒唱持此之字母。入般若波羅蜜門。清淨流日。字母為眾藝之勝。書說之本。言四十二字者。頌曰。阿羅波遮那邏陀。婆荼沙和多夜吒。迦娑磨伽他闍瑟。駄奢呿叉哆若。拖婆車摩火嗟伽他。拏頗歌醝遮吒茶。詳見字字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四

虜 洪武正韻郎古切獲也掠也服也囚虜也亦作鹵中從毋音貫今作虜許慎說文虜从毋从力虍聲徐鍇通釋按春秋左傳原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故从力毋穿之也獲者以索拘之故齊國書曰人尋約吳髮短謂將以繩系之也勒古反揚雄方言虜強也顧野王玉篇力古切戰獲俘虜也唐玄度九經字樣虜虜上說文下隸省丁度集韻或从手作擄張有復古編俗作虜从男別作擄並非鄭樵六書略諧聲戴侗六書故虜獲人民也獲者毋而系之也又作擄擄掳也郭守正紫雲韻夷虜釋行均龍龕手鑑推也亦作虜楊桓六書統東毋鼎俘獲男子也象人首有物聯之者其意足矣恐其未明復取虎為聲以指之也又謂戰伐所獲者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俗从男作虜漢書晉灼曰生得曰虜斬首曰獲又北狄曰虜以其習尚虜掠也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通作鹵前高紀毋得鹵掠應劭曰與虜同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虜

篆書 篆韻 古文四聲韻 張揖集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虜 魏大饗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虜 達橋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虜 虜 並張錦漢 虜 虜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 老學庵筆記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高帝為青冀二州刺史勸清鄭州人呼為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為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為虜官晁子止為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為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白虜 海錄碎事秦人呼鮮卑為白虜

質虜 續後漢書西戎傳武都陰平街左右有萬餘落司晉壽亦匈奴也匈奴謂奴為質

饕虜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性好利置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聚財貨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儉嗇不自奉養人目為饕虜云

奴虜 西漢書項籍傳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

貲虜 太平御覽魏略曰貲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東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丁零羌雜處亦本亡奴婢也

索虜 馬明叟實賓錄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揚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李寺江南傳家書索虜傳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㐌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㐌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㐌有救騰之功舊勲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勇壯衆服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犍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尅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

羌虜 北史後梁主蕭琮國廢隋文以為柱國琮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氏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愧而止

淘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

黠虜 宋名臣言行錄曹輔言金使王均以和為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柔言軟語為緩其情或至殘備贊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至矣

二虜 馬明叟實賓錄後魏靈獻之間烏桓鮮卑二虜遂盛石勒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亦柴公伐遼西之土人皆曰二虜首施我鞭北垂道暢則訓時漢光雖亦偕晉書劉琨在幽州元帝轉為太尉侍中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北二虜二虜劉聰石勒

三虜 東漢書祭彤傳後漢建武中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拜祭彤遼東太守攻破之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降諭鮮卑使擊匈奴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守錢虜 東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

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江州志宋周士真字道粹瑞昌人晉尚書僕射萬之後也輕財急義嘗族人議析居士真曰男兒當自立樂遺產一不受遂自營殖逾十年家致千金又曰積貴能散否則守錢虜爾悉班昆弟故舊之貧者東谷所見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叟哉黃光大積善錄人之養生唯不可不足若粗有餘足以奉甘旨供祭祀養妻子備伏臘凶荒之外夫復何用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之勞心役己末歲窮年汲汲於殖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虜爲兒孫作馬牛也經鉏堂雜誌羅漢頌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閑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閒看七十年而爲守錢虜眞愚也哉

劾首虜

漢書韓信傳諸校劾首虜休皆賀師古曰劾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盜馬虜

續後漢書董卓傳帝以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且才辯令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傕傕不恭詔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所知也郭多盜馬虜爾何敢欲與吾等邪

販塩虜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論王敬武曰人主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塩虜耳注事見乾符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

背國虜

北史陽平王傳陽平王孫法僧位益州刺史將欲爲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栢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

翩翩佳虜

晉書載記史臣曰慕容盛翩翩濁世之佳虜也

疑兵破虜

經遠堂分州故事唐范字叔度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遂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蹦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僞和破虜

北史韓禽母弟洪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等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天下加雨洪僞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

乘勝破虜

新唐書契苾何力傳貞觀九年討吐谷渾薛萬均爲賊所包契苾何力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烏驚魚駭後無以覆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

馳傳破虜

新唐書杜佑列傳佑京兆萬年人父希望爲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已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使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兆傳度龍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權鴻臚卿

分兵破虜

新唐書韋皐傳皐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三年復嶲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撓邊皐撤破却之自是羗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龍官馬定德與大將擧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馬帝詔皐深入以撓虜皐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倪覓董振走維州邢此出黄崖略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攻峨和清溪道蔣政松州元膺出濕山威溪臧守至道蔡葛韋良金趨平夷路雅州自靈關夏陽攻逍租偽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牟豐直鄭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其保鎮猶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謀而禽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

間道破虜

新唐書史敬奉傳敬奉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鮑蘆河獲馬牛雜畜逾萬數賜實封五十户

乘冰破虜

新唐書王君㚟傳君㚟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吐蕃首悉結邏寇大斗拔谷君㚟間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渡清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不聽事君㚟凱旋玄宗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風雪破虜

王琳清[illegible]

塵錄唐中奇章玄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群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滕六致雨巽二起風翌日風雪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于高郵虜誓于衆皆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爲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雪大作虜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友滑稽之雄也爲參貲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得巽二滕六力邪聞者爲之鬨堂。

易旗破虜

坦明故事 宋寶元中仁宗平號羌項犯塞羌項虜人名佼犯邊塞時萬勝軍新募萬勝軍軍名也其時新招募得出戰多敗士去戰鬭多敗狄青爲將狄青爲將帥一日盡取萬勝旗一日萬勝軍之旗付虎翼軍出戰將旗付與虎翼軍出與之戰號虜望其旗易之有人望其軍旗號以狂易忽之全軍徑趨全軍徑趨狄青軍中爲虎翼所破殲之虜爲虎翼軍所破敗殆無遺類治幾無遺下其種類

乘間破虜

元史李守賢傳 癸巳正月望夕金帥完顏延壽擊毬爲嬉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緣崖城附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下令禁無抄掠悉收餘衆以歸

請滅北虜

續後漢書北狄傳 和帝即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討滅北虜永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虜大破之斬首虜二十餘萬人

通好北虜

趙善璙自警編 宋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與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

伏兵擊虜

資治通鑑 高宗永隆元年裴行儉破突厥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

合兵擊虜

新唐書石雄傳 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才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佐振武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爲國家憂以公主故未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氈車十餘乘從者衣朱碧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諭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乃穴城夜出縱千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遷豐州防禦使

力戰沮虜

隋書達奚長儒傳 長儒爲上大

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尸慟哭而去

舉烽紿虜

隋書 長孫晟傳晟授開府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開皇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 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

據險邀虜

唐語林 武德末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虜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疋全帛一無遺焉

丙夜擒虜

新唐書東夷高麗傳 太宗討高麗敗高延壽惟莫離支未下大宗聞城中雞彘聲曰圍久突無煙今雞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三更也虜數百人縋直類切而下悉禽之

縛殺叛虜

新唐書王方翼傳 方翼徙庭州刺史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薄啜叛方翼引軍戰敗之俄而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謀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麪等皆驚潰引兵追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

彊弩射虜

新唐書吐蕃傳 開元中大將悉末朗攻瓜州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動而大山

嚴令威虜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回紇登

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稟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請兵襲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爲代州別駕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鍔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

單馬敗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蹂軍廢異掩之虜大敗

塹石禦虜

新唐書烏承玼傳承玼爲大僕卿吳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大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

以權勝虜

新唐書張守珪傳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確須權以勝之迺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功靖醜虜

唐柳宗元集南府君廟碑雎陽之事人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

登城罵虜

五代史後唐沈斌傳斌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之可邀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劉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舊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効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

志取讎虜

宋王性之默記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孫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爲叔父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又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元豐陰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梁上避虜

悅生隨抄建炎當三迎虜馬將欲江於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焉特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無游戲城東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一不可避得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遷倉卒三人果不克奔而虜騎已濆入矣三人者得知約共竄于林間伏室之三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此焉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足者一旦忽多人皆至三人但默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虜者也詢爲何至哉語未已知有異衣數十百人環夫共坐于堂之左右遍捕男女無少長悉以繩繫縛之待尸當年旬遂盡遠遠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于梁際懼然而使一卯其首見必死矣且又無歡皆謂得免況已昏夜俄復以炬炒燕環數十對引導有王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據案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始不得脫矣及細下視之則但見人可半身頭面俱未辨迺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急呼其姓名中間偶呼至一名群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人者皆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遂曉則四顧焉雀不聞人聲知虜已洗城而遁矣即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迺夜來郡吏所謂不是四人令悉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宋高州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決淮灌虜

雲麓漫抄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卻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爲多

迎敵斬虜

宋名臣言行錄岳飛從劉浩解東京圍迎敵兵斬虜潛州南虜兵至飛迎斬其將虜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疋

據床罵虜

宋史忠義傳金虜犯釆石以二十艘渡兵陳淬請伏兵侯其旋濟旋獲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胃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焉

移家避虜

朱子語類逆虜臨江朝臣震怖各津遣其家屬他走北虜騎退家在都城者惟左相陳魯公康伯黃端明尚書名中部武人時爲左右爾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般家者皆不聞

繕城備虜

宋名臣言

行錄宋馬知節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韃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切不悅其主事已而契丹果至虜不可攻乃去

募人刼虜 宋名臣言行錄劉錡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刼虜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

掃清醜虜 宋曹彥約昌谷集上宣撫吳侍制劄子所幸大暑鼎來旦夕東嚮知遇必能掃清醜虜庶幾後進

詬叱金虜 宋史忠義傳邢貲汝陽縣丞也金虜陷城貲獨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一掃金虜 張氏可書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每曰虜人猖獗當一掃之有坐客曰不知用絲若唯使用浩浩然然

漢唐御虜 北邊備對漢文後二年遺匈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令受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夫高帝此約非不明備而文帝出此文吉非不深至然而文景已前匈奴時時犯約無畏也頡利既禽太宗使突厥族人李思摩歸統頡利故部思摩畏薛延陀強不敢出塞太宗賜延陀書曰舉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境而無相鈔犯有負約者我自以兵誅之。太宗之約與高帝之約大抵相似而高帝僅自保境匈奴猶不遵服。太宗則越境擒虜兩虜。兩虜皆不敢違。以是思之德柔中國刑威四夷其施各有宜矣

素服弔虜 唐書郭元振傳元振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部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强欵塞顧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表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免冑示虜 新唐書薛仁貴傳仁貴為鷄林道總管後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

單騎見虜 新唐書郭子儀傳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三十萬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惟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可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

宋文鑑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汾陽征虜壓以至誠 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搵方傳呼而免冑諸羌駭矯俄下拜以從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倡亂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全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攙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挾響以徐行於是露刃者攢矣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革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惶懼之感乘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遺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援鞍以出若乘擒虎之翳夫伏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開剗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特也將來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勲吐蕃由是而引歸飾織壹及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幷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為鋒鏑之交下遽遺紀綱而不以荳念王戒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讚於詼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戒獨造羌具之壘句若忍結不

解禍連未央巻戚嚴於将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便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頷劊病以何長符泰參南伐之師生捉淝水折室悖北未之衆立潰昆陽圍知精弊剌者非爲將之良敗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馬由此而致

輕騎慰虜

新唐書張說傳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長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開門待虜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鬬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浮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推誠待虜

資治通鑑唐貞元二年閏月清水會盟使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猜貳以沮虜情

貸粟賑虜

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再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務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書有功以窮來歸未輙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兵行曰資盗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素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餉無不敢請詔田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資粟三萬斛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弩窮

不戰降虜

新唐書李勣傳太宗貞觀三年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進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契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沮功斬降虜

伯

高好遠集唐裴炎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乳媪子爲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朕以國與元貞豈不可何惜侍中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立豫王及武后持政自肆誼秉后出執后還政天子會徐敬業興兵炎曰今若復辟不討而解逆軒于都亭斬初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薄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議五者恨其媢刻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

叛晉降虜

代史晉杜仲威傳重威有異志而糧道隔絶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悦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栅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振原野

死不降虜

宋楊諒參其宋忠襄公楊公行狀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吾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虜人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呰問公意如何荅曰直不能降虜爾

志不忘虜

韓元吉登對録元吉曰臣願陛下志不忘虜常如當宁受書之時責勵群臣俾不忘虜常如虜使在廷之際上聳然嘆曰好議論

釋遣俘虜

廣州府南海志元吕恕字仁卿至元十八年任廣東道宣慰副使下車之初尾盗爲梗嬭山胜海時調兵四出俘虜者多公於其間力爲分揀遣而歸其得釋者莫不感戴

名重夷虜

雲谷雜紀韓魏公名德爲夷虜所重韓魏公之子忠彦聘遼虜主知其爲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相公否皆曰然遂圖忠彦之象靖康間女真犯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孝寺見公畫象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覓公墓拜謁而退身後名德猶爲夷虜所重如此昔所未聞也 圖忠彦象。先業成規魏公詩註。拜畫象。及謁墓見拜于塋從公畫貫及周于芝長短歌。

老病使虜

張芸叟雜紀元祐末宇文昌齡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介爲張須齡老病極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厚北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所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顧患之禁從者毋供璪怒罵不久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病之既而三病三息竟安還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張璪生還奈何諸都堂諸公大笑昌齡曰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箇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毗睨阿翁眠眠地又却來也

奉使留虜

王明清揮麈録末弁字少張微

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為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詩謝之云事具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宣武郎𦒿門宣贊舍人劉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廷因正道之歸貢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數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䘏其家留匈奴凡十九年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聖觀以終

嚴家無格虜 史記李斯傳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曰格強扞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母為虜 漢書呂后囚戚夫人永巷髡鉗令舂戚夫人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呂后聞之大怒乃召趙王鴆死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目熏耳飲瘖藥使居窟室中名曰人彘注常與死為伍與死罪者為伍

威光震虜 唐李衛公集紀聖功碑 故能神機獨照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

卑之為虜 尚意譬喻論宋視上為貴賤章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

吞日中虜 宋王黃洲小畜集賀大使啓 吞日中虜獲泰山如盼狄壘笑韝上鷹翻東海以注熒爝

生男為虜 北史北齊徐之才戲盧元明曰卿生男則為虜配馬則成驢 詳驢

生男夢虜 晉書索充夢虜脫上衣索紞曰虜字去上男也當生男

詩文 北邊備對北狄者大王之獯鬻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齊威公之山戎也為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林胡居于晉北又有東胡居于燕北皆狄也服虔曰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為鮮卑至漢初東胡逐為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也漢史之叙狄事自秦已前皆命為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為國號其已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蒙恬所卻之胡其酋長即頭曼是已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十有餘年也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撐犁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撐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他虜雖盛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崙始改稱單于為可汗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役屬蠕蠕已而益大遂改稱突厥突

厥者兜牟也以兜牟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據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故揚雄之論匈奴曰三垂比之遠矣信哉其強常過諸夷也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能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為偏北之虜唐自突厥以外其種大能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張魏公奏議奏虜情及備禦利害狀 臣聞山東警報曉夕深思未見虜人大舉之意臣竊惟世忠進兵淮上號稱十萬劉豫父子勢已窘蹙必多遣偽使求援於虜向使虜之大兵外示衰弱養銳不動秋高馬肥一舉而至淮甸是為可憂然其勢亦須再調土兵簽發百姓方敢深入何則去歲失意而去人心離怨苟非增益重兵安肯輒至也今我師自屯淮楚偽地騷然修城郭抽丁役設馬耕運糧餉益劉豫欲以安其民人使無背叛之心凡此皆臣之所樂聞而深喜者比又報虜之大兵已至沂州臣所未喻借使有之豈不為我之利乎夫盛夏興師中國所難況狄為之其失多矣虜之所恃者馬方此大暑不復休養則秋冬安可復用此一利也虜以騎射為能當夏之時筋膠解緩豈能害物此二利也北人性不能熱堅甲重兵皆非所用之時此三利也為我之計正當休兵持重日為過淮聲勢困弊其人仰惟陛下聖筭神機必有所處臣愚無識知豈能測度姑叙所見恐或有補聖慮萬一區區僭冒伏幸睿照

又回奏虜情并遣使利害狀 臣今月十八日伏准御筆處分臣不勝感懼之至臣與勘朝廷始差盧仲賢出境人情上下已自疑惑臣職在疆埸所當振作將士日夜奮厲以守以備近仲賢等回泄漏非一歸正等人往往口語相向各有攜心而三軍之氣亦復怠弛臣遂從宜出牓彈壓姑為虛聲以疑敵人以鼓士氣即不曾移文北界況當今日之事在我實計正當清野堅壁坐俟其弊不戰以困之亦安用敢為決戰之舉也茲獨兵家虛聲耳前日恭奉聖訓察見肺腑不勝幸甚茲蒙訓諭臣再三審思虜之不來非愛我也蓋其勢未能使衆今一切示之以弱恐反生彼虜窺伺之心別致侵侮借欲通書尤難商量又不知聖意以為如何臣近累論奏虜事數日來伏聞朝廷遣使甚急思慮反復實不遑寧伏乞聖慈更賜訓諭不勝幸甚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愛養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讎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皇帝陛下龍飛之始英武之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心臣是以敢受任而不辭惟臣知人不明宿州之役雖未成功而虜之

傷殺過當心實憚我今將士上下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屯作於內師老於外少待時月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內窘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爲我則利在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挑以不戰又何能爲此急急也伏惟聖慈必賜洞照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闊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候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可爲之時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邊官貴人畏懦苟且循致誤國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國爲異同於今日也惟陛下鑒察不勝幸甚　貼黃臣契勘今歲虜以宿州之事勢當聚兵大入以示威強用快其志賴陛下威靈將士各肯出力臣卑夜訓教守備粗嚴深秋暨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則守備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思遣遣使自招紛紛緣此人情內外各不懷安其於國體所係甚大以至上貽聖慮事蓋有自惟此虜若必欲來犯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暴何由可動況幸寇臨之不我侵徒爲懇見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伏幸審照　臣竊惟今日之事所係國家公議已以臣章果侍從臺諫廷論之辛歸於當無愧天理不勝幸甚

又論虜情及備禦事宜狀

臣伏奉親筆處分臣已恭惹聖訓臣契勘自來虜人調發大軍必用秋季之月蓋亦須候秋成既畢方可調發車牛應副差使今醜虜於此時不能進攻海泗脅我以和乃遣介持書坐邀實利其奸計畢露事理甚明況自八月以來新益僉軍數萬人坐食累月糧草安得相繼前年以十餘萬人攻圍海州在三四月間正欲乘春草滋生爲久屯計頓兵城下四十餘日竟以糧運艱難暴海之爲州四壁皆沮洳之地騎兵非便將議班師張子蓋一擊破之人馬之陷沒以數千計傷敗亦萬餘人今焚草已久春雨薦作爲虜之計似難施設而魏勝任旺諸軍帶甲七千餘人魏勝忠義軍可及五千人其家屬多在鎮江此皆必死必守之兵縱使冒昧而來亦未易以旬月攻取也城中有半歲之糧足可支吾臣愚意以爲虜若犯海州臣當駐楚州措置若犯泗州臣當駐盱眙措置劉寶只當隨臣在盱眙去泗止隔淮河有浮橋可以護兵虎視其外與城中相表裏晝驚夜劫不出旬日破賊無疑臣竊料此賊未敢輕爲此舉也環海泗三百里之地糧草皆無糧尚可致草何所出況春雨不時三日之雨便可困弊其衆如果爲之失算多矣至於淮西衝突之弊非一二萬騎安肯輕來非惟糧草之艱又將何所取

利且在彼國所虞不一前出僞空冠盜隨起蕃漢作亂前日逆亮之事鑑固不遠也劉寶臣已恭依昨日聖旨令客帶騎兵前去盱眙駐劄開德陳敏聞已漸各安愈今泗州守兵近二萬人守固有餘而我之援兵近在三百里內足可照應措置臣早來約與湯思退侍班嘗略說大槩其餘俟臣來日面奏

又回奏虜情及遣使事宜狀

臣今月五日辰時伏奉御筆處分謹已祇稟聖訓臣累具奏謂虜人力強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而以今日事勢論之斷然不能竭國大舉其理明甚僞元帥以書來必其國中掣肘之事甚多而又發軍憚於遠行率多逃叛虜爲此策不爲無謀一以款我使無侵軼之虞二以彈壓其民使無變亂之志當爲好辭款之來須指定與決第令使人隨機酬答請更歸稟於朝而盤治在我徐觀其形勢於後日耳況是不出來春事機盡見臣私憂過慮切恐儒生之論不知大計恃爲真和曾不知三數年後戎馬日蕃千萬爲群分臨邊境彼之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方是時何以支吾臣近已因張說之還令其面奏惟望陛下照識此理御之以權俟至來春當見情實別爲我處臣之愚見今日大害正在內治不立人多懷私只務謀身不思爲國軍民之弊漢不加意不求此而區區於末恐無益也所遣虞仲賢薄有口辯但恐於忠信或虧今雖無及不敢不以奏知俟其回歸及遣事稍定臣欲一至行闕更欽憫愊退歸山林瞑目無憾伏取進止　貼黃臣近據淮西探報已節次聞奏去訖目今虜人雖未有端的動息而秋氣已深備禦不可不謹臣除已節次調撥屯駐外伏乞睿照

又奏虜情及戰守事宜狀

臣近者竊聞朝廷以莫將等南歸遣劉光遠曹勲持書至大金軍前仰惟聖智高妙洞察虜情更遣信使詳觀其變初非臣愚慮所能及也竊惟宣和靖康之際虜使不絕于道如王雲李若水輩皆信其說遂至圍城中使者踵至猶議前議今日之事則有異此我方整齊六師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姑命使人嘗試其意當緣考究必見事實天下幸甚臣妄慮虜人始知淮楚有寡力破此軍以張聲勢陛下首伐其謀故遷留泗上更審事機臣恐春草滋茂必有所向而荆襄岳鄂上流最爲重地伏冀聖慮先及妥任將帥有決戰決守之計即制命在我中原可圖異時虜兵一動使當止絕使命恐傷士氣臣識見淺短曷足以仰禆聖慮萬一區區憂國過計敢展所見仰惟特寬斧鉞之誅不勝幸甚

又奏虜中事宜狀

臣得吳璘九月初十日德順軍發來書謹繳連退呈璘書中畧無休退之意必是見得虜兵的確次第伏惟聖慈少寬憂顧近日據所遣探事人歸言自燕

山以來緣煌蟲爲害物價極貴難答軍及擒那人馬向西南來別未見大
舉動息臣仰承聖訓晝夜悉心措置不敢少怠伏乞睿照　又奏虜中事
宜狀　臣近擒曲端中契丹大石林牙自相州遣人持國書赴朝廷爲夏
人截留有元送文字漢兒走遠過涇源供析到上件事理及陝西諸路遣
去河東探事使臣報到事宜其間多說金人軍馬那回嶺北河東紅巾占
據州縣等事得於傳報未敢爲實臣除已分遣信實人深入虜界體探的
確別具奏聞河東義兵首領李宋臣等率衆拒捍金賊累年忠義可尚臣
書填告命個道遣人給付不惟可以激厲兩河忠義人心亦欲觀其事力
結約舉事今來已是防秋虜情難測尤宜過爲隄備除已經畫戰守應援
之策專遣屬官便道前去與陝西諸路帥計議外臣取今月十四日起離
襄陽計程中冬可至熙秦路謹具　知三年九月上時公在襄陽中爲以
十月六日至平江府　又奏乞令使人諭及虜中事宜狀　臣竊慮使人
洪遵等非晚回程入界欲於鎮江府少駐旬日彈壓邊境以候其至兼臣
誤蒙任使所有使指理合備知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洪遵張掄盡以虜
中商量曲折聞見事宜容以諭臣庶得以展盡萬一更乞聖裁　又奏虜
犯金州攻禦事宜狀　臣契勘金賊僞皇弟郎君撒離喝及叛賊劉豫弟
僞大王劉益於十二月初後聚河東燕山陝西僉軍及金賊正甲軍等侵
犯金州臣已指揮同都統制王彥先次盡行清野外堅壁不戰使之困弊
候賊頭回首尾襲擊以取全勝兼節次調發本司正甲軍三萬餘人差都
統制吳玠於金洋州界首屯駐以備大戰伏乞睿照　貼黃臣契勘金賊
自長安聚兵深入至金州約一千里糧道甚艱緣諸將堅壁不與接戰已
見困弊伏乞睿照臣契勘金賊分數頭項侵犯川蜀其熙秦一帶係是輕
兵先緣關師古於熙河擊散甲軍二千餘人僉軍一萬餘人節次秦鳳路
統領鄭師正於伏羌城又擊散叛賊李彥琦軍三千餘人金賊甲軍一千
餘人見今帳秦一帶別無賊馬所有鳳翔和尚原及隴州一帶見委節制
郭浩總管吳璘統制雷仲等駐兵捍禦可保無虞伏乞睿照臣契勘虜人
近緣命都反叛誅殺契丹漢兒首領八十餘人慮人心離異遂料合大兵
以求決戰今所犯金州賊馬正甲軍約一萬餘人僉軍二萬餘人馬一萬
五千餘騎臣見措置斷絕糧道堅壁自守待其困弊以取全勝其長安諸
路更無賊馬重兵臣止候擇選前項賊馬或憑伏天威遂致破滅賊勢可
以畢見即條具合行措置事務奏陳伏乞睿照　又奏淮南備虜事宜狀
臣契勘自到關陝以來前後累獲近上首領及僞皇親等厚加待遇詢

問虜情頗得事實皆稱金賊用兵深入重地利在速進擇選正女真充精
銳甲軍先遣三四千人多帶弓矢倍養副馬探知本朝大軍所聚去處急
戰衝擊臨以弓矢必致潰敗因此千里之內鄉村居民悉皆驚移本朝雖
有精銳甲軍在後既聞居民驚移往往軍心搖動望風奔走金人每遇驚
移人民止遇令四散更不殺戮前後所說並同臣伏覩朝廷見出兵措置
淮南等路臣出使在外即未知廟算規畫次第尚慮所遣兵將弓矢器甲
未至堅備或有新收烏合之衆不堪破敵萬一金賊知朝廷兵馬在近分
遣精銳先至驚亂即江南軍民不無動搖臣愚欲乞朝廷特賜講究令淮
南一帶小作頭項各據險地爲堅壁清野之計以保軍民家屬賊衆之來
勿與接戰使之自困若圍聚大軍止作一處竊慮以戰則未能當虜人之
鋒以守則必有糧食闕絕之患如使至期那逃必致搖動人情緣今來利
害所繫甚大臣除未知朝廷措置事理的實外苟有所見不敢緘默臣無
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契勘今來朝廷所遣軍馬慮有旋行招收
烏合之衆萬一遇敵恐致奔潰因而搖動江南軍民之情以臣所見恐可
止於淮南東西選擇地利安置山寨或水寨據險保聚分駐人馬爲清野
自保之計或移那近裏守固險要淮南量留軍馬以爲斥候更乞聖慈深
賜熟議施行臣契勘今賊凡用兵多選正女真精銳甲軍以爲先鋒唯務
弓矢最多每人帶箭不下三百隻深恐朝廷軍馬弓矢未備緩急遇敵則
致誤事欲望睿慈更賜詳酌施行臣契勘今來賊虜之情緣鳳翔大敗之
後勢必增兵西來未能窺伺江南竊慮今來淮南去賊差近恐致探知分
遣精銳人馬因僞引惹深入欲望朝廷令淮南速爲清野堅壁之計蓄藏
鋒銳以待機會臣出使在遠無緣備知措置始末區區憂國之心實爲過
計僭越狂妄之罪臣不敢逃伏乞睿照　又論虜情及招納歸附事狀
臣今月十七日未時伏准御筆處分臣已一一遍稟外臣竊惟女真之於
契丹事不兩立勝則疑其人敗則疑其人女真之心固可度也異時其黠
必至於交相攻滅而後已昨緣八月末女真獲一戰之勝契丹雖欲退而
士馬土地無因一旦剪除今具揭示於邊以詔不以赦容有欺僞於其間
候臣更得實報續具奏稟海州投來人間僞招討人才顏亦榮熙侯到從
康恭依聖訓津發近上頭領等及參酌官實請給之宜取自聖裁蕭宇果
有歸意當亦密遣人至臣所緣十户以它事謀泄遁走宇歸燕北今尚闕
託疾于兩京臣三次遣人皆未有回者蔡鴻屢具聞奏伏蒙聖慈俯賜鑒
察不勝幸甚據某強壯在今日最爲急務諸軍軍額于細核實虛數不至

甚多而息兵歲久帶甲之士比之向來才三之二須招填復舊處數它日
國勢以殘惟是支費稍大僅足是憂然而有兵斯可以保民有民斯可以
有財又不得不權緩急輕重于其間事之輕重較然可見伏望聖慈更賜
審照取進止　又奏虜情及遣王展間諜事狀　臣伏准尚書省樞密院
劄子坐奉聖旨臣已恭依處分施行外臣竊惟虜人於我有不戴天之讎
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詐畧
無一實今復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轍號爲信義恐士兵寒臣所未諭
惟疆場之事信詐相半而事有不可不爲者蓋欲使之內懷掣肘中有疑
心不敢專向淮甸耳朝廷比來遣李冲等數輩深入虜庭密行緋約何獨
於王展卻爲生事昔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取請君子今日獻議者之
意大率類之伏望聖慈留臣所奏更不降出只乞出自聖裁特賜處分付
臣遵守如睿意別有所主乞伏宣諭使之盡忠以求其正伏取聖旨　又
奏虜情及遣發舟師事狀　臣今月初四日早伏奉御筆處分臣已恭稟
詔旨臣契勘虜人聚兵轉糧已兩月餘初得勝必復舊地而泗上之寇爲
重今遽回不進豈謂無因臣惟精選間探勉勞將士日夜嚴備不敢輕忽
然虜之人情亦可槩見人心厭兵各欲休息獨用事孛堇以力脅迫隨之
死地無解之勢固自不遠仰惟陛下權輕重緩急之宜乃輩宿弊斷然有
爲誠動于中德施於外顧何事而不濟哉臣衰老力疲每恐不足以副陛
下委任拳拳之意空勤朝夕臣欲於此月中旬至鎮江遣發舟師至東海
縣屯泊更看機會是時邊警無他欲望特降處分許臣趨行闕奏事臣無
任悚懼俟命之至　又次鄂州奏虜情并乞善撫將士狀　臣恭聞除命
不敢辭難次日攜二子臣栻臣杓即就道於十一月十七日抵純州是日
得雪江風少息尋顧舟東下於二十二日抵鄂州先是上流及潭湘一帶
傳聞不實致有驚疑見臣父子同行人情稍定襄漢諸軍見與虜人相拒
虜人正兵約近二萬人簽軍數萬所簽軍各生離心日有策馬來歸者經
此時雪馬草難致必懷恐望臣竊坐想淮南事體與襄漢畧同願陛下內
撫百姓外撫將士官爵犒賞固不可濫要滿其心戒敕諸將以守爲主事
有機會進退遲速勿制于中少寬聖心終成大業臣年老久病豈堪闊寄
適丁多事義當効節星夜疾馳恨無羽翼可以即至來春事勢稍定即乞
致祿歸守墳墓以畢餘生惟是不識去就輒議軍國大事謗讟之起恐不
可測伏望陛下察臣之心終賜保全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貼黃臣將
來到建康新任所有本路屯駐軍馬合與不合許臣同共商量措置本路

控扼利害至大臣與諸師均任其責理合取自聖裁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又奏虜情狀　臣自邊陲行備聞江上動息竊料目今事勢稍定惟不
當遽圖近功蓋軍事尚謀以戰爲後伏惟聖慮高明必有所處臣言僭越
不勝恐懼臣過慮虜人不得逞志於長江或恐狂憤未息致有侵犯它處
見聞所及不敢不以上瀆聖聰伏乞聖慈恕其冒昧之罪不勝幸甚　又
奏虜情狀　臣今月初四日午時准御筆處分臣已條列別具劄奏臣近
在鎮江詢問歸伏恐虜人決無歸我河南之意蓋彼方恃强弾壓諸國豈
肯輕棄土地自爲迫蹙今日之事惟陛下勤修德政寢食之間無忘此讎
上慰天心下從民欲密圖大計以和款之使既不違和亦虛名伏惟聖慈
更賜睿裁事有可否伏乞特降訓諭容臣精思遵守取進止　又奏虜情
狀　臣今月十四日准御前金字牌遞降付臣宰執劄子一件臣竊惟虜
自逆亮背盟旋致隕命繼而葛王新立之後通問朝廷每以舊禮舊疆與
夫歲幣爲辭朝廷蓋嘗兩遣使人矣一至其國議其不合而還一至境上
拒而不納其說惟堅執此三事去冬移牒三省頗爲優又報書宣司雖若
於舊禮稍緩而意猶前也今彼一旦先貽我書不復更及舊禮止言舊疆
歲幣而已臣以此知其厭兵有欲就議之意矣雖然虜情狡而難測誠如
朝廷所慮臣料使人之回不出二端或即以兵臨境肆爲撞辭脅我使從
其欲或其國中多事士馬未集則姑示悠悠往復之論反以款我朝廷於
此正當勿恕其師勿墮其計長慮卻顧爲國家福想必預有定論處此矣
臣受任江淮惟當過爲之備堅壁清野料準諸將團所以困之斃之之計
不敢少忽若謂能如逆亮時糾合諸國直臨大江其在今日恐亦事力未
能至此也伏乞睿照　又回奏虜情狀　臣於七月十二日伏奉四月初
七日詔書聖旨丁寧反覆開諭雖父祖之訓子孫不過如此臣伏讀再四
感泣交并自念罪大無所逃於天地間陛下方且洗其過愆責以後効在
臣區區何以論報惟當展盡少答恩私除見今虜人動息及臣措置次第
臣已親書始末節次具奏去訖契勘金賊自四月末前軍馬晉都統等回
師鳳翔縣吳玠於五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間連獲四捷遂留山谷凡
一月餘人馬死亡十之五六更不敢經由吳玠所駐軍前後自間道趨秦
隴一帶散泊其大軍因此只留陝西諸路近又因慶陽獲捷虜鋒甚挫恐
未有東向之意臣已恭依聖訓駐兵保險講武積粟相時而動於階成鳳
州及鳳翔府各據險聚兵外與元駐大軍以爲犄角臣又提領重兵以殿
其後四川之險決可保全所有陝西被掠州軍見節次撫定謹具奏知

貼黄虜人大軍見今往來關陝之間恐未能東向伏乞睿照　又論虜情
狀　臣竊惟虜人虛張聲勢脅我以和其來已久若彼事力有餘見利則
進何必更以空書徒爲遷索逮其用意蓋欲脅我成和以彈壓諸蕃徐爲
後圖事理甚明所患不知虜情墮其計中始因先遣盧仲賢用非其人既
歸輒肆妄誕恐動上下招此紛紛其實本自無事重爲煩擾臣謹節畧虜
人前後書詞發貼遣呈伏望特賜睿覽情自可見今茲僞元帥回牒事理
其始雖有蹤憤之意其終約使人過界之日恐是趣致我使別有深謀知
日前張掄洪邁之爲幸陛下聖明先遣小使事之濟否足可商量惟陛下
靜以鎮之更俟後報　又奏欲寓居湖南及論虜使狀　臣伏聞特降制
命除臣檢校少傅節鉞宮觀任便居住臣聞命之初罔知所措懼以感淚
伏念臣誤被眷知度越倫等恩踰山嶽報靡涓埃夙夜震惕大懼得罪於
天地比緣竊荷日久義有未遑過失滋繁恐動覆護輒輸心腹顧獲便安
豈謂皇帝陛下特於仁慈併敘光寵意隆恩大數異階優顧臣何人敢冒
盛典撫心感激無以見誠臣只俟被受朝廷照劄迎侍臣母至撫州遂還
過湖南爲寓居之計所有一行請受之屬已干告朝廷乞行下本路轉運
司應副仰冀聖慈始終留念臣竊聞虜人信使已還恭惟聖慮高明洞照
事理隨宜遣虜以稽情僞不待臣區區之說冬序正寒仰冀聖慈善保聖
躬臣無任祝頌瞻依之至　又奏虜書名詔諭事狀　臣近者累輸贅說
仰瀆聖明誠以愛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直必有廢有與必
有奪虜以詔諭爲名將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
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而已也劉先主曰成大事以人
心爲本此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　又奏乞遣
辯士通書虜酋狀　臣聞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古者出師必先
之以文告之辭蓋所以承天意重人命明曲直通敵情也今兩淮諸軍雲
屯于邊臣欲乞自宣司遣募才辯之士與見在汴京主事者通書及遣虜
酋書意大率數叙天理明正是非辭直簡約或有以感動其情仰伏威靈
庶幾有濟乞賜聖裁如或可行乞容付臣照會　又奏知作書答虜元帥
狀　臣昨來嘗繳進虜元帥所與宣撫司書伏想已經睿覽見議再作書
及遣通辯有膽氣官一員前去欲望聖慈特賜宣示聖意所欲令臣酬答
及商量事容臣恪意審思具檢奏稟更取聖裁　又奏答虜僞元帥書檢
事狀　臣今月初六日申時伏領御筆處分臣再拜伏讀仰識聖意爲社
稷天下計甚厚不勝慶幸臣謹當一一遵依聖訓見具通僞元帥書檢子

細詳議續具進呈臣竊惟天下之事惟誠與信乃能動人女真雖夷狄遐
裔有禽獸心而彼亦人耳安可不曉以道理哉臣愚欲選才辯膽氣之士
從都督府遣至僞元帥所銷陳始末分別曲直大要如黷兵廣地爭城攻
戰在女真有害無利而況諸國中原之人苦於征役必生變心如此之類
俾使人得一一專對惟憑天理庶桂光議臣區區淺見如此更取聖裁
又進呈答虜元帥書檢狀　某聞信義天下大本也匹夫而無信義則無
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況有國有家者哉惟正隆背天渝盟積非一日兵
難之端自此而起南北塗炭以至今日肝腦塗地和好中絕近因諸城之
來歸從而撫之謂於理無愧大國必欲恃強兵以爭疆埸之事一彼一此
何常之有事之由來理之曲直上天昭昭其必鑒之矣廣念此皆祖宗之
故地今書乃必欲指正隆以前爲界我所未喻是不容我立國大金欲休
息生民宜執事者成其志正隆信義一失我南北之人無不怨咨若大國
有以加惠于我使信義之實孚于我國亦生靈之幸其詳使人面議　又
奏報淮陽等處備虜事狀　臣伏領宸翰再三思之春水方生時氣向熱
非虜行兵之利泗州傍近盱眙取之固難得莫能守淮陽之兵恐是疑我
深入先張聲勢所有沂州賊馬一項來歷未明又皆得之傳聞已行下諸
帥令過爲隄備外更數日間討見事實具條曲折容臣留身奏稟　又回
奏盱眙與虜人書等事狀　臣今月二十六日卯時伏准御筆處分臣謹
已遵稟聖旨伏蒙訓敕以盱眙所與虜人書不可太示怯弱恐愈生狂戎
之心令臣別改定仍未須發與臣本欲以此書款之更觀其用意何如仰
惟聖慮深遠曲中事機容臣熟議續具聞奏又蒙聖諭忠勇四軍使可分
撥在鎮江建康軍中臣契勘眾論皆以爲與經戰大軍相參雜而可用但
當時差發有更不分撥指揮今或驟然爲此又恐人情未安臣欲候李橫
到日更切體問人情條具進呈伏乞睿照　又奏慮虜人詐和狀　臣竊
惟今歲防守之策陛下固已博採眾謀處置畧定然臣尚有私憂過計者
其事苟或有之願陛下長慮素謀以善其後臣竊以虜人貪婪殘虐非有
決爭天下之計其所恃特在於聖躬臣固備陳其詳矣尚慮自今以往復
詐爲講和之謀以疑我心然後不測遣兵直指行在計慮出此願陛下益
示謙抑推甘辭厚禮以待之於外而遠避之策治兵之道強國之計尤當
遠圖至於腐儒偏見執一之論此陛下所素察不待臣區區之說也臣言
狂僭惟陛下裁赦　又奏進金虜遺錄狀　臣契勘去冬有在淮上得虜
遺棄衣物者內有文字一編臣近傳寫到其間所謂兵數與器甲之屬一

一詳備窺恐或可備虜覺謹繕寫上進題曰金虜遺錄其字畫不無訛差伏乞聖慈特賜睿照　又奏虜人有窺伺淮甸之意狀　臣已恭依詔旨畫一條具劄子繕寫使李宗回自揚州還日附奏外臣今月初十日得探報七月末間虜人稍得志於契丹即有遣兵南來之意雖兵之輕重未見的數而所施所探則欲侵陵淮甸謀為堅守之計臣見委李顯忠張子蓋親至邊上量度事宜措置戰守伏望聖慈特賜睿照　貼黃臣累遣間探前去偵得回信續具聞奏伏乞睿照臣初議欲以兵臨淮甸睨其強弱之形令虜人先為此舉以示其強正當嚴為之備靜以待之不一月間其強弱之形畢見矣伏乞睿照　又奏虜勢及海道進取等事狀　臣契勘虜人南向之兵在靈壁虹縣近發回宿州南京者無慮數千騎雖姦詐百出情未可量要之動兵多在陝西而宿亳南京一帶不過近四萬餘人潁昌襄城亦不過二萬餘人比聞僅出文榜欲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地茂盛來寇淮南以臣度之虜若無西北牽制之患則今歲秋成輯合大兵圖我淮甸理無可疑臣日夜思所以待之之計私以為虜之事力素強億非出奇搗虛乘其不意使各有懷顧巢穴之心則樓部之功未易可為也臣自去冬即具奏乞為東西相應之舉與故鎮江都統張子蓋反復討度當時所

任將佐所差舟楫所募忠義之人議已素定會子蓋卧病連月而福建海舟踰期不來致使川陝之師獨當一面夫此機會誠可歎息也今虜兵疲弱非往昔比而民心懷怨日甚一旦山東虛實可坐而料三月以後南風順便海舟之發適當其時因東人思舍之心而用之事或可圖矣伏奉二十三日處分令臣以逸待勞觀釁而動敢不遵稟臣愚見以為淮上大兵當務持重獨海道之舉不可不亟為不然彼將無所顧忌秋高馬肥得以驅脅蕃漢一肆所為矣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又論虜情及製造強弩事狀　臣聞虜人極畏新製短強弩諸將願得其及伏乞嚴督有司倍料計置如蒙采擇乞自聖意指揮施行臣近見虜中赦書跡其規摹亦自不淺而淮甸之寇已拜虜命恐未易使肯屈服惟是彼之弑逆已更三四人情事勢安能長久相保莫若治其在我臨之以謀仰順天時終當有濟臣竊譬諸奕棊之局勢各各不同臨機應變當在一時不可執一惟求取勝而已仰惟聖謨洪大豈俟臣言臣不勝狂妄恐懼之至契勘賊亮嘗用其人令莫不思家欲歸巢穴若急於進討又恐新舊留兵中原其勢未艾臣故願少緩其事彼衆既歸人情莫不樂於休息兼新酋立國之初羌狄爭利未必協輔詳察其變事乃可圖伏乞睿照李莊簡公集乞進討虜賊狀

昨自建康失守右僕射杜充退守儀真陳邦光李梲率吏民降番金人大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侵犯及防江潰兵四散剽掠幸賴朝廷威德將士協力防守至今臣探得建康所留番騎不過數千人偽蕭張二大師與陳邦光李梲同治府事時復遣兵及黄旗招誘州縣如溧水等處縣官皆已投拜本州實與接境人情反側不住分遣將士前後殺獲首級招安到潰兵金軍班直契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犒賞外臣近據於潛知縣通直郎陳近仁昌化縣尉保義郎平協申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偽涇縣使稱四太子郎君偽知臨安府李儔差脩武郎樂宏齎文字黄旗前來臨安於潛昌化等縣招伏官吏本縣官吏各奮忠義遂將樂宏等四人斬首其臨安餘杭知縣將帶父老入城投拜邀請賊徒就縣散買金銀疋帛又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淩秀才王秀才二人偽補承信郎令齎文字前來本縣亦將此二人處斬梟首號令及兩縣弓手土豪章聞王仙畢康等糾率諸鄉保甲義不從賊委是防托有功緣本州管下寧國縣與兩邑接境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吏民無所申訴臣已逐急依已得聖旨便宜措置將立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專遣使臣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蠟彈手詔曉諭官吏兵民各仰用命守禦去訖臣竊觀金人敢深入江浙

天時地利皆非所宜臣已率勵將士及將已團結到六縣保甲并招安到杜充防江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邀其歸路臣已移文劉光世也帶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寔及中本路轉運使李尚行朱異前來權建康府安撫司職事廣發列郡有所稟承並未蒙回報令賊馬既已駐臨安府待在信息隔絕難通小人逆無忌憚臣累具奏聞欲乞速降密旨差委重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望傳檄四方約日進討水陸分布可使隻輪不近伏候勅旨宋汪玉山集論虜情當為備海道未可進劄子　臣竊以庸陋待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恐今者偶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頻數請對輒具畫一奏聞如後臣比者面對伏蒙聖慈喻以近日探報皆不敢信但只沿邊嚴兵為備臣竊歎仰以為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復聞虜中遣人至盱眙喻吾使者以國有萌古達靼之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道聽塗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於遠而變生於內所謂虜酋者荒淫侈汰暴戾許害衆此三君之罪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往古之事觀之其不免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獨奉春君婁敬以為兩國相擊

此宜務令見所長今臣往往徒見羸將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慮以為匈奴不可擊也其後卒如奉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虛而入其國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今虜有內變所宜斂匿避忌惟恐人知而遽自根暴其短於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彼知奉春之言乎或以為事已藉藉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固或有之竊怪其於所諱言之事何其前後諱後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憂者一也使誠如虜人之言國有內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為強盛國未可輕也有如不勝則萌古達靼之於女真亦猶昔日女真之於契丹矣則中國之所當思患而預防者無乃或甚於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二也臣願陛下恐昭聖德如近日罷教坊出宮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將斥逐憸人之類兢兢業業長慮却顧務為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有毫釐之差纖隙之開雖夷狄荒忽未易測度事變之來靡有終極而吾常有以待之則終於不足慮也仰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算而臣猶復有言者蓋不勝惓惓之誠惟陛下幸赦其罪竊聞溫州有王憲者自謂習於海道又謂已招誘團結二千餘人更已朝廷應副人船器械欲以直擣登青以臣愚慮未見其可誠如其說於彼國未有甚損而在我初無益也奈何以不貲之費而為無益之舉哉然寧初命宰臣韓絳宣諭陜西所費纔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為大欲比年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謂十八萬緡者不知其幾倍也今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惟乎公私之困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虜勢尚強則勝負未可知也有如一夫被執必且拷掠窮問其所從來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虜無能為耶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敵哉又使如前所慮幸而萬一無之可以遂其所如往而無所滯礙然小民之心惟利是視必且肆情極力鹵掠蹂躪以充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於父母者哉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復思之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為其身非為國也宜加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冝聽也吳之與魏國已顯為仇敵然猶不肯為掩襲之計況今日之於虜人猶且羈縻不絕哉臣以為諸如此類皆不當為所謂王憲者或尚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為然伏乞速賜裁處　虜使名犯真　廟諱劄　臣伏見金國所遣賀正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真宗皇帝潛邸舊名竊謂合諭令其回互或兩字中止稱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令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

愈更難處不若防微杜漸於今日也取進止　貼黃契勘虜中所遣正使其姓係犯欽宗皇帝嫌名非正名之比伏乞睿照　王之望漢賓集論虜人有侵犯之漸劄子　契勘信陽軍係兩縣信陽去淮近處纔四十里羅山去淮近處纔二十里北邊淮河東抵蔣州期思縣西抵隨州東陽縣界通計二百一十九里南係本軍界北係蔡州界其二百一十九里間蔡州建十二寨每寨十人馬十匹臨淮河無三二十步緣蔡州係上流去唐州桐柏山不遠稍無雨半月十日則淺處止於三五寸深處亦不過一二尺並可褰裳往來略無阻隔若以邊淮州郡計之如隨蔣安豐濠泗等州不下千有餘里所建寨柵所屯人馬想見不少而我曾無毫髮之備萬一寇盜長驅而來蕩蕩然更無事障深可慮者彼蓋我之鄰也豈斯須忘於我哉今其酋雖業完而蹂踏洛汴其意決有在又豈可恃朝夕之安而不為長久之圖者蓋又非言之所能盡伏惟樞密相公特賜鈞念以為宗社生靈之福幸甚　李壁雁湖集　開禧乙丑十月十二日使虜回上殿劄子　虜中事宜且言進取之機當審發而必成計出而萬全臣等嘗謂今日議論之弊襲因循者極於私意言進取者病於寡謀二者不合則規恢之大計無時而舉矣竊惟丙午百六之禍振古未聞列聖興復之圖迄今未究七八十年之間士大夫以宴安處屈辱以常事忍遠謀祖宗世讎謾不加省大義理讎人懷苟且天錫陛下勇智神武輔以柱石大臣同心一德誓刷讎恥倫紀彼振氣節漸伸為家臣子稍知理道誰不思奮此誠千載之一時也臣等幸因使命親踐虜庭粗有見聞不敢隱默臣始至其境則兵衛加多守護益密經過郡縣增陴浚池教閱鉦鼓聲聞遠近所歷館舍周垣設棘防禁充斥纖隙靡通雖其為謀甚至然驗之民心則渙散已久恐毒日甚至疾視其上有旦亡之語探望於我有後予之嘆觀彼事勢豈能久存所恨去歲朝廷經理之秋自可出其不意乘機進取譬之疾雷從天而下雖掃穴犁庭有不難者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抄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泄彼遂生心此則虜有可圖之隙而我未得制虜之術也臣等沿途與接伴等語每每開示大信使之不疑彼亦時吐情實惟懼我或先發至於抽回行省那近戍兵道路所傳頗亦相應料其定中山又謀知朱裕已正典刑疑間稍釋消速燕都館伴之言復以盟誓為當守用兵為深戒臣等於是揣知虜情之微蓋其盜有區夏志滿意足但得無事其利已多彼自為謀則善矣而吾可以終已乎況夷狄本堅忍今則習驕惰夷狄本強悍今則事文雅此皆臣等所親睹也考之自昔國未有腥膻異類久據中原七

八十年而亡變者掃除混一其必有待於聖哲英豪之起此則陛下之所宜勉內外臣子所當任責而究心者也夫棄百年之深恐積怒而守一時之虛言空約執權宜不獲已之尊稱而認以為一定不可易之常於我之事彼者何卑彼之臨我者何居也如是而講信修睦姑各保其所有而已此非臣之所敢知也西晉懸像之禍劉聰石勒其戎首也未幾劉氏斃於石石氏殲於冉晉無與焉況者矣江左諸臣猶知報復之不可一日緩拓拔鮮卑乃女真一姓之醜類乎故臣區區以為今日進取之機所當重發而必成不可輕出而苟且高皇帝燒絕棧道人以為真無復東意矣一旦席卷三秦天下震動遂開帝業越懷會稽之恥三欲出師范蠡以為未可句踐怒曰忘其欺不殺耶洎時既至蠡以為請卒禽勁吳後不再舉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故臣願陛下秉不息之誠堅必報之志焦勞憤悱以感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審固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無急近功輕挑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焱奮電迅掃清河洛正姚泓之顯戮攄高文之宿憤夫豈艱哉臣等荷國厚恩大計所係不敢不盡愚惟陛下裁幸取進止范石湖大全集延和殿又論二事劄子　臣今有愚見二事開具如後　一臣竊聞虜中自立璟為

太孫諸子不平形於謠言臣頃過保州是時其嗣允恭尚在已見承應人密說國中惟畏服大王將來恐有李唐秦王之事謂其長子允升也今又立璟則其伯叔之心皆可想見他日若璟得國伯叔不服必有內亂此其機可乘萬一璟能制伯叔之命則必有腹心之臣為之謀主事成勢定又必有窺伺之釁國家當不輟儲備以待事勢　貼黃臣竊見方今國計未足民力未裕求所以足國裕民則無其說止緣規模未堅定所經費不可減欲儲蓄贏羨以足國而所入不支所出欲緩催科除耗剩以裕民而上煎下迫實患難行若只如此趣了目前無復餘力萬一敵人真有機會亦恐無以應之天下事莫有大於此者伏想久留聖心不待愚臣妄論　真西山集奏劄　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嶸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也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凡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其狄所長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

氣而遼釁小夷敢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遼釁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失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怨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屢者病於機會之難逢聞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軺交馳邊已狃日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迺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

釁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聞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臣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強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孽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羨之故而謂讎恥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其人可將其兵可用其城當繕其器當修無日不討論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熄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真九華先生集察虜情輪對劄子　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忍而後濟機以忍而後發忍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其伸縮在我平日晦之一日伸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懼何為也哉昔句踐為國最爾國也奉夫差以玉帛又奉之以子女事人所不忍者句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真情也哉彼其

夫差事人之日皆陰謀生聚教訓之日也故吳不有越而越卒有吳者句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袁紹也地不如紹兵不如紹紹本除大將寡操不拜也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息紹之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袁不併曹而曹卒併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人與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伯易伯臣固知其忍而後動者也恭惟陛下稟希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拂清中都囊括宇宙之意矣然而即位四年遵養時晦敵有小大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備已為和柔之盟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王矣越王曹公之事規摹雖小充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內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無故之形和有不堅之意衆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以祖宗待契丹之禮以待之是不知彼已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暴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實信其僞不昭其姦百事揚揚猶類平日上下復游長此安躬也為今日之慮當堅籌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屯兵幾所孰要孰害兵甲增減為數幾何孰利孰慎諸將可倚者已幾何人軍食可理凡幾何事故應敵誰長守捍至職至悉不暫解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循循尚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明日無報則整容閒暇謀國如此抱虎而寢虎未及起因謂之安未有不為傷矣夫四美執道兵甲不興誰不願之不幸或有外禦雖宣王不免也臣竊恐近臣大吏轉以薄書期會為故捨此弗圖一忽有警待循將何及也詩云維彼雨雪先集維霰而知雨雪者見其兆也陛下察敵之兆而預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舉能辦此顧戒小大之臣勿為揄息而已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廣平李椿集再論降虜劄子　椿竊見朝廷區處降虜未盡其宜私心深憂自北而來者皆曰歸明歸正然我中原之人偶因國家南渡陷絕數十年身雖陷于異類其心豈忘祖宗二百餘年仁厚之恩又豈樂與夷狄同處今既來歸固有可用之理其間猶有不逞奸亂之人自疑南北之異時於沿邊作梗者其人皆有人心可以利害誘之恩信結之也如降虜我之仇讎狼子野心天資殘忍弱則服強則叛不可以恩信結不可以道理曉其來久矣故晉武帝時諸胡雜居中國不用郭欽江統之言不二十年濁亂中華秦苻堅委信慕容垂不用王猛之言鮮卑猖獗唐太宗受突厥之降不用魏證之言幾至狼狽宣和間契丹郭藥師歸朝朝廷待之至厚不踰年乃為金虜前驅首來犯順此古今之明驗也今降虜或布州郡或參事軍中或

往來闕下或宿衛禁庭此椿所以深憂者也椿年齒衰暮疾病相仍死亡無日矣固未必見其為害近見耶律適哩所為觸類而思之恐為害於他日伏望朝廷於閒暇之際酌古驗今思患而預防不動聲色有以處之措宗社於泰山之安天下幸甚若盡待臨事而應則無及矣如椿愚言可採乞賜敷奏家切施行　張覯公奏議奏虜情議　臣身遠闕庭無緣恭奉聖訓區區私憂過計之念日夕縈情輙有鄙見上瀆聖聰臣竊惟金虜自用兵以來借講和之名以威契丹繼而侵陵中國亦用此術如靖康之初遣使愈頻用兵愈急先登城不下以寬衆心繼遣請二帝以危社稷陛下所親見而熟聞者也去歲宇文虛中嘗至其寨矣泗上之兵不測而至向非南渡宗廟奈何臣竊謂金虜非有爭天下之志其包藏深禍專在聖躬今日之計將力拒而棄絕之則為非策但當卑詞厚禮度騎其心萬一虛中復來願陛下深加獎諭且厚待其使而遠避之計防守之策尤宜速圖蓋彼以講和圖事此復以講和而款其謀此策之上者也惟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貼黃臣契勘淵聖皇帝嘗兩幸虜營至誠不疑以解禍紛而虜人曾無毫髮肯回之意卒至二帝遠狩宗社幾亡蓋緣何㮚李若水之徒以書生一偏之見深誤國事累淵聖皇帝在虜營之日凡所以待之之禮不為不盡彼其見利則為何有於我願陛下鑒前日之禍深思遠計以福蒼生無使事至而悔為後世笑天下幸甚　又奏虜情并乞早圖大計議　臣得右僕射秦檜書竊聞虜人已過淮北此虜初欲因春草將生盡有淮西與我共爭大江之險以搖江浙候秋氣既深徐圖南渡賴陛下天援成算力遣大將摧折先鋒天下蒙福然而巨酋包藏逆毒意蓋未息姑須堅壁要地示弱用間以誘我師此計儻或不行即大發國中之兵秋冬謀為再舉臣嘗歷考其所為殊與粘罕婁宿輩不同謂可破滅自己未春以來屢以所見冒昧具奏誠恐事機差失所繫非細而今日之事安危以決利害尤重疊況宸聰所禮者時及嘗於秦檜書中略具大槩願陛下速會諸帥謀以胃腹將相同心早圖大計凡有施為必究始末區區庸謬惟陛下素知其立志用意不避誅責敢布微誠仰冀聖慈特寬斧鉞不勝幸甚又奏虜情及攻守事宜議　臣近聞醜虜再犯濠梁是必益兵合衆堅壁淮北意欲勞致我師以快其憤大兵並進糧道難繼其害一也諸帥之兵不相統一孰與決戰戰而捷之不過為一郡之利設有差跌事將若何其害二也淮東漢上前出後空萬一綴留我師別以騎兵它道攻擾人心必搖其害三也臣聞解紛排難必擣其虛願陛下先於滁口濡須量留大兵

深溝高壘以防侵軼自餘各擬其師亟會諸帥求所以掌制攻討之策濠
梁但令空城領衆自淮而下用伐其謀夫虜欲決成敗於近歲立意非淺
譬之奕碁不曉其策算姑隨手而應之事可慮矣臣嘗經勝負思慮過審
未敢自以爲是每憂時事繼之以泣願陛下察其用意特寬誅責不勝幸
甚　又奏乞令大臣共議回荅虜書　臣伏奉處分以北界偽元帥書從
來係都督府回荅臣具檢繳奏臣奉命跼蹐敢不欽承伏念臣涉道甚微
賦識又淺自夏以來精神衰耗心志凋落益甚於前深恐無以副陛下委
任之重今謹守江淮蓋臣之職而事幸妄爲多致猜疑上下弗信謗誚百
端雖虜之通書事干大計豈臣愚昧所能裁決伏望聖慈宣諭大臣各盡
所見均任其責毋使它日紛紛溷瀆聖聰至於兩淮疆埸之事臣謹當竭
力盡誠夙夜經營庶幾或有濟更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條奏
捍禦虜寇之策　臣竊聞虜人似有窺伺之意事雖未信實重心憂仰惟
睿志先定成算已行而臣受陛下更生之賜懍懷顧望只爲身謀天地鬼
神得以誅之臣謹條列于右　一虜酋狂暴譎詐天下共知今茲求釁敗
盟大逆天道惟虜之心腹精兵恐不會十餘萬人平日養之素厚莫不盡
死力必能以威力脅制番漢與符堅事體不同方其去國遠來非有萬全
之利未可輕與爭鋒抗之數月其衆必離天下之事從此可定伏惟聖慈
更賜詳酌　一臣之愚見欲於楊州之東擇地駐兵保通泰高郵之險以
待機會厚募勇士晝驚夜切以罷其師如楊州城壁久已修治專委守帥
量敵率民兵共力守禦事或迫切即焚蕩室廬退保大軍營壘去處其本
州百姓先令從便於江浙及通泰高郵居住優與存恤　一乞遍揭小榜
令百姓避賊馬之日各以火焚草嚴立法禁務在必行虜用騎以草爲急
其眞滁濠廬壽春五州依楊州施行如逐州城壁未修便當措置山水寨
時暫保守　一臣今所陳若朝廷於盱眙要地已有大兵屯駐守險亦乞
只令堅壁清野以老其師俟見機會俗兵掩擊　一淮西欲於東關及焦
湖一帶擇險駐兵如淮東措置　一虜情百出不以戰敗爲恥萬一佯爲
遁北以誘我師伏乞預戒諸將勿許窮追深入其地大抵困弊其人使前
不得進必爲數月之留則諸國之變自生於內況中原人心各戴我宋大
業之後指日可圖也臣嘗負陛下使令失地喪師積有大罪被謫以來晝
省夜思冀或一得蓋以衰遲久病之身獨有區區愚忠庶幾可以上報聖
恩第惟遠外時事不及盡知深慮闕見乖謬觸犯天聰伏惟陛下鑒察其
心少寬斧鉞之威臣愚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及捍禦之策　臣切冒陛

下厚祿義當有所建陳臣竊惟虜人逆天用兵取敗固宜尚慮秋高馬健
大爲點集臣愚見以爲乘此勝銳正須蓄養外示進討內實安靜更觀其
變若併犯陜蜀則襄陽承楚之兵攻其後若大窺淮浙則岳飛吳玠揚政
之兵擊其中懷或虜勢稍蹙未能辦此在我徐議征伐固未爲晚夫虜巨
敵也願陛下詳究其勢審察其情俾諸帥協力合意共成大業今日勝負
全在人心畧有離異利害非細陛下毋切留神天下幸甚　又奏虜情及
控禦之策　臣往負敗事之罪屏息靜處晝夜思惟求所以少報聖恩獨
恨智識淺短終恐無補自視不違然中有所懷不敢欺心不以言之於陛
下也虜人以二十萬之騎憑陵淮甸方其衝突之初大兵引退保守江干
衆以爲憂臣則有望謂其少留數月內變必生糧草匱乏恐不能支我之
得算固已多矣今臣過慮萬一虜識機會引兵旋別犯它路要虜或安
處京師徐有他圖在彼則逸在我則勞蓋虜之精兵所損未幾苟非糧草
急闕恐或未退萬一掩擊上流吳拱一軍未易遽當也臣愚欲望戒敕吳
拱許從宜措置先保民人使在安地堅壁清野勿與輕戰量分大兵內守
郢州家計庶幾有以待之臣竊以虜之在汴與昔日事體不同往時退師
定歸沙漠今自精兵竊據神都縱使今歲別無他謀來春野草既生水運
通挾人糧馬食無不順便彼又將必有所向臣願陛下常謀其強不謀其
弱得城得邑未補大計破彼精銳關地畢歸陛下何患焉更乞密與大臣
共圖全策先爲備具次明間諜以拯遺業天下幸甚王之望漢濱先生集
爲秦世陳湯伐虜予年不同策　愚嘗讀春秋得孔子之意其用法爲至
寬錄功爲至悉衆人之善惟恐其不及貶人之惡惟恐其或過始誠善矣
或不善於終則長曲而爲之諱終誠善矣或不善於始則闕畧而許其變
然後知聖人之至仁春秋之忠厚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書曰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宜乎筆削之際不以假人然於齊威晉文之事
則予而進之夫召陵之役專征之罪也而春秋予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首止之會不臣之誅也而春秋予之曰會王世子于首止城濮
之勝晉戰之上刑也而春秋予之曰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河陽之朝致君
之不恭也而春秋予之曰天王狩于河陽夫齊威晉文若責之以王者之
法罪不容於誅孔子非特錄其功又爲之諱其惡滅項不書齊爲威公諱
滅國也重耳不書入爲文公諱本惡也嗚呼春秋之忠厚如此而後世學
春秋者乃侵刻苛細集小過以加人于善惟恐其深厭惡惟恐其淺孰謂
春秋之學流而爲申商之刑名乎公孫弘以春秋起海濱爲漢相不大明

孔子之意以衆明主於三代之隆惟聞假其義以繩臣下而已天下之士會然向之終軍引王者無外以詰徐偃雋不疑引嗣續之事以執方逆斷焉如老獄吏善陷害人無一毫愛利之心漢法之所以慘虐者諸儒與有力焉豈不哀哉其後馮奉世誅莎車陳湯誠郅支漢欲封此兩人而蕭望之康衡乃以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欲以矯詔罪之二子卒不得侯郅劉向谷永諄諄辯訟累數百言終屈於鄙生之議蓋其刻薄之風有自來矣且春秋書遂有二義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也此無遂事之說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此許其遂事之說也望之康衡專引襄仲之事至於公子結之會則沒而不言是猶姦吏之舞法輕重其心豈知春秋者哉若果知春秋則宣帝之族霍氏也望之何不以春秋善善及子孫之義爭乎元帝之用恭顯也衡何不以春秋不近刑人之義爭乎且夫春秋以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故葵丘之會尊宰周公而望之乃輕丞相於朝則是望之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奉世乎春秋諸侯不得專地故譏鄭伯以璧假許田而衡乃擅益樂安侯田四百餘頃則是衡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陳湯乎愚每讀漢史未嘗不為二子憤疾而扼腕也方莎車畔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漢幾失西域夫郅支在五重城破呼揭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結康居以自固漢幾苦此虜矣二子忠義奮發出萬有一生之路不調郡國一兵不費大農一錢不失天子一矢而使歷載遄誅之虜頭竿藁街漢之威德暢于萬里之外可謂不世之奇功矣使得幸而列於春秋則其安國家利社稷豈特一公子結而已哉雖齊侯之伐山戎叔孫之敗長狄不足道也固當享萬户之封受土茅之錫卒為拘儒所抑不得尺寸地為子孫計豈不痛哉後世風俗委靡無磊落傑持之士未必非二人之所致也我國家涵養天下垂二百年待士大夫可謂極矣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下係小吏有一節可稱必旌表而錄用之是真得春秋忠厚之意矣然多難而來無一人能自奮以附於漢之二子者承學之士深有恥焉雖然春秋之法不責人以所難故魯威公薨於齊歸而書葬不以不討賊之例責其臣子蓋齊強而魯弱人有所必不能也令之醜虜視莎車郅支蓋相萬萬豈可以漢之二子責當世之士哉孟子所謂論其世者蓋謂是乎執事其思之李編園集略虜策　自古天下之事有相反者三春秋之時諸侯職貢不共于王府天子不責而至於求車求金此一反也李唐之世方鎮之將校殺逐主帥自立為留後天子不封

而因賜以旄鉞此二反也西漢之時匈奴侮嫚歲侵邊鄙天子不治而平辭厚幣以賂其兵此三反也是三者皆天子不當為而屑為之故命之曰反謂其反天下之理云爾嗚呼治天下有道限華夷有法後世所仰望而不可及也豈非唐虞三代之際聞有肅慎氏獻楛矢聞有越裳氏獻雉矣聞有西旅氏獻獒矣聞挑弧棘矢以共王事矣聞有致密須氏之鼓闕鞏國之甲矣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其法載於禹貢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其言詠於商頌周家盛時一人端拱於明堂之上而夷蠻戎狄之君畢賀故其子孫傳以自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適封之有若是者悉則盡聞之矣時未聞有中國以財幣輸之夷狄者猶至於漢文乃有和親之詔遣單于以金繒之事嗚呼中國共貢夷狄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上下倒置此賈生所以為發憤流涕也然考之匈奴傳孝文之貴蓋不甚多歲之所遺錦袍繡帶赤綈綠繒數十物而已賈誼已憤之如此誠以中國夷狄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閑中國不可行夷狄事夷狄亦不可行中國事故爾使其生於後世見為國者有竭民財以實穹廬猶恨而未知其限量豈直流涕而已耶夫以沙漠有久留之輿輅京城有未祀之宗廟洛陽有不歸之陵寢中原有未誅之寇讎此莫大之恥而今之議者猶竭有盡之財以填無窮之壑愚不知其故何也以為畏之耶則是以堂堂國家之大畏人至於納貨恥也以為謀之耶則是以貨為間而行變詐之事以取其國亦恥也昔者晉之賂虞為取虢計越之賂吳為報仇計唐高祖之賂突厥為求助計石晉之賂契丹為取天下計是數者雖有所屈而各有所就而君子以其名不正其事甚辱且猶恥之不審今日以東南破傷之餘赤子之命所存無幾而北虜貪惏乃欲厭塞其意奉之猶饕侵之猶急其所就者果何事哉幾有所就賈誼所謂上下倒置者亦不可不戒況未有旦夕之安而有丘山之耗吾又可以不恥乎哉甚矣言賂虜者之不之思也其說曰熊虎持人得牛而止北虜貪矣賂之以厚貨則其欲必盈其師必緩區區之貲又何足惜嗟乎谿壑可盈貪欲不可厭得牛暫止牛常繼耶牛盡則及人有志之士切為寒心也愚聞熊虎將持人不制之以利戟彊弓則拒之以峻牆高垣如是而已未聞以牛飼虎而欲保其長無患也昔者六國之事秦以實貨為未足而至於割地以與之其為患也大矣然虎狼之秦終不為足今日割地而明日出師今日出師而明日割

地地日益割師日益出而六國忽焉而盡矣杜牧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此方今之藥石也然議論者謂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武夫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功臣此則未善要之上決不可事下中國決不可事夷狄其天尊地卑之分自不可易爾非必計利而後弗賂也茍計利而勿賂則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代虢師還又以滅虞若此等事宜當國家之大又可為之耶彼虜以詐吾必以正乃能勝之豈可以詐勝詐耶賈誼能論上下倒置為可流涕而其五餌三表之説以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以壞其耳賜之高堂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與相娛樂以壞其心是吾中國陷於詐也此史臣所以謂踈也愚不佞輒敢效賈生之慎去賈生之踈身以華夷大分陳諸下執事伏惟覧觀焉以優于上則天下幸甚　特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殫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貽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則侵之愈甚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之是使烏獲與焦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王東牟先生集過虜之策　臣聞中國之於夷狄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夷狄之人自相攻討則虜寇可遏矣西漢之屬國都護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于茲而四裔之兵未聞效順虜兵以是日熾中國以是日陵禦遏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群羌之情捍強梁之埶然後虜寇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夷狄夷狄之事中國各有常埶胡可強議今中國之埶既陵夷狄之埶方盛安能間激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巧金人侖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夷耽之之謀利則中國啗之之術行況今四夷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齎持尺書使知中國之埶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輶軒旌旗然後增光遠之華箱篚厚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狀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為者不可以不為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為者固難以必為而冒進亦有不可為者安得以不為而廢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